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四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四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四九冊目次

史部·地理類

天府廣紀四十四卷(二)

〔清〕孫承澤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一

甌江逸志一卷

〔清〕勞大輿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鈐本

二〇九

粵述一卷

〔清〕閔敏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鈐本

二一六

星餘筆記一卷

〔清〕王鉞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世德堂遺書本

二三二

中州雜俎二十一卷

〔清〕汪价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十年安陽三怡堂排印本

二四五

湖壖雜紀一卷

〔清〕陸次雲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宛羽齋刻陸雲士雜著本

四六二

臺灣雜記一卷

〔清〕李麒光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鈐本

四八九

江南星野辨一卷

〔清〕葉燮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四九二

嶺南雜記二卷

〔清〕吳震方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四九七

臺灣隨筆一卷

〔清〕徐懷祖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五二七

神州古史考一卷

〔清〕倪璠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崇岫堂刻本

五三一

潯陽蹠醢六卷

〔清〕文行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明堂刻本

六〇一

天府廣紀四十四卷(二)

〔清〕孫承澤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府廣記

四十四卷》提要

天府廣紀卷之三十二

五軍都督府

五軍都督府在皇城之西皆東向初置統軍大元帥府後改樞密院又改為大都府秩正一品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等官洪武十三年始分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各府都督初間以公侯伯為之參以軍國大事後率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僉事則參贊軍事永樂元年建行都督府於北京後仍分五府攝行在基都督府十八年定都北京除行在字在應天者稱南京某府洪熙元年復稱行在宣德三年革行都督府正統六年復建五府其職分領都司衛所凡有征勦掛將軍印以杜事定回府凡武職襲替及誥敕旗役併給水陸步騎操練俸糧屯種器械舟車賞賜聲息軍情清勾替補邊腹畫圖貼說新農荆蒺藜之事分移所司綜理之

大都督府因樞密院而改建之者也樞密院之職實古太尉大司馬諸將軍而其名則猶唐宦官之舊五季托肺腑其權寄宰相上承顧問兵政稍與宰相次而號兩府然皆縉紳大夫為之至元而用其國人與漢人之以武功顯者第往往參互一二縉紳以贊其摹畫至明興而截然武弁叢矣明高帝之下集慶置中書省即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序

遷為同知食院同食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丑之三月始改置大都督有拜皇姪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食事官以中書參議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為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而同知食院之在軍行者尚仍其故不改吳元年甲辰正月即王位定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從二品副使正三品食事從三品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為長官十月進階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食事從三品三年革副使陞食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蔭殺還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為五軍都督

府見若以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以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者其食事以待叙遷者而掌印食書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之實為都督者不能什一也

封建古制也而其詳於周周之天下僅稱王而其下為公侯伯子男不能子男者為附庸其命則自九而至五其別則有同姓有異姓而其封則以功德不以親疎秦始并天下創尊為皇帝廢封建公族無尺寸之土而猶存侯爵為三等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城通城之類倘侯則如建城武信之類

皆有邑名而不稱國下者則閭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紫綬而列侯倘侯至位丞相上丞相之尊重者莫如李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不得沾其煥貴可略推已漢高踰遠裂天下以王諸子弟及大功臣而其次則因舊之舊為徹侯亦有閭中侯凡二等第功臣之為王雅非其意至白馬之誓而獨侯國存武帝狹海宇鞭誅四夷不愛通侯之印以待有功者即功雖細或見錄天下之壤地不能侯而國用則益侈于是苛為之禁以伺其過即細亦見削而高帝身與共創業之臣所餘無幾拜封日下而侯國不日益漢地不小損自武帝而後拜封之與削亦漸寡而

終東西二京其制畧相彷彿中間雖有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盜為公未幾輒罷自魏氏之末司馬攢制始復為五等曰郡縣公侯伯曰縣子曰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閭中侯有不開國者顧及君子男下晉氏以至齊梁陳皆因之若北魏之與北齊皆崇設王爵以待勳奮而其更有功者則別封郡公侯一人而據三四縣然同姓異姓皆不得為國王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靜安定王遠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纂魏進封功臣晉趙等氏固然皆稱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弟為親王正一品其稍疎而有功者為郡王功臣之有功者為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

子男則通降焉如趙無忌梁玄齡之類皆得世襲而它以恩賜者或世與否自安祿山之為東平王遂燬周綱而踰之然中興以後王公之格益輕至有佩褰綬捧酒炙而趨走於節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與復唐之初制以宗室之懿叔封王爵而其疎者與文武大臣自國公而下至子男往往以郊恩通進徒以微其名而已戶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其斯焉自蔡京之公西園而公制奢矣重賈之為王而王制踰矣南渡以後所謂王者遂賈于宰相如檜如倪胄如彌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尤易即將相非勲德可以一頓笑而得之獨漢人至國公而止明高帝下建業草創未

輪輶治漕綱獨不得預北卿事
五軍都督府繼天下之戎政國體其存其所闕者甚大明初勲臣俱充恭遊後止克兩廣湖廣漕運三總兵又次第革而惟戎政五府屬焉五府食書猶有以都督克者至掌印則必勲臣嘉靖八年令五府掌印官都督有才望者一體推用終不能行都督有三等曰左右都督曰都督同知曰都督僉事是為世官副都督則流官也
初制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已即歸後因邊境事多遂留鎮守然或地方小警調兵勦殺非奉上命者即有功亦不稱提具數聞而已

明初在外兵馬盡是屯軍指揮千百戶管領而盡屬都司提調其制各都司掌印食書等官俱本處有相應官聽各鎮巡官保舉兵部擬議具奏本處無官兵部查訪中外相應官員兼用極重其選

衛所之制洪武中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官禁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司番直宿衛不隸於都督府永樂中設五府各衛於北京改前北平三衛為金吾左右衛為羽林前衛改北平都司為燕山左右衛為大興左右衛為濟陽通州衛是為上十衛與驍驍左右衛武驍左右衛四衛亦得名親軍其武功中左右衛以匠役隸工部其

諸陵設衛不隸督府亦不稱親軍凡稱軍衛得直達兵部其餘衛分派官世官土官襲替優給優養所衛都司上之府引奏送兵部五府以中左右後為序南以總兵生中府北以總兵生後府凡舍人承襲皆於五府試驗必年至二十以上方許比試初試衣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蓋國初將材皆錯於此故其嚴如此每衛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二人又設中前後左右千戶所分領軍事其所領軍士逃亡者計數論罰如百戶逃一人減半俸逃十人全不給至三十人降總旗至四十人降小旗至五十人降克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戶若並減

俸及逃降如百戶創蓋國初之兵皆籍於此故其嚴如此洪武初諭五軍府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但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分民屯種者成蔭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論曰天下衛所分民屯種者成蔭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樹桑柘百株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之不給又論今年屯種須於五月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報結實何如十月報所收子粒若干一歲三報彼時留心屯政如此故大寧都督僉事高泰見在糧粟大寧三十一萬石松亭關五十八萬石會州二十五萬石他鎮所報亦相若至

宣德時所積之粟尤多立法之善古所未有也

屯田原額宣府屯軍八千六百七名屯地四千三百三頃五十畝各色籽粒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四十四石三斗一升大同屯軍一萬六千七百名屯地一萬五千八百三十頃各色籽粒五十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五斗五升山西屯軍九千四百九十名屯地六千一百一十二頃一十畝各色籽粒二十五萬七千七百四十六石五斗五升遼東屯軍四萬五千四百五名屯地二萬五千三百七十八頃二十八畝額糧七十一萬六千一百七十石其後歲徵四十五萬四千石固原延綏二鎮屯軍各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八名屯地二萬六千

一百一十八頃二十一畝各色籽粒三十六萬五千一百四十石五斗四升六合寧夏屯軍一萬一千一名屯地五千五百二十七頃九十二畝五分各色籽粒三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二石二斗七升九合四勺甘肅屯軍二萬三千八百八十三名屯地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頃五十畝各色籽粒六十六萬三千一百八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蘭州屯軍五千八百七十五名屯地二千八百二十八頃五十一畝細糧六萬八千五百六十七石五斗九升其制每軍一名受田五十畝歲徵米二十四石以十二石養贍其人十二石入倉給官俸並城操之兵倉中所積率足供數年之用

天下屯牛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宣德以後各處衛分牛隻數目俱由五軍都督府照會工部立案備照倒死者着令員補孳生老查勘明白年終依例造冊奏送該府轉行工部知會工部設屯田司以司其事

萬曆年間給事中郝敬疏 臣檢閱章奏濟陽衛舍餘李大用等一本奏為不費官錢情願効力以報恩養事大畧稱畿輔附近濟陽等衛屯牧額兵共四十八萬額以萬人隨行征倭衆軍自貼糧餉情辭踴躍臣心疑之夫以征成遠役不召而自赴又不費官餉裹糧從役必非人情乃徑噴天聽豈好事欺罔若此旋訪其故粵自永樂年間我成祖文皇帝靖難功

成剽精兵四十八萬內將一十二萬選八十二團營餘三十六萬給賜屯田牧地種納籽粒馬價分置七十八衛於順天府所屬各州縣地方安插供屬三千營統轉聽調征勦今二百餘年生齒繁衍游手坐食與民混雜有司派以馬戶撐船運米等役衆軍以馬戶運米應屬民差脫卸無計取者寧夏之役各餘丁議自備糧隨行征勦求免前是未幾寧夏平議遂覆二十五年倭奴告警李太用等重複申奏蓋彼以三十六萬之衆止出萬人是三十六人中抽一丁耳以三十六萬衆共餉萬人是三十六家共贖一軍耳又得免民差圖此便利汲汲上請據臣所聞大畧如此此情若果何憚而不從

今東征師老矣可勿援用此惟是遼左空虛枝梧無策合無因群情為轉移之計令該部會同新撫臣李植呼大用等面詰前情果無別項違碍即於各衛原籍中務要每十名抽一名據三十六萬原數除六萬作耗外尚可得壯丁三萬人擇今應幹將領官數員統領前赴遼東往北開種屯田於存留三十萬中每十名幫貼屯兵一名牛種廩舍之費行令所在有司一槩免其前項馬戶撐船民差開墾田成即給本兵為永業自耕自餉披無征倭險遠之苦又受田官業愈欣樂從之恐後矣大率每兵一名約墾田二十五畝內除五畝為官田每畝量收子粒五六升則此三萬人可墾田七十五萬

畝一歲收官田子粒可八千餘石以備緩急之需至於墾地經野之法悉聽該巡撫司道官布置考其成功臣嘗見略標下有王崇聖者格陳沿邊井田圖式又有陳伯懌者言遼東墾田之利皆鑿鑿可行語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若其可用便當依仿為之不可以人廢言也但各衛兵籍廢壞已久清數須嚴及有餘丁規避民差依投勢豪者清查簡舉此一應幹兵備官之力不費帑貲不煩轉輸不勞徵調因其願赴之人心竭其不患之徭役一呼而得勝兵三萬生收兵食兩利之效格門庭之警扶肘腋之危何憚而久不為此按明初宿重兵於畿輔至四五十萬不費一粒一芻及中葉而後猶

有萬人自修糧餉効力行間者後何不振乃爾耶昔人言祖宗之法惟祖宗能行之豈不信然

崇禎六年四月五軍都督府成國公朱純臣疏言本府所轄十七衛除無池三衛外共有屯及丁者十四衛內又除守陵三衛實在十一衛也總地而言則二千六百頃有零總丁查則五千九百名向來正丁遇事則聽調發無事則隨京營并各衙門操差未常有優游賦詠者所有餘丁種此屯田每年額納豆糧二千七百萬石有零銀三千四百兩有零至今或以屯地而指民村或以政民而說軍戶因循日久茫無可詢如考本府所轄二百四十餘屯近止清百餘屯矣如謂屯丁何

止數萬人今丁不滿六十約每屯僅五十餘丁矣此會同撫按公同有司查勘各有清冊可按今曰數萬本府不得而知也間有餘丁未免老弱強半若此輩分布遠近止可保鄉曲若使之操戈執盾恐亦人人不得為聚糧也夫崇禎去萬曆幾何時而屯軍衰頹如此況萬曆已大非初制景象矣故視屯政之虛費而明之盛衰隨之在昔唐之府兵亦然古今同轍也

附記

洪武二十二年兵部五軍府官奉旨衛所官員不肯教兒子弓馬如今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撲陸的斷了手就

圖的卸了脚做賣買的發遣遠充軍已而府軍左衛千戶虞讓男虞端次蕭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龍江衛指揮伏願與十旗姚晏保說圖卸了右脚當時禁制極嚴故一時將帥皆出其中而無世胄纨绔之氣後法禁弛而應聚舍人驕惰成性實稱之才宣德五年正統八年成化八年始令天下保舉有謀勇者用之天順八年開武舉成化四年弘治十七等年各有恭定條例然所取甚少止取二名七名至十五名三十餘名及嘉靖後非武舉不得陞調於是世胄擁為虛器而功臣之澤斬矣

襲替之制

大小武官亡沒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姪應繼者襲其職如無應繼弟姪而有妻女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月給之其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藝如年幼則優以半俸歿于王事者給全俸俟長襲職著為令

舊制軍職比試初試再試不中者止許支半俸三試不中者發充軍另選戶丁襲替人幼年襲替年及二十當赴京比試若遠限三年以上者停例俸二年半二年或一年以上者遞減有差弘治十二年兵部添邠州衛襲職舍人王鳳等久不赴京比試照遠限三年以上例行加停俸半年

衛軍教練

洪武六年正月定教練軍士衛凡各衛所將士務以時練習武藝騎卒必善馳馬射管及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每一人以十二箭為則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一人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刻車以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張以四十步刻車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為試中凡在京衛所每一衛以五千人為則內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率赴御前試驗餘以次更番演試周而復始在外各都司衛所每一衛於五千人內取一千人令所管千百戶總小旗率赴京師御前試驗單日迎衛餘以次赴京周而復始其所試軍士如騎卒馬上便熟善射及鎗刀步軍善弓弩及鎗三事俱能者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授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中者授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滿道里費各衛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三百人至四百人下中者停俸四月四百人至五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下中者停俸十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下中者停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戶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試驗俱中者各以其能授賞不中者降罰二百人至四百

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人下中者停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戶百戶所管軍士一百人試驗俱中者各以其能授賞不中者降罰二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充總旗總旗小旗所管軍士試中者各以其能授賞不中者總旗所管五十人內二十五人不中者小旗所管十人內五人以上不中者皆降為軍在京衛所發廣西南寧郴州守禦在外衛所北方者發極南煙瘴地方守禦南方者發迤北極邊地方守禦凡各都指揮使務在時察提督所轄衛所整齊將士操練習熟或怠惰失於提督教所轄衛所軍士

赴京試驗不中者以所試軍士十分為則四分以上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罷都指揮職仍命判印頒給內外衛所遵守

二十一年二月分天下各都司衛所軍為十班本年八月令輪赴京師較藝仍先下操練法遵行之

考校樣田

永樂二年十一月以各處屯田肥瘠不同所獲亦異常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與牛具種子耕種間田視其歲收之數高例考較謂之樣田既而山西太原左衛千戶陳淮率軍士來奏所獲樣田除足各軍歲外之用每軍俱有餘糧二十三石

於是上命戶部詳定賞例餘報三十石之上者賞鈔六錠二十石者五錠二十石者四錠十五石者三錠十四石以下不賞其太原左衛糧操田者每軍准二十石之上例賞之及淮等陞詳加賜鈔六十錠衣一襲彩幣表裏各一軍賜鈔五錠絹二疋布二疋衣鞋各一仍各賜鈔二十錠為道里費除官收正報及種子外餘報悉與自用

衛所更調

正統三年五月命兵部曰今後該調衛官員南京及江南直隸俱調北京附近衛所北京直隸并江北直隸山東俱調山海宣府等衛所山西河南俱調大同延安綏德等衛所陝西調甘肅寧夏衛所浙江江西調福建廣東衛所湖廣調貴州四川衛所福建調廣東廣東調廣西四川調雲南雲南廣西調貴州俱注於沿邊衛所著為令

武臣子弟受學

洪武十年八月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監學讀書諭之曰朕定天下以功臣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及以父兄早歿鮮知學問宜令讀書古今誠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不久而子孫橫肆卒至夷滅若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嘗謙退保全名而福及後嗣者誠道理也今武

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二十八年正月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儒學設官如府學之制後各衛以次皆設

錦衣衛

錦衣衛在皇城面通政司南本儀鑒司初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洪武二年定為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鑒司隸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衛統軍與諸衛同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其職掌直駕侍衛巡察捕緝等事恩功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都督統之求樂定都以後照例開設雖職事仍舊而任遇漸加視諸衛獨重焉
錦衣衛與在京諸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警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直簿

義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卽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切軍卽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正倅一惟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必世而以能蓋御座則夾陛而立御輦則扶輦以行出警而入蹕承旨而傳宣皆在所司而詔獄所寄則又重矣又按錦衣衛本國初儀鑾司後是爲親軍都督府而司隸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如列衛而無簡軍匠所謂南鎮撫司也北鎮撫司本添設專理詔獄成化十四年始給印分司得直達上下法司覆提領衛事者恒以都指揮都督或恩功或寄祿掌侍衛之事凡將軍力士校尉分番護駕巡察凡大朝常駕出入皆設鹵簿儀仗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警之凡盜賊奸宄街塗溝渠竄緝而時省之凡奉旨鞠獄錄囚事與三司從事凡比試監焉

錦衣典親軍其後寄以調祭之柄體勢日重然本非尊官也故雖紀綱門遠逮果之寵奇橫肆然網達不過都指揮僉事果僅指揮同知而已袁煥自都指揮出僉都府方晉橫玉正德初指揮高得材緣從父鳳柄司禮傳陞右都督終以非例於五府常俸錢率踵此官雖貴盛之極而意猶歎之請以都指揮理事下兵部議曲爲諛解遂成不疑沿流至於朱陸

極矣今考太保無少傅者一人陸柄太保兼太子太傅一人朱希孝太子太傅一人劉守有左都督一人錢寧右都督一人陳寅都督同知一人余蔭已上皆掌衛督行事官校者也右都督一人錢安都督同知三人袁天章孫鈺楊俊卿以上同掌衛督捕者也其它恩蔭管事左右都督如麥祥高恕黃浦之類不可勝紀矣

天順成化及弘治初年錦衣指揮門達袁斌朱驥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一年方一類奏下兵部議定陞者不過五七人多止十人賞或以布絹鈔錠無功者撻而斥之已而有擎獲妖言陞襲一輩之例於是人競貪功肆行羅織

洪武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厲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全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詞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聞之怒命焚之

崇禎十一年六月諭提督東司房吳孟明今年火星逆度兩次爲災猛烈慘酷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緝訪惟欲得真事苟或誤如善良歸虛爲實大犯命官之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作奸者固多佞詐者亦不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爾親審叮嚀刑官虛公查實真者據實奏嚴誣者即時開釋仍將首報之人及坐示或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俊卑官小卒以衙門爲活計惟知嗜利鮮有

良心是以有錢者賣放無錢者方來呈稟所以真者已不勝至狼狽若誣者即使放去亦人傷財盡矣甚至張冠李戴增以爲多或又禁暗處或若打屈服砌成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此時全憑爾心腹大臣以清嚴作模範公爲準固不可避怨縱奸決不可疏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成成本上仍應簡舉改正若別衙門偶有平反亦虛心聽之舊例事多平反原衙門無罪不必堅持初入之言偏執已見到底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孤任使抑且自損陰功然亦不許因此推諉滋曠溺職戒之特諭

按錦衣衛堂上官每駕出則戎裝帶繡春刀皂從繡春刀極小然非上賜則不敢佩也其校尉皆衣只遶其名仍元舊也元史云國師法王至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府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無服銀鼠質孫此元人禮服後乃爲下役之服

緝事者役在唐稱爲不良人有不良師主之即漢之大誰何

也立名甚奇

京衛

旗手衛在通政司後

府軍衛在時雍坊

府軍左衛在保大坊

府軍右衛在咸宜坊

府軍前衛在保大坊

府軍後衛在仁壽坊

羽林左衛在保大坊

羽林右衛在時明坊

羽林前衛在時雍坊

金吾左衛在保大坊

金吾右衛在仁壽坊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虎賁左衛 已上三衛俱在保大坊

坊

燕山左衛在安富坊

燕山右衛在思城坊

燕山前衛在鳴玉坊

大興左衛在日照坊

濟陽衛在居賢坊

濟州衛在金城坊

武職左衛 武職右衛 騰驤左衛 騰驤右衛

以上四衛俱在崇教坊

彭城衛在萬賢坊

永清左衛在西城坊

永清右衛在日中坊

武功左衛 武功右衛 武功中衛 已上三衛俱在明時

坊

外衛

通州衛在通州治南洪武三十五年建隸兵部

興州中屯衛在良鄉縣治東永樂四年建

密雲中衛在密雲縣治東洪武四年建

密雲後衛在密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洪武十一年為守禦

千戶所三十年改令衛

通州左衛在通州東南

通州右衛在通州治東南俱永樂間添設

神武中衛在通州治南洪武三十三年添設

定邊衛在通州治西南洪武三十五年添設

興州後屯衛在三河縣治西永樂二年建

武清衛在武清縣治東永樂四年建

涿鹿衛在涿州治西北永樂七年建

涿鹿左衛在涿州治西永樂八年建

涿鹿中衛在涿鹿左衛西永樂十一年建

薊州衛在薊州治東北洪武八年建

鎮朔衛在薊州衛西永樂間建

遵化衛在遵化縣治南洪武十年建

東勝右衛在遵化縣西永樂元年建

忠義中衛在遵化縣治東南永樂元年建

興州前屯衛在豐潤縣治西永樂二年建

興州左屯衛在玉田縣治東南一百四十里洪武三十三年

建已上屬後軍都督府

營州前屯衛在香河縣治東永樂元年建

營州後屯衛在三河縣治東南永樂二年建

營州右屯衛在薊州治北

營州中屯衛在平谷縣治東俱永樂二年建

寬河守禦千戶所在遵化縣治南洪武三十三年建已上屬

大軍都司

梁城守禦千戶所在寶坻縣東南一百四十里洪武三十三年

年建屬後軍都督府

附載府衛事宜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以明年定行在為北京令兵部尚書擬

軍衛事宜於是行在左軍都督薛祿掌北京行後軍都督府

其簿書宜付後軍都督府承掌印送禮部銷夜巡銅牌門禁

鎖鑰付中軍都督府掌出關勘合令中軍都督府編置兵部

公用印送印綬監收別置文簿付各關為驗凡出關者通

政司具奏赴印總監填給勘合照驗金吾左等十衛已為親軍指揮使司其行移并守衛官軍俱合依南京上十衛例其各衛官軍今在南京及行在衛分者俱合取入原衛上直守衛南京留守五衛每衛改官軍一半來北京開設留守五衛仍屬五府分守城門及吏者照開皇城四門北京牧馬千戶所候調南京軍至併之常山三護衛見在北京其文移合依安東中護衛例

守衛金牌

金牌之制以銅為之畫以金高一尺濶三寸以仁義禮智信為號仁字號上級飛龍盤雲花公侯伯都督佩之義字號級伏虎盤雲花指揮佩之禮字號級獅身盤雲花千戶鎮撫佩之智字號級獅子盤雲花百戶所鎮撫佩之信字號級盤雲花將軍佩之二面俱有篆文一曰守衛一曰隨駕守衛官員懸帶此牌直宿不許借掛首仍為圖窺須以青絲絛俱掌於尚寶司凡公侯伯都督指揮千百戶鎮撫及將軍隨駕應直宿衛者許閑給佩帶下直則納之國朝將軍之設選軀體豐偉有勇力者為之號曰大武將軍立將軍千戶總旗統領其衆以年深者等而陞之凡早晚朝及宿衛危駕俱執金枝鐵甲佩弓矢冠紅纓鐵盔帽列侍左右如大朝會則披金甲金盔帽列侍殿庭俱有定數其有品秩者依品俸給與皆支

米二石若亡故子弟願代者驗有勇力方許民及人材投充者亦驗其可否而用之初練拱衛指揮使司後練錦衣衛稱曰將軍

召募旗尉

校尉力士之設檢民間壯丁無疾病者為之力士練旗手千戶所專領金鼓旗幟隨駕出入及守衛四門校尉隸供衛司專職擎執函簿儀仗及駕前宣召官員差遣幹辦三日一更直立總旗小旗以領其衆罷儀駕司置錦衣衛罷旗手千戶所置旗手衛校尉練錦衣力士練旗手衛所旗幟牌旗

駕前旗手衛用黃旗軍士力士俱紅胖襖盔甲之制如舊其餘衛所悉用紅旗紅胖襖凡胖襖長齊膝窄袖內實以棉花旗幟各分記號用青藍為邊玄黃紫白間色俱不許用

衛官職事

舊制每衛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四人又設前後中左右千戶所以分領士卒京衛指揮朝退多不入公署蒞政事遇有責成互相推避遂命指揮使掌印同知僉事各領一所士卒有武藝不訓練器械不堅利皆責所領之官

京軍下屯

正統元年正月大學士楊士奇言國家歲用糧儲浩大皆仰給江南軍民轉運不勝勞苦況河道難通少有阻隔則糧餉不足實非長久之計今在京官軍數多除操練造作應用外餘者悉令於北京八府空間田地屯種倘遇豐年必有積蓄可省南方轉運之費此實國家經久長策上命行在戶部兵部議行於是撥京軍三萬就近地方下屯

整飭禁兵

弘治十年十月兵部尚書馬文昇等奏臣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于一人漢制南北軍南軍護守皇宮禁衛之兵也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之心腹其防奸之意嚴且募夫我朝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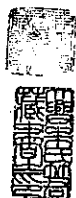
下法古為治制兵之法極其周悉故直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北軍也求樂中優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又選天下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及違外走回男子收作勇士常數千餘人俱屬御馬監更番上直委心腹內外官統領其盔甲器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禁兵漸至廢弛此外雖有將軍團子手不過於早朝侍衛退朝後即散回家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疲弊尤甚乞令御馬監掌印內臣同提督勇士并騰驤四衛營太監將見在勇士并四衛操軍逐一揀選年力精壯者各若干名編次成伍并選老成頭目管領操常領在於御馬監分番上直仍勅皇城各門守門內

人物

周

左伯桃 羊角哀戰國燕人二人為友聞楚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糧少伯桃乃併糧與哀令往事楚自餓死於空樹中哀至楚為上大夫乃言於楚王備禮以葬伯桃

田光燕太子丹欲修秦怨以問傅靳武曰燕有田光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以交田先生可乎靳武約田光同逸太子太子遵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竟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而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荐所善荆卿太子曰願因先生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諾即起起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跪而笑曰諾後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幸而教之曰燕秦不而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卿曰敬奉教田光曰告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秦

蔡澤燕人唐舉相曰先生易鼻且有應願覺錫璫擊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也問壽舉曰從今四十三歲澤曰吾持張判書紀雖馬疾驅傳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攝錄人主之前富貴四十二年足矣遂入秦說應侯以四將之序成功者去數十言應侯因是謝病昭王召見與語大悅拜客卿尋拜為相後事始皇風然太子丹入質於秦號綱成君

漢

酈城再傳至孫右渠國滅

酈城范陽人楚漢時說士有權愛武信君常用其策降燕趙二

十餘城解信用其計還定齊地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凡八十

一首

酈嬰燕人文帝特為博士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亦推

易意為之傳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也深

簡亦為博士

徐樂燕郡無然人武帝時上書其畧曰以為天下之患在於土

崩不在无解賢玉獨觀萬化之原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

下無土崩之勢而已武帝召見曰何相見之晚也拜為郎中

韓延壽燕人昭帝時以父義諫而死置賞其子遂擢延壽為諫

大夫歷推陽潁川東郡太守延壽為史崇禮義好古敦化所至令行禁止為天下最嘗行邑有兄弟相訟者延壽入計傳令聞問思過訟者兄弟皆自斃勿袒謝二十四縣化之莫復以辭訟者

王尊涿郡人元帝時以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犍為折阪嘆曰奉先人遺德奈何數來此險後以為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也其奴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柔海外夷夷歸附

周堪文安人宣帝時論經石渠惟堪最高元帝時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以師傅兄尊重尊為石渠所附皆免官望之自殺帝後始乃擢堪為光祿勳遷太子太傅

東漢

寇恂上谷昌平人光武時偏將軍及定河南以恂有牧民郡棠之才拜河內太守行府軍事後為潁川太守後潁川盜起恂從帝出征賊平百姓追道曰願從借寇君一年乃留換撫封雍奴侯子圖形雲臺

蓋延漁陽襄陽人始與吳漢歸光武拜虎牙將軍從平河北有功累封安平侯自是援擊攻戰皆捷增封定食萬戶卒圖形雲臺

王果漁陽襄陽人初為郡史彭寵以果守祿取令與蓋延將兵從光武拜偏將軍後擢大司空擊赤眉有功入為河南尹封牟城侯

陽球漁陽秦州人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遷司隸校尉時中常侍王甫等數虐弄權輻動中外球奏收甫等送獄蓋誅之舉州即令武清縣

盧植涿郡涿人剛毅有大節師馬融通古今官至尚書持重卓犖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宮之天下震悼卓乃止免植官還隱於上谷

田畴無終人董卓之亂畴率宗族及附從者數百人入徐無山中躬耕養親百姓翕然服其威信魏曹操北征署為司空戶曹操後論功行封畴事侯國讓終不屈文帝即位高祖德義賜其從孫閭侯陶明徽古云辭家風嚴篤當性忠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前復非哉閭有司子春節義為士雖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而世名既沒傳無籍不學狂騷子直在百年中

崔叢涿郡人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僕甄豐舉為步兵校尉叢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榮為主戰逆後勤解時叢兄登得幸於莽位至大司空乃

以策為建新大尹策不得已嘆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弊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免所生哉遂舉車到官三年不行縣門下據倪敏諫策乃強起班奉所至之緣微奸填滿家出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官何罪而至連理出二千餘人據吏扣頭固爭據曰郭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十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客居樂陽關門清思著周希林六十四篇用次言而多古駢語終作賦以自悼名魁志邁

崔駰之孫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授齊名常以典藉為業時人譏其太玄務駰擬揚雄辭嘲作這有實惡駰駰為振憲推轂志駰數諫諍憲不能容因出駰為長岑長遙不之官而駰永元四年卒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連音酒誓合二十一篇

崔瑗駰之中子也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有正大義遠喜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曆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汝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辟車騎將軍閼閼府時閼太后格制顯入奏政事先先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為嗣瑗以侯立不以正謂長史陳碑曰中常侍江景陳遠等以嬖寵惑亂先帝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今欲與

長史共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而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而禪永散失會北鄉侯據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閼顯兄弟伏誅瑗坐被斥門生操祇具知瑗謀故上書言於瑗聞而止之時陳碑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罪聽祇上書碑請燕之瑗曰此營猶見去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連辭歸不從恩州郡命

崔寔乃瑗之子也明於政體史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仲長統曰九為人上置焉一通置之坐側

三國

田豫潁陽難奴人仕魏自弋陽太守還南陽盜賊屏迹郡內肅清後徵為衛尉晏辭位不聽乃曰年高七十而君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固稱疾焉

盧植植子少以學行見稱仕魏以黃門侍郎左遷典農校尉彰為民擇若美四百姓賴之連安平侯平太奇所在有惠化入為侍中掾史部尚書遷舉務先性行而後才薨後封容城侯卒謚成

張飛涿州人與關羽事漢昭烈嘗領巴西太守拜將軍封西鄉侯飛雖壯威猛與羽匹時稱萬人敵卒謚桓侯徐逸蜀人仕魏武朝一日車駕幸許昌問選曰願獲中聖人不

選對曰昔子反斃於陽穀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指痛以覩見傳而臣以醉見藏帝大笑顧

左右曰名不虛立選撫軍大將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選為涼州刺史在官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

妻子衣食不足應欽審者皆稱選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

猛其施之也高而不捐澤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

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為通自為涼州刺史及還京師入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

毛孝先往季柱用事實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

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看顧轉相倣效

而徐雅尚自昔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

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拜司空謚穆侯

簡簡雍涼郡范陽人性疏宕風儀儼澹少與昭烈善昭烈至荆

州雍為從事中郎力勸取成都遂為說劉璋歸命後拜昭德

將軍

依禮涿郡人仕魏累遷大將軍揚州刺史所歷七郡五州皆有

威信遷司空封大司徒卒謚景

晉

霍原虞陽人少有志力嘗請京師貴游子弟皆求一見同郡劉

岱將舉之疾革歎其子況曰霍原慕道清虛汝當若之隱大

房山門徒百數及況為國大中正選原為司徒不就後與王

彥以賢良徵亦不就

劉況蜀人博學好古仕至侍中在位敦儒道愛賢能嘗得用里

人霍原及申里張華為時所稱重

張華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贊伐英

功咸封侯武侯華於儀禮憲章多所損益一時詔詰多所草

定進為侍中中書蓋忠臣輔卒之日家無餘貲惟文史溢机

篋耳所著有傳物志

盧欽觀子萬志經史仕至吏部尚書選封大梁侯鎮汴北寬猛

得中入為僕射加侍中清賞高潔卒贈開府謚曰元所著詩

賦論難數十篇並諫諍書為文為司寇從事中郎書奏於魏

社莊子

陽覽無終人父阮仕慕容氏官至東夷校尉覽沉遠始為

平州別駕晏獻安時疆國之術後以太尉致仕性儉約常乘

敝車齋馬及死無殯財

祖遜范陽人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鷄鳴琨起

曰此非志聲也因起舞或中宵起坐謂琨曰君四海島華豪

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矣及京師大亂遜避地淮

泗元帝乃以為倉威將軍豫州刺史遜渡江中流擊楫而誓

曰祖遜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感

嗟

南北朝

盧玄范陽涿人魏太武帝召天下儒儒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

卒諡曰宣孫和景明初以黃門侍郎出為徐州刺史善於撫

綏人庶稱之五世孫潛事北齊為揚州刺史大樹風績陳主

政其遺將曰盧潛猶在鄉里深悔之

祖鴻烈范陽人父慎仕魏歷傷門咸陽二郡太守有能名鴻烈

幼有文思神武初徵作晉祠記累官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

時議高之

張弘策范陽方城人初以孝聞遵母喪三年不食蔬菜梁武帝

以為朝國將軍卸城平帝東勝直指建業弘策與帝意合城

平遣封授府庫校亮無化後封洗陽縣侯

咸陽范陽人祖興魏立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梁天監中

常崑和殺安樂景侯謀復離購人判殺崑和及其子弟武帝

義之不罪後每思報效為北豫州刺史時推其智勇兼有政

績州人祠碑紀德卒諡忠烈

平恒劉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為通宜恒耽動請誦不以憂空

改操皆撰畢注合百萬餘篇徵為中書博士出為幽州刺史

燕自慕容不食嘗不足後遷秋書丞一時文儒皆推讓其博

洽卒贈都昌侯諡曰康

鄒道元涿郡人魏時為御史中尉執法清刻為時所忌遠避高

閭右大使平生好學歷覽羣書注水經四十卷

高閭漁陽雍奴人博通經史下筆成章魏自中書侍郎為中書

令給事官九詔令頌贊之類皆出其手其文章與高允相上

下時稱二高

陽尼北平無終人博通羣籍仕魏為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

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

昔有一初名爵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陳

平登燕郡人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史饒少聰敏有

景侯氣以軍功累遷冀州刺史齊神武起信都遷懷州樂城

以防范城內并竭蓋衣冠而視泉即湧溢辛贈司空諡曰文

子

盧辯范陽涿人博通經籍後周舉秀才為太學博士注大戴禮

其凡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

庶幾前修矣景裕遂太子少保九朝延憲章表與法服金石碑

呂壯刻碑懷辯皆刻制之悉合軌度

張曜上谷昌平人仕北齊以清白稱歷官尚書右丞文宣近出

令曜若守至夜還曜不問門催進急甚須火至識面方開帝

嗟賞之曜奉藏悔勤性前儉疎踴散宗族好讀左傳卒贈

盧思道族人仕北齊官至武陽太守操行文學為時所重文宣帝崩朝士皆作號號擇其甚者用之時魏收祖孝徵輩止得一二百唯思道獨八百時稱為八求盧郎

周思達文士人後周文帝時累遷為公兼尚書僕射時開右草創禮樂然思達損益益尊儀軌稍備雖居顯職而謙遜下人喜從其士當時重之

鮮于世榮潯陽人沉敏有器幹仕北齊為太子太傅周武帝入代遁以瑯琊酒鍾世榮得即碎之周兵入鄴諸將皆降獨破執不屈而死

隋

慕容三藏燕人父紹宗北齊尚書左僕射三藏聰敏多武畧仕為廓州刺史州人多遊逸三藏至招納嚴撫百姓服日至于退為澧水丞漢王諒反抗節不從以賊罪聞

盧愷范陽人父柔魏中書監愷性孝友能屬文仕至吏部侍郎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違喜怒不改其常

梁毗無終人自少剛毅有局量仕為殿內監時華陰多盜楊善祥毗為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故幾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後為侍郎史在朝正色百僚憚之

盧呂衡涿人思道從兄沈靜有才識博涉經史開皇功以尚書祠部侍郎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機威積

其碑曰德為世表行為士則後累遷至儀同三司

祖君彥范陽人父孝徵北齊尚書左僕射君彥有才學大業末為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九軍書明徵皆出其手

盧楚范陽人祖景許魏司空楚性鯁直有才畧仕至尚書左丞時與元大都同心輔政及王世充為亂或呼楚同去楚曰僕與王公有約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後復害

唐

魯吳前人仕至襄鄧節度使時義漢賊起吳扼其衝南襄賴以完封岐國公

盧承慶思道孫范陽郡公承慶之子學博才辯累官至戶部侍郎太宗問歷代戶板承慶引據以對後為兵部尚書卒諡曰定榮承慶為尚書左丞承泰為太子詹事

盧照隣幽州人高宗時與王勃楊炯駱賓王四人以文章齊名天下號為四傑

盧景范涿州范陽人博學善屬文其文多振於忠仁有經國志舉進士官至右補闕以直諫名後遷中書舍人卒贈禮部侍郎

張知譽幽州涿人兄弟五人知玄知梅知泰知熙皆登明經高第武后朝俱為顯官晚史治清介有奇知譽歷十一州刺史

尤見重於時

盧藏用幽州范陽人善爲文學進士不利隱終南山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奉宮上親切諫屢官貴門侍郎尚書右丞左遷黔州長史藏用精考電工算謀策突士齒其多能云劉泮幽州昌平人初爲范陽將積功至雄武軍使廣聖田郎用度以辦治遷涿州刺史得衆心擢御史中丞封彭城郡公卒諡曰恭

盧鴻幽州人博學善書與其弟隱嵩山玄宗孫之殺諫議大夫不就李白詩二盧微不起高東高其風

盧肇幽州人仕爲給事中武宗訓死詔蓋視廢制肇固執以爲不可遂出爲陳州刺史肇曰苟所論得行雖遠何憚

李寶臣范陽人善射射肅宗時歸命封密郡公史朝義平權禮部尚書封趙國公遂有六州地雄抱山東卒贈太傅

林廷玉昌平人德宗時來此爲幽州節度使謀不軌廷玉在幕府不從被囚嚴餘出之此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以爲逆即悔勉以忠義何悔之有復鑒之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不得名此不能屈待之如初

盧崇范陽人仕爲御史郭子儀家被訟德宗從按之尋奉子儀有大功請赦勿問人謂其藏大体卒贈工部尚書

陳判貞幽州范陽人初爲平盧將從孝光獨征安祿山景遷太

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報判貞出奇兵擒捕賊鋒朱泚反麾下敬從亂畏其勇乃止德宗嘉之擢汝防禦使

高崇文幽州人七世不與名旌表門閭憲宗時崇文爲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劉闢以蜀叛平討平之祀功于石于承簡爲州刺史有惠政得吏立石頌功

高霞寓幽州人五世不與名以孝義聞嘗從高崇文擒劉闢有功拜彭州刺史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景略爲大理司直時懷光欲襲東渭橋召幕府議景略曰殺來此伏策詣行在此轉禍爲福之機也懷光不聽遂痛哭而出後拜豈州刺史

咸令肅然回絕畏之卒贈工部尚書

賈島范陽人初爲浮屠游東都歸愈教爲文選拾浮屠華進士爲長江謫有詩名會昌初以普州參軍還司戶

劉貴昌昌平人明春秋能言古今興亡事擢進士第文宗時應賢良方正對策專論親近聲傳言極切直言官爲賈等累中官不敢取河南府參軍李邵曰賈誼或當各領其學耶上親詰回臣所授以雅直臣不聽賈復七年遂有甘露之難賈既死柳川司戶復昭宗因羅象上言賈首名諫議大夫

李全忠范陽人仕爲杭州司馬有蔭生其室一尺三節怪之以問別駕張建：曰蔭家類生于宅第士此也傳鄴者其三世

乎後累為衆推為留後拜節度使卒于臣威嗣之末幾次之臣時奪之尋歿

張允伸范陽人宣宗時為節度使累進中書平章封燕國公時徐州反出來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國用詔嘉之賜王第寶器進兼檢中書贈太尉諡忠烈

張仲武范陽人會昌初為雄武軍使習戎事性忠義速檢校工部尚書以破回鶻功進兵部尚書詔李德裕撰紀功碑以告後世累官檢校司徒中書平章年諡曰莊

張說字道海范陽人舉賢良方正景雲中帝謂侍臣曰衛家言五日內有兵入宮盡備之說曰此終入謀勳東宮耳陛下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醜使矣後果如說言官至左丞相封燕國公

五代

趙王漁陽人嘗客滄州依節度使召兄劉守光破滄州盡戮克親屬克于時年十四玉質之以進至太原愛姓名召衣食以給琦仕後唐至兵部侍郎嘗侍燕趙則以玉能存召氏之孤翁然銘之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仕後唐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奏論皆巧時敬時有僧獻佛牙屢請驗其真偽以斧破之應于兩臂時嘗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李承約蔚州人後唐明宗拜為涇州節度使見邠州節度毛璋諭以禍福璋從之明宗大喜遷豳南節度使勅農桑興學校及去任數人乞留之累官至左衛上將軍

王恩簡幽州人後唐明宗時為家死尸西家留尸潞王從珂叛檄諸郡恩聞執其使後為從珂所執責曰罪可逃乎恩聞曰非不知從王得生恩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愧竟害之

盧導范陽人後唐諫議大夫潞王叛以兵犯京師宰相馮道請導草檄勸進導固拒之

張希崇蔚州人少好學通左氏春秋仕後唐累官宣武節度使在官不喜聲色善撫士卒招集失落明宗至詔褒嘉之

劉密交幽州人仕晉為三司使時有議者請檢天下民田以蓋租省交曰租有足額天下北年無期田遂止民賴以下獲壽遂取防禦使視民耕器薄墾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民史歸之

危蒙幽州安次人自少以大學名仕周為右拾遺直史館知制誥時其從弟戴為翰林學士兄弟並掌內外制時號二危來初蒙為學士丞官辛贈右僕射所著有黃山集

危戴家弟好學善屬文舉進士仕周為校書郎直史館嘗次歷代廢興治亂之運為連源賦世宗善之拜為知制誥翰林學

士

實為鈞漁陽人祖遊玉田今父思恭揚州司馬馬鈞仕周累官諫議大夫嘗建書院延名儒以教遠近士及在官四方賢士賴以舉者甚衆由其門登貢仕者接踵

劇可久范陽人能明法令仕周為太子庶子與侍御史張洗等剛定刑統三十春尋拜大理少卿在建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恕稱求初以光祿卿致仕

李璣幽州人祖傳正涿州刺史父瑛涿州從事璣初好學涉獵

史傳仕周累官太子洗馬嘗為安州防禦使為治寬簡民立石頌德崇初召為太子賓客以右號衛上將軍致仕卒贈太

子少師

趙遠范陽人祖光鄭鄂州錄事參軍父簡章涿州司馬遠美風

儀育才氣仕周累官吏部侍郎有公輔器來為尚書右丞有詩集二十卷子儼舉進士官至殿中丞亦有文集十卷

張威美范陽人後唐奉義為賊陳君道所害藏美繫後唐遠以祭其父母時得為孝子仕後周以刺史領遠任歷擊敗契丹世宗褒美之舉初為瀛州團練使并護聞南軍

遠歸諱幽州人父退思懷州刺史歸懷屬寇儒名仕周歷置刑兵戶侍郎世宗聞其亮直推為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舉初以戶部尚書致仕子定寶熙初進士

宋

張輝幽州大城人初仕後周治郡有狀從世宗征淮甸以為為都指揮使太祖時從征澤潞陷陣先登後征蜀斬兵開大散開路躬撫士卒人忘其勞

高彥輝漁陽人仕周為相贈二州刺史太祖時從王師伐蜀為歸州路先鋒全師雖作亂彥輝討之力戰而死太祖聞而痛惜之

劉蕡范陽人父昭下蔡令蕡博通文傳善屬文後唐進士仕周累官至給事中太宗時知襄州尋以工部侍郎致仕嘗著五論曰為君為相為將去弊納諫為士流所矜子二宗言此部

郎中宗望景德二年進士

呂餘慶幽州安次人父琦石晉兵部侍郎餘慶重學簡易事太祖以華府整饬奏領大政歷知數州開寶中為尚書左丞辛贈侍中

趙普幽州蔚人父迥徙洛陽普沈厚寡言事太祖初為掌書記後拜相能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又相太宗拜太師及卒追封韓王謚忠獻普幼慕學術太祖勸以讀書自是手不釋卷每歸私第啟篋取書讀之乃誦語二十篇也弟安易官至宗正

子承慶知數州
馬全義幽州蔚人十餘歲學擊劍善射騎初仕周以功累遷殿

前指揮使後太祖討李筠衆大賈臂全義援鐵臨敵士氣益
猛遂克澤州累官至江州防禦使卒贈檢校太保

賈儀為鈞子學問優博風度峻整累官禮部尚書太祖欲相之
趙普忌其剛直阻之及卒太祖獨然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選
耶弟儀侃侃傳與儀皆登第儀官至起右郎稍參知政事儀
左補闕子誥誥諸集登第說都官員外郎誥秘書丞

賈儀儀弟幼能爲文性爽曠好賢樂善累官禮部侍郎當時詞
祀崇尊宗廟誼號多其揆定初以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通儀
自閣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分右內制時人聚之

劉審琦范陽人初爲殿直從太祖平澤潞累遷軍器庫使太宗
時知澤州有便民之政徙知河陽年八十餘精力不衰號賢
賢黑孫英進士及第爲秘書校理

童遵海范陽人太祖以西域近邊得守通遠軍者漢悅附太祖
嘗贈所服氈龍衣賜之謂其外弟劉德曰吾委以方面故也
趙贊幽州人初仕周累功授保信軍節度蓋去苛政居民便之
太祖時加檢校太師改襲延州太宗立進封衛國公卒贈時
中贊知書喜吟詩容止閑雅接士大夫以禮御衆使下咸有
方畧爲時賢師

張琪幽州人舉進士初仕漢周皆爲幕官太祖時爲左補闕太
宗時累遷同平章事遠右僕射卒謚忠惠安琪有文學允通史

術爲相日有求請者多面折之

四童進幽州人形質奇偉有武力太祖時累官至靖難軍節度
使爲人朴忠太宗在藩邸愛其忠勇使人遺以酒及不受朝
使者曰爲我謝上我知有天子耳太宗即位謂其無私文終
要遇之

李德忠澤州范陽人累官殿前都指揮使從太祖征太原中流
矢力疾戰盡瘁太宗時累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卒贈侍中
呂端餘度弟事太祖累官大理少卿太宗時爲相初欲相端人
曰端爲人樸直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竟大用後
太宗崩內侍王繼恩與皇后欲廢太子而立楚王端聲色不
動卒正真宗大位人稱社稷臣卒謚正惠子渚裔諸皆仕於
朝豫勝君開封登進士累官御史中丞

宋維幽州人累官光祿少卿在官職務修舉公私倚任且涉職
經史負氣節與同郡張琪齊名燕薊間時號二宋公

馬知節全義子以陰補官真官時爲樞密副使遇事敢言時王
欽若爲使知節導其爲人每是議得其不直輒面諫之聞其
風者皆知其爲正真云

張繼藏英孫本將軍能嗜學舉進士太宗時爲侍御史真宗朝
以工部侍郎出知廣州民極其政績上詣立石于士廩士宗
士程皆仕於時

張信燕人父昭殿中少監信少有志部涉獵書史善騎射有方

畧太宗時為判州轉運副使其宗時為益州鈐轄甚有威惠

子宗象兵部員外郎

許璵蘭州人鳳秀異十三能文善詞賦初詣直部與呂蒙正

齊名擢進士官歷御史中丞用法寬恕時稱仁厚長者子宗

壽殿中丞

石延年幽州人為入隸名任氣節為文勁健于詩最工善書仕

主太子中允時天下不識戰者三十餘年延年請為二邊之

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

楊崇勳蘭州人祖守城父全美皆官至指揮使崇勳知兵法及

前代典廢事真宗時為群牧使仁宗時拜同平章事判定州

卒謚恭毅

邵雍范陽人年三十從父古徙居河南雍高明英邁於書無所

不讀每向友人及見事之才聞性命之學乃自振顧索隱

洞見天地運化古今事變萬物性情遂衍空曩先天之旨著

皇極經世諸書程子稱為振古之豪傑也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栻成托著罪逆奔泉州文德召為小校

累官至保康軍都度使知平江召入衛元兵至泉身山遣使

說降世傑斬其使及衛王駐蹕山元將張弘範得世傑踴躍

使招之世傑不聽弘範攻崖山陸秀夫抱衛王投水死世傑

以小舟奉楊太后脫去欲求趙氏立之遇颶風世傑仰天嘆
曰天不欲存趙祀則風塵吾舟遂覆

高瓊家世燕人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女為宣仁皇后事

英宗上在澶洲南城墮諸幸河北曰陛下不過河百姓如喪

考妣馮極叱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

敵騎充斥無禮如此君何不賦一詩誅退敵騎耶上乃幸北

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誦蘇軾大旨曰何不亟行

已至此尚何疑上乃命進輦瓊執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

兩首詩也

遼

耶律儼析津人父仲禧為南院樞密使封韓國公仲禧本姓李

遼主賜以國姓儼好學能詩且性廉介由進士累官參知政

事後封涿水郡王卒贈尚父

韓延徽安次人少英邁涉獵經史累官蒙文館大學士政事令

中機務悉令裁決為佐命功臣封魯國公子德樞官至侍中

封趙國公

韓知古玉田人苦謀有識量仕至中書令時國初禮文未闢知

古援據典故典章酌國俗為之由是遼國禮文可觀子匡嗣終

西面招討使卒贈尚書令

宣勝析津人幼謹厚篤學不出外戶者二十年會同初登進士

累官翰林學士。遼主數延問治亂得失。奏對稱旨。後拜相。整
革舊弊。知無不言。以故法度修明。朝無異議。

張儉。宛平人。端慤清儉。不事外飾。既和。中進士第一。為雲中華
官。聖宗召訪世務。儉條三十餘事。累官至丞相。封韓王。

楊信。析津人。弱冠聲名著甚。既和中。進士第一。累官翰林學士。

文章號得休遼吏部尚書門下平章事。以進賢為已任事。越
大綱。人人樂為之用。所著有聲瀛海。

韓德。諱知古。孫重學。有智。善明治體。為政事。今賜姓名耶律隆
運。後代室勝為北府宰相。拜大丞相。封齊王。

馬得臣。析津人。博古能文。尤長於詩。累官翰林學士。承旨時。聖
宗擊鞠。無度得臣乃跪。唐負觀。問元閣事。可法者數條以諫。

聖宗嘉納之。卒贈太子太保。

牛溫舒。范陽人。剛正尚節義。進士為戶部使。國民無足違侍。

即拜參知政事。後使宋。無益。回命還加中書令。

楊哲安。次人。幼穎悟。通五經。大義太平中。擢進士。為著作佐郎。

累遷南院樞密使。命巡朝政。請謁不行。後封建西郡王。

楊續良。鄉人。舉進士。累官南院樞密使。連主嘗召見。論及古今。

治亂。人臣邪正。續曰。何代無賢。遇亂世則獨善於身。遇明主

則兼濟天下。陛下錄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也。後封趙王。

趙繼。析津人。舉進士。累官翰林承旨。嘗為武定軍節度使。及代

去。民上章請留。後以南府宰相門下侍郎。致仕。卒。謚文憲。

劉仲宛。平人。少以詞翰聞。登進士。累官大理卿。明法而恕。人以

不寬。一日。奏欲遼主與近臣語。不願仲進。曰。自古帝王重民。

命。願有臣奏。遼宗驚異。後拜參知政事。

王內。涿州人。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適上已。與唐後。模水

濱。因飲。賓。馬賦詩。馬後。筆立成。唐後。驚其敏。抄舉進士。累官

翰林學士。嘗代典章。多出其手。

楊遵。范陽人。第進士。累官北府宰相。遵第一。目五打俱下。夾

事如流。其在樞府。政無壅塞。卒謚康懿。

張潛。遊學海內。精於周易。廉介不樂仕。五十始娶。鄉里皆慕其

賢。有饋以瓜田者。辭不受。

金

韓企先知古九世孫累官尚書右丞相傳通經史知前代故事

一時禮制咸折衷得真事以培植獎勵后進推較士類甄別

人物為己責世稱賢相卒封齊國公諡簡懿

程榮新澤人第進士累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嘗上疏言事以遠

崇祖宗懷遠賢才舉進士立紀綱為務平生剛介不諂權貴

有古君子之風

韓昉熙京人天慶初進士第一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參知

政事封鄴國公昉性仁厚善屬文長於詔冊著作太祖廢德

神功碑當時稱之子汝嘉第進士累官翰林侍讀學士有詩

名

梁斗南良鄉人第進士累官至河南都運性諷誥讀書精熟尤

喜作詩有餘局長於吏事能剖鑿治劇府軍服其通敏二子

牧叅故左司郎中泰仕元為中書平章政事

劉仲海宛平人父彥宗累官平章事仲海官至太子少師兼都

史中丞立朝峻整容已莊重世宗嘗曰朕見劉仲海常若將

勿諫者其以剛廉見重如此

劉徽宋安次人第進士為洪洞令明敏善聽斷秋滿縣入通應

不得去者滿日為立生祠刻石頌德後遷同知河東南路轉

運使以徽第一人為大理少卿

孫即康新澤人八代祖延慶遷涿州刺史曾祖光構檢校太傅

即康大定中第進士累遷吏部左司郎中后拜平章政事封

崇國公

賈少冲通州人勤學日誦數百言第進士累官左補闕嘗使

宋方有折請金主諭以忠少冲曰臣有死無辱宋則致珍

與少冲笑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教乎敢以賂辱君終不受使

還世宗嘉之遷右諫議大夫子益亦舉進士累官太常卿

丁瑞仁宛平人冲寇塞懿好學無倦舉進士調武清縣丞立學

校召俊秀子弟教之遷和川令先是春小趙法瑞仁申明法

禁奸吏屏息暴遷陝西轉運使

巨構平谷人第進士累遷橫海軍都度使寬厚廉樸所治以鎮

靜稱世宗嘗曰巨構外淳厚而內明恬靜有及之者

關公貞宛平人第進士為朝邑主簿以察廉理同知亳州防禦

事累遷翰林侍讀學士公貞君大埋幾十年詳審周密未嘗

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為法家祖云

王楙涿州人第進士歷知霸州及大興府性剛毅臨事果斷吏

民憚其威嚴遷至戶部侍郎承安間大興知府飲金主諭宰

臣曰可遷極有風力如備者為之

高昌福宛平人父履遷御史中丞昌福辟河南元帥府令吏時

宗朝後元帥治汴人有疑似被獲皆目為宋謀者殺之昌福

謝得策得去者甚衆遂東京留守事治嚴連山東西路轉運使工部尚書

王蔚者河人性通敏曉析史事望統進士調良鄉丞治績優等起拜河東北路轉運使兼察為時第一後以尚書右丞致仕

馬忠規邵陽人天德中進士調昌邑令察廉第一累遷左司直郎中世祖稱其聰明材美拜參知政事

馬琰賈城人正隆進士為承清令以治聞累遷戶部尚書世宗稱其明敏上不欺下不害民後拜參知政事

韓玉洙陽人曾祖歸濟南尹玉以經義調職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恩奉恩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嘗作元點傳玄宗嘆曰點臣何幸得此以建書閣路水漕渠船運主都陞同知陝西

東路轉運使

王寂王田人父機金初名士官至歸德府判官簽軍進士官至中都路都轉運使大學政事為時所稱卒謚文清所著有拙軒集北邊錄

高士該燕人累官國籍與宇文虛中友善仕生翰林直學士所著有蒙城集

王師揚大興人父靜累官吏部尚書師楊南澧時居崧山博涉學書終日聞戶熙生雖同輩罕見其面時號聞戶先生

傳熙王田人第進士官官至察廉軍都度副使行部臨漢後於

兵于朝之亦第進士授蒙陽令元兵壓境輔抗節不屈而死馬蔚龍死平人少有能賦聲初在太學嘗辭名將從垣殺人之究時論議之后德順受國州將假有龍鳳翔判官守禦一委任之受攻百日倉盡乃陷遂遇害詔配食衆忘顯

杜時昇蔚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宰相荐其可大用時昇察天文時事有氣亡逃隱居崑崙山中以伊洛之書教人子孫亦隱殿氏山蓋讀諸書教授汾晉間元初盛聘不就著述甚富卒贈魏郡公謚文獻

李寬賈城人祖知書善騎射財好施員祐間與弟雲率義兵巡邏固安永清間充義兵都統累立功遷防禦使賜姓克顏后為京兆安撫使

王毅大興人第經義進士官官累明令員祐來城破率衆抗戰力窮被執歸人王八秋降之殺厲聲曰忠臣不佐二王強敵者以刀斫其腔不屈而死

張天綱霸州益津人累官監察御史以鯁直聞后遷御史中丞權泰知政事從京察遷察一城故為衆所獲驅車械至臨安有司令供狀迎書金五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克書故主而已有司不能屈

趙貞字景道大足永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金主瑗遊春水聞弦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題詠賞其志

趣召主行殿命之官國辭賜田十畝樓之終身卒年八十五

元

張子良涿州范陽人金末四方兵起燕薊間耕稼已絕子良聚州人阻水治者簽取蒲魚自給從之者衆乃部勒就食泉平時金受重困於汴有國用要者國入授子良為入汴達意金君臣以為自天降也及金亡乃歸元太宗時累官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卒追封清河郡侯

耶律楚材東州王 欽之后王子妻國為燕京留守從君于燕

七傳而生獲、生楚材博究羣書天文地理律曆術數釋老醫卜靡不通身長八尺足髯弘毅元太祖指楚材語太宗曰

此人天授軍國庶政悉委之東印有一角歌作人言問楚材曰此瑞獸名角端好生惡死帝即日班師條便置十八事又奏十路課稅法用士人掌之汴梁城固大將諸屠其類民楚材奏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議裂地封勳賜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金帛或踏楚材為相貪財后令人視之唯琴書遺文而已楚材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祖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晚號玉泉老人卒謚文正所著有湛然文集皇極經世義眉說乙未元曆回鶻曆

康希憲畏兀人遷居燕京父布魯海牙拜康使通希憲生遂姓康寓好莊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上問其說希憲因以性善義利仁暴之首進講上善之目為康孟子及為相世祖諭之曰史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賙賈先朝惠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鑒堯舜臣等未能以皋陶稷契之道贊輔治化懷愧多矣今日小治未足多也時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為臣忠為子孝是也無江陵來官致球玩惡拒不受興學舉賢置義輕財家無餘貲帝賜白金五千兩子六人學格恂悅恒惇皆著顯

郭莊其先潞州人后徙霸之信安元世祖既立莊以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經入解賜蒲萄酒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遠行凡可轉朕者亟以聞莊奏便置十六事王文統素忌莊陰諷李壇潛師侵宋欲假手害之莊至濟南復以書止莊、以壇書聞而連行賈似道方以却敵為己功恐經至謀泄拘館之具州莊求宋主言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非如唐儉之錄款兵誤國又數上書極陳戰和利害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釋史林垣鑰戶晝夜嚴警告之以動莊、不屈論其下曰卿受命不進我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遊魂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有辱命汝等宜堅忍待之然我觀來詐殆非

又夫汴中民對鴈金明池子偶足傳幣帛書有詩云霜落鴈
高志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窮海羣臣有
帛書蓋疑在其州時書也于是子有襄樊之役六年而後克
咸淳奉命中書平章事國重事史天澤左丞相伯顏帥師南
伐宋遣使問宋執行人使違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
信使經歸道為勒尚書近侍逆旁至開錫燕告政事賞賚者
加禮無何卒謫文忠經素與保定劉因相善因嘗言宋不宜
伐經每言於世祖世祖然之遂奉使入宋及被留司遊褐及
著渡江賦非本懷也

何巨川大都人為長春官通士會世祖將伐宋乃上疏抗言宋
未有可伐之罪世祖奇之時學士郝經亦上疏言宋不可伐
乃命經為國信使以巨川副之使江南巨川致于真州至正
間詔追贈二品官使時人曾以詩悼之曰奇才不泚神仙事
抗疏曾于世祖知無恨南邦本無罪比節北使欲何為忠魂
久掩孤城館飛招新鶴二品碑地下若蓬軒似道為言故國
黍離

趙良弼質皇人世居燕京仕為元秘書監其父璽乃金之新庶
使與元戰敗不屈怒罵以死其子璽皆以戰敗死國事良弼
請於世祖曰臣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記其行寔以
事在前朝無裨聖代造次未敢謹錄死上聞乞聖恩諡嗣上

曰人臣各為其主各忠於事雖在南朝亦朕心所嘉況有賢
子為各董臣何嫌何疑不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
士王磐撰文刻於其家廟

杜瑛霸州人隱居河北世祖南伐至相召與語奇之中統初詔
徵之左丞張文謙奏為河北路提舉校官瑛遵執改書曰先
王之道不明吳端邪說害之也摺流奔竄天理不絕如線今
天子神聖俊乂輻輳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
雖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本朝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
固陋就聞此為美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
溯流窮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極數百千年之禍僅恐后
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說

張彥良鄉人金進士入元以名儒徵領燕京編修所事卒謚通
獻先生

石天麟順州人好學不倦習諸國書諳初事太宗為新事官佐
耶律楚材整正庶務憲宗時遣使海都被拘二十八年始得
還世祖加以官以奉使無狀因辭后累官至平章政事卒年
九十二追封冀國公諡忠宣子珪官至尚書御史中丞次子
懷都刑部尚書

王伯勝文安人為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治懿州增郡
學弟子員擇師教之及戾則田畠民耕種以康甯之名拜大

都督守邊而民近習不報皆涕泣而去及卒追封蜀國公子
恪官至兵部尚書

王利用通州潞人世祖微為太子賓客首以敬天法祖孝親仁
民十餘事為勅帝嘉納之肅希憲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故事
無倫者利用其人也

梁德珪良鄉人仕至參知政事泰新無不稱旨世祖任州縣因
款過多德珪對曰當國者急于微案莫延收警以致此耳世
祖感悟因大赦

史天倪永清人少好學仕至兵馬都元帥每受命征伐皆不戰
而克子椿為真定路總管有善政民皆德之季子椿為河南
等路宣撫使累陞征南之策世祖壯之

史天祥天倪從兄仕世祖朝累官副都元帥每征伐不嗜殺人
憂國憂民之心老而不忘子椿為江東提刑按察副使

史天澤天倪弟累官光祿大夫右丞相子椿若無能為者及臨
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出入將相逾五十年主
上不疑下民無怨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子椿持杖扛柁持
櫓皆拜顯官

朱國寶、地人仕至海北海南宣慰使所至立官程吏獎改訓
兵思民具有條制夷民咸畏服之世祖慰勞再四進輔國上
將軍都元帥

張世澤昌平人祖提郡率衆附太祖留備衛街屢立戰功父忙
古台從憲宗入蜀又從征襄樊為行軍千戶萬北失石碇樓
而不沮世澤從伯顏南征大小十餘戰皆有功又從平廣西
累遷討萬戶

李德輝通州潞人性極孝友操履清慎仕為太原路有左丞招
降龐施尼圖及罕蠻夷圖討東夷之如和親至為位而替及
立廟祀之

張九思宛平人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府丞力舉名儒上宣宗道
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官官屬時稱得
人累官平章政事加太師從子金界奴河南省右丞

張瑄東安州人父仁義為管軍元帥攻歸德戰攻瑄從大將南
征世祖時累官至都元帥時護征日本禧即請行子弘綱從
父攻城衛城瑄有功官至左丞及卒追封壽郡公諡武宣

郝柳蘭州信安人仕至戶部尚書常以天下轉輸商賈市易之
不如法者著為定制請行便益天下仁宗時為大司農
劉德溫大興人仕為大都路總管府事時軍數之下供給洪繁

德溫措置有法民用不擾后轉永平路總管為政二年戶口
增倉廩實興學育才為時良吏
張榮定霸州保定人父進金李封北平公守信安城榮從大

將南征新泰呂文信平李璽擒擒皆有功累官湖北道宣

魁使諸路水軍萬戶及辛子玉襲職討叛賊有功加為都元帥
會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據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携
游襄陽若禹時兵陷襄陽夫左氏德備求南土得於廣海奉
迎歸養終身

吳陽照人仕至禮部尚書至大初為保定路總管時太后欲幸
五臺言者謂間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陽言其不便乃止
后為京畿漕運使卒追封蘭國公諡孝敏

盧警涿州人仕至翰林學士博學有文思元初稱能詩者必以
劉因盧警為首所著有蒙齋書一一天字下註云有記性無
急性謂之一字銘

鮮于樞漁陽人少為郡吏后以材逸為御史大夫楊意氣豪爽
晨出戴羊積與共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棄去日晏歸
焚有美翰取賜與陳諸几席便缺斷文磨款客至則相對指
說吟諷或命鵬但醉中歲益自刻苦讀書因號困學卒官太
常典簿

宋本字誠夫京師人從父官江陵江陵王全文明性命義理之
學本質所得造詣日深年四十始遷燕至治元年以進士第
一人及第官至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監潤結是性高抗不屈
特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萬於朋友之誼尤以植立
斯文自任歷仕道顯猶就屋以居及卒執紼者近二千皆門

生敘史及國子諸生時人蒙之誠夫工于小篆有文集傳世
渠有字九思世居幽州不求聞達教授生徒百餘人奉母至孝
天智間奉勅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集其副本類為
二百卷曰文海英瀾又修續列仙傳二十卷

高允泰字彥敬其先自西域來僑居房山善寒林墨竹擅文數

虞文靖二公亟稱之官至尚書世目為高房山

王侁宛平人讀書務躬行不事章句世祖遣侍東宮有詔皇
太子裁決天下事九時政民獲侍知無不言后拜工部尚書
以疾辭職給太子家丞祿優養之及卒追封太原郡侯諡忠肅

李行簡丘人號息齋道人博學多通官至浙江行省平章政事

辛誦文簡衍書竹石叢木所著竹譜令傳于士行官至黃岩
知州竹石得家學尤善山水

趙邦魯文安人祿書少監趾之子初瑞中書省掾典章法度無

不諳習及典銓選人服其公泰定間拜監察御史劾帝修崇
郊廟大禮元夕帝命有司張燈山為樂師魯力諫止之卒謚

文清

宋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卒號泣絕而後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過哀成病杞有難母有度不起鬻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事
吾母遂卒楊遺腹生一男八謂孝感天不絕其嗣泰定中旌
其門

李士瞻東安人爲翰林學士永旨封楚國公嘗使開通海南嶺

福州城王師攻之不下士瞻以福福相諭首遂出降國人立

祠祀之有能濟其子延興官主翰林檢討元亡隱居不仕河

朔學者多從之以師道尊于北方雖隸房山深永永清各縣

競聘之稱其鄉學人稱廣文先生不稱故翰林明初學官聽

郡邑長吏推擇名碩爲之所著有一山集

曹鑑兒平人累官禮部尚書在官三十餘年以清介見稱天性

純孝通五經爲詩賦尚騷雅爲文法西漢每篇成學者爭相

傳誦

何失昌平人負才氣能詩文至正間名公薦之以親老不就

揭傒斯嘗推重云心事畢由上文章陶阮周廣集見其所作

嘆曰當序而傳之使后之作亦知世有斯人

天府廣紀卷之三十四

明董倫字安常世居燕之宛平元末累徵不出明初以荐舉爲

春坊贊善大夫賜袍帶侍講文惠宮多所輔導太祖聞而喜

之陞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出爲河南左奉議蓋心民

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后樂三十年以註疏免官典教漢

南建文即位尋念舊臣召至京師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公孝孺同入內閣侍從罷邵善怡老堂

及蘇凡玉鳩杖各一賜之與長會試典太常少卿高遜志爲

考試官所收如湖廣吳溥楊子榮楊淳明梁華稱詩人共試

錄序有云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才隨之氣之盛也數大忘

厚之人多而天下治氣之衰也陰薄僥倖之徒衆而危亂作

世尤以爲名言解縉之謫河州也倫言之于上召還以縉爲

翰林侍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建文間屢言當務親睦不聽

燕王即位后倫年八十餘致仕他日吁嘆數日卒歸墓宛平

茅大芳大興人博學能詩人少有奇名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

淮南考績入朝召對悅之擢泰府長史勉以童子輔相之業

大芳感激頗其堂曰希童方正學爲記建文即位擢右副都

御史靖難兵起還詩淮南守舊梅殷云幽燕消息定如何聞

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聞中事

業蕭丞相墓上功勳馬伏渡我老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
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

黃銳字谷縣人洪武末年以奇童召見命送國子監讀書中宣
德安丑進士除拜山東道御史英廟北征銳疏言兵玩侮地
敵鋒正銳陛下奈何以祖宗付托之身親犯危機乎不報駕
至土木塞而師潰大駕蒙塵銳尋死焉

劉士原昌平人洪武中以才能存舉擢山西潞州知州有惠政
及民陞陝西恭議篆官左右改使應朝至京止瘞一塞隨一
僕常獲得其寃稱揚不已命馳驅赴任時有天下清官劉士
原之譽

劉英寶城人洪武中仕為山西繁峙知縣廉能守法深得民心
后秋滿歸人詣闕乞留詔授任仍命禮部書其政績趙奉以
狀示天下

李慶順義縣人洪武中以周子生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永樂
元年召為刑部侍郎嘗更北京陞工部尚書二十二年調兵
部尋兼太子少保仁宗皇帝命侍上湯孝陵慶約求侍從將
士不敢秋毫犯民上欲擢亦屢諫止遂留南京兵部宣德二
年安遠侯柳升等征文安命慶督贊軍事至廣西病作及交
趾境遂卒慶正直剛果遇事敢為不畏強禦深嫉指章姦邪
者以廢取下以起用法有幹局仁宗即位慶請令且錄及各

都司官軍吏者于京師據倫上嘉納之時大理寺少卿戈謙
言事有過于矯激者仁宗不悅大臣呂震劉觀等交口憫之
時惟慶與是原言不諂然自是言事者少仁宗惜遂降勅自
引咎且勉諭繼入貢奉臣之嘗傾謀者衆乃大悅于慶而人
慶遇事侃侃爭論未嘗苟徇當時官嚴憚之號為生李

凱者兄平縣人洪武三十年舉人才授戶部主事有賢聲建文
元年陞松江府知府端謹廉明政平訟簡永樂二年坐累降
右軍都督府經歷三年以將舉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四年召
還陞工部右侍郎十九年遷都北京尚書邑北命屠掌部事
二十一年奉命成造冬夏衣給賜雲南官民生駒逆等并玩
球官生周魯等役授仍奉准自右侍郎給賜不冉奏請者為
今二十二年陞南京工部尚書宣德元年兼掌兵部事二年
致仕庸性癡重言若不出口遇事處之雖有餘裕故人務為
篤厚君子云

蔣恭讓玉田人洪武十三年舉聰明正直任漢陽知府恭讓
弟慎當油簡而明廉而不苛刑而民不怨最近省司几條沒
科徵之事徭倍他郡政繁而民困前守多阿奉取容無敢
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尤
是有趙庭闕者徐州人知漢陽縣慈惠愛民十餘年間漢陽
民言郡守則稱蔣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庭闕云

李尚大與入永樂初以國子生拜為春坊贊善講授經書澤見禮待為人博學強記當時號為書庫及致仕猶訪以時政宣德初以輔導功錄其子

黃潤玉字孟清世為鄭人十三歲時永樂命江南富民北京遂入籍宛平受僱北城外十里所沙漢塞泣茫無人烟潤玉與同役蔡室成北關傾貲給機賦望園蓄蔬以為生稍隙輒肆力于學家有富翁僱一女招潤玉寓宿其家而同買堅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慎行若此補順天府生京闈鄉試擢禮部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丁父憂改訓南昌府學拜行在交趾巡監察御史出按湖廣生平著述甚富以朱子書欲摘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為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司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賦為別為一卷通立卷皆為之註釋統曰儀禮載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註書補註以大學中庸古皆淵奧庶庸學通旨以禮記源水制十有制鄭氏誤註為案而玉藻在中繼掩尺註亦誤按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燕襦挈屨流簡要志以道德經廣府經古註皆昧各為之註當日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為註孫子其他皆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一若二十載者八十有九而卒

杜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郭王結立新之時方急兵事未暇述其家及即位乃族杜公以諸生而特正義吏難於方正學諸公世克不知其名

張漢霸川人永樂初為兵部郎中太宗召召便殿問以急務數對剴切上嘉之賜衣一襲玉硯一枚善擢山東左布政繼調陝西值歲飢賑恤全活甚衆宣德二年廣東苗夷倡亂漢至宣布德威苗遂平秩滿詣闕力陳休致

楊善大興人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沉敏能為人策時事時年甫十七太宗起北平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及即位累遷司賓署寺丞又六年進為卿善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治若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善若歸又時饋遺名果餅不絕以是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鴻臚卿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遼京師時已六十五笑以善晚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佐于謙官九門外郭以與敵周數有功進右都御史仍領鴻臚事光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稍質善獨泥滯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所而我輩稽賀耶眾為立朱幾遠善性漠北善乃惡其實不足則贊之中貴人

悉並市綺繡女紅銀鉤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稍有以賂之其人引見也先次日善入謁又大略也先生定善以利害陳之遂以善見太上皇善再拜進醪醢間萬壽時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因之令坐善頓首辭曰半枝以草野廢君臣之大義也先嘆異之遂以輕騎奉太上皇與善歸及上皇復辟論善功封興濟伯尋加禮部尚書領部事卒年七十五謚忠敬

李敷字君學涿州人人生五歲始能言為州學生永樂癸未經魁入國子監因言事切直受知仁宗命有司給以腳力每朔望率諸生朝見后授京衛經歷陞戶部主事歷禮部員外郎持已嚴厲臨事剛決銳于建立由江西右參議陞四川右布政使並囑廉陽官中物不私一毫忌鋤奸豪有犯法者繩之不少貸蜀人稱為鐵面李在川中十六年正統八年召為吏部左侍郎協王文端直持衡公平人有定守以疾卒于官

韓定字世安號靜菴以錦衣衛籍因家京師定生而質謹好學不倖正統元年以儒生遂入翰林院習學吏字八年稽于案授鴻臚寺序班景泰元年遂入內閣辦事三年以筆精楷書陞中書舍人天順元年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成化初入史館修英宗實錄及大明一統志續資治通鑑成陞食正三品俸陞太僕寺卿足自幼事親孝慮兒友愛親有疾躬視湯藥

衣不解帶既卒哀毀骨立依禮殯瘞天性儉約雖祿漸豐平若飲食衣服宅第器用未嘗奢靡至於姻族鄉里有貧不能嫁喪不能葬凡窮獨無告者則極力周恤無所吝者四十餘年在內閣書制誥朝入暮出無或少怠嚴儉家以義待生徒以禮一時入館習吏字者無不暗曉天順間詔求通爽字者大學士李賢以定應詔入奏吏書諱字之說上說賜寶鈔錦綺

梁敏永清縣人宣德癸丑科進士歷官給事中以才幹聞擢工部侍郎敏惻懷不羣傳聞強記居官不畏權豪嘗忤逆操幾被排陷然無瑕可乘竟不能加害曹文忠子肅愍雅與字契名重一時在工部三載而敏劾尤多

李震先世山西臨汾人元李曾伯祖希賢遊宦于燕因家宛平祖蓋永業中累官禮部左侍郎震先實穎敏自幼嗜學以廣浦太學生領宣德乙卯鄉薦正統元年登進士選庶吉士改工科給事中歷陞兵部侍郎奉勅巡視紫荆關一帶山場置立界牌禁養林木衛護關隘防禦賊寇還奏稱言震賦性醇厚才識高邁若家孝友張官勤慎任而京所至除弊興利政聲藉尤學于故舊眾官素待即初任南京住部堂后無忽得疾卒因官諱之移歛墓外震姓界嘆曰孟公生為卿位死可妻于此乎立命昇遂窆窆宛平陳定與其祖為友及及其

弟安出金陵年老家貧且食指衆弟克返故里震至即為助舟車歸之其急于尚義類此

岳正郭縣人鄉舉后卒業國學李文忠時勉為祭酒蘭西方名士置諸下公與商大毅彭文憲王端毅皆預為正統戊辰會試誤真落卷侍請杜岸見之曰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及第授編修英宗復辟改修佚王家宰錫祥正宰相召對文華殿上喜曰朕今用汝內閣許彰老矣不足恃汝為朕努力正頓首命出赴闕正聞為上言曹石勢太甚應有變更早為節制而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下詔責躬乃正視草登陳策改詞極切直遂有蜚語指為誹訕內批降廣象欽州同知道郭以母老留未行尚書陳汝言者曹石黨也賊正嘗言其不可用乃噤避者以事中正逮繫詔獄拷掠慘至謫戍肅州越五年曹石以不軌敗上謂李賢曰向岳正固言之賢請曰正有老母幸放歸乃命釋為民篤宗嗣位臺諫請復正及御史楊瑄二人以屬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復職充經筵講官纂修英廟遺錄李賢欲出為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應忌者偽為正勸賢疏早賢以是怨正會廷昇正為兵部侍郎與都給事張寧名並上章負才氣亦被謫遂寄補外而以正為興化知府成化己丑致仕時李輝已敗朝廷還其改革年五十五卒于家公于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為倘

視一世詩文高簡雅健精于書法嘗偶畫葡萄蓮梅絕品所著經解皆未就今推類博補行世深衣纂疏藏於家

尚劍字宗遠其先世名澤陽父時從家醫地正統壬戌進士觀政都察院掌院事者見劍姿宇魁梧及試判名輒出倫輩甚器之奏請遞進士為御史得二十有四入劍其首也授河南道本幾掌道事是道分隸皆劇司憲考覈即著以下及畿內百職政績繳揚有方考察明允一時聲名藉甚嘗奉命按治遼東河南江西所至持風裁錮強擊貪不少寬縱吏民協息畏服其在江西能聲元著君無何朝廷擢劍按察副使從民望也劍至振揚風紀有加于前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大著邊功時聞內難道撫例不得守制劍堅請時命升襄遠官管營整襄事促令還鎮卒于官人感嘆咸頌涕總戎發中寶視其裝惟衣服簿書又相與嘆服其清操云
董芳字仲矩湖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左寺副未幾陞左寺正法律精明壽以仁恕以故澤被沉寃多所伸辨時有巨室被盜方捕時東阿縣民蔣傑通與賊偕行因併執縛傑不能辯以拷掠逼認服方康舉之證驗皆明遂出傑神策衛軍詐稱歸衣謀校奏旨劾事詎取人財事覺有司以詐傳詔旨諭應元方以復冒名誣封耳傳旨無實除因得減論金吾衛卒領餉內局中連竊符板尺許過者得之有司以

盡內府物律斷方以物既領出非潛入內府蓋方宜以監臨
自蓋論遂減從使其諸平反咸居此景泰乙亥僉吳朝建
以濫刑為憂乃簡廷臣往獄諸虛獄方得山西時太原民白
改與邑人王遠捕盜殺之殺尸於河事覺改復誣遠妻與已
通同謀殺既成獄方疑後為夫婦三十年生子十餘人安得
有此乃盡拘鄰都質之且以事跡語言反覆疑始得其情
改遂服遂妻得免天順丁丑陞本寺右丞時忠國公石享用
事重灼中外或謂一往見厚賜可立待方抑之曰士貴氣節
屈千金難忍恥以要權貴吾弗為未幾出其門者累皆敗聞
者服之累遷刑部右侍郎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理本部
事巡撫大同甫數月以刑部尚書召還京致仕卒贈太子少
保謚襄敏

陳壯字直夫其先越之山陰人父庸成父址后移京師隸籍京
衛壯生時骨相奇秀父愛之每抱與人口此子宜當選吾鄉
也年二十中景泰丙子順天鄉試二十七中進士授南道都
史翰林章憲莊親黃仲昭俱諫驚山謫官壯慨然上疏力救
得改謫一峰羅公倫居官南都與壯極契厚及待父喪壯與
倫計慮喪事往復周忠壯輟身行之扶柩歸山陰營葬事畢
即結廬墓山不復與世交涉居三年人有不知陳直夫者去
大夫每稱之曰浙士君喪如古禮者惟見少傑于公及今陳

御史耳服闋以母徐老乞南還便養上書論中官汪直尚書
姚夔苗守冰儀言皆剴切遷江西按察使會事壯念父母卒
無意仕宦遂乞歸居鄉布袍蔬食作鵬沙專讀書其中為老
為之計壯治內辰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荐為福建按察使
會事辛酉擢河南按察副使隨職必有發明而剛直之氣不
衰刑部尚書林公復為都御史特舉壯自代人重之如此
李東陽字賓之崧陵人以成籍居京師四歲舉神童景皇帝抱
置諸膝六歲八歲兩召見講尚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八年
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八年以禮部左侍郎
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累官少師領太子太師史師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正德七年致仕又四年卒年七十謚文正楊公
一清稱公孝友天植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歛
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復常應變恒介特不易所守
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于世陸嶺山深曰戶部
侍郎郭二泉寶詩一春晉西涯李文正公卒后之作以敦哀
慕者徑載兩子秋深起告北來舟次廣川適聞文正之計有
一詩哭之曰細排天運幾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廟廟江湖
今獲少文事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再過西涯定惘
然白鬢門生傷往事每首畏國汨復遷壬申二月深嘗與修
撰何祥夫鴻檢訂臧希道端明謫文正公于私第議及國事

公乎揮淚相慰甚悲惜落句蓋紀實也錢牧齋謀蓋曰公慧悟風威風神婿男壁官館閣四十年不出國門變成后學推挽才倚風流弘長衣被海內學士大夫出其門牆者文章學術藝然有所成就必曰此西涯先生之門人也罷相家嘉賄詩文書策者填塞門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晨就破墨公有俸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遂飲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國家休明之選萃于成弘公以金鍾玉節之貴振朱絳清廟之音含咀宮商吐納和雅風乎洋乎長離之和鳴共命之交響也

李賢順義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浙江道御史景隆大理寺卿各該衙門相沿以竊盜罪因過赦宥俱免以革后所犯論為初犯免剋發審實具題律為萬世常規放像一時愚例今盜賊日多律法從嚴事發則擬徵工徃一隨即在此仍復為盜見問者求結而犯之者即至若欲得盜以安民必須俸律而生罪且適以革前革后准三犯論故開泰定奪未為違守又因刑部擬罪太刻具奏用法莫貴乎寬平發落莫應于不一用法寬乎則人易信服而法亦可恒法不一則難以奉行而民亦無所措手足矣疏中歷舉失刑者數事朝論題之朱觀通州人天順辛未進士少貧為州庠生嘗宿學舍同舍生失簪等者詎觀竊之貌不與辯償以銀后同舍生于他處得

簪乃悅還其銀又曾于儒學門前拾得金銀器皿一袋後于學門候其人至詢得其寃歸之其人感謝以金竟不受登官工部郎中每過鄉里至州城西郭外即下馬步行過閭里親識無賈賤貧富一接以禮鄉人仰之

段正以錦衣籍居京師正為文敏貽七歲作鸚鵡賦有奇句由京學生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拜御史屢遷謫官至江西左參政生平嚴于自律家貧四壁蕭然于書無所不讀恒以通儒自期所著有介庵集三十卷官進集十卷柏臺公案十五卷課程日記三卷

張欽順天人官至工部右侍郎初為御史時巡視倉庫開武廟欲出關北狩欽開關三勤風整請回臺武廟壯其忠遂止所著有心齋奏議

高登字器之大興人初授隸于醫者徐浦故又姓徐氏曾奏藥乾清宮搜施帶值武皇帝將南巡整借醫切諫曰郊行野食風雨罷勞動傷不測陛下即自輕祭宗廟何臣職在調護夫職當死不言當死而犯忌諱亦當死惟陛下下裁之時諫者百二十人皆遠外從臺獨以小臣長言論成極違會有詔徵還歷進太醫院判食四品俸

李紳順天人嗜讀書為行人數奉使足跡遍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最還戶部員外郎李尚敬薦為光祿寺少卿會考嚴京

朝官為忌者所中朝外三疏引年歸榜于座曰五斗糊將復
棲居三章乞得一身閑紳若城南從禁繫西徧多著遺書手
錄至盈箱篋所著有抱嶺山人稿曾于百可漫忘中見其求
解官疏云郡縣之職非循良良弟者弗稱齒以浮躁淺露之
名而責其循良良弟之政蓋亦難矣其萬切如此古云休官
亦由人詎不信哉

周盛其先吳縣人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寬京師乃入籍大興為
府學諸生嘗謝客開戶讀書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
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為里中所重
然七試不售歲貢入太學弘治乙卯遂直隸沐陽令治化大
行戶不皮闔七年移牒告歸今未下窾然而行歸家徒壁立
顧終日閑賦詩所著有詩集四卷

田景賢涿州人成化己未進士初任給事中值曹威廢置皆用
壽用事景賢首倡劾之上策然廷杖幾斃猶極言不歸未幾
擢通政參議累奉命查理邊儲甚為務建裁咸咸加時軍官
史非貪虐顯著者務在保全與論稱為長者繼陞太常寺少
卿復掌通政司后加禮部侍郎尚書仍掌太常寺事追太子
少保賜玉帶麒麟服皆出特恩當逆瑾擅國時奴視諸大臣景
賢長身玉立簡靜自持見瑾輒不為禮然終瑾之身竟不能
中傷以太子太保予告歸

劉機大興人戶部尚書中數之孫苑馬卿璉之子父初為光祿
卿劍庵子為國子生以屬機辭曰弟相早失恃請以命相成
化丁酉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歷陞南
京兵部尚書奏贊守機機務在翰林時本業之外從事律學
每取法家所為疏議者細書各條之上蓋志在建立不屑章
句則也在南樞時流賊犯江上機謀于同事諸公曰今日之
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官柵御軍士為急時李如昂自貴州
龍鎮還南京方道人進致之而表裏為李以未得朝命辭機
曰朝廷勅諭我軍有曰凡勅內該或不盡者爾等從宜區畫
此即朝命也亟取瓦屑礮竹木為官柵使沿江軍士見暴露
之苦又發官帑銀七千餘兩贖軍諸公皆指隙機曰某嘗獨
仕遼草奏行之防守有俗人心以安既自歸南京日與故舊
飲笑為樂別號樂忘

張材大城人弘治己未進士起家知縣入為御史值逆璉為
榜謫天下及錄付史館皆材筆為當時所藉及調知杭州益
以廉能名宸濠之亂材方為按察浙中浙去南昌不遠鎮守
太監畢真與璉迫迫人心向都史張紳就謀于材即率調
兵食方畧一日悉具乃自號亂軍撤兵衛二湖遂安嘉靖初
按察雲南有土酋相響殺材召至諭以王法當誅死今始
貸汝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叩首輸服又難其太輕公曰治

莫法如是足矣后嗣知莫先有嘉謀以法無他故止十七年
再召為大司農加太子少保時永樂張相新貴用事嘗以意
氣上公卿而獨不敢覲視公已上念更治不刷特命公以司
農行考察所簡汰數百人入殿持論又大譏久不決四事命
公兼司寇勸之數日悉得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
無量矣又勸顯國公鄧藩歸節卒久之遷儲大乏上乃嘆曰
全器材在當不至是時大夫顯尚國通大臣或阿上取龍而
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媿古人后追諡曰端簡並稱焉
名之典云

王儀文安人嘉靖登進士授靈壁令械改嘉定而邑稱牛徽
拜御史矣中大臣力荐儀才遂有守撫州之命儀至嘆曰郡
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頗涸亡可考何以定賦不均不可以
徵民吾誠不能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畫率僚屬躬循
阡陌周計丈數俾溝洫縣々各為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
否恒以一警百民毫厘不欺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賦而賦
平以十歲餉催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准輸平今
下初若煩碎后無不稱便者期年化行訟簡治平為天下第
一累陞為金都御史巡撫甘肅與仇鸞作而歸天下益重之
燕忠肅州人或化甲展進士授常州府推官累陞陝西按察使
劉瑾柄國附者甚眾然因鄉上元所為意忠獨無饋遺干謁

瑾雖卿之卒莫能害之改大理寺卿執三人惟護不肯少有
推移貴近有所請托必正色拒之吏部擬荐忠為吏侍及兵
侍皆不報或諷使少貶以求遠忠曰大臣違違當以正求而
得之人將謂何生平性稍介峭直者常慕言笑不輕交際人
望而畏之有包拯之風焉

年斌正德初掌錦衣總巡瑾竊改遂方王大臣言劉蕡戴
銳等凡數十人下詔獄城報刑謹械曲為申救有任御史者
自懇諸僚上奏府署其名已寔他出斌嗟之曰古人恥不與
黨人爾得與若乃悔耶瑾令復獄詞去銳疏首推閣字斌不
肯謂其僥曰存此則諸君子臣薈白他日昔朱郭道卿以失
原奏被害告歸豈自為計泰入瑾大怒又傾知斌庇言官矯
旨廷杖斌重死瑾誅復任總撫知府劉祥與內官相計下斌
治內臣賄張雄今曲祥并聞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
疾而卒斌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贈三百金斌指其而子曰
斌司刑不遭天禍一子夭若受金行此反矣斌卓屨數衣母
遭禍怡々若然崔公銳常言正德之時避官用事士節靡
然求其正直自持者惟劉忠傳陸平斌三人而已

楊和國安人自少孝親睦族勤學好問及長剛方廉正不愧增
屋且施口不言入非晚領鄉荐由徐州學正陞國子博士平
昔不務蓄積惟嚴于教子著有學範一書以教后人講明義

理不專事科舉之學長子雖傑正德丙戌廷試第二才子雖
聰正德辛巳廷試第一俱為海內聞人

史道涿州人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給事中勅江彬神周
等罪又劾尚書王憲黨惡通賄世家初又論救王璉得赦死
使朝鮮為副使還山西食事素惡相楊廷和專擅疏其不法
三十事楊立辯得旨史道拿問錦金鄭丞廷和去國官官合
疏以訟復原官疏辭仍領外任許之歷江西食事累擢大理
少卿都給事憂去方嘗上意驟陞協院食都目劾得之難御
史汪鉉阿張字款意借監生唐傑誣奏欲重治少宰徐緡力
勸阻汪即述其言以請上置不問給事中鄭華言事論典史
應請以病未至鉉逆置以逃道力爭之給事中孫應奎據寃
奏汪辯為謂草怨望道阻抗生劾俸半年徐謫錄丞十三年
陞大理卿者却察院事會司推劍還降山東奏請又以辭朝
稍后闕位十五年起左僉都撫大同陞副都轉左回部以生
母舉去庚戌都城戒嚴起原官事平以疾乞休得允甫七日
馬市議起命往宣大措置計譚狀逆蕭芹等陞兵部尚書累
乞休允之加太子少保

燕志臯字德明固安人嘉靖壬辰進士歷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生平嗜學官蹟所及無一日廢書所著有益智錄松其
典傳其后人式微貞之同鄉楊都尉家楚中文太史安之兄

而以為勝於通典兵火后不存

劉效祖永樂中從其始祖自瀋州是都下占籍武庫左衛祖述
以明姓為御史大夫效祖在潞潞郭喜弄國書早著為文嘉
靖庚戌進士仕至國原兵備副使歷任著有政績及解組歸
闕日涉園胸膺錫咏京兆育善地嗣專誌京尹敦請徵載筆
適督府以前門還東先聘之因而知搜州作閩集志九三閱
歲以是得擬遊諸墓所至輒有記一日聞上問其姓名有詩
云更生雙鬢已蒲駮敢謂文章擅彩毫逸談偶承明主問因
緣不是辭輪袍所著有四錄三閩志十二卷春秋稿二卷劉
仲修詩集及文若干卷墓上言一卷盛世宣威清時行樂二
卷燈市語在門詞二卷雲林和稿空中短柱效顰閣中一笑
載冰剪雪都邑繁華進步新聲共七卷行于世

陳光廟天竺人而顧吳日請于嘉靖十四年舉進士仕至刑
部左侍郎告歸少從呂高陵構遊既仕卒以文學節吏治所
至輒聚生徒講學遇形勝未嘗廢遊觀南安為之築醴甯亭
于龍井山南安人言公品謹可當盛陵真不飲耳克喜因號
醴甯所著有醴甯集

郭文輔字共臣宛平人舉進士授行人舉萬事國其子世藩受
賂鬻官文輔雅不妄交歛跡自守不與通使還問署生每妻
金銀方物于戚氏文輔不肯又無可將入咸笑之會考遂言

官世蕃聞文輔名欲引之且藉以示無私陰遣客謁文輔且期以五百金即入臺無疑文輔笑而佯應之客反報世蕃甚悅即自其事于舊授御史客如約資金文輔笑謝而已世蕃以為誕已大恚屬早甚考察百司世蕃陰令眾宰誣奏文輔吳情不稱改戶部主事文輔怡然居之居部清約寬雅秋毫之利不濡也人稱之知常州府文輔謬介為政抒大体與民休息絕無干謁當事陳之調永昌治如常州久之擢劾而去之曰惟圖書數篋而已家更貧司至不踴生徒自肆于學無所不覽藏書數萬奉躬自校讐與驛騎將軍馬應乾為交應乾直亮博雅有古人風交相砥礪相傳甚歡雖居朝市門堵清然他人莫敢望也應乾嘗稱之曰共臣之為人虛不逆物早不失已依自遠雖迹同軒冕而肥遯之貞卓然獨往讀書持論不軌轍于古人冥心析理不勝結于胸臆眷恬致知聖廟之瑚璉幽冀之彌角也人以為知言

劉體乾東安人為給事中時值國計告乏令廷臣會議或欲徵歷歲逋負或欲加增賦額公獨上疏云近日北敵陸梁陛下赫赫然怒欲大舉撻伐令諸臣會議軍儲諸臣為一切不得已之計用佐紐費臣聞輟賦有古量財之法惟在去其害財者臣謂今害財之大者有二一革冗吏清冗費乃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

矣今邊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不止八萬也今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十萬也成化時視洪武為冗今視成化時尤冗遠視宋之官制三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員漢制七千五百員又不啻倍蓰矣夫武官制外如閹宦之收入漸廣錦衣之充遞漸多中書等衙門帶俸漸濫與夫禮部之譯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府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及大工陞孤假援攀尤不能悉數蓋已萬于于祖制矣乞勅各衙門清查帶俸無算所謂革冗吏者此也又聞嘉靖九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尚有八十萬自二十年以來供應日增餘銀頓盡其本寺進御膳蔬果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供納內監官訖交輒以所進嚮之行戶所以前后多寡損異者內官之濫濫員破也其供應各衙門役盡尤多乞勅禮部再三酌議著為典典終遺科道官查覈所謂革冗費者此也二冗既革國計自然有餘何患軍興乏儲哉以疏中事使內監大不悅之后革陞至大司農陞慶初內降取買珠黃祿王等項公執持不行上切責之予開任公惇謹事持大體始終不渝其操人稱為古大臣風陳儒世出父其祖復宗當宣德時從征有功賜第京師授錦衣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孫世補京學倉庫廳科貢滿則復

宗之孫也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右都御史提督漕運巡撫淮揚每任輒著聲譽當為諸生時以能文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坐加稱賞及致仕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日與耆老結社以詩酒倡酬所著有安遠十事及詩文行世

福時東安人由世職歷官漕運泰將值黃河為害備運八載以軍法部暑日泛駕于洪流怒濤之中艱苦萬狀幾斃為浙直先時身處膏腴不私一錢內閣徐公階奉兵楊公博極為推服皆掛印提兵填淮安抵省如故世庸以清不逸福時勇不逸馬芳稱之

李三才先世有臨潼移居京師卜宅城東之張家灣萬曆甲戌進士少負志節磊落不羈登第后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相契合以名世相期許永幾允貞為御史時江陵初殺執政猶席其餘威任意蒞事會張蒲州四難之子聯翩為第允貞具疏抗論謂不當私其子詔江陵還轍執收恨之出為許州判官公為戶部郎上疏救之齊魯東昌府推官頃之允貞陞南吏部主事公陞南禮部主事時邵公元標由建言逼成為史料給事中復以言事調南刑部李公化龍為南工部數公多暇相過文酒從容每違鑣出遊望之者若列仙也公自南移北聲望益重時擬以御寺待之姜江王相因素愛公欲致之幕中公夷然弗屑也出為山東僉事公輟車所致風行

留為丰裁大著乃始內召俄有督漕之命時稅瑞初設縱橫四出而在淮之陳增為甚公上疏力發其兇肆疏入不報復上萬民塗炭已極一疏詒盡激切復留中不報乃自効願求休致還奉旨李三才此惟托首他去罷事下一時臣工相顧駭愕南北臺省交章保留疏入不報三才遂疏請代而歷陳民情之困苦國勢之顛危熱血淋漓聲淚俱下神宗罕用其言撤回陳增而淮之人歡聲振天如解倒懸也功高望重愈人側目眾疑其與援更值時論欲以外僚直內閣如祖宗朝故事聚見倉場琮璫疏荐于是工部主事邵輔忠科臣劉時復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等相繼出死力逐之三才一面詰責會勘上親問一面與之攻訐請致仕之疏凡十五上不報乃請移駐徐州候代又不報遂題登舟候命始奉有准去之旨歸而足獲鶴濶院講學待御史孫希相時疏舉存崇恐其援用御史劉光復李徵儀即中藏心湯謂其擅用皇上即令徵儀心湯往查皇本既無的據心湯又謂書院為古官地奉有胆大欺君始革職之旨三才與同鄉政府書云岳與相公同里同學從無嫌怨不知何故必欲置僕于死地僕生平傲骨不喜煩人使今日可以附相公又不如始進之日附江陵以蚤取通顯也豈有四十餘年之砥礪一旦而盡失之與其此若自必死何敢望有今日惟是胆大欺君四字試問相

公清夜捫心安耶否耶未幾東事孔亟駐蹕巫人朝後思其才以戶部尚書起用適公以病卒

呂邦耀大興人萬曆三十五年仕兵科給事中適西朝房失火上疏言朝房臣子退居之地聽鑄之所一旦燬盡司用人重事所用不必賢者不必用內外睽隔人情蘊崇所致詰極切直復督學河南所收皆一時名士諸告歸留連詩酒賦永氏燈律詩一百首俄頃而就長安傳誦

傅好禮固安縣人萬曆甲戌進士授汝陽知縣以治行徵授雲南道御史因事劾建曰六事曰君臣之情當通曰奸欺之罪當誅曰外戚之貴當停曰內操之兵當罷曰山陵之行當止曰后宮之宴當節不避齒馬役氣之嫌如尚是杜漸諸疏曰勤講學曰修寬政曰禁興作曰復常朝曰賤貨物曰戒輦出至諸諫怡寵之中官裁援毫之威晚尤人所不敢言奉命按浙值大擾動帑銀二萬留漕糧萬石服之先發后聞曰饑命至而發民已潰然矣未幾陞僕少丁內難起補回美館太常少卿時權使四出海內騷動遂抗疏言假官扣稅之苦不報吏補贖院闕下者三曰左右待之不弛神宗震怒降廣昌驛典文大小諸臣交章伸救皆斥降有差上書其名於屏示不得用而中官又切恨之遂眾若十五拜臺起中檢巡按為靖鄉典史部為謫得贈太常寺卿

王遠巖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授給興府推官奉裁大者為人側目考滿至京僣陞武進主政時楊公傑威為武進員外即甚相得也一日楊公上疏劾奸輔嵩自分必不免過公寓相別並以妻子托之曰遠君為社稷計吾不能為社稷以安君之心乎楊曰余一女二子一子已有親次子與女皆幼長而嫁嫁在君擇為遠乃以女許其子次楊泣拜而別時嚴嵩威勢甚赫人人避匿楊疏下遠繫刑部公往送至獄時奉旨但嚴效忠嚴鵠勇功一事甚急兵部尚書蕭豹嚴之門人也遠言勇功之事甚寔長安無不知者且據寔具覆蘇知遠不可奪乃密報嵩上疏辭勇功之官前論勇功遂免覆嵩切齒於遠會有窮弁聲免者遠遽下錦衣獄查無干涉釋放揚公之獄上諭死遠榜徨如失左右手自往西市投其尸作詩二首哭之時口語藉藉遠不顧也未幾陞兗州道又自河北道轉山西奇虜兵倚副使聲望大著撫按皆忌之公具告休撫按益怒遠會疏糾劾降調哥風士民為公頌竟于新撫按公疏荐公復任上乃時陞金都御史巡撫延綏促之赴鎮遂有保安之捷陝西按臣溫如玉上疏劾其疎防在內科道和之遂回籍聽勘時各邊告警需人甚急推公宣府巡撫以修城之功加俸一級功以覲老諸告不允陞兵部右侍郎提督京營獲三疏控辭不允然以抗直與張江陵語多不合適有

閱視之議遂自請行遂上賜飛魚服以寵其行閱視事竣上
中遠患病乞休致疏不允又懇請得回籍萬曆壬午起補原
官陞南京工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奏贊機務又改北戶部尚
書在部正值議從祀諸儒公力言諸儒從祀須以是議為主
餘皆僞也陽明以才勝若建醮工夫難與薛文清同又曰楊
明得從祀則朱晦庵呂東萊皆不足信言之鑿鑿尤為有識
乙酉改兵部尚書時兵部政務衰敝已極一切聽命於內閣
及大璫拱于受成而已公受事凡有請托遂行拒絕于是內
閣嗾言官糾之是疏諸告乞致仕公家老杜門荐用之晚
無歲不上四賜存問嘉泰八十四終登墓如制公所著有太
隱堂集四卷二錄疏草八卷奏議十卷子王漢善字西里為
方功部先公而卒

姜璧文安縣人隆慶辛未進士累陞食都御史撫治勸陽嘗其
為御史時按淮陽值賈水入淮大溢憫河大臣與撫臣相
掣肘而有司行河者率安之倖賞又有議范公舊堤勿修
而別開支河者璧疏言倖賞權臣不如專任守令大臣事權
不一難責成功且罷提河以其事歸撫臣使又河口外高內
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潮歸私販之路不若修范公舊堤使
內水不出外水不入外不損鹽運之地內不傷耕植之田疏
凡數百言皆鑒可行部覆如議事竣有白金之費中州宗

室最衆而祿最不給或有言置閑宗學恤貧宗者下有司議
悍宗賤穡指指是為宗正賤穡罪場其党辱擊之因聚衆稱
亂人情洶々璧時方在道聞之即疾馳入大梁捕其謀主袁
東魯數人今武卒列伍備非常始訊陳其狀有招罪首惡而
釋其党中州黨然璧常言治大務宜緩急劉謀洩而易脫平
大繁宜急總則党固而難安人以爲名言已聞府郭陽當恨
擾之右推誠布公一以寬行之而不欲如東潁然地方賴
以牧寧而中黨語歸實誦伯淳言擬拾遺長以希直名有所
不能盡終身以爲則焉

朱萬鍾字仲詒宛平人萬曆甲午魁本註明年成進士歷今永
寧銅梁六合三邑廉成為建輝進計部出滿浙江觀海江
西當其自江西歸道經南京時中賁人守隘于斯者方為睹
舊祠祝尸聞其至大喜使奉幣平公數言鹿炳上公者萬
鍾怒斥其人去中賁人恚甚以聞略怒甚乃暇其門下
御史復文煥疏奏公党人魁也則籍為庶人萬鍾遂不敢看
京師南北靡定海況江湖間戊辰以新命率復又三年始補
太僕少卿管光祿寺丞事未幾病作不起朝野惜之公病
時陸叔入日夕呼天號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絕稍甦
諸子泣聲追湯七揮之于地再慟而絕萬鍾生平好石所著
奇石甚富人稱爲友石先生李咸皖爲圖于城西之海渡樓

其宏侈公作園其傍林屋橋梁星加點綴遂與爭勝公家有古雲山房中貯名石三客至疊觴嘯咏自取所藏小石嵌畧數十往回不憊風沉貞潔士君子賴之

焉有駐京師人萬曆己丑進士戊戌以右中允充東宮講讀官一日陪官進皇拜太子偶不為起公奏曰臣等永乏春官輔導無狀致殿下夫起立之禮故請其罪光宗改容謝之公事母甚孝立身謹飭人以孝義稱

王愛兒平人萬曆壬辰進士修髯微立瞻視如電談古今事動中發會值盤錯存君無堅始為潞安司李謙微平允一意謝請托雖忤權貴不卸也既適臺省得版曹欣然曰焉自千里亦何苟必立伏乎既以允強往浙江諸允盡立楊歸給單士布花叢蘆者將萬人受督餉適在三年節有餉銀二十七萬加二級以示優異既而出備兵陝之鄜州黑理靖邊籌畫遼務屢奏膚功晉右布政而遠盡辭以殲害有吏論數奉率卓起劍子時旨問辦漢司隸王尊勤丞相衡御史大夫譚阿謏不道以諷近世之事入言薛宣論陰陽不和罪餘苛吏馬融論教世在理財足民為詭隨邪說顯叛狂教題其言

方從哲順天人賦性得厚事不修飾為司成時大瑞田義有姪入監甫三日即欲撥壁持之不可義怒使人語之曰君不受官邪何此小事遂相拒絕遂請告去家君最久時神宗崇勗

外陽純朝臣水火從哲與楊清業同高同若按地葉曲為朝刺時望歸之既而棄去從哲獨相口語藉一適紅丸議起宗伯操慎行糾公謂素為公所進例以許世子為試君當諒下部議公上疏請投之四裔以謝人言高陽孫承宗乃宗伯所舉士昌言於闕曰進彙不止一人選出聖意當之曰賊非律今也庸醫傷人有罪況萬東乎李可灼嘗論如律平人父母疾革誤藥而傷歸怨長子長子之失主張理也從哲宜受長子失主張之罰宗伯志以為及已而庇從哲然人以為公論蒲州解州亦出楊謂不宜苛求從哲歸而杜門却掃不問戶外外事幾送瑞借紅丸一案以處諸君子斯人徐大化欲棄此以起之不應崇禎戊辰旋謫文瑞

侯都尉拱辰大興人尚壽陽大公主遣時清宴領戚里掌宗政五十餘年公當神宗靜攝批荅稱闕疏煩與連左覺地往抗章切諫而其最大者則無如國本一事蓋自萬曆中震位久虛寃怒文作舉朝公疏伏闕環視是故署名公曰宗人府文職一品衙門此會典也願以舉尊先之既上懷印入午門蒲伏待罪既留中不報迨辛丑冊代王之訟與挺擊之獄起公據註引義煉慨別白圖是者定卒謚榮康

吳孟明山陰人以錦衣籍居京師子弟皆從順天序起家當天啓中逆奄用事用其和人許顯純掌詔獄而孟明適為之尉

羣小構大獄以一網盡內海正人君子嗟嗟授意而顯純操刀焉每出片紙所署名姓累！如保傑孟明從容語顯純無多所連染連染太多于鉤究者則快矣盡亦自為他日地乎顯純亦為筆動后先繼合幾四十人孟明又佐顯純定爰書坐監皆無左証預為陷雪地羣小謂知之喉奄遂孟明去而大獄始成楊左輩皆考死崇禎初以都指揮使掌衛事進秩一品未幾內閣溫體仁與文震孟相左以崇捷事上疏糾文遂之去鄭鄮乃文公同年相善者並欲除之適上表章孝純乃疏糾鄭逆父杖母大不孝上斥其職下歸未達周及偉仁病故事稍解適楊嗣昌不奔父喪黃道周糾之上召對嗣昌言鄭鄮杖母不孝道周謂其不如鄮以此反誓道周上怒道周並達惡鄭必欲殺之矣因事久不結責孟明回話孟明言鄭鄮杖母一事登訪其鄉人委無的確罪不至死且引協理陸完學御史王章為証上以其党庇起疏其職特遣內瑞嚴鞠處鄭極刑當其回墓候旨傳聞上意不測孟明處之泰然曰此身不死于逆瑞而死于聖明之前固無憾也人益重之文惠元以舉人授黃平知州生平不苟言笑每事必率古入在黃平清操從簡詞訟以教化為先不事刑杖月俸外囊無一錢請告歸一蹇一僕蕭然如諸生布衣徒步朔閭閻投記鄉賢人以為無私

丁乾學原籍山陰徙居於北流為宗師人公生而不凡所著詩文自成一家不肯寄人籬下行止磊落駿犢有國士風萬曆已未成進士聲名噪善人以為榮公慨然曰讀書中第此舉豈有何足美但賢才美辨此時事人可委者規而之所立在我策一登仕版乾坤重自此振矣遂奉魏忠賢擅竊國柄寔臨日陳公憂見于色會有典試之命謂詞臣以文章中主廢書之域當于試錄養之或得時已往之覽為一感惜不然公言之天下以雷別賊黨者其時楊忠烈建方上二十四罪疏和者群起工部郎萬曆言之尤切遂死杖下珠江西南昌人也公試錄序彙李時別錄體同為此因言二百六十年何大巨收大疏論下自簡無出所以推重崇甚至復引無而後語或謂士勿謂來朝抵嶺上不耶下有所推折以受自陸謝星通商為皇上陳詞人悅成之肯有不淨潔以從漢問以盜賊免我則豈至舉終言天子神聖遠聞有令朝陳罪否至有贊狀下者倘謂古人年修厥德之竟違爾目不識字試錄進呈不知云何其定將以陸閣明切齒公故南臺現科有直諸典試臣語議上公看違矯旨奪其官奸党高守謙收公篋也至是月錦衣衛屠定省指率糾忠狂賊惡忠至身無完膚皆寸裂而去生是竟下是崇禎初召下法司議伏誅餘完遂成贈侍讀學士

朱之為原名之蕭大興人大啟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督撫河
南務事竣奏餘孽皆從以贖例請正已比之入之馮等以
備極題時遂令總巡賢月少道共水牙寄理者事務聚否公
墓不為體夫人是其少年風骨瘦：昨古而去丁卯丁父癯
斯里哀事復銀少黃惟理諸言官為聖人之學者舍此無
由庚午服闋先是連登時三殿工成料臣蒞甯知縣在疾水
及加至是應補為上疏請有相忌者遂降浙江布衣司理同
本幾准行人司副轉陞刑部主事首員外郎中清執之譽著
于一時甲戌陞浙江參憲內子陸山東少恭仍為參憲成賓
陸山東制憲以進萬奇未入京聞母氏及妻之喪止奉王歷
下扶柩從跪入都奏請孫子屋于墓側不凡不獨養命家
而法三年如一日也年已老補山西制憲分巡河東道時晉
撫恭懿德由心理學公當戎馬倥傯時建河東書院與眾子
吟詩解經又以墓所：記在疾記與恭公遙隔印正壬午流
賊事上命廷臣各舉知兵者奏推陸都察院右金都御史起
撫宣八宜為重鎮積已久之馮都察司餉主事張碩龍倉
犯下獄總兵唐紅倉積無法備月後伏已成賊是之勢而指
其罪狀上令城繁鉅鎮中又武行吏始知有朝廷之法甲申
正月流賊攻潼關恭督孫齊建敗績二月初八日太原報稱
恭中丞恐德死之為設位而哭二十二日報武寧周親兵

遇吉集家巷戰而死馮嘆曰此真勇子也即露省城頭分兵
既勝要三月一日大同逆僕等環遊降撫臣謝公景璠不屈
死道臣朱公家杜惜妻投井死人心震憾馮集文武紳紳于
城轉設太祖高皇帝神位共誓同心死守又募軍民諭以
大義並開賊之食廩眾為感泣檢所止衣被一簣出以賜
兵者大紅公服一襲付中軍官曰脫有不奪用以表我監視
內臣杜熱總兵王承胤已降賊熱悉致語以降請公大罵之
賊賊傳城下叛監銀開南門迎賊入軍民潰亂遂登北城樓
絕項易大紅公服南望九叩從者馬遠跪并家書付提塘官
今趙城而下擇襲人去解審目繼三月十五日提塘官將遠
投道改司十七日奉有之為死難最慘忠烈可憫著旨賜從
優議卹之諭時賊已立城下杜熱東城候于樓至十九日門
關城陷

金鉉克平人年十八舉明天鄉試第一戊辰進士授揚州府學
教授日進諸生聞明漁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模入比於
朱胡安處死生尊韓國子監博士庚午遷工部主事督理軍
器躬自察勸察嘆有如時內臣張英恩奉勅總理戶工兩部
英親且建立公署鉅時建官謂罷職入不報未幾英恩移機
內閣內知司屬謁見合照部堂體制等語鉅憤然曰不寧而
前官驗矣又鉅糾英恩允顏昧心妄自尊大語鉅峻直氣音

初賁然而曹諸司迄無一人有至矣憲之署憂患甚七何分視杭州未任以病請告歸甫匝月憂患以火器不中式蔡公警職乙亥春奉旨起廢朝士多荐之嚴旨責家宰且塞選司獄起蔡之職遂罷辛巳父汀州知府題名卒于丹陽弦自燕然號奔赴葬父晉陵奉母而北從違命也服未闋復有起養之旨嚴又荐公一日上御文華殿召六部堂上官及科道掌印官面奉清康官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力奏公服闋起補兵部主事地視皇城甬二十餘日流賊犯宮闕三月十九日早聞上變投入御河而死母章氏妾王氏弟練俱赴井死成德懷柔人少微儻有大志以忠孝自負尚諸生時周家近京

師每聞逆令親忘賢竊柄肆虐則祈几狂叫曰吾恨不能為天下殺此賊聞者驚避人得楊公二十四罪跪讀之焚香下拜曰大丈夫當如此懷柔人以爲狂生其父文柱母張氏獨善之崇禎辛未成進士選海陽令有廉能聲然蹇且不能使仰上官時陳留人王國賓爲知府公每歲刺之推官李恪從中批據輒切齒成乃列款揭之赴按尚好善被劾逮至京時山東士紳極言其寬上使人至海陽訪之所糾不寔擬寬釋之矣時高程溫休仁當國初以故卜爲諸君子所擯出派糾與推者上頃心信之乃以完之一字禁錮諸士人而導人主以刻薄之術時海內有岌然震亡之象矣德在獄每聞印報

念：不平曰我皇上能除魏忠賢之奸而不知大奸復在別職也于是且疏論列休仁罪狀直聲震天下受狀者三下詔獄詢成榆楊懸坐無主監六千七百有奇休仁恐其復有疏也遂發遣留比其家屬妻劉氏及女俱以國訛母氏聞公扶不復悲痛曰吾得爲范滂母矣乃使扶掖坐西長安街候休仁出朝迎而署之謂其殘害忠良數居張國祚之李林甫秦增德至成所衣食不給慶之泰然益肆力於學七年癸未冬故罪補如皋知縣上疏陳謝兼言有司括冠之害言甚剴切隨內權兵部主事痛心時事以幼子夢承託金壇同年家誓以身殉既受事見兵柄盡寄中涓議論紛紜震聽日蹙每過

同年孫承澤寓相對唏噓流涕時流氛已至昌平地視京營糾道請催營兵登陣不報上謂戶部既稱無餉內帑業已如掃各官違爲集議公謂澤曰事迫矣無可議宜催京營諸公勅兵上城吾輩各罄所有又勸商民議輸支持旦夕以復王三乞官兵三桂之至可也公歸盡以衣服簪珥送至承澤家合之衆人所捐運至城上十八日復共議捐指間闕城上監視大瑞繼叛堵杜勛上城知有其謀性請名對不報次衆公約澤同至魏內閣葉德寓請皇上親御樓各官願公也死守語未竟錦衣衛駭養性至謂宮中無皇上適宮人奔馳於外執而問之所言皆同也公至澤家泣別約以同死家人忽報澤

室人劉氏子槐林氏已投井矣感嘆而去公歸寓聽母張太夫人以大義責太夫人自盡一妹一妻繼之以從容投繯余亦於玉帛堂自縊為家人輩所持復乘間同于道樓投井復為家人救出然未半入井及出已來不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至今回憶公之遺烈求仁得仁未嘗不淫之下泪也公有幼子名夢果寄金壇同年王重家王以女婚之公歿復以甥女繼之此古人也附記焉

成公臨難與翰林院侍講馬公世奇書言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行決弟之以懷慨從容二義為告弟志在為其難繼費起倉卒我輩无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使在都冠紳盡如光含萬望北海天下事尚可為若此厭之泉下何哉言之憤切馬公答馬言讀教可謂是母是子美之敬之弟何語年兄極推光含萬孫北海令人盡如西君子事亦幸至今日乎北海孫承澤跋曰康熙癸丑二月无錫馬公世奇孫聘計偕來都特示兩忠絕筆余捧讀之不覺法然出涕兩忠皆為公及成公德皆余道同志合之友也憶癸未與馬公同事武關兩夜促坐談及國事紛紜內豎兵柄相臣庸懦危亡無日泣下衣袖沾濕次年甲申賊勢益急余同光公時享數上疏不報二月賊至宣府監視杜勳同提兵王承胤出城迎賊遇撫朱公之馮尼之余上疏請誅杜勳弟姪在京者

以為從賊之成急撤城中內臣還京營捕營兵柄于知兵大臣不報忽下諭云杜勳罵賊身死忠義可加贈司禮監太監立祠豈府有司春秋致祭廢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堂上官諭下舉朝失色三月賊至都城兵部以是視京營科道光時幸王章手札上聞言城守太監曹化淳王德化等夜縋杜勳上城飲于城樓上亦不加詰責也十九日黎明成公約余同至朝請召對及至宮門止一老監坐地職名傳入老監亦不見矣兩人馳至魏內閣蔣德萬請上出御城樓語未竟錦衣衛駱公養性倉皇至言宮中无至尊宮女逃出執而問之所言皆同成公同至余家泣而拜別家人報余內人劉家頗林

入井矣成公悲慟而去余入玉帛堂書祭後自縊有庸書賊姪若呼衆解救諸僕環泣而守余潛服片腦兩許嘔吐不死賊已入城衆僕各匿去余衆間同長子道樓投入井中當僕姚思持賊傷示衆者尋至井所取摺兩烈頰絕索縊之而下井中大呼衆僕奔救余同道樓出井吐血斗餘死而復甦偶紀功司差人早至蘇州鄉衛余求達死偽司李姓河南人溫言慰籍公有德敏御口碑尚新不忌害公也聞之空室者守者偽錦衣尉梁姓日以飲食饋送言新娶妻室乃東院青樓舊相與蘇州染舉人每言公為朝中名臣袖公本稿席間傳誦內人知之美飯皆其親製彼一類人尚知好義景

陝西諸生素負義氣公無過感傷生也偏司上本求寬北順
天諸紳幸自成起以入城時京紳無一人迎見者夫偏司幾
死余死亦在旦夕幸

皇清大兵入關逆賊賈逆余潛回上林養病村落上林丞郭公
永泰報部起送至京內院范公洪公極加稱贊同鄉內院言
其來邊范公曰再遲數月亦無妨也補吏科都給事中時李自
成尚在西安余上大覽未報受職不安一疏奉有朝臣為國
災報其在同仇日下大兵退征賊即當殄滅孫承澤奉內
情事知道了之

昔臺中書諭即日受事荷蒙再生以至今日一籌莫展老病告休
二十餘年無所補益于今見而公手札從容就美臨危猶辱
推及慚愧欲死八十之老朽見而公九原武鑑此區一苦衷
也

肇永固字洪圖宛平人高樂安公主公李乃李選侍女所謂八
公主也都尉崇文雅被服如儒生喜與賢士大夫遊四方之
王晉卿公主甚賢每值都尉宴客則蔬菜酒茗必親製如士
人頗為崇禎崇禎二月初九日上召公侯伯至德政殿宣祖
製親臣駙馬入監讀書習武經弓馬問各育子弟年各幾歲
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皆對以子尚幼而都尉獨
上疏請就學云成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就家讀書然

先年數冒尚皆三年六年考滿近見終歲屢遷武踰年不補
失與共設員無定徒遂偃仰之私執若相親有成進隨從公
之邊播門環曉曉振奮之有容翼園序賓赴騎虞之合節先
朝駙馬若梅殷李聖趙輝宋欽井深庶敬石環武著節封疆
武宣猷樞府豈非獨學之效臣又安敢自棄于聖明之世哉
疏上上褒嘉之未幾公主薨制有遺念之遣上諭遺念不必
進其冠頂服冊及有龍鳳袍器著恭遜因避公主金冊之遺
九寶珠冠一項禮服一襲龍鳳裙襖十四件龍鳳又頭二十
尺龍鳳屏椅九件鳳床六張鳳衣鏡一張因言今日之事起
于遂平長公主乃近例非舊制也而臣恭揭壽陽瑞安延慶

大長公墳園及觀其祠崇其金冊衣冠宛然在列其子孫崇
遵世守設其囊衣不啻圭璧琬琰蓋先朝之制亦未詳進繳
之制也上得疏淵然因還其冠服金冊止收龍鳳器物至著
為制又疏請為建文帝加徽號正祀典元稱偉議甲中三月
祇頒宣大上憂甚命大臣景議時胡臣李嗣唐詣駕幸南京
項煜詣建寧太子南京科臣光時亨力糾明唐為邪說上御
勤政殿獨召都尉密商然其條之間路已梗塞又欲以太子
屬公而惜已晚三月十九日都城陷時公主極尚在堂吟
二女公主所生也乃以黃纒繫于樞前殿大焚之日言八大
字世受國恩身不可辱佩於胸前自刎而死

天府廣記卷之三十五



巖麓

京師之西皆山也舊記太行山首始河內北至幽州第八陁在燕強形鉅勢爭奇嶺翠雲從星拱於皇都之右

玉泉山在京西二十餘里山頂懸崖奮刻玉泉二字水自石罅中出鳴如雜佩金章宗行宮芙蓉殿之故址也平嶺有呂公壼廣盈文許深陪之相傳呂仙宴坐處

寬山在玉泉山之傍西明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有寺曰圓靜寺山之陽有耶律楚材墓

都人王嘉撰石寬記燕之西山有寬山焉純虛土中多青耕榆柳之爲余嘗遊其間其南巖若洞而祀昔一樵人曰此火山仙室也夕之遊丁公潭周於漁父漢父曰寬山蓋市中之異域云昔吾父嘗聞山中有老父能隱生久而去之俄而來云山麓魁然而大凹而秀奇寬之爲也同鑿之得石寬一倍於常寬華虫雕鑿不可辨中有物數十種老父悉携以去寬寬山西因爲識曰石寬從貧帝里人不之信也嘉靖初寬不知所存僕者矣時吾里中之世覺習矣夫寬何爲余喟然而嘆曰有味乎父老之言父老何用識之漢父曰成弘以往非吾所知也聞之弘治中帝京世正富嘉靖中肉富隆慶侯

當今之時益治而昔之富者遷徙靡常僕何足以知之夫幽前而四足可當中人之產棄棄十子可食數口腹百畦可當五帛相思亮李芳賓祿運屯軍日夜織作純絲較較薰燻并緣則天下之沃饒也列聖培養小民守法堂獨先世疏爲太平哉弘治以後外戚進臣都公卿之右握兵席寵氣勢炙世祿者爲之役則武新鄉里都人以軍爲美居鄉而居屋相比也又護事上時一饌食有所制無所多更攝于王者不敢問則世臣富世崇慨然求治破去煩弊法今日新民莫之式于是文武奉法利害一切公之于下加以求仙採捕異好奇珍之路歸則商賈重販賣外攝府貢內贏操賈食食人地之即竹木之場陶治之技亦富千室及至隆慶所好靡一足于是姦人之雄習刀筆親時及其言曰所謂富者豈苟于母錢而日爲惠也禍且立至故不如求百倍之利乃衣鮮怒馬以交於貴人倚虎則高如青雲捷趨則汗如清渠已而腫則挾之忍則籍之刳頸託於非類千金轉於片言風扇波流無後網紀其勢斯極乃今又不無以度矣說者曰帝里侈是未見天成之豪虎宣洪之濟泰也費者燕市是屋樓院坐繼運鈴貴人造佛寺渴泉龍山佛身純金七寶鑒淫中人燕享水陸臨碑台軒美人曳綈持絲履之戲約于中平乃水機杆不藉而靡以年日夜歌吹東西樂和倡家樓閣通天亂煎鑠給

冬果春蔬素之如遺賞賜動以千計三正元會脯饗燈火與
若連山狀于六鰲生花舞鳥開祝其中舉火樹者萬計判
揚估船日市集於大市而今安有之衣父之巧日變日儉故
有星鼓而寡堅黑皮者或改而市笑元夕宴人人行少年
博具數錢而推司空召向共五刑泥首歸哭家立破敗四方
異味日主物價翔踊更狹轉轉敗他方賈者日夜心計市
魁大姦其迹重則何以稱之夫財通物富名也通之于
不可知愛之于不可離豈百寶之為乎且以為誕也余然
夫時愛不一知者所難又老何言之易夫愛之與求固不能
必也是改或外之有嘉隆猶先朝之有今日也豈必需于火

侵之故志誠之微哉哉舟于登流通結之夫璧也又何知語
曰觀俗于野父老其似之矣歸而記之

崇伯倪岳記曰覽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涼玉泉之東南湖
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燈
麟次而上寺僧浮之晶菴在焉然無嘉卉異石而惟松竹
之幽飾無丹漆綺麗而惟上屋之朴而又是以素雲縹以危
檻可登可眺或逆或達于以東望都城則官殿參差雲霞蒼
：鶴大苑：映乎若是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崖峭巖崖隱如
芙蓉泉流波沉來如白虹渺乎若是其曠也至是茂樹廻環
幽陰翁翁初羅浮濛濛百川所蓄俯乎若是其深者又臨微乎

西湖昔矣故夫有事于遊者治城隍逾高梁綠長堤崇崇岡
窮嶺山而止攀援而登其殆而觀于是雲閣日晴川流山擁
草木之蕃鳥獸之動迴巧獻技若迎若送者則有不必窮深
極幽而西山之奇一覽俱足者矣然後知吳山之情出殆冠
乎西湖之上而余之游于此者亦已三矣是日遲朝出阜城
門行十里許遂抵湖堤悅入林麓迴繞而西湖波數回映帶
左右水風時來虛愈俱散又數里復轉而北山木蔓絡鬱然
而青皆遲遲迤邐然而平石梁可涉潺湲水散此則所謂圓
靜者矣迤邐相與下焉據梁而行求晶菴而登焉至則樓閣俱
在頽其五酌汲泉淪茗已乃就摩清吟笑歡忘馳驅之勞引

觴并看盡遊觀之樂風環卷已推興未已已駕而歸陶然忘
醉西涯李東陽記云西山自太行聯亘起伏數百里東入于
海而都城中受其朝靈秀之所會屹為層峯瀝瀝而西湖一
十餘里有山紐其涯曰覽山其寺曰圓靜寺在右西湖近山
之境於是始勝又三里為功德寺洪波行其東幽林出其南
路盡叢薄始達於野乃有玉泉出于山噴薄轉數散為溪池
池有亭室廟祀寺所駐蹕處也又一里為華嚴寺有洞三其
南為呂公洞一竅深無底之石有水銀數丈不可下竟更有
窟之者

五明朱太春記云西山之勝衆矣不能紀其所述遊目玉

泉山始共衆流，而西湖玉河發爲車馬道，以入共山於晴山，而前延，遠望如金首戴土，猶冠也。近則立而尊，如昇草庵寺南，倚之，皆煥存其復，拾級升有平臺，望湖爲見，帝都爲堂，當霞霞洞，在壁間，洞戶沉，黑若無入者，入之，而白，極光，照其上下，乳如露，盡其洞，四丈而修，廣又有奇，左右石林，最裏見石龕也，篆佛然，常藉助之，復見而石壁，時自元，丞相揭里以衆其工，人有洞，其頂有故金火，容官址，章宗避暑宮也，未至山之右，繞泉而蛇，盤曰金山寺，自華嚴而下，度三石橋，折水而門，路之水，清，強毛石齒，然藻，藻益，然其中無魚，陰水也，金山觀不如華嚴軒，極差之，可以霞霞客多宿。

者，古盤而西北，緣岡而途，坑，或以曼，行，音山也，奎，荒，高下，隈，真，巉，然其林木參焉，日之所照，垣翼，朱丹五采，則爛，燭，內人大瑞，靈焉，採，泰，寂，果，油，交於林間，有果園，稍，有，籬，牧，村，落，也。

陸錢記云：出平則門行可，數里，清風徐來，塵意灑落，遂遵湖堤，繞行，徑後先，惟意行，歌，相答，拳吟，閣樓臺，鱗次，出沒，洞窟，若非人世所有者，午至功德寺，主僧汲泉，澹茗，滴數，退起，陟，英廟行宮也，乃促騎，而往，緣崖，攀雲，穿霧，霧閣，溪花，石竹，幽芳，襲人，徐憩，玉泉，望湖亭，撫看花，堂，道傍，踏，利，不能，適，度，惟，龍，主，僧，謠，名，耳。

李流芳記云：出西直門，道高，梁橋可十餘里，至元居，洞折而北，有平堤十里，吏道，皆古柳，參差，映，澄湖，有頂一望，渺然，西山，自旬，與波，光上下，遠，凡功德，古刹及玉泉亭，謝朱門，皆元青林，翠嶂，互相，顯，發，湖中，孤蒲，寒，乳，鷗，鷺，翩翩，如在江南，高閣中，公安，袁宏道，高梁橋，遊記，高梁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而水失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指藍棋，置，珠，環，珠，環，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凡席者，朝夕，疑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繡紳士大夫，非甚下，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僧王生章，有僧，寂子，出遊，時，柳，稍，新，翠，山色，微，風，水與堤平，綠管夾岸，

跌宕，古根上，苦飲，以爲酒，浪，故，樹影，以爲，魚鳥之飛，沉人物之性，來以爲戲，其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寂禪者，皆相視，以爲笑，而余等，亦竊謂，疑是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於，渠，何有也，以頃，遇同年，黃貽賢，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安至極，樂，寺觀，梅花而還。

公安袁中道記曰：出西直門，過高梁橋，楊柳夾道，帶以清溪，流水，澄澈，洞見，沙石，藻，藻，參差，走帶，小魚，尾，遊，翕，忽，跳，連，豆，流，背林，裨，刺，相，接，綠，葉，攢，鬱，下覆，朱戶，寂靜，無人，馬鳴，花路，通，響，水間，龍水，聲，汨汨，至龍潭堤，柳，益茂，水益，潤，是爲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錦，香風，芬，馥，士女，斷，闕，

臨流泛觴最高勝處矣想青龍橋側數武有寺依山傍壑古柏陰森石路千級山樓有閣翼以千峰崇祀屏立積嵐沉霧前閣一鏡堤柳溪流襟以畦畛叢翠之中隱見村落降臨水行至功德寺寬博有野致前繞清流有危橋可坐寺僧多業農事日已西見道人執畚耒者帶笠者野歌而歸有老僧持杖散步藤岡水田浩白群蛙喧鳴噫此田家之樂也不見此者三年矣

又翠帛湖紀云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臨水有亭山根中時出清泉數噴峰石中悄然如語至翠帛泉水仰射沸水結雪匯於池中見石子鮮々水落磊砢如金沙布地也贊杜絕蕩漾不待罔嶼免羅注於河水際碧泓浮澄澈迅疾潛鱗了然游鱗可數兩岸玄柳帶拂清流石梁如雪鷹曲相次間以獨木為橋跨之濯足沁涼入骨折而南為華嚴寺有洞可容千人有石牀可坐又有大士洞石理詰曲突兀奮怒狀華嚴洞更覺險怪後有寶深不可測其上為望湖亭見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積雪未消柳堤一帶不知里數鵲一濯封天蔽日而溪壑間民分田作大田浩小田鼎為報百轉襟華在樹死若江南三月時矣循溪行至山將窮處有卷高柳覆門流水清激跨水有亭修飭而無俗氣山餘出味石肌理瑳瑳不教步見水涼即玉河發源處也水從此隱矣

白虎巖在寶山西北越橫嶺白虎巖在為人鮮至者聞人陳衍記曰凡客長安者未有不指西山為勝概者也然遊覽所至亦自玉泉香山華嚴而止于自馬上望金山之勢蜿蜒巖峯烟草四合意必有神工鬼斧在人跡不到之處或曰白虎巖最奇于是挾善遊者新安周生載輶取道登覽山絕頂度黃砂坂縫石洞而西眺高湖水僅沒深清駛殊常抱而飲焉夫洞泉紫如綺洞窮小嶺積之有白石如幢屹立嶺上微有亭臺然薄蝕不可辨矣越嶺踏峰平列茅莖不斷一黍最異即白虎巖也巖高數十丈散空欲望中處可旋而率巖至一隙如窓臨下視深宵不知所際谷風倒射隙內淨然雖笙簧合奏不如也相傳遠時有仙人騎白虎徑來斯巖故以命名登巖頂眺萬壽山如擎掌指西望人行高掛天際天矯鸞飛烟雲繞之所續無絲通風想不可以立而下巖角有芽舍小而盤西僧居之黃眉紅顏採羊根如以食音語不通見人嗔嘆而已不知何年代至中國棲遲此山也凡巖之本皆雄姿巖彼非平地所見獨巖口古檜一株根出而石相夾處盤旋橫絕則掛於外大可數百圍色赤如丹砂夫人不能掛此龍而諦視之使得諦視當如此瞻矣是又巖中之最奇者也日暮歸宿覆山次早略至玉泉而還

聚寶山在玉泉山西南行數里度兩石橋循溪轉至卧佛寺後二里為碧雲寺金碧輝煥元一天界巖下一泉曰一石渠導之通齋廚繞廊出殿兩廡左右折復進於殿前石池泉傍一柳有大庵人呼壽柳：左堂三楹為壽柳題水天一色前臨荷沼沼南修竹成林巖下一亭曰嘯雲

玉泉西七八里聚寶山碧雲寺金銀宮闕如王者之居朱鋪文祀門堂七重：果枝十階以高其除廣茂有池廣方居以殿中有梁跨池如豆白虹池中魚大小萬頭其色丹白青藍驪珠瑤瑁出沒藻繡蘋藻水間如綴金玉寶珠繁露也梁之中窻以朱欄神案移輝再章樂之殿甬數梁上觀魚遠為卻

道云池之水盤折而流其下然地而至玉泉出為其上且隱且見陸殿北間樓伏殿下出有洞又伏落池其際空遠出首當寺後山之高壁云當梁為最亭折展為流觴亭亭左右又前澗為池紅白荷花足滿參差又前盤折為屏：前竹一方區細如梧皮黃金數千百枝慈慈高寒：昔竹前古銀杏陰蔽區等於竹亭古松下木半皮枯撫體若廉若若麟若虎上校細如絲青：蓋亭：為寺中音駕為習牛日御膳寺人迎飲三留船書額二曰蒼松古柏曰水天一色亭傍壁峭如城高可十丈長四五丈亭蓋處其窪間通也壁右石至三臨潤石門石質急入踰地有鐘鼓鏡映之數喻：疑其雲中盛

是京可以衣僧去冬則煥然不之避凍者歲焉虎林沈守正紀云碧雲寺精整勝者山而疎曠遊之獨寺後一泉出石根冬夏不涸導為地方垣曰蓮其中上有亭大小二池前修竹一林清瀟可愛于自渡江久到此若婆娑不忍去微風徐來簌簌如相絮語泉繞寺中危瀟皆資之懷其從屋窗下適安得好事引為流觴可坐可飲亦一大勝也吳郡王尉紀云從玉泉度兩石橋循溪轉陰於卧佛寺安羅樹之陰後二里許至碧雲西折懸泉亭上殿前石池一而橋紹為二中嘉五色魚百千頭余鮮衣盤礴坐而地解解為嘆叩相呼雲隊再捧舌為魚麗以仰政者

武林黃汝亨紀云卧佛寺亦眾勝層巖夾道而下本木石散置可游可坐亦勝地也寺內有菩提大樹二株可數圍其子如橡栗僧云不但此菩提知子可作念佛珠碎之下酒可療心痛諸山皆無公安袁中道紀曰香山跨山踰巖以山勝者也碧雲以泉勝者也折而北為卧佛峰轉凹不聞泉聲然門有老柏百許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樹二株大可百圍鐵幹鏽枝碧葉虬結軒戩迴月也風宿露霑皮實元十瘳萬螺懸根出土磊塊結曲叩之丁丁作石韻殿後周遭數百丈數百年以來不見日月石輝整潔不家嗟寺較古將者不主長日靜寂若盛

夏宴坐其下，凜然想衣裘，綢繆名或云安羅樹其葉，若散予乃折一枝，袖之僕入城以問黃平簡，必可藏也。非佛蓋以樹勝者也。夫山刺當以老樹怪石為勝，得其一者皆可居，不在盤麓三利之中，野人年若非佛焉。

香山在碧雲南二里許，有永安寺，舊名甘露，其制一如碧雲而饒古色。最勝者來青軒，乃神廟，所書額也。金人李晏有碑其畧曰：西山蒼，上千雲，寶重國，疊翠來，朝皇闕，中有古道場，曰香山，上有二大石，狀如香爐，煖有氣，出山，腋下注溪，谷曰水清涼，西行數百步，至弘光寺，殿圓，製極二成，化初創于中宮中，官為麗人見其國，金剛山有圓殿，改移其製於此，而其前者金

章宗紫雲臺

宋長春記云：香山巖峽，不如碧雲，棟宇時盛，碧雲蕩蕩，閑閑有大人威嚴，香山獨洩高，如羽人化城，波世焉。碧雲整削，面坦夷，其陽可望萬里，都城如帶，香山獨牙錯門徑，幽耳來青軒，共至高望下一隅，但海氣象，出焉其山，盤回其氣，折深其離，周參差其氣，竊深其草，露修其木，茂離披多古，數前二栢，松十圍，隱十牛焉，日出映之山中，蒼如青雲，起世宗嘗幸臨盤軒望之，嘆曰：佳哉！北山獨有紫翠色，軒有今上御書亦兩幸矣。其高於軒者，山顯有亭，右盤數百磴上，不啻足矣，也下須翼之，猶不可越，升之望見踏凌共兩脈，猶山巖

之蓋遊希，至亦無題者，未至亭，在山，集至去頂，復千尺，樓志上有二百狀如香爐，煖望之未得，升高山之人言曰：香山又西，以南山時奇，怪危深，其靈巖，佛宮性，而是經數百里，蓋乃至河內，彌月不能遊，然遠稍，荒落，蒼嚴，而此以近，都獨盛，以故遂不復西。

王銍紀曰：由碧雲至香山，磴路深峭，夾道盡白楊，青檜，雖都雅不減幽絕，當山之遠者曰：想亭，其曠而可坐，眺者曰：來青軒，不想在山，半嶺，木陰翳之中，憶春李杏花，飄飛盡矣，而此地猶能，獲殘紅，以逆我念，而尋舊遊焉。已乃過來青軒，前兩山為垣，而虛其襟，以捧帝城，斜照薄金，飛臺蒸氣，正紫相顧，謂此地宜月夜，枕高而東，自無量殿，數折乃至洪光寺，皆垣垣疎栢，不蔽外景，渭人覓白石為階，其淨若拭，余嘆曰：使死，不達朽者，殆樂哉！斯兵矣，笑而出望之，東望中鬱蒼，橫錯，閣道參差，若飄紅掛，樹葉者，其光裕寺耶？心樂之，而日且下，春矣，不果遊。

洪光寺入石門，路甚修平，可安古栢，失之外不見，林上不見顯枝，幹交陰，人行道上，蒼翠撲衣，日影注射，如行藻，波航可數百步，復折而上，如是者凡十有一，每磴一折，必右，俯本末左，瞰絕壁，皆覓石為之，歲久若天造，栢從石罅出，多顯兎工，初登一二盤，奇在栢稍上，諸山如螺髻，自栢外見，則又奇。

至七八盤山盡在下轄益名盤基布鋪錯金碧晃耀日光
映珀無暇間極奇美盤窟為山門甚精麗又遠為園殿亦日
所未見

洪光者即香山之支院也不後由十一盤茅栢中小徑數十
步即香山藏經殿下而不即後殿從兩側逶迤行至正殿盤
級從東行至方丈自迴廊後東為朱青軒群山拱擁蒼蒼如
人目下見既陀高下若樹可十萬株此香山之第一勝處也
由方丈出見山石橫流奔注如玉龍大矯臂而未獲下為方
池一汪沉碧有魚數十頭出沒其間
沈守正云碧雲池亭蒼松翠栢水天一色香山朱青軒蔚秀

清雅望都亭六榜皆今上耶書又一聯云碧樓雲樓據地窄
受看山色扶牆俄不知出處思否語亦有致書以沈慶學士
而肯助遠之

王樹杞云今歲戊子春孝之二十二日約友人張孟之陳錫
方張仲立鄧子瞻遊香山以了花事而以盧師足之時期而
仲立以事辭錫主僕拉入化隊中余與張孟之鄧子瞻周生
如春者且行矣而黃風如矢孟之又謝病歸余三人獨當風
行振髮面養且不前也已至高梁橋而風戢然柳枝不搖
中而微拂子瞻顧謂余是風留花耶栢花留客耶余笑曰噫
互有之半里許為真覺寺前浮圖高五六丈許而上為塔

五方勝其頂山林城市之勝收為余給予瞻此不當勝天壇
耶吾於此訂雪盟矣田具骨青綠明堤柳柳柳安水色油
油然而其下則芙蓉蒲藕蘆葦柳絲鴨綠正與楊柳相貼顧
尚不多荷花初見花數十樹武百樹則將發實之以簪余情
且滿已而去城漸遠花漸繁則當馬首者視之已則左右指
而已小憩於望湖亭倚而窺泉以所風花盡施之池清聽或
東紅翻綠飄然有春江花月之想余乃以林酒生花醉上
候於橋左離水三亭同呼子瞻和花前之自序石沿山簷行
又遊壺小打而香山碧雲始見山以上下皆漫道白余
曰雲也子瞻嘗視不應徐而曰其雲即將無是矣英者耶已

而問之山麓乃真杏花也始大呼以為奇純樹半里外佛寺
面而皆花而一扉空據西東上者大可盈花且味虎三人緣
而上則枝輪樛覆若倒掛葉連網外後花百步綿綿余始
蕩不自待而日且哺矣期以明日擬碧雲通脫衣掛壺於此
乃舍而至香山宿于朱青軒從軒前望花如春後薄雪襲
滿野而不蔽纖纖草樹之觀詰朝陳錫至從雲東來視予子典
憑軒指畫諸勝次及新柳余曰人盡云烟柳烟安得柳容其
仙者正在露葉時若祇若起半空半色之間耳錫云深賞其
言相携而上流憩亭西一石尚未壞蓋甚成遂我于花
後者也余謂錫云曰是當有神酬以酒祈明年花事焉

武林黃汝亭紀曰過香山環繞披嶸流泉茂樹一着履即有軒：白雲之氣半似吾山九里三竺間於西山中當據上座望來青新峰皆下蒼翠盤踞大抵山河之勝有角者世宗九年題此山獨有紫翠色真虛實也餐臥彌日獨不思去上有流憩亭不及來青甚寒泉亭更可無坐

中峰在香山之後以其居諸峰之中故曰中峰也上有庵孺危磴而上十百者三始及庵：兩翼有亭東望京城漭：塵土微見黃色一點大內也山之陰有晏公祠翠巖寺永壽庵山之陽有弘教寺俱稱名勝

安公表中道記曰中峰庵門有石樓可眺有亭高出半山可

窮泉陳墻園可十里悉以白石壘砌高華雲漢修盤中樑之軒曲階磴磴徑石凡可幾不度一塵處：可不拖簾席而外於諸山中驟深第一刹中樓見一僧甚靜寂于火慧石樓下清風入戶不覺成寐既寤復循故澗：澗而往石經於疾流衝擊之後墮者傾者橫道外者洑者皆相負者欲正求正欲轉不獲轉者猶有餘思其泐根水洗石出亦從緩緩噴噴時嗽臨坎礫中松巖出沒淨清可人含澗而上望峰得寺曰弘教亦有亭可眺也有松盤曲大喬膚板枝柯有連額間有怪石佛像清古亦為山中第一降復過翠巖澗左行山口中高曾家接有橋可想行帕軒石路宛轉可三里許青苔紫

馭縱亂石中墻畔亦多斧鑿石骨理甚勁意山中既多怪石去其土窟百當自出無余餘者意在盤舞即有奇石且將去天巧以就人工況肯為疏通顯其突兀奮迅之勢乎絕頂有亭眺較遠以在山口也此庵門徑外情不如香山而有山家清興之趣亦當為山中第一也

又紀翠巖寺門有渠水雨則飛流自山巔來噴吼石聲雷雷震直走泉麓洞穀心目利後石路百級有碑院四周皆茂樹左右松栢千株虬曲此勢無風而清好馬和鳴於疎林中隱：見都城九衢宮觀櫛比萬歲山及白塔寺了了可指其如洞之林烟水色山徑柳堤及近之峰巒疊秀樓閣流丹則

圓皆几席團物出門即為登眺入門即就枕簟雖夜色遠來猶可不廢覽獨有泉甚清可意若遂宿焉風起松栢怒號震撼衝擊枕上聞其聲如在楊子舟中駕風帆破浪也予遂定計九夏居此以避長塵矣

武林黃汝亭紀云從洪光寺過佛光寺為弘教寺有石橋魚池不及碧雲寺前有流泉亭亦以碧雲閣字意而攝曉關山面過之會署川趙孝廉飲此與之浮三大白而別弘教之旁有巖俗稱晏公祠余偶入視其內皆古室琢三皇五帝列聖名賢像自吾師宣尼而下及宋朱紫陽李延平諸公兩壁又刻高忠臣孝子如王祥顏采卿之屬又有小石室題畫五經

書史記之乃武廟時中貴晏公造也余因嗟嘆自吾入西山所見金碧殿閣皆唐氏之宮大都皆中人所營其身後香火藏而此室獨及吾儒門一系何類無賢

盧師山在京西三十里山半為秘魔巖石嵌空幾二丈舊傳一階未有門曰盧師居此山能馴伏大青小青二龍故名巖下一池二青盤處視之若不甚深然探入不可窮

都人于安正云石于鑿故泉乾河道也曰盧師山有寺曰盧師寺正統十一年更名清涼今佛無幾已通寺半里者秘魔崖是盧師坐處相傳隋仁壽中師從江南掉一船來稅曰船止則止船至崖下止遂崖后數歲二童來曰大青小

青頗侍不去歲大旱所司敬禱而者童子白師東師顧之施兩一方也遂東雲氣去俄雨大注知大青小青是乃龍矣龍歸投潭中潭廣丈巨石覆之深處不可測二龍有時出雲氣仍隨之崖下墜二童子侍師還崖上一栢座石面長尺不潤不榮是盧師手植

翠微山在城南三十餘里有園道寺蓋舊平坡寺也姚少師嘗言平坡最幽勝學佛者所宜居山平有平地故名洪熙幼始改今名

從香山來行飯于菩薩寺中東走清道尋盧師山觀翠微一帶蒼石皆危飛映白楊深樹中而新柳若花希稠魚鱗糾分側碑盡有深情蓋香山如楊州花市濃抹故佳而此地則若耶曲徑其不嚴正在淡妝耳從盧師寺秘魔庵南東而而至清涼寺有古佛像其前為平臺眺望甚佳自此下而南折脊從山適中行花叢時可觀凡折數盤涉五六庵而至平坡寺一岡度山顚于遠眺備勝

潭柘山在京西八十里舊志山上栢樹一株屈曲如蛇斜傍二潭水塘曠達峰而出其頂倚竹篴稍不減江南

出京至馬鞍山千佛閣及戒壇至龍潭洞踏二嶺而至潭柘潭柘以一塔塢當群峰山心九峰衆而立焉志所謂老栢美竹者烏有矣而殿煬工絕則金元故物也寺後政有龍潭今已斲為池而其支委澗澗去山數里泉走石崖壁間散甚怒至寺橋而水益怒

覺山在京西三十里懸崖之上無盧師平坡時西有三泉曰清涼冷曰清言曰海至

踏象山在京西三十六里山陰有漢石馮翼瑞延壽蓋歸世居

於此俗呼罕山又呼黑山道

仰山在京西七十里峰面拱秀中有平頂如蓮花心旁有五峰曰獨秀翠微紫蓋北高紫微金章紫有詩刻石云金色界中兜率臺碧蓮花臺梵王宮鸛鶯清露三更月虎嘯珠林萬壑風百花陀在京城王平西口四圍皆山中有平川約數十畝產杉漆葉草春夏之交百花爛然有金章采石硯今存

都人于英正紀云府西一百二十里由王平口過漢句奴分界處曰大漢嶺抵沿河口玄女廟是百花山足也山翠蘿素引人渡石湖上馬欄山折旋其徑左右周轉百步當且上十步以登所若石磊磊不似土素素車向人趾而生之所喜

樹陰雲影陰蓋蓋樹不至曝晒迤此至法幢庵五里逢折旋如前幸容騎而馬達一喘汗流多不忌騎者上下階嶂縱橫一翠迤邐日晏不覺五里籬徑坦然笑如庵也南面而行數里千佛山又數里觀音山逕折旋如前山舊有菩提樹仙人橋望海石蓋茂樹交椅石則存迤邐山石盡於空際紫雲臺下上嶺者七迎前壁立者鶴子山也此去千佛巖山石懸巖者畫作人形度關三峰是百花山腰也百花者紅紫翠黃不可凡數不可狀喻不可名品即一色中瓣萼瓣異不可縣之土人指一種尊之曰天花乾光而幻廣佛諸經每所稱天南曼陀羅花大雨曼珠沙花也行百花中一里進藤門石

洞裡佛殿上禮文殊閣上禮文殊法身塔下登菩薩頂黑石凡三峰坐立頂上俯諸山塔如圭東西二靈山也乃旁四望東京師也南丹者渾河也南嶺者茶露頂居庸諸山北蕩蕩乎邊城外沙漠際無窮也是百花山頂也下頂未半又入百花中不可名狀數者多於前東之龍王顏廟列五龍玉中位龍母北之天士殿髮髯鬚鬚然下千佛巖南之東之又入百花中花被逕八里多於前過白水庵行泉駁二里一松際瑞雲寺即五代時李克用建亭故庵俗今日百泉寺也寺有燕石猶非石非鐵瑩如漆尤宜采曾取視賜以龍樹歸寺也志稱山暖肥產杉漆葉草春夏間紅紫者襲人則百花者

葉草花即然本草圖經中亦無從物色之

軍都山在昌平州西北二十里昌平漢軍都縣以山名也後漢盧植隱居上各立營肆教授生徒悲烈徵時隋弟子禮高陵時軍都縣屬上谷郡又名居庸山太行山之第八陁也

玉帶山在州東北十五里山腰白石周圍如帶實拱捍陵寢者又五里為筆架山三峰並列迤出雲表明太系陵在焉州之南則曰鳳凰山出城西四里至紅門兩山並峙連翩如鳳蕭州北則曰虎峪山觀我若虎踞又十里曰照壁山正方如屏以作南障州東有影山遠望之其影先見故名是為東山口州西有小金山日午金光射人為山西口又皆陵園諸山之類

紅門之兩翠屏山下出泉凡穴為池名九龍池：上亭臺金碧輝映，巖若仙都。又有仙人洞，在紅門東山腰，玲瓏剔透，而下主洞約三丈許，內有一門，巨石天成，近門上有石鐘長約數尺，倒垂待叩，入門轉南，見有石鐘如夾道，遠近音無際，不可深入。古詩云：我欲叩石鐘，驚起洞中人。烟蘿蒼蒼，無際空鎖石門。春石洞何竊窺，云是仙人處，仙人渺何許，瑤草空自清。石洞窮，且深，花落無人掃，仙翁去不還，何處尋瑤草。

白浮山在昌平南一十里，山有二龍潭，流經白浮村，元人郭守敬引此水西折而南，經寬山，流入積水潭，以通漕運。

郭守敬所築堤，起白浮村至青龍橋，長五十餘里，以障度。

塔神山錯水名白浮堰

妙高峰在兩山後，居庸關結山之南也。與天奇山相接，中間一罅，即居庸關山峻而秀，故以妙高峰。

袁中道記曰：妙高峰在沙河四十里，遠視之似一山，近則則山，相倚如笋，將數雲，巖巖挺其生動，其根為千年而漸洗去石骨，後：每山窮處即有小峰如筆，格法雲奇，枕妙高峰最高處，近寺有遺泉，鳴於左右，過石梁，屢級而上，至寺門內，有方池，石橋間之水，冷然沉碧，依稀如清溪水色。此泉泉文會處也，其上有泉者二，株大數十圍，至三層殿後，乃得泉源，兩泉出石罅，間結茶堂，兩廡繞當而下，東泉出後山，經苑園。

入者積而下，會於前之方塘，是名香水也。山石雖峭，更得此水活之，其秀媚殊甚，有接可外，有諸山石有隙，蓋松可覆數畝，故老云：金章崇遊覽之所，凡有八院，此其香水院也。金世宗章宗俱好登眺，性：至大房山，盤山，玉泉山，而其中有云春水秋山者，章宗無歲不往，蓋即此地耶。

均：崖在懸崖之北極其陰峭。

于英正記曰：均：崖旋旋端端，望者梯磴石，視怪若鬼，而下崖之危曰：瑞峰，一曰：麻尼，崖高危，急登通其理，南山前通卷而又高，危冬前後兩月，蔽不見日，惟短至日景一線，透之崖玉峰而三卷兩峰，巔中峰首自製造，卷以之東，峰卷壁與石。

與樹也。西若有奇焉，自渡橋以之西，峰卷壁與石，與樹也。東若有斜焉，自東西峰以之，中峰卷壁與石，與樹也。東西若有高焉，天放中渡，盤嶺五卷，新矣三峰，失其朴。

駐驛山在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高十餘丈，西北麓二十里，金章宗遊北錫，駐驛字上有臺，章宗自題樓臺噴臺四字。

都人王嘉謨記云：自高梁橋水度，至白浮，寬山出，前綠寬山，斜界百里，望是山也。南阻兩湖，神華蘭若皆草，前北通燕平，最：峰塊，階而去者百里，猶見其峰，為足，且未，泰山之陽有祠焉，高十五丈，登之可以望京師，可以觀東海，出百里十里，為長樂河，水不甚闊，而駛又北二里，為玉斗潭，潭其國僅。

丈獨卓然之深不可測或云是有物而有兩牛聞而欲陷于潭輒不可得又北十里為灌石驛驛山在焉其山長西北袤凡二十里石皆壁立高可十餘丈峭嶮危如墜如挽前臨平川一望無際砥柱時隱現為悲號行客凜凜西望自虎跑深若天井湛碧惟盡山之上有一臺是名棲雲金章宗嘗遊焉登臺而嘯題石而散下而觀于野蓋嶺而微為召其前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也乃嘆曰美哉乎而誰見之山不石牀石釜俱存山之西有洞是名崖崖勢如與遂中多異草奇石灌木隨風搖撼四望則惟北多岨云喬宮之成也上自狄村遊於渾河是嘗駐驛自驛驛而北皆崇山也連綿亘也又秋味延緣巖間白石嶺：春夏雨潦則成巨浸樵采不達又北二十里許乃從西折斜入南谷有聚為是名漆園園之南有山焉是名雅思是山也幽晦多霧常有果獸山臨而為坎有池高浹列如露是名露池有比丘一人土人敬事之自園而出再由走集西十里許為高堰下有泉遠其聚四面皆山蔚洞森肅曠如也又西北十里許為許水湖是湖也兩山如門行可二十里山皆奇峭巖巖山中飛泉彪灑或決地或分流深洄樹木之間惟數巖崖之穴青如亂髮白如吹絮仰視重峰時有碎石之揭：沈沈迷離天氣如煙崖間百合忍冬棠杜牛嬌相思都蘆黃積唐求之屬澤味扶芳燥紅頰翠飛沫

擊枝墜而復起新菁含濡落而不處奇禽異羽嚶：滿耳為窠雖因循其岩穴山虎之遙豪結之毛半葦隨風沂流而行高：美極有嶺焉名曰鯨魚又西里許山益峻有蘭者二焉上曰松陽下曰金鷹其上獨多松合抱而數丈者有三撲撒首萬計登之而登望則火山屏張雲然斜閣則金鷹在焉金鷹下控大巘：吐百穴漚而為湖決而東流是為清水之源迤邐以東下山折坂而南嶺然紅絕髻髻有光有徑焉曰六十屈折汗邪有崖曰沙之闊可六十折再由走集又西有陁曰十八盤息壤如金巒勃而立狹可容人可十八折登顧徘徊而則植立交持不暇停足頓視斜柯洪技匪藤蘿而舞踞

崔者深：美極旁眺則北山轟：一陰一陽閃燿孤日含濡望彩山之工平行西五里有嶺焉是曰長城蒼然高踈下視前坂其巔危巖縱橫微有堆礫則飲沅暮足曰秦皇之址有泉出焉是曰馬跑芭根覆之將背矣又西二里有臺焉是曰了思樹可二畝高可數仞深窺幽之椒檀柏栢之木宛：相構登之可望四方斗絕有足像皆下臺而西又十里皆峻嶺也畔為中路巖之內間如棚如障如層塔深藏如宮宮盤互花實郭秀風泉並響遶閣成木鼓：留帶有廟焉是曰辰廟陰晴豁于長城石如玲瓏無樹木大石壁：吹簫揚塵則粉墜而起百里可見了：如雪落口如龍執一綆孤露雲無通川

下山有城焉是曰鎮遠之營邑又西八里許有城焉是曰鎮遠向者香山圖之其面曰碧駕之山曰通明之山其北曰駕楊之山曰塔洛之山有湖焉小而深在碧駕之麓周結不見每多異草中有赤鯉盈尺春夏之交山水增汎則湖益清可鑿是曰合祀之湖鎮遠麓邑也居人僅可百數地瘠不能五穀五畜芳廩不甘兵糧其間牧猪雜治西十里有墩曰唐耳背塚大山下視懷來烟波有覆足為天險接懷因溝洫海軍械稍暇積儲而斜界居康可中燕平鎮遠營邑其南皆山也中為衢路共東曰六華之巖其西曰小神之山曰青利之山巖分形如六華其第四巖有洞焉最深竊上入夜望之取宿焉忽有雙鶴飛焉是為鳴皋之洞南可十里有聚焉曰長峪又西五里有巖曰德勝又曰鳳皇上有蘭若焉是山也威舒距絕抵化而窮四面環匝山可三十丈燈蓮半之整之每顧則山形變蘭若已圯然端結秀登不視玉山側欽合東望長峪蔚然開陽其左若蒼元峻古稍推出山下有泉焉源可二十里遠於澤河無映蕭瑟町畦澆然據若而立終日無人山之上奇樹新夏甘香懸肥背秋涉冬空穴悄然萬碧俱立山之上有臺焉坐之而望則豁然兩山蘭若開藏不可勝見是曰隱駕之臺山之西有洞焉小而隘可容數人門有古松蔽之生其中以膳兩峰有如指掌中壁刻觀世音大士像鵲

刻甚深是曰觀音之洞又曰孤松之巖蘭若講堂中有頤婆三株大可合抱翠葉多子周圍數丈其可奇也山之南有巖焉曰西峪可以入沿河山之下有碑不可辨自長峪而來可二十里有聚焉曰菩提聖有洞焉是祀菩提蓋古人有乞者衆食之厭而怒焉乃殺之制而食猶故民神之是祠祠也有蘭若焉曰白巖是山也險倍巖巖不通行者悉阻津藹然可托有噴為噴設於上皆紫雲之石巖若井實有泉若二樹大可盈把每多子出山而北有山焉是曰白鶴其峰岫綠繞不易語也其中有白色巖然狀如鶴著於石上又折而東則走高崖北山自高梁至德勝共百八十里小山至數記昔

二十里有紅鵝沙鶴又雖半翅數有虎豹奇怪狼野子白駝豪猪虎鹿草樹多奇土人每言二月之交有山曰青華不可萬丈西通四方每有現形奇物且麗且走衝乳而西獵人莫敢近也又言三文每兩崖山出流大石浮焉奔騰至有如雷聲仰視碧駕駕揚之山半在雲霧成樓臺峰飛雲烟峭片片入戶連月不露定神京與區山川之都會也

銀山在昌平平東北六十里峰出為峻峻皆青瑣色白如銀故名麓有石崖皆成黑色又名鐵壁項高中峰迥出雲霄緣石梯上五里許下視荒利如彈丸利乃唐時建碩七十二座沙門郭隱峰藏修之所有漫月泉天清橋巨虎石誦經臺諸勝

明李元陽記曰曉起騎行幾二十里路人乃云赤欄子去甚
雲已自日矣衆相顧色阻而欲謂予曰銀山鐵壁去此不遠
蓋性遊焉遂折北而去諸君相尾問程或言遠或言近各有
難色遂回不進而欲與予思焉所阻遂象馬至配行六十里
至鄧隱峰道場八角亭東北有鐵崖壁立石色熒然頂之月
出矚如銀界洗墨更酌夜分不寐明日將拄杖登頂寺僧曰
頂由關王鼻行僧住此十餘年亦不敢度予二人笑而不聽
竟趨巖側山脊如刀背僅容一足長約十步兩旁如削下跡
萬仞不可礙視豈風吹水足不能立曰予曰列子履萬仞之
險及二分重外何如乃去鞵跣生徘徊取棋枰對奕面沙

忽推棋東行予曰顧渠已度鼻矣予亦側身起立逐其武而
東遂相與同登山頂子曰君無議擬予無思量乃能至此向
使議擬思量東瞻西顧則私意起而反礙安能至於此哉南
汝曰士之立朝能以無議擬思量之心行之何事不辦坐未
有頃寺僧烹茗者送茶客飲一瓊漿者指長城外曰此為黃
花鎮此為居庸關又西為某關又東為某鎮皆在烟霞微茫
中萬里籠沙風霧無際令人氣吞遙塞眼臨豪區矣里風指
定擬身度鼻而回初無唯者回入僧院崔都尉京山自外來
同聞二公在此頗得同遊遂舉觴存山教坐月下說長城險
易夜分各就宿明日京山早發外別予二人尚未下榻飯已

由捷路向昌平道中多木柵如圍功不知其政既而問熱人
乃知其為致虎圍也項之從人告飢遂就流泉而飯甚甘之
焉上作銀山鐵壁歌從投昌平公署不食而卧明日割鋼火
海湧酒來相芳頂之湛泉亦至因為言山水之情狀諸君願
以不遊為恨則川名順之編脩武進人湛泉名與齡駿封郎
山西人少海名漸芳功即順慶人南沙名通職方知富順人
予則名元陽字仁甫號中翰大理人為御史

大房山一名上方山最極奇秀古碑云幽燕奧室

關中曾學佺記云出房山縣行六十里所過村落曰凡井曰
天光曰孤山口皆與山勢高升降通孤山口則崇山如環幽
溪如帶時時涉溪沿壁窺岩捫蘿乃至巖有一庵高為諸峰
所蔽如後視之品首也曉岩向壁相距中間一線鳥通盤旋
五里至石梯：即巨石五丁鑿為坎僅容半跬高數百磴左
右兩級短長百仞下重險者緣之手與足分任其力蓋左
迫無極之岩而右臨不測之淵矣梯盡處有小庵可憩折而
東北可一里至山門入門始見諸庵縱橫稠疊於懸
崖峭壁雲笈之內如鳥巢然所謂梯接也獨上方寺正中如
員床以居躡千百磴始可到傍有兩礪流下聞而不見水其
上有冰封之耳又東折而往則連崑崙陰雪堆來化獨有古
柏青：龍蟠虬舞出雪之上其品軒揭如反奇秀如雲穿注

如蜂房懸壺岩下有泉深三尺廣倍之而一平臺又十倍之
相傳聞山時有龍占此肆神北之遊蓋羣其山泉以去歸飛
揚擊其尾節泉僅滿斗金山即岩斗泉也山下有洞尚餘一
山說者以此山空腹寺徑建洞然人必自其上行上行必徑
前峰孤巒突兀形如摘星望之甚憚陟亦可至峰半可稍詣
庵巖亦岩平尚不見洞又下五里入洞如一咸僧象依洞為
窟石床前廟可樹為客寮岩初不有水以引泉繫膝至洞裡
取水曳之出入昇降結藤為紐解次而進第一洞猶隱見
影二洞以內即懸黑無光三洞是一小窟圓可三四尺深五
六丈伏地匍匐來身此行即僧所覺萌夢窟也入三洞際高

廣際恒不見頂傍有一潭石坑堤如建龍狀其中國光如珠
於是取水為瓶凡洞無路有穴如井入者後人稱前人背丈
餘復空洞但霧氣蕭森履滑水濕不易前近至十三洞路尚
不窮云過此無奇與盡遠矣大抵中以一曲為一洞十三洞
約有六七里洞中之石玉白繞堂劇為坑坑踰寸明徹其境
之最著者曰蓮花山片如青蓮瓣曰龍虎宛肖龍虎曰長
眉祖師凡坐岩畔眉依然垂白呂純陽儼然具道者衣冠曰
石塔層層筆立曰石鐘鼓叩之作聲鼓報此非歷三洞穿竇
之苦不能得也又其最著者曰須彌山一山甚大行良久唯
盡曰雪山茲如積雪們之若刺曰萬花樓山之上重樓為

以雪為地吐花如靈芝者數萬朵曰仙人椅踏青溪而渡曰
十八羅漢衡橋短欹正各收龍白接引攝從頂倒懸縹緲若
拂此非歷九洞八井之危不能得也出洞之後依然天光迥
若隔世驚喜異常

小西天即石經山也在房山西南四十里

紀云范陽懷玉鄉西北山水秀異空獨樹村北行四里許兩
山對峙外臨內豁小溪中出石峰參差如大牙水觸石流激
然有聲淅淅前行十數里有巨石數十橫布水中嶺之以渡
登平岡而望西山多離絕之奇峰出峙立如書空之筆蒼不
可勝數其中一山若火鼓而草樹獨茂閑諸牧童知為山帶

山而小西天之境在高遠處至山麓壁立似不可登徐望之
有磴道循山之隅脊直上行者前後頂踵相接凡三憩息始
及山之半有石室題曰義飯廳碑志云唐乾符中僧藏真所
建欲保遊者至此不必齋糧也由廳前折而東鑿石為道廣
不盈尺橫于山腹者一里許將折而北則條石為階凡九十
九級上至平處行百餘步復有階如前級差少自其上平折
而南有石堂東向方廣五尺許名曰石經堂有凡集鉢跪
之屬以祀三寶皆石為之其上天然如帳頂下則寬石以平
其地三向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經字體頗題松雪意也元人
所刻其中有四石柱之上各雕佛像數百皆為小圓光而

飾以金碧堂之前向為石扇八角可以張開外有露臺縱僅八尺橫與堂稱三面為石閣設石几石床以為遊人之所憑倚傍有碑房庀滿之所皆用巖為之不做人力堂之左有石洞二其右有石洞三復有二洞在堂之下方石經版分貯其中蓋隋沙門靜琬始以經刻未成而化唐貞觀後其徒道公等結續成之至遷統和及金明昌之際有沙門留公順公亦增刻之前後細於洞中者通十餘卷石凡七百餘條有石幢記其目甚悉每洞皆以石為憑藉用鉄圈之縱廣不可知而石本之近意者可以窺見現其字畫則遼金所刻與隋唐自異其左洞有靜琬貞觀八年碑記嵌於門上大意謂未來世佛法有難攻剋此處之以為經本若世有經師毋微聞其用心亦可謂勤矣石洞之北有石池石井池廣七尺而深半之井深淺不可測則皆空然涵虛可鑑毛髮井之北十餘步有泉自竇中出清不絕又有石為龍王像民禱雨則祀之古不倉羅據其土然陰翳慘澹不可久居由泉竇之南從板緣小徑盤屈數十折至山頂有五石臺一之上皆有白石小浮圖共南二者乃唐金仙公主所造刻字如新餘無題識不可考頂有巨石後廣而前銳平出於虛空者數尺相傳謂之螺經臺予至其上而視西山則向之特立若若空之北峯者皆隱然在巖島之下以可垂手撫摩稍臨石之絕處而俯

視之則陡絕萬級無有底止而下至堂中左右有碑十餘通特現其高大者則唐元和四年並州節度使劉濟與其僕來遊所建主僧指曰有雲居寺亦靜琬所創而偏下五里許可造乃至山麓渡小溪蒨薄間寺規制已壯然比舊基差小峰中有唐時所建石浮圖四勒碑其上其一開元十年勒教萬望書其一開元十五年太原王大悅書其建于景雲三年者則竄思道所書而大極元年建者則王利貞之書也然獨不著撰文人豈即書者為之耶予次第讀之愛其字畫清奇皆有虞褚法老僧後曰後苑中石刻猶多遂歷榛翳覓殘碑斷碣或立或仆不知其幾而多

紅螺嶺在上方東三十里循九龍峪迤入達嶺穿雲會門始及下嶺再挽鉄鏈而上至紅螺洞曰中嶺再上半里為松樹庵再右百磴曰觀音洞是為上嶺

公安袁宏道紀云紅螺嶺從前虛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巧始織水始急寒石皆磴至磴嶺薄險始砢從薄至現音洞反而旋奇始盡山皆純錫刻其中為二壁竹百餘步則日東西度數十步則嶺背而度數步則石態貌變更壁邪立而陰故不樹度而態故不膚亦不項雙龍之所洗淋霜雪之所磨鏹不工而刻其趣乃極

六聘山在房山縣西三十里

黃山在房山縣西南三十里上有玉室洞天相傳漢張良微時嘗隱於此

般州山在房縣西南四十里上有般州山寨

穀積山在房山縣西北五十里峰巒突起如穀堆積然下有三十洞總名曰三學中可容數十人

馬鞍山在房山縣北六十里以形似名上有龍洞

大安山在房山縣北八十里上有大安館相傳五代時劉仁恭所建遺址尚存

南山在霸州城東七十里郡舊信安軍處喬林脩竹周十數里

內設亭臺日青稱勝

莫金山在霸州城南一十八里以有莫金二姓居之故名土城

益隆相傳為漢丞相公孫弘受封之地今設有莫金口寨俗名口頭村

名口頭村

望山在霸州東二十里凡河水所經也舊墓有三如禹峙又五

里曰雁頭山以其為鴻雁所棲集而名

獨虎山獨即獨隊報相近即涿鹿山涿州城西十五里有虎鳴

澤服虔註漢武元封四年祠雍丘時由中北出朝那蕭關

鹿獨虎鳴澤

錢莊山在涿州城西相傳為維舟處蓋禹之治水始於冀也州

西北五十里有惡峪漢封還表盧它人為惡峪侯即此

釜山在涿州西南與易州界木始論曰軒轅與蚩尤戰于涿鹿

之野戰其元兇四海攸同然後合符釜山而為天子史記索

隱謂在東海大明之墟神其說也

孤山在通州城東四十里四面平曠一峰挺秀

靈山在三河縣北十五里三面出泉形勝記所謂北倚靈山者

也又十五里為華山一名免兒山即香河縣駝港之潁水

遠駝山而出故名其地又有石城青梁諸山口聖水山在縣

西北三十里有神水可以鑄疾又十五里為鳳凰山

福山在順義縣南五里又十里為虎山又北山龍山俱在縣南

界北山即水經註所云山有洞穴開明者也龍山以山上出

泉亦曰龍泉山

呼奴山在順義縣東北二十里亦名孤奴山孤奴漢縣以山而

名奇彭寵使孤奴令王梁南助光武起兵于是縣又鄧禹子

訓與上谷太守任興化兵防匈奴焉桓

牛欄山在順義縣北二十里宋王曾上梁王書曰順州至擅州

漸入牛欄是其要地相傳山中有中峰洞內金牛時常出現

故名

史山在順義縣西北三十五里山石戴土高百餘丈狀如狀弓

南望京師城關金碧映日寺宇皆唐時建

泰谷山在懷柔縣東四十里，踰密雲界，創生云，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黍稷，卻吹律以溫其氣，故曰泰谷。今行廟基猶存，山南有齊長城。東北有華林天柱二莊，供遼行宮故址。又有蕭后看花臺，在縣北二十里。

紅螺山在懷柔縣北二十里，高二百餘仞，潭中有二螺，山殷紅吐花。

密雲 在密雲縣南十五里，一名橫山，昔燕趙伏兵於此。以上藏雲霧名取焉。

白檀山在密雲縣南二十五里，山之陽有白檀樹，魏曹孫歷白檀破為檀子，柳城。又按密雲東界有白狼山，魏武帝征焉。

九登白狼，猝與烏丸通，縱兵擊之，狼頓及名王已不降者二十餘萬口。吳雄記曰：曹操子馬工擊烏靉，作十片，即此處也。香溪山在密雲縣東北，產薰香，世故名焉。又西有石崖，南麓內寬廣有水洲而不流，又西北有伏溪山，伏溪山高，潭深，激水夏結。

聖水山在密雲縣南十里，有龍女廟，山泉噴流，俗名聖水，又縣東六十里龍門山，有聖泉，卷勢崖洞泉突出如瀑，而散如雷。時吐雲氣，洞有石燈臺，石師子。

治山在密雲縣東北八里有磬塔，治山院傍有石洞，深不可測。傳昔治仙居之時，披仙燈遠近咸見，又八十里為霧靈山，每

擁祥光如霧，以六月六日現，土人如期候之，上多奇花異草，又名萬花臺。一名孟廣，剛下有廣，萬水出焉，又二十里為古北口，向唯錄立路不容軌，絕壁危峭，巨石磊砢，險絕之區。宋蘇轍古北口道中詩：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兼迴長傍溪。驛驛夢中尋蜀道，典州東谷鳳州西，可為詩史。

清都山在密雲縣東北五十里，上舊有清都觀，故名。觀鵲山在縣東北一里，許有祥光如霧，多奇花，又名萬花臺。

隄山在密雲縣南三十里，下即密雲城縣。隄山在薊州城西北三里，高百餘丈，周五里，即在此山之南，故曰漁陽水，遼山下，因曰漁水。

峻峒山在薊州城東北五里，一名箭筒，舊傳黃帝嘗問道于峻峒山，上有府君廟，存焉。唐陳子昂詩：北登薊兵望，求石軒轅臺，尚遺唐武子遺跡，白雲隈。

盤山在薊州城西北二十五里，一名盤龍山，高二千仞，周百餘里，勢崎嶇而盤桓，同名昔人有云：南經滄溪，西盡洵水，東投碣石，自遠望之，層出翠華，律排空，昔人稱為雄勝。

記云：自三河行五十里至盤山之麓，仰望其巔，紫雲迴，黑浮閣，樹石濕於目前，既入山，有長泉一道，從峻嶒間飛噴而下，牙噴石趾，為激，不已，鋒上刺盤泉，二手派泉而上，至中盤，

寺當山下，盤耳東折，里許有亭，在石峰拱抱出一岡，出嶺

然突此是為亭！亭有楓葉甲天嬌如龍石銛銛呢偏甚
異山之石乃從此始石有一片數斷又數片相連若飛若走
若蹲伏若卧若坐若立若若傳聲若博若平若傾欹若駭
然以出若畏而縮樹拳而曲徑詰而折皆以石故至其地差
行而松勢得以以舒者上盤寺也又為山之中內有懸石亭
亭北為平臺其高隱有徑之上有石懸空勢壓亭表折而東
北驕嶺以登將及半嶺左望前石若巨人仰天非其下峭削
背與山合處有光新而不新懸空之妙畢呈於此上之始見
灰城長城者蓋上山也城與山為高下起伏山青而城白如
領之有緣金玉之有相大者為虹霓小者為綳帶經綳綳紛
不可勝語又上之始見塔林圓質素卓立雲際峻整精潔如
經磨礱山有三盤而此據其上也盤山者以山之盤旋曲折
而言之也或曰山有三盤焉其說近是又謂山有盤石可據
勒故名下山從他道之石園數丈一人控之輒動
吳郡王衡紀云出公梁十里許而山髻見若黛染頭山頭峭
乃至廣濟寺遠北而西抵康草耳！而山松屏之界東西崖
者為三望而第其伯仲尚質明從緣石潤下三里許稍上而
群峰相拱揖又上則圓山而帶林莫可辨其隅面共一峰稍
遠對松立者九華峰也峰勢稍欹摩天意氣漸上而紺宮翠
巖又自下以秀色留之杖策！然不能即行良久穿紫氏巷

西折而陟北岡長城蜿蜒界山半如線似白浩！際以濃雲
極風意色慘然越數嶺陡下俯視巨谷窮然深照目各之
縷紛出而縷聚於此又里許而為上方自盤山而至上下
下上上幾百千折行者相望于石根不執有相去數程而望
不盈咫尺計山形殆蛇紫而綳麓山故名盤谷當不虛上
方之前曰懸石亭自此上益陡絕更百尋而至舍利塔！標
峰前五峰肩而隨馬蓋山絕頂也其西峰為無梁殿！後稍
有餘地可縱立觀層沙疊壘回同索抱蓋盤山之外若有大
盤山為三河寶城甘泉長城供在望又數里寶峰塔額隱映
樹樾如白鳥踏碧浪中自寶峰下走旱麓忽來轉望見沉碧

冉冉者曰百草蔭其稍下而最深者為天城寺！當谷口若
磐石背脊軒蓋紺綵相為因依自亭上之三里許為李靖庵又
二里許為舞榭臺則東走為東甘潤又西折而為甘潤又
五里許至仙師臺

公安袁宏道紀云盤山外脊而中脊外脊故峭石危立望之
若劍戟巖穴之林中層崖深壑木葉而松之狀石跡出者嶽嶽
然四與石爭怒其鋒壓霜雪不得伸故傍行則屢每十餘丈
其面則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其石脊銳而下豐
上峻多飛動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每數十尋則其
出必半以為若半圮之橋故登者懷其下皆奔泉大壑由折

觸巨細石皆開坡側聲徹晝夜不休其山高古幽奇無所不極

李元陽記云磐山頂上無土磐石徑四尺許有大字刻云唐李從衡遊李靖舞劍臺此石即靖舞劍處也字刻約八寸許深

礪山在蘭州城南五里魏氏土地記曰漁陽有礪山南有安樂縣故城東晉地通記曰晉封劉碑為公

范花山在蘭州城西南六十里魏志漁陽有范花山即此

甘泉山在蘭州城西北七十里山下有泉極甘美因名絕頂有石其狀類犬又名石焚山

燕山蘭州城東南拓地志云漁陽郡東南七十里有北平城倚

燕山為板築水經注曰燕山上懸嵒之側有石鼓去地百餘丈望者數百石周賁以石梁往來遠度鼓之東南有石人復挈狀同擊笏舊書燕山石鼓鳴則土有兵

明月山在通化縣西南十三里山高百餘仞上有石穴南北相

通穴口望之如明月然又十二里為尖山中有寺曰尖山寺山口有石似牛卧狀許蹟遍滿謂之試耕石

五峰山在通化縣東北二十五里東曰快日南曰瑞雲西曰紅

翠北曰虎晶中曰紫蓋皆崛起也縣南四十里有摩臺山以頂圓似之中有蓮化池一日袍色自鏡出池中用建刹名鏡

靈山在通化縣南六十里高九百餘仞上有靈寺寺名清風山通化縣南二十里高二百餘仞

關山通化縣西北三十里山近邊防

大團山亭在通化縣東北一百一十里山之北又有小團亭山崖見口山豐潤縣東北八十里衆峰連亘東斷為崖見口水自崖出

腰帶山豐潤縣東八十里石崖繞山畔如帶

偏崖山豐潤縣大嶺山西南東峻而低高數百仞

明月山豐潤縣東八十里兩峰清越狀如雙月

馬頭山豐潤縣東北四十五里數峰並踞一峰昂若馬首

寬峪山豐潤縣

陳官山豐潤縣北七十里東南麓也數十里有峰蒼翠名筆山鴉鵲山豐潤縣西北二十里各出為拔高數百仞有孟家洞靈應山豐潤縣西北四十里懸崖壁立泉湧流有改者至靈應洞

洞

車軸山豐潤縣南二十里孤圓而衡若卧狀有殿無梁閣澈子山平谷縣東北十里上有家舊傳黃帝陵也其上有利

棘臺下有軒棘廟又十五里為松峰山

重泉山栢山峨眉山俱平谷縣東北界重泉以洞內出泉栢山以山多栢樹峨眉者鮮黃考後收如蜀之峨眉也

徐無山平谷縣東南十里徐水出焉後漢曰晉避雍於此碣山平谷縣東四十里林谷縣東上有碣石寺又二十里為城山四圍聲時中廣如城石室如巨堡容棲卧窟傳唐縣具人修碣於此

無終山一名翁同山又名陰山在玉田縣西北四里

搜神記載無終山有陽翁曰康伯雖陽人父終葬于無終山山下有水雍伯汲水作義漿行者皆飲三年有一人執飲遺以石子一升使于高平好地得有石處種之徐氏昔為古北平著姓有女人名求之不許雍伯試求徐氏笑其狂乃云以白驛一復當可為婚雍伯至種石處得五隻白驛徐氏大驚

即以女妻之

麻山玉田縣城北十五里與傍山相連南即種玉山也距縣西北二十五里懸崖壁立其傍為石鼓唐太宗征高麗聚兵于此擊石如鼓因名

小泉山玉田縣東北二十五里上有泉出石罅間

京師諸山自太行西南而來以為神京屏幃後折而東突起盤山蜿蜒不斷結為碣石以為神京水口舊言碣石海海歸碣洛曰東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而百餘里河從北洋之西自北往之北洋正逆河也碣石在右轄屈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闊五百餘里自洋南還看如在海中實未渝入于

海也閩人郭暹卿曰碣石之頂有仙人臺絕壁萬仞仰窺雲漢噴噴素石莫可名狀漢武帝元封元年登此以望海觀文咸世改為遊樂山秦始皇李斯墓文及唐太宗貞觀征遼拔師刻石皆無留昔石壁碑文五十四為石花所封僅存明昌改元數字

分水嶺元平縣西四十餘里山勢廣闊諸水分而為二一入蘆溝一入房山

十八盤嶺元平縣西北八十里山崇峻十八折

青山嶺元平縣西一百餘里山谷幽邃下臨清泉

摘星嶺元平縣西二百餘里高聳雲霄僅通一徑

九龍嶺元平縣北三十里水經云龍丘水逕九龍嶺

卧龍岡元平縣西北四十五里石堅白蜿蜒如卧龍正統間車駕幸此

遼石岡在良鄉縣治東金史作料石岡上有佛塔相傳金時建

呂公巖在玉泉山半巖廣僅丈許其深倍之相傳呂仙往來處

石窟崖在府西北一百一十里上有石窟

菩薩崖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山畔有三石佛像

孔水洞在大房山東北上有懸崖千尺餘下有石窟洞二丈許

泉水從中湧出深不可測時有白龍出見輒化為魚又嘗聞

音樂之聲唐胡皓記嘗有人篝火浮舟探之行五六日莫究

其像但見仙蹤畫龍顯時見開元間每早必遠使投金龍
玉壁金太和中有飛花流出其辭如當五錢許

石經洞在石經山東隋大業間法師靜玩者處此墓緣鑿石為

板刻經一藏以傳于後唐貞觀初僅成大涅槃一部而法師

卒後子孫相繼歷遂金始元許于洞者七穴者二洞以石門

開之穴以浮屠鎮之累代皆有碑碣

挑花峪在府西四十里介乎翠峯遼風二嶺間以多花并因名

掛甲峪在靈雲縣東北舊傳宋楊廷朗北征嘗掛甲於此

白雲峒在房縣西南五十里高峻絕頂常有雲氣旋繞

附遠谷

京西之山為大行第八陞自西南蜿蜒而來近京列為香山諸

峯乃層：東北轉至水涼頭一洞最深退谷在焉後有高嶺

障之而卧佛寺及黑門諸刹環蔽其前同早迴合竹樹深蔚

幽人之宮也

水涼頭兩山相夾小徑如螺乳水涼：深入數里有石洞三傍

鑿龍頭水噴其口又前數十武土臺突兀石殿甚鉅踰踞臺

下相傳為金章宗清涼院章宗有八院此其一也水分二支

一至退谷之傍伏流地中至玉泉山復出昔有人注油水中

玉泉水面香油也一支至退谷亭前引灌谷前花竹

谷口甚狹喬木蔭之有碣曰退谷谷中小亭翼然曰退翁亭

前水可流觸東上則石門巍然而明窺窺入則平臺南望萬
木森：小房數楹其西三楹則為退翁書屋一榻一几一簾
稱書數十卷蕭然行脚也

谷之後高嶺戢：循水而上為古雲：垣之外一臺可憩茂松蔽

之不見其下

谷之東則隆教寺：門舊在退谷上移置石門之東供文士像

歲久遮漫寺僧秋月募善知識繕補之境地深遼可供趺跏

谷之前為蔣桓花竹之園中有僧家別院花事最盛石樓泚峙

而：皆花北望退谷掩映翠微中如惡童巨灶蓋在間之壁

谷口外浩泉泉行皆石壁也火石一方上建觀音閣再東則卧

佛寺傍角八角婆羅古樹大可數圍柯幹蒼天覆雲酣卧殿

上乱後寺廢香燈久斷矣寺門白塔高聳大松兩行擁之香

翠撲入衣裾

谷西南里許為廣應寺：有白松如雪門外深澗石橋橫之橋

傍喬松數十株箕踞其下看碧雲香山諸寺其尤望見如展

接如絳闕又愜恍如夢際

谷西越澗而過則長嶺橫拖嶺半古松一株尖矯時時拾級而

登此則佳主人也

谷後踰嶺數層則為冷泉道溪高懸自山顛而落傍有金線庵

每春時櫻桃花開偏山谷

廣慶寺之西為木蘭陀由寺前為徑西指通小橋三四徑漸峻

盤旋入雲上建玉皇廟樓宇深飾殿南別院有軒有室石樓
橋一跨山之顛俯視弘光寺松盤青山來青軒皆在其下殿
北深淵懸崖水出洞中傍為魚池為藥欄為皇靈殿側有瀉
井水可手掬西山山頂之井廣慶寺與此為二井列似中冷
谷中淪茗取給二井

天府廣紀卷之三十六

川渠

通惠河即玉河也發源昌平州神山泉迤逾河會一泓馬眼泉
遠麓山後涯為七里漈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積水潭者
皇城內西海子也又稍東從月橋入內府環繞宮殿南出玉河
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與白河合袤一百六十里元郭守敬所鑿
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元人通惠為入明廢不治天順二年漕運
總兵官都督楊茂先請修之以省從張家灣陸輓者命戶部尚
書楊禹工部侍郎喬觀毅往視還言通州至京城四十餘里古

有通惠河古道石閘尚存永樂間曹子此河搬運大木以此度
之船亦可竹竹先年曾奏欲於此河積水船運又有議欲於三里
河從張家灣烟墩橋以西疏挑二十里灣泊艚船以避水患者
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疏挑惟用
閘蓄水全運糧餉所每船二十五隻造一剝船自備米袋挨次
剝運如此則運士得省脚費而困憊以蘇矣今蒙命臣等同泰
將袁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
三里河各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閘見樹
碑文所載事蹟稽考回奏看得閘河原有舊閘二十四座以通
水道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船得進入城內海子灣泊今水從皇

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竹船須用從宜改圖除元人舊引
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過祖崇山陵恐于地理不
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俱難導引外及勘
得城南三里河至張家灣連河口袤延六十餘里舊無河源正
統間因修城壕作壩蓄水慮恐雨水溢故于正陽橋東南依
窪處開通濠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濠口三里至八里
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人家廬舍墳墓流向十里迤南金接青
河流入張家灣白河其水深處止二三尺淺處一尺餘濶處僅
丈餘窄處丈及一丈今若用此河竹船凡河身窄狹淤淺處必
用濬深開濶凡過人家房屋墳塋所必須折毀那移且以今濶處
一丈計之水深二尺若散于五丈之濶止深四寸况春夏天旱
泉脉易乾流水更少艱船剝船俱難行使兼且沿河堤岸高者
必須剝削低者缺者必須增築填塞又有走沙急流處俱要創
閘派夫修挑倘水少又須增引別處水來相濟若引西湖之水
則自河口迤西直至西河堤岸未免添置閘座若引草橋之水
必須于大杞壇邊一路創鑿溝渠亦恐有碍况其源又止出彭
義門外至匠局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遠大抵此河天旱則
淤壅淺澁雨漲則漫散衝突徒勞人力卒難成功決不可開况
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其勢洶湧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
為廢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驗也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

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西北一帶山麓環以導引漚于西湖
見今大半流出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開住引至
玉泉諸水從高梁河壘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
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會流于正陽門東城壕再將池入三里
河水開往併流入大通橋閘河隨時開關天旱水小則開閘蓄
水短運到缸而潞水大則開閘泄水放行大冊况河道開座見
或不用增造官吏開夫見有不須添設良善勤時曾將慶豐平
津通流等閘下板七葉利缸已驗可行若板下至官定水則其
缸亦可通行止是閘座河渠間有坎塹淤淺處要逐加修濬較
之欲創三里河工程甚省况前元開創此河漚運七八十年公
私便宜後來廢弛今若復興則舟楫得以環城漚泊糧儲得以
近倉上納在內食糧官軍得以就近開給通州該上糧儲又得
運米卸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覲四方外夷之貢獻其行李方
物皆得直抵都城下若此事舉行實大寬暢人心歡悅足以壯
觀我聖朝京師萬一年太平之氣象也伏望聖明早賜裁處乞
勅各該衙門會同物料量撥官匠并各營見據官軍人等自西山
玉泉一帶并都城周圍壕壘及大通橋直抵通州張家灣一路
河道分工逐一修濬如此則不惟省一時艱運之腳價實足以
垂萬世無窮之利益矣明年務軍大九萬餘往治尋以災異罷
後成化十一年詔平江伯銳等濬之一年而成自都城東大通

橋抵張家灣潭河口百六十餘里漕船稍通然坐獨引西湖泉水之半不贍二歲淺渰如舊嘉靖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請復開之上使戶部侍郎王軌工部侍郎王詒祉議軌等言漕國計也必如元人引白河故事令大紅皆可直達京師則必大興工役其費稍鉅惟據見存故閘稍修治之聽小卑剝船並行而載且以便歸還之軍詔可

元史中統二十八年郭守敬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窟源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徑宛山頂自西水門入城環渰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各入舊運糧河每一里置牌北至通州九為牌七

距牌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閘以遏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于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首事于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河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置牌之虞往于地中偶值舊時觀木時人為之感服舡既通行公私皆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軸轆蔽水大悅時賜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于潞清牌稍東引水與北渠河接且立牌麗止門西今舟楫得環域往來志不就而

罷

至元中漕司言通州運糧河全仰白榆潭三河之水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牌河分引潭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餘里河道淺渰今春夏大旱有止深二尺廣輒不通改用小料船載載淹延歲月致虧糧數先是都水監相視白河自東岸吳家庄前訖大河西南斜開小河二里許引榆河合流至深溝壩下以通漕舟今丈量自深溝榆河上灣至吳家庄龍王廟前白河西南至壩河八百步及巡視知榆河上源塞閉其水盡趨通惠河止有白佛實溝一子母三小河水入榆河泉脉微不能勝舟擬自吳家庄就龍王廟前開白河于西南開小渠引水自壩河上灣入榆河庶可漕運又潞溝渠歲五倉積貯新舊糧七十餘萬石站車輓運艱緩由是訪視通州城北通惠河積水至深溝村西梁去渠歲廣儲等倉甚近擬自積水處由舊渠北開四百步至梁處倉西北以小料舡運載甚便准行

明嘉靖六年十月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元時郭守敬創建已有明效先朝漕運明臣平江伯陳銳等亦喜以為諸今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之為力甚易而權勢固利之家從中掟之或偶風水之說或謂飽滯民之利皆不足信誠令開運歲可省脚價銀二十餘萬又漢唐宋

時漕皆從汴渭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于五十里之外者今
令京軍吏糧通州率稱不便請以臣言下戶工二部定議修
浚御舟夫募運百萬入城令與陸運兼行俟次第就渠徑達
京倉此與無窮之利而杜不測之虞于計便上命戶部侍郎
王軌工部侍郎何詒及御史吳仲等董工事軌等言地形從
大通橋至白河高可六丈若大興工濬之深至七丈通引白
河則漕紅可直達京城諸閘可盡罷此永久之利然未易議
也為今之計惟應修濬河閘然從通流閘經二水門南浦土
橋廣利王閘皆衝市閘閘中不便轉運從溫泥河濬舊小河
廢堰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試修築之今通普濟閘則經易
可省四閘兩閘轉般之難閘壩皆宜添設官吏大夫守視良
等竊計修閘濬渠築壩之費當用銀若干一壩五閘置紅各
六十一艘日運糧萬石造紅之費有一萬五百通漕糧二百
三十萬石歲省腳價可十萬三千五百若糧多船少應以車
運水陸並進運軍士易竣亦可早回宜令戶工二部各舉屬
官一人兵部推都指揮一人充森將專司修理轉運諸務會
同巡撫倉御史各奉勅行事募軍餘萬人作之務在堅久每
閘壩各置公廨共費取之修倉餘銀也倉贓罰及所有腳價
其木石等取之各廠又言通州京輔重地軍民叢集亦當積
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自起驚疑河源自西山經流大內至

大通橋或旱漕乾溢啓閘通塞亦非外人所能與候上裁擇
上命戶工二部亟如所擬舉行

盧溝河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當山陽發為渾泉而
為桑乾河雁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經太行山入宛平縣界東
南至者丹口分為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庄入白河是為渾河
一南流至霸水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運河仍從木河是河
通懷來東西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東地年而土疏衝
擊震盪遷徙不常近代常修築國朝特重云

水經注云澤水至雍奴入蒗溝謂之口是矣隋圖經云澤
水即桑乾河也案字記云桑乾水西北自昌平縣東南流經
即城西又東流經郡城南又東南與高梁河合接桑乾河即
今之盧溝河也俗呼曰渾河亦曰小黃河又名深河以源出
朔州馬邑縣之桑乾山故曰桑乾河郡國志云范陽有張塚
臨桑乾河側名為張華村

四明王莖云渾河即桑乾河從保安舊城過沿河口通石港
口直抵盧溝河宋蘇轍渡桑乾詩北渡桑乾水欲結心畏窮
盧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永開易水應生波蓋桑乾下流
為渾河渾河下流為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
溝本一水也渾河奔騰澎湃勢如激雷亦曰小黃河跨河板
橋甚數行者車復臂渡毛骨盡碌為屑戊子秋九月十六日

聖駕還自壽宮駐蹕功德寺明日幸石景山觀潭河上先坐中板橋諸臣翼而赴中流顧問臣水從何來申時行對曰從大漢經居庸下天津則朝宗於海矣上曰觀此水則黃河可如固勒河臣亟修堤岸毋妨漕計諸臣頓首謝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山西巡按宋儀望言桑乾河發源于金龍池下筑城縣古定橋會衆水入盧溝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府則黑龍灣有石崖頗險其餘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餘里水淺處亦深二三尺誠疏鑿為之力甚易當時撫臣侯鉞嘗駕小舟至懷來過卜村踏黑龍灣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十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河足

便漕有明徵矣時期延新行宮運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石部臣謀所以省之未得其便及後望疏下兵部任其可行且稱都御史趙錦常使人從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若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固可以捍邊詔會工部計之工部謂遠河重役諸侯詳勘舉行通報罷

晉陵將一蓑長安客語云河因桑乾山一名渾水相傳黃河伏流自山西馬邑縣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舊城燕尾河與洋河諸水合唐賈島詩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即此每當晴空月正野曠天低曙色蒼蒼波光瀲灩為京師八景之一曰盧溝曉月又記盧溝河金人呼黑水河橋亘

圓行金明昌初建明正統間重修長二百餘步左右石欄刻為獅形凡一百狀數之數隱其一又記盧溝橋由西北行十里度王家嶺勢由西來蜿蜒數里至此復西向川原蔽堵林谷爭奇余登巔南望則潭河一線如遊龍東望則官闕參差與石相映北望則九陵在焉佳氣蔥蘢似領袖西山而襟帶之者

附載金口河至正二年中書參議李羅帖木兒都水傳佐是言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並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脫為中書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丞相許有壬言尤力脫排群議不納務於

必行有壬因條陳其利害畧曰大德二年潭河水發為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閘閘板五年間潭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由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雜土蓋行堵閉至順元年因行都水監郭道亨言金口引水通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工部官并河道提舉司大都路及合屬官員耆老等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閘壘堰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自來未嘗有漁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此時若可行紅當時何不于盧溝立馬頭百事便捷却于四十里外通州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般有

衝決為害亦輕令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乎萬一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且亡金時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逶迤安知非作而復輟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閘必致支水淺澀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挑浚蓋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具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丞相不從遂以正月興工至四月功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急泥沙塵塞船不可行而閘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眾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歸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字羅帖木兒傳佐供伏誅

三里河在城南元時名文明河接通惠河為漕儲運道今錢閘尚存

國初戶部楊茂疏云看得京城南原有三里河直通張家灣烟墩橋自橋往西疏濬深闊二十餘里却將烟墩水橋改作吊橋糧船到彼灣泊可免漂流之患若將此河濬漲直至三里河作平水壩三四截于內置區淺利船全運船由此盤壩以達京師歲可省車脚數百萬乞命工部踏勘明白將在京操海旗軍暫借分工畢事誠為經久之利

嘉靖中大學士桂萼疏近皇上遣戶工二部漕運等官相視地方欲自大通橋直達通州將及月餘言人人殊臣竊以為營度者未得其詳不敢不再請皇上擇之臣聞大通橋河源出自昌平州神山泉南會一泓馬眼二泉繞出虎山後匯七里溝即今之西湖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即今之海子又東至月橋入內府南出都城東水門過大通橋又東五十餘里至通州入白河此河元郭守敬由古水道開濬非自守敬創始蓋西山諸水由皇城東出每當山水泛漲由此而泄引之入白河以濟漕運故置閘以時啓閉初非為行舟設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不察其故建言修復憲宗皇帝命

戶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挑濬仍濬西湖諸泉以益水勢可放運船千餘直抵大通橋下既而水急岸狹船不可泊未幾即耗船退幾不能全遂不復行正德七八年亦嘗挑濬竟無成功蓋京師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橋下視通州勢若建瓴而強為之且未免有害非徒無益而已惟正陽門外東偏有古三里河一道東有南泉寺西有玉泉庵至今基下俱有泉脉由三里河繞出慈源寺八里莊五葉花園一帶直抵張家灣烟墩港地勢低下故道俱存冬夏水脉不竭見今天壇北廬青草場九條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高者即舊馬頭明白易見不假經畫稍加修治即可復也但附近勢

家莊園故成化六年楊茂繼嘗建議而不敢盡言但請置壩而已後亦竟沮不行成化十二年亦踏勘而勢家買通欽天監以為地居京師子午方位為說不知三里河乃在都城其已實非子午方也今若誠據此修濬則公私大船俱可直抵三里河不但便漕利而已

高梁河水經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東逕昌平境沙澗又東南經高梁店流入都城海子宋太祖伐遼與遼將耶律沙等戰于高梁河即此

魏劉靖修高梁河碑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威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原隰

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笑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於高梁河造埽開車塼築高梁河者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龍以為主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埽長十丈山水暴發則東埽東下平流守常則是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發不贖遣竭者樊晨更制水門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平東蓋漁陽潞縣凡所潤舍四百五里高下孔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道渠口以為濟門灑池以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數被于後世積三

十六載至元康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持節監幽州諸軍事巡惟前勛親詣山川指授規畧命司馬閭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埽五尺與舊埽利通塞之宜準遺舊制凡用工四萬有餘諸部王侯不召而至祿負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慕國恩鄭渠之績魏人置勣祀之義乃起慕仁政述成功是年十月十一日刻石立表以記勳烈按此河名裏漕河北遼京師長居運艘鱗集即通惠河也

白河源出遼外經密雲縣霧靈山為潮河川而富河軍口河七渡河泉乾河三里河俱於此會名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潭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灤河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瓴白河之流於沙場阻夏秋水漲則懼漂冬春水微則病澀藉潘洛焉

水經注云鮑丘水入南遼縣故城而西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薺於遼東謂是縣矣而東南流遼潞城南世祖拜彭龍為漁陽太守後龍跋先武道遊擊將軍鄧隆代之軍于是水之南道歷故壘存焉鮑丘水又東南入夏澤南紆曲者一十餘里北佩護澤渺望無垠按志州城北二十五

里有蓋兒渡廣袤三頃水上開花浮若金盞而名此即古謙澤也今廢為馬房地鮑丘水即潞河俗名白河以其兩岸皆白沙不產青草云

清泉河水經注魏氏土地書曰劉城南七里有清泉河魏氏土地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流與潞河合

清河在德勝門外二十里距昌平州五十里以水清冽故名源自州境一畝泉經燕丹村東南合榆河下流為沙河經順義會白河跨清河有橋永樂間造橋因河以名跨沙河亦有橋正統間造賜名安濟劉尚書龍云過清河時微雨初霽車塵不起望昌平山若美人新沐雲環翠髻環列天際

官河源出昌平縣一畝泉分為二流一曰官河流入宛平合高粱河一曰雙塔河經雙塔店入榆河

榆河源自昌平境南月兒灣即古漫餘河又名溫餘河經順義縣境會白河以入潞界城水在州東北四十里流至蘭溝入焉又黃花鎮川河自塞外流入黃花鎮亦注焉

潞河一名沽水一名鮑丘水記云通州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源出北山南流

按志沽水有二即東西潞水也源自塞北丹花嶺來合九泉水南迤安樂縣故城西南與螺山之水合為西潞河又南迤狐奴城西與鮑丘水合為東潞河

琉璃河在良鄉縣南四十里金史作劉李河有二大姓居此也大房山孔水入焉又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自紫利關外鐵鎖崖入者曰巨馬河晉劉琨守此以拒石勒處也

嘉靖十一年五月差太僕寺卿何棟相勘畿輔水患言琢州有胡良河自拒馬河分流至涿州東入潭河良鄉有琉璃河發源磁家務潛入地中至良鄉東入潭河皆其故道近以潭河沙壅阻塞二河下流遂致平地湮沒浸漫至數千餘頃勘得下流壅塞之沙僅四五里用力頗易計費不多所當急為疏濬

龍泉河源自房山縣大安山下西南流與琉璃河合

挾河在房山縣東南源出中院各流至涿州與胡良河合

霸河距霸州城南三里為白溝河之下流志云凡河水在城南三百步與城南之沙塘二河合即軍子記之五渠也

州北達京師二百餘里川原平衍厥壤卑下西北諸山水合胡良河至州界苑家口洪波瀾漫一望無際皆灌於此既灌

而盈後乃東流出於丁字沽注白河以入於海處呼為飛魚口舊築河堤起涿州東境接固安至州境之趙村務臨津水

口經州南閘有古城址相傳趙武靈王所築也堤長三百餘里廣有二三尺址倍之崇丈有八尺傍植榆柳以為固其閘

為水口一百六十有七至文安縣之賴家橋大城之平張口

而上

新河在御縣西一名御河自盧溝水分流至縣界析而為三其一經東入白河其一為新莊河南流武清縣界其一為黃濱河東注馬家莊兼放治

王帶河在保定縣北東流入會通河

黃又河在大城縣東北八十里源自交河分流至縣境入三角淀

磁河源自安州聚九河之水至雄縣為九濟河至保定縣為磁河入直沽

霸州鄉官兵部尚書王遵保定縣展河議自保定縣東北路

壘村起自西徂東由周家庄戴家庄西營村直抵唐頭村築大堤一道務極高厚計約四十里計用工二千名做工兩月每月每名夫一名給工食銀一兩五錢計銀六千兩此二州七縣之利義當共舉俟堤既成即將路壘村迤北至口卜家庄善柔營苑家口蘇家橋沿河一帶南岸之堤盡為次去即以所築之堤為南岸則水豈能復壘所謂不與水爭利此策之上也目前之計但當于苑家口榜繞國二河之中內有民田京營地約四五十頃亦因水患皆曲為之防一遇水發最為壘塞若將民田京營地歸其賦稅一半餘者各州縣代補奏聞無水尚堪種麥其中曲防盡為次去則秋水亦不致大壘

此又策之次也

板曹河口在香河縣西源自孤山流經縣入白河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香河縣郭家莊自開新河一道長一百七十八丈闊五十一丈有奇較舊河近十餘里有司以聞命恭

晉河神

潮河在寶坻縣東二十里一名白龍港源自梨河洶河龍丘河至縣界三叉口合流為鞭運河入于海又有柳沽河自玉田縣來渠河自香河縣來俱經縣東南注白龍港故邑有渠陽之稱洶河自平谷縣界經三河縣北至寶坻境漢臨洶縣以北水名鮑丘河水經源自樂義北塞南流迤九庄廣百餘里逕縣雲成

又南左合道人溪水至通州米庄村合沽水經三河縣界入洶河

如河源自密雲縣石城山經三河縣東南平谷故城入洶河

七渡河一名黃頃水源自順義縣黃頃峪流經三河縣界入白河

沽河在薊州城南五里自陽河以西洶水以東諸水皆入焉其下流迤新開河至直沽入于海漕運而上直抵城南唐杜甫詩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稅船來吳

金泉河在薊州城北地泉湧出流為馬甲河

龍池河在薊州城南一名漣水源自盧鬼嶺口流合黎河經玉

田縣入白龍港

五里河在蓮化縣北五里源自沙坡峪流經縣西南合枯河入白龍港

梨河在蓮化縣西南水出樂陽界入縣境與湯池河合

韓城鎮河在豐潤縣南五十里源自鎮北西流十餘里入漫泊

周村河在平谷縣西與馬莊河獨樂河小礮河柳泰河會入于洶河

漕渠

秦始皇時起黃腫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

漢末烏桓入盤曹操將討之乃于遼西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潯

沱入泲水謂之平國渠一自洶口入潯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

運明于慎行曰按二水當時通漕以制遼左所謂平國渠者在今都城之南鼓即潯沱入運處若國其遺迹通之以饋平虛遷

西亦一便也按武清縣志洶水入潯河東南一帶古謂之泉州渠今縣東南四十里有泉州故城

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國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今渠尚在

明開薊州運河初用遮洋紅從直沽出海轉餉薊州時有漂沒

天順二年開直沽河或曰此即唐蹟新開昌平運河起薊州城

外安濟橋抵通州渡口止袤百四十五里運昌平諸陵軍餉

新開密雲運河本白河上流自牛欄山而下與潮河川交會水

勢深廣嘉靖三十四年總督蕭澤保定都御楊博請擇塞就通

利合以濟密雲軍餉四十三年總督劉憲發卒落治而潮河川

直達通州凡密雲鎮歲餉十萬悉用小舟轉粟省車輓入河費

上嘉惠賜養之

西河在玉泉山下泉水潯而為湖環湖十餘里荷蒲菱芡與夫

沙禽水鳥出沒隱映於天光雲影中實稱佳境

太湖在府西南四十五里廣袤十數里傍有二泉湧出經冬不

凍東流為洗馬溝水經注薊水西注太湖湖有二源水俱出

蘇西北平地道泉流結西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

窟池也潯水登洛川亭望遠亦為遊矚之勝所湖水東流為

洗馬溝側城南東門注肯綮期登戲處也其水又東入潯水

沽水一名西潯水一名東潯水水經源自塞外丹花窟合九泉

水而達安樂故城西南與螺山之水合為西潯河又而達狐

奴故城西與鮑水丘合為東潯河

芥城水源自昌平縣界芥城下西南流至蘭溝入榆河

高粱水水經注曰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東注遼燕山隄北又

東經薊城北又東南流魏氏土地記曰薊東一十里有高粱

之水者其水又東南入潯水

鹽溝水在良鄉縣南源自龍門口東南流與廣陽水合

廣陽水出房山縣北公村經良鄉東廣陽故城南面流與鹽溝

水合入桑乾河

要水亦名清水河源自閬外三川經塞雲東北入潮河後魏家

雲即領要陽縣蓋以此名

廣洲水在塞雲縣東北源自州山南下經縣界東流入潮河

廣水在平谷縣東南三十里源出徐無山

涿水源自上谷涿鹿山流至涿州北入挾河

范水在涿州城西南魏置范陽郡取此

霸水在霸州城南三里源自白溝流經州境合拒馬水

泚水在薊縣一名還鄉河源自廣見口經縣西南過玉田縣

雅溝橋入梁河至寶坻縣草頭湖入于海

藍水在玉田縣西北二十里出三樂臺山石間澄淨可愛其色

如藍南流入白龍港

沙谷水出徐無山與黑牛谷水俱東流合磨水

漁水在薊州城南即龍池河也源自盧光嶺口流合梨河入龍

港近年盤山水發始合砂河密河及五里河入沽水

洶水一名廣漢川在薊州城北四十里發源黃崖口一支西南

流迤盤山之陰入平谷為洶河一支東南流迤盤山之陽經

三岔口入白龍江

白龍江在薊州城南七十里迤桃花山下魏志漁陽有桃花山

山頂有泉流迤山麓入洶河泉上有桃花寺自此十里沽河

車橋諸水皆匯焉昔有龍騰于此因名白龍江又名潮河以
通潮沙故也

百泉溪在府西南一十里麗澤間平地有泉十餘穴匯而成溪

東西流入柳村河

道人溪在密雲縣東北石盤峪源發龍門流經縣界入潮河

龍潭在盧師山潭廣丈許上有巨石覆之其下深不可測有大

青小青二龍潛于此二龍出則雲氣隨之歲旱禱雨輒應歷

代相傳俱有封號立廟于潭上歲時祭祀

洗馬潭在涿州城西漢張桓侯飛故居嘗於此洗馬傍有三義

廟

趙襄子浞在涿州東南五十里古上城村見唐金仙長公主塔

記

金蓋兒浞在通州境廣袤三頃水中有一花園似金蓋故名

延芳浞在薊縣西廣袤百畝中名菱菱菱荷荷菱雁鵝之類遼

主每季春弋獵於此

三角浞在武清縣南武清漢縣注水經云雍奴葭澤之名

四面有水曰雍奴水不流曰如永經云沽水又東至雍奴縣西

入箭溝志云縣南八十里有三角浞周迴二百餘里即古雍

奴水也箭溝其別名耳箭溝水自范寬口王家陀河及劉道

口魚兒里諸水匯於大沽港水經注謂蓟水匯於川而東注混同一潰云 余於天啓元年同詞客三人往天津看海至東安葛漁城下船由范寬口至王家院有三河頭一河頭相距十里余有詩云一潮通海脚十里見河頭衆稱善以爲詩史

高橋渡在霸州城東七十里周迴三十里乃撈桃園衆流所聚北入柳又河東會堂二渡

火燒渡在文安縣東二十五里廣四十餘畝聚石溝柳河急河三水流入衛河達直沽

直沽在武清縣東南八十里衛河白河丁字沽合流於此又

西南合清沽港水流四十里名海口每日潮至楊村云

正德十六年薊州糧運河淤塞工部言直沽東北岸有二道一曰新開一曰水套北接燕河徑四十里可以疏濬改由北道無涉海之慮謂之新河

駱駝港在香河縣北八里源自三河縣免兒山經縣界入白河清沽港在武清縣南八十里西接安沽港東合丁字沽入於海七里泊在碾莊源自昌平縣東南流至宛平縣界合高粱河

燕家泊在府西北二十五里廣袤五十餘畝東南流入丁家潭飛放泊在府東南北城店廣三十餘頃又西有黃茨莊飛放泊金井在府南觀村社永樂開嘗駐蹕於此飲而甘之遂命爲焉

義井在府西南二十五里

龍泉井在平谷縣東南一十里永樂開嘗駐蹕於此因鑿是井

玉泉在玉山東北泉出石罅間鑿石爲竈頭泉從罅口噴出鳴若佩雜色若素練味甘美猶而爲池廣三丈許池東路小

石橋水經橋下東流入西湖爲京師八景之一名曰玉泉垂虹往時翰林學士黃諫品泉水自郊畿論之以玉泉爲第一自城

內論之以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爲第一作京師水記

龍泉自金山西山下湧出匯而爲池梵石爲暗渠引水伏流約五里許南經功德寺前入西湖

丹砂泉在香山下相傳爲葛稚川丹井井二一泉水上湧一泉

水橫流味極甘冽

卓錫泉在虎山之陽泉傍有寺曰碧雲其泉湧出繞寺而出

一泓泉在昌平州西南新屯廣一畝許流入清河以資糴運百泉在州西南四里平地湧出不計其數中有三大泉淵徑丈餘

一曰源泉一曰黃泉一曰響泉是也又有龍泉出州東南五里之龍泉山溫泉出州西北二十五里之湯谷

狀引泉在房山縣西南六十里泉水湧出匯而成溪流經涿州東南入胡良河又縣西十五里大房山下有聖水泉西南有伏龍穴名龍城峪出湯泉縣南五十里兩崖之間鑿石爲磴攀絕而上絕頂有泉如斗汩不窮名曰斗泉寺曰斗泉寺竹相簷

翠巖冬不凋

光沙泉在玉田縣南溪間中泉湧沙而出辟若飛雪今攻金玉家取沙以磨器皿能發光輝

湯泉在遵化縣西北四十里湯泉山下寬平約半畝許泉水沸出溫可博鷄旁引為池方平如鑑又引入便房襟浴頗通明武宗嘗臨幸宮人王氏從駕留詩刻石云絕塞窮冬凍異常小池何事煖如湯可憐一脉渌：水不為人閒洗冷腸

翰林王銍記曰取道薊州過石門石門兩山巖崖正嶺驛道傍祠漢張將軍純以有捍禦功也又二十里為湯泉：在山坡下初漫羨四溢歲將軍趙光始甃石為池：王歷九新

堂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過如石而止未至數十步聲沸：然氣滴：然若不可觸適即而俯之靜若玄鑑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冲沍起於下大小壘疊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蟬蝶舞與泡影相顧頗良久乃下池之南穴而下水支委於牆外種荷花一渠綠淨可挹又溝其北石唇承之穿堂而出中堂為磨除覓為小方塘以上受雨而下引泉客至則設版焉其東則銅龍張舌噴泉甚怒連行入浴池：之陰有竇焉蓄寒水浴者時其溫涼之候而啓閉之九新堂後有池如偃月寒水所自出色正凝碧余憐問主者具言泉本寒沁有石根可一畝類焦釜覆之水受石性故沸所不及則不蓋

數武之內而水大共鼎亦一奇也已乃循行壁間讀武宗宮人王氏詩末有浴：一脉流千古不為人閒洗冷腸之句頗見塞外諸山會復如青蓮瓣長城為帶金湯北然相與數山河而或之不偶時有老年問以塞上事對覘：而流涕為言戚將軍將軍賞罰嚴得士死力其所規造無論或堪樓櫓即小小臺館皆有意要於不可易常曰材于山因力于士無修費而其大指則恐士卒驕惰難用故欲鍊磨之於斧薪春鋒之間蓋夜時雖外嚴斥堠內通苞苴而將帥猶得以其意為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閒可以整鼓萬軍與可以遊觀寓寇閑今一切敘急迫促文武吏局促自守此佳泉怪石僅以供

吾輩也閒好事之賞而閒且有以為禁者嗟乎欽堅而固密者數十年于茲矣蓋昔之弊實無一焉而違事竟如之何也九龍池在皇陵翠屏山下出泉九穴鑿石為龍水從吻出潄而為池

程學士敏政紀云武化戌戌有事于西陵自昌平尋九龍池迤西山而南絕小壩：水騰沸石齒間為高之前却踰欄望前峰趨之失道徑茂淪入灌莽中遇樵者指示乃並高阜東南行不五里忽聞錫大聲出谷中相顧要之俯瞻得委巷車舍隱然或村詢之乃陵卒所居池適在其南未至池石頗濺濺北流入溝塹稍寬處輒有蒲並蒼鶻鴉為涼亭其下自朱門

入池方廣踰十丈垣覆之覆以黃瓦石琢九龍首嵌西垣下呀然張頰噴泉湧入也有聲冷然相應池上石壁千級峻削如斧鑿泉脉出其中山脚為小石方井識泉源掄竹桃柳夾池東西一峰蒼然時其南池中影沉：紺寒門稍東為月閣淺水水深出閣東為小渠過石梁乃繫迴西入山下田即前所見者予命從者下石壁以碗承龍口泉飲一勻味甘與七骨森然聽陵卒道文廟駐蹕泉上事久之乃去

魚藻池在宣武門外西南金時在燕京城內章宗所鑿池上舊有瑤池殿其地在天壇之北偏地皆衆人鑿以養金魚明末亭榭極盛余亦有一居此治地得古碑有碑石刻鮮于太常字直伯幾故園也池之東為李威曉十景園又東為李方伯本韓園中有三三徑曲曲房極為幽雅

月池在涿州城西南一十五里廣三頃餘其形如月

洗馬潭在府西南四十五里流出薊南太湖世傳光武北徇于薊嘗洗馬於此

南涉溝北涉溝俱在良鄉縣東一曰涇水水出良鄉東經涿州北東流入桃水

岐溝在涿州城西南四十里宋設閘備金即此

白浮堰在昌平縣東南一十五里起白浮村至青龍橋延袤五十餘里乃元郭守敬所築以障雙塔神山諸水使東南流入潞

河以便天下漕運

車箱渠在薊州城西北自蓮化抵昌平

督亢陂在涿州東南其地沃美秦求之燕燕太子丹使荆軻齎督亢地圖以進即此又為督亢亭

張家灣在通州城南即白河下流相傳元時有萬戶張姓者居此因名

百家灣在香河縣北其水無源四時不竭相傳昔有居人百餘家俱淪沒於此至今風雨昏晦嘗聞鶉犬之聲

龍灣在香河縣南四十里俗呼為大龍灣又南為小龍灣二水夏秋始合流經寶坻界入七里海相傳遼時海運故道

西海子

西海子舊名積水潭元時在皇城外東南隅西北諸泉自西水門入城而灌於此汪洋如海後東折而南出南水門會運河南艘皆泊潭內至治三年三月大都河道提舉司言海子南岸東西道路當西城要衝金水河漫漶于其上海子風浪衝激于其下且道狹不時潰陷泥滓卑馬艱于往來請以石砌之于泰定元年四月興工八月工畢至明改建皇城潭在西北隅名曰西苑海子

南海子在京城南二十里舊為下馬飛放泊永樂十二年增廣其地周迴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丈中有水泉大小七十有二

積為海子凡三汪洋四時不竭從東壩水門流出經弘仁橋東行注新河同入運

水利

督亢坡在涿州東南十五里劉向別錄督亢無膏腴地也即燕丹使荆軻賣地圖以獻秦者其地沃夫故秦始皇使人求之舊有亭址高丈餘周七十步魏書刺史盧文偉修為陂以資灌溉民享其利故道猶存北齊平州刺史稽暉建議開涿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穀粟數十萬石比境得以周贍順義縣東北三十里有沽水漁陽太守張堪于縣開稻田教民

種植百姓殷富童謡詩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後居為政樂不可支

魏都督河北道軍事建威鄉侯劉靖以嘉平二年于高梁河造埽開卑箱渠高梁河者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龍以為主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一廣四丈立水塢長十丈山水暴發則壅塢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

後魏裴延偽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即有故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

人多饑饉延偽自度水利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

宋熙寧中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等八人充使王臨言文安保定塘渠以西可築堤植木凡十九里堤內可引水處即種稻水不及處並為方田又因出土作溝以限戎馬從之中書言諸州縣古跡陂塘異時皆畜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宋淳化中滄州臨澤令黃懋上書請于河北諸州作水利田懋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綠山尊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

甚多引水溉田省工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獲大利乃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固順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民大獲其利邊境富饒

金章宗明昌中言者謂郡縣有河者可開渠引以溉田詔下州縣既而八路提刑司雖有河者皆言不可溉惟中都路言可引河溉田而千餘畝詔命行之遂定制縣官任內有能興水利田及百頃以上者陞本等首注除詬免所管屯田能租增三十頃以上賞銀絹二十兩足其租稅止從陸田

金宣宗嘉祐中遣戶部郎中楊大有等詣京東西南三路開水田稅稻之利幾如江南

元世祖中統二年郭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深計兵興以來與守者悞有所失固以大石塞之今若按古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又當於金口而預開減水口西南達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從之

元世祖中統二年鑿沁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餘所此其水利之始三年詔給懷州新氏耕井二俾種水田此其水田之始至

元七年以都水監司農大司農領農桑之制凡河渠之利害本處止官一員以時修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其道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濟者官給其材木伐秋成驗使水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一深不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者不必區種近水又許鑿池養魚并鵝鴨之畜及種蒔逐鵝雞頭賣菜蒲葦等以助衣食九年又詔諸路開復水利三十七年薊州漁陽等處給戶饑給糧三十日以來無闕焉

文宗時學士虞集建議言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瀕青齊舊常之場也而海期日至淤為沃

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官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畊命為萬夫長以千夫畊命為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

元順帝末丞相脫脫既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毋未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楨燕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銀兒官地及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飯五百萬錠以供工價并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

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圩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擇空名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入給鈔十錠期年散歸時張士誠據蘇州南艘不至京師借此度支

萬曆三年給事中徐貞明議開京東水田格于工部弗行著路水客譚略曰當今經國計議其大且急孰有過于西北水利者乎雖然舉而行之則效速而難臻舉而行之則事艱而未信蓋西北皆可作也盡先之于畿輔畿輔諸郡皆可作也盡先之于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作也盡先之于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作也盡先之于數井以示可行之端

則致近而易臻事抑而人信又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漲而壤利水尤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徧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為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此其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谷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也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灰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瀆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通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溝珠湖以下至薊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飛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深河又登姑廟湧泉成河與深河相接夾河皆可成田之地蘆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田出至張家莊撫寧縣西臺頭營河汎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地史家河入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楊洪橋夾河五十里皆可田玉田縣清庄楊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地屬於官為闢其無而取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業

者召民業之官為助其力何至違阡以棄鋤為茂草乎至于灝海可田則自水道沿間黑崖子墩起至關平衛而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課墾闢其地與吳越灝海之沃區相等今種菁穰望而饑名於勢族然常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于常即捐其一以與世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灝海皆可田之地今量墾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北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北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

可漸而行也在遼陰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灝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宜大則局而不通大用則宜小則窘而難布茲其試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遠謀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觀茲其暫之歲叔父之永賴無不利者特端之于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歲開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

十三年召選給事中徐貞明先是貞明議請于近京灝海沿邊之地疏濬建屯營墾歷闢求其保某泉可引某水可渠言之鑿有據會御史傅應禎建言廷杖貞明視之為違者所貽被

論行水路河著落水客譚一書兵部尚書譚綸見之曰綸久歷塞上知其必可行也時順天府臣張國彥道臣顧養謙方有事于興水田行之荊州玉田畧潤而致于是薦貞明名遂為南賓丞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復疏薦上特加貞明尚寶司少卿賜專勅令與撫按官勘議貞明謂凡民難于慮始條列數款以釋民疑上命撫按官曉諭所在軍民而巡閱御史蘇節復疏言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也畿邦之水為患莫如盧溝潞沁二河盧河發源子秦乾溝潞沁發源子秦戲陳遠流長又合深易竭寬涉溢都水散入各流而泉渠溪港悉從而注之是以高橋白洋等淀大者廣闊一二百里小者四五十里匯為巨浸每當夏秋霖潦之時膏腴變為鴻溝救災化為菑藟矣夫水患之當除大槩有三曰濬河以決水之壅也曰疏渠以殺浸之勢也曰徹防以均民之利也唐刺史盧暉于河間開長豐渠引水東流以溉田家臨洋令黃憇屯田雄莫寺州置斗門引波水灌溉民賴其利嘉靖初巡撫許宗魯疏三岔口引諸波入海而景州知州劉深開千頃窪導次河入渠民免水患此皆古人遺法而近世行之有效者也工部請以鄭議并令貞明編歷郊閭與撫按司道講求疏濬蓄之法為至十四年正月神宗視朝畢御暖閣而諭閣臣申時行等令停止工部言開墾成熟地已三萬九千餘畝棄之可惜不聽以中官有先入之言

也至崇禎十五年議開京東水利發徐尚寶潞河客談於戶部有兵法無其人徒付空言

任邱鄉官某楊武水田議曰憶余垂髫時同鄉徐公諱貞明奉命開三輔水利阻于浮議曰北上不宜稻也庚戌陳生國紀與泳鹿覓越人之習水利者疏哇引水板為稻田阻于衆口曰北土不宜稻也余私詫曰今涿涿漁陽廣義統稻民獲其利則職方氏云幽州穀宜三種鄭云黍稷稻實公疏云與冀相接冀皆黍稷幽見宜稻故云三種黍稷稻也是也之宜稻其未舊矣或曰涿涿之間山泉清淺正劉靖紀熟碑所云疏之斯溉決之斯散也者吾鄉亢旱則涸及三泉隄潰則水深丘丈障之猶虞

蕩決引之更益奔衝談水田十專利非徒無益實增之害也余聞之駭然曰若所云真憂蠹之不可語水者矣且潞水可以灌郭房涇水可以富閭中何吾鄉之于河獨避之如仇而畏之如虎耶及讀宋史何承矩傳自順安瀾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里悉為稻田食貨誌云凡雄鄭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波水溉灌吾鄉始為塘泮終為稻田防塞實遂具有成績稻田有八利多為薄渠引渠淤之水利一分為文河疏壅塞之害利二旱不虞枯槁利三水不虞泛濫利四通舟楫以便轉輸利五稻一斗易粟數斗利六通賦易完利七戎馬不得馳突利八然始必壞民丘壠多起丁夫費置川原遂歲月

郡邑焉騰浮議愚民潛布流言未離載總之車已中鍊金之口
必主之密勿付之重臣勿固小害而阻撓勿微徵利而齒莽寬
其文網需以歲時則數百載之曠典庶可次第舉矣

戶部郎中葉春及幾璣暨田疏畧言古者畿內謂之甸服粟米
總鉅于是而出所以有輸將便資給也國家建都北平古為燕
國燕故諸侯宮闕咸都之壯麗王爺會同之輻輳百官萬民之
殷庶何敢仰望萬一然自文公以後立于強國之間北迫靈朔
內措齊晉又嘗帥師爭馳中原乘勝逐北鉅翔千里之外此其
為費非微細矣燕秦入燕時東有朝鮮遼東林胡樓煩西有雲
中九原南有潯沱易水即今畿內東西所至視昔雖狹而南有

渤海鉅鹿至於邯鄲濮陽益冀齊趙之地長短相互實亦當之
昔者繼志出於其國而今盡仰江南非所以富國惠民也蘇秦
謂燕足於粟粟：支數年不言稅糧之事豈非人謀地利漸乃
出哉臣觀性牒何承矩耕水田于河北冀某議海田于京東脫
脫大興營田西自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起保定河間北抵檀順
皆從司農佃種收粟之高水泉成塘之近門堰得築之方名募
勅授之法器具工作之資墾墾粟米之富燮然可觀也按成式
注往智教歲之後其效立見此與轉運會漕諸功相十利相
百失窮山澤計毫毛取處萬里而直千里之內棄而不收甚可
惜也

萬曆二十年保定巡撫汪應蛟議應水利流言按境內山川闊
蹟質以耳目聞見易水可以溉金臺澤水可以溉恒山塘水可
以溉中山澤水可以溉襄國澤水來自郭下西門豹嘗用之瀧
海當諸河下流故號河中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衆地
中之水所在而有議督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縣正官併運南
官中能識水利者周備勘議某處可築堤建閘某處可通渠築
堤高則灌注下則卑汲悉照南方開水田法量撥軍民夫役以便
宜處置計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甚密數萬頃歲收獲可益
穀十萬石畿民從此富饒永無旱澇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
可改折于南取糴于此此誠國家無窮之利

四十三年禮科姚永濟言御史黃彥士有近畿開荒一疏蓋當
今講言地利生財之法信無踰此無何而司禮監太監廣受既
至以為侵部凡傷龍脈嗟此盡力之民且奉內旨嚴提罷罪矣
臣伏觀大明會典一款嘉靖十三年今各處荒地許諸人開墾
永為己業又查萬曆二十九年恩詔開通京水田往：既墾
成熟被勢最佔今後許被害奏告重處是招墾之條不啻三令
五申矣又查往事如秦中鄭國白公穿注水入灌田遺照可接
若仍列舉築防千里不難沃壤而沿邊關門左右玉田豐潤涿
州寶坻近京小馬房青龍橋等處地不可緩墾夫江南之田全
資灌漑水車人無遺力非甚水旱皆可支持若西共田土草萊

四塞鉗塞不覲是南爭于所不足北棄於所有餘南民苦不得
地北地苦不得民今天地氣候近轉北方陰晴寒暑花粟麥稻
無弗如南者適年墾地成田熟者十分有九京米之不甚貴皆
由於此若使京東關成推之全輔諸郡諸郡關成推之遼塞諸
藩三年完其成萬世席其利矣該監錦陀濬以便封殖阻良議
而虐手民其于國家遠大之圖所妨害非細

四十七年屯田御史左光斗疏言元朝之末東南有梗始思虞
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乞張士誠貸米數百
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于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
明曾以尚寶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以慮始且欲以一身兼

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道者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會忌
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今潞水咨譚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
難令人追恨無已左公因於義輔進水處廣開稻田鄔公元標
見之嘆曰天下事豈不以人哉人力勝天地固可轉移也

崇禎四年六月給事中魏呈濶疏言天下之水自足灌天下之
田而每苦於不能用天下之田自足給天下之生而每苦于不
能獲周禮曰幽州蓺曰踐履其川河沛其浸當時冀州蓺曰楊
紆其川漳其浸汾潞言水澤至沃也國家定鼎于燕用蓺其以
為畿輔負重山面平陸與衍之利甲於東南若跪其上源自涓
滴得而致之何由不充何漕不裕惟北方不知蓄水聽其自旱

自雨自盈涸而莫之均節故潦澤則偏地巨浸災烈則滿服砂
磧一遇飢歲比室如懸民之散極矣昔舜命禹治水至于百年
獲其利而考其言曰決九川也此之謂水政即農政也漕政也
閩人謝肇淛曰燕都百二山河可謂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
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運河自江而淮而黃自汴而衛盈衣
帶不絕如綫黃河災遽不常倘一有阻西北之腹盡枵矣元時
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燕之海運然當群雄壽命之時烽烟四
起運道梗絕至以龍衣御酒乞米于張士誠此都燕之第一當
慮故水利不可不亟講也

天府廣紀卷之三十七

名蹟



燕城故蹟見於元人葛蘿林地賢文集者一曰黃金臺大慈閣
隗臺坊內二曰惻忠閣唐太宗側位遺士卒而建三曰壽安殿
四曰聖安寺寺有金世宗金章宗二朝像五曰大悲閣六曰持
世南書六曰鐵牛廟七曰雲仙臺金之望月臺八曰夾春宮神
仙五處機之居九曰竹林寺金熙宗躬馬宮也寺僧云一塔無
影十曰龍頭觀龍頭懸一牙籤刻曰建龍元年十一曰粧臺寺
祀所藥今在昭明觀後祀室與章宗寢坐上日二人土上坐祀

應聲曰一月日達明十二曰雙塔安祿山史思明所建在惻忠
寺前十三曰西華潭金之太液池十四曰白鳥廟十五曰萬壽
寺一有許道軍畫像十六曰玉虛宮

黃金臺在城東南一十六里又一曰小金臺在府東南一十五
里梁任防述異記燕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改城中土
人呼為賢士臺亦曰招賢臺又王隱晉書段匹碑封石勒屯故
燕太子丹黃金臺蓋昭王劉臺於前子丹贈之於後今人知昭
王而不知子丹

唐人金題臺詩云燕昭北葉黃金臺四方豪傑來風來秦家
燒書殺儒客財殿之間十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

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關頭車馬
路殘日青烟五陵樹此詩見元人王雲莊話
展臺在京西南與碣石宮俱係燕昭王展賢之地

華陽臺在京西南涿州境舊傳燕丹與將軍置酒華陽館出
美人騎馬即此臺東南有賢兄坡則燕丹使荆軻刺秦地當以獻
秦者其地沃美故秦王使人求之篇有亭址高丈餘周七十
步土人極其臺上多古元碑金錢云

風俗通曰洗溝也言乎濯一潯一無涯際也劉向列錄云潯
元燕膏腹地也南有池廣三頃其形如月名曰月池形勝志
云石碣石左潯元流水經其前後有林麓陵池之利

紅心堤在寶坻東南濱海秦始皇又有城名秦城在縣南十
里亦始皇墓厝多墓有詩惆悵秦城送獨歸薊門烟樹連休
秋空莫射南來雁蹤遺東秦史此飛

省臺在固安縣南地名錦寨乃秦李牧將臺

樓臺在涿州東南為漢昭烈故里有秦高十丈亭一如樓昭烈
為兄時與宗兄戲乘下指謂帝王羽葆也秦側有昭烈古廟唐
乾寧中建又其東北數里張桓侯之故居在焉
漢侍中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盧家溝

按盧氏為燕中巨族代有令聞侍中植史稱其剛毅有大節
師馬融通古今官至尚書時董卓凌辱朝廷議欲廢立植獨

抗議不同卓將誅之議即彭伯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言之天下震悼卓乃止免植官遂隱於上谷其子融以學行見稱仕魏以貴門侍郎即左達典農校尉還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人為侍中擢吏部尚書選舉務先性行而後才藝後封宣城侯卒諡成

融之子欽亦為吏部尚書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傳世

盧湛欽之姪孫也晉司空從事中郎撰祭統註莊子

盧辯周太學博士註大戴禮辯後周舉秀才為大學博士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註大戴庶幾前修矣累遷太子少保凡朝廷憲章奏與法服金石律呂

器刻碑儀制皆創制之悉合軌度

盧照隣高宗時與王勃楊炯駱賓王以文章齊名有文集

元盧摯為翰林學士晉詩文名所著錄其其文章宗旨一篇人所傳誦附錄於此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聞於世教義不存於此與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聞雖樂而不淫家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視風馬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杜宏修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厥後十數作者倣而效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及虞夏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為大

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為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為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段文司馬相如楊雄名數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為者蓋非古宗文章家尤多老成之指韓老成之蒼勁疾蘊之神俊而古作尤不多見蓋清廟明堂謂之古朱門大廈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妻玄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實而不僂為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詞夫記者所以記

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位之姓名叙事如事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脩不忘也夫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叙次序其語曰叙尚書叙毛詩叙古今作敘序大格樣叙言言盡非吾契之始次言皇清帝興三代之書及天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叙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通人上隸南日首尾決不再作臨製神道碑揭于外行文稍可加詳理文據記最宜謹嚴銘字從全一字不汎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

作行實之作當取其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守長善法
宜畧為人立傳之法亦然疑取古詩張陵其明之義此則則
疑其胡張語不可多則元尾語宜慎明以其不可後加之
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豈說其文詳略抑揚無所不可如韓
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近唐惟
韓公四記柳公遊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郡亭在涿州南二十里為郡道元故居道元水經注云郡亭溝
水上承督元澤厯紫淵泉全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郡
是定其陰而帶巨川東莫茲水其水東南流名之為郡亭溝道
元蓋世居於此也道元藝文範永寧侯爵執注刻清治南威猛

歷有能稱好學博覽古圖書所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卷行
世

張華宅在固安縣東北八里猶有一八角井乃其故宅村中今
多張姓是其後人固安戶冊有曰張華里者蓋唐中如縣胡
其後當編次重其姓諱更唱曰賢今則編張賢里張墓在蘆溝
東南迴城故墓

張待中所著博物志昔人謂多得之聊堪洞中附載其事茂
先嘗為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還一人於逢問華曰君讀書幾
何華曰華之未讀者二十年内書盡有之也若二十外則
率因已盡讀之矣其人議論超然華胸內服相與歡甚因共

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
俄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入至一室則
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
二犬守之華問彼各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瑤丹書紫字
諸和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應觀諸室皆漢以前事多所
未聞如三墳九丘特抗春秋亦在當為華心樂之欲賃往數
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
地名曰聊堪梧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問華曰視之但見樵
草蘆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極石徘徊久之
望石下拜而去

又按博物志四百卷武帝嫌其冗命刪為十卷即於御前賜
青鐵硯磨筆側理紙萬番按茂先學識為當代所推其所
著博物志玉省視之若河圖大訓意必有三代之制作聖賢
之謨訓非止於奇聞異見也今之所行香樹淺說必非華舊
蓋晉室東遷五車遺阮祐書所藏蓋為烏有華志寧獨存耶
隋史載在經籍志者當時已指為腐書其在於今又惡知其
果同於隋氏存否也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曰武乾之議謀事具存可處按
也收者曰據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收及石崇
曰叔業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敗之崇不從

答於是並被害

聚燕臺有來自東南二十里有埠高丈廣三四十尺曰聚燕臺
藏秋社無辭異日京畿城村燕必將其成雖數千百聚此臺呢
响竟二日然後分朔而去

未有乃古安次縣米親里也明初為上林苑改名蕃育署而
人乃呼米育今新舊而名之也去都城七十里其地水清
華最稱勝也

釣魚臺在阜城門外南十里花園村有泉自地湧出金人王鬱
隱居於此幕臺岳釣元人丁氏建玉湖亭馬文友又築飲山筌
遂諸亭後為李成晚別業

披雲樓在京城南舊有題額是金章宗手書上有遼樹影離風
雨臨明皆見

崇文閣元人建於圖書今館倫室是其故址

吳徵碑文曰國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
偏尚也廣延四方耆之考典共謀議遂能碑贊皇猷修舉百
度文治浸興焉中統間命儒臣教習子立元問修堅學官
成宗皇帝先紹祖烈相臣哈喇哈魯欽承上意作孔子廟於
京師御史臺言賈子之教寄寓官舍臨陋非宜奏請孔子廟
之西營建園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達至仁宗
皇帝文治日隆倉謂監學積藏經書宜得重屋以度有旨復

今臺臣辦集其事乃以監學之北據深善閣四阿檐三重
度以工師之引其崇四常有一尺南北之深六疊有奇東西
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始六年冬續成材木元覽諸
物之植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雖偉壯麗煥然增監
學之輝名其間曰崇文英宗皇帝臨幸典禮賞飾太平文治
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
撰文臣徵次當執筆今上皇帝至續聖緒勳達世祖成憲於
崇儒重道懷也泰定元年春詔降命吾園子監立碑如臺
臣奏所日徵經錄所撰之文臣聞君古有訓哉定稿訖曰武
經歸天地曰文武之興文各達所用然載之揭龍用於一時

而已經緯天地則亘古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
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與天地相為經緯則亦與天地相
為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多子用武日不暇給而汲
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越百王宏規遠範垂示
萬世以為聖子神孫法程夫豈常人所能測知蓋創業之初
非武無以備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
病除則止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
文治之臣文治之臣苟非教習之有素授亦惘然孰知文之
所以為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暢文風涵育其人將與人文
共治也斯文也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勸之儀

倫記之敘事化禮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凡燦然相接煥然可達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冊下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為世用者也然則聖明之崇文豈虛為是名也哉明之所度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教諸弟子員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設則游居監學者濟然彬彬然人聞於言動之儀家於倫紀之敘情通事物禮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輔弼吾吾濟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其遠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若夫不能附心方冊真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乎淺末炫耀乎葩華曾是

以為文乎上之所以為世用者蓋不在是臣激斥辭指首而獻頌曰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大戈所指如雷如霆聖祖承六合混一威名遠加不冒出自神詔英畧敷遺後人征誅之義特守以仁既成武功大開文治遵隆儒勸學講藝京師首善教習設官孔廟巍然四方奉親執法之臣職忝糾憲是夫嘉謨猷我文德如廟之兩簪合聲飛於堂之北傑閣雲齊其間伊何有紐有文漢米書羅有集有子晉在中古都；平文武克至全用宏章實說；多士被服聖術鳳翥鸞翔虎炳豹蔚維身之章維圖之先臣扶威化上濟唐虞民物阜蕃禮樂明傳允頌崇文昌運萬世

望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孫候村邊建為南北使臣宿息餞飲之所宋王曾上契丹書曰出燕京北門至望京館即此金章宗西山八院為遊宴之所其香水院在京山口石碑尚存稍東有清水院今改為大覺寺玉泉山有芙蓉殿基存苑園在東便門外通惠河邊

瓊花島在禁城西北大液池之陽當蒙古初時臣服於金其境內有一山石皆玲瓏勢甚秀峭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謀欲厭勝之使人言欲得此山以鎮壓我土蒙古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崖達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為遊幸之所元人逆金建都於燕至元四年

興華宮城山遠在禁中遂賜命為歲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智殿則在山半為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儀天殿後殿在太液池中圓坻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之東為寧園奇獸珍禽在焉車駕幸上都先宴百官於此及明成祖建宮闕益加修治先朝盛時海宇恬熙每遇林沐輒賜大臣遊覽

宣德御置廣寒殿記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而宮倍之皆奇石積疊以成貌；半矗；手巉峭峻削盤迴起伏或陡絕如墜或嵌巖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屨息乃造其巔而飛閣提閣廣亭元榭東西拱向瞻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為廣寒殿崇棟飛簷金鋪玉砌重丹疊五彩煥然雲

賓鉤日月高明開典而北枕居庸東抱滄海西接太行萬歲並
立乎前大河橫帶於中俯視江淮一日無際蒙中之勝舉天下
之偉觀莫如於此矣永樂中殷嘗侍皇祖太宗文皇帝萬幾之
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大顏悅傳指顧山川而論朕曰此古軒
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帝長於行金取而都之金又
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如弗良焉天鑒我太祖
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契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帝命前
都也蘭於諸子以命我莫茲一方我惟夙夜敬勵不敢怠寧以
仰副高皇帝付托之重又顧此山而論朕曰此宋之長徽也宋
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憂思其

人夏書所為傲峻宇雕牆者也違吾始末就爾汰其侈存其概
而時遊焉則未嘗不用徽於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
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遊以存簪者汝將來有國家天下
之任政務餘閑或一登此則近而思之吾言遠而不忘聖賢之
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
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型文王朕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之嗣一屬一聞間風花此登茲山顧視殿宇
歲久而地遂命工修葺永念皇祖懷如在上敬以所授大訓率
而勤諸樂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宣德八年
四月丁亥北壇夜島樓舊志謂金取於蒙古境內者宣廟謂即

示之長徽舍人徒之於此其石室秀異常當以宣廟之祀為確
楊士奇遊西苑序宣德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上以在廷文武
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
遊西苑以息勞暢保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伯臣賢新建伯
臣王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璉臣漢臣中侍郎
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智禮耳命以行
時少保臣淮來自還休承命陪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
自西安門入聽秉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
命編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觀行
新作圓殿逕而親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勇奇言二殿皆皇

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
明繕作精審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新好靡不悉備俯而思
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將稽首歌呼
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弄及
瀛洲方安玉虹金霞之亭或得編這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
作引而西望山川之壯嚴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各隨其性
萬歲事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
人生之善適也已而中官傳奉上帝賜黃封之酒御廚之珍
成醉而歸又拜命方爵數行時文未而慈雲陰來微雨沾
席金庚如簫和鳴不已衆盡以音相與引滿初酌盡醉而出

韓雅遊而苑記天順三年夏四月六日賜公卿大臣以次遊西苑是日旦朝退呂見文華殿賜宴殿之西廡而出遂由西華門而西可百步許入西苑門即太液池之東南岸也池廣數百頃雖時雨初霽旭日始界地之上烟霄蒼莽蒲葦叢茂水禽飛鳴遊戲於其間隔岸樹陰森翠可愛心目為之開明池北折攬岸而行可二三里至椒園內竹殿在叢樹中殿之北有釣魚臺南有金魚池水清澈可鑑一臺而出又北行可三四里至圓殿觀登之所也殿臺臨池環以雲城中官旋開門以入歷階而登殿之基與牌樓平古松數株高參天衆皆仰視時則晴雲翳空炎光不流暖風徐來花者襲

人衆皆倚睥睨而窺其西以舟作橋橫亘地南北則萬歲山在焉又登而出此渡石橋以登茲山在池之中磊石為之高數十仞廣可容萬人山之麓以石為門為垣門之內稍高有小殿環殿奇峰怪石萬狀悉用石并其木爭妍競秀葉葉樓閣石床翠屏之類分布森列峯有最奇者名翠雲上刻御製詩琴臺上橫郭公碑擊之硬皆碎有聲遠沿山陵此上有虎洞呂公洞仙人庵上有延和齋瀛洲有金露皆殿名瀛洲之西湯池之後有高文井深不可測由金露折而東上絕頂則廣寒殿也高廣明觀四壁雕彩雲萬結砌而成觀畢後出徘徊覽則都城萬雉烟火萬家市廛官府僧寺

園之高傑者舉集目前近而太液晴波天光雲影上下流動遠而西山層巒疊翠西北帶以白雲東而山海南而中原皆一望無際誠天下之奇觀也久之東下至玉虹又下而南至方壘至介福皆與延和諸殿相峙而方壘瀛洲則在右廣寒而奇特者也路過臺遷臺閣岩洞之屬不能具覽又下至山之東麓過石橋溪折北沿岸數百步至九間殿門外繫五六小舟稍北有紅房宮龍缸其中又北行數里至此閣上橫小亭釣竿數十線餌具備盡之清流嘉魚鱗集又西而起沿池之北岸而西盡溪折而南有萬水禽之所二相去里數皆編竹如甯下通活水啟扇以觀鳥皆翔鳴又南至浮橋西園

殿對岸也有公所太監延入坐供以湯餅後出而南數里至小教場觀勇士習御內又西南至小山子名寶蓮葉入其門有殿前一大池中通石橋東南二小閣立水中橋南有安羅樹人所罕見殿之後後有三殿其階蓋上蓋高至絕頂則與萬歲山坤艮相望絕頂下至第三殿之前蓄水作机暇其下有水簾洞之中作金龍決其水下而觀之連珠捲洞形格其名龍口中亦噴水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而至於其殿之前鑿石為曲渠後作龍頭于其西水至出龍口旋繞而東可以流觴者衆坐玩久之太監劉積新若分囑諸人各摘奇花種子簪又一恭乃猶故道出東南行數里至小

石橋，上有亭，迤而上，崇陵為南臺，之中有行殿，之南門外臨流，作小軒，衆皆坐息，軒中少頃，太監遣人邀入殿，之東廡起，所賜宴，叙坐，以往器什貴重，品味豐潔，太論旨，歡飲，中官庖，且備環獻，酌酒，玩芳洲，杯渡，連引，既久，衆酣醉，連起，出水，盤亦皆出，至橋，亭，迄余與姚侍，即寺，數人，還至亭中，復論劾，且曰，諸君能知此，因復酌，數巨觥，予輩遂大醉，折此，出西苑門，從史扶掖，以歸，已賄時矣。

李賢賜遊西苑，紀天順己卯首夏月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大池，池，蕭蕭，蓋水際，如到戲臺，立芙蓉翠深。

清目可愛，備池東岸，北行，柳，若桃李，色鋪岸，如茵，花者，藝人行，百步許，至樞閣，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輟，故曰，棠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歌芳，又北行，至圍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挺材，形壯，惟塞，如龍，奮水，今，宣安，元大，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草莽，附離池，波蕩，澄澈，而山川之間，十，要，萬，想，莫不至奇，獻芳，于凡，富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陰石，參差，為門，三日，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岸，以次，對峙，四圍，皆石，巖，巖，影，薜，蘿，蒼，綠，自，木，具。

草上，維，旁，殿，樓，葛，簪，翳，兩，殿，臺，石，為，嶺，崎，嶇，折，轉，而，上，麓，洞，非，一，山，時，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層，樓，聳，雲，飛，高，梯，于，層，霄，之，上，殿，內，清，涼，寒，氣，逼人，雖，盛，夏，亭，于，暑，氣，不，到，殊，覺，曉，曉，蕩，蕩，清，涼，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奔，之，頂，曰，方，安，藏，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致，而，息，前，庭，後，壁，先，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峭，嶒，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殿，和，二，亭，臨，水，曰，撫，翠，飛，香，北，至，長，陽，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遠，近，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陽，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蓋，松，竹，梅，於，其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

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為，以，育，禽，獸，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竹，數，弓，許，有，殿，臨，池，曰，遶，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亭，倒，蘸，于，水，波，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把，烟，蕩，雲，濤，朝，暮，萬，狀，又，而，南，有，小山，于，遠，望，鬱，然，曰，元，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下，有，洞，上，石，岩，橫，列，窅，孔，泉，出，通，流，而，下，曰，水，簾，其，深，散，激，射，最，為，可，觀，水，聲，冷，然，潛，入，石，池，龍，晶，其，首，口，中，噴，出，淩，濤，繞，殿，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為，柱，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南，簾，櫺，欄，檻，之外，奇，峯，面，至，茂，琳，琅，堆，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具，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柱。

其精巧左右有沼，中有臺，外古木叢高百尺，翔集鳴聲上下。至于南臺，林木隱森，過橋而南，有殿而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鴨水禽如石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饈極其醇饒，以歸又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池之意，鳥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藏計之。池牌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誰也。於是乎記。

長春宮即今之白雲觀，元以居真人丘處機之庵，真人登州人。年十九辭家學道，遵金俱聘之，不至。成吉思皇帝手詔致聘，其人乃至。在所延問，至道對以節欲保躬，天道惡殺，治尚無為之理。命史書冊詔居大都大極宮，賜號曰長春年八十卒。其徒在

松庵順堂之後

楊士奇郊遊紀永樂癸卯二月時考習禮先世約予公暇郊遊十一日，昧真朝退各以暇告，獨時考未有暇，予三人并遊。學慶伯如興俱出，平則門生天王寺白雲觀，在城西南五六里，將駛赴之。是日天氣清明，風埃不作，西北諸峯奇秀畢露，恂如曰：何為舍此也？于是習禮一騎獨先而西，四人從之。金山王泉五華諸峯，竚立天際，而雲霧彩映，射如屏風，臺峙金碧，輝煥又濕，如翠芙蓉，使人應接不暇。按學行七八里乃折而南，涉小澗，清泉而滴，望皆參始萌道，字居民咸藉蔬為業，澤蟹畦畦，喜暫比十數畦，則置才及結，得蔬不一品，或考

或藥，生意皆得。駐馬觀之，稍前度石橋入土城，望白雲觀可一里。土城者，遺金鼓城也，獨西北一隅遺址間存，亦間有可登眺者。然不及登，徑趨觀中，道衆皆已出，惟兩童子迎客入坐。西軒汲水泉，滄若觀石，舊有長春宮蓋元以居丘處機真人而觀則真人遺休之所也。當時塑像尚存，其神典清微，疑靜蘭達倫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在焉，行視長春殿，北甚闊壯，而殿堂門廡共後，憑煙尋范德杭所，咏門前流水亦無有，但隱見一渠已涸，為行路而傍近民，執春曉覽曳新燒治耕其中，因以感夫興壞衰之理相恒，因而世之務祈佛老以冀免於壞興衰者，不可鑒於此乎。還坐東軒，靜幽明

其俗跡所不至，出所遺具以飲，兩童子侍密，蓋恭肅敦行一童敬以佐酒，教詞皆古道人遺世流俗之意，答亦欣然。以樂也。習禮曰：樂必有詩，遂取陳伯玉白伯仙臺古丹丘別望遠之句為韻，各賦二詩，酒罷出南行一里至天王寺，寺宇亦大有堂殿，高在殿後，遂升臺，汎覽都畿山川之盛，其北崇山大嶺，綿亘重臺，東環大海，西挾太行，其南百里則軒轅之舊都，而猶視江淮如在增圻之下者，此哉京師天之所啟也。又念東南數千里皆平曠沃壤，使民悉得耕桑，其間而無天時人事之虞，上可以裨國計，下可以紓遠近，供饒之勞也。衆四顧喜不已，降而觀於浮屠之址，問僧此寺所創始不能言也。僧

指其南廢丘陰然而時者曰此邈之蕭太后秘臺也問唐太宗問志闕故址指其南三里所而今漫滅為平蕪之墟矣則相與嘆曰邈人不能以禮率家而望婦人之欲如此無足怪太宗以蓋世英武而動遠畧蓋至此而悔心之萌惻隱之不能已也豈非仁明之主哉預其遺跡已泯後之人欲一見而不得豈不可以為太息也哉夫北京據天下之最勝也自余至三閭歲矣未嘗得斯須之暇以縱覽順門之外間歲一載隨衆出北門者以公事迫促又隆冬感寒風沙眯目數十步無所見則與未嘗至者何異也故任守職而有得于一日之暇幸也暇而得馳意于遊觀又幸也遊而得偕其同志于

所此可玩可嘆有樂無不有焉幸之尤也余三歲而始一得

其尤幸者不可不記故歸而悉記之

梁潛道長春宮詩序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入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秘宇擬于正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所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盛蓋其東則都城臺閣府庫之壯榮無佳氣釋然獨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隰而薊門萬丘之閑荒臺道治之可見者皆昔者遺興全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蒼龍雄閣壯峙凡仕於朝興居

於城中者蓋未嘗知惟開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親御六師于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無事適相與遊鳥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都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堂天之所以限夷狄而安中夏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富強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興之又百年然後聖明受命掃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熙然以樂夫太平之治而土方振耀神武于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

懈于位民之攸暨此言人若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耶誠使在夫五代興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耶夫士君子敬崇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托之歌咏則有以傳之永久況元之諸賢若虞公邵雍宋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目以其所分韻遂築山在何處而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鄭君仲熊曾君子榮修撰王君時芳王君行險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子也六人之作見於詞者各不同而其意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將

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萬柳園元康希憲別墅在城西南為曠勝之地

輟耕錄云野史云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盧錄齋趙松雪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者左手折荷右手執盃歌小聖樂備酒趙公喜即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手鋪雲錦蓋建鵲主人自有舊別趣遊女仍教白雲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履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萬家萬里惡小聖樂乃元道山所製俗云名驟雨打荷者是也

康公為元初儒人世祖當今受帝師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

子之戒如是而已希憲嘗病為或言頂砂糖作飲時最難得

其弟求阿合馬得二勛以遺之希憲屏之曰吾終不以奸人所遺愈疾也世祖聞之特賜三勛

康公丁母憂親率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口勛則嘔血不能起寢外草土盛于簋俸等執以要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盧聞說樹聲竟不忌言

乾水亭趙本謀別墅

劉靜修贈詩云乾水頂日天中涵太虛氣道物全其真世人若其味雖得終年惜坐無器伊誰窮泥此太朴分為二一供顏淵樂一為許由素顏有聖人依許遠克齊治天非其責

行藏適自遂杖邑高吳山春風滿沐泗後春序銷徒誰知兩

靜青家：十載閒復隨無用地神物終有歸至人可重值傳

幾子趙子猶東許願義乾水集大成高亭挹空翠感君亭上

名發我思聖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知天何時

無生意時無不可謂為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猶寸

死聖白自有特居理豈吾累豈不欲無言恐典範凡類仲子

誠少野性直無所思聖人遠近聞聲：生松攝請觀欽性心

豈與東移異我生學聖人棲：形窮窮窮年夏遠長履自中

腸沸君牙當有為自以無用置我才當無用自以有為親物

性雖有疎我心良可愧顧君忘我忘才忘處相利使君名我

名名實亦相位留從記中酒供我浩歌醉竹當取其種移來

易川植

玩芳亭元康院使別墅亭多花草一時文人騷客來遊賞者多

有題咏王士熙詩每憶城南路曾來好盡亭間花紅而白野

竹入雲青波景浮春湖山元樓為高樓水對蘿屏涼人月照

人醒

逆初堂元康事張九思別業繞堂花竹水石之勝甲於郡城

今右安門外西南象象湧出為草橋河接連豈豈為京師泰

花之所元人康左丞之萬柳園趙泰謀之乾瓜亭康院使之

玩芳亭張九思之逆初堂皆在于此余遊祖氏園中有古池

堂云是元人舊蹟然無考其何氏園也

世論亭元學士宋本故居在都城之西

袁桶題其亭曰漢藩！今日佛來滄浪兮冷！蒼一士兮沈冥
雲芒鉞兮不屑以著明玕兮共宮朱柯翁兮青蔥魚龍鱗
以為衛兮龍騰章以屏氣謝煩燥之嘗巧兮口書沫以報
吾寧卷之以歲年兮寶秘鬱而不宣豈直鈞以遠衆兮守鈞
道之自然時主而逃舉兮匪瓦切之說誇保貞志以遯初兮
銘言於耄時俶眚其莫同兮永願託休夫前聖之所究自
跋云宋誠夫都中人稱與南宮考士得其文健羨不置後果
為道士第一世綸亭是以先其雅志云

宋誠夫有燕都詩四首為人傳誦附錄于此

拋却漁竿滄海邊拂衣來看九重天
蓋聞九陌橋如月綠影千里樹似烟
南園主人王幼玉中朝才子杜樊川
紫雲樓上如漁酒旗前春風二十年
驢錯認華徧九衢上林詞賦漢西
都朱門細婢金條脫紫綵官玉虎
蘆萬里星辰間上界四朝冠蓋湖
皇國東隣白生南凱綺吳投楊雄
射一區
盧溪曉月隨蒼烟十二門閑日色
鮮海上仙山無的水人間
平地有約天寶憶珠璣碧臺奇
臺竹家綠瑤增近春南和音
三萬里盡持萬執神堯年
形勢全無擁地靈梯航萬國
光王城狗屠已仕明天子牛相
寧知別太平玄武釣陳騰王氣

白鵬亦雁入新聲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呂賣生

飛泉亭在五華山西北有泉自山畔湧出建亭於上以翼之泉
水東南流適尋丈許伏而不見至玉泉山趾湧出蓋玉泉之
源也

南野亭前臨湖水繞亭多花卉元虞集詩門外烟塵接帝局坐
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和天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前湖魚
遊留客釣上林富時把杯聽莫嗟常曲夜無賴留連終南雨
後青

漱芳亭在齊化門外道亡兵燹！全郭所建燕地未有梅花吳
從江南移至作亭以處之張伯雨賦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

將身晚入神仙宦之句時袁學士伯衣謝博士敦德馬御史
伯庸吳助教養浩虞修撰伯生皆知之

元人董宇定名花園在上東門外拉杏千餘株至天順辛未王
用亨與華陰楊廷銀南安張質夫蕭陽陳果仲燕集是日風
氣清吳龍葵時至中臨松盤之上皆有詩虞集為之記周伯
琦楊僕斯歐陽玄和吳詩京師一時盛傳

下馬飛放泊即南海子在城南二十里內有樓鷹臺土阜如山
有海子大小元三其水四時不竭汪洋若海明永樂十二年
增廣其地周圍九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丈
燕京八景一曰居庸臺景一曰玉泉垂虹一曰大液秋風一

曰瓊島春陰一日劉門飛雨一日西山積雪一日盧溝曉月一日

金臺夕照其說起於金章宗明昌中

明廢北京八景當時序地志載明昌遺事有燕京八景前代士大夫間索賦味佳，見於簡策歷天子龍飛於茲肇建北京為萬方會同之都車駕歲載建符而文學之臣多列虎從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郭鈺仲照獨曰昔之八景編於一編猶且見於歌咏吾輩章主太平之世當大一統文明之運為聖天子侍從之臣以所業而從遊於此觀神京鬱蔥日麗山川草木承觀雲漢昭回之光而昔與今又豈可同觀哉鳥

可無賦以播於歌誦衆咸曰然遂命曰北京八景問更其題一二仲照作詩為倡於是繼賦者國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儼若愚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楊榮勉仁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善初致翰林侍講曹登子林林塚崇壁翰林修撰兼右春坊右贊善孫潛用之翰林修撰王洪希範王英時考王直竹儉中書舍人王岐孟編許翰鳴鶴壁廣凡十有三人得詩一百二十首廣而和仲照之韻詩得復成竊嘗自惟承之詞林以文字為職乃復隨侍萬衆覽山川之雄歷古蹟之勝於所謂八景者得之獨先見多儒者之業孰有踰于此者然才學優陋不足以數贊洪休賴諸公有作雁

客大雅宣暢發舒可以傳於大祀而廣本廟名於後亦何幸為乃為八景者并集諸作塞各國之復表為一表藏於籙閣他時歸老南方優游江村林屋之下擊壤鼓腹詠歌聖化時展而觀之撫其景誦其詩豈無歐陽子所謂玉堂天上之思與夫平生交游出處之感耶

楊榮序云余嘗考天下山川形勝雄偉壯麗可為京都者莫過於金陵至若地勢寬厚開塞險固超踞中原之勇曠者又莫過燕京太祖高皇帝受天命混一尤有以金陵龍蟠虎踞長江天塹遼寧都為遼皇上肅清內難繼承大統又以燕薊玄環滄海右擁太行內跨中原外控朔漠宜為天下都

會乃詔建北京為及今十餘年車駕凡向建得京叨種翰林既嘗歷觀金陵之勝今而復忝扈從得以追陪文臣之末隨侍皇上巡閱北京山川之險遶而興諸僚友討論莫不稱嘆以為斯文千載之奇遇一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允大宿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郭公仲照考求其跡以昔人有燕山八景之作而前無聞今聖朝天下大一統皇上建都於燕誠非往昔比不可無賦詠以播於無極於是仲照倡為北京八景學士胡公允和其韻而序之僚友同賦者凡十三人榮亦屬名其間亦何幸哉竊自幼嘗聞地志考其山川形勝心目為之開明精神為之飛動思欲遊歷覽而

不可得及今得以備歷而京又得歷承上命奉使西北由江淮道大梁雖色踰關中以達玉門間之外及待皇上兩車出塞北至極漠而抵和林觀而京之地玉氣所鍾實為天下形勝之最東南西北通里遠均足以控制萬方而為聖子神孫萬世磐石之基也崇以菲材叨違恩過涓塵微効報未能盡以北京八景圖并詩裝潢成卷因舉足跡所至書于卷末且以諸景之興所以得名者疏于圖首誠非欲夸耀于人將以告夫來者俾有考于斯不惟知天下山川形勢之重而又以知八景所在如目親觀有若余輩之菲薄叨承國家春過之辱樂其職於優游得以歌咏帝都之勝於無窮者皆上

賜也然則觀於是者豈無感發興起以自奮於明時者哉

王
文安公有園在城西北種植稼蔬并亭小亭環以垂柳公餘興翰苑諸公宴集其地

文安登高詩序

都城西北山林泉石之勝嘗一遊覽而學士錢公習禮好之不忘與李公時勉陳公德遵曾公鶴齡暨于期九日出城登高以償所好之是以是日必賜宴乃更約携遊焉衆皆曰然九月五日早朝侍班惟退偕出西安門而李公增選私弟於是四人者聯轡出宣武門西行五六里下馬令從者囊茗而李公至飲茗苑南行而西至天王寺塔觀然和舊佛宇方修飾

座後斜施生間綴構可三丈許繪觀音像數其畫之上懸一僧立曰近富人以白金百餘兩兼指揮高善蓋善蓋宣德中以善丹青得官也又相顧竊嘆一壁之費如此而畫工之能者亦至是都後有臺稱高峻登而四望城闕崔巍時其東群山蒼翠踰乎西北而南則平曠廣陸茂林大澤曠莽十里澤河浩乎東注其遠無際臺之石隙多細草可生欲呼酒來酌僧迎入丈室焚香獻茗果言寺塔創於隋寺古僧少車馬罕至近時權貴創寺環布城邑度僧至數百千寺多因無益僧且混塵俗耳僧名聞宛平人也與僧別北行一里許至廣恩寺蓋權貴所創者外門朱石刻大光明三字門之內鐘鼓二

樓又重門極僧之宇疊峙其中以黃金飾像五練觸幡幢地器物備極工巧觀者目眩僧聞客出迎長身古貌白髭也然詢其名曰主寺趙州和尚也導客觀而廡蓋壁額能言壁間故事從廡東登寺後山寺元衣春宮故址山聚土而成樹木蒼茂不可遠望遂坐僧室出寺又西北行二百步至于小園侍井多柳其西曠然遠山亭一微露秀色如修眉手出天際乃酌酒坐柳陰下錢公善獨盡量飲乃至李公園又東出古城北繞城河沉如練沿流行數十步登城墜道斜斜荆棘叢生微風蕭颯幽思浩然遂李公園劇飲坐近岸樹多深陰日將夕乃遂明日錢公以江山留勝跡為韻各賦各持扇

予托張大儒集登高九日之事預題則自錢公始夫豈好遊也哉歐陽子所謂在乎山川之間而已詠歌而記之固宜然思前時城西之遊皆侍郎王君行餘所倡率公承上命出掌郵政位望尊崇有所不暇五人者爲之繼焉然公亦未必忘情於此也乃併言之不歸誦予之言又豈無所說哉按李公時勉亦有園在大安園之傍彼時開園之始風氣淳厚上下恬熙官才器勿者多至二三十年少亦十餘年故或賜第長安或自置園圃率以家視之不致遽廢一言也史載考宗時今南北五城遇百官夜飲歸使各備火夫提燈傳送此真盛世之風也

楊文敏崇善園文敏隨駕北來賜第王府側植杏第傍久之成林

楊文敏雅集園序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辰館閣諸公過予因延于所居之杏園宋嘉謝君庭猶敦寓伊邇亦遠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者襲人賜酌序行琴詠間作事情蕭散怡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着色寫國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待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在少傅廬陵楊公其右高康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偕者夜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輝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諸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復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

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承恩俸然著髮交映又有執事及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僕從五人而景物超韻曲臻于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始復與諸公賦咏成什乃屬子職其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國祚治化以貽永又吾輩恭興侍從滋滿厚恩蓋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內晏安民物康寧而追職朔望休沐幸舊章于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皇上之賜國恩事以此太平之盛蓋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者英傑以年德高邁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美焉後世圖成於退休之錄此則

出於任職之暇其達因而歸跡也然考其實前位後歷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子輩年望雖未數授昔人而庸密勿之寄同官禁著意氣相孚遠親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美於今日者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稱固寧樂而戒忘荒于雖老尚期從諸公而加勉焉

渠園在京城外之西南廢城遺引凉水河入其中亭榭花木極一時之盛

劉定之遊記云渠氏園在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廢城舊城者唐舊鎮遼金利都之城也元遷都積粟於是舊城東半遷入於朝市間余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視爲蕭太后城

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為姓有子為帝則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遠金都城而非唐蒲鎮城不然也唐時比為范陽藩鎮安史乃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居之盧龍於薊在此也豈得非唐藩鎮舊城乎遠金不因蒲鎮以為都而易因乎稽諸史志遼金又易嘗創業都城乎其城僅存土爾覽皆為人取去今取僅存已其土皆真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印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即未久梓林佳氣迢遠在目嗟乎昔

之在此地者以且致主用夷稍夏唐非中葉遼元季世七百斗矣小而鼎拱欲伏大而帝衣龍元孰得窺之哉天賦地轉時移事改而儒夫望子持春神以新覽極土為就其構樓指立虎孟皆嗚叱叱之故廢而堊堊矣注引肆捷扶為因其類垣隄塘而增高補殿以障朔風是夕暉觀華芳於是吾儕得以惠朝署之迷樵林野之興焉倪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幸夫聖明之不易遭也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數而後于後為鴻鵠拂其利戴膝降於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鼓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相約携其管甚餘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吹中道憩一寺正統

中太監傳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沒於土木有像在寺

海月庵在皇城之西乃其父定寬之又定在鶴苑及佐銓日以讀書為事公餘披白松檟葉錄書如儒生至今傳之

文定海月庵冬日賞菊園序弘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翰林諸公會奎園居為賓客之集既各有詩寬又以為宜有園宴其首乃請鄉人杜謹為之蓋據景停筆而構思者今南京園子祭酒致仕方石謝鳴治也並方石坐落華仲紙欲作字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西涯李賢之也持杯而侍坐者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成濟陳玉汝也舉茗槐

而顧後者字園子舉酒禮部石侍郎吳山林善夫也皆立而觀鵬鵬者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石城李世賢也備除而來者故唐事府唐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治齋陸康伯也後至而稅衣者今唐事府少唐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守溪王濬之也坐泉山之次呼童子進饌者為寬而小兒與稼稼而進亦與為大率駕其意不求甚以至於承先古雅亦不必似今人而況草木之產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圖傳於世以寬所先如宋王晉卿之西園元顧仲瑛之桃溪園朝楊文敏公之茗園皆模寫一時人物各極其思而又必有序之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故述其人於圖付與藏之覽者庶

識其為某也。後十年己未四月廿四日吏部左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乾庵吳寬原博撰

吳文定公位餘時手植藤於堂之右廂既而王文恪維公之後乃命陸邑山為圖諸公題味之莆田方興邦刻記藤下余家

有文定小楷詩稿一冊錢虞山題曰吾鄉吳文定公手書詩葉一冊北海先生出以相示公平生好學老而不休家有藏書室藏書萬卷凡古書秘本多出手鈔其題署有云書於史部東廂者則其位餘時書也王文恪公手鈔唐六典今錄版

吳中先輩遺時承平讀書汲古優游翰墨其風流可想見也文淵閣石堂寫集其花數時花頌而乾大學士有樹之秘第者

傳玩數日不落

傳玩數日不落

李文達王賞花記云文淵閣右桂子藥有臺相傳宣廟薊闕時令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諸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

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許璵李賢同時入為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

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為此明年是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又刻定

之李紹倪謙黃陳許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致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

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同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

者曰玉帶白深紅

者曰官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陳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陳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開院宮簾咸和棠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

河月苑苑僧道深別院池亭幽雅甲於都邑

學士程敏政記云月河苑苑在朝陽關南首舊園之西苑之池亭景為都城最苑後為一粟軒石曾而暨學者題軒前

時以巨石兩間小門隱苑石屏北為聚星亭四面為欄檻以應遊者亭東石盆池高三尺許玄贊白章中凹而坎其

旁之夏用以沉李浮冰者亭之前復皆金石多苑山太湖靈壁錦川之屬亭少而為石橋西為雨花臺上建石鼓三

臺北為草舍一楹曰希古森根覽牖中設藤床石枕及古玩

增麓之數泮舍東聚石為假山西峰曰雲根曰蒼雲峰曰小金山曰壁峰下為石池接竹以溜泉水涓涓自峰頂下竟

日不竭僧指為水戲臺南為石方池貯水養蓮池南入小塘為槐室古槐一株枝柯四布蔭於塔陰俗呼龍水槐中列蛩

觀四槐室南為小亭中度鵲槐石其重二百觔色淨綠蓋石之似玉者几亭屋臺池四圍皆編竹為藩結曲相通花樹多

碧梧萬年松及海棠榴之類自一粟折南以東為老圃之門曰攝光攝光北為宮春冬以藏花卉春東為春意亭

四周皆榆杜栗柳叢列冢布遊者穿小徑偏及以竹亭東為

板榮橋：東為彈琴處中置石橋上刻曰蒼雪山人作而為下樓處少北為揭木橋折而西曰蒼雪亭：為擎樓處有坐石三竈下棋處為小石浮園浮園東橫坡陀而上凡十餘弓為灰堆山：上有聚景亭上望北山及宮闕歷一可指亭東隙地植竹數批曰竹塢下山少南門曰清入者清結松為亭浴松亭為觀湖處自聚景而南地勢轉斗如大堤遠望月河之水自城北遠迤而來下鵲斷岸有聲別為短牆以障風雨曰孝樂樹出者清而渡小石橋行葦蕩中四望二茅亭環與隱映如畫盤觀而北未至橋先結老木為門曰野芳出橋先少南為蠅居東為北山晚翠樓：上望山北視聚景尤勝

出樓後為石級乃至樓下蓋樓處萬阜而之故下視之洞然樓下為北窓：懸簾藍僧每坐其中以待蓋蕭物也樓間出小牖為梅屋金梅一株花時聚觀者甚或梅屋東為蘭室：中薛蘭前有千葉碧桃尤北方所未有者范主道深性疏秀通儒書宣德中住西山蒼雪庵賜號圓融頭陀宗師而自稱蒼雪山人後歸老乃營此自娛傳者頗寡而獨與予善故輒記之以示夫來遊者

懷麓堂孝文正弟堂名也公名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籍居京師四歲舉於神童景帝抱置諸膝六歲八歲而召見謀高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

授編修八年以禮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景帝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元年致仕又四年卒年七十諡文正公後復故第業已易主嘉靖乙酉耿公定向贈曰構一小園塑公遺像其中內有一瞻貯公約衫及小朱履嘉時所著以見上者積上耿公別銘

文正東坡父門生故吏舊朝或朝近或數銜即集其家分題吟咏載以為常公致諸門人笑公有國賢詩一朱陸又梅後跋云右戶侍郎二泉先生國賢詩一朱皆西漢李文正公卒後之作以致東萊者罕嘗都謀俞正齋國昌國昌示深讀之迂曲之情不可已敦厚之義不可窮寔近世以來師生之所

鮮有千載而下讀之猶將涕泗淋漓況於識西祖知二泉如古國昌者往歲丙子秋深起告北來舟次廣川適聞文正之訃亦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幾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廊廟江湖今後少文章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視嗟何及再過而滙空惘然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復從壬申二月深嘗與修撰何粹夫瑯檢討歲者道臨明陽文正公於松第謁及國事公手揮漫談意甚悲愴落句蓋託實也國附東尾以詮於正齋云

錢虞山曰公慧悟夙成風神峭秀歷官顯耀四十年不出國門其成後學推挽：為風流弘衣衣被海內學士大夫出其

門牆者文章學術雖有所成就必曰此西溪先生之門人
范也相家居縣詩文書篆者填塞戶牖賈以給朝夕一日
夫人才展紙紙墨公有休邑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某
無魚羹耶遂所然令華移時而范其風標如此

文衡山在詞林日寓居禁城東玉河岸春色一灣新柳絮一
集文人吟咏其中當自作燕山客舍題云燕山二月己未
耐宮柳 烟水映藍屋角疎花紅自好相看終不是江南
何元朝云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為姚明山楊方城所賞時
昌言於衆曰我衡門中不是高院乃谷蓋匪虛此耶惟貴春
象佐馬面玄出隸陳石亭所與衡山相得喜歡時共醉唱乃
知薰蕕不同器君子小人固各以其類也然衡山自作高之
外所長者多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故此數公者良在
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通着姚淡楊郎聽者耶此但足發一笑
耳

衡山先生在前無日不思歸嘗有詩云澤州儒官二十年業
緣仍在利名間敢言莫北無良馬深規淮南賦小山病起秋
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間不嫌簞簞類回轍消盡強者一
味閒又歸時卧病新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紛知命
在古來賢達者名多千金遠蹕宜求肯為里冥鴻肯受羅心
事悠一那處識白蘋辛若服儒科衣歸衣歸先生有通之

士適以直捷之也

古雲山房宋太僕萬鍾之居也太僕好奇石甚置其中其寂著
者為鼎一石數峰孤擎像小九子也又一黃石高四尺通體
玲瓏光潤如玉一青石高七尺形如片雲欲墮撲刺元符元年
二月而申宋帝題又有泗濱浮玉四篆字太僕書以所著石全
閩人吳文仲繪為一卷重玄筆李本寧當為之題古今好石者
自襄陽後人輒稱太僕云

閩人陳衍宋氏奇石記宋氏萬鍾心清悅渴嗜奇石成癖
宦遊四方祀袖所積惟石而已其最奇者有五因條而記之
為靈璧者二一高四寸有奇延袤坡陀勢如大山四面皆磽

蹶磽如如跨蓋欲綴法嚴殿近山脚特起一小方臺墩厚而
削臺南刻伯原二字小篆佳絕伯原滕國人權本之字也本
龍詩工書尤以篆擅如石所著有篆訣此其遺物也其一塊
然非方非圓渾瑋天成周遭隆之皆如屏峰有脉而道作服
紅色一脈洞如小指一細如珠線自頂上四圍垂下如漱瀑
之射朝日也石可高八寸許圓將徑尺其聲視前石尤鏗亮
色皆純黑脫潤如膏侵歷山產也更三石一英德產如覆乳
盤卧玲瓏邊滿千竅為徑寸孔均達雲烟宛轉欲與雷而高
四寸許長七尺有奇一兗州產又四出崢山深谷中灰楊色
塊巖渾渾推堅緻有聲大如拳一韶州產即沈池石也鐵色觀

晶聲如響磬大亦如拳而峯密洞壑層疊宛奇巧殊絕米公
刻其底曰小武陵五石羅列各異形勝皆數百年物陰陽滋
養風露薄蝕頭後頑然若有靈氣矣是日巖柱成開水天澄
澈坐無俗客賓主盡歡雖是秋深如涉春和

米太僕于太房山得異石博四五尺修三丈許欲致之園中
乃米柱載書告之曰惟予之於公也素性敦好氣質使同是
求于山乃幸見公唯公之於予也自敝室聞不新一班爰茲
披應得親道補予既于公為風雲公軍為予而出山云何辱
懇不即慨然既聞即次復正遂延至謂小園之無地異雲山
之有天子則有平原茂樹草蔭花嬌良辰勝日佳客名賢或

抱易之肅斗或韻事之聯翩或笑談之雅就或博理之流連
視南山中孰全孰偏又豈悉石工之他巧費用大之不情乎
則有隣伴豈侶室屋松栢自然導窅百態峻巖且物有用而
功宏適有用而名成不緣絀補天之蹟不錫臨磨產之英視
南山中孰重孰輕石乎石乎何腐溺而不行奇石休於茂卿
道左首東首同見之代名款木石隱曰僕山中頑民賦質堅
負不能言動意有所契但知點點孤眠獨立北窗房山以為
我地更尊我封莫得我心莫靜我體莫寧十叢萬岫間確乎
其不可轉矣頃者山靈失職不守藩籬俾我文機遽遭漢使
遽承足下安事蒲輪從者數百厚帛早辭遂辱召令天壤可

敵知已難違昔秦皇帝欲過三山遣僕入海實新帶勵唐以
鞭呂僕義不受辱身可流血足必不移今當足下拜使即行
幾不俟駕大夫之命重於王者何則知與不知也拘學之夫
寡聞淺見：僕出山以為者事物議論起毀言曰淫行雖半
逞畏不可涉躊躇四顧無援敢前笑嗟乎足下實負雅懷
陳國趙僕王夷曲區風蔓雨蒸陶然適也烟花臺榭作陪
觀寂若玲瓏而器本室職主角熾峭不學廢疏原非世網之
具又豈聲折之資足下不厭謬賞為奇稱僕以文持紀最真
守坤維廣大國通卑幾國寶間似過情美願益實恭聆斯語
惟有主臣僕票：族齒未琢未雕散居名山不可數計其在

靈壁者家聲尤重莫不錫錙祖訓懷實陳刑往有不顧不顧
至人後身持已為天下先投這一衣法霜三尺以驚人服則
刑以補天服陳刑以砥中流服濟刑殆哉發：于股鑿不逮
足下愛僕甚知不令補天砥流此禍無恙然使僕正端而
主孫弄臣之負胎之以安以非重微僕之初意僕不屑也使
僕履履生平望峻任鉅不少延養：之度足下能保人不驚
乎驚斯故：斯畏必必有以中之濟陳可避銀羽不允足下仁
慈莊嚴滿不濕施何忌一介之士為知己者死耶里有奇松
甘泉者松葉高而高弄泉蒸源而源注微燭然天之不解我
衣亦若有慕窮恐今後松葉得及之矣僕聞人情齊尚惟位

與金多金高住自貴重之足下擅陳思之敏才兼司宜之情
物丈人慧性豪拙不如獨奈何當官則計拙與僕則情親人
藉位而營金足下捐金而聘僕一誠何奇好結立此大非人
情應不可及僕以足下永昭廣文之稱足下以僕及蒙惠公
之誦非所以舍清脫而安予心也且足下家傍境林之中則
十面仙即為政自號玄衣客卿既翫顏亦見亦隱五岳讓
其秀奪八音事其靈斯奇氣偏人不可一世推勝之與游我
形覺穢何以施而目於此君之前哉僕尚有腐局足下與客
卿遊有年矣館之以白玉之宮升之於紫霞之座窺彼所軍
曲合其志行提偕行止擬偕止而使軒在道無計相將難贊

立國晚登謙素邀人讚族對客摩挲夢裏玄衣來中班管馬
啼史散悠一我思假今僕懷然而至足下不勝之喜必抱芳
迎好表夕與供共日君位漸高君途漸遠揚之不去思之不
來有如今日何以為僕僕之累足下不淺矣語云一貴一賤
交情始見先人璧立公之奉嚴士雖與君家海岳老人足才
外交晨主供頃也速得亡足抱紫封青不挾其責情我子姓
少印負奇或居侍從或掌圖書濟一布列充滿下陳更惜先
成履迎者長世講隆情古今絕少況今舊惟履而餐鮮美知
物價長於宗人一群久無下比足下高龍弗好李米溪山務
求適體以僕狂均蒙推執故母若來可述十觀人之非常

舉之遺衆指示紛紜良有以也僕非不知吐握再興聞風奔
走而價在多口士肯同情快恨垂原勿加斧戮幸甚足下買
骨高名遍鞭屨各龍門榮重人又顧登一種不羈之子不顧
一世之非求價急沽未必不有倘能留意自入致中暇夫千
時挂辭世所忘不一存乎其人故山可歸吾完吾斜嗟乎
足下無復何言初游塵界來地已迷導之使迷賴借力士石
梯金洞仙人醉漢鉛水宮樓僕曉之羊足亦鮮燕翎欲歸未
能渡作時而惟足下金之若足下骨有癖嗜果在痴請畢
錫鼎之才薄是山林之業地無虎豹卿願安恬俗不來惡聲
不入懷之則我即報報之則我即就隨君結隣同吾不先足

下計不出此耶二書當時傳誦以為韻事

海濱考太僕夕園一徑百畝一望盡水長堤大橋幽亭曲榭路
窮則舟一窮則布高柳掩之一望滿路傍為李威晚園莊虎
之甚然遊者必稱未園為

海濱李威晚園方廣餘十里中遠絕海堂一此有序一懸青桂
二字明蕭太后手書也亭一望盡壯丹石間之芍藥間之蘭
千水則已飛橋而汀橋下金獅長者五人汀而此一望皆荷
望盡而下宛轉起伏殆如真山碑有樓一上有臺而山秀色
出手可挹園中水柱十數里嶼石百座室靜太湖錦川百計
春木千計竹萬計苑德萬計閣中葉公向高曰李園不暇來

園不涿

郡人王嘉謨丹後游記云帝京西十五里為海濱凡二南則
耐於白龍廟又南泰於湖北斜障崎嶇河又而五里磐為山
又五里為青龍嶺河東南流入於從之夕陽延而南者五里
旁與已溝鄰曰丹後游：之大以百頃十餘瀾為湖二十餘
沈澆種稻版田上：湖園而設於西可以丹其地產陂而陽
有貴人別業在焉土木甚盛最後為樓一層游自垣以西入
于樓之南為小湖游二村二村中多蔓草其麓之上有竹萬
个園園垂綠蔥蔥生又有石苔沙棠甘若忍冬幽蘭之類
靡蕪蔓足以入于游竹最美亦帝京之僅有也樓下為城高

可四丈竹籬環之根如蒼龍土石通出登樓則游當其腹以
貫於南受贈如銀其十餘外有大壺錢鎖鏡之以度竹者度
而南則為官道東入海濱備游而西或南或西町畦相連有
石渠一是曰西勾後瀾為小溪：上有大盤石有小石碧翠
可愛溪中倒映見西山諸峯如鏡小急冷：如次堂又南為
陵者五六洲水手瀾而溪有村一是曰東雄土人汲為始入
地中出于已溝自溝達于白石以入於高渠是為西郊自高
渠谷二路是為東路云湖而北自崎嶇而北入於西湖土人
說兩諸壑西向之東有古祠一斷碑通元上都制使梁里
真撰又云丹後游而餘數行餘皆唐滅游難小然忽隱忽顯

連以數年可舟可釣足食數口員山業：蓋神阜之佳處邪
居之遷勝也於未春三月余讀書海濱與游為郡主人僅有
聞者暇得以遊息其間知已有之吳余郡也於是乎記

張惠安壯丹園在嘉興觀面其堂室一大宅其後植牡丹數百
畝每常開日主人坐小竹與竹花中竟日乃歸

東宏道遊牡丹園記四月初四日李 卿邀余及顧升伯湯
嘉賓鄭太初出平則門看牡丹主人為惠安伯致公元善皓
髮頽顏詞客甚健時牡丹繁盛約開五千餘平頭紫大如盤
者甚夥而狀殊奔騰青之類迥吐有之一種為芙蓉三變尤
佳曉起白如珂雪已後作嫩黃色千間紅掌一點如腮霞花

之極妖異者主人自言經營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強半疲於
此花每見人間花實即採而歸之二年芽如苗十五年始花
又則變而為異種卑斜而矮者有始常而終始者已老
不復花則焚其枝時時紅在海棠猶三十餘本中設排嘉殊
而通作羅落以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極花之觀最後一空
亭嘉殿亭周連皆多藥室如北畦牆外有地數十畝樓亦如
之約以開時後未二十六日階升伯衣卿及友人李本石龍
君起立衣如陶孝若胡仲修十弟寓廬時小修亦自塞堂至
遂同往觀紅者已開現惟空亭周連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
餘本是日來者多為戶遼大醉而歸附載而歸者罷徐面紫

錦堆紅亭碧樹又催開披心繡子珍艸瓊瑤取堆揚著清寒
雪已玲瓏無地華飛飛走兒疾如車奇聞時即春三見來
了東軒一角花百千新艷一時開那達花妖不下來好興
扶筇枝上去花嬌處有接臺花艷難辨亦難刪矣雪洗
風老未休餘興掃花十萬戶靈芳園象古諸侯

余家有別業在天壇北即金人魚藻池此小亭數楹題曰聞者
即是主人

玉鐸集孫北海金魚池序若夫丁亥之夏而陽之期勝日
徘徊良朋微道不干物遂可擬懷列以琴尊洽以談管絲簾
朱華何如泥跡華園曲榭棠軒正爾遊月蓮戶主賓無忌跡

點多開口忘為詩自得花林之下步入涼棚豁然天地之閒
況乎士女來遊烟霞有助煙柱在近而亭臺自虛亭躋絲簾
而池塘不曉地如相待天亦新晴甯道路之塵埃未汀洲之
杜若于是筵設有殊亭樓成歟不特乎二條未覺利名之止
殆不制乎中懷矣殊飲飲之雅量固之披北海之持篇呼來
陽之明月造化無力光光猶抑絕彼者山既峭嶮以不降所
臨仙窟樓閣融而無米堤柳匝雲畫是傷心之樹破笠旅若
可憐然而之風是故昆蟲草木之生並無情性衆由黃龍之
事各異風流所以蔡狀亦可惜螺螄亦可食錦琴亦可續
慶園亦可輕想千戈之憂老認快襟蘆之閒嘆口春暉而西

原缺前半葉

牛羊下席坐移而劍清者恨返嚙之不安更親手其何已子
昂看賦還看如蓋之溪雲伯機寒塘誰涵有心之血映青衣
一曲空憐弓藥之詩白鷺幾竹漫作蔓作蕪城之賦聚深則
芳時難去缺柱則旅況易衰始知桃李仙源時達蒼屋中
石文性留人回睇希夷之桐龍蟠者奇樹稍貯應典之塚
繡錯者疑曩自冥冥經之緣何幸得江湖之趣室富紀障韓
公品之以妙詞酒狂不書據石題之為無勇鵲鳴家廊魚馬
留連恍如盡損心損失不啻標之出話告以從遊者乎

寺廟



晉像觀音寺天福中僧道翔所造後漢乾祐中僧從熟以佛舍利親安大士頂元木入胎安未高崇運於海運與玉帛關籍俱航而北僧志完率徒以從至燕鄴城西五里王河鄉建寺名之天順壬午及成化丁酉俱重修

晉嘉福寺唐改龍泉寺即今潭拓寺也寺西隅見自潭中湧出弁偉之甚首謂有拓千萬章今亡夫僧新種者存其名耳燕旁謂先有潭拓後有幽州此寺之最古者也

後魏尉使君寺建於元象元年戊午幽州刺史尉基命造後改為智泉寺武則天時改為大雲寺開元中改為龍興寺在閭志寺前隋造塔藏舍利處

隋舍利塔建於仁壽二年壬戌正月初文帝為太子時有梵僧以釋迦佛舍利遺之至登極勅天下大州建舍利塔時幽州都制寶鏡造五層木塔局舍利於其下至唐文宗太和八年塔災宣宗太和西貢得石五於故基下移置於閭志寺多宝塔佛塔中和壬寅又災延燒閭志寺樓臺俱燬昭宗景福壬子還舍利於閭內

隋天王寺今之天寧寺開皇中建唐開元中修明正統中重修

始改今名內有塔高十三層每七現光其影入觀之門窻隙內一塔散為數十塔影皆則之

唐大神廟在皇城北貞觀中建元至正六年重修為層三十三年始僧碧及後有水亭可望北湖

唐吉祥寺在城南隅為唐兩牛重修改名石盤庵改修時於地掘得石徑上刻唐人所書心經為唐中翰林黃輝蘭望齡集諸紳於此放生後林增志踵行之尤盛

唐閭志寺建於貞觀十九年太宗憫東征士卒戰亡者收其遺骸瘞其幽州城西十餘里評為哀忠墓又於幽州城內建閭志寺中有高閣故但以閭名唐旁閭志高閣去天一握是也

寺前有隋藏舍利塔所謂智泉寺也及塔災始移舍利塔於閭志寺中今石函尚存寺前空地即雙塔舊基

唐法流寺在城內西隅即今鷲峰寺內有唐人石劍心經供龕

搜佛像元學士程鉅夫記云釋史如來初為太子誕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切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切利為母說法優供國王欲見無從乃刻楠檀為像日號連算者以神力攝三十二百升切利天歸現相好三造乃成及佛送人間王率臣無同姓迎佛比像歸步空中向佛稽首為佛摩頂受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像由是飛歷而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宋州一十四年長安一

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
二十一年北京汴京一百一十七年九至燕京居聖安寺一十
二年北至上京大德慶寺二十年南還燕京內殿五十四年
丁丑三月燕京大進還聖安寺五十九年元世祖進入仁智
殿十五年還于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蜀僧紹乾續紀云復
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嘉靖戊戌慶壽寺交奉迎駕峰寺
遠入款丁卯共居八十八年計懷遠遺像當同聘王寺邨至
燕京丁卯凡三千六百一十餘年其說荒唐不足信然佛之
體制未改獨以欲動非近代人所能辨

唐晉陽庵佛像刻大唐貞觀十四年尉近教德藍造庵在宣武

門外後移受水塘古佛庵已築移藉山會館

唐聚慧寺武德中建立正統中改萬壽寺在城西戎壇

唐梵率寺今名永安俗呼取佛寺殿前婆羅樹來自西域唐建

寺時所植今人三圍高參天

唐佑聖教寺在通州城內西北隅內浮圖十三層高三百八十

尺下作蓮花臺座高百二十丈周圍百四尺座其中以祀神

教新牌板於貞觀七年唐五代宋遺金元凡八世始成塔頂

有缺矢一相傳金將楊彥昇射鏃于其上迄今猶存每天氣

晴朗塔影映白河中

五代瑞雲寺李克用建今改百家寺在百花山

金陀陀寺即法藏寺大定中建在外城內寺中有塔七級高十

餘丈中空可登余少時讀書其旁天氣晴時觀一登北望宮

闕黃見卷差而現兩煙松檜皆茂兩山紫色如在簾前

金獲聖寺即功德寺在西湖傍水光福花如江南明帝發陵設

怪於此宣德中僧振庵重修今改名

金雀兒庵在標松寺後章宗崇禎於此即行修建庵

金天寺大定四年泰越公主建正統四年王振修改臨恩寺

金天足寺章宗建有詩刻石今改棲隱寺在細山

金甘露寺即看山寺建于大定中明正統間內侍范宏重建費

銀七十餘萬傍一軒萬曆御題西來青山有發星臺護駕松

夢感泉皆金章宗遺跡

遼白塔寺建于遼道宗壽昌二年塔制如幢色白如銀至元八

年加網網石明天順二年改名妙應寺附近有新塔寺黑塔

寺然寺存而無塔

元天慶寺原遼之永泰寺大安兵毀元世祖至元十中重建明

成化二年錦衣指揮朱重修已有高樓可望天壇僧舍中

有李龍眠畫羅漢十六軸元學士秉簡記云至治三年三月

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張事親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

在位者悉會于而城之天慶寺命秘書監臣李某為之王其

王府之寮案悉以佐執事達旦靜嘉尊榮清酒不強飲替

瓊維儲水陸畢奏各執禮盡飲以水飯賜而莫敢自忘酒園
出圖畫若干奉命隨其所能俾識于後禮成復命能文詞者
叙其歲月以昭示來世而增聞之五經之傳左國是先女史
之訓有取于繪畫將以正其視聽絕其念慮誠不以五米之
可接而為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達于上下而草木蟲魚之
纖悉罔物以喻意現文以整古審時知變其說于朝夕者蓋
失至于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階游漁田野則知夫民
生之日勞朝覲贊享是服惡恭詳其儀而慎制之亦將以寓
其儆戒之道則是魯國之所以繫藏而躬玩之者誠有待夫
五經之深意大且若者奇修聞之士為耳目計哉河水之精
上為天漢昭回萬物商雲興而英靈集也吾知綠湘之續寶
勢旁遠假占者必于是乎得之泰定元年正月其官來詣記
元報國寺元中疑中建于彰義街今廣平門內後有高閣西山
翠色以手可扞前殿奇松離奇飛舞有如怒龍閣下雲變現
音僅高八許寶現綠被蹊而古侍以手承願究是吳道子妙
画明成化中改為大慈仁寺閣八公將德環記曰報國寺在
宣武門外可二里成化中重修蓋蓋密為皇太后祝誕處初
入東廊懸佛說卷少遠入寺後經聖門禮佛兩傍名画百二
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僧云宮內送至寺者登大尼盧閣可
三十六級為王母及母而太后遙執畢則外通廊環行一週

俯視西山若在襟袖宮闕城市具在目中旁精舍一技繁花
或云禁城云者甚艷迷衍觀成化劉公定之碑出經聖門右
轉入僧舍有法索一巨葉其幹大可數圍出過後殿多松樹
及桃桃再出過正殿則雙松怪甚其葉松雖蓋數百年物
東者高可三四丈有三層而則僅高二丈許而枝柯盤屈低
垂橫斜其陰數畝此角龍騎破排麟跋其長修而壓地者以
數十紅架冰之同移榻其下梳風幕翠一足寒色

元大興隆寺即雙塔寺至元中進今在兩長安街有二塔一凡
級一七級寺僧海雲可卷其下僧像尚存皆團龍魚紫海
雲有門弟子劉象忠贊舊有石刻金章宗飛渡橋飛虹橋六
大字嘉靖十七年燬天順元年七月禁大興隆寺僧不許闕
正門鳴鐘鼓并毀寺前第一叢林牌樓香炉牆早從巡撫山
西右副都御史朱鑑言也

元般若庵在北湖之南為唐中始增宏慶改名金剛寺僧雪浪
講註其中士紳多從之遊吳中姚現聞先主著單提像讚頌
寺中

元靈福寺阜成門外轄家山寺有二寺松溪增吏緒延壽家此
山

元祐聖王靈應廟即今都城隍廟在城西利都街永樂遷都新
其廟宇內有石刻壯平府三大字半埋土中相傳尚有城隍

廟三字

元崇國寺元有二崇國寺此乃北寺元順帝至元中建寺為觀
殿相故宅今佛座下立一樓頭朱衣老叟一鳳冠朱裳老
姬乃其夫婦也後僧錄司名此廟者一像一王在高廣孝舊
配享廟嘉善禧九年副主李時以院使不便在廟乃將其主
送大興隆寺之矣移此其像上題一楊眉破芭蕉杖杖子寺
間微有霧風流有時振動龜毛并直待虛空嘆息顯後者獨
庵道人題獨庵廣孝號之釋名道衍字斯道

元東慈廟舊稱仁壽寺在朝陽門外元其人張由孫買地大都
齊化門外設為宮以祀東嶽大帝未成至治壬戌其徒天金
節始募工賜名仁聖宮泰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出資無萬
更為寢宮又賜名昭德殿其像乃昭文館學士劉元子掣西
齊侍臣敬唐開國功臣像為之故林上有生靈劉元子來元
寶祇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
元石湖寺在德勝門內北湖之傍水從玉泉入城聚為一湖水
色遙看最稱勝景寺後為分關老園

元鉄牛廟在舊燕城東南有土埋鉄牛露脊元人立廟祀之
元昭應寺在西阜城門外至元中建正德八年重修
元法王寺在高梁橋西北今改廣通寺寺四角有石樓望高梁
橋郡邑如畫

元從容庵元僧萬松老人建所著有從容錄今碑塔尚存在宣
武門內乾石橋北

元碧雲庵在西山建於耶和利吉正德中內監于紐拓之為寺
紐以保璋濟罷于通濟寺處開設皇居殿殿上銀八萬兩餘
以自飽乃為寺於青山而立塚城於後所費以萬計嘉靖
初下獄死籍其家天啟三年內瞻親忠賢重修三人呼為子
公寺

朝天宮在皇城西北元之天師府也宣德中敬南郡之制建三
清殿通明殿又建普濟景德提制寶戒佑聖靖應崇真文島
玄應八殿至成化十七年重修天啟六年五月初六日災
止存崇真八府之設道錄司元三牌存是年五月初六日王
恭廠地震裂地十餘丈傾屋萬計斃人三千餘至二十一日
朝天宮殿門紫閣火焚千內災月初五日地大震千里
張真人元以為天師洪武去其官稱伴為真人改天師印為大
真人印後授六品銅印曰龍虎山正乙玄聖之印弘治間賜
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蓋天通陵官印其文如此而陽平
治即前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黃巾起處也隆慶元
年進奉其玉印萬曆二年重修賜保後給

顯靈宮在皇城而永樂時建成化中史拓其制又建張羅閣嘉
靖中復建其極通明殿東覆龍居殿西彌三神殿而殿有栢

為當所聲其技委此如屏

靈壽宮在皇城西北王閣全閣二真人永樂十五年建成化十

六年重修老麗凡遇大禮朝臣先習儀于朝天宮七殿乃習

儀于此崇禎十五年科臣左慈第疏言二真人乃叛臣之子

不宜受朝臣拜跪請以帳幔隔之報可

延壽寺在籍家山永樂時內法剛缺靖難從征有功差於此

真覺寺在阜城門外永樂中建至成化八年建石臺高五尺許

上列五塔

弘光寺在香山宣德中內侍鄭同建同高麗人敬美國毘盧殿

之制作圓殿供毘盧門內松徑作盤最為幽勝

順天保明寺天順中建俗稱皇姑寺正統八年征七先庚而呂

尼叩馬疎而厄及復辟乃為建寺內有尚在寺中

碧霞元君廟在城外東南弘仁橋成化時建弘仁橋元時呼為

馬駒橋都人最重元君祠其在慶庄橋北者四西頂在草橋

者四中頂在東直門外者四東頂在安定門外者四北頂又

西直門外高梁橋北亦有祠每月朔望士女雲集

極樂寺在阜成門外成化中建寺有牡丹園春日游履恒滿園

有高樓為居士辰進士廣鳴駕必欲登之寺僧以火局不便

開樓不聽而登大發強兵接供樓蓋嘉靖庚戌都城告儆時

火藥于此養酒者火觸之而作也

明因寺在天壇北天順時建內有畫佛所畫羅漢十六軸僧密

指各條以贊僧寮左壁有董文敏吳昌書佛成道記天啟二

年刻石

隆安寺天順間建為唐已而重修後有一堂曰淨土社

弘善寺在左安門外所謂常公寺也正德中內侍常需建寺後

有西府海棠二株高二尋並開闢如堆積香氣滿亭昔人恨

海棠無香恨也寺東臨池一亭：後假山極其幽勝

龍華寺在德勝門東成化三年建為唐五年重修寺外供柳栢

四八百畝元如江南楚劉侗四南春思錄每於此來聞笛花

香

大隆福寺景泰四年建拉吳鉅庵大法堂石欄乃南城翔鳳鼓

物微用于此

景泰七年五月大隆福寺修佛會有回回進餐並提持斧入寺

砍柴僧頭一僧死返上佛殿放火燒燬佛經并壞門窓寺物

捕獲斬之蓋回回以佛座下皆回回人像故狂忿也

摩訶庵在阜成門外八里庄嘉靖丙午建

都人王崇簡記曰予少時獵而郊偶過摩訶庵見石工勒金

剛經某篆石石呼僧問之摩上人曰此汪中丞所得之古集

篆也其始青永穀棹於黃連洲堤垣間一篋浮水上觸舟視

之款銘沒載耳夜則見物恍惚呵護驚告中丞於日中辨之

為古集篆金剛經中並欲刻之金陵擬以撫軍雲中來果其
門人洪茂刻未刻點耳告之故感此奇同悲勒之石以示久
遠并募士大夫指書於後余為之贊吳寧開金剛經之有集
篆始於五代僧夢英集十八體篆僧道育增成三十二體此
或更七七何篇文法書碑羅壁上時萬曆戊午己未之際也
予類年讀書處中夕燈展整懸獨火甲中避飛鼠穴庵中
流連而去追歸末材牆半落風景殊石柱之室巍然而上
人已九十老矣三十年來余初見刻石于承平之時遊覽于
閑暇之日以立食既餘生人物反散猶得見此柱石恍如昨
昔不知泯沒之無從也一日上人余請孫元長閑因謂余知
刻石因緣為者其意求汪中庶序不可得長春寺僧性素
出以相贊為擬其大畧而識之亦以見余之瞻依此經久已
也汪中並名可受號靜峰實梅入廡上八名姓宏元長名寂
善閑同名寂惠

萬壽寺萬曆五年建大喇嘛大用寺慈悲聖李太后出資鉅萬
命太監為保督造寺慈永樂時所鑄大鐘內外書華嚴八十
一本名曰華嚴鐘按鐘在漢經殿此其一也殿在德勝門內
舊鐘高一丈餘潤一大餘者尚有十數仆地上皆指書佛經
鐫勒如帖非沈度夏景不能也

十刹海在龍華寺前馬厰中陝西僧三藏建

十佛寺萬曆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內供高麗所供尊天二十四
身阿羅漢一十八身像說說異

西城雙林寺在阜成門外二里清萬曆四年建佛作西番雲相
與教寺在雙林寺東成化中建

藥王廟在天壇北咸熙寺成化建

長椿寺萬曆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門外針街

都人米為鐘水齋禪師傳云長椿寺水齋大師者名明暢故

中山郡虎氏子陰入母腹已立禪子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
有一日生泡度難蒙藏田無染見僧而悅聞佛而稱鑲星前

遇即從剃落嗣法本郡慈氏寺大和座下餐麤蔬立學修音

行八越著霜色腰褊諸初受記慕嶺不二和尚謂當十方弘

濟大乘宗風甚甲不當汝師再走雲露山陽無窮長老心口

印可復言諦美自是三十餘年間普陀大士峨眉普賢菩薩

少林達摩祖師道場躬親頂禮往來五臺終南伏牛香山普

衍龍蓋一切諸苦編註問攝其在中臺古松和尚問師云空

教中是甚麼師黑黑玄對當體全空頓見本來心地為然指

以謝提子普陀問大智禪師云如何是正元答云生死原是

大智師了黑更然一指笑皆八十一柱如華嚴教乃去通天

和尚者峨眉老宿也問師而來意贈八日頭出下兩地皮還

說破無生語只恐信不及又問識得麼師左指天右指地不

史下一路机緣既後求法授二十七代之證焉師重制蓋
至是師復然一指通前而三矣暮送苦竹寒篲數零刻依
向半斤于伏牛巢刺骨懸耳立梯一年負緣水鉤虎于本山
暨大澤者前後共六年其臨崖瀑水以供僧茹芻蘭炭復來
京師以水齋者人號水齋師先期不食七再七後然後叩水
日數以爲常初師持之終南三關月已持之京師黑雲殿一
年警峰寺一年靈武門外茶庵五月嗟夫月先水現未罷餐
緣而澄然腸存乎神化方之于師行獨苦矣雖然苦竹云者
世俗目師之強名師固不知孰爲苦孰爲非苦也惟知空音
身以空一切示無操擇而已民聖母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寬
與嘉之賜金帛欽命焚修勅建大華嚴寺于永樂店再建大
祚長壽寺于今所尋勅師齋內常普賜南海諸寺刹及欽建
八十八佛道場于外武師之亦師之宏也斯十方弘濟大展
宗風者哉

惠慈寺在平則門外萬曆八年僧惠慈建寺後如煉塔蜀太
史黃輝有碑記其事

惠慈將學深于禪理士大夫多與之遊雷廷瑞惠楚人僧封
強一景建慈慈問至京人畏瑞不敢通問惠慈居停寺中吳
中姚孟長先生日相問旋門外通者林立不顧也及芝岡阮
兩市惠慈使人收其屍骸置寺傍紫雲初歸肅州雷慈之寬

上准令其子以屍歸其父吳知其處惠慈引示之人簡其高
義

實德軒輝居士也萬曆中爲皇子講官時神宗寵鄭妃與中
宮失歡甚不許所輝聞小中瑞言輒掩泣一日與同鄉科進
王德完言及流涕不止王感動曰公爲一疏戍上之輝即草
一稿付之曰宜再科酌德完曰無可更改當時投進內大恐
今錦衣衛繫逮德完下獄廷杖拷問同謀主使之入衆爲輝
尼輝無日則諛德完飲食不少避諱後德完以罪謫出國門
輝獨遠送然性好佛禪誦如僧一日忽有萬僧齊至其寓輝
怪問之咸曰三日前曾有仙佛致災無有也知有人相忌遂
辭疾歸

惠壽寺在阜成門外八里萬曆丙子惠聖皇太后建寺有塔十
三級高入雲表後寧安閣持太后手書大後有八道菩薩像
嘉禧寺在阜成門外二十里萬曆中建中有御書聯

天主堂在靈武門東塔于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
入中國崇奉天主所畫天主乃一小兒婦人抱之曰天主其
手臂耳鼻皆隆起儼然如生人所印書冊皆以白紅一面反
要印之字皆佛行其書篆法如篆板式水以漆常覆之水用
金銀屈戌鈎路所製有簡平儀龍尾車滑漏遠鏡候鐘天琴
之屬

蔣德璟破邪集序向與西士游第知其層法奧天地殊日暮
星主諸昆以為工不知其有天主之教也此讀其書第知其
竊吾儒事天之旨以為天主即吾中國所奉上帝不知其以
漢哀帝時耶穌為天主也其言可百餘種顯與佛抗而述其
人不婚不宦顯勝于大君諸衲子以是不與之絕比吾儒家
廟奉先而西士見過謂于此居家主當更有大主公知之乎
予笑謂天主則上當也吾中國惟天子居祀上帝餘無教于
者若儒家性命之學則畏天敬天無之非天安有画像耶有
之恐不是深目高鼻一濃鬚子耳西士亦踏塞或曰佛自西
來作佛像利氏自東西來亦作耶像像以大西抑而以耶蘇
抑佛非敢抗吾孔子然佛之徒非之而孔子之徒顧或從之
者何也未幾當道敬所司遠之燬其像折其居而緣擒其党
事急乃殺予予通曉現察曾公曰其教可斥遠人則可於
也曾公以為然稍寬其禁而吾漳黃君天香以破邪集見示
則若以其教為必祀世而立為建教之攻又若以予之斥其
教而毀其人為異于孟子距楊墨之為君子謂孟夫子距邪
說甚峻然立干楊墨進而歸則受之而以招致豚為過今亦
西士進而歸之使夫惡自以為善學孟子將不欺似道之所
辨功不在西下耳且以中國之尊賢聖之衆聖天子一統之
威何所不容四夷八館現有譯子之官而僧七王亦賜闡教

之說即近議修曆亦令西士與欽天分會測定即以之為重
譯一種亦無外而已原不足驅也雖則何難之有孝文即曰
退之原道其功甚宏早未聞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而敵復其
居亦不必于因以此意廣黃君而復嘆邪說之行能使愚民
為所惑皆吾未能明先王之道之咎而非邪說與愚民之咎
也白蓮聞者諸教入其党者縣首就戮意富家之黨則黃君
破邪之害其亦哀而士而思以全之與即謂有功于西士可
矣

天府廣祀奉之三十九

石刻

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廟門內京師石刻莫古於宣王獵碣
其形如鼓其數盈十蓋周宣王獵之史史之述也曾在陳
倉野中韓昂恭為博士時請于蔡邕欲與之太學不從邕餘慶
連之鳳翔孔子廟柱五代之亂遂至散失宋司馬沈和鳳翔復
肇立府學廢已失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足大觀二年歸於
汴京詔以金填其文初致之辟雍後移五寶和殿金人破汴肇
立十燕王宣撫家獲移大興府學元皇度移置文廟戟門內
其文漫漶不可讀清趙吉訓載四百九十四字薛尚功帖載四
十五字今存三百二十五字

楊用修懷曰此文在大學清趙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
得唐人拓本千孝文正光凡九百二字蓋全文也常刻之
本以傳美燕都元教金屋篇劉梅國廣文遠所收仍是殘缺
四百九十四字本蓋亦未見此也

陸文裕深曰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蓋風雅之道云鼓今在
北盤子為司業祭酒時應其沛也欲為鑄之而不果到有樹
碑一凡司業滿地以今文寫之仍其舊廟滿碑其鼓續有存
亡矣潘仕大德間廣文靖公集助故成均時常謂十鼓其一

已無字其一性存數字清廣相去不遠其古如此今去之又
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頗諸家文字集錄以傳石
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玉順伯鄭漢仲又好古而搜訪訓釋
靡餘力其咸存新闢為歐陽公集古所錄才四百六十有五
字相世將齊古所錄僅多凡字乃橋先世藏本某古錄之前
孫巨源子仲龔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
齊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陰虛復有
年深圖畫之嘆常應物亦謂風雨闕說而杜工部王云陳倉
石鼓久已訛笑其上下世數如此遠世吾衍子衍允隸博雅
自謂以甲秀堂講而直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畫引又
泰以薛尚功款識諸作斯已勤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五
鼓刻行載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不同子衍介士未
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爾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先好乃
尔耶此詩出于修撰楊用修撰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
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馳君子云獵云獵云遊
應虎遠也君子之求考也由考也故以時我獵其時其來獵也
獵也美也即御即時應虎遠也其美大是我獵其獵其來獵也
射其獵屬

右甲鼓

汴繫泛之丞彼湖淵離離處之君子漢之漫之有黨其進微之
白與鯀之其祖底解黃白其鰲有射有白其塤孔廣衛之憂之
洋之趨之其魚維何惟鯀惟鯀何以棄之惟楊及排

右乙鼓

田車孔安鑿動解之六師既簡左驂解之左驂解之我以陣之
原我戎止陸官車其駕秀今時射康家孔庶虎雄虎其原有
迦其戎奔之大車出洛並跋由澤我執而勿射多底連之君子
乃樂

右丙鼓

師彼蒼車忽遠連如秀今孔碩形夫英之四馬其駕六轡沃若
徒駢孔庶駢駢宣博首車載道如彼如章原區陰陽趨之六馬
射之蘇之有羅如虎獸虎如兇怡尔多賢逾禽奉雄我免允異

右丁鼓

我來自東雲雨奔流逆清風之漂區君子既涉我馬汎沂之繁
泊梁丞士駕言而歸船身自靡徒駢連之惟舟以道或陰或陽
叔深以出于水一方丞徒使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事

右戊鼓

宣猷作原作周導逼我辭敗陰師彼阪回莽為世里帝微微之
乃吾漆衆作械其旋旋格膚之鳴條血若其華何為所好軀之

水盤導古樹曲路

古己鼓

徒御噪之燕而師旅集然會同又解以左戎陣方矢孔庶滔之
其戰射夫駕夫兵會集于其徒肝朱或解或友惠率左右燕樂
天子來朝王始振之復古我永飲止

右庚鼓

彼來解之馬庶督之華之雄虎位多康微我師凡憲之又武何
其一之

右辛鼓

我永既常我道既平我折龍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
旭日果之我其旁導索馬既地散夏康之駕彼四黃左駢駢之
榮戰以英汝不親德禱翰駢之讓茲施之公謂大美余及如蘇
邑焉不余及

右壬鼓

夫人博玉朝夕微惕載而載北勿勿戎若而出奇進獻用時
歸格董祖告於太祝禱當受享致其方靈寓道中間孔庶處處
原區既坦疆理變之大而不覓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則及止于
是

右癸鼓

張懷瓘曰按篇文者周史稿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

名稱書謂之楊文七略曰史稿者周時史官執筆書之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卽鄭氏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述有石鼓文存焉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稿卽籀文之祖也

漢歸延寺碑在京西南罕山延壽漢御史世居于此人呼爲歸家山碑遠近不可讀

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延壽四年碑在京西北昌平境上

漢復寔頌德碑在涿州大鴻臚寺虎棲寔字長桓常時爲高

書免歸者月今十二篇

漢將馬成碑在平谷縣南五里

魏江府將軍建威鄉侯劉靖碑在廣故城東門晉元嘉四年

晉康王碑在涿州

晉范陽王廕廟碑在涿州

晉范陽王誨碑在涿州孝武帝太昌元年

足武本蘭亭叙在國學東廊

唐太宗面心石軍之蹟因親徵言蘭亭叙真蹟在僧辨才處

特達御史蕭翼賺蘭亭記德四年叙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湯

普徵馮承素諸葛自歐陽詢諸遂良各有臨本而歐諸流傳

最者後之所謂定武本歐陽是也所謂唐絹本諸遂良是也定

武本當時石刻禁中每紙已佳後數萬遺後石晉之孔契丹

聲之而北路棄殺明林慶唐中學學見得之其子貞官孫無

價時宋景文子定武乃以禁金代價納石於唐昭寧間薛師

正出故刊一則本以應求者此即真層已有二刻矣其子極

彭子道祖又模之他石潛易古刻之又割損古刻滿孔帶左

右五字爲識大觀中詔向某子嗣昌取龔寬和殿後諸康之

孔金人取石鼓及蘭亭叙重覆鑒主於燕見宋人姜白石蘭

亭考中石鼓在國學而蘭亭不知所在矣今存因學者疑是

定州薛師正刻刻本或薛紹彭所刻本雖非古刻然元人不

能也此石一云明初出天師庵土中一云元順帝北還重覆

摹載葉之于路徐中山叙置國學

唐雲陽碑王宗御製在涿州道士邊洞玄悟真成仙於此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雲昌郡太子李邕文並書遼人太原郭卓

庶模勒并題額

李秀字玄秀范陽人唐玄宗朝以功拜雲麾將軍在豹韜衛

州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卒於開元四年葬范陽楊孫

卿碑刻於天寶元年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爲李思訓在陝

西一爲此碑其官同其姓同也然此碑篆法道遠大勝後碑

秦人有著石墨鵠等者乃以爲一碑且以此碑爲趙松雪所

貼誤矣此碑舊貯良卿縣庫中不知何時入都城元平今李

隆振地得六雙流視乃雲麾碑建古墨蘇以震之後移少京

北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謂爲唐中王京兆惟儉携去汴中

范陽郡開恩寺柳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先天大聖文武孝

威皇帝敬元始淨光寶塔頌范陽府功曹奉軍節度掌書

記張不矜撰承奉郎寺徒恩軍曹奉軍張堂書皇德二

年十一月十五日建其文書丹于石故以復為前

按唐史肅宗至德二年女祿山已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遣安

祿慶安寺忠阿史那姓微兵同恭南之思明納判官朕仁智

寺之謀乃因承慶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

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此碑蓋建於初歸附之時而借

以媚唐也重書法整紫較所書謝碑以為最勝其碑完好

乃述人著景物墓者謂碑工半斷裂不可讀且體重芝原有

其人乃謂孝北海自錫名尤誤之甚北海自錫名乃狀重

芝也

隋天寧寺塔前石幢開皇時置書體追美楊升庵云最似歐楷

筆法

隋房山石經開皇中靜靜院鑿石刻經一藏像成而卒唐宋皆

有續刻

隋立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仁壽元年內史令王臣陳宣隋智泉

寺舍利感應記王即撰

唐秀峰寺石幢心經貞觀二十二年書

唐重藏舍利記景福元年沙門南叙述僧知常書

唐石燈庵心經廣德二年趙維書

唐重藏舍利記會昌六年米師倫書

唐草書千文僧亞細書自云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唐雲居寺石浮屠銘王大悅撰開元十五年

唐雲居寺石浮屠銘梁高望書開元十年

唐石經堂記劉濟撰元和四年

唐金仙公主泰諸莊回記王寺泰撰

唐祿書心經天寶十五年二月一日朝議大夫行尚書武部郎

中上柱國徐浩書都人孫氏從墨蹟勒石唐大尉朱懷珪碑

元載撰李融書

宋仁宗篆書紙夾經石刻在太醫院三聖廟內書在汴中彰此

燕中無宋蹟以其地未宋未正朔也

探親院石塔記述景福元年建燕京寶塔寺講律沙門如正述

塔在今葛育署

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子學碑七刻春秋禮記今唐藏不充

佑聖王靈應碑金貞元二年許健書

戒壇聚慧寺碑大定元年建

大開志舍利函記大安十年義中書

禮福寺碑大定十三年

香山寺碑李晏撰

大興陰寺碑李晏撰又書宗書飛虹橋飛渡橋六大字

平遙碑立燕都豐宜門外史注緒略撰字又虛中書富有詩云

十丈臺碑勢倚空風雲猶憶下遼東百年功業秦皇帝一代

大事大史公石新龍麟林雨後苔封鸞宮夕陽中行人立馬

空惆悵木森離口滿改宮轄助燕京人

雙塔寺碑完懷英撰并書書在兩長安門外寺中為內監取置

神道懷英奉符人善篆籀人稱孝陽永之後一人

棲雲嘯臺亭章宗遊駐蹕山題詞于石

重修蜀先主廟記金玉及筠書在涿州廟中

雲石寺續錫石經記遼趙遺仁撰清寧四年

雲石寺續錫石經塔記遼沙門志才撰天慶八年錫

華嚴堂柱本記賈志通撰并書至元元年

通惠河碑元翰林歐陽玄

碑畧有寧昌平白淳之水次緒太行西山之麓會馬服寺諸

泉潏為沁里河東流入自城而水門沮集成澤又東並官橋

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至潞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

會直沽入海幾三百里是為通惠河置閘二十有四延祐中

易水以石云

改修慶豐石關碑至元宗纂撰

奉安四國公配享碑至元十六年潘迪八分書

雲石碑寺成經記詳法柱後陳顥篆額至元二年

重修崇國寺碑至元十一年沙門雪圃法模撰

石鼓文音釋碑潘迪注并八分書

崇文閣藏書記天濂撰并書

佑聖王靈應碑至元任城撰依禮書

天慶寺碑至元九年學士王輝撰并書

陰禧觀碑在大都東南數里鄆州地鄆州本漢泉州

北遠臨鎮今為縣建觀學士王輝撰文

大都路德治碑皇慶二年王樞撰并書

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趙孟頫書在國學

崇教大師演公碑皇慶五年趙孟頫書

張天師像贊趙孟頫書

張天師大道歌趙孟頫書

座位帖趙孟頫臨

黃庭經趙孟頫臨

樂毅論趙孟頫臨

金丹四百字趙孟頫書以上四刻俱在國學

慶壽寺碑補修所次二官王萬慶撰

真人留國公碑延祐四年趙孟頫書

戒壇廟碑至治四年莊文昭書

大郎城隍佑聖王碑泰定三年

黃蘗大照碑泰定二年虞集書

真人張尚孫碑天曆二年趙孟頫書

昭德殿碑天曆三年趙孟頫書

和封先聖母父昇夫人及四配祠碑至順元年

大郎城隍廟碑至順二年虞集撰康里巎巎書

碧雲庵碑至順二年

仁聖宮碑至順二年虞集八分書

碧雲庵碑元統三年

萬寧寺神御殿碑至正四年歐陽玄撰寺在鼓樓東內有嵩子

碑二座墓墓

潭柘寺碑至正八年葛天麟

崇國寺勅諭碑至正十四年

隆安遙公傳戒碑至正二十四年危素書

潭柘寺碑危素書

護國佑聖王記至正二十五年天雲書

長明燈記至正二十六年

雙塔閣山碑在薊州城平津門外洪武三年御製

重修順天府學碑宣德三年大學士楊崇

文丞相祠碑永樂楊士奇

朝天宮記事碑宣德

潭柘寺碑正統學士胡濙

大國師智光功行碑天順

弘光寺碑內寺高麗鄭田

法藏寺碑沙門道孚

重修觀忠寺碑正統七年陳賈

修順天府學碑正統十一年陳賈

大丞相祠碑羅倫撰

西天大殊摩訶已疎行實碑天順二年

大國師智光功行碑天順

修朝天宮記郭碑成化

報國寺碑成化劉定之

大隆善護國寺勅諭碑成化七年

龍華寺碑成化八年僧道深撰

真覺寺御製碑成化九年

古像現今大士碑成化二十三年程敏政

潭柘寺碑弘治大學士謝遷

大隆善寺勅諭碑正德七年

昭應宮碑大學士賈宏

修順天府學碑萬曆府尹李損

萬壽寺碑萬曆大學士張居正

修龍章寺碑萬曆朱之著

修大德真君廟碑朱之著書前正春撰文

重修憫忠寺碑萬曆公烏

望北墓王廟碑春順吳惟英

慈慧寺碑陶望齡換黃輝書

如珠塔記黃輝書

正陽門漢前將軍廟候廟碑焦茲換重其昌書

長椿寺水齋碑朱萬鍾書

明因寺傳道記重其昌書

燕都廟有虞帝廟不知始于如代其碑則唐貞元間顏真卿書謂

之復廟碑立元時尚在元人王惲文某有大都復虞帝廟碑

記謂此碑人屢毀易去誓焉以它用主翁心愴愴若有微動

乃已後有道士陳志玄越長春到院復購之約不忙剝刻用

石皆及朱徒碑與跡所身擬植重不免舉道士楊恩不脫提

仍安原處其碑者莫如此今不可考

元人又有修理大都南京石經書狀云竊見大都南京廟學

所有几柱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來重創既廢舉皆散亂于

荒烟草棘間日就摧圯甚可寔惜且柱之遺剩自漢唐至今

歷代暨王無不葺崇修理益重大柱世大法欽也今海宇流

一方恩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正以彰國宸接元

經石刻書在汴京學宮舍人移置于燕今不復存余官汴城

於國對府學又見有篆書九柱似是唐人手跡以殘剩不全

余損資修理列于兩廡今亦在深泥中矣

石刻在世可以考證逸事補石之訛敬然所存者徒詳書記

載景佑時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為塔坊又雖陽天

湖池中有魏文寺九層樓殿悉是唐中欽碑金復街甯半

是六朝書碑余向在汴梁搜閱官碑止相國寺宋白一碑張

孝廉氏表曰固初款建都于此悉取燒灰某城燕城京實碑

多為中貴取置神道或重修廟宇改勒新文亦古今之所同

慨也

陵園

京東北平谷縣境內漁子山有大家俗呼軒轅臺相傳為黃帝陵蓋有廟今北黃帝都冀故其陵在冀境內舊云在楊山又曰在寧州非也至禹湖龍解之說則蓋荒唐唐失薊州東北有崆峒山閭道廣成子處今陝西崆峒山有至鵲謂黃帝時物惡亦神其說耳然昭王墓凡州要記曰在古漁陽北之無終山一統志云在府而清河縣側之燕丹村

昭王墓前有班理化為書生欲往見司空張華時墓前華表亦神語班理曰衆公唯寵終子非但自誤亦且誤及老衰遂見華容止風流華雅重之論及文史且有勝負言卒便進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今尚喚謂華曰此千年老精必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遂使人伐昭王墓前華表伐者聞華表嘆曰老梗果誤我于華表穴中得青衣凡小兒長二人餘使還表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以照之裡露其形

燕王墓在城東金大父中改築兩墓相連東墓之匾題其和云燕王舊墓古根字

恭太子墓在大城北改堤村始皇地行縣碑于此幼子亡墓此遼寧京陵在京東三河縣北五十五里

金太祖太宗陵在京貞元三年命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建行宮于其麓宮成名曰盤率命判太宗正寺京寺如上京遵太祖太宗神宮並大房山太祖陵名曰廢陵太宗名曰恭陵宣宗並德陵章宗並通陵二陵在房山東北

萬壽王家在阜成門外之西碑存

元人無陵遇大喪棺用楠木二片鑿空其中刻人形大小合為棺置遺體其中殮用皮紙皮帛執機繫腰盆盂俱用白粉皮為之糊以金盞瓶二盃一琬碟匙筋都各一燈籠用黃金為羅四條以束之送至直北圓窰之所深埋之用萬馬蹴平候草青方已使同平坡不可復識

嘉靖二十四年禮科右給事中陳崇疏云國家于歷代帝王陵寢之祭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寢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絕無陵所但據于府西廟址棉陽廟故以畢事夫既曰祭使而建無陵豈以為通窰之便明太宗永樂七年五月己卯營山陵于昌平縣遂封其山為天壽山時太宗梓壽陵久不得吉壤而仁孝皇后尚未及禮部尚書趙叔以江西地理術人廖均卿至昌平徧閱諸山沂昌平東黃土山最吉遂即日貼規尺議封為天壽山陵前為總神路入馬門之外刻石文武大臣象殿石柱及牌樓而為紅門門內為梯廡殿米為名牌坊各陵寶城正前為明樓已前

為石几筵又前為複恩殿為複恩門各陵殿舊名享殿嘉靖十七年上躬祀天壽山始名殿曰複恩殿門曰複恩門複恩祭而受攝之名也恩者同極之思也門外為聖蹟碑亭為神庫神廚宰牲亭

明成祖文皇帝后陵曰長陵西為

明仁宗昭皇帝后陵曰獻陵東為

明宣宗章皇帝后陵曰景陵又西為

明英宗睿皇帝后陵曰裕陵

孝肅皇后附又西為

明憲宗純皇帝后陵曰茂陵

孝穆 孝惠皇后附又西為

明孝宗皇帝后陵曰養陵又西南為

明武宗毅皇帝后陵曰康陵景陵之東為

明世宗肅皇帝后陵曰永陵

孝烈 孝懷皇后附康陵之西南為

明穆宗莊皇帝后陵曰昭陵

孝安 孝定皇后附昭陵之北

明顯宗神皇帝后陵曰定陵

孝靖皇后附裕陵之東南為

明光宗貞皇帝后陵曰慶陵

恭和 孝純皇后附永陵之東為

明熹宗愍皇帝 陵曰德陵

恭仁康定景皇帝 貞惠安和景皇后陵在西山前為享殿

為神庫神廚宰牲亭內官房成化年建碑亭于門左嘉靖

二十一年以神碑偏置門左非制乃改建于陵門之外

世傳西內老佛正統五年十二月廣而恩恩州知州春瑛

遇一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龍也自

言此非吾姓名員金川失舟大肉大起告遂潛內地遁以

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

奔佛寺居二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後適往南寧陳步

江一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

迨逮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殆盡早晚入土無能

為美觀還欲骨歸嘆大哉閩十尺按御史奏之相遂赴京

疏為老佛遂火賦詩云淪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

頭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蒼落宮中雲氣散

朝元閣上雨聲悲新蒲細柳年々綠野老瓜餘笑未休及

至京朝廷來需何人以尚膳丞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

之審視老佛亮見即曰不是我昔御使殿時素片肉于地

汝伏地餒食之何謂不是閩楊士奇尚在能出一紙手亮

得為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內壽終蓋西山不封

不樹戴史仲彬數身錄

世又傳西山之金山寺後有老佛墓題曰天下大師之墓予于丁酉十月初五日自逗谷早飯後策一驛同僧秋月偕于金山後尋訪有無也至功德寺午飯間之寺僧俱云未有蓋言王先生亦曾屢訪不獲王先生生者宗伯王公索簡也余有進谷小志宗伯墓其寺于首云崇禎戊寅九月間某秋尋大師墓于金山口遠近十數里未得其處乃於黑龍潭前平泉廣畝之間禾黍既登秋風落葉出一石碣云大內遷出二棺之記嘗書元平縣今名無年月無封樹恨未能考所始宗伯所記如此則此二棺世廟時有官婢之變波及曹王二批賜死元平縣收埋于此要建文無與之又聞昭安堂某謂漢中軒僧死於詔擬非死於大內則大師之賜蓋信為妄傳矣

王世貞建文還國辨曰建文之出奔王夫恪謹文裕鄭端簡任詳載其事以為天順中出自滇南寺僧曰我來元杖也胡漫名訪張像健其寔為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太監夫誠俾來驗之亦不識曰吾賜汝錢由汝手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銜之記否誠始拜而天命若大內以壽終蓋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墓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唐西

思恩州獲異僧某州為府以知州奉瑛為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從者所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龍之四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記而進丹汝不聞金川門事牛瑛大驚遂至京師使而腰大監天誠獄之其說如前致之史某云正統五年有僧九十餘自雲南上廣西韶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百四十年吾今為僧期滿宜進京師國以實為官奉命其使清進特詣思恩府王官知府奉瑛執送提安官柳濟誠忌京會官簡之乃言其姓名為楊竹祥河南鉅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歲為僧應進兩京雲南貴州五廣西上命備永衡銅禁之凡四輸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摘戍遼東遼東此事與應詳紀相違蓋應詳寔借此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竹祥非楊應龍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立張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凡十餘七是時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官不能職而僅一美哉議之機之又何足下之微而元戎其同議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二年也思恩同府未聞某年陞州為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自蒸惡皆好書者附會也太祖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已高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錄也當正國楊竹祥一事誤耳

獨起元曰國朝壬午之事建文皇帝遜位自鄭海盜薛武進
帝以為突燕王正統後出移入京師大內云云非載十紀傳
然余考之西山不封之說尤無繫繫使當時果有之于
時禁烟業已新施于洪熙之後何所謂而人遂不一志其處
也且以帝之遜為真邪龍而魚服夫鳳而鴻冥美何天不可
摩而飛何地不可梯而差孝康之祀忌諸又何所忌之于京
師一杯土也余州為正統後出之說妄直據史斷之其言良
為有見余又疑靖難師至日捕官使斡旋亡遺當時誰欺
指后及誰以為帝者紀又載帝帝以天子禮大禮以天子禮
竄今在何地既不為置後子果又何云以天子禮蓋手此兩
說者姑以意選之存疑焉可也

錢謙益致身錄考成化間吳江虞士史鑑明古與長洲吳文
定公為友常請文定公表其曾祖諱彭子仲康之墓今乾慶
集中所載清遠史府君墓表是也萬曆中吳中風傳致身錄
稱建文元年彭以明廷徵入翰林為侍書云云之事從亡者
三十二人而彭與彭彭後款訪帝于漢于楚于蜀于浪寧帝
亦問行數彭彭家諸從亡者以名錄彭皆可考証有金陵
焦休按序謂濟之茅山道書中好奇慕義之士見夫錄之相
與歎歎衣恩借借幣一以為必有一以為未必無南科法
歐陽調律上其書于朝且有欲為請議立相附方使諸公之

後者余以墓表錄彭考之斷其必無者有十未稱彭初狀
名不載國初無諸少年請食殿史獻閣下賜食與彭給舟遣
還恭謹力田為報長說入君最無條上列言多所龍竹節人
類之如是而已今彭果遜國道臣縱從亡訪主多所謂忌獨
不當云曾受光朝辟召乎即不然亦一老明臣也其生平讀
書幾又何以盡沒而不書乎文定公之表蓋括明古竹狀何
失策一至于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每治水諸使行縣上官
以為能推使有封反矣辨論無所畏彭脫從亡間歸南取印
首仲眉領諸父老抗論使前獨不畏人物色乎錄官豈無
丹者獨不知為故翰林侍書權使前對使者乎其必無者二
也表記彭生平自誇史闕足跡不出里閭錄載其間開訪主
廿年之間獨走海內何相背也洪熙初奉詔籍民民間廢田
或邑從苦于石以錄考之彭方訪帝于漢南何暇及此其必
無者三也表言彭彭然臨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
以從亡為離家所中死于欲彭更未肯死而云以從云元
徵甚其詞以觀耶也表言其卒之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而
錄云後三日言其年六十有二而錄云六十七年卒之年無日
皆外誤其必無者四也從亡何志之臣或無行收園或充青
草野或墮賊而捕沉或為某而默散身家漂落名跡漫漶安
有墓生記別從容題掃日墓為補錫正其為葛衣頭墓為東

湖無北太學之標榜觀期門之會集茂野史記壬午七月有
燕夫聞語自漢子無清之東湖今則以為從亡之牛景尤宜
漢湖者一燕從亡者又一燕耶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影入官
復元年錄改官制四年請聖旨許錄增寄官制旁述文時改
以影形傳致之也不然何遜國諸書一時論據官詳載而獨
子影制之耶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數奏記事洪武二十四
年八月廿五日東湖史仲彬將食銀官吏見上于奉天門賜
酒銀寶鈔次日陸希春給事吉祖之奏准王大學奏擬將制
制布衣解繒賦詩贈行而給事中黃紙記吳希按朱古墨記
洪武二十三年降存不起十五年以明經龍書荐入中書上
詔勅二十七年授戶部給事中是年吉正詳疾里居而奉入
官何許將給事中祖從泰准之張羽為太常司丞請備南平
道召還自沉于龍江北洪武初年七王奏與親覲而啟同錄
洪武七年七解得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監察御史使按歸是
年錄不在朝人不當稱布衣也黃紙建文元年以宣章縣典
史中廣鄉試次年中湖廣提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安濟洪武
中先官給事中其作是錄者以錢同郡人又死于壬午故敢
以重影形而不知其落敗若是其必無者七也錄云美江縣
上巡到影象同建文君在百影曰未也微而而去當時屢章
除奸究罪吏錄死何物縣丞故與影同名口相向于此鄉里

小見不解事之語其必無者八也當明古時章除之禁少既
久明古之反自吳文及而外如沈殿南王濟之等者言多訟
言章除何獨諱明古之祖明古為姚書同走修王現立傳其
在西邸集中大書特書一無避忌何獨于己之叔祖諱而沒
其寔乎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載某曰王守仁人松陽王詔
濟之治平寺轉職工役云轉載此云道當其傳會明夫序文
墓題亦非修撰者也其必無者十也之之人諸生龍斗改
錄為奇忠志多所授格通人為之序以為有家藏秘本合于
茅山所傳者也去年龍斗過余問付書事其偽云何余正告
之曰偽也為其言其所以龍斗色動之而曰先生之言是也
問其所藏秘本則遲謝無有余覓而相集題東文查覆考云
世之作偽者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誣之使其稍知時世
先後而飾詞以寔之尚何辨哉明古之論殆為斯錄發其語
有之俗語不寔流為丹青余之為是考也庶幾大史家不棄
滿于流俗而遺誤後世也余豈好辨哉
崇禎十五年給事中沈胤培疏云竊見謝馬都尉舉永固一
本奏首第該部科詳酌確議臣不覺寒手加額曰皇上修明
憲章無曲不聞請諡建文於此日其千載一時治祖宗陰贖
之使言而成我皇上建文之善也按建祖子本為錄當時吳
疏孫祀建文大略言建文君高皇帝孫懿太子嫡子五

年卿宇統順承明生為金漢玉牒之主沒舍新達飛昇之志
心需獨之成祖用王景議以天子禮蓋違臣致祭報朝三日
而成祖之不歡廢其祀可知也忌詔褒祀凡節諸臣是忠子
建文者宜祭祀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于孝陵高皇帝
之傍或疑建文太子之側疏下却處如讓面中不報而妄非臣
祖一人之私言也方壯治中禮部主事楊瑄合亦常請建文
建文而以景帝及元順帝為比謂親王因當視景帝避位尤
當視順帝八皆謂其不刊豎萬曆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
嫡後以建文不宜常除景泰不宜附錄並移奏辦乃景泰附
錄改正而建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神宗始允禮
生范詒震科臣楊氏民雲臣牛應元等疏而奏有建文事跡
著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在英年統之旨其惟其越
今又四朝美推而論之不帝何以編年不帝何以議事存英
年號不得不復其帝號復其帝統不得不酌其微稱與修其
祀典易本相因禮原一貫今先後諸臣之章奏神宗齋祭之
明諭已示顯號鴻名之漸美且成祖不常曰致去周公輔成
王乎今諸子而在未必不優遊之又不可稱建文為少帝乎
位號依然并未如景泰之追廢為昭慶王也且建文得統于
高皇帝尤非為景泰之因危擁立也乃一則尊崇于易世之
後一則貶貶于數十代之餘不適奉帝遜國則神唯無死而

不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能避征伐之逆勢前帝去建文亦
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成桃有主即眾君避野原無楊太祖
之心况一脉相傳則雖體間天更遞擇文皇之緒而何嫌何
疑之有哉皇上至仁符先虛受遠為遠帝憲廟追崇景帝之
親近休神宗褒表忠魂之意則臣有回說于此察見憲錄今
建文自為本紀無圖附以成萬世之信史一可議之故西山
不封不附之說而致辱成祖禮蓋之積因以表為後圖二可
議也故恭仁康定之議法而斟酌于二字四字之間三可議
也即圖為寢而春秋二墓掌于南奉常四可議也夫然後皇
上之心畫二祖列宗之心畫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
不盡念祖德而隆孝思恢皇讓而舉廢典端在此矣
著都尉王疏請以建文名入祀典崇讓帝曰建文無讓從何
處祭蓋建文之元史謂蓋以天子之禮所蓋之地南中有燕
也又傳謂西山有天下大節之墓在金山寺後余在退谷載
往尋訪又者然也崇讓上謂其無讓信矣然爭號存年之典
卒未舉行誠憾事也
欽明莊烈愍皇帝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同中宮周皇后
身殉社稷逆賊以二棺殮之傳于東安門外呂平氏詳英
皇陵四寶祀墓中
順治十七年十月初四日奉

世祖帝位垂隆除服惟屬國永祚親紹百王而創業宏懷情殷
勝國歷覽史冊興亡之速考其治亂濟失之由念以故荒遽于
天譴邦國既隳士民罔懷惟有明征烈愆皇帝建治理之策圖
惜贊襄之美遠以致寇氛犯關宗廟為墟進食表師匪因失德
朕每念及此未嘗不惻焉傷心也頃者兩年昌平周視明代陵
隧躬視豐墓猶仰維初以波諸陵規制咸壯虎相因獨愍帝之
陵荒涼卑隘典物未昭東陵當年故址求治宵旰不遑祇以有
名無臣薄海滿涕洟乎國步傾危身殉社稷發諸正終之創豈
同亡國之居朕于兇吊之餘撫恤與悲不棄流涕因歎締治陵
寢升豈几極慰靈與于九泉彰異數于夷壤地故少府金錢恐
皆小民正供倘僭工徒之費殊事賦式之經庶終不忍聽其闕
略用是布告方州聞導惻怛交相輸助奉新營莫以肅松微爾
昔弱廟深流風沐前朝之澤凡茲位庶寧無故主之思矧愍帝
之終與于社稷而勤忠之感常有同心或列籍存神或齒登編
戶思沾累世德藏高曾勿以章故為嫌戚故事亡之誼各隨心
力共佐經營在內所捐財工部至各直省地方輸之有司彙解
工部備處經費治繁計以歲月計資因缺工役迎與錄以周恤
崇美峻殿倉廩不尚雖少遊庠諸後煬尼獨新庶無贖手儀制
所在奉作毋渾擾言克戾斯奉式副朕心 諭下達近感誦以
為仁德

高出前古未幾 龍款工昇未及施行而罷
附載

洪武己卯冬十月詔定陵寢殿望初序祀禮時禮部學士樂韶
鳳等奏每歲元旦清明八月望冬至至用太牢其伏臘社無
歲飲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莫致望伏臘社同日
則用節禮從之十五年夏遣使詣赤王陵寢先是上聞宋史見
赤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嘆曰此美事也遂翰林編修蔡玄
衍議令人李震等陳畝于謙等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
詣所在舊視若有廟祀并其圖以聞于是陳州有伏羲氏商高
宗孟津漢光武鄭州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鄴神農
氏寧遠舜帝延安軒轅氏西安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
景帝威寧漢文帝興平漢武帝長安漢宣帝富平後魏文帝扶
風隋高祖三原唐高祖醴泉唐太宗蒲城唐憲宗涇陽唐宣宗
清縣高陽氏高平氏內黃周中宗景天元世祖東平元帝曲阜
少昊氏趙城煬帝氏宋河南湯王會稽夏商王宋孝宗凡三十
六陵是年遣官行視帝王陵寢進築禁牧致守陵戶陵二人三
歲一傳制遣道士奉者詣諸陵今有司致祭皇帝即位遣官祭
告嘉靖中又有武功姜嫄后稷之祠度都見世之祠二十六年
今車馬過陵者及守陵官氏入陵者百步外下馬如違者以大
不敬論

謁渡記

萬曆八年三月，上奉兩宮皇太后、皇后、妃、諸陵行春，發禮亭，大祭。京火警，華威從官行禮畢，勅還德賢宮。梁彥龍、呂平龍、吳官楊、四畏及昌平州官吏，即止朝見于行宮，賜元輔、張右正及次輔、張四維、中時行賜酒。有差，壬子駕發，華威、王天壽、山紅門降，望山左門入。兩宮皇太后、皇后、妃、復隨至，感恩殿行。居畢，上臨座，從官行叩頭禮。本日，駐蹕感恩殿，祭日有明。上、吳青抱奉兩宮皇太后、皇后、妃、乘輿，立於後門，夾降輿。皇太后、妃、下陵殿，左右設障屏，少侍導引。官導上至左門外，與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對引導，並與位奉，就位階前。上者上三上香，跪於復位。四拜，傳贊同奠帛，行初獻禮。專至御案前，獻帛。導至文皇帝御座前，獻爵。又導至文皇后御前行爵。復位，跪傳贊衆官皆跪讀祝辭。伏興，平身，傳贊同立。獻禮終，獻祀執爵者代獻。四拜，傳贊同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林帛各詣燔位，上還拜位之東，林祝帛官出殿門，禮拜畢，傳贊同百官上柱火，則火出。先謁永陵，候駕執事官散，銜設酒果脯蔬。上奉兩宮皇太后、皇后、妃、入女官奉就位，行四拜禮。奉上香，女官捧香。皇太后、三上香，訖，奏復位。跪皇太后、皇后、妃、皆跪上。跪于皇太后之左，肅訓官跪于上，復讀訖。奏要四拜禮畢，出火詣永陵，隨隨行。札如長陵，是日達公徐文壁候李言恭、伯陳王謀、杜崇、陳景行等。

備分祭。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恭陵、康陵、都督沈王、祭景皇帝陵。寢孝臨祭，恭讓皇帝、中官蔡憲、顧慶后、天后都指揮金、朱、符克謙、祭東冲莊、敬二太子各陵。國侯張建元、祭天壽山神祠。惟本日仍駐蹕感恩殿。聖母與上聞使所繫于得水，且因念六軍志，難以久止，必須當即日駕回。華威以尾駕謁渡，行札果賜輔佐張右正、張四維、中時行、白金、符、幣、諭兵部以遠，前昌平進駕官軍防範，平吉給賞如京軍。則又次賞宣大、項關、防、護官軍，以示朝廷撫恤。是侵重令遣兵之，立意諭戶部曰：朕躬謁山陵，經過地方百姓，皆吾本年分回糧，重與蠲免，以示優恤。中實駕發，華威督駐蹕功德寺行宮，後賜輔佐酒膳。乘兩宮、聖母后、妃、御龍舟回京。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俱于西直門迎駕。上還宮，是行也，上自發京，以至還宮，此奉旨，乘馬諸供億，悉從省約。若人老幼，扶携載道，瞻仰吹噓，達于遠近。戶部請照隆慶二年例，昌平州死大二縣，免十分之五，從之。

祭勤皇陵祀

崇禎辛巳四月二十五日辰時，上召成國公朱純臣、奉順侯吳惟英、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駱駝、馬、駙馬、永固、宣平、伯衡、時春、禮部尚書林、駙馬、仲、王錫、宸、待、德、崇、米、中、極、殿、時、法、崇、方、病、瀉、即力疾入午門，且房同王公、小、座、親入左掖門，簪修、修、林、公、嘖之。諸公及內閣四位，俱入皇極殿旁，直方坐。是時方祈雨，用

青布袍角帶而上僞全用青錦縐本寺服色諸相勸來故
信內瑞王赴之惠令辦官出持袍帶入接交揖畢即同入社改
門內瑞再赴云三柳中極殿已久即魚貫入中左門輪殿極高
下可四十級殿中極敞外甬路入分東西班欵外一拜三叩頭
畢上曰卿等進來攝殿入殿內東而立上曰威國公等過來禮
卿過來同過中號上曰岑陵為高皇帝子創之所開創重大食
矣所載遠復不許開宴取石坎代樹木禁制甚嚴近來法久人
玩于原類四雲外開河甚多及燒鑿紅石傷損樹木奇蹟難經
南中諸臣回奏還漢時遺重臣親勸卿等有所見各奏來觀威
六人各通職名奏畢大約皆言奉命往勘陵園用通曉地理者
同去聞有上林苑監楊應祥願曉堪輿可服來同看上命即取
應祥來立侍即錫宴奉臣的為南京司業祭酒願知岑陵事休
上遽令熟威諸臣起惟禮部三臣南對錫宴樓宴岑陵自花山
以下屬司各以上屬工元向有祖墓四個天鼓後漸添陵多宜
行折毀右侍即臣孫德瑤奏岑陵在鐘山古稱龍蟠虎踞之地
最為形勝基龍脈從茅山來歷燕前武陵華山白雲峰龍聚處
一帶至陵可几十里規制附陵二十里內禁列甚嚴今新開諸
墓若得龍脈自當嚴禁只是愚民無知以前似不必寬臣又見
宗皇來八未就續曾有疏言岑陵水口關妙謝處亦有秘脈紅
石昇陵後龍脈一帶皆當查看又前歲有涇縣百姓全大功陵

言泗州祖陵屬陽皇陵二處亦當昭雪上曰是全大功國臣旁
立野田是全大功臣再奏泗州地猶低闊大水時幾沒陵山砂
脚屬陽陵龍脈處關亦有鑿開池塘者上憤然曰這奏何不
曾聞得顧閣閣臣官謝不知上命臣等起來徒曰賜宴坐侍等
出欵晚謝即叩頭言時方祈雨齊指不敢用酒上曰特賜酒
又謝不敢坐上命即還旨入座隨命內侍帶廚計十三人各一
席四閣臣及林南書同坐係長桌用金蓮花杯臣錫來臣德瑤
同坐銀金蓮花杯臣高如報關可同才下有三小席承之旁
有前初儀狀一大蓮花之美觀威諸席在兩旁御膳所自備蔬
果各席可三十餘罷官精潔席各二花報掃蓮花中帶云未入
時上自就各席視之且手自安花云隨召光祿寺官八人入行
酒上有異者皆出御廚非充祿寺辦也酒三巡湯三飯一而上
以簪不用酒既畢出席謝上曰台侍即來德瑤出班將過上曰
右侍即得德瑤來臣即通中號上曰上未勝行數步上曰再上
未再勝行數步如是者三強御座可大許上曰汝德瑤的再奏
東臣對岑陵前對茅山後枕大江高皇帝子創之所自當慎重
上曰泗州屬陽帝再說來臣奏臣來曾到鳳陽亦未知其詳只
即中見全大功說是如此說祖陵只禁附陵二十里此外皆無
民間所以愚民不知聞有開鑿灌注須查果係龍脈與否如不
係龍脈則民生水利亦當昭雪其泗州內高寶一帶地勢亦低

下面開板不甚消水所以水勢壅塞時有滯澇之患上廟開闢
臣曰這奏說的是鳳陽泗州須一井聯絡關臣永旨託臣鑒將
叩頭起上又今再奏來臣查中國有三大幹龍中幹臥龍在中
都結為鳳河祖陵南幹旺龍在南京結為鍾山孝陵北幹旺龍
在北京結為天壽山諸陵這三大幹本朝獨會其全美是帝王
萬世重長之福上曰這三大幹都從崑崙山發脈來臣奏誠如
聖諭備言南北兩戒兩戒自岷山嶺聚來東地絡之陽立揚子
江入海為南戒北京自黃河積石來負北地絡之陰立天津入海
為北戒是兩大戒山河形勢皆兩京收住上曰這北戒是立天
津入海處臣奏北戒自太行山一帶過天壽西山入京城至天
津便是大海結聚處就是兩山一帶龍脈通處亦不宜開闢口
上曰西山一帶亦當炮管起來寺立二建額久之即曰成國公
新樂度札部尚書東三臣同還上曰今命卿等三人時往南京
考察會同奉祀及寺僧神宮監札部科參勘附陵三十里及
龍脈經行處并左右砂水俱不許開石燒炭凡新添寓房悉行
拆毀樹木格棧或宜移去或宜裁損俱詳奏便宜行至泗州祖
陵鳳陽皇陵一井嚴作踏勘如有勢豪大姓把持立行奏治
罪欽此奉楊應祥江西人丁憂回籍恐不在家有原任札部郎
中公陞浙江按學副使王應華係臣舊屬官如楊應祥不在即
取王應華某上曰一井行文取來同賜成國成二百兩路費錄

銀二十兩裏新樂度路費一百五十兩錄銀十五兩裏尚書錄
路費一百兩錄銀十兩裏命并賜茶即同出外叩頭而出時
天氣尚熱開四大門薰風習習上寶座周圍刻金龍形一片黃
金確曜之內置金屏及御榻以黃綾衣之諸臣就席時上用茶
間龍案上文書同札監大階旁立侍而諸臣坐其殿事之祖制
宴群臣皆在午門外文華門外惟祀禮成宴三品及學士在
宣極殿永樂中召坐西內園殿宣德中召儒生入萬壽山慶春
殿又召進士渡汜皆賜宴嘉靖中賜宴西苑然不聞侍生亦不
聞在中極者蓋正統後生札父廢今上崇禎十三年始議行之
而中極自賜宴親王外從來未有也是日上立侍內閣取來統
續今天功未竟統續疏在丁丑四月全大功疏在丁丑閏四月
閏中不知也搜存父之始上然當儘崇統續疏有祖陵池水較
道至清孝陵表殿小几鑿石及司各建坊祭桑事情着張監撫
按作速修哩崇禎而大功疏則果已有旨而已上遂特發旨二
百餘言詳述孝陵及鳳陽二陵祭勘事情仍錄閣房給劄書以
行札部侍郎臣新德瞻奉札

附新德瞻鳳陽記

泗州與時昭縣淮而居相張五里許度得楊從州城外汾淮
北行十里渡小河即墓運山也一片皆漫土嘉靖中始改築墓
運云云與以馬入御碑亭位墓前墓前古柏萬株數百步為紅門

帝即御祭署也。世襲其祀。來自謙。東迎。引入殿前行立拜三叩。頭北。殿前甃石。闊四石。數十。十六。石。馬六。內臣。控馬。二。朝。臣。十。四。殿。內。三。寶。盤。置。神。座。德。祖。玄。帝。后。者。中。南。內。即。高。皇。帝。高。祖。之。懿。祖。愷。帝。后。居。東。而。向。然。祖。穆。皇。帝。后。居。西。而。向。其。陵。寢。神。宮。即。苑。一。如。孝。陵。及。天。壽。制。殿。門。後。即。然。祖。陵。所。稱。萬。歲。山。者。之。高。皇。帝。以。世。遠。遠。不。能。往。故。新。以。德。祖。為。肇。基。而。德。祖。二。陵。經。兵。燹。亦。失。其。處。故。止。于。熙。慶。寢。殿。行。望。祭。為。龍。脉。而。自。汴。梁。縣。宿。虹。至。雙。溝。集。起。成。為。狀。為。九。岡。十。八。窪。從。西。轉。北。突。龍。入。前。坐。祭。向。丁。一。大。坂。止。之。數。則。子。干。陵。前。地。早。龍。數。百。丈。官。高。數。尺。繞。身。九。曲。水。入。懷。從。御。橋。東。出。無。小。河。會。又。前。為。汴。河。其。左。為。徒。湖。為。二。陳。溝。又。前。即。泗。州。城。有。塔。又。前。為。大。淮。水。二。官。從。而。東。遠。陵。後。求。北。入。海。而。淮。水。灣。環。如。玉。帶。皆。運。水。也。又。前。即。行。臨。縣。治。東。帝。所。書。第。一。山。也。山。不。甚。高。無。峰。巒。橫。亘。八。九。安。陵。正。對。即。面。前。崇。山。又。前。二。百。餘。里。為。大。江。而。陵。後。則。明。堂。凡。南。水。遠。矣。武。又。後。為。影。塔。湖。又。後。為。汴。湖。又。後。二。百。里。為。黃。河。又。數。百。里。為。秦。山。大。約。五。百。里。之。內。北。或。帝。河。南。咸。陽。江。而。十。餘。里。明。堂。前。後。復。有。淮。泗。汴。河。諸。水。環。遶。南。東。北。惟。龍。自。西。來。指。高。升。陵。左。肩。十。里。為。卦。劍。台。又。左。為。洪。洋。湖。又。左。為。龜。山。即。馬。頰。五。丈。相。處。又。左。為。老。子。山。自。老。子。山。至。清。河。姑。也。即。淮。黃。交。會。處。也。陵。右。肩。六。十。里。為。影。塔。湖。為。凡。岡。十。八。窪。又。

右為柳山為崇山即汴梁虹帝來龍千里諸穴真帝王萬年古墳雖今雖微云大水時可一尺其山較泗州城中地高可丈餘惟御碑亭前罪塚稍斜射而東一帶人家散築崇山似於明堂為礙耳年銀相祭署某君所因與魏塘酌數遊而歸魏塘說稱然祖世為句容道德鄉朱家巷人生宋季元初至元間因亂寄家渡淮至泗州見其風土雖事居吾泗人社會常推為祭酒居泗凡三十八年一日野星復揚安墩下墩有雷過二道士並詣野處曰若真此必出天子其後曰何也曰若以枯枝試之必生紫玉呼然祖起祖故戴膝道士乃持枯枝去十日復然祖復展祖驗果生墓因拔去生枝別屬枯枝前道士復來心異之兄然祖在傍因指之曰必此人焉去遂語祖曰若有福改葬此當出天子殆龍息不見元致和二年丁卯夏然祖投函英陽甫封土即自成墳仁祖并四十六年十二月謫南昌縣知縣王王及曹國長公主遷封後趙東鄉時胎之永陽里淳皇后見一異人修髯秀貌黃冠朱裳蒙謁授白葉一丸神光輝輝使吞之遂孕明年天曆元年九月十八日太祖高皇帝生聖造成展壬戌丁丑丁未也迺真祖有歲餘年時誕之夜紅光燭天里人起呼朱家父及至無有也余嘗故有二節后時聞堂中語遂從去至晚某從東北百餘步高皇帝甫生淳皇后抱浴池噴口家貧之湖梅其有忽紅羅浮水上因取而求之今傳為紅羅障其生

靈帝兄五色玉龍世名顯光山有敕廟在馬廐在行昭縣靈跡
鄉距縣百二十里又高皇帝龍龍定鼎金陵建連四代已建仁
祖淳皇帝陵子孫陽司命皇太子至漢川祭告祖考妣於汴州
然未識古宮所在時向城西瀕河亮帝時遣官設祭洪武十
七年甲子十月十二日崇仁龍張衛總樞求貴從軍於此年老
婦歸即畫圖誌說龍龍崇祿指名居處莫處傳錄莫異始末貴
故得悉祖北邊者上即命皇太子至汴修建陵寢觀曰祖陵舍
裡即製造三祖考象苑祀殿殿後延殿大小二十六祭設祭
田一百四十九頃金蓮人戶三百一十四戶因設資本祀四品
顯色子孫世襲管理等事當貴面奏賜時恩賜田宅鈔銀等
末殿等物祀典有如今置祠署於貴人所居之稍北其東南
即祇祖之舊屋基將賜奉祀官世為葬地及貴子敬齋前官為
皇帝召入護身殿賜賜一采復賜御前子袍袍給以美職官與
同濟而賜家徽者宋保徽大夫楊汝大聖寺評事楊惲墓也
今改墓於陵而之貴墓後後諸戶而免守陵戶役及一應雜色
差雜等口漢泗定縣鄉望陵寢在馬廐人民理宜優恤諭等民口
鄰近荒田儘力開耕夫不起耕不屬有目衙門諭署官員你衙
門裡無利名進作也不別奉昭是文皇帝高祖漢泗州諸陵祭告
賜金帛銀兩鈔銀田地四十四所並夫役百戶內侍等官又命
求貴子孫諭汴州縣有功勳渡淮仍以今牌局職至皆賜生溫

諸時賜父老牛酒慰勞馬則聖承親祀建重臣祭告景泰時
以不面弘治時以大風傷陵榭嘉靖時以陵前山石墜以基運
山從祀方澤以皇嗣未生以修陵工先皆遣重臣祭告萬曆二
年七月十四夜大風而損壞殿宇門墻及湖水衝激東南角岸
命南工部郎郭子章修理并砌石堤二十年復命南禮部督朝
節南工部沈汝周時再築後從二道

天府廣紀卷之四十一

賦
明翰林李時勉北都賦

惟我皇祖首伏羲師以平暴亂豪傑景從聲振江漢削除僭竊
拯民塗炭定鼎金陵撫綏萬邦乃降茲土實維朔方懋成周之
卜洛欽並建而未遑逮我聖上繼明重光握乾御極一遵舊章
仁聲洋溢乎遐邇恩澤汪濊于八荒既政治於太平遵皇術以
省方仰先志之未遂遂弘規以作京苑經營之伊始偏憂其
敷騰曰惟北都之在冀之域右挾太行左據碣石背疊險方重關

西平原兮廣澤宗恒發其巍巍鑠鑠閭而美夾冠九州之形勝
實爲天府之國是以軒轅邑之以分州唐堯階之以爲帝擴神
化以宣民大勲德之光被贊王氣之所鍾于今茲而有待也予
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應神祇獻珍而山石
自出河嶽鼓靈而神木自行民于來今相續期不日而成功爾
乃懸水樹萊鐵景表營方位既正高下既平舉百功並興
建不拔之至址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于西阜環湯池而鏡清
九衢百屋之通達臺邃宇之縱橫顧壯麗其若此非燕遠而娛
情蓋所以強幹而弱枝居重以御輕展宣猷而朝諸侯遵先軌
而布仁政者也若乃西郊砥平皇道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通居

中而達極其南則萬流宗海平林蔽天攬却耶鉅虎之廣衍眺
平疇沃野之綿延澹漣恒衛經其野瀾砥涑桑滙其前界以大
陸廣弘壤阨以大葭井陘之連山包絡趙魏襟帶齊魯膏腴之
地綿亘三千餘里而極於黃河伊潁之川其水陸之所產阜聲
繁盛蓋莫得而計焉其址則疊嶂萬巒層巒蔽虧長城矗乎雲
表百泉湧乎山隈壯天關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偉左盤而右
顧宛鳳舞而龍飛寶礪而簪積尊擁衛於邦畿包狼山上谷
之阻據野狐獨石之危掩祖山木葉之離立連白登紫塞之遠
遙控邊陲而極乎洮河之北鎖朔漠而適乎瀚海之渾渾聲赫
靈吳威懷億相率而來歸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汝潯

涑渚涇繁迤連峰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崖玉田白壁神仙瑤
臺越無終而越金山跨遼瀋而逾鴨綠至於陽谷日出之涯固
已遐哉邈乎而莫不在乎綏懷環以大海衆水所歸洪濤巨浪
洶湧崔嵬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蠻酋番帕悅播隄天上下不
絕而往來又有遼瀋方壺鳳麟聚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流精
之闕瓊華之室墉城岩光金臺岑庫紫氣丹青景雲曠日靈園
偃佺安期羨門之倫相與游從乎其間出入隱見而恍惚瞻帝
京其伊適庶可見其駉鸞駕雀之勢偉其西則崇山聳翠高托
泰岱北接居庸南首河內奇峯擁關龍門阻隘玉泉垂虹青煙
浮黛上巖集兮倚空下蟠踞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湯湯西湖

泱泱鹽漚琉璃桑乾廣陽雪波茫瀟瀟汪洋一瀉千里會流
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收連郊踰畿錄丘彌谷澤渚川滙
若大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則有奇花珍果嘉樹甘木禽獸
魚鱉豐殖繁有覲覲藉藉不可得而盡錄固可以因農隙而校
田獵逸車徒以講武事乃遵國風稽王制詔期門簡將帥而校
格擁罩蓋出天關而雷轟輦芳郊而雲會非所以威戎誇武娛
樂聘意蓋將取不狎而除苗害狩無擇而順殺氣謹太易之用
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仁于一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
壯士之奮厲皆知夫仁者之為勇而以投石起距之足鄙亦何
必珍禽獸割野鮮食而以悅仰極樂之為貴也若夫其宮室之

制則損益乎黃帝合宮之宮式違乎太祖貽謀之良居高以臨
下背陰而面陽奉天凌霄以磊砢護身鎮極而呼嘯華蓋穹崇
以造天儀特處乎中央上徹象夫天體之圓下效法乎坤德之
方兩觀對峙以嚴立五門高轟乎昊蒼飛閣訢以象乎四表環
樓甍以立于兩旁廟社並列左右相當崇文華重國家之大
本西廂武英嚴齋居而存誠形庭玉砌壁櫺華廊飛簷下瞰蒼
樞高躋閭闔其湯湯儀帝居于將將玉戶紫華星之炯晃璇題
納明月而輝煌寶珠琤璫於天關金龍天矯于虹梁藻井鏤發
綺窓玲瓏建瓴格複道迴銜銑霄漢以上出俯日月而遙胸
五色炫映金碧晶瑩浮輝揚耀寶彩雲紅其後奉先之殿仁壽

之宮乾清坤寧彤麗穹隆掖庭椒房閨闈閣通其前則郊建園
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至於五軍庶府之司六卿百
僚之位嚴署宇之齊設比館而並置列大明之東西劉文武而
制異至於京尹赤縣之治所王侯貴戚之邸第辟雍成均育賢
之地守羽林而掌飲飛者至九十而有四莫不井列而蕃布各
雄壯而偉麗其岩廊之上則有享受榘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輩
相與廣虞廷之歌談羲農之際發補家之能懷忠貞之志考禮
文於大脩贊聲樂之畫美是以朝無缺政德教漸暨薄海內外
均陶至治幸其有作幸來趨事成此大功忘其勤人和既極
休祺滋至慶雲瑞藹之覆於闕庭素鳥玄兔之獻於丹陛醴泉

屢出甘露數登麒麟騶虞之珍馴翔天馬之類紛紜還莫能
殫記于以見天眷之益隆而聖德之純隆者也于是正月上日
工既訖上爰告成於天地肆詔銘美於祖宗清心凝慮齋沐肅
恭盛饗潔牲既豐芬郁那以旁達靈囀其來降錫嘉貽之
稷穰介景福於帝躬將順應求於昌期趾躋笑於無窮乃服氣
見御帝座開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內侯甸而要荒外殊
方而異俗胥近悅而遠來紛鼓舞而旬方物溢以充庭麥甸
燦而暇瞻率蹈舞於階墀效華封之三祝爾乃浹和會昭景鑠
鏗鏘鐘奏雅樂詒光祿以開筵合百辟而燕樂饌珍玉兮芳馨
疊瓊漿以斟酌聯韶蟬兮夾陛綸樂夷之龍服莫不酣暢而飽

德威頌歌而踴躍赴填城而溢郭揚歡聲於寥廓斯可以擬太古之無爲慶華胥而蹈栗陸顧皇上之謙抑視皇治爲未足於是降德音播嘉惠省刑罰薄賦稅汰冗濇推廉吏舉賢才擢俊又發倉庫賑貧匱尊高年而禮有德慎防禦而修武備貴爵重賞以屬廉耻厚往薄來以取衆商蓋欲使人知所本士知所勸四方萬國無一民之失所應陳僻壤無一物之不遂舉陶子春風和煦之中而樂於雍熙泰和之治此蓋克舞競業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紹鴻業繼先志益宏遠而有傳故不勞而甚易克絕乎千古垂休於後世固可必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替小臣微陋忝職文字願獻帝都之盛概揚國美于萬禩復爲之歌曰煌煌帝都兮遙鎬豐阻山帶河兮壯以雄天開日明兮王氣所鍾穹窿遠天兮惟帝之宮廓氣侵兮開溟濛鎮夷夏兮宣王風王道平兮四方未同願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

楊榮大一統賦

於赫太祖受命而興龍飛淮甸風雲倏集恢拓四方弗遑經營既渡江左乃都金陵金陵之都王氣所鍾石城虎踞之險鍾山龍盤之雄偉長江之天塹勢百折而沉東湖後湖之環繞湛寶鏡之涵空壯江南之佳麗瀝萬國之朝宗此其大畧也迨乎聖皇嗣大一統剛健日新聰明天縱圍四海以爲家登郡賢而致用思繼志之所先惟都邑之爲重於是天意鑒觀人心和同神靈啟順龜筮協從既應天以順人爰辨方而正視往聖而獨起繼高皇之先志乃相乃度載經載營茲北京山川炳靈其爲形勢也西按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

崢嶸氣摩空而削岩復有玉泉漫流宛若赤金河澄波雪練涵空膏澤繁著浩渺冲融一色路經綠泥混無窮貫天河而爲一與瀛海其相通國其派達析津源分涇水既環抱以紫迴亦瀕莊而清此來職貢於四方通楫帆舳萬里至若王畿之內輦轂之間沃野彌望原陸闊烟火相接鷄犬相聞宵無徹柝外戶不閉以牧則蕃以種則獲以佃以漁以耕以鑿隨其所營皆得其樂而其爲都也四方道里之通均萬國朝覲之所同梯航玉帛爲都邑之會陰陽風雨當天地之中爰勅巨度爰戡材木南浮湖湘西入巴蜀斧披虹霓聲撼山谷徂徠之儲新甫之蓄梗楠杞梓杉櫟檉櫟檟檟青天報達地軸鉅細畢踰長短悉錄駕雲

車之百輛振龍躍之萬斛紛紜縹緲彌布川陸厥材之良不一而足若乃美石比玉從古所稱瑩者如圭潔者如瓊溫者若琥珀者若瑛以磨以礱乃堅乃貞鏗林振整馳風驚震千夫所攻萬里啓行山靈助其光華坤后發其精英宜賦畀之哉混寶寶王之爭呈若夫狀離播功坤艮合德出於陶冶成於埴埴飛紫璇於半空結祥烟於八極或現以圓或矩以方聚瓊瑤之一色耀文采於中央或肖形於獸吻或擬質於鸞鶻於是良時載啓吉旦既卜臣庶駿奔瀕若雲蓋源：其來登：其築百堵皆與萬夫相屬行若魚貫立若鱗疊斧斤揮霍尺度攢接由是寶育効力公輸獻奇曰爰曰斯伯與暨倬樞厥巧思運厥神機各效

其能以見於萬類小善之並錄矧妙伎之或遺羣材礪磊以上積鉅棟騰躍而擎飛乃九門洞門三殿攸建歇後雲聲丹漆實鉤輦路逶迤闕道迴轉華蓋屹立乎中央奉天端拱乎南面其北則有坤寧之域乾清之宮璇題曜日寶柱凌空金鋪璀璨時踞珍瓏珠玉炫爛錦繡半茸葳蕤起鳳天璫盤龍千門瑞藹萬戶春融其南則有午門端門左掖右掖丹闕峙而上聳黃道正而下直豁大明之高張此正陽之拱挹綠周廡之宮崇獻重慶之護翼其左則有宗廟之祀以奉祖考仰在天之神靈隆萬古之尊號謹歲時之蒸嘗薦純誠於蘋藻其右則有社稷之靈以崇祀享汎壇壝之肅清通神祇於紛繁爰奉祈而秋報用昭答

於靈祀若夫乾清之前門列先後日精月華之對峙景運隆宗之並構護身翼乎其前仁壽屹乎其右又有奉先之祠大善之殿文樓武樓之特聳左順右順之並建若乃震位毓德文華宮露亦有武英實為齋宮有天財寶藏以貯珍貨有大烹光祿以典飭饗寶善在左以翼：思善居右而崇：若夫欽安之後珠宮貝闕藻綉文輝雕甍蔽某六宮偕陳七所在列親賢有錦繡綠有室二南詠歌播于篇什錯億相成風化洋溢皇城之外殿宇魁渠有真有嚴太孫之居金水之濱瀛階玉除梁棟巍：上凌太虛為增王宮珣街呈圖呈羅恭列以臨九街至若文淵之閣秘書之府纂述乎今儲蓄乎古汗牛充棟莫知其數牙籤返

進紺帙旁午聚奎壁之上連赫虹霓之夜吐若夫飛閣嵒：寶為承天綉極露葆重拱呈聯踞石祝之盤礪珠華表之巋然至若南郊之設特起古制國丘方丘不岐以二合祀于中父天母地壇分內外二十有四羣祀有典百神有位惟我太祖實配上帝乃威孟春三陽之始吉日斯頒祀事有條荐以萊盛浹以醴齊豆蓬秋：庭燎：鼓鐘戒嚴鑾輿至止儼對越以升中祝蕃禧之攸萃若山川有壇光農有祀禹祖撰肅冬以時祭賓長格恭罔有弗亶若夫稽古建官為民之故內外相承各舉其屬呈若黃門給事青瑣仙班典內廷之封駁近咫尺之天顏復有文翰之林詞藝之苑虞嚴密之清禁列英華之妙選優游玉堂

之著出入金鑒之殿擅瀛洲之美譽承顧康之清問至若鳳池之職尚賢之司掌絲綸於紫垣與符璽於彤閣有宗人以統天潢之派有銀臺以通喉舌之機若乃六卿分職位儕台鼎贊親堂之謀謨總藩方之政令至若憲臺之任風紀是司誠耳目之所寄實法度之攸施若夫都府有五軍政是宣奮銳之將士耀霜雪之戈鋌保與國於按堵掃絕漢之烽燭至若都邑有庠辟雍有學育材子茲以儲以擢若夫宏臺典祀士師明刑錦衣總戈儀衛巡警條於五城鴻臚朝謁之禮太僕司監牧之名京義布列於州郡田野參錯於也營至若奉神有祠報功有廟梵宇琳宮光輝即耀倉庫之積如城如京露積紅腐陳：相因謹

甲品榮士平精銳靡強非推靡堅非辟驛昭驛發長驕驕宛冀之駿渥注之良充乎內廐磊落騰驤又有福山後峙秀出雲烟實為主聖壽萬年層嶂疊擁奇峯相連鼓鍾有棲其高接天執若貫珠萬里綿延若乃朝市既成井邑斯列閭閻輻輳關闔有截豁九達之通衢罪萬室之如栢富商巨賈肩摩袂接北通朔漠南極閩越西跨沉沙東涉溟渤來百貨之縱橫雜輪蹄之填咽珠璣其輝耀羅綺其騰帶至若青樓並峙綺榭相連坂坳窈窕艷女嫋嫋穠妝競倚粉黛爭妍引歌喉之宛轉迴舞袖之踟躕極酣嬉於暇日窮勝賞於芳年至若太液之池萬歲之山澄波激澗層岫噴開闔蔽虧紫帶迴環蹀飛棲於掩曖

敞貝闕於岩端門臨碧薜之磴橋梁玉虹之灣晴光出乎軒檻飛華涵乎閣宇瞻廣寒之月殿撫桂樹之圓圓爾其瑞草龍蔥其樹巢虛長松之蟠古柏之植修置烟挺老槍雲積瑰偉之姿奇異之植蔚然其陰端然其色宛蓮瀛之在茲恍塵凡之遂隔至若上林衍沃靈園達達藉以碧淇湛以深池百草綠穠葦芳菲寬闊薄于禁禦乎廣屬乎坤維樂鱗介之游泳縱毛羽之離機乃有騶虞效祥麒麟表瑞白質黑章膚身牛尾神虎貢於遐方白象出於南裔倏玄兔之繼呈忽天馬之登至復有馬哈福祿厥獸殊形駝鷄之異白鳥之情奇姿詭態舞舞縱橫獻首莫紀伯益難名至若地祇協順天心昭格嘉祥疊臻靈貺蕃暢

神木不運而自行祥氛煥發於巨石忽靈蛇之前導現太清於沙磧瑞光炫乎半空仰雲峰兮五色醴泉湧兮瓊漿甘露澤分玉液靈芝產于碧山景：見于南極亮千光以耀窮輝百喙而莫悉然而歷觀前代迄于往古帝王所都難可舉舉靈瑞之美峭函之固宛洛之奇汾晉之富雖或據雄於一時控制于中土而于今茲帝都之壯麗又豈可同年而語哉乃歲庚子告成厥功辛丑正旦方春和融聖皇御極萬方會同百辟師士肅：雍：蠻貊華夏罔不率從戴白之叟垂髫之童且欣且抃拜舞呼嵩仰祝聖壽萬福來崇慶此皇都佳氣鬱鬱擁蓋圖於萬世偉壯觀於九重與帝王悠久之業據山河表裏之雄然而聖天子

以六合爲家以四海爲池以仁義爲干櫓以禮樂爲藩籬不恃險以爲固惟在德之所施至和塞乎穹壤恩澤洽乎華夷致九有以寧謐躋萬國於雍熙此其所以德侔乎堯舜道合乎軒羲窮天地亘古今而莫能與齊也臣職忝叨蒙眷顧謏陋是漸涓埃莫補觀皇觀之鉅麗壯宏規於往古潔泓穎於長辰陳盛事以爲賦又從而爲之歌曰翼：皇都萬方之會兮聖德之宏寶同應戴矣聲教所暨一統無外兮又歌曰皇都翼：民之所止兮惟皇萬壽福祿無已兮聖子神孫寶祚萬世兮

將德璟三殿鼎新賦三殿者皇中建三極殿也初爲奉天華蓋柱身肅皇帝仰則天垣遠細爲範爰錫嘉名我皇御錄中興寶鼎新焉在易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蓋與書維皇建極之指合璋哉序城北辰之鴻緯南面之盛觀也七年中秋落以斯子之雅敬拜首稽首而獻賦曰派維幽燕闢基黃帝四千餘年明乃繼之昔剪豕尤我罪蒙古天味再開王氣贊吐當時所爲治城闕錯宮室於奉天出治之地尤三致意焉蓋已高踞龍虎上憑甯取籠二儀以爲官枕萬載而不渝矣拍果之厄盛極而然今皇帝道追祖武堂構是省謀殿基作而詔諸中外曰是成祖完中之區而肅祖以時錫福之所延也歸會時其旁正陽當

其前東西文武左右弘宣冠帶萬國龍冕九天列聖降降其可後焉於是命司空契元龜飲天棟日營繕經初圭臬揆景般爾競趨發帑則神廟封椿之貽醪俸則千官邪許之呼蜀楠與磚灣右荆銅山祇川后獻瑞鼓功爾乃神木輪麻黑靈治瑞臺練糾設匠石究奇百司雷達萬聲雲飛曾未幾時而皇極門殿已煥乎其巍：矣惟中興建兩殿踵成如彼太乙之宮前有太乙復有鈞陳是曰紫微帝座三辰微星規而增麗浴濠汜而俄新恢當陽之寶勢快神孫之高門若夫雲葉星栢重栢飛昂蘭栢藻并瑞梧鳳窻金扇玉鋪丹墀瑞瑞岩岩傳殿蔚燁燁煌煌雲霧奕奕絕翕有光固三殿之所同先難得而備方也有兩班文武

進而稱曰斯舉也蓋遂之三十年而成之不日乘蓋用幹在賔
元吉當寶頂之晨安馳露布而生色敢賦周詩上壽千億於是
尚賔陳案敷坊奏銘衣設幟光祿授有黃麾羽扇杖鼓排蕭
伏馬馴象羅擁貂蟬鞭鳴蕭捲玉象以朝然後七舞入九曲湛
稱制賜澠山呼者三其或冊拜椒掖封達桐主廬天人之賢萬
受重譯之航樣禮成郊廟興舉耕耨頌春小歲獻至日南升恒
進千秋之鏡熊羆叶百堵之占莫不晴惠春明日射天香劍萬
花生穆：皇：於是屏密妃却王女容嬖幸訪箕呂解網陰青
吹律回黍祝言視聽極其思歲月日星歷其序雨暘燠寒五行
師其官食貨徒師三德修其監若是故庶徵應五福綏而世焉

竹苞松茂之主也昔堯有鳴宮舜有總期儉德雖章大北非時
秦漢諸殿通光臨華神仙增城門千戶萬則汰王之議也若衛
歌楚室昔美靈光則又諸侯之事也安足為今日頌哉帝錫斯
疇肅祖命之肅祖錫疇來孝追之光啓中興不亦禱序天子曰
嗚是於時疇其八抑樞在極子夫皇極者即堯舜允執之中而
建之即平康正直之衡三而一者也吾將坐華殿之上燭以玉
燭風以景風使東至寔宮之塔西至松喬南至危方解解面內
莫不來同雖黃帝阪泉之兵亦不可不用而穆然治天下以峻嗣

劉基大都龍虎臺賦倚與太行之山呀雲霧結元氣而左蟠
於赫龍虎之臺厚氣莫能冠羣山而獨尊其背則崔嵬突崿森岡
而拱衛其勢則崑崙駭駭仰星展之可捫白虎敦園而踞峙蒼
龍蜿蜒而屈盤伏昂首以奮角悅馳興而雲屯其壯望則居庸
峨嶺烟光翠結攢峰列戟斷崖立鐵跋鳥飛而不度古木樛以
相掣其下視則激海冲瀾飛波洗空風帆浪舶往來莫窮想瀛
洲之密邇睇三山之可通彼呼屬戲焉適足彰其陋而眺蟠望
屋美足逞其雄豈若茲臺之不在乎厭舉而靡勞乎主功也想
其欽岑研礪曼衍迤邐形高勢平背山面水巨靈獻其幽秘歸
邪護其光容何萬華之足吞豈岱宗之可擬此所以通光道於

上都揚神京之外壘匪松喬之敢登差乘輿之攸止也至若四
黃既駕鹵簿既濟方玉車之萬乘蔚翠華之葉：載雲罕與九
游光彩絢乎虹霓山枕執警以廣道屏號洒雨以清埃朝發輶
於清都夕駐蹕于斯臺明四目以遊覽沛仁澤於九壤眇軒轅
之梁甫屑神禹之會稽雄千古之盛典又何數乎方壺與蓬萊
慨惡生之多幸際希世之聖明雖未獲睹斯臺之壯觀敢不慕
乎頌聲遂作頌曰瞻彼神堂在京之郊金城內阻靈關外已上
倚天倪下鎮地軸太行為臂滄海為腹崇臺峨：虎以踞之厚
山龍從龍以翼之於鑠帝德與靈無窮于隆神臺與天斯同崇
臺有偉駕駕遂止天子萬年以介遐祉

胡世安退谷賦爲孫北海作

惟谿山之宿寄逼耳目而眩甄閭滄秦以顯跡端有待夫幽人
緬西峯其擁翠決北極之右根支太行以別攢闢水府而大淵
淪蘭若兮高下亭榭兮紛實泉石兮錯落松檜兮輪囷步碑碑
其履峻踞倚清樾而憊欠伸抽毫素則已康樂撰杖履又一子
真曾持者文武力營者商賈烟霞蕪徑蘭芷存園人亦有言聞
者吳主鏡豈桓以齊鵠游撫階遲之移今古遯蒼昊之錫耶揮
臺皓其與伍山之人習而稱之曰退翁遠儼然而安之曰吾土
陳帙竿於繩床狎花鳥於廊廡探洞穴之蜿蜒幼木石而龍虎
不患不夷何去何取谷南則時苑接茁賦節叢標雪松端昧於
廣應丹碧鑲續於層樞極接觀與壁榜匪董巨所鑿描臂香陀
之引與晚榆捨之虛憊谷北則峨然列嶂依沅增况青隣高閣
小敞蓬閣棟樑鳴於俯臨俯瀑杳而隔望遙櫻桃之春藪懸嵐
岵以辟礦谷東則象教新塋壁立池塘循迹函討蔥鬱千章杪
羅之樹雲攬浮圖之級霄昂聊偃息於環蔭豈疲憊乎津梁谷
西則清潄崕澗浮藻曲亂朋引子先時來客雁橫有黛於連岡
際風雨之無恙締修幹以求盟享歲時而清晏惟此退翁嘉遯
自公根塵縷於閨市靜聞見於臥宮山太古而日長虛寒而暇
克存玄牝以自順何他石之惜攻惟此退谷碩人邁軸懷持贈
之娛雲秘休糧之黃獨虛依實時之松筠坐忘垂瀟之杞菊鑒

火山于進之遺銘尋惠公無陰以下築

天爵庸記卷之四十二

詩

古燕

荆軻易水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晉

陶潛詠荆軻

燕丹喜秦士志在報強秦招集百夫長歲暮得荆軻若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素驕鳴廣陌慷慨志行雄髮指危冠極義光

長襟戲易水上四座列亭吏新離擊悲筑唱高聲蕭蕭哀風過凌波寒波生商音更流涕荆秦壯士驚心死去不歸且首從世若登車何時顧秦蓋入秦旋凌瀾越萬里遙遙過千載前窮事自王憂王正位宮階我劍射跡奇功遂不成美人舞已沒十載有餘情

唐

崔遠懷北春望

迴首望燕趙春生西河間曠然萬里餘降海不見山雨歇青林潤烟生綠野間何處所目迷白雲還

陳子昂荆立夏古



北登荆立望求古新轅壹應龍已不見牧馬生黃髮南想廣成子遺跡白雲限古軒轅臺

前登碣石難遙想黃金臺五陵盡春木昭王安在哉伯面恨已矣驅馬復來歸古燕王

王通已論味戰國執食安樂主何感數代表下齊戒雖高克中道遺嘆曹阿衡古漢王

秦王日无道太子怨亦深一聞田光義七首贈千金其事雖不立十載為傷心古燕太子

自古皆有死殉義良獨希秦何燕太子尚使田公疑伏劍拔已矣感我湯治水古田光先生

大運海三代天人罕有寬第子何遠廢陵龍九藏重興亡已千載今也則無誰石壽子

駱賓王由易水過東沽此地荆燕再壯髮上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李益秦城更北兼惆悵秦城遠獨歸荆門烟樹遠依秋空寒射南木雁龍道寒更北兼

北州

臣戎在秦苑年荆水寒飲勁驛西路北去向長安

杜甫漁陽

漢陽吳蘭楮捐餉錄：東王郭帝制極風飄忽，恐後時本朝不入，亦高計。張山北蒙碑或藏舊防歌，是歸其苦，保書請問，然有舊今日何須千萬兵。

李曰古風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王孫行復齊。未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求，共糟糠餐賢才。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得相。

陶翰無徵竹

蕭君面楚，調聽我吟。燕歌臺在遠水頭，遠風急教多出身。為溪將正，直我未和雪，中是天山水。上度文河大小，百餐戰封灰。竟遲耽，臨未滿院下，故舊無相通。確則基塵，匪空門唯崔羅玉。醫遲趨，蛛絲張竹，齊城昔日不為來時哉。今奈何。

蘇愈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才薄，將奈石鼓何。周鼎既遷，四海沸堂。王賈起，揮天戈。太閔明堂，史籍賀諸侯。劉琨傷相，履免于岐陽。騁雅從，萬里金。數皆遲，羅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腹哇峨。從臣才藝咸第一，陳遵誤判而山阿。兩珠日天野，大塊見物奇。黃頭揭何公，從何處得故本。先覽盡格，是無說。蘇康差，蘇續難曉。字跡不類，蘇與科年深。意充有缺，劉吹劉所斷。生故量，高翔鳳。蕭蕭仙下，珊珊碧。爾文從何。

金匱鐵索，鑄銀柱。古為曜水龍，屬後陸。臨編詩不教入二雅，編造無妄。宛孔子西行，不到秦。韓侯送，有遠義。戰哇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漫漶，沈德音初蒙。韓士提其年，始改稱元。如故人從軍，在石輔。高我量度，抵曰丹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空吞皇多，抱也席。果可立，致十鼓。上戴數，駭駭春猶太。廟北，非為先價直有百倍。過至思若許，向太學。諸士請解，洋切陸。亂經，深靜尚。壞明生見，舉國東奔。泚刻苦，別蘇。張藉角，墨置安。斯平不順大度，深居與五覆。經歷又遲，期無他中。弱大夫老于事，無肯感激。從韓姍姍收，皇鼓火牛。瑞角誰護，首手為摩。淳日，猶月。驟就埋浸六平，西顧生吟。噫美之俗，高趣。海壩數，故尚可博。白鳩，離周八代事，戰區。無人收拾，理則非方。今夫平日，光事。抑周傷，衛崇丘新。安能以此上論，列類。借新口，如懸河。石鼓之鼓，止于此。鳴呼，吾意真堪荒。

李賀塞房

黑雲壓城：夜半甲光初日金，轉開角聲滿。天秋色寒，塞上懸脂凝。夜半春紅，新臨馬水雷。雷鼓寒聲不起，數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馬君死。高適送來，到對此。積雪與天連，屯軍遠塞愁誰知。此行過不為覓封侯。賈島渡桑乾。

卷合羊州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咸陽
無端更度桑乾水
却望并州是故鄉

馮載易水懷古

荆卿西去不復還
易水東流無盡處
落日蕭條荆楚荒
沙白草紅風吹

尋寶島書局

寒雁還不急
渚邊秋色深
唱罷河海風
雨宿園林供佳明時
願同懷故國心
未能先隱跡
聊此一相尋

劉長卿移陵園北逢人歸漢陽

逢君移陵路
正馬向秦乾
楚國蒼山古
幽州白日寒
載沈百戰

後者舊歲家幾廢
蓬蒿獨歸人掩淚看

張籍對北旅思

日：望鄉園空歌白紵
桐長因送人
懷憶得到家時
夫急還獨語
牙然我自知
客事門外柳
折盡向南枝

韓湘送王相公赴幽州

寶閣閑雅曠
昇輝晉苑
龍位高湯左
相離絕凌諸侯
不改周南化
仍分趙北憂
遷延易水千
騎入幽州
塞叶連天暮
邊聲動地秋
無因隨遠道
結東佩光鉤

劉禹錫集宋先生廟

天下英雄氣
千秋尚凛然
勢分三鼎足
業復五霸興
賢得相龍圖

國主竟不修賢
津涼然徒求
弄龍宮前

韋應物石鼓歌

周宣王太獨
分岐之陽
刻石來功
分碑埋
石如鼓形
數土十風雨
跌焉
蘇若滿
令人滿
故既其文
既弊既竭
白黑分
思開滿卷
不可藏
驚濤動
壑走云
飛鳴
幸此相糾
難乃走
宣王之臣史補
作一書
道此天地間
稍意長存
玄溪漢秦
家世龍運
刻石碑石之
不字斯達
安人法古
猶好傳持
求此珠璣
聽

李洞遊寶島書地

臨水口來
百塔星長
江東注
冷淪溪
環境促
松雪仙人
驚吟喝
蘇泉主簿
臘月月已
能臨移黑
遠天何並
抱嶺青年
誰不登高

第本唐 驢入畫屏

又通寶島墓

一第人曾得
先生豈不猶
位華終
劉吐詩
絕古唐
朝旅華
新餐小竟
歸故園
遠來春
回真酒
立石用
高標

鄭谷遊寶島墓

水繞荒坡
路斜耕人
耕或久
春嗟
皇未竟
思无尋
地卷日
風吹鼓
子化

杜荀鶴遊寶島墓

幽室自麻衣
街寬至
花時山
張三五
墓人口
數蹄詩
山桂終
元今皇
天自有
私暗松
風雨庭
室使老
能悲

姚合送賈島校書

香：前吳下嗟君向北行，有呂傳授世元子。遊今主新墓，松三尺，望墳月二更。從今書詩卷，人覓萬應事。

李頻天寶島

暮接吹音夜，南望只悲君。一宦終還幾，千山隔旅魂。恨教流蜀魄，清風入湘雲。無限感歎句，時來日不聞。

祖詠望荊門

燕雀一去客心驚，望鼓喧。漂轉雲島星，寒光生積雪。三遠曙色動，危柱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蜀城少小離，非我輩吏輪功，運使請長纓。

李商隱哭荆黃

上帝深居閼九關，玉成不下問。如克屬，腹則淡。秦濟陽，臨浦書。東秋面，翻只有。妻仁能作諫，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意東卿，或不敢同君哭，哭門。

楊巨源題范陽金蓮驛

六國唯求客，千金逐策士。若逢逐臣代，誰恃弟生回。

次名唐人詩

黃金蓮

燕昭北漂黃金蓮，四方豪傑聚風來。暮夜燒書，故傷客。附離之，聞千里。陽去年八月，燕州道昭君墓前，秋草今年五月，成陽。

聞秦家城外，燕山河上，聞頭車馬路，殘日青烟，五陵樹人王秋初集。

題仙人洞石鐘

我破扣石鐘，驚起洞中人。烟蘿香无際，空鎖石門春。石洞何窮，荒云是仙人。仙人處，何許，瑞草生自青石洞，甯且深花蕊。無人辨，仙翁去不還，何處尋瑞草。

盤山

盤山高巍，我年入青雲，囊中間，荒上暮，更向天邊起。行：白石崖六月不知着。

題荊州虎亭

舊有夷花樹，人呼奇哉云。石危狀驚上，海邊位偏閑。張牙連意，棠登臺，散白雲，燒井勾漏，合无廢，不達君。以上詩見石刻。

宋

梅堯臣石鼓詩呈蔡酒公

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蒐岐陽，我車我馬，故既良，射夫其，同弓矢，策勛，升又漢，轉戰，勤何以貴之，誰辨，楊臣官執羊舌，成，帝書在鼓，腰鵠刻藏，歷秦漢，親下及唐，無人着，眼來形，相村重，戲生无尤，是世復一世，知萬期，唯聞元和，和韓，得即始，得故本，歌，王，料鼓以，覆衣，歸上，岸天官，始阿，賜音，得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則文，失行，迹人，遠見，其確，宋亡鼓作，曰，刻中央，心喜，達某。

猶在傍以曰易曰庸何傷以石補空恐暴殄神物舍合居一方
雷氏有子獨而長月復月飲忘暮然聚兒婢外經呈霜四百六
十乘感感書成大軸錄錄委偏斜曲且筋骨藏携之獨我巧趣
珍我无別後心傍復老而大孝聲已香潔子好古觀細遠能
千載師之舍動此今洛何肝腸而今祭酒澤聖王五經新石新
而廟我曼如聲非擬狂載致出閣无障至室耳列孔子堂固感
朽版堆屋鳩獸須雷生挂度量登車裏鏡今相當談幸急移煩
紀綱太平得有期題光山水大字筆已審於此豈不同批據漢
陽異數乘舟航連日道路賈蜀報又與茲器殊未明感觀作詩
聊激華顏目謀疏投皂囊夜觀奎壁王吐芒天有河鼓亦煌煌
持此貞為千成湯

蘇軾後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曹吏書閣石鼓今見之大字辭
律旋蛇走細觀物以指畫壯飲讀生如對在口韓公好古生已
是我今况又百年後強弄偏傍推無盡時一二遺八九我車
既此焉亦同某與維賈員之祁古器絕橫插藏焉衆星錯落僅
若手攬欄干已似藏厥語由鶴館耕東尉頌：鼓月院雲客濯
：嘉禾為報萬深流百載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達軒顙
相唯語下挹水斯同鼓鼓德音則皇歌鴻雁當時史編愛斯十
厥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有考求征徐屠問虬虎北伐天

或隨指映象香潔還貢張應方呂聯綱臨主南遠因筆鼓思持
神豈焉考擊頃環腰何人作頃比谷高萬古斯人齊河峰點旁
至大不稱代文武永遠猶忘尊政尊年代无甲已豈有文字記
雜某自能周旋更也目竟更義人有九有峰除詩書論法律投
棄股豆陳數担當年何人任祖龍上蔡公子車前狗登山刻石
頌功烈後者无能前无偏皆云皇帝巡四國肅戒強暴教點有
六經既以表仄塵此鼓亦當隨擊指傳九萬論泗上欲使萬夫
洗水取義古經欲寫人力神物處不汚泰始是時石鼓无寄避
無乃天工令兒乎與亡百愛物自問富貴一顧名不朽細思初
理主嘆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送子由使遠

元祐四年三月十一日子孫出知杭州八月十六日詔子由
為賀遼國主長國信使

雲海相望寄此身非因遠道更沾巾下辭辭騎遠風雷要從遠
人報鳳麟沙漢回看清景月湖山應盡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
去莫道中朝第一人

唐李賀美風像善秦對帝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
一佳兒足稱保子又德宗幸山南探禹廟祀而思用馬入島
會置使拜南宮左僕射探至萬首長曰聞唐百第一人李賀
公足吾族畏而目餘之曰從李探世貴來耶

蘇轍奉使詩

燕山如長蛇，千里限戎漢。首仰西山麓，尾掛東海澗。中間踰冀
軍，末路幸一線。却顧沙漠平，南來獨飛雁。居民異風氣，自古有
耕戰。上論召公奭，下繼莊子桓。旦火解望諸，若術畧張梅子丹。
弼无策，亦教造伏兇。良哉澤唐餘，左袒今已平。范萊帝王師，軍
在悔亡亂。此聖基，攻王棄叛易。永濟中原，但當治。蘇夢要自愛，
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萬。

古壯口絕句二首

亂山疎合疑無路，小徑常回長傍溪。夢寐尋蜀道，興州東
谷爲州西。

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鋪草不曾消。晴寒不又陰寒重，攬盡獨
存未若鉤。

通陽無敵廟

竹祠寂寞寄閑門，野草閒知避血痕。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
簡畏人言。觀臨本爲中原用，嘗學似令異域尊。戎狄止若周子
隱，誅邪聊足慰中魂。

神水館寄子瞻兄

少年滿腹不辭寒，命出中朝最避難。莫倚早知欺朔雪，更催重
大憂鉛丹。

誰將家譜到燕都，識底人人問大樸。莫把聲名動蠻貊，恐妨他

日卧江湖

王十朋棲桑菴

曹公奸黠並无雙，玄德雄才青見容。誰記荊州資伯業，一朝雲
雨送蛟龍。

朱熹棲桑菴

江表孫郎藉父兄，阿瞞扶主做孤鴻。蛟龍不合池中老，已若何
勞歷上駕時事。正神無薛益夕陽，又下錦宮城蕭條千古風雲。
會誰問人間有孔明。

棲桑大樹翠嶺紛，鴈鳴陽時曾一聞。各使本支垂百世，誰知功
業只三分。空而常帶燕山雪，古而獨羨蜀道雲。南顧偏方傳正

統離：芳草半斜照

誰憐深室夏三分，桑柘柘條落盡。曉遠老樹寒枝，半華故宮懷
淡會。風雲龍象舊圖傳，今日觀。戴鴻群墓古文，俯仰空成詩客
恨。啼鳥滿樹不堪聞。

文天祥泳鹿

我聽泳鹿野古，秦戰出无軒轅。此主極王第，朝諸使歷代還。聞
河雁風吹寒秋，遠來三百年王氣。體幽州。

范陽

晉亢陵前草沒沙，武安南下客思家。西風落日拍墮馬，北地秋
陰亦見蛇。不步鄒衍重吹律，何得張嘉衛循。范陽從北南任思何

陳象林銅柱更天涯

謝枋浮入燕別親如

雪中松柏愈青：扶藜獨常在壯行天下豈無真勝衆人閒不
獨伯夷清高使覺生堪捨札重方知死甚輕南人男兒終不
屈皇天上帝聖分明

謝類哀謝枋得

寓真院地粒示見宋札無待謝枋得所作也專人謝類
用其語為楚歌以葬之其詞曰

漂有臣兮真勝年陳不食兮十四日今忍飢兮我復渴道聞閔
兮輸半月幸宋死兮得死句不浮兮無術願望兮龍崗無草仙

今日將夕風吹衣兮環蕭瑟酸龍兮寥天行成兮緣革

又哭文山

總戎臨北粵花鳥舊江村落日失滄海寒風上薊門兩青條花
血淋漓見臨晚欲哭山陽笛隣人亦不存

又西臺哭

幾年哭已知日下荒臺淚落英江水隨潮到海迎故衣猶染
碧后王不憐才宋老山中客唯應賦八哀

又續梁崧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看出入宮掖問汪姓忘其居隱要平亭
太白橫御汪從之宿留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

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曰天下子孫歸元江南反歸舊宮人會
者十八人雖酒城陽與之別援髮鼓再行決而下忠不自辱從
竟不知所在嗚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為續梁崧曰哀江南凡
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聊復翼軫寒星光
自臨華歆久涉我竹園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就死无
辜：黃沙依：翠華我豈何在忍恤我家

聽從江漢四之二

聽從江漢載淮元莫起兵海限亡命無所托戈將且憤不顧身

我既王堂誰非國人噫嘻昊天使汝謀賊毒覺心寒徒見聽裂
黃河萬里冰雪賦：爾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振南音四之三

我振南音莫離我酒風摧我裳冰裂我手薄送子野荀云聞
自臨伊阻不得奮柔持此直腸化為利刃音也雖美今焉惟悴
山高水遠无相見時各保玉帛斯光為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遠老廢處是遊姑獲荒草起綠我馬
山不改風景思亡華觸塵埃不見日月裂圓雲散羽林馬沒石
聲嘶蹄悲風回來迤非遺民何獨不覺

遠

肅台孤隸歌

勿嗟塞上分暗紅塵勿傷多難今是夷人不加塞安邪之路今
選取賢臣直頂卧薪嘗胆今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漢北兮
夕抗燕雪

丞相來朝今佩劍鳴千官側目今振元聲養威外志今嗟何足
病盡忠臣分罰不明親戚生石分藩屏位松門潛高兮瓜平兵
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

全

宇文虛中過居庸關

奔涌從天折懸流赴壑消路回穿石細崖裂與藤車花已從南
發入今又北行第旌警衆盡奔走捷平生

暮松年入關宿昌平

黃塵却送入關山自新何如二項田記得陽春舊花句驪晚林
思入三年

蔡琰和彥足壯丹時方北趨前門情見手難

舊年京國賞春深千朵曾開共一叢好事祇今歸北國知音難
與醉東風臨場笑我官程遠賦物難尋句法工却笑燕城花更

曉直應起濟陽家紅

又出居庸

亂石妨車數漲沙困馬蹄天分千南北入關日東西側脚柴荆
短竿頭土舍低山花兩三樹足縱武陵溪

又燕山道中三首

幾段寒涼未五更徐河十里暮中行前村烟樹望不見欲到忽
聞雞犬聲

又

獨輪車重汗如漿歸結芒鞋亦販商我自行人更怜汝却應連
看笑子狂

又

燕南趙北國風埃，投宿官居東窗開明日，部門迷官路，逢人盡道中山來。

李晏通州道中

舟：半竿老艤：寒路難整，埃山色新，雲霏日光寒，念遠心先折，孤吟羣木晚，半生江海急，潦倒愧儒冠。

劉迎普照旌樓像

我昔游京師，稽首禮像堂：紫金身示現，大法藏，薌嚴心空，几童壹九寶，帳光如百十日晃耀，不衣望想初法王子，運力攝諸匠，衆材登神妙，新出智劍，風流暫居士，翰墨老梅北窗寢。

大地威音，誰識天上猶疑三十二，不具覺者相，不知一點真王，勝千語，浪鳴呼，五目綠語綺，反成謬，我今獨何事，相見問无恙，文殊本无二，何處覓真，某處修香火，供養，魔順，魔障，天龍，惡驚，善，初衛日，歸向已，登海潮音，人天會，方丈。

晚到入達順下達王乃上

車馬兩山間，上下數百里，索軒來不斷矣：似流水，踏形曲，腰臂旋勢，長首尾，車從其間，搖兀如崩，出推前，晚復後，寸遲遲，遲遲，息心回，其分向，某或被指，徐趨自猶，軟疎，進應，覆軌行：非我，今既亦，主告，使，徐，保，因，張，呼，疲，半舌，數，蓬，繞，如玉，更，既，相慶，將，戾，止，歸，來，幸，无，忘，喘，汗，正如，洗，何以慰，此旁，郭，能，浮，綠。

出八達嶺

山陰累已出，弥望盡荒埃，版土日已殊，裁象微沙，西我无倦竹，從離事此經，過時節，春已夏，土寒地无木，行路不肯留，各此居人，何作詩，无佳語，以代勞者歌。

寺題刻立情房

道人休去白雲還，老矣分明懶嬾，然冬學誰能知，許事遲休，聊得思，諸緣，忽形，兩脚車塵外，適意山无木，影前想得，松根，慈寂，冥，環，殘，雲，兩半垂肩。

趙炳文陪李齊衣登彌忘寺閣

日月曜，楚拱，風，烟，納千群，雲山浮，近，句，宇，留，有，高，樓，高，外，餘，幾，照，天，邊，更，去，其，登，臨，有，如此，況，接，李，潛，遊。

盧溝

河分橋柱如瓜，蔓路入新門，似犬牙，落日，麗，溝：上梯，送入，遂度，出京華。

玉堂

玉堂陰，冷，空，憲，沙，雨，道，銀，光，引，篆，炳，堂，草，叢，蔭，俱，不，見，蜂，聲，滿院，採，撷，花。

周昂看山

山林朝市兩茫茫，紅黃黃花自一川，野水趁人如竹，約長松，開盡，不知，年，十，篇，未，暇，讀，詩，讀，一，杯，聊，提，結，淨，緣，欲，問，安心：已。

了手書誰識是生前

謁先主廟

藉粉陳丹半在亡
短檠短日共悲涼
不須古碣書綿竹
自有荒村祀魯皇
塵土衣冠曾繫馬
歲時歌哭亦騎鯨
不應已蜀江山鹿
能使夷靈忘故鄉

趙涓中秋

秋氣平分月正明
參差宮闕對蓬瀛
已懸急雨消殘暑
不遣微雲點太清
涼水清風飄桂子
夜深涼露滴金茎
聖朝不奏霓裳曲
四海歌聲助濯纓
建康中秋實月張先詩云
玉兔對銀蟾
作酒直主休榮之文
瑞公之字也

遊長樂縣學

傷宮此地偏竟日
有餘清嚴古碑仍在
虛空草自主風高時脫
木雲重欲摧歌臺興已消
栖秋堂更雨聲

楊雲翼上白塔寺

懸甍枝葉像上方
門前山好更斜陽
蒼苔遠碧色毫微
古松落戟花鵲舞
看自世竄通官幻影
山林朝市自閒忙
策蹇不動天風靜
吳趨路中皆慶因

史肅早出遣化

朝來對酒不能觴
看盡西風去馬行
山好未忘三日雅
詩驚嚴得一枝忙
殘顏紅葉自由舞
野性黃花無賴香
幸謝殷勤吳雲

影更的波墨滿溪光

登圓忠寺閣

冲宇懷超想層梯
金徒游覽早三界
盡製作六丁愁
聚土開童子
居山老庄立能除
分外見寸木
附本棲

王樞三河道中

十載踏來對故山
山光依旧白雲閒
不須更讀元道傳
始信人間是夢閒

辛愿隆德故宮

蛇分虎死已无春
五十年來漂荒春
問著流寓无一語
柳條依舊拂端新

李之翰題峽雲學壁

時雖到此與何堪
况復風聲急未諧
旅舍蕭條空自遣
胸懷磊落向誰談
向連良而後疎
瞻完轉飛雲
翠嵐因憶林泉去
好一燈幽處逸觀潭

李汾上清宮三百

憶昔秋風從茂陵
詞臣奉頌漢公卿
班固宴罷西王母
翠華歸來北平城
石馬嘶殘人事改
秋風盡海山平
唯餘太一池蓮月
伴我勝高上玉京

蒼梧雲氣赤城霞
錦落鈞天帝子家
仙掌高承九霄露
旌麾遙駐五雲車
昆明火却驚人世
瀛海風清撼客槎
醉醒忽逢王子

晉王蕭吹上碧桃花

千劫塵緣謝史曾還山仙閣事遶遶綠蘿澗瀟瀟瀾瀾宮殿素
羅素極高哉代雲採接仙多千年王母醉嬌毛詩成更欲還山
去猶待君王賜錦袍

元

劉自與金堂

燕山不改色易水无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臣：後岳
人猶愛黃金若黃金亦何物能為賢聖無德輝昭九似鳳馬才
一鳴伊雜葛農兼生見帆滿車周道日東新二老皆西竹秦民
以愛賢王業自此成黃金異山平不改去龍嶺落日下荒臺山
水有餘清

燕歌行

薊門春悲風易水生東波噴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歌在何
處盤臂西山阿武陽燕下郡歲晚獨經過青丘遠相連風雨隴
堪嘆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常業道義无丘郭出
漁田民誰與休干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節曲
終哀思夕

登到朝山

西山峰：補天色中有萬斛江聲寒人喜此地到朝朝尚餐糜
壘山之隈太子西來函關開難信生兒為禍耶革頭斷見江山
去已覺全燕如死灰萬遷尚使非文才洲明債世傷幽懷暮秋
盜倒久不奉紫陽老筆生風雷遺臺古樹空崔嵬耳蕭落日寒

烟堆輪：此世亦良宵今古無秦經歲回憂來徑使浮蓬菜
得連連同一杯碣石東頭映美門六盤戴我三山來

晚上易堂

遺臺遺臺盡落日展遙空海嶺天東也無遠世古今無當生感
慨立後照登臨更更面歷跡千年不易榮

易堂

望中孤鴻入清沆雲帶離愁結暮陰萬國河山有燕趙百年風
氣尚遼金物華暗興秋光老並酒不隨人意深無限霜松動若
堅又最搖落助清吟
書事時平東師還燕

當年一線觀勢寧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
畔聽啼鶯

所隔而今又為難江南回首見旌旂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
家七歲兒

朱紫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教世人何有歸來會同歸隱壯年
者未師臣

風簾南窗苦不伸所況主要到萬壽世宗一死千年久此是南
河最上源

留臘芙蓉花正開新聲入聽來菜果秋風紫落踏歌起已登江
南席卷來

元好問詔廟

合歡秋傷老益堅荒祠重過為凄然若臣澆客知無恨廣蜀時
雖亦可憐一舉山陽竟故事三年車武親長編歸宮羽孫今何
處半夜林葉叫杜鵑

出都二首

漢宮曾動伯高車去矣難不奈何但見餘後上金轡豈知到
後即猶配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夢行遊履海重迴
首傷哉平日五雲身

歷：興亡數局暮登臨幾夢復幾夢斷霞落日天無盡老樹遺
重秋更悲滄海思驚龍次露廣寒猶想鳳笙歸從教盡別瓊華

出京

了却在西山儘淡塵身年自有幾華鳥飽頭黃寒散近為黃冠

正映歸雲底慶尋高城瑞：暮烟沉春風不剪垂楊新紫盡行
人在望心

野史京兩任感興

秋疎聞赴吉野求或有取秋兔一寸毫盡力不易奉寵還私自
惜建畏高難臨展轉天未明幽思警蹇而

陳季涿州

晨登白溝河薄暮宿范陽城城無雄據枯木陽白聚回首望中
原日落烟茫：天低鴈沒廣防稀見大竹細懷昭烈中八尺髯

層層平注讓松根忘故為高光惜狀不淨就越在天一方里人亦如何往酒真替乘車並不復見但有牧草黃栽來已千載難復應與亡天明登車云塵靈沾衣裳

屋屬閣

車後：石確：車聲動：閉石角馬蹄疏石：發落不知何年鬼斧鑿巨典青天通一握上有蘇東為奴之崖下有泉噴千丈之聖太行羊腸蜀劍關負熱頭痛懸度索一夫當關萬夫却未必有此奇峻嗎吾皇神聖混沌終烽火不紅傳夜析但有地陰今猶昨我扶掖第恩終踟欲扣柱車雲漢：平沙風起：高樓在泉乾廢

昔聞泉乾名今日登泉乾泉乾是否不必問但竟向耳天風寒大寒小峰此相向空際餘所一十丈燕雲回首夕陽間長川歷：平于掌人家如點石壁白土堆層高半尺門外墮車風而來平地轟：驚齊震漢唐百戰場綠草今滿野夫耕田間猶有舊殘或遺傍離興三味息布袍古惜江南客

史館果春有感王承旨野莊公

蒲篋詩草未必傳微宮東縛正堪憐麗光滿院又三月首當堆盤无一錢春色家書高火上已山舊葉子現前直聽見女青燈話似覺春顏老去年

陪翰林學士劉東崖禮部侍郎車向山登閣志半閣

天京朝萬國十二帝西州宮闕閣中禁河拱上遊扶桑影象過折木鮮光流劍佩千年銜旌幢玉鳳棲玉泉燭池金塔神天浮北殿瑤符出南溟捧家牧人皆濟壽域我亦步瀛洲智不如岸首凝欄通虎頭帝恩難獨教儒術平岡傳偶此登阿閣恨黑望對立長庚欲徵李太乙頭依劉雪擁飛孤夜風號派鹿杖黃花準徑濕紅紫 歲歲是盡一堂酒榼舞逢白鶴

那律莊村尋藥洞

花界傾傾事已遷浩歌延望意茫然江山王氣空千劫走李春風又一年山橫翠嶂聚寒岫野春平碧忍啼鵲不知何限人間事并觸況思到酒邊

蔭都劉通居唐閣

唐閣閣山蒼：閣南暑閣北涼天閣曉虎豹卧石鼓雲擊雲雷張閣門騎鐵半空倚古來茂茂壯士此草根白骨業不冰冷雨除風江山思道修老翁八十餘短衣白髮扶杖獨踰人立馬間前事猶龍雁：言丘墟夜來獨豆得戈鐵雨餘風火失顏色鐵星唯帶土花青猶是將軍戰時血前年人後跋作門觀幾萬竈如雲也主存有功掛至印死者誰復招孤魂居唐閣阿峰嶼上天胡不呼六丁驅之海外休甲兵男耕女織天下平千古莫古無事哉

京城春日

三月京城飛柳花燕姬白馬小紅車旌旗日暖將軍府綠管春
深寧相家小海眾與吹白浪層林珠酒出紅霞塞驪陵開杜陵
客猷猷點來日未斜

遊竹林寺

野人一過竹林寺無數竹枝生白烟江左玉龍埋碧草月明黃
鶴下青田謝朓宿雨藏山鷗花暮春風老杜鵑何日來分雲半
橋故人不用買山陂

奎章閣觀造皇朝經世大典

文章天子大一統維閣詞臣日纂修方丈奎光懸初閣九重春
色滿龍樓門開玉路芸香動宸極金鉤硯霧浮奎覽日長萬歲

服要花泥出鳳沈頭

西宮春日

九重五采金裝閣冠帶將軍畫羽林上苑花鶯隨柳轉西宮午
漏隔花深天明閣閣收金鎖廣德金車聽玉音白雲臨臣寶詞
賦長門應費萬黃金

燕京作

落月西窗照壁塵夢回遠客立雲龍江南飛盡千枝雪翠眉綠
花過一冬

京感五采

燕姬白馬青系纒短衣窄袖銀光脚漢教馬不回頭貪青柳

花飛過場

燕姬十五未出門出門滿眼銷王孫馬頭相見不相識亂絮遊
絲空新魂

宮詞

殿馬臨嘶嘶有數晚亦騎通王孫前宮城不識中書舍信問誰
家美少年

宴回

兩行老柏數天翠銀燭青醪御史田深夜酒闌人散徒獨南明
月照霜臺

趙孟頫切至都下即事

澄江春深柳色濃建美宮闕五雲中半生羞現江湖上今日鉤
天一夢同

盡日車塵兩足間傷來臨水熱愁顏故鄉兄弟應相憶同看溪
南柳外山

海子上即事與李子揚同賦

小姬勸客側金盞家近荷花似錦湖遊湖尋閒來洗馬舞龍輕
妙迅飛花油雲判汚纓頭錦粉汗生滿路臂珠只有道人塵境
靜一襟涼思詠風雲李詩云馳道塵香還玉珂形林花暗度雲
和光風漸暮歲歲少年易動傷心處喚取城角
新香故雨晴早水亭東夜人年十七歲此時不幸早亡後子唐人
將酒來子揚名才京兆人年十七歲此時不幸早亡後子唐人
易持也

通賢京燕

三月京藏寒情：燕子初來怯清曉，河堤柳弱未萌端角。
花紅夢小，主家廉懷重，垂街弄，芳樹楊柳間飛。翠葉未穩，
相陰翻；又幻天南歸客，不見舊時王謝。春闈青瑣，無塵珠
箔，漢雲花外春雨暗。芙蓉上秋窗，薄

京城春日二首

三日詣鄭堡直閘繞城驛馬倍華貴晚來金水河邊路柳絮紛

黃鵲樓東賣酒家。王孫清曉駐游車。空釵換得蒲萄去。今日感

都城春日和王元章

翠隱金車錦駭驚芙蓉繡幕雙蛾雨
旌輦塵沙少風起春
城柳絮多
更燭且留清夜歡傳闌珊
墻歌山看此日心如
水夢斷江南雨一葉

雪霽晚歸

公子騁弓下直歸紅門晚出馬如飛東家積雪無人掃却恨春
光熾續衣

東風情：著羅衫秉燭歸時酒半醒。幾浮隔簾人笑語。夜來春氣似江南。

宮調

廣寒宮殿近瑤池，十樹長楊綠影齊。
报道夜來新雨過，佛清春水已平堤。

千官鵠立五雲間
玉斧參差擁畫闌
今日君王西內去
東排天仗趣蓬瀛

水晶簾外日遲遲、
殿閣春深笑語稀。
錦幕元無風撼起、
一隻燕。
子傍人飛。

上苑含英熟著春金盤滿野進椒宸醕醕漬遠水漿滑分賜時
肯傳真人

瓊島宮堦內苑西園斑綺石莢清漪御床不許紅塵到南棧長
康寧地垂

花影頻移玉砌平
美人歌枕曉流鶯
一春多病慵梳洗
怕說驚

鵲床倦倚怯深春
寒珠飛花落錦茵
抱得琵琶階下立
試彈一曲聞清新

太液池頭新月生
臨街長喜曉來晴
貴人忽被西宮召
騎得驄

京城雜言

神京極高凌派靈恆冷照幢；十一門車馬如雲烟紫霞擁宮
闕王氣浮山川峩；龍苑瑩日月開中天聖祖洪業永保億
萬年

丘公神仙流學道青海東維時傷教附矯：真天龍乾坤始開
窮魚水欣相從扣馬鍊不假嘉辭動天容保此一言善元梓產
无窮世祖當因金闕元好問之詩為萬東大寺師獲嗣至真立
居廣土高尊民物何難熟老弱向多獨不復知對斜對摩陰山
北飲馮長城旁眺羊足甘音韶星光光棠酒醉授劍舞回顧天
茫：

千金業高遠達致天下士弗生去千載聞者尚興起我亦慷慨
人投筆棄田里平生十萬言抱之歎天子九閭虎豹嚴卷長
發嘆

發大靜

南陽有大靜狀策遊帝梯憂時氣激烈撫事歌懷慨天尚多霜
靈威星單衣索執手謝觀天驪馬出塞驅雲低長城下木落古
道傍馮高眺義鴻離：蓋前期願義遠遊于泥思憐中腸更值
赤乾河照影空仿徨

刺黃州

唐劉黃州昌年人謝光州州歷達金无龍發潛德至本
朝天歷間昌年海官官誤始奏建劉諫議書晚

入郭日已曛慘淒風葉赤翹翹荒祠下低迴想遺直刺君素忠
憤父閔論非因痛陳腹心而竟難考功作餘子盡為腐薶：黃
漸色歸人仙高誼千載崇廟食悲歌風蕭：感慨情劇：出門

無行人涼月照東壁

龍虎臺

大駕巡幸往往皆駐蹕臺上

展登龍虎臺得聯望居庸絕望閱雲氣長林探悲風聲華有時
幸北狩甘泉宮十官俱鴻輝萬騎如我龍飛殿縣山麓羽葆羅
雲中我行遊龍道得聯望龍衣長懸涼橫霧浮空蒙前山風
雨來驅龍復思：

居庸關

關北五里今初建永明宮相寺宮殿甚壯麗三路跨於
通橋車騎皆過其下

登峰綠青冥峭絕向屋宋盤：龍虎踞峯峻互迴伏重閣設天
險王氣與坤軸皇靈廣覆被四海同軌躅至今豪俠人危眺基
驚臨峭壁巖巖開峻紫紆回欄曲環郭列巖市鑿翠嶺巖屋溪春
漱若滔山曰標餘故絕頂浮幽勝人烟稍聯屬浮圖壓廣路
殿出層巖白雲隱疎鐘落日帶喬木豈須嘆蜀道政可參函谷
居人遠念我叩馬苦留宿恐辜殷勤情聯聯看山瀑

塞上曲

秋高沙磧地散稀貂帽狐裘脫出關射汙白狼蹄馬上吹茄花
半月中騎
標還趨車百輛多五更衝雪渡河當報老姬行程慣倚岸歌

永敬齋記

畫堂小女王頰：自據理策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蕭
在幃幕連長十八草花名

馬乳新烟玉滿餅沙半黃犀刺未醒睡歌盡醉營盤現觀鼓聲
中掛海音

高柱城下雨初晴紫菊全連漫地土最受喜情白翎雀一隻飛
近馬邊鳴

京城春日

官牌水清綠漫陸落花五門西黃鵠不啻春深淺飛入南
城樹上啼

新株瘦葉寒柳蕭蕭驛驛西粉牆過田頭笑指紫野內官酒難
求索歌者

續金太祖武元皇帝平遠碑在南城皇門外金史曰葬於
顯字文居中書

千戈豐碑勢倚空風雲猶憶下遠東百年功業泰皇帝一代文
章文公石新龍舞狀兩後宮封懿宵夕陽中行入主馬空惆
悵木春綠：滿故宮

南城詠古

黃金臺入慈園東南既
臺坊內

落日燕城下雨臺草樹秋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淪海誰青
魂空山盡白頭還情易河水今古只東流

關忠閣唐太宗關征遼
年降亡而建

高閣秋天迥金仙空塔齊青山靜聞見紫雲隔城遠來棋浮雲
深瑤窟落照微因懷百戰士惆悵壯唐祚

壽安殿唐李令高
子孫

華斷朝元閣來尋寶酒樽野花迷翠路落葉滿宮溝風雨青
暮山河紫塞愁老人頭雪白扶杖故臨幽州

至安寺寺有金世宗
東宗二刻象

蘭若幾處點鐘八月未空華燈盡合衣見圓閣斷鳴香
暗空庭落葉堆敗藁不避客覆食下生堂

久志閣關傍度世南書

閣道達天起青梯并幹如何千手果只著一花冠金榜文龍
扶翔覺叩歎損馬高天萬里白紵不勝寒

鐵牛廟

燕人重東作鐵鼓象牛形角斷苔華碧蹄穿土鑄腥遺蹤傳野
老古廟托山靈一酌途中酒報：赤吏青

雲仙臺金之望月臺

蓬萊音漢外園：海月深隔廣闊憑窗東燭暮竟喧銅爵展霞
照金盤夕露深仙人不復還愁殺海生桑

長春宮金主正神仙居殿之居太極宮呂至西城之雪山韓
道舉勅上以不乾

鹿懸蒲秋日遲遲謂琳宮松子花飄落溪流板閣遙接臺津下

王環保憶高風草昧難日神仙第一功

竹林寺 金焦寺斷高宮也寺得云

城南天尺五松樹綠派園甲第五後去精藍帝軒薄光僧路塔

影推子新松散何日天台路相從一問源

龍頭觀龍頭懸一牙黃刻曰是龍元年

仙館紅塵外龍頭得僧封聞函雲氣淫淫席雨聲寒碧血凝螺

紫香泥連層樓牙藏龍顯字簡是處隆州

莊臺 李妃所築今在昭明院後北宮與卓家墓上日二人

廢苑傷花盡荒蕪然走主詔華如遊水粉黛憶傾城野菊金鉤

小秋潭玉鏡清輝隔舊時月曾向日邊明

寶塔 吳山文思明是在開忠寺前

安史開元日千金揭塔泰世尊寧安福天道自先松空鐸遊絲

曾銅輪解滌停駭指遺頭含憤立多時

西華澤金之太夜池

秋水清无底凉風起綠波錦帆非昨夢玉樹憶清嚴帝子吹笙

施漢而把釣多磯頭洗沙女猶恐是宮娥

白馬廟

祠宇當城角甬路到畫裏房屋何日隱嚴首自能神曾說陰山

雪思清海深塵衣幾化龍去騰踏上雲津

萬壽寺 寺有許道車畫屏

皇唐開寶攝歷板抵金時絕妙青松障清涼白王池長廊松葉
華閣開夜鏡連獨有奕開張伏龍讀富碑

玉厓宮 大道藏以供薪水之所為其來本宮主泉真人其貌

桂觀迴深松枝夾路低拾薪供早饗抱寬潭春畦向珠函

讀詩從石鼎題白髮泉道士送春過虎溪

橫江水雲詩集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

宮南燕燕久世祖皇帝常命奏琴目賜為黃冠歸南陽

三日殘鴻漫不渡子翼繁組新山河立臨常目猶絃誦客遠嚴

堪獨唱歌賦馬渡江功赫矣銅人辭滌淚滄泡知章喜得黃冠

賜野水閑雲一釣簑

一曲系桐春木休蕭：紫鼓紫宮秋滿山有意風雲凌江水无

情日夜流供來自最南邊拾遺龍獸北征愁仙人一去无消息

滄海桑田空白頭

文韻趙祭酒藏東草集

金河流水碧鄰：拂拂咽清曙色新書鳥只愁春去遠隔窓呼

君看花人

童子停車候辟誰先生載酒出城東系：細雨春雲薄却恨單

衫怯曉風

上東門外杏花開千樹紅雲繞石邊最憶金章原閣苦白頭騎

馮有花來

羅滿銀盤酒滿臺
山童竹裡送行廚
風流絕似蘭亭會
罰取他年作畫圖

仙家高館隔紅塵
流水聲時竹樹新
學士里來今白髮
馮蘭室憶種花人

碧草纖纖：藉翠潤餘醺
釀熟十分春
佳尊更近
泥邊樹酒潤先

十騎聯鑣入郭
邊從殺斜日
過棠梨侯門
稚子牽衣喚今日
先生有好詩
園子豈敢學
懷日影列堂從
紫樹

杜陵野客志京華
日典春衣醉酒家
徒步歸來情寂寞
一年空

賈陽藏花時諸公見
給予以疾不能走

鮮于樞傷感柳林隨侍

仙仗平明擁翠華
景陽燈發漢東宮
據日臨春殿萬騎也
雲動曉沙白錦繡
翻山霧薄黃龍旂
拂展斜天千氣象
同民衆前北極航
失一掌

京師上元夜

華月澄澄宿霧收
萬家燈火見皇州
天關虎豹依宵漢
人海魚龍混斗牛
公子錦袍鳴玉勒
內家珠箔控銀鉤
道陽亦有楊雄
宅寂寞差堪冷似秋

進宮人引

脫却錦綉紅顏頰
素髮微蓬細紗結
出宮教習海商辜
揚腰向

華河西指少年十五二十時
中官教習行步齊
春羅夜剪鵝花

布綺宵夜舞高愛
麗姬當前華於小使
覺中原美人少金蓮

斜抱珠璣寵玉龍
倒掛花奇鳥年：宮中春日長
小車羅綺滿

菊香：殿吹蕭鳳凰語
一日再算諸侯王
壽回綠蘭過三十內

家別遠峨眉入舞
名進送羊无家旋寶珠
環間觀戚一高商填

始自憐十年不見
面高紅年多不記
教坊曲時：尋撥相思絃

吳微頭回初楊司
草

風吹仙葉下
懸臺閣閣中聞翠華
來雲擁紅光千丈
遠日行黃

道九天開百官星
拱環金闕萬壽懸
迎進玉座共祝太平
新氣

家四方行旅長
春苦

蓬萊拂曙色
燁燁舒祥光
九儀肅清輝
日月開新常
聖人握金

鏡鑪案臨王堂
咸英倫雅奏
圭璧輯羣方
敬然洽湛露
敷恩典

龍章耀駉駉
率土宣深達
時康與文極
建績聲烈昭
前王

朝回次韻

海上瓊樓接五城
人間最吹近蓬萊
雲霧約尾旌
旂護日射端

頭到殿頭拜舞
盡隨仙仗入
還歸還聽玉珂
鳴吹：百草金春

意浮陽東君親
慶生

茶城秋夕

絳宮星淡海无涯
九雨猶聞動玉珂
閣閣微雲藏夕漏
連車明月
斜秋河
此自天地流萍遠
故國閑山落木多
欲聽天聲夢
隔秦關
故臺桂華寒

馬祖常龍帝堂應制

龍虎臺高秋意多
翠華春日似春波
天封山海萬歲整人倚雲
霞作綺羅周穆改
整嶺竹巖溪高坐泰
大風歌西京建特許行
幸要使蒼生樂至和

正月十一日大明殿後寢殿連綿畢賜侍宴

初鎮經帷不尺天
聖恩留特大明庭
東風律惠新兼崇
左伏陽
開月令品奏動伏
前四影暈日浮窓
燭炫華舞百珠水陸
雅名
品同吳傳科說昔年

御溝春日偶成

御溝流水曉潺湲
直似長虹曲似環
流入宮牆才一尺
便今天
上與人聞

茲院書事

掖閣紛著賜聖場
校藝分官局玉郎
玉花風展曉鳴九
天冰
樹刺觀香周旋接
武尚書履供帳
南窗樵史床
臨唱閨門春色
隔侍臣應奏虞雲章

駕發

蒼龍對闕夫天關
秋萬凌展出國門
千萬競蘇漸解
一凌日
月嶺旗搖錦
錦苑猶裁
南羊園賜
草思采白歌
草蘇是漢家人物
盛焉卿有賦在文園

完符天光門上進三韻

儀駕嚴裝肅雲端
玉輪初開紫雲閣
三台龍光周與冊
尊臣臨
生漢衣冠
爐香看日浮晴
露宮樹班香試曉
東十騎前頭
都不
避故傳導士埽金窩

辛酉歲元日

西山千仞翬崔嵬
山接臺紫翠閣
王常會同來萬國
環衛時
運屬三台
密聞海峽金馬
更是詞官進玉杯
曉院辭臣今日
首以元賦頌獻蓬萊

楊載擬去京師

囊衣囊載道傍車
人事如：廣飲俱風雨
更驚龍吼江濶千里
鴈相呼
燕音散漫
根梢美系
拓蕭條
業正枯却上高丘
重回首
五雲線繞南王都

屢集出直火額

月下白玉階
露生黃金牙
斑條栖鶴寒
葉落流雲冷
意闌感時
康懷歸養宵
永晨煙禁中
未白髮
柳自整
夜直賦詩金鴨燒香

黃金鑄為鴨然蘭夕殿中宿寢華科月遙運動微風綈席列珠

樹華燈達玉虹無狀待顧問不知清夜終

朝迎即事

宮樹春陰合電旌拂曙來天光臨閣通雲氣轉蓬萊盡滿沉
鼓展尊親：杯有雲霞底霧深隱殿前雨祥瑞儀寶奉珍淳尚
食惟得足分藩序故飲通龍媒融雪微生草輕風不動埃老人
南極至王母上芳迴玉色何多喜金華得重陪裁詩賀蜀兩西
關詩門開

投文山水相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无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車
知謀詐移雲暗禹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
望人不如前所淚時

玉堂讀書

玉堂某士謫儒臣御筆親題墨色新省樹遷移廣成日宮遙眺
賜殿頭春度近制作更親盛漢代文章重曾醉書閣莫年偏感
遇阻歌天保橘皇仁

送朱制寇從上京

日色蒼涼耿曙袍時巡无乃聖躬步天遠關道長而華蓋散周
盧在屬索白馬歸騎未宿旋紫微原覽出翳翳從官車騎多如
雨獨有楊雄賦充高
春雲

春雲再：度宮娥梅雪初融冰半生竹道御溝欲火立峯頭枝
上有啼鶯

雨裏輕塵過半乾朝迎隨處惜花看瑞東半樹垂楊拂衆時
來近馬鞍

指漢新李宮人琵琶引

范：青張春風裡歲：春風吹不起傳得琵琶馬上聲古今只
有王與李：氏昔在至元中少小辭家來入宮一見世皇稱藝
絕環歌翠舞思如空若王堂為紅顏惜自是衆人彈不待玉賜
未本樂未停一曲便覓千金直廣寒殿裡月流輝太液池頭花
發時舊曲未終新辭請新聲萬愛捷相宜三十六年如一日長
得君王賜顏色形容漸改病相尋獨抱琵琶空嘆息興聖宮中
愛更聖承恩始得遂歸心時：尚被宮中召強理琵琶絃上音
琵琶調轉聲轉通堂上慈親還佇立回看舊賜滿床頭落花飛
絮春風急

居庸行

曾我望居庸的今日出居庸紅晶出爭春吐風水清且激遠迤
數千里曲折殊未息關門兩向當天開馬如流水車如雷荒難
一鳴聞史走到甯條淡雲斜桐山盤：石園園山如龍石如馬
龍怒蛟騰虎欲舞太行劍舞猶如許音不容聲車今馬列十伍
聖人有道關門開關門開千萬石

史維翰

地曼天逾近風高午尚寒
庭松于落歌薇菊花乾
撫春候午古憂時有萬端
家寥廓父老才薄欲辭官

憶昨四首

天曆年中松閣閒
從經新拜育豐才
宮門待漏常先到
掛席狀書要後回
召試時蒙天語旁
分題不待臣雅編
頭白雙丹心在太液池邊只獨來

宮草蔥蘢禁樹齊
日趨延額對凝輝
朝迎步辇花間出
暮送回臺柝下歸
諸殿東浮蒼嶽合
金河北引玉泉肥
幾回弘慶門前路春榮落欲衰衣

已已羣儒映壁金
端陽侍燕空惹西線分
學士親臣送詩賜黃姑御手題注酒合春瑞靈皇承應轉午歸雲低日斜共出西門道既辭能惜最馬嘶

奎章分署隔窓紗
不許香香別殿花
曲午日頒中賜果
散微月送上供茶
諸生講藝仍舊直
學士詩成某自誇
玉裁光陰如遇客九疑無夢望靈華

王士禛

侍臣惟講御西雲
靜脈枝晚色低
天闕神州早而深
地連碣石轉三齊
含有書承閣青瑣
揮草堂幽澹紫泥
最憶東山老松樹秋風應有鶴來栖

李宮人琵琶引

煙花寒鳥百花香
太液池邊夜色涼
一曲六么天上謫
君王曾遣葉懷賜

高輿三月幸龍岡
宣喚新詩促曉妝
斷冰絲欲滿腰塞天雲碧草茫
紫綰別殿頰春光
伶索聲聞白日長
不似聞元稹坊曲太真微醉按龍香

一入深宮歲月長
承恩曾得侍昭陽
檀槽按出新翻曲
五色雲中落鳳凰

舞劇當年藏大娘
花奴羯鼓漫悲傷
貞元朝士仍多在
應笑青衫泣白頭

早朝行

石城啼鳥翻曙光
千門萬戶開未央
丞相列馬沙堤長
奏車催喚東曹即然山
嶺騎朝未到雨澤十
分九州報華金殿
席分遠行龍沙土
風无鼓聲聞中龍
床琢白玉璫圍屏
海漫綠回蘭五月
櫻桃紅與翠日
：舞薰風

傳若金蓮誨明仁殿賜宴

聖恩明善述耆舊
侍交修虎豹開闔闔
山龍照冕旒日臨丹
闕動雲璈華華流
獻納稽前古
餘俞協大猷
几蓮花散金闕史
竹先浮當乎紀
輪達尊寶璽敬優
內所深出標西苑
近回丹禁懶

由表貴溪无度可差送勤三顧問各奉萬年酬字卷南川客指
望余九叔

梓貴度居庸關

居庸關方塞始入西崖張竹：轉石角細路常潤開層壑則天
彩半林滿晨无峰峻里四十而歷萬羊腸千難落終前陵而軌
道中央谷間稍轉夷曠在險獲慶征堂惟遂生聚刊屢春雁行激
流或礙路架亦情巧我生山水窮愛此不能忘是日新雨已
浮嵐亂活雲水聲與石聞風飄韻清商獨游不知高浮雲裏起
巖考輝展有間經途今始詳綸維古塞北入州猶漢疆控扼機
形勢會同知深康屬茲景運開六服連綏荒西京條巡幸離宮

與相望寺岳何孝制如同匪步書歲路龍德中足徵王業昌請
建王會圖勿廢祈祐章

元日預享大安閣

金殿開扉日聯樞翠帷香霧動流螢玉堂修幹復龍扶定座重
閣瑞臨東春色入盈初漢慶雪光浮棟西樓欄天元啓運三陽
正需享欣承湛露濡

張耒賦中書左曹小瀛洲

東曹地偏崇名郎先是仙家紫翠房閣闌上通天只尺蓬萊移
出海中央金波日雙浮瑞鶴王樹森深下鳳屐幾度夢回清夜
直此身如在五雲鄉

二月朔日登憫忠亭閣

百級危梯題碧空憑閣浩：船長風金殿宮闕諸天上錦繡山
川一氣中事往前朝僧自老魂來滄海鬼猶雄只憐春色城內
北窗莫餘花發舊紅

李孝先郊祀慶成

圓丘觀祀自吾皇風萬萬興建太常是服並行周興禮樂歌不
數深文章消臺夜奏是光崇溫室朝迎瑞日黃金代侍臣多兩
鄭明時應許發明堂

和宋學士晚出麗正門

暮光霞彩炫金題終闕高居雄據依上相棲連御苑中節車
騎通沙堤毛鴈孤根凌雲閣紫雲閣紫雲閣紫雲閣雪蹄回首上林涼夜
月盈珠多是鳳鳴樓

送國學士赴上都

從官萬騎擁鴻典東閣詞臣載宝書雨迥早肥金絲馬月明山
轉索馳車龍足日近瀛洲路凍水天高玉帝若明日仙凡便相
隔少年休更說如霜

宋無善禹甸屠特制危從還京

嚴譚傳聲入建章漢官趨殿肅儀行駕迎前道清塵動人在金
臺白日長承詔晚聞天臨近賜花春竟聖恩香兩瓶賦得東忠
諫獨許歸來仍面方

公子家

朱門當道樓高攬，曉曉鸛鵒紅毛鷄。
點解琵琶羅幃曉，明月天帶金鈴掛落花。
不信銅鑼別林，埋首年前是五侯家。

客燕雨懷

錦門乘雨帶泥遊，子規啼與夢歸愁。
慨笑半花客起，萬斛添杯重暮殘。
小柳花如雪，飛脫不似江南烟艸。

宮人斜

步挂明月冷无光，肯教春泥草亦芳。
曉曉不隨紅粉盡，化為蝴蝶。

蝶舞昭陽

西臻幽金蓮

黃姑春裡曉鐘聲，金水河邊落月情。
幾許寒愁禁不淨，菱花白髮漸分明。

金臺文廟石鼓

楊柳獨功事，惘然厚安康。
石鼓寒烟高，已道文致疏。
又教萬教五百年。

都下初春

茶棧酒館照春光，色色每車會萬方。
聯路苦生春，最信御河水。
散衣遠苑青山有，夢思觀古白髮。
无松世事忙，想得故園殘雪。

後梅花開滿讀書堂

寒水海子

渡橋西望似江鄉，兩岸綠苔盡畫橋。
十頃玻璃秋影碧，照人騎馬過宮牆。

大都雜詩

抱和漢竿滄海邊，拂衣來看九重天。
門樹似烟園內住，人王勿王中朝才。
子杜樊川紫雲橋上如泥，酒孤負春風二十年。

錦雞葉華樹九衢上，林靜賦漢西都水。
門細柳金條腹紫紫，官王鹿盧萬里星。
展閣上界四朝冠，並湖皇圖東鄰白面生。

綺笑裁楊柳非一區

靈通曉月隱蒼烟，十一門開日色鮮。
海山神上无窮水，人間平地有鈎天。
空煙珠路羅漢寺，豪竹哀絲瑞蓮春。
雨如清三萬里，盡將萬呼說當年。

形勢全無擁地走，楊柳高因走王裁。
狗屠已任明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
玄武狗陳鵬王氣白，解索雁入新聲近。
來朝報多如雨下，不見河南呂賣生。

胡寬大明宮早朝

蓬萊神曙色，燦照對祥光。
九儀南清輝日月，開新常聖人推金鏡。
鑰泉臨玉堂，咸災俗雅奏玉堂。
朝華芳散袞，洛澤靈恩真。

龍章振歌聲布土堂東邊時康典文極榮鎮聲烈昭前主寵；
頌鴻鵠萬年新光耀

杜殘品故家

月上離樓歷歷帆鳥歌碎珠玕石奴尺囊盡海揚塵廢荒
堂上花碧落陽春生非暮客一夜春風頻吹白草中賴有酒如
泉醉倚寒窗愁怨歌

徐玄陸悅文丞相

大元不殺文丞相 居義忠而清之義似漢皇封岳日忠於
蜀將折頭時乾坤日月華夷見漢廟風霜草木知只恐文官偏
不盡老夫和淚傷新詩

陳益提馬政柳林庭侍

仙杖平明擁翠華景陽鐘發海東霞千官捧日臨春殿萬騎屯
雲動曉沙白鶴鶴朝山霧薄曾龍梯柳風斜太平氣象民同
東南元梯航共一家

李村都門春日

綺陌香塵逐玉珂形花暗弄雲和光風已轉灤州草細而微
生太浪浪月橫曾絃鳴曙早水亭簾幕受寒生少年易感傷春
思喚取青鸞對酒歌

某歲秋夕

絳宮星漢浸清光天九陌關關動玉珂閑閑散雲葉夕陽建章明

月挂秋河北自天地流澤遠故園閑山落木多故聽鉤天塵夢
隔紫蕭艾盡桂華津

元日朝回

海上瓊樓接玉城人間歌吹近蓬瀛雲移釣尾旌旗動日射端
頭扇佩回拜舞盡隨仙仗入建陽遙聽玉珂鳴吹；有草舍春
意浮陽東君暖雲生

李京西到郡城鋪公

蒼龍渡關辭出竟曾侍龍高趣早朝佳事已隨塵深；塵名藏
淨髮蕭；長林置草空相憶擁雨雲烟苦見招僧問都門；休
柳為誰留著長長條

李源道熱中懷古

別卿墓上草離；郭隗臺遠對暮暉戰國山川秋氣壯中京豪
傑晚星稀乾坤納；無人識南斗；自雁飛說似靈樺橋畔
柳安掛青腰送將歸

秦不花春日空則門事簡廣慶卷

三月龍沈粉色深碧梧烟暖日惜；蜂粘落絮紫青瑣無逐飛
花避綠沉仙仗晚開班玉筍雲輪春奏瑞瓊林從臣盡飲河東
賦獨有相如得賜金

京師上元夜

華月澄；霜寒散萬家燈火見皇州天闕虎豹依霄漢人海魚

龍混斗牛公子歸籍鳴玉勒內家珠箔控銀鉤道傍亦有楊雄宅寂寞若蔥嶺似秋

楊維禎易水歌

風蕭蕭兮水茫茫高冠送客自飛揚而嘶燕趙夜生商壯士悲歌刃長鞘胡百金買匕又入轎函中自光射匕交鞘首先生老悖不足與及面小兒年十三事大將無必取光機一發中銅柱幾客不來知奈何鉤屠之天誰比裝太傅言豫謀中奇謀拙逢車工運可憐羅目營時春夢沉又死高漸離錫池石壁在水龍腥忽逐風起滄海君猶在遺吳孰與千金買方士嗚呼別勝別勝雖使才使節之死心尤痛君不見文籍先生賣君者桐宮一池曹作馮

楊維禎元宮詞十二首

鴛人垂曉玉門開箇薄十官泊帝臺天上駕禍先有信九重高駕上都迴母儀此禽先駕往還

關國遺音樂府傳白翎義士十三絃大金優錄開御在伊尹坎湯遶劇編

海內車書混一時奎章御筆馮高宗朝東中貴傳宣急前國宮娥扶鳳池

薰風殿閣日初長南貢新來笏子香西郊阿環方病渴金龍分賜雪衣娘

宮闈裁花賜聖恩朝來金榜揭大門老娥元是南州女松壽南人擢殿元

北幸和林帷殿寬鉤屢女侍嬈好官君王自賦胎吾曲初賜覽

豎而上聲台玉璫仙屬內家揚州從此絕名花君王題品容難生夢綠宮中夢綠花

十二璫接殘月半桐花移影上寬紗落前不掃盤妝竹外晚金羊引小車

金屋秋深露氣涼宮監天不到西窗丁寧莫竊年歌商豔蝶无情說短長

露氣夜生鴛鴦樣并梧葉已如秋君王已禁宮中盡不禁流

似將慧日破愚蒙
白日如常下
鈞野男女傾城求受我法中秘
處不能言

天刻有俗業從禽
為梓若鴻出
即陰立馬萬天齊
指望平安鶴

鼎況

守宮咒子
在東頭供柳衣
根不外求
牙杖宮塵護
闌前禮遭佑
康待宸遊

宮詞

宮衣新尚高麗樣
方領迴腰半臂裁
連夜內家爭看
看為看
遊御前來

和好風光四月天
百花飛盡感流年
宮中無消長
日自勝龍

頭十二絃

頭花香羅拭汗
腮綠雲音韻未曾聞
相扶相曳還宮去
咬說歡

塞上謠

胡姬二八貌如花
蜀宿不問東面家
醉來拍手起人舞
口中合

唱阿刺

朱復燕京詠

錦點公子雖龍媒
不怕金吾夜漏催
阿刺聲高禮教急
餘无到

駢字春回

秋滿龍沙草已霜
射雕風急朔雲長
內官違日无空味
獨取黃

羊進南方

鶴綠微生太液波
芙蓉楊柳受風多
日長候春傳新譜
最舞天

慶隊子歌

薩都刺天魔舞

涼殿參差翡翠光
朱衣華帽舞親王
紅簾高捲香風起
十二天魔舞袖長

天府廣記卷之四十三

都門孫承澤



詩

明

宋訥送元故宮

禁路隨人不忍行臨風立馬倍傷情
千年王室山河壯萬里宮車社稷輕
金烏變龍興聖殿紫駝都落空降城
荒誰為問天魔女唱得陳宮玉樹聲

萬國朝宗拜紫宸於今誰望屬車塵
名聞火室徵奇士驛斷高麗道人朝
會寶璫沉轉漏授時玉曆麗頌春
街頭野服儒冠

老曾是花塋視草臣

黃葉西風海子橋頭行客吊前朝
鳳凰城改佳遊歌龍虎臺荒王氣消
十六天魔金屋貯八十齋塞玉鞭搖
不知亡國產溝水依舊東風接海潮

鬱蔥佳氣散無際宮外行人詠九重
一曲歌殘羽衣舞五更紅龍景陽鐘
雲間有閣挂復鳳天外無駕六龍欲
訪當時泛舟廣瀾池風雨脫芙蓉

樂京南下是中華夜出居庸去路差
何處又插王謝燕故侯誰裡邵平瓜
九重門闥人騎馬萬歲山空樹葉推
獨有天池秋水滿西風吹入釣魚槎

萬年海岳作金湯一壘倏然感恨長
永泰秋風周落邑山河殘照漢城陽
上林春去宮花落金水霜來柳絮黃
虎豹關龍池人不見戎兵騎馬出蕭牆

又客北平感事

虎將未真真指然山王氣便蕭然
輕如晉武平吳日遠似唐華亭蜀年
朝市夜沉三輔月禁闌寒斷六宮烟
是春闌上秋風早散作哀音泣播遷
將士城門解甲初不知相府已收圖
棠棠宮女吳紅戴戎服朝臣漢驛超
甲第松筠几家在名園花草一時無
行人千步廊前迥猶指宮牆說大都

相臣無策基岩靡傾國傾城繼禍殃
同輩誰辭樓好話後庭多學麗華絳
出牆御柳先零雨入禁宮花半謝
霜華竟玉顏成底事空遺殘粉污椒房

幾迴人起亂中華僭賞輕頒將相麻
示儉嚴宸空植草粉牆上花浪移花
當年翠華三山路此日曉車萬里沙
自古國亡緣女禍天魔舞直到天涯

王冕題前元舊事

樓臺盡帶山河金玉重
是帝家雲合紫駝開虎帳天連青
草入龍沙春風小殿看飛燕夜雨
重城散落花甲乙流離仙夢好
莫教方寸間丹砂

又即事二首

漸水城頭六月霜東華門外草皆黃
旌旗影動千官慘斧鉞光
況萬馬忙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只引商
樓房諸郎不解風塵惡爭指紅門入建章

白草黃沙野色分古今愁恨滿乾坤
飛鴻點點未達塞寒雪紛
落刺門風景淒涼只如此人情蕭瑟何
論知机可有桑乾水未入滄溟早自渾

又金水河二首

神州何處見繁華佳好當時富貴家
慷慨喚來黃字酒叮嚀將
出紫簾車春風媚字楊柳小雨吳
度杏花沉醉歸來不知

夜又傳清響按琵琶

金水河邊柳色新玉山館外沙塵罷
琵琶未必能愁客鷗鷺如何
錯喚人羣袖錦揚鞍白馬落花飛絮
閑來輸入閣天上無多路只隔紅門別是春

錢惟善故宮春望

登臨休賦黍離章千里江流接大荒
創創血華空楚舞鏡埋香
骨失秦粧薛蘿山尾啼螢苑荆棘
銅駝卧虎場寂寞萬年枝上月夜深猶照舊宮牆

劉恭燕城懷古三首

金水河枯禁苑荒東風吹雨入宮牆
樹頭槐子乾未落沙際草

芽青已黃北口晚陰猶有雪刺門春早漸無霜
城探隱映山如戰鼓鼓蕭送夕陽

宮樓粉暗女垣歌紫苑飛輦路移花外斷橋支
廟草間堪壓殿不惡酒坊當戶懸荷葉兵壘
梁棟抑扶不見當年歌舞地空餘松栢鎖荒祠

海內蒼生困亂離宮中舞女關腰肢金梁水暖
龍般出彩樓花香翠輦移松栢盤空皆低蓋
抑條拂地更垂絲遂樣不獨江都恨烏窠泥沙更可悲

楊執遠元都故宮

八月金輿度玉關芙蓉零落後廣闊西宮無復
羊車過南苑猶疑鳳吹還承露金盤留海上廣
寒殘戶殢人閒翠華此日知何在黃葉滿萬
歲山

劉炳燕城懷古

廣寒宮殿玉為樓萬歲靈峰壓九州番國胡僧
青策帽天龍宮女彩龍舟鉤陳蒼闕山南拱太
液紅梅海北流唯有蘆溝上月年鴻雁不勝秋

楊基題前元大長公主所收畫

宋周會秋塘圖一卷前元皇姊大長公主所藏
也前有皇姊圖畫印記後有葉賢翰錄諸詞臣
奉皇姊教旨所題自大學士趙世延王鈞而下
凡十六人時鄭文原袁伯長俱

為真學士李河以翰林侍制居京師為監修國史實至治三年也元運方隆皇始雅好文學一時名公鉅儒以文章翰墨寵遇當世其盛蓋可想見元既革命此卷遂出江左吾友薛起宗得於其私沈祥氏一日携以見示且欲題詩余雖不獲揮筆其間而一十六人者猶及親炙一二表鄉二老又皆先子之友不可作矣祀玩再四敬題於後

限塘九月菰蒲老菱蕒無多荷葉少無數飛來白鷺明一羣遊去青鳬小寒雲弄影忽成霞廣帶斜行下淺沙晚色不隨流水去秋光都在拒霜華當時內殿春風細紫衣傳教詞臣醉飽謝文章沈宋才詩成曲盡秋塘意塘水秋來景漸疎低烟斜日照平蕪驚鷺去盡芙蓉兒空向人間看畫圖

胡廣視學詩 永樂朝

永樂四年二月朔勅學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天下不可月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於是有所司差以三月朔日辛卯是日朕與上脩法駕謁廟行釋菜禮先是命禮官考諸廟儀禮官奏衣服執祀行再拜上白見先師禮寧過厚至是上服皮弁行四拜禮畢駕幸太學授經祭酒臣僚司業臣智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畢賜

若飲降玉音難問勉飭未冠之士及四夷之人圍大學而觀者以德萬計視東京永平無足言矣明日臣僚臣智畢六堂儒生上表謝賜養有差

維古聖神建天立極爰修教化以彰明德曰克齊萬所傳一心無間期微爰有古今學校之政教化先務三綱以正凡時飲叙周綱解紐正路日理不有至聖孰宣人文大哉孔子道高德厚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祖述憲章乃欲無言賢於堯舜事功則然教化無窮如天垂象六經昭晰萬世尊仰至治之要一本於茲生民永賴帝王寔師於皇太祖受天明命道伴天道卓冠前聖武功美定文教首崇表彰絕學大闢休風載新庠序觀閣士類親臨辟雍以嚴祀事躬御講筵觀者如雲衣冠萬國集於橋門倚與盛哉亘古莫比為聖萬世氏承無已皇帝續承舊章是尊經熙聖學弗懈益勤孝奉初吉躬視廟學舍其先師東度有恪衣服大圭呈并燈三檠清廟濟三櫻將載臨講席列侍齊儒細繹問難六經廣書聖道顯明皇心以喜章甫遠旅鎗舞士子圍瞻萬億華表贊宿在班雕題亦皆夷澤治有先徵教有本源仁義之訓彌久彌聚於昭聖皇遠駁有赫洪化維神無思不服

岳正北京營建紀成正統朝

天眷美營建也修高創焉民弗知也

天眷皇明誕命高祖俯監萬方定都江許如龍斯蟠如虎斯踞以朝以會以享以祀述矣厥謨欽於世

天眷皇明亦啓太祖為厥孫為宰又胥宇礪石之西太行之東有嚴殿宮四海是同

維帝即昨夙夜顧護神既受職民亦冒祉迺述乃經乃營戰此土工為萬國宗

地召大臣出任乎重曰其爾聽曰其爾董役天經工師從之鑿鼓鑪人心懽

有赫朝堂有異廟庭頌公府欽忽偕與士方咻矣方成矣曾不驚矣奏功成矣

匪臣之功伊民之力匪民之力維帝之德帝曰匪予文祖之志天相太祖燭其營室

黃佐統歌鼓吹曲二十二首

正德十五年皇帝親討叛藩

朱驚姚以叛從以孔蓋車班北至榆林南踰淮之水駕之日千里驚飛得飛至茹下游魚獲其尾皇帝飲酒愜樂奇無極

朱驚一章十一句

思悲翁弟子雄美人夢翁也從天以來下悲翁之承神靈兩子朝以飛墓於何處倚嗟松栢蕭恭茂樹

思悲翁一章十句

父如張羅畢以羅雀飛避將誰何雀以飛羅羅之狂謂何以為嗟將問誰又何以為嗟此者誰卿道不鼓絕聲自雲上天日

月其明

父如張一章十三句

上之四大驅而汗雲野草百里緒行以北美人從不駕舍行以南美人泣不設駕左平虜右滿市豫章半服威武誰與敵

上之四一章十四句

擁離在來巷巧而避之誰者在前有宮殿訣蕩火發從天門道傍誰者野遊聖萬年行樂誰不歡

擁離一章七句

戰城南分戰體運操奇陳八方鏜甲紛黃束土黃龍江之水洪湯馬得飲之人不枚嘗賦因解展解其縛牆以錢刀暮用為

顧高忠臣元報國

戰城南一章十二句

巫山高，若何淮水遠之不可^以通。驪駒久為錦障泥，我欲渡之徘徊而踟躕。陽臺有女居迷樓，愛而不見煙雲愁。曾有蛾眉戶有城，嗟我行役今還歸。

巫山高一章十三句

上陵以遊，遊下津。駐旌旄，問君從來。從朔方渡，淮淩輜輶。君車駕以結白馬，鼓聲環，漏初下手，格飛禽血。四酒戶集而說絕行者，官監野驂走且僵。玉盤薦食君莫嘗，當天鳴鏑射鬼獐。漢史白日出東方。

上陵一章十三句

將進酒，君莫辭。何以侑之？虎撥思，荐嘉猷。陳雅詩，羣樂既剪。江無端，時逸其德。隆天臺。

將進酒一章七句

君馬黃，臣馬玄。扶斜相逕，不敢前。黃馬馳玄馬，遂後飲沙前。飲玉副，以江許。翼兩張翻，條如流。電光用有移，滿金聖皇臣。布德周萬方。

君馬黃一章十一句

芳樹生蘭池，華葉何芬敷。焉鳳去之棲者，焉唱我西秦氏家有。蕩子焉為夫，鳥乳且哺生有誰嗟。塞爾胡乃無帝何，爾惜金。

僕姑

芳樹一章八句

有所思，我母慈。身上錦襦，襦母身清寧。壽以眉，日夜要繖之。於今化為錦，嗟我及多攜。龍水渡東海，歸何時。嗟我會而安可。如晨鶴鳴，不已。東方明星光動，地照我駝馳走千里。

有所思一章十三句

雄子班行，可思。推求山梁，雌從之。羽短何由飛，流宕原澤中。雄子雖以逮，弱猶知之。思美其青，白龍化魚，雁從豫且。視子所止，乃非丘。福謂之戴之，我有卓。雄子去，我將安所知。

雄子班一章十五句

聖人出龍翻，美人出以管。燕千柱，萬騎推。裁紛四家從，以部領軍舞。銀落白，賜我鎮國陳。祕藏樂復樂。

聖人出一章十句

上邪下，扶山重。不可獵射，電向江。水竭，願皇重拱。開明堂，鋪仁獲政。和陰陽，千歲長樂康。

上邪一章六句

臨高臺，望如典。湛言采其邑，于遠誰其植之。感我懷者，我東由。遊以北，無以遠。欲臨萬國生民，何休。我德皇祖在天，歎哉有辭。

臨高臺一章九句

遠如翔駕馬以出門咫尺不可知林有鹿水有黿狐封銀罔
人以爲秦萬里吁可悲有杖之壯喬其枝皇人壽穀今旋師

遠如期一章十句

石流江怒鳥龍萬斛不可以度江怒石流萬斛鳥龍不可以浮
神怪婆娑衛皇躡皇潛以躍復出於萬斛年保貞吉

石流一章九句

務成昭惟唐允欽明承德章后朝建禮殿歌慶宵屈軼在廷
豐不雕茅茨土階以迺遠望雲就日敢誰驗

唐允一章七句

玄雲油々北風蕭々震電聾々拔大木雪電須臾及斗度驅車

隨樂走折軸閑弓射天中鴻鵠酌金巨羅奏舊曲

玄雲一章七句

伯益虞有虞知周百物禽用三驅無爲而治永終樂皇帝孔武
捷手搏彫虎去其爪以彈頰腓皇于從冕率舞荷皇之勇駭萬
人山川寧鳥獸馴

伯益一章十句

釣竿何邇々不知吾網賢鯉鯉何邇々不如鮪與鱸網吾一舉
獲者十彼鮪與鱸潛深淵嗟鯉與鮪赫赫金鉞送卻烹小鮮
虎離離呼寄萬年

釣竿一章九句

顧瑛武宗南巡舊京歌

紫蓋黃旗擁六軍金陵王氣日氤氳龍君涉海移三島鳳女排
空結五雲

北固江清控海門南都山勢疊崑崙金宮暫啓蜺龍見王帳遙
臨萬馬也

綠水朱樓佳麗城君王行處彩雲生烟花一望三千里遙送春
風入錦京

千年寶曆自南開八葉神孫暫北來日月史瞻龍虎阜雲霞重
抱鳳凰臺

青龍山北接飛猱白鷺洲東射海壖不爲蒼浪行幸寢園聊
侍薦倉臺

金陵千古帝王州高廟衣冠月出游傳語三邊魏虎士莫須喧
近鳳凰樓

舊都何讓古新豐父老稱觴拜舞同金馬詞臣休僕直獨宮京
兆問民風

白髮黎園老樂師錦眉花帽對彈絲行宮只奏中和調解嚴南
朝玉樹詞

石壁斜臨玄湖中開天府貯民圖文魚在藻承皇澤永傍龍舟
夜吐珠

朱雀橋邊翠柳衢銀鞍綠鞵錦綉君王行樂千人出蓬謁飛

龍天馬駒

六代繁華何足誇而今四海共為家
暫看吳苑環城水終憶燕臺夾路花

陸深經筵詞嘉靖朝

經筵開自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今上春秋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光

國初經筵無定日至英廟初廟始著為儀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故奉旨暫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舉行今歲實以七月二十二日上之勤學也

編排御覽効精誠白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國器龍隔宵預進講官名

凡進講從內閣點題票示講官分撰講章送閣下詳定勅房官用高頭白手本寫成二通講官預進東閣用象牙管朱印成

句讀科發隔日進呈其一在御座展覽其一在講案供講

絲鞭聲肅退朝官名在經筵畧整冠一字班行先出隊中臣扶筆下金鑾

凡經筵例用勳臣一人知經筵事內閣或知或同知經筵事凡卿之長及學士祭酒等官侍班詹翰坊局及國子祭酒各二員為講官詹事府詹事等官各部侍郎出由翰林者仍為該官翰林詹事每三員為展書官給事中御史各二員侍儀滿驢寺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供事鳴贊一員贊禮序班四員舉案候伯一人領將軍入立制勅房官書滿講章通讀之經筵官皆得入御每當鳴鞭退朝上將起經筵則各從本班

暑整衣冠以俟先出分隊作一字行隨駕而南

金水河頭白玉橋上公寶箬降中紹遙迎小五膳龍氣左順門高御極輟

駕過金水中橋遙轉東各官俱候橋北南面小立望駕升至左順中門進入然後度橋循行每望御極迎風映日或時見小傘蓋警嚴朝陽

文華殿恭奉天東滿翠浮青映碧空譚藝講經頻設仗太平天子坐當中

文華殿在今奉天門之東比諸殿制稍穢而特精雅用綠色琉璃瓦左右為春坊上之便殿所常御者也今用為經筵之所中設御龍屏南向又設御座於御案之東稍南設講案於御案之南稍東入殿中門當櫺下白石一方純潔可文許攢講案官置案當其北二三又地始贊講官拜起也

百官朝下殿門前仗為濶牽七寶轎黃道正中移步輦侍臣班從赴經筵

上御奉天門朝罷百官皆北面拱立中使齊率伏馬過來上興下御座案板橋由丹陛南下赴文華經筵官執事官皆從龍池鳳掖朝服板橋切回轉角門聽唱官人來進入講章點默又重溫

各執事官於左順門之南門西以次相向序立定時上已御

文華殿中門各官東行下坡則板橋已回出西向備河過小橋北入角門安通殿文華中門內侍唱官人每進來外門侍唱畢各官始北行徐由西門以入是時輪講官各點誦所講之章敬慎之至也

殿陛森排劍戟重金鈿玉蟠護真龍司儀起案覆一過御榻前頭取次供

今駙馬都尉游泰帶刀入直立東近壁諸將軍以次侍立各執金瓜面亦如之諸內侍稍北東西兩雁翅以次亦執瓜侍立諸司禮太監分東西班近御案鴻臚贊曰起案序班二員舉御案置御前二員舉講案置御案之南正中講案衣裙用

絳黃綺

橫經几子諸羅裙小對團龍簇繡雲樣向御前安穩定黃金鎮子兩邊分

御案面衣青綠團花錦團裙緒黃金龍小團花序班舉案將至御前司禮二太監自東西來按集至御前近座上有金又二條用以鎮壓講章

第三廳協兩坊官長跪拈香過手攤手對天頌剛忍又禮嚴不敢舉頭看

第三廳文官廳也又曰槐廳即今翰林院正廳之西偏史官所若是也兩坊左右春坊也展書官悉從內閣題定兼用坊

院近時多以修撰編修檢討爲之令庠中允道南張贊善治
仍供展書新遺故也每講四書展書官從東班出每講經史
展書官從西班出進詣御案前跪出手展講章二太監握手
攤書以金尺鎮定然後起至此則天顏具咫尺矣屏息以從
事蓋人臣榮幸之極而敬慎亦於此極矣溫手看名太醫說
每歲制此看以分饒各官

行出班東面而西膳盤高麗叩頭齊參差進講並肩立輪着周
書孟子題

鴻臚贊進講畢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西班出供詣講
案前稍南北向並立鴻臚贊鞠躬叩頭畢展書官進詣展書

畢起立則東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畢書畢稍退展
書官復詣展書畢則西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五奏講畢經
史畢稍退仍並立鴻臚贊鞠躬叩頭畢故進講須有參差而
拜起必用此並故事先四書而後史四書東而經史西也
兩行跪跪列金排供奉諸臣盡講求夾入殿門同整折諫官端
拱靠南扉

經筵官分東西侍立各以執事服大紅袍講官雖品級不齊
亦皆服之展書而下官各服青綠錦繡惟給事中御史與兩
侍儀官傍南櫺作一行東西各三人俱北面立格觀祭也
師保公孤僅上行元勳立近家龍傍紅雲不動爐烟細穗講展

書第幾章

時武定侯郭勛以太保知經筵事立東班首西班則內閣一
人首立最近御座餘序次立再立一行居後

金鶴飄香瑞鶴濃寶鑪龍火擁端龍求暫免經傳古不怕嚴
寒報仲冬

殿中金鶴一隻東西相向立盤中下有跌架飾以金米以口
叩香：熏色如細嘴狀外國所貢也其下則以三山小銅屏
風障金銅炭爐兩展書官各立其下每各則設是歲十月置
閏節屆夕仲尚未傳免上之好學可謂無間寒暑真聖德也
綠琉璃殿洞重門翻宸中陳擁至尊傳與太官供酒飯而班文

武宣承恩

鴻臚出班中跪贊禮畢兩班官俱轉身北向拱伺玉音官
人每與酒飯各皆跪承旨

白玉闌干與紫簾一行般般盡朝西珍羞良醢俱名品指點
開囊嚼小羹

光祿寺設宴於左順門之北蓋奉天門之東無也依品級
序並立一行俱面西珍羞良醢二署名賜宴惟經筵最精
腍例得帶從官堂吏及家僮背携囊襜以收散餘
宴容雷醉絕仙苑黃閣三公共六曹步出順門俱北面瞻天
拜舞不辭勞

宴畢出至順門之南分班北向叩頭謝恩而退

隔宿薰衣間夜關窗心轉覺詞心難不知言語巧多少到得君身保治安

凡進講衣冠帶履俱薰香退即以別篋貯之示不敢舊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感動一念之誠始末易以言語盡也

齊衣服次聖躬勞淺淡重衣高昨日御批傳帖下龍紋重整結黃祀

上好學編萬每當忌服輟朝之日即以雙服御經筵諸執事官俱烏紗淺服以從惟帶或用角或照品臨期取吉今

閱月廿又一日悼靈皇后發引傳帖經筵官照舊服大紅其餘青綠錦繡皆如制是日始親上結黃祀矣

朱衣司禮下東班風細傳言飄渺間曾依木天西面望聖皇觀饗兩宮還

是日將下奉天門恩司禮一人下東班向內閣告有宣示者始知上將西朝兩宮矣各執事官俱暫入史館候駕東還行禮

程敏政經筵紀事

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宴及白金寶鑑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高書孟子及子及子及進講大學衍義以

為常讀半賜宴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

八日以後屢賜苑店郎亭蓮房管上黃封鮮哥青梅枇杷楊梅雪梨鮮藕五月二十九日以後屢賜或題上林苑監

進乾清宮八字或題上林苑海子進乾清宮九字或題句馬苑局乾清宮茶房上用十一字敏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詩有曰黃封進帶乾清字未足平分上苑香七月二

十日文華殿後講上顧中官賜講官冠帶靴靴敬政預賜織金雲雁緋袍一有副金帶一及烏軟帽皂靴面謝訖上

顧謂曰先生辛苦共對曰職分當為頓首而退

日上茶恩晚日深湛恩稠疊駕親臨對衣紅濯天机錦束帶

黃分內帑金父辛清班容宦履漸惹華髮點朝暫經生啓沃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楊慎八月二日經筵紀事

經帷當日表講殿直天中端駕隨多士貂蟬列上公捧盤分

減：搖影辨曙：湛露晞閣看卿雲爛桂宮蟻浮仙酒綠鶴齋錫袍紅香畫延三接充美遠四聯衣香分玉葉履跡印旋

宮觀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麗高梁授簡恩邁漢臨雍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滿羽陵無蝕處玄閣謝凋嘉荃德同金礦

溫規借玉攻宸聽休氣近鐘叩德音隆卷帙叨從事簪裾儀在躬涓塵何補助海岳自深崇軟詔柅策力還歌吉甫風

王慎中禮祀頌嘉靖改築郊壇

郊工

上親定南北郊之祀乃於國陽建南郊壇乎一代之盛觀王者之大制也

於辟翼承序祇德譽昊蒼觀文暨元命造哲煥令章諱臣東周禮納義光文昌經始揆皇覽測景即靈壤基摩地軸層棟羅天網營殿三奇積疏陞四維張象形以淑規效運故來陽駿駘白虎守蚺蟠青龍翔宅歲既華一頃河亦湯一縣園激神靈達靈時中央啓度非近算祖烈今有光道存義軒始典迎夷龍襄維新弘有誼作固旦無疆康哉宜有詠聖謠始

我皇

運開信景鏤符鑲鋪洪敷重役不日成功資神理存周歲儉千里茲土且離分無間控東戶河舊浸南垠星辰上任化日月旁薄噴中天鬱嶽立遠望似雲屯滌室承東序營典殿以溫殿草錯綺繡弘敷郁馥紛品列陳揆將伉高門勾陳翼翼宮廣柔綏周垣清澁集陽宅神居秩埃氛壤璋增殊觀昭揭貞徽文恒淳聲靈播萬祀永無渝煥一作者聖率土奉大君

習儀

南郊工就冬至四日上親勅玉輅習郊禮於壇上威儀半度

周折咸中小臣從觀其美作異典

芝壇欽浮潔休氣郁昭清養旭流翠葆風颺華旌飛龍虎重宵旌綏在天庭式禮紆皇步篤恭於聖情凡一砥承鴻亭雲纏結東離臨日鑒秉乾健天行并崇儀帝對絢陸暢凌統周折並圖方典倪以屏營萬舞羅奉饗樂徽咸莖度以哲開武文用道自弘幸事秩無營百辟具維疊不顯德千載揭敷稱

觀牲

先郊半月奉常奏省牲上親王帳牲所觀牲焉所以重祭敬祀率百司潔蠲也作令儀

祇滌周恭祀卜吉漢廷釐於皇寶東塞中孚格無知三時既不管六獸濯以草靈場異帝園柳康化周圻充人共繁司司收肅來思大得沃在滌羊大盈郊瓠草鹿既廣且免亦綏一降觀移玉輅赫交龍旗率夫脫祇福典祝泰隆犧牲具靡瘞蟲肱鹿成牲滋展省帝匪康普存占在茲肆將貴備物如豫聲禮祀

致齋

郊祀前三日百官朝服聽誓戒於朝堂上乃齋於文華之殿百司各齋於公所作明禮
奉先啓元祀經豫肅郊禮澄魂愉觀宮牕御物尚珍沆瀣差

瓊養蘭孫席文茵赫矣漢王絲客爾天邑臣受戒驚雲會祇
昭耀呈陳少宰賦斜度宗伯益其勳美德惠無躬郊衷慮自
淳修服天閭剛望已成池津禁園移玄軌省署洽情芬薌心
贊皇德率以見明神

演樂

郊祀已定禮官奏雅樂未協上乃召張臨使典樂且出內藏
金鐘玉磬使考校其聲禮官率奉常詣神樂觀演之小臣與
焉作恭命

至樂由陽作出聲聲元蓋美婉虞前大雅廢復傳設業崇
繁會樹羽列肆懸執綢綢侯碩人子野俗伶官諧鳳鳴嶺管希
聲韻未結始作若疾赴間奏似珠連升歌六義鐸吹律八風
振雲鼓激靈響雲和發殿陳佾奕星敷青兆郁雲駢信誦
五節會終始九變還微生屬休運肅招靈朝祀著音德叔辯
昭經景勳宣悅之延州聽謬廁河庭觀

園丘

長至上御法駕臨於齋宮至期舉大祀為聖容穆々天神
來格於興休哉作肇祀

天闕直夜啓大輅下嚙曉繁星耀益劍珮一何昭前旌龍
虎會後師駕鳳交城人湖戍鼓碎鉤般儲貂裘黃頰紫暖玉
英流長楸玄冥承靈蹕百祇欣來朝川后供明水璧壺司度

燎園壇霽上當泰乙光招搖百辟會有輝節謁幸門卓穆々
天子德欽々肇明郊禮成百代始律勳三辰昭雲亭臨前觀
虞歌茲晨紹

練日候有望陰紀回微陽重輪輝紫極五雲昭靈光元后臨
瑤宇庶靈紛綢繡裳彰顯徽委珎通瑤瑤丹醴液恭尊潔
策維德香灌流秬鬯吉燭達對桂芳中唐羅廣佾雅奏諧夏
英騶吳四卽美鈞天六變張佳色鵷紳謁休氣藹宮蒼地升
印信對近遐斯孔子委社恭成祀丕顯況皇章

頌教

郊祀畢上坐殿堂布教於四方所以敷陽德廣天貺以對天
下之望也作大教

黃雲擁赤縣朱宮貞瑤光聖皇揚天惠布教坐明堂茂宸湛
汪澤育物以順鄉類載振藻紫泥從天降解作教元化在
有嘉萬邦舍逆失前禽刑厝釋折揚黃輝鑒日寔祥臨颺玄
方肆青存虞典凡綢綌殷湯神州翬佳氣正長欣東陽幽崖
無匪景瑞璫有靈滂授氣一以溫休祐斯來穰胎蕩泰帝則
極地雄時康

大宴

親宴畢於正月上已定郊乃以是日行宴饗焉皇恩流衍神
人歡也禮於此乎終矣作度成

卿日曜貝闕彤霞蔭瑤階執紈來萬國祀成耽元禧設樂羅
廣殿肆筵臨華燁我宸辰有容庶儋威格茲蘭席紛並生鳴
珮何委蛇屈折不虛歸枉行豈憑遙燕聲詠既飽酌危歌子
胥金石通間作至黃龠中暉行雲赴迅節麗舞從風飛下堂
集象譔樂闌竚宸臨錫飲叶在藻佳宴嚴露斯式行光有孚
終宴敬令儀何以效微衷率賦定爾詞

天府廣記卷之四十四

都門孫承澤墓

詩

明

尹耕世宗南巡八首

都護承恩出漢宮行軍使相陞辭同九邊雨露旌旗濕萬乘
雲烟驚蹕雄麒麟服畫頤中帶賜虎頭誰覓賀蘭封朝陵不是
瑤池會按磨真存細柳風
正陽高閣照重樓武陣前驅駕六龍旗影忽看天際外鑿聲
時在柳陰中金報電動官車轉雄尾雲屯帳殿崇執銳規無

承義志從擒寔切大夫志

傳聞大駕渡薄沱聖德當天水不波曲逆曉烟迷朔岳常山
春雨見陽和萬家鷄犬到門近千里鶯花輦路和無祭腐儒
憂伏枕祇緣早漏楚中多

天上黃河白晝來春風龍擺錦袍開魚躍浪花翻色黃
綠暖落香露照影昔至希世瑞橫流今見漸川寸十年並拱
寬民力和矣宣房起暮哀

宸衣莫入飛龍殿明祀斯歆此德山不為弓刀留漢水豈應
松柏慘悲顏翠華影入飄仙洞紫氣浮空擁鶴聞父老不須
南望切梯除霜露使應還

徐昌夜珮漢軍符張武乘時亦丈夫自是王門多將相不聞
六合定須史祖翽雲含民運歲晏錫蘭臺酒既濡聖主功高
漢文帝承天原不比中都

一騎飛塵入建章文華諸老共焚香開函宛見天顏喜升春
先書聖嗣康遺命追呼恩省聞有時顛倒著衣裳更聞慈慶
祈冥福曉夜垂靈惠更長

離冀傷春曲省郎十年替易聰明光長貧受情猶嫌厭多病
相如藥餌忙憂國屢揮南望淚思家空斷北歸腸何時得奉
公車問應有封章錦髮傷

尹耕世宗南巡八首

都護承恩出漢宮行軍使相陸離同九邊雨露旌旗溷萬衆
雲烟驚蹕雄燁服盡頒中帑賜虎頭誰免賀蘭封朝陵不是
瑤池會按轡真存細柳風

正陽高闕照重瞳武陣前驅第六龍旗影忽有天際外鑾聲
時在柳陰中金根雷動宮車轡雉尾雲七帳殿崇軌銳魄無
承義志從搖實切大夫忠

傳聞大駕渡滹沱聖德當天水不波曲逆曉烟迷朔岳常山
春雨見陽和萬家錦犬荆門近千里鶯花輦路和無祭腐儒
憂伏枕振線早濕楚中多

天上黃河白晝來春風龍擺錦帆開龜魚躍浪承顏色蕭鼓
綠環落否毒照影昔呈希世瑞橫流今見濟川才十年奎拱
寬民力却笑宣房起暮哀

袞衣莫入飛龍殿明祀朝欽純德山不為弓刀留漢水宣應
松柏憐愁顏草華影入飄仙洞紫氣浮空擁穆聞父老不煩
南望切掃除霜露使應還

宋昌夜珮漢軍符張武乘時亦丈夫自是王門多將相不聞
六合定須史祖翽雲含民運歲晏錫蘭臺酒既濡聖主功高
漢文帝承天原不比中都

一騎飛塵入建章文華諸老共焚香開函宛見天顏喜華奏

先嘗聖嗣康超命追呼盈省聞有時顛創著衣裳更聞慈慶
祈冥福曉夜垂堂慮更長
綠髮傷春盡卽卽十年醫易志明光長貧憂情猶嫌多病
相如藥餌忙憂國屋樞南望淚思家空斷北歸腸何時得奉
公車問應有封章錦瑟傍

許讀大選詩嘉靖朝

每年歲月大選其日上視朝吏部堂上官先於門下面奏
請旨選官上視之承旨退待各衙門奉事畢同吏科都給
事中候於御道上一拜三叩頭謝恩出赴東關支待房先
祿寺署官供酒飯畢各官又赴午門外叩頭候於直房移
時上覽本畢傳出印子奉於左順門部堂接出照本填榜
張掛於吏科之上西向除官看榜選事畢各官出朝
面奏

天曹欲擬授官資凡品分類列等差奏罷階前仍候旨重騷
龍表微封詞

上門

峻登玉級而金臺郎官親宣吏部奉直到御前方跪奏四承
天語聽俞哉

說選

國家利器在人賢揀選從公本奉天聖主面前承諾令真如
造物舉生全

引官

雁行魚貫露如林俱向龍樓肅望標贊罷叩頭瞻日表人
無任感恩心

賜酒飯

恩賜從天降玉音大官承旨禮惟欽御河南畔開新宴演
恩波似水深

叩謝

近午大官供饌畢風清日朗酒容溫整衣肅向天門拜一食
無忘聖主恩

用印子

朱玉篆印出宸居色：官卿紀奏書從此品階山一定朝除
應直是天除

上本

印罷奏書選擇上中官傳進九重宮重瞻閣迺傳出廣祥

官人亦至公

填榜

印子官卿即御書移時傳本付尚書天官據下方填榜數動
除官意氣舒

張榜

看榜除官數百人歡呼萬歲祝龍宸今朝幸允遵行迺祿厚
才踈愧此身

大學士於慎行慈寧宮御屏十贊萬曆朝

符寶感電黃帝之母

軒轅聖母欲有靈符降：神電繞彼天樞精通景貺慶啓瑤
圖紀雲近日百王所模吳開皇統厥兆則殊

女節應星少昊之母

邇矣軒妃神風遐邇馳懷長虹中天垂耀光流華渚祥徵慶
兆乃誕金天首弘帝道不有聖跡還彰靈造

慶都號聖帝克之母

大哉唐帝德與天同靈甄聖母冥感神通玄雲入戶赤龍在
宮遂開景運開國時雍濟：岳牧是謂雲龍

釜山翼慶大禹娶釜山之女

禹錫玄圭周遊四隅啓生而出八年不復允維釜山修政椒
屋遂登慶道永承天祿澤遠源深昭哉有徵

簡伏生商簡伏帝嚳之妃

於鍊聖緒是發其祥瑞臺有女玄鳥來翔乃遺之卵覆於土
置簡伏吞之感而生商玄王之胤是為成湯

太任胎教文王之母

立教之方罔不在始思齊太任震夙聖子視聽有儀周旋中
禮所以文王輝熙敬止穆：母儀光於圖史

太似嗣音文王之妃生武王

開雕之諫王化所流徽音仰繼壺政內修舊章訓儉樸永
休萬生武王以興有周賢哉太似孰可與儔

明德崇儉明德為皇后漢帝之母

漢有明德休風可慕外飭宗親內虔禮數屏去奢華敦崇儉
素大帛之衣寔隆顯祚保族宜家永為矩度

長孫進賢唐太宗后

唐宗烈：踵美三王實惟哲后左右椒房調和直諒獎進忠

良俾茲法拂各泰厥長煌々彤管千載遺芳

宣仁守舊哲宗祖母

宋哲冲年握圖在宥尚賴王母卑心擁佑政必法祖人惟求

舊一洗熙寧化為元佑休哉女德唐虞北慙

黃道周壬午元旦頌聖詩崇禎朝

闕門元日感容時五色榮光動冕旒一自丹書臨北面更無
龍衮揮東頭天支大屢思隆棟帝念巨川重濟舟泰運只凭
新禮樂良臣何以答端求

黃虞曠典雅難倫復有虞揚到北鄰不謂保明初訪落還從

尊帝得沈恂玄宮監拘靈、定聖主敦庸事、真几代圖松

當北禮光風穆雨四門賓

師臣者常古尊賢況在宸居異謠莫七聖道南通大駟八龍

占應犀階前未須審象知惟肖不待颺風賦有卷十四朝來

無故事安昌古序憶當年

星辰從此睹重華勸爾聞昌即拜嘉猷賜千金猶有素雞封

百子又何如碧磬長無交龍影缺帽能添壓鬢花新注起居

人少見各傳銀管照家

楊子庭早朝

殘月朦朧欲五更禁門候立萬燈明君王靜對銅人坐一夜
齊宮數漏聲

九重天上六龍飛御氣細細拂太微殿閣西頭明月在清光
還照侍臣衣

向曙起朝王環和露華滿地濕緋羅更番奏對銀臺罷聽得
西班喚六科

參差臺殿接烟霄霞霞交加萬國朝門上優伶呈法曲太平
腔板合鸞蕭

驚輦捲起商朝班月色清寒禁漏殘仙仗平分聽奏事舉頭
不敢闕龍顏

仙漏迢迢隔絳霄兩行銀燭照趨朝鼓聲綠歇鐘聲動不放
朝官過御朝

綠雲葉掩翠華春寒耿疎星照紫宸曉向承天門外望迢遙
多少謝恩人

曉風吹動角端旗仗外祥光繞赤墀忽聽殿頭宣內閣獨承
露音退朝遙

綠雲飛繞鳳凰樓簾捲屏開見玉龍西殿鐘聲朝已落滿天
星斗未曾收

又四律

平旦曉曉瑞靄浮曙星送月下西樓畫衣遙入迎仙蹕黃繖
高擎霞采旋驚帝拂塵花雨齊霓旌曳影柳風柔太平無事
春如海天保歌長樂永休

晚天宮闕掛星河魚鱗傳迴鳳輦過雲拖蓮葉通御氣雨晴
太液起思波鼓嚴正促千官入鞭靜猶聞禁卒訶衙退殿頭
幢節下花蔭滿地逐鳴珂

滿地霜華襯短靴禁門陰處曉班迴金籠內仗教鴉飛玉勒
著奴制駱駝八面樓西明月在萬年枝上慶雲多重閣奏事
言何事郎有無緣上諫坡

天街雲騎擁青驄明月參差印帽紗簇仗旌旗相掩映報班
鐘鼓未停擬晨光隱約通三殿和氣細細滿萬家朝下迎無
人語雜早鶯啼出內園花

劉炳文樓早朝

紫禁祓禳曙色微五更三點聽朝鐘門開鳳闕鳴鞭肅駕備
駕輿簇伏齊玉座袞衣銀燭爛金晃錫翠簾低小臣僭華
暹朝晚路繞芙蓉小苑西

高林擬奉和早朝大明宮

明光漏盡曉寒催長樂疎鐘度鳳臺月隱禁城雙闕迎雲迴
仙仗九重開旌旗半掩天河落闥闔平分曙色來朝罷珮聲
花外轉回看佳氣滿蓬萊

李東陽元日早朝

九門深掩禁城春，霧縠龍街不動塵。
玉帳寒更傳虎衛，彤樓曉色聽鶴人。
簾前樂應紅燈起，階下班隨綠仗陳。
朝散未華省霽日，半烟晴市一時新。

文徵明雨中放朝出左掖

霽微芳潤浥泥塵，旋歷落形輝散履。
聲暝色浮烟迷左掖，碧雲將而近西清。
柳垂青瑣千絲重，水落銀橋萬玉鳴。
霽洒不辭袍袖濕，天街塵淨馬蹄輕。

魏裳雪月朝天宮習儀

東風初上萬年枝，霽雪光搖赤羽旗。
雲淨蓬萊通御氣，天開

元會感朝儀。千山曙色浮金掌，三殿春暉動玉墀。
聞道祈年勞聖主，甘雲誰離子雲詞。

溫新辰朝即事

繁星繫春宇，烟景流晴光。
華燭諸綰紛，綺陌相輝煌。
君子駕言朝環珮，何琅琅。至止目云，夙其如夜。
未央天門尚氤氳，露沾衣裳鉅竅候。
晨鐘飛雲覆苑牆，望情踰閭闕，勵精諒康康。
康定知頻問夜，無用鶴鳴章。

楊溥春日扈從幸北京

曉隨仙仗出時巡，聖主恩深四海春。
萬馬踏雲開蹕路，六龍扶日度天津。
陽和布澤初回煖，朔苑飛花不動塵。
豈是揚雄

能賦空慚載筆列詞臣

周忱車駕渡江

柳色臨江輦路長，葦花遙望翠華張。
衣冠隔岸催舸舫，舳舻中流列雁行。
魚躍滄波瞻御座，鳥啼春樹識天香。
時巡百度稽虞典，不羨橫汾樂未央。

曾棨車駕渡江

朱旗畫戟擁晴沙，錦纜牙樯照浪花。
佳氣迥浮江北樹，曉光初絢海東霞。
雲中鸞鳳扶舟楫，水底魚龍識翠華。
不用臨流美天誓，只今四海盡為家。

李東陽立春日車駕詣南郊

曉看和露繞蓬萊彩仗迎春曉殿開北斗簷杓依歲轉南郊
佳氣臨城來雲行複道龍隨輦露散仙壇日滿臺不似漢家
還五時甘泉詠美校書才

岳正南郊禮成

午夜祥雲繞太微聖明開運六龍飛簫韶響帝聲容麗玉帛
來王厝教歸寶帳天光臨負康令與春色映重衣微臣幸紀
唐虞祭三祝充年仰瞻睎

何景明大祀

金榜星辰暮瑾玉海岳編受禘同漢室登祥異泰平日抱龍
旂轉天流羽蓋旋揚雄老陪從白首賦甘泉

于慎行冬至南郊扈從紀述

聖后乘乾奉帝壇日躔南陸燭靈辰九閏肅祭天門鎗萬姓
欲隨御輦塵樓雪初融丹禁曉蒞茂欣微動玉銜羞虛謝珥華
親文物寶有甘泉賦永陳

王蘭東時憲薦到臺常隨豹尾校聖代僕文今日歲儒臣
雨露向來偏環玉賜錦馳中騎寶馬分餐出柳庭齋室受釐
應有問朝回猶恐夜深宣

絳闕陰沉啓秘局鑾輿肅穆款真庭霜凝碧落天衣濕月上

仙壇玉樹青帝座三重開萬象雲門六度走群靈祠臣東笏
香烟裏時向珠躔望景星

絳節飄飄上太清紫烟縹緲冠層城臨行不動旌輝影鳳輿
微聞玉藻聲律應一陽璇象轉福凝五位恭階平禮成回蹕
傳行漏百尺華燈閣下明

燈下薰天夾路脩屬車旋處翠華張非烟掩蓋璇霄麗若月
乘輪御陌長十里香花連恭呀千門鼓吹徹昭陽皇誠已旬
通天貺萬祀應知寶祚昌

紫氣葱龍繞禁廬南郊近日履長初皇王禮樂光前殿侍從
聲華滿後車漢時龍鱗金匱紀周臺雲物彩毫書雄文亦是

鄉人似齊客談天恐不如

倪岳孟春奉陪廟享

祠殿森嚴插陸重雍歌初徹燎烟濃虞周典禮千年合文武
衣冠百辟從日影漸移高閣漏露華猶拂御樹松却瞻天仗
東風裡冉：霓旌導六龍

徐渭駕幸月壇慶望西街

玉露清秋湛碧空金輿夕月引羣工紅雲自結龍文上彩仗
如移桂影中壁畔常儀端捧帔郊西新曉正垂芳布衣久分
華山侶咲向歸驢墮曉風

周庶春自扈駕竭陵二首

御帳千旗擁也營萬騎環祥烟隨風蹕瑞日映龍顏金鼓棘
門樂衣冠彩仗班嵩呼來父老聲動五雲間

膳神車迴鑾輿曉駐時天連復鳳闕地九龍池日月開寬
道雲霞翊畫旗澤國陽德布春滿萬年枝

表裏大明門候駕

虎旅驅中道鉤陳警六飛圓丘羣望畢宣室受釐歸旭日迎
迤蓋晴雲拂明旗笙歌前路擁拜舞接光輝

高叔嗣駕出

帝出南郊日景觀黃屋尊選神役風伯從樂具雲門馳道青
陽麗齊宮紫氣屯九朝祠禮松歸侍從臣論

解纜從遊西苑

廣寒宮殿屬天家晚從宸遊駐翠華瓊液總明仙掌露金支
皆神御筵花輝輝寧澤波間雲旗颺芙蓉水上霞身世直起
人境外玉璽親捧老如灰

金句收春日陪駕同遊萬歲山二首

鳳輦遊仙島春殘花尚漾龍紋蟠玉砌常語度璫宮香霽浮
高樹祥雲麗碧空五城漫闕外元在畫圖中

瓊露深埋草輕颺動碧簾龍鋪地歲月為嘆譚風霜聲谷通
仙廷穿巖閣洞房回看城闕近禁樹晚蒼

胡儼春日陪駕遊萬歲山二首

鳳輦宸遊日祥雲天道紅有風傳別殿飛翠繞行宮迴轉十
君合波迴一鏡空忽首萬鶴起聲在半天中

閭道雲為轡仙山玉作臺更無凡跡到只有英香來柳拂金
興度花迎寶扇開太平多樂事應從得徘徊

王直楷遊萬歲山

飛旂臨丹壑鳴鑼陟紫臺日遙凌閣下雲裡六龍來寶殿臨
空廠瑞筵就水閣共誇青瑣客陪宴相梁回

金幼孜隨駕獵南海子

暖日融、靜鼓聲條風拂、動旌旗抑間鼓馬春來細花裡
聞鶯盡遍遠近苑獵迴猶賜饌行宮廟罷更題詩晚來獨向
却城望雲擁蓮葉五色垂

何景明駕幸南海子

記幸芙蓉苑傳言胡獵行三駟陪上將四枝出神兵列戟圓
熊館分弓射虎城風雲日暮起偏遠漢皇宮

李夢陽南園

別苑臨城輦路開天風昨夜起宮槐秋隨萬馬嘶空至晚送
千騎拂地來落雁遠驚雲外浦飛鷹欲下水邊臺宸遊唐藻

年：事況有長楊侍從才

吳偉業南苑

六龍初曉曉驚臺千騎從宮帳殿開南苑車聲穿碧柳西山
馳道灰青槐樹書夜半移燈召教射樓頭走馬來聞道上林
說試士即今誰是長卿才

吳偉業海戶曲南海子周環一百六十里有海戶千人

大紅門前進海戶衣食年：守環堵收蕞賸拜番大築場
貰酒從想父不知占籍始何年家近龍池海眼穿七十二泉
長不竭御溝春暖自消：平疇如掌催來作水田漢：江南
樂駕鸚鵡駕鸚鵡滿烟汀不枉人呼飛放泊南海子有水泉七十
二處元之飛放泊也

後湖相望築三山而地神州咫尺間以西苑後湖名遂使相
如謬陸海青教王母笑桑田道萊樓閣寶雲殿廣臺上何

王殿聖廟上苑廣院之宮使大學其相之應聖帝周光朝四聖降傳說新羅玉海青星眸
雪爪飛如練玉海青即非馬是關桐酒有馬草劉鮮夜飲

仁虞院二百年來話大都平生有眼何曾見頭白經還是舊
朝春山慣領黃山院典守唯聞中使來想蘇軾貲氏便芳

林別館百花殘廿四國中燭燭前南海子有二十記得尚方
初拜品來風鈴索護雕閣衛荷滿摘傾箱籠翡翠新嘗捧玉

盤賜出宮中公主謝分通閣下侍臣餐一朝剪伐生間杞五
排長楊帳已矣野火風吹燭燭墳墳清明日教萬官聚於此枯

揚月落蝦蟇水玉泉一名暮泉盡道千年苑園非忽驚萬乘
車塵起雄國開國馬啼旁將相風雲劍紫高帳殿行城三十

里旌旗獵：驚鳴騎朝鮮使者奇毛追白鷹副羽霜天勁臂
跡交敵好放鵬荒臺百尺登臨勝俊鶴重經此地飛黑河竭

武當年威平古難忘百戰心掃空雄尾江山爭新豈野老驚
心目躊躇落編籬守康鹿兵火催殘淡濁宋莽平再觀修茅屋

衰草今成御宿園環游只少千章木上林亦尉已迷催灑掃
離宮補花竹人生陵谷不須哀蘆葦故壙影來君不見郭

杜西風蕭瑟裡丹青早起灑龍臺

楊崇元夕賜觀燈首二

海宇昇平日元宵今節時綵雲飄鳳閣瑞霧繞龍旗歌管春
聲動星河夜色遙萬方同燕喜千載際昌期紫苑朱風暖青
霄月正中魚龍千隊戲庭綺萬花叢雲燦祥光慶星橋寶炬
紅太平多樂事此夕萬方同象緯臨天閣壺空集萬雲霞
紛掩映星斗盡品突寶地春應滿金門夜不扁千官陪宴樂
舞舞在明庭

金幼孜元夕十門賜觀燈

五夜開闔闔千官引珥珂御烟浮寶象華月送清歌歲久君
恩重時平樂事多金吾知不禁試問夜如何

龍山新結綠列炬照晴天蕭鼓聲臺上星河絳閣前綠控千
隊好繡簇萬花妍歡賞陪萬馭運歌既醉篇

又元夕賜十門觀燈四首

繁山高聳架層空萬燭恍春瑞氣融星動銀河浮萬岳天垂
瓊岳綻芙蓉行：綠隊雲華月曲：萬生度好風自是太平

多樂事君王要與萬方同

鳳簫初臨鼓吹喧千官環侍紫宸遠九門燈火雲霄上午夜
山河錦繡前春散爐烟浮樹暖月移寶仗映花妍從臣忝預
傳柑宴既醉猶歌湛露篇

天上紅雲濕翠旗樓前燈影動朱戟御筵花暖歌聲近紫禁

風清玉漏遙中使傳宣達賜采詞臣獻賦更陳詩華夷盡道
承恩澤千載昌期際此時

天仗森：列寶臺教坊初進鼓如雷金蓮夜放輕寒散絳蠟
春融瑞氣回仙樂擬詞復玉管紫宸頤上萬年杯傳排戲：
承恩渥感遇深慚負不才

陳敬宗元夕賜觀燈應制五首

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雲移山島近燈簇萬花新天仗臨
丹宸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宴賓及羣臣

紫禁珠鐘靜高城刻漏傳五雲迎寶蓋萬戶綴金蓮瓊驪行
仙席龍盤進御筵教坊呈百獻齊過玉階前

劍佩青霄近峰巒翠閣重花明金帳月香度玉樓風拜舞諸
蕃集歡娛萬國同遠聞鼓吹發五色慶雲中紫陌連清禁
樓接絳河九門星彩動萬井月華多寶炬通宵晃驚望恊氣
和臣民涵聖澤齊唱太平歌

山擁金鰲壯雲盤綠鳳來星河隨斗轉珠闕倚天開歡洽春
聲偏思從淑氣回頌歌魚藻詠長奉萬年杯

又元夕賜觀燈詩三首

河漢沉、露景澄、蓮葉燃、滿九華燈青、脫白象三千界、綺閣雕欄十二層、花醵芙蓉、漢艷吐、簾垂翡翠、異香凝、世人惟向雲中見、遙望天門不可登
樂奏韶咸、寶廟開、遙賜龍馭、自天來、九門香、逐靈輿、度萬國、蒼隨御氣、回彩鳳、高臨青玉案、彤雲輕、披紫霞、杯臣民共願宸遊樂海內、歡聲溢九垓
中使傳宣、宴百官、珮聲遙集、五雲端、酒傾綠、繁開金、覓銀蟾、蒼麟奉玉盤、寶帳春回、頻送曉、瑤臺雪霽、不生寒、倍臣需醉蒙恩德、更勒都人近御首

陳宗賜午門觀燈應制二首

鰲峰千仞、巒嵯峨、萬壑榮春洽、太和明月只隨仙、仗轉紅雲偏近御、筵多旌旆影、旌旆黃金闕、絲竹聲翻白雪歌、萬歲三呼頻祝頌、醉歸數問夜如何
白玉仙京上帝家、六雲遙駕五雲車、巨觴此夕移三島、火樹迎春吐萬花、水咽宮壺留夜色、懽騰黎庶樂年華、永思盡醉歸來晚、一派鈞天隔彩霞

吳潛燈夕賜宴

天闕峨、壯九重、五雲深、慶聲繁、花開錦樹春如畫、漏下金壺夜未終、聖主當陽、調玉燭、近臣偕詔、賜黃封、國家景運

當全盛、舜日充天、喜再逢

五色龍光燭殿紅、星橋千尺駕長虹、神仙夜降雲霄外、人物春行錦繡中、月影漸高、獎闕迴天、顏有喜、萬方同、微臣祿食慚無補、頌和康、衢壽聖躬

吳寬元夕應制

畫背神仙擁翠微、良宵春色滿彤墀、金蓮暖映高低影、火樹齊分遠近枝、仗外仙韶風細、雲端清漏月遲、要知此會真難得、思及黎民共樂時

黎淳元夕應制

龍樓錫宴月初斜、寶炬星分照翠華、五夜歌鐘連甲第、千門燈火映皇家、錦筵人醉、歡會綵羅綺、春晴散綠霞、自是宸遊多樂事、叨陪几度賜宮花

宮詞

賢妃高麗權氏宮詞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听來獨自行。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

何處月偏明。

王司緣宮詞

焚花移入大明宮，綺幌濃香韻曉風。贏得君王留步華玉簫，

際曉月明中。

女學士沈氏宮詞

尚儀引見近龍床，御筆親題墨色香。幸得唱名居第一，冰思

舞始謝君王。

翠綠蟠袖紫羅襦，偷把黃金小帶舒。中使傳宣光祿宴，內家

學士昨新除。

香霧深、翠碧窻青燈的、燦銀缸。內人何處教吹管，驚起

庭前鷓鴣一隻。

燈把青絨繡紫紗，聞針時復卜燈花。明朝太后長生誕，可有

恩波遍及麼。

萱萼花封小字絨，寄聲千里落雲帆。一春從不尋芳去，高臺

香羅舊賜衫。

天子龍樓暫見粧，芙蓉團殿試羅裳。水風涼好朝西去，事記

書經教小王。

曉臨鸞鏡整梳粧，高誓新興一尺長。花影瑣窗入下直，閒籠

自妝雪衣娘。

明窓染几淨爐薰，閒閱仙書小篆文。畫永簾垂春寂寂，碧花

花映石榴裙。

海東青放渡遼烟，天上群鴉得自得。初諭鷹坊高索價，聖王

十載絕遊畋。

藥柳青、燕子愁驚條齊水，弄春柔。東風不與閒人贈，誰去

江南水上洲。

王世貞弘治宮詞

南海珠池貢已稀，西川又罷錦文機。朝來御服三經滌，殿裏

寧希曳地衣。

紫苑先朝紅藥臺，御筵親為兩宮開。莫嫌宮監希恩賞，玉輦

何曾更一來。

午槐圓影覆彤除，今日天顏喜氣舒。穩坐玉床無一語，但稱

難得老尚書。

黃伯米倉覆御羞，手題頒賜壽寧侯。昆明督亢從渠請，今日

臺宮在殿頭。

靜數蓮籌第五更，寒鴛金井未分明。披衣欲坐猶疑早，前殿

連傳警蹕聲。

急遣追鋒召外家，南宮飛李正如霞。自從光祿載靈索，長日

從容且賜茶

正德宮詞

仙韶別院奏新聲不接唐山曲裡名青鶴白翎俱入破十三

絃底似雷鳴

金鷺橋畔柳絲長舴艋船頭有柘黃六院小兒初病酒御前

親自過魚湯

宵衫盤鳳稱身裁玉妃雕弓月樣開紅粉別依回鵲隊君王

新自虎城來

玉水垂楊面裁約房官邸接天開行人莫愛煙頭錦萬乘

親歌登酒杯

夜半燈出未央傳輝鐸向平陽六宮未盡秋如水不獨

長門玉滿長

錦索東頭有皂囊不知時日進封章付教河下金璫手莫遺

君王甲夜忙

平明東閣下恩綸數凱驚鵲色新大內別開元帥府傳聲

侍女莫稱臣

勅掃椒風第二房俱傳倩女出平康天宮欲曉人聞事約伴

相遇話夕陽

蔣山御嘉靖宮詞

君王親著紫霞裳白玉光簪八寶光夜半碧壇星月冷九天

仙樂下馬皇

小年選入養珠宮紫閣玲瓏十二重日侍上真修法事水晶

盤捧玉芙蓉

碧殿瑤壇禮上清桂華涼露浸銀屏漫玉女扶青素跪啓

琅也誦道經

衣添沉水熱金爐翠幕斜張繡被鋪却羨桃燈試裝束夜深

前殿有傳呼

玉世貞西城宮詞

芙蓉新樣紫霞袍細繡珠璣小鳳圖一片香烟裏裡出玉真

朝罷簇迴蒼

新傳牌子賜昭容第一仙班雨露濃袋裡相公書跪在葵教

看汗濕泥封

五雷壇上雷一聲海子開上雨縱橫祈靈驗後催傳賞馬上

朱提玉手擎

色羅衫稱體裁鋪宮新劍一齊開菱花小樣黃金合昨夜

真人送樂來

兩角鴉青雙紅紅靈犀一點未曾通自緣身作延年樂顯顯

春風雨露中

張元凱西苑宮詞二十四首

蕭將上帝祀明堂寶鼎昭回日月光九獻不須歌舊曲詞臣

昨已撰送房

秋殿清齋正受慶迎和門外立諸僮大官不進麒麟脯御饌

惟供五色芝

陳詞座玉奏鉤天西苑宮牆近籍田水旱恐煩祠后土未夾

深處好祈年

宮女如花滿道場時聞雜珮響琳琅玉龍端劍掌仙表金鳳

鉤難跳斗星

鳳閣傳呼魚鑰開中官齋擇御題來直廡夜照青蒜火銀筆

如擗微曉裁

方殿分符百道飛四時禋類萬靈歸休微勒石盈青壁瑞應

成圖進紫微

一抹沉水萬金裝篆刻蛟龍綫鳳服工巧敢言散上帝精誠

唯許格君王

夕降千里照甘泉一紙降魔初已傳急遠六丁乘羽駕火輪

金甲淨幽然

寶籙金靈百和珍仙家玉液字長春來衣掌出高玄殿先賜

分宜白髮臣

寶籙金靈燦几疑子雲正是草玄年石渠天祿如林士同枚

宣和道藏編

千雲紫擁五雷冠祈雪膏開太乙壇符籙未回金闕靜燭龍

猶照玉宸寒

金臺滴水嚮丁、五宿宮城坐月明潛聽衆林龍睡穩玉階

低演步虛聲

通天臺上按三台景命重臨清醮開拜舞不同郊社禮科儀

一：聖人裁

忝臺紫氣瑞晴空靈貺神休集聖躬垂拱萬年如一日禮臣

何必議青宮

內宮新製玉清符猶賜親臣道允孚何事官家頻顧問宰公

冠上戴曾無

真人才術鬼神愁出入金鑾駕玉蚪濟北少翁曾賜爵膠東

樂大已封侯

金符寶笈瓊雲英鷁鳴卿將入上清拜受玉霄龍鳳簡元陽

象一字分明

聖朝臣庶浴垂裳慟哭非時祇自傷竟日天威無聲色容城

年少有封章

仙真異迹豈無因海嶽靈區合有人夜殿焚香親製羊姑朝

分道內臺臣

蓮葉方丈可梯航勾漏丹砂近寄將昨鑄銀山高紫許試持

玉尺殿中量

瑞氣祥雲滿海濱遠道齊獻百千春進來白鹿高於馬馴擾

金階不畏人

千尺通星井幹樓玉盤天酒夜來收白茅端捧黃金印五利
明朝欲拜晨

黃佐西清詞

碧殿崢嶸聚森清廳臺時送步虛聲流鈴柳火飛章地一片
雲遮翡翠城

華道陰森萬柳齊水品簾幕動脂霓六龍行處金蜩合丹
紅雲閣苑西

紅葉飄飄出御溝銀屏金屋不知秋倚臣鵠立空翹首日色
瞳眈滿鳳樓

咸却雲鬟帝玉帶紫烟衣薄露光寒步虛聲裡琪花落盡得
君王轉盼看

王觀德萬曆宮詞

畫長萬鏡永安臺宮女無端絮：惜料侍君王多夜宴不愁
行幸日中來

良家三載開長門已為青宮奏特婚大禮至今猶寂寞莫言
賤妾未承恩

彤庭罷御幾年餘剩喜天顏大內居昨日黃門催進鎖花間
連吉覓羊車

一入深宮又十年宮中元日也朝天如今漸被人催長差押

頭班立御前

燕聖宮中每發心几將大藏供叢林內人也自承風言捨與
中宮安奉金

聖節逢秋玉露寒牛門祇候立千宮：家來問來宮拜啟上
詔：受賀難

黃鳳翔萬曆宮詞

臨池落筆倍精神鈇畫銀鈎最遜真宮內外廣齊拜賜宮中
臣妾乞恩頻

紫宸朝罷宴海澱閑對遺漏樂有餘難字遣將垂碩問倚臣
未聞共攤書

伎面泥金出御前親臣：硯捧燈烟蛇頭細字題都通進入
承明玉象連

裡：紅綃綉拂身聞雞施與曉行人中宮度奉慈闈祝天保
皇宮億萬年

青夜焚香上露臺火雲蓮物不聞雷霹居咸臨座明主今日
：稿曰

月中空與內尚書除拜封章閱月餘聞帖鈴許都屏却一揮
御筆不聞渠

天府廣記四十四卷

編修顧守謙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尙書集解已著錄是書以京畿事實分類編輯凡建置府治學宮城池宮殿各一卷壇廟四卷官署二十三卷其中倉場漕務附戶部選舉貢院附禮部之類又各以所屬繫錄人物二卷名勝川渠名蹟寺廟石刻陵園各一卷賦一卷詩三卷全用志乘之體承澤所作春明夢餘錄多記明事は編則上該歷代下迄於明爲例稍殊其中如因工部而及修築遂併淮黃形勢而詳述之則是南河而非北都因禮部而及儀注因併貴賤章服而縷載之則是會典而非地志且旣以天府爲名自應以地爲限乃明建都在永樂時而內閣題名上溯洪武之初移石鼓入大都在元時而石鼓歌兼收韓愈韋應物蘇軾鳳翔所作如斯之類皆務博貪多未免失之泛濫至於六科條目自載其奏疏名蹟類中自載其別業如斯之類亦未免明人自炫之習他如人物門成德傳末附載德殉難時與馬世奇書有在都縉紳盡如光含萬孫北海天下事尙可爲之語含萬卽光時亨字以

給事中從賊後爲福王所誅者也以德之剛直明決與時亨承澤決非氣類未必肯作是語如斯之類或不免有所依托李國禎降賊拷死具載諸書而以爲棄城遁去賊追殺之如斯之類或不免傳聞失實前卷以翰林院爲元光祿寺後卷又以翰林院爲元鴻臚寺如斯之類或不免小有舛牾核其全書大抵瑕多而瑜少也

甌江逸志一卷

〔清〕勞大興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甌江逸志

一卷》提要

甌江逸志

石門勞大興宣齊著

王十朋字龜齡梅溪樂清人年四十七冠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
昌齡曰今日鳴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藉不可言堪及
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僅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
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念可見矣為御
史官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清帥紹興與敵於人上從言
奔去四山未常使之為十二牧其忠義義舉誇如此今世俗所傳利
叙說因梅溪勸史浩八罪孫汝權實惡德之史氏切齒遂令門客
作此傳以毀之益五進乃梅溪之女孫乃梅溪同榜進士也史客
故謬其說耳又有一說玉蓮實錢氏本姑家女初王與之相錢心

記勞大興甌江逸志

許嫁王後王扶元及第歸竟不復顧錢情而投江氏二說頗異大
約傳奇中如此假托附會者極多不足深究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之永嘉人揚文貞所取一甲三舉未決狀
頭問同事有識周旋儀表者否其人以面白豐美對遂以旋卷首
嘗及膝唱陸兒貌姿甚衆論張然茲所問者周旋所答者淳安周
璵也此數之前定如此

李德卿稱以選薦應順天鄉試先日主試者獨張大忠文忠素所
素接談頃方授李稱姓名遽報客起而迎之未竟其說主試者
謂彼所注意擇選之心初未解其欲斥之也卒為取之中式夫以
權相斥一儒生如發棠振落耳反藉之發名信有命哉

張永嘉乎敬當國時有一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未而張

用折簡張相起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也余二尚書至而志
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為相君知厚也特白大家筆做到惟卿通
守一日張相忽記憶召故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
瑞安黃醫名鳳靈戒嚴刻太上感應篇印施無數已未春病劇恍惚
被二役押去至中途見三神人立室中一黃衣者曰此人奉行
感應篇可速放回二役云快去黃以足蹴不前役扶之歸已三鼓
矣家人方灌以參湯黃遂覺倫達其故病尋愈後黃年古稀猶肩
復黑齒落更生

平陽周震特才無志升秋試語父曰我輩青子非爾所生父怒之
已而震雙目忽盲作強鳴而死有人死而復甦見震在其司冥王
令吏磨之作強鳴辨曰何罪冥王曰汝忤逆不孝非富而何震曰

既爾就喜地冥主曰汝服界自去俾覆兩目行歷受業也蒙皮
而去

宋嘉有梅大欽者學神仙之術一日齊宮釋奠先聖大欽與其
友某言曰天下丁祭多矣一聖人誰能臨降試同汝出神一占望
之其友之術少遜于梅將至學宮見前途擁衛皆溫境神也鳴某
之足不能前獨大欽得詣門首遂見先聖神位中一巨星炯然
餘無所見所遇載路之神一一與其友見者相同
明弘治戊午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八城守者初不究其鄉尚書
馬文升已嚴戒備以防不虞即中何五春獨留同列曰熊之為兆
宜慎大未幾城內在處有大災既而禁中亦大戒問五春微于古
古何書五春曰予曾記紹興己酉永嘉災有此異余故云然不意

亦其鈞也

開然堂類纂云劉衡山懲功道當震孔老人家事孔故劉同巷者
者孔有女嫁某氏而寡道孤始被擄于孔氏孔氏于通其乳母周
與乳母謀走脫然孤者易斃耳其產可獲而有也乃陰令所畜靈
時毒至伺夜投之而以兒急驚啼明則瘞之謀定將初昏雷即毒
然自當從柱而下震孔氏子與妻皆死孔母方去其孤當得孤置
几上震乳母死柱亦折兒竟無恙明隆慶四年五月間寧也嗟乎
雷不虞之于斃休之後而竟全此孤孤也異哉

朱和尚者不知何許人負嘉禾之術寓嘉福寺年隆月大節齊後
此如其術思然奪之靈某代避至乃脅以左道惑眾以未必符朱
某索乃共對天設誓不妄傳人即同周登寺山上朱某草校之屋

記於縣江邊

試輒給朱竟此任周得其術頗收效慈頤之疎婦避疫寺中周施
以求金因而私之脫陽而死夫恃邪妄之時遂非義之然天道崇
崇之哉吁余之術士以此惑人動輒燒煉可成以致耗慘之千俾
其所愚眾為之傾者此比然矣明理君子寧感此數
平陽縣初葉垂楊陳慶崇慶地官用巫者言將以牛祭時有了典
法師在萬金卿牛竟斷刀奔至師前通者踵至師止其設解袈裟
付之曰若以置陳下陳自可國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
建塔院咒牛曰爾能錄此牛牛俯首就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
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奇氣嗣八十餘日不飲
平陽靈駕寺僧妙有畜一貓每遇講經輒于座下伏聽一日貓死
僧為瘞之復瘞處忽生蓮花衆發之從自貓口中出

永嘉楊皆有過仙者不知誰氏子嘗遇異人授以醫術不假藥餌但遇物隨手試之無不驗者郡守葉嬰夙疾召之治一見即手枕其顙守大怒命左右收之仙徐云須用被蓋如其言發汗而愈又一人病疾癰疽始出片紙拭難求塗其口病忽如失永康馬自然治病不用藥第以杖撐患處或指之即愈故知世間自有異術也

永嘉王子孝諱隨其父錄之任竹山教諭其邑藍氏女夢有卻卿史未詳聞人奇其夢語且伺之乃于孝此即以是女妻之後求至金都御史先是巡按雲南訪沐國罪狀雖任政令忽有物動據帳下公疑為蠱毒所中乃以皂布研辰砂并燒酒飲之物則下極極聞人飲之下後腹遂大痛滿出生血如蟹者數千百而愈

龍吟

溫州作瀾紙廣興記所云瀾紙也潔白紫滑過于高麗吳越時以此紙者獨其後故名賓進錄曰溫州貢紙五百張其未久矣明蘭房于龍溪差官駐遠何東園古守慮其病民用計瀾濁其水製紙轉黑乃以此紙改進奏聞奉旨勘實方得除免此則愛民威心但少此佳紙為可惜耳

溫州向有歲進如石首魚龍頭魚黃鰓魚蝦米金豆金椅等物雖文忠當國奏罷之至編戶賦役嘉靖以前不勝繁困若買辦差解摩于斗級率至破產巡按鹿公陽除諸弊行均平焉歌法民甚便之

吳門文公林乃微明之父官永嘉時地產其縣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公曰縣千民何濟使歲為困其何以堪命盡裁

去之中官大怒命公舉卓異將報憲獄中官境之竟較太僕寺五謝雲運西堂春草池在華蓋山下即崇惠運符句之所堂運署瀛屬于此今遺跡尚存

明宣德癸丑溫守何文淵于明倫堂集諸生講書有辟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如雷顧謂諸生曰蜂有巨儒之采米科狀元定有其人周公璇米狀元及第

宋御澤正對日午未成一字有中貴人從案見澤所磨墨甚佳意欲之御即與中貴客中貴曰上三月前御定方建一事名定一上謂若士人用此立說取為狀元御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人奉曰陛下三日前進定一亦臣定是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授末此卷得御澤欲置首選時已取周規為榜首群臣賀曰陛下今日得周

龍吟

御于是澤為榜眼溫之平陽人

郡則中為溫州通判歲飢民流乃出俸勸賑賑濟守曰惡實意不反強齊御曰已有措置乃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飢餓者人給一錢誠曰勿試去押字翌日惡錢給米飽者無遺盡齊曰此火大經濟莫輕看過然設有飢者請展速來或不妨坊巷者則將道之手獲之暇者尚煩酌之

李舉字子簡為溫州長史未幾擢行縣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舉欲以賑收樣吏乞條上旨舉曰大人數日不食則死安暇粟若命若殺我一身活數萬命利莫大焉于是開倉盡貸之施舉自勅上嘉之

永嘉王義民延僻居山中每以利濟為念嘗曰散財濟民其利有

限可以長久者惟古之義倉而已得人掌之其意無窮也于是置倉貯粟凶散豐歉上聞降勅強為義民復其舊役宜齋曰此事甚妙但行之不能無弊奈何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卧冰得魚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也乃王梅溪大父格病篤思得鯽魚方歲若不致梅溪久補橋于井釣而得巨鯽遣父病旋愈時梅溪年十一觀見之

周坦未第時主于親橋市肆屬數語僕侍有富春子孫君者少病替遇異人授以香膏之術其子為始終成疾臣以香膏之術其疑怪併之曰此元何未耶周以給已不答後果得進士不一

王侍郎嘗初審諸儒周元寺僧今有美密五月成開運于弘治丙辰聯科及第瞻少貧賦為業值寒夜泊舟仙洋應氏之船榜主

記餘 潮江逸志

六

人有與夢因歌循之遂妻以女後以榜服歷官司成少宗伯應之物色亦奇掌璫文定素仁厚慈人皆雖殊無任每歸卿必設席送其歸曲酒至平必親執觴送席勸酬慰勞及至某入席詢以近日生理若何答云去舊達甚細叩其故則曰公家構樓妙時所致也公笑曰此最易事何勿早言哉次日語家人曰卿做某樓吾將更新之接既撤遂不復構

順天廣為感精于算學推算休咎如神官卿守以不職罷歸舟次遇此即張公總即賜名字敬久忠公張素聞蕭術神試以已命叩之布算良久不言因問之曰孫命考從此可焚余問何故蕭曰僕平生聞人多矣無不中者獨于僕與君而夫之張曰何也曰僕自揣孫位應至方伯而今止于二千石觀君之命不出三年便當入

相而君猶然即署也吳岳衡有奉至耶遂別去張公入京僅三載以議大禮中上意遂大拜既貴諸蕭公言即起之十餘年果至方伯而卒

光山王相而御史諸判高即有暗警時張臣等文志以落第候除相一見奇之謂曰子有異表此日所就矣止科舉因厚贈之畢時必資王相曰王相以忠誠策張宜即改相光祿守少卿

臨州治宋時建紅霞閣閣外有紅筠二株人名紅筠閣趙牙儲尉樂清會人早令猶故事拂而資報至忠顯曰願飲已資所以招和氣也何謝焉已而果而

郭若虛畫論有洞以草木居居圖考之地志如木葉映木亭山綠峰山白果為石均為弘業蓋寓一巨見有建碑存焉第不知所

記餘 潮江逸志

一

國者果何屬耳蘇長公詩能使江山似未嘉則永嘉山水著名非一日矣

溫州自夏徂秋常觀雲以候風日間雲或黑或赤低重凝滯密而不散則居民海實咸以為憂方未風時蓋得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或擊之謂之海動既而暴風起其色如烟其聲如潮振動天地後木飄瓦風稍息則雨大傾而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無處百效謂之風戲其始發於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晝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一晝夜三晝日以報之謂之風報凡風雨作則無常惟得雷而後測霽止之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為可虞迨秋冬方始相慶謂可無患方風之來狂暴而宜應不止故謂之歲二歲則謂之觀大率海濱多有之

宜齊曰康熙甲子六月廿九日狂風大起拔木飄瓦人人驚恐繞得二日耳已丑七月十六日天氣忽變驟雨狂風或晴或雨或至月餘真有如前所云者然之風熱則人不能終日苦不可言日候霜發令不聞板所云秋冬相度何木而也書此以誌聞

雁蕩山有泉而內外各諸峰陰怪皆包在諸谷之中嶺外望之都無所見東外谷之峰五東內谷之峰四十八西內谷之峰與西外谷之峰各二十有四建寺十有八米相涉極小品云雁蕩山前世人所未見即謝康樂好遊亦未曾至宋真宗建玉清昭應宮因奉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于外近年葉少師開福居山顛亦相格云悲釋百休亦雁山十八奇詩本堂崇崇到寶冠能仁古路上藏泉寺門無漢石門裡瑞鹿華嚴天柱境古銅宮峰真際五靈靈霞峰

說餘說江連志

八

淨名連石梁不與雙峰連十八精靈繞雁蕩
永嘉縣學在華蓋山下著中有一井甚古相傳仙子所開其井之水甘美與凡井與泉相似井上刻成太玉洞天六字書宋道士于愛相傳為王義之書者後有三生石為茂草所掩余拂而出之頗平無奇廣輿記云黃帝時容成子修道于此宋仁宗三遣使訪之似有三生石存焉即此也

東泉在縣治東頗清甘或謂飲之則家株食胃殆與吳隱之所飲食泉埒與

仙巖山去温州郡城三十里許曲徑餘里迥非人間世其最佳者瀑布泉也張又新云劉伯芻稱楊子江南寒水第一及劉永嘉取仙巖瀑布水用之不下于南峯

太平清話云天下瀑布皆有般唯雁蕩者無能

一清東在華蓋山麓泉甘且冽飲之已病泉左藏脚鏡二詩去津土乃見東山山下泉無處長皎潔不須此飲廣遠似天邊月泥泥穿島出天上同一色不知千百年誰是濯濯客隸考某庵題
温州向多錫家今已無有所可服者其俗最好演戲或于街市或于寺廟庵觀婦女如雲搭臺縱觀終日不倦甚至有能達之于以看戲為名窺竊錢囊靡所不至以至胡情放蕩禍怨靡訟皆屢屢見之此風俗之最惡者亟宜禁之

溫即之俗好巫而近鬼大率佛事道場靡不盡心竭力以為之不惜重費乃若正月旬旬以至終年十餘日晝夜符觀另士雜番說製能然極其精工大龍燈一條所費不下數十金鑼鼓堂開來園

說餘說江連志

七

若狂不數日間付之一炬此種妄費亦當急為禁革者也
温州四邑之柑實泥山者為最泥山地不滿一里所產柑其大六寸開皮薄而味珍脈不結餅食不帶滓一顆之核繞一二間有全無者一名真柑一名乳柑一名御柑今平其種矣即民間或有此種者亦秘不與人恐聞之上官來取索也宋特以温州所進柑

遍賜群臣謂之傳柑
王梅溪曰子孫存饒食黃柑味頗佳然不及溫柑遠甚乃知是物之德美於饒者信有然矣真思與聞之為文將與絕云

永嘉金柑即金豆獨名羅浮者或產于江北之羅浮其品最佳故以地名之溫人去核浸以白糖入口香且烈茶絕勝
永嘉之土宜樹橘梓守彥直之謂足徵東世產于西山素正則詩

云有林皆樹樹無水不荷花是也厥後咸于隔江之河田而上而而南仙洋漸至于吳田地氣之遠徙昔而北而今東南去按東嘉之橋與斯而之審橋相似其味甘美以無核者為上廣輿記所云乳橋即此也

唐人謂多以春符名如瓶香春松耶介之類東嘉聖和春亦著名酒史蓋微于唐也又有名碧露者徐昌綬贈王敬止令永嘉詩有金盤應碧露之句近今佳釀號為金酒者或謂色香如金或謂釀法如金氏未知孰是昔人有云永嘉及紹興酒絕佳勝於蘇州吾人不知其何如也

浙東多茶品雁山者稱第一每歲較而前三日休荷茶芽進貢一餘二種而白毛者名曰明茶較而日株者名而茶一種紫茶其色

龍吟山遠志

紅紫其味尤佳香氣也清雅種薄收土人販入求索園圃中少種間有之亦為識者取去按盧同茶經云溫州無好茶天台瀑布水既水味薄雁山水為佳此山茶亦為第一曰去腥除煩煩却香散清稍含但以錫瓶貯者待清香味不以錫瓶貯者其色雖不堪觀而滋味且佳同陽美山茶無二無別採摘近夏不宜早炒微宜熟不宜生如法可貯二三年愈佳愈能消宿食醒酒此為最

者
永嘉產進茶芽十斤樂清茶芽五斤瑞安平陽處進亦如之按茶非脫產也而脫亦產茶故舊制以之充貢及今不廢羅羅峰常園凡脫中所賣方物悉與越編而茶獨將母以先春之末可供餐香且度費物力無多妙存之以稍餘片狀之義耶乃獲世間

採辦之際不無恣取上為一下為十而藝茶之園遂為怨叢唯領為官于此者不取于款外庶不致大為民病耳

雁山五珍謂龍藏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香魚也茶即明茶紫色而香者名玄茶其味皆似天池而稍薄觀音竹形小葉長翠潤今自植若石上經冬不凋金星草葉上有金如星根中有黑筋如髮用以浸油能黑髮山樂官似金雀投如蒲管香魚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寸至冬月長八餘則此湖際生子生已振揚雁山溪湖首之他無有也一名記月魚

隋志云永嘉之俗婦人勤于紡績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雞鳴布今無有也

龍吟山遠志

上

發葉甚茂至有萬一二丈者開花無算其小者亦大許花亦不可勝計他處無有也蘭有四葉蘭有秋蘭中不可多得唯夏蘭家室有之不以為珍此是不寂矣耳

溫州自百里坊至平陽時自東皆荷花王右軍自南門然舟賞荷花即此地也永嘉詩云南塘舊以荷花名矣斯又多橋園為夏秋勝賞

王顯伯為平陽時嘗于九月詣村野道間見杜鵑花一本甚高花開數枝于余色如凝丹照人而皆顯其非時謂之土城皆云此種只出此山谷一歲四開春秋獨盛
溫州美家馬與梧桐等八月抄即放花九月時盛遍地有之登樓一望但見紅霞綠樹亦奇觀也最妙者名醉芙蓉展起白色平復

波紅視則變為深紅其樹兒若梧桐殊堪賞玩臨江又名芙蓉江者蓋謂此也

至正庚辰四月九日崔履謙同知家雖生四子其五皆越五日而小抑治中家雖亦生四子大抵家胤之世故孽之生皆非吉事集鎮甲中何家則居民有難難四足送金驗視未幾而寇盜至矣榮天監中近臣獻四足雞以為瑞者何其誕然

宜齊氏曰東甌向稱沃壤名小杭州自陝寇倡亂偽將曹養性盤踞郡城逼勒富家助餉無一得免者比比破家兵燹之後生計蕭條手足無措而較脫更踰于他郡以故官族舊姓坐食莫展日漸凋敝嗟嗟今之東甌非昔之東甌矣即幸海禁大開而貧窶之狀依然如昨不知何日得遂歲時氣象也言之不勝淒然

說餘 臨江逸志

上

臨江逸志一卷

大學士英廉家藏本

國朝勞大輿撰大輿字宜齋石門人順治辛卯舉人官永嘉縣教諭是編前記溫州舊事後記其山川物產大意欲補郡乘之闕故名曰逸志然摭拾未富且皆不著所出未為精核至謂錢玉蓮為倡女更齊東之語矣

粵述一卷

〔清〕閻敏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粵述一卷》

提要

粵述

黃山閻敏撰

廣西楚越之交春秋時越伐吳并有其地北伐齊而伐楚與中國爭強自荆以南皆屬於粵周顯王時楚滅越吳起相楚南并諸越遂有洞庭蒼梧足時越諸逆雖皆屬於楚其後越人出處江南海上各為君長有毗越雖越之屬患其故四百粵以揚州南境又曰揚越秦始皇利粵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臨嶺擊以通糧道殺西甌君譯吁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吳昔為秦者除置象驤以為將夜攻秦人殺尉屠睢秦乃發遠戍備之後王剪滅楚未幾略定揚越為南海桂林象郡粵以未屬南海郡粵以西屬桂林郡而唐達思恩太平以達文州俱屬象郡焉秦末趙佗

說鈴明

遂王粵北漢因封之漢孝武帝平南越佗孫光降以其地為蒼梧鬱林合浦郡屬交趾郡其北為零陵郡屬荆州六仍漢制分領於荆交二州其後析合浦以北海蒼梧鬱林屬廣州晉以始安昭賀屬湘州宋齊因之亦間有增改梁分湘廣之交為桂州迄于陳隋州郡沿革紛如莫可勝紀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為嶺南西道領州郡三十有二又開拓諸蠻崗落置羈廉州郡數十五代時入于南漢宋平南漢以屬廣南西路領州二十府二軍五元改為廣西道領路十有五府一州四明分其地為府八七官府四領諸州縣後改思恩府為流田州府降為州而潯祥縣歸順南下雷簡俱改為州共領府九轄州十二縣四十六土府二土州三十四土縣七長官司四地瘠而險多山林畧簡徭種諸蠻連路而居視編氓

益十之七米連制楚山嶺綿亘數百里而桂嶺復嶺馬蒙山以環

省城由蒼梧度瀕龍凡三百六十乃至桂嶺其高幾與衡嶺峙北

臨清湖地始坦平山川深秀西北則群柯夜即居其上登山多險

峻水益湍急控扼洞落聯屬黔中今貴州其南洞餘瀘江以句瀘

柳嶺為險而有多龍山大澤村洞布復與龍編度壤大牙相錯龍

今又源於興安環桂林經平樂至梧是為潯江源於廣源今又經

太平南寧至潯州與右江合足為左江一源于義利與大理大

渠水通今雲南慶遠潯州出大藤峽是為右江一源也即脫右

江米流至梧與潯江合流南入海故梧當五嶺三江之會為兩廣

襟喉形勝重地而統論方域則東北焚北其氣清淑故其民秀而

大西南拓也南交趾北回朔其氣瘴癘故其民悍而質北益多

寒故霜雪降焉南益多暑故蒸濕生焉其地東抵湖廣道州西

抵雲南特磨界南抵廣東馬州界北抵湖廣武岡界東北抵湖廣

永州界東南抵廣東封川界西北抵貴州都勻界西南抵安南界

桂林泰郡也漢為始安梁改桂州唐曰建陵後為靜江軍節度宋

置靜江府元改為路明改桂林府而以湖廣之全州羅陽隸焉領

州二曰全曰永寧古曰縣改曰縣七曰臨桂曰重川曰興安曰陽

朔全之屬曰羅陽故有理定正統間省入永福永寧之屬曰永福

曰義寧故有脩仁荔浦弘治間改隸平樂

柳州泰桂林郡地漢屬鬱林孫吳析置焉平郡梁置龍州隋置象

州唐貞觀八年改柳州謂地當柳星云天寶初改龍城宋仍為柳

州元置柳州縣明改府領州二曰象曰賓縣十曰馬平曰柳城曰

州元置柳州縣明改府領州二曰象曰賓縣十曰馬平曰柳城曰

州元置柳州縣明改府領州二曰象曰賓縣十曰馬平曰柳城曰

州元置柳州縣明改府領州二曰象曰賓縣十曰馬平曰柳城曰

米貢曰雅容曰羅城曰融曰懷遠象之屬曰武宣賓之屬曰遷江

曰上林

慶遠秦蒙郡地漢交趾日南之界唐曰鬱州曰宜州曰龍水郡宋

置慶遠軍節度後為府明初以為南丹安撫司仍元舊也後改府

領州一曰河池縣所升也縣四曰宜山口天河屬州者曰思恩曰

荔波

平樂秦桂林郡地漢屬蒼梧孫吳置平樂縣屬之隋置唐置樂州

尋改昭州天寶初為平樂郡其後仍為昭州元明俱為平樂府領

州一曰永安成化間以五山廢縣置也縣七曰平樂曰恭城曰富

州曰賀曰荔浦曰修仁曰昭平萬曆初置故有龍平復省入平樂

梧州秦桂林郡地趙倫驪之以封其宗人趙光為蒼梧王漢置蒼

梧郡交趾郡刺史領之晉曰永平梁曰梁信唐置梧州宋元仍之

明改為府領州一曰鬱林縣九曰蒼梧曰藤曰容曰岑曰懷集屬

州者曰博白曰北流曰陸川曰興業

潯州漢鬱林郡也治布山縣梁置桂林郡陳改尹州隋改潯州唐

改潯州復改潯江郡元置潯州路明改路為府領縣三曰桂平曰

平南曰貴故有梧州永淳縣後改隸南寧府

南寧漢之領方縣屬鬱林晉置晉興郡隋曰宣化唐置南普州尋

改邕州又改朗寧郡又改建武軍節度宋為永寧軍元為南寧路

明改為府領州三曰橫曰上思舊土司也曰新寧舊為四尚縣三

曰宣化曰隆安嘉靖七年新建伯王守仁請置橫之屬曰永淳

太平漢之麗江交趾郡地晉以後西原蠻獠居之唐為荔原州隸

太平漢之麗江交趾郡地晉以後西原蠻獠居之唐為荔原州隸

太平漢之麗江交趾郡地晉以後西原蠻獠居之唐為荔原州隸

太平漢之麗江交趾郡地晉以後西原蠻獠居之唐為荔原州隸

邑州都督府宋平領南置太平寨元為太平路明改府領州三曰
左曰養利曰永康縣一曰崇善皆以土司改流官者

思恩府也治澄州止戈縣地宋廢澄蓋以賀水無虞上林後併
入武緣土官岑氏歷代屬廣明初歸附授思恩知州後陞為府其
後改設流官領縣一曰武緣舊南寧屬于萬曆初改設故有風化
縣尊廢

鎮安府在交趾之東界有崗曰鎮安宋置宣撫司元為鎮安路明
為土府 國朝改土為流設通判一員屬思恩府

土司鎮安州者曰武靖州武化州開祥班平大藤峽奏設也隸南寧
省曰思恩府曰德祥州曰下石面州曰羅甸縣曰龍州曰志州曰
德隆崗曰果化州曰下雷州曰歸德州曰湖洞寨曰上石面州曰

說餘

四

利州曰江州曰思陵州曰利甘二十村隸太平者曰萬承州曰
太平州曰安平州曰龍安州曰惠城州曰結安州曰都結州曰上
下凍州曰信倫州曰金若州曰若盈州曰鎮遠州曰思明州曰羅
陽縣曰陀陵縣隸遠府者曰南丹州曰東蘭州曰那地州曰忻
城縣曰永順正副長官司曰永定長官司隸思恩者曰田州曰泗
城府曰向武州曰奉議州曰歸順州曰都康州曰上峽州曰鎮安
府曰上林縣元九司一堡曰舊城司曰興隆司曰脚馬司曰古陵
司曰都陽司曰下旺司曰安定司曰白山司曰定羅司曰何旺堡
故有極州隸思明後沒于交趾 近又勅明漢舊改隸廣
西新置西隆州而隸縣
灘水一曰葵水桂林有古灘曰葵水繞城永不見刀兵
范成大徐桂山之奇平地添幾千峰特立玉笋琤瑤森列無際焉

天下第一即衡嶺廣阜雁蕩黃山仙都巫峽皆所不及今錄其尤
著者

獨秀山在桂林城中峭立百仞石磴盤旋而上下有石室顏延之
守節時讀書其中所謂未若獨秀者哉我郭邑間足之
金線山一曰桂林在府城北諸峰相屬綠翠間有真半有間遠出
山背世謂風洞

華景山在城西北下有洞高廣數十間屋前有橫塘金波夕麗上
有卧龍崗祠諸葛武侯

伏波碑在城東北突起千餘丈東扼初峽下枕江水有洞遠出相
傳為伏波征交趾過此嶺營巨石刻懸去地一線不合俗云伏波
銘銘石也上有伏波祠叢巖懸懸云當是伏波將軍路博德

說餘

五

七星巖在城東距江里許七峰斗列一小峰為輔星其洞曰棲霞
從山腹入石級百餘仞平地可坐數十人有二岐路一西行寬廣
如通衢高數十丈兩壁石液如雪卓然於地有聲如鼓云其下又
有洞也半里阻大怪不可進一北行僅入其中尤高廣積乳巖巖
下垂連里許峻多云通九疑遠人不數進也巖傍百步有懸風
洞盛夏避暑下有冷水潭湖水從石門出源不可窮宋元豐中守
布帥桂珍渠其上故又名公洞其左曰彈光山以溪石間稱名
之有兩巖皆北向左巖席布九筵巨石倒覆如其右巖可三堂羽
人栖焉
龍隱臺在七星之南橫嶺臨江進者判舟石壁下有犬洞門高百
餘丈狀辟而入仰視洞頂龍跡天矯若印泥然其長竟洞北有巖

曰月牙石磴千級半山之中形如月初清泉自山椒下滴琤琮成韻白濁玉泉石壁上有狄青平賊智高及元祐黨人碑

屏風巖在彈丸東北二里許平地斷山峭壁之下洞門高廣百丈其中坦然可燕百客仰視鐘乳懸結倒垂欲滴者無數諸石磴上有穴可出山川城郭即然無際范成大命其洞曰空明

灘山在城外東南隔灘水經其下山立水中故又曰流水山又曰萊鼻山以形色似也元帝傳碑以音同號山穴曰宜山其麓有木月洞天到洞門遠微山背頂高數十丈間若月粉江水貫之入洞如坐樓簷橋下

羅山在城南五里下枕江水則宋時僧栖顯居之曰瑞珠寺經有碑常朱駁一夕化去因名之有窟曰羅喉深居十餘丈其東有山

曰蘭離左右騰邱如欲闢也四壁削立下指江濤煙翠蒼鬱蒼水如染有洞曰白龍曰玄巖出洞東南行里許為劉仙巖宋道士劉仲達所居也石室窗與上復高與玉池井深不可測西石潭曰曲半合于南溪水面小蓮黃花又名金蓮潭

臨山出城面三里六洞曰朝陽曰夕陽曰南華曰北牖曰嘉蓮曰白雀唐李勣出鎮所闢也周迴相通此入彼窅紆曲折乍升乍降窅與巖各極其致舊在西湖中今為平陸矣其北又有洞曰南潛曰北潛北潛有石室石臺石果作荔枝胡桃來果狀南潛

乳石巖巖巖地有龍爪跡俗云龍田

中隱山在城西十里亦名梯于巖巖有三重皆石也其下者最廣高百餘丈上漸窄大石屋為一小奇倚牆四望目極天表巖巖

歸馬皆從下飛

虞山在城北里許左濱海江舟利在焉有唐建中磨崖記

虎山在城東北十五里高唐及宋數十里環柱之山皆石獨此積土松檜陰森欲雨則雲烟四合土為虎祠田夫有十餘畝曰天子田田中石穴泉湧曰玉泉池至夏可說田數頃今山剪伐無餘

辰山在城東北十里有三巖下巖初八路黑行十餘步始明然其石室可坐三十人有扉而閉下巖城野緣公至中巖乳石奇絕又至上巖臨日無際牽山省伏清流常變幻景隱不可名狀

聖水巖在城東三十里夜半則潮上巖日中則潮下巖巖不恒期水經注所謂朝夕始也

白虎山在城南四十里唐元康禪師所居隱此石磴數百級至山腰有小寺寺後奇石環列絕頂有峰危立若將墜焉順視羣山合

皆圍繞青翠叢人

真仙巖在重川縣西南三里石屋穹窿可容數十人乳花狀結如珠璣寶蓋

仙隱巖在縣西南十餘里徑道無黑果堪可入其中深廣上若石樓過數百步有深潭在側後之以石聲若鳴鼓

華嚴洞在縣西南二十里高廣數仞清泉迴繞相傳有桃片湖寸許從洞中流出石壁上有詩云巖前流水無人入洞口碧桃花自開東望蓮葉三萬里等閑歸去等閑來

梵音洞在興安縣西南十餘里石門甚狹中極寬坦石乳下懸巖壁又有石笋石盤泉聲琤琮若鳴鐘磬乳洞與梵音相連有上中

下三洞其中虛明夏涼冬溫清泉噴出廟石有聲左旋十餘步至中洞地勢軒爽有田數畦常有煙霧出石罅崖山登城里許至上洞淺水可步乘火入之石孔玲瓏有巨石豆其上有石柱高十餘丈石有五色又有石林石室千態萬狀宋李邦彥名其洞下曰噴雷中曰龍雲上曰飛霞革聖廟在縣西十五里有山寺唐僧雲鳴習草書其中有雲鳴書堂及碑刻此其東曰月山有穴如月石康嶺在縣西周遭八十里繞出紫雲源散落灌溉甚遠南有雙女廟顧亭石突起五大許曰神石罅泉于許時雨則以茅採將水隨茅出少頃雲合而至矣

摩山井在縣南御乾村于口摩杖家井升數百口飲之皆得其傳

龍吟 卷七

八

羅漢洞在陽朔縣南二十里一名廣福巖可坐數百人中有碑閣堂殿兩傍而余臺若層甍皆石也有羅漢像前有溪橋乳石融結如獅象蓮花苑成大云陽朔人有彌山白鶴華岳明珠諸洞

鼎首如龍

寶金山在州西八十餘里七十二峰峭拔峻極遠近皆漢有石如

履金馬壁在十尋登者舉綠而上頂有天馬佛足跡跡有碑曰聖水亭得觀應

龍藏在此十五里虛明深遠有飛泉百餘丈白練紫軒兩窟深越中有石田石孔及佛像蓮臺五彩塔羅洞水貫藏入深不可測

九龍巖在灌陽縣西十五里有沙河水道則洞石藤九枝徑寒蟠屈如龍修有九龍井

華蓋山在永福縣宋建隆間有嚴朱葉開於朝發之行吳玉改名

石魚山在柳州城南小而卓削形如石魚山早有碑曰石魚巖巖有泉雷鳴西奔湘湖中多青綠異魚

龍吟 卷七

九

仙奕山在城西南山上有穴穴中有井有室有宇下有流石如人物什居甚衆巖石黑肌赤棘上有八道可奕

新湖山在城西南十里有洞高廣可坐百人石孔融結紛成異像傍穴以杖觸之輒作鐘乳

老人巖在融縣西南峰巒削立千仞時有老人拄杖遊憩其上山半巖實則然自開高朗軒豁然上下皆絕壁登者必自山後網羅

真仙巖在縣南六里高峰怪石青白相錯流水穿其中玲瓏清響如環珮白石巖然天成一老子像故名老君岩洞宋咸平中碩太

宗御書百二十帖藏於內張孝祥磨崖大書天下第一真仙之巖

葛仙嶺在賓州西有洞深邃可容數百人穴從途中知州葛翁
亭其上因名

五峰山在上林縣西晚與余集五峰突起上揮霄漢四時雲霧隱
見山巔有潭有物聲焉中夜光燭數里

消磁山在蓬江縣北反照張洞萬畝下枕大江石筍林立江行者
咸駭舟觀之故曰消磁

會仙山在慶遠府城北唐陸高臣修真之所藥爐丹竈猶在祀有
洞曰白龍石麟天橋欲飛傍有青鳥朱砂兩山其觀曰聖壽曰真

武殿曰八仙閣曰萬昌井曰玉井
南山在府城南家洞如屋軒敞遠處中有石龍頭尾髯鬚悉具曰
名龍隱前有先化寺御書閣藏宋真宗御書十六軸其左曰白雲

巖
龍山巖在平樂府東八十餘里有清溪泉茂而人行數百步忽
有隙通山竊其上也然可坐數十人避兵者多依之

咸應泉在城北宋御諸廟州居仙宮嶺每苦水遠汲負為勞一
日鎖下有清泉湧出因名曰咸應泉將此師數日前泉仍涸

寧城在恭城縣西漢從中出舟行如在月中更氣逼人
銀殿山在縣東北白雲四時覆其首望之如閣下有鍾乳六十二

穿山在甯川縣東有仙娥焉居巖二石以挺捷之其聲一如磬一
如鼓蒼藤數根如柱上下蟠之其巖石蒼五色狀如蓮花傍潭深

不可測石梁亘其上
石門山在縣東三十里門徑容一人行四面峭壁不可上下其中

則平原廣野居民有餘家

臨山在縣東六十里有巖曰涓德巖上鵝林公石林四大字元豐
二年林達大巖

屏泉在縣東北五十里平地石坎深約丈餘長三四丈潤可八尺
泉伏其下上覆綠樹下別於石人至視之無有也拍手呼之則出

不移時而滿故復清潤如舊冬夏皆然
瑞雲山在賀縣西馬十餘里餘險峻巖巒名出山唐刺史李御更

曰丹觀宋守御壁以山多雲氣故名上有泉注於此曰仙池
天門巖在嘉善縣之上洞黃竹江有小洞天如太極圖曰太極窟

峭壁為拱展巖廣寒巖巖深處探索難窮
大山在梧州城南臨江其上常有火光中夜燭天傳是南越王尉

佗藏寶劍於此入產靈虛三足有安祥則先焉山下有兩穴產虛
巖
永丹在府城東南對大山唐大曆三年經略使元結為之銘

卻嶠山在容縣南有八峯曰兜子曰馬鞍曰八疊曰雲蓋曰香爐
曰仙人曰中峰曰丹竈而八疊尤特秀出有南北兩洞山徑紆迴

扪蘿而上其上軒敞廣千餘尺如片瓦獨成拱拱向雲俱在足下
道旁曰為第二十洞天

朝巖在懷集縣西可八十里初入洞門行三百步總而豁然高
廣印穿石背石液融結如珠玉乳龍芝蓋人物者無數其後通燕

巖洞蓋開敞巖巖其間石平如砥可布百席孔花巖巖斷而後續
於巖巖狀不可殫述

水月環在鬱林州東南處明與石室如環行到無淵水出環中
湖詳有聲備圖入湖遊必列炬珍木渡水石勢益奇而南為天馬
洞有馬蹄跡中並幽邃又有均天洞洞分三界怪石臨潭附擊如
作樂

寒山在州城北九城志云越王佗遣人入山採橘十日方回問之
曰山中大寒不解歸因名山腰有龍洞倚而臥歷歷代官賜物封
絲羅山在博白縣而綠珠生此有洞其下有綠珠井云汲此水者
生女美艷

將軍洞在縣南石門三重飛泉二道一溫一涼石壁刻云南州太
守領將軍履考

銅鼓潭在縣北潭深不測巨石數十丈尺之相傳有銅鼓鼓其中
說鈴擊此

主

弘治己未縣人得其一送茶務制府正德己亥人得其一還縣
勾漏山在北流縣東北可十五里平川中石峰突起十有植立洞
在平地不須登陟藏穴多勾曲穿漏故名前有靈寶觀觀東有龍
潭泓冽幽闊冷徹毛骨後有太陽太陰二小洞傍洞勾漏洞天玉
宸真君及葛真人石像在其東曰寶圭洞東入半里許至水
涯梯梯而下竿竹筏以行歷覽門數重委蛇水陸並曠草蟲又有
洞口白砂石青玉液收彩流光竹井十數皆產砂舊跡也其西曰
船真觀磨石如雲樓復間溪流映帶觀西為玉田洞玉虛洞孤山
寨及普照獨秀二巖盤石青蒼積水瑩澈洞目皆非人境
鐵城山在興業縣南石質黑如鐵其中平衍可隱數百家石壁
繞繞險固如城城有四門惟東可通人行南門有基四丈許相傳

避兵之所上多實穴泉流不竭其北有城曰古州高廣數丈中有
寒潭石壁有元和十四年來造字

白石山在潯州府城南六十里其峰曰鶴頭道書曰為第二十一
洞天據洞霄遠無際相傳通勾漏云有靈曰舍仙曰八仙井龍道
跡其存有洞口鐵正開鐘鼓聲則降

羅叢山在城西面有二大巖東曰碧虛西曰重源其最深處曰水
月上出峰光下射泉下宋二程先生讀書遺址尚存

關石山在平南縣西花峰巒摩崖石門流水而若室與五代梁葛
嶺寺其中

南山在賓縣南二十四峰翠巒巒上有洞仰視重乳曉奇萬
狀者有石竇遺者傳勢列大宛轉攀緣十數里方造其巔巔有石

說鈴擊此

主

室方丈更明室明指顧四達處空豁白四州之山羅布焉下相傳
葛洪於此煉丹升井龍反體星壇尚存

東山在縣東南秀挺樓閣何處何光隱於此

陸公井在縣東南兵營林太守陸績鑿也南漢刺史劉傳古樓橋
井旁因名橋井

寶華山在橫州之南蜿蜒奇峻其上常有寶氣燭天瀑布自山巔
飛落形如白練

月林山一曰天窰在州東有石洞洞口有潭產嘉魚洞有二歧多
怪石鐘乳鑿然巨竇至其盡處有窰如軒窗日光透注

鳳凰巖在州東四十里石壁臨江巖半有單房房前有臺其後石
跡直達巖巔空明掩映穿山洞口上有迦仙洞三字

金榜山在隆安縣東南石壁四周如城有地有石人石盤姚
居易榜曰第一洞天

獅喉在新寧州西北半山有洞高廣明豁巨石覆之脩有怪石
踞如獅行稍遠益曲遠更進復空濶奇石萬列由隙泉崖流水
潺湲恍非人境

白雲山在太平府城東連五如玉屏風巖洞有七而白雲巖勝洞
口懸石如之作鐘聲聲中夜有佛燈出入洞門光燭數十里有
白雲泉

青蓮山在府城北延袤綿亘三百餘里峰巒紛峙青翠相連有
曰青山萬洞百餘丈深不可窮石乳懸綴仙蛇委積遊者謂為
一洞天

龍餘 考述

五

金山在左州西北巖曰通幽奇峰錯峙怪石環列有流霞峰巖高
聳望無際

柏嶺在州南中虛可容百人前有二潭深澈莫測復有臺若佛座
石乳懸垂蓮華紛綴

傳成山在州東南一水澄涵奇峰羅主阻水則浮槎以渡左右小
巖無數皆可遊憩臺間曲房密祭石天成非意想所及

白馬洞在上石而州中幽遠阻水遙望如隔銀河及涉水空明四
達懸石萬狀不可殫述

逍遙樓在林府城東北樓也下枕離水面能見山夕陽初月更色
滿庭唐顏真卿題曰逍遙樓石刻猶在聖宋紹聖間安撫使程節
改曰湖南唐人又於城東建北建三亭曰東山曰拜表曰碧海

來之門有登道樓樓
榜則名似不始真卿

榕樹門在桂州南門也相傳唐時所禁門上植榕一株茂久臣
百困分根下跨盤錯至此若天成焉元至正間忽枯平泉唐元公
祭之復常人以爲異上祀漢壽亭侯下嚴建政政南有古榕其下
可容數十席爲野學舊署

秦城在興安縣西四十里有秦王廟始皇帝二十三年築以限越
者遺址石甃尚存其西南亦有越城秦城北二十里有嚴關西山
夾峙中容一馬關雪至此輒止大雪或至終林石復南矣

臺城柳州城也三江迴合遠城如壘故名太平府亦曰臺城關曰
臺關

龍餘 考述

五

清輝樓在梧城中有片石刻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
物自然也復某年月日當有易名清輝者爲一笑

銅柱左右兩江各有其一漢伏波將軍馬援所立也溫泉有五
在東川東土人云熱水江二在富川一在融縣一在懷集之齊藏

海棠橋在梧州西宋時建亭五曰海棠樓古醉鄉春色登臨故老
傳曰此橋之南北舊皆海棠亭生祝姓者家此宋泰少游謫橫

醉鄉其家明日題詞而去詞云喚起一聲人悄食冷夢寒窗曉
雨過海棠春色又添多少杜鰲鰲成微笑半收柳絮共酌覺傾倒

急後床醉鄉廣大人間小

西廣附在梧州封川之界南北兩河險其崇率以卜而勢豐山

鬼門關在北流縣西十里許兩石峰對立如閘濬六十人夫九不
運與地紀勝云本桂門關俗名鬼門關似惡其名而附會之耳
鹿峯關在賓州南八十里距歸仁鋪二十里

粵西諸山皆純石疊成其中巖洞玲瓏石巖疑為乳花倒植如李
蟹木貌而中空能成人云俗鍊家以竹管仰承析取之人似鵝管
之瑞尤輕明如雲母不中者為勝

生金水銀膏皆明皆有之金出沙土中淘而取之如麩線之即成
錫以富賀為佳慶遠亦有之硝黃產於南寧

粵西紙中玉石不能入勝於鐵也其紙土御之賓州氣以舊窰報
俗皆熟提千件外國以布包而縫之每中賣白金六七錢然提不
然則天吸亦宜

先餘考述

諸山產石多黑脫白欲滑脈如鏡大者中碑小者為研又有噴噴
夏立絕類英德者新嶺穿漏類太湖者原曲深潭唾香墨起若雲
益者似蕙蕙之初倒臂之為杖宜與安宜川山中產特膏石白可
為粉奸商載之慘入盛以售

思恩萬改二縣界山前時得美材若杉云是漢諸葛丞相所埋雖
未必然然亦千百年物也土人每候其地有紫氣上騰華裝穿土
印得之堅如牛角入水即沉但薄而短無當漢用

竹種至繁巨者徑尺寸為梁柱又巨者可為棺室節相去四尺許
其他三十餘種斑者亦異有硃砂斑羊眼斑散雨斑狗蚤斑等名
虞衡志所載諸香皆出南海粵右絕無產者惟鎮安府有一樹出
香草類排草而稍粗左江人取作安息亦難排草中售之此樹之

外絕無其種

咬檳榔和菓葉煎少灰煎之大率與開廣同檳榔以瓦釜浸令軟
菓葉小而味薄春夏無葉則得其根味亦香辛食之既久唇紅紫
頰處處此水石上如一團鮮血乍見駭人

藤縣有嗜魚入石穴下食青苔其腹可治疔疾梧州有嘉魚鱗魚
桂林有竹魚太平有香魚而龜魚則出鑿洞中似鱧魚獲取而濟
之食人即死

山藤草綿故不宜羊無屠肆也又平樂山中產山羊其血治瘡跌
及傷力失血神效

宜州洞中產山獼一名掃翅性最淫毒山中有此諸蛇獸悉避去
獼無偶托木而結其勢排入木中割之乃出遇婦人則攀抱求合

說餘考述

志

蠻丁杜健者挾办作婦人雅誘其來則稅殺之可為房中要藥土
人云能解藥箭毒取骨研木傳之一枚煎黃金一兩殺者功力差

蟲藥而江陰婦皆能製造其法以五月五日聚有毒物於一器中
其相食其獨存者毒之尤也待以中人無不立死故有蛇蟲蟻蟻
蛇蟻蜈蚣蜈蚣蟻金蟻諸種類不一今聞有之惟彼人能解然
亦不令人見也

杜詩云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以風高無瘴也下至平樂梧州
及左右江瘴氣猶咸早起氣盈尺不相見非至已不見山也其
瘴春曰青草夏曰黃梅秋曰新木冬曰黃茅又有曰桂花菊花者
四時不絕而春冬尤甚惡人謠云青草黃茅瘴不死成和尚真箇

皆有瘁然春盡乃發秋高而止未開言四時也然待宜緩不宜寒寒則多病

桂林雅無瘴而苦露而自春徂冬十僅一霧故地濕而物易腐左陳皆為蟻蛙四山多瘴初至者每苦腹脹如蟻然前嶺御乃漸消此皆因陽勢之地多陰少陽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陽氣常泄此水故陰氣常感陰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不雪一歲之著熱過中人居其間氣多上還瘴多汗出膝理不容泰陽不及水而然陰氣感故瘴多至春夏而淫一歲之間常濕過平或夏進而即後寒來服皆生白瘴人多中濕腹脹重係多脚氣等疾瘴陰害感而然陰陽之氣既隔而相搏故一日之內氣候屢變謂四時時皆似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脫急著勝知服藥氣收然非

說餘

說餘

說餘

平日謂之曉赴者謂之赴墟自唐已熟柳子厚詩絲荷包飯赴墟

學而不毛之地上瘠民貧不事力作五穀之外衣食上取給衛永下取給嶺南中人以下之家休守成日而已官著曹掾而下皆粗衣芒屨或就著為最無中解其人蠢頑者多奸猾者少至於偷盜割掠往往而是絕跡時起訟牒絕稀

有粵諸蠻強顏至繁然大堂不設柱礎而柱皆堅松後也強人椎楚跪足衣班欄布衣竹木為屋度以茅茅種禾黍山芋為糧儉嗇險既負戴者悉著背上繩繫於額僕而趨上下若飛兒能行即燒鐵石烙其腰故能履棘棘無傷兒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長大殿以製刀仰小半項下以肩負刀一肩即殊者良弩名偏架

弩以一足張張鈴名桿鈴長二丈戰則相持而前茂首榮先難操魚肉酒飯於木樽扣樽擊號為禮十月朔祭都只大王男女連袂相攜而舞謂之踏歌意相得則負去樂有號鼓胡盧笙竹笛之屬無食則四出剽掠飄忽往來莫可捕捉強有數種有熟強生強白強熟強生強在影谷中不與華通熟強與土民錯處或通婚姻而後大類熟強黑強大類生強此其大較也雖與強雜處風俗略同而生理隨簡冬編鵝毛雞木葉為衣將飯掘水而食居室編茅而板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欄子大聖婦則欄旁壘壘日妻即還父母家時與夫對合覺有銀乃寄吉夫作欄又數年延師承結花樓祀聖母說族男婦數百千人共公說十三四日夜乃草謂之作星少婦春時三五為伴於山椒水濱歌唱為樂少婦華歌

說餘

說餘

和之竟日以衣帶相贈答而去又善為毒天為毒毒本類相仇鐵亦不己難累世必獲誤殺者以半畜為償數十頭至百頭曰人頭鐵流則則射黨黨起亦有渠長人先給銀三錢購其家曰錢頭錢在山三五為黨人於路在江處出紫船取貨竊以米賄謂之勾船或攻打村屯據之謂之打地其人耐餓寒強數額草木俱可食師典則通通絕焉莫可誰何種亦有生強然強與生強強相類又有犯強二種係山林無所長販轉射生食動凡蟲皆生食吸之一村中惟有勇力者曰印火餘俱稱火三四日用米泔洗足不聞寒暑婚葬用五行以雞卜吉凶樂有六管笙兩脚落地而吹眾歌以倚之人以大木一棧埋地作獨木樓高數丈上覆瓦鋪板男歌唱者夜則餘宿其上謂之羅漢樓蓋與強同而勇捷過於強每出

劉諫嘗謂爲佳舊傳其類有飛頭顱斷鼻飲白彩花面赤碑之屬數種之外有給人殺人殺人皆係山客爲生而不甚繁亦不剽掠人有藝入水居無土著捕魚爲食自爲婚姻粵渡水取珠今潯樁有藝人供魚稅及棹舟之役又有山子蠻人無版籍定居新山嶺會射擊送食男女遊玩野合與歌類入有大良俗處服食同種而性淳朴敦慕華人至則離泰禮待甚慈近爲獠所伐破散入州縣村落應採耕種與漢人無別矣

保德公山山谷處處有之熟者耕田納賦此漢人同而惡其爲官常爲尋卒無財不能自食其族族者什有霜聚珍無錢馬謂之割馬盜人曰七元性不強日惟淋尿汁常嘔上及持牛背漬水止丹錫錫所散實州之寶龜即是物也又以牛肚埋地窖內候客至

說餘 粵述

牛

食之以爲上品謂之牛膏其煮肉即以牛皮爲釜云兩江豁洞舊爲荒服唐太宗時諸蠻內屬始置萬寧州縣隸于都督府以其首領爲刺史宋孝康制析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酋惟首領稱其丁以滿羅內即其酋首世襲分隸諸寨總隸于提舉其後開拓至五十餘所元堂以還尚多寄內地其官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洞洞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家丁民謂之提陀華言百姓也其所掠得婢僕謂之家奴亦曰家丁民之強壯者曰田子田丁亦曰馬前解總謂之洞丁妻曰婦娘明仍其舊土世官之下隄一二流官佐之副能者始即縣其地每三千貢馬納價有事則調發其兵量營行證其兵籍者爲內甲華言親丁也今惟都結州奴僕傳云智高叛後更爲而黃姓尚多如思州府思江向武歸

德思同思明六州上林陀陵羅陽三縣皆足也趙姓則果化思城上下東鎮遠龍州岑姓則歸順田州思城河城武靖利州莫姓則南丹韋姓則東蘭忻城羅姓則那地馮姓則都康信倫許姓則下雷萬承李姓則太平安平全若茗盤龍英惠祥派姓則結安州姓則下石西梁姓則羅白其故姓更代不可知然多山東青州人也龍州趙國標趙廷補兄弟爭襲余見其宗譜乃山東益都人其始祖從武翼被僱智高因授世職云

說文僦五聊切南方有僦人長三尺短之極从人充聲風俗通云蠻類有八一日僦蠻戎類有六一曰僦戎若然則今孫人蓋蠻戎之種類也人小謂作古丁功爲僦僦本利不止之貌按說文者其形風俗通解其族而小謂則言其性也諸書無僦字當以此補

說餘 粵述

至

僦戎則說文不聞矣
孫德人約率莫二姓居半燕不能張弓勢射而已其藥箭毒中人有多死者其勢林多以紫榆爲之而刀亦解精製亦頗精山中多射鳥獸江逢戎射魚鼈杜詩莫射野鵝爲奈弓莫射即獵人也解者云莫係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充孫役故以爲名恐亦未必然如是則率姓又何解乎但楚中有桑而此地無桑是不同爾南巢地方係未順宜山所屬內有生猿一種甚爲郡封之客官姓藍氏按竹書紀年仲丁即位征于藍與得無其苗裔乎蠻多姓草漢肅宗時漢中蠻有草兒建漢中今漢州之慈利縣是也河池北境可通楚之蠻字是其苗裔無疑
易繫詞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說文契木約也趙凡夫云古契字

作平割其齒分而為券按後人刻木為齒與人交易謂之打木格
後人住屋似樓而非樓蓋茅作兩層內架以竹或版人住其上則
猶因乎棚皆在外簡之下矣按說文家字內下以系可會此義不
然則家字从豕豕既非蹄豕從何會意乎

後人素不善履其足皮鼓厚行于後石叢茅之中一無所損其事
想自開闢時然東觀記曰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行部入長沙界
觀者皆徒跣民間仰侯曰人無屨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歲
寒時並多割製血出然大略之春溫或臘漬按今不獨後人有姓
大半如此無所謂獸火肅臘也

後論劣婦率皆蓬首若雞髻髮止于四旁婦人則以高髻置于頂
之前昨上覆人室即史記所謂附佗懸結者也

說鈴

室

後鍾交易又書內云如有期梅與龍角一對或云風毛明珠等當
其共矣倘諸漢書後傳變傳秦昭襄王時有白虎為害王乃重募
因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有猛時有巴郡閭中蠻人能作白
竹之弩乃金樓胡殷向虎昭王嘉之以其蠻人不欲加封乃刻
石盟要復蠻人頃而不報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贖錢贖
死盟曰秦紀蠻輸黃龍一雙蠻紀秦輸清酒一鐘此蓋有所本也
秦亡者即今地年高有行之人凡里中是非曲直俱向此老論說
此老一詳之知甲乙俱服即如決斷不服然後訟之于官當其
論賽之時其法頗古即如梁結甲皆乙云其事如何賽老則置一
杆于乙前乙倚甲云其事如何賽老又置一杆于甲前論說既畢
賽老乃封杆而分勝負按此賽老即廣州記稱到老柳老者是也

廣州記曰狸標鑄銅為鼓鼓以高丈為貴而闊丈餘初威懸于庭
庭展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鼓執以鼓
鼓鼓竟而道主人後漢書馬援于交趾得駱越銅鼓即足物也又
情考地理志諸蠻鑄大銅鼓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為此
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其製萬可三四尺有上而無下
底其聲亦不甚大各曰諸葛鼓孫人謂是孔明所造今觀東漢時
已有畫得云諸葛子想諸葛行軍鼓自是別製而此要附爾但花
紋縷細似非此時可能聞有五一二百金者云擊之以除災厲亦
是偽說

說鈴

室

竹筒分氣最是佳事主人往往能此而南丹錫鼓統用此法以竹
室其中百十相搭簫鼓越洞雖三四十里皆可引流桂子美脩水
筒詩雲端水筒舂林來山石碎鴈熱簾子脩通流與厨會往來四
十里荒險崖谷大蓋竹筒送葉自山而下饒樓之處少有隙隙則
泄而無力又其勢既長必用機關或架以竿或墊以石讀此六句
可謂曲狀其妙矣又謂何殷云竹竿象氣細象分遠而望之衆筒
紛交有如龍蟠然不目睹難悉其事之巧也
生孫皆棲止山嶽每無定居種芋而食種豆易布今歲此山明年
又別嶺矣然不肯輕出每值東作西成回家婦子盡出龍融三五
交至如抱孩幼進之不及者用三五而贈之不等按此事自古有
之漢全曰凡不與縣官戰聞而自以親耐送生口者皆與贖直銀
人四十匹小口半之因知所從來遠矣
古今凡草木之葉皆綠有紅葉者經霜也而本地一種野花葉如

紫蘇而花如丁香開作老黃色當吐粉時淡色之外先出微紫其
白如粉詢之土人不知何名按白孔六帖有金枝玉葉此花當名
主葉金花頗亦雅馴

又一種草本葉如棠棣花如真珠二月節開其香幽靜而甜過于
玫瑰葉前甚速土人用以染飯作黃色以供祭祀謂之香飯花以
形義論之殆即釋氏所云香粉者耶

石上生一種黃花三四月間開挂高巖之下遠望如金鋪可尋取
植軒砌次第仍復璀璨其花宛一小金蓮而露際黃絨紫茸如繡
其枝幹似木賊而大節間另生枝葉葉如百合而兩排此枝末又
生細根如蔥須繞葉節上一似寄生者土人名屈子花余改而金
蓮花偶讀說文蓮字蘇音乎五切黃花也以杜杜聲又按杜音去

說鈴 專述

高

黃明查也葉篇註亦奇矣又毛茛小也以此擬之大概此種根不
起葉周際合一論定之

范壽開莊賓州八十里康熙四年余校士赴南寧發賓州宿恩龍
驛日行僅四十里次日開時至開因修其巔惟堆礫數十仞樓數
級無甚險峻特隘口之足據者耳然由賓至開則山徑迢反上下
崎嶇安得三吏宴客五吏度關如此其神速耶及修府志乃云
晝夜絕范壽開至歸仁舖智高始拒敵武裝回賊不知守此不
足慮過信史也當時序事失定如此抑好事者附會耶先是同事
有欲納交莊與平賊者仁宗將許之以武裝力阻而止世多不傳
至陳曙之亂蘇長公曾為遺書給武裝尋亦祭之其後有請于
朝而贈崇儀使立廟桂林者係開時後加修葬九為世所未聞而

武襄武公陝西清澗人或云汾州西河人飲此互異

七星巖下有奇佛洞者僅容旋馬內有古奇佛石像云土人有見
老僧者跡之至此洞得遺像遂異之創為菴楚僧本符號淨融者
乃建為棲霞寺起歲經開其下為靜慧堂常為聽月亭余有題贊
二字題石而集唐句為聯云白雲迴望合青霄入看無時余官粵
西臺五易表焉矣

桂林城西有慶元伯李姓賀縣人孝穆太后父也后幼入宮得幸
明憲宗有娠萬貴妃妬之若毒萬方投藥下之竟不損產出外居
誕孝宗至六歲貴妃始召入掖恭廟孝宗即位命地方所司訪求
親屬而后入宮時記李為兒故人無應者即有見者誰有父之竟
不可得但定父母封號主祠春秋敬祭而已

說鈴 專述

室

桂林府學乃前代宣成書院也其右則為臨桂縣學舊址康熙三
年重修因為記刻石于櫺星門內其右特建傳習堂置齋房康熙
而年今余七節增桐永福士胡一弘讀書堂復尊經閣下是年鄉
得為胡亦撤元木售其崇山歷歷如畫而寓學宮之廊廡者僅一
人亦得為懷集之盧氏為懷集舊有泉因流成縣發即名科第
泉今縣學遺址有井行汲未知是否

崇山廟不知其所自始宋史文公張南軒嘗有記與記神崇奉其
上為南薰亭下為韻音洞歲年漸而殿廊不棄今廟為舍城迎饒
公所
強塘嶺在南寧府謝村對岸如一所大宅門廡堂堂曲折具備內
一僧謝村人也年三十餘突坐巖以夜宿石房僅容偃卧吹簫

不寐日嘆龍嘉數十枚豆勺許不大食者三年矣其正殿後有照
子數人宿馬舍兩詩樓內觀見之贈以香資而去

南寧烟花門恒不開傳與柳邊村相對開則不利于村蓋村以
醋酒為業至今猶堵塞焉

五公祠在南寧府望仙坡上祀狄武襄公余安道靖孫元規河蘇
忠勇城王武守仁也康熙乙巳余至寧訪陽明遺跡知所傳老
儒入定者不可得及謁祠見其中列土神肖像亟呼守祠者訊之
茫然不知其所謂也因命撤主改立神位德同特有孔宗旦者為
邑州司戶被執罵賊而死乃不與五公之列古今名實乖戾者率
如此

柳州府學明倫堂前有松樹一株其上寄生榕樹婆娑如蓋而松

觀餘
七

非

樹反惟葉薄伏為所乘蔭太守謂柳州特餘寄藉蓋以此云

柳州府大堂內有一地窠依新紅底從對岸馬鞍山遺穴而出俗
謂楊大廣為賊所困不能渡江乃率壯士出與賊戰後余詢太守

果有穴以石板覆之且云至江底則其下關刺船聲今無故不敢
試行故文廣當知宜邑二州與縣志勇賊相復見而行實無考亦

未聞仕柳州

平樂府昭平縣羅林里有僮婦阿陸生于前代嘉靖十二年發
已至 本朝康熙而年一百三十四歲子孫曾孫皆故獨一元
孫扶杖之年已五十餘矣平樂司理吳天朗鎮諭昭平令陳定國
持致于若人事遺以簪珥能操漢音善飯饌健其雙眸碧色雙自
白而黑又自黑而黃齒色三白友人共執燈問詳說見之述以詩

其元孫某作時老婦猶為汲飲云

粵西諸山石骨嶙峋絕無樹木意謂兵火使然乃詢之土人實之
桂帳即前代亦復爾爾因憶子厚詩所謂鎖樹重遷千里日豈彼
時尚蒙尊耶至桂領即今之疊綠山在府治北門內其上多桂今
無一採又山海經云八桂在番禺之東亦不可考惟撫尚有存
馬桂林之稱名不副實矣番禺名山遊記作番禺謂即羅浮山也
白石山即道書所謂二十一洞天也唐景龍中貴縣西山有劉三
妹者與胡罕白雲考主張傳望歌酬化石于山巔遺跡宛然至今
猶俗尚歌國立祠于此祀為歌仙

粵西餘種種數各殊相傳為槃餘苗裔桂林等府俱有槃王廟錢
獲祀為始祖其土官多奉姓乃韓信子孫也云方呂后論信時余

說餘
七

七

人負其幼子求救于蕭何何泣下謂中上不可居乃作書屬南粵
尉佗撫之子孫因以車為姓其何書尚存七司余見張和仲越所
輯千百年眼一書專載此說而鍾竟陵亦附之鍾未第漢法鍾秦
之慘酷彼為相時蕭何救與佗通書即存此以資博雅者

勝政暖在陽朔縣界舟中望之其廣闊僅二三尺及登岸則官落
如洞內可建十份之旗也千軍之露其上乳花垂結如纓帽嚴
片斤層累石故皆削壁橫跨千尋山另有一結巖巖外小山如螺俗
名螺峯

鶴塘在陽朔界內洞門以水跡為馬下春夏可掉艇而入其中石
態狀不絕聲人或擊鼓則驚答四應如東坡所記石鐘山也暖
頂石乳滴瀝落水中冷泠可聽內一磐石可坐五七人石隙有穴

泉自下湧竄然而深

潯州府貴縣山中出飛虎云開歲一見或獲人者啄食其腦余于
得守處見其皮長八餘如黃犬形前二足皮特豐潤為超然其斑
紋不似山君一云湖南山中人多能附崖各採取木耳或遇飛虎
撲逼即斷髮其趣甚利然不聞食人

伏波銅柱一在欽州江在思明其後李唐馬總為安南都護遣往
管經果親察使節立銅柱于洪范詔昭使威之齊事載舊志未開
立乎何地或欽州惠明里處不必贅出乎伏波也

康熙癸卯安南黎離降遣使臣阮敷陽應同存澤奉通事某月人
寄入賓館于南寧之沙街先是總督廣西帥院于公以高平莫敏
權將入貢行在江道奏明僅將縣圖時安南嗣于黎離黎以青

說餘

完

稿因敬其制以崇事後二年延撫廣西而帥御史金公為予纂輯志
略并紀入貢事例以備他年參考焉 按交趾貢期舊以三年為

率屆期左江巡道先呈 行無兩院下行撥驗行欽州定期申報
左江道先委督貢官一員驗貢官一員移駐太平府受降城及貢

使至國委官驗貢查明冊報運至欽州驛距南關三十里會同南
太泰府并南太府應調思明府應祥州龍州土官親帶日兵又調

下石思陵龍英忠江等州并遠至同各土司司兵赴關又移南太
泰將調兵官二員與龍應督備及阮森督守備調發標兵協同土
兵分布各隘道將府廳同至南關恭陳
黃經于昭德臺平文武漢土各官行禮畢次祭關祭畢發綸關開
以威引陪臣入關詣 從前行禮諸吳日羅并關外恭進 表文

迎貢物照前行禮畢隨令欽州官目人等共詣 昭德臺給賞有

差募目領賞出關當差文武職官各一員同貢使進 宋其貢物
金者磁花餅四副共重貳百零玖兩銀壹一十二口共重六百九

十一兩沉香六十觔連香一百四十八觔連真香三十觔白木香
五十件黑線香八千株白色土絹二百匹犀角二十座象牙二十

枝共計護貢官目二十一員名陪臣三員通事一員行人四名隨
從一十三名其高平吳敬耀先安南入貢貢物則米壹一 銅

印一 抄粉二冊 官兵兵款冊三本 紅單一和 紅單一
經 金箱一箇重九兩 金鉢一箇重一兩 銀葫蘆一箇重一
錢 銀鉢一箇重九錢 多羅一件 夾氈一箇 剪絨二件

交箱二件 交鏡四門 交槍四件 小槍四件 交劍二件
交布二件 俚月二件 俚印原紅帖一扣 俚印原紅單一幅

說餘

完

粵述一卷

大學士英廉家藏本

國朝閔敘撰敘號鶴翟歙縣人太學題名碑作江都人疑其寄籍也順治乙未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是編乃其督學廣西時所作敘述山川物產頗爲雅潔其辨狄青取崑崙關一事核以地理足訂宋史之悞惟好穿鑿字義如謂獠字當作僮卽說文之僮僮已爲無理又謂獠人住屋作兩層人居其上猪圈牛欄皆在卧榻之下說文家字下從豕可會此義云云尤爲附會儒生喜談小學動稱六書爲萬事之根本其弊往往至此也

星餘筆記一卷

〔清〕王鐵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世

德堂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星餘筆記

一卷》提要

星餘筆記敘

酉之歲余萬里舟車來鎔墨綬宰寧邑到之日則以彈丸荒城在萬山叢蒼中然而幅員邊遠物情犷悍余才力劣又父兄事無人未能效茲子鳴琴坐理也戴星出入黽勉從事謂是俗吏分應爾旣而執筆之餘乃更暇裕午衙吏散退居斗室唯焚香靜坐倦則遊華胥國中間以其餘作一二韻語白遣此外更畱心體物與彼風土氣候飛走動植游泳之物爲緣時以耳目所覩聞考之腹笥所記憶頗有合有不合筆而記之用相印證積久成卷他日歸去可資客對亦聊以無負此星餘也云爾

康熙壬子仲冬之晦日任菴氏自誌

星餘筆記

懷

張邪王

鉞仕唐舉男沛
思校

恂

甘蔗舊傳有羊角牛乳之名味甜以哺小兒可代乳
又其絲可以爲布土人練而績之成絺綌謂之蕉葛
貧下戶服之不甚貴重也一種名觀音蕉植之庭院
可供賞玩每三四月間盛開綠苗紅瓣簇若朱蓮亦

星餘筆記

佳卉也

耶悉茗土名素馨本自西國移植南中女子愛其香
以絲絲穿花心爲首飾今中秋節土人粧燈以供上
官燈明花靚精麗可喜然不竟夕而萎

茉莉亦名沒利即白奈花也香適于耶悉茗有村出
者花瓣薄而香亦劣

格易生而不才故製字從容古人所以正名百物也
嶺以南無處無之輪囷連拳好作怪狀亦往往爲好
事者所喜至其美陰多壽類以無用爲用者所謂脂

與道合耶舊說榕樹千年者其上生伽楠至貴或出
于至賤物理之不可解又如此

舊傳蜀中有紫繡毬南中一種開最久土人名百日
紅其花攢簇圓密正如繡毬而作石榴色葉幹似梨
儼亦紅繡毬之屬耶

槿所在都有而朱槿獨傳于嶺南其花自二月開至
十月始歇而唯五六月盛暑爲最一叢百朵層出如
寶珠茶朝開暮落望若紅錦亦名赤槿亦名日及居
人取其汁漬青梅正作殷紅色并可愛

星餘筆記

二

客有饋小草一叢者根盤束作一團莖生其上凡二
綠葉數十附之鬱茂如箭懸之空中名曰懸蘭經三
四年青蔥不改亦不另苗間一歲有花花畧如蘭而
無香色枯槁正如土據徐文長集稱仙草爲之作頌
檢草花譜稱桂蘭云產浙之溫台山中形色異此畧
同但余所得者則來自西粵

荔枝自南越王尉佗以之備方物于是始通中國大
率嶺以南所在皆有出新會者名爲進奉味頗佳然
自識者品之以爲僅比東閩之下等若乃風日晴美

果下新熟摘而食之清脆如梨香甘勝橘雖未能益壽延年亦自可補髓消渴誠一方之珍果也何必陳紫江綠然後快意耶又一種出高番者無核大類雞卵其昉瑩白不減水晶性熱液甘乃奇實也

龍眼名荔枝奴以荔枝過龍眼方熟恰隨乎其後也然其味亦劣正堪作奴耳

九里香枝葉濃密畧似黃楊花黃白色似仙月一開香能及遠大約粵中花爲土氣所逼率不覺香雖木屋中庭盛開亦若爲弗聞也者唯此花一間香氣無

星餘筆記

三

遠不屈然味艷而惡不中品題爲清尚者所不賞

枕椰身直如杉有節似大竹一幹挺上高數丈枝條圓圓懸掛若傘蓋其皮醱之出麵可食其木最重番船用爲鎗以代鐵色類花梨而多綜紋工人解以契夾梓其佳又云其心可以爲爰

山胡桃皮厚底平畧似檳榔寧邑山中多有之土人取以作數珠名番菩提質堅如石亦有文理頗可玩臙脂木堅緻色如臙脂可旋作壺邑山中間有之金絲木紋如金絲質亦堅緻可喜

柚亦名爲迥有大于升者金色爛然皮有微香但子苦酸澁柑橘中下品也或云出四會者佳花特奇大三月間開氣極極清芳與茉莉素馨相逼番人采以蒸香風味超勝

甘蔗亦名于蔗南人云可以消酒有二種食蔗節密而長大飴蔗節疎而短小凡造白糖用飴蔗節之入釜煉黑成白劈鴨卵攪之使渣滓上浮初爲赤糖再燥而成霜爲白糖再煨而凝則曰冰糖其法白糖時得之外國貢使前此所無也今其精者反爲外番所

星餘筆記

四

仰給名曰洋糖

波羅蜜形如冬瓜外膚礪如佛髻熟時去外殼內肉層疊如橘囊味極甘彼人云釀酒其中頃之取飲最爲香美子如肥皂核亦可燉食味似豆

椰子樹出海南舊傳初栽時用鹽一二斗先置根下則易發木幹最長至斗大方結實實大如栗風外有龔皮大者殼圓而且堅剖之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極肥美有藥飲之得醉伽藍記所云酒樹卽此也又其殼可以爲瓢一種小者端圓堪作酒盞出于

文昌瓊山之境他處則無其尤小者僅如指頂以爲
盃尤堪玩

檳榔亦產海南皮青幹高條直亭亭森秀無柯葉類
枕椰葉下繁房房綴數實實下有棘重疊廣南最重
之每親朋會合互相擎送至丁儀婚年帖之外必用
檳榔兼綵画椰子以爲禮或邂逅相遇設檳榔代茶
羊桃一名陽桃綠色明潤五枝并起如田家碌碡狀
味極酸久咀微甘宜蜜漬亦名五欵子南人呼棧爲
欵也范成大桂海志謂之五梭子一說廣石人以藥

星餘筆記

五

合香能謎人至夜半方寢謂之五更醒唯羊桃咀之

立解

人面子大如梅李其核正如人面兩日口鼻皆具肉
酸無味以蜜漬之稍可食

斷腸草卽治葛蔓生一枝三葉葉大如蓼亦名胡蔓
草食之殺人山谷中在在有之粵俗輕生往往服之
圖賴一歲中頗有死者官惡其事爲下令服草死者
不給埋錢然迄不能禁也舊傳解此毒磨熊胆少許
灌之否則以猪羊血灌并可活一云山羊食其苗則

肥而大亦如鼠食巴豆大如菰耳

蘿菜葉如柳生水中南人編葦爲筏種子其中根浮
水而莖葉皆申葦筏孔子出隄水上下蓋奇蔬也亦
有種子地者舊傳治葛有大毒以葦汁滴其苗立時
萎死土人亦云治蛇毒有驗又種蘿其處則蛇不至
茄一名火樹一名落蘇舊傳廣南有宿根至三五年
者乃至成樹枵而取子今驗之不然大率再實之茄
味苦澁不中食入市不售卽斬去另栽新者

棉花一名吉貝種山田者既收則燒之不留植種籬

星餘筆記

木

落間有數十年不易高至六七尺成樹者土人云生
女指樹誌之所積絮及女笄足任嫁粧余修署於人
家後園中見一株高三四尺枝葉莖實真吉貝棉也
其木棉係別種高樹丹花吐實蓬蓬舊謂攀桂花不
中續紡僅堪絮褥

莢窩菜海燕所築也燕名金絲有詢海商問之土番
云海際沙洲生蟹螺簪上有兩肋堅潔而白食之可
補虛損癆痢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嘔
出結爲小窩嘗啣飛渡海倦則栖其上商人依時拾

之以貨故曰燕窩又云紫色者更佳

甘藷土名甜薯蔓生葉似蓂五六月坎地成坑截苗種之子生根下如芋有大如碗者皮紫而肉白可蒸食或切而晒之困貯克糧可以備荒相傳珠幄之地海人有不食五穀唯食甘藷者多壽至百餘歲

落花生一名千歲子藤蔓扶疎子在根下一苞二百餘顆皮殼青黃色殼中肉如栗炒食微香乾者殺肉相離披之有聲云種自閩中來今廣南處處有之寧邑山多而田少其山土多而石少最宜木率十年

唐鑑記

七

成拱矣則童而薪之又十年復故其薪爲排隨流東下廣肇一帶取給焉

邑之南舊志有天黃山以其名而土人無知者然起伏綿亘一望數百里連山無際皆長茂樹獐獐居之射生食力終身不入城郭山樹多鐵梨大有至數十圍者距江既遠人力難施故得以天年老又云數千年物類有神靈巨商大賈欲採取者先必竭誠祭賽否則有風雨疾病之災故人尤憚采焉

神杉出懷鄉遠山中土人云不由樹生出自土際每

將出必有先景隱現入山樵采者陰雨見之必殺大厥伏不則兩三年間化蛟而去必有漂沒街溝之患豈所謂漢山大澤實生龍蛇者耶既厥伏則塊然一木紫質而杉紋味辛而香烈堅緻而不蠢重以作壽板每副值數百金土人射利者往往輕報藩下鳩工采取頗爲民累予任內曾一見之提鎮交催余悉未應

唐鑑記

八

白鷺最有文彩性鷺難馴野雉種也雌者無父全類雉余署中畜一雙其雄偶逸去雌者覓之不得輒憤不食經一日許觸牆死亦鳥之異者也

孔雀欽州山中有之土人覓其卵用鴨伏之卵有毒輒易三四鴨乃能成雛雛生三年尾始長雄者尾長數尺歲一脫夏秋復生舊說孔雀與蛇交又云性最妬見兒童婦女美好衣裳者必逐而啄之非也蓋此鳥性喜文彩見紅綠章服則張翅翔舞金彩畢露南人謂之開屏

金錢雞形如小雉身有文類金錢寧邑山中有之性亦驚悍畜之以籠往往四望抵觸少有活者

翡翠大小僅如梁燕出邑賀二州者佳寧邑山中間有之然其文彩稍暗謂之老翠不及海南所出

鸚鵡五色者來自商舶其緣鸚鵡舊傳近海諸郡尤多民或以爲鮮今問之亦不盡然舊說此物出炎方稍北中冷則發瘴以柑子飼之可活子署中畜一頭忽得病似中瘴者以柑子揀之無驗

猿北戶錄稱高涼山中有緋者寧邑地接高涼今不聞有此種唯烏猿寧邑山中間有之難捕而木易馴正可以長林爲外圍耳舊說猿性不耐着地着地輒

瀉以死煎附子汁飲之可愈

果下馬上產小騮也舊傳有雙脊者健而善行今馬禁之餘未易可得

香鼠舊傳大小僅如指掌行地中如激箭余署中有一種類常鼠而卑脚盲目香氣酷烈每着物輒經日不敗香帶腥不可近

蝮蛇亦產寧邑山中大者如柱長稱之其胆主治瘡瘻皮可以饒鼓肉可食故土人尤競取之舊傳蛇喜花捕之者滿頭插花蛇駐視漸近以婦人褰衣裳其

星餘錄記

九

首或大呼紅娘子蛇則悅而不動因以大刀斷其首今詢之土人云此蛇雖長大見男子卽悅而不動土人遇者直前用大棍擊之初者棍處其胆在焉既斃從而取之見婦人則逐而繞之類行淫者往往致死又云殺蛇既斃婦人過其旁肉輒爲動蓋氣之相感如此有不可解者與舊說小異

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俗傳見之不祥一云蚯蚓所化也無毒子署中一力凡兩見一見之鋤菜一見之所眠蚊帳頂皆得而殺之後卒無恙其蛇長如筋粗

星餘錄記

十

稱之僅如大蚓而兩頭分明四眸炯然可東西行色正作白細鱗通體亦一異也

蜈蚣嶺南最多相傳有極大者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遺蜈蚣毒者必取托胎蟲涎生搗塗之則痛可立止

石蠃生于崖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但蠃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矣相傳置之几案能明日又有石蝦亦其類

嘉魚狀如小鱗魚多脂味腴而易敗以江水養之可

生致易水則死味便減出羅旁石上下

金龜子甲蟲也子妹皆在罾中偶得一以相示蟲實龜形金色爛然余按北戶錄識之檢視良是據舊說其蟲死金色隨滅如螢亮也又云婦人收以養粉頗相宜

禾蟲稻田中所生蟲也狀如初生蛆土人無貧富皆買食之不以爲異云消暑熱非若狼狽之食此鼠蟲牙猶以化外相叱也

龍虱狀如轉丸之蜃形最醜惡有相伺者予敢嘗

蟲餘記

十一

據舊說稱勞而食之小有風味亦彼中人云爾也蠶于字從蟲從所多也其俗對官自稱草蟲列狀自稱蟻無亦從所多歟今南中蟲身既繁而蟻尤甚子初到署如處審兩堂中所見無非蟻者蓋不可以升斗計食案以四木桶盛水灌廊頃之微塵凝其上即徑渡無碍夜入臥牀雖帷帳周密俱所不免大爲食寢之妨後日事掃除歲餘減然迄不能除也因憶莒公編蒲事彼固與人無害者若處此善念當亦不堅

黎人海以南有之據海槎餘錄稱黎嶺以北有一種日退黎去黎益遠其習俗益惡凡父母過五十懼其老而衰也則烹食之云葬於腹中以爲得所噫舊以黎等爲禽獸種也此等又禽獸所無矣問之廣人云生黎一種尻上尚有尾痕蛋水居壁也以船爲家以捕魚爲活亦謂之龍戶舊傳盧循字元龍蛋其遺種也今江海一帶皆有之能知風信識水消長之候所居船名蛋船亦畧舉其形似名之耳

寧邑地界兩粵之間多煥少寒其民有老死不識冰

蟲餘記

十一

雪二物者木葉冬夏常青其凋謝畧寓於四時大率新芽茁則舊葉爲脫無黃落也其葉不整其雷不收聲秋華冬實歲以爲常舊傳此地少二毛人然余行養老禮備眾帛引年蓋亦有至八九十者未必盡出矯誣也

生魚捕之離水可數日不死割其半鱗之放之池塘仍活廣肇間多有之此與大月氏羊無異亦一奇也貝葉來自船舶叢生葉如冬葉而大花紅白色五瓣旋生香氣散郁土人謂爲番瑞香

暖囉呢來白船舫粗者碎支元氏掖庭記順帝嘗中秋夜泛舟禁池才人凝香見着瑣里綠蒙之衫瑣里綠名產撒哈刺蒙茸如穗穗但輕薄耳宜于秋時着之有紅綠二色據所稱蒙茸如穗穗疑卽今船舶所貨暖囉呢是此種近多各色亦唯紅綠二色最佳相傳出西洋者寬邊細膩而輕薄出紅綠者窄邊微劣火雞亦來自商船據西使記海西富浪國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卵升許今洋船所帶有之稱火雞其卵堅緻可鑲作壺

唐餘雜記

三

真珠蘭亦名樹蘭木本叢生花開成簪色紫蓓蕾如珠其香甚濃可蒸作餅廣中極盛而唯海幢寺一株更爲鬱茂土人云此花性宜炎海後植他處則不花矣此植物之有情者耶

紅豆圓而紅其首烏俗呼爲相思子寧邑山中多有之其樹大株而白枝葉似馬櫻花與皂莢花無異子處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亦如珊瑚是也

做欖木并花如栲實有烏黃二種黃者最下烏欖以鹽醃之用供食料其仁可以入茶舊說將采其實刺

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落又云其木主鯢魚毒此木作櫓撥著鯢魚皆浮出

舊說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卽病謂之瘴母寧邑亦間有之土人云猝遇見卽仆地以鼻聞土氣可免寧邑人謂兩爲水詢之廣肇間皆然偶閱一書云避南漢主廟諱也書忘其名

狒狒讚曰狒狒惟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據物類相感志云出西南嶺今

唐餘雜記

十四

懷鄉山中所傳人熊疑卽是舊稱狀似獼猴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未見竄入猩猩類也但據稱狒狒力負千斤是熊類非猩猩類明矣元稹詩狒狒穿尚格猩猩置展馴明乎其爲兩物矣

古有細蟲曰焦螟集於蚊睫蠻地有蟲極細拭目難覩黑點着身抓搔不可耐名雞末子寧邑尤多多書出嶺人士人號曰鬼丁

猥獷等人凡雞魚腸腑皆取而食之舊說蠻中有不乃養牛羊腸腑畧掘洗蕪以養客臭不可近食之則

喜不乃者反切擺也

南海諸郡人於正二月間擇標江畔用粗黑布采魚子貯篋中旬日內如蝦蟇子狀蓋於市號苗苗有池塹間一年內可供口腹此等多出九江人能於苗時辦其種類較無窮鱗一一無誤亦一奇也

南中多船行其篙師須慣熟者舊呼爲長年三老人船多避忌尤惡聞泥鰌住止等字舊說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爲孟公孟姥劉思真云元冥爲水官姥爲水神冥孟聲相似也

皇餘雜記

五

笋說文曰竹胎爾雅曰笋竹之萌詩疏義笋皆四月生貴南則四時皆有笋出寧邑者味粗惡不中食土人云新興有一種曰龍牙笋細嫩而美風味超勝于未得而食之龍牙笋舊說出永嘉大羅山人取必有大風雨雷電今新興之龍牙或以其美而難獲故襲其名與

舊說蠶蟹聚人食動物凡蠅蚋草蟲蚯蚓盡捕之人載竹中炊熟破竹而食余暑中守更魚者率狼人食

蜂房中未成蜂子云甚美

筆材以兔毫爲佳嶺南無兔其筆材多取諸下江舊說番禺諸郡以青羊毫爲筆韶州擇雞毛爲筆亦有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字者今并無之豈前此嶺海未通中國時耶

端硯出高要之斧柯山登山行三四里卽爲硯山崙下有中上又有龍崙半邊山崙及蚌坑等大抵石以下崙爲上中崙能崙半邊崙次之上崙蚌坑最下而下崙之石又自有廊石腰石頂石之分廊石最貴腰

皇餘雜記

六

石次之頂石又次之而此三疊石又自有底石蓋石三疊石居其間皆所謂子石也又以有眼爲佳端人謂石嫩則眼多老則眼少嫩石細潤發疊所以貴有眼也青脉者必有痕故腰石廊石多有青脉而他石則無西寧水行順流兩日可達端余每以事過端其挈石而求售者肩摩於道然苦無佳者或曰人家藏有之余間拊得一方厚幾寸許橫廣四五寸許亦有眼類鸚鵡痕似火黯但未知居所謂三疊石中何等也

香圓木似柚而葉尖長枝間有利其實有大至尺四五寸爲圓者清香襲人寧邑亦有之士人摘置几案間頗可賞翫酒闌并刀破之味不減新橙也葉可以療病

蒟醬見自漢武帝時問廣人少知者按南方草木狀蒟醬草交也生蒟國者大而紫謂之華發生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可以爲食故謂之蒟醬說蒟醬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其苗如扶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據此則廣中之蒟葉

是食蔬

七

是或曰蒟醬之別種實辛烈可入食料故亦以醬名南中製酒多用草麴杵米粉雜以衆草藥及治葛汁漚洩之大如卵置蓬蒿中陰蔽經月而成用以合糯爲酒故劇飲之既醒猶頭熱漚漚以其有毒草故也東坡酒經亦云南方之氓以糯與稗雜以升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余不能飲如坡公其於此中酒未嘗敢一沾唇或有少飲仍用故鄉麴藥庶幾代馬北風之義乎

冬葉寧邑山中多有交廣間用以苞直物大抵南中

地熱物易腐敗惟冬葉藏之乃可持久蒲葵如柝櫚而柔薄可以爲笠亦有以爲扇者土人亦用覆屋可代茅瓦

刺桐其木爲材布葉繁密花有赤色者間生葉間旁照他物皆朱殷余署中有一株詢之土人良是但花作青白色抑亦刺桐之別種歟

刺竹枝葉繁密節間生刺如棘植之籬落間可代牆垣嶺南處處有之唐李紳謫端州詩嶺頭刺竹家籠密此是也

見餘錄

六

竿摩竹桂廣間皆植之大若茶桃竹厚而空小一夫正竿一竿堪爲荊居桑柱種者截二尺許打入土不踰月生根葉明年長芽筍數歲成林

南人既喜食檳榔其法用蛤蜊灰并葉葉同咀則不濕土人家至以銀笏作小合中爲三室一貯灰一貯葉葉一貯檳榔客至則出以啖客今北客之仕嶺南者亦解食之如啖雪梨矣余不能然故是餽物杜鵑亦名子規以以南處處有之名曰怨鳥夜啼達旦啼苦則倒懸於樹凡鳴皆北嚮

鷓鴣身有文似雞雉而形香小臆前白點正圓如珠其飛向南其鳴自呼畏霜露早暮稀出夜棲則以樹葉覆其背土人采而食之味美云可以去瘴

山豬卽古封豕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謂之豬箭箭長七八寸本末皆鋒銳其近肉者猶帶血痕

桂出合浦生必在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余署中有一株率四季花而反盛於冬據嶺南諸疏云凡桂四季者有子此謂真桂八九月盛開無子者木樨也土人云亦然然余署中桂却無子范成大

風俗雜記

七

草木志云凡木葉心皆一縱理獨桂有兩紋形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

天妃宮江淮間多有而嶺南爲尤多其神爲女子俗傳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女據舊說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地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蓋所祀者海神也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其神當爲女子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間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爲土母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旃檀薰陸之類多產自嶺南海表土氣所鍾也然過嶺則香愈於在境內時

至元間馬八兒國入貢國近占城二十二年遣使至其國求奇貨得吉貝云十襲吉貝樹名其華成時如芻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今自番舶來者名洋布布面甚寬而細薄如紙色影白但無五色者或亦吉貝之類歟舊說嶺南棉亦稱吉貝然非馬八兒國之所謂吉貝也

風俗雜記

辛

榴木材巨而具枝葉亦森秀可翫寧邑山中多有之一種香者尤貴重其枝葉若相迴避然謂之讓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西施舌本名車蛤殼似蛤而長外色若水蚌殼內色如乳翠肉白似乳形酷肖舌余家東海舊得而食之味極鮮美西寧距海遠其乾晒者得至味極劣以形似仍舊名恐彼美正嫌拊突耳

佛桑花全類槿而枝葉輕柔種色繁富嶺南人家叢種之編爲籬落開時五色成林婀娜可愛

寧邑境內山百倍於田所幸石少雖絕頂亦可耕種
猪獐之生獐者多踞而種之大率秋冬則縱火自上
而下燒盡成灰明春徐徐鋤轉或種薑芋又種旱稻
曰山禾米粒大而香可食此等亦有山主有招主或
犯罪從其招主而捕之多伏法

山馬其狀如鹿特大而能作聲尾更板闊與鹿稍異
狼狽等用狗獵取或用藥弩射而獲之剝其皮染作
紅綠等色以爲褥可禦濕氣用代氈毯

寧邑林莽間多巨蛇入山者卒然相值雖持木棍無

風俗雜記

三

所施舊傳有蛇皮木或云指蛇藤用以指揮則蛇自
伏物固有相制伏未可盡以理詰也

鸚鵡杯卽海螺產於文昌海面頭淡青色身白色週
遭間赤色數稜好事者用金銀屑飾作杯形似鸚鵡

亦可翫

玳瑁產於海洋浪處狀如龜鼈背負十二葉有文藻
取用時倒懸其身用滾醋潑下逐片應手而脫用飾

諸器物

海螺亦名相思子形如海貳而堅若石大僅指頂置

篋筭間積歲不壞亦不轉動若置醋一盂試投其中
分置四角旋移動湊合若有情者

苦瓜吾鄉有之俗名癩葡萄外皮蓬蓬如蜂巢狀經
霜亦深紅可愛然不堪食內子微甘味亦劣江南人
謂之錦荔枝不甚愛重也廣人甚珍之去實用其皮
肉與肉同煮食云可去熱余得而食之皆不惡但微
苦耳

寧俗於正月十六日男女相率出遊遇人家離壁間
有菜蔬皆採取之不禁謂之搶青間亦有於此日婚

風俗雜記

三

娶携歸者婦家不復更識聘幣或亦山猪托親舊俗
歟但據蠻溪叢笑稱作端午日與此不同耳

梔子佛經名薝蔔單瓣者六出其子可入藥入染重
瓣者花大而白差可觀香氣殊不佳寧邑有之別一

種枝幹全類梔子葉密小花作盡時似狗牙故俗名
狗牙花花開正白雙瓣而小香味愈於梔子以名惡

故不入清賞然則名亦何可少耶

番菊葉似染藍莖類紅莖花攢聚全似金鈴菊而色
殷紫開久不敗或採而乾之既久澆以熱水卽鮮妍

如故亦草花之稍異者

浮桃入水不沉樹類荔枝而葉稍大於五月熟味香甘以漬酒大佳聲廣間有之

寧俗僕鄙所陳康所多用土俗書初見駭愕習問亦各有義意今畧記數字林音譌林間田也迴音得田近之碎瑣者也潛音叫水邊車輪也罕音踐用小以舉大也不音訛非道相干也有音茂謂無有也他不悉記亦如不闕爲班不乃爲擺蠻獠俚音暗合反切天壤間自然文字也

星餘筆記

壹

星餘筆記終



星餘筆記一卷

山東巡撫孫遵本

國朝王鉞撰鉞有粵遊日記已著錄此其世德堂遺書之第三種也皆其官西寧知縣時記其土風物產如蝟蛇佛狒諸條於舊說間有駁正所記櫟字迴字潛字罕字平字有字之類亦足補桂海虞衡志所遺然大抵地志所已載也以方爲邑令故取巫馬朝戴星之義名曰星餘云

中州雜俎二十一卷

〔清〕汪价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十年安陽三怡堂

排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州雜俎

三十五卷》提要

中州雜俎序

余輟跡都門濫竽議席越數載矣而碌碌無建白每當風和日麗輒徒步遊書肆與書賈討生活搜殘訂闕憾及蠶魚娓娓忘倦托零執斷簡靡不研求而於鄉先生遺編孤本或其著述有闕本鄉風土人情者尤不惜購以重貲陸放翁遺懷詩有厚價收書不似貧之句誠有味乎其言也余雖貧矣晚年健忘不善讀書而喜收藏藉以校對舊書嘗自撰棧帖云只爲購書嫌俸薄也知報國愧才疏區區之志可見於此矣凡物聚於所好計數年所覓購者約二十餘種雖不盡善本尙可存文獻於萬一如汪介人《中州雜俎》乙書得自琉璃廠書舖鈔本八冊內分三類曰地曰人曰物披覽循環似關天部乙類原擬檢查豫乘暨通志中言天文者彙集以

中州雜俎序

補其闕繼而思河間補冬官束皙補筆詩後儒猶護其不倫何人斯敢續貂耶郭公夏五闕疑可也顧誦詩讀書而不知其入抑亦考古者之憾也查介人先生籍隸吳郡僑寓中州順治十五年與河陽薛宗伯行屋遊野王諸山十六年隨李御史琳枝察兩河荒庚子應賈中丞之聘纂修豫志自康熙癸卯後與薛行屋共覓翁園觀其詩櫛內有河陽北郭柳陰下一句當可想像其爲人跡其生平所友善者如吾鄉徐恭士宋牧仲侯方域賈靜子周樸園諸公類皆當代名流事賢友仁既足卜益簪之益斯旁收博採遂足佐博物之才如介人先生者殆崔東壁武虛谷之流亞歟余重鄉鄉符急謀付梓以僭附於識小之流且以餉後學博文之志惟鈔寫模糊魯魚錯誤迺許明經協寅陳秘書繼鸞暨杜孝

廉憲詳加歸校並爲之刪繁就簡刺膚存液其不甚雅馴者另錄
備查姑存其舊越數月歲厥事特贅叙言俾覽是編者僉知其顛
末云

中華民國十年四月十五日安陽張風臺謹識於河南行政公署

中州雜俎

中州雜俎目錄

卷一

地理一附圖

古蹟

信陽取山南義

申呂俱在宛

祀之岳車

壽丘之原

三號

廢丘

廢丘封辨

鄭侯封地在南陽

忠孝侯印

潁川王有二

中州雜俎目錄

汝南王有二十一

義陽王有四

蔡王有九

順陽王有七

河南公有四

汝南公有十

南鄭公有二

鄧國公有五

西華侯有四

臨潁又有公伯男封爵

陽翟侯有二

河陽侯有三

宜春侯有五

汝陽侯有七

汝南侯有三

申伯始封宛改封信陽

伯封申故稱申伯

加封曰褒

東城城

衛國辨

九侯即鬼侯

閭始字義

張良封留非陳留

婦人封侯

韓王有八

河南王有三

汝陽王有六

西平王有二

新蔡王有九

鄧王有五

蔡國公有十二

順陽公有五

南陽公有三

長平侯有二

臨潁侯有八

東武亭侯有二

河陽侯有五

新蔡侯有三

安成侯有八

汝陽子有三

汝南侯有六

新息侯有三
南鄉侯有十五
鄧侯有五
順陽侯有七
順陽公主有三
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十一人
祝王誕辰特頒
成周之世中國最狹
路史國名紀

卷二

地理二 郡邑

城池之始

邑區編澤

版倉備荒之始

中州雜俎 目錄

中牟攷

成皇考

版倉考

虎牢改名武牢

朱梁始升開封府

期思

縣名義

縣名古今不一

林慮字義

石留

梁蔡各有三

烏鄆互舛

城字避諱

界城

不義城

懷陽侯有二
丹水侯有二
冠軍侯有二
武安君有三
都督新蔡郡諸軍事二十九人
河陽節度使三十人
中州地半入藩府
古國名

防堰之始
養濟院之設
縣館鋪舍

官渡

汜水自有義城

汜水建城始末

虎牢攷

東昏

老子家於苦

二宗

獲嘉取義

郎嶽

內黃外黃下黃

西鄉南鄉新鄉辨

洛陽下三字

封城

吳起鶴城

青鵲城

緡城
互鄉
定誇城
枋頭城
方城
玉門
郡邑名陰陽
天地中
地震機災
旋門
恨道關
三關備諸侯
鹽市
市鎮異名
尸氏

中州雜俎 目錄

巾車鄉

東里攷

陰陽非薄陰

桑林

岸門

古戰場

叩馬村

孝村李水

貧兒村

鉤陳堡

戰國地名所屬

卷二

地理三 山

谷林山

鹿大城
三戶
倉忙城
三城
鹿狼城
摩兜疑
九辨屬楚
地名異音
濟園木衙關
三碼頭即綫角城
牛馬市
四通市
鄉都里社
戶編鄉

東里洞
潘里關西
高陽里
傳巖不在平陸
泊盤
空桐
不召村
浣衣村
大留
春秋地名所屬

半山

人紀二

孔子事儀家志
懷孟孔氏先塋

孔碑出

孔莊

文祿

禮書臺

孔子回車廟

箭車廟

一字王佛

禮臺新殿

孔子謨忌考

子貢辨

中州孔門弟子

野王孔子廟碑

目錄

八

卷八

人紀三

魏人四佐

生於空桑

伊尹負鼎

微子

段干木爲李耳之後

魚腹書

四皓皆中州人

富國三老

有德皆可言龍

貞節先生

虎欄

阮氏家世嗜酒

七賢祠

百泉名賢寄蹟

樂聖表

韓文公河陽人辨

推服黃許

易學源流

與朱氏家書二通

關西孔子

盜亦有公論

卷九

人紀四

何氏策張氏鉤

蓮花池

瀟湘

中州雜俎

趙襄詩諫

三代同選

韓忠獻忠憲世系

屋倒闔鄉

三人皆節度

初恨却處

石有赤心

即打扇

李公神斷

齊丘屬趙詩

父子兄弟四尙書

父子同部尙書

石麟

夏枯州詞

正德萬曆三朝

南北阮

三嚴

韓愈河陽孟人

張建封本河陽人

兩間人

范文正公事陵家計考

碧雲巖訪范文二相

履如水晶

白虎王氏

鄧虎

鄧守連璧

九

父子狀元

三世宰相

兄弟持節

一門韓長

戊巳四先生

狀元同父名

井中疑鏡

斷牛

兄弟狀元

五相隣居

兄弟名位事體相同

盜格虎

斷鬼石

正德三朝入關

紅線縫裙

捕狼
巡撫本鄉

卷十

人紀五

吾樂助文思

學潘安仁

洛神辨

機雲兄弟俱見鬼

陸機入洛年二十

三人讀碑

青山獨往

鐵硯

楊文公歸陽覆

詩鑑

中州雜俎 目錄

呂公戲作

胡銓釘蔡列蔡憲

人紀六

張孤貧達

無底船

木鷲

李太尉鎮河陽

佛流汗

李摩雲

離閣守備

河陽橋

岳武穆當稱忠武

中興戰功不祀忠武

挈桃鐵笛

金花草

女知府
汴衛取土

三顧

泥詩壁

千寶姓辨

指蓋思親

冤文倒滿

無聲詩

歐紀星郎

邵母江婢

攝芳亭詩

司馬相公書

李蔚不自愛

蒙虎皮取勝

三齋

石鐵

元結義師

李師首縛元濟

平賊同日

樂陵令

周同善射

贏官人

李伉儷

寶夫人

卷十一

人紀七

離陽從死

客陵從死軍士

張離陽表詩

陳咸父子忠義

人紀八

嘉政爲父報讎

黃羊祀龍

趙骨取強

袁小兒

趙晉

人紀九

許昌男子

中州雜俎 目錄

二候

德秀乳孤

人紀十

紀聚妻

孝婦

陸家姑

李婦井

一臂婦

無名氏婦

夫婦同棺

人紀十一

洗耳

舜七友

野王二老

張許死之先後
張巡死守不當異議

銀蕙相隨

岳王顯靈

寒世同居紀

河內一孝子

蒼虎頭

十九世同居

玉田

抱哥嫂

故吏衡屍
陳順負岳王屍

孟妻

盧氏規梁公

貞婦李哥

蔡杭夫人

一耳婦

不知姓氏女子

鐵鼎石二女

許由爲四岳後

巢許一人

內鄉亦有子腹廣

郭文知幾

蘇門壩

盧巖

盧鴻一本二名

楊觀二處士

宗士林

雲溪醉侯

蔣處三老

秦徽士

卷十二

人紀十二

王子名喬不姓王

飛鳥事有三

祝舞翁

河南有三王齋

中州雜俎

目錄

十二

飛龍樂

吹簫臺

仙樂不死

煙蘿子

畫月

烏龍

顏太師得仙羅浮

林靈素

活楊宮

龍王祝壽

五色煙

韓湘

武牧緒贈中岳

急流勇退

僕僕先生

一枝琴

臥雲

歲士瞻朝簾

熟觀三

傳錄

杜五郎

洞上丈人

黃老子晉晉死

原道歌

紫氣入關

壹公

梁鯉女仙

胎中記

銅狄

通道鼓

穀城山黃石

子晉墓刺

地仙九館

佩鐲

張果考

汗漫遊

嵩山丹經

竹林化龍

劉海蟠

癡僧道人讓一子

章老師

王屋道君

二虎就飲

人紀十三

雙履

笑伽藍

破庵墮

沙門德士

梵樓

文通鑒

盜取六祖首

金舌和尚

癡僧

空如解虎

虎子緩足

卷十三

人紀十四

嘆酒龍王

潘老人

胡道人

綠衣少年

張文仲醫癰病

王抱一相

石卵

布衣騎蛇

月宮銀護限

人紀十五

河北軍將

進賢醫妃

道士神童

筆仙

紫雲觀女道士

觀靈觀香王子壽妹

立雪斷臂

踐陀

一行

的乳三神仙

佛圖澄

摩頂供

優婆塞

鳩場和尚

二生經

羅山僧

少林棍

孟欽

駱山人

漸耳

韓濟

樓上尺

花師

河洛人幻術

腹鬼語

靈壁奇絕

神卜

郭恕先畫

十三

卷十四

人紀十六 女

老嫗吹虎

柳枝有六

甄后

女子化爲丈夫

寶榮賓

金陵

洛陽真慈

李師師

凡婦雙聲

金后詩

口生芙蓉香

金字心經

中州雜俎 目錄

人紀十七 男

名公別號

長壽老人

萬岳人壽

少師疑仙

彭蠡老人

洛陽古會

人紀十八 男

聖兒

燕秀才子異

新蔡產妖

小兒聚空園

小師前身

卷十五

花藥夫人題碑

蔡琰詩非真

婦人生殖

墜樓

應龍

杜牧之宋妓

御月三星

博陵崔氏辨經

嘲春堂

魏文侍女

韓季常妻

洛陽上壽

老人子無影

党翁

蔣參政所見老人

湯陰王翁上壽

中州諸老會

生兒兩頭

四歲能詩

童子郎

洛陽神童

人紀十九 男

曹操臨終訣語

一盤好瓜

黃巢爲僧

雙頭和尚

大盜趙風子詩

人紀二十 男

地鏡

廟兒得異物

汴卒遺肉

洛陽鬼兵

鬼招放妓

游幸寄書

龍繞小墾

死婦柱人

號州官猪

麻胡

婦載婢吉

放囚負義

子晉後身

洛陽大內有怪

鬼詩

史陶

定伯賣鬼

鬼點名

鬼產水

劉靈童女

捕氣袋

石牛鳴

靈邱奇鬼

樹中作樂婦人

桃人茅馬

塚中人誦唱

梨樹神

鬼接矢

鬼之黃狐

怪物攝女

恍惚後主

孫李借屍

御國桃

瓊廚金穴

方半生

中州雜俎 目錄

十五

各復散妻

代帳圖

廉臣

發獲新軍

醉死

解語神侯

猴類郎

長人

卷十六

物類一

杜蘭

趙官家窮

金雞

白雁

中州雜俎

目錄

十六

雄雞斷尾

童子化雄

丹砂化雄

白鶴

鷺毛成蓮

海龜食蝦

夫雄化鶴

物類二

龍騰將軍

野馬

追風赤驥

疥狐

千手夜叉

武安變虎

男孕女胎

悅羅神

靈龜得類

羅姓出羅州

駝李

寶翁翁

劉順推雙

淨身見妓

紅鶴

義雁

驚鵲

荒菊

家勝拜

公子捕鵲

雄鶴化蝶

黃蘭蝶

巧婦

風見

門化驚鷺

蛇訪神鳥

香鼠

白熊畏獅

低鹿

天祿

武安三瑞

仙哥

吳生豬

戲馬化為泥馬

異駒

應感見

牛連騎

白象

大妖

白狗變人

鼠獵教子

鼠報恩

萬山鼠

射家

狗蓄火

卷十七

中州雜俎

目錄

十七

物類三

洛鯉伊魴

鮮魚

巨魚人言

龍蛇圖

放龜

雙首龜

大蛇垂鬚

柱中點

龍燈

魚囓嬰兒

竹化蛇

綠衣使者

人魚

物類四

鼠性

鼠渡洛

楊乞命

相鼠之相地名

黃耳

孝牛

宋龜

洛水牛圖

破蔡路吳

人變虎

狐求醫

仙鹿不可射

異獸圖

白蛇魅女

異龜

龍堂

燒龜不死

無投或蛇

破柱龜

蛇龜

變化女子

昭靈夫人

關公碑

殺蛇告狀

鳴蛇

丹魚

委民支駒	亭中老鶴	草類	草中人狀	中州雜俎
禁蛙鳴	鐵尸尸	古葉沙參	著草	目錄
異蜂	柱中蝦蟇	蛇母訛爲知母	九節菖蒲	
金蟻生蟲	蟪蛄肉芝	赤參	草作人狀	
蜂蟬皇	殺陣	何首烏		
主簿蟲	紅娘子	截骨參		
蝨子	小蠶魚	草生異狀		
謝豹				
卷十八				
物類五				
石蜜芝				
草類				
草木秋				
黃精與鈎吻相亂				
遠志小草				
花腐				
夜叉頭				
麻黃				
水鮮異名				
防黨爲屬				
射干之名有三				
東都異芝				
物類六				
神藥				
不愁木				
淇園之竹				
木中有紋				
淮濱六柏				
金松				
萬陽三柏				
雪桑				
長生樹				
愛姑敬松				
十八				

倒植松	祥桑殺	瑞香種	上苑花園	中州雜俎
空羅樹	樹出血	紫微軒	梨花洗妝	目錄
天際白松	養器竹	合帶迎釵花	白蓮花	
鷺風鼓	連理槐	呼燈梅爲梅花	五里香	
竹筍四月生	樹枝人形	洛陽牡丹名品	楊帝西苑牡丹名品	
猢猻樹	雷劈樹妖	牡丹名木芍藥	牡丹唐人本有詩	
貝多	崇讓坊桃竹	呼牡丹爲花	樓金黃	
白楊	松下伏龜	洗手花	歐家碧	
上虞杜仲	尸利麗樹	一尺黃	菊花出中州者	
酸棗縣以樹名	蟬護雙槐	黃芍藥	康節筆數	
藥竹		紫金蓮	異種桂	
卷十九		本草牡丹名	勸賜花	
物類七		白菊	紫牡丹小人	
花雪		萬花會		
雪色玫瑰				
十九				

物類八

西王母桃

白馬寺葡萄

張公梨

惡楊好李

離柿

雞冠棗

御李子

糯米梨

安陽李

烘柿

河洛以饒爲杆

大桃核

中州雜俎

目錄

物類九

豫州宜麥

稻米不常供

固始五穀異名

洛下稻田

呼棧爲際

黍以饒酒

蜀桃訛爲齒蔬

粟爲小木

物類十

芭芭菜

芸芝

天公掌

小兒拳

卷二十

西王母桃

嘉慶子

含的梨

袁梨即袁梨

南北果相敵

餘甘樹

青沙橘

御梨

冬桃

鄧橘

西王母桃

嘉慶子

含的梨

袁梨即袁梨

南北果相敵

餘甘樹

青沙橘

御梨

冬桃

鄧橘

橘子印木桃

三十八

聖宗

大果

麥味酸

黍子義

麥家地理

麥舖四時氣色

夢凡木穗

穗黍俱呼黃木

梁即栗

木耳有五

青銅海

御餅香

碧爲曼青

中州雜俎

目錄

物類十一

東家酒價

白學

桑落酒

汴京酒名

麴世界

灰酒

物類十二

子瞻飯夢

磨磨即磨羅

雙弓米

飯五十四厥

物類十三

周妃家寶鼎

窪尊銘

玉虎頭枕

瘦杯

澄泥硯

蜈蚣背骨

晉公造硯

楚寶錄

郭公碑

硯名鍾旭

鄭酒

榮水釀酒

中州諸酒

甘露經

甘露經

不好甜酒

洛陽乳餡

饅釘蜜餞

中州食淡

鄴中鹿尾

魚林簫

注南瓦筒

夷則鏡

天硯

筆普度

仙臺祕府小中白

周輔乳餡

鈞密汝密紫密

稠桑硯

漢鼎出中州者

則天鼎

雷威斷

董氏雷琴

玉龍

玉斧

金爐十三字

鹿角枕

琴有殺心
物類十四

鄴中石壁

炭屑作歌

花蠟燭

桃花石

卷二十一

詩傳

豫酒不甜

南北果各有佳處

與薛宗伯遊山詩話

贈閻樸園先生詩

河水饒酒

士民饒糧

洛陽花福

中州雜俎

目錄

隱於奕

懷海家詩

中州九漢伯

報謝惠物諸作

容誠先生

可陽勉勵

題薛衡公給諫疏後

生日詩

兩生酬唱

白兔詩

密縣白松

戲爲偷木瓜人贈答

美人贈馬

秦丘陳子

杏花塢

枕中杏花

石炭

花汝石

鐵人

滑石

人間第一歪

張良洞

王閻牡丹

呈王蒼嵐先生詩

明月相問

陳憲副轉篆法

計子山善飲

三竹錄

功存於過

悼亡及諸詩

豫遊集

高政家

雜記與李琳枝先生酬句

書記平善

任孝廉

以美人比花

成法彌生

贈人佳兒諸詩

詩有溫意

歌人郭長汾

中州雜俎卷一

三儂外史汪 徐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地理一

封國

古豫

高陽子庭堅封于蓼 舜子商均封于虞 寒泥處其子檀

于戈 葛伯封于葛 九侯封于九 鄂侯封于鄂 周武王初封武庚于邸管叔尹于鄆蔡叔尹于衛 三監叛成

王盡以衛地改封康叔又封弟叔鮮于管 又封弟叔度于蔡

叔度遷死成王復封叔度子于蔡 又封弟于雍 又封弟

高子畢 又封號仲于北號 又封號叔于東號

中州雜俎 卷一

又封第四子于應 又封第五子于邗 封夏后氏裔東

樓公于杞 又封有虞氏裔閼伯子滿于陳 又封祝融後

于榆 又封顓頊裔蘇忿生于溫 顓頊裔玄孫伯益之後封

于江 又封帝曾孫陸終之後封于黃 封四岳伯夷裔文叔

于許 息侯封于息 商仲康子封于鄧 滑伯封于滑

子封于弦 皇氏之裔封于柏 賴子封于賴 項子封

于項 炎帝之後封于向 成王封微子于宋 周公第

二子封于凡 周公第三子封于蔣 又周公第五子封于祭

州 周公庶子肸封于肸後爲南燕 又周公子封于邗

王季之子封于劉 宣王封其弟友于鄭友子掘突徙封新邑

謂之新鄭今河南又封元舅申伯于申今河南平王于唐封于梁今河南又封其子于周惠王子叔帶封于甘今河南姬姓又有道國今河南古又有鄭國今河南又有棘國今河南又有沙國今河南不可考爲誰後

申伯始封宛改封信陽

信陽在豫南陸相傳周宣王封元舅申伯于謝即此乃宋朱熹解揚之水委曲指謝爲信陽解崑崙高又指謝爲南陽駁之者以信陽謝城居中鄆間南陽亦有謝城乃遠在唐縣南春秋載楚子滅申郡北六十里有楚王城他如申伯讀書臺申陽臺申伯塚古申伯國碑顏魯公題遺蹟班班可考然宛陽之說見漢地志未易盡非郡人何爽家作志考謂申伯始封于宛後人爲卿士宣王又念元舅之重改封于信陽然後毛詩諸傳先後皆不悖矣按摩摩申伯

中州雜俎 卷一 風俗

二

章箋云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于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于謝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于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爲諸侯不得云入爲卿士下言我國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餘處不如汝舊處之南方據此則先世封宛自虞夏商已然後入爲周王卿士又以元舅之重改封于謝無疑而申鄆間有謝城汝墳爲南國斷自南陽改封信陽也

信陽取山南義

舊志曰謝居申鄆間則信陽羅山皆申伯國也而申陽則其郡城按山南水北曰陽歷覽申鄆實首諸峰俱南時淮乃北流若是則曰申陰乎非也諸峯皆列于陽淮亦北四十餘里外諸嶺其本寓

內山脈從大復天封而東蟠巖至三角山蜿蜒舞婉驚于游海二水之中結爲州治而以其駢枝別派走阜陽雙井之間如抱如送者一望盡巒嶂也海河西來繞南郭而東則山南水北之義實取諸此若夫海南諸山從高貴龍爬逆游流上拱非不羅列惟謹不免居實從之分矣

伯封申故稱申伯

或曰信陽以申伯得名似矣余考虞夏之際四岳佐禹有功或封于申姓姜氏周初師尚父首封齊爲上公其裔封宛姬姜世爲婚婦元舅改封信陽詩曰我國爾居莫如南土是也鄭箋孔疏及史齊世家俱有明證辟之桓公友初封于鄭蓋京兆地後以王室多故徙其民雒東是爲新鄭若是則信陽爲新申可乎是又不然京

中州雜俎 卷一 風俗

三

兆去雒東二千餘里而遙一畿內一三川非新不著宛申相望不數百里而近申又居宛東南故以陽名且也伯封申而曰申伯非申得伯而曰申都也若曰地以人重可爾

申呂俱在宛

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索隱曰地理志云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呂爲太公所封亦在宛縣之西也

加封曰褒

詩大雅崧高之章小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疏曰封土謂之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

國親謂親其身也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褒無土建國曰封中候考河命曰褒賜羣臣賞爵有分稷契皋陶益土地然則益之土地褒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

杞之沿革

嘗考一統志謂杞乃古雍國黃帝之後非也按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傳所謂鄆雍曹滕文之昭也今邑西有高陽乃黃帝之孫顓頊所興之國張晏辨之矣夫寓內有三高陽潁也東莞也杞也則杞之高陽說在古聖傳沈約又謂顓頊生於若水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即位路史又云空桑氏以地紀高陽所居今邑亦有空桑去高陽甚近地紀云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羅泌則謂高陽氏所居空桑乃廣桑之野非伊尹所生之處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 四

在今兗國世紀又言顓頊自窮桑遷于商丘窮桑乃西海之濱又非兗矣又言魯有空桑微在所生之處今名孔寶故孔廟禮器碑云須有空桑野史又言軒轅作于空桑之北然則有四空桑矣杞之空桑則伊尹所生之地若呂氏春秋所謂空桑則伊洛間樹名耳非地也至周武王時追思先聖王乃褒封大禹之後于杞號東樓公杞之得名于斯始焉或曰殷湯時已封于杞然不經見史記曰殷時或封或絕理或然也武公初年即遷淳于淳于在安丘境內至武公二十九年為魯隱公元年方入春秋故春秋所載杞事皆淳于杞也即如莒人伐杞取牟樓牟樓亦在安丘東南而舊志以襄堽當之謬甚矣嗣後莒人以牟樓及防茲來奔蓋既取之後又屬莒也莒去安丘僅百餘里故能取能奔若雍丘則遠矣

莒小國也安能越千餘里伐人而取其邑哉武公既遷之後地屬鄭宋故魯惠公末年敗宋師于黃今邑北外黃是也成公十六年衛侯伐鄭至于鳴雁今邑北焦刺是也昭公五年晉韓宣如楚迎女韓起反鄭伯勞諸國今邑南圍鐘是也哀公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今邑治是也三係之鄭一係之宋何嘗有所謂杞哉乃舊志于如楚逆女下加于杞二字豈以此遂可塗人之目乎至戰國時雍丘外黃分屬宋魏戰國策所謂太子自將過宋外黃是也及考燕策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舊註以為外黃按拓地志云在今尉氏縣南因黃溝為名非宋之外黃也以此知秦策所稱以臨小黃而魏氏服魏策所稱大王之地東有沂黃皆稱黃溝而言非今之外黃也惟楚策所言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還射圍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 五

之東則固固屬魏耳秦併天下初屬東郡後隸三川漢興大破秦軍于雍丘遂下外黃至武帝元狩元年置陳留郡以雍丘外黃別有淮陽國固縣隸之後漢三縣俱隸陳留郡三國屬魏文帝嘗封弟植為其國王四年而徙省固縣以雍丘外黃隸陳留國後魏孝昌四年分東郡陳留置陽夏郡治雍丘城內景明年復置固城縣省外黃入濟陽東魏始置開封郡而邑不隸焉北齊廢開封併入陳留郡省固地入雍丘以外黃並屬之統緒梁州後周改梁州為汴州郡邑如故至隋開皇初廢陽夏郡六年復置開城十六年置杞州大業初州廢唐武德四年平王世充乃置汴州總管府杞州隸焉領雍丘固城外黃及陳留等六縣七年廢外黃入浚儀復以杞州之雍丘來屬貞觀六年廢杞州以開城外黃并入雍丘天

寶元年改汴州爲陳留郡乾元元年復爲汴州五代梁改汴州爲開封府都之以邑隸焉後唐仍曰汴州後晉大福三年升汴州爲東京改雍丘爲杞縣屬開封府漢周因之宋興改東京爲畿各邑仍屬開封府金正隆中改雍丘爲杞縣屬南京路亦隸開封元改開封府爲汴梁路屬河南行中書省明洪武元年仍改汴梁路爲開封府總隸河南省杞縣之名歷金元不易焉

東甌城

東甌城在汜水縣東十里卽今上街鎮也甌仲甌叔王季之子文王之弟爲文王卿士武王十三年大建公侯于天下仲封于故夏之墟是爲西甌叔封於此所謂東甌也與鄆爲鄰鄆武公取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姜氏惡之欲立叔段公弗許及莊公

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一

六

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甌叔死焉佗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今城廢而甌人所建扁鵲祠依舊也邑取其地爲舊城保

商丘之原

商丘屬豫州見於唐子產所謂後帝不滅遷閼伯于商丘也虞契佐舜有功封於商考之鄭玄皇甫謐皆云在上洛故今商州有契廟按陝西通志云山形如商字又秦嘗以之封商鞅故名商於至後周方改爲商縣取商於地爲名而唐遂爲商周爲商洛縣此其名稱之原也蓋自閼伯已名商丘故舜子均封於今虞城亦謂之商均又按綱目孔氏引書序之後先王居者以爲玄王則契封于此無疑矣惟此地自周謂之宋漢又謂之睢陽自後曰宋城曰宋

州曰歸德而商之名又隱故彼見有商於之名遂以爲古商不復知有商丘也以今觀之契帝嚳之子必封于此契爲司徒未始就封昭明衰弱竄寄砥石相土繼之乃來就國故宋衷曰相土就契封于商疑可決矣然自相土之爲都也稱八遷而至湯猶在焉則商丘之名顧虞夏商因之與鄭是而紀列詳矣

衛國辨

世界以衛輝府爲古衛國及讀衛風泉原在左淇水在右而疑之按泉水註泉水卽今共城之百泉也其爲今之衛河無疑矣淇水出林慮縣其爲今之淇河無疑矣衛河由新鄉經郡城西繞其北東北流入浚郊則郡之左無衛水而所云泉原在左者何居淇水由淇縣西北入境東南流于薛村口與衛河合則郡之右無淇水

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一

七

而所云淇水在右者何居故知衛輝之非古衛國也然亦未得其處及考卽風註衛武王弟康叔之國都河北朝歌之東其說是矣又云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則不可曉又云衛故都卽今衛縣又稽古載籍武王克殷分朝歌以東爲衛以封其弟康叔其國居河淇之間據此諸說則衛輝府之非衛國也明甚今詳考其地淇縣東有舊衛縣城隋唐宋金皆爲衛縣元至元間初置淇州于朝歌而廢衛縣爲集其地正在河淇之間與古載籍所傳者相符且衛河環其東淇水繞其西於在左在右之詩又合此地之爲古衛國也明矣及讀在左在右註云泉源卽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水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原合故曰在右則又不可曉矣按泉原本在衛之西南淇水本在衛之西北而朱註

云然則何故也紫陽何書不讀乃於泉洪如此紕繆必其門人臆增之也

三號

號者虎所攫畫胡文也周封同姓者三西號在陝北號在大陽東號在汜水皆取其威鎮之義公羊作鄴穀梁作郭杜詩曰號鄭地

九侯即鬼侯

徐廣曰鄴有九侯九一作鬼魯仲連曰九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史記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鬼侯淦陽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一名鬼侯城

寢丘

寢丘史記滑稽傳孟傳地即今固始孫叔敖子僑之封邑前有妒

中州雜記

卷一

八

骨後有戾丘又名潘鄉叔敖碑曰封叔敖之子潘鄉郡國志固始侯國即故寢也史記曰楚莊王封孫叔敖子然則潘鄉即寢丘也

固始字義

水經注固始地故寢也孫叔敖以土疑薄取而爲封故能綿嗣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墓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意者固久之固當自此始亦有綿嗣之意矣蕭何置田宅必於僻處云毋爲勢家所奪可見古人用心雖然其亦異於呂子之不謹備也夫

寢丘封辨

史記載優孟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以歌諷楚莊王以彰其廉於是王召叔敖子封之寢丘漢延熹三年立孫叔敖碑於固始縣亦稱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卒後

數年莊王置酒爲樂優孟慷慨高歌言孫君相楚之功王感悟求

其子封於潘國下潁磻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碑史之文

雖異其言死後困窮因優孟而封其子者則同也昔叔敖云楚人

鬼而越人機可常有者惟寢丘至其後猶子孫守之似不因其窮

困而後受封況寢丘自是叔敖所命其子者子又能守而不廢又

何至乞食優孟而後求封此地哉皆不可信也

張良封留非陳留

舊志陳留有留侯廟世遂謂陳留爲良封邑云余考潁固所紀皆

曰良其先韓人及其父平蓋五世相韓也秦滅韓良爲韓報仇至

下邳聞景駒自稱楚假王在留良欲往謁追過沛公語相得遂從

之後帝有天下命良自擇封地良曰始臣會上于留願封留足矣

按括地志留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韋昭云留屬彭城地里志

下邳屬東海是帝之起豐沛其地與彭城下邳甚邇今二地去陳

留不啻數百里謂爲封邑可乎舊有廟蓋本于後人所慕而爲之

或亦當時經過之地若陽武縣博浪沙之類是也如遽以爲良之

封邑其謬甚矣

鄭侯封地在南陽

鄭有二音屬南陽者音鄭屬沛郡者音鄭史記高祖以蕭何均最

盛封爲鄭侯文穎注曰鄭音贊瓚注曰今南陽鄭縣也孫檢曰有

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

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嵯沛郡鄭字舊本作鄭今皆作鄭所由

中州雜記

卷一

九

亂也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于鄴何鄴同韻是誤以爲沛郡之鄴作嵯音矣楊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巖巖閣上識鄴侯姚合詩曰鄴侯宅過謙買島詩曰住謙鄴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輪至天子曰卿朕鄴侯也唐書釋文鄴南陽縣名則肝切此正得之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家所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考張良碑正在彭城之留子房廟中碑東漢時所立知叔原等所考爲信然而樂史環宇記乃謂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侯廟詩注曰自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錄謂徐州沛縣今留城縱有留侯廟存焉蕭何封在南陽而反以爲沛縣張良封在彭城而反以爲陳留中州志之失考亦已久矣楊升菴以何

中州雜俎

卷一

十

封爲南陽筑陽之城是突然以爲凡封功臣多就本土所以榮之乃以張良封陳留爲據何其謬也

婦人封侯

河內老嫗許負善相封鳴雌亭侯人以爲此婦人封侯之始余觀高帝兄伯妻義頤侯母帝之丘嫂封爲陰安侯又樊仇母呂頤封臨光侯又蕭何夫人封鄴侯皆在許負之前

忠孝侯印

常山張顗爲梁州牧天新南後有鳥如山鶴飛翔入市忽然墜地人爭取之化爲圓石鄴推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顗以上聞藏之祕府後議郎汝南樊衡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顗後官至太尉

韓王有八

州今

一戰國橫君成韓諸公子項梁立爲韓王 一漢韓信故韓襄王孽孫高祖立爲韓王 一唐元嘉以高祖子四年封韓王神龍初子納詔 一適以代宗子大曆十年封韓王 一五代唐明宗封建王立爲韓王 一蜀主王建封王宗智爲韓王 一天福八年追封敬暉爲韓王 一南唐李煜封弟從善爲韓王

潁川王有二

一唐韓建于光化元年封潁川王 一梁韓遜子開平三年封潁川王

河南王有三

一後魏道暉天興時封河南王 一北齊高孝瑜初封河南王

中州雜俎

卷一

十一

一元十憐吉歹爲河南王

爲本河南王

汝南王有二十一

一漢封宗室劉非爲汝南王 一東漢封宗室劉暢爲汝南王 一晉封宗室司馬亮爲汝南王 一南宋封劉大封爲汝南王 一封司馬祐爲汝南王 一封司馬統爲汝南王 一元魏封元悅爲汝南王 一封司馬景之爲汝南王 一北齊封高彥理爲汝南王 一梁封蕭大封爲汝南王 一唐封李承義爲汝南王 一封李承明爲汝南王 一封李煥爲汝南王 一封李隆悌爲汝南王 一封周寶爲汝南王 一封韋珣爲汝南王 一封宋封趙元讓爲汝南王 一封趙仲御爲汝南王 一封蔡維爲汝南王 一封周行達爲汝南王 一元晉封張柔爲汝南王

汝陽王有六

一晉封司馬熙爲汝陽王 一北魏封元暹爲汝陽王 一北齊封高彥忠爲汝陽王 一唐封李璉爲汝陽王 一元封蔡罕帖木兒爲汝陽王 一封阿魯溫爲汝陽王

義陽王有四

一魏封曹據爲義陽王 一南宋封劉叔達爲義陽王 一北齊封鮮于世榮爲義陽王 一唐封李承度爲義陽王

西平王有二

一漢封劉漢爲西平王 一唐封李安爲西平王

蔡王有九

一字文周封字文兌爲蔡王 一封字文先爲蔡王 一封李蔚

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一

十二

爲蔡王 一隋封楊智積爲蔡王 一唐封李光同爲蔡王 一封李祐爲蔡王 一宋封趙仲約爲蔡王 一封趙似爲蔡王

一封趙元偁爲蔡王

新蔡王有九

一後漢王安王莽之第三子封新遷王 一晉封司馬懿爲新蔡王 一封司馬騰爲新蔡王 一封司馬懿爲新蔡王 一封司馬懿爲新蔡王 一封司馬懿爲新蔡王

馬兕爲新蔡王 一封司馬崇爲新蔡王 一北齊封蕭叔齊爲新蔡王

順陽王有七

順陽王有七

一晉惠帝封扶風王子暢爲順陽王 一後魏封蘭延爲順陽王

一封仲景爲順陽王 一宋文帝子休範封爲順陽王 一齊

昭帝封懷遜迴維爲順陽王 一唐徒封東萊王泰爲順陽王

一封周定王子有爲順陽王

鄧王有五

一東漢封王常爲鄧王 一魏封操子曹沖爲鄧王 一唐封高帝子李元裕爲鄧王 一封憲宗子李肅爲鄧王 一宋封孝宗子趙楷爲鄧王

河南公有四

一後魏伊馥太武時以戰功封河南公 一陸貞太武時以戰功封河南公 一荀頹太武時封河南公 一寇讚世事苻秦以歸化功封河南公

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一

十三

蔡國公有十二

一字文周封字文廣爲蔡國公 一唐封李法祥爲蔡國公 一封李煜爲蔡國公 一封陳元禮爲蔡國公 一封杜如晦爲蔡國公 一宋封趙宗達爲蔡國公 一封呂蒙正爲蔡國公 一封張珪爲蔡國公 一封張柔爲蔡國公 一封張弘略爲蔡國公 一封張德勝爲蔡國公 一封徐忠爲蔡國公

汝南公有十

一晉封桓溫爲汝南公 一元魏封元修爲汝南縣公 一封李貴爲汝南公 一字文周封字文神舉爲汝南公 一隋封字文慶爲汝南公 一唐封李晉爲汝南公 一封李巽爲汝南公 一封蔣渙爲汝南公 一封翟無言爲汝南公 一封周仁軌

爲汝南公

順陽公有五

一後魏封劉賈德爲順陽公 一封元郁爲順陽公 一封李宜爲順陽郡公 一隋封李愔爲順陽公 一封元雅爲順陽郡公

南鄉公有二

一梁封蕭駁爲南鄉公 一封蕭推爲南鄉公 又後魏封馮野豬爲南鄉子

浙陽公有三

一後魏封田弘爲浙陽郡公 一封山提爲浙陽公 一隋封田

仁恭爲浙陽公

鄧國公有五

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一

十四

一字文周封竇熾爲鄧國公 一唐封岑長倩爲鄧國公 一封張巡爲鄧國公 一宋封張永德爲鄧國公 一封張士遜爲鄧國公

國公

長平侯有二

一漢衛青以戰功拜大將軍封長平侯 一漢彭宣以大將軍御史大夫封長平侯

西華侯有四

一漢鄧閭鄧太后弟以定業功封西華侯 一鄧忠太后姪封西

華侯 一鄧晨封西華侯不詳誰裔 一劉隆以佐光武中興功

封西華侯

臨穎侯有八

一漢灌嬰以戰功封穎陰侯 一後漢武端以功封臨穎縣侯

一梁馬不疑子冀之姪也以冀龍封穎陰縣侯 一魏陳顯初封

穎鄉侯後封穎陰縣侯 一司馬懿增封食臨穎 一晉賈充以

翼戴功封臨穎縣侯 一元魏源子恭以前後戰功封臨穎縣侯

一唐陳希烈封臨穎縣侯

臨穎又有公伯男封爵

東晉荀組封臨穎縣公 元魏源子彪賜爵臨穎縣伯 李延孝

贈臨穎縣公 隋唐季才封臨穎縣伯 又孝緒以功封臨穎

縣男

東武亭侯有二

一漢武晨以功封東武亭侯 一魏鍾繇封東武亭侯

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一

十五

陽翟侯有二

一漢李灌入長安欲結袁術爲援封陽翟侯 一唐褚亮封陽翟

侯

河陽侯有五

一漢陳涓高帝封爲河陽侯 一南北朝王玄邈齊高祖封爲河陽侯 一元魏樊觀封河陽侯 一李苗封河陽侯 一後周樊

叔略封河陽侯

河陽公有三

元魏段永封河陽縣公 寶曆南封河陽公 後周李倫封河陽

郡公 北齊高孝瑜封河陽王

新蔡侯有三

一後漢吳國封新蔡侯 一劉宋常珍奇封新蔡侯 一北齊樊文燾封新蔡侯

宜春侯有五地

一漢封劉成爲宜春侯 一封衛伉爲宜春侯 一封王訥爲宜春侯 一東漢封劉匡爲宜春侯 一封閻暢爲宜春侯

安成侯有八地

一漢封劉蒼爲安成侯 一封王成爲安成侯 一東漢封劉賜爲安成侯 一封姚期爲安成侯 一封竇勳爲安成侯 一魏封鄭袤爲安成侯 一北魏封尉橫爲安成侯 一隋封元世雅爲安成侯

汝陽侯有七

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 十六

一東漢封竇景爲汝陽侯 一封唐衡爲汝陽侯 一封劉彪爲汝陽侯 一魏封曹彪爲汝陽侯 一北魏封陸延爲汝陽侯

一齊封蕭亮爲汝陽縣侯 一宋追封南宮适爲汝陽侯

汝陽子有三

一魏封司馬衡爲汝陽子 一元魏封王肅爲汝陽縣子 一隋封柳雄亮爲汝陽縣子

汝陽男有三

一元魏封鄭尙爲汝陽縣男 一唐封袁朗爲汝陽男 一元魏封鄭尙爲汝陽縣男

汝南侯有六地

一宋封姜產之爲汝南縣侯 一封蔡超爲汝南縣侯 一梁封

蕭堅爲汝南縣侯 一陳封吳超爲汝南縣侯 一唐封周墀爲汝南縣男 一宋封周敦頤爲汝南伯 一明封呂文貴爲汝南侯 一封梅思祖爲汝南侯

新息侯有三地

一秦冉孔子弟子宋封爲新息侯 一馬援漢封爲新息侯 一朱浮漢封爲新息侯

慎陽侯有二

一漢梁說封慎陽侯 一唐蕭深明封慎陽侯

南鄉侯有十五地

一漢哀帝封陳崇爲南鄉侯 一東漢光武封劉參嗣爲南鄉侯 一封鄧晨爲南鄉侯 一順帝封劉沛爲南鄉侯 一桓帝封

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 十七

鄧萬世爲南鄉侯 一魏文帝封王陵爲南鄉侯 一封韓賢爲南鄉亭侯 一封蒲龍爲南鄉侯 一蜀漢後主封董厥爲南鄉侯 一晉封胡威爲南鄉侯 一封王澄爲南鄉侯 一封甘卓爲南鄉侯 一後魏封慕容白曜爲南鄉侯 一劉宋封王愬爲南鄉侯 一封劉休爲南鄉侯

丹水侯有二地

一晉降封王睦爲丹水侯 一後魏封泉景言爲丹水侯 一隋封楊曼爲丹水縣公

鄧侯有五

一夏封仲康子爲鄧侯 一商武丁封湯裔爲鄧侯 一周封吳離爲鄧侯 一秦封公子慳爲鄧侯 一晉封鄧艾爲鄧侯

冠軍侯有二 今漢州城

一漢武帝封霍去病爲冠軍侯 一晉武帝封郭彰爲冠軍侯

順陽侯有七

一韓信舍人樊說告信及封順陽侯 一咸帝封膠項王子劉共爲順陽侯 一東漢光武封族兄劉嘉爲順陽侯 一章帝封明德皇后兄馬援爲順陽侯 一後魏封周遷爲順陽侯 一封李冲爲順陽侯 一宋封劉亮爲順陽侯

武安君有三

蘇秦約從成趙肅侯封爲武安君 李牧爲趙大將軍大破秦軍封爲武安君 楚王亡去郢東走徒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有祠在武安後世以坑降卒事毀之

中州雜俎 卷一

十八

順陽公主有三

一晉順陽公主秦苻堅女嫁南秦川刺史楊璧 一後魏順陽長公主孝文帝女嫁信陽馮穆 一後周順陽公主文帝女嫁隋滕穆王楊瓚

都督新蔡郡諸軍事二十九人

晉王桓冲 何無忌

魏王王肅

劉宋王劉紹

劉子助

王弘

庾悅

劉昶

劉友

徐羨之

魯秀

劉休仁

劉休若

檀道濟

蕭思話

劉休範

劉義慶

檀詔

宗璉

劉休範

劉義宣

孟懷玉

王景文

劉毅

南齊王蕭頤 王延之 任忠 韋載 華皎

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十一人

唐路嗣恭

馬燧

後唐石敬瑭

後晉李從溫

劉詞

李繼勳

宋趙普

錢惟演

中州雜俎 卷一

十九

河陽節度使三十人

唐田布

令狐楚

劉沔

蕭洪

李罕之

後唐王從楚

後晉夏魯奇

宋王延訓

親王誕辰特頒

永樂初周定王楠誕辰賜冠一通天犀帶一綵幣三十疋金香爐

崔弘

楊元卿

石雄

李冰

王師範

張全義

張旻

曹燦

皇甫遇

盧質

烏重胤

崔彥昭

李元

趙光裕

鄭延休

諸葛爽

溫造

衡濟

李珣

敬听

韋澳

王茂元

符彥卿

夏竦

文彥博

張昇

景延廣

侯登

李琢

李琢

食各一玉觀音金銅佛各一鈔八千錠羊十控酒百瓶立春賜綵幣三十疋珠翠春花各四十枝酒千餅羊百牽馬十疋金鞍二副按明朝諸王於此二節例無慶賜獨定王以同母弟得之至王薨而後已蓋特恩也

中州地半入藩府

明季河南諸藩最橫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產子女盡入公室民怨已極壬午遂有逆寇決河之禍莫中江先生嘗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李于麟送客河南詩云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史而語意含蓄有味乃知此風已久不待啟牋之世也

成周之世中國最狹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間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臯蠻氏陸渾伊洛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彝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彝禮鄰近於魯亦曰彝其爲中國者獨管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古國名

南陽之宛卽古鬱華國漢中金州卽古金提國見國名志

路史國名紀

開封地古封國

陳今陳治宛丘攷古字祇作陣隸譌爲陳
傳太昊之虛許氏謂從木申聲亦妄
上係太昊後風姓國
封鉅國黃帝封之是爲封胡通典云封丘古封國也今隸開封有封父亭封丘臺卽封父國魯國都記衛之延鄉高祖以爲封丘封翟母

遼

伯爵伯陵之國黃帝所封夏有遼蒙又作遼穆天子傳遼公其後也地今開封蓬池一日逢澤

中州雜俎

卷一

地一
一平一

許男爵太叔之封鄭滅之
帝始爲州今治長社一作鄆說文作郟上係黃帝後姜姓國有熊帝之開國今鄭之新鄭輿地廣記云古有熊國黃帝所都云都非上係黃帝後姬姓國

敦組任冷敦之田許地也鄭取之陳留風俗傳云敦氏姑姓後離伯爵汴之離丘鄭莊夫人離姑國姓繫云宋之離氏本姑姓寔字記離氏黃帝後姑姓是矣又翼之堂陽東北三十六亦有離氏城寔字之高堽城本於隨切自漢州人姓名皆於用切談苑云當作平聲

密 河南密縣東四十故密城是武德三爲密州與須城比故說者謂即密須蓋亦號密須云

上保黃

帝之宗

清 帝德考云少昊曰清清地也一日青陽春秋圖清有二預謂

榮陽中牟西清陽亭是中牟今隸開封

緒 茂姓夏滅之山陽東緒

古緒城鄭衍云子登緒城以望宋都后緒國也

偃 偃郢也光武曰郢最大宛次之楚昭陽伐魏取郢者今許之

郢城有故城而蔡之寢信故郢城乃漢之區

中州雜俎 卷一 地部 二十二

近城在之州

柴 鄭地文公會鄭伯處

有柴林林鄉一作柴

不羹 春秋時一不羹襄城爲西不羹

爲東不羹

四國皆足畏謂陳蔡二不羹也子皙曰賦皆千乘見非小國

脩魚 卽蒲魚鄭地

干 楚叔處干干國也

木廟 而墓乃在汾之孝義東北二十五

姓邑也初邑後邑因干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

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

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以爲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溝魏干木豈其名哉姓書或更以爲鄭其叔後抑又妄矣

上保少昊後李姓

高陽 帝之初封瀛之高陽縣在高水之陽也至道三割隸順安

然隸成實爲高陽氏之墟

後所都

蒙龍 董姓在滑之章城古城內有蒙龍井然資子記蒙龍城在

臨潁今長葛西四十蒙龍城蒙龍氏邑也而汝之龍興東南五十

十又有蒙龍城章城爲古邑

故王屋山有龍逢祠

龍逢居皆在後

中州雜俎 卷一 地部 二十三

僧 邳姓一曰會人鄭也詩之檜國在溱洧之間今新鄭東北三

十五有古郢城

邳姓今襄之宜城楚之郢都一曰郢

郢都

有僑陽郢氏

今鄭之原武西北七里

有郢城周十里故漢縣曹大家東征

賦歷榮陽而過卷者姓辨並上聲

匡 郢也本衛邑中屬晉文元年鄭伐匡今扶溝有匡城鄭匡亭

而匡故城在滑之城西信十五次于匡者漢之長垣地道記長垣南十里

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居淮南子注襄邑西匡亭匡今扶州故襄邑近有匡水承匡山

係高陽氏後國

胡 古胡子國歸姓范史汝陰本胡國汝陰今潁治西二里有胡故城九域志開封有陳胡公廟胡公僞姓而盟會圖胡在豫之鄆城此姬姓胡楚所滅之十

三越世家云析郢宗胡索隱宗胡邑也為胡姓之宗

陳 媯滿之封本商侯武王伐而封之今陳治宛丘苑城城記云胡公所築楚初滅陳項襄後都之八漢初淮陽國章和為陳國

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 二十四

高密 今洛之密縣然高密乃隸密

陽翟 樸也今許之陽翟縣本日夏故後曰有夏本世紀云夏今陽翟是也

辛 帝支子封韻或云辛之轉非也一作駢鉉也今陳留有辛城辛虛

屈 觀屈二國 榮陽武原西北有屈城屈亭 故卷縣地

紀 定如國商封之今汴之離丘有古杞城武德初為杞州

復還淳于 公今之離丘 貞定二十四楚滅之

妻 樓也本作樓商所封即牟婁 曹東之地一曰無婁

密之諸城有婁鄉牟夷國也說謂封杞而號東樓婁東樓與晉

上係夏後後國

有故土有教城穆傳葛氏之隨即詩薄狩于教者字書有敝撤

西五十向城

樂氏 鄭地津名

華 華子國鄭十邑有華

時 春秋之時來鄭地子姓

梅 伯爵 八雲 紂所滅今譙南四十有故梅城河南

索 二 澶之清豐有繁淵繁陽故城而臨河有繁泉

管 今鄭治管城古中牟 開皇管州

妻 樓也本作樓商所封即牟婁 曹東之地一曰無婁

密之諸城有婁鄉牟夷國也說謂封杞而號東樓婁東樓與晉

上係夏後後國

有故土有教城穆傳葛氏之隨即詩薄狩于教者字書有敝撤

西五十向城

樂氏 鄭地津名

華 華子國鄭十邑有華

時 春秋之時來鄭地子姓

梅 伯爵 八雲 紂所滅今譙南四十有故梅城河南

索 二 澶之清豐有繁淵繁陽故城而臨河有繁泉

管 今鄭治管城古中牟 開皇管州

為鄭 鄭地津名

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 二十五

時 春秋之時來鄭地子姓

梅 伯爵 八雲 紂所滅今譙南四十有故梅城河南

索 二 澶之清豐有繁淵繁陽故城而臨河有繁泉

管 今鄭治管城古中牟 開皇管州

為鄭 鄭地津名

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 二十五

時 春秋之時來鄭地子姓

梅 伯爵 八雲 紂所滅今譙南四十有故梅城河南

索 二 澶之清豐有繁淵繁陽故城而臨河有繁泉

管 今鄭治管城古中牟 開皇管州

為鄭 鄭地津名

康 姓書康叔故城在潁川孔安國未衷以為畿內國

大梁 魏惠六年自安邑徙大梁遂曰梁蓋王是時今開封祥符

昔之漫儀而汴城西有故魏城魏惠所築第九公城古蹟張儀

所謂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阻者東魏為梁州

祭 伯爵商代國後為周圻內在河內魏傳正公鄭父文

新鄭 幽王敗武公徙河南併號鄭十邑居之曰新鄭故莊公曰

吾先君新邑於此若新豐者今鄭之新鄭祝庸之虛宋成伯

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 一十六

檠 鄭別都厲公居後屬楚主隱云翟也今許之陽翟莊公城檠

制 此制號東號也本梁陽元而北制虎牢乃成阜今孟之

汜 汜水有制氏鄭叔所京東鄭詩叔出于京者今梁陽東南二十有故

京 太叔封所謂京東鄭詩叔出于京者今梁陽東南二十有故

汜 襄王居鄭邑拾地象云汜城在許之襄城南韻云國云言凡

有汜水在濟陰

密 盟會圖云周圻內國宣王滅之此河南密然密密康公

墓在靈臺故說者以為近也

項 子爵楚滅之今陳之南頓故頓縣有故頓城

載 左傳有載國風俗通云姬姓後陳留外黃是韻作載云古國

胡 子爵楚滅之胡以子爵

今頓治汝陰西二里有胡故城與胡公之國異

故有胡陰胡陽故胡山

華後曰項城今縣隸陳留東北一里有故項城漢之西

上係周氏後及世封

丙 郕也宋之下邑晉大夫所封古郕侯國乃郕邑

薄 今拱之考城東北有薄城漢縣屬山陽本宋地薄有十二城

葛 郡國志高陽有葛城今鄭西北有葛鄉城一名依城漢高陽

地然葛鄉故葛城乃在寧陵北十五郕城北三十周四里去毫

城百里即葛伯國今汝南

非葛姓之葛 上係黃帝後姬姓國

苦 頃宗封今毫之衛真漢苦縣隸淮陽國首屬梁國後魏為穀

陽唐為真源有渦水瀨鄉祠老子生處今亳

上係少昊後李

姓國

上係周氏後及世封國

影德地古封國

鄴 上甲徵居卽桐也世紀云鄴西南有上司馬太甲之居今湯

陰有司馬泊司馬村或云太甲蓋以鄴西桐有離宮商之墓地

而謬以上甲爲太甲爾 上係高辛氏後國

相 元和志內黃東南十三故殷城賈甲居 至今相州有畿

城商亭賈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 賈甲家在城外

西北隅洹水南岸 非鄭相 魏始名州 有殷城

去朝歌百三十里 有殷城 有殷城 有殷城

北股 庚子徙河北號北股地卽殷虛在相之安陽西有潑水北

中州 雜 卷一 地理 二十

紀和 年征武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中復爲潑州 元二 年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北家 御姓湯也 今相之湯陰漢湯陰也 公和 卷一 地理 二十

上係商氏後國 衛輝地古封國

汲 太公居今汲郡治汲縣有古汲城在故新鄉東北四十八里

有太公泉及廟 云 上係黃帝後姜姓國

箕 衛有鍼 公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南燕 伯爵伯條國后穆妃南燕姑氏也 公和 卷一 地理 二十

昨城東北漢南燕縣隨改曰昨 公和 卷一 地理 二十

亦

嘗曰東燕云 卷一 地理 二十

錄 開封長垣近須城是衛今在澶之衛南二八里衛詩所謂思

須與曹者絲聲轉也 上係黃帝之宗

介 斟姓斟介也傳謂介斟在東都衛地或云卽斟灌非若葛盧

國則密之膠西有北 上係高陽氏後國

沫 武丁遷之在朝歌故城南詩沫之鄭者近紂都 卷一 地理 二十

朝歌 武乙徙之 今衛之黎陽衛鎮西二十二有朝歌城 卷一 地理 二十

中州 雜 卷一 地理 二十

牧野 衛之汲輿地廣記故商都牧野之邑袁字記汲近郊三十

鄴 鄴武庚之封漕是今滑之白馬有鄴水卽沫之邦紂所城一

作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鄴 卷一 地理 二十

也

共恭也附世屬國云今朝之共城文王侵阮徂共者即共伯國漢之共縣其故城縣東百步非叔段邑

瓦邱也會通八有邱亭在胙城縣志云今在東郡胙城縣非成紀之瓦亭也

鐵衛地二今衛州有鐵丘預云在戚城南上係商氏後國

衛侯爵故朝歌本衛州衛縣附周熙寧六年省爲鎮入黎陽

甯陽處父聘衛過甯者一作寧今拱之寧陵古信陵故魏安僖封弟子信陵號寧陵君然寧城在獲嘉而武陟亦故甯

凡二邱伯爵衛之共城西南二十一凡故城也杜云其城在東南

中州雜俎卷一 地理 三十二

凡三伯國國志云其有凡國者詩又臨朐東陽城亦曰凡而益都有

昨今消之胙城燕併之故曰南燕有後漢書古縣在青州

懷慶地古封國武德胙州二上係周氏後及世封國

隰犂也一日犂丘預謂濟南隰陰縣或云隰鄆在懷西南懷貞

向美國今河陽西北三十五有向城鄆道元云輒南四十五

而無城疑爲蘇田按紀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陽向

故十三州志云輒縣南山曲有故向城卽周之

向國然代以爲承之向乃莒邑非姜國也上係黃帝後姜姓

李徐廣云河內平皋有李城李阪今溫縣城是昔李同卽秦兵死封其父李侯卽其地史記

葛魯附庸齊昭公母葛嬴在河內修武有葛伯城葛伯墓九

溫已姓子今孟之溫西南三十有古溫城漢溫縣漢十

蘇已姓子攸在夏曰伯今懷之武德有蘇古城在濟源西北二

苗黃皇邑河內輒縣有苗亭上係高陽氏後國

中州雜俎卷一 地理 三十三

閻仲奕國閻號三公晉之閻縣成王封康叔以有閻之士者

預國之樂史在河陽有閻坎一爲閻田解縣也非鬼閻云

陽卽陽樊在濟源晉文公曰陽夏商之典祀樊仲之官守焉者

離伯爵今懷之修武有故離城范志云山陽有離城在杜

原伯爵今澤之沁水縣有故原城春秋成

懷實字記懷州云管蔡廢紂封康叔爲懷侯於此卽爲衛後邊

河內晉於是啓南洋狄伐晉閻懷者單懷也六紀年秦伐鄭閻

懷殷或云懷懷忿生之邑今懷之武陟西有故懷城

于邳也今懷治河內故邳縣有邳臺邳城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絳都也預云野王西南有絳城今在懷之河內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溫叔虞後封在河內狄滅之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日溫季文侯采邑襄王以賜晉卻至采焉

陽樊景王後河陽濟源東南三十八皮子城是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邑氏上保周氏後及世封國

河南地古封國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中州雜道卷一地理三十四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楊拒泉泉伊洛陸渾九州之戎信公十一年有

尋尉姓傳謂尉尋張勃地記濟南平壽古尉尋國瓚謂河南有

尋蓋周地也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鄭邳姓春秋二鄭一在晉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周地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商子西爲商公今商之商洛志屬宏農裴翹謂在順陽魏晉始

分時棘之

程洛陽上程聚程伯休父卿士之采上係高陽氏後國

王城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南縣王城也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周而以豐鎬爲西周子朝復居之二周分理此爲東周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中州雜道卷一地理三十五

之而此爲西周矣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東周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西周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宗周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河南洛陽故城是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周曰東周周襄爲二而此爲西周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宗周後更鎬爲宗周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周不一學者宜詳上係高辛氏後國

唐北魏有內邳野城王

戰唐侯爲楚左拒預謂楚之小國定五年秦子期滅唐者陷之

唐城唐鄉也上係陶唐氏後國

唐城唐鄉也上係陶唐氏後國

唐城唐鄉也上係陶唐氏後國

唐城唐鄉也上係陶唐氏後國

唐城唐鄉也上係陶唐氏後國

唐城唐鄉也上係陶唐氏後國

唐城唐鄉也上係陶唐氏後國

唐城唐鄉也上係陶唐氏後國

唐城唐鄉也上係陶唐氏後國

唐城唐鄉也上係陶唐氏後國

唐城唐鄉也上係陶唐氏後國

唐城唐鄉也上係陶唐氏後國

負事負 世紀舜還于負黍按少室一曰秦室負黍城在其南定六

年之負黍也負黍城在河南 上係有虞氏後國

綸 少康居虞邑今宋之虞城西三十五有綸城秦楚伐鄭綸

氏者年氏山海經紅水逕綸氏注在陽城然漢綸氏故城在今

登封西南盟會圖疏云虞邑在洛之嵩陽漢綸縣屬穎州十

陰北有汾陰城

弗費 費也一作郝扶味切今河南緱氏滑都也與魯費異弗

夏后氏後國

坎氏 宋附庸實鞏縣東坎窩聚服云鞏東邑

中州雜 卷一 地部 二十六

褚 子段采子公今洛縣南有褚氏亭褚氏聚 上係商氏後國

東號 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滎陽有號亭之號故以號為名

南號 上陽是東上陽城在河南今號之號亭在河南

北號 男爵今陝理西四十五里故號城是

是為大陽平陽號城在平陽平陽號城在平陽

號古字改有是平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號古字改有是平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號古字改有是平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號古字改有是平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號古字改有是平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號古字改有是平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號古字改有是平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號古字改有是平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號古字改有是平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號古字改有是平佑以此為仲邑仲後也

盧氏 地道志郡國志皆云西號之別號或云魯地非也上

數 康公邑在緱氏李或云魯地非也上

告 子爵亦二十部也今登封有廢鄆城是為南都與管鄆異

翟 侯爵成王次子云翟今洛陽城中太倉西南池也世紀景王

翟 翟景在今東陽門內大街北太倉中北眺翟景戴延之云太

子宮東今無水

甘 惠王子叔帶封即昭公生成公成公生簡公及桓公過鄆道

元云河內城西二十五有故甘城俗曰鑿城在甘水東十里

中州雜 卷一 地部 三十七

皇 王猛居鄆也今鞏西南有皇亭三或云鞏縣北

榮 榮伯采也說為榮鎬今河南鞏西之榮鎬鎬王下之

尹 尹朝入尹周地十三尹氏采杜謂鞏西南偃師今汾州有吉

雨 嘉記即其邑

鞏 鞏伯國鞏今河南鞏縣西周故居鄭氏云有鞏故城

洛地圖云在洛之間四面山鞏固也

鄆 子朝之亂鄆鄆皆為之邑故有上鄆下鄆之名今鞏西南有

地名鄆中有鄆谷水故鄆城即大夫鄆盼采

紀 今緱氏故紀縣

紀 今緱氏故紀縣

紀 今緱氏故紀縣

紀 今緱氏故紀縣

紀 今緱氏故紀縣

紀 今緱氏故紀縣

紀 今緱氏故紀縣

紀 今緱氏故紀縣

焦弘農陝是本北魏之上陽晉滅之

城中小城故焦也

伯爵鄧入而秦滅之

襄邑西北有滑亭

滑伯爵鄧入而秦滅之

于費曰費滑今偃師縣氏鎮有古滑城滑亭滑伯廟

非滑州古封國

呂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南陽今隸鄧

而太公乃出東呂呂邑也

中州雜錄

呂國蓋後來之呂近申在周亦曰甫一作鄧

申伯爵初為侯平王母申姜國楚靈遂之今信陽軍之方城內

也唐申州之南陽漢之宛縣詩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微申

伯士田

謝伯爵荊州記棘陽東北百里謝城是有謝水

析地即伯羽

鄧故南陽鄧音歷今內鄉刺潭鎮也字一作鄧

鄧姓國

上係黃帝後

上係黃帝後

上係黃帝後

上係黃帝後

上係黃帝後

上係黃帝後

上係黃帝後

上係黃帝後

上係黃帝後

上係黃帝後

上係黃帝後

上係黃帝後

謝歐陽修謝絳銘云黃帝後者周滅之以封申伯在南陽之宛

見詩崧高其地西甚廣鄧公友言謝西之九州者二千五百家

者也上係黃帝之宗

樗里今謂南陽鄉有樗里

上係少昊後虞姓國

已姓歷也

今唐之湖陽一作國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樸

今唐之湖陽一作國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樸

今唐之湖陽一作國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樸

今唐之湖陽一作國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樸

今唐之湖陽一作國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樸

今唐之湖陽一作國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樸

今唐之湖陽一作國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樸

今唐之湖陽一作國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樸

今唐之湖陽一作國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樸

今唐之湖陽一作國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樸

今唐之湖陽一作國

棘名所在有之楚有棘樸

鄧 曼姓侯爵在秦今襄之鄧城二漢鄧縣古鳳林也秦

昭使左更錯伐楚取鄧置南陽郡公十六今鄧故城在鄧城

西北十餘里而蔡鄧盟處則蔡地乃今鄧州與鄧城接二

優 鄧之分姓子爵鄧也鄧子字巴人圖之八百楚奔之傳云鄧

之南鄧郡人是已今鄧城有鄧城之北光武言宛最強鄧次之

者范謂安養有鄧聚是

苑 武丁子文封苑城為苑侯今鄧之南陽漢宛縣也為平去二

聲非

巢 子姓一作鄭南陽棘陽有鄧鄉吳人伐吳克棘者有巢亭

在襄邑南二十里與衛巢異云云今唐之比陽有比水後魏為殷州而

比 比國干云云今唐之比陽有比水後魏為殷州而

中州難祖卷一 地理 四十

比干墓乃在偃師西北十五里字記在汲北十里有石銘云太

師比干之墓山碑云比干之墓北有廟在滑州

又汾之西河縣北二十有比干山北有城北

樊 慶姓夫今襄之鄧城有樊城鎮漢之樊縣有古樊城樊陵樊

侯國也在襄南離州記荊州圖副摯虞等皆以為仲山

父之封荊州樊村鎮在宜城皆其地魏孝文師

十萬攻樊城不下者之或云樊噲所食采 上係商氏後

國

魯 御龍邑而魯陽國夏魯陽縣亦號唐侯漢屬南陽云

今汝之魯山有魯陽關有大龍山堯山今日大陌

山因桑立堯祠水上係後魏魯州有魯陽公墓家

龍城在故上係周氏後及世封國

汝寧地古封國

擊 祖已七世孫成封周文王母太任國今蔡之平輿有擊亭

光 春秋圖有光國今光州 上係黃帝之宗

舒蓼 鄧也李楚滅之年武德四領蓼州年

盟會圖云在光州杜以為二國既非而通典更以為湖陽乃廖

因預之繆城上係少昊氏後復姓國

江 晉志汝南安陽江亭也同按在信陽縣之東南新息之西有

安陽故城城光之定城西十二有故黃城城

黃 子爵楚滅之年光之定城西十二有故黃城城

中州難祖卷一 地理 四十

亦疑其相遼不知其異昔黃不事楚曰白郢及我九百里非齊

安亦明矣十有九年城本公紀後人齊之

弦 子爵楚所滅年杜云弋陽縣東南今光之仙居東十里

弦 子爵楚所滅年杜云弋陽縣東南今光之仙居東十里

弦 子爵楚所滅年杜云弋陽縣東南今光之仙居東十里

弦 子爵楚所滅年杜云弋陽縣東南今光之仙居東十里

白 蔡之喪信西南白亭是楚平滅以封子建之子勝曰白公

上係少昊後李姓國

蓼 姬姓侯爵侯楚公子變滅之年今壽之霍丘云

有蓼故城武德四為蓼州年今壽之霍丘云

疏云在光州縣之封縣與舒蓼別

霍汝之梁縣西南七十霍陽山漢爲霍陽縣有霍故城一夕之

期襲梁及霍在是

犖魯山之犖非臨汾犖氏亭卻犖宋犖之有犖中犖犖地元年犖犖乃犖

十縣九有之犖犖南

梁平王子唐封南梁也今汝治梁縣有梁山梁故城在承休西

南四十南四年古犖云犖南十縣犖志云犖南犖邑南犖事云南梁

楚襲之安定梁氏出此

周平王子秀封在汝州秦滅之爲汝南郡光武封姬常爲周承

休公居麻城今在汝之梁縣上係周氏後及世封國

中州雜俎卷二

三儂外史汪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地理二

郡邑

城池之始

按軒轅本紀黃帝築邑造五城漢書神農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是城池之作上古已然博物志謂城郭自禹始非也說文城以盛民也池穿地宿水也然城之扼要在門門之同望在樓台之設險以守國也河南自閩逆蹂躪州邑城毀池堙多不可問至於汴梁省會之地黃沙白草一望丘墟東京舊觀至今不復可數也夫防禦之始

按禮八蜡之祀防其一也葵丘之盟亦曰無曲防賈誼謂隄防之設起自戰國塞百川以自利意者古無大隄防而始大於戰國歟又按吳越春秋縣造郭以守世本亦云然則郭之興自縣始郭廓落在外也

邑屬漏澤

列子厲鬼災也左傳伯有爲厲謂鬼有所歸乃不謂厲凡死非命及無後者靈厲蕭瑟草木淒其之時孤魂無依鮮不爲厲其漏澤園亦掩骼埋胔之意非專爲養濟院之死者而設也兩河之民死於兵死於荒死於水幾二十年今走百里有不見瘞煙者亦人少而鬼多乎司牧者以室廬居人亦當以壇園居鬼是何可不加之意也

養濟院之設

唐開元五年宋煒蘇邕建悲田院此是尼僧職掌至三十三年分置諸寺給廩養之宋又置于僧院名曰福田明改設養濟院嘉惠貧獨但有司奉行有動情耳仁宗詔諭禮部曰郡邑皆有養濟院比聞率是文具其廩散粟布不以時給未免饑寒有司漠不留意爾禮部即戒約之其矜恤貧獨可謂至周切矣今河南省官廩多成煨燼官且漏宿其修復貧院吾不知其何時也况口糧亦裁充急餉乎

廢倉備荒之始

按天文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三星名天庾積廚粟之所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中州雜俎卷二 禮記二

國非其國也故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待凶荒此備荒之上策也後有社倉義倉等制宋晦菴設平糶倉其來久矣明設預備倉以防饑荒每歲縣官紙贖秋冬積穀以實之其注意凶荒者至周今河南省有粒粟貯備乎且廢倉亦不知其在矣

郵館鋪舍

周禮凡國十里有一廛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漢制十里一亭十里一鄉和帝紀南海獻荔枝一里一置五里一候唐白居易六帖云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周漢之制所至有廩餼委積如後世之驛邸然明制十里置鋪鋪有長六十里置驛驛有丞鋪雖主於行書傳命而賓客之往來亦有導迎之節驛雖主於授館傳餐而軍

需密扎之當急聞者亦有傳遞之制柳子所謂告至告去之役不絕于道寓望迎勞之節無曠于日正謂此也至今日河南省舊鋪無不傾圮而走遞公文總催一人兼領之亦可歎也 又按漢平

帝詔京師考察不從教今者得因郵亭書言宗伯顏師古注郵行書舍也宋制二十里置馬鋪有歇馬亭即今之郵亭周禮行夫以掌邦國傳遞之小事即今之鋪司國語云周之秩官以節迎之候人為導今之鋪兵實兼二役又禮有掌節注云如今郵行有程即今驛司之謂也凡鋪當建郵亭每鋪置兵六名鋪司一名然皆舊制惟各驛司一名正統四年添設專掌齎捧旨意公文什物有兵具兩具祇具器具具有鳴金等旗警有鈴鐸有炬候時有規矩書有歷衫帽有飾井泉有備皆有額數監臨行時查點以完缺定動情

律官文書晝夜須行三百里稽留有罰其制可謂詳且盡矣

中牟考

按論語佛肸以中牟畔朱子註佛肸為魯大夫趙氏宰史記孔子世家載佛肸事其詳孔安國註亦為趙氏邑又趙世家云獻侯少即位治中牟漢書註云趙獻侯自耿徙此中牟為趙氏邑無疑而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地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云相州湯陰縣西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國語晉侯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吾欲其令良誰可武曰邢伯可邯鄲邢皆晉地趙之中牟在河北無疑戰國魏惠王自安邑徙梁則中牟不得在梁側為趙邑即趙魏侵地亦未聞有所謂中牟者則中牟又必非先趙而後魏也漢書中牟屬河南郡且云

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澗皆魏地也蓋中牟於春秋屬鄭戰國屬魏漢屬河南又非在相州湯陰牟山側矣豈有二中牟耶爾雅上載鄭有圃田傳曰鄭有原圃在春秋戰國時鄭地並有中牟之稱至漢始屬河南置中牟縣史記功臣年表漢單父左車封中牟共侯索隱曰屬河南是今之中牟在鄭地其名起于漢初無疑但史記索隱以趙之中牟在河北與鄭之圃田分而爲二而前漢書地里志又以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數有苑叔邑趙獻侯自耿徙此是趙之中牟與鄭之圃田又合爲一矣二中牟他書無明說今彰德府湯陰縣即古之湯陰輿圖志載有西牟山但未聞有中牟邑豈久湮而不傳耶且今之中牟距湯陰三百里遙原非管地而漢書注以趙獻侯徙此並稱者豈未之詳耶二說並存之以俟

中牟雜俎

卷二

四

博考 又按前漢書地里志中牟在西豫州數有苑叔邑註曰堯與管同是周管叔鮮之封邑也史記管蔡世家杜預註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管叔叛國除圃田即中牟地春秋屬鄭其先屬于管秦置管縣漢魏晉以管縣併入中牟當漢魏晉之時牟之幅員甚廣也其後隋置管城唐置管州又以中牟縣轉隸之至今鄭州有管城驛中牟有圃田邑名不改其舊云 又按周宣二十二年封其弟友桓公於鄭采地在西都畿內華陰郡之鄭縣今華陰北有古鄭城是也桓公子武公取虢滑十邑立國即今之新鄭縣也非鄭州地鄭州之名始於北朝後周春秋時其地爲管邑與仲伋俱爲鄭屬邑

官渡

郡國志滎陽有鴻溝水文穎曰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即官渡水也後漢注官渡水即古之鴻溝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渡口是也水經注荥蕩渠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又逕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在中牟城北世又謂中牟臺袁紹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臺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即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之東紹舊營遺址並存郡縣志官渡臺亦名魯公臺在中牟縣北二十里裴松之北征記云中牟臺下臨汴水

成皋考

汜水古曰成皋皋者始事之辭一曰局也又曰澤也岸也又澤畔山也近水曰皋當時黃河繞汜之旁四圍如城近水設邑故曰成

中牟雜俎

卷二

五

皋潘安仁賦曰眺成平之雙皋平皋在滎縣東十里與成皋相偶縣斯名焉商湯代夏定都于西亳尙書鄭氏註曰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是時成皋爲臺都畿內地也戰國屬韓張儀說韓王曰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蘇秦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范雎謂秦王曰王下令而攻滎陽則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漢王拒楚王于成皋分指鴻溝東爲楚地西爲漢地成皋爲漢王先得之地既滅楚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置成皋縣于虎牢之上隸河南郡鄭食其嘗說漢王曰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則天下知所歸矣又薛公曰使縣布出于中計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西楚三年項羽東擊彭越命曹咎守成皋成勿與漢戰漢挑戰辱之咎怒渡兵汜水

漢縱兵擊破之，自劉漢將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皋。漢高三年，英布隨何說之歸漢。漢王益其兵，屯成皋。後王莽奸大位，創六隊六郊六服，以成皋屬新隊。顏師古曰：「即蔡陽成皋數易其名，使民不能紀。光武中興，悉革去，建武元年，薨異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南下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人，都雒陽于中原，環置八關，以成皋爲旋門。命將李廌守之，蓋京東第一關也。過此無扼塞，可據矣。何苗大將軍何進之弟靈帝中平四年，以河南尹屯兵成皋，擊擊盜千餘人，封濟陽侯。又大將軍何進與袁紹定策誅諸中官，召喬瑁屯兵成皋，以爲外應。獻帝初平元年，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又書關東諸將李太司馬劉虞爲帝，俱指此地。終東漢二百年，以成皋名縣旋門名關。至建安元年，曹操遷帝于許昌而

中州雜俎

卷一

六

關守稍弛，陳琳代袁紹討曹操檄曰：「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三國成皋，屬魏石勒謂徐光曰：『雖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守洛陽，此成擒耳。唐高祖曰：『使爲我塞成皋之道，緩東都之兵，我得專事西征。』侯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鶴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又高宗紀功序曰：『築波濤濤遙，疏官渡之濱，廣武斜臨，迺立成皋之險。又薛記室說秦王曰：『今日分兵守洛陽，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代勞，決可克也。』」之始爲何？東魏爲廣武，其地最古，而虎牢成皋之名著見經史者尤多，故備採之。

汜水自有襄城

襄城去汜水南三十五里，今周村人也，傳爲周襄王避兵處。鄭人築之以納王也，遺址略存，或以爲在許州襄城縣，謂彼中亦有汜

水不知所據，及考左傳國語史記綱鑑，俱曰襄王處于汜，隗氏居于溫，汜與溫南北相對，正在此耳。何謂許州之襄城也？又曰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夫河流于汜，溫之間，以故師于其上。若曰許州襄城，則去河三四百里，中隔外方，具茨諸山之險，烏在其納王哉？且晉文公以右師圍溫，左師逆王，亦不以如是之遠而分左右師也。然則設襄即有汜，而未必有溫，卽有溫而斷無有所謂河上，何謂其在許襄也？且王使來告，繼曰：『鄭在鄭地，汜此時許未滅也。若在許襄，則爲許地，汜矣。』何云鄭說唐等慈寺碑，遙瞻太室，近眺襄城，太室且謂遙瞻許襄在太室之南，安得爲近眺乎？則在汜襄而不在許襄也明矣。

敖倉考

中州雜俎

卷一

七

襄城在汜水縣東北二十里，廣武山上商仲丁因毫都有河決之害，乃遷都于此。時藍兵爲亂，仲丁據險遏之。綱目註曰：『河南敖倉是也。』今其上爲水衝塌，瓦礫尚在。詩曰：『播厥于教，春秋晉師救鄭在教，鄭之問呂東萊曰：『土季設七覆于教，秦立教倉以爲天下轉輸之區。』俱一地也。蔡陽志分敖山教倉而二之，且曰：『在縣東北五十里。』蔡澤志又指爲蔡陽城，史稱漢王取成皋，廣武就教倉，項羽聞之，亦遷軍廣武，與漢相守，可見教倉成皋爲聯壤之地，而漢王次第有之也。漢楚相守之地，又在教倉之東，若曰教在蔡陽東北五十里，是在楚人所守之東矣。漢又安得深入而據之也？教倉明而襄城可知矣。楊用脩云：『尚書序仲丁居于襄，其地在陳留浚儀，秦之教倉也。』三川爲天下朝市，故曰教，教卽襄也。今村名曰東

倉頭曰西倉頭東屬河陰西屬汜水又自古也

汜水建城始末

建京國城者二商仲丁元祀置焉城周武王十三年置東號城建藩鎮城者五周靈王元年晉悼公城虎牢九年悼公又城鄭虎牢晉愍帝建興元年祖遜營繕虎牢城隋文帝時毛祖德守成皋築城堅厚敵人攻年餘不能下建郡邑城周武王初年置制城漢高祖六年置成皋城劉宋元嘉間置司州城宇文周建德年間築虎牢城唐高祖武德四年置鄭州城垂拱四年又置廣武城夫虎牢世爲藩鎮成皋世爲郡邑其間鎮將守牧修葺不能悉記茲本經史顯著者記之要皆散之境內見諸古蹟類非今治也今治城創自隋開皇二年詔改京都并天下郡縣盡革虎牢成皋等名

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二

八

始命爲汜水縣定其址于錦陽川東畔後爲唐人變置至宋又復其地仍其名金元因之武宗至大元年大水漂沒城郭宮室一空乃遷置于錦陽川之東十里舊制邑之墟越六十年至明洪武六年邑令劉淵奏請徙復舊址而制邑之墟號爲上街焉

虎牢改名武牢

晉明帝太寧三年司州陷于後趙此後書虎牢爲武牢避趙王石虎之諱也唐李延壽作南北史易石虎名爲季龍又避唐高祖之祖諱也

虎牢考

虎牢防于周穆王獵鄭圃七萃之士高奔戎擒虎生獻之天子命爲柙養于東虞遂名其地曰虎牢周平王東遷賜鄭武公虎牢以

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惠王而王復與之齊桓取以與申侯靈王

元年晉荀偃帥諸侯大夫會于戚遂城虎牢九年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又燭之武說秦伯與鄭人盟爲鄭戍于虎牢春秋諸侯會盟天王出符履經虎牢制田旂然伯牛坎飲祀蔡之閭趙武晉卿周靈王八年與魏絳斬行栗甲戌合杞人鄭人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器械盛饘歸老幼居族于虎牢肆舊圍鄭人恐乃行成漢置成皋縣于虎牢之上漢獻帝初平元年關東諸郡起兵討董卓卓遣呂布屯虎牢禦之諸軍莫敢進惟劉關張兄弟相對壘爲敵晉于虎牢置司州祖遜劉琨俱爲司州主遷遂爲鎮國將營繕虎牢城四望甚遠恐南無堅壘使從濟築之元帝大興元年梁陽太守李矩夜襲漢軍遂并虎牢是時虎牢屬晉明帝

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二

九

太寧三年司州陷于趙避石虎諱改虎牢爲武牢帝奕太和四年燕入許割武牢以西賂秦則武牢又爲苻秦地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豫遣王鎮惡大破秦軍是年武牢屬晉不數月劉義真逃歸夏主勃勃而武牢又爲魏地矣宋文帝元嘉七年遣劉劭之伐魏段宏將精騎直指武牢魏北渡去武牢遂爲宋有未幾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到彥之棄走武牢復屬于魏魏主修冉長安高歡入洛陽立清河王世子見善而魏分東西是時武牢屬東魏兩魏既亡武牢以東屬高齊以西屬宇文周隋大業末裴仁基以河南捕使鎮守武牢與蕭懷靜不睦遂以武牢降李密拜上柱國開皇二年以武牢爲汜水縣屬滎陽郡汜水名縣始此唐高祖武德四年于虎牢置鄭州以汜水縣附郭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虎牢屬

宗至德二年郭子儀收復之上元二年又沒於史思明寶應元年僕固懷恩又復之是後史書竟名汜水不言虎牢矣獨元史也先帖木兒起兵襲大慶關陝西軍至黑石渡遂據虎牢名地非名城也按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胡安國曰虎牢鄭地嚴險關于天下茅堂胡氏曰鄭之虎牢三國之祁山西陵濡須皆國之存亡所係者家氏曰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以興失之以亡陸氏曰城虎牢可以安中國左傳許林曰虎牢嚴險邑在鄭之西而楚在其南鄭挾楚以抗中國者賴是仁山金氏曰鄭有虎牢之險爲中原襟喉子王子曰虎牢之險天下所矚目宋太祖曰吾欲西還據山河之勝北嶽志曰洛陽之守在虎牢蓋虎牢者乃萬古要害之地而羣雄逐鹿之區也明太祖命名古峽復立爲關設司授官以守

中州雜俎

卷二

十

險塞誠重之矣乃今關且弛廢而徒指爲成皋一景可笑也

朱梁始升開封府

廣輿記謂開封府戰國魏都此曰大梁秦屬三川郡漢爲陳留郡地東魏曰梁州曰開封後周隋唐曰汴州五代梁都此曰東京宋爲京師金曰南京元曰汴京明爲開封府余讀青箱雜記云梁高祖爲宣武節帥及受禪乃升汴州爲開封府其詔曰興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勳有異庶邦沾慶澤所宜加厚故豐沛著啟祚之美襄鄧有建都之榮用壯鴻基且旌故里則升汴州爲開封府自朱梁時始也

東昏

據蔡中郎東昏庫上里社銘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編鄉及觀

文獻通考即載漢陳留郡凡十七縣而東昏居一別置陽武縣屬陳留郡則東昏即戶牖本秦陳留陽武之鄉而非漢陳留郡陽武也晉陳留郡凡十縣有濟陽而無東昏是曹魏已廢東昏入濟陽矣隋廢陳留郡汴州分其地入梁陽濟陰東萊等郡則濟陽是時屬濟陰郡矣唐復爲曹州領宛句五縣是時又併於宛句屬曹州矣宋置東明咸平二縣開封府領縣十六而東明其一通鑑釋義東明縣今開封之蘭陽是也可見宋之東明即漢之東昏金興仁府三縣皆爲黃河滄廢乃以東明來屬是時東明縣屬興仁府矣金又取東明首鄉蘭陽以爲縣元因之輸墨書載汴梁路凡十縣而蘭陽居一則大名路所轄東明縣實非東明之故城也明立河南布政司改汴梁路仍爲開封府後分隸大梁道而蘭陽亦居

中州雜俎

卷二

十一

十六縣之一焉今因之

期思

期思在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古蔣國春秋爲弦子邑漢英布大夫真赫封期思侯即此陳置邊城郡隋廢郡爲期思縣路史云期思楚下邑梁書天監四年置期思州蔡神云期思之義或取期致民之思歟

老子家於苦

路史老子先世祖仲師昌祖家於苦其曾頌宗康王命之因采焉史記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括地志云苦鄉在亳州穀陽縣界即今亳州真源縣地里志曰苦屬陳史記索隱曰苦本屬陳周敬王四十二年楚惠王滅陳而苦又屬楚後漢書桓帝延熹八

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省之苦縣祠老子晉太康地記云苦縣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秦漢以後皆名苦縣至唐改爲眞源縣綱目天寶十五年張巡爲眞源令會祿山之變哭于元元皇帝廟起兵卽此隋開皇二十九年老子祠枯樹復榮又唐武德四年亳州眞源縣老子祠枯樹生枝葉開元二十九年老子祠九井洞復湧枯樹復榮又宋元豐六年洞霄宮枯槐復生枝葉元以後始名鹿邑又路史老子邑於苦之賴賴古國也瀨陵瀨鄉之名本此左傳周景王七年楚靈王會諸侯于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鄆又欲遷許于賴又路史漢周應爲鄆侯毫之鹿邑漢鄆也又東漢邊韶老子碑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在賴游鄉之東澗水處其陽水經注澗水東逕苦縣故城南又曰老子生于曲澗間郡國志曰中州雜俎 卷一 地理 十一

春秋之相也薛道衡碑繞澗穀之二水對苦相之兩城高祖園垓下亦其地正義曰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在亳州眞源縣東十里與老子廟相接

蔡名義

蔡大龜也太昊氏都陳畫卦於此有龜編甲素質浮于蔡河神著生于東鄆故蔡因以名焉

二宗

郭璞曰嵩維嶽宗穆天子傳曰河者潰之宗羣縣正在二宗之間縣名古今不一

鹿邑今古縣名不一如名苦名相名賴名鄆名鹿鳴爲眞源其最著者也又名穀陽名寧平名武平名安平名仙源名衡眞本志皆

記載不能悉錄
獲嘉取義

漢元鼎六年武帝幸緣氏觀大人跡至左邑桐鄉聞路博德破南越其地立縣名曰聞喜又至汲新中鄉博德遣使獻南越相呂嘉首立縣名曰獲嘉前漢地理志顏注曰獲嘉故汲之新中鄉武帝行過更名也

林慮字義

林縣古名隆慮因隆慮山而爲言也後更名曰林慮雖避帝諱音實不遠考韻書隆本力中切林本黎沉切隆林均屬泥母避諱乎誤音乎未可知也按說文慮訓如以名山實無意義又按說文慮爲小器而慮木飯器慮爲慮慮之誤無疑而顏綸又以爲慮隆慮

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 十三

者謂其山形殆猶天隆豐隆之慮然世代綿邈古今異宜字韻方音遠近殊讀何怪乎隆之爲林或慮或慮或慮之爲慮乎

鄆聚

左傳隱公十一年王取鄆劉杜預曰緱氏西南有鄆聚今偃師西南有南鄆疑卽此

石留

三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石留言土地多石如人之有留結也一曰壤漱而石也或作溜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留之地無所用之又云石田左傳辟諸石田無所用之內黃外黃下黃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琚曰何謂內黃琚曰河南有外黃下

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疑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按五代通鑑李瑋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里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記改小黃爲下黃誤也當從通鑑

梁蔡各有三

梁有南梁大梁少梁汝州梁縣爲南梁開封浚儀縣爲大梁韓城縣爲少梁蔡有新蔡上蔡下蔡汝寧府有新蔡上蔡二縣潁州潁上縣卽下蔡縣

西鄭南鄭新鄭辨

嘗考漢書地里志京兆有西鄭河南有新鄭漢中有南鄭京兆之鄭先儒謂之鄭班固曰周宣王弟威公邑應劭亦曰宣王母弟友

中州雜俎

卷一 雜俎二

十四

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臣瓚曰周穆王以下都於新鄭不得以威封初威公爲司徒王室作亂故謀于史伯而寄帑與賄于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于鄭父之丘是以爲鄭威公無封京兆之文也顏師古曰穆王以下無西鄭之事瓚說非也今按穆天子傳自第四卷以下卷末皆書天子之入于南鄭蓋瓚所謂穆王之所都者是也第五卷有祭父自圃鄭來謁蓋瓚之所謂鄭父之丘者是也理卽校書郎中傳瓚乃公曾鳩所部校穆天子傳官屬也故因取此傳以注漢書然傳稱南鄭瓚稱西鄭未詳其所以異豈近世傳寫之誤耶漢中之鄭爲南鄭不應京兆之鄭復稱南鄭其稱西鄭乃以圃鄭爲東耳西鄭穆王出遊反必入爲豈非以其所都故乎設非王都亦圻內近地也邦

家在置地畿內諸侯當在邦都其內爲縣又其內爲都則西鄭之與鎬京殆可爲公邑而已亦不足以爲國也且是時已有圃鄭矣則不必因威公之子從周東遷乃得鄭名然謂之新鄭又果何耶雖然如瓚之說亦豈全非哉亦汲冢中竹書惟此書及師春行于世餘如紀年瓚語之類已復亡逸

烏爲互舛

石春秋鄭伯克段于鄆趙匡云鄆當作鄆鄆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鄆劉蕡之田于鄆是也傳寫誤爲鄆字杜注曰今潁川鄆陵誤甚矣按從京至鄆非遠又是鄆地段所以有兵衆故曰克若遠走至鄆陵已出境卽無復兵衆何得云克又傳云自鄆出犇共卽自鄆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已南

中州雜俎

卷一 雜俎二

十五

行至鄆陵卽不當犇共也郭知元切韻云帝虎並訛烏爲互舛正指此條

洛隨下三字

漢以火德有天下後漢都洛陽字旁有水以水尅火故就佳改洛爲雒隋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文帝惡之隋本隨字遂去走單書隋字夫文字者致理之本豈以漢隋兩朝不經之忌而可法哉今宜依古文去佳書走又下邑今開封地隋煬帝開河以河水經于下乃賜下字加水今用亦不若從下爲古

城字避諱

中州人呼各縣名有城字者俱去城字止呼上一字如開封之項城襄城鄆城止呼項縣襄縣鄆縣之類心甚疑之又聞東軒筆錄

謂朱梁高祖父名城至今京師呼城外有州東州西州南州北之稱而章城相城胙城等縣但呼章縣相縣胙縣乃知朱梁都汴避國名諱之故

紂城

紂城在臨潁縣西南相傳商紂所築旁有精靈城爲龍妲己之所今有看花臺蓮花池摘星樓遺址蓮花池形似曲尺俗名曲尺河至今菱藕生焉按紂都朝歌即今衛輝意者此其遊觀之城若後之離宮云耳精靈城世傳妲己上爲鬼卒所築以愚觀之妲己中而垂四旁則迹向上矣且二城相連似乎以妲己爲精靈而鬼物之說不足信也

界城

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

十六

鄭有界城一名分國城舊傳伍員圍鄭急鄭伯令國中曰能退軍者分國而治之漁父之子應募行歌軍中曰蘆中人蘆中人員聞大驚問知是千潁津漁父之子自楚亡命時念前人假舟渡江之恩遂還軍鄭因築城以與漁父分國今黃河水東岸雙塚嵯峨卽漁父父子墓也

吳起鵝城

延津沙門鎮迤北有吳起城廣袤七里許東西北門各一座南鎮河無門西門一井尙存以一石覆之其水不可飲其城似鵝形謂之鵝城其井如眼謂之鵝眼其地多石自漢唐以來居民用之不盡每遇曉霧陰霾遠視之恍如城堞樓櫓之狀

不羹城

義庚郎二言楚別城也左傳昭公十一年楚子城不羹章昭林堯與俱有註亳州西地有東不羹襄城縣東有西不羹今地呼爲堯城下臨土魯河門垣舊址猶存

青娥城

鄭城有青娥城在縣西北宋崗側五卜里卽烏重徽曹華敗賊之地世傳以爲商紂爲妲己所築者按臨潁志紂城爲紂遊觀之所旁有精靈城乃因妲己而名其在臨潁尙無的據鄭舊志又載青娥與精靈音近而傳訛耶

燭城

洧川有升城燭城按水經注七里溝水出陳侯亭東南東注屈而南流逕升城東又南離燭城西鄭大夫燭之武邑也俱當在宛陵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

十七

城南

鷹犬城

淇縣東北二十里有鷹犬城紂敗獵之所又有摘星樓一名妲己臺相傳紂與妲己觀朝涉處今新脛河在縣西流入衛河一名太和泉一名陽河也大窪村有酒池爲紂觀牛飲處朝陽山上有飲馬池爲紂飲馬處北海子爲紂遊散處郊臺爲紂郊祀處朝歌爲紂避兵處紂王宮爲紂葬處至如殷故宮及紂王殿朝陽左右遺址尙存亡王之墟不堪過而問也

互鄉

蔡有固牆古城卽古之互鄉也後一觀察諱之改爲潔己鄉

三戶

三戶城在內鄉西南春秋晉執戎蠻子界楚師于三戶卽此陸伯生註廣輿稱范少伯爲南陽太史公序越世家雖未言其井里而三戶城考之路史實爲內之故地且邑之西南爲古順陽郡今有范曄等數墓漢去春秋未遠安知非少伯之裔哉惜邑乘湮沒無考耳

定跨城

齊高歡攻鄆相州刺史劉誕不下乃令士卒夜積土袋于城下爲壇高于城遂擁運作壘城以旌功焉及周破齊曰昔爲敵國今反稽首北面一夕作城名曰定跨

倉忙城

鄆西有倉忙城柘城有懷惱塚可以作對

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一

十八

枋頭城

淇縣南十八里有枋頭城在衛河北卽淇水口也按魏志曹操于淇水口中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因名枋頭晉書桓溫伐慕容暉時慕容垂拒溫大破之遂至枋頭後魏徙汲郡治于枋頭城皆指此也

三城

通典河陽縣北城後魏太和中築齊使潘樂鎮於此又使高永樂守南城以備西魏並今城也其中潭城本東魏所築仍置河陽關郡縣志南城在河陽縣西四面臨河卽孟津之地亦謂之富平津中潭城東魏元象元年築唐至德中史思明來寇李光弼率士馬數萬東守河陽三城賊憚光弼兵威南不出百里西不越畿內陝

州得修戎備關隘無虞皆光弼保河陽之力自乾元後常置重兵至元後置節度爲都城之巨防唐屬河南府置河陽三城使會昌三年置孟州齊傳伏自永橘夜入中潭城方曰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潭。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間秋水泛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潭屹然如故相傳此潭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楞嚴經曰乾爲洲潭濕爲巨海

方城

南陽裕州有方城左傳方城以爲城卽此古本方城以爲城楊用修以爲方卽萬字而後訛爲方不知何據今人隱語以千爲撇以萬爲方蓋俗萬作方故千舉其首而方加以點也劉貞父詩話二王帖中萬多書万余按左傳注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郡縣志在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二

十九

汝州葉縣西南十八里營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荷偃伐楚侵方城之外白起取楚之宛葉林氏曰宛在方城之內葉在方城之外外有方城內有冥阨而宛葉爲之表裏水經注萬城或作方唐勒奏上論曰楚世嗣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然則方之爲萬亦已久矣胡廣襄陽竹山縣亦有方城山春秋庸地楚使盧戡黎侵庸方城卽此

避狼城

述異記幽王時羣臣化爲狼今洛陽有避狼城

玉門

玉門地在成泉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比文王羣里之厄其後漢高帝榮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成泉玉門此一玉門也聖賢

之君兩厄矣董卓舉兵犯關曾詔使神邵之於夕陽亭而晉之亂亦由荀彧教賈充夕陽亭饒席之一言此一夕陽亭也而漢晉兩凶渠相踵惡地固應爾耶

摩兜鞬

鄧城西百里有穀城穀伯綬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勿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絨口銘

郡邑名陰陽

山南爲陽山北爲陰水北爲陽水南爲陰考漢書地理志屬河南者志山之南而稱陽者如河南郡之嵩陽山陽山陽以水行南陽郡之復陽山陽以水行是也水之北而稱陽者如懷州之河陽河南郡之洛陽陳留郡之滎陽潁川郡之潁陽昆陽舞陽汝南郡之育陽涅陽

中州雜俎

卷二

二十

堵陽蔡陽筑陽棘陽比陽朝陽陽湖陽紅陽是也水之南而稱陰者如鄴郡之蕩陰潁川郡之潁陰汝南郡之汝陰陳留郡之河陰是也山之北而稱陰者無之

九舞屬楚

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舞制鄢郢索隱云屬楚之舞也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舞內沛許鄢陵危呂氏云以此考之九舞之地略可見矣方孔子在陳蔡相去蓋不遠也所以有欲居九舞之言按爾雅疏舞有九種曰賦勢于舞方舞曰舞亦舞元舞風舞陽舞謂東舞也楚索所包蓋西南舞

天地中

汝章爲天中有天中山周都潁川陽城謂之地中此周公以土主

測景得之故洛陽爲天下之中此古中國也劉幾史通以荊州爲天地之中頗有論列此今中國也開山海以及羣書皆以崑崙爲天地之中潁川陽城特中國之中耳成光子以中天爲國爲天地之中呂氏春秋曰白人之南建水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皆不可辨矣

地名異音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爲士俗各有別稱者是也今以漢書地理志言之河內之隆慮爲林慮郡下之蕩陰爲湯陰潁川之不羹爲不郎南陽之鄆爲櫟陽爲者陽鄆爲讀汝南之平輿爲平預至于潁川之密爲古崇字汝南之潁張爲於謹反陝州之閿鄉爲扶分反皆不可以不考也

中州雜俎

卷二

二十一

地震極災

漢宣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東四十九郡又嘉靖三十四年山西河南同時地震奏報有名壓死者八十三萬有奇

潼關本衝關

潼關在陝州界潼又音衝通典云本名衝關言河自龍門南向而流衝激華山之東後因關西一里有潼水遂以名關用修以爲本衝關後改爲潼關也

旋門

旋門皇甫嵩傳註曰在汜水之西卽今嶠關之南峽口是也山路紮迴故名東漢都洛陽環置八關曰函谷曰大谷曰廣成曰伊闕曰轅轅曰孟津曰小平津曰旋門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成皋之旋

門廊情詩函塞雲間別旋門霧裏看俱指此

轅轅關

登封西北二十八里有轅轅關道路盤轉車轅相見故名關關十三州志曰轅轅道凡十二曲左傳稱晉欒盪過周王使候出諸轅轅即此

恨這關

信陽平靖關古稱龍虎淮南子曰天下九塞龍虎其一漢書云秦不敢攻龍虎之塞即此一名恨這關以關將軍攻固不克得名又有閭城拖刀鎗板倒井棚刀石堵鎗石皆紀將軍事也

三鷄路即繞角城

元魏西郭羣蠻反斷三鷄路按三鷄在汝州古繞角城春秋繞角中州雜俎卷二地理三

之役是也項城縣爲第一鷄分嶺山爲二鷄汝州爲三鷄也唐詩三鷄水上一歸人郡縣志魯山縣魯陽關水俗爲之三鷄水今鄧汝二州於此分境荆豫逕途斯爲險要張景陽詩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

三關備諸侯

賈誼書曰所爲建武關函谷關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建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關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關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牛馬市

洛陽建春南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中朝時牛馬市利裕康之所

轅市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賈知章曰爲轅市

四通市

後魏立市于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呼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餽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隄伊飭貴於牛羊

市鎮異名

中州市鎮多有異名考之天文天漢之右房心之上背負紫微者曰中市垣中有屠肆市樓及斛斗帛度列肆等外列韓趙東海巴蜀中山等國爲牆垣神農法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其間曰市者謂之疲市周禮天子王后宮中之費悉飲之市至

中州雜俎卷二地理三

二十三

井居五祀之一參四星之中伐星下曰軍井曰玉井著天之象有如此易改邑不改井誠重之也事物紀原云歷代未聞置鎮後周武帝始置之隋因之唐分上中下三等宋制民聚不成縣而有稅課者謂之鎮韻會曰店停物舍也古今注店置也所以居奇鬻物也有曰村曰集者言乎其聚落曰寨曰堡者言乎其藩衛曰坡曰岡曰壩者言乎其土丘之形勢曰屯曰營曰所者言乎其因仍之建置雖命名不一其義與他方有相通者至閩懷志有村莊之名作者如河內之蘇家作廣里作宜家作武家作南作西萬作溫縣之上作曰狗作郭家作修武之李貴作馬家作焦家作姚家作武陟之李秋作賈作盧阿作小馬作之類其義不可解想取聚作之意或此地有作坊作場如南方所云也

鄉都里社

按文王在岐周以平土之法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此制里之始周里宰每里下土一人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歛其財賦此里有長之始後魏文帝納給事李冲之說遂立三長五家一隣長五隣一里長五里一黨長此里長有名之始周禮制鄉與里數相懸汴民在內曰坊在外曰鄉與夫曰里曰都曰保曰社名義未嘗不合要在里長得人則民不受害明初鄉都創立民安里社近歲版籍初定而民有流移則地荒徭重未有以安其居也

中州雜俎

卷二 雜考二

二十四

戶氏

戶氏在偃師縣西十里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子朝之師于戶氏冬十月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戶召伯逆王于戶卽此一名戶鄉漢書田橫自殺處玉海載戶鄉亭水經注今戶鄉澤野負原夾郭多墳隴焉卽陸士衡冥會王輔嗣處也一名新寨唐李密屯兵處今爲鋪

戶匾鄉

史記索隱云秦時戶匾鄉漢以爲東昏縣中郎銘東昏庫上里爲古陽武戶匾鄉則秦皇實改戶匾爲東昏也宋之東明卽東昏故城名更而實未嘗變也儀封縣志金正大九年徙東明縣西南二十里通安鄉爲縣名曰儀封則儀封之非儀城而東明之非東

昏亦可見矣

巾車鄉

父城在寶豐縣漢光武獲馮異于父城之中車鄉卽此後異從光武征討與諸將論功異獨屏樹下號大樹將軍今異與賈復墓俱在寶豐

東里岡

東里岡在洧川朱曲鎮東高二十餘仞南北長五六里其中斷處對峙如壁竦立嵒削如屏如障中有坦途東通尉汴宋朱弁游寓曲洧曾家其旁靖康時弁使金不屈金人重之名其故居爲朱家曲立東鎮爲其地卽鄭之東里子產舊居也鄧析亦家于此朱弁著曲洧舊聞有云予在東里山中人歲以刺楸餉故知此地爲東中州雜俎

卷二 雜考二

二十五

里岡因得名

東里考

列子曰鄭之圖澤多賢東里多材圖澤之役有百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宋朱少張遊寓曲洧之朱家曲自云予在東里則東里在鄭之東鄭無疑矣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墮其城杜預註云南里鄭邑以此推之則東里鄭邑也距鄭六十里不亦宜乎

潘里蘭岡

開封府宋門外繁臺寺幡竿夾石刻云大宋開封府東明縣蘭陽鄉社頭某等施是蘭陽之名宋已有之父老相傳蘭香草地方稀少此地繁滋芬芳襲人時以爲瑞取之名鄉不知起于何時按宋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楊侃皇畿賦云若乃南際潘里北指蘭岡樹新祠于二碑易美號于兩鄉因東封之行幸咸瑞應于一方今蘭陽西南有潘岡鋪乃宋潘仁美宅蘭陽雖坐潘岡東北實襲東昏下地產蘭易號吾固諒其爲此時也

陰陽非蕩陰

湯陰舊志載諸葛武侯梁父吟以中有遙望蕩陰里之句故士呂社之三士塚亦因此詩而附會之按樂府解題作追望陰陽里水經注青州有陰陽里疑傳寫之誤也

高陽里

漢書荀氏舊居名西豪里預陰范康改曰高陽以荀氏八子比高陽才子八人故名許志云里在州城內夫既係預令表章自當在中州雜俎卷一

豫文獻通考又謂在長社無據

一十六

桑林

桑林在汜水縣東二十二里又名乾桑原乃帝堯使羿擒封禪之地淮南子曰帝使羿斷修蛇于洞庭擒封禪于桑林註曰桑林在虞舜之間今成皋也紀功序曰封禪之林倒戈斯在此之謂也湯伐桀後大旱七年大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乃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大雨歲登遂作桑林之樂今汜水東有湯王溝溝中有禱雨廟又項王焚紀信取桑林柴燼之皆指此也鞏縣亦有桑林社亦載成湯禱雨白雲山起黑雲雨數千里歲大稔因改白雲山爲黑雲山鞏祀交界其隄同也汭川又別有桑林乃穆天子庚午飲于汭上遭祭父

如鄒鄭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是也又張儀說韓王曰秦下甲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鴻臺在汭川城外去桑林不二里此桑林其名適同實非湯禱雨之所也至于衡詩所稱則我乎桑中則在淇衛之間去西亳更遠非此桑林明矣又孟縣志湯王廟碑又以爲懷之西北有山曰大浙者即古桑林地故土俗相因事湯王惟讀尤爲外謬中州湯王廟所在有之豈皆有桑林者耶

傳嚴不在平陸

傳嚴在汜水縣西十里孫村之南乃商相傳說案版處今爲傳嚴保史記諸書皆曰在虞舜之間後世溺假道于虞以伐桀之語皆疑在山西平陸蓋謂平陸之邑南隣號北隣虞也及考穆天子傳

中州雜俎卷一

一十七

桀虎東虞武王封號叔子制爲東號今號在邑東十里而虞即邑西之虎牢也又淮南子註桑林在虞號之間謂成皋也則傳嚴在成皋甚的矣况毫在假師此爲近畿孔道所以有胥靡之築古有商賢祠今爲傳嚴保非無因而附會之也

岸門

史記韓宣惠王十九年秦使穰里子疾來侵犀首公孫衍戰于岸門敗績史鑑俱云岸門止車而休即此

洧盤

洧盤在汭川城外離騷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髮于洧盤逸注云窮石弱水出處洧盤水名出崑崙山大謬按處妃洛神也窮石有窮后羿所居者在今禹州左

絳城 縣今 密邑 縣今 垣雍 縣今 安陵 縣今 絳陽 縣今 南國 縣今

韓

絳城 縣今 平陰 縣今 緱氏 縣今 成皋 縣今 虎牢 縣今 宛樓 縣今

谷 今 陘山 縣今 三川 縣今 伊闕 縣今 京

索 今 少曲 縣今 野王 縣今 皮牢 縣今 弘農 縣今

楚

鄧林 縣今 方城 縣今 州來 縣今

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二

三十二

中州雜俎卷三

三僂外史注 份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地理三

山陵

谷林山

谷林山在杞縣西宋楊侃皇畿賦云縣之西郊山曰谷林其或花迎野望煙禁春深移市竟日傾城賞心又云朱櫻宜於谷林今其山圯矣

牟山

中牟縣北五里有牟山高丈餘長數十里有牟山廟按史記正義相州湯陰縣西有牟山蓋趙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一統志載

中州雜俎 卷三 地理三

河南中牟亦有牟山在縣北邑之得名或以此

九山

陽翟記曰九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水經注仲長子云昔有上人身遊九山之上施心不拘之鄉卽此山也山陰有九山廟碑晉永康二年立文曰九山府君者太華元子之稱也見太平御覽

大隗

山海經次七敏山之東三十里大隗山注繁陽密縣之大隗山卽具茨大隗眞人居之蓋設于無垓垓之宇而簡教太清者故荒古之初有大隗氏帝王耶眞人耶吾烏乎知之漆園吏復言具茨兒大隗氏七聖共迷襄野夫黃帝都軒轅丘去大隗才十里餘何爲南駕取迷當日兵師爲衛僅七聖乎而須牧馬童問途耶如果不

爽則大隗久居前代黃帝安得起祖落而見之固知南華寓言亦
眞人號所昉也今大隗亭亭表正奠新鄭坤方第突秀凌空椒
耳東不數十里脈隱突密大隗嶺左盼蒼蒼攢人眉睫昔置軍鎮
于其陰遂肇嘉名自嶺升椒鮮不由麓從興降寺東南取徑曰紅
石崖曰土崙溝坡峻蜿蜒皆麓則皆隗皆隗則皆密隗實巨之密
實襟之安得但指仙的爲隗而隗阜介丘駢駢欲束者非密封乎
新鄭人以風后頂名椒然則大隗眞人外風后又富居之今禹密
間指某大隗某茨皆謬

敖山

蔡澤有敖山在廣武三皇二山之間詩搏獸于敖是也晉師教鄭
在敖鄩之間呂東萊曰士季設七伏于敖前是山也平野可以屯
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三

兵醫書可以設伏

大伾不在黎陽

大伾山在汜水城西一里卽大禹導河處古雋攷略伾音批與伾
同又作某其山有大澗九曲又名九曲山亦名慈山蓋歷朝命名
不一也禹貢紀導河曰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卽此說者謂黎陽亦
有大伾一統志亦云在濬縣東二里似有所據矣及觀西瀆大河
志註曰大伾在今汜水縣卽故成皋也晉書地道志曰濟自大伾
入河戴延之西征記亦曰濟自大伾入河晉張協登北邙山賦曰
前隴狼山却窺大伾唐紀功序曰竭汜水之洪流視伾山之崇塔
攷之往諸格諸典籍如出一口而黎陽之山胡爲乎名耶禹貢註
曰山一成謂之伾一統志載黎陽之山高四十丈則不止一成也

且黃河故道在開封等處不經濬縣何以云至說此其山在汜不
在黎陽明矣

首陽山

首陽山在偃師城西北二十五里邨山之最高者日出先照故名
商伯夷叔齊叩馬諫武王後隱此詩曰采芣采芣首陽之巔按河
南志言首陽者五處賈逵以爲在蒲坂實非豫土也夷齊墓亦在
蒲州雷首山傳在偃師亦誤

首陽山辨

首陽山按一統志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商伯夷叔齊隱此又
按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有首陽山莊子又稱夷齊西至岐陽
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適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爲苟
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三

存與其仕周以望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身

子北至于首陽
之山遂饑餓而死其詩登彼西山西山卽岐陽之西首陽山也曹
大家注幽通賦又云在隴西及考山西通志首陽山在蒲州南四
十五里一名雷首又名方山夷齊隱居之地墓祠俱存又和順縣
南四十里亦有山名首陽史記伯夷傳馬融注首陽在河東蒲坂
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唐風采芣采芣首陽之巔孔安國曰首陽在
蒲坂南也禹貢雷首在河東郡予按首陽傳記所見凡六所各有
案據先後不詳今觀唐風禹貢山西志俱與史合仍以蒲南爲是
王楙野客叢書引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
以爲當在洛陽恐未足爲據

鐘屏山

呂洞賓常降宜陽錦屏山作徘徊詩云時當海晏河清日白鹿閑
騎下翠臺本爲均平川裏去不妨卻到錦屏來再過錦屏詩云牛
空豁然電雨收洗出一片瀟湘秋長虹倒掛碧天外白雲走上青
山頭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斜倚樓道人醉臥岩山下不管
人間萬事愁其山危削如壁屏幃如屏每晚秋間黃花紅葉相間
如數幅雲錦倒掛大半唐武后則天嘗遊幸于此因題名爲錦屏
山明參政陸淵之詩云萬壑蒼蒼凌紫微錦屏幃似翠屏嘉也知
武后題名意只在春風數點花

爛柯山

新安有爛柯山翠巒秀錯佳木繁翳有清溪洩于山峽之間其石
如爛木取石塊剖開內有樹葉痕巖下有數洞內一洞深邃莫測
中州雜俎 卷三 雜錄三

四

卽樵子王喬遇仙弈碁處名王樵洞案爛柯山實在衢州石梁仙
跡俱存恐在新安者不的

萬歲峯

漢武帝元封元年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峯下聞呼萬歲者三因
名萬歲峯乃于其地建萬歲亭萬歲觀

嵩高考

嵩高山本名外方始見於禹貢註謂外方豫州山也地志潁川郡
密高縣有密高山密卽古崇字古又以爲外方在今登封縣也鄭
玄毛詩譜云外方卽嵩也釋名云山大而高曰嵩爾雅云嵩高爲
中嶽又云禹所名也白虎通德論云中岳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
嵩高風俗通義云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嵩亦作崧詩云崧高維

嶽峻極于天嶽四嶽也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山高者自名
崧非指中嶽也嵩崧雖通用若稱中嶽則从嵩不从崧又名崇山
國語云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章昭註云夏都陽城崇高所近
崇嵩古字通用甯高縣卽嵩高縣也漢書武帝登中嶽閉呼萬歲
者三詔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命曰密高後漢靈帝時仍改甯
高爲嵩高唐武后證聖元年下制號嵩高爲神嶽西征記云東謂
太室西謂少室嵩高其總名也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傍眺
嵩丘傅亮謂二室之外別有嵩丘固未可言昔人謂太室曰嵩山
而少室則仍其本稱故詩文往往有嵩少之語郭璞註山海經于
太室則曰卽中嶽嵩山于少室則否是專以太室爲嵩山明矣今
二室俱在登封境內

中州雜俎

卷三

雜錄三

五

少室考

少室在登封西一名季室見山海經註郡國志云少室一名負黍
山有負黍城在其南故因山以名城蓋敬通賦云遇許由于負黍
卽此也關中記云少室山有十八疊輿地志云少室從東角上四
十里得下定思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
自此而出下有石室亦稱此山爲御營金宣宗曾置御營于少室
山上因有此名唐人作石淙序有少室若蓮之句至今遠近亦稱
少室爲九頂蓮花營宋人謂之冠子山見謝希深寄梅殷丞書

大小劉山

鄭縣有大劉山小劉山大劉爲漢高帝略地嘗獵于此小劉爲漢
光武駐兵之地

盤谷

濟源北二十里有盤谷唐李愿隱居于此韓昌黎以序送之是谷遂顯名于世按韻書盤谷通用蓋山石之安固者荀子曰國安于磐石漢文帝紀盤石之安是已韓謂環兩山之間曰盤又曰隱者之所盤旋余遊其地見諸峯拳拳插起此獨平穩則知以安固解之爲是但今人信寺而不信山遊盤谷者止從荒寺一蕪香芻土石沒芳草中絕無佳處疑應當日不應居此及披其而上約三里許絕壁環映蔚然深秀中可以廬始知願所居者必在是也然如文公所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娛採下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則此地並無泉水止有一勾出石罅中亦無可娛此又不可解也且所謂盤谷者又何在乎山以文傳山何幸矣

中州雜俎

卷三

地理三

六

第一洞天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是也以其山形似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狀如屋又曰山空其中列仙宅之其內廣闊如王者之宮也按龜山白玉上經贊茅君內傳皆云大天內有元中洞三十六第一曰王屋洞周迴萬里名清虛小有之天杜甫詩憶昔北尋小有洞卽此山也其絕頂曰天壇嘗有雲氣覆之輪囷紛郁雷雨在下飛鳥視其背相傳自古仙靈朝會之所世人謂之西頂蓋與南武當東泰山鼎峙云山上有陽臺宮靈陽臺白雲道院八仙嶺仙猶洞不老泉煙蘿子祠洗參井紫微宮朝真門天王殿三清殿通明殿望仙坡憩息亭軒轅養丹池仰天池搜龍嶺十八盤躡雲嶠雷神洞鎮山獅石登仙石避秦溝紫金殿

三官洞太昊洞仙人橋黃帝御愛松乾剛殿換衣亭玉皇殿清風臺明月臺三石康熙觀軒轅廟眞君祠三級瑤臺日精峯月華峯捨身崖至心石老子煉丹池老子祠王母洞太極池黑龍洞太乙池

天燈

王屋天壇上時放天燈視之有遠火如流星下上明滅杳無定跡俗云此王母燈也又天壇于春秋日初出時忽移縣東平地山青松柏宮觀樓閣清翠如畫毫髮不爽眞靈異也余按聖燈名山之大者往往有之如吉安中華山玉眞觀時見神燈點點浮空而下四川蓬州有山燈初見不過三四點漸至數十人呼爲聖燈眉州彭山縣峴山天柱峯夜見五色神燈不知其數雅州瓦屋山峯

中州雜俎

卷三

地理三

七

頂常現辟支普賢相夜有神燈巉巖峭山聖燈每月明之夕數十百如亂點撲之皆木葉也廣德金牛嶺洞外常現神燈南嶽金精峯卽神禹得書處峯下有聖燈靈光炯炯動搖如秉燭狀華山白羊峯洞室空處每逢時節卽有神燈出現咸寧縣南金燈山有善暉禪師塔每月夜有光如燈至曉始滅又咸寧有聖燈山蘭州有天山觀匡廬有神燈嚴明州有童山高麗有太白山皆有燈光蓋山之精英發爲光怪不足異也世人多歸佛氏之神感矣大抵石韞玉則氣如白虹石有丹砂則光如紅霞夫一珠之大者光猶照乘況名山大川寶藏所興寧無光饒乎世人好奇逐目之爲天燈聖燈神燈爾至於天壇移置平地是影也頃刻幻化亦如海中蜃樓可望而不可卽也

方城山

方城山在裕州東北四十里左傳楚屈完對齊桓公曰方城以爲城卽此昔隋改方城縣蓋取山爲名也

石柱山

石柱山在桐柏縣西百里許石筍如柱高數尋有鐵鑲相傳禹導淮繫蓬舟於此有大禹繫舟處五字

清風嶺

像制令碑在清風嶺宋元祐八年中尉立上刻令曰少避老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

天中山

世稱豫州天中山意其高大爲城中巨鎮按此山在汝陽城北三

中州雜俎

卷三

八

里一名天臺山上土下石高丈許直培塿耳然豫爲九州之中汝又豫州之中其名不虛也禹曆丁酉夏至日邑令岳和聲率長老文學樹泉測影適符土圭始驗其實

律管山

永寧縣南金門山一名管律山其山產竹可爲律管黃帝時命伶倫取之以造律呂

崆峒山白犬

崆峒山在汝州卽黃帝問道于廣成處也上有丹竈觀觀內登仙石廣成足跡尙存洞中有白犬往往外遊

同盟山

獲嘉有同盟山武王伐紂與諸侯同盟于此遂名上有武王廟前

有太公校閱臺山之右有武王飲馬池

黃華山

林慮黃華山野老云每秋晚黃華滿谷故名元人詩曰黃華壺龍知名寺荆浩關同得意山卽此地也山有通仙谷桃花溪覺仁院獅子峯漏天巖石闕蒲泉蒲畦澄潭神困山爭秀峰難測洪碧玉溪試劍石靈巖通仙路避暑宮抱螺峰三聖洞慈明院王母臺王母池鏡池碧陰溪樂平倉基紫玉巖插天峰園師巖巖耳峰雙肚梯飛雪巖玉女峰玉女洞鳳尾峰公主關寶古亭龍鬚泉龍口泉白玉溪浮屠峰一名石屏峰仙人樓進珠簾桃花巖摩雲峰玉女樓連屏峰

天平山

中州雜俎

卷三

九

林慮天平山自黃華山麓迤邐登陟深澗峻嶺泉石傾歎林木映帶勢雄而景秀西山之盛其最著也山有環翠亭桃源店呂谷呂公廟步虛壇倚空石金翅亭照碧池釣臺長者崖朝元臺水軒醉仙星獻花崖層雲壁斷金橋將軍山逼雪泉十八盤路紫砂經甘露泉環翠亭草場纏繞豬鬚風門路流砂嶺倚屏峯碧霄峯烟霞峯連雲峯朝陽峯羅漢峯誨德峯仙居峯倚雲峯屏牆峯仙人巖石竇泉歸雲洞天柱峯奪秀峯秀士壁兩簷閣居士壁羅漢石玉柱峯天漢橋明教禪院松徑門諸聖塔風雲谷忘歸橋清涼嚴漱玉泉舞獸石長老庵毗盧溪白龍潭九曲灘候樵徑支離度巖玉虹巖五鳳巖凹凸庵忘歸亭甌川臺通頂峯琴臺鑑泉燒藥巖望京臺寶公庵馭風壇通聖橋白龍堂金線泉觀音巖休亭亭珠

簾玩珠亭柳公溪道人龜飛蓋嚴羽衣軒炭場東柏梯石梯子好地蒙簾子巖迎仙橋燒香亭蒼龍洞雙峯閣菩薩洞冷風門

倚空石倒流水

林慮山有倚空石以百萬鈞嵯峨之石下止鋒刃孤峻嵌閣其上千古不爲少仄又有倒流水在黃華谷口深溪冷冷渠引旁上漸流漸高過層崗而東去

太行之行不音杭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行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異記太行首始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陲崔伯陽賦山賦上正極星下開冀方起而名丘妥爲平岡魏平甚尊其名太行蓋趁韻之誤耳此升庵所說

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三

十

嵩山石銘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嘗刻石爲記藏於嵩山之上唐上元初有洛川鄒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讀略曰木子當天下蓋言唐氏受命也又曰止戈龍蓋言天后臨朝止戈爲武天后也又曰李代代不移宗蓋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又曰中鼎顯眞容蓋顯實中宗之廟諱眞爲睿聖之徽諡又曰基千萬歲蓋言明皇名基其曆數久長也

嵩岑

元魏裴聚傳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魏帝詔之曰栖素雲根餌芝清醪

廣成化城

汝州臨汝縣廣成城有小山曰嵯峨若三春九秋天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崑起須臾粉堞青臺彌亘數里樓殿繚繞草木煥爛敷息中霧勢漫散不復見矣俗名廣成化城

太行表地勢

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山西者皆指太行太行在漢屬河內郡野王山陽之間在今屬懷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焉

僞作石文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聖母臨水永昌帝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將石鑿作字以紫石末和藥嵌之後並州文

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三

十一

水縣于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文水爲武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後知其僞不復採用乃止

雲巖洞

密邑東四十里一山突起水四環之高下巖洞大小十餘而號雲巖者稍深廣可容數十人懸蘿垂柏巖復坦然高敞可廬是黃帝問道風后併講武處也獨孤及八陣圖碑在焉然非唐僞物黃帝風后無一像以祀而三清等錯雜據之黃冠更潤穢其中觀者浩歎此巖自頂至踵皆玲瓏瑣瑣碎之乃樸葉屑疊堅凝成石惟色近黃緒不瑩爲憾耳其後水流峽中樹出石罅琴尾摩展良助幽致無如道俗疊頑非標枝野鹿之鄰

張良洞

蘭陽白雲山下有黃風洞一名張良洞相傳張良從赤松子遊辟穀于此後人遂名又禹州東門潁水之崖亦有張良洞云是子房棲真之地一名存真洞蓋借美名賢未必子房當日果居斯二洞也

硃砂洞

寶豐縣香山前有硃砂洞相傳昔有絳衣女子入此洞追尋不見掘之得硃砂一窖

八回九凸

林慮太平山凹凸庵在萬松亭東南崑閭溪上北對先師巖從潞遊息處也嘗有僧問從潞曰如何是太平山答曰八回九凸宋元祐乙巳張商英命錢景允建此庵按凹凸字甚古東方朔神異經

中州雜俎

卷二

十一

云大荒石湖千里無凹凸平滿無高下畫記云一乘寺一名凹凸寺江淹青苔賦云悲凹險兮惟流水而馳驚又登縣有回回凹元人牧馬之地

陸渾山

陸渾山在嵩縣一名方山左傳晉邊陸渾之戎卽此漢末高士胡招隱此又元紫芝之愛陸渾佳山水居焉

荆山

虢州湖城縣有覆釜山一名荆山寶字記荆山在鼎湖縣南出美玉卽黃帝鑄鼎之所一統志荆山在陝州閿鄉縣南二十五里李商隱有荆山詩楊僕移關三百里可能全是爲荆山是也一統收此詩入富平荆山非是又鳳陽府懷遠縣亦有荆山卽下和宋玉

處旁有抱環巖

嵩山諸

唐高宗欲封禪屢草儀注有事不行及至山下遘疾還宮而崩測霧中有謠云嵩山凡幾層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三度徵兵馬旁道打臘騰

石佛

淇縣朝陽山有石洞四面崖壁深邃開闢間萊陽鄭元伯鐫佛四萬八千軀其洞曰佛洞

棄瓢巖

許由隱箕穎間以手掬水飲之人遺一瓢飲訖挂木上風吹懸歷有聲由以爲煩棄之巖下遂名棄瓢巖洗耳泉在其西

中州雜俎

卷二

十三

軒轅避暑洞

新鄭有軒轅丘黃帝生於此古有饒氏之墟也大隗山畔有黃帝避暑洞御花園今石垣略存

晉丘

晉丘一名清丘又名元池昔簡狄浴于晉丘之水元鳥遺卵吞之遂生契卽此

太丘

太丘在虞城東五里按班固云周顯王四十二年宋有太丘社亡師古曰爾雅云左陵太丘謂丘左有陵者其名太丘也郭璞云宋有泰丘蓋以丘名此地也爾雅曰左澤定丘右陵泰丘釋云宋有太丘社亡見史記雖左右之異太丘在右當以爾雅爲正

紅土岡

新鄉縣東紅土岡或傳血流漂杵也明盧大謨詩千年藏怨九泉中漂杵流丹土色同衡水餘波流不盡一番雨過一番紅

灰岡

灰岡在汜水縣東二十七里一岡微起掘下數十尺皆黑色灰土相傳項王焚紀信取桑林柴置信于上烈燄燒殺其餘燼至今尚在嗚呼信以一炬留炎漢四百曆且不與封功之典又何有于焚所也其爲溷沒宜哉

愁思岡

安陽縣有愁思岡魏文帝遷土庶人於洛陽登岡望鄴中莫不愁思隋文帝改曰崇義岡俗曰望喜岡

中州雜俎

卷二 風俗三

十四

玉陽

通志東玉陽山在懷慶濟原縣西三十里唐睿宗女玉真公主修道於此有西玉陽山亦其棲息之所張籍送胡鍊師歸王屋山詩玉陽峯下學長生義山憶昔行四騎學仙玉陽東

皇天原

唐明皇時有白髮黃冠過園縣之董社原謂郭元崇曰我是太上老君汝帝元祖也因更名皇天原

北谷原

宋武帝軍至雒陽劉采真湛隨行偶夜至新安北谷原主人衆少年欲攻之主人姬止翁不聽姬醉翁以酒縛之少年乃散啟母化石

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啓母

石郡志載淮子云啓母望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轅轅山謂望山氏曰欲餉開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望山來見禹乃化熊慚之

去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蓋此石是何其誕也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爲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其勤久矣不假望山之餉而後食而望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餉之禹若化爲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而獨避其所配耶一世之人何不見而望山獨見之而慚耶望山愧禹之化熊而不自慚于化石耶蓋好事者承訛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啓母墓者漢書注啓母墓在陽城卽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爲啓母則此墓又何爲者耶

中州雜俎

卷二 地理三

十五

牛氏石

牛僧孺開成初留守東都治第洛陽多置嘉石其僚吏鎮守江湖者乃獻瑰納奇僧孺以甲乙內丁品之以太湖爲最羅浮天竺之屬次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

玉鏡玉華

太室玉鏡峯上常現瑞光晶彩如玉少室玉華峯山有寶玉氣遠望光彩隱隱

靈山嘯音

榮陽縣靈山往往聞長嘯聲鸞鳳之音不知何以發於此而蘇門反寂爾也

搗帛石

嵩山上玉女搗石立砵前一日中夜常聞杵聲

白玉膏

少室山上有白玉膏一服卽仙見河圖玉版

黃河龍涎

洛中洞穴有人誤墮其中行數里覺所踐如塵聞米香卽裹以爲糧歸以問張華華曰如塵者是黃河龍涎

神鉦

齊叔武王高歡薨東魏大將軍高澄虛葬之於漳水西潛鑿武安縣南鼓山石窺佛頂之旁爲穴納柩而葬之殺其羣匠不使人知及齊亡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鼓山一名淦山二石如鼓叩之有聲如鉦故名曰神鉦此石鼓鳴則兵起高齊之末常鳴而中州雜俎卷二 地部三

十六

齊遂滅隋末鼓鳴數百里而隋亡

玉壁

劉宋時冀州沙門法稱將死語弟子普嚴曰嵩高神告我云江東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餅與將軍爲信卜世之數也普義熙十三年於嵩高廟石壇下得玉壁三十二枚黃金一餅符彩潤澤河南太守毛修之以靈祿降瑞送諸神府

卵石

常侍崔元亮在洛中嘗間步涉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執之行一里劃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中州雜俎卷四

三假外史注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地理四

川澤

沙海

沙海在祥符西北十二里九域志有沙海孟浩然和張三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風吹沙海雪來作柳園春正是築地事按戰國策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顏率說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于沙海之上爲日久矣蓋爲此也隋文帝疏鑿舊跡引汴水習舟師平陳後立碑其側以紀功今累經河淤莫詳其處

狼淵

中州雜俎卷四 地部四

狼淵今繁城是左傳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杜預注潁陰縣西有狼淵卽狼淵陂一名曲蘂

濁澤

史記齊田和與衛侯侯楚悼王魏文侯會于濁澤求爲諸侯通鑑辨誤引水經註曰皇陂水出狐城西北狐城卽潁陰狐人亭皇陂濁澤也又晉趙王倫篡位離狐人王盛與潁陰人處穆起兵濁澤討倫亦此地

滴瀝泉

滴瀝泉在密縣東五里天僊廟白松前石棚下棚兩席許厚二尺餘皆碎石黏聚水從罅中下滴味特甘冽頗近惠泉水經注曰洧水又東會滴瀝泉水出深谿之側泉流丈餘懸水散注故世人以

滴遞稱南流入涿水也按道元作注旁據曲引籍以標水使陵谷可尋此泉去天德白松三十武耳道元略不及何說以斯知白松晚出鄭後魏人猶未及見也彼俗傳黃帝三神女所化殊爲誕妄

沙音蔡

凡許鄭諸水悉會設斗門以爲節人沙河鄭陵志以爲卽古蔡河也按水經注沙音蔡說文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從水從少水少沙見然則今所謂沙豈古之所謂蔡耶

圖田考

穆天子傳云天子里圖田之路東至於房西至於丘南至於桑野北盡經林東虞曰兔臺西虞曰樸丘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又周

中州雜俎 卷四 地理四

一

宣王中興修蒐狩之典以講武事乃獵於圖田澤作車攻之雅水經注云圖田澤在中牟縣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百許里漢書引周禮職方氏所掌云豫州數曰圖田顏師古注曰圖田在中牟今按洧川抵中牟不百里自洧川以北直抵中牟之西東連尉氏西接新鄭周迴三百餘里有沙圃二十餘道上下波澤七十餘處各有名目不可殫紀其澤阜之間積沙彌望灌莽極目爲狐兔之窟數此正圖田所在古今畋獵之區也穆天子傳以爲南至桑野水經注以爲南北二百餘里極得其詳而後人弗究以爲在中牟西河南通志遂謂在中牟西北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爲澤者八爲陂者三十有六亦小之乎其爲圖田矣又名圖章詩車攻云東有圖章言行狩是也又

名數爾雅十數鄭有圖田穆天子傳云戊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畋于數鄭風云叔在數火烈俱舉是已又名崔符之澤左傳云盜取人于崔符之澤是已穆天子傳謂之深籠崔卽崔字又名圖澤列子云鄭之圖澤多賢是已今洧川中牟尉氏各有其半中牟什之四洧川尉氏各什之三

漳水

濁漳源出發鳩山清漳源出南少山沈存中謂凡二水合流而有文者皆名漳鄭道元以濁漳爲衡水以清漳東南流而濁漳衡入之也

淇澳考

淇水在淇縣東二十里許爲南北巨河土人因其出于太行遂名

中州雜俎 卷四 地理四

三

爲山河因其多石不能通舟楫又名爲石河今乃以北思德河爲淇水非也思德河細流何足以當之按詩懿彼泉水亦流于淇又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夫泉百泉也卽衡河也與淇會于薛村口一統志云淇發源于林慮縣卽今之林縣有臨淇集北浮山廟有古碑云西接太行東連淇水淇衡相合之許至今謂之淇門鑿據經考傳徵文驗地皆鑿鑿可據蒲州張令移思德河之碑于高村城之東河之北更題曰淇澳此得其實矣

百泉爲諸泉冠

百泉自蘇門山麓遍湧石竇中及平地仰出衆泉若珠樹匯爲巨陂方廣數頃漚涵澄澈淨無滓澱魚蝦歷歷可數薇符交橫鴈鷺翔泳朝暉晚霞水光掩映景尤殊絕觀者竟日每不知疲泉上有

靈源湧金噴玉縷翠洗心放魚諸亭誠中土之奇觀也然輝邑之泉多可娛目有不止于百泉者即如蓮花泉突出平壤細泉錯錯僅如蟹目翻沙而湧狀若蓮花條見條沒水色澄瑩稱爲小百泉其名不誣又有萬泉卓水泉七賢泉皆從平地仰湧竹木掩護可釣可遊爲昔人棲隱之地亦足爲百泉支子至若金沙銀沙二泉俱在白雲寺內深濶可聽風門山下寶泉自石竇倒流雖瀑驚飛雨不過婢侍泉源而已

枋口

河內五龍口即古枋口枋之義從木司馬孚爲魏野王典農郎始瑩石爲門然水勢乘高注下石門易崩渠旋淤塞唐貞元二年李元淳刺懷州開渠七十餘里史又稱溫造爲河陽節度使太和五

中州雜記 卷四 地理四

四

年浚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厥後屢滯屢淤至明弘治間張志請置閘萬曆十四年河內令黃中色重濬二十八年河內令袁應泰鑿山穿洞懸閘于兩崖間啓閘受水閉閘障水永無崩塞之患浸灌河濟孟溫武五邑民田日廣濟河民食其惠肖公像于石祠祀之扁曰功不在禹下濟源令史記言因之鑿其下曰永利河又次利人河又次豐稔河亦具神工

太乙池

太乙池在王屋山濟水發源處也世傳析城之山升白氣于天落五斗峯化爲濕雲白石竇中滴水降太乙池

菊潭

菊潭源出浙谷東石洞山其水重于諸水傍生甘菊水極甘馨飲之多壽李貴號菊潭主人即此杜士俊爲建上中下三壽洞于上孟浩然有尋菊潭主人詩

甘谷水

菊花水出南陽鄆縣北潭傍悉芳菊水爲菊味盛弘之荊州記云鄆縣菊水太尉胡廣久患風濕常汲飲此水後疾遂瘳此菊甘美廣後收其實播之京師處處傳植抱朴子曰南陽鄆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居民皆不穿井悉飲甘谷水無不壽考其中年七十八十者爲天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鄆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思

中州雜記 卷四 地理四

五

痺風及眩冒皆得愈

孝水辨

西去河南三十里有小河自南而北曰孝水水右以居成衆曰孝水店路隅封石屹峙刻曰孝子王祥碑碑陰有記並詩缺裂不可讀至正三年河南憲副崔公易石大書晉太保孝子王祥之碑按山海經十道志西京道里記諸書所載平逢山之西廂山一名大穴山遼隨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有父母祠按王祥家臨沂篤孝純至隱居三十餘年纔應魏徐州刺史呂虔辟爲別駕累遷太常晉革命仕至太保其入洛之初則已宦達剖冰求魚之事恐在鄉里時所行者又公之子芬將死遺言留葬京邑而公尙無恙編維此水上苟非公家之埜域疑即公之別墅也

或時君寢旌士人懷嚮更其名曰孝水如宋文帝改郭世通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楊達改李德懿所居村爲孝敬鄉邑號許牧居爲孝順里者歟史雖闕書想當然矣且潘岳與公常同處嘗武朝及作西征賦已有曰深孝水而濯纓而嘉美之在茲又何疑焉

鑿龍門辨

或問司馬溫公禹鑿龍門闢伊闕有歟曰龍門伊闕天所爲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闢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皇女湯

魯山縣溫泉有三舊名皇女湯商后尚浴其處載水經其下泉水

中州雜俎

卷四

六

熱如沸中泉水平溫上泉水微溫俗呼爲上中下湯距縣六十里居民引爲沐浴池能愈瘡痍宿疾

灌龍淵

鴻隙湖在蔡之華陂鎮西漢翟方進罷陂坊民苦之有壞陂誰懼子威之諸方進自夢上天帝怒曰何故敗我灌龍淵

龍塘

龍塘在固始邑北世傳漢高祖從北門遁墮玉鞭于塘至今天欲雨時有白氣出其上出方輿勝覽

坂渠

古坂渠在虞城舊縣北一十里西自宋城中單之碭山按水經云坂水又東經虞縣故城北是也又有周塢水經云坂水東經周塢

側管義熙中劉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緣坂故溝斬林穿道七百餘里以開水路塢名自此稱說文云坂音汴按下坂三字通下古坂正汴俗

孟潞澤

孟潞澤在虞城縣西北按杜佑通典云孟潞澤卽禹貢所謂明潞也明晉孟賁貢曰導荷澤被孟潞爾雅云宋有孟潞郭璞曰今之梁國睢陽縣北考之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司馬乃與公謀逐華甌將使田孟潞僖公二十八年左氏傳曰楚子玉夢河神謂己曰吾賜爾孟潞之慶杜預云在縣東北水草之交曰慶爾雅曰水草交爲潞郭璞以詩居河之湄爲證今陵中有甍民呼爲潞臺其地膏腴禽鳥滋泳揚雄作賦以諷曰奢雲夢侈孟潞高適封

中州雜俎

卷四

七

丘亦曰我本漁樵孟潞野云

河渠溝洫二書同異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約不知用二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潭已廢史起紹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載從何得也

濟源考

戰國策注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東至鉅鹿懷陶縣入泚索隱曰濟水出河東王屋山其流至濟陰應劭云濟水出平原陰縣東蓋以濟水伏流或隱或見故三說不同如此今懷慶府王屋山實爲濟源故以之名縣祀濟源神于此志云沈水既見而伏後出于此爲濟然則當以索隱之說爲正也

伊瀧洞由洛入河

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瀧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洞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北入洛伊瀧洞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

胡元瑞河伯辨

馮彝之爲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譏張眩惑紀載實繁仰特立自信者亦第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河伯爲水神也乃余讀竹書紀年而得其說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彝關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彝人名也謂河伯爲河神則洛伯亦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關矣胡用之爲神寥寥罕聞而馮彝獨盛稱于後世耶觀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有易則河伯中州雜俎

卷四

八

爲諸侯而馮彝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柏天爲穆王乘副車導之極于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柏天亦造父奔戎之屬扈從穆王者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九歌屈氏之寓言而秋水莊生之幻說本未嘗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彝之名而後先博物柯古西陽從而爲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辨亦幸而得之竹書也

諸書紀河伯

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彝都爲冰彝人面而乘龍西陽雜俎云河伯人面乘兩龍又曰人面魚身穆天子傳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彝之所都蓋冰彝無彝即馮彝也又金匱言名馮循循一作脩河圖言姓呂名彝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思篇

曰馮彝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又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彝字公子潼關華陰人也章懷傳注引聖賢家墓記云馮彝弘農華陰潼關堤首里人服石得水仙爲河伯婦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彝又謂河伯乘兩龍一曰冰彝二曰馮彝諸說悉荒誕無據難以考信昔禹觀河見長人魚身曰吾河精豈河伯耶後世讐訛蹈舛郡中人至爲河伯娶婦吾不知河伯之子又爲何名也

漳洛二水最多

彰德漳水洛陽洛水人盡知之按水之以漳洛名者最多不獨在河南也涉縣有漳河卽上黨之漳水當陽縣上臺州安州俱有漳中州雜俎

卷四

地理

九

水鄆水在漳江漳州有漳浦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沙縣俱有洛水夢溪以爲其義取清濁相雜者爲漳章者文也別也漳爲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以上黨常陽卽沮漳合流潞上卽章貢合流漳州予未曾目見郡郡卽西江合流毫漳則漳濁合流雲潞則漳卽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蠅蠅數十里方混如漳亦從章王左右之臣始執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執之又諸侯以聘衣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鉏牙之飾于刺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當于合處爲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卽虎符之法也洛與落同又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也

旂然

唐明皇封泰山進次蔡陽旂然河上見黑龍命張矢射之矢發龍潛滅自爾旂然伏流接旂然即濟水也溢而爲濠遂名旂然左傳楚師濟于旂然是也

洛改維

字書云後漢都洛陽火德王爲水克火故改爲維楊升庵以爲不然春秋書公子遂會維戎盟于暴左傳凡洛皆作維已十餘處豈因後漢而始改不知經傳刻本何足爲據書洛爲維豈必古本如是想亦漢晉以後改刻之如是也

溫洛

述征記云洛水底有礬石故上不冰謂之溫洛本草礬石大熱博中州雜俎

卷四

十

物志鶴取礬石伏卵取其暖也凡溫泉之下必有礬石

河清考

漢靈帝建寧四年二月黃河清澄見底北齊武帝河清元年河水澄清唐太宗貞觀十四年正月黃河清二月河復清宣宗大中年八月河清縣令李檀狀申本年十一月三十日界內黃河約一百二十里澄清見底半月復舊宋太祖建德三年秋河清真宗祥符二年十一月黃河清至十二月復清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陝州以下黃河清至春不變元至正二十二年十月黃河清

河清御製詩

明弘治丁亥年靈寶縣黃河清肅宗皇帝御製詩曰丁亥季冬十有六日河南之省靈寶之邑黃河澄清拖練洪璧越之四辰官占

叶吉縣吏來報戊子之春乃命禮曹詳考其因宗伯獻夫述參以申謂禮宜賀率屬表陳子愾弗克登勵恭寅請謝河伯朕許曰然既而復思斯本自天淵源祖流禮有後先遣官持往秉其精尊甲申吉吉露拜誠虔祀禮已成仰荷蒼乾帝垂歡鑒隨首拳拳永懷底眷勉進德焉既而羣臣舞手致賀予心甚愧稱之太過二三輔臣作歌以頌錄以來呈其詞雖雅忠誠具悉心德協一尙賴匡弼勿或墮逸蒙帝錫瑞四海寧謐德進業修罔敢自失天道當欽祖憲遠邇是訓是行恐恐懷懷政務惟善民用惟恤唐虞之盛吾欲與匹

丹水

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傳云秦殺趙卒其水變赤因以爲中州雜俎

卷四

十一

名上在太原知其故詔改爲懷水

淨眉泉

宜陽有淨眉泉漢世祖大將姚期入赤眉城說樊崇等爲賊所執用條紅漆其眉使不敢歸期夜遁過泉畔照見赤眉心甚懷恨仰天祝曰吾茲歸漢得成功赤眉可洗去以水洗眉脫然無迹因名淨眉泉

鹿跑泉

鹿跑泉在宜陽白鹿莊南相傳漢光武提兵至此人馬皆渴無水可飲忽有白鹿跑地水湧出今泉中產大魚盈尺者甚多小者不計其數每大風雨魚輒飛去土人汲水誤取小魚置諸鼎鼎竟不沸取而還諸泉則鼎沸矣又名魚兒泉

鳳凰泉

宜陽靈山寺有鳳凰泉圍二十丈深莫測昔有產婦未滿月汲水水涸二三丈如是者數年泉畔有古槐偶一僧修敗枝誤墮斧柄于水中因下水取之是有其舍宛似王者宮殿獨角獸臥簪柱僧大驚掣斧急下水隨俯而溢滿溢如故

石髓

晉王烈入太行微聞山北雷聲往視之裂開數百丈石間一孔徑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即堅凝氣如香梗飯謂之石髓浸流不絕故因以王烈名泉在修武北

蟬畏蜈蚣

濟源城西北隅有蜈蚣泉舊出城垣上數板至今磚礎城根下每中州雜記卷四

十一

蟬河泛漲勢若吞城賴此泉鎮之不爲害俗云蟬畏蜈蚣故名龜策傳云騰蛇之神殆于蜺蛆卽此義也

奪擲泉

奪擲泉相傳秦王世民征王世充于洛陽爲其僞將軍雄信所逐尉遲敬德救之因奪雄信擲擲草地三軍不能舉敬德以手拔之遂有泉水湧出故名

響娘泉

蔡陽聖僧店北相傳此地苦無水有婦奉姑遠而汲途遇渴者求飲與之姑噴責異日復遇又與之飲又被姑噴責或曰婦何痴曰非痴也噴責易耳使渴者無飲立斃矣其輕重何如耶一日遇異人授一物命置網中水遂不涸網一日倒遂爲泉今名響娘

子泉

阿對泉方岸渠

靈寶皇天原麓二泉相對楊震家僮阿對引灌于校書堂前故名阿對泉又有方岸渠按楊氏族譜方也岸學也取向學之義楊震校書于原之北麓自原之陽聚渠引玉溪水附原而東北折復西迤邐幾二十里以注于校書堂前爲池畜魚植花俗呼楊夫子硯水池鶴鳴三鱉是也

翟泉

洛陽太倉南有翟泉周迴三里卽春秋所謂王子虎宮狐假盟于翟泉也泉西有華林園後魏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許龍海

醴泉

中州雜記卷四

十三

漢光武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陟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于水涯

蓬池

蓬池一名蓬澤舊志云溫泉在尉氏縣東北一里許故井尚在述征記云大梁西南九十里尉氏有蓬池下有溫泉卽此是也按戰國或爲六國說秦王有曰魏伐邯鄲因退爲蓬澤之遇注云開封東北有蓬池或曰宋之蓬澤蓋宋本曹國後得陳留而尉氏爲宋地是蓬池有其二矣注又云按大事記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秦孝公會諸侯于蓬澤以朝王可見其所指蓬池果爲尉氏未有既入魏之都下而後議朝會者也惟一統志蓬池下注云在府城東北本春秋之蓬澤因以爲池晉阮籍詩徘徊蓬池上回

首望大梁唐玄宗改爲福源池禁漁探是志百末皆爲開封蓮池
獨阮氏爲尉氏蓮池誤引彼以證此耶阮尉氏人也回首云者居
南望北之謂故李白梁園吟云却憶蓮池阮公詠因吟綠水楊洪
波冠蓮池于阮公乃併其所居之地呼之亦以見梁園之蓮池有
同厥名焉者否則詩人既自明言其所憶在綠水楊洪波之句且
曰因吟之矣安肯贅出其名爲蓮池耶若夫溫泉但當證之以秦
少游湯泉賦及蘇子瞻書遊溫泉詩後諸作無用他辨溫泉本
出蓮池之下有溫泉斯有蓮池矣

開封志載蓮池

史記曰秦孝公使公子會諸侯于蓮澤漢書曰在開封東北李謙
曰在城東瀾漫遠爾南人尉氏之境其下有溫泉焉漢志引汲冢
中州雜記

卷四

地理四

十四

竹書云梁惠王發蓮忌之數以賜民浚儀有蓮陂忌澤是也唐明
皇更名福源池天寶初士大夫餞飲于此河今淤

金明池

金明池在鄭門外周圍九里餘周世宗顯德四年謀伐南唐鑿池
習水戰宋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幸池閱水軍徽宗政和中和于池內
建殿宇池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臨水殿北去百餘步有仙橋
朱漆欄楯下排廊柱在中央隆起如飛虹之狀橋盡處而殿正在
池中四岸石甃南有高臺上有橫觀高百丈許曰寶津樓樓南省
宴殿殿南有射殿南有橫街牙道柳徑車駕臨幸觀騎射百戲于
此燦于金兵

金波池

固始東城下有金波池世傳漢王追項羽至此飲馬金魚雙躍漢
王喜遂命名焉

皇后水

武安縣西八十里太行山中有池夏涼冬溫世傳宋太祖下河
東將引皇后入晉陽后病瘡拘此水浴之遂愈至今人稱皇后水
畢卓酒池

後漢永平元年封投慶爲銅陽侯銅陽古新蔡地前漢地里志應
劭曰在銅水之陽畢卓故里也今舊城在內有城隍廟尚存鄉民
衆居焉萬曆時居民聚井得磚屋方廣如池有石額題遊息書屋
四字其額今在馬氏家此卽畢吏部酒池也旁立碑記居民碎石
燒灰無復見者

中州雜記

卷四

地理四

十五

鵝鵝灘

嵩縣北九十里有伊闕縣前臨大溪相傳有僚佐入亭水中灘出
唐牛僧孺爲尉忽報灘出及雙鵝鵝飛下不旬日拜御史余以爲
灘出是驗其官耳若奇章入西臺當以鵝鵝應之也

水關

春秋書穀洛關毀王宮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彝關又宋
史載紹興間河水與程家井水關于杉墩說海紀貴州青定衛二
水一日淤塘塞一日鬧蛙池吳人從軍者見二水搏激人以爲水
關又僖宗中和三年汴水入于淮水相關壞人數船可見水關之
事自古有之但竹書所紀洛伯河伯乃二諸侯也而後人附會
遂以河伯爲河神其實非也

有又土人傳人言出十數年不決

九經洞

漢光武嘗微行過新安達道凡九遇老人牽牛羊指以出路皆忽不見因名其地爲九經洞今牛羊與人跡俱隱隱見洞旁石上

汝陰西湖

汝陰亦有西湖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菱紅蓮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上頃秋東坡自穎移維揚作詩寄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許昌西湖

許昌亦有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溪水瀦之廣百餘畝中

中州雜俎

卷四

地理四

十六

爲橫堤西淺于東宋宮公爲守起黃河春夫浚治始與西相通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其後韓持國作大學取宋詩話名曰展江宮公又有詩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使生煙

梓澤

戴延之西征記曰梓澤去城二十里梓澤金谷也中朝賢達所集賦詩猶存是石崇居處按輿地志曰古王城西北三十里與金谷相近山川記曰梓澤地名去王城二十四里按土人相傳金谷北有梓澤遺址皆石崇別墅郡志謂卽金谷誤矣

鄭州湖水凝血

滎陽郡城西有水福湖引鄭水以注之繞岸皆臺榭花木乃太守

班饒之所西南墻多脩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當咸通中龐助之作變崔公爲所執也湖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復未幾而其家凶問至又宋河間王之征輔公祐也江行舟中宴卒帥命左右以金盃酌水至忽化爲血合座失色王徐曰器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徵果破之同一水化血也而微應如此其異信禍福之難明矣

確搗冰

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下荆公當國欲通天下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淺舟不可行而流冰頗損舟楫于是以脚缸數十前設巨確以搗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衆京師有諺語云昔有磨上磨磨中漿水今見確搗冬凌

中州雜俎

卷四

地理四

十七

鐵犀

汴梁回龍廟鐵犀上有于忠肅公原銘本銘于正統歲置城外東北隅四里許所以鎮河流者逆闖圍汴時曾令千夫椎擊之聲聞十里僅于左脇下穴一竅壬午河淤今土人挑取磚基起出左邊古如漢鼎獮然踞踞實有神護焉余親往見之其銘曰白鍊元金鎔爲眞液變幻靈犀雄威赫奕填禦隄防波濤水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潛形馮夷歛迹城府堅完民無旱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百神効職億萬閭閻措之杜席惟天之休惟帝之力爾亦有庸傳之無極正統十一年歲在丙寅五月吉日浙人于謙謹識

漆溝

漆溝一名隕石河春秋隕石于宋五相傳水涸時五石宛然又有
漆堤高一丈東垣六十里杜預云春秋時隕石五見在漆堤即梁
孝王開道也

鴻溝辨

鴻溝在三峯山下今地名曰鴻界自三峯山而北斜貫河陰直達
廣武之上卽楚漢割界處索隱應劭以爲在滎陽東南引河入淮
泗也史記張華以爲一渠東流秦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也今又
以爲在汜東界非有三鴻溝也漢高駐兵廣武項羽與之對壘始
皇所鑿是也因以此溝南來直抵三峯之下用溝之南北而限地
之東西耳若指引河入汴之渠則一溝逼山東走北岸遺山尾咫
尺地耳羽肯以爲界耶南岸廣袤無算漢人敢自爲割受耶況呂
中州雜俎 卷四

十八

蒙正王安石題鴻溝詩皆在滎汜之途信足徵也

陰司溝

襄城頽橋北門外有陰司溝卽古陵道鄭莊公見母處俗呼今名

小大啼哭溝

漢世祖徵時避更始之亂潛行新安謂人曰今更始誅吾兄竊俾
官屬迎我我不與交私語但深自引避未嘗自伐不敢爲兄服喪
飲食言笑不變每獨居處輒不敢御酒肉其枕席間恆啼下淚手
人烟遠處則大啼哭人烟少處則小啼哭恐更始部屬聞知有未
便耳今新安縣西六十里有小啼哭溝七十里有大啼哭溝

醋溝在中牟

唐岑參詩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
人所未知也然亦不明指其地今考關隴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
高鹼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又郭緣生述征記饒縣城
至醋溝凡十里鹽澤見穆天子傳注云鹽池也在今河東解縣

河陽津

周武王十有三年春伐紂渡河晉師孔安國注孟地名在洛北都
道所湊古今以爲津論衡云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同盟于此故曰
盟津卽今河陽津也白魚躍入王舟有星流于王屋化爲赤鳥

卷婦

黃河漲溢官爲卷婦昨夢錄謂取長藤爲絡若今之竹夫人狀其
長大則數百倍實以芻蕘土石大小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用之

中州雜俎 卷四

十九

大者至用二三千人方能推入水中若正決時用之亦能遏水勢
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于深淵耳殊爲無益或方推之際
怒濤遽至則溺死丁夫無算又有絞藤爲繩綴結竹筏木柵等謂
之寸金藤有時人不能勝水力卽寸斷如剪王寅秋河決中牟之
黃棟口余親見之千夫卷一掃才及河口忽聲如山崩人隨掃沒
于水中次日點原派夫已失四十餘名詢一掃之費又踰千兩不
知從來治河者何以用之

界村隄

延津北有界村隄昔夏竦行舟于此沙中

隋隄

隋隄隋大業五年所築自大梁至淮口龍舟所過香聞百里既過

雍丘漸達寧陵水勢迅急龍舟阻礙虞世基請爲戲木鵝鴨水之淺深帝依其言使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丘至淮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埋却五萬人出開河志

妬婦津

洛陽有妬婦津按西陽雜俎妬婦津相傳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常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與水神善而欲輕我其夜乃自沉而死後七日託夢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有人渡此津者皆環衣枉敕然後取濟不然風波暴發因名曰妬婦津

中州雜俎

卷四

二十

穆護砂

樂府有穆護砂隋朝世也與水調河傳同時皆隋開汴河時辭人所製勞歌也其聲犯角至今訛砂爲煞楊升庵有詩云桃根桃葉最天斜水調河傳穆護砂無限江南新樂府陳朝獨賁後庭花

冰文

後晉開運二年封丘門外境內冰上有文若花樹芬數相連數千株宛如畫圖金國志金未汴都河冰凍成龜文又有花卉禽鳥之狀巧過繪圖又開成未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繡冰面成文亦異事也

凌波池龍女

明皇在東都書殿于殿夢一女子容色醞醞梳交心髻大被黃裳

拜于牀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委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于夢中爲鼓琴拾新舊之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因命禁樂與琵琶習而翻之遂宴從官于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波濤湧起有女出于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滅因遺置廟池上每歲祀之

洛神寄書

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成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假歸附書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元寶至忽見一老翁云是吾兒書引入屋宇顯敞讓坐命婢取酒俄而酒至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俱備飲訖送元寶出但見高岸對水綠波東傾及還彭城中州雜俎

卷四

十

子淵已失矣方知是洛水之神也

金隄

漢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接陳留郡酸棗縣今屬河南秦拔魏置縣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卽此王遵爲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

中州雜俎卷五

三儂外史注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章聲訂

地理五

宮室

避暑宮

林縣有避暑宮二一在東姚社興國寺西帝舜夏月巡狩曾憩于此後人立宮今廢一在縣西黃華半山相傳北齊高歡築宮避暑于此遺址尚存常山明周昂題詩云百步風濤捲雪霜畫簷橫壁欲翱翔只因沙苑東歸後山水平青不解涼金學士王廷筠詩掛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中州雜俎 卷五 地理五

曜華宮

曜華宮梁孝王建按三輔黃圖王作此宮與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有王日與賓客弋釣其中

綺甌宮

唐明皇別宮名綺甌在新安縣唐王建詩云玉樓傾側粉牆空重鼻青山繞故宮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明張耒和云燕子年年舞樹空每看遺堞步行宮路人莫作繁華想芳草平原正朔風高信和云殿宇荒蕪粉堞空旁人猶指是行宮春來惟有多情鳥故向花間啾啾風楊淳和云金碧無光殿閣空行人猶識是唐宮我今踏遍青青草忽憶當年陣鬪風陳周易和云樓臺昔日倚層空禾黍如今感故宮遺址斷碑堪歎息愴然凝睇對西風

鎮青緒和云繁華轉盼付書空試看唐家綺甌宮到此不堪秋欲暮一枝槐影舞西風洪武中閩人林鴻詩云行人曉徹青山裏驅馬蒼茫經洛水昔聞綺甌盛繁華不謂荒涼今若此憶昔行宮初構時梯巖架壑相逶迤美人桂殿夜看月公子柘弓朝射麋翠華一去金門鎮露殿飛螢出葉墮往事吹殘牧笛風危基半入樵人夥今古消沉能幾回春風依舊野花開君王巡狩不復見禾黍秋風鳥雀哀

大寧宮

綺甌宮中有大寧宮今廢爲道院明正德間有神仙題詩壁上云醉後歸來脚步遲無人天上借龍騎芒鞋踏遍青青草惟有南村老杜知

中州雜俎 卷五 地理五

武后遷上陽宮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兵至武后所寢之長生殿又遷后于上陽宮皆在洛陽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矣

煬帝十六院

海山記曰煬帝詔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棲鸞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陰陰十五降陽十六皆自製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佳麗者實之每院選帝常御幸者爲之百大業遺事記與此不同曰十六院屈曲周繞龍鱗渠一延光二明彩三含香四承華五凝暉六麗景七飛英八流芳九耀儀十結綺十一百

福十二萬壽十三長春十四永樂十五清暑十六明德五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

清暑浴室

石虎于太極前殿起樓樓上春雜寶屑異香使數百人于樓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容數百斛使人嗽酒風至望之如霧名曰黏雨臺又爲四時浴室用礪石硃硃爲堤岸琥珀爲研杓夏則引渠水爲池池中紗縠爲囊盛白寶雜香漬于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千斤燒如火色則水恆溫名曰煖龍溫也引文鳳錦步障簾蔽浴所解縹服宴戲彌日名曰清暑浴室浴罷洩水于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

宣室之宣音階

中州雜俎 卷五 地部五

淮南子云武王破紂殺之于宣室許叔重云宣室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音宣和之宣漢未央前殿有宣室溫室也音臨見集韻

袁德師樓

唐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于東都買得妻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妻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十三間樓

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于末門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以手詔獎諭景威雖奉詔實所以規利也至今相傳所謂十三間樓者是也

思子玉女二臺

李商隱詩思子臺邊風自急主孃湖上月應沉漢戾太子傳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臺在湖城縣西園鄉東嵩山記登封縣有玉女臺漢武帝見二玉女于此因名玉嬈湖或在其側

陳州八卦臺

陳州八卦臺伏羲自蔡水得龜因畫卦于此壇後有畫卦臺太昊陵上至今蒼草叢生又有撰著臺伏羲撰著之所內有蒼草堂

夏臺

桀無道殺諫者龍逢湯使人哭之又大得九土諸侯桀疾之召湯囚于夏臺既而釋之諸侯益歸附後湯放桀于南巢桀謂人曰吾悔不殺湯于夏臺內端爲邱山頭邱山即平逢山稍西一阜曰夏臺

中州雜俎 卷五 地部五

四

臺卽囚湯處也

鹿臺鉅橋

鹿臺在淇之南陽社卽殷紂積財處周書散鹿臺之財史記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劉向新序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鉅橋在淇河之東卽殷紂積粟處周書發鉅橋之粟索隱曰鉅大也橋器名紂厚賦稅故因器而大其名服虔曰鉅橋倉名今其地已割入濬版矣

測景臺

測景臺在登封告成鎮有石方可勿餘聳立盈丈上植石表八尺刻其南曰周公測景臺按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

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註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測景臺北有觀星臺

逃債臺

逃債臺周赧王雖居天子位爲諸侯所侵與庶人無異多負債于民無以歸上臺避之人因名其臺曰逃債臺故洛陽南宮諺臺是也

歇鶴臺

歇鶴臺在孟津西北二十里相傳王子晉與浮丘公遊下屋歇鶴于此

燒經臺

中州雜記 卷五 地理五

燒經臺在白馬寺有南北二臺當漢明帝時佛法初至中國道家言佛家之謬于是築二臺各貯道佛二家經俾焚之以驗真僞時道經燬燼佛經俱存世遂尊信之

餉鴉臺

餉鴉臺在魯山縣大山之側光武北趨河朔至此失路有鴉引于馬前飼之今名其地爲鴉路

醒酒臺

輝縣駝峯嶺有寺傍崖畔突出一石若神人舒掌之狀光澤平坦清風時來爽氣侵骨劉伶每大醉則高臥其上謂之醒酒臺

銅雀臺

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皆以城爲臺址中央名銅雀臺北則冰

井臺又西臺高六十七丈上作銅鳳窗皆銅龍疎雲母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臺在宮內銅雀閣西按魏志曹公建安十五年所建水經注曰其中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後石虎更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檣彌覆其上盤回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置之樓頭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飛後樓臺俱毀土人掘地得瓦色頗青內半瑩印工人姓名皆八分隸書視譜云人得此瓦爲視時水數日不滲

水經注卷五 地理五

金鳳臺

金鳳臺在銅雀臺南建安十八年所建水經注曰南則金鳳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魏志本曰金虎臺而鄴中記云自魏至後趙

中州雜記 卷五 地理五

前燕及東魏北齊三臺每加修整甚于魏武初造之時魏武安金鳳于臺頭故號曰金鳳然則改虎爲鳳避石虎諱故耳

冰井臺

冰井臺銅雀臺北建安十八年曹操既築金鳳臺明年復築此臺以有凌室故曰冰井水經注曰北曰冰井臺臺高十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罌焉又大明一統志云石虎曾于上藏冰三伏之日以賜大臣水經注曰石罌可書又然之難盡又謂石炭又有衆窟又入鹽以備不虞窟上猶石名存焉魏都賦注曰銅雀園西有三臺中央曰銅雀臺南有金鳳臺北有冰井臺三臺相去各六十步其上複道樓閣相通中央懸絕繩武臨終遺令施繡帳于上朝哺使宮人吹歌帳中以望青

西陵西陵操葬處即高平陵也

石虎銅鳳

郡都北城西曰鳳陽門曹操建後石虎建九華宮特崇飾此門高二十五丈作層觀于其上又于樓置二銅鳳頭高二丈六尺窮高極奢盡天下之巧又之樓巔一風飛入漳水餘其一以鐵索絆之郡中謠曰鳳陽門樓天一半上有鸞鳳相呼喚欲去不去鐵索絆建元初白虹至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石季龍惡之于是閉鳳陽門惟元日乃開

凌雲臺

凌雲臺在洛陽舊寧陽門外魏文帝築高二十三丈登之可見孟津上一樓極精巧先稱衆木輕重乃造每隨風搖動而未嘗傾倒

中州雜俎

卷五

七

明帝畏其勢危以大材扶之樓即敗誠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關富臺

晉關富臺石崇主凱關富于此故名在洛陽

戲馬臺

徐州有戲馬臺郡城西漳水之南亦有戲馬臺一名閱馬臺劉澄之山川古今志彭城西南有戲馬臺水經注曰漳水自西門豹祠北經閱馬臺臺基高五丈列觀其石石虎每講武于漳水上即升以望之自于臺上放鳴鏑矢以爲車騎出入之節郡都故事石虎建武六年造此臺于郡西漳水之南又按晉書石虎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五采文織成韓游戲于此又虎之侍衛號曰龍騰黑精五千人常以晦朔月望揀練于此漳水

南張幟鳴鼓布列騎卒虎于臺射敝箭一隻五千悉馳馬從漳水之南聲集臺下于是隊督之下各有領資虎又射一箭其五千騎復馳集于漳水北遂流散攢促分錯若數萬騎焉石虎又有靈風臺觀臺關鷄臺

觀體臺

郡都故事曰高歡既敗爾朱兆于韓陵于此作京觀俗曰觀體臺周回二百四十步東高二丈西高三丈今俗又訛曰獨樂臺村云

平臺

平臺在虞城縣西按襄公十七年左氏傳云冬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工之畢公弗許築者諷曰澤門之舊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司馬遷班固皆曰梁孝王

中州雜俎

卷五

八

武宣太后少子愛之實賜不可勝道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如倬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

鈞臺

鈞臺在禹北門外帝王世紀云在縣西夏啓饗諸侯之地杜預云鈞臺一名夏臺史記云桀不務修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適召湯而因之夏臺皇甫謐注云地在陽翟是也今按夏臺自在鞏縣平逢山之西謐注非也蔡邕獨斷云夏獄曰鈞臺是亦以夏臺爲鈞臺容再考之

愁臺

中牟有愁臺按五代史唐莊宗幸汴州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

欽登道傍塚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塚名曰愁臺莊宗不悅因罷酒去

吹臺

吹臺在祥符城東南三里許按九域志卽繁臺也本師曠吹臺漢梁孝王增築之班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後建禹王廟于上廟後有唐杜甫李白高適三賢祠又附何景明李夢陽爲五今爲兵燹

玄扈臺

紫金山張氏園繞水面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河或曰此其處也

章華乾谿原非一處

中州雜俎

卷五

九

天下地名錯亂乖謬卒難考信如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長林監利諸縣皆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卽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合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基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于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琮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原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王狩于州來使蒍侯潘子司此則城父之乾谿靈王八年許遷于韓者乃此地十二年公子比爲亂使觀從從師于乾谿王案潰靈王亡不知所所在平王卽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葬之以

靖國人而計以乾谿靈王實縊于芊尹申亥氏他年申亥氏以王轂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吳伐陳王帥師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谿則後世謂靈王實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諺臺

周景王作洛陽諺臺前漢表所謂逃債之臺也聲韻宮室相連曰諺文選諺門曲榭劉瓛傳諺門旦寂未央朝寂又讀平聲諺唐一作葬唐陸雲集曹公有葬唐

綠野堂

唐裴晉公因閹宦擅權縉紳道喪不復有經濟意乃于午橋作別墅具煨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

中州雜俎

卷五

十

爲文把酒晉公嘗有題云野人不識中書令喚作陶家與謝家白樂天和云陶廬僻陋那堪此謝墅幽微不足攀何似嵩峰三十六長隨申甫作家山

梅花堂

河南府治堂後舊有梅花六株不知樹于何代元總管劉公構堂扁曰梅花堂元進士熊正德及明太守虞廷璽皆有記每開時清香異常至明崇禎中知府尹明翼以風水不利盡伐之

蕭齋

梁武帝造寺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後李約自江淮竭產買歸東洛建一小室玩之號蕭齋齋之名始于此

鳴雁亭

鳴雁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衛侯伐鄭至于鳴雁杜預注云在雍丘縣西北乃漢書郡國志云陳留有鳴雁亭標郡而言也水經注又言俗謂之白雁亭即今焦刺一帶是也現有石柱可據其刻云大宋國東京開封府雍丘縣鳴雁鄉焦刺村存留院于天禧四年歲次庚申乙酉月賞賜八葉建立

阜嗣

春秋定公四年公會劉子晉侯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會于召陵長楚五月盟于阜嗣杜預注阜嗣在繁昌縣東南即今之城阜亭

蒲蘆亭

亭臺古官制也亭有亭侯亭長之職亭有中臺外臺之名後世非中州雜俎卷五地勝五

遊觀之地弗稱焉中牟縣南水中央有蒲蘆亭又縣北有中牟臺晉裴松之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汴水是爲官渡袁紹曹操在焉又鄆道元水經注云葦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亦稱曹公臺後漢書袁紹傳注云今官渡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則爲袁紹舊營遺址夫牟陽勝蹟沒于殘烟衰草多不可問獨此亭此臺尙存不意烽燹之餘猶見靈光魯殿也

夕陽亭

夕陽亭在洛陽城南晉賈充出鎮長安百僚餞送于此自旦及夕方畢故名按董卓傳董卓得何進私詔將兵入朝何太后使諫議大夫种紹宣召止之卓還軍夕陽亭觀此則夕陽亭漢已有之非

始于賈充也

雙美亭

唐太和中處士蕭曠游于洛東至孝義館鼓琴遇一麗人自稱洛浦神妃曠曰神妃即甄后否答曰即妾也因慕陳思王之才文帝怒而幽之遂至死後精魂遇王於洛水上敘其冤王因作賦今妾爲袁家新婦性愛琴聞君琴韻清和願傾聽之俄有龍君愛女織綃娘子至又辨論神龍事甚悉曠曰何物雙美一宵並至頃之雞鳴二女辭去留別以詩曠亦以詩答女又各以珠翠輕綃爲贈且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惟淡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陰助言訖攝空而去後曠遂遊嵩岳不出今鞏西南洛東岸孝義村有雙美亭云

中州雜俎

卷五

十

餽瓜亭

宋餽瓜亭臨伊水宋聞見錄云呂蒙正在龍門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直伊水亭以餽瓜爲名示不忘貧賤也

蘇子由讀書處

蘇轍爲陳州教授時于柳湖中築讀書臺又有子山亭

虛左亭

虛左亭在祥符東北隅上方寺之前魏公子無忌虛左以待侯生處今廢

津陽亭

鄭蟠津陽亭詩其序津陽門有亭舊矣疑唐亦有之但不若漢時

備也東漢天子都洛其制度盛麗故典儀書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津陽爲城門則有亭宜也按司馬懿征朱然于樊城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元嘉二十五年改開陽門爲津陽然則漢以洛陽宅爲名而南朝效之若蟬之津陽即本漢之東都

蝶庵

李愚告人余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意欲于洛陽買水竹作蝶庵謝事居其間庵未下手銘已畢工庵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爲注籍供職

太平莊

太平莊在洛陽城南十里許蘇秦故里也萬曆間有人于土中得古碑之半上載蘇家故事乃知真其故莊一云平樂地有獲墓誌

中州雜俎 卷五 雜著五

十三

稱爲古太平莊並識之

鬼神莊

鬼神莊漢姚期所居之地光武匿于期家王莽索之甚急里正有高千高萬者獲而欲獻之于官至薛店期追及殺二高而脫光武至今有二高墓在焉

午橋莊

唐裴晉公于洛陽城南築午橋莊中有小兒坡茂草盈園公使人驅羊牧其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

蘇秦宅

蘇秦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夜見赤光于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秦家金得者爲我造功德業爲之造招福寺按蘇秦時

未有佛法造功德者不必起寺或是碑銘之類頌聲結也蘇秦故里在太平莊又云平樂地此又云利仁里並識之

宗楚客宅

宗楚客造宅皆是文柏爲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廳文石爲階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則仰仆楚客被逮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歎曰觀其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後爲節愍太子宅後升儲立爲宗因尼寺景雲中改名以僧居之

韓忠獻宅

韓忠獻宅在宋相州解內宅後堂曰自公後爲州園亭曰紅芳直亭北曰飛仙臺臺北曰御書亭公後堂曰書錦堂堂西曰求己亭直東曰狎鷗亭亭後曰忘機堂亭前臨池池南曰觀魚亭西北曰

中州雜俎 卷五 雜著五

十四

康樂園北曰休逸臺直臺東曰廣春亭臺北曰曲水亭亭北有池北有樂歸堂至和中公再以武康之節來治鄆郡始建私第作醉白堂

董卓宅

洛陽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巒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詩伯桃梁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槐陰蔭桐楊夾植當世名爲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巒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曰董卓之物後卓夜中隨巒案此物慙不與之經年慙遂卒矣

王富二公宅

宋王君貺拜三司方二十七歲即在洛起宅至八十歲而宅終不成子舍早世惟一孫居之不能十分之一富鄭公亦起大宅而無子族子紹定居之而紹定又無子二公皆宋名臣而不能助破此關况世俗哉

宅設御榻

呂文穆公有大第在洛中眞宗祀汾時車駕幸止其廳後人不復坐圖以欄楯設御榻焉卽張文孝公宅是也

金價如房價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地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宋張文景左承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爲妄費及營建廳舍土中得一石匣不中州雜俎 卷五 拾遺五 十五

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帶之金價正如置地之值掘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款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康節宅契

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圖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若使今人爲之得不貽寄戶之譏乎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間人

宰相坊侍郎里

西洛有五相宅常有五相隣居以詩庾和乃文潞公富相王相二張相也伊洛山水之秀士民之厚自昔卿相間出故諺云吾鄉有

宰相坊侍郎里

無比有巴

宋參政趙侍郎宅在東京麗景門內後致政歸睢陽舊第東門之宅更以爲客邸而材植雄壯非他可比時謂之無比店李給事師保釐京時駝馬市有人新構酒樓李乘馬過其下悅其壯麗忽大言曰有巴時人對曰梁苑叔平無比店洛中君錫有巴樓

抵高倉

臨穎有抵高城相傳商高宗築以白馬將軍鎮之今址猶存廟在葛伯城東南隅按選詩曹植有贈白馬王詩王名彪操子植弟曹魏經略四方屯田許下焉知倉非其所築與又白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云云則抵高倉爲曹魏而中州雜俎 卷五 拾遺五 十六

非商高可見矣其將軍則或未封所稱也否則爲李雲耶

張易之宅

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楹帖柱琉璃沉香爲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令削去明日復書前後六七易乃題其下曰一月卽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籍沒入官後爲奉國寺

天樞

則天長壽三年徵天下銅五十萬斤鐵一百三十萬斤于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置鐵山銅龍負載獅子麒麟圍繞上有雲蓋旛盤龍以托珠高一丈圍三尺金彩榮煌光伴日月所以紀革命之功貶唐家之德也

武三思爲文朝士獻詩者甚衆開元中詔毀天樞銘燦燭月洛陽令李休烈賦詩曰天門街裏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條紅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蓋方鑄天樞之時有謠云一條紅線挽天樞蓋不久之兆也王莽之威斗武后之天樞皆襲祖龍鑄十二金人故事然始皇之金人又浮慕大禹之九鼎耳○洛陽獅子闔獅子非石也入地數十尺或以地考之蓋武后天樞銷燬不盡者也

廣莫門

洛陽有廣莫門蓋取廣莫風之所出入猶閭闔門之意也廣音贖

國西門

宋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籍記不

中州雜俎

卷五

雜俎五

十七

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于鄭洛道中遇降菴作詩云沙場尺筆至差渾玉陸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風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諺門

昔汴京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直俗謂之諺門而無勝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諺門曲榭者是也薛綜注諺曲屈斜行依城池爲道集韻諺字或作移以爲宮室相連之稱汴內循東華門牆而北轉東面爲北門亦可謂斜行依牆矣凡宮禁之言相承皆必有自也

漆井

漢高祖追項羽至固始駐兵因水有鹵用漆布之使不通鹹

扳倒井

扳倒井在裕州東三十里漢光武曾駐師于此水與地平其流不竭可灌稻數十頃俗傳此井光武扳之而倒故名竊笑其譌聞闕汝寧志信陽州亦有扳倒井注云井水斜注如扳之而倒然此解近是若謂此井乃光武扳之而倒彼信陽州之扳倒井何以稱焉且此井北去數里又有一井亦名扳倒仰又何以稱焉開封府扶溝縣廟頭岡亦有扳倒井亦傳光武行軍士渴倒井飲之尤謬

龍爪井

晉孫登嘗居蕩陰之鶴壁社時大旱農夫禱于龍洞得雨將祭之登曰此病龍雨也安能蘇禾稼乎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疽乃化爲一老翁求治曰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兩石裂一井其水湛然人謂之龍爪井

中州雜俎

卷五

雜俎五

十八

中州雜俎卷六

三價外史汪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人紀一

帝蹟

黃帝堯舜禹湯武符瑞

野王符瑞志曰黃帝東巡省河過洛龍負圖出赤文綠字以授帝十八姓紀曰蒼帝生而能書受河圖綠字新書曰黃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牲以醑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黃帝錄曰黃帝坐玄扈洛水鳳皇銜圖至帝前以黃玉爲柙河圖挺輔佐曰黃帝持齋七日七夜天老皆從以迎河洛之書至翠瀉之泉大鱷魚泝流至蘭葉朱文中州雜俎卷六人紀一

五色華見沈白圖以授帝龍魚河圖曰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曜從河出黃帝命侍臣寫以示天下

尚書中候曰堯率諸侯羣臣沈璧于洛退至于下稷赤光起玄龜負書出昔甲赤文綠字又龍馬臨壇吐文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榮光出河沐風四塞春秋元命包曰堯遊河洛赤龍負圖瑞應圖曰堯坐河洛神龍赤龜負圖而至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分域又曰堯修洛河有五老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明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翻爲流星而入于昴又曰帝堯修壇榮光塞河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臨壇吐甲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

春秋運斗樞曰舜與諸侯觀洛河有黃龍負書至舜前白玉爲檢黃金爲繩書授舜龍復入水

尚書中候曰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春秋運斗樞曰夏禹治水功成有神龜自洛出負文而列於背赤文朱字其數皆九禹則以之叙九疇洛聞記禹時有神龜於洛水負文列於背以授禹即治水文也

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臺諸鄰國強負歸德東觀于洛習禮堯壇降三分沈璧退立榮光并起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雄隨魚亦止化爲黑玉赤勸曰元精湯受神福伐桀克之三年天下悉合白孔六帖曰湯觀洛有黑龜赤文成字帝王世紀曰湯時有神牽白狼入股朝者乃東觀沈璧於洛獲黃魚黑玉之瑞于是始受命稱王

瑞應圖曰武王伐紂渡孟津白魚入舟腹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中州雜俎卷六人紀一

伐尚書中候曰武王觀於河沈璧禮畢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吐之而去宋書曰周成王與周公旦觀于洛沈璧禮畢榮光并出玄龜青龍蒼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隱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於秦漢受命之符圖馬類騾騾水有火光身龍鱗首口鼻類龍獸成雲無角毛文八卦

煉石補天說

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缺蓋以共工時天道反常五倫皆數故曰缺也女媧氏繼天立極明天道修人紀使天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贊化育之所不及猶之補天之術也其中磨鍊非一朝夕之故不啻丹煉九轉而成故曰煉也石者堅確不易之物五倫萬古不易故取象于石也其言五

色者何父子主親東方木德其色青君臣主義西方金德其色白夫婦主別南方火德其色赤長幼主序北方水德其色黑朋友主信中央土德其色黃五色之石義取諸此也練石補天此莊列之流之寓言也

啟母改開母

禹之子啓漢避景帝諱改啓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記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啓母石正南百步許有石闕漢安帝延光二年潁川守朱寵等造闕左有大篆書銘一篇字猶可辨

美里

文王囚於美里武王築臺而望之時亦雀來故名雀城在湯陰縣中州雜俎卷六

美里商獄名也今有美里城在湯陰城北七十里北臨隔水故又名隔城史記文王拘于羑里班固游居賦嘆西伯于隔城是也隔城週回二百五十步高二丈高丘上有文王廟及演易亭臺又名防城傳曰紂知民怨已乃置兵防城以衛美里又以伏道左設兵今有伏道店是也文王拘繫美里以憂患作易反身修德而不忘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或謂使閔天泰頤等以賂悅紂獲免此妄說也韓文公作拘幽操謂爲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可謂知聖人之心者矣三代獄夏曰夏臺一日念至殷曰羑里一日動止周日囹圄一日稽留說文美善也道也書曰誕受美若是也隔寄壁以木爲窗也開明也動止者止之使不得妄動也

綸城

少康奔虞虞思妻之以二姚邑諸綸離騷經曰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唐呂向曰少康夏后相之子寒浞殺夏后相少康奔虞虞思以二女妻之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云

烏號弓

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八月既望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按先王治定功成則鑄之鼎彝以垂不朽其在位也則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其崩也不敢斥言則曰騎龍升天猶云龍馭升遐云爾然則軒轅鑄鼎功成也謂騎龍升天者崩也天下思其功而號功與弓

中州雜俎卷六

四

相近而誤也

傳國璽

鄴城新記曰北齊尙書辛術鎮廣陵獲歷代傳國璽送之鄴文宣以璽告太廟卽秦之所制而孫盛所謂眞藍田璽者也其璽方四寸紐交雙龍璽文秦相李斯書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一角缺者昔王莽令王舜求璽于元后后怒投之於地故也自漢傳之魏晉晉亡劉聰獲之劉氏亡石勒獲之石氏及冉閔亡歸於東晉東晉亡宋獲之宋亡齊獲之齊亡梁獲之侯景作亂將以自隨命其侍中趙思賢掌之曰我若敗以璽沉江勿令吳兒復得也思賢有二馬一以負金一以負璽及京口遇反者將渡江而負金之馬爲賊所執負璽者躍而登舟得至北岸路復逢賊遂棄策中既至廣

陵以告郭元建求得之遂付辛術送於鄴云晉書穆帝永和八年冉閔子智以鄴降督護戴施獲其傳國璽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百僚畢賀北史後魏太平眞君七年詔諸州阮沙門毀佛像夏四月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夫以晉史按馬溫之言則東晉所獲冉閔璽其文各異以北史按馬溫之言則後魏所獲泥像中璽其文乃同意古人爲佛圖時嘗別得二璽藏之不然魏得漢傳國璽而藏于泥像中其亡謂也使漢璽已藏棄則晉復得魏何璽耶且北史言齊天保三年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而馬溫正記秦漢所傳一璽其言似出於附會或取其一璽藏之爾夫但載一璽則東晉所獲冉閔中州雜俎卷六

五

璽其文不當有異以是知其非實故括諸書所載以俟後之君子明天啓四年河水溢玉璽出上書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有漁父遡流而得夜置牀頭祥光滿室聞之縣令獻于朝是日風雨雷電交

厄井

榮陽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于此井爲雙鳩所救風俗通云漢高祖與項羽戰敗于京索遁入此井有鳩鳴蛛網之異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起于此

蛇食藤花

崔日用宅在積善坊日用則天時爲洛陽令明皇徵時嘗至其宅

日用爲設饌未熟明皇因寢庭前藤花初開日用忽見一巨黃蛇食藤花驚不敢近遽巡不見明皇覺曰大奇我饑甚夢中食藤花滋味分明記得日用乃知後日啟聖之驗也

青城詩

北客有詠宋朝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又咏汴京青城云萬里風霜空綠樹百年興廢又青城蓋大金之亡亦聚其諸王於青城而殺之

立招箭班

宋時駕詣射殿射弓墜于前列招箭班二十餘人皆長脚幘頭紫繡抹額紫寬衫黃義欄鴈翅排立御箭去則齊聲招舞合而復開箭中的矣又一人一口一銜銀盤兩肩兩手共五隻箭來則能承之中州雜俎卷六

六

射畢駕歸宴殿

香孩兒營

宋太祖母杜太后夢日入懷而孕生帝于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號爲香孩兒營

竹籬眞主

宋太宗在襁褓時太祖稍長家人置其兄弟于竹籬中肩之以戲于市適華陰陳抃過而見之愕然曰一擔中挑二眞主天下何患不治哉因大笑墮驢

盤豆鎮

漢光武徵時過園鄉有山翁以盤餐豆羹進因名其地爲盤豆鎮老僧假建文係釣州白沙里人

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榮名訪張儼健其實爲我輩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有中官吳誠者俾來驗之亦不識也曰吾賜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取之記吾誠始拜而吳命屠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府獲異僧陞州爲府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云云瑛大驚送之京師使尙膳太監吳誠識之其說亦如諸公考之史第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滿矣宜

哭未休其二三皆題于金銜長官司羅永菴者風塵一日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風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棋玉漏無聲水自沉遙相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閨龍榜嚴啓懶敲笑看黃屋寄團標南來羣龍千層迤邐北望天門萬里遙欸段久忘飛鳳輦袞袞新換袞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似不及前詩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語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深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楊應能非楊行祥辨

建文帝歸國事會州史料以爲楊應能止因楊行祥一事而誤其中州雜俎 卷六

實不然楊應能杞縣人爲吳王教授祝髮從帝出奔周旋患難獨應能之力爲多余按靖難兵入金川門帝惶急不知所爲東西走欲自殺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皇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難方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請急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俱錮以鐵三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大內翰林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袞袞帽履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此數也程濟即爲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于是帝名應文楊名應能葉名應賢從帝至鬼門從亡者九人鎮撫王景先以鐵棒啓之若不用力而即瓦解者出鬼門而一舟鱗

岸以待舟人叩首帝前因問汝何人何爲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即前皇上賜名王昇昨夢高皇帝緋衣南向御奉天門令兩校尉縛臣詰曰汝提點秩六品爲何臣頓首謝不知高皇帝遽大聲曰明日午時可於後湖驕舟至鬼門外伺候汝周旋勿泄後福未期不然難逃陰殛臣是以知陛下之來也今晚憩息觀中徐議行止舟至太平堤岸岸起前導步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等十三人同至共會於觀之西房共二十二人初帝亡去時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失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宜各從便因麾諸臣悉去時大慟而去者若干人分路隨亡者二十二入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四川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中州雜俎 卷六 人紀一

王之臣家世補鍋即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帝初欲往滇南依西平侯史仲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我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旦夕者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帝曰良是遂至仲彬家蓋吳江之黃溪也奉帝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拜於庭帝亦大適明日改題水月觀親筆篆文帝至雲南往永嘉寺其後再至彬家酒半謂彬曰明當即去彬堅留帝泣曰彼方覓我甚亟昨於四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瞻目而視此臣我曾目遇之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通臣屈指先汝我去決矣相對而慟久之視帝衣履敝甚固留三日爲製衣服俱用絲紬大小十六件隨行楊程葉三臣俱用綿布大小三十六件遂爲兩浙之遊杭州遊二十三日天台鴈宕遊三十九日仍返雲南彬嘗携一僮約何洲郭節俱爲道人飾訪帝於蜀中時朝廷偵帝甚嚴彬等夜或同宿日則分行相與行乞於市久之遇程濟亦已祝髮知已結庵白龍山深處去此不甚遠即乘夜月披荆榛攀藤葛往訪至庵天已微曙叩扉而出者爲楊應能旋拜榻前帝顏色憔悴形容清減蓋夏日患痢又飲食不其給爲此狼狽相對而慟隨問曰汝等帶得方物與我嘗否因各爲獻彬獨有僮而所獻豐且當年職居禁近知帝所嗜如金華火肉淡菜金山魚膾笋簍鵝豆肉鬆六味見之大喜即命煮火肉啓牀頭尚存樽酒啖之曰不嘗此三年矣自是盤桓將一月率游山中一日帝問彬曰若子年幾何曰十六歲矣問能辦事否曰尚在書堂曰欲爲官乎曰必不敢相與唏噓久之諸人在庵久屢辭行帝輒留之至

是拜別帝痛哭失聲曰今後勿再來道途阻修關津盤詰不可不慮且我在此少安不必憂也彬等叩頭慟哭而出後彬再訪帝於滇南初至南康蔡運家繼至襄陽廖平王之臣家復至連州郭節家俱已物故矣風塵險阻歷數郡不得踪跡至鶴慶有比丘示其所隨之行三日得達帝兀坐一室見之悲喜交集庵在平陽前後深林密樹不下數里爲浪穹所轄地先是楊應能集應賢所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已故即埋於庵之東於是帝命舉所餽獻奠之酌酒家上悲慟幾絕旋呼僮沽酒共酌言及楊葉二臣卽悲悼不置自大內火起時在殿痛哭者五六人運去者四百六十三人從亡者三十二人內從鬼門出者九人給運衣食者六人往來駐錫者七人其左右不離帝側者三人而楊應能尤爲精赤蓋隨

中州雜俎 卷六 人紀

十一

中州雜俎卷七

三儂外史汪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人紀二
聖蹟

孔子寧儀家志

闕里孔祀代有闡揚而寧儀一系與浙衢並荷異數今儀封城內後巷有孔子特廟封自唐貞觀十一年明正統九年詔遷儀封學正孔尚林同子世襲按寧儀家志乃知孔氏之竟而寧也自武德始由山東頻難貞觀爲保全聖裔計而封褒聖于宋故城蓋微子始封在焉其寧而闕里也自元和始也閱五世東土既平惟辟有歸克讓而留惟一于楮垆原蓋褒聖丘壠在焉其寧而轉徙儀也

中州雜俎 卷七 人紀

自至元始也水災遷徙世祖有文學詔而授孔某爲儀封薄官而附籍蓋亦曰先聖振鐸之所在焉

還鄉里孔氏先塋

夏邑還鄉里有孔子先塋按傳記孔子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戴厲公及曾孫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逮孔嘉父爲宋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越五世而生孔子故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隱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蓋指正考父爲聖人夏邑故宋地也疑弗父何正考父之墓在焉說者謂孔子自魯至宋過此而祀其先乃名其里曰還鄉至金七十二代孫出鄭嘉龍壙之祖來葬于還鄉里塋有祭田墓有碑記弘治初年里人始葬其碑以沉于河

懷孟孔氏先聖

孔子之後在魯者有明譜矣其疎族散處天下或逸而不載亡宋時有爲青州太守者實出於魯族生二子季曰琛仕至懷州防禦使因家于懷防禦之孫秀由進士登第爲河陽令徙居于孟生二子曰文政文叔文叔當亡金時扈從岐王南征有功累遷至大官娶周氏生子曰信棲遲田畝以閑居自娛娶陳氏生四子曰仁仲修佑咸繼先業隱而不耀四子之後子孫存歿不能考述中州自寧儀聖裔而外又有此河內一枝是不可不識

寧陵孔子裔

褒聖侯孔德倫先聖三十三代孫也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改封褒聖朝會同三品食邑千戶追則天武后天授三年十月二十日

中州雜俎 卷七 人紀

賜侯勅書及時服享年七十一壽卒於官寓葬寧陵縣楮欄村其子崇基襲舊封中宗神龍元年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終亦葬楮欄塋次縣唐五代宋金元以來丘隴如故屬大明洪武初黃河汎溢兩侯墓皆爲水湮孫希禎去官家居與族人復築而封之

孔碑出

戊子十月襄城縣東歐家營居民築牆獲一石碑文云孔夫子自楚過宋處至聖過化存神卽千百年後靈蹟不泯其隱見信有時也

榮澤孔子商家廟

宋祥符元年駕幸曲阜釋奠廟林賜孔氏男女錢帛有差合族謝

恩主喜曰聖人世家子孫若此其盛乎四十五世孫孔延世襲封

文宣王奏曰孔氏仍有隨駕參軍孔晃一枝住在廣武原族也上召晃問對曰臣祖孔戡仕唐禮部尚書國公孔緯皆荷先朝御葬廣武原子孫守墳奉祀隨往遂不能以東歸上喜賜晃布帛有加策命王羽廳來原建修家廟三間前戟門三間前臨星方門一所廟右書院一所正房三間左右房六間二門一座又前門一座工始於祥符二年仲春落成于孟冬之月明弘治嘉靖間兩經建修今且譜散而支系碑蝕而跡亡廟圯而祀廢可歎也夫

孔莊

修武縣西北二十里有孔莊先名晦村世傳老子修煉于此孔子

中州雜俎 卷七 人紀

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于此

小兒岸

新安縣北七十里黃河南岸有小兒崖相傳孔子西遊至此見數小兒鑿崖以通黃河之路其北岸有孔子巖與此相對

文峪

盧氏縣東南十里地名文峪昔魯哀公庚申孔子與顏曾冉閔之徒遊列國觀河洛駐轍于此今有燕居堂記云漢唐以來卽有之沙窩里又有傳道碑亦紀聖蹟也

文雅臺

文雅臺在商丘城東南世傳孔子過宋與羣弟子習禮大樹下卽此

曬書臺

宜陽縣有曬書臺相傳孔子往觀神龜負書處歸至平泉西河車陷水中篋書盡濕因曬書于高阜故名

匡城

睢州有匡城古屬宋世謂孔子畏於匡即此按括地志匡城本漢長垣縣在滑州城西南十里而匡城北十五里有蒲鄉當時孔子居衛懼譖而出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也而止之已而去過蒲居月餘而返衛蓋匡之有蒲史記家語皆有記載而睢則不聞有所謂蒲者矣

孔子回車廟

中牟縣北三十里南岩較家莊有石碣刻夫子回車轅處廟之肇中州雜記卷七

四

建英考何代按夫子回車人多疑為自衛適趙臨河而歎之事然此河在衛地非鄭地中牟屬鄭安得有回車事故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宋遭宋相司馬微服而過宋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藥藥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曰然哉然哉遂至陳此即夫子至鄭地回車事也又考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竈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于陳鄉作陳操其辭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慘子心悲遠原思陳左傳曰鄭有原圃夫子所云還原者豈即此地耶

問津村

志言官津在新蔡縣南十里古渡口也商旅通衢南北要津輪蹄負戴絡繹不絕日暮喧爭人語聲相亂即魯昭公二十年孔子自楚及蔡使子路問津處又黃柏山即黃成山在葉縣北十里山下有水東流即出瀾耦耕子路問津處今流之南有問津村在焉事出潛確類書余按津在新蔡南葉縣北二說正合不誣也

瀾車溝

澠水南有瀾車溝相傳孔子曾瀾車此處又有曬書臺在葉縣北十里許孔子瀾車後曬書於此也

寄九曲珠

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一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着來問我採桑嬖夫子至陳大

中州雜記卷七

五

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賜反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蜜穿珠絲將繫蟻蟻將繫絲不肯過以蟻煮之依其言乃能穿之于是絕糧七日出天中記事涉不經且亦俚俗聊誌之以備談資非云實也

一字王佛

陳州城外有危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在一王字而釋子附會為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市之作杜上城伍員之呼五擗鬚天下如是舛誤足供捧腹者豈少哉

厄臺

厄臺在陳之西南爲孔子絕糧處嘉靖間改爲弘謏臺宋王禹偁文有云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育天地之貌望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希舜厄於歷山大禹厄于洪水成湯厄于夏臺文王厄于羑里我先聖厄于陳蔡其道一也東坡過陳州云有寺曰厄臺乃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遭散騎臺以控扼黃巾者此說爲近之一曰在陳之桑落宋賢有詩云四海柄樞一旅人絕糧桑落死生隣自是天心勞木鐸不妨陳國有忠臣

潛臺斬蛟

孔子如陳南渡潁水遇亭蛟驚濤驟作潛臺滅明拔劍斬之得渡

中州雜俎 卷七

六

因案臺于其處名曰潛臺在潁水之上

封人請見亭

儀封縣西一里許有亭豐碑屹立大書論語儀封人請見一章碑陰別無記載前人意古識高不用繁文而天下之至文在茲又請見亭西有井皆曰生疏竊不假鑒造光耀歷數千年不滅名曰聖井以天子曾飲斯云柏邑西亦有鄉名儀封鄉有封人見聖祠又榜其地曰夫子停車處按儀衛邑今開封府儀封縣是其地也何復于此處名鄉西平志謂定公十四年孔子去衛適陳實經此姑存之

孔子誕忌考

按孔庭纂要文廟考周靈王二十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冬

十月庚子啓聖公叔梁紇居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聖母顏氏之房間釣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孔子于是日生子魯昌平鄉陬邑周十月庚子是爲今八月二十七日○周敬王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孔子享年七十三歲夢奠兩楹有泰山其頽等語夏四月己丑寢疾而終弟子治喪備古禮葬魯城北泗上周四月己丑是爲今一月十八日眞陽志中載之其詳故錄于此

洛陽國子學堂

東都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子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

子貢辨

中州雜俎 卷七

七

子貢衛人受學孔子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太史公立貨殖傳遂自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遊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而知其妄嘗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自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

楚方城多隱士

水經注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又曰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篠丈人一時

中州孔門弟子

羔子潔子庸琴牢子開必不齊子賤

陳有仲由季路
顧孫師子張
陳亢子亢
公良孺子正

宋有司馬犂耕子牛
原憲子思

蔡有漆雕開子開
或曰見上然則
季子系者死孔
孔子懷戚之貌
推轂下在我史
為之齊其相宮
作行藏或與

人上
手
延
一
君
智
以
不
良
死
也

西

漢陰有西河離城三十里隋圖經云安陽有西河卽卜子夏教授

中州雜俎 卷七 人紀二

八

弟子思曰：「子方授以六行，而一也，以道與之，言三行，而三行之

弟子與田子方段干木所遊之地以趙魏多儒在齊魯鄒之西故呼西河今屬湯陰

野王孔子廟碑

東南有孔子廟有碑魏太和元年禮靈度以舊字毀

址求修復野王令范衆愛河內太守元眞刺史高允表聞立碑於

廟治中劉明別駕呂次文主簿向班虎苟靈龜以宣尼大聖非碑

雖所稱宜立記焉仲尼聞殺鳴犢旋車而反晉人思之爲立廟碑

云孔氏官於洛陽追思聖祖故立廟亦猶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

矣。

中州雜俎卷八

二 儼外史汪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人紀

寶鑑

燧人四佐

燧人氏四佐曰明由曰必育曰成博曰隕丘按陶潛羣輔錄云燧

人匹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宋均曰出天所生也出洛地所生

也明由曉升級謂等差政所先後也必有受稅俗謂受賦稅所宜

施爲也成博受古諸謂古諸侯職等也隕丘受延嬀嬀興也主受

此錄也。江洛陽人李氏根曰：圖書之前有燧人、四佐焉。史書其

名而未言所產至晉陶潛氏始標宋均之言曰四佐出洛且各注

中
州
雜
記
卷八

—

所職某事竊謂靖節好古博學其言必有所據且四佐所職犁然

六卿之事萬古相業實從此啓今史乘雖未載而河洛人物之數

舍四佐其誰燧人氏之墓今在商丘西側有碑

八愷

顓頊之後六世生舜五世生鯀故虞夏皆祖顓頊八愷去之遠矣

舜何由舉哉此杜預所以有八愷爲顓頊苗裔之說又以庭堅爲

皇陶字非也夫史克旣明言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則不爲苗裔甚

明特彞之所舉者則其苗裔耳故詳其文曰族曰世濟蓋可知矣

生於空桑

帝王世紀云伊尹生於空桑皇甫謐以伊尹爲力牧之後則空桑

之說似不可信乃考亭氏註離騷又實以爲然蓋據呂氏春秋有

仇氏女採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其君令憚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東走母明日視白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得之伊水故命之曰伊尹竊謂邑人既盡沒于巨浸尹母又已化爲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于無人之境其事誰得而傳之怪誕不經所宜刊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高誘謂憚相國而然也其言信哉

空桑考

空桑澗在嵩縣南有莘氏女採桑伊川得子空桑長而因水爲姓謂在開封陳留非也又以盧氏莘川邵陽莘國附會不知一爲神降于莘之地一爲禹後受封之國與尹無涉此皆因莘字而誤也豈鄭州之莘城莘縣之莘亭亦可索合乎嵩古伊川地也縣之南

中州雜俎 卷八 八

有水曰伊卽生于伊上因以爲姓者水之南有澗曰空桑卽伊女所化桑女得之于中者澗之東有溝曰莘樂卽所謂耕莘樂道之處陳爲室識內地或尹相湯後世思其功德故亦以故居名之如周之謙溪實在營道後居匡廬乃亦命其水爲謙溪是也至于杞盧陳留皆有炳祀者蓋仰其休風思其道化隨處立祀不必其本生之地也舜生於諸馮遂于負夏而濟南祠之孔明生於瑯琊寓于南陽而巴蜀祠之兩程生於黃陂家於伊洛而南頓祠之此足證矣

伊尹負鼎

伊尹負鼎以干湯莊子成玄英疏云負玉鼎以干湯劉季德栖山志云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五鼎而要卿相楚辭天問云緣鵠

飾玉后帝是饗王逸云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遂以爲相獨孟子以爲不然余謂負鼎言伊尹有鼎鼎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爾而說者遂以伊尹爲庖人非也

比干少師太師考

癸辛雜識云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注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紂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

中州雜俎 卷八 八

能自決乃問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狂得任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注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蓋二處皆以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強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與孔注不合然二子皆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不同與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則又從史記之言一公必各有所見耳余謂太師本是箕子少師本是比干因紂囚箕子殺比干遂以太師官疵少師官強微子之去在囚殺箕子之後微子所問之太師少師乃疵與強詳覽諸書自明但比干墓在汲縣界即武王所封者墓前有石曰殷太師比干墓乃先聖孔子所書科斗文余於己亥夏過其地拜謁親見之然則比干當爲太師非少師也容再

微子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或謂既而縛何以又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而縛出于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且抱器入周亦必無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人周之有論語曰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甫侯呂侯

詩大雅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氏曰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孔安國亦曰呂侯即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

中州雜俎 卷八

四

呂三山林氏曰呂與甫猶曰荆與楚商與殷也或又曰甫侯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以余觀之宣王穆王相去甚遠甫侯呂侯當自爲二姓而四家之說頗屬牽合亦不敢據以爲信也

段干木爲李耳之後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詩有出宿于干干邸地也今開封有邗溝即其地傳又有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是其證也唐書宗室世系表叙云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者魏封於段干按史記老聃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抱朴子亦云伯陽有子李宗仕魏有功于段干審此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有段干木列子有段干生史記魏世家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有段干朋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意者因邑以爲姓故木與

朋綸與崇越人皆其名而子與生則男子之通稱耳風俗姓氏注以爲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又按戰國時自有段規疑段與段干自別若據前諸說則段干木姓李名宗爲魏將有功封於段干者如孟子所稱閉門不納之段干是魏文侯之所敬而體之者恐別一人耳姑書其說以俟博識者訂之

本國之文立以爲不備之出通其于本國式之觀也文侯之德也本國之文立以爲不備之出通其于本國式之觀也文侯之德也

施存卽少室壺公

施存齊人孔子弟子三千之數自號宛盆子得通變化景之道今中嶽少室之壺公是也見真誥云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其行玉

中州雜俎 卷八

五

奔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

魚腹書

太公呂尚衛人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夜魚無食餌者上有農人古之異人者謂尚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尙如其言初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

張良祖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又荀子韓之張去疾墓臣也按去疾爲良之祖然則去疾亂韓而良爲韓克蓋前愆者也

四皓皆中州人

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下黃人故號下黃公夏下古字通用圖
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居東園一作園角里姓周名術字元
道河內軹人太伯之後號霸上先生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一
云姓吳名寶字子景相傳爲東洛人

四皓名辨

四皓之名見於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輩辨之王元之在汝
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類如樗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
綺里季夏當爲一人黃公則別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
少有尙想黃綺帖陶詩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黃綺南史記
李緒辭梁武之名云周德雖衰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
間山林蓋各以自一字呼之於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爲
中州雜俎 卷八 人紀

六

據然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四皓神坐一曰園公神坐二
曰綺里季神坐三曰夏黃公神坐四曰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
祚凡皆漢人隸書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當時所鐫
必無誤書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蓋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云
綺夏亦未必盡舉首一字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周燮曰
追綺季之迹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書
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是爲夏黃公益可信矣且詩人稱古人
姓名多割截便於音韻如稱司馬長卿爲馬卿稱東方朔爲方朔
唐詩有稱東園公爲園公者蓋亦此例豈足爲攷據乎按風俗通
紀楚鸞熊之後爲園公穆公之子園其後爲姓至園公爲秦博士
避地南山乃改爲園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園公爲司徒

陳留風俗記乃園稱所撰蓋園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其嘗居園
中故謂之園公陳留志謂園公名秉字宣明蔡伯暗集有園典魏
有園文生皆其後也古字祿與角字通用故樂書作祿鄭康成於
禮書角皆作祿陳留志則又作角唐李涪音辨之矣然史記留侯
世家注云東園公姓庚以居園中故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
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里公角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

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嶺上先生又吳俗紀云先生吳人姓周
氏舍太湖中有蔡氏注角觸協音也淳化中崔僊徐判國子監有
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角或云用上加一撇或
云云上加一點果何音僊曰臣聞刀下用乃惟音兩點下用乃
鹿音用一撇一點俱不成字然則角里作角里亦非也後漢有角
中州雜俎 卷八 人紀

七

善叔乃讀作覺音何耶

壺關三老

漢武帝夢木人數千持杖擊之因是體不平江充與戾太子有隙
上言疾祟在巫蠱帝以充治之充遂誅太子宮中得木人甚多太
子懼因白皇后矯詔出武庫兵收充斬之帝捕反者太子兵敗南
奔帝怒詔收皇后增綬后自殺壺關三老茂上書訟太子冤帝咸
悟通鑑註壺關在上黨三老茂失其姓涉縣舊隸上黨其地有壺
關口唐上道志云涉縣有狐茂塚上黨記云令狐微君隱東山去
郡六十卽葬其山三老卽令狐茂也

夏馥同隱五人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漢桓帝時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

張儉等俱被陷詔下州郡捕爲黨者酸聞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翦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治家備親突烟炭形貌毀瘁三年無人識者黨禁未解而卒明嘉靖中羽士趙得秀于寶泉岩掘地及陶器有漢夏殷名并書同隱者五人姓字後羽客厭客碎其器五人名遂湮

有德皆可言龍

龍不獨賢君德凡有德者皆可言龍諸葛亮精康皆號臥龍孔融薦龐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樊英傳注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劭許虔汝南平輿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唐烏承玘與兄承恩入號轅門二龍陰與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象如此之類甚多

然則龍不止比君德矣

中郎本賢無嗣

漢左中郎將蔡邕有二女長瑛博學妙音律初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沒于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操與邕善憐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帛贈還再嫁屯田郎中陳留董祀次嫁上黨太守羊道贈濟陽縣君生女爲景獻皇后晉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並追贈其母按羊祐傳祐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祐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由斯考之中郎本賢無嗣也開封府志以羊道妻卽邕女瑛未嘗再嫁董祀亦無據按瑛幽憤詩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勵庶則爲嫁祀無疑也後漢書載瑛列女傳中王楙駁其不能死節更爲生子不當載

入烈女不知列女本紀賢女字从列原非烈字叢書妄肆譏彈可笑

貞節先生

漢范丹字史雲遭時絕俗好爲詭異之行俗傳古金谷園之北有其故址存焉桓帝朝避黨禍遁身梁汴賣卜於市時絕糧人歌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卒諡貞節先生

諸葛初居石峽口

諸葛亮本鄉人徙于順陽之石峽口結廬而隱尋徙入南陽之臥龍岡今裕州石峽口有小茅庵唐時石記猶存又嘗寓于新野之野白岡莊宅基址今爲玉皇廟古井尙在南陽臥龍岡碑陰載新野地五頃個戶張某佃種亦先賢之遺蹟也又唐縣有諸葛莊

中州雜俎

卷八

九

武侯之遠田也曾掣出古碑在縣西桐寨鋪東去南陽廬六十里又嘗居葉縣之山下見存隋開皇二年斷石幢云此地有諸葛之舊墳在高陽華里今山下少西有諸葛廟東有金鷄塚疑塚卽孔明父祖葬處蓋孔明從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居南陽則自孔明始也此斷幢旣爲隋時物則去三國未遠當必得其真故據而書之

虎欄

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于宣武場上爲虎欄使力士袒楊逸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爲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頓仆戎亭然不動帝于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

竹林竹篠竹根

竹林飲竹七賢事又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語劉寶卿曰思轉深矣竹根飲杜詩共醉還同臥竹根

阮氏家世嗜酒

阮籍爲魏散騎常侍司馬昭欲爲其子求婚籍乃醉六十日竟不得言而止後引爲從事中郎聞步兵厨管人善釀酒貯美酒數百斛遂求爲步兵校尉與王戎劉公榮共坐以酒少遂不及公榮公榮亦無慍色他日戎問之曰彼何如人籍曰勝公榮則不可與飲不如公榮則不敢與飲惟公榮則不可不與飲或問忱曰阮籍何如司馬相如忱曰阮籍胸中磊塊故須澆之

阮咸籍兄子晉始平太守與宗人共飲不復用杯酌以大盆盛酒

中州雜俎 卷八 八

十

團坐相向更飲時有羣家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使共飲之常醉騎馬欽側人曰箇老子如乘船遊波浪中

阮修咸從子嘗步行日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家無儲石諸晏如也吳衍戒酒修爭其背曰癡漢忍斷杯中物耶

阮孚咸次子文帝嘗於室內置酒十斛餅二十餅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兄卽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入王家宜早還宅因持酒歸文帝大笑以爲常侍常以金貂換酒兗州八伯皆任達字居一焉

七賢鄉

七賢鄉在尉氏相傳以阮籍祠墓所在爲其處按竹林七賢爲晉所重凡所到處卽以名鄉衛輝獲嘉與輝縣山陽鎮皆冒是名觀

史傳於嵇康曰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遂爲竹林之遊於劉伶曰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於王戎曰竹林之遊亦預其末於阮咸曰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大都以籍爲主初未嘗專指一處爲七賢鄉斯可見矣故元好問王惲有七賢鄉詩咏歎潞侯在在播傳所指山陽人之歌之亦如古來長安之呼陽關之疊不必論定其爲何地也

七賢祠

七賢祠在獲嘉縣北十里三橋村世傳言嵇康阮籍山濤阮咸向秀劉伶王戎七人爲竹林之遊當時號爲竹林七賢故邑人立祠祀之今按晉書濤與咸傳皆云與籍爲竹林遊而言竹林所在惟康傳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又云至汲

中州雜俎 卷八 八

十一

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遊而籍傳亦云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則籍與康輩竹林之遊正在居山陽與孫登相遇時也今考一統志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有七賢堂注謂卽籍等隱處而此云然者蓋嘗遊於此而遂名之耳

南北阮

晉阮氏宅在尉氏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

百泉名賢寄跡

百泉出蘇門山下泉通百道故名詩曰鬱彼泉水又曰原泉在左是也距輝縣治七里衛河發源于此又稱衛源云溪山秀麗林壑

清幽古有道者流類卜居而終老焉晉孫登有嘯臺宋康節邵子受學于共令李之才有安樂窩故址元耶律楚材嗜學即其地居之姚文獻公樞因耶律之舊徙家于此許魯齋與姚樞寶默同講于蘇門因依樞以居樞子燧太原白棟又從魯齋遊王鹿巖魯來居百泉王秋澗俾從之知名

三報

晉劉宏字終規兄粹字純嘏弟演字冲嘏並在中朝世人語曰洛中有三嘏焉

集翠裘

秋梁公與張昌宗雙陸梁以紫袍袍與張集翠裘爲賭昌宗數局連北梁公饒其裘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中州雜俎 卷八 人事

十一

韓愈河陽孟人

何塘文公祠記云公本河陽人河陽于國朝爲孟縣縣西十里有韓莊傳以爲公族所居莊有塚傳以爲公墓又城西北二十里尹村有韓氏祖塋文公父子昶附葬于此又公文聖城銘亦言歸骨葬其旁又文公姪孫湘墓在縣東諱星廟下公集亦有過河陽省墳墓及我家本源穀有地界草堂之句則公爲孟人無疑唐史乃謂公鄧州南陽人蓋傳誤耳弘治年間大家宰耿公始表公爲孟人奏請于朝廷祠致祀自古名賢雖爲地重然奉合附會不足云光聖蒲臨洮各稱公屬歷下賢方各標碑井一禹穴也會稽石紐爭辨紛紜不知考核適同愚瞽而已故余籍中多辨論之

韓文公河陽人辨

楊戶部初東曰唐韓愈本河陽人唐書云愈南陽鄧州人一統志云韓愈南陽人河南通志云韓愈本修武人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愈之故里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出世居此郡志古蹟曰南陽城在修武縣北唐韓愈世家爲余丁丑寓京邸見一刻云昌黎文集序曰愈本昌黎人李翱爲愈作行狀亦曰昌黎人然則何以知羣言之謬而愈必爲河陽人乎蓋史爲志誤見南陽即加以鄧州字郡誤通志見修武有韓村即加以韓愈墓在焉至志陵墓則又曰孟縣西十里許有韓愈墓以一人之筆自相矛盾如此通志又誤一統志也如以郡志爲然曰修武有韓莊韓村焉余博觀郡志河南有韓村武陟溫縣皆有之孟之西有韓莊相傳文公別墅也東南有韓村湘家在焉何以必愈在修武

中州雜俎 卷八 人事

十三

平曰村不足據南陽將不足據耶曰是大不然左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杜預注曰晉于是始啓南陽之縣土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按地志原趙發封邑與陽樊在濟源攢茅在修武溫原蘇忿生食邑之溫蓋南陽河北之總名即六邑皆河內地也使南陽爲一邑當襄主之予晉者抑五耶又曰公集中自云南陽公文章稱天下何也曰信如集公作汴州水門記云其從祀昌黎韓愈請紀成績送李愿歸盤谷序云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又如李翱之言昌黎之刻公南陽耶昌黎耶曰此又何也曰稱南陽者即今之列邑稱郡是也稱昌黎者即今之世家趙云天水李云隴西是也余所以斷爲河陽人者公祭十二郎文云又四年余往河陽省墳墓女

聖塘銘云五年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壘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公豈不知井里而厚爲自誤者耶作史者會通志而不及致詳作通志者會郡志而不能致詳修郡志者據舊聞而又不復致詳見愈稱南陽會修武有南陽遂冒之使有昌黎將又冒之矣信稱地稱世之言反畧乎墳墓歸葬之語使至易至明者爲迷惑不決之事余不能不爲之辨也

張建封本河陽人

張司空建封本河陽人德業聞望爲一代宗臣其墳墓世在孟縣太平鄉之魏村止以本傳稱鄧州南陽人故舊志不錄然墓志歷歷有據卽以史論舊唐書以爲兗州人新唐書又以爲鄧州南陽人傳聞異辭已自不確今以志銘考之正與韓吏部愈史書鄧州中州雜記卷八人

十四

南陽人無異建封爲武寧節度使時韓愈依之奏署幕府亦以同里舊知也

推服黃許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汝南黃憲慨然自失謝子微才高識遠見平輿許劭便自推服

兩閑人

少師趙公概治平中退老睢陽素與歐陽文忠公友善時文忠退居東穎公卽自睢陽乘輿舟訪之文忠特爲展宴而穎守翰林呂公亦預會文忠口號一聯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兩閑人謂公與文忠也

易學源流

宋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爲魏家簿權其城令善易精圖書象數變通之妙邵雍受業于之才之才受之河南穆修修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抃

范文正公寧陵家計考

文正公之先世居河內一支渡江遂爲中吳人公一歲孤既從朱氏名朱說讀書長白山地之相去無幾也年二十三趨南都發舍苦學歷五年不解衣就枕夜或昏忘輒以水沃面而酌粥不充睢陽書懷詩具在也睢陽者宋之南都也登第猶白謂長山一寒儒名登二記餘云爲武德參軍始迎母養年二十九遷文林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始復范姓表略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爲張祿名非窮越乘舟偶效於陶朱以范睢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年三十中州雜記卷八人

十五

二校書其省守官集慶集慶護皆今之亳州距睢陽一舍爾年三十九子純仁生其家計在寧陵永城有莊田其家書云永城莊田永城誌文立碣屢見又云或來修學亦好一如在陳時常有學徒日有功課陳襄永城俱相近公曾居寧陵故以家計命若永城則指之爲莊田矣蓋公之家計爲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乞贈長史朱氏父文翰太常朱氏諸兄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公之稱寧陵爲家祿是故也

與朱氏家書二通

文正者本蘇州人少孤隨母適長山朱氏及長讀書歸德宋都汴公立朝之日多寧陵公足跡慣遊地也其言寧陵家計或公行館穀與抑其異父兄弟朱某者僑寧陵而公叙衷言偶及與然不可

考矣諸識二書以俟博古者

三郎秀才前日專到寧陵奉謁不遇爲某暫來南京便欲與賢同送五娘子往廣濟社宅星夜候賢歸千萬千萬諸事候却回勾當且如今了却此事兼要奉見商量向去次第千萬星夜速來切切今專差人夫去不宣

三哥秀才自別傾傾渴渴雅况何如永城莊田暨寧陵家計作何筆畫八叔員外五哥應相助也大郎宅上安吉王郎家應往陳州裏邑下居亦甚相近還照管得否足下本約來此修學還遂志否如果起得但見本府進奏官即知在此公人客旅便次八九程可達更宜從長呂秀才託仲意或起離未得即詢問呂君亦可日新衰門如此寧不憂懼永城誌文立碣亦可向西屢見也秋涼希多中州雜俎 卷八 八 十六

愛多愛四郎看恤伊早令讀書因人千萬示信不宣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油然而天倫至情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某年新安朱熹書

碧雲巖謗范文二相

范文正公文潞公爲宋朝名相功業著聞從無有人敢議之者余觀宋時碧雲巖一書相傳爲梅聖俞所作集中深貳二公極爲怪詆譴善醜正料聖俞所不爲姑識於此以備稽疑一日范仲淹收翠小鼓扇聲勢又寵有名者爲羽翼故虛譽日馳而參知政事上自即位視羣臣多矣知仲淹無所有厭之而密試以策觀其所進策進果無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談耳因諭令求出遂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因不復用後爲鄧青杭三州專務燕遊其政大可笑自

謂已作執政又知上厭之不復收羣小以寵名士故底裏盡露也仲淹微時甚貧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爲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朱改范姓遂與仲尹連名及爲諫官攻呂許公而仲淹獲罪仲尹亦遭逐仲尹自中書錄事出合爲供奉許公怒仲尹刺探事令仲淹知故祇與三班借職自此家破義大有資蓋已爲仲淹取給盡矣仲尹貧仲淹略不撫其家一日文彥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爲彥博父洎門客貴妃認洎爲伯父又欲士大夫爲助於是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爲錦紋又爲輶轡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貴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姜父有舊然姜父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白中州雜俎 卷八 八 十七

爾屬意彥博彥博自成都歸不久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以明錦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爲國家任事者日日上殿無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親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往統軍至則錦已破賊擒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彥博殿上而條奇錦事數件質於上皆實事彥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楊升庵曰野史不可盡信如唐之河洛春秋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凌準誣郭子儀奪王甫之功李肇誣李泌定麻姑送酒柳程誣陸宣公計陷竇參小人誣君子何所不至至於宋代尤多如誣趙清獻娶娼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奔競識者已

辨之至於國史亦難盡憑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如兩朝國史貶寇準而褒丁謂蓋潘宗孟之筆也蔡京及下又誣司馬而貶官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冲孰爲正之然則碧雲騷所載本不當存存之正欲後人之無溺其說也後見聖莊漫錄謂魏泰所作其文曰魏泰道輔自號臨溪隱君著東軒雜錄續錄訂誤詩話等書又有一書謾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騷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西域百名馬頸有旋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梅堯臣撰實非聖俞所製乃泰作也按魏泰襄陽人與田衍肆譏當世郡人畏其吻謠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輕薄子敢毀文范正人且嫁名聖俞是何冒古冥府果有地獄必入斯人

中州雜俎 卷八 人紀三

十八

石林燕語范文正公獻百官圖譏切呂許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蓋爲范公而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略云我昔閱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曰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師無成功世願以聖俞爲隘乃知聖俞爲魏泰所托亦非無因蓋以聖俞本有刺譏當路之語故泰得而狐假之士君子立言固不可不慎哉

關西孔子

楊氏自楊震號關西孔子葬於潼關亭至今七百餘年子孫猶在關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出國史補

腹如水晶

薛文清公瑄河津人中河南解元傳謂公生時腹如水晶腸腑皆見

盜亦有公論

馬端肅公文升卒未幾而大盜趙鐵龍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遂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繫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云

中州雜俎 卷八 人紀二

十九

中州雜俎卷九

三儂外史汪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訂

人紀四

官贖

何氏策張氏鉤
漢何比干汝南人元朔中公孫弘辟爲廷尉平獄無冤民後去官家居天大陰雨晝寢夢有車騎客覺而見一老嫗求寄避雨兩方其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延入座兩止嫗去謂比干曰君先出后穰世有陰德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乃取簡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算嫗遂不見比干以下與張氏俱受靈瑞累世爲名族故三輔舊語云何氏策張氏鉤也

中州雜俎 卷九 人紀四

白虎王氏

紀王業字子香後漢時人爲荊州刺史山無獺狼川無鯨鯢風波不動後卒送喪還鄉忽有白虎立其側護至境而回荊州民爲之立碑號荊州白虎王君歸葬于紀今子孫亦號白虎王氏

蓮花池

庚吳之字景行新野人王儉辟爲衛軍長史蕭繹與儉書曰盛府元宰實難其選景行汎綠水依美蓉何其麗也時人指儉府爲蓮花池故云

斷虎

易鶚固始人爲長子令有斷虎事其奇民爲謠云青天無雲日卓午道路縱橫走狼虎磨牙掉尾羣食人饑饉夜泣俚魂苦使君奮

怒祈諸神一念精誠流肺腑上帝好生陰佑靈狼虎就縛如擒鼠嗚呼猛獸之猛尙肯誅苛政之苛寧肯施可憐率獸食人者惡在爲民父母賊

高鹵

魏史起爲郡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高鹵兮生稻梁按鄴渠本西門豹所鑿後漸湮沒而起復修濬之也

郡守連壁

章叔裕除浙陽郡守獨孤信爲新野郡守政術俱美時人號爲連壁

趙整詩諫

中州雜俎 卷九 人紀四

趙整字文業洛陽人苻秦時爲散騎常侍盡忠匡諫秦主堅頗好酒色整常爲詩上之曰昔聞孟津河千里有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使令濁堅正色曰朕之過也

父子狀元

宋眞宗東封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固爲狀元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師德爲狀元固爲狀元源子師德爲狀元去華子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又沈文通孫晦以祖孫相繼爲狀元許克昌爲許世安之親姪孫亦相繼爲狀元

三代同達

燕公張說自中書舍人拜工部侍郎子均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

郎孫濛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三世仕籍俱同亦異事也

三世宰相

呂蒙正字聖功諡文穆呂夷簡字坦夫諡文靖呂公著字晦叔諡正獻揮塵錄曰呂文穆相太宗猶子文靖參貢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爲英宗樞副爲仁宗樞使次子正獻爲神宗知樞相哲宗正獻孫舜徒爲太皇右丞相三世相繼執七朝政實盛事也

韓忠獻忠憲世系

韓琦安陽人諡忠獻子三人長雍次冲次素見神宗御製碑其後雍改名忠彥仕至南陽開國公登宰席韓億靈壽人後徙雍丘諡忠憲子八人皆貴綱司門員外綜刑部員外知制誥絳字子華平章事經職方員外推字持國龍圖端明翰林三學士續字玉汝龍中州雜俎卷九人紀四

圖開直學士韓比部郎中鈺光祿寺丞閔之璽爲天下冠二韓公俱中州人又皆爲宰執一諡忠獻一諡忠憲獻與憲相近多混淆而子姓亦不知所出今據其墓碑行狀略分析之

兄弟持節

晉汝陽王亮母伏太妃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

屋倒闔鄉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闔鄉暴風有裨將劍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旆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闔鄉常侍豈宜問馬

一門輪長

呂文靖公夷簡子公弼公著公亮公儲俱爲輪長

三人皆節度

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雨投村舍避之鄰里甚遠村家只有小童看舍業牽驢底于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鑑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流連止宿既曉又欲備饌業婉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其憂怪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伸賓慙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業曰三

中州雜俎

卷九

人紀四

四

人之小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鑑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鎮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鎮邠州節度業以討黨項功除鎮武邠澤凡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戊巳四先生

宋時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濡數也黨論之興指爲許洛兩黨崔鵬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書承君李彥方叔皆己亥生並居鎮昌陽崔時號戊巳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故諸公皆坐廢獨久

初恨却薦

唐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汴州願留半日醫疾開封縣令霍獻可追逐舊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爲宰相霍已爲鄆中秋欲中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問之狄公卒對無以應命惟記得霍獻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薦公乃知命也豈由于人耶

狀元同父名

蔡確少年日夢爲執政仍有人告之曰候汝父作狀元時斯其證也覺而笑謂人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自佚豈有作狀元之理確以元豐三年五月自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時其父久已沒五年三月確侍殿上聽唱進士名南劍州黃裳居首選確不覺大驚蓋父名黃裳也黃裳本泉州人徙居于陳

中州雜俎 卷九 人紀四

五

石有赤心

唐語林載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謬反耶

井中疑獄

杞縣一民家女將嫁令僮工整容工見貌美心動是夜隨女至婿家其時雜沓不辨主婦治饌翁姑奉客獨女在帷中工隨作墮直入牽女從他戶出女不省何意從之行其家失女舉火尋覓工見火光謂是追已走益急道旁有井井推女其中獨身逃去後成訟人謂其夜見人似僮工者拘訊吐實稱女在井起之乃一搦男子不省其故但繫工獄中蓋女墮之明晨有二商過井旁聞有呼聲

視之女也二商爲計解橐中繩以一人下繫女腰以一人上持繩女上持繩者視之絕美更利下者蔡金竟棄下者携女及橐直走至嘉定居焉既得美婦又饒資金意遂驕縱常縱女女怨潛以語鄰婦婦聞之官鞠實以女拘赴杞縣始知善男子所偶商也商與工並置法以女給其夫始台焉

卽打腿

相國李司徒勉初知開封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吾皆知之任公等自陳百不可過三日過則昇輓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資其輓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輓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廉使款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

中州雜俎 卷九 人紀四

六

公曰今有客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卽打腿

斷牛

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成邊留犂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敬還索牛止還老牛四頭云二頭已死餘並非汝牛所生敬投縣呈牒子雲令送敬付獄叫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于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牆下進急吐款曰三頭牛總是外甥犂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卽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

李公神斷

李大夫傑之爲河內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涕泣不自辯明但言得罪於母甘死察其狀非不孝子再三喻其母母固請殺之李曰審然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悔喻之如初婦執意彌堅道士方在門外密令擒之既出其不意一問便曰某與彼婦人有私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乃杖殺母及道士使以向棺載母喪以歸

兄弟狀元

同科兄弟狀元者宋庠宋祁雍丘人少時同行達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第後十年大宋復遇諸塗僧乃大驚曰公丰神特異如此豈活數萬命者乎大宋曰素貧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宋良久曰北堂有蟻穴忽爲大雨所浸編竹爲橋以中州雜俎 卷九 八

卷九 八

七

渡豈此是耶僧曰必是也小宋合當大魁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獻太后乃謂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時人以大狀元小狀元呼之連科兄弟狀元者孫何孫僅汝州人咸平元年二年皆放進士舉何僅相繼魁天下京師閭巷之人榮之亦呼爲大狀元小狀元何既爲狀元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粉壁生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鶴鵠原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并寄何詩曰惟愛君家棣華榜登科記上並龍頭遙遙亦有詩云歸來遍檢登科記未見連年放弟兄而陳堯佐堯咨兄弟亦前後相繼爲狀元實士林盛事也嘉祐八年許將治平四年許世安亦兄弟狀元時呼小許大許但隔彭汝礪一榜耳

雍丘驅蝗詩

米元章爲雍丘令適早蝗大起有鄰尉司焚瘞後遂滋蔓即責里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亦輕脫即移文載里正之語至牒雍丘請各務打撲收埋本處地方勿以鄰國爲察者時元章方與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批其後付之云蝗蟲原是空飛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無不絕倒又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劉貢父獻以詩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臺施過江東亦佳話也

五相鄰居

西洛有五相宅常有詩相庠和乃文潞公富相王相二張相也伊中州雜俎 卷九 八

卷九 八

八

洛山水之秀士風之厚自昔卿相間出故洛陽有宰相坊侍郎里

父子兄弟四尚書

靈寶許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製毅子許誥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諡莊敏許誥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簡許論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恭襄又二子許詔許詩詔之子許儒俱鄉薦

兄弟名位事體相同

靈寶許誥許誥皆吏部尚書進子以避父嫌同日誥由給事中改翰林檢討誥由御史改編修後復以父累同日外謫誥爲判官誥爲知縣尋再起累官誥爲南戶部尚書誥戶部尚書中間誥由九列一轉翰林侍讀學士誥最後自太宰爲文淵閣大學士父子同部尚書

許進與子禮俱爲吏部尚書復與子論俱爲兵部尚書按國初詹同以翰林承旨兼吏部尚書緒二綬蓋待從俱六卿之長其子徽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亦緒二綬蓋六卿三法司之長皆盛之極而奇者也

盜格虎

元德秀少孤事母孝母亡廬墓三年哀毀踰禮天寶中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爲暴諸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果尸虎還

石膽

王繼祥符人成化丙戌進士爲山西按察使時中貴奉命採石膽於紫碧山求之弗得甚爲民患繼令取小石子給之中貴怒曰石膽古書所載何以云無繼曰麟鳳亦載古書今有之乎事遂寢

中州雜俎

卷九 人事四

九

斷鬼石

石璞臨漳人明永樂中舉於鄉官江西廉訪使有民娶婦三日矣婿與婦往拜婦翁婿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得婦翁訟婿殺其女婿不勝拷自誣服云尸在前塘中官求之果得尸獄成璞獨疑曰初婚方燕好胡乃爾爾出因問曰爾辭信乎因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璞計無所出乃焚香告天夜夢人贈一麥字璞曰兩人夾一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百令待時行刑因未出璞見一童子向門內闕召人曰爾羽客何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其因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匿之穢麥中夫遂獲釋江西人號之曰斷鬼石

夏桂州詞

明嘉靖中大學士夏言扈駕南巡過獲嘉亢村駐渡黃河作大江東去詞進御覽詞曰九曲黃河畢竟是天下人間何物西出崑崙東到海直走更無壁壁噴薄三門奔騰積石浪捲巴山雪長江萬里乾坤兩派雄傑親隨大駕南巡龍舟鳳舸白日中流發夾岸旗旂圍鐵騎照水甲光明滅俯視中原遙瞻岱嶽一縷青如髮壯觀盛事嘉靖己亥三月

正德三劉入閣

劉文靖健在內閣二十年正德元年以少師首揆致仕四年少傅劉宇由吏部入閣六日而歸省遂致仕五年少傅劉忠入閣不滿歲亦歸省遂致仕三人在相位有久速人亦薰猶但皆係河南人中州雜俎

卷九 人事四

十

又皆在武宗朝爲稱異耳

正德萬曆二相

高少師拱病榻遺言謂萬曆改元謀欲去司禮太監馮保而張少師居正爲次輔與保善第三輔高宮保儀言天道六十年一周止德初劉少師健與謝少傅邊謀去司禮太監而次輔李少師東陽泄之連劉謝俱不勝罷去蓋劉與高皆河南人李張皆湖廣人而謝與宮保皆浙江人也俄高少師遂宮保卒張亦獨留異哉

紅線縫裙

漢虞詡爲朝歌令盜竊李等屯聚劫掠詡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紅線縫其裙爲識有出市者輒擒之賊由是駭散稱爲神君捕狼

明陳璘字玉明涉縣人正統中貢令井陘多異政有民止一子爲狼所害民垂涕訟之于縣璘曰汝勿哭吾爲汝處之于是齋沐爲牒文禱之城隍期三日得狼至三日晚夕果有羣狼在城外臥號蹕蹕出城謂羣狼曰其不傷人者各回其傷人者留此抵罪于是羣狼各散獨一狼俛首閉目不去杖而殺之

女知府

明李曜內鄉人嘉靖中爲四川芒部軍民府通判其土官則女知府也女知府欲留之曜托事潛走女知府引兵追之路逢一大洞闊丈許曜乘馬加鞭一躍而過且馬尾仍拂一男一女無恙也苗人以爲神相視解去

巡撫本鄉

中州雜俎 卷九 人紀四

十一

永樂中開封人許廓以工部左侍郎彰德人王德以右都御史俱巡撫河南卽於本鄉作巡撫亦異遇也

汴衝取土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衝取土不日皆成巨壑乃決汴水入壑中引諸道竹木簾筏及紅運雜材盡自壑中入至工畢後却以斥棄瓦礫灰壤入於壑中復爲街衢一舉而三事皆濟省費以億萬計辦事之才亦不可以其人廢也

中州雜俎卷十

三儼外史汪

介价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人紀五

文蹟

音樂助文思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澹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過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三鱉

晉侯伯僑周王封於楊封知六籍有厄乃藏書於湖城之董社原後迷其所至震之父寶夢伯僑謂曰所藏書在某處寶遂命需求之果得書皆蝌蚪文字時行八分書而藏書簡編磨滅莫能識遂

中州雜俎 卷十 人紀六

一

就其地構堂校焉時學徒雲集有鶴銜三鱉集講堂下生徒取魚進曰鰓卿大夫之服象也其數三者應三台也後官果至大尉

學潘安仁

潘安仁才藻且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連手縈之左思絕醜亦效岳遊於是羣嫗亂唾委頓而返又岳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載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

泥詩壁

項斯云因詩壁重泥蓋言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忍泥也重泥作去聲若今之題歪詩者泥之重題題又重泥之當作平聲讀可也梁園有富家子杜四郎號杜荀鵠比杜荀鶴有詩卽題壁觀貴或汙墮之卽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得始一秋泥

洛神辨

洛陽宓妃祠在洛陽縣東關宓妃義氏之女下嫁諸侯夫死妃因投洛水殉焉遂爲洛神漢袁紹子婦甄氏魏主不納以爲后后殂陳思王植作感甄賦以哀之魏主不欲觀其賦植懼謬易洛神賦以獻辭其淫治後人不能詳信以爲真遂令妃受萬代之誣假師志乃載太和處士蕭曠自洛東遊夜憩于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苦甚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乃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言洛神即甄皇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魂于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託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卽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中州雜俎 卷十 人紀五

干寶姓辨

楊萬里談晉干寶一吏取禮部韻書下註晉有干寶以進曰乃干寶非干也楊大喜以爲一字師後世音韻遂載在寒字韻即比干段干之干系出梁陽潁川宋有干鑾蓋其先也書者誤增樞於下遂讀作虞字韻滂爲干鮮于之干然余家所藏宋板晉書文選干作于寶于令升及文選晉武革命論亦作于令升搜神記周禮註亦俱作于無有稱干者胡承之以爲字畫搜沿之訛而取于子書爲證按春秋有干鑾後漢有干吉寶豈其後耶然漢亦自有干定國

魏有于禁焉知寶之不爲其後也陸法言廣韻止引干鑾而不及寶何法盛晉書稱寶撰晉紀及搜神記而不及干恐未可據

機雲兄弟見鬼

晉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近夕結屋望道左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神姿端遠與機談元妙有詞致機無以抗乃提繯五經綜驗名實年少不勝欣解既曉辭去脫驢逆旅問編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機還歸昨路空野窺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機由此妙達元理又陸雲獨行偃師途中忽見一家牆宇整峻雲因饑乏因而請前見一少年二十餘風姿可嘉論敘平生不異於人尋其說老子極有詞致雲出臨別語云我山陽王輔嗣也雲出門還望向處正是一家比至家已經三日

中州雜俎 卷十 人紀五

三

右二事俱出異苑不應陸氏兄弟俱於偃師見鬼或是一事記者訛作二人然又不當俱載之異苑也

指雲思親

指雲思親俱中州事陸機仕洛而親在華亭故其思親賦有云指南雲而寄欽望歸風而效誠又陸雲九慰云眷南雲以興悲後狄梁公仕并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歔又梁瑄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陶淵明停雲詩亦以思親友江總詩心逐南雲去杜甫詩江東日暮雲又每望東南雲又李義山云萬里南雲滯所思李賀送小李之盧山詩南雲北雲空脈斷小李其弟也晏元獻詩一紙短書無寄處數

行征雁入南雲又歐陽公長短句詞云雁過南雲行人回淚眼皆用陸事也

陸機入洛年二十

宋袁淑答彭城王義康問年云鄧仲華拜賓之歲又云陸機入洛之年史傳莫可攷知其歲數惟陸羽警年云二十歲亦不知何從知之杜詩云陸機二十作文賦然則入洛之年正作賦之日

覽文倒讀

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之

三人讀碑

中州雜俎 卷十 人事五

四

蕭穎上嘗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龍門共讀路旁古碑穎上即閱卽誦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論者以三人才格亦復如是

無聲詩

李驥元俊家藏元章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淡墨畫成鍼芒千萬攢錯如鐵今古畫松未見此製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於一紙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苦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遊頴昌西湖之上也

青山獨往

白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變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成紀星郎

李商隱河內人善爲詩古文尤稱健筆按義山乃隴西成紀李氏崔珣哭義山詩云成紀星郎字義山可證義山詩亦云我系本王孫又寄人龍種瘦新書或云英國公世勛之後考英公孫敬業則天時起義事敗被誅復姓徐氏新史所云不足信也

鐵硯

後周桑維翰洛人爲人醜怪身短面長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不取或勸其他業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鑄鐵硯示人曰硯敝則改業卒第天福八年進士皆出帝時拜相

邵母江婢

邵康節父得江鄰幾學士家婢而生雍婢攜江氏家書數編來雍中州雜俎 卷十 人事五

五

取而讀之故其深遠非世所曉

楊文公歸陽翟

楊文公既佯狂逃歸陽翟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問常不輟皆自爲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絕希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餓當時服其微而婉云

顯芳亭詩

歐公閒居汝陰時二妓其穎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楊樹子有詩留顯芳亭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

之句耶

詩識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善爲詩歌嘗爲白頭吟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識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識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未周歲爲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

司馬相公書

許彥周於宣和癸卯遊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見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地燒天燄地空爭似滿爐煨槽柸慢騰騰地煨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云此中州雜俎卷十八

六

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耶又於柱間大字隸書曰日光頗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二字程正叔也又壁間題云登山有逌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地則不危呂公隸書

呂公戲作

呂公歸老於洛常遊龍門還闕者執筆歷請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輿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氏也曾三到鳳池來

李廌不自愛

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貢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冠多士及考章授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廌既拆號慨然出院以詩送廌歸有云平時漫識古戰場過

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不進家貧不能自愛嘗以書貢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胡鉞釘祭列禦寇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數謂賢者之跡禁其樵採里有胡生者性落魄家貧少爲沈鏡鉞釘之業凡遇甘菓名茶美酒輒祭於列禦寇之祀隨以求應慧沈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割其腹以一卷書入之及覺而吟咏綺美終不棄頃末之藝有隱者風遠近號爲胡鉞釘名流皆往囑之其所作略記數篇喜園田韓少府見訪一首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廬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幃曰日暮堂前花葉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鸝下柳條吟江際小兒垂

中州雜俎

卷十八

七

釣日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怕魚驚不應人

人紀六

武蹟

張孤袁達

相傳春秋時孫臏自雲中過中牟行至碧楊橋口天晚宿旅店戒使者曰今夜有二入來行刺命搬石堆橋邊作八陣圖令人守之夜半果有二入來一曰張孤一曰袁達及至聞橋邊有殺伐聲遂迷入陣中不得出贖令使者引出二人頓首而去

蒙虎皮取勝

魯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乃自雲門竊出蒙皐比也虎皮而先犯之大敗宋師齊師乃還宋城及縣之戰齊師敗於此又魏主爲南陽大守房伯玉所敗乃自

中州雜俎

卷十 人紀六

八

引兵襲克宛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用兵以虎皮取勝此兵之以奇制勝者也又林邑王以其裝被象宗徽製獅形相拒象奔逸遂克林邑又朱滔給帛爲狻猊象擊破王武俊精騎三千變而用獅皆師皐比之智也

無底船

襄城之圍張貴爲無底船百餘艘中豎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凝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有之奇也

三害

郊縣東南有紫雲山楚莊王長女修眞于此縣東有長橋亦名藍橋即尾生抱柱而溺之處也相傳晉武帝時紫雲山有白額虎長

橋河內有大蛟俱爲民害時周處少孤臂力絕人修不細行里稱患處成父老之言射虎斬蛟改過備行與義興志所載相同按處實係陽夏人郊縣所稱附會之辭也

木鷄

隋堯君素大業末爲鷹擊郎將拒唐兵于河東時閻君素急行李斷絕君素作木鷄置表于頸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使者得之達於東都越上伺見而歎息及唐賜君素金券待以不死君素不屈其妻至城下謂之曰唐室已亡天命有歸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後竟爲左右所害

石識

唐元和十三年詔丞相裴度往平淮西至上蔡有掘地得石其文

中州雜俎

卷十 人紀六

九

曰井底一竿竹一色深綠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者忽一卒曰吳元濟逆天子命爲反謀今日暮死矣鷄未肥者無肉也酒未熟者無水也肥無肉爲己酒無水爲酉然則破賊之日其在己酉乎度喜顧左右曰卒辯者也及元濟擒果己酉乃以卒爲裨將

李太尉鎮河陽

郭汾陽自河陽入李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壘也舊士卒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之精彩苦發

元結義師

元結天寶之亂白汝墳大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櫻城扞寇之功結天寶中始在商餘之山稱元

子逃難猗玗山稱猗玗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爲養叟酒徒呼爲漫叟及爲官呼爲漫郎

佛流汗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流汗節帥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復起輪齋梵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貲不及乃令官爲簿書籍其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佛汗止矣所入蓋巨萬計悉以贍軍

李祐首縛元濟

李司空愬之討吳元濟也破新柵擒賊將李祐將斬而後免之解衣餽食與祐臥起帳中半歲推之肝膽然後授以精甲使爲先鋒雖祐妻子在賊中愬不疑也夜冒風雪走一百六十里首縛元濟

中州雜俎

卷十

十

而功大成乃祐之力也

李摩雲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懷慶縣白日至睡無與之者擲鉢於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罕罕之卽僧號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爽尋著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寨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荆南成汭之流也

平賊同日

憲宗朝吳元濟淮西之亂於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之其斬劉闢於西川也爲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其斬李錡於浙西也爲

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憲宗誅三賊皆同月日亦異事也

睢陽守備

尹子奇圍睢陽張巡應機守備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一大木末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大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開巡以火木置連鎖大環拔其鈎而焚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添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礮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棚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樂陵令

許達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預築城

中州雜俎

卷十

十

淩渚貧富均役除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刀俟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河陽轄

北齊武定初高祖與周文戰邙山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慕容謂文曰水能滅火不宜赤對黑遂改爲赭黃時稱河陽轄

周同善射

岳忠武末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同射三矢皆中的以示之由是忠武善左右射亦以教士卒皆能左右射同死忠武歲時拜奠必盡禮焉葬于湯陰縣東周流社墓有石刻忠武手題

岳武穆當稱忠武

今天下岳廟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嘗見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相如身雖已死凛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載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觀此益知當稱忠武爲是

羸官人

岳飛之長子雲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勇力軍中呼爲羸官人每戰以手握兩鐵錘重八十斤

中州雜俎 卷下 人紀六

十二

中興戰功不紀忠武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琦順昌張子蓋海州吳玠海道邵宏淵正月蒲橋虞允文朱子道光化次湖劉錡阜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忠武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李佩婦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李佩爲項城令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用逃之若重賞募死士可守也佩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衆皆泣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刀矢殺賊者賞錢萬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曰炊爨以享衆使報賊曰項

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徒失和無益也曾佩中流矢走還妻怒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死於外不猶愈於牀第乎佩乃登城賊引去縣卒完

絮桃藏信

李希烈入汴時強取參軍竇良之女女顧其父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女聞希烈將陳仙奇忠勇因勸希烈任之又聞其妻亦竇姓言於希烈願與通家往來以結其心及希烈有疾竇女乘間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敗奈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賂醫人使毒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喪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竇女請分遺諸將以示暇因染帛裝絮如桃狀而藏書信於中仙奇妻剖桃始知希烈因信仙奇乃率兵入斬希烈子並梟希烈一門共

中州雜俎 卷十 人紀六

十三

七百獻諸天子詔拜淮西節度使

竇夫人

光武側室竇氏能爲戰陳今唐縣有竇夫人莊俗呼爲老竇衝

金花軍

金花營在儀封埧陽鄉元季兵亂義兵四起一女子率師駐此善緝略號金花軍卒盜望風遠遁一方賴之

中州雜俎卷十一

三僊外史注

份介人輯

人紀七

忠蹟

睢陽從死

張巡許遠與南齊雲雷萬春姚閻賁配六人同死安祿山之難唐至德中惟專祀張許以南齊雲配享世稱雙廟是也已而增雷賁爲五王廟宋大觀中增姚閻爲六表其廟曰協忠按賊將尹子奇破睢陽以巡智勇兼資知不可留乃并南齊雲雷萬春姚閻等三十六人皆斬之遠爲睢陽守故生致洛陽以獻俘至偃師不屈而死時別將二十有五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名今以存而可考者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七

詳列於後豈所缺四人卽南雷姚賁乎然而不敢定也

石承平 李 辭 陸元鏡 朱 珪 宋若虛

楊振威 耿慶禮 馬日昇 張惟清 廉 垣

張 重 孫景趨 趙連城 王 森 喬紹俊

張恭默 祝 忠 李嘉隱 翟良輔 馮 顏

孫廷珪

張許死之先後

張巡許遠死之先後昌黎嘗辨之情猶有未盡蓋睢陽之圍遠主守巡主戰且百戰百勝賊之所甚忌無如巡之切齒而欲以一擊斃之者亦莫如巡何也巡一日不死賊未得安枕而臥故子奇欲緩巡之縛而其黨阻之曰彼得人善戰緩之慮有他虞此其欲巡

之速死可知也子奇謂巡曰君每戰則曰背盡裂齒欲碎何也巡曰欲氣吞逆賊耳賊怒以刀挾其口齒存者三四如是而欲不速死得乎巡死則遠爲之次洛陽之糧非遠其誰巡死遠亦死則俘無主帥俘無主帥則其功不尤此遠之所以後巡一死也而史末之及終不能無異議亦何怪兩家子弟之不能通知父志也

又按綱目睢陽死節三十六人史稱寧陵之功別將二十有五後皆從巡死難而姓名之可知者僅二十有一祀又不及其餘且并其人佚之情哉夫許張二公生既與士卒同甘苦死豈不欲與諸將同血食乎後之人有能仰體二公之心做各郡邑名宦鄉賢之制於協忠二門外左右各建祠三楹而其本主祠主皆東南向春秋二仲量備牲醴祀焉不惟發潛德之幽光且以補數百年之缺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七

典豈不踴哉

寧陵從死軍士

唐至德三載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以下俱被執士卒當子遺之餘莫不靡然降附時寧陵之從軍者二十一人見巡之不屈也皆相顧涕泣巡遇害二十一人死焉昔田橫之歸漢也可以死可以不死橫之死無謂矣彼五百人者皆自殺以殉君子曰田橫之客皆義士子其心也睢陽之難饑疲殘削其身家室兒女搖其念彼巡之死臣道也宜也二十一人者執追之哉忠義之心殷于一感無所顧惜故耳嗚呼臣死君士卒死將皆義之大也天理民彝之正也僞命諸臣寧不泚額惜也名以微賤不傳又不得與田橫之客類書史簡君子悲之

張巡守不當異議

張巡之守睢陽糧盡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衛縣尉李翰撰巡傳上之因請收葬睢陽將士骸骨又採從來論巡死守立節不當異議者五人之辭著於篇

張睢陽表詩

張巡之守睢陽明皇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奏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綠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擄掠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檢罪益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

中州雜俎

卷十一

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劍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云峒峒試一臨幽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又許遠亦有祭文所謂太乙先鋒蚩尤後殿齊能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暨井鳩翔老堞龍擾二公之作至今誦之猶漂漂有生氣劉禹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千身存不過一張僕射耳則巡遠之功安得以光萬古哉文人以此立論謂之哀慰二公則可若夫忠臣報國事求必濟何嘗計及身後之名此正如金牌不召未必能恢復中原之語非篤論也

銀鹿相隨

顏魯公之在蔡州再從姪峴家僮銀鹿始終隨之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於魯公公答曰老犬所記惟諸侯朝覲之禮耳臨以白巾視之晏然嘗草遺表及自爲墓誌祭文以置坐隅竟遇害於龍興寺

陳咸父子忠義

宋陳咸涉縣人紹興中進士爲利州路轉運判時吳曦反據蜀稱王咸不受僞命自斃其髮後遷寶謨閣待制子寅知西和州北兵犯邊寅率民兵死守求援不至城陷寅顧其妻杜氏曰速自爲計杜登高堡自餽藥二子岐疑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再拜伏劍而死寅客同心者二十八人一子後至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義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詔

中州雜俎

卷十一

四

賜錢三十萬立廟以祀之

岳王顯靈

秦檜殺忠武王後罕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極惡大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汝當受鐵杖于太祖皇帝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秦熈亦死

人紀八

孝蹟

聶政爲父報讎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墮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走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妻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爲泣乎即復入山中仰天歎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讎而爲妻所識父讎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八

五

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剗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泉裂政於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讎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爲父報讎恐及母乃自斃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哭絕行脉而死右見太平廣記謂死爲父報讎絕不因嚴仲子所刺者韓王又非韓相俠綽道逢其妻並不言有姊焚死其母哭尸而死則其母尚在無母下世而以身許人之事所紀與史傳不合但其說辭而可喜故錄之且義威殺身不過游俠者之所爲爲父報讎其義更大可以風世誰謂廣記不經之書哉

累世同居紀

陳州張文裕六世同居開封李居正穎州張可象衛州張珪並七世同居相州趙祚八世同居張公藝九世同居蔡州黃美十世同居河陽大理丞陳芳十四世同居封邱劉昂十九世同居宋河陰王世陳州劉閏俱聚居至七百口

黃羊祀竈

漢宣帝時南陽陰子方者性至孝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嘗言吾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後遂繁昌家凡四侯牧守數十故後子孫嘗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河內二孝子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八

六

河內有二孝子一曰丁蘭一曰郭巨丁蘭少喪母刻木爲像事之朝夕定省不少忘隣人張叔妻從蘭妻借貸蘭妻跪告木像木像不悅不以借之張叔醉罵木像以杖敲其首蘭還見木像色不憚而問之妻妻具以告蘭即奮擊張叔吏捕蘭蘭辭木像去木像爲垂涕郡縣嘉其至孝通神明奏之上詔圖其像又郭巨亦河內人早喪父歛畢有錢二千萬二弟求分各予千萬巨獨與母居客舍夫婦備養以給公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有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埋兒於野墾地得石蓋有黃金一釜中有丹書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民不得取於是名振天下按孝子丁蘭曾流寓於固始故固始有丁蘭祠按蘭實河內人方輿勝覽又云陳州人一統志又云蒼梧人岑溪縣有丁蘭山丁蘭

村又寓居宜城南漳縣有刻木谷河南總志西華縣有丁蘭墓郭巨墓在懷慶沁河北岸或謂在林縣西北三十六里按孝子傳云郭巨河內人一云降虜人降虜舊隸河南括地理志云濟州有郭郭巨墓賢者所至如景星慶雲人皆快視故李白蜀人而由東以之增重嚴光新野而富春以之名陵不然丁蘭村谷或別有稱郭巨墟墓莫可徵實亦何必張喙羣爭也耶

捉骨取髓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寤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古有爲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白非至誠安能動天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事八

七

地感鬼神哉如段簡者安知其不然也

搯虎頭

宋順陽南鄉縣楊豐與息女香於田穫粟豐爲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搯虎頭豐因獲免太守平昌孟肇之賜穀旌其閭

袁小兒

相傳嵩縣有袁小兒不知爲何代人小兒有祖其父不任養一日飯熟父昇祖上山兒收昇芭蕉之父問其故兒曰將留以昇父也父感悔卒善事其祖今山有跡其草色隨芭上下色上親上芭下親下

十九世同居

封丘西斗三甲劉昂字志高治家有法上繼曾祖十三世下歷孫

繼仁六世皆同居共爨男女共三百餘口財帛不私鳴鐘而聚食以視張公爲九世同居抑又異矣夫疋布斗粟之謠燃其泣豆之事雖一世不能相容而况傳之十九葉乎此可爲世俗勸也

趙晉

趙晉者乞人也其父母覓食他方死於秦晉間之號泣不欲生行乞至秦自計求其遺骸負之歸復乞地葬之負土築墳廬墓三年鄉里稱之

王田

楊公伯雍雖縣人也本以俗賣爲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事八

八

玉當生其中公時未娶又語云汝當得佳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往視之見玉生子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古北平著姓女甚有行屬有聘者多不許公乃試求之徐氏笑以爲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玉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爲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人紀九

義蹟

許昌男子

李北海與張說交惡以柱下獄論死公妻上書請戍邊自贖許昌男子孔璋亦上書願代戍死曰臣知有舊惡不知有臣得未減貶避化尉流瑋嶺南

抱哥灣

郿縣得抱哥灣世傳魯義姑迫於寇棄其子抱姪以遁寇追及得其故皆感泣投戈而歸正焉今名其地爲抱哥灣嗚呼鄧伯道雖男子義概傳千古以此姑相例又何忝焉

二俠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九

九

聶政枳溪井里人郭解根人濟源有此二俠

故吏衛屍

杜荷李固俱林慮人漢建康初俱官至太尉時梁冀專權益州刺史种嵩劾劉永世以金蛇遺梁冀事覺蛇輸司農冀從荷借觀荷不肯與冀銜之繼又屢以事忤冀及清河王蒜事起冀遂誣有司劾奏荷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俱置於法暴屍於城北荷故吏陳留楊匡聞之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托爲夏門亭吏守衛屍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於是帶鐵鎖詣闕上書乞李杜二人骸骨太后許之時固之弟子汝南郭亮南陽董班聞固死亦奔赴守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

德秀乳飯

唐元德秀嵩陽人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卽以己乳含之涉旬而有汁遂長大

隗順負岳王屍

岳忠武之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脅而殯獄卒隗順負其屍出城至九曲叢祠中葬之北山之濤身素有一玉環亦葬之腰下樹雙橋於上識爲及死謂其子曰異時朝廷必求求而不獲必懸官賞子以是告後來果購瘞不得以一般行爲賞順子以告時無他珠玉殯而屍卒如生尙可更歛禮服也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九

十

人紀十

節蹟

杞梁妻

長城秦始皇所築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子史諸錄並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殖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七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其死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俟而杞於長城又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十

十一

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貞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敵仇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嗚上無父兮中無天下無子兮孤又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饑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事合而成調未知何據

孟姜

孟姜在杞縣西二十里接宋北轅錄云過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或曰孟姜秦始皇時澠人范郎妻也姓姜行一故曰孟姜因事與杞梁相類故人以范杞郎呼之遂訛以爲杞縣人也馬理補傳辨之甚悉或曰因孟姜經行之處而名之未可知也接杞梁者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梁殖載甲夜入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列女傳載其事既云赴淄水而死矣又別載杞氏襲莒

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屍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是以襲莒之事妄爲二人而又以孟姜隨城事妄爲杞氏宜後世之紛紛莫辨也博如劉向尙不免傳聞之誤况其他乎眉公筆記有范郎廟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乃豪情將軍也雖故事近野然於秦始築城爲質余按長城爲秦始皇趙武靈王所築以杞城爲長城以杞梁爲范郎以杞妻爲孟姜詭譎外錯皆由僧貫休詩誤也眉公配蒙之說不亦陋乎徐廣曰梁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秦紀魏築長城曰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正義鄭華州縣洛漆沮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以備秦及西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按此秦有長城魏亦有長城梁妻哭城訛爲孟姜有由來矣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十

十一

孝婦

陝州昔時有寡婦毀而不再嫁事叔母甚勤後叔母死其女誣告婦殺婦服誅時飛鳥悲鳴盛暑暴屍十日不腐自是經年不雨呼延謀爲太守訪其事請於朝諡貞節以少年祀之是日大雨

盧氏規梁公

唐盧氏宰相狄仁傑之堂姨也居午橋南別墅仁傑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歸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啟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曰貴耳老姨止此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仁傑慚而退

陸家姑

張巡鄧州人陸家姑巡之姊也適于陸後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

爲陸家姑先巡被害

貞婦李哥

河南理壽沈易云瀾州娼女李哥年十二三時母教之歌舞哥泣曰女率有工繁我獨爲此乎母告以業不可廢哥曰若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否則有死而已母陽許之因是不粉澤不茹葷所歌多仙曲道情有召者必先詢主客姓名然後往人亦預相戒毋戲狎哥擬立筵前酒行歌闋目不流盼與之酒弗飲州判嘗忤哥徑還誓不再見孟津縣達魯花赤厚賂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臥內屬之曰汝職在牧民而狗彘之不若可急去不且血汚吾兄矣慚怒以回明日知州聞知歎曰州有貞女而吾不知是一失也吾次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禮聘娶之未幾紅巾入寇夫婦被執中州雜俎 卷十一 婦人 十三

見哥妍麗將殺其夫哥走前抱夫項大呼曰吾斷不從汝求活寇并殺之

孝娥井

岳孝娥湯陰忠武王女也幼有至性通書史知大義痛父兄死於非命抱銀瓶投井而死今浙江按察司北忠武王故宅東南有井名曰孝娥井蜀人尚書劉瑞爲之銘曰天柱龍日爲月禍忠烈姦槍孽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身化血如電情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又作詞曰碧梧月落烏啼霜寒泉出凝金井牀綺疏光流大星白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罔固匍匐將身隨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愧死縋縈女井臨交衝下交海海枯衝還井不改銀瓶同沉意有在萬歲千秋露神采

魂今歸兮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鵲先生墓木西湖邊

築坑夫人

元劉氏杞縣張中順之妻合卺未幾夫適有雲南之行十年不返里中豪悅其妻容數使人給之曰中順亡矣當擇富貴者嫁氏曰夫果不還願以死守況存亡未可必乎時偶有觸其衣者若將洗爲輒浣濯再四有男子解夫信到坐其炕側及去乃築其炕又五年夫果還至今相傳爲築坑夫人云

一臂節婦

五代王凝爲饒州司戶參軍卒於官妻李氏攜子負骸以歸過開封逆旅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臂爲人執耶不可以一臂並污吾身乃引斧斷其臂路中州雜俎 卷十一 婦人 十四

人爲之泣下上聞爲賜藥厚卹之而答其主人後人呼爲一臂節婦

一耳節婦

杞縣趙永太妻顧氏正德五年歸趙越三年永太歿氏遂自縊家人救解之族人欲奪其志氏引刀截左耳曰郎死斷不更事他姓耳墮地躍者三姑抱之慟曰兒苦至是耶鄉人憐之號爲一耳節婦楊少室爲之傳

無名氏婦

崇禎十三年流寇犯襄城札營六王川一婦人有四子並爲賊執欲污之不從殺其子脅之婦不爲動至四子皆就亦終不從死之傳者惜歎其氏夫婦人於此時心冰腸鐵惟知完結鉅綱常亦遠

顧身後名哉或曰寇瞞之曰女子以烈死者繫繫居人盡血誰爲記之者其得載諸志乘皆後人爲之籲請然而疑信半矣無名氏不更芳於有名哉

不知姓氏女子

信陽有不知姓氏女城陷時見賊挾一女子將辱之女子大罵不從賊加以炮烙罵益甚時方有娠腹爆如雷而死

夫婦同棺

張春兄南陽集縣李青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曰吾殆矣汝其善事後人春截髮示信誓勿再適未幾青死春慟垂絕且囑匠人曰造棺宜極大將以盡納亡者衣服弓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歛乃自經死鄰里就用此棺同葬之事奏上於朝旌其墓時至正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事

十五

戊子也

鐵鼎石二女

李文達天順日錄載鐵鼎石死義事甚烈二公皆鄧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死後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一女爲詩以獻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敕出之皆適士人按二詩首章所謂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者何人乃取以此詩聞上乎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按立齋聞錄云公於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典刑子福安發河池千戶所充軍子安先於鞍轡局病故父仲名年八十三與母薛安置海南一女四歲發教坊司文恪以精核名而所紀之不審如此二詩必出好事者之口不足信也按死

事諸人之女實無發教坊司之事如王叔英二女黃觀二女皆將及笄而觀一女出通濟門溺河死叔英二女赴錦衣獄投井而死豈必人皆二女又僅鐵鉉二女入教坊乎鐵公何人也借令有女必死矣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事

十六

人紀十一

隱流

洗耳

巢父與許由爲友嘗以樹爲巢而處其上故號巢父堯以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爲汚乃臨池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一說許由不受堯讓洗耳於潁水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卽牽犢上流飲之又樊仲父與巢同時人飲牛河上見巢父洗耳怒汚其水乃牽牛飲於上流曰恐汚吾牛口也

許由爲四岳後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十一

十七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唐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云誇大者爲之樓賜叔愛曰抄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中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其卽后之任歟按伯夷傳太史公曰箕山有巢由塚是不疑爲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幾之耶楊誠齋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子雲之見讓於人宜矣

舜七友

舜至鄧墟有秀士七人曰雒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訛秦字靈甫

皆不辟而至謂之七友後既禪而七人逃之按舜浚井今在鈞州去鄧甚近則七人爲舜友尙矣

巢許一人

困學紀聞云古今人表許由巢父爲二人謹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號巢父則巢許爲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

嚴光本新野人

范曄嚴光傳以光爲餘姚人嘗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少與光武同學及後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則子陵僑居避亂江南非餘姚人明矣范曄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十一

十八

失於考究也妻梅福女按徐道暉詩梅福神仙者新知是婦翁可證眉公筆記子陵娶梅福季女生子茂茂生隆隆生卓子陵年八十終

內鄉亦有子陵蹟

嚴子陵後漢書載爲餘姚人故富春山七里灘皆在嚴州而他籍往往不書然新野志載爲邑人引嚴光碣任延傳爲據則其事固可參訂矣子陵爲光武故人光武起白水故子陵隱跡南陽郡邑多有之如內鄉邑南十八里亦有小山曰富春山迤東五里爲湍河河壩壘石十數曰釣臺湍河因曰七里河鄧州志稱嚴陵河亦有釣臺唐縣志稱桐河亦有釣臺世遠傳疑亦難決其是非但子陵既生新野則去內鄉止百八十里安知子陵當日不往來其地

者耶又葉縣溫水涯其地至今相傳爲嚴村亦有子陵廟在焉

野王二老

漢野王二老史失其名建武間光武遣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返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大王勿往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二老曰湯卽樂於鳴條而大城於室武王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鄭彼二王者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光武悟顧謂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不知所往

郭文知幾

晉郭文字文舉枳人少愛山水尙嘉遯親終不娶步擔入吳興山中倚木於樹苦澁而居恆著鹿裘葛巾不茹酒肉區種菽麥采竹

中州雜俎

卷十一人紀

十九

質隱以自給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攜輿俱歸颺贈章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颺追遣使者置衣而去後衣爛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迎至西園一旦忽求還山未幾蘇峻叛人以爲知幾云

蘇門嘯

孫登字公和隱輝縣之蘇門山性不欲言阮籍往候之既與語登不應退至半山聞有聲若鸞鳳音乃登嘯也今山嶺有嘯臺按嘯旨謂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而清謂之嘯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晉太行山仙君孫登獲之適得道而去無所授焉阮嗣宗得少分其後湮滅不復聞矣嘯有十五章起權輿至正畢有十二法曰外激曰內激曰含

曰藏曰散曰越曰大沈曰小沈曰正曰叱曰五太曰五少其第十

一曰蘇門章曰蘇門者仙君隱蘇門所作也述廣成粉光以陶性靈以演大道非止以成聲音作程品也其音美暢如鸞鳳之響晉阮嗣宗善嘯聞仙君以爲己若往詣焉方披髮握坐籍再拜而請之順風而請者三承風而請者再仙君神色自若竟無所對籍因長嘯數十聲而去仙君料籍固未遠因動清角而嘯至四五發聲籍但覺林檎草木皆有異聲須臾飄風暴雨忽至已而鸞鳳孔雀繽紛而至不可勝數籍既懼又喜而歸因傳寫之十得其二謂之蘇門今之所傳者是也深山大澤極高極遠宜爲之先發五太五少沈激內外一十二法備舉方少得蘇門之音矣書序謂是書王母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其說謬妄不足信尉氏縣東別有

中州雜俎

卷十一人紀

二十

嘯臺乃阮籍舒嘯處唐包融詩傳是古人迹阮公長嘯處宋黃魯直詩有北顧蓬池還望大梁語正指此也非孫公嘯臺

一絃琴

孫登隱蘇門山居士穴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以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

盧巖

唐盧鴻乙嵩山舊居有卜志詩草堂倒景臺巖館枕煙庭雲錦淙則仙磬灘煥熾纂翠庭洞元室金碧潭後人卽名其地曰盧巖有盧巖寺唐明皇嘗有詔徵之又有賜鴻乙還山制李白孟浩然皆有贈詩

臥雪

袁安洛陽大雪積地丈餘縣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雪至袁安門無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孝廉後爲節度使作鎮按安汝南人時或寄居洛陽耳

盧鴻一本二名

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故居今爲盧巖寺石林序盧鴻一草堂闕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徽劉真入碑所書合其名鴻一者王伯厚云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爲鳬越人以爲乙鴻常一爾鴻一之義取於此陸佃表有六燕一鴻之句通鑑綱目書微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爲單名而削去一字也人之名可減去乎其脫誤如此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十一

二十一

處士聽朝鵲

少保歐陽公永叔在政府將求引去先以一詩寄穎陰隱士常秩云笑殺穎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鵲及公致仕還穎有詩贈秩曰賴有東隣常處士披簪戴笠伴春鋤既而王丞相介甫秉政遂以有正言直史館召秩而秩遂起先是歐公既致政凡賓客上謁率以道服華陽巾便坐延見至是秩授官來謝公乃披衣束帶正寢見之明年直拜侍講判國子監尋有無名子改前詩作秩寄歐公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鵲又曰昔日穎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鵲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門於仗舍秩已來寒不可忍喟然若有恨者乃舉文忠詩自戲云凍殺穎川常處士也來馬上聽朝鵲

楊魏二處士

楊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棲於鄭州野於陝皆號能詩樸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樸欲官之間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樸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便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提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還還山野生時母夢以袂於月中承兔而孕及長嗜吟咏不仕號草堂居士常跨白驢真宗召之辭疾不赴性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曰當國尤愛之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十四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十一

二十一

亟袖以聞遂得謝政又贈寇萊公準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被貶悔不用野言又謝萊公見訪詩書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相傳樸死無子而野有子開賦詩鼓琴亦不樂仕進綽有父風年八十餘頗得長生之術上嘉再世有高節賜號清逸處士宋景文詩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閒死司馬溫公爲誌其墓故世人知野者尤多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不可無此曹一二以警勵之與指嵩少爲仕途捷徑者異也

熟魏三

魏野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遙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寇忠愍官置門下北都有妓女

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南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云南郭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人謂野也

宗士林

漢末南陽宗士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交及武帝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既忤旨見疏位不配德而文帝兄弟每造其門必拜牀下其禮重如此

傅霖

宋張詠太宗時知陳州初與青州傅霖同隱不仕詠既顯求霖三十餘年不可得至是求謁閣吏曰傅霖來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中州雜類 卷十一 人紀二 二十三

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見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既別去一月而詠卒

雲溪醉侯

宋神放字明逸洛陽人父卒與母隱終南山盡日望雲危坐性嗜酒嘗種桃自釀因號雲溪醉侯淳化初放被召母患曰嘗勸汝勿棄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遂稱疾不起母盡取其筆硯焚之母卒詔賜錢帛米粟助喪

杜五郎

杜生陽翟人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二十餘里有屋兩間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丈餘即是門杜生不

出離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問其不出門之故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亦曾到此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其所以爲生曰初惟與人擇日賣醫藥以具饋粥後子能耕鄉人與田三十畝令耕之有餘力又爲人備耕以此食足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間頗觀書否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忌之並書亦不知所在矣詳見夢溪筆談

陸慮三老

元賈竹字彥青號竹軒又號乖公林慮人才思敏捷下筆成文然不事雕鏤其詩清婉有致壽至七十五屬纊揮一頌曰七十五歲中州雜類 卷十一 人紀二 二十四

賈乖公耳目聰明步似風規是兒曹身外事夕陽流水各西東投筆而逝嘗作進酒歌曰君不見潯陽隱士陶淵明漉酒便脫頭上巾夏日高臥北窗下假然自謂羲皇人又見山東豪士李太白襟懷浩渺浴溟宰長安吟醉不知休知章一見呼仙客乖公乖公眞乖公世人那復知心胸權門要路招不得羽衣禪衲欣相從吾名以行豈無謂要見眞節凌蒼空有時赤脚弄明月有時散髮吟清風清風明月不用買對景且喜三人同相逢有酒輒與飲醉倒不管簾飄空歸去來牛耕魏武殿草沒燕王臺伯夷化盜跖死北邙亂塚空崔嵬歸去來且啣杯百年三萬六千日都教是醉能幾回太平谷詩曰六峯聳翠白雲間頓遺幽人眼界寬早晚隨師更深處杖挑明月一輪寒翟炳字欽夫號梅軒佚老又號山翁性坦

率不亭修飾能詩工書作楷字尤適美詩效樂天大定末翰林學士遵古寄一詩曰樂天兜率陀天客不是蓬萊海上人翟子老來無格似香山無乃是前身山翁嘗作一歌云吾家無一有中有書與琴書載聖賢語琴彈山水音聖賢之語飽我腹山水之音清我心鄰兒六尺不識字秦樓一笑擲千金又有鄰壑行君不見黃輝萬丈富崇高築臺鄰下於雄豪風稜直抵得漢極洪基欲比西山牢危樓曲欄照金碧雲梯井鏡分纖毫美人侍宴悉傾國詞客賦詠皆英髦樽前歌舞未知倦車中戈戟難忘操四征跋扈尚能戰三分漢鼎猶鴻毛曹瞞海內歸神武降死何爲視兒女西陵松柏翠生煙臺上嬋娟泣如雨銅雀惟餘漳水流金鳳深埋城下土鄰臺咫尺若有靈好作移文來弔古王鼎字大鼎號松軒亦曰退中州雜俎卷十一人紀一十五

翁與翟費二公皆天下飄逸真神仙中人時人目爲三仙翁好事者多繪像事之至今稱之曰降虛三老大爺爲人整風儀尤精翰墨求書者踵門日不暇給兼有詩名詠梅花詩云溪橋翠塢小池塘間有橫枝出短牆一種是花偏耐冷十分如雪更含香翰林遺放情逾適沈約緣詩瘦不妨臥月樓煙本來分何須驛使爲傳芳又遊林慮山詩燕子來時春已除海棠開盡未還家醉眠不覺東風惡吹起衣巾滿落花

澗上丈人

陳恬字叔易居陽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冕以道時致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從今林壑堪惆悵六六峯前只一

家又過澗上丈人陳恬故居詩云北山去已遠南山去已近驅車兩山間事策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頗矛盾平生勇且剛垂老畏而懷皆識之也後靖康間以道再起而女弟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詒其出焉

秦徵士

秦錫字京性孝友屢試不第遂棄去肆力古文辭徧遊天下名勝歸而投老南陔明崇禎間御史李日宣疏於朝與江左劉城江西萬茂華楚人譚元春同應徵辟錫不就作詩辭云潁水半飄巖月細桐江一線野雲寬堪笑年來多一事逢人都勸我爲官城陷僞中州雜俎卷十一人紀一十六

官迫之不屈而死

中州雜俎卷十二

三儂外史注 份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人紀十二

羽流

王子名喬不姓王

仙家王子喬傳子喬即太子晉字子喬一云名喬字子晉遇浮丘公授以至道於緱山乘鶴上昇時人觀者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姓因遂稱王子喬并葉縣爲令飛鳥之王喬柏人爲令食芝之王喬其爲三人無疑按三代前以子系姓者尙希而是時即太子亦稱王子其謂王子喬者猶云太子晉爾未必字爲子喬也既周太子自應姬姓何得以爲氏王侍中王即吾姓之云蓋不得中州雜俎卷十二人紀十二

王子二字之義而強爲茲說以傳會之耳今詩家稱子晉者亦非汲冢書師曠稱晉觀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惟葉縣飛鳥與柏人令食芝者名姓俱同爲令又同最易沿亂博識者知之

黃老子晉皆死

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疾崩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師曠言周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黃帝無蒼龍高蹈之言老子無青鹿上昇之事子晉無彩鳳空窺之語矣

飛鳥事有二

漢王喬爲葉縣令每朝會雙鳧飛來網之得雙鳧此事人盡知之

又盧耽爲州治中元會不及朝化爲白鶴迴翔威儀以帚擲之得雙鳧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鳧飛來網之得雙鳧事與王喬相類豈附會而成者耶

原道歌

浮丘公姓李居嵩山修鍊白日飛昇周靈王時接引太子晉往來嵩高山今太室有浮丘子晉二峯皆因之得名也世傳其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隄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願又所著有相鶴經

祝鶴翁

中州雜俎卷十二人紀十二

周時有祝雞翁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鷄皆有名字千餘羣棲樹上書放散之翁行呼名即種別而至後賣鷄及子得千萬錢輒置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皆止其傍

紫氣入關

周尹喜爲函谷關令一日見紫氣丈餘飛入關尹喜曰必有異人過此異日老子駕青牛而至喜留之老子爲著道德五千言唐天寶時人于函谷關尹喜故宅獲靈符遂改縣曰靈寶今太初宮即其故址

河南有三王喬

河南有三王喬一葉縣令雙鳧飛鳥一周靈王太子吹笙嶽嶺一新安樵子觀奔爛柯皆神仙也按新安王喬洞本王樵洞而作詩

者并引飛鳥之王喬吹笙之王子晉皆誤即爛柯之王質亦未必卽此地也世俗傳說如此類者甚多安能悉正之耶

壺公

周壺公姓施名存一云姓謝名元費長房之師弇州詩云昔有汝南白頭翁手提玉壺稱壺公壺中美酒十萬斛桃花樹樹嬌春風長房小兒鎔狡獪三試不過同沙蟲我今但入不肯出一醉天地無終窮

飛龍藥

盧子墓降廬人周末棲真于邑之棲霞觀仙人岩岩西有無憂洞同里喬順二子曰瑋曰瑞師事之教以清冷之術服飛龍藥十年不饑與子墓白日飛昇魏文帝詩曰西山何其高高上無極上中州雜俎卷十二人紀十三

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謂此

乘鯉女仙

南陽張鎬少爲業勤苦隱王屋山未嘗釋卷忽於山下酒家見美婦人邀之同飲不辭鎬以微辭調之婦人曰君非常人願有所託能終身卽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居十年鎬勤于墳典意漸疎薄婦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脂一斗台藥足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授之婦以鯉魚脂投井中身亦隨下須臾乘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鎬曰吾比待子立功後同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福之薄也他日守位不終悔亦何及鎬後官至宰輔爲河南都統常心念不終之言每自咎責後貶辰州司戶微還而薨

吹簫臺

蕭林廬人漢末修道天平山延壽宮善吹簫能致鳳凰翔集號碧霄真人道成白日冲舉今其地有吹簫臺

胎中記

漢趙叔期不知何許人學道于王屋山聞有卜者在市叔期往見之下者曰欲入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爲異人因叩頭請其要卜者授以胎中記一卷叔期拜受之後丹就而昇天

仙藥不死

漢毛伯道不知何許人與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同學道于王屋山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成伯道先服卽死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棄藥而歸未出山忽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從之二人悲慟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世

中州雜俎卷十二人紀十三

四

銅狄

漢蒯子訓不知何許人建安末至洛陽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償後遁去有人於長安東灊城見與一老人共摩娑銅狄相謂曰適見鎬此而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遂與老人並行視若紆徐而走馬莫及

煙蘿子

五代煙蘿子姓燕失其名王屋人晉天福間耕于陽臺宮之側得異參學家食之遂拔宅上昇今有洗參井徑猶洞皆其遺跡也

遷過張

張三丰嘗過郊陽陽觀訪道士李自雲適他出時邑人張維字叔廉爲小兒在觀讀書三丰摩其頂曰百年後當腰金人笑之已而

去題壁曰張元元到此訪李白雲不遇及白雲歸悵然久之人問其故曰此邇過張也後叔廉以孫用瀚貴贈吏部侍郎

畫月

張三半曾寓魯山南華觀求燈不可得因于壁上畫月照之其明如晝

穀城山黃石

帝堯時有五星自天而實一是土之精墜於穀城山下其精化為圮橋老人以兵書授張子房云讀此當為帝王師後求於穀城山下果得黃石焉子房隱於商山從四皓學道其家葬其衣冠黃石焉古者常見墓上黃氣高數丈後為赤眉所發不見其屍黃石失所在其氣自絕

中州雜俎 卷十二 人紀十二

五

烏龍

韋善俊京兆人母初妊每血食則連夕腹痛遂蔬食既生年十三長齋誦諸道經後詣嵩陽觀事黃元順參佩道法高宗調露初有劉文兒過山之西見神人長丈餘介甲而坐見善俊來起逐之文兒欽異遂從歸嵩山嗣聖中善俊嘗過壇墟店東遇黑獸犬繞旋不去因畜之呼為烏龍如意中將道少林寺以齋食食之僧曰人未食而食大可乎謝曰吾過矣尋出寺而去望之愈遠而犬愈大長數丈化為龍善俊乘之歸嵩陽絕跡不復出

子晉墓劍

王子晉墓在景陵戰國時有人盜發之都無見惟有一劍懸在壙中欲取而劍作龍虎之聲遂不敢近俄而徑飛上天神仙經云真

人去世多以劍代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此其驗也

顏太師得仙羅浮

顏真卿嘗于汜水遇道人陶八八授一刀圭碧霞丹服之且囑曰七十五以上有厄如有卽吉後以紙舌之言觸盧杞所忌使單車問罪于李希烈死於蔡州歸葬假師其狀貌如生徧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人咸異之有商人至羅浮山見二道人林下圍碁其一笑謂煩寄書達吾家遂立封一札寄假師北山顏家商人歸訪之則營莊也其守墓老僕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子孫啓視鸛頭馬尾真仙筆也下口發塚視塚已空矣抵羅浮尋之不見白紫清云真卿今為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地仙九館

中州雜俎 卷十二 人紀十二

六

洛下有洞晉時有人誤墜穴中匍匐行數十里微覺所踐如塵而聞杭米香啗之芬美卽裹以爲糧復遇如泥者味似裹塵又齋以去所歷幽遠漸明曠有宮殿見長人進禮凡遇如此者九處最後所至苦饑長人指中庭大柏樹下有一羊令跪將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將亦取後將令啗食卽得療饑請問九處之名答曰還聞張華當悉此人復隨穴而行遂得出至郡往還六七年間始歸洛間華以所得二物示之華云如學者黃河龍涎泥者崑崙下泥九處名地仙九館羊爲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延年後者療饑而已

林靈素

范仲淹伴陳時郡守母病召道士林靈素奏章靈素秉簡伏壇終

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仲淹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拱下一字墨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母病果愈明年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始歎道士之通神

銀橋

羅公遠輝縣人善隱形大多祕異之術唐明皇秋宴取杖向空擲之爲銀橋與遊月宮明皇求其術終不授明皇怒命高力士以物壓殺之瘞于後死後中使自蜀還道逢公遠手攜一履謂中使曰上之戲亦何處也他日成都候駕中使回以其事奏上疑其怪發塚視之止有一履明皇後幸蜀見公遠于途召之忽不見上思移中州雜記 卷十二 八 七

其極葬縣南雲門社今有墓存

活楊宮

伊國主好道一道人醉態猖狂向前曰我呂翬也可登名主者呵曰何物野道敢冒上仙名反復爭辯因喧傳達于睿前國主呼之驗視已失所在又縣西北元帝廟一柱乃倒樹枯楊有道士久坐此忽振衣而起取筆于柱上書活楊宮三字旁書一呂字而去杜紫往觀之已發枝葉矣迄今尙茂人名其廟曰活楊宮

張果考

唐張果易州人開元中隱中條武后召之即死後人復見恆山中卓濟薦之明皇遣李嶠邀至賜號帝親商治神仙事欲以玉真公主降之果固辭還山常騎白驢罷則以紙疊巾筒用則以木乘之

而去夏店豆積冬居鷺鷥著九要心印書論修煉之旨入恆山不知所終按固始縣北張莊東有張果塚西有張果城隍林岡古城下有張果潭保定府志云果易州人隱于潁州莊與潁隔淮莊或游寓于此歿墓或武后召死而築與張果同

龍王祝壽

馬之瑤太康人棄家學道遊太室之頂雨雪絕糧或數日不食人召之食又能大噉富邑早持畫一軸謂人曰吾與龍王祝萬壽爲汝輩乞雨忽覺身入潭中須臾復出衣履不濡曰某日雷雨後果驗

汗漫遊

盧遵秦博士遊北海求仙至蒙谷上見一道士踞龜而食蛤曰夫中州雜記 卷十二 八 八

子可與邀爲友矣道士歎曰我方南遊乎罔象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竄冥冥之理東貫洪濛之光吾與子汗漫遊于九垓之上乃舉臂覺身于雲中邀仰視曰吾比夫子若黃鵠與壤蟲也後邀亦登仙去縣曰盧氏以邀而得名也

五色煙

上古寄封子相傳爲黃帝時陶正有人過爲其掌火出五色煙久之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隨煙上下人視爐中猶有骨葬大行山間

嵩山丹經

張道齡隱鳴鶴山煉龍虎大丹於嵩山石室掘得三皇內文九鼎太清丹經

韓湘

唐韓湘字清夫河陽人愈之侄孫落魄不羈愈勉之學對曰湘所學非公所知乃賦詩有解造逶迤酒能開頃刻花之句愈曰子能奪造化耶曰試爲之乃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葉上出金字一聯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且曰久之自驗後愈貶潮州途中遇雪會湘來迎詢其地乃藍關也遂足成一詩以貽之

竹杖化龍

費長房汝南人嘗爲郡市史愛汝之風穴清幽可居遂斷嗣棲焉一日取葛陂中竹作杖化龍于橋上乘之而化去今汝州橋洞俱存

武攸緒隱中嶽

中州雜俎 卷十二 紀十三

九

武攸緒天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不過五六日因從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伏苓貴人王公所遺鹿裘藤器上積塵羅棄而不用晚年肌肉始盡曰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降上遣璽書召令勉受國命暫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及還山勅學士賦詩送之

劉海蟾

劉海蟾名元英初名操燕人也弟明經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喜性命之學一日有道人來謁海蟾邀坐堂上問其姓字不對自稱正陽子海蟾請益道人爲演清靜無爲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鸚鵡十枚各承以錢置几上遂累之若浮圖狀海蟾驚異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于此者盡

破其錢擲之遂辭去海蟾是夜散金玉翠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

往來方外結張無夢神放陳希夷先生爲友間亦作詩其咏修煉者有黃金篇丹成尸解今齊邑北二十里有海蟾洗丹池丘長春書入道歌石碣尚存宋致和間至新鄉白鶴觀觀主崔重微不能識取金贈之忽聞斧聲已失所在壁間飛篆素人劉海蟾過此七字全真傳十二月二十四日降生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元至元六年封明悟弘道眞君新鄉城東白鶴觀內有海蟾先生碑字如虬龍土人搢之以驅鬼物

急流勇退

錢若水新安人未遇時嘗見陳希夷于華山希夷與一老僧擁地爐坐僧然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筴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

中州雜俎

卷十二 紀十三

十

流勇退人也及歷科歷官知樞密院以母老乞歸卒年四十四

褒信道人讓一子

宋褒信道人失其名一日向棋師問生道嘗與人較藝每局止讓人一子竟卒于褒信託後事於一村叟數年後復爲改葬但空棺衣衾而已道人有詩云爛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僕僕先生

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或云即抱朴子家居光州仙居縣黃土山三十年嘗偕杏丹乘雲往來唐刺史李休光以爲妖叱左右執之龍虎見於其側先生乘之而去有客于義陽郊行日暮投宿草舍見老人與藥數丸既明辭去見老人乘五色雲去地數十丈至安

人紀十三

縮流

隻履

達磨南天竺國香至王之子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住止天竺六十餘年乃辭國王東遊震旦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武帝普通七年魏明帝孝昌之三年也廣州刺史蕭昂表聞武帝招至闕庭機不契合遂去梁折蘆一枝度江而北留於洛陽後寓止於嵩山少林寺九年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後住禹門千聖寺示寂時梁大同二年魏天平三年十月也葬于熊耳山後二歲魏使宋雲自西域還遇師于蔥嶺見師手提隻履翩翩西逝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既歸帝果登遐廢塋乃空棺其中唯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十三

十三

一隻革履而已代宗追諡曰圓覺大師

立雪斷臂

慧可虎牢人姓姬生時祥光滿室因名曰光幼出家于永穆寺忽于寂默中見神人謂曰將欲授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視其頂骨如五峯秀出遂造少林寺師事達磨立雪斷臂求諸佛法印因易名曰慧可卒年一百七歲葬磁州滏陽縣稱爲二祖云

婆伽龍

唐自在禪師學道既成欲幽棲名山問于師師曰逢牛則止行至嵩縣南山間路或告之曰此野牛嶺也嶺上一野牛截路噬人自在作法祝之牛馴服遂跨以行至上雲岩寺下牛跌坐而牛奔突

直上後山絕頂躍入池中俄而雲起晝晦有龍奮騰東南兩山之上自在祝之曰婆伽婆伽風性未化見大法身無駭徒衆可仍入池中吾爲說法投以杖使來而小龍歛形復入池中今山頂小池圍丈曰龍池遂名其山爲伏牛山佛經譯語牛化龍曰婆伽龍云

跋陀

跋陀本天竺國人一稱佛陀魏孝文帝時入中國勅少室山爲之造寺今少林寺是也四方來學者數百管感一善神隨護每食必祝之將終之夕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於今尙在相傳少林開創時有讚云五百年後富有女主來欲葬此跋陀因叱水不令東流至唐則天后果欲奪其地竟以無水而止云

破龍墮

中州雜俎

卷十一 人紀十三

十四

唐破龍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巨湖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龕遠近祭祀不饒多烹殺物命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擊龍三下云咄此龍是泥瓦合成聖徒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殺物命又打三下龍乃傾破須臾有一人青衣峨冠投拜師前云我本此廟龍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向師再禮而沒

一行

一行姓張鉅鹿人鄴國公公諱支孫也聰穎讀書不再覽師事嵩山普寂禪師寂嘗設大會盧鴻一爲文召行至命其宣誦行仲紙一覽復致凡上鴻一怪其輕脫俄而羣僧會於堂行抗音宣誦一無遺誤鴻一愕視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也當縱其遊學自是

習陰陽識緯之書學算術于天台山國清寺僧著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邢和璞嘗謂尹偁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大衍曆成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可信裴寬爲河南尹一日造普寂庵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請暫息也寬乃屏從人止於旁室伺之見寂潔灋正堂焚香端坐一行向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寂頷云無不可者語訖又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唯云是是無不可者行遂降入階南室自閉其戶寂乃徐命弟子曰速聲鐘一行已滅度左右疾走視之寂坐息絕矣帝親製碑官爲建塔諡曰大慧禪師

沙門德士

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爲沙門宋徽宗令沙門冠簪爲德士其相

中州雜俎

卷十二 人紀十二

十五

反如此

的乳三神仙

宋太祖陳橋時太后方飯僧於寺懼不測寺主僧誓以身蔽上受禪賜的乳三神仙

梵嫂

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豔媚爲妻每醉點胸曰二四阿羅煙粉釋迦又沒頭髮浪子有房室如來快活風流光前絕後忽一少年踵門謁暉願置酒參會梵嫂暉離之凌晨但見院牌用紙漫書曰勅賜雙飛之寺唐鄭熊番禹雜記曰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卽梵嫂也梵嫂字新

佛岡澄

佛岡澄西域天竺人姓帛氏居臨漳俗傳云左乳傍有一竅通腹內以絮塞之至夜讀書拔絮光照一室齋時竅中出五臟洗之還腹內善誦神呪役使鬼神以麻油和胭脂塗掌中千里外事微見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言事舉無不應石虎敬事之比死之日有人見于流沙既殮虎疑其不能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在棺虎曰師葬我方去矣未幾石虎死

文通慧

文通慧姓張氏名文汴人脫俗白雲寺師令掌廚鹽盆有市鮮者沃於盆文偶擊之仆地死文懼奔華州總持寺久之爲長老忽曰二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案問其故曰日午當自知遂趺坐以待時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睨目視文將射之以待時張浚疑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睨目視文將射之

中州雜俎

卷十二 人紀十二

十六

摩頂松

唐元奘禪姓陳名偉往西域十七年經歷百餘國將行時靈岩寺有松一株元奘摩其頂曰吾西求佛可西長吾歸卽東使吾弟子知之去之後松果西長忽一日東長弟子曰吾師至矣旋果歸號爲摩頂松

盜取六祖首

六祖惠能將示寂謂徒衆曰我滅後五六年有人來取吾首聽吾
記曰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及六祖卒葬曹溪門人憶念其記以鎖
葉漆布固護其顙一夕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
從塔中出師顙有傷捕得賊人姓張名淨滿送官鞠問淨滿云于
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
東供養時縣令楊佩刺史柳無忝未即加刑至曹溪問祖上足令
船如何處斷船曰若論國法須加誅戮但佛慈悲寬親平等况彼
求供養罪可恕矣遂赦之淨滿汝州梁縣人也

優婆夷

僧稠姓孫鉅鹿人詣少林寺跋陀見之曰自茲嶺已東禪學之最
汝其第一矣乃更授深要住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

中州雜俎 卷十二 人十二

十七

人蔽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踞
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謂曰衆
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卽湧上神異如此

金舌和尚

金舌和尚趙人睿宗開成間三召不至乃截其舌以進上卽命焚
之乃爲金舌仍夜嘖經人遂以金舌名之洛陽有金舌寺

鳩鳩和尚

鄧州有老僧曰食鳩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富饒之際貧
士求餐分其二足而食食訖僧嚙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
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鳩二脚亦生僧後不食此味
衆加敬之號曰南陽鳩鳩和尚也

癡僧

唐元和中鄧滑節度使薛平陳許節度使李光顏統所部兵自衛
入討東平至一村名空塔波者有癡僧瞪目而坐佛衣在身以手
觸之登時塵散衆爭集視有許卒郝義曰焉有此事以刀刺其心
如根土壤義下塔不三四步捧心大叫一聲而絕李公遂標絕其
事瘞于其下明日陳卒毛清曰豈有此乎昨者郝義因偶會耳卽
以刀環築去二齒清下塔不三四步捧頤大叫一聲而絕李公又
令標絕其事瘞于其下自是無有犯者而軍人祈禱乞靈香火大
集矣

二生經

張方平知徐州偶遊瑯琊山藏院輒僂仰如有所憶因勅從史陟
中州雜俎 卷十二 人十二

十八

梯攀梁果得經函中有寫楞伽經半帙披玩良久忽悟前身故僧
也寫未竟而逝公感焉因爲終其書筆法宛然不殊號二生經首
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後授東
坡東坡序之仍爲寫刻浮玉山龍遊寺中

空如解虎

空如禪師少慕修道父母與婚以刀割其勢乃止後成丁徵庸課
遂以麻蠟裹臂以火熬之成廢疾入陸渾山坐蘭若虎不暴山中
偶見野豬與虎鬪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卽分散人皆敬
之無敢媒者

羅山僧

羅山有僧某人間之曰飲酒乎曰最不飲 字曰 曰喫肉乎曰生不

噉生婦生乎曰並不偷並曰幾曾遊他妓館乎曰誓不

虎子煖足

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於應接乃入五度山卓庵於虎穴之南冬夜苦冷時虎方乳楷取其兩子以煖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躑聲振林谷有頃至庵中見其子在焉睨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爾子以煖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少林棍

登封少林寺當黃巾之亂衆僧惶懼欲散忽一火頭老僧自庖中出曰公勿憂老僧一棒驅之衆笑其妄僧連三尺棍逕入黃巾隊中遭者辟易遂散去僧歸以其法授衆僧而去乃緊那羅佛顯化

也傳載顧官爵太宗遙授以將軍之號相傳拳棍一支歷代不絕四方學藝者名少林棍成化末劉千斤石和尚尙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於朝乃就康公怒列卒二百於轍門見僧入手運棍躍入至康帳前捷如猿猴無能加以官兵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平幾何曰我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刀者止用擔夫二百挑來僧入告劉千斤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吾與汝約各以重募兵器盡焚試關身有白點者爲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而縛以降賊許諾兩人闔至久方息賊衣污滿遂詣軍門降詔授通指揮使辭乃於玉山創石佛寺設巡司以防盜賊給

以五品祿崇禎間逆阉虎噬梁末山賊蠶起各掠一方嵩陽有李際字者嘯聚萬人屯禦寨山中焚劫四出獨恨少林僧爲肘腋患乃徯與結納日以金啖主僧僧遂信之遂不與抗一日語僧以秦主誕約禮千佛舉學士僧悉齋沐焚誦以俟際字率數百人衷甲以入徐至經堂正擗鼓膜拜賊各出刃斫僧僧不之備俱爲賊賊今山寺頽落卽存一殘神間令沙彌試演拳棒然直如街坊乞兒打對不足觀矣

中州雜俎卷十三

三儂外史注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人紀十四

術流

噴酒龍王

宜陽縣金牙山一名龍王衝有漢尙書樊巴墓元日帝宴羣臣賜盃于巴巴向西南噴者三帝怒以爲不敬巴曰西蜀有火患臣以酒水噴滅之帝不信使人赴蜀勘察至蜀訊土人曰元日果有火災延燒數百家忽有雨從東北來下三次火遂滅雨作酒氣及巴死葬于金牙山土人立祠祀之號爲噴酒龍王

孟欽

中州雜俎

卷十三人紀十四

昔孟欽洛陽人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感而赴之符堅召至長安惡其惑衆命符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譙羣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

在堅未復見于青州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有一老人打門求宿宿寺人以關門訖指門外空室令宿老人即入屋二更後僧人因起見寺門外大明怪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內設茵褥甚盛又陳列肴饌老人飲噉自若左右亦無僕從僭案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洗盥訖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取諸帳帳悉納其中仍以葫蘆置懷中空屋如故寺

僧駭異開門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遊太原其後時有見者

駱山人

王廷汾驕腸喜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回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士非常人也僕者以告廷溪迫及之而問其自曰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二氣交主應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已庇堂矣

胡道人

石虎鄴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於外國深山中行下

中州雜俎

卷十三人紀十四

二

有絕洞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塞此道人驢下入絕洞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

漸耳

河東馮漸名家子棄官隱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術聞尤善視鬼朝士皆慕其能後退歸汝潁適遇漸於伊洛聞知漸有奇術甚重之李君寓書於博陵崔公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知漸有神術數往往道其名別後長安中人率以漸耳字題其門者蓋用此也

綠衣少年

富鄭公謝政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牀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牀曰病

中心忤忤離兒子來立語遺去此一胡牀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牀來公問其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雖病強見之公覺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閹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入問勞劄疊且曰老病即死念生平碌碌無足言然粗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巨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爲修撰韓公傳

韓清

洛陽諸生韓清抱異術其父掾也竊庫金無算並其母置園圃清長揖謁令令怒曰汝竊博士又父掾文網何傲若是固知汝術勝可爲我作術不然受扑清呼袖中二妹子出明媚豔麗絕倫清歌

中州雜俎

卷十三人紀五

三

妙舞偏向令令止之復歸於袖中曰技止此乎清復探枰內出一龍一虎龍吟甲動虎吼風生勢甚可畏又偏向令令止之復納入枰內曰技止此乎清索水授水一孟嘆之平地邑堂成河波流洶湧拾樹葉作舟泛之而身登焉父母皆在其上回首揖令曰累公矣而刺舟冉冉入雲莫可極視藏金無復價令爲直指所糾解組歸

張文仲醫應病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後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文仲乃錄取合和爲丸應時而止

機上尺

如意中洛州人趙元景病卒五日而蘇云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以此木拄之即愈元景得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已以其聚衆追之禁中左臺病者滿于臺前則天聞之追入內宮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百餘貫後漸無驗遂絕

王抱一相

錢若水與呂文穆王文惠及劉夔未第時有道士王抱一相曰皆丞相也後俱如言呂仲穆有詩云聞說嵩山王道士坐中曾識四公卿

花師

宋單父洛人善吟詩亦善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間色上

中州雜俎

卷十三人紀五

四

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彩不同賜金千餘兩宮人呼之爲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石卵

明畢宗義中丞亭少子嘗留心術數之學緣省父遇新坐墓者周迴視之歎曰此地甚凶慮葬後禍綿綿矣主人聞而追留之且召原地師與相質地師曰此地臥牛形來山去水無不合局公何云凶曰地形誠如所言但係牡牛無如其性好舐觸何耳問以何爲驗曰去穴若干尺向下三尺許應有物去此則無事矣如其言挖之果得二石卵皆大如升衆始歎服

河洛人幻術

嘉靖戊子鄂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皆可駭愕婦擊金忽謂其

夫曰可上天取仙桃與衆看官喫始來其夫負有繩一大束因拋繩繩直立天忽開一門晴霞綉雲閃爍擁簇繩與門接夫緣繩而上從天門擲桃下葉猶帶露人人皆偏食之甘美異人間物久之俱聞天上作喧語聲忽擲其人手足肢體片段而下鮮血淋漓婦伏地泣曰頻年作法不達天怒今日乃爲天狗所食亦是衆官所使事關人命今但多得錢治棺殮之可去也衆皆驚怪膽落且傷且懼金兩餘給之婦合肢體成人形盛以繖蔭謂肢體曰可起矣繖蔭中應曰錢足否曰足矣忽起仍負其繩去衆人無不灑然絕倒

布衣騎蛇

貞觀初洛城有布衣稱終南山人常負一大壺賣藥買之不得者

中州雜俎 卷十三人紀十

五

病必死或自與無病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沉痾洛陽柳信家累千金止一子眉上忽生一肉塊百醫不效遂躬請布衣至家出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若祭祝後方于壺中探一丸塞嚼敷肉塊後請具樽俎須臾肉塊破有小蛇突出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丈餘布衣盡飲其酒叱咤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欣然乘蛇而去

腹鬼語

萬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顯靈宮道士房道士出行淫方士必心知之蓋其腹鬼語也道士即致金帛求授其術得之因用符水於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肝心及耳鼻唇尖呪之兒靈爽即歸道士腹語世間禍福幽隱皆驗賺取資財無數一日語道士某家

好女心正懷春適其家人皆出可往也一往而交合其爲語多類此道士甚德之忽在市遇其父曰公非某乎而我某也爲道士殺如此道士驚愕莫能禁父及邇者以聞於東廠大瑞並方士於他郡得之論死置獄獄兒猶語腹中曰勿殺之我益無依也大瑞以是授上上賞

月宮銀護限

徽廢王於中秋之夜與妃玩月宮中見月中門開瓊宮玉女光彩倒射中一青衣童子跨白鶴冉冉臨墮直至王前下鶴背頓額曰嫦娥主致祝大王妃子千歲千歲以殿前銀護限歲久銷燬非大王妃子莫可與計事者願爲補造當增福社王大駭異不敢背即曰有式可程否厥費幾何童子解小囊出赫蹏式在其上長一丈

中州雜俎 卷十三人紀十

六

一尺高厚皆尺有半費可三千兩王曰汝返報來月是日可將去矣及期門復開童子如前跨鶴至而戶限適造繡紋皆靈芝瑞草供置殿前王曰重器非衆人不可從汝單身來索之哉童子但頓額謝而鶴已張喙啣去如斷根蠶葉焉童歸返宮門亦閉王與妃子皆大喜宮臣稱賀獨門正孔朝東瞻者曰上界神靈之府何所資塵凡得無爲辛垣衍玉盃之詐乎王曰明明共見何許可爲越三載潞河灣有客遊妓館散碎銀皆有繡紋雜者疑之以聞於大金吾陸武惠逮至乃是道士自陳銀是徽府所施非盜且文網安能束我將加棋枰適案頭有小餅即投足入漸沒全身公怒碎餅磁片滿地片片呼之皆應終不敢出獨於某觀掘得繡紋護限一角妖幻若此則所謂明皇入月聽霓裳羽衣曲信有之矣莊子

曰小感易方大感易性故極異之事迷之郵者焉

人紀十五

技流

河北軍將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常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畫壁奇絕

中州寺院畫壁極多相國寺內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有趣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余以爲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爲

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掩撥下絃則聲在上絃益之布置尙能如此其匠心可知又聖壽寺壁爲王鉞據陝州時集天下良工所畫者妙絕一時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爲一坎瘞於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尙有十堵餘其間西廂迎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俱出夢溪筆談又張圖畫佛壁跋異伏之洛陽謠曰赫赫洛下惟說異畫張氏出頭跋異無價其後福先寺請異畫大殿壁忽一人自稱李羅漢與之角不勝異李自縊死時人謠曰李生來跋異怕不意今日却增價不畫羅漢畫跋馬又康譽之昨夢錄云國初修老子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冤旒俱秀發旒旒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

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黃緣以至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地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澹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大迺遜容嗟擊節及見筆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嘖目怒髯可比驅取近侍清貴也骨法當清奇龐秀可比臺閣至於筆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龐秀某竊謂賤隸則何足以作近侍近侍繼可強力稍加則何以作筆中之人

中州雜俎

卷十二 雜記

九

也若貴賤之人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輩中人也泊觀筆中之人其神字骨相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外人也爾所作怒目虬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與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人爾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資償之請隱士畢其事

進畫醫妃

袁禧陳郡人師於陸倩畫人面如真宋都陽王妃劉氏與王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過切成癩病醫不能療禧乃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偶寢密令媚嬖示妃妃見乃唾之因罵曰所老奴晚于是悲情遂歇病亦痊

神卜

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書布卦成曰子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云請爲韻語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踐不肯下錢其人意實天津橋結之其精如此

道子神畫

唐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跡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略宗師張僧繇兩都寺觀圖畫牆壁四十餘間變像即同人相詭狀無一同者其現在入妙者上都興唐寺御注金剛經院兼自題經文慈恩寺塔前面文

中州雜俎

卷十二 雜記

十

殊普賢四面降魔盤龍等又小殿前門菩薩景公寺地獄帝釋龍神永壽寺中三門兩神皆妙絕當時朱景元云尹老嘗見吳生畫中門內神圓光最在後一筆成時坊市老幼日數百人競候觀之縛蘭施錢帛與之齊及下筆時望者如堵風落電轉規成月圓詭呼之聲震動坊邑或謂神也又景公寺老僧云吳生畫此地獄變成之後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魚肉不售又開元中駕幸東洛吳生與裴旻張旭相遇各陳所能裴劍舞一曲張書一壁吳畫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獲觀三絕又畫元老廟五聖千官宮殿冠冕勢傾雲龍心通造化故杜詩云妙絕動宮牆也又明皇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日常問其狀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遺于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

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明皇云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元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又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卽生煙霧張懷瓘云吳生畫張僧繇後身斯言當矣又開元中將軍裴居母喪詣道子請于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我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于是脫去縷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千丈若電光下射爰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驚懷道子于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壯觀又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遂請筆硯于壁上畫驢一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被惱亂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懇邀到院祈求乃望却畫處又西明慈恩寺多

中州雜俎

卷十三人紀上

十一

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獅子跌心花爲時所重聖善敬愛亦有古畫聖善木塔院多師廣文畫並畫敬愛山亭院有雉尾若眞砂子上有進士房魯題名處後又有人題詩曰姚家新塔是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說正調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牆寺西北角有病龍院並吳畫又資聖寺諸畫吳生爲首詞人作栢梁體連句云吳生畫勇矛戟擅出力所揮李眞周防優劣難活禽生奔推邊鸞花毛髮寒枝伽倻之奇所揮李眞周防優劣難活禽生奔推邊鸞花方嫩彩猶未乾韓幹變態如激湍惜哉壁畫勢未殫後人新畫何漫汗又東都北邙山有元元觀南有老君殿吳道子畫五聖眞容及老子化胡經事丹青妙絕古今無比又道子畫一鍾馗衣藍衫褲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面蓬髮垂鬚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

一指指鬼眼睛筆跡遒勁有唐之神妙得者以獻僞蜀主甚愛重之常懸于內寢一日召黃荃令看之荃一見稱其絕妙絕謂曰此鍾馗若指指鬼眼睛則更校有力試爲我改之荃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辨絹素畫一鍾馗以指指鬼眼睛與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而爲別畫荃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指指所以不敢輕改荃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併在指指其甚賞荃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別識

郭恕先畫

郭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繡過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

中州雜俎

卷十三人紀上

十二

水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卽自爲之郭從義鍾馗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爲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待省押班寶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寶神興大怒後館於大學益縱酒肆言頗有謗訕決杖流登州至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指地爲穴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屍解也

筆仙

石管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銜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攜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常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存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中州雜俎卷十四

三傑外史汪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人紀十六

女史

老嫗吹簫

後魏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鐘以五色絲續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簫能爲團扇歌壘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簫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簫蘇子瞻妻亦名朝雲所謂不似楊枝別樂天者是也

花藥夫人題驛

花藥夫人徐匡璋女納於蜀主孟昶拜爲貴妃見吳曾能政齊漫錄陳無已以爲青城費氏誤也丹鉛總錄云花藥夫人宮詞之外尤丁樂府蜀亡入汴道經葭萌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將催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嫺媚此去朝天只恐君王愛寵偏按花藥夫人宋祖時使陳所作因誦其亡國詩云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據此詩則途中必不作敗節語續者真可云狗尾矣

柳枝有六

李義山屬情洛中婦名柳枝後爲東諸侯取去因寓詩五首以墨

其故處韓退之侍兒亦名柳枝有詩別來楊柳陌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白樂天侍兒亦名柳枝有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嬌嬌多年伴醉翁楊柳夫侍兒亦名柳枝有詩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弄琵琶可憐一箇楊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楊基亦寄之詩云長笛參差吹海風小瑤楊柳舞妖魔而語大年讀廉夫集云白髮草元揚子宅紅妝檀板謝家湖蓋指此也以上柳枝皆本李將姬柳氏章臺柳得名韓員外所謂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也又有陽臺柳亦蜀妓柳氏贈詩有云從今喚作陽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

蔡琰詩非真

東坡志林云讀列女傳蔡琰一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中州雜俎卷十四人紀六

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際董卓卽誅伯喈方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擄入胡中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氏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甄后

魏甄后慧而有色先爲袁熙妻曹公屋鄴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鄺將已取去孟德嘆曰今年破賊正爲此奴后乃甄會女初未嫁熙日擬昏子建其後爲文帝后以妒死子建思之不忘作感甄賦明帝甄出也見此賦改名洛神云甄氏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交叢之如此

婦人生語

元順帝至元二年正月汴梁祥符縣市中一乞丐婦人忽生髭鬚又孟縣青龍溝有一老嫗生鬚長四寸餘崇禎丁丑年給諫薛衛公目睹者

女子化爲丈夫

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爲丈夫與妻生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陽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淫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墜樓

石崇妾綠珠梁氏白州博白縣人生雙角山下美而豔石崇爲交趾探訪使以珠三斛娶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洞中卽川阜作園館處綠珠於此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因譖於趙王倫收兵中州雜俎卷十四人紀六

忽至崇謂綠珠曰我爲爾獲罪綠珠曰願效死君前遽墜樓而死

寶梁寶

寶梁寶汁人文辭容態皆可觀進士盧東表念其才藻緣而錄之嘗爲喜東表及第詩云曉妝初罷眼初睨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綫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又有雨中看牡丹詩東風未放曉泥乾紅藥花開不奈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攜手雨中看

應嫗

應嫗者汝南人中興初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舍試探之得黃金白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金枝

蔡州丁氏女精於女紅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庭中明日

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登進

杜牧之索妓

御史杜牧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開居聲甚豪華爲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方馳書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睇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擬歸良久曰名不虛傳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開逸旁若無人

中州雜俎 卷十四 人

四

洛陽莫愁

樂府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又有石城樂亦咏莫愁容齋隨筆莫愁鄂州石城人唐書樂志石城在竟陵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謳義山詩若是石城無艇子莫愁還是有愁時又石城誇釣鮑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王橫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莫愁村今在安陸府漢江西石城在西北首羊祜所建主如周美成西湖一闋專咏金陵有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石城乎梅鼎祚曰金陵莫愁湖以石城誤名耳又樂府河中之水水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子阿侯是洛陽又一莫愁也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義山詩盧家文杏好試近

莫愁飛又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也

釣月三星

泊宅編秦觀字少游嘗管蔡州一妓陶心者作浣紗溪詞中二句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當戶照綢繆缺月三星蓋心字愛其善狀物故書之不知此乃東坡詞耳少游詞云一鈎殘月帶三星方勻誤記之也又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蔡州與管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樓苑隱其名東玉指其字也乃謂釣月三星句亦贈婁婉失之遠矣隱括心字與婉何與

李師師

政和間汴都平康最盛而李師師崔念月二妓一時著豔冕叔用中州雜俎 卷十四 人

五

每會飲多召之宿席其後十年再至京師二人名溢中國李生者門第尤峻叔用追傷往昔成二詩其一云少年使酒到京華縱步曾遊小小家看舞霓裳羽衣曲聽歌玉樹後庭花門侵楊柳垂珠箔窗對櫻桃捲碧紗坐客半驚隨逝水吾人星散落天涯其二云春風踏月過章華青鳥雙雙遶阿母家繫馬柳低富戶葉迎人桃出隔牆花鬢絲銀燭雲侵臉臂薄衫寒玉照紗幮作一生惆悵事鄰舟不在海西涯張子野爲製新詞名師師令略云蜀彩衣長勝未起縱亂雲垂地正值殘英和月墜寄此情千里素少游贈詞云看遍頰川花不似師師好後徽宗徵行幸之見宣和遺事幾天勝語又載宋江潛至師師家題詞壁上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棗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團香數綰籠玉一笑

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 想釐葉蓮頭夢花汀畔皓月
空凝碧六六鴈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
海無人識聞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詞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
此後靖康中李生與同輩趙元叔及策秘吹笛哀陶武震輩例籍
其家李生後流落浙中憔悴以死

博陵崔氏辨誣

予閱會真記及鶯鶯傳奇每以爲妄然無所考及得武安縣陽邑
村閻生家藏唐故萊陽鄭府君暨夫人博陵崔氏合附墓志銘給
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部攝衛司法參軍秦貫撰文內稱府君姓鄭
名恆字伯常官太常寺協律郎文業著於當時卒年六十夫人博
陵崔氏令門清族後恆卒年七十有六生女一男六敘家世行實

中州雜俎

卷十四

六

甚悉蓋發藏于萊陽之原而好古者攜之武安遂得傳爲古蹟豈
非天闢其幽乎邑令周日強恐石久模糊因付諸梓以廣其傳乃
知傳奇之非實錄崔氏之冤可洗矣秦貫墓誌銘錄後

鄭之先自周皇封舅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深源一一是以萊
陽之望得爲首冠其下公侯接武台衡繼踵軒轅輔之榮羽蓋
朱轡之盛由魯史記迄于唐春秋實鄭氏衣冠之泉藪也高祖世
城皇右司郎中磁縣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曾祖
元嘉新鄭縣長永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有年皇史部常選
襲爵新鄭縣開國男烈考深賢皇魏州昌樂朝城華縣令府君諱
恆字伯常皇試太常寺協律郎文業著于當時禮義飭於儒行少
有偶儔之志長負環奇之名不苟譽以求容每親仁以竭愛爲中

外模範誠友朋宗師樂善孜孜不恤知鮮量包江演氣合風雲今
之古人雖上土神不優德配壽胡差先夫人之亡蓋世一孀也
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氏令門清族慶餘承著四德兼備六親雍
和仁讓得於天真慈惠立於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風
進止成法雖姆好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嗣習推之于行源者亦
異代殊人其歸一意未亡之歎婦齡杳然玉沒何先蘭庭遽至以
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於淇澳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
中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合附於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號載
於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人長曰瑱攝
汲縣丞知縣事早亡次曰瑒早亡次曰瑒次曰瑒次曰瑒次曰瑒
咸繼遺芳克修至行街哀茹素追攀內極將管護泣告于業文

中州雜俎

卷十四

七

者爲之銘云仕門雙美令令德威芳宦族齊盛兮英華克彰兩全
文武兮書劍名揚大蘊儀度兮閨門譽長珠沈玉沒兮人皆感傷
桂殞蘭彫兮共泣摧香遺垂清名兮允謂不亡流傳盛事兮多載
爛光怕聽悲風兮松韻連岡攜刻貞石兮永志元堂
李椿茂曰學士家龔談崔氏春秋余幼時稍稍染指以爲實錄已
閱會真記則嘗掩卷而笑爲士人之誕行不必掩言也既握綬武
安親民之暇覓求古蹟從陽邑閻生家得鄭府君崔夫人合葬墓
志銘一再讀之拊掌歎曰夫人也倘即鶯鶯者耶凡戲劇之體定
于影射若據實則非其家矣春秋取其情至極才人之致耳彼會
真何以作哉宋華胥道逢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鬚遂刃
孔父而取之殺之目有所遇飛越無聊依託名姓如嬌紅兒宋紫

竹諸傳皆戲而成文姑以寄興云爾好事者遂爲播傳至演以紛紛諸劇尤物之禍及于二姓亦其不幸矣筆端之鋒慘于兵刃誠之哉

凡婢雙聲

洛陽上高里有冠軍將軍郭文遠宅堂宇園林匹于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見其門閭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婢奴嬌罵元謙服婢之能于是京邑翕然傳之

嘲春禽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嘲春禽乃東坡所見也後遂爲密縣馬氏所得晉卿還朝微知之作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

中州雜俎

卷十四人七

八

今無古押衙許彥周謂在密縣與馬綰輔游甚久知之最詳綰輔在其兄處猶見之國色也西清詩話載此事云過顏昌見之傳誤也

金后詩

金國南遷後國浸弱不支又遷離陽某后不肯播遷寧死於汴元遺山詩曰桃李深宮二十年更將顏色何誰憐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邊好墓田

魏文侍女

魏文帝宮中侍女所絕寵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四人

口生芙蓉香

歐陽公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嘗作芙蓉香有蜀僧曰此人前世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

韓奉常妻

韓循之奉常治之妻魯國太夫人文氏路公之孫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家婦呂惠穆之外孫魯簡肅之外曾孫身見其子背胃爲樞密塔鄭億年爲資政殿大學士儀同執政他子與孫俱被飾擢壽驗八秩婦人中罕有唐張延賞苗夫人可儷之也

金字心經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

中州雜俎

卷十四人七

九

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孫不能保歸於南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辭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鉉集南唐制詰有宮人喬氏出家詰豈斯人耶

人紀十七

老史

名公別號

唐元結爲警叟宋司馬溫公自稱迂叟韓魏公晚號安陽叟文潞公號伊叟白樂天致政卜築洛陽號香山居士歐陽公居穎號六一居士蘇子由自嶺外歸許下號穎濱遺老居士遺老亦叟之類也

洛陽上壽

洛陽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歲見白香山九老會序甄權年一百三歲拜朝散大夫賜几杖太宗貞觀中嘗幸其家明劉渾演號嵩門曾任靜寧知州壽至一百歲有司扁之爲中州人瑞焉又

中州雜俎 卷十四人紀十七

十

劉太師健洛陽人壽一百七歲甫生時有僧過門曰此兒七死不死過四十官至一品壽百歲餘後果經危難七次爵與壽皆合僧真神人哉

長葛老人

長葛老人鄭維藩年百二十歲堂有聯云身經花甲二週眼閱斑衣六代

老人子無影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一宿身死後產一男其長女曰我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內吉決曰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然無影遂以財與之

嵩岳人壽

齊東宮得疾隱居嵩岳壽三百餘歲見嵩山志又嵩岳僧慧安年百二十八歲見談薈

黨翁

邵伯溫言洛陽有老人曰黨翁者賣藥洛水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爲兵經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製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計其壽當一百七十八餘歲

少師疑仙

劉少師健年百歲餘康德涵奔喪而歸見少師於洛陽里第留入臥內微揭帷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顏黑髮自帷中語云往歲陳瀾

中州雜俎 卷十四人紀十七

十一

編修借來龔瑛參同契是汝蘇批的却是我幾被此書誤了既而相對則又一老翁也大聲曰吾眼目已昏閱見人休胡說德涵以爲仙云

蔣參政所見老人

山陰蔣懷德嘉靖間參河南政行縣越村落聞鼓吹聲甚喧問其故村民曰乃百八十歲老人慶壽耳公喜駐節入觀之有老人應門公曰汝是耶曰非也民爲老人曾孫齒亦七旬父祖以上齒皆相次因盡令庭見公從容問得壽何術曰無他但自世上有函箴置神堂戒勿發耳公疑有秘竟令發之惟云損吾一家壽者將懷德也公甚悔發事而老人死一家皆相繼歿自是無復壽者

彭蠡老人

張允中字可行別號影蟠老人林州三陽人性慷慨不羈作詩甚有聲年八十餘無子有首丘之念留別鄰下諸公詩云定知白髮依誰老任被青山笑我忙讀之可哀

湯陰王翁上壽

余紀洛陽上壽矣又見王行甫勝志紀湯陰縣王翁年百八十肌膚綽約若處子且豪飲數斗不醒常過胡孝廉元瑞座間尚出諸名流贈章索題元瑞爲作長歌所謂自言今年百八十九朝舊事盤心胸高談弘正儼目捷信陽北地俱兒童則李少君爲數百歲人能識武安君坐中九十餘老人言與其遊射處信有之也而好詞賦遊百嶽則又奇矣余從李琳枝御史察荒兩河聞考城縣有老人年一百三十餘歲因擇日親訪之見一老翁甚矮小筋力壯

中州雜俎 卷十四人紀十七

十一

甚有四五白鬚者翼之年俱相上下謂是諸子以下又二十餘輩皆老人諸孫及曾玄也相率路迎御史扶起同坐勞以酒脯頗善噉問其平生有尊生術否曰無有但遇飯便喫遇衣便穿而已御史歸獎之以扁題曰中州一叟

洛陽古會

洛陽山川秀美人物高華古來名流率傳雅會謹志于後

金谷會	主石崇	香山會	主白居易	春明會	主韓愈
香英會	主李賀	同甲會	主文天祥	眞率會	主馬光
八香會	主明之	澹逸會	主王	同年會	主劉
敦誼會	主明之	惇誼會	主王		
初服會	主明之	崇雅會	主明之		

中州諸老會

九老會九人

白樂天於東都履道坊與胡吉劉鄭盧張等合尚齒之會各賦七言韻詩一章以紀其盛後又有二老年貌絕倫一爲遺老李元爽一爲禪僧如滿亦來與會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荷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又云時秘書秋兼謫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之列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 年八十九歲

前衛尉致仕馮翊吉皎 年八十八歲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 年八十七歲

前龍武軍長史梁陽鄭據 年八十五歲

中州雜俎 卷十四人紀十七

十三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貞 年七十三歲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 年七十七歲

利部尚書致仕白居易 年七十四歲

洛陽遺老李元爽 年一百三十六歲

禪僧如滿 年九十六歲

五老會五人

宮師相國杜祁公退居睢陽與王舉朱馮四公優游鄉梓爲五老會賦詩酬唱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爲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賈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年最高故其詩云非才忝預最高年時歐陽文忠留守睢

陽借其詩觀之次韻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太子太師致仕邢國公杜衍 年八十歲

禮部侍郎致仕王渙 年九十歲

司農卿致仕畢世長 年九十歲

兵部郎中致仕朱賁 年八十八歲

麗部郎中致仕馮平 年八十七歲

耆英會十三人 年

路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致政歸里慕樂天香山九老之風一日路公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時司馬君實年未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與斯會時韓公年最高而路公次之

中州雜俎 卷十四人紀七

十四

故路詩云當年尙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韓公贈路詩云願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路再答韓公云惟公福祿并功德合是人間第一人是時宣徽使王公拱辰年七十留守大名貽詩二公預其數凡十三人

武寧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彥

國 年七十九歲

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路國公文彥

博寬大 年七十七歲

尙書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君從 年七十七歲

朝議大夫致仕王尙恭安之 年七十六歲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南正 年七十五歲

秘書監致仕上柱國劉幾伯壽 年七十五歲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肅之 年七十五歲

中奉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建中政叔 年七十一歲

二 年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不疑 年七十二歲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君貺 年七十一歲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昌言 年七十四歲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叡景元 年七十歲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君實 年六十四歲

同甲會四人 年

中州雜俎 卷十四人紀七

十五

文路公歸洛日與程珣司馬日席汝言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路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來商嶺采芝仙清譚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曾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四人三百十二歲蓋本樂天九老會詩七人五百八十四歲也

路國公文彥博

中散大夫程珣

朝議大夫司馬旦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 年七十八歲

人紀十八

兒史

聖兒

永寧元年齊王閔起兵討趙王倫軍中有小兒出繁昌八歲髮體悉白能下

生兒兩頭

靈帝光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臂俱前向以爲不祥墮地棄之一云靈帝中平元年六月壬申洛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其身自是之後朝廷騷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建安中亦有女子生男兩頭其身又中州雜俎 卷十四人紀十八

後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兩頭共體

燕秀才子異

汝寧有燕秀才婦一產三男子形貌皆一不少差別始生時即蓄髮分中左右三髻以識之光州守陸公杭郡人聞之因適郡遣其家三子出見童卯矣考以課藝大加賞譽解贈而去後生攜三子抵州謁謝燕談間問生曰此不足爲異聞貴治有一產三女者公以問人曰爲之即召其人至乃其女又與兒同庚益異之曰此天合也卽爲主婚各以次第配焉

四歲能詩

洛陽權得與生三歲辨四聲四歲能賦詩

新蔡產妖

晉愍帝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史任喬妻胡氏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腰以上膺以下各分彼此蓋天下未有之妖也未幾而劉聰篡矣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敵同類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于陳東之國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知之難也以臧文仲之才猶祀爰居焉布在方策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枝謂之堯人不學謂之瞽當其所蔽蓋闕如也可不勉乎

童子郎

漢順帝時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十二各能通經拜爲童子郎中州雜俎 卷十四人紀十八

十七

小兒擊甕圖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於庭庭有大甕一兒登之偶墮甕水中羣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于船中至今京洛間多爲小兒擊甕圖

洛陽神童

洛陽楊牢絕乳卽能詩白樂天七月未能言而識之無字王案方能言爲賊所負而以計脫

小師前身

雍丘李三禮女小師數歲曰我是黃州黃陂典史雷澤男享甫七歲病足瘡死雍丘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往視小師一見便呼爲父政和八年小師至黃陂抱其舊母號泣又數

耶既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軌曰從我償命又言扶我見草尚書遂薨

麻胡

俗怖小兒曰麻胡來不知其原者以爲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姑一云麻虎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威威既盛至童稚亦聞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姑來童稚語不正轉姑爲胡正如憲宗朝涇州將郝瑒番中皆畏懼嬰兒啼者以瑒怖之則止又武帝朝閭閻孩孺相脅曰薛尹來咸類此也況魏志載張文遠運來之明證乎

黃巢爲僧

王仁裕洛城漫錄云張全義爲西京留守識黃巢於羣僧中又云

中州雜俎 卷十五人紀十九

二

宋開寶中八十老僧道價爲叢林所重臨當歸寂從容示偈舒左足底有黃巢二字又五代亂離記稱其祝髮後有鐵衣著盡著僧衣之句其事非誣

婦截婢舌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盡雙指自落又有婢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其善柳氏遂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糜爛

雙頭和尚

新蔡舊志云唐廣明元年賊黃巢自蔡雙頭寺起兵向東都訪之父老相傳雙頭寺即古法隆寺也言其時有異僧爲巢所殺而身首復完巢又殺之故稱爲雙頭和尚云今聞唐史未有黃巢陷新

蔡之文但書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旋復渡淮而北攻陷東都西入潼關陷長安僭稱帝號又書其時招討曾元裕破賊黨王仙芝于申州然則巢之聞敗旋軍渡淮而北則蔡爲必經之地至雙頭怪談則無從而質之矣

故囚負義

或說天下未有兵甲時常多刺客李汧公勉爲開封府鞠獄獄囚有意氣者感勉求生勉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秩客遊河北偶見故囚因喜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償銀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之勉披衣乘馬而逸比夜半行百餘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敢夜行勉因述之言未畢梁

中州雜俎 卷十五人紀十九

三

上有人警下曰我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大盜趙風子詩

正德間大盜趙風子破彰德之武安縣集師儒於明倫堂講書及易之飛龍在天問是何意一士急曰此正大王今日應天順人之謂也大悅贈百金風子原是河南增廣生避劉六劉七等盜於水中以物覆頭盜繫其妻以去大怒出水奪盜刀擊殺數十人奪妻以還羣盜壯之因擁爲帥以是多奇策兵益強後敗被擒械送京師經河南題詩驛壁云魏國英雄今已休一場心事付東流秦庭有劍誅高麗漢室無人問內牛野馬空啼千古恨長江難洗百年羞西風吹散窮途客一夜遊魂返故丘高麗內牛言宦豈尊權宰

臣戶位也世道不臧至爲盜賊所斥良可浩歎

子晉後身

唐天后梁王武三思爲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于緱氏山立祠詞人才子倭者爲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爲最後易之赤族倭者並流嶺南

中州雜俎 卷十五 人紀十九

四

人紀二十

異史

地鏡

唐神龍二年二月壬戌洛陽城東七里地色如水樹木車馬歷歷見影漸移至都按此名地影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望見地中有水如影謂之地鏡又符堅時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近地視之則見人又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則不見水又萬曆甲辰乙巳間沸傳皇城一帶牆下忽影出城郭山川樹木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城上皆樹旗幟與畫圖無異乃知古今多有此異事也

洛陽大內有怪

中州雜俎 卷十五 人紀二十

五

洛陽大內自隋唐五代久虛曠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亦多有異螢或大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絳竹歌哭之聲不絕宵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夏日因納涼殿廡間至哺後天尚未昏黑忽聞譁聲自內出即有衛從衛紛中一人衣黃如帝王狀胸間尚帶鮮血絳殿廡從本寓舍前徐行而過本與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一衛士似怒本納涼妨其行者乃以兩手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榻而陷于地轉他殿而去本因圖畫所見遍示洛人皆曰必唐昭宗也

廟兒游異物

萬曆間汝陽有異物據廟兒游民家一少婦其家以聞於樂令和平聲令遣卒往捕躍入壁內令又爲文密走天師府屬以滌除半道

遺文反在歸家竟無如之何其物巾服似儒者輕財好施故貧士多與游焉常曰天下之怪多矣諸君皆怪也而怪我乎

鬼詩

懷慶城中有鬼仙橋相傳古有一觀道士誦經其中每夜輒有人在橋上竊聽道士怪問之答曰我鬼也習聞經語得解脫矣道士曰何不往生人道答曰爲鬼已經八百秋也無煩惱也無愁而今欲待爲人去只恐爲人不到頭

沐卒還肉

唐元和末王師平郭汴有食郭土之肉者數歲暴疾夢其所食卒曰我無宿憾既已殺之又食其肉何不仁也我已訴于上帝矣當還我肉我亦食之沐卒驚覺流汗及曉疹楚宛轉視其身惟皮與中州雜俎 卷十五人紀下

六

骨如人臘一夕斃矣

史姁

洪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嘗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于堦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半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書取報以爲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江夏鄭賈和姊病在鄰里欲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再宿還報

洛陽鬼兵

貞元中帝在東京百姓相驚有鬼兵皆奔走不知何在或自衝擊破傷其鬼兵初過于洛水之南坊市喧喧漸至水北聞其過時空

中如數千萬騎甲兵人馬嘈雜有聲一夜過至再三帝惡之使巫祝禳厭嘗讀北齊書亦有此事天寶中晉陽云有鬼兵百姓竊擊銅鐵以畏之

定伯賣鬼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將非鬼也定伯曰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聽之了然無聲言定伯自渡嚙雜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

中州雜俎 卷十五人紀下

七

死不啻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着身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放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石崇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鬼招故妓

東都思恭坊娼朱七娘與王將軍墮開元中王疾卒朱不知也忽一日王來朱處久之日暮曰能隨我至溫柔坊宅否因以後騎載去入宅歡洽如故明旦王氏婢收靈牀被見一婦人在被中遽走白諸郎驚來問故乃知爲亡父所引哀慟久之遂送還家

鬼點名

憲宗平淮西時趙昌爲吳元濟裨將與李愬戰被傷墮馬幾死至

夜四更忽如睡覺聞點兵聲唱唯相應可千餘人昌專聽將謂及已乃竟不聞天明起視左右死者皆夜來聞呼姓名者也

游奕寄書

光州劉孝廉黃鼎蚤卒忽有綠袍黃金甲擁卒徒過鄰婦曰汝語我家送馬來嫗以見死者愛不言越三日噴嚏復來攔嫗頰流血繼始往語其家而不知馬所往然亦轆轤出門馬忽咆哮死別有鄰婦偕其偶六七人往謁泰山廟及陸忽暴死復避其子問故曰劉二郎遣卒招我於一處曰汝傳我家書其子探之書在焉其家發書文翰超逸猶舊自謂授游奕將軍居泰山上所鈐圖書乃其平生所嗜玉鉏子以殉葬者也

鬼產水

中州雜俎 卷十五 人紀二十

八

晉潁川荀樸以太元中亡恒見形還與婦孔氏嫗嫗縹緲遂有姪焉十月而產悉是水見異苑

龍繞小騎

唐張應自榮陽被命至河內郡涉九鼎澗所乘小驥驚逸及北岸視有物紫繞狀如大蟻絳色乃抽佩刀斷于地輒復相繞堅縮如白角櫛紅影若繼橫絡之遂寘諸囊中事畢而還復渡河至平陰天景歛蒸憩于園井就之鹽灌因與園吏話之取角櫛置盆水上忽然黑氣勃與濃雲四合狂電震霆兩電交下食頃方霽盆涸而櫛已亡

蜀靈童女

新卿有梁中丞問孟墓守塚人梁小老者業織履有道人求宿常

以飯啖之久而辭去云爾無妻吾爲若娶可乎小老云寡子安所得妻道人乃授一符焚之命將祠內蜀靈童女每食祀之四十九日忽夜有叩門聲啟視則一姬也漸親暱遂與居處頃其爲賤役止之廚下每日具飲食且精潔同輩頗聞其語以告公嗣中翰君

中翰笑往視之小老惶懼云云伊不見也久之稍泄其事於其友友強求見乃于杏花月下見形其友大驚失聲自此滅跡小老思怨之極忽一日同一偉丈夫來大怒拳小老云如何敗我妹行再求須于瓦子坡等候遂終不見後詢瓦子坡乃華山下坡也啓道人所留符則限千百日滿矣中丞嘉靖時人

死婦魅人

後漢時汝南西門亭有鬼魅實客宿止多死或亡髮失精者有鄭中州雜俎 卷十五 人紀二十

九

奇者去亭六七里遇美婦人乞奇載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曰樓不可上奇曰我不惡也遂與婦人樓宿未明發去亭卒登樓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樓鼓集衆驗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判陽亭加劇遂故樓還無復敢上者

橘氣袋

元和有淮西道軍將使于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己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革囊鬼間中窺所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當相還良久曰此橘氣袋也軍將乃舉壁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色如藕絲於日中無影

銅棺

嘉靖年間鄭州北關三官廟內天降銅棺一具人爭往試體與具皆不合驛官鄒宿挺身入內適相宜銅蓋忽降空中音樂齊鳴冉冉而去

石牛鳴

石虎時洛陽城西北石牛忽自鳴聲聞四十里

天女使

唐蔡希闕家在東都暑夜兄弟數十人會于廳忽大雨雷電晦冥墮一物于庭作颼颼聲命火視之乃婦人也衣黃綉裙布衫言語不通遂目爲天女使五六年能漢語問其鄉國不知但云本鄉食粳米無碗器用柳箱貯飯而食之竟不知爲何國人初在本國夜出爲雷取上席希闕庭中

中州雜俎 卷十五 風土

十

黎邱奇鬼

按舊經云黎丘在虞城縣北二十里高二丈五尺多奇鬼黎丘之叟市醉而歸鬼乃詐爲其子扶之於道因百狀苦之叟醒而責其子子泣觸地曰變無告也叟曰必奇鬼也明日復醉自市歸其子乃躬迎之叟遂拔劍刺死唐李白頌李錫云北境黎丘之古鬼惑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蔑聞爲災

墓鬼畏日

洛陽菩提寺西域僧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輓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使黃門侍郎徐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其入曰臣姓崔名涵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

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得之雋還具以實聞后遣送涵還家父暢起火手持刀母魏氏把桃枝急令速去涵遂捨去遊于京師營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刀兵之屬常走于市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奉終里多賣送死具及諸棺槨涵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爲槨人問故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棺槨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棺槨桑木爲槨遂不免京師聞此柏木踊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樹中作樂細人

萬曆丁酉蠡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於人憩樹下忽聞鼓樂聲

中州雜俎 卷十五 風土

十一

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數下其內云不好不好必祈進來矣匠益重加斧乃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數疊往來者停車馬皆見乃仆地衆以聞官昔所謂燕雀處堂母子相哺啣焉者非與一說細人出樹中男婦形狀不一而下半尚是木質未盡變久而某令君陰購之村中始得二三而京中人亦有藏者人多見之所謂半人半木質者也

陰摩羅鬼

鄭州進士崔嗣復宿僧寺忽有聲見一物如鵝色蒼黑目炯炯如燈奮翅大呼甚厲問之僧曰素無此頃有停極於堂者恐是耳後一僧云佛經有之此新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

桃人茅馬

京兆人韋英蚤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河內人向子集仍居英宅英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于庭前呼曰何梁卿忘我耶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

黑漢

徽宗宣和三年春夏之際洛陽間忽有物如人或踣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面目始夜則出掠小兒傷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持槍棒自衛亦有託以作禍者如此二歲乃熄已而北征事起卒成北狩之禍

塚中人酬唱

鄆郊河內人遊陳蔡間過一古塚上有竹一竿青翠可愛因駐馬

中州雜俎 卷十五人紀下

十一

吟曰塚上二竿竹風吹常裊裊久不能續忽聞塚中言曰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郊驚問不復言矣

掖庭災告

元豐末嘗有物如席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太親問漸書見政和以後大作每得人語即出先若列屋推倒之聲其形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有聲黑氣蒙之氣之所及腥血四濺兵及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或爲驢多在掖庭間自後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嘗息而北狩矣

梨樹神

曹操欲於洛陽營建始殿聞龍潭祠前有梨樹高十餘丈可以作棟相傳此樹有神憑之工不敢採操乃親詣樹下見其亭亭如蓋

直侵雲霄甚喜命工伐之鄉老諫曰此樹數百年矣常有神居其上下有龍伏潭中伐之恐將致禍操怒曰有何妖敢逆孤意遂拔所佩劍親砍之鏗然有聲鮮血迸灑操愕然上馬而是夜忽夢一人衣黑披髮仗劍怒目向操曰吾梨樹神也汝意欲害逆却來伐吾神木修建宮殿豈以吾懼汝耶今殺汝矣遂揮劍向操砍去覺來隨頭痛不可忍卒致命

續

莽門志載宣和間有物曰續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續來諸閣皆局戶微廟亦避之甚至登亢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煖曉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後宮妃嬪夢中有與同寢者即此續也或云朱

中州雜俎 卷十五人紀下

十三

溫之厲所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鬼接矢

晉新蔡王昭平轎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宮觸壁而出後又數聞呼譟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平恐乃棄案設弓弩射之及發鬼皆應聲接矢倒入土中

婢再生

干寶新蔡人父有所寵婢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凡家中吉凶輒語之考較悉驗地中亦不覺悲既而嫁之生子

鬼之董狐

千寶兄慶爲武寧令死後三日豫章吳眞君猛往哭之因云令長未合死當爲訟之于天遂臥尸傍時方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寶時爲著作郎咸兒還魂及父妾再生事因撰搜神記二十卷以示劉懷慎曰卿可謂鬼之輩孤也

生理麗質

唐韋諷家於汝潁間遣小僮理草鋤地忽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異之即掘深尺餘乃一婦人肌膚容色儼然如生再拜言曰某是郎君之祖女奴名曰麗質娘子嫉妒生埋此園中按此事與千寶父婢差同然彼伏棺上而此埋土中尤異

怪物攝女

博士丘濬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告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

中州雜俎 卷十五 人紀下

十四

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鬚膚燦燦耳如蟬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浹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又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慧謝曰我既爲君妻豈有惡乎既君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孽或與人居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公縱觀不久當爾歸也其路去人居址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于側避或見枕其頭睡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

戒律法錄者吾誤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鵝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片餘

屠家兒

周翁仲汝南人妻產一女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歸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敝衣藍縷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傍徨東廊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了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往迎其女

恍遇後主

中州雜俎 卷十五 人紀下

十五

隋煬帝一夕泛舟遊北海與宦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間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美入泊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于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歛服始者謂帝將致理于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始終更不若吾帝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于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

王清本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備力得錢五銀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鑿二散錢寶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斃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孫李借屍

唐孫李貞陳州人少好捕網飛走尤愛啗鷄卵每欲食輒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鄰有張生者病卒三日忽便起坐既行乃徑往孫氏家稱李貞云其言實李貞其形故張生也張氏之族即詣官以訴孫云先是吾不當死以生前多害物命故爲冤債所訴以食鷄卵過其被騙入于空城中比入則戶闔矣第見滿城火灰既爲燒燬不知所爲四顧奔徙其苦楚備嘗之矣一日王謂李貞曰爾壽未盡然死已三年矣何以復還主者曰鄰有張某死纔三日可借此以託其魂王然之今我實李貞也官不能斷郡牧劉虞親呼問之曰宜以生平一事人無知者以爲驗李貞曰某未死前歲佛經兩卷于屋瓦人實無知者命探之存焉因斷歸孫氏又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李村百姓李簡痼疾卒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相去十餘里亦因病死經宿却活不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有二人著黃黃帖見追行數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大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悉不能對

中州雜俎 卷十五人紀十

十六

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即放還一吏曰李簡身壞須令別託生時意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維羅汝陽張弘義吏子曰弘義身幸未壞遂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持却出城但行其逐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訪其親戚名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破篋成器語言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陽稗史記借屍屍事甚多以二事俱中州故並載之

死婦饑餓

汴河岸有賣粥嫗日以所得錢置諸簞中暮數而籍之間得楮鏹二驚疑爲鬼也乃密自物色之見有一婦人素衫素襦襦日以二中州雜俎 卷十五人紀十

十七

錢市粥別貯視之宛然楮鏹也密隨所往則北去一里圓無人境婦人輒回顧入叢薄間而沒如是者一年忽婦來曰將別嫗去矣有言相屬我李大夫妻也舟行赴官至此死於壽間葬葬而去我既掩壙而子隨生無乳故市嫗粥以活之李今來發墓聞兒啼必驚乞嫗道其故俾舉兒善視之以金釵爲贈而別俄有大舟抵岸問之則李大夫妻也徑往發墓嫗因白之且示以釵李諦視信亡妻之物乃啟棺取兒養之

鎮國旒

唐洛陽劉貫詞求丐于蘇逢蔡霞秀才一見投合問貫詞曰汎游何爲乎曰求丐耳曰所須幾何曰十萬曰兄之求是無量而思飛也霞居洛中避地音絕竊有所祈于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乞到

渭橋下合眼叩柱富有應者復有妹頗慧富有百緡之贈賈詞果從渭橋叩柱忽有門啟入見復妹甲第輝煌供饌精潔以一碗謝賈詞曰賈國鎮國碗以鎮災厲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可賈之賈詞出櫺碗入市無售者忽有胡客視之大喜以百緡贖之曰此賈國鎮國碗也此碗失來其國兵荒薦臻聞爲龍子所竊已近四年不知若何以致之賈詞以實告客曰賈寶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處所以避也今假若還璧渠必歸矣漕洛波沸是其歸候賈詞往視誠然矣

人紀二十一

人雜

松柏歌

秦滅六國誘齊王建入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死齊人怒而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共即今之縣縣盡疾建用客之誤

璵廚金穴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爲器攻冶之聲震于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簾置衡石于其上以稱量珠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于四垂書視之如星夜

視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財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其內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氏家爲璵廚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嘗預世事爲一時之智

敦治鸞麋

敦治鸞麋者陳之惡人雄顏頰色如淡頰垂眼臨鼻長肘而鰲陳侯見而悅之使謝楚盟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言有惡狀楚王怒以陳爲侮興師滅之

方芳生

方芳生固始人高曠不羈善作詩嘗者和蠻吟凡上下平韻各作一七言律語多悲憤自題其庭曰沒邊幅道學有規矩風流各復故妻

軍校徐信妻者佚其姓氏建炎三年駐驛建康信與妻夜出市少
憩茶肆傍一人竊睨其妻目不暫釋若向有所囑者信怪之乃捨
去其人踵相躡及門依依不忍去信問其故拱手遜謝曰心有實
情將吐露于君君不怒乃敢言願略移步至前坊靜處庶可傾竭
信從之始言曰君妻非某州某縣某氏耶信愕然曰是也其人掩
泣曰此吾妻也吾家鄭州方娶二年輒遭寇亂流離奔竄遂成乖
張豈意今在君室信亦爲之感悟曰某信州人也遭亂失妻正與
君等偶于淮楊村野逢一婦人敝衣蓬首露坐地上自言爲潰兵
所掠到此不能行吾解衣饋食一二日乃與之俱初不知爲君婦
今將奈何其入曰吾今已別娶籍貫以自給勞無由復尋舊盟
僥使暫會一面敘述悲苦然後訣別雖死不恨信亦慷慨義士卽
中州雜俎 卷十五 紀十一 二十

許之約明日爲期令偕新妻同至庶于鄰里無嫌其人歡拜而去
明日夫婦登信門信出迎望見長慟則客所攜乃信妻也四人相
對驚懷拊心號咷是日各復其故適家往來如婚姻云

男孕女將

宋徽宗大觀六年正月汴京有男子孕而生子七年有婦忽生髀
握長六七寸疎秀甚美帝詔爲女道士異災不省官享有北轅之
變也

代轅圖

唐閻朝隱爲給事中爲武后禱嵩山身爲犧牲伏於俎上求代后
病令僧道迎至神所左司郎中張一元畫代轅圖以進

悅惡婢

唐兵部郎中陳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道業坊西門
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偃肩顰腹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
之殆忘寢食

雁臣

晉時北齊曾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
雁臣

畫鰮得鰮

魏明帝遊洛水中有白鰮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
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鰮嗜鰮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鰮魚
懸置岸上於是羣鰮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曰聞卿善畫何其
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帝曰是善用所長按顏公庭語云徐景

中州雜俎

卷十五 紀十一

二十一

山之畫鰮是也

發積餉軍

鄴城王艾積粟萬斛而夫婦儉嗇常粗糲充腸偶見一客盤餐頗
盛曳問卿有幾財客云惟有本五千叟大悟歸語妻爲美飲食夜
夢神責曰何得妄費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發積餉軍

雌姓出雌州

雌氏不知所出元人有雌景臣雌元明皆善填詞嘗渡扶溝河見
橋上有碑文其陰載居民姓雌者不下百數扶溝去雌州不遠蓋
因以得姓而徙居于此與

醉死

唐傅奕臨漳人貞觀中爲太史令屢上書詆佛法卒年八十五病

未嘗問醫忽酣臥驟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

駝李

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隴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駝駝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謂之駝李焉

解語神樞

苗耽以進士及第因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以爲將通塞可以嚮卜卽命兒姪洒掃廳事設几焚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耽復視其至而聽之其家童連呼之且挈魚以入其實元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遲其出已怒之矣兒又微刺其魚因罵曰乞索兒終餓死爾何滯我之

中州雜俎

卷十五人紀十一

二十一

如是耶初耽嘗自外遊歸途遇疾不堪登降忽見輦棺而過者以其僮賤卽僦之寢息其中既至洛東門關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耽恐其訝已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貧病不能致他更奈何怪也關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見有解語神樞後耽亦終江州刺史

蜜翁翁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李將軍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戲曰蜜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帳中失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已癡矣西人呼土窟爲空尋爲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蜜

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看皮裘入土空李元嘗以蜜翁翁爲無可對忽一日元有姪不率教令將撻之其姪方醉大呼曰安能撻我不過堂伯耳元笑曰可對蜜翁翁釋而不問

猴類郎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謂爲猴類郎以居常頗下有若猿類也其上有四靈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富有身後名而骨相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八後起家暴貴尋亦沒微居常不之信後卒如其言

劉願推幾

鵝池道中有車載瓦甓塞於隘路屬天寒冰雪峻滑進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願者

中州雜俎

卷十五人紀十一

二十二

揚鞭而問曰車中甓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願遂開囊緣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甓於岸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而前

長人

明正德間閩鄉人湯自卑素負氣有力忽一夜覺身蓬蓬然軒舉至明身長九尺力舉千斤後貢于朝直殿中儀衛將軍累官錦衣衛千戶

淨身兒妓

王某洛陽人寓祥符以販木爲業與妓者唐玉簪交押唐善歌舞雜據事某曲盡殷勤爲之迷戀歲遺白金百兩周府郡王者人稱鼓樓東殿下以居址得名雅好音樂聞玉簪名召見試其技而悅之以厚價畀其姥遂留之某志思成疾略府中出入之嫺傳語妓

云儻得一而便死無恨盡亦求之妓乘間爲言殿下首肯且戲云
須淨了身進來嫗以告某某即割勢幾絕越三月始瘞上謁殿下
命解衣視之笑曰世間有此風漢既淨身就伏侍我某拜諾遂使
玉簪立門內見之相向鳴咽而已殿下與貨千金歲收其息焉

中州雜俎卷十六

三價外史汪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訂

物類一

鳥志

杜鵑

邵康節步洛陽橋聞杜鵑聲歎曰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
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後王安石青苗法果亂天
下

紅鶴

密出紅鶴大如舒雁羽白而竊朱聲最濁食魚巢樹疑漢朱鷺即
此也

趙官家鷄

鷄籠山在羅山南一百九十里昔有鷄在巖間哺哺羽毛鮮麗異
常居人呼爲趙官家鷄

義鴈

弘治間河南虞人獲一雌鴈縛其羽畜諸場圃以媒他鴈至次年
來賓時其雄者與羣鴈飛鳴而過雌認其聲仰空號鳴雄亦認其
聲飛落圃中交頸悲號其聲鳴鳴若相哀訴者良久其雄飛起半
空欲去徘徊視其雌不能飛復落地上旋轉叫號聲益悲惻如此
者三四次知終不能逸去乃共嚙頸蹂躪憤觸而死

金鵝

義熙中羗主姚略洛陽溝取鴈得雄鵝一雙並金色交頸長鳴

鸛聞九皋

鸛

鸛有二種一曰鳴鸛一曰鸛鵒下子曰鸛性頑而傲蓋鸛鵒首似傲故名曰鸛今鳴鸛多出陳鄧而鸛鵒則中牟陂澤間有之至於固始鸛肥美幾於仙饌然出自人力飼養非天生異種也

白鴈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詩故國霜前白鴈來卽此是也

荒鷄

祖遜與劉琨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琨起曰此非惡聲也元史天倪於金舉進士不第歎曰使吾遇荒雞夜鳴擁十萬之衆功

中州雜記

卷十六

二

名可唾手得也皆以荒鷄鳴爲丈夫得志之會按草木子南陽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鷄聲曰此荒鷄也不久此地當爲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卽爲荒鷄余謂凡鷄夜鳴不時皆謂之荒祖遜之聞在於中夜不在初更亦有此稱可證

雄鷄斷尾

景王時大夫寶起見雄鷄自斷其尾時王有愛於子朝王與寶起陰謀欲立之田於北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黨未及而崩其後二子爭國王室大變京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鷄自斷其尾

戴勝舞

李仁表寓居許州以詩調薛能尙書能聞之有戴勝飛入立几上

馴狎良久伸頸彈翼而舞向人如欲語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人翌日檢詩薛大加禮待以其子妻之後仁表任至刑部侍郎

童子化雉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一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嫪常在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相捶其首嫪曰彼二童子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捨嫪遂一童子童子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爲立祠陳倉其雄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爲立祠陳倉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雉飛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殷殷如

中州雜記

卷十六

三

雄雉其後光武起於南陽

公子捕鷄

魏公子無忌曾在室中讀書之際有一鳩飛入案下鷄逐而殺之忌忿其擊搏因令國內捕鷄遂得二百餘頭忌按劍至籠曰昨鳩鳩者當低頭伏罪不是者可奮翼有一鷄俯伏不動

丹砂化雉

宋神宗時辰溪貢丹砂道經葉縣其二雉化爲雙雉關山谷間耕者獲之疑爲盜械送於府李大臨時以工部郎中知汝州識其異訊得實遂釋耕者

雄鷄化雌

大中十八年考城縣民家雄鷄化爲雌伏子而鳴雄化爲雌王室

將卑之象又唐文明以後天下諸州進雞鵠而變爲雄者其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

白鵠

汝州刺史張昌期易之弟也恃寵驕貴酷虐羣僚梁縣有人白雲有白鵠見昌期令司戶楊楚玉捕之部人有鵠子七十籠矣以蠟塗爪至林見白鵠有羣鵠隨之見鵠逃散唯白者存焉鵠竦身取之一無損傷而鵠送之昌期笑曰此鵠贖君命也玉叩頭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見公拜謝而去

黃鵠雛

石虎時楊州獻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里泛於元武池化爲元龜

中州雜俎

卷十六

四

鵠毛成蓮

延津李太宰茹素戒殺一日客招之爲宰一鵠公不悅曰我故不食鵠何宰焉而犯吾戒語畢其鵠毛翎從地飛起至雲結成蓮一衆現於庭前久之始散

巧婦

崔元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鵠卵黑潤可愛飢之行一里餘善然而破有烏大如巧婦飛去

海鵠食蛟

鄴郡人好百鵠唐時高鎮魏時有人得鵠神鵠非常後有東井人見者請以繒吊百端爲直曰此海鵠也善辟蛟螭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因攜往試之海鵠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

出食之且盡自是鄴遂免害有告於嵩者嵩命人訊之鄴人遂以爲海鵠獻焉

鳳見

秦始皇元年鳳凰二見於河南山陽漢甘露三年二月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萬數光武十七年十月鳳凰五高八九尺毛羽五彩集潁川郡羣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唐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於睢陽之郊止叢木中有羣鳥數千俱率其類列於左右前後又朝夕各銜蜚蟲稻粱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羣鳥咸噪而導其前或翼其旁或擁其後若傳喚警衛之狀止則環而向焉雖人臣待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爲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李翱

中州雜俎

卷十六

五

客於睢陽曰此眞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金章宗太和二年八月武安縣鼓岩聖臺有鳳凰集於臺上其羽五色燦然文多赤黃頸冠鵠頂尾闊而脩狀若鯉魚尾而長高逾丈九子差小旁侍亦高四五尺禽鳥以萬數形色互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大者在內小者在外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村民懼爲官司所擾驅牛數十頭擊柝以逐之未至二里即有鵠鳥翼長丈餘擊水牛皆死鳳爲日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蔽庇日下乃止凡三日乃從西北去縣中三日無鳥雀村民掘臺下三尺許得金劍不可取折其半化爲金蟬飛去

夫婦化鵠

萊陽縣南百餘里有蘭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鵠素羽數然日夕

偶影翔集相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為雙鶴不絕往來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響動巖谷莫知其年歲也

門化鴛鴦

漢時鄆縣南門兩扇忽一聲稱鴛一聲稱鴦晨夕開閉聲聞京師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為鴛鴦相隨飛去後遂改鄆爲鄆城

物類二

獸志

龍驤將軍

大觀初上乘驃馬至太和殿前忽宣小烏其馬至御前拒而不進左右曰此顯封官因勅賜龍驤將軍然後就轡蓋小烏平日御愛之馬也宣和五年朱勔自平江府巨艦載太湖大石至京以千人舁進勔被資建飾石封盤固侯名器不惜禽獸木石皆得濫膺未欲不亂其可得乎

姥訪神馬

鄆中富人于遠性好良馬一日市中覓得一駿奇毛異骨人爭觀之有一老姥叩門請一觀遠曰駿馬豪俠少年所好老母奚觀爲

姥曰我失一良馬十年訪之不得每遇必求觀未有如我馬者遠因出示之姥一見變色曰此我馬也遠詰以得失之由姥曰我昔偶過北邙山神爲物傷目化身求我我療之愈遂以此馬賜自得此馬惟不乘之上天至遊四海之外八荒之內祇如百里也嘗東過扶桑有人遮道而問此馬至西竺國忽失之自此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訪此馬也於流沙見一小兒言一異馬如飛倏然東去矣因覓至此不意適逢當酬馬償還我故物遠既辭好又知其異固不許姥怒曰君留此馬必有禍發遠亦怒其極言令家僮十餘人守此馬遣出之其家果火盡焚其貨遠仍見姥入宅自躍上此馬而滅

異景

靈臺光武所築望雲物處也高三丈方二十步世祖常宴於此得異風於臺上身如豹文煒有光輝羣臣莫有知者郎官竇攸曰此名鼯鼠見爾雅考之果然乃賜絹百尺

香風

香風密之開陽山週圍三里產之惟經人行之路則抱蒿蕪棘枝而死或樵牧者偶爾遇之亦不能多得

野馬

閩鄉縣有桃林即周武王牧牛之野中多野馬造父得驂驪驪馴以獻周穆王

盲熊畏獅

後魏波斯國胡王所獻獅子爲逆賊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

中州雜俎

卷十六

八

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羣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率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跟曳鎖而走帝大笑

追風赤驥

後魏河間王琛遣使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鑰

抵詭

衛輝府治前有石獸名抵詭說文云此獸性忠直亦獬廌之類

疥狐

劉元鼎爲蔡州時蔡州新破倉場狐暴劉遣圭生捕日於菰場縱

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頌耳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沒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衛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

天祿

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有兩石獸其高七八尺尾巖皆鱗甲錯其膊左曰天祿右曰辟邪夢溪以爲過鄧境曾見所刻天祿辟邪字似篆隸按漢書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蟇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楊用脩云漢靈帝脩南宮鑄天祿蝦蟇轉水入宮又作紐車渴鳥瀉路天祿即大蝦蟇伯樂之子按圖索驥以蝦蟇爲馬

中州雜俎

卷十六

九

即天祿也陳晦伯曰天祿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有天祿閣亦因此獸得名也韻語陽秋云黃庶常咏假山云山鬼水怪着薛荔天祿辟邪眠莓苔殿前私語心對口曾見漢家池館來一說一角爲天祿兩角爲辟邪

千年斑狸

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能爲幻化乃變一書生欲詣司空張華以問墓前華表曰以子才解何不可詣但司空智度恐難籠絡不但子不得返亦當深誤老表書生不從遂詣華相與談論華無不應聲屈懈心疑其怪使人訪之雷煥謂華曰千年老精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燕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乃遣人伐之得青衣童子長二尺餘將還洛陽變成枯木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狸茂先

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

武安三瑞

元皇慶元年六月麒麟生於武安洛陽村張堅家舉身及尾鱗甲鮮明牛蹄項骨高起無角獻之朝廷曰麟也紫成稱賀皇慶二年二月又生是村高呆家其狀略同始生牛懼而鳴麟亦鳴其音不類牛亦獻之朝免生麟人戶和順和買等役至元八年有金芝九莖生於武安文廟拱上叩之有金玉營三秀六莖遂以獻之又金太平二年孟秋風現於武安石聖臺衆禽環衛人近觀之則類鸛鵲之屬者皆怒人不敢近進所司圖其狀上於朝今州廨有碑存焉按歷代符瑞不可勝紀惟後漢章帝時麒麟五十一遊鳳凰三十九現最爲繁盛然大要出於泰寧之世則爲祥出於荒亂之中州雜俎卷十六

十

朝則爲妖歷考史書不皆瑞應况又指鹿爲馬未必實徵者乎

武安變虎

隋嗣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蟲嘗嵩山南爲暴甚往射之忽有異物如野人手開大蟲皮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澗下即起已爲大蟲矣驚駭無措忽聞鐘聲知是僧居住求救一僧正念金剛經即閉目俯伏其僧以手摩頭忽爆作巨聲頭已破矣武安乃從口出即述前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遂現全身

仙哥

永寧壇屋山王母洞中有仙燈仙樂世傳燕真人居此丹成鶴犬皆昇天獨一貓留不去人就洞中呼仙哥則有應者

長生猪

開元中崔日用爲汝州刺史宅舊凶世無居者日用於堂中明燭獨坐有烏衣數十人坐階下有跛者眇者自陳某等罪孽悉爲猪身不幸散在諸寺號長生猪然素不樂此生受諸穢惡求死不得今相公爲郡求轉此身日用許之拜謝而去異日僚佐來見日用莫不訝其無恙衙舉命取諸寺長生猪至或跛或眇不殊所見令司法爲作名乃殺而賣其肉爲造經像收骨葬之他日又來謝恩皆作少年狀也又問文中京菩提寺有長生猪體柔肥碩在寺十餘年一日猪死僧焚之火既燼灰中得舍利百餘粒

鼠怪

魏齊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令有鼠從穴中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入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

中州雜俎卷十六

十一

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斯須復出語如前日欲中鼠復出復入更數語如前皆不應鼠曰周南汝不應我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去衣取視具如常鼠

駿馬化爲泥馬

京洛富人王武專媚豪貴忽得駿馬色白如一團美玉其鬃尾亦如朱皆言千里足也又疑是龍駒將以獻薛大將軍乃廣設以金鞍玉勒間之珠翠方伺其便達意也其馬忽於廐中大嘶一聲後化爲一泥塑之馬立焉

鼠渡洛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洛陽鼠一夕渡水盡去占曰鼠無故皆夜去邑有兵時李密王世充隔洛水相拒

異駒

元末嵩州明月寺牡馬不羈而產駒形不類馬每鳴則羣馬皆鳴

猪乞命

洛陽貨殖里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謂胡兄弟相毆來觀乃猪也胡即捨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

騶虞見

明永樂二年八月神后山產騶虞見於尉氏縣今名其地曰玉豸坡九月周府以之貢於京師五倫書君道篇曰周王櫛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

相鼠之相地名

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相地名按地志相州今彰德與河東相鄰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若如毛氏以相爲視則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喻禮何必以鼠

牛產麟

萬歷十三年光山人曹國隆家牛產麟麟身蹄馬尾牛奉而獻之孔子廟廷養以香草瘞其骨於郊時內臣自河南還以圖進上中旨貴部使諸臣無以聞者光山令牛應元疏曰國家以民和年豐爲瑞麟未足異也上欲觀之命取其轍進之皇太后徧示宮闈而藏之內府余閱豫志州邑之載牛生麟代有之宜不足爲瑞獨光山得以上聞何也

黃耳

陸機有駿犬名黃耳機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大曰汝能齎書歸家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竹簡盛之繫犬頸尋路南走遂至家得報還洛劉貢父詩話云此未必然自洛至吳歷江涉淮豈能遠涉如此哉或陸氏奴名也

白象

後魏洛水橋南道東有白象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陀羅國所獻背設五采七寶坐牀容數十人真是異物常養於乘黃象壞屋毀牆走出逢樹即拔遇橋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

孝牛

正德初畢公昭守汝寧忽有犢突入中門跪廳事前鳴吼若有所訴昭曰爾必有冤憤乃伏首因命隸隨之奔入屠家見一牛於地尚未割刀仰其母也隸捕屠者至伏罪牛得不死命犢曰孝牛犬妖

犬妖

林慮山下有一亭人過此宿者多病死有郅伯彝者宿此明燭而坐夜忽十餘人來自供稱博伯彝以鏡照之乃羣犬也

宋鵠

宋鵠名犬也鵠本與從同音亦作措又作獨說文犬獨獨不附人故鄭氏註禮記亦曰韓盧宋鵠之屬見少儀蓋韓之盧宋之鵠皆後犬也李長吉詩練香薰宋鵠又似云蠟未詳其義

白狗變人

宋王仲文爲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因晚行澤中見車後有白狗仲文甚愛之欲取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噉牙吐舌甚可憎惡仲文大怖與奴共擊之不勝而走呼家人十餘輩持刀捉火視之不知所在月餘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家伏地俱死

洛水牛鬪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淪沒厥後香山寺僧於日將暮見暴雨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海潢江鼓怒之間股若雷震有二黑牛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紫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暗間有二青牛奮勇而出相去約百步黑牛奔走而回向之怒浪驚濤翕然遂低

中州雜俎 卷十六 物類二

十四

鼠狼教子

相國張文蔚莊在東洛柏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乃於穴外塆土恰容蛇頭伺蛇出穴裏人所塆處出頭度其迴轉不及當腰嚙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向有氣置之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如此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之

破蔡諸異

蔡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白皎然惟頭不變又有雀數百同爲一窠皆綠絮爲之有羣鳥同巢一旦盡棄擲其雛而去有馬生牛蹄者蔡州既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置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爲宮有道士院階前種麻生高

如墻道士爲藩屏其醮日露簾麻屏兩片下有穴五寸許有狸迹尋之上屋其蹤稍大如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滅其碑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與狄梁公碑對立其吳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碑之作而刊改制焉

鼠報恩

寶應中洛陽李氏世不好殺故家不畜狸所以有鼠之死也一日大集親友會食於堂上門外有鼠數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童驚異以告李氏李氏親友空其堂而縱觀之人去且盡堂忽圯其家無一傷者堂摧而鼠亦去張聖明以爲鼠固微物尚能識人而知報況人乎余謂鼠耗蟲類爲人害且加之恩而知報而況勝於鼠者乎人可不務陰德與

中州雜俎 卷十六 物類二

十五

人變虎

唐天寶間陳郡袁修以監察御史巡嶺南至商於界驛吏曰曰道有虎暴食人修怒命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出修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吾故人也修聆其音似李徵修昔與徵同登進士第相知極深別有年矣忽聞昔音既驚且異遂問曰子爲誰得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呻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修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與我一語遂道其始終變虎之詳及訊其家務口誦其平生文數十篇乞修之吏人書之以聞於世曰此望之故人也乃歎歎而別

嵩山鼠

朱仁世居嵩山下忽失其幼子十餘年後有僧攜一童子至門宛

似其子因延僧入詢之僧曰僧住嵩山十年前偶見此弟子悲號而來因收之驗其子背上有齋果是乞留僧許之聽悟非常父母愛之異於常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曉却至家父母伺之見子化爲一大鼠走出歸而父母問之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鼠王下小鼠既見形不復至矣

狐求醫

張子和在陳負醫名有老狐變人形求診和曰此獸脈也狐跪告曰我狐精因病來就君醫耳投劑輒愈狐酬以金帛曰此盜得之物不受狐稱無報告以陳將陷宜遷江西以避和如其言得免

射豕

唐儉從帝洛陽苑羣豕突出平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

中州雜俎 卷十六 物類二

十六

鐙儉投馬縛之帝援劍斬豕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何耶懼之其儉對曰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於一獸

仙鹿不可射

唐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怪獵人不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獵者墜崖折左足

狗蓄火

漢李叔堅汝南人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而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載馳走家人大驚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寵前蓄

火家益怔忡復云兒婦見在田中狗爲著火有何惡後爲固陵長

異獸圖

後周大象中陽武蘇氏家臨河園中有犬聲往視之見三獸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者闕久之黑者死黃赤者俱入於河黑者周所尚色也死者滅亡之象後數歲周遂滅隋有天下旗幟尚赤戎服尚黃

中州雜俎 卷十六

十七

中州雜俎卷十七

三儂外史汪

安陽張鳳臺釐訂

物類三

麟志

洛鯉伊魴

中州少魚然有水處其魚多美毛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是也又河洛記引譜云伊洛魴鯉天下最美伊洛鯉魴貴於牛羊洛口黃魚天下不如言洛水渾而深宜鯉伊水清而淺宜魴也其實伊洛魴鯉之味遠不及黃河始知詩人之言審也

白蛇魅女

朱觀者陳蔡遊俠之士旅遊於汝南其逆旅主人鄧全寶家有女

中州雜俎

卷十七

端麗爲鬼魅所幻惑醫療莫施觀時飲歸夜艾憩於庭見一人著白衣甚鮮潔入全寶女房中問房內語笑甚歡觀因執弓矢伺之至鸞鳴見女送一少年出觀射之既中而走復射之而失其踪曉乃聞之全寶遂尋血跡可五里許其跡入一大枯樹孔中伐之有一蛇雪色長丈餘身帶二箭而死女如故遂以妻觀

醉魚

漆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爲漆洧其水清有魚數種土人不善施網罟冬積柴水中爲瀝以取之以擣澤麥雜大麥撒深潭中魚食之輒死浮水上可俯擣久之復活謂之醉魚云

異龍

政和元年夏雨凡數日及開霽開封府茶肆中有異物如犬踞踞臥榻下身僅七尺色蒼黑其頭類鰻兩頰作魚頰而色正綠頂有角其長於其際分歧聲如牛鳴與世所給龍無異

巨魚人言

宋嘉祐末有一人攜一巨魚入汴京能人言號曰海多風衙耀於市蒙右左戚爭往觀之亦嘗召至禁中由是縣頭賞賚所獲無算嘗自聲一詞云海多風錯被漁人下網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其時放我歸去龍王傳語這裏思量爾千回萬度螃蟹最惱惶鮎魚尤憂慮一日至李氏園作場躍入池中不復可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都門壞民室宇數百家已而昭陵升遐

龍堂

中州雜俎

卷十七

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滄奏開十八里河以平長淮之險貢源縣丞崔延禧糾徒開浚中得龍堂謂是古墓及視壁下有五色蠶龍長丈餘旁有鯉魚五六頭各長尺餘又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毛九寸如常龜上白之游潛命移龍入淮取龜入汴禱移龍及鯉魚二百餘里至淮岸白魚數百萬跳躍赴龍水爲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移時御史貢錫拔其一鬚差網戶送龜至宋遇水泊大龜屢引頸向水網戶憐之放之水中水闊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所在洄水求之亦不復獲空致小龜焉

龍蛇關

魯莊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關鄭南門內蛇死劉向以爲近蛇孽也

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關魯昭公十九年龍闕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京房易傳曰紫心不安厥妖龍闕其邑中也又漢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鬪孝文帝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又唐天寶十四年七月有二龍闕於南陽城西又後周大象元年有黑龍與赤龍鬪於汴水側黑龍死又兩黑蛇鬪大者長丈五小者半之並傷腰頸死於寶前

燄龜不死

有賈客維舟汴河上獲一巨龜於甕火中煨之是夕偶忘出之明日取視皮殼已燄矣拂拭去灰置於食牀上欲以助餐良久伸頸動足徐行牀上其生如常衆異之投於水中游泳而去

中州雜俎

卷十七 雜俎三

三

放龜

韋丹未第時於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大龜長數尺引頭四顧有乞救之意丹以乘驢贖之放於水中徒步而歸後數日韋詣胡蒼生問命生共往元長史家有老人元濬之向韋盡禮款待懷中取文字一通授之曰此公一生官祿行止聊報活命之想方悟元濬之卽其龜也

無畏戒蛇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有白蛇狀甚異高丈餘圍五十尺魁梧若盤遶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無畏曰後此蛇決水瀦洛城卽說佛書義湛精一夕蛇來若傾聽狀無畏戒之曰爾蛇也嘗居於山甚安何爲肆毒於世卽速去無患生人蛇聞俯地若有慚色須臾而死

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室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瀦城之應

雙首龜

宋大觀元年冬十月都水使者趙遵於汴京行河獲雙首龜於黃河以爲瑞京信之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曰首豈有二京主其說意殆不測帝命棄於金明池

破柱龍

貞元中劉禹錫寓居築澤首夏獨坐忽大雨昏黑久而開霽獨亭前杏樹雲氣不散見一物形如龜離其脰大五斗釜禹錫以瓦礫投之其物登階止於簷柱以前趾扶去半柱因大震一聲屋瓦紛飛亭內東壁上下罅裂丈許稍焉雷既收聲其物亦失而東壁之裂已自吻合

中州雜俎

卷十七 雜俎三

四

大蛇垂蘭

魚周詢雍丘人宋右諫議大夫嘗醉而假寐園吏見大蛇垂蘭楯卽視之乃周詢也世傳其異

蛇蠱

榮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爲蠱以此致富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遇家人咸出唯此婦守舍忽見屋中有大石紅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作湯灌殺之及家人歸其白其事舉家驚愕未幾其家疾疫死亡略盡

柱中鮎

唐則天時著作郎路敬淳莊在濟源有礪礪上柱去水五六尺一柱將壞已易之家人取充樵柱中有一鮎魚尺餘尙活至數年敬

淳坐罪被殺

龍化女子

榮陽人張福航行還野水邊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自乘小船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筇兩駛可入船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船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船邊三更許雨晴月照福視婦人乃大一邐枕臂而臥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丈餘

龍噉

至元二十年六月中大雨汲郡河西鄉農家王氏甫夕黑霧四塞窗戶間寒凜不可勝視之有蒼龍蜿蜒在氣中起而復墮者再時王氏女下堂驚仆於地救乃甦問所見亦同少頃遂霧散失所在

中州雜俎

卷十七 雜類

五

明日視其地鱗蟹印泥尚宛然也

昭靈夫人

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漚灌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出陳留風俗傳

魚噉嬰兒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置於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噉嬰兒臆沂悸而寤果聞兒啼曰夢一大魚噉其臙痛不可忍與沂夢合沂異之視兒臙果有瘡而血明且以魚投伊水中終身不復釣

龍公碑

考潁州志誌歐陽文忠集古錄跋尾云張龍公碑唐布衣趙耕撰云張君諱路斯潁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爲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娶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蠶以青絹者鄭也絳絹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絹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復爲龍亦可謂怪矣今邑人相傳鄭家湖卽祥遠所據之地第沈非夢而穎與沈相距不遠或者龍固神物而此湖亦其所嘗潛蟄之地未可知也

竹化蛇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見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又有人嘗

中州雜俎

卷十七 雜類

六

伐餘遺竹一宿見竿爲雉頭頸盡就身猶未變化亦竹爲蛇之化又有人射雉將謀下鷄比媒雉野雉亦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皆武庫中忽有雉張華以爲必蛇所化檢庫中果得蛇蛇乃知竹化蛇蛇又化雉氣類或相應也

殺蛇告狀

相州有貧民糊園見一大蛇鑊而殺之尋見一大穴穴中十餘小蛇復殺之既而歸家明日有人持狀訴官云被一人殺一家大小埋於園中官捕獲訊之但云昨殺十餘蛇埋之未嘗殺人官疑之及勘告者無其人令就園檢驗所埋之處果得十餘死蛇其人乃得免焉

綠衣使者

綠毛龜名綠衣使者出南陽之內鄉及唐縣今惟新州以充方物
養鷄者取自溪澗畜水缸中飼以魚鰕冬則除水久久生毛長一
寸毛中有金線脊骨有三稜底甲如象牙色其大如五銖錢者
爲眞

鳴蛇

伊水有鳴蛇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人魚

人魚其狀如鱸四足其音如嬰兒或云人魚即鮓也食之無癡疾
出丹洛二水

丹魚

丹水在河內出丹魚先夏至十日伺之魚夜浮水上則赤光上照

中州雜俎 卷十七 物類四

七

如火割血塗足下可步履水上

物類四

蟲志

黍民玄駒

崔豹古今注曰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
從日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
民蟻曰玄駒也按夏小正云十二月玄駒奔謂蟻入塾也大蟻營
酣戰故有馬駒之稱崔說誕妄無疑

亭中老蠋

安陽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輒殺人有書生明術數乃過宿之
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謀
遂往廨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

中州雜俎 卷十七 物類四

八

戶外呼亭主亭主應諸問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
讀書適休似未寢乃暗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赤幘者亭主問
答如前復暗嗟而去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向者呼處
效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曰向
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冠赤幘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
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蠋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
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得獨活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鄉取魅乃
提劍至前後應處果得老蠋大如琵琶毒長數尺西舍得老雄雞
父北舍得老母豬凡殺三物亭亭遂靜水無災橫

禁蛙鳴

元仁宗在潛邸日奉吉答皇后駐輦懷孟特苦羣蛙亂喧終夕不

寡登曰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憤羣蛙忍惱人耶自後其無再鳴由是蛙聲無聲又新野縣板橋有彈子湖世傳光武曾遊息於此聞蛙鳴以彈擊之至今湖內有蛙不鳴又宋李城信州南池達魯花亦滅撤據有其地每春夏之交羣蛙聒耳寢食不安會天師張廣微朝京回告之因朱書符篆新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蛙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何三事頗相類也

韓尸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蝥作聲曰韓尸尸未幾而韓謐誅

異蜂

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雅禪師於此建蘭若庭多古柏枝幹拂地夏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咏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

中州雜俎

卷十七 物類四

九

翅長寸餘禪師乃網取一焉置紗籠中意嗜桐華採華置其傍終日集於一隅微吟呼嗟聲忽有數輩翔集籠外如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十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僧密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策不祥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子與青桐君奔勝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爲札星子詞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去禪舉籠放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上禪師居巔前曰我三清使者上仙致意謝禪師指顧失其所在

杜中蝦蟆

唐懷州擬貢觀東廊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有蝦蟆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易之廚人砍以爲薪柱中得一蝦蟆其柱先無孔也

蘭異

宋祥符元年延津民程矩家蠶自結繭成大被明淨柔滑有司以貢

蟾蜍肉芝

宋政和元年十一月新安農夫謝彥于龍澗汲水見一大蟾蜍望日而拱已而立化翌日視之背生芝草長三寸許凡十五葉葉間復生異草蒙茸蒼翠歲寒不凋按抱朴子云萬歲蟾蜍肉芝佩之可辟兵揮塵後錄載政和初李謨守河南有民以蟾蜍背生芝草獻者謨以上進賀表云九天容澤溥及含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質一物名爲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特異於百祥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潰臚述盡露

中州雜俎

卷十七 物類四

十

上怒黜譴爲單州團練副使然則政和所獲非眞肉芝也

金鐵生蟲

張子和在陳見鐵釜下有一胞擊破之出紅蟲疾走如飛其噪甚硬蓋金鐵亦生蟲也

蟲陣

汝南僉事余公逸其名籍奉命董治河工政尙嚴刻兼以中州大旱死者相枕籍一日公巡行黃河上忽有飛蟲成陣隨暴風吹至塞公櫓輿皆滿撲而觸胸驚怖返署旬日病卒此厲氣之所化與殆以暴威得之與周穆王僊化一年皆變小人爲沙蟲其類矣

蜂嘯蝗

崇禎十四年春蝗種大作食麥盡忽有蜂飛逐之嘯其背蝗始猶

蟻動旋僵穴土掩之踰日而蜂自蟻腹出輾轉化生旬餘而滿郊
原蝗遂絕

紅娘子

紅娘子樗雞也一名灰化蛾生樗樹上腹大頭足微黑翅兩重外
一重灰色內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舊云生河內今無之惟汴洛諸
界獨多其鳴以時故得雞名廣雅作樗鳩廣志作樗雞皆訛郭景
純以爲卽振羽之莎雞非也莎雞絡緯耳

土薄蟲

蠟螂也謂之蠟尾蟲廣雅云杜白蠟也段成式曰鼠負蟲巨者
多化爲蠟蠟子多負於背管見一蠟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
粒陸機詩疏云蠟一名杜白許慎云蠟蠟尾蟲也長尾爲蠟短尾

中州雜俎

卷十七 物類四

十一

爲蠟葛洪云蠟前爲螫後爲蠟古語云蜂蠟乘芒其毒在蠟汴洛
河陝間極多土人用禁法每受螫忍痛勿開口一人握而問之曰
痛否應曰不痛又問曰蠟在何處應曰去了則立愈本草載用井
泥或瓦溝下泥敷之亦佳又畫地作一字取土水服方寸匕或在
手足以冷水漬之在身以水浸布揭皆驗江南舊無蠟開元初有
主簿以竹筒盛歸今往往有之故俗稱爲主簿蟲

必類
代數人

小蠹魚

宣和間蔡州有一士人忽見小蠹魚文章陸離婉婉几格間惟已
時則見至午卽隱士人捕置鐵絲籃速午視之則堅冷化爲石矣
其質巧妙天成至已則復蠕動至午又復爲石而屈伸盤結之狀

日日不同持至京師中人梁師成曰此神物造化所寄禁中有玉
鼠玉兔以其時見則其類也遂獻之又十二辰蟲亦此類也

蚰子

秋間有草蟲善鳴其名絡緯河北人呼爲蚰子取其子以油煎食
之云其味甚美余不敢嘗也詩云嘒嘒草蟲卽此一名常羊食以
牛肉雞豆卽能過冬

謝豹

玆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常獲之小類蝦蟆而
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鼯鼠頃刻深數
尺或出地聽謝豹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中州雜俎

卷十七 物類四

十一

中州雜俎卷十八

三 儀外史注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物類五

草譜

石蜜芝

少室石戶中更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假蓋石南渡徑可一丈許望之蜜芝從石上隨假蓋中良久輒有一漏有似雨後屋之餘漏時一落耳然蜜芝墮不息而假蓋亦終滴也戶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維其處不可得往惟當以橈器置勁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戶上刻題如此前

中州雜俎

卷十八 雜俎五

世必已有得之者也

赤草

洛陽椒園殿故基之前傳是朱溫祔昭宗處生草皆赤色謂其冤血所染而成也嫁胡之婦草青亡國之主草赤異哉

九節菖蒲

王興陽城人漢武帝上嵩山起道宮齋潔思神忽見仙人長及二丈餘耳出頰下垂至肩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岳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探之言訖忽然不見武帝顧謂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之徒也恐是中嶽之神以此諭朕耳乃採菖蒲服之二年輒煩悶不快乃止時從官亦多服之然莫能持久惟聞仙人之言乃採服之不息後白日升天

何首烏

何首烏舊傳生密獄中者良延年上藥宜生山而生獄者不擇地耶抑傳妄耶今獄中絕無惟山間有之大者亦不易觀聞剛之者口呼何先生何在隨伴應曰在此則隨鋪而得亦神矣哉

善草

圖經曰善實生少室山谷今蔡州上蔡縣白龜祠旁其生如蒿作叢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至多者三五十莖生梗條直所以異於衆蒿也秋後有花出於枝頭紅紫色形如菊八九月採其實曬乾入藥今醫家亦稀用其莖爲筵以問鬼神知吉凶故聖人贊之謂之神物史記龜策傳曰龜千歲乃遊於蓮葉之上善百莖共一

中州雜俎

卷十八 雜俎五

二

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蟲無毒螫徐廣注云劉向云龜千歲而靈善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褚先生云善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論衡曰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善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善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莖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滿六十者即可用矣今蔡州所出者皆不言如此余謁太昊陵親見善草雖叢生然散出地上或一二十莖或三四十莖求所爲百莖者絕無之即五六十莖不可得也至於長丈龜守詢之守廟黃冠俱云不知古言善草應大衍之數每叢五十更不其然蓋善龜靈物應瑞則生非常有之也

截骨參

林慮嶺谷西山之西有紫團山與河東上黨交界山產紫團參一曰截骨參其生必在山谷之口也

草作人狀

漢光和七年陳留濟陽長垣濟陰東郡宛句離狐界中路邊生草悉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形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彿像之而已伐之出血舊說曰近草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

草生異狀

漢中平元年酸棗生異草莖大如指似鳩雀龍蛇之形五色俱備毛羽頭目足翅無不遍有

中州雜俎

卷十八 物類五

三

草異

湯陰縣至正十六年六月莖葉順次倚壁而生自編成若旗幟上尖葉結如槍又有黍白生成文紅楷黑字其上節云天下太平其下節云天下刀兵又明隆慶三年己巳林縣三楊村有民患疾身出天下太平等字

草木妖

崇禎二年洛陽延秋里草木結成人馬戈兵之狀遍數十頃洛人科臣常自格上其事又崇禎甲戌孟縣東門外孫家攻內草成人物翎毛及各色樂器之狀精巧異常

杏葉沙參

齊地多汁有濟瀉之狀故以名之濟瀉澆露也其根如沙

參而葉如杏故河南人呼為杏葉沙參蘇頌圖經杏參即此也俗謂之甜桔梗爾雅云泥底芑也郭璞曰即薺芑也救荒本草名白刺根其苗名隱忍

黃精與鉤吻相亂

黃精出嵩山者佳鉤吻能亂之黃精太陽之草食之長生鉤吻太陰之草食之殺人黃精一名歲蕤一名日及一名仙人餘糧一名芍格一名馬箭一名垂珠一名菟竹一名黃芝一名戊己芝一名鹿竹一名救窮草一名米舖一名野生薑一名重樓一名雞格一名龍衝其名最多

蜚母訛為知母

知母本蜚母文選音匪母又名連母又名蜚母蜚母又音又名地

中州雜俎

卷十八 物類五

四

參又名水須水浸爾雅薺即蜚母也又名洗藩又名苦心又名兒草別錄又名兒踵草女雷女理鹿列非逢東根野薺昌支李時珍曰宿根之旁初生子根狀如蜚母之狀故謂之蜚母訛為知母也知母出河內川谷二月八月采根曝乾今潁河懷衛彰德諸郡多有之四月開青花如韭花八月結實

遠志小草

遠志苗名小草又名細草世說載謝安云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記事珠謂之醒心杖又名棘菀又名蕤繞按爾雅云蕤繞棘菀郭璞注云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今河陝洛西州郡皆有之俗傳夷門出者最佳

赤參

赤參卽丹參一名山參又名都憚草又名木羊乳又名逐馬又名奔馬草別錄云丹參生桐栢弘景云此桐栢在義陽是淮水發源之山非江東臨海之桐栢也

茈萇

此茈萇雅音紫戾卽染紫之紫草爾雅作此草一名紫芙蓉爾雅又名貌音又名地血猪獠人呼爲鴉街草南陽新野人多種之

白頭翁

白頭翁生河南洛陽界其新安山野中屢嘗見之至今本處山中人實白頭翁丸言服之壽考一名野丈人一名胡王使者一名奈何草弘景以爲狀似白頭老翁故名丈人胡使奈何皆狀老翁之意

中州雜俎

卷十八 物類五

五

夜叉頭

惡質其實狀惡而多刺鉤故名其根葉皆可食人呼爲牛旁衛人隱之呼爲大力子俚人謂之使牽牛河南人呼爲夜叉頭亦名旁翁菜亦名蝙蝠刺卽鼠粘也實發多刺鼠過之則縱惹不可脫故謂之鼠粘別錄曰惡質生魯山下澤

稀莨

稀莨一名火秋草又名猪膏母又名粘糊菜亦曰虎膏狗膏韻書楚人呼猪爲猪呼草之氣味辛毒爲莢此草氣如猪而味莢盤故謂之稀莨猪膏虎膏狗膏皆因其氣似及治虎狗傷也火秋當作虎蓋俗音訛爾近人復訛稀莨爲希仙矣今陳州采猪莢充方物其狀亦是猪膏草沈括筆談謂火秋卽猪膏母後人不識誤認地

茲爲火秋也

麻黃

麻黃以繁陽中牟者爲勝又云鄭州鹿臺最多一名龍沙一名卑相一名卑鹽諸名殊不可解或云其味麻其色黃未審然否張揖廣雅曰龍沙麻黃也狗骨麻黃根也不知何以分別如此

懷地黃

地黃本名芑音一名芑又名地髓生者以水浸驗之浮者名天黃半浮半沉者名人黃沉者名地黃入藥以沉者爲佳爾雅云芑地黃郭璞云江東呼爲半羅願云芑以沉下爲貴故字從下今人惟以出懷慶者爲佳其實不然本草云生咸陽川澤陶弘景以爲生渭城者有子彭城爲上歷陽次之江甯板橋爲勝蘇頌云以同州

中州雜俎

卷十八 物類五

六

者爲上或云江浙壤地種者受南方陽氣質雖光潤而力微懷慶山產者蒙北方純陰皮有疙瘡而力大理實有之然懷慶亦止北關數頃稱道地其他方不及也

水棘異名

水棘卽水英臨汝人呼爲牛紅草河北信都人名水節河內連內

黃呼爲水棘劍南遂甯等郡名龍移草淮南諸郡名海荏嶺南亦有土地尤宜莖葉肥大名海精木亦名魚津草李時珍以爲此草不著形狀氣味無以考證片菜亦名水英不知是否此否也

射干之名有三

張揖廣雅云爲尾射干也一名烏扇爲髮烏吹烏蒲風翼鬼扇扁

竹仙人掌紫金牛野荳花草蕒黃遠陶弘景曰射干方書多音夜蘇頌曰射干之形草梗棘長正如射之長竿之狀得名由此爾而陶氏以後皆爲疑蓋古字音多通呼若漢官僕射主射事亦音夜非有別義也李時珍曰其葉叢生橫鋪一面如鳥翅及扇之狀故有鳥扇鳥翼鳳翼鬼扇仙人掌諸名俗呼扁竹謂其葉扁生而根如竹也根葉又如盤蕒故曰草蕒射干生兩陽山谷田野按射干之名有三佛經射干羅攬此是惡獸似青黃狗人能緣木阮公詩云射干臨解城者是樹殊有高大者本草射干是草卽今人所種者也

陟釐爲脯

陟釐水苔也又名石髮石衣水衣水綿藥對曰河中側衆側衆陟釐

中州雜俎

卷十八 物類六

七

釐聲相近也武帝賜張華側理紙乃水苔爲之後人說陟釐爲側理耳陟釐今人乾之治爲苔脯堪啗青苔亦可作脯食皆利人津京市中甚多按苔衣之類有五在水曰陟釐在石曰石滿在瓦曰屋游在牆曰垣衣在地曰地衣又有蒙翠而長數寸者亦有五在石曰烏非在屋曰瓦松在牆曰土馬驪在山曰卷柏在水曰藻也

東都異芝

隋大業中東都永康門內會昌門東生芝草百二十莖散在地周十步許紫莖白頭或白莖黑頭或有枝或無枝亦有三枝如古出字者地內根並如線大道相連著乾陽殿東東上閣門槐樹上生芝九莖共本相扶而生中莖最長兩邊八莖相次而短有如樹闕甚潔白虎賁郎將段文操留守圖書表奏

物類六

木譜

神藥

洛陽顯會寺佛堂前有漢時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過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爲五重每一重葉橫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流血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愛栢敬松
松栢機杉檜栢皆美木洛陽獨愛栢而敬松松島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

不愁木

中州雜俎

卷十八 物類六

八

山海經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之不愁本草云今嵩山應有此木人未識固宜求之亦如當草之忘憂也

長生樹

洛陽宮殿薄明光殿前長生二株晉華林園長生六株萬年殿前長生二株鄴中記曰金華殿後有皇后浴室種雙長生樹枝條交於棟上圍圍如車蓋形冬日不彫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色白子赤大如榆子不中啖也

淇園之竹

詩瞻彼淇澳桑竹猗猗毛注篋王芻也竹篇竹也郭璞云卽菴序草也今呼爲白脚類又陸機云菴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

高數尺詞賦皆引猗猗入竹事誤也按傳曰淇衛蘭路又曰淇衛之箭又武帝來瓠子河下淇園之竹以爲礎又寇恂伐淇園之竹以爲矢百餘萬又詩籊籊竹竿以釣於淇是淇之產竹自古而然且爲猗爲矢又以垂釣則非王芻之草可知夫詩曰綠竹猗猗言竹之初生其色綠也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曰綠竹青青卒章又曰如實如實言其盛也故謝莊竹贊亦曰瞻彼中堂綠竹猗猗管戴凱之竹譜亦云藏竹根深耐寒茂彼淇苑王降諸家之說未可從演繁露謂宋朝之初試文必本注疏不得自立已說嘗試館職有以綠竹爲題者試人賦竹以爲釣淇之竹而游試者答其不從訓詁黜之不取富韓公嘗辨有司之誤矣淇園在淇西北三十五里淇水之澳旂彪志淇園殷紂竹箭園也淮南子烏號之弓員淇衛中州雜組卷十八類六

九

之箭也然今日淇澳之上求所爲猗猗者實無有矣竹特盛於河內去淇又二百里而遙至於歐家灣武公祠下亦有竹人傳以爲古淇澳地亦非也

雲桑

雲桑生密縣山野中其樹枝葉皆類桑但其葉如雲頭花又似木槲樹葉微闊開細黃黃花其葉味微苦能救饑探嫩葉燂熟換水浸淘去苦味油鹽調食或蒸曬作茶尤佳

木中有紋

金人伐宋時伐香巖寺木造舟木中有紋成詩云栽松種柏興唐日解板成舟破宋時可惜香巖千載樹等閑零落歲寒枝世傳爲怪出新川縣志

嵩陽三栢

嵩陽宮今廢三栢尚存大者七人合抱量之得七丈二樹稍次之亦不下四五丈相傳漢武帝封爲三將軍庾子山枯樹賦云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爲漢封之說在六朝已然康熙戊申薛給諫衛公往彼見已焚燬一株詢之土人云內有錢數斛野人以火焚之遂至延燒殆盡千年法物一旦成灰良可慨歎也

淮濱六栢

淮濱廟有漢栢六株順治十三年焚其一有猴頭鳳翅鶴嘴玉柱諸名

金松

李德裕金松賦序云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舊宅其地則孔北中州雜組卷十八類六

十

海故亭余晚春遊眺觀奇木枝似檉松葉如翟麥迫而察之則翠葉金貫燦然有光訪其名曰金松訊其所來曰得於天台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於平泉又洛中有魚甲松出西陽雜俎

倒植松

中嶽頂上松幹如插筆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枝柯似枯槎皮或剝落有半榮者僧指云此是嶽神爲堽禪師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遽倒植之而去斯言難信而其樹亦可怪也

祥桑穀

殷太戊時室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

婆娑羅樹

洛陽北邙山有古樗樹不知其來早晚裴斐周迴四五畝在伊闕正南相當越公等建都城之日據此樹爲南北定准樗木名惡號曰婆娑羅樹

樹出血

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正月曹操在洛陽起建始殿伐灌龍樹而血出又掘徙裂根亦血出操惡之遂寢疾未幾亡

天仙白松

天仙白松在密縣東五里世傳漢有閨女仙化葬此松其塚上物又云黃帝葬三女處三女九歲俱辭家學道後十七年歸省一夕同逝合葬於此明年塚上生松色如傅粉一本三幹高八九丈大四抱餘本畔一竅常流液甘甚謂歲兩脫膚盤根虬枝其葉秀翠

中州雜俎 卷十八 雜記六

十一

且硬膚理瑩澤以手爪摺之文隨起真奇章也殿三楹祀天仙像世稱三女爲天仙地仙玉仙今云天仙其總統也天帝女合葬事已近誕縱便有之塚上生松未必果爲帝女所化且松枝之三出者多有何得以此徵異後人咏松之白便入玉膚冰肌等句以况可笑也獨李于麟有句云非爲子雲能作賦誰知玉樹本青葱特稱雅當王行甫謂取其枝作帶板香潤異他木李本寧太史曾貽之云不知何時開此端竊爲木慮余問之士人殆無此事想假托之以炫奇也

繁器竹

少室山有繁器竹南陽臥龍岡孔明祠中有蘇竹

驚風鼓

陽翟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不減洛中所產有鼠喜食其笋寺僧於笋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驚風鼓

連理槐

修武義門村兩槐樹相去三步許上有一枝交貫名爲連理槐今猶茂盛宋張宏毅家物也前有龍虎二石不假雕琢形像天成

竹笋四月生

中州竹笋至四月方生荀謂周禮揚州之利竹箭亦有意萌之別名矣舉成數實物也惟筍竹萌也皆四月生也此據洛陽土中嵩少之間四月方生及秦隴終南皆四月生也或曰南地熱故笋冬生北地寒故夏至方發耳河圖云少室之山大竹堪爲甌噐其笋長偉堪食笋一名萌一名蕙一名蕙一名灌一名竹胎一名竹牙

中州雜俎 卷十八 雜記六

十二

一名茁一名初篁一名竹子

樹枝人形

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村有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眉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主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又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明崇禎壬午年王屋山木生人狀

楸廟樹

天啟間登封有宦室狂子給縣中楸廟柏枯死輪粟易爲櫨具伐之鬱然茂也道人以青翠枝柯白縣側樹枝膚骨間字隆起爲僂

算示罰等語信手剝來枝枝皆然其獄字兩大相戾作李斯大篆文觀者神竊

雷劈樹妖

光州熊獅爲諸生時讀書於南墳一夕見有女子絕色立樹上從遊者十人皆錯愕公不爲意須臾女子滅公乃以刀刮樹皮而大書曰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鋸分明日夜半雷劈其樹後公登成化己丑進士歷南京戶部尙書

貝多

嵩山記云嵩高寺中忽有思惟樹即貝多也一年三花李太白詩二室寄碧天三花明綠燦是也酉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西土用以寫經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又翻譯名義集貝多形如此方樓

中州雜俎

卷十八 雜類六

十三

欄直而且高長八九十尺花如黃米子又西域記南印建那補羅國北不遠有多羅樹林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無不採用余按此樹一名貝多羅樹一名無憂樹一名畢鉢羅樹此樹梵名有二一曰寶鉢梨力又一曰阿濕烏嚨婆力又又名菩提婆力又又名菩提婆力又力又漢翻爲樹又此樹有三種一曰多羅婆力又貝多一曰多梨婆力又貝多一曰部婆力又貝多貝多漢翻爲葉

崇壤坊桃竹

崇壤坊出大竹及桃出述征記故李義山崇讓宅宴詩風過寒塘萬竹悲又崇讓宅東亭醉後詩密竹沈虛籬

白楊

中州最多白楊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古詩白楊多悲風義山詩白楊別屋鬼迷人

松下伏龜

嵩山記嵩高山有大松樹或百歲或千歲其精變爲青牛爲伏龜採食其實得長年義山詩上藥終相待他年訪伏龜

上虞杜仲

杜仲藥名昔有杜仲服之得道因以名之又名思仲思仙皆此義也別錄曰杜仲生上虞山谷弘景曰上虞在豫州虞號之虞非會稽上虞縣也

戶利灑樹

合歡一名合昏又名夜合卽青裳也崔豹古今注云欲獨人之念

中州雜俎

卷十八 雜類六

十四

則贈之以青裳青裳合歡也植之庭除使人不忿故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草忘憂俗名萌蒿越人謂之烏賴樹又金光明經謂之戶利灑樹本草以爲生豫州山谷今汴洛間人家多種之庭除間

酸棗縣以樹名

舊言大棗中味酸者爲酸棗非也嵩陽子云余家於滑臺今酸棗縣今滑之屬邑也其樹高數丈徑圍一二丈木堅而重皮細而硬其葉圓小而味酸色赤如丹此縣家所重居人不易得今市人賣者皆棘子也按酸棗縣今之延津縣以樹而得名也

蜂護雙槐

汝州魯山縣有祇神祠其前庭廣袤數百步古老云元魏時大槐

場也正門左右雙槐各二十圍枝幹扶疎亦云當時植焉至中和初歲發起東夏郡邑雖然剽史游邵令屬縣伐木爲柵以自固雖桑柘梓櫟靡有孑遺將伐雙槐其夕有巨蟒蟠於上聲若震目若飛足鎮將李蟠武人也聞之以爲妖孽徒觀斬之下斧而流血如雨迸腥氣薄人亦心動而止雙槐至今尚存

瘦竹

東洛勝境有三溪張文規有莊近溪忽有竹一竿生瘦大如李

中州雜俎卷十九

物類七

儂外史汪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聲訂

花譜

花雪

何遜與范雲聯句詩云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云多少分曹掌祕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綠聯句每到東家范雲又漫成一絕云不見何遜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二詩皆以此事若不究其原不知爲何語也

碧色玫瑰

洛中露花木者嵩山深處有碧色玫瑰而今亡矣

瑞香種

瑞香有洛白揚紅汴黃江紫花之變極矣

上苑花開

武后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許稱花發詔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布苑羣臣咸服其異后益託術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大凡后之詩文皆元萬頃崔融輩爲之按上苑卽今龍門花子寮是也

紫薇軒

元河南行省衛權卜居新安手植紫薇一叢甚茂後避兵河東花

爲灰燼又三十年明洪武初其孫希古自河東來歸紫微復生因構軒以成先志

梨花洗妝

洛陽人於梨花開時多攜酒其下曰爲花洗妝或至並樹買去

合帶迎翠花

煬帝時洛陽進合帶迎翠花得之嵩山塢中外股紫內素贖分并粉藥心深紅甜其香氣若惹襟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不多睡見

白蓮花

洛陽無白蓮花白樂天白吳中帶種歸始有之集中有白蓮泛舟詩云白藕新花照水開紅窗小舫信風迴誰教一片江南興逐我

殷勤萬里來又種白蓮詩云吳中白藕洛中栽莫戀江南花爛開萬里攜歸爾知否紅蕉朱槿不將來

呼蠟梅爲梅花

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中州無江南白梅花遂呼蠟梅爲梅花癸辛雜誌謂開封府衙後有蠟梅一株甚奇遂創梅花堂是也又云河北惟懷孟州號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後故地稍煖有梅今白者絕無紅梅及綠萼梅間有之蠟梅有三種子出不經接者花小香淡謂之狗蠟梅其品最下經接花開常半含名馨口梅又一種色深黃似紫檀花密香檀名檀香梅又名金荷花此品最佳黃山谷謂京洛間有一種花香氣如梅類女工燃蠟所成因名

五里香

鄧許田野間三月有一種花蔓生其香清遠馬上聞之類似木樨花色白土人呼爲鸞鷯花取其形似也亦謂之五里香

鸞鷯菊

草烏頭蒿少其茨諸山多有之花開九月色青可玩人每植園圃號鸞鷯菊取其近似耳

煬帝西苑牡丹名

煬帝開地爲西苑易州進二十種牡丹有赭紅輕紅飛來紅袁家紅醉妃紅海雲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先春紅顚風嬌等名見海山記

洛陽牡丹名品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記

洛陽大內臨芳殿莊宗所建牡丹千餘本其名品亦有在人口者具於後

百藥仙人

雪夫人

卯心黃

三雲紫

出樣黃

火簇奴

太平樓閣

第之

月宮花

粉奴香

御衣紅

盤酥紫

天王子

小黃嬌

蓬萊相公

紫龍盃

第之

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牛家黃 靛紅 潘溪排
左紫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葉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龜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擺紅 玉版白

洛花見紀於歐陽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載載其著於天彭者彭人謂花之多葉者為京花單葉者為川花近歲尤賤川花實不復舊花之舊裁者曰祖花其新接頭有一春兩春者花少而富至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七

四

三春則花稍多及成樹花雖益繁而花葉減矣
狀元紅 祥雲 紹興春
騰脂樓 金腰樓 玉腰樓
雙頭紅 富貴紅 一尺紅
鹿胎紅 文公紅 政和紅
迎日紅 彩霞 學羅
勝疊羅 瑞露蟬 乾花
紫繡毬 激墨 葛巾紫
福嚴紫 禁苑黃 青心黃
黃氣毬 玉樓子 劉師哥
玉覆盆 碧花 紅花

牡丹之名或以姓或以州或以色或以地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

姚黃 牛黃 左華
魏華 青州紅 丹州紅
延州 細葉壽安 龜葉壽安
潘溪排 一擺紅 鶴翎紅
硃砂紅 甘草黃 獻來紅
九葉真珠紅 鹿胎紅 倒暈檀心
蓮花萼 一百五 葉底紫
又有軍容紫 玉版白 鹿胎華

牡丹唐人本有詩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七

五

歐陽永叔以為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名載本草自則天以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花名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一花之異者彼必行於篇什而牡丹寂不見稱惟劉夢得有咏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至宋而洛陽之花遂甲天下其實不啻白樂天賈花詩云共道牡丹時時隨買花去又有題洛陽牡丹圖詩又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豔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有寄元微之白韻詩有云唐昌玉蕊會崇微牡丹期又有惜牡丹詩明朝風起吹應盡夜惜衰紅把火看歸盤屋詩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人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又

有和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韻又有酬胡三咏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他如許渾亦有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之詩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軍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裴說牡丹詩數案欲傾城王建題賞宅牡丹詩賞宅得花饒李商隱集中有牡丹二詩又有僧院牡丹詩又有回中牡丹詩二首是唐人如元白以下未嘗無詩也即劉夢得又有渾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賞牡丹詩安得云惟有魚朝恩宅一詩又龍城錄載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則又在太曆以前博稽如歐公其疎如此是以知立言之難也又聞李緯尚書故實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言水際竹間多牡丹則南北朝已有之矣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七

六

牡丹名木芍藥

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西陽雜俎謂謝康樂集中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則知牡丹花亦久矣但自隋以來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檢隋朝種植法初不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李石續博物志以爲越花不及洛花遠甚康樂之所謂牡丹今之芍藥特盛於吳越牡丹既稱木芍藥而芍藥又名牡丹豈二物可通稱耶今中州牡丹獨盛於許昌洛花已闕寂無聞矣

繡金黃

墨莊漫錄云洛陽牡丹之名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予侍親在郡時園戶

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鵝雛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本姚黃也而於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繡之其心紫葉亦金粉繡之牛氏乃以繡黃金名之以蓮藤作棚屋圍帳復張青帟護之於門首遣人約止遊人約止遊人入輪千錢乃得入觀十日間得數百千余亦獲見之郡守聞之欲剪以進內府索園戶皆言不可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爲常他日復來索此品何以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爲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矣此亦草木之妖也陳許相隣今日花莫盛於許昌觀此則知宋時已不數洛陽矣

呼牡丹爲花

洛陽人呼牡丹爲花都人呼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七

七

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歐家碧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培養白牡丹如玉千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皆作淺碧色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之上號歐家碧

洗手花

難冠花汁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則兒童唱賣以供祖先

菊花出中州者

龍腦

御愛 以上皆京出

都勝

玉穗

順聖淺紫 以上皆州出

鄧州黃

鄧州白

以上皆州出

銀毫 綠棠 夏金鈴 秋金鈴
金錢 銀盆 紅二色 繡穗

荔枝 垂絲粉紅 上洛園出

紫香菊 蘇州出 餘臘 蘇州出

紅梅

中州無白梅至於紅梅則士大夫園中多有之河陽薛宗伯翁園獨有玉蝶綠萼各數本此亦異事按石湖梅譜謂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密繁則如杏香亦如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境也梅聖俞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爲着題東坡詩云詩老不知標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蓋謂其不韻爲紅梅解嘲云承平時此花中州難見 卷十九 雜記 八

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岡圃中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開逢二三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然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儻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王時守吳郡聞盜花種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發精神粉瘦瓊寒露紫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風城從此有雙身當時罕得如此比年展轉移接殆不可勝數矣世傳吳下紅梅詩甚多惟方子通一篇絕唱有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之句曲南紀聞謂頃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許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綠萼梅千葉黃香梅凡四種然余客豫五年在汴洛更久而江梅絕不之見也

一尺黃

姚黃爲牡丹之冠頭面廣一尺禁中號一尺黃朱少張詩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而是也

黃芍藥

洛陽獨有黃芍藥園中獨有紅茉莉蜀中獨有紫繡襪楚中獨有紅梨花燕中獨有黃石榴天台獨有黃海棠白海棠白玫瑰白紫碧桂花懷孟獨有粉紅石榴碧色石榴

康節策數

富鄭公留守西京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几康節先生同會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朵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盡乎請再筮之先生撰書沉吟良久曰此花數盡來日午中州難見 卷十九 雜記 九

時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諸次日食罷花尚無恙泊烹茶之際忽然羣馬廐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蹄蹴奔出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

紫金蓮

嵩山法王寺有紫金蓮開中秋一月云神光設法時從地湧者移他處卽槁

異種桂

李德裕平泉莊有剡溪之紅桂 鍾山之月桂曲阿之山桂永嘉之紫桂剡中之眞紅桂東陽之牡桂又平泉莊有黃辛夷紫丁香有同心蒂木芙蓉

本草牡丹名

牡丹本經名鼠姑又名鹿非唐本名百兩金稱曰名木芍藥時珍謂花品中以牡丹第一芍藥第二故世謂牡丹花王芍藥花相

勅賜花

宋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官供酒共賞西京勅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流落到天涯

白菊

白菊生南陽山谷及田園中潁川人呼爲回峯菊汝南名茶苦蒿上黨及建安郡順政郡並名羊歡草河內名地薇蒿白菊本處處有之但以南陽菊潭者爲佳此名甘菊有黃白二色菊譜所載鄧州黃鄧州白是也

中州雜俎 卷十九 物類七

十

紫牡丹小人

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花牡丹成樹發花千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萬花會

宋故事洛陽有萬花會錢惟演爲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

物類八

果品

西王母蟠

魏白果園中有仙人靈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蟠

西王母桃

魏華林園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霜即熟亦出崑崙山亦曰西王母桃一曰十月始熟形如括裏俗語云王母甘桃食之解勞

勾鼻桃

鄧南城仙都苑內有勾鼻桃二株實大重可三斤

中州雜俎 卷十九 物類八

十一

嘉慶子

東都嘉慶坊有李其實甘鮮故稱嘉慶李今人呼李乾爲嘉慶子

白馬寺葡萄

白馬寺浮圖前葡萄異于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偉于棗味殊美冠于中京至熟時帝取之或賜宮人宮人傳遺親識以爲奇異得者不肯輒食乃應數家又有大橋京師語曰白馬甜橋一石直牛又有柰實重七觔

含消梨

洛陽勸學里內周園有園珍果出焉有含消梨重十觔從樹着地盡化爲水又報德寺梨重六觔

張公梨

洛陽北邙張公夏梨海內唯一樹大谷梨潘岳賦云張公大谷之梨洛都賦曰梨則大谷冬紫張公秋黃

袁梨即哀梨

西華有袁家梨甘脆無比墮地即碎其渣經宿不穢按晉書有袁家梨後人惡袁姓而易以袁然則袁家梨即哀家梨也

惡楊好李

楊帝十六院中各樹奇木一日明震院楊夫人報帝曰酸梨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帝沉默甚久曰何故忽長夫人云是夕聞空中若有人語云李木當茂泊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亦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

中州雜俎

卷十九

十二

問二果孰勝妃曰楊梅味清酸不若玉李之甘也帝歎曰惡楊好李豈人情哉抑天意乎後楊梅枯死帝果崩于揚州

南北果相敵

梁使徐君房元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君房問昭曰葡萄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香滅之君房曰金衣素裹見也作真向爾自消良應不及此南人重橘柚而輕葡萄也魏文帝詔示羣臣曰中國珍果甚多葡萄當未夏涉秋尚有餘香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醴以爲酒甘於麴蘖醉而易醒之固已流涎况親食之也南方有橘正酸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此北方人譽葡萄而貶橘柚也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北人不喜橄欖

南人語之曰橄欖回味北人笑曰待他回味時我輩兒已甜了半日矣坡詩蓋戲用此語也

醉柿

中州有醉柿以生柿去皮滾水一半涼水一半泡一宿即可食甚甘美不澀醉力咸切字書藏果實謂之醉又曰桃蕉玉篇藏柿也亦作漉廣韻漉漬果碎金云漉柿

餘甘尉

鄴中環桃特異後唐莊宗曰昔人以橘爲千頭木奴此不爲餘甘尉乎

鵝冠梨

中州雜俎

卷十九

十三

歸德永城縣出梨脯俗名菓乾通曰桃窰其法謂自萬曆間從金陵傳得者特以睢陽多聚故彼中獨廣按陶學士清異錄睢陽多善梨難冠菓宜作脯醃醃宜生啖或謂菓是聖花兒據此則睢陽梨脯自昔有之未必創自近代也櫻桃亦素盛睢陽地名掌扇岡尤繁妙有一樹收子至三石者亦出清異錄

青沙爛

陳州有梨名青沙爛宋狄武襄赴陳州不憚語所親曰看此行必死問其故曰陳州出一梨子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一時雖笑之未幾果卒初實戲語適會其死耳或云初無此說好事者爲之或云當時狄爲都人指目故爲是無稽之言以供笑端

御李子

潘岳閑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云朱仲李未詳按述異記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所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亂魏太祖挾令還帝自洛都許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即獻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荔枝賦云房陵縹李

御梨

文選魏都賦中山郡出御李王昌齡詩霜飛天花御梨秋

橘

相州多出橘張俗呼軟裘古今注橘葉似柳實似柿而小味亦甘美楊用脩以爲一名牛爛柿一名丁香柿文選蜀都賦所謂櫟也蜀中製扇以此果榨油染紙爲之溫公名苑又以爲即吳都賦君遷子如馬欄俗云牛欄柿是也齊民要術謂之紅藍棗又北夢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八

十四

瑱言石晉趙彥家有橘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曰合有登台輔者後彥出將入相

冬桃

密縣有一種冬桃夏花秋實八九月間桃自開其核墮地而復合肉生滿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淇上銀桃而加美亦異品也

語兒梨

語兒梨初號斤梨其大者重至一斤不知語兒何義鄭州郭僕家陵旁產此甚多其父老云有田家兒數歲不能言一食此梨輒謂人曰大好衆驚異以是得名洛中士大夫陳振著小說云語兒當爲禦兒蓋地名梨所從出也按禦兒非產梨之地不知陳何所據也且語兒鄉在越地亦名禦兒與鄭無涉

鄧橘

鄧州有橘張衡南都賦穠橙鄧橘戎山詩楚芝應徧紫鄧橘未全黃

安陽李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卽其種也

檀子卽木桃

檀卽詩木桃也木瓜酸香而性脆木桃酢澁而多渣故謂之檀孟州獨多唐鄧州每種之莊子槧梨橘柚皆可於口淮南子云樹橘梨橘食之則美嗅之則香皆指此也乃木李瓜之類大而酸色黃味酸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八

十五

烘柿

中州呼紅柿爲烘柿烘柿非謂火烘也卽青綠之柿收置器中自然紅熟如烘成澀味盡去其甘如蜜歐陽脩歸田錄言襄鄧人以烘柿或楓棹或橘葉於中則熟然亦不必俗呼樹上自紅者亦曰烘李時珍曰生柿置器中白紅者謂之烘柿日乾者謂之白柿火乾者謂之烏柿水浸藏者謂之酥柿今懷慶人以大柿去核裝四五柿於中曬作餅謂之瓢柿又以柿燒酒最美

三十八

瑣碎錄言河陰石榴名三十八者其中只有三十八子也今薛宗伯顯邑園中有石榴一帶五實自然可作盆供眞奇品也

河洛以櫟爲行

橡實橡斗也亦曰皂斗又曰樛栳案爾雅云樛栳又曰柞子又曰辛同梓又曰柞之木也栳盛質之房也其實名橡有栳自裴之詩唐風云集于苞栩秦風云山有苞栳陸璣注云卽柞栳也案人謂之栳徐人謂之杼或謂之栩其子謂之皂皂殼煮汁可染皂也周禮職方氏山林宜皂物柞栳之屬卽此今京洛河內亦謂之杼蓋五方通語皆一物也

聖奈

洛開錄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則流出聖奈大如盞

大桃核

中州雜俎 卷十九 物類八

十六

神僊咸遇傳咸通中僧懷一居雲門寺遇一道流遺以一桃核大如二升器又王琮爲上屋令遇東極真人王太虛與桃核大如數斗器摩而服之身輕無疾

大果

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觔安石榴子大如梅薑西王母聚三子一尺羊角梨亦一子三尺見叢中記魏百果園中有仙人鬚長五寸見洛陽伽藍記衛公言滑州櫻桃十二枚及一尺見西陽雜俎又鄴中產巨栗脫其殼可以爲杯

物類九

穀品

豫州宜麥

李叙曰按禹貢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壘蓋土無塊曰壤脈墳起曰墳元而疎者曰墟說者謂壤則沃墳壘則瘠其在古也如此黃河流變地之肥磽確定職方豫州穀宜五種黍稷稻麥菽是也然五種中甚不宜稻甚宜于麥詩貽我來牟於里來牟段氏謂詩言來牟者再蓋麥者五穀中成熟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當春盡缺乏之時故麥最重也漢武元符初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禾麥不成必書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上從之遺使勸種宿麥今豫州所種正宿麥也於地最宜民嗜食之若夫稻米則惟河南中州雜俎 卷十九 物類八 十七

之光固河北之輝濟產之其他州邑不獨不食亦不植也豫麥爲麥秋別一種曰舞麥民間稱爲二麥

麥味酸

辨異曰內經五穀爲養本草麥爲五穀之長小麥味甘大麥味鹹內經麥酸黍苦稷甘豆鹹稻辛又與本草相戾養生家兩宗之義各有取也

稻米不常供

中州饔飩多屑麥稷菽菽爲麪麪餛飩及飯粟至連客始炊稻故市鬻升斗計而價甚昂土人絕不藝之惟光固間多有其他如輝之白泉密之超化等處所植始無幾耳以勝稻不及畦蒔也

黍字義

爾雅翼曰黍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又孔子曰禾可爲酒禾入水也然則以禾入水三字合而爲黍見昨城志

固始五穀異名

稻有異稻

紅稻

黃瓜稻

駝犁回

毛紅稻

望水白

上馬看

下馬看

水葡萄

羊鬚糯

紅穀糯

七里香

柳條糯

大粒秬

直頭秬

四節秬

大紅穀

小紅穀

三百零

鯽魚糯

批六升

閃風齊

科場白

西瓜白

烏節糯

桐毛晚

羅下黃

童子晚

馬芽糯

雁來烏

麻仙稻

竹根糯

起趁糯

鵲不知

馬棕糯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類

十八

楊三摺

青扁秬

蜜蜂糯

白秬

米秬

黍有黑黍

粘秬

紅秬

老鴨坐

春不露

黑秬

白黍

勾兒秬

老鴨坐

春不露

女兒紅

凍穀

紅穀

黑穀

金苗穀

稷有寒粟

狼尾穀

龍爪穀

申魚穀

肥齒穀

麥有大麥

小麥

火麥

蕎麥

和尚麥

三月黃

米大麥

玉小麥

饒州麥

苦蕎麥

菽有蠶豆

刀豆

茶豆

蛇菜豆

黃豆

黑豆

青豆

白扁豆

青扁豆

紫羅帶

紅江豆

犂小豆

蛇皮豆

龍爪豆

白豌豆

紅小豆

白小豆

羊眼豆

雲南小豆

芝蔴有葉葉三

合包蔴

白芝蔴

黑芝蔴

蔴口黃

麥家地理

臘雪熟麥春雪殺麥田翁以此占歲之豐儉爲麥家地理中州不然有雪則熟無雪則荒亦不論其爲臘與春也

洛下稻田

洛下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無芒者爲和尚稻猶浙中人呼師婆梗其實一也

麥備四時氣色

麥秋種冬生春茂夏熟備足四時之氣壽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

麥秋種冬生春茂夏熟備足四時之氣壽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

根黃赤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畏霜此時得雨則於結實尤宜且不成霜農家呼爲解霜雨稼西北人呼爲麋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號爲麥爭場

呼稷爲稌

北音呼稷爲稌南人承之謂其米可供祭也禮記祭宗廟稷曰明

稌爾雅云黍稷也羅願云稷稌黍稷一物語音之輕重耳赤者名麋白者名白黑者名秬按稷從禾從嬰嬰音即諧聲也又進力治

稼也詩云嬰嬰良秬是矣種稷者必嬰嬰進力也

麥取禾穗

漢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寶寶曰大殿者官府之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類

十九

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象也于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祿也褒職有闕君其補之句月而茂徵焉

黍以釀酒

稷與黍一類二種也粘者爲黍不粘者爲稷稷可作飯黍可釀酒猶稻之有梗與糯也按赤黍曰稷音日白黍曰芒黑黍曰秬一稔二米曰秠蘇頌曰今汴洛河陝間皆種之郭義恭廣志有赤黍白黍黃黍大黑黍牛黍燕領馬草驢皮稻尾諸名

秬黍俱呼黃米

稷之粘者爲黍粟之粘者爲秬稻之粘者爲糯今中州人不知分別通呼秬與黍爲黃米呼糯米爲江米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俎九

二十一

蜀秬訛爲蜀秠

蜀秬不甚經見而今中州最多按廣雅荻梁木稷也蓋亦黍稷之類而高大如蘆荻故南人呼爲蘆稷又呼蘆粟北人呼爲高粱又呼荻梁以其種始自蜀故謂之蜀黍乃中州加草於蜀書爲蜀秠見之志乘可笑也

梁卽粟

梁卽粟也考之周禮九穀六穀之名有粟無粟可見自漢以後始以大而毛長者爲梁細而毛短者爲粟今則通呼爲粟而梁之名反隱矣有青梁米黃梁米白梁米今汴洛河陝間多種白梁而青黃秬有因其損地力而收穫少也宗奭以爲黃梁白梁西洛農家多種之

粟爲小米

古者以粟爲黍稷粱秬之總稱而今之粟在古但呼爲粟後人乃專以粱之細者爲粟故唐孟詵本草言人不識粟而近世皆不識粱也太抵粘者爲秬不粘者爲粟故呼此爲秬粟以別秬而配秬北人謂之小米粟種凡數十有青赤黃白黑諸色或因姓氏地名或因形似隨義賦名故早則有趨麥黃白日糧之類中則有八月黃老軍頭之類晚則有屬頭青寒露粟之類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俎九

二十一

物類十

菜品

莖菜

梁宋之間每至春初挑野菜食之由根及苗香脆而微苦名曰莖菜初不解其字余託以爲美而僕人言江南徧地皆有之但不食耳卽所云苦菜也按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審其的爲何物考之神農本草一名荼草一名游冬凌冬不死詩云誰謂荼苦又葦荼如飴爾雅荼苦菜是也俗作鴉兒菜又名野苦蕒又顏氏家訓引易通卦驗元岡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一名游冬葉似苦蕒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然則梁宋所食者卽茶也土人呼爲莖菜想以其形似苦蕒耳字从莖無疑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考十

二十一

木耳有五

木耳出魯山者爲佳本草云木耳有五桑椿槐榆柳之異其色亦有青黃赤白黑之分六月多雨則生之杜雨所謂木頭生耳是也今惟桑木耳可以入藥

芸芝

咸寧四年立芳蔬園於金鋪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曰芸芝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枝爛熳春夏葉密秋落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爲上蔬其味辛色黃爲中蔬其味甘色青爲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渴饑宮人採帶其莖葉者氣歷日不敗

青銅海

汴老圃紀生一鉏苳三十口病篤呼子孫戒曰此二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此與舌耕視田何異

天公掌

淇邑藥稱最大者號天公掌次者號拙骨手

御蟬香

洛陽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而極大者類蟬綠其上皺文酷似蟬形圃中人連蔓移土權貢上命之曰御蟬香挹腰綠

小兒拳

其茨山產藏探藥者云其根即黑狗脊也按本草圖經黑狗脊有一種乃藏也具茨人雖探藏爲蔬茹然不知其名但呼爲小兒拳黃山谷藏芽初長小兒拳楊廷秀小兒拳臂未開拳乃知藏向有

中州雜俎 卷十九 雜考十

二十三

此名

葍爲蔓葍

葍葍一曰蔓葍一曰九英崧一曰諸葛菜爾雅云須葍葍詩谷風云采葍采葍毛履注云葍須也孫炎云葍一名葍菰禮坊記云葍蔓葍也陳宋之間謂之葍陸機云葍蔓葍也幽州人謂之芥郭璞云葍葍似羊蹄葉細味醋可食楊雄方言云蔓葍蔓葍也陳楚謂之蔓葍魯謂之葵關西謂之蔓葍趙魏謂之大芥然則葍也須也蔓葍也蔓葍也葍也葵也芥也七者一物也

中州雜俎卷二十

三僊外史汪 价介人輯

安陽張鳳臺釐訂

物類十一

飲案

東京酒價

宋鋪院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樓子後有臺都人謂之臺上此一店最是酒坊上戶銀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

鄭酒

鄭酒一名裴陵邑人董琦宦遊其處得其方鄭于是乎有裴陵矣凡宴享餽遺所必需今真方失傳即有一二家彷彿造之者不過倖存其名去當日遠矣鄭造酒清香有力昔行于山鄭一帶大

中州雜俎 卷二十 物類十一

利干鄭今亦不行大抵豫州之酒必用燒酒爲頭故色味俱不美製酒太甜鄭酒太酸禹州之高酒太烈湯陰之湯酒太冲惟延津之桑落酒頗似吳中三白差足飲吸

白墮

洛陽城西張方橋即漢之西陽亭也市西有退酤治醵二里里中之人多釀酒爲業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季夏時以甕盛酒暴于日中經一句飲之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遠相餽餽號曰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亦名騎驢酒當是以墮載之而行亦不得壞水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路逢盜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復命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可見白墮是人名以其能造

酒遂爲酒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葉傾白墮葉少蘊識其白墮不可傾謂與吳下宰醵饌客便云請過共食右軍之事同不知何銷憂惟有杜康古樂府已云然矣

漿水釀酒

鄭人以漿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名曰土窟春榮陽之士窟春與鄭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富平之石梁春劍南之燒春春河東之乾和葡萄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瀝水京師之西市勝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並稱精醞焉

桑落酒

桑落舊云河中坊井名桑落時取其水釀酒或以爲桑郎或以爲桑郎又曰差中桑落河馬乳酒今按桑落陳州地名前有一井土

中州雜俎 卷二十 物類十一

人候桑落時取其水釀酒甚佳庾信詩滿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世傳桑落正孔子絕糧處

中州諸酒

洛陽明星酒 開封有瑤泉酒 西市酒 歸德有桂香酒 洛口有金泉酒 玉液酒 醪醑酒 鄭州有金泉酒 許州有渠泉酒 滎陽有土窟春 磁州有風鍾法酒 相州有銀光酒 醉玉酒 懷州有宣城酒 香桂酒 衛州有百泉酒 汝州有揀米酒 唐州有淮源酒 泌泉酒 蔡州有銀光酒 香桂酒 鄧州有香泉酒 寒泉酒 香菊酒 甘露酒 潁州有銀條酒 風鍾酒 禹州有仙醪酒 具名者甚多 今不盡錄 汴京酒名

香泉后妃 天醪后妃 醴醪后妃 瓊酥后妃 瓊池后妃 坤儀后妃
 重醪后妃 玉瀝后妃 金波后妃 親賢后妃 瓊腴后妃 蘭芷后妃
 香瓊后妃 瓊瑤后妃 清醇后妃 襄功后妃 嘉義后妃 美誠后妃
 瓊泉后妃 眉壽后妃 仙醪后妃 瓊漿后妃 玉液后妃 仙醪后妃
 瓊光后妃 瓊波后妃 瓊液后妃 仙醪后妃 千日春后妃 仙醪后妃
 瓊酥后妃 羊羔后妃 美祿后妃 瓊液后妃 仙醪后妃 瓊液后妃
 已上為張次賢記天下酒名余獨摘其出自汴京者錄之以識宋
 室繁華之舊都邑丘墟余所見者惟有黃白酒春酒秋酒酒花
 中州雜俎 卷二十 酒類

明流之名他無存矣可慨也

甘露經

汝陽王璵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料莫不備其
 類世界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
 吟曰俊遊難世界爛熳枕神僊嘗謂同志云酒天虛無酒地絲邈
 酒地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為蕩
 蕩焉其樂何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捷都則又晉騰浩渺而不
 思覺也

不好甜酒

中州人不好甜酒但必用灰為可憎耳野客叢書三山老人云唐

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
 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
 飴蜜者大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天詩驗之
 曰饔飩竹葉經春熟如飴氣味緣粘臺曰春攜酒客過綠楊粘臺
 杓曰宜城酒似飴曰粘臺酒似飴樂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
 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
 才高笑小詩曰饔飩聞時香醪烈餅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甘
 辛乃為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之詩亦自有酒
 味冷冽之語又何嘗專好甜酒耶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
 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人所好獨異
 耶三山蓋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
 中州雜俎 卷二十 酒類

日香醪甜似蜜缺魚美可鱸

灰酒

中州無無灰之酒陸放翁謂唐人愛飲灰酒引陸魯望酒滴灰香
 似去年為證不知魯望初冬絕句末聯云小爐低幌還遮掩酒滴
 灰香似去年蓋言初冬圍爐飲酒蓋灑滴在灰中而香仍似去年
 光景不是酒以灰香也

物類十二

食案

子瞻飯麥

湯陰有麥粥店宋蘇軾曾過此飯麥粥有詩逆旅唱晨粥行庵得時珍青斑照七箸脆響鳴牙齦云云

洛陽乳餲

李濟翁資暇錄云蘇乳餲之輕餲咸云十年來始有出河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余弱冠時步月落之緩福里方見夜作問之曰乳餲時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歸不三數月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余從叔聽之鎮河日自洛招致餲者居於蒲蒲土因有是餲其法鮮有傳者惟博通軍人竊得法之八九故今奉天中州雜俎 卷二十 物類十二 五

寺亦出輕餲然而劣於蒲者猶未盡其妙也

磨磨即饅饅

朱文公刈麥詩置饅幸自誇真一垂鉢何須問畢羅集韻饅饅食也按西陽雜俎衣冠食之精者有蕭家饅饅庾家樓子韓約樓桃饅饅楊用脩以為北人呼為波波南人訛為磨磨其中州人則呼為磨磨亦單呼為磨若南方則轉作去聲呼如暮音張惟時談乘古文俗語書作饅字謂即饅頭按韻書饅食也飯湧出也音摩又音糜並無饅頭之解胡元瑞以為畢羅注云脩食當作活字元人琵琶記以批饅饅饅充饅其義可參唐世櫻桃饅饅是借此二字為食物名非本旨也畢羅之義初不知所出及閱珊瑚鉤詩話謂畢氏羅氏蕃人之好以羊羖之肉餅異而食者因號畢羅或用

湯餅謂之不托何也曰未有刀机時人手托之既用刀机則不托矣出資暇錄然則磨磨作慶慶即畢羅畢羅即不托之類也

轆釘雪籠

京洛白麟京治極佳四方罕有得法者周朝寺人楊承祿造脫骨獨為魁冠禁中時亦宣索承祿進之文其名曰轆釘雪籠

雙弓米

單公潔陽翟人恥言貧嘗有所親訪之留食糜慚於正名但云啜少許雙弓米

中州食淡

南食多鹹北食多酸四彝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城市人食淡五味中只苦不耐食爾不知如太羹元酒淡而彌永

中州雜俎 卷二十 物類十二 六

飯五十四飯

崔侍郎銑飲量洪無可敵每酣歌劉伶能飲幾杯酒也留名姓在人間陳約之束其同年董侍郎玘培也小於崔三十一歲視學河南時崔業六十餘矣約之雅知量不敵特其少壯值崔病瘧初起乃按部安陽謁之崔與羣飲至夜分約之大醉跌宕不能支復強之則昏倒崔謂其從者曰彼且乘我瑕而圖我耶復舉十餘白乃別陳遂病至咯血不起然崔嘗與董飲而遇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之較每崔一飯酒方士一飯飯崔已醉而飯不止凡得五十四飯董後知之至夜伺其歸而偵之則飯固在蓋障眼術也

郭中鹿尾

梁劉孝儀食鱸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劭李壽在坐劭

曰中水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黨曰若然中水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勗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竊曰鄭亦稱益州鹿尾但未是尾耳薛衡公給諫言在戶曹時常大司農索食黃鹿尾此味京師甚珍每具銀五錢想卽鄴中鹿尾之類也

物類十三

器攷

周妃塚寶鼎

汜水小武村有周妃塚歲久圯壞萬曆初土人築堰掘得寶鼎一具高三尺上鐫六字曰有周文王宮人外刻銀花甚細巧內畫後天八卦見者驚爲重器當爲洛中大家攫去博古書記文王鼎有三二在陝西一在河南或此其是與

魚林簫

伍員奔晉路經永寧縣之塢西宿焉民居至今善造簫謂子胥遺之也人呼爲魚林簫

窪尊銘

淝水之傍有石上有窪尊形若曲水流觴之狀相傳春和土人游衍其上有窪尊銘曰天開地成禹浙媧并第二行剝落不可讀第三行可盛不可傾可以醉忘半照尚謹爾形內鄉亦有在西峽口西山舊半山亭

注雨瓦筒

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瓦磚硯又曰冰井蓋狗名而未審其實夫魏之宮室焚蕩于汲桑之亂及燕趙魏齊代興代毀宮室且易况易毀之瓦礫乎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放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

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甌大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統蓋東魏北齊也楊升庵謂曹操甌瓦已不可得宋人所收乃高歡避暑宮冰井臺香萎閣瓦也洪容齋銅雀瓦硯銘曰元魏之東狗脚子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可證又云曾得一瓦上有香萎字京師人家藏一瓦有元象字元象孝靜帝年號也高澄嘗侍宴以大觥屬孝靜帝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此洪銘所謂狗脚子鄴也又有塢筒者花紋年號如塢內園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爲甌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硯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今千有餘年若此物者毀碎無存矣齊傳至今千年村夫割土求之聚衆踰年不得鄴民乃僞造以中州雜俎 卷二十 九

紹遠方王荆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甌陶往往成今手尙托虛名勳世人未刺史李琮嘗言元豐初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內申歲漫叟元次山家藏鄴城古塢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寶所珍已出于南城矣舊內申乃天寶末年至琮時二百餘歲而硯可用如新僞瓦之質燥用之不能久火力勝則火甌陶之物土以爲質水以和之必得火而後成火力方勝則土燥而水絕雖有黃丹鉛錫能作潤哉惟古瓦與磚沒地中數百年咸霜露風雨之潤既久火力已絕復受水氣所以含蓋潤性而滋水發潤者也金甌突瓦屑筒用以支琴學士王庭筠作詩云鄴城城南青雀來五樓突瓦屑三臺胡桃萬瓦淨如水春陰不敢生莓苔甌欄杆三百尺多年

南窗空階石簷花已逐水東流斷壁時從耕者得可憐此石落君手愛之不博連城璧錫花如雪錯瑤華小字興和猶可識晴塵拂拭支桐君上下細如蛇蟻文哀彈遽止不成弄千古兩聲愁殺人

玉虎頭枕

魏咸熙二年宮中夜夜有異獸或吼呼驚人乃有傷害者詔使宦者聞中伺候有白虎毛色瑩淨以戈投虎即中左目俄而往取虎已隱形更搜覓乃于藏中得一玉虎頭枕左目有血帝嗟其大異問諸大臣答云昔漢詠梁冀得玉虎頭枕一枚云此枕單池國所獻廬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是殷時遺寶也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夷則鏡

陳仲躬金陵人天寶中攜數千金于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內井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乃閑窺于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年少色麗紅袖半掩其面微笑乃歎曰斯乃溺人之錄也遂退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叩門云敬元穎請謁命入則井中所見者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非殺人者自漢絳侯穿此井毒龍入而潛焉性好食人自漢以來已殺三千餘命矣某國初墮于井遂爲所驅使爲妖惑誘人供能所食非所願也今龍已朝太乙幸井中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洵之則妾獲脫難當有以報君矣言訖便失所在乃當時命匠于井中但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歎曰斯乃敬元穎也一更後元穎又來拜謝且言某本師曠十二鏡之七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

宗婢蘭苔所墮遂爲毒龍所役幸藉君得出自此不復見形矣仲躬細觀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蝌蚪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于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左日右月並龍諸象并依方安焉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瘞杯

晉劉伶墓在光州北三十里塚以鐵爲磚杜康墓在其後傍有樹結成癭龍潛其內雷破癭落龍騰空去郡人陳九鼎得而寶之製爲杯有銘曰乃渡河杯非屈轅瓠厥勢龍騰厥質天鑄吾醉而黑甜曰枕藉乎劉伶杜康之墓兵燹後杯乃失

天硯

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良曰此天硯也爲之銘曰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然爾目惟鸛爾味惟鳳霽火繩經求中產之舊漆室緹衣致寶簪之奉彼金擢而石奏泉生而雲滃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費琢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白畦忽於漢陰之抱甕

澄泥硯

說郭云魏州澄泥硯唐人品之爲第一又云硯裏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硯漸損凹硬墨磨之則有泥香又作法以夾布囊盛壅泥水中攪之得細者澄去清水令微乾入黃丹團搜如麵入模中壓令至堅以竹刀刻作硯狀微陰乾利刀削成礫乾厚以

稻糠黃牛糞和燒之一伏時然後入墨臘貯米醋蒸之五七度含津黑不亞于石者唐宋時皆入貢

筆普度

銅雀臺瓦用澄泥加胡桃油埏埴之與他瓦絕異琢以爲硯貯水不竭今人所得往往皆僞者形製雖佳置水則立燥澁不可用人謂之筆普度

蜈蚣脊骨

李司徒勉在汴州得異骨一節可爲硯使南海時得於海商云是蜈蚣脊骨

仙臺秘府小中白

郭從義營洛第發池得一器受五升餘體如綠玉形正方其中可

用杵物四角有胡人坐頂傍有篆文曰仙臺秘府小中白按蘇鶚杜陽雜編僊臺秘府乃武宗脩和藥餌之所

晉公遺硯

丁晉公白海外徙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中上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姓者來武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啟視之但一黑匣貯大端硯一枚上有一小窠以一基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之甚不可名狀

周輔乳鐘

萬曆八年羣鹿山崩山腰有王者墓一切葬具皆備皆隨水去漁人止得小鐘上乳白叩之一乳一音今失落徽郡有識者曰此春

申君彝具名周輔乳鐘在弋陽

楚寶鐵

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史廉郊者師于曹錕盡錕之能郊嘗宿洛陽平泉別墅值風月清朗攜琵琶池上彈製寶調聞菱荷間有跳躍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前調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之乃楚寶鐵律自相應固如此

鈎密汝密紫密

舜爲陶匏迄於秦漢今河內土中有羽觴無色澤者卽此器也鈎州磁器謂之鈎州青最爲海內所重久不製造自寇燹後已如彝鼎不可復得又汝州元至正間造青磁極美久廢民間亦或於地中偶掘得之輟耕錄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中州

雜錄

卷二十一

十三

州造青密器故河北唐鄧州悉有之汝密爲魁是也其文蟹爪其色淡青政和間京師自置密燒造曰官密其文色亞於汝密紫密出鄧州世傳周世宗姓柴時所燒者故名柴密天青色滋潤細膩有細文粗黃土足近絕無之矣

郭公磚

河南最多琴磚一名郭公磚有各色花紋以海馬爲貴其中空虛兩頭有孔以之奠琴其聲清越今中州人家多有之聲淨可愛置之庭中以坐客甚至砌塔壁牆比比皆是皆出之古集中東都將相陪葬邱山故寢堂之磚多爲土人掘取或云郭公古之富而高隱作此磚遍埋土中云治桑後當必出人聞此未必然昔劉子政謂丘壠彌高掘必速張廷尉亦云使其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

誠然哉此明堂之制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所以爲智士無窮之計而古設守家家嚴樵採禁又仁人所以衛枯骨也

稠桑硯

靈寶縣有稠桑古驛也按李濟翁資暇錄云稠桑硯始因愚之叔翁宰號之來陽邑諸季父溫清之際必訪山水以游一日於洞側見一紫石憩息於上佳其名遂自勒姓氏年月既刻成文復無刻缺因琢成一硯但惜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步往往有焉又行愈多至有如拳大者不可勝紀遂與從僮輩數拳而出就縣第製斷時有胥性巧請斷之形製甚妙季父每與俱之洞所胥父兄稠桑逆肆人也因季父請解胥籍而歸父兄之業於是來斷開席於大路厥利驟肥土客競至稠桑鐫者相率輒有所獻以報其本迄今中州

雜錄

卷二十一

十四

不忘季父別業在河南福昌邑下至於弟姪市其器稱福昌李家則價不我賤想其石以爲他器猶愈於硯也

硯名鍾趙

硯史謂號州石理紋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用硬礱磨之則有泥香古有號州鍾趙硯文房四譜云號州歲貢鍾趙二十枚未知鍾趙得號之由用脩以爲硯以鍾趙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爾胡元瑞正之謂硯名鍾趙或如今硯上刻魁斗之形因鍾趙而誤引終葵卽以爲硯如圭形固謬然謂刻作魁斗形亦未必然也

漢鼎出中州者

漢明帝永平十年鑄一鼎于洛水高六尺其文曰蛟龍伏大篆書

三足又鑄一鼎於穀水高五尺其文曰穀洛小篆書四足安帝延光四年鑄一鼎於少室山其文曰承露鼎小篆書四足順帝永建六年鑄一鼎於伊水名曰魚鼎高四尺三足靈帝元嘉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其文曰儒鼎古文書三足漢官儀曰開陽門夜直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曰柱鼎一足如馬蹄黃霸爲潁川守神雀集遂刻鼎記之

周鼎

武王伐商遷九鼎於洛邑故洛陽南面有定鼎門及郊郭陷此之九鼎乃夏鼎也既嘗自夏入商又遂自商人周也春秋時世與之相近所記必不誤也史記言周王入秦獻其九鼎則是鼎嘗入關矣然自漢以後不聞關中有鼎不知已入關後竟復何在也史記

中州雜俎 卷二十 雜俎

十五

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得東坡曰此周人懲問鼎之禍沈之泗水以緩禍此說非也泗水屬彭城彭城非商都亦非周都何緣周鼎可沒此水也或是周別有鼎而人誤傳之耶余按周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赧王五十九年周亡秦昭王取其鼎其一飛入泗水餘入秦中然則秦沒泗水求鼎正求飛入之一耳東坡謂周別有鼎亦非也

則天鼎

唐則天於東都造明堂高三百尺九州鼎置明堂之下當中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餘各依方面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都用銅五十六萬七千一百一十二斤

磁州窑

今俗語器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銀稱朱提舉稱輪碾之類也

雷威斷

宋姚伯聲於澠池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斷歐陽詢書陝郊處士魏野家藏後歸潘人溫氏子得之喜而不寐野嘗有詩云某退難饒客琴生却問兒

霧中山

伊南田戶店負簫谷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古真蛇蚺也聲韻雄遠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能曉後得蜀郡草堂閒話中載云雷氏斷琴多在峨眉無爲霧中三山方知爲雷琴矣

董氏雷琴

中州雜俎 卷二十 雜俎

十六

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嶺蕭蕭古無人蹤惟有嵯峨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今見宋之問集

歷代劍出中州者

周昭王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各投五嶽曰鑊嶽尙方古文篆書長五尺

後漢光武末貴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明帝永平元年戊午鑄一劍上作龍形沈之於洛水中水清時常有見之者

章帝建初八年鑄一金劍令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後魏道

武帝登國元年於崑阿鑄一劍名曰鎮山錄書

玉龍

梁大同八年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顆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琴瑟水盡乃止

玉馬

王摩新蔡人自并州到常山真定縣遇天大雪平地數尺見一所雪融不積摩甚以爲怪使人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咸以爲異表獻於上

玉斧

宋崇寧初徙崇政殿發舊基正中得玉斧大六七寸玉色如截肪

中州雜俎

卷二十

十七

兩旁碾波濤戲龍文如屈鬣製作極工妙葉夢得爲左史時每見之蓋古殿其下必有寶器爲鎮今乘輿行幸最近駕前所持玉斧是也

鐘出涕

惠帝元康二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乃止時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悛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金鐘十三字

香爐山在內鄉城南舊有祠祠中有爐爐上十三字云前七里後七里黃金只在七七里蓋爐本金而以漆裹之人不喻也元內臣悟而持去

蜀銅盤與洛鐘相應

魏時殿前鐘忽大鳴震駭省署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銅山崩故鐘鳴應之也蜀尋上事果云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又中朝時有人蓄銅澡盤晨夕恆鳴如人扣之白之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諸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隨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答卽不復鳴按此必一事記者譌而二之

鹿角枕

洪崖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贈先生楊雄鐵硯四皓鹿角枕琴有殺心

蔡邕在陳留有鄰人以酒肉召比往而主已酣客有彈琴於屏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覺遂自追問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煙蟬方向鳴蟬蟬將去

中州雜俎

卷二十

十八

而未飛煙蟬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煙蟬之失之也此其爲殺心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也

枕中杏花

洛陽林氏水晶枕中有半開杏花一枝見邵氏聞見錄

物類十四

物攷

鄴中石墨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繼注引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出黑丹以經言石炭可書然之難藏煙氣中人西陽雜俎云無勞縣出石墨纂之彌年不消魏都賦黑井鹽池元液素滋注鄴西高陵西伯陽城有黑井今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墨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曰三臺上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煙彼中人不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一螺卽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燕之西山楚之荊州江西之廬山袁州之豐城贛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鄴中州雜俎卷二十物類上四十九

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是也又水經注商州黃水北有黑山山石悉黑縹彩奮發黝烏若墨又山海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孝經授神契黑丹出注云丹者別是彩名亦猶青黃白皆云丹也石涅黑丹卽今之石墨也又廣州記筑陽縣有黑山山石悉如墨萬花谷集荊州記云懷化縣掘得石墨其多精好可寫書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煙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并其名人亦罕知也沈存中帥鄴延以石燭煙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是又可以人工製就非天生作墨也楊用脩亦云石漆石燐皆可作墨延州高奴縣有石脂水水賦浮水面如漆採以膏車及炷燈謂之石漆宋時用以燒煙造墨謂之延州石液刻於墨上

石燭一名水肥一名石脂一名石液今之延安石油也可薰煙爲墨唐人延州詩有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煙多於洛陽塵之句是也又發香煤爲之石炭燒炭爲末以輕熟節之和以梨棗汁作餅置爐中以爲香藉張正見詩奇香分細霧石炭搗輕熟又詩名香散綺幕彫金爐是石炭亦名墨也

石炭

昔云豐城平鄉二縣皆產石炭土人鑿山爲穴橫十餘丈掘土黑色可燃有火而無燄作硫黃氣既銷則成白炭昔人言夷陵黑土爲劫灰卽石炭之疎散者也今懷孟間家家用之黑堅如石以斧捶碎拌以黃土同燒則燃過則竟成土矣最爲省費且視煤無毒一名鐵炭一名烏金石一名焦石東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冶鐵

中州雜俎卷二十物類上四十九

二十

作兵器其精亦不言始於何時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於世久矣

炭屑作獸

竹羊琇性豪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琇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邵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火燕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李義山詩八蠶繭絲分小炷獸骸微紅隔雲母是也

花汝石

鄭縣汝河中出小花石天然文彩取以水浸盆中五色縵紛可供清玩嘉祐本草名花乳石宗爽以爲黃石中間有淡白點以此得花之名圖經作花紫石是取其色黃然今所產五色俱備不止黃

色也乃掌禹錫以爲出陝華諸郡色正黃蘇頌亦以爲出陝州閩鄉體至堅重色如硫黃不知何故余在陽翟馬氏家曾見一石子小如櫟純白置水碗中則中有畫紋一綠衣少將騎赤馬精細刻畫人之眉目馬之毛鬣俱見真奇供也

花蠟燭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溷廁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雖陽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爲習奢者戒也

中州雜俎 卷二十 雜記十四

二十一

鐵人

陝州城有二鐵人東西拱立衣冠近古相傳爲蒲之鐵牛乘水漲溢斷其繫順流東奔斯二人逐牛至此遇人問牛之所之人曰雖鐵人亦追無及矣遂化鐵人而止今牛沈於城北黃河中流

桃花石

桃花石出中州鍾山縣似赤石脂色之不著古者是也其狀亦似紫石英石若桃花光潤而重目之可愛陶弘景言赤石脂出義陽者狀如純腦鮮紅可愛蘇恭非之云是桃花石久服肥人今信陽州有之采取無時土人以療痢按桃花石有赤地淡白點者有淡白地赤點者往往鑄磨爲器亦罕服之

滑石

滑石是滑化諸石初煎鍊時有細芒而狀若朴消故有芒滑之號蓋鍊去芒滑惟取凝結在下者丹爐家用以制五金八石銀工家用以化金銀兵家用以作烽燧火藥得火即燒起故有諸名狐剛子鍊粉同謂之北帝玄珠崔昉外丹本草云滑石陰石也此非石類乃鹹鹵煎成今呼鍊滑河北商城及懷衛界沿河人家刮鹵淋汁煉成與朴消小異南地不產也上俗本名石饒滑石

大南草木名地志云本名生滑

滑石一名

中州雜俎 卷二十 雜記十四

二十二

中州雜俎卷二十一 附錄

三儼外史注 价介人撰

安陽張鳳臺釐訂

詩櫛

豫酒不甜

酒品甜不如酸酸不如苦豫之美醴但造法喜不甚甜蘭陽梁芝山杞縣馬布菴河內沈雲門皆酒人也時與余爲連夕之飲芝山嘗以白詩戶大嫌甜酒爲箇中語余贈梁有云止因戶大能降酒不爲時窮敢廢詩贈馬有云酒與偏能分鹿若詩才每欲割鴻溝贈沈有云醉餘書畫偏生態不數張頗與顧凝觀此即三公之風味可知矣

人間第一盃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櫛

賈大司馬膠侯撫豫咄咄百八國其去位時汴人士擁馬首哭送河干時有臥轍詩成帙余亦吟一絕云大府行旌歸去來居民相送出繁臺請公滿飲瑤泉酒好作人間第一盃沈憲副釋堂見之笑曰頗言頗穢乃一洗之但第一盃故事何居余曰昔汝寧楊守徵行間里編夜績曰寒甚呼女取酒飲女曰此盃是楊知府復進一盃曰此盃是劉知縣矣次且召問之曰酒一盃則清象楊也二則濁象劉也遂有賦詩者曰憑誰寄語臨民者莫作人間第二盃憲副曰酒清爲聖濁爲賢以第二盃相目惡得賢余笑復之曰劉縣雖濁不猶愈於爲人狂藥乎

南北果各有佳處

南人重橘柚而輕葡萄北人譽葡萄而貶橘柚古人辨之詳矣余

以爲南北果各有佳處不必相角余客中州最久所啖果食無論葡萄蘋果最稱珍品即桃梨榴柿其味亦什伯江南又何必以橘柚批杷荔枝橄欖之屬而傲視之此余平情之論也薛宗伯公曾惠余園榴余謝以詩云火齊珠圓石蜜清楊梅欲遜荔枝輕只因風味江南少屈殺人傳石醋名宗伯笑曰介人乃以果實張吾軍

張良洞

禹州東門潁水之崖有張良洞逆襲之後名蹟幾湮沈粹堂巡按駐其地爲闢而新之又重葺營德廟於其阜建亭俯流松栢蒼鬱遂復勝覽余嘗有詩云東郭流觴處半橋水色分懸崖能返照幽洞足藏雲樹隱營德廟草封黃石墳忽生遺世想辟穀問夫君崖下一丘相傳爲黃石塚夫黃石安得有塚即洞亦未必子房樓真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櫛

之地而尤於仙人窈窕乎雖然有張良洞自當附以黃石有番政蔡自當附以姊嬖流俗所稱何足怪焉

與薛宗伯遊山詩話

戊戌九月余從薛行屋先生杖策遊野王諸山寺行吟坐唱風格頗相近其遊雲陽寺先生有云兩山青嶂遠一水綠蘿通余詩則曰苦猿呈古綠柿葉點深紅粉口泛舟先生有云驚浪魚龍出陰崖虎豹窺余詩則曰嶺高妨過鳥湍急失潛魚沐澗寺先生有云谷鳥鳴逾靜晴風畫不收余詩則曰月潔泉逾白雲妍嶺更青題盤谷寺先生有云古碑迷亂石廢殿冷空王不見土泉美惟憐荆棘長余詩則曰漠漠荒原腐乳子蕭蕭廢殿雀啼兒文章磊落誰千古泉土肥甘彼一時李原墓先生有云賴有韓公序高名牧豎

留余詩則曰盤谷猶留一片雲只因千載有韓文懸谷寺初名眞谷宋人改爲今名磐壁幽泉深篁怪栢皆域中所罕有余語宗伯公舍此那得復覓桃源故先生有云嘗讀淵明桃源記妄疑寓言無是事乃今不須漁郎誤入武陵津却訝桃源非異地安得常此脫世廟山僧肯分一席未我願結茅其中於焉棲遲侶木石而友塵氛優哉遊哉吾不知有漢魏宗伯公語余昌黎不遊懸谷亦一缺陷故余詩有云夫子爲問虎山阜此谷亦能相敵否我言此谷最靈奇虎丘不過一培塿只因文人多品題遂令茲山稱不朽夫子聞之歎曰然從來文人果有權永州以有柳子厚愚溪乳穴皆增妍蘭亭若非王右軍茂林修竹無人傳獨怪當年韓吏部曾無一字發幽元相距韓莊只百里胡爲不一登其巔方壺圓嶠反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類

三

不作盤谷乃得留名篇豈非山靈之不幸或亦韓與山無緣我欲卽此老丘壑下山便爲塵所縛豈有仙源不可尋無人得踐重來約相從遊遨師弟子之相發如此亦一時勝事爲援筆記之

王園牡丹

近時牡丹盛於許昌家繼戶錦不數洛陽春色豈地氣使然與抑好事者爲之也石堦王約五家手薛不下二三百種色目皆稱奇絕大抵分接者故本不高而花甚大余嘗贈以詩云王園猶見洛陽大約名花十里鮮堪笑沈香妃子笑何曾萬種關嬋娟又云名花色色放輕枝白和香生絕代姿單父於今久不作誰知石堦有花師單父洛人善種藝能變易牡丹色樣明皇宮中呼爲花師後乞得數本歸吳不過大紅純白淡黃深紫及錦邊等色然已歷

倒江南矣

贈周樸園先生詩

少司農周樸園先生以非罪繫詔獄有年 世祖升遐日特賜省釋辛丑夏歸江南道經梁園時余從朱牧仲嘉禾堂中相與痛飲先生顧余曰罪子遽出白雲介人能無一言相贈乎次早即策馬去余不及應命先生至譙州復遺急足相索余立就四律以贈其一云隨意西曹寄此身忽傳放牒出 楓宸當時遷史猶靈室今日曾參不殺人五老亭中逢故友石頭城下哭亡親 先生誤殺金所 前京師爭詠大風篇 先生誤殺金所 每揮詞客千條淚曾選民間一箇錢獨保封疆爲罪子再生軀命是皇天祇今又聽吳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類

四

趨曲山月江花正可憐其三云功罪從來不用參艱危歷盡是奇男青鞨已辦甘投北白髮何期又返南痛極孤臣刑用五威深聖主君之三相逢無復客寒涕虎口餘生各自諳 其四云先皇久已念忠嘉省釋微臣始陟遐一出黃泉重見日縱歸白下本無家汪倫相送傾千盞宋玉能留發五車 其五云便爲蒼生當就道東山原不戀榮華先生風雅之宗所爲詩久膾人口及讀忠難後諸作更極沈雄深渾氣格爲之再變先生於席上示余將移塞外先寄龍眠管諸同人詩四首今猶記憶輒志於此其一云龍眠遷客古遼州白髮悲風淚暗流雪急孤鴻號散暮江餘冰殘瘠馬蹏陰溝 其二云分田白髮洪濤諸 其三云聊當汗漫遊聞道敵雠難更着不知何計禦深秋

問故余寄之詩云莫愁蕭瑟洞庭秋到處留題卽壯遊不是朗州司馬在山陽沉水失風流以劉夢得似韻仙也

洛陽花福

昔言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轅馬福燕趙衣裳福今則不然京師窮邸難語腰纏吳越僅歷精糧燕趙莫衣純繡至於洛陽花市粉褪香消一望惟黃茅白草零於馬上口占猶是東京猶是春幾曾陌上颺香塵朱門彫盡花無福妬殺當年享福人聞之者當不啻一聲河滿子矣

計子山善飲

計子山與余同在沈憲副鈞臺署中日與麴生爲友殆將諧八仙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七

而卜之子山戲余曰如子亦不在四科之外余贈子山詩云杯罍從來別有天難言中聖與中賢狂花病葉多無賴獨子能參醉後禪蓋贊之也又贈花月曲云花間對酒酒生香月下對酒酒有光君忽說言驚小史無多酌酒我酒狂蓋詰之也又飲酒詩云年來頗怪鬢毛星欲斷杯中學鍊形直是無聊尋陸羽酒經暫撇補茶經蓋自詰也又與子山商飲詩云既得生前醉何須三日醒酒人惟爾我前世有劉伶蓋交贊也又與子山釣署戲作云蓮幕新來兩畝生大家遊戲入糟城吉州爾既稱從事我亦甘爲老步兵蓋交誼也

隱於弈

三韓胡爾調先生有龍彪變化之才爲大梁興屯道多所建豎以

宣成僑居汴會戶外之履常滿日隱於弈與余兩軍相當不卜晝夜一日余偶失一子憶以詩戲有終日勞心十九道故遺半子我作輸之句先生卽答云君雖得免全軍覆我獨能爭一着先其豪致可想

三竹林

雪苑風流連袂江左雖繁華不逮昔時而名人踵出風物猶存如家宰宋牧仲之古竹圃金吾葉季伯之竹構郡司馬李爾孚之竹署香堂掩映觴咏極一時之勝人呼之爲三竹林辛丑夏六月飲季伯園索余竹構詩甚急爲口占十絕今記其三何事閒亭六月涼荷風香與竹風香隨意輪贏甚亦好大家安穩睡何妨明月清樽足勝遊坐中熟客半蘇州姚家絃管章家曲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八

分明在虎丘知已杯觴不忍辭醉歸已盡五更時臨行記有叮嚀語及早償還竹構詩牧仲春日陪路吏部李郡司馬胡司理賈徵君葉金吾江處士過古竹圃詩云良辰事嘉遊驅車宋城東時維仲春月氣象其冲融郊郭縱遐隔遙向被清風蒼然古竹圃雲樹蔽層空高明理輕策劍鳥負蒼蓬到門三徑率萬竿上蒼穹茅堂左右開曲港貫其中晴葩繞籬落一綴嬌紅盤紅藉草上相對呼翕翕渴醒酌之聊以飲吾躬酬唱復登眺迴景照孤草有臺將數武緩步望高嵩云歸更競賞長嘯意不窮會當招隱士長此臥深叢又題葉金吾竹構詩云良辰偕勝侶仗策事嘉遊名園雖咫尺薄暮知所投一選入苔蘚院宇亦何幽垂楊覆虛榭文杏映朱樓方塘澄素瀨魴鮒沉且浮登臺送春日遠近見林丘新月澹

驚起片片雲影流，空鵲懷抱愁管雜歌謠。今夕者何？夕身世兩悠悠，忘情得滿酒，既醉更淹留。願乞賦公譙文，藻愧應劉，又題郡司馬竹署詩云：種竹今盈署，淇園興不疎。每登北海座，疑到子猷居。地迴清陰亂，秋高爽韻虛。時從林下臥，幽夢正蘊蘊。又孝廉徐基士古竹圖詩云：信有高人宅，青苔十畝陰。涼吹夏雨幽，入亂鳴禽養病封。三徑開闢時，一吟知應同。潦倒遇我，顧情深。又竹構詩云：一片綠陰分，疑來小渭川。微風聲過雨，明月影浮煙。李白時呼酒，文公與探元。菊寒幽景好，慚媿下清泉。又贈郡司馬李爾字詩云：開樽疎竹引，春鳩吏散冰衙逸。思幽亦指竹，著題贈也。宋有嘉禾堂集，徐有偶更堂稿，脗炙於時。三竹林足爲清時平臺佳話，故余附識宋徐詩以供好事者一櫛。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類

九

憶海棠詩

禹州道署中有海棠一株，高五丈，大數圍，半臺方沼皆蔭其下。每歲花發時，經堂與余及荆隴子山諸子晨夕觴咏，直至花別故枝而後已。禹有仙棠里，經堂因取之題其舍曰仙棠書屋。癸卯春，余借經堂歸吳，中途中賦憶花詩云：鈞州官舍冷於霜，贏得年年看海棠。記取片觴誇酒戶，曾分屢迴應詩主。風前旖旎初含笑，月下徘徊欲卸妝。回首五流空院裏，花開花落總淒涼。經堂和韻云：鈞陽回首七經霜，一度同君醉海棠。曾倒玉山誇酒聖，漫揮綵筆頌花王。晨曠露晞開嬌態，夕照波明靚晚妝。惆悵此時虛爛熳，黯黯草綠倍蒼涼。見者以爲聲調皆同工，力悉敵。

功浮於過

千寅八月，河決黃棟，諸口倒波四走，二十餘州邑皆成魚國。時余正寓汴城，只舊堤未潰，水離堤首三尺許，雨又益注，策夫不可以力。軍民災溺，且暮且亂。於二十四日早，水忽退，去危城以全閏日。始知二十三日守梁道行王公策馬泥潭中，傳令暫撤堤，王潛於夜半救家，卒掘去東北角支堤，水從東注，近集雖多漂沒，然實保省會百萬生靈。賢公之力，余謂王公功浮於過，當口張睢陽忍殺愛妾食盡三萬人卒，能捍敵江淮數十餘郡，卽此志也。王公其有後乎？因紀以詩云：黃流圍轄撼聲狂，小密支堤保大梁。食盡無妨烹愛妾，至今刲豕祀睢陽。公年六十，未有男，卽于其冬連舉二丈夫，子人以余爲知言。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類

十

中州九漢柏

中州有漢柏九株，嵩陽宮前三株皆高五六丈，合數十圍。漢武帝封之爲三將軍，庾子山枯樹賦已及之。按漢武錫以封號，卽彼時已成喬木，必周秦以上物也。淮濱廟前六柏相傳亦係漢時所植，有猴頭鳳翅鶴嘴玉柱諸名，無不青翠參天，形狀怪詭。余嘗呼之爲嵩淮歲寒九友，不意六柏於順治十三年焚其一，三柏於康熙六年亦焚其一。淮柏之焚有云：經雷火者有云爲野獐所燒者，不知其詳。嵩柏受災之由，則薛衡公給諫於戊申夏過太室見之以詢士人云：康熙六年有蜂數斛屯柏中，野人以火焚之，須臾燬發柏隨以燼。淮六嵩三止存其七，遂成中州兩大缺陷。臨以述之余相對唏噓者久之。余因占一絕云：千年古柏碧雲參，淮有六株嵩有三。不道兩回遭劫火，歲寒彫喪思何堪。給諫遂屬和云：古柏榮

枯樹是大將軍封號也徒然竹林儘足人名數何必香山九老傳
衛公雖爲焚柏解嘲然而諧笑之辭深於慟哭矣

悼亡友諸詩

商丘賈靜子人文奇似康子年與余同事志館抵掌談說皆開鑒
古今之語避其年近毫而舉止若嬰兒日出其所著策示余與馬
布庵鄭兼山同觀余口占一絕嘲之向美馬卿爲賦客近推鄭谷
是詩人惟有睢陽賈年少至今猶挾策頭新相與嘔噓不一後一
年而靜子病自用倒倉法以愈余戲柬之奇方外有奇方誰肯
輕生用倒倉賴得君將身一試譬如管草學農皇病愈日即得孫
余欲洗兒酒又戲以詩梁園兄弟半彫零特地來尋老壽星正值
高門雙見喜阿翁添壽子添丁不意是冬病復發而下世余哭其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十一

遺編曰差取馬班爲鼻祖直令屈宋作衙官梁園花草皆彫盡不
許孤松耐歲寒又才人老死竟何爲美女名花一種悲知爾平生
有所恨文章壞好太搜奇夫介人平昔之友其爲老而病病而愈
愈而復病病而至於死者亦復何限乃獨於靜子乎傷之伯牙之
琴竟不復爲鍾期鼓也哀哉

報謝惠物諸作

余初至中州黎荒御史李琳枝先生以米見惠謝以詩云清官賜
米山君王乞與門生著意管賴有天心成願粟其難民力得倉箱
從公之餽直堪授我以餐詎忍忘不作平常溫飽客細尋滋味
十分長又謝贈紗袍詩云爲憐藍縷入河陽贈我輕容著體香蟬
翼濛濛吹薄霧鶴翎緞款透清霜敢忘廣繼存儒服好試裁襦擬

道裝直與故人同戀戀寒衣得煖暑衣涼又賈大司馬膠侯先生
遺香椿葛花謝詩云野葛香椿各一盂顯蔬遺我稱清癯如知淡
約中丞府不比當年櫻筍廚又謝鮑濟字大都督寒夜送酒詩云
都督牀頭讀武編青衣燒燭未曾眠憐余寒夜貽香醪一曲歌成
相府速又謝徐文侯大方伯贈馬詩云孤館門前繫玉驄爲言方
伯贈追風可憐伏櫪徒嗟老千里何從報主翁又謝開封太守錢
瞻麓贈魚詩云汴州太守贈雙魚貫柳喉裏白甘莊子遊濠觀
未足焉生客薛歎何如批鱗誰與飛銀鱗剖腹聊爲覓素書但下
蜀荳判一飽侯鯖不遺有贏餘唐宰相有櫻筍廚最盛相府蓮即
子頗訝笛曲想夫憐客以名不雅謂南朝製曲號相府蓮語說爾
題指王儉蓮幕事也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十一

豫姬集戲

遊子之樂有三一曰山水二曰朋友三曰詩酒然必須紅袖爲之
點綴余於雅丘得如耳嘗訪之高陽故里贈以詩云吳儂草草到
山居一入桃源夢不虛情至或邀仙子珮骨凡難執化人杜暗拈
紅霞飛三雅親點新茶賭六書才調如卿真莫敵高陽里北女相
如又得陳留鄭姬爲馬布庵心友字之曰花安余贈詩云一朵奇
葩出大梁難言江左擅清芳世間未必留仙種天上果然得異香
曲里名姝歌更細驪壇才子老逾狂祇看花安如人安蝶入輕枝
梢不妨又於清化鎮得花禪李辛之齋昵語匝月余以它事赴陽
翟匆匆別去寄之詩云秋風忽逐馬頭生汨汨河流有淚聲憶取
金衣教佛號記將紅豆贈師名基梓不割紅溝路香鼎曾申息壤

盟潦倒花前頻作嘔多應道我是卿卿又有洛陽雪雪薛仲倚以
花信風致之余贈詩云青雪名聞作夢郵綺窗瞥見色香浮金前
玉露仙人取白鹿蒼龍帝子收數喚梅蘭花姓氏閒題驚燕鳥春
秋大家舉止富家品才媛江南第一流廉姬驚鴻者聖懷人飲沈
禹錫百遠堂中與裴伯通王蜀隱分廉驚鴻三韻贈之余得驚字
云愛爾嬌絲骨子成一憑扇底喚芳卿奇談榮華傾燕市小曲盤
盤唱渭城瞥矣似從花外落仙乎欲向月中行山來節府非常俠
吾輩風流莫驚此五姬者如耳善談花安善劇花禪善琴青雪
善畫驚鴻善小曲余各以一字目之曰如耳聞花安嬌客花禪仙客青
雪驚鴻逸又嘗呼之以五客如耳清客花安嬌客花禪仙客青
雪貴客驚鴻俠客諸姬色藝江南亦罕見不幸生於北地以衡衡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集 十三

賤品希之貴人家有宴呼令唱席行酒時或加以呵叱自余至彼
必命之坐不令執役亦不數令彈唱清譚慢飲不匝月而風氣爲
之一變有僧父者恨余壞其鄉俗體貌真可謂之驚風景花臉衛
內也

容城先生

容城孫鍾元先生道學正系爲後進構式樂蘇門之勝儼居其陽
朝廷七徵之不起日與四方之士講學不衰余在會城正欲過從
以病瘍遂阻立雪有詩呈之云爲愛白泉奇先生此杖藜校書天
祿閣講道白牛溪五斗人相贈一絃獨自批微事七不起李下自
成蹊係登隱蘇門山好讀易撫一絃琴

品政塚

禹州郊外有品政高塚數丈建眞武廟於其上後又有一學相傳
爲政姊蕭婆墓按濟源亦有品政與其姊二墓政既死韓姊亦升
於其傍則屍當瘞此彼時誰復收葬故鄉乃得在軹深井里乎沈
繹堂憲副爲表而封之載諸志乘俾節烈藉以不朽厥功甚偉余
吊政墓云古來烈士卽忠臣仇殺乾坤一劍新不是蕭婆能從死
誰知軹里有奇人

河陽楚岫

河陽楚岫蒼苔色亦中上向祇應薛宗伯府中余於席上贈之
詩云絕色從來楚國聞陽臺有夢是明君遙思神女今何在剩有
巫山一點雲後漢陽李雲田來叩翁園一見心可遂與之贈余因
戲之云枕上平分水麝香輕輕小語斷人腸明朝莫便辭儂去賺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集 十四

殺春風是阮郎越日雲田歸河北道李過廬署中密封紅箋方寸
可數十字囑余致楚生余答以詩云小小香箋密密封殷勤寄與
淚珠紅汪生自是風氣使不負人間花信風後雲田東遊嘉禾余
送別有盈盈花底君無賴莫道河陽楚岫知亦謂此也

雜記與李琳枝先生酬句

己亥李琳枝先生奉簡命察荒兩河召余同役凡歷佳山水輒
有唱酬記由十八盤至共城觀百泉登蘇門山尋嘯臺遺趾先生
有句云嘯法非關學穉生病未能從來君子獄誰不愧孫登蓋先
生以直節抗時幾蹈不測受主特知遂有是命其寓意遠矣余和
之云叔夜琴誰繼嗣宗酒得名吾懷孫夫子混俗有餘清蓋以和
光諷之也密縣白松爲中州第一喬木余成七律秀絕中州此白

松何須說怪汚仙容名因神女非佳話代卽軒皇亦近隣不羨五
君高秦嶽豈輸三老立登封年來聚節登臨處多有饑民罪土龍
密處萬山中景僻下邑祇因白松使節馳觀者無虛日邑中供億
爲艱故未語及之先生詩云異松原是出瓊宮香色翠甘與世同
我意仙人冰雪淨人傳帝子黛華空虬枝十丈留寒月翠葉千層
受遠風料此必非秦漢物萬年而在只龍蔥蓋和于鱗先生原韻
也帝文化松齊諧可笑先生領聯最爲警策余遺坎壈落魄浪遊
先生雖持星節偃偃荒原之上猶是旅人故經孔子絕糧處吾師
弟俯仰遺囑慨思吾儒志在天下馬足車塵遂至於此歌咏其下
相與流涕先生有詩云敎臣猶然夫子志仰讀遺碑淚已垂余詩
有云相看書劍涪州遠不媿東西南北人皆此志也同歷臥龍崗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十五

謁諸葛廬有淡泊寧靜四字先生謂余曰武侯不遇先主雖眞名
士亦奚以爲余曰諸葛事業已定隆中跡其風流何關出處故先
生詩則曰南陽野首憶當年管樂從來孰比肩不是豫州三顧得
吟成梁父亦徒然余詩則曰幾幾管樂豈能同三代以來只有公
未顧草廬人不識綸巾羽扇自清風汁城周藩府爲故宋大內卽
梁孝王舊宅今已改創貢院故余吊廬有詩云年年愁殺是東
風吹散繁華紫陌中禮李天桃辭上苑苑葵蕪燕燕滿離宮王孫置
酒金池冷侍女櫻香玉殿空當日都枚曾獻賦好將文字戰雌雄
先生亦有詩由來宮闕此間聞不獨隋梁有暮雲長嶽未銷曾王
氣雁池已歇只遺文難追凝碧花光遠空想流盃月色分虛左亭
高誰得似至今人憶懷陵君其宿少林寺有云雲興河畔村偏失

雪照嵩峰影倒開又云雪暗諸天下界雨濤生石罅半空雷皆奇
句也余詩則云寺隱尋初地林深隔別溪清齋僧不飯入定鳥空
啼不過平咏景物而已然語致差可爭坐隨州

題薛衛公給諫疏後

戊申夏與薛給諫公坐崋山草堂納涼時河南北盜賊劫掠無虛
夕至燒殺諸生及宦裔有司皆置之不問謂失主且不敢報其所
以不敢者畏賊乎抑畏官乎時事如此相與隱憂之給諫因出其
在吏垣時嚴責成清盜源疏稿以示大約謂盜賊之起必非無故
卽如明季上官盡誅求之術乃有司不得不應其誅求而因之濫
者竭澤獵吏工培克之計小民不能不困於培克而急則挺而走
險且將驕而卒悍公肆攘奪民間畏官兵如寇讎抑將庸而卒驕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十六

怯於戰鬪奸究玩官兵如兒戲文武俱不盡其職掌所以盜賊因
之而生也倘能撫綏得其道吏治善而愚民自安於生理樂業者
必不肯爲盜盜源既清盜風自息何待事後方爲防禦撲勦之計乎
不敢爲盜盜源既清盜風自息何待事後方爲防禦撲勦之計乎
其意欲朝廷凡遇盜賊竊發必須直窮其故若因吏治不善而
生則懲處有司并當懲處巡撫道府若因武備不修而生懲處將
領并當懲處提督總兵至於總督綜核文武凡遇失事亦當處分
不可聽其指參各官便得超然局外此眞清盜千秋碩畫當宁
閣而不行余因系一律其尾云世間惟有綠林豪氣遺衣冠笑若
曹大府養癰如虎翼小民剝肉等鴻毛對廷無復賢良策誤國誰
爲尙父始楊賈一般稱作手劇秦爭似過秦高給諫聞之笑曰不

幸而言中爲結我古

書記平善

余在杞條豫志時從友人家醉歸爲更夫所詰幾受其縛余笑吟一絕以謝之云風雨爭教避卒知醉扶書記夜歸遲煩君報與中承道平善猶如杜牧之更夫做知左營次日竟以此詩達知開府賈公笑曰我豈效牛奇章令衛子防貴客耶昔杜牧之在牛僧孺幕中每夜遊公使衛子隨後防之每報帖云杜書記平善

生日詩

每歲作生日詩必切年月方佳賤降三月初六庚子年五十有詩自壽云五十平頭老布衣難言知命與知非短長夢了疎人事成敗甚分冷世機一半年光花送去三分春色鳥將歸但能沉醉長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部

十七

如此何必松喬白日飛五切生年六切生月薛宗伯見之曰此子詩有風授

任孝廉

任太行孝廉溫人爲薛宗伯同年友與余偕寓翁園已亥送余赴省庚子送余南歸皆在河陽北郭柳陰之下故余留別詩有云對此柳條應有淚去年折贈又今年客中送客至於若是之勤可爲永歎以余東西襁被稅駕無期而宗伯公楊老友於林園俾得終焉歌嘯此風可懷也

兩生酬唱

漢陽李雲田楚才之儲與余同集翁園宗伯公喜兩生一時並至故有詩云近代曾無南北地吾園遂有雙南金余詩有云臺上於

今開嘯旨阮緒而外更誰臨阮緒況我兩人也雲田有詩云吳儂信有陳登氣楚客慚無宋玉才又云吳儂汪伯子神氣摩訶蒼雖謬爲許可然雲田俊氣亦自一逞余又有句云一從河嶽占奇氣吳楚江山盡失才是又推崇吾宗伯也宗伯表弟李無奇詩有云喜有名園雙玉樹與來豪飲百霞觴汪寬下筆凌鸞鶴李白登臺咏鳳凰宗伯之雙南金比而興也無奇之雙玉樹與而比也其用事俱美

以美人比花

古人品花大率况以美人然必須辭旨蘊藉乃稱雅當宗伯公咏園內木芙蓉詩云春花灼灼闌羣芳獨逞秋容號拒霜若把嬌姿比國色美人臨水照紅妝可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部

十八

宜句同妙又兩後芙蓉花詩云輕紅著雨豔非常別有天然一種香嬌媚迎風何所似淡宮飛燕出蘭湯即青蓮龍標不之過矣園中池蓮方盡芙蓉適開余詩云芙蓉好向水蓮栽各出清標次第開只今池上香現在秦國方歸魏國來庶幾美人名花香魂合并不必更求寫照又和宗伯木芙蓉詩云秋來已見冷翠葩水面初生一點霞只恐紅妝難得似悔將脂粉污名花余嘗謂花乃天然之色若以美人比之必將真色相較方可第其品目不然東家施豈乏舊妝佼服乃欲爭艷春城乎此詩正是此意名花果解語當以余爲知言

白兔詩

賈大中承自雍丘蒞懷以雙白兔貽宗伯公載以雕籠處之廣庭

飼以白粲芳華鬱鬱弗適一日放之園中白爲土窟出入甚謹宗伯公以爲物各有性犧牛不願文繡海鶴不樂鐘鼓漆園託喻良有以也因賦詩云上客擁千騎節旄自東方貽我雙白兔輩來載道光相毫玉比潔丹砂兩眸揚金錯飾雕籠廣庭蔭畫葉青芻葵芽嫩白飯稻花香朝夕供飼林人食比粒良胡爲慘不樂四顧常傍徨放置園林間土窟自穿藏棲息綠樹陰野草啜充腸偃仰無拘束超羣喜氣洋洋物固有本性違之乃不戚所以賢達士富貴如耽穢時余從事志館逾歲復歸翁園有詩云每思重叩小方壺才入疎籬熟鳥呼不改滿聲來永夜仍留月影在高榆堂前忽出雙馴兔池面新添一野鳧戲問園丁花更發看花人似去年無詩中語皆實紀所見宗伯公問余白兔爲瑞獸何以近日北地多有之

金燈花

翁園有草名曰金燈挺生一莖莖而花花而子而萎始終無枝葉天下之爲草木多矣有不花者有不子者未聞有生而不枝不葉者不花則不秀不子則不實今此草秀實又何必枝葉乎哉以語薛二兄仲倚仲倚曰世有惡其孤直者且奈何余曰此草幸矣因爲詩曰世間何草不葳蕤萬種千般關異姿但得清標能若此不須多葉與多枝以問園丁謂此草花莖盡萎其根從土中

重發枝葉蓋花葉兩不相見也余又思天下草木先葉後花先花後葉者皆有之矣未聞有先後各出一莖者意者其爲二本乎仲倚曰是此花身後名也余深肯其言爲更賦一章云花莖秋來盡數萎更生葉葉與枝枝名花傾國影零後說與前身總不知

密縣白松

密縣白松俗傳爲仙女所化題詩甚惡惟李滄溟三作爲佳其一云孤根一託露珠宮不與芭蕉粉黛同夜靜龍鱗銜自照天清鶴影空來空條封姑射千秋雪蓋擁蘭臺萬里風非爲子雲能作賦誰知玉樹本青葱其二作尙嫌其有玉骨冰肌字然與時手亦自迴出余題其詩後一律云無代無詩是白松獨憐滄溟稱詩宗意新百藥樵能解才園香出嫗亦通但倩小姬紅袖拂豈煩俗衲絳紗籠瀑泉長洗存佳作不似徐凝句不工非阿私語也

戒法彌生

古人爲人作文序必加勉勵語不似今人徒用贊賞此先正忠厚之遺也憶薛宗伯送余南歸序有云尙其欽才歸性化奇爲平澹長孺彌生平何足爲法感讀至於流涕至今銘之曾囑開宗伯奉兩尊人娛遊翁園無復黃扉之夢故余詩有云彌生休學誰囚鳳呂父爲師不夢熊紀其實也

戲爲偷木瓜人贈答

翁園餘野堂前木瓜繁纍纍於枝上每日與仲倚子實從畦間數之娛甚忽一夕被人摘去無一存者詩以紀恨云未經霜色已先黃可惜離離正發香柑待遺時方韻客橋能懷去亦賢郎客同苦

李宜爭棄奈若青梅蕊欲將記取搗歸須作供只容人喚不容嘗
又主人有果不思收文固何妨鎮日遊都盡既成從婦撲園桃才
熟任兒偷類婆色落千林老護聖香消一院秋豈望瓊琬來報我
譬如摘得與君投又戲代偷木瓜人作答云偶思此物定清甜探
得歸來意未厭同味到喉輸橄欖新香觸手讓柑橙分將伊水非
爲盜乞取於陵亦足廉世上有珍誰是主瓜田從此不生嫌又霜
林顆顆盡垂榮梅殼盈筐好自擎金橘金櫻差足戀木桃木李最
相輕藥而不食全無用瓜曰華之浪得名我作偷兒非別意笑君
烏有是先生

贈人佳兒諸咏

余最喜人生子而慧其在中州贈詩最多今略記於此薛仲倚令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類

子小字曰琳才四歲神爽聰令誦詩若流見客酬對一如成人洵
英物也贈詩云仲倚佳器容儀抱小蘇印能分菽麥已見識之
無學禮知才子登科及丈夫一門皆驥驥又育此神駒又小字呼
琳至爭看頭角奇髯纓五世及騰騰四齡知嫩甲開珠樹新毛長
鳳池西岸足繼美仙果上林貽贈胡爾調惠副令孫詩云驚看么
鳳立苞采出清期天下奇男子人間聖小兒下高門君自取
英物我能知頭角居然露將來洵白眉送彭嬰五進士令子九齡
應試詩云奔奔清無比珊珊骨欲仙胸中吞白鳳舌本吐青蓮上
馬先鳴鏑登場早著鞭冠軍何足異難得是雛年於察荒李御史
幕中賀孟席之得子字與詩云君家有琪樹新翠映芳階逸少子
何恨挺之兒獨佳下清時生一鶚榮位到三槐

小字嬰知足高陽數自諸經章憲副第四男五週啟口清雋咄咄
上人贈詩云何物生英叻羅羅出儒詞解頤匡氏子絕倒衛家兒
辨口應如許談天復在茲我爲屈此舌不敢敵三友梁端微總戎
老而得子時與余同寓懷贈之詩云大帥人皆德生兒賢鳳姿
據鞍駘馬老跨龍臺主兒王帶先皇賜金貂奔世重客中湯餅會
漫寫芹璋詩商丘上元日賀傳任遠將軍生子時正值太翁稱壽
詩云梁苑勾留客常從帳下趨自天生大器容我看新雛劉尹千
斤橘陷侯徑寸珠盡言名將子他日號書廚又春日將軍喜隨風
燕入榴觀燈富令節息馬是清時堂上斑衣爛庭前玉樹滋太公
方獻壽恰可抱孫兒

美人墮馬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類

己亥夏隨李琳枝御史按部衛城於淇水橋畔見美人墮馬落水
泥中孟席之令余作絕限馬行十步成一詩遂信口得三絕玉手
提鞭躍馬時偶然翻落小腰肢嬌生地上人何似一朶紅蓮出淤
池笑殺佳人墮馬妝何妨一閃裏衣香而今真作沾泥絮莫更隨
風上下狂欲學輕狂試馬蹄剛剛不惜汚羅衣可憐帶水拖泥去
盡道陽臺行雨歸御史聞之大笑曰佳則佳矣無乃唐突西子乎
詩有諷意

張田公先生弘獎人倫衣被海內單寒之士時人謂茂先復出其
在京華晉大司空時余過依水園曾留題其壁云閒將小艇放橫
塘竹葉花枝傍水香堪欸司空游釣處幾時長嘯午橋莊蓋諷之
也後調補徽寧參政使道歸里飢余於園亭之上每以世人妬才

戒余故余別詩有云爲惜才堪妒殷勤別語添薛宗伯云愛語及妒司空眞愛才但蘇儋柳永大率屢遷其將何以自解庚子歲忽櫻重讌今日作散魯征人不知於黃沙哭雨時亦念及狂生幾時長嘯句否也

秦丘陳子

秦丘陳簡庵溪南草堂背郭臨流爽塍清越爲其先世傳經之地簡庵讀書其中四方幕之不啻公子菟園故余贈詩有百年無改築五世此幽居之句簡庵行李四出交滿天下士善歌詩精鍾王書法嘗貽余孝經一冊至今奉爲墨寶癸卯春余將南還寄之詩云廿年風雨意何如白首逢君往事虛短札攜將開府句硬黃臨就率更書館餐朋友情何極橫被山川興有餘人似相如誰爲薦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類

二十三

溪南空掩子雲居

歌人郭長汾

吳門歌人郭長汾頗擅聲色辛丑夏演劇於宋市安陵常肅之進士視而悅之每呼伯觴備申款昵一時同人各申酬唱以紀韻事余亦不辭率成五絕云多有吳歛北地來上場好字倩誰開何期梁苑逢才子不惜纏頭首重迴串珠名未出梨園誰乞花前贈字恩一曲挑簾心可從來司馬易銷魂夢得新教曲部長不將底事讓名倡如今更遇風流主聲價高於田順郎傳唱梁州第一歌有腸欲斷剩無多况當涼月紗幮裏旖旎香柔奈若何聞得勾欄試若香煩君呼我看霓裳誰知花信風偏負恨殺蘇州一酒狂一日肅之見招余以他事阻不得與高會故末句云然

杏花塢

睢陽城西舊有桃花塢蕪沒不可復識宋相國種杏補之改名杏花塢累土築五老亭於其上仍鐫宋杜衍王洙舉世長朱貫馮平諸公姓名爵里往來遊觀者甚盛相國捐館不三五年防兵新伐殆盡余與李扶九登臺遠眺愴然有咏曰相國當年築此臺桃花不發杏花開至今五老傳名姓不許他人更入來扶九和云相國親將杏樹栽自言此地即天台云云下缺

中州雜俎 卷二十一 詩類

二十四

查介人先生俠而儒者也讀書萬卷坐必竟夜誦不停晷爲文多奇氣搖筆不加點文人相輕輒以遊戲嘲之而介人不顧也弱冠作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議十五卷廣禪喜一卷又有鼠嚇五卷感慨之作也晚年遊豫與宋牧仲薛衡公沈雲門相友善買中丞開府中州延修豫志故於中州掌故爛熟於胸中因作中州雜俎二十四篇細大不捐雅俗同賞詎可以小道短之耶餘如同人問訊作千里面目六卷老間半勛作化書十二卷蟹春秋一卷儂贅入詩文全集無卷數嘗作烟海率無刻本郭公夏五闕略甚多卽此雜俎已佚天文卷數且不符其湮沒者何可勝數耶姑綴簡末以附於存目之例

中華民國十年四月十五日安陽張鳳臺再跋

中州雜俎跋

中州雜俎三十五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汪价撰价字介人號三儂外史自稱吳人其里居則未詳也順治己亥賈漢復爲河南巡撫修通志价與其役踰年書成復采諸書所載軼聞瑣事關於中州者薈萃以成是編分天地人物四函天函子目五曰分野圖譜餘論雜識時令地函子目十六曰建都封國紀邑紀鄉紀山紀水紀室紀園紀寺紀塔紀觀紀廟紀墓紀碑紀橋紀俗人函子目二十一曰帝跡聖跡賢跡官跡文跡武跡忠跡孝跡義跡節跡隱跡流羽流縉流術流技流女史老史兒史凶史異史人雜物函子目十四曰禽志獸志鱗志蟲志草譜木譜花譜穀品果品菜品飲案食案器考物考采摭繁富用力頗勤而多取稗官家言純爲小說之體又事皆不著所出人亦往往不著時代編次繁複漫無體例可謂勞而鮮功者矣

湖壩雜紀一卷

〔清〕陸次雲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宛羽

齋刻陸雲士雜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湖壩雜記

一卷》提要

湖壩雜志序

湖壩雜志武林陸雲士先生續西湖誌餘而作也
凡山川人物仙佛鳥獸之屬莫不具載而先生加
意尤在其大者如紀萬松嶺孔子廟以先師冠服
立從章甫纓掖子貢使越祠宜去使越字引越絕
書使越敬吳爲斷淨慈寺爲神僧濟顛託跡處今
範像僧服袈裟龍則建文之南遊爲可據表南金
勝祝威死所以褒其忠明李郭赴火殉親以旌其
孝倪女之授夢韓斬王劉女之斃惡少年以彰其
烈又憤宋劉琦墳被發惡髡且詭托韓劉爲苗劉
爲洗其冤又記前潮爲伍胥潮後潮爲文種潮凡
此皆前志所無者予讀之嘆曰先生之用心何不
可及乎聖賢君相忠孝節烈之事固國史宜大書
者倘國史有缺賴志以救之乃前志不及載者毋
論其宜載者又缺焉不遇先生幾終致湮沒是先
生補一湖之志實補宋元明以來數代之史也昔
年先生磨薦入都使置之史館俾得大展其長則
有明三百年故實必多所增損多所是非以成信

陸序

史奈何仍放之誦書外吏使其才僅見一山一水
 蜀也雖然予觀古今來其有卓然成一代之史而
 或失之誣或失之譏反不如裨官野乘信而可傳
 是故文人之所爲亦論其傳而已何必問國史與
 非國史乎此則之編井中之史至今日始大行於
 世安知一書紀載不更徵信於國書予觀先生北
 聖集中有類二書者不少又不獨湖瑤一志爲足
 取信天下後世也先生之文大率本之太史以著
 其潔又兼鄴道元之註水經柳子厚之小記蘇子

惺齋雜記

陳序

二

瞻之海外文使讀者驚心駭目嘆非近今所有十
 年前予游西湖亦粗有撰述若辨慶忌之爲水精
 諸古牛阜程宏祠於岳祠之側紀于忠肅授夢改
 謚之由如此類非一借不能蓄萃成書如先生今
 日而其文辭煒燁不足附先生以傳也西湖以詩
 傳者唐駱賓王張祜白居易諸人宋林逋蘇軾諸
 人元楊廉夫陳天錫諸人而文則無有傳者今傳
 自先生始杜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
 其故先生必自知之無復予之喋喋矣是爲序

原缺

湖瑤雜紀總目

昭慶寺

戒壇

片石居

西冷橋

放生池盧舍菴

湖心亭

銀瓶井

于墳

附記三乳夢

湖瑤雜紀

總目

相法寺

淨慈寺

淨慈寺羅漢堂

淨寺伽藍殿

雷峰塔

高麗寺

棲霞嶺

秦望山

雷院

温泉

翠微亭

虎林山

敵國誰是

馬市

周宣靈王廟

沙皮菴

萬松嶺

龍井

卷之六

總目

11

竟天寺

劉烈女廟

善利院

六翻塔

李明

楚元村

雲棲寺

五雲山

典

半斗橋

狗葬

良山門

湖海雜紀

總目

11

湖壩雜紀總目終

胡璠雜紀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楊山嚴繩孫孫友

蘭陵陳王基板斧

嘗讀西湖志餘愛其搜奇標異蔚爲大觀然田

叔木先生去今遠矣續輯無入余有志而未遑

倘有見聞聊紀一二以備後之採擷竊比於委

巷叢談云

昭慶寺

胡璠雜紀

崇禎時昭慶寺災故老謂余曰前此六十年昭慶

嘗災矣起火甚異聞時有高僧跌坐殿中夜將半

有赤髮金冠袍笏偉人侍於僧側僧問曰爾何神

曰火神僧曰來何事曰來行火僧曰火何地曰此

殿當災僧曰起何時曰起此刻僧顧夜清月冷萬

籟寂然惡其不經以磬杵擊之神隱中礎礎中飛

火纖談龍象俱灰噫劫火難逃世尊莫能度耶

臨川謂唐薛用弱集異記較梁吳均續齊諧氣

真便滅胡後之紀載者乎使若士見此當有積

析之數 孫友

胡璠雜紀

戒壇

昭慶寺大雄殿後有戒壇規模宏大不染纖埃災
後青草並生野牧縱橫牛羊不敢上寺僧修築壇
基發土得碑題曰然燈古佛誕生處故此地之靈
若此壇宇今復舊觀

淡然入古 盼思

衲子稱武林爲七佛道場此其一矣 海西星

湖霽雜紀

三

片石居

順治辛卯有雲間客扶乩於片石居有士以休咎
問乩書曰非余所知士問仙來何處書曰兒家原
住古錢唐曾有詩編號蕩蕩士問仙爲何氏書曰
猶傳小字在詞場士不知斷腸集誰氏作也見曰
兒家意其女郎也曰仙得非蘇小小乎書曰漫把
若蘭方淑女士曰然則李易安乎書曰須知清照
與眞娘朱顏說與年君詳士方悟爲朱淑眞故隨
同隨答卽成浣溪紗一闕隨復拜祝再求珠玉乩
湖霽雜紀 四

文者

一則絕佳詞話 顧萊翁

西冷齋

丙辰之夏紅藕花開王子古直借女史素琴閣上
金叟拉余舉杯橋上爲邀月之飲素琴歌東風無
賴一曲聽者凝神要日子之歡華矣然毫釐千里
之隔猶有也字有調聲度曲者則聲各得其是
雖抑亦佳非徒然糾聽者之耳也如陽平拖韻稍
長卽類於陰陰平發音稍亮卽類於陽去聲亢矣
過文宜抑而後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後續雖
有一定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

潮壩雜紀

五

宜變換以成文而其要領在於養氣如陽音以單
氣送之則陰陰音以雙氣送之則滯將收鼻音
以一絲之氣引入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迹子有
數字未諧試反詩之自得也素琴卽起拜謝余曰
此所謂識曲聽其真也古之稱善歌者曰繞梁
石惟美其調之高耳袁中郎謂分度一字幾盡一
刻僅形其聲之細耳善乎樂記所謂上如抗下如
墜止如槁木鬱鬱乎如貫珠能盡節奏之妙故最
知音者莫若古聖人也而子得之雖然不惜歌者

苦但傷知音稀知子者有人乎要曰人之知我不
如我之自知也古直曰一技也亦有然哉遂罷泊
刺船而去

講求曲理

三昧

潮壩雜紀

六

放生池盧舍菴

西湖爲漁人利藪密網濫淵漁初週列集如圍陣
鳴榔設柁舉網出鱗銀花亂目雖赤鯉有神莫能
躍去泳老杜盡殺意何如何良足哀矣類有放生
池爲之避匿稱魚樂園又有盧舍菴前淺淵一畝
爲池附鼎昔十景稱花港觀魚今花港字爲人到
魚亦不聚其所觀魚者多在菴前投餌鯽鱖亦
有聲千百圓波交生互滅致足樂也放生池圓魚
有堤而此無堤惟向水中圍植喬木吾慮木朽有

朝齋雜記

七

時願同仁者時爲更益

一片婆心 朱玉汝

湖心亭

繞亭之外皆水環水之外皆山所謂太虛一點者
實踞全湖之勝湖心寺亦在水中然猶偏矣壬寅
之夏余與洪子防思泛舟亭畔日已暮矣風雨驟
至止宿亭上夜半忽見波上有紅燈一點明滅而
中往來不定防思笑曰意者所謂不惑明月盡自
有夜珠來矣余曰非也舊誌所載宋時四聖觀前
聯夜每見一燈浮起至西冷橋畔而返風雨中其
光愈盛月明稍淡震雷時與電爭明此湖光也蘇
湖壖雜記

八

長公有韻光非鬼亦非仙句今之所見毋乃卽是
題目儘大開手能以數句說完後復點綴奇觀
手筆絕奇絕大 防思

銀瓶井

銀瓶小姑者武穆王季女也武穆被殺姑女從甲關上書邇卒關止遂抱銀瓶墜井而死宋帝留土之寃就其第立廟以祀井在廟中銀瓶像於廡右前在按察司廳事之左凡廉憲蒞任必祀岳祠明時有未觀察者祀岳王謂武穆精忠固當并銀瓶女流耳非所宜障之以屏於禮便後升公座視一玉貌錦衣神女持弓矢當簪而立僚佐具見觀察驚顧矢發中背成疽而死後之祀鄂王者聚無敢

胡橋雜紀

九

忽銀瓶

忠孝一門有是父當有是女

夏國李

于墳

于墳祈夢多奇應尤奇者明季東陽有許都者潛蓄異志祈夢朝廷夢忠肅公延之坐授以受命永昌王印乃復設席令優人演草橋驚夢劇而寤後聞賦借遊永昌都遂受其命弄兵草竊被擒授首在杭之草橋門驚夢之驗蓋在此云

附記三異夢

近一生科舉祈夢於公夢公以始生葫蘆一枚示之落第後每科舉每夢葫蘆漸大見之則必落第

胡橋雜紀

十

是生潦倒積七科矣又嘗就試復夢公出一人大葫蘆示之生意悶絕及入闕見火號兩少年一日胡一口盧放榜與之俱鶴蓋生初夢時胡盧始生待其大等身方得中式此與相傳一夢絕類一生每試必夢油漬其首往往落第後科試已畢放榜之夜恐復見前夢約與友人飲酒達旦將曉一蒼頭假寐大呼而醒眾問其故曰方倦聞眼見一人挈油瓶注我主人頂上故夢與之爭生聞言大驚俄鐘聲疊至哄散中式走人不戒頃榜時漬一油

點於其姓上向來之夢始驗

康熙近科一上舍行至瑣祈夢遇其鄰人白廟
中出告生曰我爲子嗣祈夢夢神囑我往問解元
生曰若何所夢鄰曰夢得瓜子一撮生曰君無子
矣瓜旁一子非我字耶其人大恚曰我問解元何
用爾語生祈夢竟無夢放榜日其鄰詣立榜下待
問夢兆及開榜第一名即生也無夢而有夢一夢
也兩兆之矣

又傳明季毛文龍某曉時向于瑣祈夢夢忠肅公
胡瑞雅紀

授以一帖曰欲救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
爲伴後建功海上其鐵跡方年五十四歲爲袁崇
顯害於皮島遙山韓信之年相仿事類出機昭然
不爽

于瑣奇夢不可勝述余偶書一二記憶所及者
見古內編補皆有前定是驗心自定

法相寺

武林仙佛之肉身有二一丁野鶴一長耳和尚也
和尚名行修耳長數寸上結願吳越
王方飯僧行修誘之至寺曰此長
耳和尚定光古佛應身也和尚笑曰
永明俊舌語畢取鉢盂置寺
中每正月六日請出爲郡人瞻禮人至是日於寺
前賭放爆竹聲傳空谷衆響爭流積紙盈寸求嗣
者於佛前設長紅燭婦人潛來摸佛下體以爲宜

潮陽雜紀

男此俗之最可笑者歷年不改

永明之識行修何異豐干之知拾得

淨慈寺

淨慈寺神僧濟顓奇事頗多吾僅取其一二聞其
荒迹於酒人拔飲之妓館亦所不辭翠黛紅燈
倚門半頰然號醉扶入香棚忽爾呼刀使妓頓悟
此典翠翠問禪語同住有足傳者若謂其酣醉
醺嘔佛頭而全徧體化得山木皆向井中拽出全
井內餘木尚存此皆附會之言不足信也

游淨慈者必引濟公種蓮之說云露之及此露
亦

湖塘雜紀

三

淨慈寺羅漢堂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
而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
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遂已年齒隨
意數之遇慈者慈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
編蟬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
王乞完聚同氣主爲補刻其一二又願雲現果
錄載明時休寧趙賈出海病瘕同舟者棄之龜島
趙甦旬旬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

湖塘雜紀

四

漢賈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即越海柳
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建初寺画神僧之
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翁有一巨姓老年無
子齋十萬八千僧詔有十八異僧復求來食家僮
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端睡作行書書具凡曰
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難種無
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
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誠一載忽
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可禪仙佛奇蹟之所未備

張翮如

湖壩雜紀

七五

淨寺伽藍殿

明末淨寺一僧嘗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姓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盡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才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言觀場迤此排闥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君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君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款僧額名爲我卷市參授養饒富場事畢又爲十箋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僧生曰君候於榜常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聲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胡顏錯愕生其顛而館其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和尚勢利伽藍作要一番亦足使之開悟

癸九

雷峰塔

雷峰塔五代時所建塔下舊有雷峰寺廢久矣嘉靖時東倭入寇旋塔中有伏縱火焚塔故其層級皆去盡矣然反成異致俗傳湖中有青魚白蛇之妖建塔相鎮大士禱之日塔倒湖乾方許而世崇頑卒已早廢久虛水澤皆枯湖底作龜裂塔頂煙從薰天居民驚相告曰白蛇與夫巨蟹懼遂有假怪以惑人者後得雨湖水重波塔煙頓息人心始定

湖塘雜紀

主

杭州舊傳有三怪金沙灘之三足蟾流福溝之大驚雷峰塔之白蛇陸處時鱉已爲屠家釣起鱉已爲方士捕得惟白蛇之有無究不可得而知也小說家載有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事豈其然乎

高麗寺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疑或通王命尋聲所自起念尋逾遙渡海而南領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錢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宜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泚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僧曰異哉爲

湖塘雜紀

文

爾往視渡海見王王由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受之王異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慈與夫也肩輿得金白給之外每以除費役井底船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數明年首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溪不平因請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懷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知足乎師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風生之孽餘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述

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畧以貽
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尚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先從世子敘起後述輿夫事于問荅中見之且
爲議論以遷其因罪大手筆能之淺人皆得得
窺其妙徐孝思

湖壩雜紀

十九

修霞嶺

棲霞嶺上有五洞紫雲最奇紫雲洞前有牛鼻泉
有牧童牧牛泉上忽焉擲牧童於山之麓而折牛
於山之巔自此人不取犯考牛將軍字伯遠爲
武都部將屢立戰功與檜忌之紹興十七年上已
田師中大會諸將軍遇赤婦諸人曰寧年越六旬
官至侍從死亦無恨所恨者南北通和不以馬革
裹尸死冊下耳遂卒人皆知師中之赤檜實使之
後追封輔文侯故其赫赫威靈千秋不昧也張將

湖壩雜紀

序

軍憲封烈文侯墓在仙姑山下二墓皆以境僻人
罕知之全祝墓在棋盤山左葬南宋尉將金勝祝
威庭也其後三年全完顏宗弼犯臨安錢塘令朱
瑄力戰死尉將全祝二公集殘兵掠葛嶺編竹覆
泥爲途誘敵敵陷入湖中人駢山積有奸人爲之
嚮導由南壁入二公不支同死於陣郡人以馬革
裹尸斬葬桃花港石今墓表雖存佳城漸圯矣按
武林所誌如羅昭諫陳剛中劉光世朱弁韓世忠
趙鼎諸墓已尋之無迹其尚存者是在守土君子

爲之修築保護俾永安於不朽足以感發後人不獨壯山川之邑而已也

叠叠敘事簡而能該 趙思憲

有望於勾土君子保護古蹟此意殊厚 趙思

湖壩雜紀

五

秦望山

秦望山一名秦亭山秦始皇登山眺望見江濤洶涌不敢渡江處也上祀真武顯赫非常余偶登其上見二道流互談興武異蹟一羽士曰異莫異於武當之事矣明永樂時鑄有金殿祀帝殿設二重楹其倅麗有郡守欲驗其爲金與否試鑿一孔未及寸而神示靈卽命之止而身已斃矣後人嘗以多金灌填其罅終不可滿崇禎十六年流寇張獻忠偶因乏食欲取金殿資餉先期投膠廟中屆日天清日麗鏡吹登山忽爾陰雲四合霹靂數聲人騎皆齧粉矣余異其說歸而記之使震殺獻賊其快更甚 趙一峯

湖壩雜紀

五

雷院

雷院在慶化山麓廟貌雄麗儼然神香鼎禮者生敬畏有執杖神將從一白犬者名徐急捉屢現靈異人尤憚之元時楊遵真卿遷宋諸陵骨於白塔且欲改雷院爲佛虛方寢見一銀毫猛犬騰空而下勢欲齧楊楊知神怒倉惶入院膜拜悔過連復琢已像於靈鷲山雷院其首是神威之尤赫者近傳雷寔二事其一是紀經興諸生金桓孝友人也康熙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夢長翁仙語之曰

新編雜紀

五

爾有夙孽明年此日當爲雷擊桓寔漢以爲憂惟日禮太上以求懺罪至次年七月二十一日恒見天變知將不免恐驚老母預往跪於文筆峯浮圖之下頃之風雨大作霹靂轟鳴家人驚泣以爲桓必死矣踰時天霽往視之訝其猶生桓語人曰適如在夢中見太上露灑楊枝復持鏡一照而去忽然而醒又康熙七年太倉州驟雨之內墮一雷神肉翅電睛立於平野里人大懼州守臧君往拜禱之雷神忽語曰公廉吏也余神也豈來禍爾民者

因生孽逆類誤爲獨穢故偶墮此頃卽去矣爾爲政益加勉之言訖雨益加疾奔身飛去

鄧大君曰霹靂一聲人皆拱手雨霽雲開頑心依舊觀此顯赫可無戒心

吳念謨

新編雜紀

五

溫泉

溫泉多在西北南土絕少故蘇長公書惠濟泉後
云余所聞湯泉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
之略谷汾州之陳氏山居是也皆棄於窮山之中
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猴之所飲惟驪山當往
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是長公爲武林太守
尚不知此地有溫泉也余考武林舊事云靈隱冷
泉之上又有醴泉溫泉今皆湮沒夫醴泉無源或
偶出而旋涸不必問矣若溫泉者鍾山谷之靈特
湖壖雜紀

三五

舒神異今雖不見必伏於浮埃淺土之中余爲表
出其名有望於好事者尋而疏之以助西山之勝
使天地間更益一境

有此說溫泉必有時而出畱心山水人何用心
如此

徐象嘉

翠微亭

人知岳鄂王能詞不知韓蘄王亦能詞王嘗解柘
間居放浪湖山之目有南鄉子曰人有幾多般富
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爲王妻兒
宿業經年事已衰殘鬚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
多好處貪歡只爲疾迷悞幾賢嗟乎將軍也使之
照文章之府藏蘊不平之氣翻爲放達之言良足
悲矣翠微亭昔王所建也吾欲復其舊觀置豐碑
於亭內大書是詞於其上以著王之文采

湖壖雜紀

三六

表章古人無所不至千載後蘄王知已

屠局

虎林山

虎林山在武林門內又名祖山以爲一郡衆山之祖其實乃一小阜耳寺僧砌以土石宛然培塿嵯峨不見而竟得大名亦足異也相傳昔時曾有一虎來踞此山衆共逐之矢石並發虎不爲動有一老翁云能制虎教人多鍊鐵椎專擊其足衆云擊足奈何翁云虎之舉動皆可先知若見其左耳動則右足將起當擊其左右耳動則左足將起當擊其右此卽兵法所謂出不意而攻無備也如法擊

淵壖雜記

三

之虎果固覺民害遂除衆詢翁云聞虎之受攻在腰今何以擊腰不斃而斃於擊足翁云虎類不如此虎乃鯢魚所變也週身堅甲箭鏃莫穿惟爪肉新生擊之中其要害故使立斃衆云耳動足起何以知之翁云吾少喜咬獵習而知之衆云虎則虎矣何以知爲鯢魚所化翁云凡虎之班文多曲鯢魚所化之虎其文獨直以其文直是以知之擊虎識虎此種學問都非書卷中所有博物茂先見此亦應博異

青崖

一畝田諸巷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養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息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剪剔魚鱗其鼠卽至漸乃由梁及戶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余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口爾爾寂寂已淫樂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栴檀香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淵壖雜記

三

如與蜘蛛聽經同一靈異盛玉峯
佛云蠕動含靈皆有人性洵然門人言

馬市

馬市馮姓儒家也其祖母長齋拜大乘廣佛華嚴經句積數十年於琉璃中時見佛相隱而不言繼而童稚見之婢僕見之家之人無不見之相傳遠邇求見者無虛日若比丘及比丘尼有得見者有不得見者即同有見者所見復人人殊或見如來或見彌勒或見諸天以及龍象法身或倅或微或羣行或孑立巋巋意態不遺纖悉不得見者泣淚而去齋戒復來或得一見亦有終不能見者有一

湖儒雜紀

元

生不信其事列酒肉對佛酣飲琉璃中忽現關帝生爲據飲作禮於是傳者信過於疑康熙七年城中大火馮氏亦燼其迹遂滅示此幻影此何說歟薛子粹

周宣靈王廟

周宣靈王睦人也以孝子而證神者省中亦有廟數處有青蛙出其廟中人尊之曰青蛙將軍每春月從睦陵附木筏至杭駕筏者載之不敢驚蛙陟岸宅廟中或人民室民居以蠶飾以綵祀以香菓尊以鼓吹送返廟庭則得福否則殃亦異矣而所聞金溪之蛙更異甚其蛙人民室民之奉之者與杭同有健兒不之信也以七百河蛙成兩蛙投蛙於沸鑊盈饅之中蛙無數遂出之役成一蛙迴跡

湖儒雜紀

三

去仍見之於廟內宴如也有衲子爲之說戒蛙亦聽而點首青蛙與常蛙不甚異而貌加端色加碧足非爪也如靈芝聲不可得而聞也不飲不食不餓渴

蛙神若此尊之者殆非無故易思

沙皮巷

沙皮巷路隘而居稠屢有火厄有霍姓老人與其子文舉及孫若此被回祿者至再矣康熙五年大火延焚復及其地老人號泣以爲命也吾其處於此矣下掖之出勿聽孫掖之出勿聽堅坐牀下揮其子與孫出亦勿聽口必欲死此亦俱死耳卒死於煙箴而頭勿焦額勿爛皆完人也有司哀異其事而表其廬天啓時有郭金科者甫總角居回回堂鄰人失火先於烈燄之中負出其八歲弟復入

湖瑞雜紀

三

救母母已絕於地遂徇母以死於火奉旨旌揚葬孤山下萬曆時有諸生李氏昆弟名中華中偕者居草營巷遇火災以救父俱死火中余曾見郭之門表曰孝童李之門表曰雙孝今郭與李標識悉泯余恐其湮久失傳爲之類及

開闢記載關係不小 穆葵圃

萬松嶺

萬松嶺左江右湖不卑不峻西抱翠屏中見孔廟有宣聖像四配十哲環侍森然足像昔在宋太學中有明祀於郡學嘉靖時因張孚敬議易像爲主故修祀嶺頭時有狂生見肩者喘汗戲謂人曰真可謂重淵矣語畢隨仆故人益知敬崇顧中西之間神宇威儀蕩爲煙草矣順治時有司重建祠刻聖像於石衣九章之衣秉珪弁冕蓋文宣王之服也余以爲不如章甫縫掖服先師之爲當謹附言

湖瑞雜紀

三

以告來哲

大議論只一二句當爲宣聖所許 夏陽亭

龍井

龍井泉從龍口中湧出水在池內其氣恬然若游
人注視久之忽爾波瀾湧起其地產茶作豈花香
與香林寶雲石人峒乘雲亭者絕異採於穀雨前
者尤佳啜之淡然似乎無味飲過後覺有一種太
和之氣瀾淪乎齒頰之間此無味之味乃至味也
爲益於人不淺故能療疾其貴如珍不可多得

龍井雨前茶人知其名矣鮮知其味爲之寫出

至味當令鴻漸垂涎 朱玉汝

湖壩雜紀

三

梵天寺

梵天寺在鳳凰山之右翼石幢高聳皆鐫吳越僧
號今模榻不復辨矣其寺之伽藍乃東坡也禪家
取東坡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不離清淨身二語
以爲見道不若其題梵天五古云但聞煙外鐘不
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
夜夜照來去一詩色相俱空已臻上乘其成佛當
不在靈運下也別伽藍乎梵天有坡仙猶鶴林有
耒老能令梅檀林頓添佳致

湖壩雜紀

三

坡公之爲梵天伽藍人罕知之故爲拈出

慧業文人應生天上良然 孫雪亭

劉烈女祠

劉烈女祠在江干南新橋呼烈女家貧所居陋室
也有惡少居其側垣短易踰中夜潛入女室女以
爲穿窬也急呼父起擒之燭之乃鄰人之子惡少
有力竟逸去反宣言於路以汚女女憤甚遂縊死
女父訟惡少於吏惡少行金丁某屬詞求徵文判
其姦曰仰既和矣女死慨非死仲也姦之者可無
死案定矣丁忽對衆自呼曰丁某爾何不畏鬼神
手殺我生者惡少也汚我死者爾也我誓爾與惡
少等特取爾命得請於帝矣語畢耳目口鼻流血
死事間中丞御史臺窮惡罪定大辟復具疏請爲
立祠建坊以彰美

烈哉烈女雖烈丈夫無以過也可警世之類乎
丁姓者沙定岑

潮埔雜紀

三五

善利院

浙江潮汐起自海門龜嶺二山初若一縷後分兩
股濤聲獵獵倒捲橫驅漸作奔轡駢之致至善
利院其聲愈壯蓋下爲羅刹磯頭所激故成落日
稽天之勢自此而上至桐江而水落江勢轉高潮
力不能上也舊相傳說前潮謂之伍胥潮後潮謂
之文種潮謂大夫相國怒氣所結後踵而來不識
誰則知之而有是說康熙二十年潮汐所衝江心
又復漲起平沙矣

潮埔雜紀

三五

竟是一幅海潮圖文種潮使人間所未聞可補
錢江賦所未及

張友

六和塔

武林有三塔寶所塔實其中而不能登雷峰塔虛其中而亦不能登可登者惟六和塔塔在進龍浦上摩波凌江巍然作鎮舊傳塔燈夜燦萬船望此而歸此似在茂塘木簞前語今則長堤綿亘去海甚遠寶舶亦無收此者塔下舊有魯智深像今要索當日聽潮而歸應在此處進龍浦下有鐵嶺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有石門進此者每爲伏弩所射又國初江許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湖壖雜紀

三七

進征清溪用兵於此神乘所傳殆不盡誣也惟涵金門金華將軍人以爲卽張順歸神非是

隨意敘述俱不說煞作此等文字須得如此用筆法方妙

牛頭堰

崇禎初年江湖甚盛海外忽涌一大魚橫闊數畝至牛頭堰近岸而止魚背有山山有草木草木之內盡鳥棲焉游人艤舟而至惡曉登岸漸成蹊徑或生巧西賦詩其上漁人有以篙舐觸其鱗鬣者每得鰓或相戒曰此神魚必龍王龍子而來暫爾失水毋相犯也後洪濤大至江秋漲復生一夕竟擁魚負山而去

鰲駕山來而不誣也來而復去更令人不可測

湖壖雜紀

三八

苦衷九

梵刹

明時梵村有范老人者生平無詭語偶質自太湖歸向人云見一人大蘿蔔聞者笑之范自咎其言之無徵積悔成疾其子日禱於天願釋父意一日鋤地忽見人大蘿蔔長尺餘蒂亦把拱兩人肩負偏走示人人皆欽歎父疾旋愈

子孝父誠有此無謂異事 顧崇汾

湖塘雜紀

三

雲棲寺

雲棲寺選池大師之道場也師沈姓仁和人弱冠爲諸生有名書室中嘗制一僧帽一烏紗每着烏紗臨鏡自照曰不像着僧帽照之曰像矣素期出世時常除夕飲葷酒婢偶於前碎一甌沈不悅夫人湯慰之曰萬物有無常何介意師大悟遂揮格作七筆勾隨與湯別往祝髮湯曰君先之吾亦徐行矣師野鶴之踪參訪殆徧有得歸來結茅伏虎禪師故地卽雲棲也時忠虎師宣呪而虎馴苦旱

湖塘雜紀

早

師循田念佛而雨如注善衆爲新蘭若師定制不高華僧年六十以上者不服勞二十以下者不入院食皆平等貴賤如一清規嚴肅凜若秋霜著述甚富教人惟以念佛爲宗有僧問曰古德云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師何以此爲重師曰漱口三日正好念佛爾何覓此爲輕萬曆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午時師端坐而逝其先偶湯氏亦後師祝髮先一載而化竝塔於寺之隅至今稱實地修有宗風不墜者推雲棲云

念佛是和尚家風實地修行蓮大師詢是如來

嫡派 叔掌

胡孺雜紀

聖

五雲山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尖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買勇而上休息廟中時晴早寒初五迎之神一生戲拈神籤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籤語各以不能書牛脫視將歸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鯉游泳過與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或刺或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行之貫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局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更夜童子謂魚驚客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如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筯耳因共驚悔翌日歸筯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此所謂游戲神通

餘見思

夾城

杭城創自隋越公楊素周方三十六里吳越王錢
鏐增築羅城七十里今之夾城南宋之外城也由
秦望山至夾城亘江下泊西湖凡七十里則古蕩
湖聖諸坊皆在城內矣湖高於城而江高於湖昔
江水通於湖湖通於河故曰決西湖之水全城
盡爲魚鱉險不往河而在江也後張士誠移築城
於湖之左是城高於湖矣雖水入於城灌之不得
而今之談者猶拾此言不亦昧於事勢也乎夾城

湖壖雜紀

聖

爲湖聖八景之首曰夾城夜月夾城之東有得勝
橋乃韓蕲王擒苗劉處也其上看月尤勝其餘諸
景若西山晚翠皋亭積雪白蕩煙村陡門春漲猶
在也而十里平原皆爲闌闊大河兩岸盡列桅檣
求所謂半道春紅花同啼鶯江橋漁火不可復得
矣此亦治桑之一小變也

決西湖水之說辛稼軒對陳同甫語也今日始
爲辯出哭慶伯

半引橋

蜀僧圓融順治十五年行脚至杭止於湖聖金剛
巷內未有知其修者居久之忽備龕薪請同首
半引橋畔僧衆觀者數千人圓融入龕口宣一偈
曰雙劍峰頭古廟堂乾坤大地沒遮藏填溝塞壑
憑伊智要與諸人笑一場偏舉念佛一彈火自口
出皎光燭射偏體皆金衆咸禮拜三昧初熏空四
大而端然逝矣順治十八年又有僧自焚於靈
康熙十六年有比丘尼自焚於段家橋皆衆所共

湖壖雜紀

聖

親者散聖安禪何重見疊出耶而世之踞梵王宮
稱善知識者其沒後一著往往不能有此抑又何

善知識何以答此助思

狗葬

或曰狗葬所葬非狗也宋秦丞相檜葬此矣人也而狗名之惡之也謂其不得比於人也或曰狗葬所葬其人也昔有狗濡水涇草救主於野燒之中狗斃而葬此矣狗也而葬稱之美之也謂其不復於狗也夫以檜為狗檜無辭也以狗為狗狗無辭也若以救主之狗誤以為檜之狗狗必不樂以檜為狗而使狗汚於檜也

食公羊而化之可增三傳而四

收舉

湖塘雜紀

望

長山門

長山門外多墳墓喬木生焉康熙戊申三月有鳥止於高樹其高三尺巨掌如靦廣目橫睨儼然人面翠鳥噪之中立不動為健兒射中預箭而去此山海經所載翟如畢方之屬乎宇宙之大無所不有彼偶來此或少所見而多所怪乎於傳有之謂之為怪也可不謂之為怪也可

詭怪而仍不語怪善於立言 謙友

是年五月浙東大水田廬皆沒七月二十夜地

湖塘雜紀

望

震牆屋搖撼有聲說者以為鳥為先兆然乎否乎自記

湖壩雜記一卷

大學士英廉家藏本

國朝陸次雲撰次雲字雲士錢塘人康熙初由拔貢生官江陰縣知縣是書蓋續田藝蘅西湖志餘而作如慶忌塔夾城之類亦頗有考辨而近於小說者十之七八蓋藝蘅之書體例亦如是也

臺灣雜記一卷

〔清〕李麒光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臺灣記畧

一卷》提要

臺灣紀畧

梁紹李麒光家訓著

雜記

金山在雞籠山三朝溪溪山主產金有大如拳者有長如尺者有圓扁如石子者番人拾金在手則雷鳴於上棄之即止小者亦間有取出山下水中沙金碑如屑其水甚冷番人從高望之見有金棒沙疾行稍遲寒凍欲死矣

火山在北路野番中畫則見烟夜則見火有大鳥自大中往來番人見之多死

奇吟山即奇宿社之山也其山高百丈臺灣從無米霜山上三月尚有未化者

說金
臺灣雜記

水沙連在半線東山中方數丈其口似井水深而清天將雨潭中發響水即混濁溪山澤外番人以此驗陰晴

王山在鳳山野番中山最高人不能上月夜望之則王色瑣瑣其上有羊一棵根盤數間葉已成林有鳥巢其上羽毛五色大於鷄鷄主人俱指為鳳

洋泥島在臺灣之東南其灘皆黑潮人至泥上即陷沒舟行輒至灘邊亦不能出焉處有番居之故當紅彝曾至其國其南界可以入海

臺灣多蛇而內山尤大曾有一蛇盤茅坡番人用猪標之中其兩層蛇負痛旋樵半里草地皆平而蛇死番人取其皮潤五六尺長三丈又有一蛇能起地比人人見之即取上擲起乎曰我高蛇即

翻身仰卧舒足盈千人必歎髮示之呼曰我多蛇遂狀足伏地人即取身衣帶盡斷之呼曰我去矣蛇遂死

晴洋在臺灣之東北有紅英舟泊其地無晝夜山明水秀萬花造滿而上無居人謂其地可居遂留二百人給以一歲之糧于彼居住次年復至則山中俱如長夜所留之番已無一存乃取大索之見石上留字言一至秋即成昏黑至春始旦黑時俱屬鬼怪其人遂漸次而亡蓋一年一晝夜云

楊猷林在南路華日社外與僑僑番相持深林茂竹行數日不見日色路徑錯雜僑僑番常伏於此截人取頭而去今土官加老斯號制之

黑水溝在澎湖之東北乃海水橫流處其深無底水皆紅黃青綠

說金

七

色重疊連棧而黑色一溝為險舟行必藉風而逆水中有蛇皆長數丈通身花色尾有梢向上如花瓣六七出紅而大觸之即死舟渡溝水多腥臭並毒氣可蒸死

道縣別記

道縣國者西洋一縣也歷朝修貢皆自福州而入其人知禮義有朝鮮之風其國皆平壤無賊劫有山相距甚遠山內多犀象及箭木胡椒等樹番民居露宿載積柳牧將王分稅之以售于中國人王出入象象前導亦鳴金列戰所處如斃牙而有銳向前非王非金不知其何以為之也而水皆錦而赤脚踏是無敵履此則番與之俗矣國民俱造高樓云其地通黃河四月水至皆黃色王亦從居遠山民盡登崖以歲牛羊犬豕亦富於樓上人則來舟往來

飛箭之屬以小舟貿易大黃河發源崑崙北行入龍門皆在西徵今又南注於暹羅之域其地與星宿海相連而河流由此入海手柳行指中國者又別有一道耶且年有水則多收無水則歉禾播於田隨水之大小必出於水上無淹沒之患故水之來也王必排駕出迎八月水退王入率臣民出送始還舊居民亦退居樓下矣其國另有字與中國異行禮以拱手上頭為恭而街有錢葉用貝子有銅幣數大而清今暹羅銅鼓為音樂所用也其往來之期乘南風而來臘月北風動則去所需貨物以布帛為貴從別洋以行非琉球呂宋之水道也

說金

七

臺灣記畧

卷一

大學士英
康家藏本

國朝李麟光撰麟光號蒼洲武進人是編雜記臺灣
山川附以進羅別記一篇篇帙寥寥疑爲刪削不
完之本也

江南星野辨一卷

〔清〕葉燮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江南星野

辨一卷》提要

昭代叢書乙集卷六

新安 張潮 山來 新

江南星野辨

吳江葉 燮星期著

宣城梅文鼎定九校

考天文江南星野所屬江南大半爲古吳地未嘗錯越境吳越連壤而中分上古必連吳越而吳越壤地僅得古揚州之半而不足吳又揚之一隅而不足也然歷代言星野見之史志者類統舉揚州未嘗岐昭代叢書江南星野辨

吳越於揚而言之也又每統舉吳越未嘗岐吳於越言之也卽獨舉夫吳又未嘗一一分晰某郡爲某星某度而言之也乃志星野者每以一郡當古揚州之稱又以一星分屬鎭山揚州之一邑其間言辰次者統而不分言星次者該而不晰言躔度者錯而無準竊怪乎其言人人殊也今先徵其統舉揚州者言之周禮保章氏註斗牛女揚州吳澄曰星紀揚州之星土星紀者辰次在丑其星斗牛女也史記索女參女揚州而斗稱江湖是就宿異也正義云南斗牽牛爲

揚州漢志牽牛婺女揚州斗南三度後漢書玉衡者
斗九星也第六星主揚州蔡邕云揚州起斗六度晉
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
越分野屬揚州元志星紀之次揚州之分凡此皆統
舉夫古之揚州而言其次者也其統言夫吳越者附
雅及史記正義云南斗牽牛吳越分野後漢郡國志
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爲星紀之次十建
在子今吳越分野晉志斗牽牛須女爲吳越揚州蔡
邕分星次起斗六度至須女二度爲星紀爲吳越分
昭代叢書

江南星野辨

二

星費直謂斗十度至須女五度爲星紀皇甫謐謂星
紀自斗十一度至女七度爲吳越分隋志與謐言合
京房張衡則云吳越會稽揚州入牛一度魏陳卓云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吳越分野屬揚
州宋天文志天市東南第六星曰吳越又云吳越當
斗須女之分元志自斗四度入吳越分星紀之次凡
此者言度數不同而言星紀言斗牛女則同然皆統
舉夫吳越而終歸於揚州以言之者也其專指吳而
言者猶雅星紀斗牽牛吳分野漢志吳地斗分野淮

南天文志須女爲吳石氏星經云星斗七其杓上衡
下爲樞主吳分野劉向云吳地斗分野越地斗女分
野唐志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潯間爲吳分凡此則
皆專指吳而言或言斗爲吳或言須女爲吳劉向則
別指牛女爲越分而不混吳於越者也然則言揚州
言吳越言吳俱舉之而未嘗斷其界攷之史志間
有言某地某郡而可以古準今者如漢書志吳地斗
分野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吳
地準諸今除會稽之半及九江豫章非江南地餘皆
昭代叢書

江南星野辨

三

今日江南也後漢天文志註引星經云玉衡第六星
主揚州嘗以五巳日候之辛巳主丹陽晉志范蠡鬼
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陳卓並言斗牽牛須
女吳越揚州廬江入斗六度丹陽入斗十六度臨淮
入斗四度廣陵入斗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
六度亦皆今江南地也唐志揚楚壽和盧蕭舒爲星
紀分則於今江南境未全也唐一行次分野南斗牽
牛星紀之次丑初起斗九度終女四度自廬江九江
壽淮南廣陵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卽曰會稽以

三百皆星紀分南斗皆在雲漢之流淮海之間爲吳分是言星紀所該者廣而斗專主於吳也宋史淮西路徐揚之域而揚爲多常南斗項女之分又云南斗六星南星魁星也石中云魁一主災二會稽三丹陽四豫章五廬江六九江凡此皆言星紀之分於揚於吳越於吳而各指當時列郡以未之及於今之兩浙江西界者也今考江南各志爲府十四爲州四其西南則不盡古揚州與古吳越於北則錯出揚州而入古徐豫之境其在星紀斗牛女之分爲古揚州地

昭代叢書 江南星野辨

四

者爲府十有二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安徽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爲州三滁和廣德其跨古徐豫揚之境而錯分斗牛女房心奎婁之星兼居星紀大火降婁之次者爲府二淮安鳳陽其間屬斗者爲府之州一曰鳳陽之壽州爲縣九曰淮安之山陽清河安東鳳陽之鳳陽臨淮定遠霍丘盱眙天長屬女者爲府之州一淮安之海州爲縣二淮安之沐陽贛榆屬牛女之間者爲縣一淮安之鹽城屬房心者爲州一徐州爲府之州二鳳陽之穎州亳州爲縣四

淮安之桃源睢寧鳳陽之額上太和屬李婁者爲府之州三淮安之邳州鳳陽之泗州宿州爲縣六曰淮安之宿遷鳳陽之懷遠五河虹縣蒙城靈璧大約淮安兩府各州縣分屬之星野歷代史志並無畫疆可據之文後代各因其地之界而爲之分次其界於吳者卽屬以吳之星其北界於豫之宋徐之魯者卽屬以宋與魯之星蓋奎婁爲魯分野房心爲宋分野其分疆之錯出卽其分星之錯出也至於府十二之屬星紀者大槩屬斗度者多然歷代天官家論度者頗

昭代叢書 江南星野辨

五

參錯不同若曰必以某度屬某府無論古來論度之起與至之數各家紛紛無定卽定矣又安能以府州縣之境尺寸而畫之與垂象者脗合不爽毫釐乎故唐一行有兩戒山河之論其法用春秋十二國以定分野而不必係之方隅諸家頗推其說元郭守敬於天文律歷之學極精詳於分野獨略而不言但推太陽黃道十二次入宮宿度係之十二國分亦一行之說也守敬極推隋唐之言天者且云後有作者無以尚之然則星野之分雖智若守敬亦不能舍是有立

說然一行之論又似泛濫而不可稽惟明劉文成基
清類天文於郡邑分度爲極詳亦不知何所本而一
不爽若是歟

昭代叢書
江南星野辨

六

跋

志地輿者必及分野然從未聞繪之爲圖也自河南
通省志有星野之圖克常

上意天下遂咸遵其式江南星野圖頗爲精妙似所
載七家異同尚未條分縷析今讀此篇洵可謂無微
不挾矣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江南星野考跋

七

江南星野考題辭

謂星野爲必不可信耶則子產有言神龜焉知天道而
鄭亦不火是誠不足據也謂星野爲必不可信耶則
董固梓慎之流又何以言之蟹鑿不爽乎亦惟是蓋
人事以俟于天而分星之驗石聽之自然而已余思
夫二十八宿與十二離次相傳以爲始十黃帝卽堯
典亦有星虛星昂星鳥星火之名但古者輻輳尚隘
非若後世之廣遠而後世所挾括者又非能東西南
北各增若干里以與乾象相配大抵西南一帶若旗
昭代叢書 江南星野考題辭 卷六

黔甌粵皆往古所未盡通而欲以黃帝之分星定今
時之休咎宜其不相合也昔明成祖北征視北斗已
南向亦可知列宿之所域矣或曰吳越南而星紀北
則又何也曰是說也吾向亦疑之後見西洋人所製
凹面鏡而恍然于其故也鏡之形凹如釜腹架而立
之其上方之光所攝者皆附于地者也下方之光所
攝者皆附于棟者也今天之形亦如覆釜則是天之
星紀正與吳越一帶相射無足疑者雖然此弟余之
臆說初不敢質言之直而弗有可也新安張潮題

江南星野辨一卷 兩江總督 孫達本

國朝葉燮撰燮字星期吳江人康熙庚戌進士官寶
應縣知縣其書歷引周禮爾雅及星經史志所載
揚州吳越分野獨推劉基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爲
得郡邑分度之詳案星土之說雖本周禮保章氏
亦見於左傳諸占然先儒已不得其傳解多附會
術家用以推驗偶應者十不得一不應者十恒逾
九况疆域旣已非古而猶執二十八宿尺寸寸
而拓之其乖迕殆不待辨與圖所列大抵具文博
引繁稱徒爲枝贅而已

嶺南雜記二卷

〔清〕吳震方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嶺南雜記

二卷》提要

嶺南雜記上卷

石門吳震方青瑣著

由南安二十五里至度嶺路甚平可容雙車有雁田人遠碑而南

雄府界從此入粵碑為山東八歲兒宋世勳行書廣東藩司宋

某之子山路為大宗伯楊諱正中使粵時重修

度嶺人名梅嶺以漢度勝梅嶺得名然度嶺多梅古昔已然自有

折梅逢驛使波盡北枝花之句而好事者往往培植之自宋迄

明往來宦游者多有補種某推官女亦植三十株猶詩於石明

城太守題曰梅花國至今老梅尚繁

松徑張曲江植至今尚存嶺為曲江開鑿有大欽祠存焉予有弔

祠詩

龍泰嶺南雜記

一

有唐除金威始興實擬生強起嶺海間先殺諸精兵而據標安

格許典當鴻卿燕公尤器重一領廷華聲羽冠擢高第而立驚

雙廷侯辟始登仕進還比守經開元被引為拾遺職其肩千秋

金鑑錄為古書殿魏太子撰索甲據典吃廷爭義折惠妃請除

寢奪嫡情前足無預耀功繫在宗祧守廷偉軍功仙客且負乘

爵實將濫及批購氣崢嶸對伏草詔書詞湖義振宏制誇遂手

掌中書同游登宴安醺醺毒地大孽牙崩嶺山波危安履霜識

堅冰守睦執軍法大稽遜天刑誓相炳發先庸主方容突遂令

范陽中唐據東西京于戈靖即日服戰汚蘭庭九廟寄反爐六

龍亦伶傳郭李亟反正四海之沸莫竟昭落無柄割據連方城

漢假開弄權天子為門生覆轍日相繞國祚由茲頃早得用公

言反掌我既經橋夫剪伐滋蔓勢莫禦虞機各一發由窺空
經營即當窮道中涕泣感忠貞曲江雖遠餘前悔不可懲峻絕
大度嶺關塞通人行至今橫浦則廟祀未歇釐千載無遺烈仰
止深肝扼腕當日事感憤涕零積

韶州府城上周圍俱為高屋舍兵燹居之不攻女牆謂之陰城攻之
難破康熙乙卯吳逆遣兵圍桂馬寶攻之卒餘不能克
丹霞山在韶州府仁化縣有瑰碑繞特之觀向來著名則不孝大

先孝源遊世之所後捨為寺進士金堡遊隱出家號隱庵大定
與同朝而後同志諸主之浙平湖陸孝山世稱為南雄知府
與濟歸交最久多有唱和之什凡山之勝境大半皆游踪所聞
聞也其最勝有一線天海山門線鐵索而上始達海山門登觀

覓食 藤南雜記

法臺是山之最高處也奇極奇麓對面為獅子岩旁寶珠峰與
海螺峰對其後為龍尾岩即山也蓋威勢遙遠而下相傳丹霞
為龍形故名其他四面轉側處處標奇但視一而不足觀其勝
縣也

自韶州至英德一路山皆陡峭拔起平地如削中多洞穴人構木
居之大約粵北深山大澤固多而孤懸巖巖大鏡奇特
英德觀音巖即碧落洞層巒而上洞口俯江有石乳如垂燕旁有
小洞號雲華深不可測余有詩

石壁崩一罅還閣凌千層錦樓構迴路冥冥然明燭出閭林毛
髮觸欄得高登俯江浩呼洶站點點鴈目助眺欲隨心空境
迢清寒風出豁虎三月蛟霜殘岩乳滴成盆洞口垂幢影倒

日光入江水標品焚或當夜帶勝山鬼吟秋屏歷此虛外境不
似案中行可惜蒼群面到盡還經何當露露過流去雙屐青
巖側洞口緒一望先驚神蹤道狹後入已覺龍氣腥波府作富
強風雨來香雲寺探未及恐落照前山顛舟去不得佳味惡惡
心生幾處塵土間俯仰慚小童

中映飛來寺梁普通年自舒州龍來造一殿角于梅嶺今為案封
寺頗多題詠寺後石壁羅隱書雲隱二字余有律詩二首
曹顯龍寺勝偶得登臨曲磴懸丹樓虎平級壁奉小欄耕地
少耕容瘴雲深暫此偷閑鳥蒼然雨後 雷雨來中映空庵
百公排吟寺千峰瀑掩單一江靈水急催行根涼生淨宏操汲
東歸逾笱沙飲深青桂

觀於 藤南雜記

佛山鎮離廣州四十里天下商賈皆聚焉烟火萬家百貨駢集
城百不及一七街道甚窄僅容兩人交臂而行
粵俗最喜賽神迎會凡遇神誕則奉圖若狂余在佛山見迎會者

臺間故事年年開巧富家競出珠玉珍寶裝飾重疊之鍊典
高二大座離炫目大紙標俱以繡線裝飾四人擗之較微遠近
中藏小爆數百五色紙隨風飛舞如蝶聞未亂時更成土人頗
然此會殊寒儉矣

廣州府有新城舊城舊城向為通商口岸可駐鎮城中皆其子姪
及漢軍諸下官員居住大小衙門俱在新城自藩平後衙門仍
入舊城延撫衙門為司可署府第最為宏敞將軍衙門為尚之
孝府第壯麗尤甚內傳為九間殿舍為將軍府將軍王亦營分

為三春始居之大堂前崇有拜畢石臨一丈二尺闊六丈門
前石獅乃取遂在辱時從肇廢取石為之高人雖駭東南希有
後移藩閭中款之孝居之海運咸時其希得病民知此命新誠
各衙門俱斥責僅存總督衙門為入省駐節之地

粵中學政頗多而夫務漏尾為尤甚番禺老儒唐化鵬條議云粵
向平用兵百姓死於盜賊者十之一二死於徵調者十之五六
其害莫慘于取夫蓋名則取夫其實取工匠取器物以及發養
牛馬之類無不在取夫之內者取夫舊制五十家出一名則有
即移增歲之舉有不及五十家而出一名者有不止五十家而
出一名者雖官有十名多取一二名其甚者多取三四名夫房
則以一而取十餘長奉行莫敢又加取一倍二倍不等每月每

說
卷
後
南
雜
記

名需用銀二三十兩甚而有用數十名甚而有用百數十名言
姓至貧兒女以度大折夫即此一事實取之夫房取之保長取
之譬如病夫更遭損壞幾何而不主棄也欲絕其妻妻若通計
一省大類若干每名每月徵銀一錢通廣州之夫不下數萬每
月即有數千之銀取給通省之調遣及各各處自見其有餘不
見其不足矣而或者曰百姓向者每夫一名每月出夫銀多至
數十或百數十公家尚且不足而每名每月出銀一錢而足者
未之信也不知前之夫銀如此之多然公家用之縣官用之夫
房保長亦用之其不足也宜矣今每名每月一錢輕而易求使
之于官明白無與夫房保長不得而禁指則以預而待公用鮮
不足矣夫以五十家出一名每名每月出銀一錢只一家每

月出銀二厘耳且聚于公家辦事方按籍而取之無事則蓄以
待賑濟否則全免之公私兩便無有過于此者矣至其徵收之
銀則以一府佐之應明者司之各縣徵解藩司發所司府佐備
夫每月造冊分繳督撫藩司嚴其用否查其存留互相稽察而
所司之府佐于每驛鎮馬頭街繁之處各選夫吏一名凡有往
來各官取夫名數明填夫簿皆于總數內支銷清其夫預在
貧民願充者報名入冊有事支給夫銀無事自食其力不病公
而又不病民何倖而不行之此議皆為粵東言之而粵民之苦
觀此一節禁可知矣

說
卷
後
南
雜
記

粵中派夫有二種其一謂之均平各里派銀數千兩徵之縣官需
夫官發銀以催夫之多少官任其需竊其一派之里下夫之多
少里下亦值官催發夫票而已然一遇差使正夫之外不見多
派餘夫相沿已久亦不能盡革也
唐化鵬又有請百峰山花田立縣條議似宜徵花山創行之并錄
于後議曰為險峻久作賊巢要害空立縣治以廣幅員之版上
蓋 圖謀以耕者賦之田不獲盜糧以獲通逃之稅免懸缺額
以法守汛之兵裁省輪轉總十縣之寇安全廣之民事藉招徠
之饒男物莫大于開鑿等之廟堂策莫急於彈盜賜食餼番禹
原得新會伏瞻廣東全省情形五嶺隔于中原三山落於天外
正荷嶺聚盜賊先舉旋動旋生屢經屢戡良由川原險隘山海
阻深若觀終之藏砲如聚髮之養其其故要害者無如番禺縣
花山之車頭不新會縣大小官田之百峰山嚴密警備草木畢

花仙嶺南雜記

營內為賊盜據賊之區而為地方百姓之害者也然花山雖曰賊盜區猶與省會相接全省重兵住別羊城相去不遠可以朝發夕至隨有爪牙相制之勢今已提督治惟百峰山之險峻遠絕十倍花山相去者城為地頗遠屢有警發卒難救援蓋因其山勢接連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三水南海順德高要高明十縣其峰有百餘回百峰其中一十八寨莫不怪石奇巒懸峰險峻難於登攀奇峰巒疊木布滿其中或處茂林一壁似手無路或源水為洞入水方見有明或山形如磨盤峻無梯或峰勢如雄下臺上銳一大當關萬軍莫奈自國制定崇至今屢出為地方之害致煩王師連年征剿如賊首山官七余亞林劉保等相繼被武殺一賊首復立一賊首連年累歲未見藩平盜案如

之

之中又有羅漢山亦極險峻亦為賊之窟穴與大小官山相為犄角賊由大小官山行劫諸縣必以羅漢山為駐足之所行劫已竟然後還官田而勾連二縣之歹徒復散而還之各鄉村賊首方復八百峰各寨是大小官田者實居百峰山羅漢山二寨之中非唯為百峰山之門戶而又為羅漢山之咽喉實諸縣之要害害者此誠能於此建主縣賊則土寨之路徑不通賊難潛深山不能勾連二縣之歹徒以聚眾賊既無處必不能行劫不能行劫則雖處險固必絕糧食是百峰山羅漢山特孤島耳不降則於平是說也則告於前無軍焉公嘗於暮中熟審之而於前無軍余公亦曾主縣議會二公用兵之際軍與秀午未暇舉行今幸上臺廟謀成莫須臾以謀明通復來較若利肩設兵大小官田不道特而賊巢頓空首目盡降此其明驗矣余或餘孽未盡尚小行劫計日可俟礮質耳然設兵重鎮雖可制賊但遜將提兵尚顧征調勇費糧糈更費輪轉且調遣不常有兵未賊去兵去賊還之患不若主縣設城縣官控禦城守駐防文武維持人煙綢繆以民為兵以耕為戰城地方一創永年百姓一勞永逸久安長治至利而至便者此其利有十其便有十請為執事陳之設城立縣新主新民生齒日繁雖平日辟百貨日數開羅漢山土場為版圖其利一也官田設縣上控百峰山下制羅漢寨盜賊不生五縣之民安枕而卧不見兵革其利二也盜案承絕民無告訴不累各官考成其利三也山谷水邊產場耕地利盡入升科土產固課下保民生其利四也沿官田一帶盡為

花仙嶺南雜記

膏腴者為賦耕今是民種民用饒足不齎盜獲其利五也五縣
地方近官田一帶田土民多畏賦不敢耕作田既無收地欠糧
未以至缺額今立縣治民不畏賦田園盡耕通曉盡復五縣之
民國課平完其利六也官田縣則之兵馬馬匹動以數千糧食
轉輸亦以千計糧食勞急為累兵民今立縣治人盡為兵兵
可法于交稅急調運不煩其利七也近官田五縣熟田民所現
耕者有等奸民事同書吏不無有或假報沒賦或報苗陷或估
畝外不納國課缺額虛懸今立縣治吏民復稅不違者許別人
告承奸民無所容其說適其利八也近賦之民向倚於為提不
無有將貨物出吟通交海外莫可稽考今立縣城文武各官控
禦防守奸民不敢越吟與海洋相通其利九也上商之民教辦

葉金嶺南雜記

惡頑不和禮義今立縣治選五大縣廉治附之秀者移入新縣
設立教官社學長鄉正等職以持耆耄明孝悌山商之民漸知
禮化人不為非求絕盜匪其利十也既有十利當即舉行但惡
說者謂忽立縣城所費不貲動庫朝廷金錢難以卒舉不知
更有十便立縣城不費公帑而城工主地者為執事請再陳
之縣城建縣首領人夫新建之縣所劃地方及新集居民動以
萬計按籍而役之人不過三月以遠適使民其便一也又夫兵
現駐官田既坐而食可以按冊而役數千之衆欲有所作事不
索謝水運而辦以兵馬夫其便二也縣城建縣次須材木沿山
一帶樹木叢鬱既有人夫取而用之不須更市材木其便三也
縣城建縣又須磚瓦大小官田之上其性墮強堪植為茶林

本諸茅折又燒窰磚瓦可成其便四也縣城作縣終須用附近
山一帶五縣田畝舊苦於賦不能耕種今為縣治民土可藉近
山之田每畝盡助工築款原非強改其便五也近官田一帶
鄉村皆苦於賦夜非不妄燒窰窰息今立縣治各事太平於軍
調之夫每名量出些須以助城築其便六也新立縣之地其田
膏腴若有志承每畝量出公費以為工築其便七也又各縣之
花戶欲折為里長戶現今紛紛控告如有欲自花戶折立為里
長戶者移撥新縣各量助工築其便八也又各縣學之廉俸附
於自地大縣移鎮新縣學宮以圖出身者亦量助工築之資其
便九也又五縣之紳衿富民皆苦近賦鄉村田土畏為賦害今
立縣城排疊里居不憂侵奪技海義興以助工築理應樂從其

葉金嶺南雜記

便十也有此十利十便宜立縣治也必矣而或者又曰各縣之
局員久定宜室更改歇爾不知難與處始者細民之隨機可建
非常者大人之室強則有立縣成竹請得吏指畫於執事之前
可乎回到新會之近大小官田者一如割開平之近官田者二
都而人劉新興恩平之各一如以還開平如此則新縣既有三
都入招集諸縣之貧民以實大小官田新建之地更立新都則
新縣之主儼然與新會開平新興恩平新寧五縣並立而為六
矣此萬世之長策也宜一特之利便故者從化之建建自劉
忠安和平之立出於王文成使司馬有羅定之域陶三廣劉蔡
一十三縣又如新興之築於洪武龍門從化折寧之立於弘治
三水之版於嘉靖新安之建於隆慶前事可師文冊與圖戶祝

祖五兩燭至今典型不遠德之欲安十縣之民必熄十縣之寇
十縣之寇熄而全唐之民舉安新上無矣為此敬其條陳并繪
地圖一樣二本特請督府兩臺會同徵請伏乞通行所為會詳
中請會照具題則新縣之立廟貌千秋長奉尸祝世世不朽矣
十縣之民幸甚全唐之民幸甚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順治庚子廣州有白狐數萬欲飛于空中自南而北有方行軍者
焚香拜之飛下近處兒童彈笑之竟飛去有為之賦飛狐行
者余于友人詩中凡之惜其詩不佳故不錄

粵中水塘宵更禁五鼓後而鼓而天已明矣相傳禁五鼓則潮水
泛溢此亦悠謬之說廣城中仍五嚴也
南婦女多不嫁及其夫大家富室間則雖之婦婢俱赤脚行

說俗廣南雜記

十

市中親戚德道盤查俱婦女體負至人家則袖中出鞋穿之出
門即脫置袖中女嫌有四十五十無夫家者下等之家女子嫌
足則皆裙屬之以為良賤之別至于惠州水城門外婦女日日
汲江水而賣大埔石上豐市婦女挑鹽房本往來和議在夫過
山輒以女應紅顏羞此真在露襟中矣

粵俗民家拜掃復乘上俱備白紙宗族戚者雖知積雪霜明尤咸
粵東未設鹽院之前以鹽市提舉司監之咸行鹽二萬七千四百
餘道咸徵鹽課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六兩有奇向于里民排
甲設富者報認鹽商又有水客洋商三分因身無李韓士慎題
里民以包賠請豁新次招商不分水埠總以能銷引辦課者未
遠充商先納課一半往場買鹽到省過關驗放至各埠銷賣每

鹽一包漸加銀六分計每引外加課四錢八分又於竈田每畝
加銀二分三分五分不等又淡水場之沙田地場產鹽甚多倍
加銀三錢二分零共加課銀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潮州二十三
年未經詳覆正在議加大約粵省鹽法其興已極自運海得獨
之時淡水等場及平山等處多有薄鹽土稅額占鹽田販賣貴
賈私行私鹽近雖禁止驅逐清理鹽田歸還寬戶而大吏官商
借商人出名銷引自發本委官各場買鹽占各埠於朝廷
國課雖無所損而商民之利此抑于學所謂吏而商也至于
行鹽雖在內地而海上運橋捆載通洋私販此又利之尤厚者
至于小民微苦或至海濱候潮退拾魚鹽課販之屬巡海兵丁
往往殺之此官之所以益富而小民之所憂困也運康熙三十

說俗廣南雜記

二

年兵部卡律三畏徐陳興國省特是巡鹽御史為州各衙門
三品以下皆得點差不用臺臣矣

而廣自設鹽院鹽道分司以來特以重革運鹽估署之弊通商格
國法良意美矣然不數年而鹽課缺額至二十餘萬鹽道以商
人亦貧窮課將潮商望草所以然者朝廷集官估而無官不
行鹽業私販而無地無私鹽禁旗下令要來歷不明之人而據
人派稅官商估牌橫行無忌蓋利之所在後給收散凡向人之
業皆官之業凡為商之人皆官之人各埠鹽肆即軍作亦斥逐
舊商偏佈親戚內丁以開市利不念真正商人承充有貨肆咸
有費每年各鹽政衙門公費有費令一旦革去旁觀未予鹽本
盡失控訴無門怨聲載道而鹽政於是乎大壞矣康熙已卯庚

辰潮商史案尤甚

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西撫彭韓賜示為東省官鹽壟斷兩省案悉
滯陽等事而聞西省月下鹽價每斤銀二兩六錢分計而西而買
每兩錢十二大樽水和泥只有七八錢奉都院按日買食合西
三歲晚得一斤不都院漢食何必言然知小民疾苦何本月十
三日提到東關查以核將各銷鹽如洗斷變已逾半月舖商
俱無存貨皆謂鹽包得些筋而用之製鹽查本月准前
院批指西內關留商程永和承充桂林埠商在案相和三月款
意違督領提高價索困民應引誘餉款者實相困也應通鹽
廳絕口不使奉都院與開使以混示塗備耳日本都院下奉以
米每日食鹽買辦價二分五六厘不等而鹽道猶云詳定二分

說餘 嶺南雜記

三

某猶在辭夢中乎鹽道含糊顧奉都院雖欲不言得乎按
本朝律照官員若將自己物貨散與部民及低價買物多取貨利
者併計餘利准不枉法論貨物價錢一併入官給主令官而賣
此之而高也官賣更商賈高價之販窮民貧戶亦無鹽之望計
准餘利雖難不枉法奪鹽諸情則此強奉當窮鹽奉印為制
弊應介但鹽政非巡撫所該知而棄壞其此不得不大發疾呼
祈當咨明鹽院應照主裁云云

海邊寬戶燒鹽及鹽田晒鹽之人俱極貧極苦無家無室以蓬席
為若藥衣草帽官商與之買鹽量給鹽奉若欲得十金之本中
負擔而去不知所之奉此奉從無積累隨燒隨賣糊口而已其
所謂窮民無告者今况每畝每桶增加寬稅此輩愈困所謂極

意正所以協商商正所以裕課也

陸廣州五十餘里為南海而歲時有司致祭廟外有大榕樹二株
相並狀如武上餘交結為門必從此而入廟柱宏敞有銅鼓二其
一徑五尺餘刻鏤精巧其紅斑駁叩之淵淵云是漢以前物其
一徑三尺數實俱劣乃宋時物也歷代論祭祭錄到而庶而最
梨碑獨高六碑陰及兩旁刻皆滿
澳門離香山百里向在嶺外止小從海濱發史如蓬蓬入海中
有城皆戴子所居無漢人雜漢該嗣以積人口出入其地不產
米皆運來供內地運出城中有西洋官署如侍郎署亦大書
件在內供用城市其俗異人以蒲帽為帽凡內地所用屨系香
頭穿軍靴味則飯粥紗羅木鐵控玻璃種種洋物皆與之互市

說餘 嶺南雜記

三

向海禁甚嚴止許有挑獲許小船運載澳關係布政司委三司
官領及一千總轄之少收其稅甚有利故該縣營令通詳設立
海關則利歸公上矣
澳門官亦未轄其轄方長如總官從頂蓋上出入則仍以頂
戴者之四人其之止則羽蓋級以出其傘用竹葉編成白竹為
柄一人執傘前導一人負一板箱二人執長槍以從其餘儀衛
簡陋可笑

離澳門十餘里名十字門乃海中一小形如撥指中多走港通洋
往來之舟皆聚于此彼此交易故有時不必由澳門也
肇慶城臨江江水自西粵來謂之西水每歲夏秋間濤雨連日則
江水暴漲漲屋屋城中亦可行舟乃家咸門以抵之城外江口

又多觀風月時作餘屋板木於其具吹倒制府亦干勢如一
截建泊舟者見此風起則立開至對岸山均每四五月而水發
時粵西大山深淵衝下孔雀雲及毒蛇毒虫紅蚯蚓等惡水由
封川德慶繞而東來如黃河之濁飲之腹腫悶脹所謂瘴毒
也必用白礬雄黃澄之毒少解唯十里外靈山寺泉甚佳各衙
門日升數之否則西門外梅菴井泉為惡
七星城在府北下有深淵深淵仙室真區以去即甚遠而多
名勝群族必及題詠甚多上有斗母宮并星源書院祀本朝兩
典制府自築公文庫以及吳公典祿廉熙庚辰制府王韓琳重
建屬予為記

七
星
城
在
府
北
下
有
深
淵
深
淵
仙
室
真
區
以
去
即
甚
遠
而
多
名
勝
群
族
必
及
題
詠
甚
多
上
有
斗
母
宮
并
星
源
書
院
祀
本
朝
兩
典
制
府
自
築
公
文
庫
以
及
吳
公
典
祿
廉
熙
庚
辰
制
府
王
韓
琳
重
建
屬
予
為
記

聖天子膺圖御寓大道以成厚澤深仁光被四表同辭之所冀其
筆實之所未步同布重輝特音歸厥入貢其有星雲之外絕島
之中侍漢鴻願從我類行

天討所加即日殄滅矣朝建臨三皇五帝以未舟車幅輳之慶未
有如今日者也若夫疆域之內名山勝景聖賢廟庭金人古剎
宦家

奉典紀幸或

賜宸翰標題實為千古盛事以故香歇懷柔河海致雲鳥歌草木
皆得逢生向崇典義高厚之祇欣欣其育於

聖世獨歎哉惟是兩粵分在南服去宗師萬里如單浮棹嶺南
秀甲天下而信安為東粵上游山自交陸銅柱大庾茂嶺蜿蜒
而來水自南嶺柳江潯江源流而至為海疆與區而星城則

尤據一郡之勝其上為崧臺其下為石室南紀即治米則獨石
西則仙掌北則金沙水源自北山繞流而下為深淵崇崖肆
實洞穿藤仙井龍床芝房孔寶厚臺珠翠巖間派升莫能殫其
勝藝矣惜以險遠

聖華之墟陳天章之輝耀遠罕及焉然其形勢亦兩粵一都會也
前者逆藩得亂旋就蕩平而民當橫征暴斂之後生計窮蹙難
休泰有年而元氣未復

天子英然念之乃命制府大司馬石公閣府於茲十餘年未生之
育之養之覆之化行俗美土物心典與內地熙攘之風無以異
矣

說
餘
廣
為
雜
記

皇上以兩粵之民昇之我公而公仰體
皇上愛民之心以為心不離憂其民凡肅史載兵樂文化俗典利
除弊殫厥心力伏養盡消宵行無忽使兩粵之民爭自濯磨不
敢自棄於光舜之世飲食作息雖俾知也茲星城講院之建公
因舊址捐俸鼎新奉前制府自熊公以暨其公祖且其中役不
及民費不糜帑歲時月朔率長吏百姓讀法於此而政理之暇
時與屬僚賓客餘燕游賦詩言志百姓見賢從之咸懷題之
美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成請奉公像位於其後從民望也在
昔其公使香飲水包公不持一硯清節高風與公同其不朽使
後之公臨於茲者知公之德澤流被兩粵如是之深且大也豈
止備遊觀之具已哉方將之羅浮園挹星巖之勝值講院之落成
成且于公為猶子行承公之命不敢以不文辭因泐筆而敬為

之記

肇慶南嶺自河頭至交趾皆用歷代古錢萬州郡邑民多藉脩不
事生產米一石易古錢三百文若歲歉價至五百便饑荒極矣
典男婦女以償官逋習以為常

端石出肇慶府於羊峽東有上巖中巖下巖之別有水坑旱坑之
分舊時坑之目上宋時舊坑包公所謂不持一硯者今亦
無所得石矣其石之精麗美惡人人聚訟皆由身不至端溪以
耳而目此偶使和定竟莫能辨真石也彼地唯一僧及二三武
弁護之器以前當事者開坑令其監督日與土人石工及好事
收藏者講究故能吟識其梗槩也大約不論石之大小服之有
無以細潤老嫩者為上其發墨與否久而復貴初出未有不發

說食 嶺南雜記

石

墨也造為種種異名以炫遠近古無此也其眼亦不論大小以
層次分明色澤潤滑者為佳藏硯之人故自矜許掌大舊坑非
數十金不可致至于城外廟前碑中所書者皆屏風巖旱坑之
石價極賤即新坑亦不可得矣余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資故
不能言硯候官高北固齋家游于端溪值開坑考訂殊確著論
一篇可謂善言石者矣錄之于左

端州分野直是紀傳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
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為百川下流云終羊峽眼即東三十里末
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玳瑁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
文忠稱為寶石蓋東四粵秋與之脈所經隔也末至峽十里為
大堯山皆牛毛細皺宛如畫境峽山青奈對峙江流泓渟瀾似

龍 嶺南雜記

石

巖潤峽石雖凡十一北所坑曰阿婆曰白婆其石皆微潤不
鮮佳者亦有失徐發蕉葉白可觀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
密澁如虛眼大如螺若人張目恐恐無神真賞家以此辨定碧
熟長針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符十二三點十數熟者梅花坑
在峽外三水境中峽行其岬南山均有洞書宋治平四年蓋太
監魏忠重刻土人名曰礪仔坑其石中之紋冷火磨龍得旁
有塚相傳其時胡朝中虛廟開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墓
其屍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
西上城水洞隔裏曰朝天巖坑上名山其石堅實不能磨礪火
捺紋密結不運若環玦若嬰壁斜紋及燒損凡案處蕉葉白已
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
蕉葉白者礪後為屏風背其石本如壁猶肝膽于近日宣德
歲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勢駁水巖今不可得礪仔
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久未有
小山圓阜下為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
池市箱內官監太監李鳳閣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千
圭寶石工裸身盤膝背燃火棧繞螺旋而進入洞而博有洞
不測先後以石開水鼓急轉而折不則墮落洞矣正洞容工一
二十人緣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約四人二人運鑿二
人仰卧膝前置礪盤膝于胸以獨之不能坐立捧令容七鐘且
十四人矣取石一人東三洞正洞石上上東洞次之西洞又次
之上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淺滿如處飲曰燕姪

其質微遜中庸常有翡翠雜粒中庸大綠紋雜葉白其純品更
承鑽青花及眼生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層鵝斑
紋成魚珠或如蟬涎亦有眼眼中雖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有
蔚藍者青色可餐不一見下此為成版石云中庸下層大綠紋
如胡底有起散者為尾若刷絲縈繞尚未能成大富錢有也白
余錢大者石上上理然黑也曰鐵條如胡曰成涎皆石或蓮葉
白或下四旁必有大綠紋掩映舊坑故潔此坑素近坑中雜
小青花也奇花上品若湖江細碎朱碧瑩然結縈隱又如魚
兒行背花胡類如石花策者石工稱為半紋品中中三則眼
各其正湖眼亦謂如珊瑚島目石眼眼紋土策者若家才其眼
分別亦足賞東湖眼碧色散策對之矣英射人曰鵝鵝眼圓正
則皆者不易得他湖偽一有之而湖眼其圈樣一泰如鼓三湖
口正湖下層第一八手溫湖柔纖有生氣鮮潔清麗厚之與墨
相親摩安心動東湖兩側深處曰飛策眼其石有紋曰黃龍斜
巨石而工指為瑕正洞亦有黃龍紋得湯如雲氣如薄羅亦移
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畫乃可取正洞此潭底水深不可
引時有鬼神東湖程頤反水工列小童長貌舉杯勺楊水木乃
洞以故開坑先引水則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
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此竊盜論其屬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
未幾俱罷去崇禎末窮人熊文煥總督而廣日指作蘇萬邦廣
石工于江西鄉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不亥後守禁罷至
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庖理繁伙拆裂宋元明五

百餘年未別也大抵石理日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一就
成說要以老坑具研安者為定于至瑞州惟開坑所見三十年
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欲其說各據所傳予既素身
親古人未嘗不見開侯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
真蘊小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
之處爰述于編庶幾後之君子親覽實藏知此石實宋漢之鐘
萃三江五州之榮衛庶可以小愈于真宰也陳恭尹跋云硯之
用發墨不損毫二者蓋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
非硯法水礪不知此化硯礪則雖墨細則惟墨水礪則不然玉
肌膩滑不指手弄水研墨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登整
者其磨石也備甚以此硯至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為研
之數水最常少於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開發而特墨竟日用
之則發角於房反張唯水礪可見此病礪以他硯易之頃刻不
磨其若矣硯礪之木漆冬極寒他硯常水而木礪獨否其也數
妙雖使權機無失猶將拂拭用之以其體質之異于石奇而更不
可摩窮豈南離文明之德獨尊於端溪耶固齊所發劍所磨鏤
已無適義然度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氣韻頗奇發足亂
真不深心識別鮮不為所眩惑亦有出自水礪如開齊所云精
華日盡不能一就成說者居大約說曰子常提石語一篇言端
溪石頗詳核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剝為硯固齊家瑞州蓋得
三洞之精臨詳探盡亡大淺神理俾終半寶藏一一勝肝如見
美惡特粗莫能測察自宋以來罕有能言及此者真瑞溪之幸

也因齊來位開統所凡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不如荷國
慨夫大明之璞一旦割裂無遺天地其廢山川元氣漸多竭也
不數十年此兩味將成陵谷而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榮衛無以
復完恐為斯地之吳晉焉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

自季至終路石夢西即有樂奏之習婦人四月即入水浴至九月
方止不設客舟男小時亦相雜古所謂男女同浴于川也然大
約徑徑山房者謂湖中土人將飲此者其婦女則各各帶衣
獨其私不忘雖觸其乳則怒相擊殺以為此乃婦道所分故極
重之

羅浮山在博羅境道其十八洞天之一有觀觀為洪二真人仙蹟
蘇東坡云自前頭至羅浮十五里有所羅浮山示于過詩余過

羅浮山志

示

石龍欲取道羅浮連日大雨不獲往從博羅王公君乞行羅浮
野乘一舟舟中結閣以當卧遊得詩一首次陳白沙韻

玉京在人間有詩云玉京本有羅浮路仙人邀何許白雲求深處
處開卷四百有詩云玉京本有羅浮路仙人邀何許白雲求深處

惠州東湖亦名西湖有蘇公堤乃東坡出上賜金錢所築湖波渺
涵山水環秀彷彿明聖湖風景白鶴峰下東坡卜居于此有上

樵文公約白鶴書院晏朝雲葉在東湖上有公如亭已廢歸善
林令君惠蘇文忠公寓惠集西湖志得絕句四首 偏作三千

里外選扁舟秋老過羅浮兼句白鶴峰前佳境勝曾無好句酬
高惠詩文千編讀西湖圖誌百回看人間何處無山水自有名

賢即改觀 手披荒草吊湖雲千古長留夢幻續解得六如剛

西句死生悲恐不須分 孟冬猶熱想清風嶺外春秋尚不同
自喜輕衫腰脚健與人陰處動扶筇
惠州人死未殮親人至江望水龍發投錢於水級而歸俗以飲
此亦實風也

潮州府城外廣濟橋跨漳江上俗名湘子橋廣二丈長一百二十
丈南北俱為橋址不為梁造舟二十有四為浮橋廣修廢圯
康熙甲子兩廣總督吳興祚捐銀二萬重修兩粵船必由
此橋聖驗

韓文公廟在韓山不甚高有大筆峰峙其上廟亦摩崖通味號
少有碑故片俱無惟少子庚辰仲冬至潮有揭文公廟詩
何清文公文神位使願願藉和愛詩惟公乃儒學文章固起家

韓文公廟

至

詩篇七年華刻序去青鬚心誓日開鑿運思入微茫脫藩不可控
高節萬里濟清湖九天臨展魏存古風齊保真魏觀為體統流
治元音漸渺遠苦勛出藝較開闢見荒度元和詩格精五張於
犄角不無宋元製鑿已遠輕薄公生元正復斯道而先亮天不
生文公日中成每魏光齊傳精一非公孰與說原性器然
唐無此作自公明魏統程朱紹焉其功在萬世名與常即若
當時或佛老朽骨勢業均一表此魏統程朱紹焉其功在萬世名與常即若
陽摩鵠不取虛先生行趙子卿校典禮樂若潮有興瑞雅公制
之環若潮有梓材維公勛漢斯迄今海濱士誼誦至京洛廟貌千
載餘想正馨望寄我長壽鰥漢遺蹟儼如昨公門久私取再拜
焚香漢葛丹與黃文叔榮統領酌有唐第一人過字實無誤

翔丹霄鳳皇顯天賜鸞誰歟齊公者消滅隨墳塋茲山以公名
特立恭壽教壽域有時溯此山終不剝

鱣溪一名惡溪又名惡溪唐宋時有鱣魚為患其物似龍無角而
黃色口森鋸齒四足修尾尾有三鈎柱刺過人畜以尾擊而食
之鱣之運尾猶象之運鼻也生卯甚眾或云龍之屬今溪中
絕無此類人亦無有見之者人但知大公為大無鱣魚盡徙其
族不知宋時其害未息咸平間通判陳克佐捕而烹之有鱣種
魚文錄于左

乙亥歲于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訓長鱣魚事以誼
之後人聞其為之贊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
之道不為妄也明年反即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疏黃張氏子

阮翁 疏黃張氏子

主

年始十六與其母湛于江渚倏忽鱣魚尾去其母能之弗能救
泊中派則余之無餘予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
不得賞不濫海內外周不舉俾臣輩草木格如也鱣魚何恃
焉而肆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為之思也命縣令李公詔郡
吏楊勛等小舟操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穴深
淵游鯨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予則不然復之曰方今晉天華
土靡不臣妻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分晦明風雨弗欺適也
鱣魚恃遠與陰毒滋民物律殺人者死今食人也又何如馬
昔昌黎文公拔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鱣之有知也若之何而
進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于當請於帝賜與鱣魚
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是日乃獲網輒止伏不能舉由是

左右前後力者凡下夫之出以誠其物誠其足繼以臣舟順
循而至國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
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
下水中或見其隱伏潛歸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悅今二吏
捕之猶拾芥焉實古今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嚴於民公之
令嚴於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於臣等乎大恐室王者之威
刑焉予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公嚴之於前小予獲之於後不
為過也脫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斬其首而烹之辭曰水之怪
則曰惡今魚之悍則曰鱣今二者之不可不度今張氏之子年
方弱今尾而食之則為虐今僕母氏何從今予實命吏類
新作今署而弗去道將索令民畏惡之民民樂今赴赴二吏行

阮翁 疏黃張氏子

主

新得公為壽見阮而將分獲而獻之俾人樂今為鼓琴奏春
而新今而今而獲其壽今
先生字希元閩州人進士及第咸平二年以開封府推官言事
忤旨降職判潮州修文廟建吏部祠率州民之秀者就學時經
魚復肆虐先生命吏佐捕而戮之作狀報文其志遠絕人但
知昌黎之驅而不知希元之設其功九烈尤奇故錄著之
潮州燈節有魚籠之戲人每夕各坊市皆鳴鼓歌樂與眾師無興而
來奈歌尤妙麗嬌童為來奈女每十二人或八人于竿花
簾連連而歌俯仰抑揚備極妖妍又一小童者二人為隊言擊
絲燈綴以扶桑茉莉諸花來女連環止上常觀隊首至各衙門
或巨室唱歌者以銀錢酒米自十三至八十而止余錄其

歌三首有曰二月采茶茶祭芽妙以雙雙去茶姑茶姑茶姑
采茶不歸多少早還家 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中
兩頭繡出茶花茶中央繡出采茶人 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
田健使半忙半忙茶花黃綠嫩米未行茶未苗香頗有前婆子
夜之道

潮州大蘇堤庵多宮為王麻風院如春濟院之設也在鳳凰山上
崇祿廟者其中殿以口徑有麻瘋頭治之其名亞到衣冠濟楚
然能健者人家寄書而之事瘋人相率登門索錢索食少則罵
言必先賂亞胡末片紙粘門瘋人即不敢肆院中有井名鳳皇
井廿兩龍愈疾瘋者飲之即能不發瘋由如常若出院不飲此
井即仍發矣入院將者瘋頭轉設淨舍淨器以款之其中男女

祝祭 嶺南雜記

古

長成自為婦匠生有知帶人瘋女飲此水面日倍加紅潤光彩
設有盜徒犯之次日其女宿病已去翻然出院而登徒從染其
毒即代其瘋不數日肩臂脫落手足麻痺肢節癱瘓而死矣
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而面尊曰蛇天大帝龕中皆蛇也欲見之
廟祀必致辟而後出盤旋殿前或倒懸梁上或臥以竹竿承
之蛇縱糾結不怖人亦不禁人長三尺許齊聲可受聞此自梧
州而東長年三老尤敬之凡祀蛇神者蛇皆戢戢其家甚有問神
借資者

粵東尚巫信鬼故妖成之物得以禍福人蛇神不獨潮東莞亦有
之同年間學陸義山崇有神蛇巨
戈成之歲余入粵時于東莞偶行市中見有門院綠帳內作蛇

樂者史童男女雜香于門語俚偶唱不可辨而入者咸有驚
異非常之色出者如膽禮天帝廟旋退而不敢忘瑞膚之狀心
竊怪之隨眾而入見庭中鋪設屏障几案樽俎甚備香劑郁郁
燈火燦燦樂者列兩旁鼓吹迭奏几上供一磁盞盞中小樹
數株有小青蛇蜿蜒升降于樹間長不及尺大不逾小指一身
兩頭頭相連頭相連四目二口兩舌並吐綠質紫變主人鞠躬
至案左出以次膜拜句越次不惟主人正色約米時皆惟
惟命令怪而鞠之云此卿有雙忠廟廟祀忠臣之同時而殉節
者此兩頭蛇雙忠神之使也凌雲而飛忽然而至所至之家必
虔祀之蛇忽然去則微所祀以歸于廟如是獲福不且有大答
海口天妃廟碑記每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日海水伏流可度

蛇神 嶺南雜記

室

而長年三老熟于海勢風信不敢妄開康熙乙丑有一三司有
領署篆境邑任意開船船戶苦諫不聽未及數里全舟覆沒同
年李宏洲縣尤有風蛇足錄於後
風者天地之翕闔山澤之鬱蒸餘而成穀日箕月畢之占而米
久矣在中土崇山大川風至不時然多和徐惠暢否故後木賊
山之風歲不常有獨大海之中颶颶一至扶搖覆舟而人之性
命隨之復之冒於海道者設為占候之法以定趨避或按節序
或辨雲日或察草木十取九驗精師漁子固不通財外洋風信
清明以後南風為常霜降以後北風為正南風北而順北風烈
而嚴南風時發時息恐風不勝帆故舟以小為速北風一發難
止恐帆不勝風故舟以大為穩海中之颶四時皆發而秋夏為

多所現之象如虹如露有風無雨名為觀母夏至後亦有北風
必有應信風起而雨隨之越三四日應即係來少則晝夜多則
三日或自南轉北或自北轉南蓋夏時陽氣司權南方之氣為
北風權營營極而發遂肆橫散其肆而北也因此風未達南風
即起北風之勢仍復衝決必候有西風其勢始定然後行舟土
人謂正二三四月發者為應五六七八月發者為應應悲於應
而觀急於應應無常期應經旬日自九月至冬多北風偶或有
應亦縱如春應船在洋中遇應可支遇應則難甚蓋應散而應
聚也

附錄應信正月初四日接神廟報名初九日玉皇廟此日有報
報皆驗否則不十三日開王廟念九日為狗應二月初四日白
報有不驗者

說終廣南雜記

三

附錄三月初三日元帝廟十五日真人廟念三日媽祖廟即天
日真人報多果四月初八日佛子廟五月初五日屈原廟北
媽祖報多而十三日亦曰關王廟六月十三日彭祖廟十八日彭祖廟
四日沈沈龍廟四日皆大應句十七月十五日鬼廟八月初五
日大應句九月四日九降日風送發不常十月初一亦大應句十
八日彌陀廟十二月念四日送神廟多有風送發不常十月初一亦大應句
高州府春時民間建太平醮多設廣酒於門巫者植土神疫趨以
次檮祝御焚醮來行而去神跪康王不知所出城南一帶春日
多獻饗之戲凡婦女出入俱攜竹篋障面其庫則有翠羽金鈿
文體赤豹如有梅樵虛南北高貨張此矣易

高州婦女多推髻跣足每入城市負小兒以行兒即于背上掛

高州除夕元旦各公署俱有鼓吹謂之衙街門後有蠻人裝獅子
跳獅為戲元宵城南燈市甚盛每隔五家懸一燈棚以竹為之
扁口與燈街紅燈其下多用雜色紙糊糊燈剪紅白絲綴成玲
瓏高燈燈光彩奪目魚龍之類皆不足觀
化州治後有石潯江中留之龍尾洲州治處左偏有石微露謂之
龍背有時鳴吼明崇奉八年鳴三晝夜州同知楊崇生予一清
有鶴胎之異至今州治早晚必鳴鼓角若一日不作則則石龍
端端而動矣

化州仙翁相傳仙人羅鍾植摘于石龍之腹至今翁存惟此一株
在蘇澤堂者為最清其標次之紅樹又次之其實非摘皮存肉
酸不中食其皮瘡為五片七片不可成製治痰症如神每片真

說終廣南雜記

三

者可直一金每年所修衙例具欠報明上臺局斯督撫差視隨
照同保摘批製官斯土者亦不能多得彼人云凡遊州治聞譚
然吏徒者其皮亦在故化皮膚者多真者甚難得
茂名縣以仙人潘茂名得名晉永嘉間潘仙修鍊於此白日冲舉
郡城東山猶有石船龜窠遺跡
電白縣西三十里有熱水山秦始皇置為溫水郡今廢山下有泉
湧出如沸粥
誌傳雷州府有雷公廟每歲鄉人造雷鼓雷響雷車送入廟且禁
魚龜同食立有雷震又傳雷出英雲同秋日伏地中狀如蛇或
取而食之皆訛也今府有雷山先有陳姓者雷雨後拾一巨卵
傳小兒長而仲雲其子孫皆陳姓聚居山下左廟此山歲時守

今觀往祭之以為常典非富神也況自有天地未即有富貴至
此而始有神乎且在覆載中者無地無雷豈獨神於廣州乎日
月風雲雷雨之神皆天子得祀之何得太守獨祀雷乎蓋神與
山川名雷若如前說則高州有電白縣亦當祀雷神乎
康熙十三年六月廣州海濱風雨甚厲有龍在海面往來闊弱海
水頓漲成大洋兵以砲擊之一物從空而墜少頃水退沙際得
一盤高三尺餘闊二尺餘鑲紐龍首為砲擊碎取應寺中擊
之地方無其事遂不敢擊置之府學中飾身小說雷致精工異
言未幾雖擊不知何代之物而出于海濱雷亦無從可考
珠沙在廣州海中取珠人泊舟海濱數十所終天氣晴則萬里無
雲同聞至此處以鐵杓墜網海底以鐵杓撈井汚網舉而入舟

說餘 番禺雜記

支

舟灣於岸取而制之皆凡珠也偶或一舟得寶珠即有片雲如
墨風波陡作必舉而棄之始免覆溺然群舟之中不知何舟得
寶珠成棄之數十舟皆空手而回否則片板無存矣其蚌圖而
底平與內蚌不類
堤為德庄十三州縣抵慈海外中皆深山皆如五指山小五指
山皆黎人所居其中不過五六百里而沿海數千里州縣環其
外州縣之民皆漁釣稅黎人散出奴舍自古不奉王化康熙年
間總兵吳政曾深入重阻征服生黎內列十一大寨據其險要
黎人畏威懾伏遂設一州十縣使生黎皆歸版籍奉 旨下
部議却行兩廣督撫議總督石公以為不便而止三十八年
廣州文武官屬從黎採香藤花熟紫檀等物入令開金鐸日索

其全而入告辱之于是黎人王鎮邦倡亂率半傳箭殺吏兵據
民人皆提題奏差遣即待即凱音布同督臣石公撫彭公容
審將王鎮邦王益東王仁義那言那佛立斬梟示文武地方官
泰革重處有差黎人頑梗終知時險抗拒必大創之終遂即縣
乃為治瑛長策否則叛服不常豈有十年不亂者也
瑛俗甚淫外江人家於此欲謀得婦者瑛人必先問養漢耶漢養
耶如漢養則女無外交而平日親事往來饒送女之飲食衣服
皆取給于男所費不貲如泰漢則交聘之後男才坐食其衣服
甚豐往來饒送諸費皆出于女而不待禁其外父生子則獨以
歸生女則隨母得與不肯就海也
廣州大志祠祀文信周天祥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兩應祀同

說餘 番禺雜記

元

時元節諸臣東應又別祀勤王義士伍隆起全節祠祀應元楊
太后又有國母墳祠前有奇石如屏舊刻元柱國將軍張弘範
滅宋於此明廷按檢瑞易刻曰宋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死
事於此石位湖路趾出牡蠣樓其四旁男婦持器狀如芥長二
寸許款取之人有荷鋤掘取蚌蛤于泥中驚驚從旁爭奪其餘
無驚懼意始信野人狎鷗為不誣也
粵有雜種古長沙縣中五溪之蠻生齒繁衍播于粵東而多黎姓
自云黎黎之復言語俚偶雅結曉足短衣環湖依林而居以砂
仁莖芋樹漆皮藤為利刃則人他徒無儲蓄悍悍生能忍饑
行關坐險如平地地地始學步即晚饑饉其跟故能殘棘刺而不
傷出入佩刀皆毒矢中之立能冬無片其群聚燕火晴雨惟頂

笠或覆以蓆禁掛歌飲酒擊長鼓為樂婦多寡丁徇路歌相
招聘其自合陰爭之際雖至親亦手刃之往往宿聚剽掠歷代
為患氣朝征之叛服不常惟撫之聽其少少的糧獨康而已
種種與孫異類而跳梁桀驁之性一也花衣紅裙為吉歌行產自
湖南漢明先入廣西蔓延至廣東初亦聽役給租與孫為響有
司田主顧藉以得孫及後勢敗與孫人無二其人不雅愛俱黑
色康西最多負粟草出市男女衣製如一不可別真偽如蠟
蜂蟻蜂蟻蜂蟻之類見即嘆之

徐即惡之別種出自吳蓋之聞其在嶺南則隋唐時為患無幾時
不方有孫宋以後又不言孫意其類分今無定故隨代異名明
通志凡山寇皆謂之徐蓋山寇七命為今未必種傳無從實考

說食 廣南雜記

登屋下中集魚跳集有餘

登戶其種未詳何由出也云即龍戶以船為家以魚為業見水色即
知有龍性粗蠢不請禮敬入水不沒每為客酒取道物性耐寒
陰冬單衣洗足嬉擊以酒相餽婦子飲于洲岸兩性群舞飲
十男女互歌為樂屬河洑所飲無課畏見官府有訟之者即
窺不出春夏水潦魚多可供一飽常日貧乏不能自存乃竊
每索詐以困之海濱貧民此為最苦矣蛋有三種魚蛋取魚鱗
蛋取螺木蛋伐山取木
湖之西北山中有拳戶者男女椎髻箕踞跣足而行依山而處出
常挾弓矢以射獵為生矢傳專集中途歌無不立斃舊常設官
以治之曰奉官或謂其替手以擊賊亦至然其俗易遷徙畏疾

病刀耕火種不供賦也

東莞編戶原有平民定案四籍其寬籍則分隸塘康場寬籍之民
所居房屋則為寬地種禾之田種樹之山則為寬田寬山其間
湖未斥鹵之地稍可祀墓者則為鹽田其徵糧總名曰寬稅本
場稅田八百五十頃有奇內鹽田止六頃五十畝徵銀七百餘
兩與市田一體輸納雜項公務丁差銀十一年一輪入鹽田每畝
納銀二斤八兩謂之稅鹽稅鹽之外又有丁鹽計三人共納一
引課銀四錢六分五厘十年一當場役至于市田地畝上春
魚種麥子充食往往納納不前鹽田近海其民買薪為煙織竹
為鋤字谷項煮鹽及糊口非商賈販賣之處故向無雜項康熙
二十二年部大將粵省舊占鹽田清還百姓每畝加增稅銀三

說食 廣南雜記

分東莞田鹽田一葉加餉夫為田固非鹽田鹽田亦未經
占而樂食加徵之害所謂一田而賦一身而役矣至宣統元年
新寧縣海宴場其初設主鹽課係本場居民苦于淡食歲冬天晴
於河邊挑沙淋鹵煎鹽名曰寬丁每丁徵銀四錢六分每年額
徵銀一千三百餘兩順治年間歲龍寬丁逃七丁課缺額前官
以事開考咸將存丁補缺餉每現丁加至八錢一分猶未足額
權議舊田除正項錢糧外每畝加派鹽課銀一厘六毫名曰補
缺寬稅至康熙元年三年而奉遷後前課缺款至八年展晰寬
丁已十死八九苗田亦復荒蕪僅據復課銀三百餘兩而寬丁
止辦二百餘兩苗田代輸一百餘兩康熙二十二年部大在舊

占鹽田漸次還民每畝加征銀三分是加于清遠海占之鹽田
也海濱場止有寬丁並無鹽田而今并寬丁苗田一例加增何
以堪此况苗田每畝向徵正課一分二厘又舊加鹽課一厘六
毫今又照舊占鹽田再加三分是苗田所加倍于正課策之小
民立見其轉於膏血矣

清遠衛屯田軍餉原征軍食粗米一斗五升二合八勺因山路崎
嶇難於轉輸則額每畝折征銀一錢二分註實由票 本朝以
米值未償舊實每畝加征至二錢二分嗣後逐漸加至三錢六
七分而止為周粟軍兵費予不論米價貴賤每畝加至四錢
有奇近今沿為成例然給發由票止填畝數米款不填折征銀
款隱端加收情弊都憲高未察知至于雜項陋規大馬需索有

主

加無已矣時價每米一斗解省倉折價銀一錢解運脚費每而
八分則屯戶每畝派征銀二錢二分有奇矣應將由票實填照
省倉折米銀數頒給屯戶令其輪值自解則私加積弊預除矣
甲子年平粵粵人偶述此三事因筆記之其他英政可類推矣
蘇不忍割去姑存米米通米當事翁心民已久已釐平殆莫是
折望於仁人君子之用心耳

白雲灣海平之後海內外皆為一家江浙閩廣設立海關格
因便民誠萬世之利也然濱海諸郡縣時有賊匪飄忽往來內地
奸民不無勾引而出洋船隻或使劫掠不可不預防也余又憂
西勢綿綿云津城近海城外江東皆海船聚集自開廣米者一
都會也人日本往來商船甚多為言藝服佩刀往來者千百為

群入賊不禁恐有意外之虞當事者亦當為未雨綢繆計耳同
年平湖開警陸長山素有通洋宜防倭患設於開廣尤為切要
故附錄於此

前代倭患在嘉靖間不侵被於湖邑即以湖邑論倭屯清溪不
過此氏而完非有樓櫓之設賊難之防可以終守而力惟即如
邑之所記虛張候勢不過十人而召集官兵則有七萬二千之
衆是以七十三人擒一人而不足有是理要況父老相傳真偽
止一十八人耳徐海以新安無賴通洋貿易資本為憑然與其
索注且葉麻筆誘入偽亂雖痛沿海貧民聚而為盜其財賦
之區永平既久民間累世不替千戈豈能率衣而行終身至于
汎印水質皆同兒戲調至客兵士其不皆川原形勢而具先有

凡內居民之心無異於賊得不讓其兵不讓其宜手鑄日磨餉
鐵賊流毒於數郡數十縣之間釐皮東南一大害也而不亦不
過此于通洋貿易之登海一人甚要通洋之利小而害大則在
下而害在上不可不預為之計也或曰氓之蚩蚩鮮不慕利述
洋亦生財之一途貿易者什伯其群皆棧貫求贏以自給其父
母妻子安得人人除海是大不然凡人之有恒產此恒業者守
墳墓樂居群有田者供租稅有丁者供力役皆良民也即遠來
而從事於商販南走閩粵北走燕秦遠者至于燕池遼海而止
亦足以權于母而收身倍獲矣何至反不測之端入殲斃致廢
之案以米贏餘此其人必素行無賴者也必生計疎薄不量于
商販之資力也必嗜利忘義偶貪微利而不仁使作于一覆者也必

主

斯視其身視其父母妻子如路人者也通洋之徒本非良善而往來教致玩弄波濤人間日本風俗出入佩刀男女雜沓飲食之費倍於中國妓館博家此比而通貿易者本少利多又素性狼藉不自惜其貨即所獲不甚饒而挾妓呼盧同舍及溺是以贏餘之所得于彼仍大于彼或至盡喪其所有如向之徐海軍葉子夫人而嗜利忘禍輕其身路視其父母妻子愈狠不仁試不測之險以俟倖一旦之獲則亦何事不可為且涉大海如蹈薄冰此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之慘浮浪倖忽若鳥散之聚散不以國卿井為念久相忘于法創禁令之嚴又且喪其所有常聞無歸更何所不為而尚有志悍我彼徐海者始不過一通洋貿易之人非素有不軌之志率與島倭為伍逞其邪謀入寇內地低因

說鈴 廣南雜記

論

貪利而違棄其所有窮困無歸乃敢而為盜非而謂凡今之人通洋貿易必無若徐海筆者所敢信耶或又以為倭俗饒于貨財未嘗闕人為盜此亦不可恃也良俗成庶民地皆然中國嘗利忘禍之人可以聚類而往則彼中然者無父相煽誘亦可因循而求向所云其倭一十八人者非其故敵耶然則股亂于既熾俾亂於未萌利害較然可見廟堂之上遠而末周身任封疆者不宜晏然而處堂也封疆大夫周而末志各任護海民往之寄者不宜晏然如之突而待其頭顱類之客也康熙初年以海島遊魂木賊沿海防兵嚴飭日久立界遠民禁及株捕議者或謂損魚鹽之利貶貧民本食之原然不出數年叛賊皆種連海氛遂息以所損之利較所省之餉果孰廣而孰鉅耶即在

海中不能自耕而食必資內地之粟以為生濱海奸民受其而鐵聚米于家越日相濟反以彼據報官日夕惟恐是諱而何暇詰其奸食不足寇不消自遷界禁後粒米不得運入于海而海寇悉為安插之編戶此計之最得效之已收者也海寇既弭朝廷廼下寬大之詔復其邊界許令結筏捕魚可以厚民之生矣而言利者遂通商貿易充裕國課之謀於是洋禁大開富家巨室爭造貨船游手惰民競充販客假借所挾信思相期往而獲利則貪進而不肯休苟夫其資則流蕩而不能返或負囊門重息之債或親戚義助之財負者憂憤索者迫迫相迫不已至于相仇仇為此者皆所謂素行無賴者利忘禍忘端不測之險而珍視其父母妻子者其情其勢不易整而為徐海筆者

說鈴 廣南雜記

論

大開洋之利辦貨于豪富者盡餘于恃權者侵蝕于胥吏者各取什之三其歸于國課僅什之一而已下取其九上取其一利無幾也教傳之復承平相習脫有不虞如嘉靖間故惠則徵兵調餉費數十倍惠所入之課而不償而然聚有殘害之厄地方多蹂躪之禍所謂利小而害大利在下而害在上不彰明較著哉愚謂計強夫吏能直陳利害破群情而罷其役但許濱海細民結筏捕魚凡通洋船隻一以禁之則內地之奸謀無自生海外之邪黨無由召此上策也否則顯立條約概論所屬有司察歲比方通洋貿易之人照山海關例報明姓氏居止編為一冊冊內註明某年某月某日置買某貨向某海口登岸戶船述其詳也又一報明而注之冊取其里長而歸結狀

其隻身無賴資本不足者不得借在則未去可稽虧盈可驗放
蕩之心有所顧畏而奸惡之志未敢萌牙雖非未安長治之良
規或亦防患諸奸之中策然而杞人之憂終未能已也

說俗類編雜記

卷

荊南雜記下卷

石門共處方奇壘者

仙乎山庚嶺嶺嶺嶺似前根如委難色白八月株人傳葛仙翁
煉丹于此上升靈餘藥遂生此九製服之溫補元氣唐明皇時
夢華門傳說此方服之有驗古云一斤仙石不敵一斤仙藥今
服者甚少偶有服者不甚驗者物有合其之與非
非對以兩雄府行名鴨雄而肥隆而以麻油漬之日久肉紅味鮮
庶咸甚貴之

龍猪山南雄龍王塚在城東百里重一二十斤小耳厚脚細爪土
人驗藥以竹片綑之皮薄肉嫩與常猪不類廣城亦重之又出
江西贛州龍南縣

說俗類編雜記

卷

云德石大者可置園亭小者可列几案無不刻畫奇巧玲瓏峻削
但不若雲霞石叩之鏗鏗作聲耳入城列非多寶石者然無一
中玩必求之壯麗之家方可得來袖中物然價亦不賤語云英
石三妙數殘遺也

安枕即藤枕以光細整厚三兩層者為佳定製乃可得

榕樹闊廣最多他省則無故紅梅解以此無榕大者蔭十餘畝離
奇古怪俗木之異術著多種以為除煞體曲不中照柱理斜不
中材用質虛不中薪炭在子所謂以不材而壽者也漳浦黃石
齊先生有榕頃其木年久者常結節而香焚之致職植于水際
其子可以肥魚細枝曝乾束為炬風而不滅其質製藥可以固
齒其脂乳可以貼金接物與漆相似為呼人但知有用之用而

不知無用之用也

潮州應戎薛總若交蓋園有榕一株下分上合中間相隔三尺可

容出入因以為閤門而兩樹中各画一石距高六七尺不知何

從而入薛求作詩因為書榕歌

嶺南佳樹大榕類尤非常高者參青天其廣可蔽滿谷之牛羊

疎理難判作舟楫曲幹不中為椽梁引以為薪不炙上棲鳥不

若欲與騰飛根多在官府著嚴然難大材非良鳳皇偶未泊飛

飛擇止息既無網可以棲又無竹實可以食鷄鵲其敢登枝

攀徘徊肯下千仞翼玻璃糾結得得陰雨散野雲驚行看

晚之盡不見白晝不見月與星

所不滿未嘗所不拒幸民之利肥其報使我一見為心惻然言

大樹有靈神方士不敢除各斤嶺南霜雪總不到使改盤踞

巖石共齊胸樹石相連鋪歲月上古大椿八千秋此樹應同北

牙應牙葉不助軍門靜鈴閣書開春日永起居八座夫人百

歲高堂作湯餅太夫人壽七十兼永壽更孫枝底更更綿綿

筆款堂上會親戚鼓角學門拜玉觀西趨故人切世婦小詩作

仙仙詞麗元戎敷葉雲天而大樹將軍即焉與

仙人掌人家種子西畔以止牛幾種子塔頭亦辟火災無葉枝青

嫩而扁學有刺每層有數枝枝杆而生絕無可觀其汁入日使

人失明

木棉樹天可令扼高者教大葉如香樟瓣法厚一條五六葉正二

月間大紅花如山茶而盡黃色結子如酒蓋老則所製有紫華

草與虛花相似花開時無葉花落後半月始有新綠其葉土人

取以作酒樽余買數斤歸欲效錦花製為紫女工不能治海南

蠻人識以為巾上出細字花卉尤工巧名曰貝印古所謂白

雲布杜詩光明白紙中即此今論之粵人亦無有錄作者或別

是一種耳廣州開武廳前與南海廟各有一株甚大開時赤光

照曜至其下如入朱明之洞也

宜母果似橘而酸酸甚下氣和胃婦人懷妊不安食之良故有

宜母之名人名宜濤子製以為漿甘酸時暑名解渴水元其葉

有宜濤熱水歌

薇柳出海南而偏于西粵其樹亭亭直上近頂五六尺間有葉紫

開洪腫所製一葉幾十子無花而實棘針重其下皆黎女採

插入市賣之謂之山子食時一枚切為四片以葉葉石夾并壽

之或加柳肉後挑之類人各相見以此為茶茶無亦有食之而悶

眩吐者飲冷水一二口即解而使人日不離口近日都門酷

嗜之甚于粵

椰子形如芋頭如人首外色棕皮內有殼殼解之得漿味如芋蓉

之汁附殼白肉如截肪甘脆可啖使人切為逐家錢以改處中

有心可食亦有無心者其殼為碗最良小者為酒盃尤貴相傳入

處御用椰需漫毒即製令皆懷而用之失其性矣

黃皮果大如龍眼又名黃彈皮黃白有微毛紙白如豬肪有青橙

狀其酸澀不成味久之少甘試即餘甘于樹似嫩槐綠條開小

花及末結實小兒皆之

蒲地影如蟻九火如桃高火餘花開一簇如針葉長寸許五月熟
色青黃中虛有核如彈丸搖之有聲而鬆而甘脆切時在湯邊
永春縣食一種名香果形少圓長而鬆甘香異常重振即碎後
兩次入開水備省偏見不可得羅洋僧云山中甚多每熟為
果以餉客余亦兩次入粵未及嘗也

蕉子最多蕉心抽一葉叢生一二十葉如肥皂而三後割之向如
欄水味如蜜筒香名為林樾蕉自夏徂冬實此最久有玫瑰
蕉作塊狀花香人介於蕉二種小而甘品貴于漆蕉其不實
者有紅蕉中抽一花如蓮蕊葉過開紅赤奪目久而不謝名
百日紅有蕉為不花不實人家沿山養種之老則碎置溪中俟

花餘 蕉南雜記

四

欄探其筋織為扇亦亦有粗細度高要廣利實空等村者佳然
一年即黑而脆遜為遠矣

魚膠大者徑數尺小者如盤厚且堅不知何處之螺史云齊明帝
所嗜饒饒即此余年伯王文貞公服之連舉八子甚詫其功

白石出高要七星巖潔光潤土人琢以為器或做高麗製為燈
極明亮

錦石出高要峽細潤可為硯亦條墨白錦石出七星巖有山水草
木雲氣物象土人琢為屏風為床榻為香几為椅屏康熙甲子

午西洋國王遊宮殿行宮中遣人藝取以為階祀因此山開
紫華慶龍脈不允其請其見珍于外國如此

孔雀鹿廣西而羅定山中間或有之雌者尾短無金色雄者尾大

而錄全舉身日其毛羽初春而生四月後役明與花相榮然
自安其尾欲棲息必先擇丑尾之地捕者先施網罟俟其兩尾
露而重不能高翔即羅網罟不肯安飛恐傷其尾至死受獲之
土人取其尾每數十條長短相雜為一屏價亦不甚貴其偏身
尾毛及尾毛之紋皆者取以織補服其肉則充餉如鵝雁味
亦如之食鮮百毒然全孔雀則服藥無効其尾全服有毒
重戲取口中者死者其膽與藥尤毒能殺人而孔雀尾係貌
中故吞食之尾能粘龍尾宋時禁中每字皆用指龍尾以辟
過則以孔雀尾為帝婦之服皆粘聚尾上無有遺者

泰孔雀須以一同房前因恐瞞使其向明四面通透橫一本無全
接急其上賴以五鼓五季勿令排水每至秋夏田中拾如斯

花餘 蕉南雜記

五

蜂蜂之類倒之引于懸事令慣見宿客又或及或患眼病以
鵝翎筒子蘸少清油以清水洗之如眼不開則聲口咬以小魚
販及功弱少許咬之貴其涼冷切不可與賊酸雜食則成精神
亦暗毛羽爛奈頗久性與人習每至暗明軒窗其尾迴顧自視
之名曰胡尾見婦人童聖綠衣華服則放屏以珍之或妬逐而
承之或聞聲鳴絲竹之鼓則放屏而舞

有鴿待孔雀者使難伏之初年生綠毛三年生小尾小火眼五
年生大眼大尾尤與人習

海羅坤羅顯也小西江海堂等處鼓圓有葉粒附石而生互相聯
綴取一帶十若觸破其一餘皆粘石不可動縱權之破亦不舒
脫也肉色黃有四瓣綠葉其乾者味如虎膽其疑朱漆其內

為至為金大者為香雄狀脫不經川

桑魚類墨魚而長無螺增骨故名桑魚墨魚海農名鮮魚較他產

脆美大約鱗魚桑魚墨魚一類也

諸席出瑞州者細滑勝于他處名賽龍龍瑞席則錫產瑞州度

字經似席而細然雖細而低席夏者汗發露其其上轉側粘身

故無足食

燈草席出東莞軟厚而溫僕亦不咸樂作五色如百尤四方龍道

流黃席出潮州流黃與虎丘席相似而柔細適之佳者每床一

金

而因未出兩洋偽者以芳粉為之以多煮不化而色紫柔滑者為

真其胃和脾風弱初起者宜食之

說食錄南雜記

粵東之笋十九年於彼人以苦芥蓋人廿者作酸凡者苦笋以黃

豆同煮未熟不可開食犯則痛矣

苦瓜又名癩荷荷即節葛枝也明粵省以為常藥有和脾珠胃之

功俱食其青者或醃作蔬或灌肉其內或以燻肉

伏桑花粵中處處有之葉似桑而略小有大紅淺紅黃三色大者

開淡如荷葉朝開暮落已從開自三月至十月不絕佛桑與

伏桑正相似而中心起樓多一層花瓣今人以伏桑佛桑混為

一非也紗殿其花黃偏扶桑花汁塗之復黑如新

莫葉即羅萊人家偏此種之葉中實而葉尖以深水先焯乃炒為

佳蔬而蔬亦可久歲可解胡荽野荷毒

或羅萊與大葉榕相類不花而實實生枝間或根上春生至秋可

食肥大如瓜而多飲刺肉如橘囊有核如肥皂子白膜色之場

食如果其囊汁作即甜氣亦與彼人醋膏之

羊桃一名三欖子一名五欖子以其脈後而分也色青朱黃甘酸

內有小核能解肉食之毒有人食猪肉因作腫病欲死僕飲肉

汁亦熱人飲其取羊桃食之須臾時起人能解毒毒瘡土人

家漬鹽醃以致遠

人而子出瑞成核如人而全則視之味不甚似也其款孔耳土人

皆以入饌凡煮鴨煮白公目之亦醃以為蔬或刻作花糖茶清

烹飯嫩者能潤腸為膏以蜜救之甘酸益津

山丹花如瑞香而正赤開足後蒂黃色東坡詩云堂前種山丹錯

落瑞瑞盤悲得其形似

金服花黃色如鳳心吐黃絲葉類槐余在七星巖見之從僧乞其

子歸種之不生

芥蘭甘辛如芥葉藍色錄之能出婦人名隔蘆僧云六祖未出家

時為獵戶不食葷血以此菜與野味同鍋隔開煮熟食之故名

余亦從僧乞其子歸種之清畦矣

番薯有秋種江浙近亦甚多而晚者從海舶來者形如山藥而短

皮有紅白二種香甘可代飯十月間臨畦開花如小錦葵粵中

處處種之康熙三十八年粵中米價踴貴賴此以活有切碎晒

乾為糧者有製為粉如燕粉為粉者人有甜薯間如鴉鴨卵有

猪肝薯形如猪肝重十餘斤皮紫紫出粵地唯番薯種自洋中

來也

土平形全似半但味少淡而無香耳

舊眼大如臂有知瓜者割而食之甘如梨白如蘿蔔可以為粉

木平產于石上多散而厚食之甚脆

燕窩有狀如白者名官燕斯之燕窩如細眼魚白可愛黃已者

公之也有紅者名血燕能治血病白者八集加水糖煮食能治

弱度日本以為蔬果供僧此乃海產食海產者其背有筋不化

後吐水而為窩綴于海山石壁之上土人攀援取之春取者白

夏取者黃秋冬不可取取之則燕窩折壞凍死次年無窩矣

海粉是海邊食海菜之類如姑塘大如臂食絲則綠食紅則

紅但綠色者多以其脫為佳若黃色爛結不貴矣紅者可治赤

痢

荔枝多不及例而較早一月惟新與者適之新興為乾美于園之

狀元紅官其地者亦不可多得尚遠在藩時將熟差官封字

之熟則索夫進送故多伐去之皆賊屬亦美桂綠為最黑華次

之故人收為其酒益以荔枝和燒酒為之香味俱美然難致

遠

蟻內最其發幼蟻蟻可觀蟻形似現而大沙螺類蟻而肥若

靴脚真下品矣

蟻患音寧小蟻也潮州以薑醋釀生食其甚清脆不覺其腥

承虫形如有脚又如馬蛭身軟如蟻細如箸長二寸餘青黃色相

間中有白環狀甚可惡產海濱中禾根長數尺或至大許蟻

蟻如血絲隨海水而出派至海濱寸寸自斷即為此土人網

而取之午時蟻負而賣午後即取不可食取至置於中滴鹽醋

一小盞其蟻自吐鹽以蒸雞子最鮮騰送時承虫亦親至數千

金魚蟻則非其類尤多民極苦之

魚與則同其子為醃其醃為粉其血綠色者紫并血則味更佳

鱒魚無味土人名三紫魚土音來

嘉魚小掌度所冬月始多為魚中第一廣魚無味此魚自石穴

益食乳水故肥美

產鰻產海邊鰻魚係食蘆葦湖浪入溪田中不能去方可得有

重一二十斤者有重五六斤者全似鰻而身短背黑有類鳥記

味雖肥美余于患未照食之不可常得

蝦嘴出南番海洋狀如龜蟹臂負十二葉取用必側懸其身用藤

醋醃之連片應手而落黃多黑少者價高黑多者不為年產

人以製益蟹乾之類其精

蒲魚即鮮魚其味甚美而尾極毒中之癢調不已用葛布燒灰同

麻油調塗良狀若荷葉大者七八尺無足無鱗背青腹白口在

腹下日在頭上尾長有節節節連比熟則脆軟出陽江者多買

黎詩云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懸者是也久名海鰻魚又名少

陽魚

苦茶一名舉虛非茶也葉大如掌一片入啞其味極苦少則反

有甘味奇熱利咽喉之疾功甚大山豆根

建省出瓊州者為勝有已黑而重者名將軍鰻魚片已黃而有

棕紋者名花刺自海捕至者味辛而酸不如瓊產之甜靜無尾

烟氣也其餘有久板并乾朽木者俱香之下品而尤有他木者
成假充者不可不辨

海陵沉香產黎州多虎狼毒地其此俗皆女子練香耳華金
環首飾錦帕腰佩利刀什物為辟過香者即捨殺馬山萬安

山島者收勝乃在正東謂得太陽之氣香尤溫藉
沉香以瓊州所出者為最顯沉雖大而重色黑而堅味辛保不及
建沉之甘而香氣神速也瓊又有燕沉俱細片黃色然其水即
沉入藥尤妙人不易識也

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五每兩不下百千次亦五六千出大食
因近海傍常有雲蓋華山胡印知有龍涎其下或半截或一二
截土人更相爭視供養則龍已去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

說鈴嶺南雜記

四六

十餘兩葉共分之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漏發處龍在其下湧出
之涎為日所燥成片風漂至岸人得取之入箱外雜記龍涎石
而漆涎沫碎水積而能堅數人珠之以為至寶斯者已自久者
色紫黑久則黑其氣近于腦形如浮石而輕賦理光澤入香焚
之則單相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龍出淺海上吐涎涎有三
品一曰泥水二曰沙沙三曰魚食泥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獲
出而取之沙沙乃風浪漂泊舟輿積年氣熏沙于沙土中魚
食龍涎作糞散于沙墳其氣腥穢唯泥水可入香用
龍涎于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因南海之中上有雲氣華覆則下
有龍雷降中大雨而吐涎涎浮水而為太陽所燥凝結而堅
輕若浮石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香烟鍊鍊不散蓋龍能與雲

亦發氣煙塗之側也余兩至粵未見其龍涎姑遂所聞如此今
海外進貢 內府不過四兩

粵市中有香膠乃木高良姜同香膠為之淡黃色以一二匙浸熱
水半碗用紙婦人髮香而解腫齊澤中之逸品也

黃熟出東莞他處則無其皮佳者為香根堅如沉速樣折屈曲可
為牙帶為硯山為禽獸形供玩至以銀鑲山以紫檀為座頗稱
雅品其背有透棕櫚葉有大片如手掌俱以棕紋深透堅實為
佳其平常者至微以樹蘭葉之香頗顯藉有以香櫟皮卷之味
勝蘭香其皮可漬以為紙又可以續以為布

香枝較茉莉更次香最芬烈廣城河南花田多種之每日賣于城
中不下數百擔以香花燈籠紅黃佛香其中婦女以絲線穿花

說鈴嶺南雜記

四六

結髮而花田婦人則不簪一簪此茉莉尤賤有重臺者三臺者
又有番茉莉花大如龍眼千葉極香但花瓣層層解有開足者
樹蘭為大餘花似蓮子蘭而香烈過之凡葉者貴其花不落者且
久三葉者其花次日即落俱不能度嶺度嶺次年不花三年萎
矣
珍珠蘭彼處殊不貴根有毒食之殺人故蒸花露者忌之茉莉花
蒸露氣極臭
棕竹幹如竹而實心密節皮青色外有棕皮節節已之葉與竹無
異葉雖長可為杖
絨蕉葉如鳳尾草而堅勁最出土上如芋頭燒鐵釘釘其根則繁
茂

鐵樹馬教又葉紫如老少年開花如柱而不香或云此樹遇甲子一開開必以丁卯年故有鐵樹開花之說然甚無異致吾所不取焉

烏攬一名木成子乃橄欖之大者常有臭味大遜橄欖土人取其白粉為藥名曰攬扶色如玫瑰味頗傷人可榨油調食煎燈甚仁則為佳果以改遠然不喜或藏鹹油不可食其皮藥物鮮紅如萬其核可為薪

石鈴一名生魚圖浙省有之即蛙之大者耳重者斤許頭冠身青黑土人連皮食之云不可脫去此錦蝦子

坤蛇粵西及海南州縣有之大者能吞虎食人性極淫人幸遇之取婦女髮髻披擲蛇以首戴之樹仰頓頭甚異俟其倦即即驚

蛇食

三

之或按以婦人衣則亦雙繞不去捕之之法度其出入之地步釘羅網致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橄欖棍伏其中出一人于外晚婦人歸詎以棍之蛇望見即昂首高五六尺來逐人遁入羅網內蛇身既到狹處曲折則轉身不便蛇疑屈伸間人持棍擊之且退且擊數人決出視其首領蛇則無懼矣以為應擊其頭而牽之每擊一下則皮肉痛有一蛇死而血被即復身勝也其力大故多以亂真者乃在腹內饋過魚食其肉可食皮可裝鼓繯之類蛇處山谷中土人往往占察而測知其多少

蛇蛇最淫山中見婦女即追逐之蟠繞其身與之交媾以舌入婦女口中人來逐之其去甚疾婦女執扇以雄黃姜湯灌之服驅毒之藥以熱水揉腹盡出蛇精始無恙不治月久產小蛇矣

倒掛形如小鷄鵒全身綠色尾兩翼俱有紅紅離者止尾翼有紅倒以水飯夜則倒挂籠中或止以一爪挂籠性畏寒不能度此冬皆聚來成列中有倒挂收香之說殊不確或列一種耳鳥線出羅定州及石城軍身如墨止眼碧齒白即舌亦黑也無身長臂臂倍于身行走如人性甚慧慧余獨歸畜之甚馴有黑身白眉者有連鬚白者有尾長過身者好居樹上跳越如飛捕之者遂使下地有無樹木之處則束手交縛矣

石猴小如拳出廣州化州羅定等處可于簾筒下映積而有被似猿猴而大毛厚厚而全已以猿猴為標每前則群聚皆集列絕其前彼乃一一手按之自前至後給其肥瘠視肥者

說食

三

以石氣其頂此猴貌殊不獸動除乃微去微石之點隨猴至水次入水洗濯又自梳毛淨說乃非而聽猴食之物之相制至于如此哀哉猓皮為褥最淫其價甚貴吾友陳元孝有猓獸山馬形如八身能作種種禽獸音教之亦能學人語余攜蹄二隻曉聞有黑色圓長者者為猓紅者為圓微處多焉之

猓蛇有白者較綠者差大頂有角毛頂起時放花淡黃綠色猓蛇可安有大紅者毛亦如血有五色者光朱陸離皆從洋中而來洋貨店中多有之五色者少稍北行即苦寒病倒以紅柑有愈者

綠鳩似斑鳩而色綠自廣西而來相傳每年九月黃鳥化為之出水集岩畔開翅之狀得粵東甚貴之而粵西以充充

西洋雞頭鳥尾蛇於常雞甚異亦有黑白雜色諸種

大雞毛黑耗尾下長高二三尺能食大炭相傳大雞毛為大布此雞毛製之亦成灰燼恐非此雞亦自海外來

翠雞形如雞而極大偏身翠毛余偶一隻至家不數日而斃

袖于花香酷似梔子花而紅者甘白者酸然增城香袖小而白而香甘與番潮州士斗仙大如斗味亦甘美其皮可為膏反

香國似家羅樹而同土情中無雜也甘肥

斷腸草粵中處處有之葉與薑燕正相似乃本高三四尺結于如平角不知手誤觸之入口亦有毒與大毒以相戒粵山野人

最輕生每服此以圖額有欲損之者此草即係勒若招人之欲

閩中亦有之余適行刈見即守王簡庵廷檢出示禁人服斷腸

花令藥南雜記

平

草有收取送字并批錄三錢

黃花似百合花而色紫合二三朵瓣為一朵香烈異常

純錫形如雞雞而小雞雞相對帝飛不甚高嶺南之佳味也

新此縣有優美絲無花而實實似枇杷非佛經之優美絲羅花也

錫出惠州者謂之上熟銅錫鑄入盤必用羊芳錄之方鎔成汁無

平則不成也性熱而清以製器用最精工人亦極精巧他省之

匠不能及也洋錫尤堅而白製器如銀久不變色

白鉛出焚中者由樂昌入焚每担價三兩至粵中市于海船每

担六兩海船買至日本每担百斤錄取銀十八兩其餘即成島

鉛俗稱優鉛實不產後乃錄出銀後仍載入內地每條錄百斤

價亦六兩其錄銀之法警不傳于內地盛大家亦不脫其術也

西洋燭有大至十餘斤一對者以黃蠟煉過色如白蠟柔潤耐照

又有一種細如著綿絮為心盤折如青環鐵子欲照則引長其

燭息則仍盤之可入巾箱明而耐久

吻毒石乃西洋島中毒蛇腦中石也大都扁豆能吸一切腫毒即

發背可治令貨者乃土人捕此蛇以土和肉舂成丸如圓烘于

可吸平膏腫毒及蜈蚣蛇蝎等傷患處粘吸不動毒盡自落

其石即以人乳浸之乳以蠟色或塗藥之者人畜亦毒也不用

乳浸石即裂矣一石可用數次其腦石置蛇頭不動為驗

西洋狗小者最貴有黑者有黃色者鹿子與之同飲食成皮又有

一種稍大而毛長尺許深目短爪狀如獅子尤奇能

扭扭身似樓欄而色綠亦有綠自樂馬七八寸亭亭直上葉生頂

上大如掌甚樣容其妙油絲變千百條長丈餘下垂如蝶舞

可玩結子紋如檳榔可為素珠其木可為大小盤紋如梓竹但

質理虛脆攜之北行易裂皮中有殼可食名梳柳翅

五色雀浮羅浮游羅浮者大率先至華首寺有佳客至則此鳥飛

為迎客名迎客鳥

羅浮志載仙蝶為仙人彩衣所化大如盤而五色人得其繭蝶亦

化出數日即有一蝶自來引之而去雖數千里之外藏之繭繭

亦化去也然惠州山中多產此繭或作于竹葉或作于樹葉山

中人採而買之抽絲織線製為綢緞出程鄉者最佳每端三四

金不等然非仙蝶也因疑羅浮蝶亦誌書附會之說康熙庚辰

十月余在惠州有羅浮僧贈繭二枚置之竹籠中亦忘之矣

年三月十七舟至江西弋陽縣忽出二蝶大如扇五色陸離合
色傳觀廿一日至玉山月中忽有一蝶飛至舟中頃之不見土
燐復後見一蝶從舟中飛去視籠中二蝶亦杳然無踪但籠隙
甚小不知何以得出入至山羅羅浮攸千里蝶亦未及三日何
由知之何以來引去如是之迅速始信神物去來有甚於其所
以然者志書之說殆不我欺也

羅浮有竹葉符片序有篆文可以辟毒中載符記粉紅色光如
苗三太云調水飲之治不服水土及淫船等症

羅浮有茶產于山頂石上刺之如茶山之石茶其香倍于廟茶不
可多得

仙州有琉璃茶出琉璃壺其產不多香味與別茶相似傳人奉家

不及一兩

卷之八 嶺南雜記

三

葵扇出東莞其販于江浙者特其麗者耳其稍者有影畫人物極
工數又有柄中鑲空內刻人物自能運動其真兼金大者長三
四尺可為腰扇障日其葵亦有花

粵中溫熱最多白蟻新構房屋不數月為其食盡傾圮者有之尤
異此物能食銀康熙甲子年監課提舉司汪希斯為余言庫銀
忽缺數千金見壁下有蛀末一堆爛如白銀尋其穴掘之得白
蟻數斛入盤錄之仍得稍全但耗其十一耳又庚辰年余至廣
城按察司知事王煜有一親黨寄銀五十金藏竹箱中經年其
人未取封識知故發其銀銀囊已破錠件完然而銀十餘兩視
之已中矣矣次日見箱下有銀屑一畚八雙孔中掘之皆白蟻

取而錄之仍為銀已缺數兩矣

粵山中道傳一種小樹狀如木蘭亦類紫微高一二尺葉大如荷
頭頗帶藍色葉老則有白篆文如蝎涎名鬼毒符葉下有小花

如粟米至晚則香開數十步恍若芝蘭又名夜蘭山間暑月有
蚊蚋折此樹後之蚊即驚散故名蚊驚樹故人凡一切風寒

諸病取樹葉煎湯服之少頃大吐痰涎立効或行路寒暑所侵
吐瀉腹痛難危者採摘敷葉噴之或生或死不吐病除即愈咸

市人無知之者亦異草也

廣州靖海門外迤河海墘寺後經閣下有樹一叢名厲爪蘭葉
如鷹爪花六瓣兩臺也處未見亦異種也

孝光寺殿東寺後樹大十餘圍根株無數樹傳梁天監年西傳攜
種

卷之八 嶺南雜記

三

種

西洋紙被長丈餘圓如扇而空其有細看無縫色白如綿云國中
夫婦同藏其中可以禦寒

潮州大馬嶼山有蟻祖廟每年五月群蟻來朝亦怪事也粵中馬
城種類繁人家几案之上附蟻之中蟻緣絲編稍有蟬聲股

癩之物雖懸之梁上及之篋中無有不為所惱者床桌之足以
木盆置其下二茶可獲即驅之不去矣

廣州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智愚小民頗飲其實唯
樹多蟻則虫蛇故園戶之家買蟻置之樹敗蟻者用猪羊屎或

腐其中張口置蟻穴旁而取之謂之養樹蟻高州西葛枝村燕
桂嶺仙為業其樹連豆數畝繁竹索引大蟻往來出入將以除

蠶蛾即子葉間營業多至什伯結如斗土人取其子作羹或為羹以為鮮美

高脚人病不事耕種唯重巫鬼不念以艾炙之所產繭砂仁黑白牽牛至多

馬鞭牛出陽春白等喻毛色毛臘土人傳接膠來之以代螺螄嶺南人喜食蛇易其名曰茅蛇食草余易其名曰茅蝦鼠曰家虎

西橋曰玉笋

海邊賣魚化為鵝鵝泥魚大者如斗化為素豬鯊魚之虎頭者化為虎斑者化為虎

潮州龍蝦大者長五六尺頭與龍無二也更大者其頭可為枕然不可見小者亦重三四斤肉味不甚佳置諸下群蟻食之不已

可食洗除其殼可以為燈

狗印小潮州如蛇有四足

潮州木芙蓉大如梧桐開粉紅色午變大紅晚天變為淡黃人

家種者徒樓而觀之

芳竹多刺土人用為藩籬近交趾境尤多

瑞蓮菜一名聯連花瓣外紫內白幹如奴腹心似雞頭以水浸深為短長目沉夜浮必離鳴林之始可得清香爽脆銷暑解醒出

高州

洋蔥形似獨蒜蒜而無肉刺之如葱澳門白兔餉客饌切為絲曬以滿盤味極甘辛余攜歸二顆種之發生如常蔥至冬而萎

頻繁果如大心葵葉內鮮紅子亦如皂莢子皮紫內如果其皮有

敗屠屠屠則之始此肉使人常顧厚者曰頭參胎

龍蝦花已赤形似秋海棠中心垂絲最柔如龍蝦為螺花已赤如馬螺其花下垂一條數十條料高者夫許有白者

有桃紅而大紅幾近者皆異種也

番荔枝大如桃色青皮似荔枝較而非荔枝頭上有葉一葉葉面白腹黑子味似玫瑰羅蜜康熙三十八年上幸杭州結英盛理

進此果

展明曉照佳品也展生田野中大者重一二斤斷解其六葉葉數十小者綴之大者葉為扇以待客庭中無此以為不敬禮也

泡筒為其食而鼠也路即光緒

海星不果人者重二十餘斤化處不及盡圓厚無齒

況餘編錄

錫麟竹千為快其節如雞爪亦名雞爪竹

綿木皮管慶屬新與等處其質柔細以為肩器雖負重不折用為

與頗最佳一對值銀二兩

水之芽略類此鮮時殼中有一肉柱如牙芽隆之則無小如豌豆

矣

須管形如須十餘相連味如鰻魚鮮食醃食俱佳

龍魚長二三寸形如土附而細長頂高而方兩眼生頂上身為細

絲然能跳躍又名花魚食佳亦可作羹

角魚頭有銀角四起飛魚似銀如針而絲能飛水上龍蝦長著有

二角兩翼其花魚而鱗銀以上數種皆出海產

眼生在一處多食最鮮黑魚鰓魚鰓鳥耳鰓花油暑風螺乾而施金絲柑金鈎蝦米對蝦沙規龍蝦海鰻金鰻鰓即鰓鰓赤脯翅珍珍珠螺若提菜沙白海胆鮑魚鮑魚翅帶子及鱸魚又有日月者蚌類也大如掌而周緣半片白半片紅土人直名之曰日月

汕魚形如水仙葉葉厚一指而邊有刺不開花結子從根發生長者八餘彼其葉中有膏婦人塗掌中以澤髮代油貧家婦多種之屋頭園之則慈以為笑其食也

蓬菜果名乳瓜土人又多木料為一二丈如提綱葉如葡萄近頂節生葉葉間生瓜大類木瓜而青色嫩皮微有楞肉白多脂而無核摘之乳隨指出膏食甚饒于如葵大二月下種一年

沈倫嶺南雜記

卷一

即為大戟年米少則代之另種其料去皮可食如蘿蔔亦可醫金余于漳慶見之

凡魚皆于卵生惟鯊魚卵生魚在腹中多者一二十枚少者數枚口吐而生破腹取肥魚目未開內微中黃若藻魚則其子在翅肉粗淡無味也

廉州府學中有大蜈蚣長四五尺身潤三寸每連風雨之夜飛出殿樓之外白光如曳練頭有兩光如龍霍霍有股余族弟幸成為廉府教授來索見之

瓊州有雷公鳥狀如蜥蜴腹紫背青綠頭頭有雙如馬多在樹上蟄人生死雷州亦有雷公鳥其形相同而無鬚多在海灘沙上又名沙蜥見人即藏入沙中雷州人取食之

瓊州俗冬水吃大如柱而長止二尺餘其行跳躍遲遲有股藝人立死

韶州仁化縣丹霞山最稱名勝山中產藥甚多有與果名石果料如枇杷葉亦相類實如核桃而扁較堅中有肉如栗而更香嫩金星耳圓寸許長一二尺形如蘆其葉中心一條金星點連綴折之中有黑髮一根切而吸之可為口中清涼

仙米亦產丹霞山所生粒如粟而色綠煮熟大如米其味清飲果下為馬不飽三尺背有雙脊健而能行可以果樹下來之故名產馬州

山馬形似虎千百為群常繞後山牛與牛無異但眼紅耳山中作隊而行見人不畏而山中惡

多

沈倫嶺南雜記

卷一

嶺南雜記二卷

大學士英廉家藏本

國朝吳震方撰震方有讀書正音已著錄是編記其客遊廣東時所見上卷多記山川風土兼及時事所載番禺唐化鵬夫務條議花田立縣議廣西巡撫彭鵬禁官販私鹽示諸條亦頗留心於利弊下卷則記物產而已書中稱平南王尚可喜爲逆藩伏讀

五朝國史列傳可喜之子尙之孝反覆悖亂終於伏誅謂之逆藩可也可喜則終守臣節未可目之以逆是亦傳聞之未審矣

臺灣隨筆一卷

〔清〕徐懷祖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臺灣隨筆

一卷》提要

臺灣隨筆

清 雲間徐懷祖燕公著

乙亥之春余再至閩漳竊思廿載萍蹤若燕齊秦晉魏趙吳越楚粵滇黔之間所遊歷者多矣詎意復有臺灣之行然觀海永吾素志慨然往焉凡自漳入海者皆于石碼登舟由海澄以達廈門金門而後出大海廈門距海澄三十餘里迤南則爲金門皆海之歧流所經閩南藩維之最衝者也禹貢所載自衡岳以南疏瀹無聞蓋以滇蜀之界如黑

學海類編

臺灣隨筆

一

遊覽

水南流瀉水西流皆非中原海道閩越之間率多負山面海其水自能歸墟也

凡郡邑之濱海者皆裨海也各有重山疊嶂衛其外即瓊崖崇明定海之地亦尚在裨海中若安南則陸路可達惟臺灣一郡孤峙大海

臺灣于古無考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遊編載東番記一篇稱臺灣爲臺員蓋閩音也然以爲古探國疑非是

臺灣山甚高亦多平原可耕藝周圍五十里自有土番

居之多巢棲而不火食者無所求于中國明天啓時漢人顏思齊誘日本國人屯其地鄭芝龍附之未幾荷蘭人由洋中來假地日本久而不歸遂築城而有之 本朝順治十八年鄭芝龍之子成功京口敗歸廈門欲取臺灣東鹿耳門水漲遂艤舟以臺荷蘭戰不勝拒守久之乃棄城去成功始以夜即自待矣傳其子經孫克塽外通諸番內擾濱海今

上康熙十八年始命將征之一戰而克澎湖師臺灣而

克塽降兵不血刃遂定其地東西五十里南北三十

里置郡一縣三郡治之外則番人居之仍其舊俗

海濱弛禁以後人置漁舟家有商舶惟商舶可以航海

凡使節往來咸藉之

海艘上平而下銳期于足禦風濤凡百工械具以及日

用糧糈靡不畢備而尤急于儲水偶有被風沙嶼之

上者或至不能粒食而蚶蛤蠓蚌猶堪鼓腹准水則

必不可得也

自海澄登舟遂行至廈門向在支流中然已震蕩不寧

矣遙望遠嶼白浪出其上又見他舟似鷁鷺入水復

出腸胃之間爲之淪湧海中率多積沙舟不可近時以長竿測之而後行其緣檣者覘雲氣望遠近也緣帆而上捷于猿猴亦或兩人偕登至于檣末並坐談笑自若卽在大海中亦然

廈門築城于山巖兵戍之其地連縣數百里然皆山嶂也海外連東屬國皆貿易于此偶見有紅毛番船至其廣大倍于閩舟而製造精巧尤不能及聞彼一舟之費以鉅萬計其人能入水而行

舟艤廈門遇遇石尤遲回十許日始得西北風而行第

觀其發釘掛帆亦艱辛之甚釘以木爲之長丈餘末

有兩齒如鹿角鑿以長絙而遠布之泥淖中船即止

廈門稍南有團山在中流逾此即大洋故舟人呼爲

海門云

大海之中波濤洶湧之狀筆不能盡惟是四顧無山水

與天際仰觀重霄飛翔絕影蓋鳥亦不能渡海也以

此知爰居海鳥故非常見若帆檣之側禽鳥翔鳴則

必有島嶼在望矣舟在大洋中風利卽長往風不利

亦可復還所泊處或風勢甚惡舟不得迴則惟有東

西南北任其所之耳

海上風信甚者曰颶尤甚者曰颶可以計日候之或前或後大約不爽若天邊雲氣如破帆即颶颶將至斷霓者斷虹也亦風至之徵蘇黨颶風賦所謂斷霓飲海者指此

海中風利舟行迅決若風恬浪靜則靡靡中流所謂海船無風不能動者如是日星河漢俯仰爛然風景殊不惡但苦無繫舟地耳

茫茫海道舟人固不識也惟東西南北則以羅經視之
學海類編 卷八 臺灣隨筆 四 遊覽

其所往之地非山不可辨若宵晝行而不見山亦莫測其遠近故有瞻星察氣緣橦遠望辨水之色及視泥沙之臭味者一遇島嶼可以泊舟則尤兢兢焉蓋海嶼雖卑而水中尚多巖巒又有積沙如隄阜皆能敗舟且山上迴颶亦能噬嚙其舟而膠之及已泊之後猶恐潮汐往來及狀風猝至故澳中有必不可藏舟之處

島嶼在澎湖甘洋在澎湖之東雞籠山在臺灣北鹿耳門在臺灣西皆險要也

臺郡番民種類甚繁莫詳所自或云秦始皇時方士將童男女五百人入海蓋出于鼓山而有種至今

臺地物產無異中原略載其異者波羅蜜自荷蘭移植大如斗甘如蜜香樣大如雞子味甘色黃其根在核然不能如荔走長安也照殿紅樹甚高花如巨觥色紅無二樹蘭如珠蘭然亦喬柯修幹竹多叢生節疏葉長至冬則其葉盡落及春復生頗似江柳象齒有實可食林茶亦內地所無惟鱗介之族其形殊異者不可殫述

學海類編 卷八 臺灣隨筆 五 遊覽

余之初至廈門也舟人以爲有風候途登陸假寓已而大風雨者三日夜舟藏曲島幸而得免然聞臺澎之閒頗有漂溺矣迨風霽夜發甫出海門行及三鼓風稍厲或有懼色遽命回舟昏黑中捩柁而西幾至不測既明始達于金門之山後荒嶼無人居人僅可避風耳舟泊中流不得登岸抱膝而坐者累日及晴霽無風乃復掛帆則汎汎悠悠舟亦不動反不如平江中可以搖櫓爲力也越三日而至澎湖其嶼甚卑方數十里室廬亦少置軍守之自廈門至此始可泊因

幸其無風遂不繫舟而行又越二日而至臺灣臺灣
距廈門不知若干里而舟人稱海程則以吏爲計云
自厦至臺爲十一更自臺至松江之上洋爲五十六
更然問其所謂更者莫解其義也余在臺灣一載乃
復從海道歸既登舟止于鹿耳門十日鹿耳門爲臺
灣門戶其水中沙石纍纍環濬出入危險舟行畏之
既而啓行南風甚勁海師以指南針指子癸之次凡
三日三夜乃日觀風濤之壯然已逾金厦漳泉而徑
達于興化之港矣自閩之興化歷福州福甯入浙之
溫台甯三郡以達于崇明上海凡五日夜而至皆
行于海濱之歧流中雖有最深廣處而非大洋也

學海類編

臺澎隨筆

六

遊覽

臺灣隨筆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徐懷祖撰懷祖字燕公松江人自序稱乙亥之
春再至閩漳復有臺灣之行蓋康熙三十四年所
作其記臺灣風土及自閩赴海水程俱不甚詳備
但就其所歷言之耳

神州古史考一卷

〔清〕倪璠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

崇岫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神州古史

考一卷方輿通俗文一卷》提

要

題辭

子祖分享聖門剖符儒術新安倪氏諱士觀字自鄆郡徙居錢唐於今十世前朝輒爲賜書二郡門稱通德子薪荷雖慙茲麥差辨仰觀堂構思欲努力竊念秦亡金鏡典冊雖付煙塵漢理珠囊相國先收圖籍安國注經身爲博士元凱釋地獨擅文場故知地理一書相關經術有助文章大抵古人皆取山水陰陽山海經是禹貢外編水經注采輜軒之使山川共組織成文河嶽與笙簧并韻唐末以後文不雅馴所以馬陵長平成臯官渡妙筆形容千載如昨後世宿昔不甚辨了其最相紕謬者如岐山目爲狐岐梁山稱爲呂梁九河本在陵德忽與繩水同源三江不辨南北直跨彭湖之外如此之類多不勝指予怒焉憂之因按今之版圖取前後二漢書晉宋魏齊隋唐諸史地志列於郡縣之首凡世俗相傳者皆低一字或與古合或多舛互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謹按已下高一字皆愚按也例如風俗通義上搜舊聞旁撫遺逸凡帝王英雄先賢耆舊逸民孝子列女之篇風土城郭宮殿聖賢冢地伽藍寺塔之記或附麗山川述文史籍或標其題目不別區類曲終之奏致廁微言凡兩京十四省共爲一百五十餘卷謂之神州古史考其郡縣成名準古城邑想鄒衍於談天思譙周之

雅名唐以後者別爲一編名曰方輿通俗文冀風雅之士
去就宜審自就撰集垂歷年月顧惟頽乏深愧單寒殺青
簡以多餘憶紅梨而未及復念予杭州下士天目兩湖漸
江三浙鄙平懷石鼓之文武林辨金牛之號他如緣海沃
若實分長水枝流丹陽故郡太半吳興山水目達心想足
稱巨麗今之所梓惟一府九縣其他次第相及餘繕寫數
本貽諸好事非敢作羊公登岷之思杜氏沉碑之想也錢
唐倪璠魯王撰

神州古史考

題辭



神州古史考

錢唐倪璠魯王著

男灝次序

浙江

志云浙江析揚之南路開之北東距海洋西極宜欽
梅嶺仙黃爲咽喉具區三江爲藩蔽崇山巨浸所在
今之關中也

孫榮漁山校訂

瑋曰郭璞窮玉山之源桑欽稱浙江之水丹陽接襄

西連故鄣之都吳郡分疆南望會稽之泊而章安之

縣直控東甌始茂之山欲跨南越及夫三星東聚五

馬南洋澤國幾成於汴州中朝還擬夫江表使錢唐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三江之地比六郡之移家餘杭一葦之鄉類五陵之

見徙今者二十八宿猶聯吳越一星一十一州且合

東西二使而兩浙之道與江南抗衡矣

杭州府

領縣九

謹按杭州故吳越地戰國時屬楚秦漢爲會稽郡之餘杭

錢唐富春地後漢餘杭富春二縣屬吳郡吳分置東安郡

治富春晉錢唐屬吳郡二縣屬吳與陳置錢唐郡隋置杭

州治錢唐大業初改爲餘杭郡唐武德四年置杭州天寶

元年改爲餘杭郡乾元元年復爲杭州唐以後郡縣另

錢塘縣

附

戴方輿通俗文

新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四十里

置屬吳郡宋齊因之

縣唐復置屬杭州

...
...
...
...
...
...
...

於潛縣在府城西一百七十里

神州古史考

謹按於潛漢縣二漢屬丹陽郡

晉宋齊屬吳興郡
晉志吳興郡於潛縣有潛水宋志於潛令漢舊縣先屬丹陽齊志有隋屬

餘杭郡隋志餘杭郡於潛縣有唐屬杭州
天目山石鏡山有澗溪舊唐書志杭州於潛縣屬丹

陽武七年置
臨水縣於潛
縣於潛還杭
州新唐書志
於潛南三十
里有紫溪旣

田貞元十八年命杜預開又鑿今仍漢名也渠三十里以通舟楫有天目山

昌化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按昌化本漢於潛縣地唐置紫溪縣又析置武隆縣改

武隆爲唐山俱屬杭州舊唐書志杭州紫溪縣垂拱二年分於潛置萬歲通天元年改爲武

武隆縣其地舊屬龍安元改爲唐山唐以後改今名也

浙江玉山其水經建德合婺溪過富春爲浙江入於海

有山居江中潮水投江十折而曲故云浙江
肇曰浙者折也蓋取潮水出海屈折倒流也

謹按山海經浙江三天子都在其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

南郭璞注云地理志浙江出新安蠻中東入海今錢唐

浙江是也黟卽歙也浙音折又云浙江出歙縣玉山莊子

曰任公子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得大魚離而腊之自

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陸德明音義云制諸

設反依字應作浙漢書音義音逝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

曰河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司馬云浙江

今在會稽錢塘桑欽水經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

杭東入海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水出丹陽黟

五

縣南蠻中又東北逕建德縣南又東北入富陽縣又東北

流至錢唐縣穀水入焉水源西出太末縣穀水又東入錢

塘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云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唐縣

入浙江是也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

逕其南者也秦始皇三十七年將遊會稽至錢唐臨浙江

所不能渡今有地名浙江渡在浙西對蕭山縣西與故道餘杭之西津也浙

江又東合臨平湖今俗名天開河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

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按此知浙江通臨平湖今

之杭州皆昔江水所逕武林西湖不與江隔故武林之水

東入於海亦皆由浙江入海者也蓋杭州地形西南多屏

障之山東北皆汪洋之水靈隱諸峯皆江中危石侵山有匪橫海無窮自後人通加興築故錢塘縣治凡經數遷吳地記縣惟浙江今無錢水按錢水卽是武林之水此時已不入江隋唐以還形勢復變悉皆人力所造陵谷遷多滄桑變易浙江之流逕錢唐者也唐曰三天子都本爲湖河之源姑蔑之地復與穀水並導吳越當禦兒之境纔登壘壁之場秦漢歷餘杭之津無非帆幘所逕是以道西津以從事湖出金牛歷東江以漫遊岸鳴石鼓今之郡城昔皆江水自樟林之衍截柳浦以築城同浦當衝止鐵幢而下石使長堤蜿蜒秦皇欲鞭石成橋巨海洋洋梁氏愧浮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六

山作塋武林爲明聖之水既蓄洩以因時臨平通詔息之湖復壅塞而非亂而三塘所築永無魚鼈之憂六井既開不復鹽池之賦比漢帝宣防之築豈惟一人類子夷城郭之心匪伊朝夕若使息壤不存弁髦因敝江沙瀉而隄岸崩湖水於而泉澤竭天目諸山泛漲成川海潮客水乘之而入然後縮涸水以蘆灰填西山之木石僕本錢唐漆室之悲幾其發不血痺者乎

潮錢塘江通海潮每晝夜再至卯酉之月爲陰陽之交氣以交而盛故潮獨大於餘日小則水漸漲不過數尺大則湧濤高數丈每年八月十八日郡人焚觀舟人漁子祈禱潮浪謂之弄潮往往有沉溺者有司雖禁禁止終不能遏

謹按浙江潮詳盧肇海潮賦及進海潮賦表茲不具載文苑吳華水經注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朔及望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之

神也昔子胥死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文種城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故乘曰濤無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王充論衡云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賜夷袁投之於江子胥悲恨驅水爲濤以溺般人今時會稽丹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七

徙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悲驅水爲濤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申徒狄蹈河而死湘江河水不爲濤衛甌子路漢京彭越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茹汁灌漉旁人子胥先自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在豈性於湯鑊勇於江水哉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

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於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濤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湧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盛快也吳敝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八

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濤夫濤濤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濤者乎濤入三江岸沸湧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淮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人子胥之神亦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抱璞子亦稱俗人云濤是伍子胥所作妾也子胥始死耳天地開闢已有濤水矣吳越春秋載吳王夫差賜伍子胥死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者潘曰三江稱子胥之濤

猶夫七里著嚴陵之瀨耳謂子胥不爲濤將毋嚴陵不爲濤乎且濤濤居前胥陵在後山川之靈神或憑焉故叔有云似神而非斯言得之且夫石雖清響以應焉牛魚懸驅以奮旆據朝而至旁魄而生亦未必狀彼鯨門同茲鯢穴者也若云必在吳都不登越境則子胥不當恚越鼓鼙於胥山之傍文種不必怒吳帶甲於重山之下嘆故國之狐祥學江神之牛鬬此亦盡有三江之地而云伍相居前南陽附後惟其似之無分疆界耳且祀神以弭江濤之害非假神以鼓水波之惡列山周棄配食三朝祝融句龍見稱二祀鮑君桑李猶或有靈天吳海童不肆其虐感乎人心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九

通乎帝聰而謂江湖之神不爲子胥也乎
定山在府城西南四十里特出浙江中數百丈湖至此山在府城西南四十里特出浙江中數百丈湖至此山在府城西南四十里特出浙江中數百丈湖至此
白海門來勢若雷而山峙於江中與湖相連山
北望湖乃迴矣故詩若神馬馬定山此鄉有徐村新
砂馬嶺牛坊嶺又有山在定山之北鄉定山鄉有
羅盤山山北有將壇山南有鳳水二洞葛洪
煉丹於此山西南有龍門南岸壁立上有龍潭
謹按吳地志定山突出浙江中波濤所衝行侶爲患水經
注錢唐縣東有定山諸山皆西臨浙江按此知古錢唐水
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濤謝靈運富春渚詩云宵濟漁浦
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亦亭無淹薄丘遲爲新安太
守經此有旦發漁浦渾渾詩云漁渾渾未開赤亭風已颺李

善注吳郡綠海四縣記曰錢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山江中波濤迅邁以避山難長發錢唐已達富春亦亭定山東十餘里沈約爲東陽太守有早發定山詩曰望忽斜登峻頂復向山標峯探紅外置嶺白雲間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五浩然早發漁浦橫轅寄芳春言三秀徘徊望九仙五浩然早發漁浦詩詩以問漁浦口桃間暗相撥璫曰朝發錢唐暮宿富春江迴漁浦之潭山枕赤亭之野謝康樂之所曾賦沈隱侯之所嘗遊蓋波濤衝激之地行旅棲宿之所也

樟亭即浙江亭有舊

謹按古樟林桁也唐曰樟亭驛異苑云晉時錢唐浙江有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十

樟林桁大船每有來者輒漂置搖揚而不可禁嘗鳴鼓錢塘江頭波濤如故惟船吏章尊能相制伏及粵死遂按按樟林桁右若江南朱雀航古時未嘗築塘所謂錢塘者別在西竟龍山而下江名柳浦船航以渡航桁通稱以樟木得名矣孟浩然與錢塘令登樟亭驛詩百里鳴雷震關關騎出江上玉帶朝觀照日秋空迴岸又與杭州薛司戶登樟亭驛詩客別山茲眺牛出青林高柳幕英傑數芳筵下綸欲白居易有樟亭驛見楊舊詩又宿樟亭驛詩云半夜樟亭驛愁人起望鄉陶翰有樟亭驛觀濤詩鄭谷亦題樟亭驛樓矣續補神記錢唐士人姓杜船行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聞棉載

之後歲白霜去杜之便病死也璫曰晉稱樟林之桁造舟爲梁唐號樟

亭之驛長堤築土自隋郡建於柳浦唐城築自江塘郊海門而池浙江下鐵幢以射潮水美子烈之旨述嘆彭城之神功乃知豫章比郡豈曰常材松陽之門並傳千載故至今以樟亭名驛西朝志浙江亭古之樟亭也

錢唐古泉亭近志

謹按漢書地理志會稽郡錢唐縣莽曰泉亭知泉亭即是秦漢錢唐舊縣劉道真所記防海大塘一境逼近江而縣在靈隱山下者也云靈隱山下者在靈隱山西南臨江之迤靈隱即武林山在柳治西凡南北諸山悉皆靈隱名武

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土

林山臨江古錢唐縣亦在今郡治西南近黃山浦所稱華信錢塘率多崩圯今基址猶存考之記載錢塘古泉亭有紫木如霞爲潮所衝鄉人華信將私錢能致土一斛舉錢一千旬日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謫不復取背紫土石而去故作成此隄以捍海潮後因號爲錢塘按議曹華信之事本劉道真錢塘記所稱若乃泉亭紫木爲潮所衝因而築塘雖引委失源攷其立言信而有徵矣余錢唐人也又嘗凌江而居卽是隋唐舊治之南嘗游黃山過白塔橫沿江而西卽沈約宋書所云黃山浦也其地有徐范諸村漸近定已諸山唐時稱爲范浦北望靈隱諸山南臨浙

江有長堤如帶卽古錢唐秦漢舊縣及華信所築之錢塘也余視臥菴一株不知年代問之鄉人答云錢鏐王末經築塘已有此木昔爲隄護今潮水衝激江岸崩頽枯木復出耳且此木有神犯之作祟故嘗酒肉滂沱歌吹沸天余因念舊記泉亭紫木得毋是耶庚子山賊東海白木之廟西河枯桑之社此樹婆娑千年棧枿矣今郡人感錢氏之澤惟知以錢氏塘篇吳越王之跡舊傳未詳前史錢唐本秦漢舊縣至華信築塘亦稱錢塘又東江塘是截柳浦南唐已還築城建治兼以錢塘名縣而濫墾人居時多侵敗故白公禱江神之祠樊川美子烈之蹟又東爲捍江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主

塘卽鐵嘴浦錢氏所築之塘也番曰紫木似樟林之舊比于白鹿青牛泉亭亦漢平所名豈云蛙聲紫色西津地近後漢所以度人餘杭南渡狹中蠱秦所以達于會稽陳朝之檣叱彼後生西陵之松憐其少婦話千年之舊事想其直照狐狸窮萬里之奔流是必登乎星漢矣

范村

在府城西北三十里范村市濱江往西溪者由

謹按唐時稱爲范浦崔國輔宿范浦詩路轉定山繞塘橫范浦連是也又云村烟和海按錢唐郡三姓全范褚見漢晉書范平字子安錢唐人其先銓侯徵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索通該百氏謚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

其德行三子與威泉泉子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百有餘人蔚可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南史范叔孫吳郡錢唐人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十人

同時疫病惟餘法先病又危篤范苗父子並亡范敬樂家

口六人得病二人喪沒親鄰莫敢營視叔孫並爲瘡痍弟

恤病者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又云范元燊

字伯珪吳郡錢唐人博通經史居家不出城市園蔬爲業

出行見人盜其菰退走不泄或涉溝盜其笋元燊伐木爲

橋以度之盜者大慙又范述曾字子云錢唐人見梁書良

史傳藩曰地近泉亭總會稽之西部塘橫范浦歷漁瀝之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三

東津徘徊于定已諸山咫尺于柳同之浦猶之錢唐轅絡

古漢史述其封侯又如錢唐杜子恭齊書稱其拜墓全琮

之族著績東安稽瀾之門徒居陽翟此則御龍之家世祿

歸于范氏者也

武林山

在府城西南一十五里漢志志在武林山武林

百里靈於錢唐南垂懸崖北垂懸崖餘杭宛然數

高峯南起曰南高峯有飛來峯雲隱巖又有石笋靈

鷲嶺留月生蓮花諸峯有龍泓寺松玉乳樹旭呼

諸洞有三生石煉丹井冷泉亭可三丈廣云武林山在武林

門內一里有小土阜高可三丈廣云武林山在武林

一百步甯有長壽寺今改聖壽寺武林水卽錢唐水

二水南出有日南湖北出者曰北湖南則從石人西源合

水出嶺合雙桂永清月桂諸山北則從石人西源合

白沙鵝光諸嶺舊志言西湖源武林山水聚時名武

入湖者皆
武林山也

謹按武林山卽靈隱山其溪卽武林水一名錢水舊記自南徂東臨浙江一派謂之靈隱浦見顧夷吾漢書會稽錢

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

望錢塘記靈隱山有石穴傍入行數十步有水廣丈餘昔

有人采鍾乳聞穴裏搖搖有聲出矣又曰靈隱山四布似

蓮中央有穀榘甚高大水經注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在

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

以稽留爲號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逕其南王莽更名之

柳州古史考
——
湘江卷之一
——
苗

曰泉亭地理志會稽西部都尉治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

出也闕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按此知武林之名其山卽

靈隱山水卽錢水今地形雖改水入浙江之道異於前志

故吳地諺言縣惟浙江今無錢水考之漢志是必縣之大

山鎭而爲
元圭浙江之水四山總號武林孤石特標靈懸縣居其下

江逕其南當巨海之奔流表鎮山之所出昔者潮河兼注

今則潮水逼波蓄之則千頃斯澄洩之則萬畝是漑若其

培婁之餘焉能出水者乎

靈隱寺 在武林山北高峯下晉咸和間理公建山門榜曰絕勝覺場葛洪所書正殿曰覺皇寶殿宋之

問遊靈隱夜吟詩二句久之不能接有坐禪老僧續之
遲明不見人以爲駭賓王云大曆六年修會昌廢

吳越王命永明延壽禪師重建有西栗樹慧理西天
攜來種此實小珠美惟蠶隱數十本移他處則不生
大樹堂一株理公手植令泉亭在飛來峯下唐刺史
白居易詩

泉二字有觀風虛白侯仙見山五亭相望冷泉傳石
門澗水舖先時深廣可以通舟後建閘以蓄水又有

溫泉在冷泉之上首今涸

飛來峯 在府城西二十里靈隱而山晉咸和中西僧慧理登此山嘆曰

此是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
代飛來因號其峯曰飛來一曰鷲嶺
稽留峯在天竺

許游灘又名洗耳灘白牛橋箕山舊志謂皆晉時許

峯九域志天竺山葛仙翁得道之所在府城西十七里蓮花峯在下天竺寺西有孤石四十圍頂上四圍

蓮花峯狀似千葉蓮花又有宰相峯在蓮花峯北
下向西如宰相冠峯在飛來峯西南唐天寶嘗雨

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五

云相傳月中桂子落此峯生成大木其花白其實丹或云天降靈實於此狀如珠璣識者曰此月中桂

白猿峯 在武林山慧理呼猿洞白猿峯詩序云慧理畜白猿於此

寺月明普濟清音滿室一說理公驍飛來處也六朝
宋時有僧智一訪舊蹟畜猿於此洞門甚狹側身乃
入實室是室即長夜又一洞至大盤行數百武百

石名在臺無垢院一名卓筆峯有石魚石笋形如

甘泉博物志松脂入地震鸞峯在下天竺寺後龍弘

千年爲茯苓以名
在天竺山靈鷲院理公巖之北赤烏二年葛仙翁
同於此山遊而石上碑故所上下過蕭山昔南采

石乳者入洞聞玉乳洞一名巖石室一名羅漢洞吳
商齋風浪之聲赤鳥二年葛孝先於此得道

後人就道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其廻旋曲折有巒
錫捐滴沁凝大旱不竭登上仙脫白石之藟龍鼻爲

大陰之戶耶
韜光寺
在靈隱之巔宋之問詩樓觀滄海日
門對浙江潮指此有楓木塢在中下

六

荒

謹按此皆武林山一名靈隱以山名寺卽漢書地理志武
林山武林水所出水經注浙江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唐寺
故縣浙江逕其南是也本事詩云唐考功員外郎宋之間
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游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
吟且爲詩曰鸞嶺鬱峩峩龍宮鏤寂寥第二聯搜奇覃思
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命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久不
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吟詩適遇欲題此寺
而與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卽與吟之再三吟強因曰何
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楊弘誦詩亦云曾過靈隱寺
江邊寺獨宿東窗笑海門
之問愕然訝其邁麗又續終篇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
神州古史考

幸

飄飄蘿登塔望剡木取泉遙霜傳花更發水輕寒未凋待
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僧所贈句乃得一篇之警策遲明
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所知者曰此谿賓王也之問諱
之答曰當徐敬業之敗與賓王俱追捕之不獲將帥慮失
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
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
卒賓王亦落髮遍游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
以興復漢朝爲名故人多獲脫之按古湖與江通故班氏
稱爲武林其水入海關關謂之錢水亦云入海皆是由江
以入爰在唐時雖蓄洩之道尚與今異然湖水已不入于

三十一

江矣故顧氏于錢水之下引吳地記言今無此水蓋以江
運錢唐之處有丹陽之漸水有太末之敷水二水之外更
無錢水入江耳若武林山水注而爲湖唐時名錢塘湖注
洋千頃之波烏得云今無此水乎汾州之吟詩中之景或
引古之山川或登今之絕嶺山頂院云招提此山頂寶島
靈隱寺詩云絕頂得云是矣白居易泉亭記略云東南山
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
亭在山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
得要地搜勝泉物無遁形自郡城抵西封叢山復湖易爲
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有韓僕射阜作
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三

侯仙亭白居易使客亭詩諸客作詩安山下空樓妓柳
有座臨侯仙亭詩張詩來及湖華製公白貌何味水贈柳
且且有飲美酒與靈應在詩情可使無登山與臨水猶未
缺人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
及有司郎中河南元黃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
之列可謂佳境彈矣時長慶三年八月也靈隱寺舊有七
葉堂白居易詩宜人七葉堂 舊復修之葉堂額署趙何特舉
早霏微風正蕭瑟清開一覽歷可消百疾又有紫微
在飛來峯後山南唐詩與興興使使宜宿雲微眉和特
詩靈隱寺唐詩之卷自樂天有靈隱寺紅衫女觀光上有
公茶井北高峯左巖上有白樂補法安院有白樂天寄皆
頭羅隱靈隱寺碑記略云浙水之右武林山寺曰靈隱

三十一

羣山環倚一峯中斷平湖鑑物洪濤驚人雲生若趨石怪
欲語陸羽記云東晉咸和初有梵僧慧理由天竺至吳曰
茲山靈鷲之一峯耳何代飛來乎所攜白猿復識其處
彼古地同乎新豐憇蓮花之石翻貝葉之文洞深有天巖
遂爲室晉宋已降賢能迭居碑殘簡文之辭舊有梁簡文
帝賜靈隱田
像記今不存勝森稚川之字山門圖絕勝覽場相傳葛謝
洪所書或云宋之閒書
亭端然袁松多壽繡角畫拱霞翬于九霄讓并丹楹華垂
于四照修廊重復臂奔賤玉之泉飛閣碧甍下映垂珠之
樹風鐸觸鈞天之樂花樓樓陸海之珍碧樹花枝春榮冬
茂翠嵐清籟朝融夕凝靈隱山上有夢謝亭鍾嶸詩評云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三

初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於
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杜治養之十
五方還都故名客兒亦見又按靈運傳祖父父渙渙不慧
早亡靈運幼便穎悟文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渙渙那
得生靈運當是父渙旬日亡也陸羽記客兒亭亦曰夢謝
亭白居易餘杭形勝詩夢兒亭古傳名謝自注云云西靈
隱山上有夢謝亭即是杜明浦夢謝靈運之所因名客兒
也今靈隱合湖橋南有翻經臺相傳謝靈運爲兒時翻經
于此翻經臺在廬山此其託名耳起居舍人姚鉉有詩云
康樂悟元機寂寥此棲息經翻貝葉文臺近蓮花石白樂

天詩云一會靈山猶未散重翻貝葉有來由足明精進緣
端也頭舊志有石面靈桃在翻經臺之側生石面每年結實甚大璠曰康樂寄養錢唐
遂盡江左之美是以發明師之夢靈眠彼通感大父之言
羣族是托論謝公之世固山陰之可兒稱杜氏之亭則武
林之佳客而此鄉之湖足勝昨哩回踵矣天竺寺者相傳
晉慧理所立在靈隱山唐釋皎然有杭州靈隱山天竺寺
故大和尚塔銘其略云大師錢唐范氏諱寺眞字堅通齊
信安太守理之八葉後移籍天竺住靈隱峯時大曆二年
也戴文苑惜其文不佳未足詳靈隱山天竺寺之所由也
故存其梗槩今謂之下天竺寺舊志云下天竺寺晉咸和
中梵僧慧理指此山曰此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三

吾天竺寺小像何年飛來即其地創院開皇十五年等會
與錢唐唐人有仙文與通安禪師相繼陳仲仲開山
南天竺寺唐本號五百羅漢院又有靈鷲寺在飛來峯下
慧理卓錫于此唐人有詩云靈鷲名山萬古名幾回無事
應隨行殿前靈水晴窗急塔上春臺曉自生勸修經鉢
梵語鳥窠詩候鐘聲我來借得蒲團坐歸去閒眠夢亦
清今有合湖橋在飛來峯路口北澗自靈隱而下南澗自
天竺而下合流于此號曰錢源唐時有靈隱寺門裏居中
所書白樂天詩一山分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
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又云前靈花發後靈見上
行通處天香桂子落紛紛又留題天竺靈隱寺詩云別橋
橋白石解網下青苔自注云寺橋在天竺明洞在靈隱山
下張船飛來峯詩云分流入寺前李白與從姪良遊天竺
寺詩有云登翠閣遙海當新詩歸流嶺顯題天竺寺有云
直上孤頂高平看衆峯小又其中天竺寺隋立任僧紹峯
云青翠滿寒山林蘿覆冬沼

州古史考

州古史考

注所謂四山之中高崖洞穴石室三所飛來蓮花諸峯即
鄭氏所謂孤石壁立其上開散狀如蓮花道士長往不歸
因以循留爲號者也鄭善長亦不詳道士姓名爲誰氏耳
舊記靈隱山許由葛洪皆隱此入去志歸本號稽留山
見半記舊志稽留山下有許政許現墓許道子政以遠死或
前并安州司馬現員沉中復官之姑葬此許爲鹽官人或
云許遠游舊志按晉書遠游隱餘杭懸雷山嘗遺義
之書云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漢末諸
得道在焉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靈隱在山陰臨安
之間層巒複岫所苞遠矣通既過游名山登巖茹芝諒亦
至是由游之說爲篤論矣舊志山遂名許由許由居古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三

開晉許遠游所棲止之地月桂峯者唐人游詠之餘山
遂寓此名而號爲許由山川命氏宋延清李太白白樂天之徒並稱之宋之問李詩
有桂子落秋月白公嶺州東城桂詩子墮本從天竺寺自
注云杭州天竺寺每歲秋中有月桂子落又留題天竺靈
隱兩寺詩宿因月桂落辭爲海榴開自注云天竺嘗有桂
子月中落靈隱多海石榴花也陸羽二寺記云連巖棧伏
虎棧皆靈隱山前澗中怪石之狀又云石門澗南有巉岩
舊有臥龍石橫澗中陸羽碑記今失舊志曲水亭一名流
盤曲折可流觴傳有遺式所山川記云靈隱山有青林崖
五陸羽二寺碑今失所在龍洞其上古儲桂慶冬不凋故其林常青龍泓洞即錢唐

記所謂水廣數丈昔有采鍾乳者聞穴裏搖搖有聲是也
唐咸通時齊陽人丁飛字翰之居龍泓洞年七十二輪葛
巾布裘步屐登靈隱山或云吳赤烏中葛孝先所居
場煉丹并丹竈並在靈隱山或云吳赤烏中葛孝先所居
或云晉葛洪亦曾居此詳見見陸羽二寺記甘澤謠說圓
觀之事亦云葛洪川畔牧豎歌詞天竺寺三生石上矣見
呼猿洞亦慈理舊蹟張祐遊靈隱寺詩好是呼猿久西巖
深鄉連陸羽二寺記後漢陸文該學易于隱居堂圖淮南
王劉安及九師之像于屋壁東西又名九師堂舊志隱居
鐘字文該納緣于靈隱山澗南造隱居堂栗山當作栗山栗栗之形字同虛虎
耳隋書地理志餘杭郡錢唐縣有栗山吳地記曰栗山一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三

名新石頭山上有城下有飛泉石杵有吳先主刻題處石
杵內有金姥山故老言於此山采金劉道真記云縣西有
姥山絕巔之上有石鏡一人搖動與千人不異顧野王與
地志靈隱山南有玉女巖山下有飛泉三道石杵澗二丈
長一丈四尺吳大帝刻爲黃武二年歲在戊午八月三日
十二字餘卽漂微若存亦見袁字世舊志黃武二年
石人號玉女岩一名新婦石西北有珍珠場東嶺巖字
記云靈隱山南有一石狀如人形兩臂分明俗謂之女兒
山韶光菴禪師所立白公嘗與爲友題其堂名法安
以詩招之詩云白屋炊香飯葷腥不入家題吳陸葛粉洗
食簪伴一脫茶艸光不起報之曰山僧作可來青峰明月
惟教下碧天城亦不能飛錫去恐妨驚轉翠樓前內有金

蓮池翠龍井禪師蜀人當唐穆宗時謝出遊師蜀之曰郡
天可旋達集仰止禪師遊靈隱山集詩塢值白樂天守郡
錫焉樂天問之遂與爲友九里松袁仁敬所植袁公于
開元十三年刺史杭州公于神功元年九月申中絕倫前賢
有詩云黛色疑從天目雨寒聲不辨浙江潮先生玉泉寺
相傳齊建元中所立法于此超宋來居錢唐之靈苑山嘗
講經有龍化爲老人來聽焉白氏長慶集玉泉寺南三里
澗下多深紅躑躅繁艷殊常感惜題詩以示遊者詩云玉
泉南澗花奇怪不似花護似火堆又云寧辭辛苦行三里
更與留連飲兩杯又云龍潭玉泉色觀其異鱗
五色游魚乘空爲佳觀矣其中藍白色者最異狀若素
神州古史考

壁夜暉又似晝天雲散非尋常金魚足可彷彿其餘山川
諸奇已載近志事多翔實雖未能一皆徵信然大槩皆武
林之山後人復假聯支更張氏號惟四山之中猶存靈隱
舊名隋唐已前年代綿渺淺見未聞非所詳究者也璠曰
武林山武林水者錢唐之名川杭州之靈嶽方茲東武狀
怪山之自來譬彼蒼梧擬逃石之自立拜燈王於石室跡
想鶴鳴禮花首於山龕垂如鵬翼驚憤卽看閣之嶺有石
壁之崔嵬梵音觀海潮之音總山靈之最員辭是以招提
都比寶塔駢羅才子詞人野夫游女文情藻思之下思入
禪林桑津蠶月之初來依定水其中重巖複嶂深澗洞壑

奇嶺千雲高林蔽日澗道以迂迴而復直石路則似壅而
能通思九里之蒼松既能却老視四山之怪石悉可留年
烟霞與文雅浴心洞霞溪谷並管絃俱韻同水樂梅花春早
欲銷雲以成溪西溪絳葉秋來學燒丹而似火紅兼之
蓮紅沼碧有清風之送涼桂白峯青狀小山之承蓋
荷桂千人搖石還過金姥之山五色游魚流映玉泉之水
昔人所謂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于斯也

錢塘在府城南唐元和志云昔邑堤偏近江流功曹華信
月之開塘逐沙河塘在錢唐縣舊治南五里唐志咸
成因之開塘逐沙河塘在錢唐縣舊治南五里唐志咸
決之近南有塘頭遺跡尚存舊志外沙河自承昌
神州古史考

門上經城東虎永昌塘蟬蟬樹刺至蔡明橋北達
春門外河相合沿城轉西至德勝橋東與上塘運河水合
河西入於洋湖轉北至德勝橋東與上塘運河水合
前沙河在菜市河外太平橋外沙河北連後沙河
通隔錢山仁和鹽場東南接外沙河在良山門外橋子
昔管于此開塘運鹽河後沙河在良山門外橋子
橋北其前按城內運鹽河後沙河在良山門外橋子
河北連菜市河內運鹽河後沙河在良山門外橋子
武肅王始建侯潮頭既二門潮水盡向西陵遂是竹
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既二門潮水盡向西陵遂是竹
絲續巨石植以大木爲樁捍之城基始定土人相傳
吳越王箭所射止處嘗立鐵幢因名鐵幢浦今其鐵
謹按古錢塘在郡治西劉道真錢塘記曰防海大塘在縣
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
能致一斛土者卽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

而詢不復取于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既過絕
潮源一境蒙利也水經注引其事云故改名錢塘焉世說
劉孝標注引錢塘記曰縣近海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歛錢
僱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按劉道真有一二晉時人晉
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世說陸士衡入洛客張公
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為宋元嘉間錢塘令從事沈演
之巡行表薦劉道真與徐統令劉道錫為二邦之首最治
民之良宰文帝嘉之各賜穀千石按錢塘記者當是元嘉
時人云部議曹華信者疑是漢人漢世始稱為苗如功曹
之為富強代漢之徵元和志亦云華信葉時為郡議曹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凡云錢者錢唐縣名秦時已有之華信斂錢築塘故鄆氏
云改名錢塘自唐至今縣名從土唐末錢氏之興又築捍
海塘錢塘之名幾成識矣唐書錢塘縣南五里有沙河塘
咸通二年刺史崔彥曾開按古錢塘沙河塘及錢王所築
捍海塘凡三塘始自西南漸及東北縣治因之而徙都會
自此而成華信所築僅護古治之東崔氏所開漸及舊治
之南而最後一塘其功尤烈於是成吳越之大邦饒汴州
之佳氣杭州之民俱賴其利者也塘曰富春之渚西連定
已諸山餘杭之津北漸江湖之尾桐魚鳴詔息之岸悉可
通江金牛來明聖之湖原無隔水是以狹中可渡秦水患

其水波山下有都漢室稱其疆土讓曹之結以一斛刺史
之夾以三沙及夫四十雄州三千強弩膏腴上價之地本
歎吾魚游頭衝突之餘居然建雄昔時開築因錢為名繼
乃代興以錢得姓此亦自天作之所當三塘建祠以章厥
德者也俗說以華信斂錢築塘為妄者非錢唐秦時已有
岸海塘錢塘前皆錢氏之廣者致若吳越王姓豈亦妄乎
宋云為報龍王及水府錢江借取築錢城其地有錢王
御木橋考之前史羅木日本國所獻錢王臥石為塘中寶
以鐵大木為橋奉天拔起土人豈作錢王臥石為塘中寶
乃知即昔所謂羅木也頃者滿漢人居住波流久
之則海勢漸漲城下為有藏者所深愛
錢唐縣舊治凡四一在錢塘山麓一在錢塘門外皆秦
魏時治也一在錢塘門內今錢塘北唐治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寺故址在紀家橋華嚴會稽西部都尉治漢文帝時會
治山陰武帝元狩中徙錢唐在武林山舊州治凡三
今蓋隱山是也其定在處久不可致矣杭州治凡三
時蓋一在餘杭舊志云開皇九年置杭州治餘杭是
一在錢塘舊志云十年移錢塘是也一在鳳凰山之
舊志云從移柳蒲西依山築城即鳳凰山之
右是也唐州治因之為吳越南義所都
謹按錢唐古縣近江在靈隱山下即武林山今靈隱諸山
總名山南至江為錢唐古縣縣治近今餘杭二村今街名
有塘蓋古錢塘也北至縣東里許即華信所築之錢塘也
西溪謂之靈隱山下
劉道真錢唐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昔一境逼近
江而縣在靈隱山下至今基址猶存議曹華信乃立塘以
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與錢及成縣境蒙利乃遷此

地於是置錢塘縣按此秦漢以來錢唐古縣之證卽漢書會稽西郡都尉治王莽之泉亭也又按吳地記果山上有城詳見前疑卽古錢唐縣因山爲城之遺跡也後漢省錢唐入餘杭范曄書朱備封錢唐侯郡國志無隋于錢唐縣置餘杭郡故錢唐亦稱餘杭又隋置杭州皆以餘杭得名者也

舊志開唐三十三里九十九步南故舊唐書志杭州理錢唐又移州治於柳浦西今江干

東臨江有錢塘大道謂之江塘其地多是杭州大姓所居而山河中間石塘高可一二丈委十餘丈前後爲錢塘江後爲龍山河中謂之石塘起南北深坎自前後後錢塘江後爲龍山而八里所稱江塘者皆隋唐時城基也蓋此地舊江而後

昔時臨江登岸故李華云雲游於城下是其舊錢塘城也

東郡臨江爲南亭子卽杜牧之所記白錢氏立鐵鐘之廟是爲江而東皆爲江塘塘上金城舊漢今女牆已壞城雖在廢址爲民居而龍鳳爲城江河爲池山川城郭雖著矣

又云貞觀六年自州治南移於今所去州十一里又移治新陂成二十五年復還舊所是隋唐時錢唐縣治一在柳浦州治之南所謂自州治南移于今所者也一在新

城戌所謂又移治于新城戌是南齊時唐寓之叛以新城戌爲天子官者也

在唐書志所謂移于今所復還故所者按錢塘門外舊是時建縣名爲錢唐縣唐書志錢塘縣錢塘門外舊是後世之名非秦漢舊縣也所隔江之錢塘也此縣南五里有沙河塘以塘北五里尋之唐之舊縣按牒而知矣李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三

華杭州刺史廳壁記其略云杭州東南名都後漢分會稽爲吳郡錢唐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海國家

阜成兆人戶口日益增領九縣所隔蒞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崔尚書許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

德遠業魏左丞羅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韋太原崔河南

劉右丞侯中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以相國元公勾朝之開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遍臨此

部况郊游門池浙江三山勳撫于掌端靈濤歡歡于城下水牽丹服陸松山岳聯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災沴繁興寇盜連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王師雷動元惡授首

乳哺疲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平爲之公體仁而清直方簡亮澄沉有清江之姿巍峩有秋山之

狀旌次讓利轅門無聲以卿佐之才進王澤敷德政也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記州治內有虛白堂長慶中刺史

白居易有詩云况有虛白堂坐見海門山又云虛白堂前街退後舊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植故韓公嘗此

云虛白堂前街退後舊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植故韓公嘗此九日登高齋詩遲日高齋對浙江又有東樓武德七年置

長慶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三

集有初領郡衙詩云直下江樓閣近東樓更高重題別東
樓詩東樓勝事我偏知又有東樓南望八韻都樓夜宴留
客東樓晚眺寄張水部江樓夕望招客諸詩並載長有清
暉樓白氏詩序嚴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東南樓名清暉
詩云嚴維制茲樓自名為清暉暉曰錢唐古縣負山成郭
爲吳郡之邊陲凌江而翔實會稽之西部漸江穀水武林
之水兼主客以亂流明聖作湖臨平之湖通數澤爲巨浸
柳浦建郡殆與州連新城之成復分縣治治蓋屬於西南
繼浴日於東北者也

南亭子

近志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三

謹按南亭子唐錢塘令李子烈所立也今不詳其所在大
約在唐時州治東南近鳳凰山白居易有南亭對酒送春
詩云獨持一杯酒南亭送殘春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其略云越郡李子烈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爲錢唐錢唐于
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靈人者
剗削根節斷其脈絡不數月久人隨化之三歲千丞相云
溝壑人居不一錁錮敗優不休詔與錢二十萬築長堤以
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江平
入天越峯如髻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于
月外東閩西越官善遊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

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聖之神功美子烈之旨迹南亭千
萬狀吟不能已爲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人矣靖日長
樂既建不沒樽里之墳爵臺已平或審蔡丘之地自南國
之銅駝生棘錢氏之鐵鏃沉沙然後稍子烈之舊轍考樊
川之故實南亭樹立次歌詩者幾人故宮黍離又滄桑之
數變而亭子之地可復出矣

鳳凰山

在府治南十里瞰大江直望海門山勢若鳳

凰山後魏入禁苑其麓有鳳凰寺吳越錢氏所建

唐建崇上有梵剎寺下有郭公井相傳郭景純所鑿

金井先是四明開寶王有靈觀并吳越王迎阿育舍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三

山下有中和堂本錢子烈園也自梵天寺北而西
繞松磴爲勝景寺唐乾寧間無着禪師建僧舍多
路自中峯上盤紆天溪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笙歌
古木重石壁前立有輪如鏡中城郭近鐘磬笙歌
原若合璧然其傍有月窟山泉泉石放光石峯之後
御教揚山頂殊平可容萬馬俗名教場石峯之後
舊南立著翠玲瓏森若朝拱錢氏命爲郡衙石第二
舊南立著翠玲瓏森若朝拱錢氏命爲郡衙石第二
此南望則長江帶繞北眺則西湖盡開山有游虎
池又有金屋洞洞明湖柳浦皆無處不可下遊時
舊有沖天觀望海亭分亭聖塔塔後又西爲瑞雲
巖寺龍山之西有大慈山虎跑泉虎跑泉吳越僧
延中立二虎以爪跑山穴出泉名虎跑泉吳越僧
泉甘露寺錢氏立移柳浦西依山築城即鳳凰山
右提也唐州治因之爲吳越王暨南渡郡都今遺址

皆不龍山在府治南十里一名臥龍山又名龍華山
存此龍山與上下石龍相接天目分支沿江而東結
橋于此蜿蜒若游龍然郭璞所謂龍飛鳳舞者即此
山北有鴻雁池沿江為白塔嶺共上為天眞寺舊
臺其下為觀賢祠天龍禪寺天龍禪寺勝相寺龍華
寺八卦田山房為玉奉園慈雲嶺者龍山之支脈也
故其山寺嶺多以龍名石壁間篆列梁單則之歲與
建龍山至諸嶺之巖開慈雲一十八字黃之嶺有
亭嶺下有觀音洞洞下有石龍庵今廢永壽寺舊
名資仁後改上石龍永壽院吳王建天眞禪寺錢王
建寺居山頂今惟一卷在焉翠雲臺錢王建又名拜
觀臺蓋錢王葬天地之所也率則有靈化謂武肅王
御壁存焉祠案
泊步關十餘丈

謹按龍鳳二山杭州之崇山峻嶺舊傳郭璞之謠於古無
考詞既俚俗不類景純祭青島之言事與樹葉識記所傳
前代已驗不必繩以爾雅之文符于山海之讀也或郭氏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雲

先有是語唐末民謠為然舊傳錢氏云天目山垂兩乳長
峯起五百年開出帝王或云郭璞所到錢氏有國時不欲
語聞之中國更其末句云吳姓王表忠觀記龍飛鳳舞幸
于長安亦謂此意今慈雲嶺介于龍鳳二山之間發西皇
皆為龍山來望皆龍鳳山龍山腰為天眞寺亦稱天眞山
山嶺有玉皇廟俗稱玉皇山龍山者錢氏郊天之所有拜
亦云育王山一名獅子山龍山者錢氏郊天之所有拜
郊臺釋老之談或云阿育王王見前或云玉皇皆祀天
帝遺意也陶弘景真誥及真靈位業圖第一第二天主世
所崇奉如元始天尊玉晨文皇大道君顧况云玉太上也
謂之三清淵神靈也謂之三洞大哉玉皇上極金闕青童
紫微扶桑之君仲侯左靈東華之君人雖位在上清而猶
臣妾玉皇太上已下如陪臣焉按古圖丘禘之大祭祀吳

天上帝北極耀魄寶之神周神所謂祀大神天帝之大者
也此亦前代建都祀天帝之所矣慈雲嶺疑六朝梁時所
開非唐末霓聲餘分閭位之年也下有龍華寺梁武帝時
所立有梁朝大樹一株古物也舊有傳大士像拍板門徒
傳大士故漁人遇頭陀指令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便悟
前因夫婦雙修頓通佛法梁武帝召見壽光殿共語真諦
誦講金剛經大士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頌而去東陽雙
林寺傳大士碑徐陵撰詳見金華及高僧傳載之鳳山之
下即為柳浦西至龍山之南皆是後世跨錢塘于江浦始
則截而為塘後又築城遂為建治立都之所錢唐有漁浦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宅

黃山浦柳浦同浦說文浦水瀕也錢唐有明珠凡
浙江至錢唐有一山沿江而出則有一浦循山而入自富
春江而下則為漁浦謝康樂詩宵濟漁浦潭是也見又東
北近錢塘古縣則為黃山浦當在黃山下亦名范浦崔國
輔詩塘橫范浦連見前又東北俗稱范浦今范浦在龍
對范山縣漁浦魚山渡在六和塔下西與對岸相望不遠
潮勢至山已微見成化間府志又東北則為柳浦隋州治
又東北為同浦鹽官海渡直指者也宋書孔凱傳云吳喜
等至錢塘進軍柳浦遣鎮北將軍沈思仁強弩將軍任農夫
南臺御史陸佃夫等率軍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
攻破之乘風舉帆去越定山破其大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早

修爲蕪杭等州觀察使開國侯新樂縣城自秦至山
由夾城唐江干浦錢唐湖霍山范湖周七十里城
門十三今長山門至候潮門觀瀾關城三里舊城爲
于內南自候潮門迤西則城入二里通越門城南雙
戴鳳山于外門一十有三今存十二里竹車
門在子城北朝天門在吳山下龍山門在六和橋
門在望仙門在英南土門在舊橋北土門在舊某
門在舊橋西關門在雷峯北關門在夾寶德門
鹽橋門在舊西關門在雷峯北關門在夾寶德門
在長山門外無星橋錢氏園治在鳳凰山下乃唐
楊行密將攻杭州舊城祖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
楊行密將攻杭州舊城祖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
可圖也白璧營在城內寶劔營在城內青字營在城內
福州營在馬家營在參文大路營在東馬路
在錢唐門外南水橋北以河分界正河而東抵北關
外爲東馬路河之西上泥橋至西門橋爲西
馬路錢王時姓二人馬路至西門橋爲西
名勝或曰馬路姓二人馬路至西門橋爲西
四時花市于此出焉鐵幢清相傳吳王射柳箭
止處舊立鐵幢因以名清又開錢氏子孫謂今
清時高下置鐵幢凡三此其一舊臺其子孫謂今
髮殿爲惡發殿云錢王怒發殿之意發殿今廢
錢王之族門族歷歷無久而後之六和塔在城南
大江南開寶三年即錢氏南果園鐵井欄寺在六和
寺塔以鎮江潮有金魚池旁錢氏錢鐵表忠觀在
井欄以鎮之越林門海家橋南錢氏石幢五代史敘
龍錢江縣吳越時不存元求其事迹不可得錢
周南故老謂吳越時不存元求其事迹不可得錢
錢吳越後自韓之流安故碑有石崖崇化寺憶天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早

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丘齊之小穀魯以多事不時
而城况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而江左尤
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
每至點閱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雄傑夾以
南北矗然而時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
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飾以爲牧人之
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寡以逐驅
於宛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後始念子城之謀
未足以爲百姓計東甬巨浸嶮關夷之舟楫北倚郭邑邇
商賈之寶貨街或侮劫之不意攘偷之無狀則向者吾皇
謹按吳越王錢氏之遺蹟也王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號勇
多智略服鹽自活唐僖宗時屬王仙芝將董昌都平宋直
拒黃巢斬劉蕡宏功拜杭州刺史擒薛明破徐福進蘆杭
等州觀察使新築羅城凡七十里羅隱杭州羅城記曰大
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華
贊四年明歷寺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摩勝幢
題寶大二年水月寺題寶正元年柏賢寺題寶
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瑞瑞寺等九幢皆題寶正寶
橋柱題寶正六年至武肅王堯遺命去題寶正寶
法臣事中國天寶寶正寶正寶正寶正寶正寶
塔年號處處皆題寶正寶正寶正寶正寶正寶
開國除日進之內帑兵亂沉渭水中五十六年
獲而售之錢氏後居天台省名世世世世世世
取其券以爲式尋還其家

優落適足以自樂由是復與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
如響而應愛自秋七月丁巳訖于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
郭以分其勢左右而聖合於冷水源綿亘若干里其高若
千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髦之緩急燕越之車蓋
及吾境者俾無他慮于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以
此城荷得之於人而損之於已者吾無愧與某年月日記
乾寧二年昌僭號王遣書曰與其開門作天子與九族百
姓俱陷塗炭豈若閉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昌不聽計
之三年昌伏誅盡有浙東西之地吏民上表以爲鎮海節
度使改勝威曰鎮東有鎮海軍使院記羅隱撰 國必維九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
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兩府儀
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
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
戶錢鏐朕聞銘鄧藩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平美魯
經則知襄德策勳古今一致資者董昌僭亂爲昏鏡水狂
謀惡貫滿染齊人爾披攘兇渠盡定江表忠以衛社稷
以福生靈其機也氣履清其化也疲羸泰極於粵於塗炭
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
續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篆雖鍾繇刊五熟之釜寶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勸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
詞長江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
將延祚子孫使卿長籍寵榮克保富貴悠久卿怒九死亦
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
付史館顯示天下王謝表云恩旨賜臣金書鐵券一道恕
臣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詹詹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
勞錫臣以山河之誓鑄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
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逮及秉麾每自揣量是何叨忝行
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冀懷初謹未豈期此
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虞庶臣以防閑不至遂關聖

慮永保私門最以功名申諸帶礪雖君親囑念皆云必恕
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謹一日戒子戒
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買禍聖主萬歲愚臣一
心臣誠惶誠恐頓首表亦羅隱之詞也天復二年進爵越
王天祐元年封吳王朱溫之篡隱說王舉兵討賊曰縱無
成功猶可退保越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進封吳越
王又諷王拒其命王笑曰吾豈失爲一孫仲謀耶隱嘗以
曰大弟分先降牛斗與唐宗社作詩侯王皆登綠波亭僧
哭盈階遊王唐曰三千里外一醉水契盈日十二時中兩
度廟亭在子城北門王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
外武職王治兵于此

神州市史考

浙江卷之一

四

孫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元確自稱吳越國
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於衣錦軍建玉冊金券詔
書三樓遣使冊東巨諸國封拜其君長子佐佐弟叙納土
國除元確有字將曹果其人金華令引潮水爲湯池
內漸就其多諸諸者石之立越其旁至今有金華將軍廟
在城南高麗王廟司馬官至潤州刺史新羅王孫前書
被于防雲雲行軍司馬官至潤州刺史新羅王孫前書
陽州防禦使于鍾立南呂城及新城太平鄉又有賴家
將軍孫德忠武人仕果越爲名將金沙灘有賴并以其
將軍與吳越人武人仕果越爲名將金沙灘有賴并以其
爲表奏孔目官審屬不脫執之復以恩恩爲錢唐令禮而
受命故其詩一首稱衡留不得思恩恩爲錢唐令禮而
厚爲王以杜狡阮稱衡留不得思恩恩爲錢唐令禮而
衆爭戰衆裴光約二句稱衡留不得思恩恩爲錢唐令禮而
俗處默時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曰此我句失之

久矣乃爲師可神錢王名鏐呼 璿曰竊以大德日生天地
石櫛爲金櫛名茄干爲藤蘇 璿曰竊以大德日生天地
以黎元爲本大寶曰位邦國以元首爲先全一方者德之
大安天下者功之重若夫獻狀則功罪異情築城豈春秋
之義而羅隱作記有云知我此城罪我此城舍彼取此棄
瑕錄瑜其故何與昔有唐之末大盜移國天綱廢弛宗社
旣以丘墟生靈爲之板蕩彰城王嘯起草莽之中思屬
雲之表沉雄內斷威武外決殄漢宏于越市沈董昌于鏡
水致使黃巢裹足行寄斂手自以爲兵動若神矣夫職守
之策豈南智而北愚異帶之謀寧前忠而後異哉昭皇之
世藩屏重寄龍鳳幾泰岱之形江湖擬黃河之帶服見乘

神州市史考

浙江卷之一

五

軒三死無與及至口血未乾丹書不改免死既承其託殉
生曾無其報部茲鐵券錦衣繫彼王帶名馬貞臣之道其
若斯乎昔平陰納黃夏之謨終成帝業江陵悔德毅之語
自壞王猷夫以順伐逆以治易亂勝負之形其功可見况
夫樓船百萬兵倍王室推誠盟主以總戎麾渡茲京楚灌
彼大梁爲此計者固周公流連之歲亦魏武得志之日奈
何狐假爲勤王之言公子有懷安之志徒爲城郭之謀歌
我澤門之誓有天下者與非有天下者安用是爲乎且地
有廣狹兵有衆寡屯兵八百里何用紿言雄縣四十州徒
資反語而常山避擊非無率然之形高蟬輕陰竊恐螳

之勢比劉琨之英略但知自免非祖逖之慷慨焉能渡河
嗚呼罪我之言其在斯乎若夫為知我之說者當時彈丸
之地遽起么麼州郡之餘竊其名號據國爭權者還為豺
虎提老攜幼者枕倚牆壁川谷流人之血原野獸人之肉
獨吳越之地朝野歡娛池臺鐘鼓三千餘里航海獻琛九
十年中偃旗臥鼓鞭石驅于東門橫塘跨于江浦不學蜀
國江南城下之盟寧同河東劉氏折檻而焚投赤子于母
懷却洪濤于海窟壽終八十釋氏有循環之義享國四王
寶鼎垂納版之勳將非江表王氣終亦萃于此乎
吳王孫休
吳王孫皓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吳

泰望山 在府城南一十里秦始皇遊登此嶺漢會稽
太守吳越史唐咸亨中吳越王錢氏子上建上清宮東
南有羅刹石橫截江濤一名鎮江石為湖沙漲沒
謹按泰望山與地志秦始皇東遊登此山瞻望欲度會稽
故名與地志疑即顧野王所撰又舊志云有金洞門史記始皇至
錢唐臨浙江見水波之惡不能渡乃西北從狹中渡水經
注會稽有泰望山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海鹽有泰望山
秦始皇登之以望東海此錢唐之泰望山或登之以望浙
江若海鹽會稽矣東南舊有羅刹石突出江中白居易詩
嵌空石面名羅刹壓捺潮頭敵子胥元稹重以州宅誇子
樂天兼酬前篇末句云為問西州羅刹石濤頭衝突近何

如羅隱詩云羅刹江邊地欲浮名羅刹江亦又按越絕書天
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中岑石不見到七年岑石復見岑
石長一丈四尺南北廣六尺東西廣八尺六十似類此石錢
唐之沙磧也若云江沙漲沒沙既成埤或漲石亦時見時
隱今自唐以後不復再出疑錢王築塘羅刹之地遂經湮
塞今者不復知其所在矣

西湖 在府城西清波金銀塘三門外周廻三十里其
有明聖之苑唐武林山善志六朝以前史籍莫考惟水經
惡開六井鑿於寶引湖濱之民賴其利長慶初白居易
易重為修葺葺葺湖濱水既規湖之田錢氏置湖濱
士千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夾道非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巨麗尤非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末尤非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不尤非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夜尤非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泥尤非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於尤非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之尤非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處尤非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為尤非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吳
交田家民免俗作荷蕩歌船酒德歌於兵燹
者絕湖西一帶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來居民寺觀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西岸孤山路南東至城下道狹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古蹟松輪太平或倡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疏湖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二畝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除湖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二畝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自是湖中之勝蹟復舊觀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山川之盛也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實為之者也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總稱其西為錦塢為初陽臺又西為寶雲山樓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巖陰羽武林山記云錢塘門至西為寶雲山樓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葺
石頭北河塘忠厚刻大石佛於此曹皇維石為虎頭
東至沙河僧思刻大石佛於此曹皇維石為虎頭
是傳始皇維石為虎頭
舟殆安耳 石鏡山 在西湖北上名寶石山黃郭挺立高

神州古史考

六十三丈過一十三里上有石觀山巍然如觀浮圖
其絕頂爲寶塔一寶塔在山北下爲寶塔山觀山泉
若星墜焉石有山中臺在焉星後形如吳越王錢氏
在竟石北有臺有池相傳王星所居有物焉鳥山
若戲魚然或云其臺有池相傳王星所居有物焉鳥山
山如始石山起諸山至此爲新山有佛石小
右水一橋名挑溪有樓閣在湖上其閣左爲四寺
亭水一橋名挑溪有樓閣在湖上其閣左爲四寺
行可謂之有文水又謂之有文水又謂之有文水
瑪瑙坡碎石又有文水又謂之有文水又謂之有文水
葛嶺之東錢氏建焉錢氏建焉錢氏建焉錢氏建焉
丈餘即築臺閣也近錢氏建焉錢氏建焉錢氏建焉
神州古史考
金甌西後山有石塔頭虎頭山在府城西北隅
外王納土後山有石塔頭虎頭山在府城西北隅
湖有虎頭山形勝命臺孤山在府城西北隅
山絕頂無雲水自陰斷橋臺巔入湖一深不測
西常夜斷橋臺巔入湖一深不測
故名廣化寺或云白雲山也
寺中至黑陳天嘉二年有僧相連屬白文公
金出之即黑陳天嘉二年有僧相連屬白文公
廟祀西湖上竹閣每晨息其間多種竹有詩云
竹閣一名樂天堤白公所築又名望湖亭
在孤山淨慈寺秀麗唐蘇軾堤二里南屏山怪石
乃唐八分書其瘦石玲瓏亦類屏障道潛輝師書
山又有小南屏山怪石玲瓏亦類屏障道潛輝師書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吳

欲從吳越王求金鑄十八兩顯未白于王王忽夢
寺有巨犀人隨行異日道潛以納于王與之遂建
名黃妃塔又曰黃皮塔以地龍黃皮蓋潛首之說耳
吳越王錢王祠在產靈芝拾爲寺今以龍山表忠
觀廢移祀于
謹按武林西湖以湖在郡西故名西湖舊稱明聖湖亦名
金牛湖與臨平諸湖並謂之錢塘湖此則名稱至唐不改
一名上湖臨平湖稱錢唐湖者本晉書陳敏傳後見舊本合
爲一流以注之江者也水經注錢唐縣南江側有明聖湖
父老傳言湖有金牛古見之神化不測湖取名焉縣有武
林山武林水所出也蘭輿云山出錢水東入海按闕氏所
云卽武林水以山下有錢唐故縣故名錢水唐書白居易
傳稱錢唐湖矣石觀山者劉道真錢唐記云石姥山有一
石甌厥狀殊似居絕頂之巔大數十圍下有有三石足支之
隋書地理志餘杭郡錢唐縣有石甌山是也云秦王繼船
石者按秦始皇三十七年將遊會稽過錢唐以史推之當
東自海鹽來從臨平湖昨湖以及縣南江側之明聖湖臨
浙江不能渡復北行西北道餘杭之西津引引見史記
始皇至錢唐臨浙江不渡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是
也纜維石陸羽武林山記載之唐已前舊有此說語皆徵
信自唐已後此石鐫爲佛像嗟乎劫燼灰飛石失其佳矣

而別元稹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其略曰沙門釋惠陵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爲刺史時惠陵萌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爲刺史時成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于下蓋周于石砌周于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二百有五十錢十經之數旣訖又立石爲二碑其一碑凡輪錢于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于碑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湖州刺史崔玄亮尚書郎中吳郡刺史史文格處州刺史李行立歸州刺史張平仲南康州刺史章元光

大興縣志卷之四
外都鎮之諸里古音官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薛

神州古史考
源江表之一

聖

民競相觀白怪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
白耳由是僧徒誤以余爲名聲人相與乞余文蓋欲爲不
朽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文經石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
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卽不知
幾萬歲外地天相軋火風相射四海九州太空中一微塵
耳安知其朽與不朽哉然羊叔子識枯樹舊環張僧繇
世爲畫師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固萬姓合
成不爲千萬劫含藏之不朽邪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

貫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記白氏長慶集中西湖晚歸
廻望孤山寺柳湖公孤山寺晚眺蘇軾出道場蘆花空
碧樓殿參差倚湖雨重柳樹孤山遇雨柳花雲色重西
君題首登慈覺寺在岸中央
近風荷一握面空蒙遊船在寺門餘杭形勝外餘杭形勝外
山腰軒窗俯清湖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
碑名講教樓妓遊道場明照照覆霞江堤白鵝橋風光不靜夜
帶青旗街西赴入伍花誰謂湖中藏燕路小家紅袖纔飛道
科今孤山行在孤山下山斷續離人爲兒十錦塢是有西
湖留別五馬皇恩以許往山中條約是湖邊夕日思花
詩州古史考漸近卷之一

君思樓臺亦要數詩春行詩二首
草庵能度馬蹄幾家誰家新燕啄春泥楊花亂飛沙堤人眼淺
存心一粒盡圖龜象頭飽睡水青龍帶紫雲千重葉拋揚得
杭州去一牛又有別州民詩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凶年
多太僕遺蹟是以孤山蕭颯迴望東軒衣闌清虛寄宵竹
關詩云晚坐松蘿下宵暖竹間閒清虛當服藥幽獨振鋒
紅藕泊于妓館前見頻頻仙物而人無識者因以紫雲山
名之詩云何年植向壁上早晚必栽到葛嶺莊人贈
鄙人吳元卿爲六宮內史棄官學道結菴山中錢王重延

有計通恭 嘗醉封詩簡寄微之一生休戚與窮通處相
井蒙泉作白頭翁展眉已仰三五後代而能
郡無兒俱作向兩州郵吏道莫辭來去通詩情早春西湖
憑五字中為向兩州郵吏道莫辭來去通詩情早春西湖
開遊恨然與懷憶與微之同賞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鏡湖
之遊或恐未暇偶成十八韻寄之上馬復呼賓謝遠京氣
餘人立後登山巖行獨漉酒中逢花看當放過事如茵
西日龍黃印山巖行獨漉酒中逢花看當放過事如茵
幸徐轉銀鑰風聲野鶴遊世累醉態在天真後此年將
老平生分氣天從所願此年將
波眼步關却厭天書
嚴臣貴車長策錢榮駕人宋臨山樹格刀探歸生道路塵
下夫得身自然開少應具鏡湖春元稹亦以州宅誇
子樂天車誇州宅誇吳會名山二公為之爭勝矣白公
之見寄河海風雲滿東海先數餘杭欠會稽禹廟寒夜
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武林之水詳于班志金牛之湖注于水經道餘杭之西澤
古稱浙江之側移錢唐于東郭今為錢水所注昔者編續
初廻曾聞沙磧蘭橈所避或想江波從鹽官以東來寧會
稽而西渡自臨平之水既應草穢壅塞之諸詔息之潮復
為桑麻鋪采之地江湖之或灘或漲湖水之或盈或涸民
方苦鹵時則有李長源之開以六井地患衝決時則有崔
刺史之築以三沙以至白公之澤沿湖開錦帶之堤錢氏
之王捍海下鐵幢之浦山川暴戾則乘場激湍平流守常
則三門緩入敷被生民澤加來世而後杭州之城一大都

會湖在武林之西乃稱西湖于是乎烟波淡蕩爭寫天上
之姿樓殿參差競模山中之影山情野興之士游詠忘歸
而錢塘之湖不達浙江之水以要為蟲春水者乎

杜子恭墓

南齊孔稚圭東趙錢唐北

謹按杜吳字子恭晉時人拜子恭墓者會稽孔靈產也晉
書孫恩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
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
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
恭死泰得其術及泰誅眾感之皆謂蟬蛻登仙矣南齊書
孔稚圭會稽山陰人父靈產泰如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
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聖

之懷於禹井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
旁沱東出過錢唐北郭輒于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
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宋書沈約自序其先世有沈警者東
南豪士初錢唐人杜吳字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
京邑貴望並事之為弟子執在三之敬習累世事道亦故
事子恭按墓在古錢唐縣北此時所謂錢唐北郭猶水經
注錢唐山下錢唐故縣江逕其南則北郭亦是近湖之地
也考舊志有杜運子恭之孫俗傳馬瑞寺主有杜子恭墓
居此四十餘年棲息松上有說稱吳其旁人呼為鳥窠禪
師白樂天守杭時往祭之曰大師居處甚險師曰太守
禪樂天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逼曰
禪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有鳥窠禪師塔

杜子恭者神方驗於晉史家墓載於齊書蓋黃公道術之流葛洪仙人之比也是以借刀之主入舟而獻其魚腸學道之徒齒鋤而疑其蠅吮靈產既德璋之父東向稱尊沈警亦休文之先北面從事雖孫泰之子固金行之賊然三里之霧何嘗公越之市者乎俗說拜墓為

葛嶺在西湖北麓黃嶺東背黃井並重雅川東丹處云

孝抱妻子墓在葛嶺山及重雅川東丹處云

謹按葛仙翁有二一為孝先一為稚川並遊會稽餘杭神

仙傳為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經吳大帝欲加榮位不聽意不欲住康痛而臥須臾死臭腐蟲生不可

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亥

復近失尸所在又去遊會稽晉書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僊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自號抱樸子璠曰孝先之遊值買人于會稽稚川之跡目擊士於餘杭會稽既錢唐之南都餘杭本武林之北郭况復山迴石甌峯似蓮花登陟之勤幸無求于千里者也是以玄既棲真于晚歲洪亦託跡於盛年何必羅浮之山乃稱挾表句漏之令始著丹砂者哉今猶近地橫翠有葛嶺村土神為仙翁祠祀極盛

藕小小墓在西湖上藕小小錢唐名儒南齊時人古杭

謹按玉臺新詠錢唐藕小小歌云妾乘油壁車郎騎青絲

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離胡詩錢唐藕小小是鄉親白

居易詩教妓樓邊道姓藕又云柳色春藏藕小家又云藕

舊如名柳柳風前別有荷葉吹為玉笛聲又聞妓唱嚴郎中詩云但

是人家有遺愛就中藕小感恩多溫庭筠詩藕小丰姿遮

下蔡李商隱詩藕小小猶今在否紫蘭香逕與招魂皆謂

是也今孤山有西陵橋橋邊有土堆或云即是舊有西陵

陵之名西陵者惟此見詩凡家墓得稱西陵小小名偶

似非此地武林大邦每見士大夫或說藕小小墓在嘉興縣

大福西陵某某當為有徵或之或說藕小小墓在嘉興縣

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壬

前錢唐藕小小晉朝歌姬按字按藕小小錢唐人今孤山猶

存橋名疑在湖上矣璠曰琅邪有子夜之歌吳郡表真娘

之墓藕小小者若非狹邪之才女即是銅街之麗人春草

想青衫桃花學紅面香車油壁由來自銜之詞驄馬青絲

韋本定情之製香奩才調之集玉臺宮體之詩文人之所

不廢者也

仙母墩在府治西五里湖上王方平過蔡經家以斗錢

飲酒因役藥飲花蛇餌之遂仙去

謹按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東海人入山修道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欲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因遣人

名麻姑至良久酒盡以千錢與餘杭姥之酒須臾信還得
一油囊酒五斗許使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
耳按方平桓帝時人後漢書錢唐入餘杭稱餘杭姥也餘
杭縣西五里番曰昔者陳市女丸臨仙客以蘊妙關中酒
母呼子先以參登並皆道出絕塵事合冥感若吳門蔡經
之宅餘杭仙姥之教方背養之未除正吾鞭之欲下而油
囊乍至擬縮地於片時斗酒方來欲醉人於千日誠仙靈
之所棲息也

六井 李泌大曆中為杭州刺史有風箴郡中湖水不可
飲初始築堤捍錢塘湖堤其水溉田千頃復後李
泌六井民其利記云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古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美

湖為相因井其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
而西為城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鎮唐縣治
之南為郭侯祠湖通郭侯所豐也其仲金汪魚數百
小方井 繁滋

謹按舊唐書李泌字長源其先遼東襄平人居京兆少聰
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尤工於詩以王佐自負為
宰相常哀所忌出為楚州刺史改杭州刺史以理稱又白
居易傳居易為杭州刺史復浚李泌六井李商隱白公墓
碑發故鄣侯泌五井潘儲甘肅以饑飢食是也 舊志縣
平陸未久故城中水斷由縣自觀沙不通蓋番曰江湖三
壓諸山之木瀦而為湖故得引以為井也 江之脈為
浙散葉無止礙之方天目兩源泉皆有伏流之勢是以穿

渠鑿井則錢水乃浸落入城築堤捍湖斯鹽官之鎮洩在
我前後刺史有此六井之澤焉

吳山 在府治東南與海俱之右吳人憐子胥以諫死立
其祠其上又名胥山舊有胥山坊今廢蓋天目為杭
州諸山之宗觀舞而來為鳳凰山其支山左折為吳
山上有寺觀左臨大江右瞰西湖為一郡勝槩吳山
派分西北為寶月山與諸葛對峙舊志教城內諸山
以此為首蓋以地蟠中軸為一城之鎮也時有城內諸
又有峨嵋山竹園諸山在城之東其側有佛尚存
坑酒南為石佛山舊有寶成寺今寺廢其側有佛尚存
以上為重慶山開成寺開成寺開成寺開成寺開成寺
見但開風雨鐘毛髮悚慄而出有青衣童子不建其西為青衣
金地瑞石寶蓮鐘毛髮悚慄而出有青衣童子不建其西為青衣
李寺瑞石寶蓮鐘毛髮悚慄而出有青衣童子不建其西為青衣
總集七寶山麓有月波池池上有石亭自然水泉今池水
崇崇七寶山麓有月波池池上有石亭自然水泉今池水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美

宋鼎曆鍾緒述良陰符經今不存西為雲居山有雲
居寺後有風鑽多鍾今有三石西下為鎮治鎮
為郭璞井已上諸山總名吳山有吳山井在吳山北
周四丈吳越錢氏時有紹國師始開此井其吳山北
深鑿第一山於泉泉清甘冽不絕江潮之氣故吳
下萬鍾 伍子胥廟 王又名忠清祠在鼓樓左山之鎮
如常 謹按水經注昔子胥死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
於江上名曰胥山吳錄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
曰江上蓋彼胥山去吳江不百里去太湖而近此吳山去
錢唐江不十里去太湖而遠非吳越春秋所謂胥山也 吳
古志江至今俗稱展湖山下有 論衡云子胥投於江中
養沙坑洋潮頭今則去江十里 何江也有丹陽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江按吳王殺

子胥投之於江當在吳江然魂氣無所不之凡在吳地錢唐浙江丹徒大江皆得祀之此名吳山爲吳郡之山當是後漢時分會稽爲吳郡界亦爲吳越之境若越古境北至御兒柴壁之地尚是戰場橋李之鄉爲其接刃此地非古吳竟越王敗時棲於會稽吳疆越弱曾爲所并王充亦稱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其爲子胥之神是謂祭不越望特其稱爲胥山須別涇渭耳又按唐時亦有名此爲胥山者蓋以子胥之廟得名非古之所謂胥山也刺史盧元輔撰胥山銘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

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耶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德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閭闔劍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執謂失毒執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饑之賜竟及其身賜夷盛屍投於水濱憤憤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羣飛陽侯天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於吳弗於越夕於楚乃退於是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迎之節齋和之百城衆視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截若岸圻成坑迎湖氏格之如呂梁丈人爲靈文威子歛浪百重堵塞不先崇牆揭旌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滌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脰有鹹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雜林扶桑交臂乎卯堦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邦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爲人爲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杖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恭報子妻織組直士赫赫王閭賢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百廣皆朱戮墓非藉贖昭乃烏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頰越言濶宰嚭譏羈步尤欲飛茹極待執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於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沈淪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升服罔敢不來雖

非命祀不讓齊帝帝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舊文考晉志盧元輔作齊山銘有云非

有寒泉逆志滿甘不竭即吳山井也

潘曰杭州之山一

為錢唐縣武林山水所出者則曰靈隱一為吳越境會稽

東西分節者則曰吳山彼以幽邃稱奇此則靈空絕嶺昔

尚子想名山五嶽之舉右軍思峨眉汶嶺之游並皆崎嶇

冒陽遠出塵表若茲二山者扁舟達岸深入則窮年忘歸

歟武便登憑游則旬日無倦振輶未離朝市閒步即成林

野城之西南隅傍山而居者幾有千家高下萬井基

布甫上一山道如街陌其中高山層雲列刺相望重樓複

殿青瑣綺疏至有步障逶迤小窗列肆居北崖者視長湖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

之千頃依南岸者列江山於雲端寶鑾同於韓康士肆擬

于君平鳥程之釀過旗亭者幾家陽羨之谿目青磁以數

蘆游人杖頭率意而入至若高嶺霞舉危樓出雲則並望

江湖下瞰城市莫辨山雲靡測烟海是以仙人齊丁令之

名道士表茅君之觀子胥之廟饗以怒潮青衣之童憑茲

出水昔劉道真石姥之奇殆非一處鄒善長稽留之號此

亦分支其山之最高俯視深林中多巖穴俗稱第一峯兼

目為小飛來蓋靈隱山鸞嶺之比焉雖古事無聞亦一郡

之佳觀也

開元寺

在府治南清平山麓舊有明雲閣四壁滿古賢像多古人題後雙

謹按吳山之南麓也唐李華開元寺新塔碑其略云杭州

開元寺梁天監四年豫州刺史譙郡戴頊捨宅為寺寺號

方興僧惠國營建之後處士戴立范賓恭增飾之至開元

二十六年改為開元寺庭基坦方雙塔樹起日月逝矣材

朽將傾廣德三年三月西塔壞因荒之後人願莫展太常

卿兼杭州刺史張公伯儀忠簡帝心威靜吳越駐車跪禮

徘徊感嘆乃捨清白之俸修而復之兵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范公倫人之珪璋國之俊彥法師自雲巖等戎香扶其

永好道力護其成功於是劍削荆揚之巨行諸部僭倫之

盜匪竭耗神明年事畢距卑躋高凡為七級級有佛事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

環迴脚轉幢網交映俯視萬井有若棋布傍眺江山列在

草端標江壓湖孤島突天不可名也白居易刺杭州到寺

看花嘗與徐凝張祐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于

此寺矣

白居易初為杭州刺史令訪牡丹花開元寺僧

之有也時春深萬花繁茂設油幕處其處也

分而種之也徐凝自富春來未如白先題詩云此花越

數也紅樓在含芳以待舍人來白等到寺看花乃命徐同

醉而歸時張祐榜舟而至甚若疎然張徐二生來之謂

干各希焉焉白曰二君論文若廣白之聞風大勝負之

以疑為元祐次璠曰梁朝天監之年譙郡戴頊之宅開元

建號因以易名廣德之歲復遭荒毀及夫雕鏤更就剝剝

頻加雙塔起樹于江濱七級抗雲于天表今者長影所臨

無聞雙關高層所出不復九城惟新塔碑文與夫開元寺
名有可尋述者焉李華碑文載

褚遂良故宅在府城內昭忠祠在忠清里唐僕射褚遂良里人即其故居立廟

謹按褚氏之先本河南陽翟人後徙居錢唐晉書褚陶錢

唐年十三作鴈鳥水噉二賦張華謂陸機曰君兄弟龍

躍雲津顧彥光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

生在齊則太宰文簡公褚淵佐命齊室明文載南史徐道

虔傳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唐謂杜道鞠潭基范

忱詩褚欣遠模書褚僧蘭恭徐道虔瘵疾按五絕褚氏居

二馬梁書褚翔褚球有傳褚亮杭州錢唐人及次子遂良

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舊唐書有傳史臣稱其名臣事業河南有焉者也褚唐書

希明杭州錢唐人曾祖淵梁御史中丞祖榮太子中書舍

人父瑛陳秘書丞並著名朝史其先自陽徙居錢唐子

後主名使賦詩江總及諸詞人莫不推善楊帝時奏廟

年人時諫諍符貞觀元年為弘文館學士後仕諸家

友以論議甚重之太宗嘗謂褚遂良得王逸少體太宗

年人時諫諍符貞觀元年為弘文館學士後仕諸家

友以論議甚重之太宗嘗謂褚遂良得王逸少體太宗

年人時諫諍符貞觀元年為弘文館學士後仕諸家

友以論議甚重之太宗嘗謂褚遂良得王逸少體太宗

年人時諫諍符貞觀元年為弘文館學士後仕諸家

友以論議甚重之太宗嘗謂褚遂良得王逸少體太宗

年人時諫諍符貞觀元年為弘文館學士後仕諸家

友以論議甚重之太宗嘗謂褚遂良得王逸少體太宗

仍解中甲頭流血帝大怒引出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
朝顧命有罪不加刑帝乃立昭儀為皇后左遷遂良潭州

都督轉桂州又貶為愛州瑋曰褚河南夙奉趨庭之訓早

刺史與年辛官年六十二

擅臨池之工執簡登良史之書擲笏表諍臣之節顧命之

臣遂遭放逐高宗若從僕射之言則飛鴛鴦豈淫骨醉

之刑牝雞索家寧抱瓜稀之毒致使國祚將移羣英受戮

豈惟史籀之占也與昭忠之祠洵為不祧矣舊志亦作

虎林山在武林門內一里而近有小土阜高可三丈廣

寺寺有大井有銀杏樹合抱皆古物也

謹按此別有所謂虎林山非班固地理志林水所出者

也一名祖山今俗稱寺為祖山寺亦都城之渺小山也疑

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其名同靈隱故又謂之祖山北向孫列與郡城門並名虎

武通稱如虎丘亦云武丘靈隱之大山有之詳見靈隱山

者舊言錢氏有國時此山巔在郭外叢薄蒙密異虎出焉

故曰虎林或說武林山出武林水此山亦復用此名又云

此雖培塿小山餘瑋曰丘陵非戴澤所鍾部婁豈松柏所

集探虎穴而取子此山即是廻龍拱丈人子兒孫數典寧

忘其祖武林比于泰山其猶徂徠新甫之餘裔乎

湖州聖近志載 謹按湖州聖在杭州武林門外方二十餘里皆為民居可

十餘萬戶其中三條九陌各有命名湖州聖其總稱也自

者舊相傳雖童子皆稱之蓋此地昔時三面皆湖南繞大

江西南則有金牛湖今謂之西湖亦曰上湖東北則有臨平湖諸息湖俗稱東湖西北至餘杭又有上下湖皆湖也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今西北村俗謂之河渚遇霖雨旱濕泥渚俗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可獨居但獨河水裏亦湖渚也大小異名耳又按墅者田廬村園之名古人稱爲別墅如晉書謝安謂羊曇曰乞汝墅矣班孟堅志武林水東入海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年無非湖水東城沙田之日近古悉是江沙自西湖之水滙于諸湖由杭州達鹽官雖復溝塍原屬鱗次櫛比而江湖改道猶可彷彿者焉俗說湖州市野人不達此語幾有吳興之目若今江干稱微州塘安朱異故宅在江張橋梁天監間朱異捨宅爲寺名衆安旁有崇善王廟載西湖志謹按梁書朱異字彥和吳郡錢唐父吳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王將軍吳平令沈約謂異曰天下惟有文義恭書卿一時將去可不謂廉言其多藝爲散騎常侍制勅筆不停輟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謀加侍中居權要三十餘年阿諛承旨侯景舉兵反以討異爲名皇太子圍城賦末章

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屏陳謀謀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魍魎之爲誰蓋以指異庚信哀南賦亦云宰衡以干戈爲兒戲指紳以清談爲廟略按太尉之亂實異之由身死之後猶蒙寵贈延寇敗國雖捨宅爲寺亦無取焉

瓜山

去府城西十五里高十三丈周百八丈屬仁德縣

謹按瓜山去武林門北可十五里載見古志山形部數武卽造其巔東望臨平長堤石鼓西瞻巨石似布蓮花與趙山獨山箕踵相望巖崖根柢表裏磐石符圖布陸瞻臥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全

疑虎有大瓜有小瓜綿綿齊墟夾岸連勢河流二山之間若巨靈掌蹠矣向北一瓜稍大南則橫橋連帶橋北有祠正平先生神祠雖疑疑土伯似有恃才偶儻之槩何必鈎盤命祀感生之鄉寧符沙羨爰神遇害之所祠祀之由年代莫辨俗謂靈石浮來亦稱爲靈石廟每原蠶始眠社雜新伏村落賽神用配句龍號爲魚龍曼延之戲予標其歌臺云魚陽遺響先大人自營兆域在干小瓜南原枝流津通纓帶山阜大人云余將藉先生之餘坐塚臥屍乎西則墓田丙舍多植叢桂兼構祠堂數椽尋以春秋窀穸之事禱于大神既屬猥劣流亦悲優霜露春暮芳積藏船恩賜

矣

六九

刑部古史

三

廣州古史集

卒

不巨通氣日母耳華蒙者愈翁屈去梯劉門狀至神
勝盜伏則下官共濟矣有所何何山相允及數州
之仙大羅小丘疾先徐姚如夜聚也兄之夢花第古
誠享神尊倪先府庫蕭州放道之散開雲莊即後
恐威下燕取私庫生各山抑于也而分龍起非唐千
罪惟託合再醮智行西擬謂行惟其氣他後未也而
罪司與則稽智智行西擬謂行惟其氣他後未也而
有司表白首湖城世河墓謂行惟其氣他後未也而
老民雄虹於東嶽多岳錦銘老之是也乎挾女國翁
母益青垂大嶽學先唐毛新成高子效如推父公
耐通海神之優君毛新成高子效如推父公
氏短通殿殿神文第雅黃王節而航梨資自階翁公
族誠區區其麗二諸漁推劉安讓自階翁公
出肩綽所臣文性子諸漁推劉安讓自階翁公
始責之至聞曰先先生德之與為其自志求綴以
寧天吳有難孝先皆生德之與為其自志求綴以
家臣堅必負月老諱絕田覺已國兄成相髮矣為

神
州
古
史
考
卷
之
一
入
地
他
聽
後
晚
剛
夕
主
公
其
子
計
衛
處
也
方
其
居
江
上
也
下
崖
州
之
試
博
不
謝
紛
因
國
故
與
車
旗
一
載
生
以
至
餘
千
語
門
下
始
漢
解
深
籍
皆
及
皮
少
年
其
國
而
人
間
水
之
試
博
不
謝
紛
因
國
故
與
車
旗
一
載
生
以
至
餘
千
語
門
下
始
漢
解
深
籍
皆
及
皮
少
年
其
國
而
人
間
水
之
試
博
不
謝
紛
因
國
故
與
車
旗
一
載
生
以
至
餘
千
語
門
下
始
漢
解
深
籍
皆
及
皮
少
年
其
國
而
人
間
水
之

心疑假為地無積日朝十奉弟冠豪餘一座假
而歸蘭而期勞參參上施子一而朝下恭拜現
不離沙白編致修夕為書禮一不減從從拜現
救出秘生佛延表得河天無妙製惟連一池尊來
母入字生言枕積得可無有香謝光首切乘
孫里權外始氣致連召令各種氏光座座之雄
至顯雲微息危絳五男參并枕片因落羅和夫
願惜屏倫太母微一子哀絳三女月九妙修珍
實級樹樹子弟弟氣衰老女月九妙修珍
虛是諸婦氣衰老女月九妙修珍
是法百灰母奔命四九妙修珍
無心飛是納探無大成前踵首釋尊佛
量母溪諸子路命謹迄至溺與首釋尊佛
是不楚法子路命謹迄至溺與首釋尊佛
無空而安惟命謹迄至溺與首釋尊佛
等何胡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
願忍熊不萬投忽勢是音持釋樂之誠懷無

神
州
古
史
考
卷
之
一
入
地
他
聽
後
晚
剛
夕
主
公
其
子
計
衛
處
也
方
其
居
江
上
也
下
崖
州
之
試
博
不
謝
紛
因
國
故
與
車
旗
一
載
生
以
至
餘
千
語
門
下
始
漢
解
深
籍
皆
及
皮
少
年
其
國
而
人
間
水
之
試
博
不
謝
紛
因
國
故
與
車
旗
一
載
生
以
至
餘
千
語
門
下
始
漢
解
深
籍
皆
及
皮
少
年
其
國
而
人
間
水
之

我世會放人白墓止大青蓮令諸天龍一切神祇歸德
得子當今年三十四假得下焉當有十六願奉于叔
母日病癒而然雖體弱參藥粥饋膳甘充飽舒勝效鮮
尊英華揭荷也靈燭輝弟予僕歷廿歲克慰慈懷色
也其他篇什甚多不能盡載年二
十有六葬于南嶺北里二十溝有文名
臯亭山在府城東北二十五里有游龍潭在崇善堂後
樊出汲其水飲之鄉人稱為水甕旱禱必應山如龍毋山
在臯亭山東鄉七十一條丈外舊藏碑兩處又有青龍山
仙臺岡原張左右約如母順子因名

謹按唐書地理志錢唐縣有臯亭山白居易杭州刺史
有新學亭神文其開曰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七月辛亥
軍前神主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清孔香果脂告於
神州古史考臯少雨實憂災珍造困壯人居易忝

幸詣爾愧無政術既逢懿序不敢居第一希藉伍初神所
披明洞壑盤盤有慮而賦資足謂是月選日終直微隨于神恭
聞不通有感於應今則齊心釋疾告神明共鑒之昔者
五日之內雨沛以澤秋收此則不獨人不增修德亦惟重
坐觀自處鍾繹以枯憊長如此則或獨人之困亦民賴神之
神哉州府教使至猶未忘氏并注臯亭山舊志云馬氏祠
古井有碑石四刻在臯亭山舊志云十月十三日所發土得
葛家文又臯亭山刻在亞晉咸陳時有亞父陳重朝馬氏祠
漢廟之餘終期靈地有綽號項德世傳陳重朝父生有靈
惠廟在終期靈地有綽號項德世傳陳重朝父生有靈
使廟在終期靈地有綽號項德世傳陳重朝父生有靈
記州刺史邑二年封海鹽縣令官封崇善王太子詹事伯
四雲梁太史公邑二年封海鹽縣令官封崇善王太子詹事伯
橋吳及董家巷沈氏志長興縣門外祭塚有木火化堅劉士
言之輒泣刻木具棺而葬近田萊植命僧守之鄉人呼為

山下有磨劍池有片石張華石鼓在臨平山之西又俗傳錢王磨劍于此天目山西首之山嶺外鳴山北石

謹按臨平湖晉書稱錢塘湖陳訓傳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

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與觀衡壁之

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吳錄云赤烏十二年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水經注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乍湖因秦

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浙江又東合臨平湖其苑曰晉武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

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知

神州古史考

言聲聞數十里劉道民詩曰事有遠而合蜀桐鳴吳石傳

言此湖草穰穰塞天下亂是湖開天下平孫皓天璽元年

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穰穰今更開通又於湖邊得石

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

是改天冊為天璽元年孫盛以為元皇中興之符徵五湖

之石瑞也錢唐記曰桓玄之難湖水色赤焚燬如丹湖水

上過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

吳地記曰臨平湖在臨平山南晉書五行志安帝元興二

年有錢唐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為已瑞

俄而桓玄敗隋書地理志餘杭郡錢唐縣有臨平湖

與臨平

平湖之說晉元皇中興之瑞張壯武博物之徵驗漢祚之將

衰草穰穰塞攷桓氏之作難赤色如丹首受浦陽之江尾

閩湖河之水東江之名知湖開時與江合矣

有年將軍廟在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謂為

包胥又有周侯侯在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降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城六十里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立名東清寺在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

立名東清寺在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立名東清寺在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立名東清寺在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立名東清寺在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立名東清寺在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立名東清寺在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立名東清寺在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立名東清寺在臨平山門前北三十步廟有殘碑

諸無量墓近志

謹按諸無量墓在臨平山本鹽官地唐麟德二年析錢塘

郡故處屬于此舊唐書諸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孤

貧勵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時湖中有龍闕頃里閉就觀無

量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顏頤贈禮部尚書褚公神道碑

載文苑其弟云公先邑河南之陽一代祖盛後漢海

鹽長子孫因居遂為吳郡海鹽人鹽官海鹽接界碑五代

祖陽嗣錢塘侯嶽嶽天峻是先人之邦國湖清世平當天

子之門館公薨于長安崇仁里之賜第某年仲冬歸柩于

錢唐臨平山之舊城按此知近臨平湖為諸侯舊里家墓

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皆在于此也舊志諸泰仕吳封錢唐縣人唐錢唐縣

海門海門府志東北六十里有山曰諸山與龍山相對峙

謹按虞喜志林注今錢塘江口折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

下折而曲一至江有反濤水勢所歸故云浙江史記云江

水至會稽山陰是也御覽伍子胥死自是海門山湖頭

海高數百尺越錢唐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

雷奔電走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

因立廟以祀焉鹽州城內泥河岸亦有子胥廟潮時泥河

之水亦鼓怒而起俗云與錢唐潮水相應焉書關名見陳

書徐孝儀東海鄉人陵第三子也尚書殿中郎兼東閣學

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於錢唐諸山又陵弟孝克居錢

塘之佳義里且講佛經晚講禮傳矣璠曰下開上合荆門

有虎牙之山水流山峽允吾成浩淼之勢若茲二山者江

形以折水而三迴山勢列海門而對峙差非鯢穴海水碎

旬而上潮亦似龍門潮河奔騰而下注本生張融之思出

入是門者與邑上昔古錢唐縣地後分置仁和縣又屬

剡縣孝女唐穆宗時人少孤不嫁以養父母病捨股為藥

長歲三年訖死結草為靈食刺胃血寫佛經捨股為藥

有金山寺山高松山地名安溪與縣泉山連有石門鎮

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此即武康縣界南鄉唐觀頤亦唐人也錢塘縣西北三十

里南鄉唐觀頤亦唐人也錢塘縣西北三十

里南鄉唐觀頤亦唐人也錢塘縣西北三十

里南鄉唐觀頤亦唐人也錢塘縣西北三十

里南鄉唐觀頤亦唐人也錢塘縣西北三十

里南鄉唐觀頤亦唐人也錢塘縣西北三十

里南鄉唐觀頤亦唐人也錢塘縣西北三十

里南鄉唐觀頤亦唐人也錢塘縣西北三十

里南鄉唐觀頤亦唐人也錢塘縣西北三十

里南鄉唐觀頤亦唐人也錢塘縣西北三十

鹽官本漢海鹽縣地屬會稽郡吳王濞子陸司空廟在海

寧縣東四十八里祀吳陸遜官縣屬吳郡

以屯田都尉領邑事有惠於民

十里吳地記云海昌郡海鹽縣南一十里東連

海鹽縣西境浙江潮水往來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海鹽縣南與海鹽縣界

全

全

浙江卷之一

神州古史考

今縣西至仁利

縣西本鹽官地元和志在縣西五十五里

度屬仁和水經注又云南江在吳縣南

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

暨即東合浦陽江按此皆鹽官海渡直指同浦通西陵

之證所謂東江放道晉宋時猶然後復穢塞古時太湖亦

與江通也諸曰東江直指上通浦陽之津同浦當衝直達

西陵之岸在永興俗稱西與關漢朝壅塞江表所以分王天聖開通

中朝因之浮馬鄱元之注行旅所從劉亮之軍舟師咸渡

至今險五湖之石瑞溝洫繞通考西蜀之桐村滄桑莫昧

矣寰宇記鹽官縣載臨平湖及離無量宅

將仁和縣立度屬未明依古圖籍也

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宋書孔覲傳云吳喜使劉亮由

鹽官海渡直指同浦趨永興西陵諸軍潰散斬庚業等詳見

蜀山在海寧縣西南二十七里周閣二里有蜀山前在
蜀山之北潮快淪入海又有巖門山高九十七丈
西南四十里

謹按隋書地理志餘杭郡鹽官縣有蜀山單文孤證豈以

蜀國之桐材扣臨平之石鼓此山得名與

百尺浦在海寧縣西四十里輿地志越

謹按吳越舊有百尺濱越絕書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倭

以為戰地百尺濱奏江吳以達糧輿地志越王起百尺樓

以望海是也舊志有越范蠡塘

硤石山在海寧縣東北六十里一名紫微山高三十丈

望硤石湖因以其官名之兩山相夾中通河流通此山

神州古史考

硤石鎮在縣東北五十里與紫微山洞在

硤石鎮之南一丈一尺湖四尺乃馬自然埭山馬自然

丹井在硤石鎮西一丈一尺湖四尺乃馬自然埭山馬自然

石南湖北通縣西六十里入于洛塘河東連海鹽

縣界硤石鎮市河去縣東北六十里其水乃洛塘河

河審山在海寧縣東北六十里其水乃洛塘河

食其基昔海鹽令周舉至此謂其地境清幽亞于鍾

智德塔亦名北亞山有紫微菴基土皆五色僧

間顧太守見捨宅為寺名靈池前山西麓唐志元

謹按硤石疑舊名石浦南齊書祥瑞志永明九年鹽官縣

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

未死有聲如牛人呼為海燕取肉食之馬自然名湘鹽官

人世為縣小吏湘獨好經史文學後學道多奇術救世世

傳其羽化上昇見太平廣記舊志石井在縣北一有惠力

寺相傳晉寧康中尚書張延光捨宅構寺賜名志願唐乾

元元年敕支本縣稅錢修飾章孝標有詩野寺孤峯照危

書地形志審食其家在頓丘郡陰安縣鹽官之舊地非辟

陽不得有此或別有人焉以茲名山所未詳也山上有寺

神州古史考

山下有顧况讀書臺詩云家在雙峯蘭若邊是也峯在雙

徵之山神仙留丹藥之井陳朝允南之宅在于新版黃岡

版黃岡世有郭枝額氏多齋學焉唐代道翁之家間于雙

峯蘭若山崖則金牛鑿穴石浦則海燕乘潮與今升以搜

神尚有菩提之寺非食其而為家或名北亞之山於越開

百尺之浦吳王則三女成堆事或傳疑間多徵信矣

金牛山在海寧縣東八十里接海鹽縣界寰宇記云昔

將軍逐虎不可測山下有郭濟廟父老云昔皇龍二

將軍逐虎不可測山下有郭濟廟父老云昔皇龍二

將軍逐虎不可測山下有郭濟廟父老云昔皇龍二

將軍逐虎不可測山下有郭濟廟父老云昔皇龍二

十八里至海鹽縣界九十七
丈周圍九里有遺廟二將軍廟

謹按吳郡緣海四縣記曰帶海有會骸山傳云山有金牛

昔有兄弟三人共鑿求之坎崩同死因以爲名見太平御覽璠

曰武林之水昔者以金牛名湖毘陵之城至今有奔牛之

地記其四縣緣海有會骸之山墜彼三人鑿坎類同荆之

樹矣

真如寺在海寧縣東七十里黃湖善提山東智于寶捨

在山東泉井
在寺西北

謹按真如寺舊傳于寶故跡晉中興書曰于寶字令升新

蔡人父榮丹陽丞舊志善提山真如寺乃其所捨舊宅也孔氏志怪曰寶父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

金

寧有婦人寶母至姑葬寶父時因推置藏中十年而母喪

聞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爰漸有氣息與還家經日而甦

就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因輒語之

較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

起是也新說海鹽有于瑩墓瑩爲丹陽丞於此鄉竟墓

宅所在爲合要矣璠曰昔魏時發冢得范明友奴則與朝

廢立猶能言之洛陽取碑遇佳暢于洪似夢中飯食不甚

辨了凡幽明感應之錄亦書史時有者也無論菩提之果

伽藍肇建于真如良史之才董狐見稱于鬼錄家居新蔡

官路丹陽若夫同穴于武原之鄉捨宅在鹽官之地識地

中之恩情笑生者之不與死而有知妬無益也

三女堆在海寧縣西北二十五里長安鎮西魯王寺觀音殿後或云孫權第三女葬此魯王寺唐長興四年建

名正覺

謹按三女堆於古無考見舊唐書吳志吳王權步夫人生二女

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

字小虎前配朱璠後配劉纂吳曆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

故又以小虎爲繼室按此是三女矣璠曰昔蔣侯三妹載

就歸于清溪軒后三仙籍松枝于密縣與夫嵩山少室或

言夏竦嘗明燭光傳聞帝子差非笙簫秦女依臺上之風

鳳想亦巾幗仲謀探穴中之虎子而周郎弱息亦二喬得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

金

稽之餘劉纂綺媚正雙虎重昏之候是猶金牛之窟嘆兄

弟于會骸鳴馬之城葬美人于奉禪矣

許遠墓在海寧縣東北五十里楊園村唐大曆三年遠長子致招魂與柳氏郡君合葬于此或說二子

安現葬天竺許遠廟後升祀南齊雲雷萬壽廟等莊魏龍教

獨以祀遠有許村在縣西四十五里

謹按舊唐書許遠杭州鹽官人世仕江右曾祖高陽公敬

宗龍湖中宰相遠清幹祿山之亂玄宗召見拜睢陽太守

本州防禦使賊將尹子奇攻圍遠與張巡姚闔嬰城拒守

經年外救不至兵糧俱盡城陷爲嚴莊所害上御丹鳳樓

大赦節文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烈士殉義雖殉如存卽

與追贈訪其子孫厚其官爵深加優恤古杭州府志齊寧有顏魯公廟云顏

建名齊豐見
成化開府志

謹按杭州鹽官縣海昌禪門大師塔碑銘會昌壬戌朝散

其略曰粵若大師不滅之四月院主僧法昕率諸門人授

於陳石簡求辭不待已乃祖舉其要以備用焉師諱齊安

夢日光祥慨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愴欲門名見摩其

福州古史考

同慶帝寶
內閣大印
照寶相非
修井澄雅
會真陰復
間南康龔
工山太

去盡力送終後避他方及弘微若且曰胎邪濕化無非佛

海昌放生池廢地肇興禪居修廊大殿彩壁層甍風留是

搜餌星馳早積師不言寒暑不下堂庶無留盼無傾軫如

垂顧骨圓聲望之者如仰高華而揖滄溟也嗚呼德優天

富有盡期除羣品于三乘同歸聖果徒瞻相妙永闕輝容

100

陽平山在臨陽縣南十五里後漢孫鍾靈性至孝以積爲業有三人鍾靈生孫安也感云聖祖鍾性至孝以積爲業有三人鍾靈生孫安也感飲見三子示子飛去遂捨其母鍾生堅靈孫六子步回看見三子示子飛去遂捨其母鍾生堅靈孫六子步策驪權後建國爲馬氏稱帝傳割土云此沙陽驪權後建國爲馬氏稱帝傳割土云此沙飲而長君其爲長沙太子乎後果應因名

孫氏所葬漢末上有光雲氣屬天

孫皓子帝禮琴在縣南劍臺卽神人所指有鶴飛去之

船至錢唐會海賊分財岸上堅操刀上岸斬得一級以

浙江卷之一

雲上數日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

安和并吉徵也

異記云孫鍾家於富春幼失父母至孝遭歲荒以和月

丁奉之當出天子君下山百步顧見我去卽可葬處

鐘去四十步便反見三人成白鶴飛去金訛之後乃

文子率也忍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

曰欲此人因指一處喜悅而淺堅異而從之則富貴

有沙漲暴出及堅爲監丞鄰里相送於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孫將爲長沙矣果起義兵於長沙吳錄地理志亦云吳富春縣有沙漲武烈爲郡吏赴府鄉人儼之會於沙上父老曰此沙狹而長君當爲長沙太守後果然因名孫洲見太平御覽又有桑亭埭在縣北郡國志云漢末有桑君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徵時經此犬忽吠之桑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報桑無所好也惟好張軍捕魚文臺爲作九里軍以報之見袁水經注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故王莽之誅嚴也江南有山孫武皇之先所葬也漢末墓上有光如雲氣屬天黃武四年孫權以富春爲東安郡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完

分置諸縣以討山賊浙江又東北逕亭山山上有孫權父冢吳錄云墓曰高陵是也潘曰孫武靈南孫鍾孝德白鴛雙飛怪雲五色母氏協吳開之夢父老發長沙之跡孫堅孫策並皆蓋代之英兼者忠烈之節情其軍馬行于岬山輕騎發于丹徒致失集黃祖之兵創其許貢之客是以權藉父兄之資壽命兼集者也夫公路發有子之嘆羨此孫郎孟德營生兒之家笑彼豚犢非夫命世挺生山靈絕

王洲在黃陽縣南五十里周五百步其地宜橘

謹按唐書地志杭州富陽縣王洲有橘以供貢元和志縣

有王洲出橘進供爲江東之最舊志王姓者居之其地宜橘今洋漲是也潘曰昔龍陽之洲則有木奴萬頭蜀漢江陵亦比封侯千戶橘叟輸賂以萬錢李衡收絹於千疋或擬南中之橙足笑瓊鄉之果近則七閩太末之鄉自覺風味照座臨平石鼓之後獨有香霧襲人皮薄味珍鮮絕滓而王洲之產間寂無聞豈其函封不生多移根徙植與

近志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完

此材妖異取內籠中擊頭擔歸當祈燃之聞籠中倅倅動轉頭顧視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而猴身一足語王曰我姓曾嬖彼君嬖斷望君見恕我是山神當相佑助并令斷得大辦王曰汝前後非一罪自應死迴顧不應物曰君何姓名我欲知之頻問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敢我姓名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聲土人謂之山孫云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也韋昭國語注山孫富陽有之人面能言或云獨足交中記山精如人頭長三四尺喜食山獐夜出晝藏是也潘曰蓋聞木魅魍魎山精妖孽伯益內經之說人面

有毛抱璞登陟之篇小兒獨足知人姓名則必中傷我呼彼物不能爲害亦猶臨風扇毒之鬼含沙射影之偷也

湖洪山在富陽縣西南五十里高三百丈廣一百三十里上有石樓石城石佛侯景之亂里人李秀保固全活萬計湖洪山在縣西南九十里源出湖洪山自金沙而東入錢塘江

地理志水中人不敢涉

薩按元和志湖洪山在縣西南五十里甚幽邃重疊險遠每時有擾攘人皆逃避於此山搜神記漢光武中有物處於江水其名曰蠃一日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身體筋悉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于肉中詩所謂爲鬼爲蠃不可測也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爲男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卒

女同川而浴淫女爲主亂氣所生也璠曰張華博物射工產自山谿洪範五行短狐生于南越既有翼而能飛復吹氣而成矢山谿之溪如湖狀有之不必西域鬼方之地也紫微山在富陽縣西南五十里吳孫權於此伐老桑木煮大龜故名謹按劉敬叔異苑在助述異記並云東陽郡永康縣吳時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束之以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爲君所得擔者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宿越里續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緒奚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櫟不能償我對曰諸葛元遜識性謂長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泊龜曰子明無多辭既

至建業權將煮之燒柴萬車龜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言權使代桑取煮之卽爛故野人呼龜曰元緒按元緒產於永康之山煮龜又在建業之地此

歎人夜宿越里續船太桑之處也古志富陽紫微山居東孫權在紫微黃門侍郎葬此因名按晉東璠曰元緒之死葬故名東梓南一名草浦對江曰龜川璠曰元緒之死事同宋元之龜子明之亡復類燕昭之柏彼既知茂先之博物此乃識元遜之明敏樹精之靈更甚是物是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豈直客龜返自江南青牛走于豐水哉

申屠山在富陽縣西南五十餘里峯巒重疊端若拱揖中有平田如波萬席世傳行姓申屠者結廬居此既有寺號大雄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卒

謹按申屠嘉申屠剛者前後漢書有傳在于此地未詳考之古記申屠剛遼新室之禍申屠蟠諱黨錮之名避地結廬子孫家焉友分派衍百有餘戶因姓名山復志其地又分上下前後焉是山東揖桐君之廬南望孫君之圖山深林密而無虎豹之患舊有大雄寺野史載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見吳越王有云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王悅之館于羅隱之室隱恨識之晚復以詩遺王有寶劍霜寒十四州王語之曰詩則美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見師喟然曰州不可添詩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不飛遂杖錫去之至申屠山下欣然而止改庵在大雄寺東偏璠曰申屠之山始則

高隱達新繼有名會避世山深而虎豹不藏劍氣則蛟龍
時獨重繼朝拱平田席布是以指桐山旣揖處士嘆孫洲
亦出伯符

富春江一名會江自桐廬經富春東入錢塘昔樂飲謂

陽陂湖在富陽縣北一十里唐貞觀中縣令郭某開

通六十里有湧泉湖在慈愛橋湖二十丈長四百

丈深田四百餘畝又有小湖湖在縣南二十里大江

之陰低田見浦一里湖六十步東入新江

謹按水經注桐廬縣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縣故富春

也漢哀帝封河陽孝王子女為富春侯省并桐廬咸和元

年復立為縣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空

收曰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縣故

王莽之謀族也唐書地理志富陽縣北十四里有陽陂湖

貞觀十二年令郡某開南六十步有陡登封元年李濟時

築東有海西至于寬浦以捍水患貞觀七年令鄭早又增

修之瑋曰宣穆張后既名春華簡文鄭母又字阿春是以

易古縣於富春收國史於陽秋而沈約書志以名協鄭后

改於孝武惟指會稽太妃矣若夫桐廬下瀨總爲浙江之

水湖浦所蓄遂開陽陂之湖上承桐廬下注錢唐者也

東安郡城在富陽縣北一十八里周七百六

十步吳黃武五年郡字全琮築

謹按吳志黃武五年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

爲太守平討山越全琮字子黃吳郡錢唐人家爲桂陽

太守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是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

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

倒懸之患故使賑贖不及啓柔奇之後權以爲奮威校尉

進封錢唐侯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權

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者誘降附數

年中得萬餘人權名琮遺牛酒罷東安郡吳錄曰琮時治

富春按此知琮舊里在干錢唐領東安太守治富春也東

古城在樂國寺西北又名永寧寺城周圓十二里高二丈

一尺廣二丈上有星七百一十九間樓十二間唐末徙縣

東南今縣富陽縣古有城周六百步高一丈羅隱東安鎮

調一文五尺舊傳唐咸通中縣令趙調所築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空

新築羅城記其略云天下白謫考僖皇之後細領不振歷

助王郢振猶于前仙芝君長踐踏于後所以齊寇獲臂一

陳四海瓦解自爾枝牽蔓引雖十室之邑三戶之鄉必壁

壘以備之籬落以抗之况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繫荷者乎

杭之別部舊有八郡之目其始以破山倚旌八將之功所

致也而東安主領者令副戎杜君 裴君擒逆朗于京口破

從實於昆陵天子寵之拜常州刺史遂付其兵於子弟焉

建思撫於內建微禦於外建乎經度於季孟之間泊君解

印而歸准叛泥偷連壓封郡元帥大丞相彭城王始援君

命其將可球從行于杭起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訖于明年

夏四月庚寅曉東蠡西岡連城周植于二千五百步墜者

就之窪者盈之民不毀擄時不妨務夏五月甲辰司徒獮

韋帥于城下若者皆與焉不三四年楊行密持淮南節

以稱盜承突獮衛我疆境而東安郡尤爲其所忌行密

攻東安城樓櫓翔空矢石交迸期日我軍憑其城斃賊將

於城外者數四溝壑壘渾悉以等色白是羣寇不復有圖

南之意是知不有城也人何以安不有將也城何以堅于

是素深鼠保城火建寧不守靜江無將奔我而活者四鎮

生聚焉乾寧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記其城西與新城縣

神州古史考

東安

因之屈體當時既割丹陽之欽以爲四縣又分三郡險地

以置東安蓋內難未弭始則有錢唐侯守之以鎮撫山越

遼陞多故繼則有彭城王修之以控制江淮良由固圉而

城事平則罷八郡之別部四境之生聚曾在是焉

觀山

在高陽縣治東孤峯獨聳大江山三國

謹按隋書地理志餘杭郡富陽縣有石頭山舊記石頭山

有觀濤所

爲鵲字名鵲山也

祠石頭擬於江城鵲列同於鵲陣單椒刺天不托丘陵以

自高者也

梅梁潭

忽不見數日風雨又作梁復在焉觀之赤萍滿腹

山

謹按述異記越俗說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

生枝葉梅梁之說舊有之矣非始於唐也豈天監以前枝

葉生華咸通之虞風雨化龍與

赤松子山

望之如華蓋又名華蓋山

神州古史考

望按謝靈運富春渚詩赤亭無淹薄丘隄旦發漁浦渾詩

漁浦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願輸絕筆殊狀森然

可李善二注並引吳郡緣海四縣記赤亭定山東十餘里

定山在錢唐

中水急而不可停止呂周翰云赤亭山名舊記赤亭里嚴

陵釣于此有臺基存焉

富陽縣有雞籠山是也考舊志有晉孫文慶銘石歲久字

關可句者僅有義熙八年三月壬寅朔九日庚戌廬江縣

清都鄉承貴里何秀之字景叔二十八字唐長安二年汴

州司功叅軍京兆韋同尋訪古蹟重鐫爲碑今不存
韋同
春題八分書長安又有赤松子廟列仙傳神農時雨師也
二年十二月立

又有亭山晉處士孫文度建亭在縣南一百一十八里高二十里
日昔桐谿著嚴陵之類此皆垂釣之鄉金華有赤松之僊

斯亦凌煙之所謝詩稱漁潭之蒲隋書志羅籠之山是即
巨發錢唐暮及富春丘遲沈約留連于此者也

泉山在富陽縣東二十里江陰村其山峭一石差巖如化神天里人立祠三仙像
在焉早晴泉溢冬溫夏寒

蓬按清泉山也列異傳江嚴於富春縣清泉山見一美女
紫衣而歌志梁元帝時清泉美女踏石歌巨風溼藏

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之數十歲遂隱惟見所據石如此數四乃得一紫

丈又邛浪于九田山見鳥狀如雞色赤鳴似吹笙射之中
卽入穴浪遂擊石得一赤玉如鳥形狀也瑤曰昔者巖名

新婦石作三侯有鳥自歌聞絃赴節若夫清歌而紫衣化
石吹笙則赤玉爲雞似美人行雨之山吹臺玉帳之比也

五泄水在富陽縣東南八十里接諸暨縣界上有泉自紫閣發源下經爲溪南山夾之壁立二百餘丈歷五級下注絕故名五泄世上三泄地屬富陽下二泄地屬諸暨

謹按世字亦作洩隋書志云泄溪水經注洩溪廣數丈中
道有兩高山夾谿造雲壁立凡有三洩洩懸三千餘丈廣

十丈中二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下洩懸百餘

丈水勢高急聲震水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
瀑布土人號爲洩也瑤曰上洩下洩絕壑成谿三泄二泄

分流異縣曳飛練于箐中爰爲造雲之想懸瀑布于山界
則有夾谿之勢源源鳥傷東逕諸暨過錢唐爲三泄之水

經富春成五洩之溪也已上富陽縣西有陸知命築知

貞介有持旌旆書符御已仲通富春人好學通曉大體

道受降使者辛年六十七謝史大南書有傳

韓滂近志失載廣古今五志杭州富陽縣韓滂志

亦失載據神記吳富陽縣董龍之管轄過錢江中央見

良死也取書一知處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結綰過連昭之曰此

我人也衣從白詩人來謝云係是縣中之王不領官江

神州古史考浙江卷之一
之數十歲遂隱惟見所據石如此數四乃得一紫

丈又邛浪于九田山見鳥狀如雞色赤鳴似吹笙射之中
卽入穴浪遂擊石得一赤玉如鳥形狀也瑤曰昔者巖名

新婦石作三侯有鳥自歌聞絃赴節若夫清歌而紫衣化
石吹笙則赤玉爲雞似美人行雨之山吹臺玉帳之比也

[illegible]

謹按水經注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
 新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王莽之進睦也漢末陳渾移
 築南城縣後谿南大塘卽渾立以防水也唐以靈壽縣平
 昌志東郭置在縣東三里南界河上漢縣縣南有三碑是
 爲陳渾置久歟而今猶存顧鵬鳳寧等碑晉餘杭縣東陽爲鄉大亭元任又有顧
 爲餘杭令范誌之孝武帝咸寧三年武帝簡文帝延武帝
 平元率令史道揚文釋元壽間冷興唐沈劉道興爲
 治最平先吏劉燔梓水又有冷豐度沈憲劉道興爲
 帝四年冷何敬叔蘭籍梁有丁遵冷有丁橋沈休復陳錢
 恭有德政碑縣南有大壁山郭文自陸渾徙也按劉義慶
 幽明錄稱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昔有人乘馬看
 戲醉臥水中馬逸走歸就昏河伯之女焉幽明錄云餘杭
 縣南有上湖湖

中央作碑有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村飲酒小酌暮
夜時炎熱已下馬入水中洗石見一婦來歸從人悉追馬不
返時四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吾人作何復有一年少
郎再拜曰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吾人作何復有一年少
欲相見因迎車而去道中絡繹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
待衛繁多欣然妓行河沿伯見有一小女湖衫明微似給君
轉輒最情好不敢相避敬衣就數十衣紗及衫裙衫衫
俾容婉媚三日大會客并沸泣而分又與發什貨藥方去
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十三年當償迎此女歸家羞不肯別婚
婦親出家作道人歸行教者皆致薄譴後母老兄因還
宦唐書質唐中令歸裴因漢令陳渾故跡置上下湖北
里又開北湖舊志歸府屬記在徐統貨厝中自建立石
碑功德上立碑二年中書省人李昭振僞縣令李復
澤大相國上立碑亭郎亭撰又有唐正元初縣令盧顯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完

延寧縣志卷之四
地理志
水
滄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菰水出於其陰北
流注於具區其中多鯢魚卽是水也潘曰天目之山兩龍
已分於浮玉苕溪之水五湖直注於具區縣歷故而經新
湖分上而下陳渾之蹟在漢熹平之年范甯等碑歷晉
延安之世山徑橫奔當要衝而淞水湖流分勢緣中央以
築塘故堰猶存舊跡可復晉宋代有名人縣令稽諸前史
歸使君以齊肩并祀嘆明府之爲魚常師儒亦繼踵當官
感清塵之浮虎若夫金甌符於寶盃神方協於肘後是猶
杜蘭香神仙見謫曾過張碩之家萼綠華隱景化形亦授

羊權之術葛嶽嫁女河伯娶婦幽明感遇之緣時或有焉

由拳山在餘杭縣南二十五里傍有由拳村出縣一

郭公山郭文舉隱此北二里為長嶺山高一百五十

丈周迴九里有嶺崎嶇最長多頭石有泉冬夏

不竭又有奇障山在縣南三十里高二百五十丈周

迴三十里山之四面皆石屏障故名又有南嶺山在

縣南五里傍有石隱士郭文舉伏虎于此常出縣市藥

藥歸則虎噬噬縣令盧顯利亭于此頂曰亭亭亦曰

南亭或說為盤亭有橫溪二水俱去縣一十餘里同

出發于由拳青障山東北流入錢塘界又北入千禧

界暨盤墓之東吳遂郡南書

謹按隋書地理志餘杭縣有由拳山郡國志曰餘杭大辟

山本名餘杭山一名由拳山高峻為最旁有由拳村出藤

紙見太平舊志由拳山本餘杭山一名大辟山亦引郡國

志云青障山高峻為最在縣南十八里見家山謙之吳興

記云青障山郭文舉初從陸渾山來居之王敦作亂因逃

歸入此處今傍有由拳村出藤紙也晉書曰郭文文字舉

河內軹人也愛山水尚嘉遁步躋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

窮谷無人之地樹木於樹古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

猛獸為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恆著鹿

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負鹽以自供

食有餘穀輒血餽置有猛獸害大鹿鹿於菴側文以語人

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薄

正以不須故也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

骨乃以手探去之餘杭令顧巖與葛洪共造之水經注縣

南有大辟山郭文自陸渾遷居也搜神記曰由拳即嘉興

縣名吳大帝時有郭暨歆自由拳來隱於此因名山之東

有吳遷曹尚書暨盤墓見府志吳志張溫傳暨盤墓字子休

吳郡人溫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暨性獨厲好為清

議見時郎署混濁清維多非其人乃臧否匡別賢愚具實

彈射百餘輩選三署宰皆貶當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

十未能一其居官貪鄙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吏置官府

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龔坐自殺即罪溫

幽廢孔明謂溫清濁大明善惡大分龔子休清議自斃其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有之子 古志又有吳給事驍騎大將軍新豐侯暨惡景墓

杭人仕晉為廣昌長關內侯以孝行著聞咸康五年族表

門閭有碑在餘杭縣西北三十里咸和中湖州刺史孔彰

立墓字記餘杭 璠曰山名大辟居然陸渾之鄉村號由拳

郡二姓暨隱 璠曰山名大辟居然陸渾之鄉村號由拳

即是禾興之縣二郭棲隱美其高風羣暨築墳嘉其清議

藤類刺吳紙發蔡侯仙人則稱川來遊縣今有顧巖葛洪

原其投鹿畢門探骨虎口元和之感既嘆卓矣郭公猛獸

來馴復異良哉真客

吳王夫差墓 在餘杭山太宰 蘇亦葬其傍吳越春

澤按夫差葬秦餘杭山吳郡之陽山也府志 或云葬

此耳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

[illegible][illegible]

建天柱觀祀二年錢武肅王建更名天柱宮有唐
朝懷景範二年閏丘先生自天台移植高三十餘
丈又有唐朝杉間丘先生自天台移植高三十餘
尺因撤紫杉宮前舊碑武肅王以至寶龜興有撫
上因撤紫杉宮前舊碑武肅王以至寶龜興有撫
又增泠乳壺爲詩云却疑三池別別是一壺天錢王
在宮外女同橋三池之上泉出石潄間接又有冷泉
壺多不竭山行者相飲之毛骨清爽炎月置藥物
於泉中晚即高懸天泉山之下始開股池門外又有
潯洞石有餘步乃出甘冽不竭有方池端爲雷宇清
明則有赤色四旁吳銘墓先生在天柱山西銘號元
苕蘇君爲菴量吳銘墓先生在天柱山西銘號元
師庶此鄭章墓墓者秦先生白元鑑墓天柱山北
蘆按大樑天柱兩山對峙亦一山二名舊稱天柱山大樑
洞窺字記大樑洞在天柱山南宮內有洞刻一投龍
水色清黃赤白碧不定山有宮洞刻一投龍茅君傳第
神州古史卷之十一 浙江卷之一 三

三十四洞名大滌玄蓋之天宮崇千尺迴崖翠巖靈芝異
草人多不識僊傳拾遺郭文隱餘杭天柱山洞天福地記
天柱山在杭州於潛縣吳筇天柱山天柱觀記太史公稱
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中國者有五嶽作鎮羅浮括蒼
蓋十山爲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寧天柱之號濤霍及此
三峯一稱矣蓋以其下摧地紀上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
豈惟蘊金碧玉靈仙所貴興雲雨潤萬物也自餘杭郭汾
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潯潯入崢嶸幽徑窈窕纔越千步忽
盤勢却倚橫環拱而清宮闕焉於是旁訓有識稱諸實
錄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鑿於茲以雲林爲家遂長往不

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爲之馴擾晉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略而言自先生闢景潛升而遺廟斯立暨我唐弘道元祀因廣仙跡爲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謂之大滌離寥遂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大帝謚官耳爰有三泉二軌一盪液源合流水旱不絕擁爲曲池縈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溫而育萍藻旣漱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卻風不飄厲故棲遲者心暢而壽永盤礴紆輿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況于人乎貞觀初有許先生曰某懷道就閑鶴駕不起後有道士張聖葉法善朱君緒司馬子微暨濟物夏侯子雲皆爲高流繼踵不絕

武遊吳岳窮年忘返寶應中羣寇蟻聚焚蕪城邑蕩然煨燼惟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惜化洽政成不厭而理還張景附復輯其業鈞與逸人李女卿樂土是安捨此莫適恐將來君子靡躬厥由故特志之表此貞石

見文苑英華題志云桂山桂宮阮榮所撰吳果父碑曰元十年立於餘杭五十九里舊唐書隱逸傳孔巢父李白歐陽修也新唐書云字子節華陰人善詩次人也爲唐內供奉郎選天官字記有吳天師瑱吳德裕號外孫西溪真府依富貴于彭子此今在洞壑已得方寸經絕世事務誠入深長法善司威福頑益奇懷音不慚無諸姓敬曰南名桂山登樹物千卷以勸大傅宋瓘結院注滿坑崇嶺三弄又桂山樹物千卷以勸書爲事吳侯千裏龜在大鰲詞來山之蒼芝厓木鳩百

始俄國新流名師葉而中柱則期翔山所此唐
斯地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對地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南實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方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維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後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有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素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朱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法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師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相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度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地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形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改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為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北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向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何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離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依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山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勢蘭池芳冠微宗觀宗宗山羣嶺乎

壯傳三樂發覺然事二陽道天精靈茲新真創
觀聞皇卿愛以經自其十聖無柱之故成威功風道人
層不之此修知兵悉七祖不之天實典與非龍
漢可前年之之歷第我日之在下紫乘非觸方建
已知其聖好既興崇家來有風有其也表之鶴八庭
迄名非遺陳仍舊基集勅錄人契乃總貴領陳無
於氏一書指索脫勝源國自不志總貴領陳無
唐皆其阻不拔來樂聖遊所封從驛都星立開鑿其
修洞乘多玩神樂聖遊所封從驛都星立開鑿其
真而羅餘三期崑崙道進上乃志總貴領陳無
士理景夫嘉豐隆遠城重進上乃志總貴領陳無
機即出地歡推居登修寺新園十之扶前地聖開
攝大有出無觀仍假天化備實生降朝有為親房精
清條入雲已好想事精宮下柱二仙同往修皮師助恩
處居無早想事精宮下柱二仙同往修皮師助恩
廟其難天宜之怒刺新園十之扶前地聖開
四一或聞知方之焉悉仲流一基一勝所駐師科
飯天於宮冬亦度徑面月渠謂舒戎

樓之特見一地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嶺道南道雲六時
而鐘聲無絕八節之修飾同闕有以係國家之景祚福
府之盛黎黎仰窺靈越之山河曾趙樞密上奉詔補兩
府民安以東仰窺功臣兼顧金銜家山錦帶陳四海波
泰業委以一人倚佐之恩久乃正真獎持之力元貞
大興生人道宣科是無為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真
後復賈時天光山止七年七月十五日記諸先生不詳名
通山受天光山止止焉自郭時二君創生州之柱觀燕元
長亦且澤區丘方遠字太尉舒州刺史生州之柱觀燕元
標爲長生之林開置生諸諸朝唐玄宗物創生州之柱觀
名山至餘杭天柱異而止焉錢王師之號文洞先生
猶曰竊惟三清上列大潑名女蓋之天八極深居天柱亞
龍奇之府是以義金碧之宅地有真仙開位業之圖山稱
佐命仙官爲之主領日月所以分精况復虎踞龍盤鸞臺
紫氣華陽林崖客過帝庭乃有馭鹿真人伏龍釋子山明

柳州古史考 卷之二 頁

則天照視地轉則石鏡圓通二徑開佛跡之塵五湖浮
玉山之水神交松友通籍桂庭則有餐霞吸露乘風馭景
之倫玉室金堂仙人芝草之屬直使靈宗可跡資七洞于
小有足令煩網都捐歸六塵于大蘇得其名者若斯而已
由是虎豹不噬蛇虺絕整漢武元封之歲是築瑤壇唐皇
弘道之年立名仙觀郭文舉寓茲馴虎許遠游棲此燒丹
其餘築館清都過名仙錄者可得而言焉雖閭景有年而
道風不絕觀其五洞靈宮三泉迸激瀦藻育而曲池繁熾
燈倚而清宮闌水則青碧交錯文黃代色悟衷衷賞蕩累
塵物足以餐雲上之仙風超浮生於欲界者也自非散髮

高岫飛簷絕谷者事累難豁髮容寧待烏能測洞府之淺
深窺仙靈之堂奧哉

[illegible]

峯巒峻拔石門溪道迂約十里許入山經又數里西
峽三十里至湖橋爲徑山之西徑東到寺五里由東里往
平地畝有優樹松栢下石泓漱泉成沸氣之翳
衆狀類千里吳江之流可把蛇曲靈祥則跡不可勝
里有徑山慈覺出諸山諸山皆變法欽來統三餘
茗溪徑山寺撰師前曰此神龍所棲願無任欽恭不
忽有青衣老人拜於前曰我能以百方丈石有錢三千
安願讓爲卓錫之所遂建爲寺方丈石有錢三千

謹按徑山天目山之上徑也李吉甫杭州徑山寺大覺禪
師碑其略云禪師諱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途經
丹陽雅聞鶴林馬素之名往申款謁卽日剝落是真出家
因問以所從素公曰達徑則止隨汝心也他日游方至餘

昔者遯出天目，遍翔鳳於禪林，徑隨人心，伏神龍於定水。是以菩提之法，直望天，眼明通鳥，長之國總由心念成跡。觀其巖巒，洞束緣峯，頂於弁中，坦壑巖巒，劈神工於掌上。雲霧杳冥，龍蛇伏藏，時而殿脚與雷山腰吐，月四月桃華之色，入夏方春，五色躑躅之花，參天合抱。俗名吳山紅點越岫，於微茫牽錢江於白線，感鶴林之片語，如彼香山，偕雞家，以長存，還開慧日，李吉甫之碑石，載在英華，崔元翰之讀文，聞諸纂簡，代宗唐武之朝，國一大師之跡，金剛永存，大覺難測者矣。

舟航山 一名舟枕山在餘杭縣西北二十五里高一百七十餘丈周圍一十里古老云禹治水曾維舟

謹按郡國志夏禹東去捨杭登陸於此仍以爲名山譏之
吳興記曰秦始皇三十七年將上會稽途出此地因立爲
緣按餘杭郡縣及今杭州之名皆由於此古杭州府志云
常山太守俞詡
墓在餘杭縣北三十里地連舟航舟航山番曰昔楚國有船官之城益州表牂
爲之郡望會稽而東去大禹開山道餘杭之西津秦皇置
舟航之山有自來矣

仇山在餘杭縣西北一十五里一百六十步高三十五丈周回五里舊有仇王廟一名白鹿山按志相傳

宗晉陽太守嚴昆葬此有白虎蓮紫刺史孔溫以爲異
夫聞於胡遂以名其山有廢塚周繞俗以爲仇王
改號爲西州仇溪在餘杭縣東北二十里其源有二
一有西仇山仇溪一在臨安之高陸山一出本縣獨

神僧古史老
浙江卷之
三

松嶺東流八十里至仇山之下一稱合流於盧公
橋東行十二里入於茗溪因二源會於仇山故名

謹按仇山一名巖山又名白鹿山亦稱太守山郡國志云

嚴山一名白鹿山晉朝嚴粲見寰宇記古杭州府志仇山有晉寧朔將

因名力守山軍礮昆葬於此有白鹿夾壇孫卿少於
朝故又名白鹿山又云宋景陵侯吳喜墓在餘杭縣西一

里威康六年立今無嚴氏餘杭人夫孝明失其姓嚴氏妻

嚴氏仰天號哭火爲之滅卽以表闡諡旌其門本華餘按

巖爲餘杭大異苑云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隆安
姓北暨隗矣

初邑人樹伯道爲吏得假將歸於汝南潯覓載得一朱

中有貴人因求寄須臾如履御障有聲老腐毒雨色可

刺史有禱仇王神文其詞曰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八月朔日行餘杭縣南常師衛州以清吏士柱國白居易祭於易王廟曰維神者所以司土上山川川澤草木鳥獸之福無政乎人化之除暴一縣自開神祠者冬遠今度歲旦地者非用羊豕禽獸之食無政乎人化之除暴一縣自開神祠者足用居易與師儒祭居守其無政乎人化之除暴一縣自開神祠者為一祔之廟也今歲其屬殘其主於神何立則人獲其神出於地之望也

神州古史記 浙江志記 兗家感伏 禁暴是人

浙江卷之

—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而縮地巖昆志太守之臺白鹿來遊白公爲刺史之文猛虎出境仇王之神舊多靈異與夫仇山仇溪俱命氏焉古志仇山之號仇王廟前有洗馬地相傳仇王遊跡今淫風莫弭其所廟後有靈雞堆古有是名

謹按吳志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從往合肥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統陷圍扶杆權出敵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拜偏將軍卒年四十九權拊狀起座哀不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

銘誅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侍與諸子同窟
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寫光教之讀
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璿曰史稱凌公緒
攝父兵而斬張碩從周瑜以拒曹公親賢接士輕財重義
有國士之風若其逆張遼於重圍扞吳王以出敵身死之
日二子畜於公宮張承爲之作誄孫盛云孫權育交統之
孤陸機辨亡論亦云分滋損甘以育交統之孤者也有部
在縣東北二里舊志云吳將凌統家餘悅於此募鄉兵
重都伍因以名亭久廢今其南有部伍橋碑亭在此
響山在餘杭縣西北十里呼部伍碑因以爲名山其西北
七里爲觀國山又西北十里爲舟拋山或云舟脫
謹按吳興記曰於潛山西四十里有眺山悉是松木墳墓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

1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7; 278: 1019-1024.

大才之立身

所出晚山北十八里有響山人於山下語無大小響則隨
聲曲折應之譜曰孤蟬噪寂若振響於異林好鳥鳴幽擬
同聲於別樹比之潭靜倒影動必鑿形似乎山阿有人差
能學語此非公孫之應神或惡焉避免祀夫差使其臣公孫聖而夫差恨於齊山之下吾吳王夫差之天下歟於地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大懼仰天嘆曰蒼天乎豈可歸乎遂死不返按山谷傳聲疑亦此類
實類餘皇之呼聲皆迭對而懷慙信穢人有爲之寒心者
也

鵝山在餘杭縣境山鳴則出貴人

謹按隋書地理志餘杭縣有金鵝山郡國志云金鵝山

臨安山 在臨安縣西南十八里高一百丈周二十三里

郭文自餘杭來臨安結茅於山中縣取此山爲名

安樂山 郭文墓 在臨安縣西南十五里見九域志又

名一曰新城吳元獻與地志墓郭文舉爲虎探骨處

謹按臨安有郭文墓在宅東舊記臨安山縣取此爲名南

有郭文舉宅墓 又有郭山 在臨安縣西南十八里高二十

里此有碑文曰高山半嶺嶺嶺生林下雲與若水

經注浙江選餘杭縣左合餘千大谿江北即臨安縣界水

北對郭文宅傍山面谿宅東有郭文墓晉建武元年驛

驛王導迎文置之西園文述此而終臨安令改葬之碑文

和中湖州刺史晉書郭文入餘杭大辟山中王導聞其名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遷人迎之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

居文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

結廬於山中臨安令萬龍迎置縣中及龍峻反被餘杭而

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幾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塵

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龍不聽

不食二十餘日亦不復龍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

手果以十五日終龍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庚

闕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瑤曰郭文舉始則隱居餘杭爲

王導所迎繼又結廬隔安達蕪峻之難地臨谿谷谿有餘

十二徑踞足於舟航兩目分聯平替水觀其投鹿探虎猛

獸歸仁知幾若神萬夫之望是以居墓所在二縣並感其

流風焉

垂露山 在臨安縣西南十二里高九十丈 西山 在臨安

里高三十四里許連連綿綿舍於此

謹按餘杭懸雷山臨安西山並許遜之所棲也臨安本漢

餘杭地吳置臨水晉改臨安晉時懸雷山尚屬餘杭晉書

許遜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少恬靜郭璞爲之筮遇

泰之上六爻嘆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

守鮑靚隱跡潛遁往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

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遁五嶽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陳安世茅李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

嶺之嗣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湖寧時節選家定省而已

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遍遊名山焉永

和二年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聊爾自得終焉之志乃

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

焉義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義

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玉室仙人芝草左元

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義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

跡甚多不可詳記文自後漢魏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矣瑤曰餘杭懸雷山者許遠游之所棲息也原其跡近茅

山潛通五嶽郭景純爲升遐之繇王右軍述靈異之跡旬月則放曠煙霞朝望則還家定省仙踪是尋孝德無損而神仙之傳方成聖婦之篇遂構將別賦所謂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異於弄玉真仙劉綱得道者乎

東山在餘杭縣西三里高二丈相傳謝安高臥之地安嘗遊臨安山隔諸谷發數百此有塔院影射垂壁按晉書謝安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濟谷悠然嘆曰此亦與伯夷何遠中丞高崧曰卿泉違朝旨高臥東山傳又云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潘曰謝安石久棲東土一往臨安坐石室以悠游臨濟谷而發嘆遠追伯夷之蹤近比遠游之跡若其攜妓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夏

游賞高臥棲遲在於山陰會稽之間者乎

天目山東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一曰風雨晦冥俗云三十六洞爲仙靈所居每歲秋之奇西則起伏飛揚有龍鳳翥之勢分青林之狀蓋以草止主仙居萬山林立環指其下若豆狀之狀蓋一郡之仙主也東山則奇麗雖少於西目然其泉之奇者古跡將軍筆寶珠峯之奇者如慈林橋欄壑之秀者如垂虹橫天溪谷絕明等名山舊志道者第其奇者如天目山兩湖若左右目故名焉舊志東大嶺於天目山有倪氏居此今亦呼倪翁山有倪氏居此今亦呼倪翁山有倪氏居此今亦呼倪翁山

謹按天目二山西在於漸西天目山東在臨安山有兩

湖爲左右目郡國志云天目山上有數百年樹名曰翔鳳林吳興記云天目山極高峻嶺上有泉水甚美東南有瀑布下注數畝地志云上有兩池爲天之左右目老子說云欲度難及避水災天目海陵山最爲第一洞天福地記三十六小洞天第三十四洞天目山周廻三百里名太微文

蓋之天在杭州餘杭縣番曰竊以海國扶桑先開日月灑洲方丈亦有崑崙崑崙良由天不孤行地無單立閭浮之界常分震旦之郊句芒之神據有蒼龍之宿明六通於天眼晃然電照之情想雙峯於峨眉欲借紺垂之象東天目昔屬於臨安雖其山之奇麗少亞於西然而古樹凝霜俱棲翔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夏

鳳飛泉瀑布並起蛟龍江溝微於線條海窟浮於煙氣鳴鳥翔空白雲在下四天淫雨高峯特噴水自天來人言目色猶之仇他之頂蓄而爲湖譬彼長白之鎮瀾成巨浸比

西目居伯仲之間視萬山拱兒孫之列矣

石鏡山

石鏡山在臨安縣南一里高二十六丈周廻二百六十步遊此山顧照其影服冕施如王者狀其後唐昭宗收鎬所居營爲衣錦營又升爲衣錦城并封此山爲衣錦山唐書又爲衣錦山在縣南一里高九十九丈周七百五十步舊名大官山錢氏所居也唐昭宗以謬有功詔改爲功臣山

謹按隋書地理志於潛縣有石鏡山唐書志臨安縣有石鏡山蓋隋廢臨安入於潛故石鏡山與天目桐溪俱在於

新城故城在新城縣三圖吳元初郡國志縣東北去

將杜陵因山築城特為保障後揚州南新廢縣

在新城縣西五十里錢氏吳南新廢縣

東近富陽縣界吳縣廢為鎮入新縣

安新江縣江縣界吳縣廢為鎮入新縣

富陽縣置東安郡故王以此名鎮

為新城縣後并桐廬齊書志有新城縣隋省入富陽故隋

書志無舊唐書志永淳元年分富陽置杜陵築城鎮

置南新場東安郡吳置吳越王置東安鎮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新縣本分水縣東境唐至德中父老羅鎮等告以縣北十

併分水縣唐羅鎮撰東安鎮新築羅城記

南太平北寧海又有古城在縣東南新築羅城記

兵時深城除不得杜公并建縣羅城記

又有杜公建縣羅城記

又師建縣羅城記

上置夜不城及杜建縣羅城記

里武秀氣縣西牛

五年之所築也自其分富春并桐廬山川有伯符之靈

谷近桐君之所營猶丹陽四縣皆為歙浦所分吳興十邑

總是烏程并立吳主既恃全琮以鎮撫山越彭城亦資杜

夜以控制江淮晉宋以還代為縣治隋唐而降乃為鎮城

江表所以宴安吳越為之扼要八郡之名此為別部三都

之將獨有堅城當其矢石交進而拜井刺泉樓櫓翔空而

深溝高壘三郎悉皆虎子一劍授於龍精生則朱紫盈門

死則樵蕪不采羅生有云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翳倚者乎

羅隱宅在新城縣東五里羅宅洞在新城縣南五十里

置按羅隱字昭諫唐末新城縣人詞源泉朔博物多知舉

進士不第後從事湖南有湘南應用集序云隱大中末

早由乙卯至於庚寅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與公相子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十月乞假歸

若亦與某月二十四日序職見文苑英華歷淮潤不得

意歸謁吳越王慮不見納以所為夏口詩標於卷首末云

一角稱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愛英雄王覽之大笑因加殊

遇以為賓客表薦為錢塘令一說懼而免命錢王格致賢

風韻中吳仁璧皆遇者獨隱以振捷報曉曉多斤樹聲魯

一日待宴獻詩有稱衡黃祖之語武肅知悔悟加禮于隱

遷著作郎鎮海軍節度掌書記王初授命隱草謝表朝廷

見之曰此羅隱詞也賀昭宗更名驪表曰左則姬昌之半

字右則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爲第一朱溫篡唐隱說王舉

兵討賊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奈何交臂事賊爲終
古羞王雖不用心甚嘉之又以詩壽王曰大昂分光降牛
斗興唐宗社作詩侯歷遷給事中卒年七十七隱性傲脫
好譏評人物爲詞章有氣力工於詩與同姓虬鄴齊名時
號二羅羅檢校金部郎中賜紫金魚袋沈隱隱曰公
諱仲號曰隱公璠曰昔海潮三浙蘊奇江東之生極浦洞
庭結撰湘南之集風花滿谷若鸚鵡之芳洲珠玉在庭起
鳳凰之神獄大昂分光於牛斗使宗社欲起詩侯二羅並
陷於豨江將文鋒直倖劒氣驚才絕艷清風飛絃同姓
則與虬鄴齊名爲記室濤平皮沈之上而當時稱爲才子

浙江卷之

五、

望若神仙矣

俗稱羅隱探楚命往奇中至
杭州人稱前定不爽者猶云羅隱題破也

龍丘山
西在

五新
十城
里縣

謹按舊記南新縣東有龍丘山見前後漢書云吳有龍丘

長首隱居太末又郡國志會稽太末縣注東陽詎曰龍曰

山龍丘萋隱居於此似非此地璠曰背東陽爲會稽之

部富春寶吳郡之南鄉龍丘先生生本吳人隱居太末

詣任延之府或上嚴陵之灘何必九巖之山乃稱新婦三

九之洞不致幽人者哉龍游有前丘長隱處新城縣西

十里灘山下有新婦洞寰宇詩歸有
有潭深八九尺清瑩中有曼魚一頭甚異舊志云昔有一

婦人靚粧而入遂不復出益信其怪也清不具
傍十餘里雖歉歲常豐又有三九山在新城縣西五十二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2051, 2052, 2053, 2054, 2055, 2056, 2057, 2058, 2059, 2060, 2061, 2062, 2063, 2064, 2065, 2066, 2067, 2068, 2069, 2070, 2071, 2072, 2073, 2074, 2075, 2076, 2077, 2078, 2079, 2080, 2081, 2082, 2083, 2084, 2085, 2086, 2087, 2088, 2089, 2090, 2091, 2092, 2093, 2094, 2095, 2096, 2097, 2098, 2099,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2116, 2117, 2118, 2119, 2120, 2121, 2122, 2123, 2124, 2125, 2126, 2127, 2128, 2129, 2130, 2131, 2132, 2133, 2134, 2135, 2136, 2137, 2138, 2139, 2140, 2141, 2142, 2143, 2144, 2145, 2146, 2147, 2148, 2149, 2150, 2151, 2152, 2153, 2154, 2155, 2156, 2157, 2158, 2159, 2160, 2161, 2162, 2163, 2164, 2165, 2166, 2167, 2168, 2169, 2170, 2171, 2172, 2173, 2174, 2175, 2176, 2177, 2178, 2179, 2180, 2181, 2182, 2183, 2184, 2185, 2186, 2187, 2188, 2189, 2190, 2191, 2192, 2193, 2194, 2195, 2196, 2197, 2198, 2199, 2200, 2201, 2202, 2203, 2204, 2205, 2206, 2207, 2208, 2209, 2210, 2211, 2212, 2213, 2214, 2215, 2216, 2217, 2218, 2219, 2220, 2221, 2222, 2223, 2224, 2225, 2226, 2227, 2228, 2229, 2230, 2231, 2232, 2233, 2234, 2235, 2236, 2237, 2238, 2239, 2240, 2241, 2242, 2243, 2244, 2245, 2246, 2247, 2248, 2249, 2250, 2251, 2252, 2253, 2254, 2255, 2256, 2257, 2258, 2259, 2260, 2261, 2262, 2263, 2264, 2265, 2266, 2267, 2268, 2269, 2270, 2271, 2272, 2273, 2274, 2275, 2276, 2277, 2278, 2279, 2280, 2281, 2282, 2283, 2284, 2285, 2286, 2287, 2288, 2289, 2290, 2291, 2292, 2293, 2294, 2295, 2296, 2297, 2298, 2299, 2300, 2301, 2302, 2303, 2304, 2305, 2306, 2307, 2308, 2309, 2310, 2311, 2312, 2313, 2314, 2315, 2316, 2317, 2318, 2319, 2320, 2321, 2322, 2323, 2324, 2325, 2326, 2327, 2328, 2329, 2330, 2331, 2332, 2333, 2334, 2335, 2336, 2337, 2338, 2339, 2340, 2341, 2342, 2343, 2344, 2345, 2346, 2347, 2348, 2349, 2350, 2351, 2352, 2353, 2354, 2355, 2356, 2357, 2358, 2359, 2360, 2361, 2362, 2363, 2364, 2365, 2366, 2367, 2368, 2369, 2370, 2371, 2372, 2373, 2374, 2375, 2376, 2377, 2378, 2379, 2380, 2381, 2382, 2383, 2384, 2385, 2386, 2387, 2388, 2389, 2390, 2391, 2392, 2393, 2394, 2395, 2396, 2397, 2398, 2399, 2400, 2401, 2402, 2403, 2404,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2422, 2423, 2424, 2425, 2426, 2427, 2428, 2429, 2430, 2431, 2432, 2433, 2434, 2435, 2436, 2437, 2438, 2439, 2440, 2441, 2442, 2443, 2444, 2445, 2446, 2447, 2448, 2449, 2450, 2451, 2452, 2453,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2459, 2460, 2461, 2462, 2463, 2464, 2465, 2466, 2467, 2468, 2469, 2470, 2471, 2472, 2473, 2474, 2475, 2476, 2477, 2478, 2479, 2480, 2481, 2482, 2483, 2484, 2485, 2486, 2487, 2488, 2489, 2490, 2491, 2492, 2493, 2494, 2495, 2496, 2497, 2498, 2499, 2500, 2501, 2502, 2503, 2504, 2505, 2506, 2507, 2508, 2509, 2510, 2511, 2512, 2513, 2514, 2515, 2516, 2517, 2518, 2519, 2520, 2521, 2522, 2523, 2524, 2525, 2526, 2527, 2528, 2529, 2530, 2531, 2532, 2533, 2534, 2535, 2536, 2537, 2538, 2539, 2540, 2541, 2542, 2543, 2544, 2545, 2546, 2547, 2548, 2549, 2550, 2551, 2552, 2553, 2554, 2555, 2556, 2557, 2558, 2559, 2560, 2561, 2562, 2563, 2564, 2565, 2566, 2567, 2568, 2569, 2570, 2571, 2572, 2573, 2574, 2575, 2576, 2577, 2578, 2579, 2580, 2581, 2582, 2583, 2584, 2585, 2586, 2587, 2588, 2589, 2590, 2591, 2592, 2593, 2594, 2595, 2596, 2597, 2598, 2599, 2600, 2601, 2602, 2603, 2604, 2605, 2606, 2607, 2608, 2609, 2610, 2611, 2612, 2613, 2614, 2615, 2616, 2617,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2624, 2625, 2626, 2627, 2628, 2629, 2630, 2631, 2632, 2633, 2634, 2635, 2636, 2637, 2638, 2639, 2640, 2641, 2642, 2643, 2644, 2645, 2646, 2647, 2648, 2649, 2650, 2651, 2652, 2653, 2654, 2655, 2656, 2657, 2658, 2659, 2660, 2661, 2662, 2663, 2664, 2665, 2666, 2667, 2668, 2669, 2670, 2671, 2672, 2673, 2674, 2675, 2676, 2677, 2678, 26

[illegible]

食開縣南七里

國際

碧流咸通中

人祠之。又建佛宇於祠傍。唐隆安五年。賜名重建門。枕小池。吳越王更爲碧沼。杜荀鶴詩。

依山
攀半
樹一
無山
齋寺

野人秋日登就中偏愛日獨上最高層有果
鴛鴦僧門日多事來此復何能牛仙客詩

步步穿籬入
有清風對碧

徑幽柏高松老幾人遊花開花落非僧事
流方千詩深僻孤高無因鄰白雲明月自相

親海村口出
林通村徑見

樵人此時惟有雷居士不願藍輿來去頻

西七里寶勝
之所內有洞

院舊名魚池院唐天寶十年建相傳爲放生
通桐江昔葛仙翁煉丹於此有煉丹井放生

池北年十五

里三學院郭文舉故宅也捨爲寺名靈輝
縣之太平鄉有孫尚書廟名陟仕錢氏爲尚

善任常州防
城以卿禮歸

禦時寇盜充斥調兵督戰竟歿於陣立廟以
葬墓在所居太平鄉百丈村之西舊有雙桐

合抱縣西一
唐書忠義傳

許遠杭州鹽官人曾祖高陽公敬宗又許敬

宗傳敬宗新
其光自高陽

南渡或又云遠非敬宗後以高陽阿附

豺狼窺圖

軸雕陽忠烈似爲不類故爲此諷焉

紫溪

在山麓南三里開四十丈渠七尺源出天

田四千餘畝通昌化柳源兩渠合流入分水縣界既

利之石其害遂息有礮石在溪南相紫谿縣故城在

去縣餘吃立諸流之側有聲清越紫谿縣故城在

隆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縣尋廢又潛州城在潛縣南三里唐武德中築州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夏

神州古史考

浙江卷之一

夏

非惟使人情開豁亦覺日月開朗注云吳興記曰於潛縣

東七十里印有清渚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引此法印

清上承潭溪水傳云清印渚蓋眾流之下溪也印渚已上

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道無險故行旅集

焉司州王胡之字修齡鄉邪臨沂人也瑯曰天目兩峯之

水入紫谿以西來潛山百丈之川會桐江而東注白沙之

狀如霜雪赤瀨之望若雲霞故樓林則有水木交映泉石

爭噴奕印渚而使神情開豁日月清朗佛圖澄就茲浣滌

王胡之寄此流連上游則似惡溪下瀨而俱成坦道矣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岸山 在於潛縣西二里高六十丈舊志岸山

在於潛縣西南二十里寰宇記山有石穴冬夏常暖石色如黛故名

山有吳均故宅後改爲吳均山及文苑

又屬長興縣 山墟名云石竇通洞庭也

嶂百重清川萬轉歸飛之鳥于翼競來

接秋露爲霜春蘿被暹風雨如晦雞鳴

上一步一惆悵梁書文苑傳吳均字叔

以還於潛並屬吳興地與故鄣接壤故

之潘曰吳叔庠與朱元思盛稱富陽桐

丹陽故鄣之間高峯尋雲清流見底所

入身... 入身...

說餅賣壁之餘舊宅猶存生氣山川鼎足之靈文怪以

天目山 西天目山在於潛縣治北四十五里山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水因山曲折東西巨源

山又名浮玉山連亘四州杭宣湖徽也周回二千里
上有養生之藥菁草芫花皆名著仙經郭璞詩天目

名不可紀有翔鳳林在天口之東北峯高峻類天柱
廬阜上有平地一千五百丈中有兩湖乃天目也湖

有魚不可捕昔人見龍散子其中水分流下注東通
蕪湖南迤杭蘇西派直達北橫安吉上有古木參天

二寸許若有物盤旋而成微雨則雲氣出焉有雷神
宅在西伏牛山開府觀雷雨大雷電旦開雲中

雲鎖窗扉故名仙壇在雲封菴北相去十餘丈詩真

或響岩谷鄉民撫者聽以爲候許邁宮在西尖下乃

於此成道冲雲而昇張公舍在山南峭壁間闊五丈

高二百餘丈卽漢天師隱室旁有張公小舍相去半里一名天師外室登者捫蘿而入可坐數人石城在

西尖西南岸章村之鄰境高數丈南北五十餘丈其

出也山北十八里即響山又有室山嵌空如室室山見瑤
 日昔山擬崦嵫幾沉若木水非陽谷即值虞淵真松疑石
 墨爲凡玉室是金堂之窟傍箕山而洗耳地本陽城登縣
 審以華芝山接臨水臂文舉亦景純之流亞此則伏虎名
 山此穉川固孝先之靈苗俱是燒丹成井與夫靈隱稽留
 之號並日而談也已上昌化縣西北六十里下鎮山前
 和開黃藥神廟遺寇居此解從龍帳後有楚南陶乾祥間
 半嶺西有安羅翁生安羅翁生安羅翁生安羅翁生安羅翁
 海瀝香黃蕭儒生其麓山嶺有龍潭平廣數百畝數里又
 低應潭有金銀魚鱗西五十里南有龍潭山嶺有龍潭平
 寺後有丁東洞泉聲不絕縣西八十里有龍潭山嶺有龍
 百丈山巔廣三餘畝如一地其中有龍潭山嶺有龍潭
 神州古史考
 微時嘗應於此大中年建寺其上山下有瀑布泉白蛇
 宅又有錫子峯神龕龕巖在其下及登絕頂俯視之
 則碧峰樓耳唐宣宗與僧空禪師詠瀑泉詩曰穿山
 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洞豈能
 得任終歸大海後波濤按舊唐書宣宗本紀憲宗第十
 子母曰孝明皇后鄭氏以元和五年六月二十日生帝
 御幸位按大明宮年封王歷太和會昌朝愈事嗣後
 切雲宮爲宣宗德宗事於史未詳縣南四十里雲子岩其
 間侍雲古壙生其昔樵者曾見野猿四圍雙溪之南岸
 高南屏山亦名羅峰巔木蒼翠影落中流狀如屏十二
 石片石上神仙所隱縣南五十里松山之上有掛簾
 昔人曾造壙如空中垂簾縣南五十里松山之上有掛
 在昌化縣懸崖此大如產壙與龍山縣南四十里真墨
 名不疑北有虎威岩按袁兩崖如門冰流循門而出
 即此縣西北五十里有石門崖如門冰流循門而出

神州古史考一卷方輿通俗文一卷安徽巡撫林進本
 國朝倪璠撰璠字魯玉錢塘人康熙乙酉舉人官內
 閣中書舍人是書自序云按今之版圖取自漢迄
 唐諸史地志列於郡縣之首上搜舊聞旁摭遺逸
 凡兩京十四省共一百五十餘卷謂之神州古史
 考又取唐以後者別爲一編名曰方輿通俗文然
 所梓者惟杭州一府九縣而已蓋未成之書也
 案此書據其原序宜入總志然所刻者惟一
 府入之總志爲不倫而又不可列於郡縣之
 中故附存其目於雜記此無類可歸之變例
 也

潯陽蹠醢六卷

〔清〕文行遠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穀明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潯陽蹠醢

六卷》提要

潯陽蹠醢序

允言既世其家學攻制菴若
詩古文辭取次掇七科有三
立矣而會逢特達者俾克貢
觀國光不日上公車去乃出
其所輯潯陽蹠醢示余屬以
序余挾空踈於書少所窺是
宜不知言者顧獨能知允言
之軍之號爲張楚也孔子說
夏殷禮而致愾以文獻不足

允言今日其將爲吳頭楚尾
間特畱文獻乎古之撰述者
如荆楚歲時則與天桂海虞
衡則與地南方草木則與物
襄陽耆舊則與人尚矣夫亦

文獻堂藏書

曰文獻存焉然且浮屠老子
之必收而恠迂之必不棄禹
經湯問虞初齊諧其無乃相
於爲雜博蓋齊王之嗜蹠也
必千而後足而傳稱凡作醢

先膊乾其肉莖之雜以梁麵
漬以美酒塗置甕中百日乃
成此允言名書之意讀者柰
何一染指而忘其千物百日
之多且勤乎允言著靖廬媿

文獻堂藏書

臨諸集詩固嘗寘顏謝而直
入陶氏門庭此尤是率用潯
陽之獻而文之爲文也則亦
久矣其言古之有也卽我之
有也傭吹開先蹠醢起後以

視楊鳥之一與玄文而實無
兩玄文者又不可同年而論
余以是取大乎允言而卽手
額以賀 鐙翁且志余家蓬
髮歷齒者之媿

不了道人黎元寬拜題



序

尋陽之地控吳楚咽喉顧
瞻廬阜而納滄江九派之
流形嶙峋天下鉅懸上下
數千載帝王卿相學士大
夫高心羽客大德尊宿極
止游覽其中多陳迹鳳藻
靈異可喜可愕公事阿一
不有允言蹠醢之集一方
之史乘也沉淫侍

夫子則讀所編庸齋一集
心樂之系枝刻以行世雖
雜撰偶正傳心者不在此
狀此已足傳矣經史姓率
大槩也詩古文辭燔炮膾

卷之三
增補山書

二

炙也菜食之子見異味者
染指焉爾若夫口饜肥甘
酒坐中友而不嫌於是菹
蒲醢醢進一雞蹠之微且
以適齊王之嗜而食之不

已而況乎事歸史棄有以
黷必小之尤采屢肯心之
遺軼罔羅放失之舊聞可
備輜軒之採擇者乎故曰
此已足傳使天下郡國皆

卷之三
增補山書

三

有心如允言刪地志畢舉
固一代之盛事也允言讀
書匡廬山中所著靖廬詩
文諸集各已成家漫出餘
興而休后廬庭間尋易跡

醴式書庭間一家之文獻
蹶醴則一國之文獻屢
品目森所不備至吏治兵
所條載願悉中寓經濟畱
意猷突不可僅眎茲雜撰

偶作三也

康熙壬子九月旦

同學弟嚴沆湏題



潯陽賦醴卷一

凡例

一 江州之津通津也匡廬之嶽名嶽也往來遊
覽所及人物事蹟頗繁故秉而綜之志勝爾
一 浪及平康瓠者何康瓠舊隸江州故不敢外
之也事之麗廬而著者則采之去廬遠者濫收
亦非我志

一 江州大矣九江特所轄一郡非主名也茲采
舊事見江州則亟錄之古云過而廢也寧過而
存事之不定屬潯陽者惟冀博識君子別而更
之

一 緝輯經史子集外旁搜博采于玄牝白馬之
裝杏林橘局之紀以至于稗之史竹之書鶴之
經鸞之諧圖所不錄

一 奢或長篇累牘儉或單句片言鳧短鶴長不
妄截續

一 陳令舉之廬山記晁百揆之潯陽志名可得
聞書不可見矣後之爲山書郡乘者雖出名手
而筆札鹵莽縱號淹博能免掛漏訛乎余費十
數年精神收拾成茲一帙非草草可辦者

一讀書遇事隨見隨錄如采藥籃是藥采之
不分藥味如冶金爐是金投之不分金品展卷
者恐不悅于目也更爲類之魚雁貫行庶不致
差池耳

一編次年代頗費稽查十已敘其八九矣而有
不能盡敘者覽者鑒之

一先大夫在吳越間所積書甚富不能如公擇
藏之山中乙酉城陷供亂兵一炬耳近二十餘
年余同先大夫殫心力圖之苦貧則力不從心
采輯之不廣余何能文其陋哉

海陽縣志卷九

二

一書始于丁未冬乃始編有歲月而卒業無
歲月者有書可讀有日不盲歲月無量此書
亦無量

海陽縣志目錄

一卷

象緯

方輿

書院

祠廟

宮室

丘墓

服食器用玩好

草木

鳥獸

蟲魚

二卷

仕宦

吏治

典禮

經費

兵防

盜賊

三卷

海陽縣志卷一

人物

栖逸

流寓

忠節

季義

閨門

交游

器局

方技

四卷

真仙

僧寶

五卷

詩文

書画

典故

名勝

游覽

六卷

象敬

原缺

增補四庫全書目錄

二

潯陽贊臨卷一

樵菴文行遠輯

象緯

漢天文志斗江湖牽女婺女揚州後漢書斗建在十
 今吳越分野參邑月令章斗六度至須女二度爲
 星紀大雪冬至居之吳越分野地哩志吳地分九
 江豫章屬焉晉志則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
 爲星紀於辰在丑國則吳越州則維揚工術斗安
 分豫章入斗十度九江入斗一度今考劉青田分
 野細數九江南康廣信三府俱屬斗二十度而入
 斗一度者乃江寧揚州二府並存之以俟知推步
 者

增補四庫全書

一

丙丁江淮海岱成吳越吳楚之疆候螢咸占烏衡

斗六星二十五度初主吳次主會稽次主臨江次主

豫章次主丹陽次主九江

荆山內方大別岷山衡山九江敷淺原南方宿也其

次曰星紀鶉尾以負南海神主衡山曰螢咸

魏太史令陳卓論郡國所入宿度斗牽牛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

玉衡者斗九星也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

乙巳爲豫章辛巳爲丹陽巳巳爲廬江癸巳爲九

江凡六郡

後漢書註

九江府天文斗牛分野一說

李澄云按九江吳楚間地日星紀之次于十二辰爲

丑于二十八宿分野爲斗牛自周禮至史記天官

書漢書天文志既詳載其言之矣但班史魏太史

令及劉支成所列分野度數殊不合又天文書以

二十八宿主十二州而斗兼之若北斗第二星曰

璇主楚第四星曰權主吳于三台則荆揚屬上台

司命之下星于天市垣則東第六星曰吳越西垣

《增補山志》

二

第二星曰楚于五車則中央一星曰司空主鎮星

楚于五緯則吳越之疆候在螢惑今並列之以待

精甘石之術者更爲參考云

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

入斗十六度

通攷州郡邊次

山帶廬山有白雲如帶或亘中嶺或冠峰巒不三日

必雨野語有之曰廬山有雨則雨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星孛于西北犯斗二十三日

滅占曰爲兵亂十二月然殺江州刺史劉胤判

州刺史陶侃討默斬之

家錄

永和四年樊噉入南斗犯第三星八月入太微斗爲

貴相爲揚州樊噉犯之爲兵喪其六年大將軍梁

商薨九江丹陽賊周生等攻沒郡縣

梁錄

元興元年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大微西至十

二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十二月桓玄

篡位放選帝后于潯陽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家錄

太清三年樊噉守心占曰大人易政主去其宮人饑

凶天下大潰其年帝爲侯景所逼崩七月九江大

饑人相食

家錄

《增補山志》

三

潯陽縣志卷一

地輿



江州禹貢荆揚二州之境禹貢揚州曰彭蠡既緒荆
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郡之東南五十里九江
在郡之西北今九江在郡之北彭蠡湖在今東
禹貢曰九江孔殷孔殷九江水自江東縣承與縣流入南
地勢之中按縣有九江關云九江承為九道其得
分其間有州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于郡
陸終會于江口一云白馬江二云白蚌江三云馬
洲江四云嘉慶江五云礪江六云三里江七云南
郡北五里各曰馬江是則有餘里是大則彭蠡以
禹所振承嘉洲上下三百餘里合流

東為揚州九江以西為荊州春秋屬楚秦屬九江
郡二漢屬廬江章二郡地晉初屬廬江武昌二郡
後割荆揚二州而置江州初理豫章後又置潯陽
郡宋齊亦為潯陽郡皆置江州理于此中流襟帶
帝為重鎮隋置九江郡唐改為江州或為潯陽郡
屬江南道領縣三潯陽彭澤都昌南唐為奉化軍節度置
瑞昌湖口東流三縣宋太平興國三年升星子鎮
為縣以東流屬池州七年以星子都昌二縣隸南
康軍屬江東路中興後改屬江西路其地本武昌
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潯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

江北徙治江南改為江州實非古江州也今州在

江之南潯水在新州亦不得為潯陽矣朱文公九

貢雲母石斛領縣五德化彭澤德安瑞昌湖口

潯陽漢屬廬江通典漢舊縣在江北新州界晉溫嶠

移于江州柴桑漢屬豫章晉志有潯口關隋廢改

名滋城唐復改潯陽通典潯陽縣南楚城驛即舊

柴桑縣也郡縣志柴桑故城在江州潯陽縣今德

西南二十里通釋

南新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隋志九江郡置

江州曾氏曰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巴陵也

則九江不在潯陽宋文公曰漢九江郡本在江北

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

之潯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以故

江南得有潯陽之名後又因潯陽而改為江州實

非古九江地也地理

潯陽漢屬江北廬江通典曰舊縣在江北新州界晉

溫嶠移于江州晉志有潯口關今為九江府九江

稱江州自晉始通釋

唐志江州有滋城成潯陽縣南滋城地理

九江 烏白江 蚌江 烏江 嘉慶江 映江

源江 康江 提江 簡江 禹貢經文

三里江 五州江 嘉靡江 烏土江 白蚌江

白鳥江 簡江 沙提江 康江 張須九江開始

口舍千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大康漢志

在廬江郡之潯陽縣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莫溢口溢口乃漢灌嬰所築也

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益村事猶有家若城中城負

江面山形勝盤踞三方阻水頗難于攻取閭閻中

曹鄴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于翰曰城形爲上

水逸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

《縣志》

六

由入云在北開新舍後郡治之前封康廬有峰曰

雙劍乾道間蜀人唐立方支若來爲守謂翰實居

城而李成等寇亦嘗入和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

劍所致乃闢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蓋其上謂

之匣樓曰匣實藏劍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

下曰是利民而不利子守立方聞之不以爲意居

一年果卒于官其異如此立方故知名嘗爲中書

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史記

廬山在江州潯陽縣 今德化 東三十二里南康軍城北

十五里本名朝山郡縣志 字子虛 廬於此山漢

武帝拜爲大明公俗號廬君故名山周環五百餘

里太史公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廬山東白鹿洞

唐李渤之隱居南唐叔書院 地理

廬江郡以大江望廬山名敷淺原廬山也禹貢表山

豈彭蠡高山如廬而不表之耶古華作舟如華不

注山以此稱之唐韻淺流疾貌猶漸弱之類勿泥

深淺也原古源字廬山巒最多其爲敷淺原乎廬

江今爲一縣奉漢以名郡必以廬山爲望明矣水

經廬江出三天子都謂彭蠡出饒而源于敷之大

朝率山也率山名三天子都郭一作都或曰敷淺

《縣志》

七

原在德安朱子辨之一統志崇陽縣西北二十里

雲谿山是敷淺原亦附說也廬山在山海經爲柴

桑之山張孟奇曰廬山舊名柴桑山因匡君廬而

稱廬山郭璞注曰柴桑山與廬山相連據後世淵

明柴桑里山爲廬山之麓而言也 通雅

胡秘監旦晃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而鄭樵獨

謂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

文朱子取之古九江郡乃在江北江漢往會之說

味別之說洲別之說皆支經凡例日考之過九江

至於東陵者言道岷水而是水之橫截乎洞庭之

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側也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言導岷陽之水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小路至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山碣石之側也漢志豫章領縣十八彭澤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其西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里山海經曰入江彭澤兩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也語意不明耳漢志不知湖漢之卽爲彭澤又不

綱目卷二

人

知大江者亦猶于彭蠡又不知湖漢之爲湖則皆承禹貢之衍疑而弗深考也督按導漢導江二條合觀之過九江至于東陵東廬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則前條之北江豈衍乎禹治水詳於泛湖之處而南方爲畧從楊子言三江則漢漢爲北岷江爲中彭蠡爲南不言南互見之矣胡晃九江指洞庭是而九江郡名卽下流以稱之也滙言其合處也蕭該言彭蠡古作彭麗又接彭黃一名

宮亭

彭蠡在江州潯陽縣今德化縣括地志在縣東南五十里六典注一名宮亭湖俗謂之在南康軍星子縣南

江州彭澤縣西地理志在豫章郡彭澤縣西郡縣志在都昌縣今屬南康軍西六十里與潯陽縣分湖爲界禹貢揚州彭蠡既豬卽江漢所匯之澤合江西南康軍三吳起曰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武寧縣南

此地

陶令八十日之彭澤非今小孤前之彭澤也古彭澤縣在今湖口縣東三十里漢置晉隋因之凡左蠡而北大孤而東皆其地也唐武德五年改彭澤爲浔州遷于浔山下至今湖口九都號五柳鄉八都

綱目卷二

九

號彭澤鄉有三學寺祀淵明有洗墨池玩月臺吳草廬爲記南唐始析五柳彭澤二鄉之地爲湖口縣若以小孤江之彭澤縣爲蕭明解教地則非矣

遷通

九江去州五里白馬江是大禹所疏治于桑落洲上三百餘里合流志云府東北渡江五十里爲桑落洲昔江水泛漲有桑流至此洲自植焉桑桑之名或本諸此釋陽記

晁公武云九江一水而名九者何猶大湖一湖而名五湖昭餘和一澤而名九澤耳

是州也在荆之域於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海洪
潯至于派分爲九而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
蠡爲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於梁陳出入五代四
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

獨孤及文

陶士行年少時在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地曰鶴岡

曲明錄

九江面匡廬跨彭蠡長江天險襟帶上流衝要之巨
鎮也按地本武昌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潯陽併
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改爲江州賈非
古江州也今州在江之南潯水在新州亦不得爲

潯陽縣志卷一

十

潯陽矣地理通釋曰漢潯陽舊縣在江北新州界

晉溫嶠移于江州柴桑漢屬豫章晉志有溢口關
隋改名溢城唐後改潯陽通典潯陽縣南楚城驛
卽舊柴桑縣也疆域數更故占跡多不可按獨孤
及曰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
渤海洪潯至是派分爲九聞考地志釋文有烏白
江蚌江烏江嘉麻江映江源江原江提江南江張
須九江圖考有三里江五州江嘉麻江烏土江白
蚌江白馬江苗江沙提江原江與地志所載大同
小異似確有可按者今皆不可考須又註曰九江

潯陽縣志卷一

土

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洲在江北與湖
口對岸去郡六十里須所謂江口或卽溢口也胡
晃指九江爲洞庭而九江以之名郡者乃卽下流
以稱之也須所云會于桑落者不與尚書東匯北
會爲滙之義有合歟晃公武曰九江一水而名九
者猶太湖一湖而名五湖昭餘邪一澤而名九澤
耳如此則地志圖攷之說又皆可以不辨矣以一
郡之全勢言之其山莫大于廬卽禹貢所謂敷淺
原者是也支分南嶽逶迤東行見于九江則自端
昌之茗峰始連峰疊嶂由秦山而轉發德化之岷
山高良株嶺至是復坦迤而下度義門舖抵閬通
則忽聳而上纔然成都郭矣綿亘垂五百里江西
下流之屏障也大嶺九七重高七千三百六十丈
山無主峰橫潰四出巖巖寥寥各爲尊高不相拱
揖異乎武當泰華諸名嶽嘉遼之流巖巖崖巖龍
潛鳳采之士往者忘歸矣九江據廬之陰去山三
十里從雙劍峰落八里披北而東東而又北航至
大江蟠旋迤邐而上起延文山郡治莫乃背江而
廬峻絕而顧祖外是山之在德安者則與郡逸不
相接矣在湖口者武爲最來自南康之郡昌在彭

澤者大浩爲最來自池州之建德雖越絕于巨浸
彼其勢固何嘗不廻翔拱翼于鄱城乎湖之石鐘
彭之小孤名最著小孤屹立江心奇峻無敵此又
大江以西上游之砥柱不獨爲功于九江一郡而
已石鐘上下岳卽秀麗英絕則僅類几案間一惟
石供耳不足多此山之大槩也其水莫大于江
禹貢所稱東滙澤爲彭蠡是也外是淦浦名稱最
著今僅一涼耳雜居黃澗間郡治而景星湖所引
僅山溪映滄之爲清而客水入懷辛瑞昌之源遠
而流長耳瑞以潯溪著名而大小潯之源與清潯

海陽縣志卷二

主

之水繞縣而東越南湖楊林大溪城門銅瓦礮門
獅子諸湖又北趨龍岡河入于江入江則遠城之
北而東注于南湖背與湖口之水會于柘磯與彭
澤之水會于彭浪磯小孤洪德安諸河東北咸趨
於烏石之門烏石之河名曰金潯澄澄靜循城而
南南而又東出于宮亭湖以與湖彭之水會宮亭
湖者卽鄱湖也蓋江西屬郡十三九江實在會城
水口之外九江屬縣五安湖彭實在郡城水口之
外此水之大槩也蓋聞地氣以環聚爲靈九江之
山乏迴繞而水多奔洩雖人塗秀色映帶文星而

地磽民瘠殷實無聞自古及今未之能改也獨是
地逼入達守借一江有路畢通無險可恃乃豫章
挾之爲門戶江南拱之爲上游綢繆之計似與他
郡較切留心申畫者所不得視爲緩圖矣

海陽縣志卷一

主

潯陽縣志卷一

藝文行述輯

書院

靖節書院在楚城鄉靖節墓西南

景星書院在治郡東唐李渤隱廬山元和初以石拾遺召不拜韓愈遣之書有朝廷士類引領東望者景星鳳凰先睹爲快之語長慶中勅刺江州建書院後學校其德教不怠故名之曰景星云元末兵燹今東嶽廟其故址也

潯溪書院在城內豐儲坊都察院左明嘉靖間兵憲

陳洪濬建其曰潯溪祠者周元公先生之書堂也

在石塘橋西北黃土嶺麓初先生在南昌時嘗過潯陽愛蓮花峰之勝又其麓有水出自蓮花湖潯清紺寒先生濯纓而樂之因築書堂于上而取故里潯溪之名以名之期以他日不仕則歸咏其上其後果定居焉

嘉定庚辰有詔賜潯溪先生周公諡曰元從蜀使者覲侯了翁之請也越明年秋以命書及貳付元泰詣旨授先生之後又十二年善際來守九江尋訪其家始克燎黃于祠下夫蜀在千萬里外先生

愈書合陽時其行事不甚較著而嘉祐有五六十年之後一旦表出褒異上繼古聖下開來哲昭然

如日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師聞者莫不興起而上之闡揚風厲者何其盛也矧廬山之陰潯溪

書堂在焉蓋先生自春陵來授業于斯已而長吏增闢其寓置堂長弟子員宜其浸灌培植聲生氣

長視他邦尤盛而殘廢墜過者太息獨非吾徒之恥哉善際不敏幸以諸生濫長斯土于是更制其

書堂繕修其祠墓肄習有廬祭薦有田乃十一月癸亥爰舉燎黃之典用牲于隄率州賓屬拜焉既

會事又謀所以經紀其子孫以承祭祀端平甲午日南至守臣趙善際立石希賢堂

潯溪祠在廬山之麓舊爲書院明正統初立像後圯蕪弘治間大新之時提學副史仰資奏于朝其

疏曰謹按周惇頤九江之地生萬精神歿藏魄體實與故里相類百年以來舉與書院久廢初復而

祀不在典惇頤之後稱大儒者曰朱熹爲貴于資源產于建陽祠祭之典二地兼舉臣愚竊謂惇頤

之于九江如葵如建當比其一今舉與書院既各修理如故乞勅禮部就行書院賜以春秋二祭定

式擬祀行令有司以時行祀仍於鄰近無碍田內撥給四五十畝以爲裔孫守墓之贍詔曰可以程灝程頤配之

鹿洞書院唐李渤讀書處也自渤爲江州刺史卽所隱地創臺榭以張其事而鹿洞遂盛開于人矣其後唐末兵亂郡縣學校廢壞高雅之士往往讀書講義其中南唐昇元中遂建爲學置田聚徒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名曰廬山國學四方之士受業而歸出爲世用名績彰顯者甚衆宋初因置爲書院益拓而大之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書院

廬山書院

去

併名于天下當是時學徒常數十百人大平興國丁丑從知江州周述請賜國子監印本九經驛送至洞又官其洞主明起爲褒信縣簿倣熙間朱熹來守南康脩舉廢缺爲功甚大講學造士之風至於今不廢

王文成書院兵憲葛寅亮建其地在城南丘壑環秀望湖映碧岫常軒舊爲先祖安節公書舍葛徧覽城內外不得勝地獨徘徊於此安節公雅意理學慨然獻之葛大喜隨採舍利寺東官地以授安節公後創嚶鳴館講學卽其地也

靖忠書院在崇儒坊蓮花池南明成化知府蘇致中建祠陶狄二公彭澤亦有之後改爲名宦鄉賢祠

孩書院豐儲坊

肄武書院在府治東九江衛門內東南隅明嘉靖六年兵憲何崇以武弁子弟無教特爲建此規制完備命學官一人領其教習

孔子家廟在廬山西麓甘泉鄉之孔家山宋治平時建先是唐文德元年四十代孫孔纘登進士任吉州推官五代亂遂家吉州之新淦及宋孔元任欽州推官元子文仲武仲平仲俱登進士平治官至

廬山書院

去

尚書適歸吉州道經廬阜得與周元公游遂卜居黃龍山麓請官建祠于龍溪廟之南開明曾子祠十五代孫據徙居九江明萬曆二十三年勅建

張橫渠祠在赤松鄉

祠廟

瑞昌縣在匡廬彭蠡間稱巖邑余甥江子在潯以名進士尹其地期年政舉乃相其水道之利民者復之爲隄隄成有高處宜開闢成祀文昌神于其上曰文昌閣屬于記曰以爲報也且風瑞人也曷報乎江子曰吾昔之舉於鄉也文始未獲于主司主司夜夢一神人琢玉環爲轉字賜之詰旦得吾卷乃轉字號然則吾之獲茲茲土實神相也且瑞邑

新編縣志卷一

文

兵燹後文雖少衰而前代固多達士風之者有司事也予曰唯唯是皆不可無記

謝安廟瑞昌縣金城鄉不知所考

陶桓公祠湖口陶公港

陶靖節祠三學士寺側吳卓處有記

水梁公廟彭澤之北五柳鄉

祖將軍廟按唐歐陽詹集曰魯國顏公頃爲湖州牧州產碑材公載石還次江州蛟奔螭引直至湖心則茂林峭石勢環氣騰有神祠曰祖將軍廟公異之遂捐金建亭名曰祖亭製文物碑以記其事

元次山祠在瑞昌城外之漢溪後因蘇長公過此題詩壁間洪均德因合祀之曰二賢祠

岳武穆祠在府治南岳母祠在白鶴鄉正德間知府

汪穎卽墓所建

文忠祠在豐儲坊謙溪書院前

趙忠定公汝愚祠在山麓以祠忠定與其父母莫知

所由始或崇憲知江州軍事時所建也

廬山九天使者闕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

集于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

九天採訪遼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

新編縣志卷一

文

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卽遣中使詣山西

北果有基跡宛然倍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

非人力所運堂殿廊閣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

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湓浦至

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廟雖長廊柱礎架虛在巨

洞之上其下汨流奔響泓渟不測久歷年歲曾無

危墊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萬皆有水痕門

殿廊寓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五色神光

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略無餘暇人力忘

倦旬月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諸聖再緣

廟北地中尋之自得勿須遠求于是訪之採以克
用略無所闕既而建昌渡有靈官五百餘人若承
道士服者皆言諸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立宗夢
神人口因名天台鍊師司馬承禪以訪其事承禪
奏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祀太上應其
妄有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眞監蒞川嶽有五嶽
眞君焉又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滄山九天司命
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錄彈糾萬
神皆爲五嶽上司蓋各置廟以齊食爲饗是歲五
嶽三山各置廟焉錄異

《清獻山志》卷一

手

明皇夢朱衣金冠神乘輿自天而下曰我九天使者

上帝命採訪人間事可館我于廬山西北隅明日

又降于庭乃命吳道子貌其眞形焉錄異

廬山之南有尋眞中虛觀古名詠眞道書眞諸述三

十六洞天而詠眞爲第八七十二福地廬山爲元

辰福地是觀卽詠眞洞天五老峰正在其後唐正

元間女冠蔡尋眞居之因以名觀後有白龍潭飛

瀑注焉

江州廬山眞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于

石

昇龍觀祀眞武極盤二龍一日忽不見夜半殿角有
聲如風雨驟至則龍歸也藻斧猶在鱗甲間觀以
故爲字

九仙祠不知其所由來亦不詳其姓氏或曰九人者
兄弟也以道術咸得仙去博陽山其栖遯之地也
祠舊山北山下張氏移之山南因于祠後華爲人
無知之者明嘉靖間過德安公館宿焉夢
有儒生九人旬旬詣于庭以竄奪至虛忽偏訊之
邑長老無所謂九伯仲者但去縣南十里博陽山
有九仙此無與人間事卽其山採焉始得張氏塚

《清獻山志》卷一

主

立命起之凡一鑊頭地有物憑之人不得而據况

仙佛之宮耶

開元二十年壬申正月廬山使者廟成詣使者獨孤

正訪諸工文辭者製碑以進作者凡六百八十有

一人獨黃梅李批文稱旨名不赴錄奇

廬山太平宮乃九天採訪使者祠白唐開元中創建

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營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

作發地忽得一餅封鏤甚罔破之其中皆五色土

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

其師不甚爲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

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康維表獻之

受漢

期亭湖有期亭廟亦作宮亭其廟神能分風景純所言驢山得無卽廬山神乎冷齋夜話載安息王子高安世次期亭湖廟廟神言多嘆至此求爲作寺正此地也

通雅

白龍泉顯濟廟志載爲東漢萬修槐里侯祠東山楊公祠志載爲唐禮部楊嗣復皆不知何據按唐書

白龍泉顯濟廟志

至

楊曾刺史江州且入相不僅以禮部終也

九江王廟在郡北門外舊傳爲吳布非也乃土神迎明師太祖勅建廟報之江南十廟九江王其一布都六廟不在此又仁貴鄉去城十五里芳蘭湖上有陶公廟其祀靖節何疑按志非靖節乃陶九相公也陶九者天完禪將死而同母墓湖上明正德中九江大早有僧謂湖濱父老云能救此者惟陶九耳今其像在黃梅五祖寺之廬下往果得一流香木像迎歸歸而禱之果大雨因而祀其地夫土神迎師山川效靈之理客有之陶九作賊而死爲

神福其鄉何也或其人本英傑不得已而失身耶嗟乎向使善任其人者未必非公侯干城也

竹林寺之名久矣無跡可追問有鐘聲燈影亦電池乍現不可孰爲有者明天啓得關主事王行健送其尊人入山登眺至山麓日光返射却于石罅間見有清虛林臺四大字梯山而摹榻之字痕奇放李夢陽所云非篆非隸周顒仙筆也畢竟此山原真仙之虛纔安得這四字不然喬達摩大沙門那用此綽號耶

定慧庵在雙劍峰下相傳赤腳僧主此天眼尊者則

寄陽縣志卷一

至

寓蓮花峰徐道人則寓圭壁峰周景則寓錦繡庵

之四人者聯山接壑相去四五里而近

釋迦文佛殿遍天下無慮萬計而此獨曰神運何初遠師將適羅浮宿廬山之逆旅感山神見夢徘徊登覽溪流湧衍無可托足一夕雷雨驟冥水暴至向之中流化爲平陵且有花木羅列其上因以名之

張天

初建寺鬼夜爲之祟端

遠公年譜

東林彌陀殿舊名雲臺精舍近精舍西有市曰雁門市

法燈禪師奉詔住襄陽鹿門政和禪寺師謝恩罷

飯丞相第堂吏抱牘至白曰江州東林寺當改爲

觀從道士所請師避席曰廬山池世絕境東林又

其勝處世爲僧居如春湖白鷗自然相宜今黃冠

其中絕境其尼會乎丞相大以爲然東林之獲存

法燈之力也

石門文字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于熙寧九年某月某甲子成于

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于太子賓客陳異其主

而成就於寺之僧智選曾華爲之記

市燈記

羅漢寺德安縣南二里羅漢橋西卽舊燈所載歸宗

羅漢院也

羅漢院志卷一
清廬山書

蓋

太乙觀舊名祥符觀在雙劍峰下董奉種杏處有石

鐫禹畱二字山南又有董放宅

天慶觀去州二里許卽唐之紫極宮也

方便覽

李白宿紫極宮詩曰何處問秋聲蕭蕭北牕竹迺

薄萬古心挽之不盈匊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

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懶從唐生訣遙訪李生

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少役野情轉蕭散世道有

反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紹興二十八年詔以太平興國宮新建本命殿門中

萍陽縣志卷一

權菴文行遠輯

宮室

漢武帝造九江梁羽章館於屏風疊下臨相思澗今

五老一峰疊石如屏障蓋其故地潭上有綠淨亭

史傳

齊雲樓城東北一里許臨江漢建武中宋均建

九江郡治正對廬山之雙劍峰乾道中蜀文立方爲

守謂昔曹翰嘗居此州後李成亦嘗入郭皆雙劍

之崇乃闢譙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而竝其上謂

之劍匣云

史概

五

府治後有庾公樓磯石突出江干百步許爲岷嶓以

來酒酒東流之少駐云庾公元規也晉咸和中都

督荆江等州軍事昔與參佐詠詠於武昌城南樓

江州北樓特寄其風致耳

志勝
開大宇王孫草車建在

城上

庾樓下有水亭月榭涼廳煥室山礪石池號北林

院言可以分東西二林之勝也

源之瑯琊九江之庾樓皆廷唐抱辛賓夕陽而導新

月

樂天司馬廳壁記略云郡之南樓山北樓水滄亭月

百花亭風景石巖布瀑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

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

官何求焉按百花亭梁刺史御陵王綸建元帝詩

云極目纔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隨行路垂柳拂

砌塵即此

百花亭倚天閣俱在都統司後司對雙劍峰張李祥

取長劍倚天外以名閣都統司在州城南隅今府

治即其處

九疊樓在府治後百二十步長慶間李渤爲刺史時

建

北亭城北隅與匡山對白傳詩云廬宮山下州滄浦

沙邊宅宅北倚高岡迨迨數千尺茅亭居上頭豁

達門四開江風萬里來吹我涼漸漸

白香山故宅在府城中有画像祥符二年令江州修

之

九江分司相傳爲岳武穆故宅中有石池尚爲舊物

鄭岳有詩曰石磴方池歲百季岳王故宅世猶傳

格天高閣今安在葛嶺荆榛野雉眠

琵琶亭唐白司馬送客滄浦聞舟中夜彈琵琶聞其

人本長安倡也年長色衰嫁爲浮梁商婦于是爲

之作琵琶行凡數百言

漫月亭甘棠湖去縣南三十步唐長慶二年春刺史

李渤徑湖心爲堤長七百步以利行旅立斗門以

蓄水勢人以比于甘棠李文公翺爲之銘初渤隱

廬山學者望之如景星卿雲亦曰景星湖湖踰陁

橋曰思賢湖心一土墩如月白居易亭之名曰漫

月或曰烟水亭即其地也

快觀亭在縣治東高遠亭在府治東皆李渤建

竹亭唐司丞盧某建

前尚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甚遠欲早其製而高

其行故因數仞之丘伐竹爲亭工不週鑿戶闢費

不週剪茅茨以儉爲飾以靜爲師前有香草惟石

杉松羅生密篠翠竿鴈月碧鮮風動雨下聲比簫

簫亭外有山園滋城畔名香鑪歸雲輪箇片片可

數天香天鼓若在耳鼻是共所以誘通客而傲漢

賈者

祖亭顏魯公建詳歐陽詹弔驛材碑中

轡亭在舊邑傍士客經過于此歷覽江山勝槩爲之

淹留時月故名

生意堂府治後周惇頤領江州提刑特建憲前蔓草
不除人間之曰與自家意思一版

黃魯直濂溪詩序云春陵周茂叔中年乞身老於
涇城有水發源于蓮花峰下濂清紺寒下合于涇
江樂之築屋其上名曰濂溪蓋取故里之川以名
云

紫州樓在府治後宋太守余崇龜建

清燕堂在府治西宋政和間吳怡建

九江衛廳在兵巡道署之西偽漢陳友諒之舊都址

增補縣志卷一

天

也余嘗於民家散集中得偽漢上梁文聊識於此
其詞曰伏以乾坤遠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
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予以濟世安民予以建
邦啓土地靈有侍天眷無私欲惟皇帝陛下齊聖
廣淵聰明睿知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師天錫九
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比立賢無方北伐東征
專不遜聲色之美文範武略厲節衣肝食之勤儉
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羣惟皇作極應天
順民萬福攸同一人有夢昔成周之故事如豐沛
之寓都展三輔之皇圖覲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

河子峭壁小孤屹砥柱于中流左彭蠡右桐廬
滔天駭前朱雀後玄武燁燁京華工部翰林梓人

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章飛鼓翼之奏功黃道崇

覽峙中天之華閣金釘朱戶啓南面之明堂如舉

雙轡雷陣六傳東扶桑推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間

壽域象承端拱帝王宮西使臣諭蜀馬如飛五十

四州需雨望民安物阜悉依歸南嶺嶺猿歸奏表

函方土珍奇皆入貢華生彤管照晴嵐北萬里幽

寒苦霜雪江南佳麗樂昇平比屋熙熙被帝德上

天命維新增氣象中天帝座十分明歷歷泰階光

增補縣志卷一

天

萬丈下邊境烽消收戰馬六軍勝在盡耕桑車土

豐登樂闋囑依願闔閭開宮殿麗臺玉几之端煇

山河壯帝居翼翼金城之華固永保安寧之日信

符海晏之時衣冠講唐虞股肱皆社稷虛山高幾

二千佩綱紀四方天子壽億萬年本支百世徐叔野

寶盧亭在巡憲署後

虎渡亭在北門外臨江爲宋均立

愛蓮軒府學右舊爲文昌祠地明成化間僉事陳騭

改製此軒下臨蓮花池設茂叔先生像于中

慈旅亭在海天隄上

光輝亭爲濂溪先生立在書院後

慈白亭在能仁寺後爲白雲端禪師立也

雙山書塢趙司馬園也在能仁寺東

大觀臺萬方伯里枏所築江流九派蕩漾在履舄間

古香堂林鬱池沼爲郡中勝地李氏書舍也

嚶鳴館先徵君安節公講學之地松筠香翠野徑幽

深竹舍土垣悠然清樾城隍後山荒地蕪蕪日荆

榛矣先大夫擬爲徵君築講堂于其間志未成而

卒後人能任其責者誰乎

陶淵明故宅在楚城鄉之柴桑里土名荆林街

張孝秀隱居草堂白香山建在香爐峰下

謝氏山居在上霄峰下宋謝景先游此因結廬焉

匡山精舍城南二十里太平宮後元學士姚燧讀書處

甲秀堂陳氏所築

三笑堂在東林禪堂爲慧遠陶陸立也

夜話亭歐陽公與訥禪師夜話溪上故名又眉山父

子寓閬通有一翁二季亭

香翠亭城南五十里岳武穆建

隱秀亭元總管李文忠建

御碑亭在佛手岩西南明太祖御製周顓仙碑因勒

建此亭貯之聚仙亭在天池寺以祀周顓仙天

眼尊者赤腳僧徐道人其几席皆出自上方俱燬

於火

義門書院在東佳山下卽陳氏書堂也家書數千

卷族長擇其子弟之秀者延師教讀堂中

元次山故居在瑞昌縣治南作井銘序云戊戌浪生

元結始浪家濂溪之續其詩云爲愛此溪水而能

存謠名

次山祠在濂溪傍舍城墩宋蘇子瞻謫黃州過謁祠

下登亭子山題記歲月石壁間以筆視竹竹生墨

斑人異之嘉泰二年祠蘇公曰二賢祠其亭曰

東坡亭

梅嶺樓知縣江阜建

魯望亭在馬當麓唐陸龜蒙遨遊江湖寓此眺覽作

山銘云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

二險而爲一今吾又聞乎馬當焉宋王龜齡詩此

地水如映有山名馬當猶疑是龜嶺更合戒舟航

明曹能始詩有俗客曲今錄其二解云莫作江中

馬朝朝無人買作舟中雞夜夜逐村啼平過小
孤石穩渡馬當山前途何處險澗口有新閘

清陽縣志卷一
城廬山縣

重

陽驪醢卷之一

雉卷文行遠輯

丘墓

陶侃母墓在郡之西白鶴鄉太和龍侃擇地葬母遇
人云前有牛眠地可葬言畢鶴飛而去侃行一里
餘果見牛眠即於其地下葬焉

陶靖節墓在面陽山北麓其書院在墓之西南

鹿子坂在楚城鄉桃花尖山西去靖節墓三四里
其地有淵明故宅

淵明家于柴桑縣之柴桑山案晉柴桑即今德化

清陽縣志卷一
城廬山縣

重

縣楚城鄉柴桑山今面陽馬首桃花尖諸山皆是
也

晉征將軍墓余居負山在浞城之中先君未卜築
時常爲戎帥皇甫斌宅斌歸於袁虛其室山有堅
土几市之塗墜版築咸得而奔致之無執何者遂
罄其半獨餘一面壁立余家既來始厲其禁而山
已不支慶元元年五月大雨隕其巔古家出焉初
僅數覽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
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
字隸或得之以獻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崩墜

周半墮骨髮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甃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尚焚焚取之卽城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挾盃中有井底節它皆已化有小甕瓶如硯滴痕其背爲蝦蟆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甕器有銅帶數鐫繫合餘者一片傳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殊無古制度中有雙魚盆底有四銀附著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杆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甕著年月姓名如先渡者環甕皆是碣曰晉征_■將軍墓余既京而掩之既數日後兩山無址竟坦焉余考晉書永寧蓋惠帝

晉書

書

年號距今九百餘載是時蓋未有城郭征_■之名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于史又無名氏可見甕範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爲起于唐章叟五策雲而不知晉已有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強議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人魚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吊冥漠君文亦有蕙意其殺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墮皆碎裂餘或爲親識間持去盆杆僅在而余侍親如閩雷子家丙辰歲詔禁挾銅者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泉監家人懼杆復借送官獨盆偶續

它所今乃歸然存其出其數要必有時亦重可歎也國志於此以俟博識

程

柳長墓梁承聖初司徒主簿柳長卒子褒塋于九江者三年因大雨壞塚褒移塋易棺見父日間心有暖氣良久謂褒曰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土乳飼我故不死扶出更生三十年方卒

皇城使蘇某墓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天聖間皇城使蘇某者墓後藏中斷其間口狗骨洋九江陶氏有執衛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敬石門洞有支阜下至洛拖

晉書

書

山據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坵傳者謂其地有休符太史嘗占之以聞于朝有詔夷鏹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輒役萬鬼而填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傍者聞鬼言以爲所畏者犬厭耳遂烹羣犬而真骨焉釘以銅爲書符篆以絕地脉或曰殺童男女瘞其下爲厭勝是爲童丁說皆不根誕漫然余嘗親歷其地坵乃一平疇在大阪中支阜之下猶十里餘所止處初無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與嶺俱隱然有鐫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考之業主之質劑則

墓誌銘卷一

美

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驗近世罕有精者
一妄男子讀墓所有其氣輒隨而發之賤人用牲
勞民以夷塚誌應於恍惚固清朝之所不爲也他
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窪相襲
而益訛考之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寶運錄有
唐金州刺史崔堯封用太白山人之說掘牛山黃
巢谷金桶水一事不書于曆史蓋不經之說而余
所書崇寧鑿阜城王氣僅雜見於野史云史
范端墓在德化之仁貴鄉萬家山端字思道以尚書
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事據曾子固志銘攻其世

系蓋自晉豫章太守范甯之後因移居江州云

宋侍郎吳愈墓在西古山石屋書堂之西南象山下
吳愈南渡時人官兵部正德間寧藩叛盜發其寃
盡取所藏珍異以去南康守羅賂求遺骸不可得
得其絲絮爲之納諸窻中而掩之

周濂溪先生墓在栗樹嶺初先生少孤與其母仙居
鄉太君鄭氏依其舅龍圖公向居潤州鄭名其諸
子以倬故先生亦名倬丁丑太君卒即塋冊使歸
龍圖公墓側後四十四年辛亥先生爲廣南提刑
而水鵠太君之墓先生因乞知南康軍遂改塋太

墓誌銘卷一

主

君於江州三起山明年壬子先生卒因葬諸太君
墓左蓋治命也墓雖面蓮花峰而相去乃二十餘
里明弘治間庚戌九江守童朝始葺祠置田以供
祀事廖紀爲記後十四年甲子提學副使邵寶爲
請于道州取先生裔孫則倫來主其祀爲
墓道碑亭在石塘橋南距墓所五里

明儒文元任先生墓在德化西南仙居鄉大石山下
岳武穆母墓在白鶴鄉株嶺之麓去郡治南五十里
層峰疊翠如堆螺狀飛蟻九江時母死塋于此後
夫人李氏塋太陽山相去十五里此在孝宗時

宋孔延之司封郎中墓在仁貴鄉龍泉原夫人楊氏

附

宋范思道員外郎墓在仁貴鄉萬家山前二墓皆有曾文定誌

馮小娘墓德化仙居鄉有轍轆墩墩處高岡其間中
規周可百數十弓綠野晴空縱觀妙遠馮小娘愛
此登眺因有轍轆故跡云小娘死卽于此地塋之
香醜所戀土人相傳成神墜下近西南百武爲馮
侍郎故宅耕者往往得其焚石花磚侍郎不知爲
何代人余在仙居有小詩數首縹緲魂歸夜月屯

羅眉香蕊百花嬌
淒淒院落香何似
利有鵲啼新
曉殿爲鴛小娘咏也

月琴墓在廬山石耳峰猴溪洞側僞漢陳友諒愛姬
若華夫人墓此夫人善月琴塚前樹石月琴以表
之

陶九相公墓在長嶺之末方塘湖濱其地有九木會
焉曰九龍灣相傳葬者陶九之大母非九也故老
云九大父葬烏風洞大母葬九龍灣今墓是也乃
九不知死所亦不詳葬處云

墓高僅一二尺村氓每歲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

廬山縣志卷一

美

迎像祭墓曰九相公上塚墓有神靈無敢斬其丘
木卽老木摧折卧地至腐蠹無敢脫視而鄱湖故
有鱖魚能吹浪乘風雨而飛歲率以九月上旬
入方塘湖抵墓所而還謂之朝墓來則風雨晦冥
水驟湧魚樹木拱把者當之皆斷折凡欲畜魚方
塘湖者必謹祀墓否則其性必潰堤裂閘引聚魚
去

漢陽坡上有廢塚世謬傳以爲漢王塚又言其疑冢
三十六寧藩之亂南康人有欲盜伐之者以莫知
孰爲真塚而止或曰地近黎仙峰女眞黎氏仙去

因其遺蛻而封之故至今有遺塚云以下七卷
在廬山南
李女名紫貞墓在顏家山顏家山與王京相接女常

刲股以療父病郡守陸德輿大書以表其墓

何乾曜不知何許人仕爲侍郎後隱廬山辛壘鶴鳴

峯之東遷鶯谷

劉凝之墓在後山之西少府卿朱晦翁爲守時嘗修

其墓爲立壯節亭後廢明正德中南康守陳霖重

建墓亭立石刻歐詩及宋記

道原先凝之數年辛壘凝之墓側後其子義仲遷

其墓于德化

廬山縣志卷一

元

張叔夜墓在山前仙掌石之東叔夜知海州嘗降劇

賊宋江後知鄧州欽宗時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

道道置郡總管以領之而叔夜爲南道都總管與

其子伯奮仲熊帥帥勤王進賢書樞密院後卒於

北溝河歸葬南康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確

郡守袁從修常表其墓以水玉諸賢合祀之

孫史館之墓在白鹿洞後孫琛新淦人比部郎中父

晃與王欽若同郡欽若在相位晃久次館職不調

晚得蘇州已及引年卽謝事去卒葬廬山之白鹿

洞

陳與墓在白鹿洞側與宋人字公順博學敦行登進士仕爲節度推官新州守俱著政績以太子賓客致事卒

鄭善果墓在德安葛洪山自然衝去縣治北四十里鄭良善果之孫墓在敷淺源之下地名萬家坂

王詒墓在德安縣西望夫山之下有盜其石翁仲爲唐礎者火自石起焚其屋

鄭思賢墓德安縣之後山思賢直隸東安人洪武間令卒於官墓此後爲居民侵毀嘉靖間掘地出碑

復之

燕丞相墓在烏石門志載翁仲碑碣尚存未及考爲

何代人物也

匡俗墓在瑞昌之歸義鄉其山卽名匡墓

程普墓在瑞昌安泰鄉桂林橋之西南

陳伯宣墓在瑞昌之金城鄉

謝玄暉墓志載金城鄉流寓之跡未詳也

檀道濟墓在湖口九都之小鳳凰山

馬伏元墓馬家灣嶺頭山卽其地也

鄒逢吉墓明給事殉國難楓歸墓湖口之松壽山

姚興墓在彭澤鮑家嶺與山西人守和州宋欽廟時

與全人戰死畏子榜麾下義旅舉其屍以通葬於此高宗追旌之

歐陽敷墓地在五柳鄉釣塘之原

宋進士喻臣墓彭澤大平坂了醫山麓

明吏部文德翼墓在德化南昌鄉大栗坪內

王奎墓彭澤之南張家山

連公塋在東林寺西弟子累石成墳至今稱之爲荔枝塋云墓門相傳在塋南塋下永樂中有人間之

見遠兀坐其貌如生焉

塋銘弟子謝靈運作王維遠公龕詩松路向精舍

花龕歸老僧閒雲移錫杖落日低金繩入夜翠微

裡千峰明一燈靈澈遠公塋詩古墓石稜稜寒烟

晚翠凝空悲虎溪月不見雁門僧

慧永塋在寺西二百步

約之塋在馬耳峰下龍潭菴西南約之者名僧也

熙怡大師塋在香谷間今不知其處

魯國顏公眞卿天水趙公樛范陽盧公羣弘農楊

公於陵爲熙怡參禪之侶撰塋銘者許公堯佐也

照覺常總禪師塋在雁門塋東二百步骨今不存惟

塋亭在焉

東坡詩曰堂堂公僧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欠爲

風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撫掌談笑不起于

空而使廬山之下化爲釋梵龍

道濟禪師塋在石耳峰下所稱上塋院者是也濟且

死囑其徒曰焚吾塋必以青石石紅吾且再來其

於石紅而剛振適來人謂機爲濟之後身云

圓機道旻禪師塋在圓通寺西師元人號旻古佛其

卒也天子賜塋大臣樹碑左瑞菴事云

赤脚塋在白雲菴西其僧卽天眼尊者周顛仙人所

使進藥于明太祖者也沈姓覺顯名湖口人顯之

逝也太祖特賜塋塋以白石後火乃易以鐵上有

御製二字金塗之

一如法師塋在伏虎菴側先大夫系之銘口以喝喝

谷谷有聲以棒棒水水無痕我問法師不二門六

如既絕一如存

古幾志玄禪師塋在西林寺西五十步玄繼起儲法

嗣也住西林三載宗風大振修葺堂殿煥然一新

京沒塋于寺西與照覺惣塋峙立如雙玉柱云

海陽談塵卷一

樵菴文行遠輯

服食器用玩好

王弘造蒲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爲

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蒲明印果生伸脚及履至

著而不疑

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轡爲質四面

以素綃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氎履則如朝霧擎天

著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

矣

酒則有海陽之酒唐國史補又見齊華酒譜

桑落酒廬山有桑落山云在陝右非是又誤名桑即

廬山有石耳性熱百陽雜記

吳中鄉說其先君爲江州瑞昌令一辛力嚼巴豆如

松子問其由始用飯一盤巴豆兩粒研和食稍加

如藥凡盡則加巴豆減飯積以歲月至于純食巴

豆此亦習噉葛之類齊雜記

取廬山松烟

石墨出廬山可画計又海陽記廬山有石墨可書

九江有王知微和墨

廬山青石硯大畧與潭州谷山同海微硯史

青石硯或卽朱溪所產石不勝墨而易碎且敗筆殊甚康熙初德安烏石門出紫石製硯覓可觀雖不甚佳視朱溪較堅耳

廬山之間通產羊肝石可以拭刀山南產雲母石可以飾紙

山海經云潯陽其下多碧廬山有鑲太白過彭蠡詩水碧或成采金膏秘莫言故兩用也通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

增補廬山志卷一

器

既乏左伯之法金無張永之功輒分送五十枚詩

云三十六鱗覓信使數番猶得寄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南朝謝朓詩

運師別營禪室最居靜深神韻嚴肅凡瞻禮者莫不

心形戰慄有一沙門持獻竹如意人山信宿竟不

敢陳竊留座隅默然而去

白鷺羽扇陸修靜贈張融曰異物奉異人

世傳瓊九江境內有淵明產酒處人或掘得之鄉人

鄒廣成云南康廬下多美田山腰有巨石可容二

百人坐耕農多登之會食一農忽言石根大半危

出山外盡其鑿其下若墜落山則我輩免得上去喫飯大設有力眾以爲然鑿之果墜而于底得一

石函中有銅器有蓋卽扁壺也揭視盛酒滿中傍刻十六字曰諸山花切莫開待予春酒熟領更抱

琴來聚疑酒非人間物不敢飲領棄之酒香在地經月不滅其器爲縣尉取去予謂是必道術士所

藏者淵明酒便醉豈復留待後人哉

廬山白鹿洞遊士輻奏每冬寒釀全市烏薪爲禦冬

餽號墨金社十月旦日命酒爲醴爐會蓋禦密廳

闢張置醴得以此日始也

增補廬山志卷一

器

白鹿洞墨金社蓋十月一日釀全市烏薪辛歲也

東林寺有晉華僞龍蛇之飾舊號桓帝華山記唐貫

休詩桓帝舊華殘雲濕卽此按大享二年京纂位

遷安帝於潯陽及義師起京亦奔潯陽旌旗與服

猶僞帝者之儀迨帝西上留犂東林俗亦稱爲安

帝犂

東林唐名太平興隆寺寺中藏有遼公袞袞梁武帝

鉢囊謝公綽經貝葉六片

昇明三年左里村人於宮亭湖得輟戟一枚傍有古

字遠不可識

嘉禾墨工沈珪言其賣墨廬山遊幣了希語及丹書

夜宿其廬希探篋取一藥示沈珪珪叩色稱取二

錢重用水銀一兩同入鐵銚中以盞覆之置火上

頃之作嬰兒聲叩聞視以桐屑之并藥成一兩二

錢黃金矣希言此是死硫也

春諸

佛藏云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制

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輪分別旦夕以爲行道之

節名蓮花漏何兆詩云芙蓉十二池心漏簷荷二

千瀝頃香是也

僧靈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觀察使宰丹初患

唐詩集卷一

美

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

盆水之上底孔滴水半之則沈每晝夜十二沈爲

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亦無差也

唐詩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朕

授指法亦能爲一兩弄怠而棄去朕自是每聞善

琴者彈雖不盡解未嘗不喜也大觀末道泗州遇

廬山崔閑相與遊南山十餘日閑蓋善琴者每坐

坡聚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涓涓淙

淙與琴聲相亂吾意此即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

餘曲曰公能各爲我爲辭使我他日持歸廬山時

倚琴而歌亦足爲千載盛事意欣然許之閑乃畧

用平仄調聲分均爲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無其

諸調蓋強爲之吾時了了畢解既憫不復作今蓋

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以工弦暫

辭贈損而足成之雖無彈者可歌成聲遇吾意時

當稍依此一篇以終閑志也

宋詩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峰相倚蘇子瞻數名曰壺

中九華又有老至都生以三奇不隨高下

屏風三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疊他日湖中石百

惟并出當以此兩石爲祖云二石色紅青狀孔貫

宋詩集卷一

美

穿空之巖壑而視之巖壑雲雨之上諸峯隱見忽

吹疑於九十猶五老峰之疑於五六也樹而觀俗

以承賞音吾見其支臂觀于峭角也世有出塵之

因於後此石爲滿羅緣隔通者象江太守費數十

萬錢自嶺南負載三石此歸妻子不免饑寒未知

安此孰賢也

山谷集卷中

湖口李正臣世叔惟石至數十百初正臣蓄一石

高五尺而狀甚異東坡先生謫惠州過而題之云

壺中九華謂其一山九峰也元符已卯九月貶上

舍於鍾山寺下寺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

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敘北歸至寺下者門之
則爲當塗郭正祥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朕東坡
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皆舉森森殊彩惟觀者
尚多公一題之皆重於九華矣元符寺正臣

江州湖口石有數種或在水中或產水際一種青

色混狀成峯巒岩壑類二物狀一種圓薄嵌空穿

眼過透幾若木拔似利刀剗割之狀石理如剗絲

色亦微潤扣之有聲土人李正臣蓄此石大爲東

坡稱賞目之爲壺中九華有百金歸買小玲瓏之

語朕石之諸峯間有外奇巧相粘綴以峭玲瓏惟

此種在李氏家頗多適偶爲大賢一顧影名今歸

尚方久矣又有一種挺狀成一兩峯或三四峯高

下峻峭無拽腳有何背首尾一律或大或小土人

多綴以石座及以細碎諸石膠漆粘綴取巧爲盆

山政如僧人排設供佛者其兩兩相對殊無異味

杜絕雲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大業

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過遇侯生病幸臨

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

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連鼻列四方龜

龍鳳虎依方陳布外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
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連輪廓文體
似隸點畫無闕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

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

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曉乎此則非

凡鏡之所同也太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

乞而至度家弟勛出見之胡僧謂勛曰檀越家似

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勛曰法師何由得知僧

曰食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有碧

光連日祥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

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勛出之僧脫簪欣躍又謂勛

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

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

法談應照見腑臟所恨幸無藥耳但以金糊薰之

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

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

僧遂不復見大業十年度弟勛自六合丞棄官歸

又將徧遊山水索鏡爲贈所歷屢獲靈異其後尋

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

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

蘇寶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訪日天

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危殆未必可

止吾子此鏡尚在爲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勸狀

其言卽時北歸旋夢鏡言別大業十三年七月十

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

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異傳

榮桑之山薄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緒李太白過彭

蠡湖詩水碧或可採疑卽此碧也冷石緒未詳出移天

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各七里店在沱江一作江之南小

山下一作有石青色堅脈俗云石中有珠舞至中

秋往往翠飛凡十餘枚如流星往來或聚或散石

上時有光景相傳珠藏於此或有見者密記其處

尋亦不得錄異

寶石池在太平宮內初池有異石晶瑩夜發光彩唐

玄宗之所賜也後爲亂兵所焚石死池尚存

元嘉十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開江州刺史南樵王

義宣以獻詩

丁謂爲王清昭應宮使憂疎爲判官一日宴齋宮優

人有雜手藏徹者謂曰古人無咎藏徹詩疎爲一

絕曰舞袖挑珠復吐先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分端
半無人見却被旁人冷眼看蓋謂謂也

草木

虞索君謂南海君曰昔在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十季矣

木蘭州在海陽江中昔吳王閭闔植木蘭樹于此用構宮殿後有魯班刻木蘭為舟故詩家木蘭舟本此

黃金山有栲樹一年東遶榮西遶枯一年西遶榮東遶枯年年如此張華所云交讓樹者是也

海陽記言郡西北有一松樹垂陰數畝傳云陶公群

柯伐此樹群阿本聚給役名

衡江州在海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

畱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昔有人發廬山採松聞人語云此未可取此人每聲而上見一異華形甚可愛其香非常知是神異因

援而服之得壽三百歲也

段成式曰李衡公言二輩松與孔雀松相別又鳳尾松乃杉類釋氏呼鳳尾松為寶樹廬山大林寺前

寶樹大十餘圍即鳳尾松也

寶樹二株在寺西南亭亭如車蓋安羅木也西域僧自其土攜之來以植于此

嘉靖中其一株附餘生一花如蓮花大如盤色蒼翠如其樹色

簕篠蒼蒼接町連篁性不卑植必也崑岡喻矢稱大出尋為長物各有用掃之最良

簕篠中掃帚細竹也特異他篠見廣志至大者不過如箭長者不出一丈根杪條等下節生惟高陰動有町畝廬山

所饒也掃帚之遶海陽人往往取下都負焉

簡寂觀有陸修靜所植苦竹而笋味甚醇歸宗寺造鹹

鹽而味反淡蓋山中佳物也

赤白二竹選取其色白薄而曲赤厚而直沉澁所費餘非頗宜

顧少也俗曰白鹿竹亦可作簕篠陽郡人呼為白水竹燥時皮肉皆赤武陵溪中是所

豐足也

鳳竹出廬山其筍初出土便區薄及成竹區而長今諸山中是處皆有傳云釋慧遠使鬼神號蛇蛇行者捻此竹為簕竹筍出皆區薄食之

拂雲蒂出廬山壺大如指竹杪細葉密舉如蒂彼人採爲方物贈人謂之拂雲蒂作鐵長也

二則出雲
謂費字誤

采亭翁謂李後云天寶末有草長丈虛舟高于廬山瀑布泉時長月多雨見瀑布之中流出一根葉羽五寸長一尺二寸

丹陽張鑿字子石爲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一蒼甘橘共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斲奪取付外卒以兩枚與之斲奪兒甘鞭卒曰何故賂于吾子

雍熙中張君房寓泊廬山開先寺望黃石岩瀑布水

廬山雜記卷一

寺

中一大紅葉泛而下令僧行急取之乃紅蓮一葉長三丈餘闊一尺三寸背觀廬山記說瀑水出雙劍峰頂有池潤數百尺其深莫測又有清涼池生蓮花大如車輪今可信矣君房因分此花葉遺好事者磨湯飲之其蓮香經宿不散

僧齊已訪聖匠蔡蟠曾于廬山瀑布見一蓮坊房已乾其大如笠

廬山有山桃大如核桃形色黑如味甘酢人時登採拾迷不得返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爲其作

青精飯色黑乃誤烏白爲之全非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是也南人多植於庭檻之間草如薊崔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丈者葉微似棟而小至秋則實赤如甘南方至多

夢溪筆談

南燭一名牛筋草高三五尺葉類苦棟而小凌冬不凋冬生紅子作穗取莖葉汁漬米九蒸九曝之日服一合不饑益顏色穀三重取汁炊飯名烏飯即青精飯也

經

石門北岩即松林也有數百松樹大皆連拱長近二

廬山雜記卷一

寺

十丈撒生絕崖上南臨石門洞洞中仰視之離離如駢鹿尾于潯陽望聚見之分明

周景式廬山記

王玄仲登蓮花峰約寺僧到峰頭起烟爲信數日果有烟起二旬乃下僧問之仲曰上有池中菌萐盛開中有破鐵船

盧僧晝腰磐石上夢中聞花香酷烈既寤綠香氣行求得之因名睡香後更瑞香

清異錄

瑞香花種出自廬山花多者一株至百數十花最

忌麝麝觸之輒萎死類以茶灌其根則重不傾

廬山頂上有湖廣數頃有楊梅山桃止得于上飽噉

不得時去廣州

香爐峰頭有大磐石可坐數百人垂生山石罅三月

中作花色似石櫛而小淡紅敷紫萼燁燁可愛

葛藟一名堯雍相傳堯時天降精爲蘼服之能烏髮

多生廬山洞中一寸至十數節

山巔早寒禾皆秀而不實半山山麓乃有稌稂多和

亦果寒孰遲而獲鮮

胡麻亦名巨勝本出大宛故名有二種葉青花黃莖

圓者爲胡麻入稜而莖方色純黑者爲巨勝入稜

惟此最長道書巨勝者玄秋之流鹽也實玄經茯苓

苓治少胡麻治老合以齋戒服以朝早并醴華腴

火精水寶和以爲一還精補腦此仙方也先服此

去病後吸日華以克之

赤蘼峻壁上多靈岩生仙萊村人嘗採之

山產之蔬大青石芥

廬山僧雖茹素獨不忌蒜曰非蘼也蘼葉似韭而大

蒜葉似葱中空莖有稜

蔕初生時芽如小兒拳可作茹村人採食之蔕堪作

粉嘉靖中九江饑民採蔕以爲食後皆病多死

虎溪之芷其芹肥美多水蛭

苗生竹根者曰竹菰

山萸萸味色香絕似萸莖中空而梢開葉類楓

西陽雜俎廬山石耳性熱石耳生絕壁間五老峰尤

多大者如盤球之者必腰刃負筐綆崖而下然後

得之昔有人失其名其始綆也視其綆絕也既引

長視其綆振振欣大白蛇也懼呼其崖上人其崖

上人以爲綆也不聽投之以刃綆絕而隕骨肉皆

屎爛矣

椶柑大而酸腳頭柑小而甜

張賓陽藝瓜于筋竹嶺實大如斗甘美如吳瓜

羊桃似榲梨味酸無核有數小黑子如芝麻

山葡萄蔓葉也莖細葉而花紫白不恒實如葡萄小

而赤八九月熟味甜可食其莖主順逆斷其兩頭

之節而吹之有汁出如通草仙家浴丹用其實乾

濕各半和石脂油樟腦油煎水以解胎毒

周景式廬山記山有益智葡萄懸遠各處僧書益智

乃是一方異味即于僧中得之稽含草木志益智

子如筆毫長可七八分二月花花色如蓮花實太

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馥亦可鹽醃額徽廣州記

益智葉如蓂荷莖如竹箭一枝有子十數肉白滑

刮去之取皮畜積煮爲粽味辛廣志益智子如枣
辨黑皮白之攝法

廬尾松山疏謂卽佛手松墨蔽廬山松烟代郡鹿角

膠十年以上堅如石者妙矣

山疏黃楊圓如莖者翠慈爵可愛諸菴寺多蓄之百

陽雜俎黃楊性難長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試

授之水沈則無火伐必以陰晦之夜不見一星爲

桃不裂

楓樹子大如鴨卵二月華已乃著實入九月熟曝乾

燒之香馥

增補雜錄卷一

失

筋竹南方以爲矛筍未成時堪爲弩弦

百勝

五老峰之下有石竹中實如藤方竹大可爲杖今亡

之

千歲竹生山南絕壁間盛以竹器培以砂石懸之檐

前卽楊茂夏三月著花壅之以土卽枯死

一種千里竹高七八寸葉似竹而幹似蘆根實草也

廬山有之

通雅

比丘海光住廬山石虎菴夢一人長而髯衣斑衣自

言願捨身爲菴中供養具俄有笋生於階下紫籜

斑然如所夢衣色旣成竹長六七尺而無節黃綠

瑩淨江州太守聞欲奪取竹忽摧折自仆地死陶
清異記

蘭香草也生幽谷葉潤而韌長一二尺四時常青莖

紫節赤高五六尺乃闌花花黃中有紫點香芳者

爲春蘭色深秋芳者爲秋蘭色淺黃山谷記蘭似

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槩山林十蕙而一蘭蘭蕙叢

生蔭以砂石則茂沃之以湯茗則芳晏所同也其

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花而香不

足者蕙也蕙薰草也葉如麻氣如麻蕪方莖赤花

可止厲

增補雜錄卷一

无

梔子薝蔔也花白芬香甚清子可入藥百陽雜俎諸

花少六出惟梔子花六出

佛桑一名福桑佛桑枝葉類木槿花類芍藥而輕柔

過之開當二三月間婀娜可愛

海峽漫筆

山茶先春開南方草木記有紅白二種格物總論山

茶花有寶珠茶雲茶石櫛茶海桐茶鄧鶴茶茉莉

茶眞珠茶中珠茶正宮粉一捻紅照殿紅千葉紅

千葉白葉各不同其最佳者寶珠茶也

菊莊劉士亨山茶詩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

書遲遲海紅卽山茶也古詩淺爲玉茗深都勝大

曰山茶小海紅蘇里子

廬山有勝鬘花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鳳流南唐後主
取數十株植之移風殿名曰達來紫清異錄

樟花莖葉皆類拳蒿可四五尺扶疎婆娑二月如花
迄冬十一月乃已花深紅五出大如蜀葵朝開暮
閉稽含草木志

水仙花葉叢生如帶白花黃心直莖簇然雪中香
清而微多生幽洞濱

嘉靖中詔求紫芝于是天下巡撫皆進芝廬山得芝
若干本以進

蘇州府志卷一

幸

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赤者如珊瑚白者
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光
明洞澈皆如堅冰有百二十種陰乾百日色不變
者眞芝也石芝尤神靈松脂三十年者其皮中聚
芝狀如龍名飛節芝抱朴子

茶諸菴寺皆藝之有風標不滅他名產山經

往星子縣側貢茶然山寒茶恒遲類市之他邑以
克貢太平興國中邑人吳昶走閩下言之有詔免
貢昶有氣節慷慨敢言無所屈撓云

楊桐葉細冬青寒食採其葉染飯青而有光食之資

陽氣本記

石門峰石中多龍鬚草圓經龍鬚草長二三尺叢生
勁細無節

謝靈運心服慧遠爲之鑿池植白蓮其中
山茨菰一名金燈籠六葉一花多生陰澗中
紫河車蚤休也一名金線重樓一莖挺生葉作二三
層花黃紫上有金線下垂

南藤卽丁公藤也莖如馬鞭有節色紫褐
山中人煉烏藥爲膏傳弩矢以射鹿鹿卽死射虎亦
死

蘇州府志卷一

王

豆葉坪在小溪陽峰東半山地饒山豆三月間僧采
豆葉煮食之鮮美鹽齏之尤妙稱山蔬異品

董奉爲人治病愈重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不數
年得十餘萬株蔚然成林

蘇東坡自黃移州別韻濱于高安過瑞昌亭子山題
字石崖點墨竹葉上至今環山之竹葉葉有墨故
瑞昌傳墨竹云王北麓主瑞昌簿移置縣事爲其
堂曰景蘇無文燦禪師柳堂集載有題王景墨竹
詩曰一葉復一葉世道幾翻覆一點復一點出脉
要接續親見長公來一節不肯曲見竹如見公北

麓能不俗回首照豐問幾人認此竹翰墨直枝葉
點化到草木長公有深意此事付北麓

厚陽賦卷一

空

厚陽賦卷一

樵庵文行遠輯

鳥獸

西林寺碑浮屠上有二鵠其大如鵠其脰有毛如鵠
毛常與兔並行草莽中因鵠兔而食之鳴聲甚悲
時飛至人家鳴鳴則其家有凶

簡寂觀山中有鬼車

廬山野鷺以數千計嘗有狸夜掩食之翌日其狸自
縛於沙上死

老鷹有鬼憑之則以兩足抱首而號自擲于地號則

其地有凶

羆毛緝以爲裘輕緩乃勝于羆毳

野豕羆紀也絕有力能搏虎虎不能制

豕豬之毛如簪能奮之以射人郭璞贊剛羆之族號

曰豪稀毛如猱雖中有敵矢厥體兼資自爲牝牡

天池之山多猿人獨行者疾得而侮之矣

蝙蝠諸岩洞往往有之古今注一名仙鼠五百歲則

色白腦重集則頭垂謂之倒折食之神仙格物論

伏翼一名天鼠

訖符中劉秉仁爲江州刺史自京將駱駝至郡因風

而遷于廬山下南土無此奇人見而大驚因聚徒
擊射至斃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劉公誦其事
既至愀然曰此吾家駝也乃命瘞于江瑯

京下劉光祿養好鵝劉後軍從京師還鎮海陽以一
隻鵝爲後軍別純香色頸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
隻鵝可堪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

郭璞過江宜城太守殷浩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
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
來到城下浩使人狀而取之令璞作卦得遯之蠱
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

身與鬼并精見二牛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

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狀者以
戟刺遂去不復見郡網紀上祠請殺之平云廟神
不悅曰此是却廬山君鼠使請荆山暫來過
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廬山一地穴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因名馬穴吳陸
遜亦知此穴出馬得數十匹

吾鄉有義輸事甚奇余嘗爲作傳曰義輸者九江成
校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聞韓問大入
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

方淮民習安倉卒間至而逃苻華蒲野成甸地
至花鬻見病騎焉奔而奔骨如堵隨行逐水草志
且偃鳥爲啄其上流血脂髀矣適爲主禁而得之
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健完毛彩復生
日置之槽檻慙慙然與羣馬不相領時一出繫
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
治在城陬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
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楊侯長雁驚行立俟
願指盡午退以爲常馬或賊米不任相通融爲假
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輸往始命鞍駝鳴人立

左右驤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孰何乃以歸
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取羸卒持鞍來則帖耳馴
服如平時振迅通衢聲控後亟無少忤者自是惟
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于河羣馬皆
惕而驤相望後先輸之駁者終莫敢竊脫其肩
稍前卽噬齧之軍中咸指爲驚悍損弗商嘉定庚
午喇冠李元彌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
千人以在成與行騎峒山澤夾若方軌至吉之月
餘寇未犯龍泉樹成出搏開四五合危敗之矣或
以鈞出其腋及鞬而隊死焉官軍亟鳴鉦馳屹立

不主躡躡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
元礪有弔悍狠特勢每出掠率輒取十二三適見
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蹶踣進退折
旋良馬卽不勝喜貯以上廐煮豆粟灌泉窮畢用
金玉爲鎧華轡沃纒極其鮮明羣衆皆醺酒來賀
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驗他日未當若是
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推之于是日游其驗于咽
咽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
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決復犯永新柵官軍
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繁鼓聲始殷果乘驗以來

通志卷一

空

驗識我軍旗幟座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
怒以鐵擊之旂盡傷驗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
識之者曰此王技之驗也是與服者必共首相與
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
礪之弟矣謀而進賊軍大駭軍士勇躍爭奮遂敗
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
患其跳梁日從吉語聞而嘉之弟實有差衆恥其
功之出于馬也沒驗之事驗之義遂不聞於時居
二日驗歸病傷不瘳而死裨官氏曰孔子曰驥不
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驗之事信朕夫不苟受以

爲正報施以爲仁賢以昭其權而決以攷其功又
幸不失其義以死非德能稱之也使仰秣而
戀豆歷跼下而不知恥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
絕景之技才不勝德懷之驚驗何足算乎余意君
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刻取著于
篇

史程

通志卷一

空

蟲魚

元豐五年漢武帝自潯陽浮江親射蛟獲之李詩謂龍浮海不成橋漢武潯陽空射蛟蓋咏此也

山上下龍潭以數十百計然不皆有龍龍所居多移徙去來不專一潭性好潔惡厭穢其出入近潭處雖盛夏必有雹雨遠則無太平宮上有烏龍潭遠公初立東林寺時潭中龍實與有勞焉寺既成歲以六月致祭謂之送龍飯潭側大磐石號祭龍拜

石

蟲魚周穆王東至九江叱龍龜爲梁而履之

元封五年冬行南巡至于盛唐里祠虞舜于九嵎登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上霄峰一老僧暑月鐫茶次土中得一物如瓶形實水也手拊之冷徹骨夫之地飯畢以冷茶沃之忽

震雷一聲一白龍擎雲騰去

求是堂集

紹興初朱勝非出守江州過梁山龍入其舟繞長數寸赤背綠腹白尾黑爪甲目有光

野雉穴山而伏則化爲蛟嘗以夏月乘雨去之江湖

蛟似龍而無角似蛇而無足小頭細頸頸有白瘻大者十數圍卵生千卵如三斛甕能吞人

潯陽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跪符沈

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

潯陽記

青蛇小蛇也盛夏時皆自懸竹木上其色與竹木葉

相亂人林行有被齧者

石花魚諸龍潭有之夫者三數斤

砂鯪大纔寸許小者三四分草遊湖水中

穿山甲卽鱗鯉甲江州廬山最多酒服之可以通滯

已厲楊孚異物志鱗鯉吐舌蟻羣附之因吞蟻又

開張其鱗甲使蟻入其中因奮迅而抵舍鱗鯉治

蟻漏

晉桓中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觀靈異既陟

崇嶽有一湖叵生桑樹湖中有收編赤鱗魚使者

竭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臂向之使者不敢飲

記

山頂一有窮湖湖出類鯉鱗皆似刺而又有二故稱

槽崇山峻嶺遠非舟楫所遊豈深谷爲陵此物亦

與之遷乎

開景式廬山記

潯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

美亦可止寒熱也西陽雜俎

說文烹飲而不食刀魚也九江有之

江鄉至潯陽則少鱖魚至鴨欄磯則少麴條魚惟城陵磯冬至前後有之

不到廬山辜負目不食螃蜉辜負腹亦知二者古難并到得九江吾事足廬山慳寒坐吾前螃蜉郭索來酒邊持螯把酒與山對世無此樂三百季時人愛回陶靖節菊遶東籬手執折何如更回我持螯共對廬山作三絕此天台徐似道遊廬山得螯詩也

江州等處水濱產魚苗地主至于夏皆取之出售以

牛

此爲利販子輟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衛發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竹絲爲之內糊以漆紙貯魚種于中細若針芒戢戢莫知其數者水不多但陸路而行每遇陂塘必汲新水日換數度別有小籃製度如前加其上以盛養魚之具又有口圓底尖如畢羅之狀覆之以布納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碗又擇其稍大如黑鱗者則去之不去則傷其稟故去之終日奔馳夜亦不得息或欲小憩則專以一人時加動搖蓋水不定則魚洋洋然無異江湖反

是則水定魚死亦可謂勤矣至家用大布光于廣水中以竹掛其四角布之四邊出水面尺餘盡縱苗魚于布光中其魚苗時見風波微動則爲陣順水旋轉而游戲焉養之一月半月不覺漸大而貨之或曰初養之際以油炒沙糠飼之後並不育子

蔡半

陸文裕曰今人家池塘所蓄魚其種皆出九江謂之魚苗或曰魚秧南至閩廣北越淮泗東至于海無別種也江湖交會之間氣候所鍾每歲于三月初旬挹取于水養之舟中漸次長成亦有麻縮其利

江州等處水濱產魚苗地主至于夏皆取之出售以

牛

頗廣九江設廠以課之洪武十四年欽差總旗王道兒等至府緝獲漁人謂之撈戶貴省曾魚經曰撈戶以稍長魚苗曰草鰻有難長之秧曰鱖鰻其尾黃色曰蠟鰻青唐韻有撈俗作撈此通

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之便反手拈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取過其上嘴不可取溫令燒之方落第一眼底有筋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西陽雜俎

劉鄴居廬山有五彩雙蝶來花上大如燕後化二女

來合歡

葛洪山在德化相傳葛仙翁曾遊此山有晉石泉碑
仙翁見田塍害人爲書符錄于石置田畔經嘗施
止石刻見存

宋

天池塢宋韓平原侂胄所建萬曆年間一蜘蛛大于

斗每夜布絲塢上高數十丈晚日照之山上人望

如五色珠簾除夕爲雷擊死塢遂缺

宋

潯陽賡隨卷二

仕宦

漢九江祝生舉賢良文學與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

桑弘羊論鹽鐵權酷

九江太守戴聖九江太守服虔

白虎通

九江太守戴聖行治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多優容
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
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
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

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舉益得譽

江聖自

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慚服武勢泰
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白虎通

庾公欲起周子南于南執辭愈困庾每詣周庾從南

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

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強飯極歡并語

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

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

一嘆遂發背而卒

世說新語

庾太尉領江州辟孟萬年爲部從事孟還都尉引同

風俗得失孟對曰還傳當問從吏大尉舉塵尾掩口而笑顧謂弟征西曰孟嘉故是盛德人卽轉爲勸學從事晉書

宋均爲九江太守縣有唐后二山人共祀之某巫因娶百姓女爲公姬歲改易因不敢嫁娶均到令曰爲神娶者娶巫家女事遂絕事

周卽字子南與南陽翟陽隱于潯陽廬山庾亮臨州開翟周之風東希羅履而詣焉周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卽彈烏于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卽拔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潯陽記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勅乃矯詔送廷尉誅之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

州當時人痛之益如此劉夢得常過其墓而悲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殊陵多士女猶唱白

浮鳩讀語安城王初臨江州前刺史取陶徵士曾孫爲里司安

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卽日辟爲西曹

齊豫章胡繡之初爲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語僕語音不正乃遣宮內數人至詣之家教其

子女二年上問之鄉家語音正未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僕語上大笑徧問朝臣說之諸之歷位庾文尚書豫州刺史梁陳伯之爲江州刺史不識書得文展詞訟惟作大諾而已

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爲逆誅其言立叔重爲始興王位江州刺史

潯陽王叔儼字子思宣帝第十五子也性疑重舉止方正後主卽位立爲侍中入隋卒

段成式以蔭入官爲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

書籍披閱皆徧咸通中出爲江州刺史解印以聞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于佛典唐書

鄭康成玄典服子慎虔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春秋左氏傳意玄聽之良久多

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虔河南滎陽

九江太守武陵戚生不識母常自悲感遊學京師還於陵谷中是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

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公親同年會違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長慶元年錢蔚章徽爲禮部侍郎段文昌李紳以私書託舉子某於徽勝出皆不中選李宗閔楊汝士素與徽厚善是歲宗閔將舉汝士弟般士俱及第時文昌赴鎮蜀州辭日面奏徽所放進士某等藝薄不當選中穆宗訪于李紳對與文昌同逐命王起白居易覆試而十八人不中選貶徽爲江州刺史宗閔汝士令徽以文昌私書進呈上必開情徽

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

証耶即令子弟焚去

陳顯達除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倖顯達聞之不悅子休尚爲郭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塵尾蛇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于前燒除之

李紳追昔游集有移九江語則守九江明矣

安祿山及李白轉側宿松在廬間永王彝辟爲府僚佐尋起兵逃還彭澤尋敗當誅郭子儀請詳官以

贖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潯陽釋囚辟爲參謀書

平原華軼字彥夏太尉諫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

心下士甚得士歡心

楊嗣復附牛僧孺李宗閔文帝時與李珣併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立用李德裕罷嗣復爲吏部尚書出爲湖南觀察使會誅薛李校劉弘逸中人多言與嗣復珣通裕使誅之德裕又爲救貶潮州刺史宣宗立起爲江州刺史以吏部尚書

道岳州卒

崔湜遷定州人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累轉左補闕

預修三教珠英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附武三思遷

兵部侍郎又附託上官昭容轉中書侍郎平章事典選失序爲李商隱所劾左轉江州司馬

真宗實錄名試神童蔡伯僞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

清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今錄於此司農少

卿管勾江州太平觀蔡伯僞奏臣輒陳愚懷仰貢

睿聰退省慙尤甘俟竄竊臣見係知州資任乞管

勾官觀奉勅授前件差遣于舒州居住自熙寧八年八月三日到任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真

宗皇帝遺內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即日蒙恩釋褐授守秘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及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終篇後批閱六月十五日勅賜見刊刻在本家收秘續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頗歷歲年以臣父龜從進士及第臣初小難以住京因乞將帶出外又蒙恩養優渥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仁宗皇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援例自茲累歷任使今來本任至來年二月當滿切念臣

宋史卷一百一

六

幼稚幸會效官從事勉勵恩拙今已白首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供侍一日拾祿無以爲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無一物失所其子老者惠卹尤深臣以祿符八年三歲甲子庚中節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大平觀一任親仍康稍得養奉食祇飭閨門相傳忠孝庶幾補報以盡餘齡候勅育養元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可養少鄰今之朝議大夫也碌碌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于前時耶御詩明清偶記其全篇七閩出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

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安初當移心來朝謁方及能言便誦詩更勵孜孜園進益青雲千里看前期

後每度

葉虞仲字聖泰玉山人以進士守江州持身廉介清苦之況至餽粥且不給有邦人解官歸者遠置田數十頃以誇虞仲虞仲笑曰吾貧不能辦此詩以二十楹書當之

名

葛源字宗聖處州麗水人也曾爲江州德化縣令見王荆公墓誌銘中

泰少游書王氏齊壁曰皇祐元年余大父赴官南康

宋史卷一百一

七

道出九江余實生焉滿歲受代翁寓止僧舍

推潮

劉公爲稚端論張文定不當參政事王懿恪不當使宣徽滕章敏爲中司無所建明及王文公專令中司舉薦公又以爲非是且共語并侵宣靖同列如劉公王錢安道既謫監當公爲之倡得薦宜不輕微馬范二老力排之則奚止九江之行嗚呼許以風聞而無官長此先朝任臺諫舊制今劉公不肖承望宰執雖於莖長不惟無所聞白也又從而併擊之眞可畏而仰哉介甫既開其端後來之病國者又爲介甫所不敢者矣

宋史卷一百一

先大父大觀初從節曹得守九江自和里汝陰之官
有同年生朱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宜爲德化縣
主簿迎待其父以來先祖愛其清修好學甚前席
之教以習宏詞科日與出題以其所作來呈不復
責以吏事會王彥昭漢之出師長沙令作樂語以
燕鵲之時有王積中知名士也以特起爲食書節
度判官且俾預席其藁不存但記憶三聯云少年
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
墨從來汝穎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
故人况有錦帳之即官未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
客共醉西園先祖讀之大喜以謂句句著題薦之
於時相何清源即除書局已而中詞科自此聲名
藉甚惠宜字子溫其子適貺也紹興間謁貴亦不
復相聞今又未知其子孫猶知之否後錄
本朝以來以遺逸起建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
已徽宗朝王易簡蔡卞呂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說
書然薦紳間多不與之也王君儀尹彥明後亦登
崇從距今亦三十年矣雖屢下求賢之詔州郡間
有不應聘者而羔鴈不至於巖穴也易簡卽寓字
之之父九江入大觀中家祖守郡首薦之其後改

節以嫡權臣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寓仕靖康驟拜
二府被命使虜託夢寢以辭行欽宗震怒罵嶺外
父子南下中途爲盜所害後錄
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
錢真孫同募至是買似道承制召爲刑部尚書都
督府兼贊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其孫
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時知壽昌軍州夔歸寓
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闔知德安府來興國知
六安軍曹明俱迎降於江州師夔設宴度公樓選
宗室女二人盛飭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
命與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
之通鑑
翁滿闔人守江州皆蚤代者至既交割翁居右席代
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覆衣止之
曰這箇使不得張齊民
劉仁欽元末避亂居板林陳友諒據江州携妻子以
逃及友諒敗羣雄紛起眾推爲長仁欽約曰願毋
暴掠擁眾自守可也明太祖定江州卽授之以本
縣令
吳子儀伯名萬全德化諸生也讀書山中夢一金甲

神屬改名富弼前罪可即于名卜之覺而喜復候
廣成先生按郡具呈改名且告之夢侯判曰名則
許改夢其不經儀伯後僅以歲薦授臨江學博及
蒞任讀學宮題名碑至吳富弼止繼之則儀伯也
名位大小固自有數造物何善謔如是耶

壽陽縣志卷二

懷柔文行遺輯

吏治

遷娶駐陽人高帝時從擊項籍盡得其軍下東城歷
陽渡江遂定吳豫章會稽選定淮北當娶南畧豫
章下九江卽舉九江城民義安堵焉

宋均字叔庠爲九江太守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
多傷皆均下記曰虎豹在山去檻穿人人相傳虎
東渡江而去又均爲太守時山陽楚神多蝗其神
至者輒東西散去界外

壽陽縣志卷二

士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
郡境界皆設陷穿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
夫虎豹在山窺置在網物性之所託故江雁之間
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難豚今數爲民害者皆在食
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讓檻穿勿復
課錄退食發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虎白

九江逸道有唐居山各有神泉至共爲取公姬歲易
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時太守宋均
到官主者曰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泉至與神合

獎知其肯欲卒取小民不相當于是勅條至家男
女以備公羅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服虔邊漢皆九江太守皆文學長於政事者也

平四年九江蠻反邊植有文武才拜九江太守蠻
寇資服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至蒼梧郡高安縣宿

鶴奔卒夜半有女子呼曰妾本廣信縣氏女夫死

有難縉帛百二十疋與舞歌爲歌之傍縣日暮止

於此俱爲亭長與舞歌死合埋樓下見使君先仲

矣敞掘尸捕與將服斬之後府記

江州宣謀司稅及民米米商避去民皆閉門罷市宣

尉司史尉立罷之

華軼永嘉中刺史江州雖遠疾風每乘典禮在州甚

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歡心流亡之

士附之如歸

劉胤領江州刺史位任轉高勢候日甚驕固樂樂不

恤政事大畜貨財商賈百萬有難者謂王悅曰今

大難之後網紀弛頓自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餘里

流入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

胤以倭法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後

果爲郭然所殺

庾亮以討郭默功進號鎮西將軍商侃卒遷亮都督

江州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

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周郁字子南與南陽翟陽隱于潯陽廬山庾亮臨江

州聞翟周之風東帶驛展而詣焉聞亮至轉遷之

亮復密往值郁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

可起卽拔爲鎮蠻護軍西陽太守齊陽記

溫嶠字太真鎮江州溫達於治道獎厲風俗頗異

行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大尉歡曾孫也累遷江州刺

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帝命見誅虞

書

庾帝卽位徵拜褚哀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

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牛州在官清約雖居方

伯恒使私童撫捺

庾亮卒以弟翼代亮人易其年少乃能勞謙匪懈戎

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間公私克實人情翕然

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庾帝崩兄冰卒翼以東國

情事留其子方之成襄陽遷鎮夏口悉取水所鎮

兵自配以兄子統爲潯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桓伊領江州刺史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恤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小縣除諸郡遺米移州還鎮章詔令移州潯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

王弘在江州省賦簡役百姓便之

庾弘遠字士操爲江州長史刺史陳顯達舉兵敗斬於朱雀舫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爲諸君請命耳陳公大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毒弘遠

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併役之

王延之刺史江州簡素寡欲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史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敢妄前與親舊相接未嘗言及世事從容談咏而已

江南平武帝留鄭紹叔監州事曰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得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故留鄭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濟卿任其責于是督江湘糧運事無缺乏

陳留范宣子家豫章閒居屢空常以讀書爲業撫國戴逵等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誦讀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併好經學化二范之高風也

陳伯之以江州叛詔以王茂爲江州刺史討之茂與鄭伯倫表裏夾攻伯之敗奔時九江新經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

蕭秀梁武帝弟也天監六年爲江州閩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

昆耶即日辟爲西曹時夏水泛潯梁絕絕外司請依舊做渡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

又可利之乎給船而已

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瑞昌而變悖其令郭彥參彥參繫之獄俊訴于朝命罷彥參修撰

安同併封還二命

戴安同傳

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史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彥恭械之俊訴于朝帝爲罷彥參王居正言彥恭不畏強禦無可罪

戴王居正傳

張俊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令郭彥章攜

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俊祈于朝彥章坐免張
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
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觀綱傳

文曰此一事也三人傳不同如此郭彥參郭彥恭

郭彥章必一人也史之難修如此

梁陸倕潯陽太守章曰不能使府庭生梓橫開詞經
俯閱朱轡仰瞻僧兄

狄仁傑謫彭澤令值歲旱即抗疏乞免民租武后嘉
仁傑愛民特降制江州蠲免本年民間租稅又縱
囚令如期而還邑人德之

地輿記卷二

六

錢微字蔚章在江州有盜劫賁船捕吏求盜不得乃
取江濱惡少年二百人繫訊按其爲枉悉縱之去
不數日竟得眞盜又有牛田錢百萬供刺史宴飲
贈餉者微命代貧民租賦一無所取

李勣爲江州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遺懸勣上覽
曰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逃
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一千九百項有餘民俱
失望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爲必懼史臣書陛下於
大旱中徵三十六年所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
臣既上不負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

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奏實爲懇誠
若不蠲容必難有濟所逋欠並與免放勒孤操
自持急民之忠勸農有詩曰四時若於農安業須
革妨耕虐酷人又嘗相南湖築堤立斗門減水以
利民涉至今號甘棠湖焉

潯陽長李康曰爲物甚聚爲已甚寡

劉秉仁受江州命賊李彥章者掠江西秉仁乘驛之
官卑舫人其水寨賊出迎降秉仁執其渠魁斬之
遣散其眾得安堵如故

南唐廖凝字熙績有詩名隱居南嶽出任彭澤令作

地輿記卷二

七

詩曰風清阿竹留僧宿雨濕庭莎放吏衙靜印時
又詩曰五斗徒勞自折腰三年兩髮爲誰焦今朝
官滿重歸去還翠來時傳酒瓢其清德可想見也
杜昌業烈祖時爲江州觀察使元宗卽位遷延巳柄
國其弟延魯自視部員外郎擢中書舍人勤政殿
學士昌業聞而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
祿延魯一言合指遷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
何官賞之乎

吳舉字大中南唐後主時爲彭澤簿宋太祖煜不奉
詔命曹彬討之兵破池陽遣使降都縣使至彭澤

令長欲以城降舉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爲李氏死乃殺使者固守不下及煜既降舉爲游兵所執送大將軍問何以殺使者對曰固當如是爾大將軍義而釋之

鍾離璵字公瑜合肥人閭閻爲德化令愛民如子

有女將室于許氏得二女於臨川流涕有感客

諸之則前令女也父母俱亡女方五齡胥甲育爲

已女今十年矣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故泣耳

璵大驚異遂爲易衣改飾貽書許氏曰吾買廢而

得前令之女將報吾女在舊先嫁之許氏報書曰

君侯能恤已女而授人之孤女盛德事也吾有子

子願以爲婦卒與俱歸久之璵妻綠衣丈夫造庭

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今得請於上帝奏公十

任官祿後璵果歷十郡太守

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

數十百人望賜九經詔從其請

呂誨爲御史劾樞密使宋庠結授徇私詔罷庠而用

陳升之爲副使誨復論之升之既去誨亦出知江

州時嘉祐六年也在州所施設皆善政民戴之

呂誨出守江州上疏仁宗請早建皇儲

李常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菴既擢第留所抄書

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

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政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

無此風久矣並薦之

江州德化令監興國茶場葛源字宗望王荊公曾爲

之作墓誌

宋陳司農某字良器通判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

鹽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

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嘗死公曰

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况今哉即

奏賞共死

新喻蕭幹臣固以集賢殿修撰降知江州所至皆有

善狀一女嫁湖口縣主簿何正臣

馬亮守昇州行次江州屬歲旱民饑湖漕米數十

舟適至亮移文守將發以賑貧民

石振紹聖間爲彭澤尉建稽古亭于鳳凰山之岩牆

三子讀書其下黃庭堅爲題讀書岩三子於石壁

彭汝礪謫江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

復者其政不無是非其人不無賢否政惟其是則

無不義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病卒遺

表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接以
理俟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
其利甚博

太親丁亥家祖守九江夜登廬樓遠望大江中燈焰
明滅坐客以爲漁火家祖曰不然是必爲姦者遣
吏往捕之頃刻而至乃舟中盜鑄錢其模如火甲
狀每出爐則就水中蘸而取之焉詳錄

葉義問通判江州時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
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勘焉宗元道九江而常先微
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檣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

先白檜罷去檜詔擢殿中侍御史累章勸賜賜事
有一槍死一槍生之語

韓彥直新王世忠子也知江州時詔還岳飛家貨產
多在九江歲久業數易主吏綠爲姦彥直拔剔隱
匿盡還岳氏

唐文若隆興元年知江州其冬金俊大入官軍秀成
淮文若謂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
萬訓練有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羅大起郡數八萬
文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

劉允迪玉山人淳熙間令德安朱晦庵撰劉氏義學

記云始予守南康隣境德安有宰焉爲政一本儒
術以惠愛得其民歲饑爲請蠲租而州不可民狼
顧相驚有逃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所不爲若
等力請于州必蠲十七者令宰委印綬去終不忍
使若等爲異鄉鬼也民間是命下感泣復相與攜
持而歸乃去以情白州若帥刺史竟得如約謂允
迪也

趙崇憲忠定汝愚之子也知江州郡民歲告和釋崇
憲疏蠲之且轉糴旁郡以備歲餘瑞昌民負茶引
錢新舊累至十七萬緡困不能償死則責其子孫

猶不貸會新衆行視舊價倍從崇憲亟請以新衆
一償舊券二受賜者千餘家

余崇龜開傳中守江州崇新學校濬築城隍躬行阡
陌與百姓同勞苦政聲著聞

董槐知江州流民過江而來歸者十餘萬議者皆謂
方軍與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
發吾粟賑之胡不可至者如歸焉後槐至相國益
文清

余崇龜守九江廬山產瑞芝德安縣野鶯成繭係屬
勸公圖上公抑而不奏

余崇龜守江州冬大雪風雨暴作公冒雪往江亭觀
加存撫人與錢三千米五斗州兵給以布襦丐者
給以楮金病者增創安養院以贖之

江州自夏涉秋不雨公到郡舉家蔬食爲民祈禱既
而雨霽歲遂有秋田里之間旣安樂易之政歲又
順成莫不舉手加額呼爲余佛

德祐立勢益感詣汪立信沿江招討駐江州立信卽
日就道以妻子託部將金明口我不負國爾必不
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惻然謝曰不信公言以
至於此今何向立信曰江南無一寸乾淨土去尋

一片趙家地死丈夫死要死得分明耳旣抵建康
四面皆敵守卒悉潰去歎曰國至此手終當爲國

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尚數千人至高郵欲
控引淮漢以爲後圖無何似道師潰奔揚州立信
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談
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
步庭前慷慨悲歌揮拳拊膺者三旋扼吭而卒
黃額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饑行賑給
有方旣歸里幅巾深衣騎驢止山間若素隱者

清逸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賦

拜江州守潘往見之賦不爲禮遂懷刺歸竟不之
官問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
逸民故自號焉

趙鼎發令彭澤政尚寬平以忠孝節義勵俗其嘉泰
爲民患者必痛懲之邑有高竹澗先生精性理之
學鼎發數與討論爲士類倡

馮克敏延祐間爲彭澤簿有能名景行先哲嘗刊狄
梁公陶靖節碑及鐫小孤鐵柱

後至元二年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民粟以
賑貧民而免富民雜徭以爲息約年豐還之民不

病饑

江州總管劉恒有政蹟

王國輔至正間爲彭澤尹初至值水旱相仍民以歎
告國輔憂之不數日髭鬚皓然抗疏乞免民租詔

許之

陳元愷至正間守江州尊學校以表章儒術復狄梁
公廟崇周濂溪墓葺魏了翁廬人稱損齋先生士

多宗之

李寬字伯強通判江州州大治後知吉州請于天子
立學以教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畧捕盜賊無累案

遠近必得以至米鹽酒榷皆爲除弊政利移衛州
不赴改汀州州人曰是嘗澄我矣不待至而服

黃德隆山東人爲汀州萬戶管軍尚節禦元末城陷

與總管李勣同死于兵子孫因世居萬良山之麓

王銘永樂中令德安豈弟樂易民不忍欺先邑有虎

患銘禱城隍一夕雷擊虎于縣西蒼山境

歟吳縣人永樂間以編修左遷彭澤教諭當時科

目得人之盛皆呼所陶冶也

馬驥臨桂人正統間令德化惠愛百姓廉謹不私嘗

修甘棠堤建煙水亭于湖心重葺瀟溪先生祠皆

不費于民後陞工部主事未任卒葬于廬山之麓

劉仁宅華容人宣德間爲瑞昌令廉靜有爲下車首

疏蠲赤湖虛課二萬緡免贛欠蘆課十餘萬通稅

數千石後入覲同邑人令高安者姓嚴皆楊文公

淳同鄉也楊遣价調之報曰嚴富貴雅稱官劉革

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文定心識之來謁

座嚴幣仁宅具茗一袋審一缶嘉納之旋攝御史

爲御史時六七八人共一馬除歲同院各具一肉一

蔬豆酒一壺仁宅惟一枯魚而已文定屢墓歸里

過華容造焉問其子曰汝父在否曰在京師汝母

過華容造焉問其子曰汝父在否曰在京師汝母

安在曰唐麴鄰家去矣後省其寢床上蕭然一無
所有啗咄曰所操如是可稱御史矣後公聞之曰

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瑞昌人懷之至今子即忠

宣公大宴生于瑞昌署中

夢醒錄曰噫今有官侍御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

妻有舛操井曰以爲養者乎惟昔東漢王良爲大

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

帛曳柴從田中歸事類此蓋嘗嘆世之爲官者其

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

日其勢祿日張一日而民生則日憔悴一日豈不

悲哉余按李文正者劉公狀述劉公令瑞昌其平

亂功甚鉅惠洽于民甚深人有不爲也而後可與

有爲信哉文定初遣僕偵公于旅邸嗣過家又嗣

之維時廟堂上急於知人也如此舉措如此吏治

蒸蒸民生熙熙有以也

謝昶黃岡人正統間進士天順三年知九江府勤于

吏事纖細靡遺心在窮簷聽事惟以情理處分不

亭于律法當時多以循良目之

慈致中四川巴縣人成化間守九江才識越人以勤

蒞事公家典則多所創制深悉民隱有書兩多傳

於世

童潮慈谿人弘治初任九江公勤仁恕濟以文學修
蕪葺飲民不知勞郡故無志潮始輯之

王春嘉定孝廉弘治間令德安性清廉長於治事常
著一袍數年不易凡有興作卽出俸給之遺子歸
里貯一箱所載白紙遺之惡惡尤嚴獲盜嚴實卽
輒至死境內肅然夜戶不閉後不獲於上去累其
不克之拔蕪塞道

周廷徵麻城人由舉人授教諭以才行擢御史正德
間外轉九江兵備副使流政嚴明推誠馭下時當

卷一

三

首任而綜理周密百度皆舉文學優贖樂於課士
後以流賊犯境奮志剿捕疽發背卒

李從正蔚州人正德間亦由舉人歷陞九江知府練
達有爲不沮權勢與革區畫悉當人心時流賊積
江多方捍禦卒不敢犯後以老乞歸

戴經嘉興人正德間任九江府推官居官執法清苦
自持工于詩歌著有潯陽餘稿歷任六年獨處署

中不以家累

曾崇嘉定人正德末年忤權姦出爲彭澤令政尚簡

要存心撫字困固幾空

陶承學會稽人嘉靖丁未進士當其以副憲視兵九
江也賴賊流劫臨吉江右假亂承學大治兵湖口
防其衝突適議事安處還至黃石磯與賊帥袁三
遇遂揮舟師鼓而薄之端坐督戰賊眾悉殲陸湖
廣衆政以去在九江自奉甚儉常俸外創有廩給
積贏至數百金却弗受給以修城其廉如此什至
大司寇子望齡生于九江署中

盜沄周縣人嘉靖間令湖口性耐清苦以課士勸農
爲務常夜半微行兩嬾繼久而鐵計家中無可爲
食獨有酒一罍存共清者飲客而以濁者自飲至

卷一

七

底無濁置酒歎曰是酒一清澈底有知我蓋君矣
巡按至立清廉貪酷四表令屬吏自揣其行立何
位次果莫敢措步淦攝衣直趨廉表下御史曰監
令之賢尚未止此當更進一步尋特薦之

潘季馴烏程人司理九江有聲繼巡撫江右猶念德
化桑落洲堤崩荒廢廉損資築之堤延七十餘里
視封郭之倍有奇五閏月告成爲沃壤

高裕澤陽人嘉靖末知彭澤性恢廓不越時譽邑戶
多虛糧賦役偏累裕丈均之作清田紀畧綱列條
晰謀不擾民

鍾鄉東莞人嘉靖間知九江府多善政尤以清操自持騰月解任時衣葛僅得夫人私藏錢八百文求裝初擬築南門新壩以固形勝苦費無所出後歷任山西布政司賣千金爲九江築之家居甚貧九江同官潘季馴巡撫粵東都有鹽池一畝府給牒遣之諸子喜過望鄉正擁轡謂諸子持牒我視之竟付諸火諸子曰不欲爲兄孫救窮耶郡口通那之利專之即害矣投諸火爲故開生路也

張應治秀水人性峭直在吏垣多所彈劾爲時所忌出守九江五屬之內有望風而遁者

卷二

天

俞汝爲華亭人隆慶間令德化德化三洲濱江春夏水泛漲田廬墳墓多墊沒汝爲請于上爲築堤數千丈手栽而心畫之不煩公私費資諸絕產變價計口發粟饑民就趨奔錫之役堤成承享其利卽仲祿藥州人萬曆間推舟潯江盡委府佐於他所主守權金墓則貯之郡庫雖巨萬未嘗一萬目汝兀役關政肅清其夫人亦甘貧苦紡績不倦歷晉操江都御史

于孔兼金壇人司理數載日用之物一一書自金壇惟飲九江水而已執法嚴峻兩胥郡憲無能漏其

綱者與時宰同舉於鄉不遇一凶

謝廷訓晉江人萬曆間任德化僅年凶荒饑食盡罷市民號劫奪廷訓嚴賊之躬詣潭關坐以待米飭之下水者量其多寡而平糴時長洲方柄國吳商以爲否廷訓併留之曰吾寧惜一官長假孤而不爲百姓乎竟以是獲罪報罷去之日行李蕭然父老哭而送之曰微公吾屬久爲潭中瘠矣

吳秀吳江人萬曆間守九江多所興建開南薰門關地聚民以資東南運甘棠湖開便商河掘老鵝塘客艘便之通瑞昌造舟爲梁民不病涉能仁寺

卷二

天

塔燬於兵秀新之語諸生曰塔成三年有發解者城北杭江流去而不返采形家言爲作鎮江樓後塔始合尖而陳勿良發解類如其言不爽

葛寅亮錢塘人萬曆辛丑進士分建九江時與湖廣稅墾角卒消冰關役一繩以法瑞不敢抗電衛侵盡能大鈎索隱匿令拍揮以下家丁克單伴給曰各有著諸生富家果有子姪丁壯可著伍者給以額餘糧一清癸丑徵出三府公費數百金並貨關使者千金告羅湖裏以原價平糴民以不辱建陽明書院置舍房買勝田選諸生肄業其中又置社

學十二所各設教讀教貧民不能爲子弟延師者
城東南墾土爲民架屋成閭閻鼻百貫之閭南薰
東作二門湖中築堤建橋設西城開蓄水以制火
患耆老鵜塘各舟利之建置如不及而費不及民
已移疾去行李一肩蕭然而已士民以萬計呼號
十數里行不得前稅瑄亦語人謂黃亮與鐵漢云
舒其志廣濟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大行人遷工部郎
陞江西按察使攝饒州兼署九江饒州淮王有世
子十三齡王惑于寵嬖欲以其子易之左右班校
皆巨盜出沒彭蠡間剽掠或白晝攫入金當事者

卷之二

三

莫敢指其志廉其情伴託卧間絕請謁不通止留
扞隊四人司局餉羣不逞皆舉酒相賀忽夜半其
志出袖中紙署賊名令前四人者分捕其黨而置
之法禮謁王王色沮其志握王手不釋正色危言
王自輸服立出世子于宮中而殺其僞子及娼湖
口瑄李道司稅除厰校緝事外自置京隨百餘人
皆悍賊死黨上下羅織卽連舟漁艇無得脫者其
志憤欲疏奏度未能遠效乙卯夏製飛鵠數隻由
鄱湖度湖口密令守戎內夜聚蘆葦中圍戰利炬
火起喊聲山震瑄怖甚其志令人從烈燄中縛其

桀魁令前艇飛送九江獄校果奔跳水中瑄莫知
所自也其志卑騎馳入瑄叱左右利刃向之其志
笑曰我活若若何爲乃爾若罪惡貫盈人神共憤
瑄聞之竟死首乞命其志故爲之計曰若住此吾
知不免惟束裝宵遁耳瑄果遁去瑄歸凡助爲虐
者盡治以法人咸快之

葉朝榮清人萬曆間以選貢通判九江府事廉靖
而敏于政日集諸生有志者與其子課誦于高齋
齋忽產紫芝因以紫芝顏其堂焉其子卽相國文
莊向高爲正人領袖云

卷之二

三

陸夢龍會稽人由進士官九江兵憲風有時名談文
章作士氣其天性也天啓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
夢龍招募健兒五百教之技擊號曰標兵九江之
有標兵自陸兵憲始後十餘年西北盜起人方服
其遠慮德化養馬最困簽報草其髮夢龍也而領
價于官顧民於市父老至今猶頌其德不謬云夢
龍負經世略鋒稜八面後移領貴陽節奢徐及以
身殉之真不負生平者矣

趙三薦今州人崇禎間由省元令瑞昌天性嚴毅才
智洞達民隱悉知瑞昌洪陽盜淵藪也三薦後以

盜制盜之法知則立獲獲則立死其黨殺盡以偃
強不禮貌清撫官校失職瑞昌接壤興國地方連
留保舉之以備流寇無何彭肇陳同知卒殉難云
呂大器四川人總督江楚駐節九江左寧南良玉兵
悍氣驕注九江討避賊鋒逗遛不進大器至良玉
訾稱不即起謁屬子夢庚代奏大器能折之以威
已寧南假王命予致一箋求大器書爲重大器漫
草一絕不加款銜後署東川老人聞者服之

葉士彥果人以進士泰開都督師吳桂軍督師能江
西在朝者公請之補九江兵憲下車歲除矣日夜

卷一

三

偵視城內外所轄通吳楚凡隧道險要莫不嚴備
卽堵舖守宿兵多少往來莫不悉知在寧南驕兵
逗遛跳梁開闢間道路以目無敢誰何士彥見之
立懲以法絕不關會寧南諸不逞者望之服慄後
屢與良玉宴會指朝廷所恃安危每激陳大義不
一月遂拔營還武昌民得安堵

余士瑤麻城人崇禎間以進士任九江司理開闢賊
陷京師恸哭浹旬乙酉左寧南東下九江城破士
瑤冒刃入其營望良玉大罵反賊值良玉倉卒驅
血死諸逆并亦素重士瑤名捨之復日夕悲號慙

憑九江生員李仲符等起兵事敗仲符死士瑤亦
呢逆死于匡山之麓張家山

彭永春武陵人衛經歷也乙酉左兵東下泊江一廟
九江城將不測督標營總兵郝都應之城破總督
袁繼咸尚踰躍逆帥轅門下受指使永春登城望
笑曰春雖微員受國恩不忍從賊具冠帶率男女
共六人端坐徐起從容大書於屏曰九江衛泰軍
彭永春死節處命一僕縱火悉焚死

卷一

三

澤陽縣志卷二

藝文行述

典禮

謹按古澤陽記先生名續字子季周時師柱下史老
聘得久親之道結茅于南郭虎溪之上修練七百
年定王常問柱下史伯陽父方今神仙之在世者
伯陽父舉五岳諸仙以對先生其一也召之日先
生不見後二百載威烈王復遣使以安車蒲輪迓
之未至之二日白日昇舉使者訪其隱所僅有草
廬焉同奏同命南郭山為靖廬山邦人以先生姓

靖廬山記

晉

呼丘山又曰丘阜至今其鄉若社因先生而命名
虎溪由是為三十六福地漢初以瀟之天柱為南
嶽郭山為之武武帝元封五年南巡狩登祀天柱
嘗望秩焉既而射蛟澤陽江中顧問此山何神也
有對以先生成道此山者由是封為南極大明公
建中靖國初封為靖明真人

漢武帝元封五年上浮江自澤陽出權陽過彭澤禮

其名山大川

南唐保大間封馬當上水府為廣祐寧江王宋大中
祥符二年改封上水府為福善安江王令江州遣

官祭告太平府祭石中水府順聖平江王潤州金
山下水府昭靈王江寧封黃帝王
宋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大平興國觀九天採

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

廬山大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唐開元中初建

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一餅封銷其固城之有一

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為異元豐四年忽

有諸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與錢

文符同本觀乃以其錢表獻之

白龍泉出瑞昌縣西二十里安泰鄉懸巖洞中日夕

有潮信之異土民受祇田利每值旱禱應如響建

炎中李成寇境白龍顯應泉湧四起賊不敢進岳

宜撫徐鎮兵襲之不戰而勝事得閣慶元六年十

月十七勅江州瑞昌縣顯濟廟潛龍左顯為帝司

雨醴禱輒應錫命惟彰已昭靈宇之嘉名合龍元

侯之顯號祇于茂渥慰使輿情時其雨暘無或商

害可特封孚澤侯

明洪武二十六年七月遣禮部具外郎潘善應司務

潭孟高往祭廬山為四仙立碑四仙即張果李太白呂洞賓

道人事詳太祖御製碑中同他祠廬山岳神承統祀

真平今春秋二祭不廢康熙壬子年人等江陵道

釋太平宮後建祠為殿祭之地向饒天也

寺行之血膏酒醴酒醴費費不便執其為

洪武勅建

廟于九江舟楫有加崇祀勿替旌也

也前在南

太祖鄱湖之征九江土神有抱鼓敵愾之功以定鼎

金陵是能神運皇極計取江寇厥勲茂焉是州秩

以王爵世祀九江南京十廟九江王與蜀人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禮部言元江州路總督李輔與

其侄景路臨難死節廟食于九江宜著之祀典上

從之

齊永明詔出上庫錢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

梁武帝大同九年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戶配

送司州議者非也

唐江州歲貢葛十疋石櫛十觔

天聖中江州置轉運般倉

南宋建炎置茶鹽合同場以上出文獻通考

紹興間江之湖口稅務指爲大小法場

宋隆興元年置江州會子務

宋江州立廣益監每年鑄錢三十四萬貫

宋江州酒課六務

至元十七年置權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荆湖

福廣之稅

潯陽賦卷二

樵菴文行遠輯

經費

齊永明詔出上庫錢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

梁武帝大同九年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戶配

送司州議者非也

唐江州歲貢葛十疋石櫛十觔

天聖中江州置轉運般倉

南宋建炎置茶鹽合同場以上出文獻通考

紹興間江之湖口稅務指爲大小法場

宋隆興元年置江州會子務

宋江州立廣益監每年鑄錢三十四萬貫

宋江州酒課六務

至元十七年置權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荆湖

福廣之稅

元成宗賜錢哥江州稻田五千畝

兵防

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東至九江叱龍龜

以爲梁

漢紀年

周襄王二十有八年楚人圍江

漢高祖五年灌嬰渡江定吳豫章郡築九江城

質帝元年廬江賊攻潯陽都尉滕撫擊破之

獻帝十三年周瑜破曹操于赤壁使程普駐兵瑞昌

忽有羣鳥飛集軍中以爲吉祥已而得捷遂各赤

烏鎮

潯陽賦卷二

史

曹操聞瑜年少有英才密下楊州遣九江蔣幹往見
瑜幹有儀容以才辦見稱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
請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
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出就館
後三日瑜請幹與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旣
還宴飲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
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
撫張更生鄴史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
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旋稱瑜雅量高致

非言詞所能問

吳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艤艫中使白衣搖櫓作
商賈人衣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
之

吳立節中郎將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
更繕完城閘葺其塙屋廬舍桑果不得妄敗恪人
屯儼然若新

晉咸和丙戌以桓溫都督江州

咸和戊子蘇峻兵犯閹下壺及二子軫肝赴敵死

羊曼周導陶侃子瞻俱戰死庾亮奔潯陽

潯陽賦卷二

史

咸和甲午陶侃卒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晉寧康癸酉桓溫卒以其弟冲都督楊豫江州軍事

晉隆安戊戌晉王恭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及玄

陷江州

隆安庚子晉桓玄表求都督荆江八州軍事

隆安癸卯桓玄自爲相因加九錫封楚王冬十一

月立篡位更號楚改元永始廢晉王爲平固王遷

於潯陽

晉義熙庚戌江荆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

晉武帝咸寧五年分道伐吳大康元年正月王渾出

江西克吳壽陽

惠帝永熙二年陳敏自號楚公遣其弟恢南畧地江

州刺史應遼奔於弋陽

懷帝永嘉元年瑯琊王承制易置江州刺史華族不

從遣王敦甘卓周訪等討之戰於淝口又戰于彭

澤前刺史衛展燒城內應之斬秩首傳于建業以

訪爲壽陽太守

愍帝建興五年杜弢別將杜弘出海昏淝口騷動周

訪步上柴桑偷渡而擊之斬首數百弘敗走

明帝永昌元年二月戊辰王敦舉兵反三月甲午帝

親披甲徇六師於郊外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

安南將軍甘卓領荊州各帥所統以躡敦後

太寧元年王敦以其兄舍都督江西軍從弟彬爲江

州刺史

咸和二年十一月蕞峻反三年正月溫嶠起義兵次

於壽陽陶侃遣其督護襲登受嶠節度峻攻青溪

柵下壺父子俱死庾亮奔壽陽五月溫嶠以峻罪

狀移告征鎮灑泪登舟與陶侃同趣建討峻斬之

十二月壬辰右將軍郭默殺平南將軍江州刺

史劉胤掠其女及諸妾併金貨還船自爲江州太

尉陶侃以明年五月乙卯與庾亮帥師討默默欲

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其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

大集圍之數重默將宋侯縉然降于軍門斬其首

袁帝隆和元年張駿殺江州督護趙昱以叛江州刺

史桓中討斬之

安帝隆安二年七月桓元與殷仲堪楊佺期等舉兵

反軍至淝口刺史王愉奔于臨川元遣人追獲之

既而元求領江荆二州以桓偉爲江州鎮夏口桓

鎮等戍淝口元與二年桓元殺元顯以桓石生爲

江州刺史江州甘露降十二月篡位辛亥帝蒙塵

於江州三年暹帝西上劉裕劉毅何無忌共謀興

復元戰敗走壽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爲資其兵力

器仗具乘輿法物元又暹帝西上以兵守淝口裕

等破郭佺何濟之郭昶之子桑洛洲進師壽陽毅

與劉道規又敗之于崢嶸州益州都督馮遷斬桓

元送其首

元興五年江州地震有聲如雷六年盧循入寇三月

征南將軍何無忌與戰於豫章圍之五月衛將軍

劉毅戰于桑洛洲秋七月循寇荊州爲劉道規所

敗復走壽陽

十七日發彭澤旌風百雨箭師戒心馬當迴橋南
指及桑洛洲維焉洲界潯陽宿松間尻承鄂清流
總九派典午中盧循及劉毅伏銳往征發自姑孰
循時欲先寇江陵有謂之曰親兵重宜併力攻之
若克建康荆南可傳檄下從之戰于桑洛洲毅果
大敗覆沒甚眾奔劣如循猶羣策之兼若此何後
之坐困斗大者曾循智之不等也

宋元嘉三十年都督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逆

御斬之

元嘉庚辰宋領軍劉湛有罪誅出司徒彭城王義

康爲江州刺史

季建元年二月江州刺史賊賈以南郡王義宣舉兵
反六月賈走武昌爲人所斬

泰始元年十一月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助舉兵反安
陸王子綏潯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項皆舉兵同逆
二年春正月子助即帝位於潯陽改元義嘉八月
建安王休仁率軍討賊子助見殺葬于廬山

蒼梧王元微二年夏五月壬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
範舉兵攻建康豪聚謂諸將曰孤昔受先君付託
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披甲上馬將

驅之於是陳顯達引兵出戰大破斬之進于東府
臬擒擊賊六月癸卯晉熙王燮遣軍克潯陽江州

平

齊武帝四年蕭贖爲晉王燮長史以九江中流可以
待敵乃據湓口城爲戰守備于湓城掘壘得大錢
口太平百歲於時城中乏水欲引水入城始纂即
有泉水湧出昇平二年遷江州刺史

昇平二年六月荊州刺史沈攸之等皆起義兵同討
休範進克江州殺其二子而還

武帝先鎮九江湓城時沈攸之于荊州舉兵蕭景先

夜乘城忽聞聲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刺何人聲
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
訖不復言即募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使武帝
卽位諸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湓
城聲空中言耳

晉安王子懋以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
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夾襖自隨子懋欲將二三
千人往陳顯達口殺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逆敕
古子懋計未立還鎮潯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鄒
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閑

陸超之議傳檄荆郢人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閭重曾慧據袂曰此州雖小李武亦常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關以請傅林之過誰能封之于是部分兵將入匡社搜得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瑀之爲計瑀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元邁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瑀之先襲潯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懸知之遣三百人守淝城叔業沂流直上襲淝城子懸先已具船于稽亭渚聞叔業得淝城乃據州自衛子懸部曲多雍土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瑀之說子懸子懸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嘗之

東昏侯遣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寧朔將軍吳子陽等聲援梁高祖蕭衍謂諸將曰夫征討之事惟聽成聲今加湖之敗誰不驚服陳虎牙卽伯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應怖懼九江可傳檄而定也因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蔣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蔣隆之反命衍命鄧元起卽日沿流將至潯陽陳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益城

及衍至乃東甲請罪 梁武帝曰鄧元起欲以三千兵往定潯陽彼若惓然悟機一鄭生亦足已脫拒我師固非三千能下

梁武帝天監元年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以王茂爲江州刺史五年三月陳伯之叛魏復歸梁潯陽王太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太清元年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緩接百姓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官闕二年臺城陷上甲侯蕭詧南奔宣審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陽王初歷陽太

守莊鐵以城降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舊將厚禮之授以豫章內史凡軍事悉委焉景數西上輒令鐵擊破之擒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鄧陽王範棄合肥屯于柵口人心要範至以益城虛之廉館甚厚欲與戮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父大心遣將韋約討之敗乞降鄧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處其人才畧縱橫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矣請援之乃遣侯璉救鐵夜破韋約於是二藩躉起景將任約界地至淝城大心遣軍賀拒戰敗績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曰既無糧

備難以守固易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其母陳淑容不容拊胸痛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將遇害遠昧謂賊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史南

簡文帝大寶元年侯景遣任約寇江州約至湓城潯陽王太心出兵戰敗遂以州降巴山人黃法範監郡事初侯景之起莊鐵降于景復叛之潯陽王太心以爲棄章內史鐵至郡即叛引兵襲潯陽太心遣其將徐嗣徽逆擊破之鐵以單騎還豫章

宋孝建甲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

反質與義宣尋敗伏誅

梁承聖甲戌梁王僧辯陳霸先奉蕭繹子方智立於潯陽

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帥兵發自潯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及同逆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陳霸先以江州刺史帥師發自豫章次桑落洲時僧辯已發湓城會帝于白茅灣刑牲明約進次大雷軍人杜陵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下征侯景須臾便還云已殺賊景果果潰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

州王僧辨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出南康于慶棄城走

永定元年王琳克江州獲其將周文郁侯安都長鎮繫之二年琳在白水浦文育安都賂守者得脫上岸歸于陳陳復其官

永定三年五月江州刺史熊曇朗殺都督周文育舉兵友王琳遣其將常果受率兵援余勸六月侯安都敗果受等于左里獲琳從弟襲主帥羊疎等四十餘人果受遁走廬山人斬之傳首建鄴二年三月江州刺史周迪斬曇朗傳首建鄴九月周將

獨孤盛與賀若敦領兵趣巴湘水陸俱進太尉侯瑒自潯陽禦之十月侯瑒襲破獨孤盛于楊萊洲盛登岸築城自保詔司空侯安都會項南拒周軍盛潛遁走三年閏二月江州刺史周迪舉兵應留異三月以吳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督軍南討司空侯安都被留異于姚支嶺異奔晉安延禧九月討江州刺史周迪于臨川迪請降七年詔江都等十二州所部在江北諸郡置雲旗義士往大軍及諸鎮傳防

隋初江州司馬黃德棄城而走

陳潭陽太守陸冲容以其城降 大業十二年豫師

乞僭號改元據豫章以其黨鄱陽人林士弘爲大將軍

復戰彭蠡軍遂大振自稱南越王侍御史鄒大節以九江郡下之臨川廬陵南康宜春之豪傑皆殺其守令以附之北盡九江南暨番禺皆爲其所

諸賊帥李文相等皆歸李密永安大姓周法明舉江黃地附之

唐江夏王李恭大破蕭銑將蓋彥舉以江州降

高祖武德六年江州刺史李大亮徇廣州至九江會

輔公祐反以計擒其將張善安

上元中元結與族弟源休皆爲尚書郎在荆南府幕休以曾任湖南久理長沙結以曾遊江州將兵鎮

九江 唐建中三年李希烈反諸李舉遷御史大夫授節帥

江西以討之命至舉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問我

哀兵大還江州舉能著戰事觀教之持力勾平歲越之法

貞元間曹王皋節度江西李希烈南侵舉與王錡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自以全軍臨九江襲斬州遂以

裴濟乃表錡爲江州刺史

中和二年撫州刺史鍾傳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茂卿奔于江州

乾符四年江西賊柳彥璋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于楚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勒兵乘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

宋太祖平江南曹翰攻江州刺史謝彥質欲以城降指揮胡則與宋德明等殺彥質爲南唐國守既而

城陷翰殺胡則屠江州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

孤城死不降何似知幾早同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妻人鱸魚不精欲

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

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

無遺類

宋開寶丙子曹翰屠江州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盡節于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曰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過一日矣事談

高宗建炎三年冬十月金人自黃州渡江劉先世引

軍通知州韓紹楨城去四年八月李成請降于

江州九月劉光世移屯江州冬十月馬進兵犯江

州資政殿太學士兼禮部侍郎王易簡等三百人

皆遇害甲午命楊惟忠率兵屯守十一月呂頤浩

遣巨師古牧江州爲進所敗師古奔洪州十二月

命孔彥舟援江州馬進兵犯洪州紹興九年馬

進陷江州守臣姚舜明棄城去三月呂頤浩遣兵

擊李成于湖口大敗之丙午張俊楊沂中岳飛渡

江擊馬進大敗之庚戌復擊進于筠州進奔江州

甲子張俊追至江州進敗去乙丑俊復江州楊沂

中引兵追擊進又大敗成奔新州五月張俊及李

成戰於黃梅殺馬進成敗遁歸劉豫當時號爲張

鐵山八月張用以兵部五十人至瑞昌歸張俊俊

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遂以用爲本軍統制九月

以楊惟忠知江州兼管內安撫使二年四月江

西賊趙進寇瑞昌楊惟忠討降之六月岳飛駐江

州旋詔飛赴行在留精兵萬人屯江州按李成

叛據江淮六七郡連兵數萬遣其黨馬進圖九江

守臣姚舜明與趙士隆及副鈴轄劉紹先禦之進

攻城益急士隆竭力扞守江東帥李頤浩屯鄱陽

既復南康與建武節度使楊惟中兵會遣統制巨

師古援江州未至遇伏敗紹興元年正月詔張俊

爲江淮招討使人辭頤言成兵眾高宗責以立功

俊懷懼受命未至城已陷時守城罷卒僅數千扞

賊百餘日城中食盡舜明始先議縱火因棄城去

士隆毅然獨糾合都曲餘民守城城被眾號呼曰

無殺我趙鈴轄賊入城大肆成素服士隆之義欲

以爲僞安撫使士隆怒罵曰賊欲屈我耶因裂帛

以書使示諸子曰賊不殺我義不苟活汝輩得出

爲我雪恥遂飲藥而卒

紹興二十九年五月丁巳詔殿前選統制官部兵千

人戍江州彈壓盜賊每歲一更

紹興三十年五月初置江州御前諸軍都統制以步

軍司前軍都統制戚方爲之三十一年五月命

兩浙江湖福建諸州起禁軍弓弩手部送江州軍前是歲冬江上用兵任天用守官南康攝星子縣事治山寨于黃石崗作草舍五百間日役五百人設三隘口其險固將作夜費人著黃衣道服攜杖來謁詔之曰重役良苦然終亦無用空擾民耳天用竟殊不平數日間報賊亮自焚果如神告陸持之象山先生子也見徐諲于九江時諲以江持之請擇寮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維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詎無然

乾道七年周必大曰江州一軍自陛下卽位始付苗定其後戚方繼之甫一年而皇甫侂又繼之數易如此平居自守猶慮其乏事何暇議進取哉淳熙三年詔選江州水軍一千人江州有劬勇水軍下卽錢監保節揀中奇射江州六峯營界江內茭石馬當城子頭孤山

林栗知江州有言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

申一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託故舒斬黃三州獨不殺迄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籬誠爲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林栗小人也論事則可簡取

南宋屯戍者江州一軍大抵皆茶寇也

宋建炎丁巳岳飛乞終喪廬山尋詔入朝還鎮

宋德祐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

至元十二年正月大軍次江州宋江西安撫司知江

州錢真孫及淮西路六安軍曹明以城降初阿朮

以舟師趨江州兵部尚書呂師夔在江州與知州錢真孫遣人來迎降丙戌伯顏至江州卽以師夔

爲江州守師夔設宴廬公樓選宋宗室女數人盛

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聖天子明命與仁義之師

問罪于宋豈以女色誘吾志乎斥遣之

伯顏至湖口遣千戶竇玉繫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

不能成乃禱于大孤山神有頃風息橋成大軍畢

渡

高興從伯顏伐宋渡江破瑞昌之烏石堡

元至正壬辰徐壽輝破江州總管呂黼戰死

元至正己亥天完將陳友諒破信州人江州幽其主徐壽輝自稱漢王

元至正庚子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舟中遂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暑無儀節乃復還

江州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徐壽輝兵起河南十二年正月陷武昌破瑞昌縣總管李黼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寨以遏賊之歸路與戰大敗之逐北六十里所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

遇木石交下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人又植七星椿於沿岸水中賊舟遇椿皆不得動以大箭射之溺死無算二月賊將薄城至甘棠湖焚西門轉攻東門賊入與之巷戰騎墜馬罵賊而死十二年平章吉星復池州復湖口克江州乃柵小孤據湖口綴其衝要以圖恢復而糧乏援絕誓以死守賊以大船來攻編葦爲大筏塞上下流火之吉爲流矢所中凡七日不食北向再拜而死吉既死主者皆逃安慶被圍急諸將皆欲自守汛地卜顏鐵木兒收集殘兵解安慶之圍復池州諸縣五月戰于里

江戰於小孤及彭澤又戰於龍開河皆破走之進復江州留兵戍守獲其僞將相四十餘人壽輝傳以身免徐壽輝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資政使脫火赤以兵復江州路江州路再陷星吉死之平章卜顏鐵木兒戰復江州苗兵守之

至正十七年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自稱平章至正十九年徐壽輝發漢陽至江州友諒以江州爲都居之已殺壽輝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以兵襲龍江關大敗而還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

至正癸卯秋七月陳友諒圍洪都明太祖討之大戰於鄱陽湖友諒爲流矢中目死薛方山甲子會紀明太祖辛丑八月攻江州康永忠造橋于船曰天橋以船停城率軍士乘之入遂取江州友諒奔武昌進援新黃興國黃梅廣濟康茂才取瑞昌癸卯四月友諒以兵六十萬破江州攻南昌朱文正等力戰禦之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京師秋七月太祖親帥舟師二十萬西援南昌友諒解圍東出鄱湖逆戰于康郎山徐達迎敗其前鋒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達同守建康戊子常遇春與漢人聯舟而戰俞通海縱火焚敵舟二十餘艘御舟縣于沙漢

將張定超將欲來犯常遇春射退之水驟湧御舟
進俞通海來援遇春通海承忠以飛舸追定超定
邊身被百餘矢走已丑用郭興策縱大焚友諒戰
艦數百艘僞王陳友仁友貴平章陳普暑等皆焚
死軍士殺溺死者十數萬人十里之內湖水盡赤
庚寅廖永忠俞通海趙庸汪興祖以六舸深入搏
戰明師乘之大敗辛卯又敗之欲退保鞋山明師
據要子口扼之不得出是夕明舟泊左蠡相持三
日未決俞通海等言湖水多淺難迴旋若移軍入
江擒敵上流可以萬全劉基亦請移軍湖口以全
木相犯日勝從之八月八日明師獲屯南湖甯江
兩岸列砦櫓布戰艦具火舟火筏中流傳警以俟
二十七日壬戌友諒糧盡遂沿江下流欲遁去明
師追擊大破之友諒流矢貫膂及顛而死俘其子
善兒平章陳榮以餘眾十萬樓船若干艘降其夜
張定超以小舟載友諒尸及其子理奔還武昌
正德七年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等爲揚州
官兵所追六月後自通州沂流上至九江七月又
下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子宸濠叛李士實爲謀主勸其

徑趨南京傳檄遠近濠懼官兵斷其歸路遂順流
陷南康守臣陳霖棄城走已卯進攻九江守臣汪
穎亦棄城走兵廬道曹雷先濠未至通餘縣皆陷
賊已得南九寨至數萬遂攻安慶守備楊銳指揮
使崔文禦之城堅不可下而都御史王守仁以提
督南贛軍務方至吉安聞變檄諸郡縣討濠師至
南昌城門不閉遂焚其巢穴執諸黨與濠乃棄安
慶還援南昌守仁督諸郡縣兵逆擊之王甲渡濠
至黃石磯聞地名曰大事去矣妃婁氏知必敗遂
投江死賊巢里見官兵悉多散走兩軍既接伍文
定等冒矢石進攻火燎其鬚濠兵大敗就執先是
守仁至南昌恐濠阻兵南九以梗湖廣援兵乃遣
知府陳槐帥兵四百合知府林城之兵攻九江知
府曾瑛帥兵四百合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濠
以是進退失據而敗其復九江南康二郡各于沿
湖諸處擒斬千餘級馳疏以聞
崇禎十年流賊張獻忠陷斬黃分掠江北至德化鎮
之小池口遊擊張經武率兵渡江禦之力戰死
崇禎十七年闖賊李自成陷京師先是寧南侯左良
玉避流賊鋒欲逐九江游擊胡以寧姦人也鈎致

之佳聞箱一年蹂躪地方殊甚經道葉士彥以大義調之仍還武昌迨乙酉監軍御史黃樹與馬士英角僞傳邸報藏太子詔詒良玉攻君側謝從吏之遂下武昌聲言攻南京挾總督袁繼咸以往三月二十七日九江繼咸標將郝二連左營四月四日遂大放火殺掠九江一空良王氣塞死

是年元旦先大夫時寓歙之商山不知九江消息屬門人吳去非設牘降筆者武穆王也曰郢城破君宅焚矣太夫人無恙公子無恙旋又書曰魚龍滾白浪氣吞江湖壯一杯土未乾七尺孤誰向一

卷一

受

時見此大駭然不知其禍所由也及左師東下始驗

大清豫王自湖廣至乃撫定九江李自成之南奔也狼狽至潯陽卒死瑞昌萬山中餘黨欲趣通江西不可得仍還洗腳橋豫王併招集之

是歲八月也仙居李侶李扶鮮等以起義爲名聚烏合萬餘人攻瑞昌破之署縣事郭_某死焉遂攻南康不克將進圖九江守將余世忠敗之

順治五年二月江西提督金聲桓副將王得仁反攻九江總兵冷先登知府吳士奇知縣劉敬修以城

降僞鎮吳高鎮之周山談太帥師來勦僞鎮逃去九江平

卷二

完

盜賊

樵庵文行遠輯

義熙中劉毅鎮江州爲盧循所敗惴惴逾劇及徒荆
州益復快輿仲紙作書約部將王亮備兵作逆
忽風展紙不得書報仰天大誦風遂吹紙入空須
臾碎裂如飛雪紛下未幾高祖南討毅敗擒斬異
林士弘饒州鄱陽人隋大業十二年鄱陽賊操師乞
死代領其衆至十餘萬破官兵至九江後駐鄱陽
地自稱楚帝改元太平

卷一

空

唐乾符四年江西賊柯彥璋陷江州執其刺史陶祥
徐壽輝斬州羅田人至正十一年與麻城趙普勝等
與兵稱亂亦以紅巾爲號據斬水稱帝國號天完
改元治平徒漢陽又徙江州

陳友諒洪陽漁家子初爲縣吏後從徐壽輝倪文俊
等稱亂爲元帥至正十七年襲殺文俊自稱漢王
寺又秋壽輝稱帝于江州國號漢改元大義
吾鄉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觀前畝大數十皆西北健
棹長緹皆統軍者無敢視其藩一日起觀局鑰
有異發笈空焉收集里正視驗跡捕四出杳莫知

卷一

空

所從居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費分拿一盜出蛇岡
山將如嶺占晝日常過其下見道傍梅有繁實夜
渴甚登木而取之有蛇懸竿間傷其指負傷而逃
至候溪則指喪如股欠不能去卧旅邸中主人責
炊曰子無他藏術餘銀可斧而售既而無銀不
可碎歸之盜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害者特
德等宮中貴人刻夾鷹石耳峯下持以求寶與曰
姑畀汝萬錢詰朝歸汝餘金與已聞周氏之盜意
疑其是馳候示之曰吾家物也捕于耶賊謬一網
而得因以誘餘黨如言無脫者又有馬屠居城東
爲僞券亂其歲以其券售舒斬開得馬驢驅以歸
羹于肆以需盡復出人但見其驅至日多售用日
復莫疑其所自來適黃有過寇黃陵之捕吏卽之
疑一夫焉未察夫實盜也覺其意入肆吸羹坐而
視務自斃其中取于粟開而出捕者以其變服弗
之識也訝其久商于其徒曰吾目見其入今暮矣
吾不再觀是家非豪盜者乎遂偕入搜之盜則逸
去而僞券之印指錄曰儼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
一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虺捕吏無心而
得驗天固以此啓之耶抑稔惡常露適因其所值

耶大不能吹詰之以縣則曰是夕也以豚蹄傳豚

芋雜草鳥烹之入至輒投芋繼樂樂無後聲者馬

驢每至賤買而售使門庭翕然嗔咽既非其所仰

益可肆于廉取他日語人曰吾以薄取致厚皆售

之速耳市人弗覺也此益亦有道者歟

史

九江湖口接壤都昌素多盜而最盛者莫如瑞昌之

洪陽其編民雖避要約而黷暴之習恐不畏死比

比然也由是而深入之則爲柯家洞重山查嶺數

十里中饒沃壤叢烟聚族而處者有

氏爲四大姓皆天完遺孽也賊屯而兇穴不徯不

九江縣志卷一

三

稅三百餘年明社已屋乃彼之幹年如故也蓋彼

雖鳴張于山鳴鯨潰于江洋歸而負隅其地既僻

而界于江楚之交此緝則逃之彼彼緝則逃之此

明未兩撫合題添設緝捕府于其間然欲不軌於

法則不良于官安得有獲遂張敵其人以臨之而

使跳梁者歟跡乎



澤陽縣志卷三

人物

九江謝曼卿傳毛詩作詩序善風雅之音者也東海

衛宏平陵賈逵皆從曼卿受毛詩

九江鮑駿儒宗也定陵丁鴻讓國子弟盛逃入東海

遇駿駿讓之曰昔伯夷季札亂世權行故得以巾

其志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奈何以兄弟

私恩而絕父不滅之棄乎鴻感其言垂涕就國駿

復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召見用之

九江縣志卷三

一

伏生尚書授千乘歐陽高商授濟南林尊尊授平陵

平當當授九江朱普普授沛國桓榮普貧無資常

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

墳初普章句四十萬言辭或浮長榮約爲十三萬

言榮子郁刪定爲十二萬言

九江祝生舉文學與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

論罷鹽鐵桓寬輯爲書論次之曰九江祝生奮由

路之勇推史魚之節舒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

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也哉

晉孝武陳皇后名歸女先入宮爲淑媛生安恭二帝



追崇曰太后潯陽人

卓哉先生逸韻遐起蚪盤玉津鳳職草條潯耳夏時

高揖唐朝洪崖邀矣玄跡載邵淳風沐世飛芳九

霄庚亮薨徵君於

庚亮元規正旦大會州府人士河南褚裒問亮江州

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見之袁歷觀

遂指嘉謂亮曰將無是耶亮笑曰然

司徒九江朱儀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

明見採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等

何用爲于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

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虞山書

書密以上聞儀曰可自力也舉爲創草儀手書密

上上覽儀表嘉其忠漢儀目數病手能細書謂奉

大臣苟肆私意謂坐上謝儀蒙慰勞白虎通

羅暉字公布九江潯陽人也父法高仕梁至南康

內史臨蒸縣侯羅暉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

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

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

仕陳爲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

江陽爲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于宿預也諸

軍相顧莫有關心羅暉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

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

梁士彥戰于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暉進救之于

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暉全眾而歸後

以軍功除右軍將軍封始安縣伯總檢校揚州中

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將士分賞驍雄陳

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後除使

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

不闕吏手人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節都

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典奏羅暉甚得

人心海陽縣志卷三

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父羅暉拒絕之還

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軍席陳王曰周左

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

曰周羅暉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

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暉都督已映綠江諸軍

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

遣陳主手書命之羅暉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

散然後乃降文帝慰諭之許以富貴羅暉垂泣封

日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

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郭
瑒提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
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
儀同三司鼓吹送之于宅先是陳禪將羊翔歸降
使爲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韓禽于朝堂
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睺荅曰昔在江南
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
論會有規色歷幽涇二州刺史並有能名隔皇十
八年征遼東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
城遭風船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達頭可

卷三

四

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遣大將軍
仁壽元年入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
右衛率楊帝卽位授右武侯大將軍副楊素討平
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辛羅睺請一臨哭
帝許之素經送至墓塋還釋服而役入朝帝甚嘉
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晉等三州未
下詔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
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
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
冠未平雅等卽除殄無爲惡恨是時風靜馬行見

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薨羅睺曰我明日
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
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
諡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北李延壽曰羅睺忠亮
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
結草之義

曹公同公瑾年少俊才謂可以說動密下揚州遣
九江蔣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以誦公瑾公瑾出
迎知幹爲曹氏作說客也延入爲設酒食後三日
引幹徧觀營壘倉庫及軍資器械復還張燕示以

卷三

五

傳者服飾環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
已外托君王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假使蕭君更生鄧受復在吾猶惜其背而折
其詞豈足下切生所能移乎幹知公瑾雅量非言
詞所能間但笑終無所語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陶峴彭澤之孫也陶元末家昆山泛遊江湖自稱三
仙省親南海獲崑崙奴名摩訶善泅水至西塞山
下泊舟吉祥佛寺見江水深黑謂必有怪物投劍
命摩訶下取久之支體碌裂浮于水上峴流涕迴

梓賦詩自敘不復述江湖矣詩云匡廬舊業是離
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鬚數點歸未得青山一望
計還成雅翻楓葉夕陽動驚立蘆花秋水明從此
捨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詩全唐

蕭鍊九江人唐貞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
試日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錄中第柳河東有送鍊
登第後南歸序郡志稽科目絕少唐人如鍊其選
也

唐國相楊牧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維宜蘭溪
縣主簿生四子登嚴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卽大拜

唐書

六

發已下皆丞郎察以春爲義其房子以稅以乘爲
名嚴以夏爲義其房子以照爲名收以秋爲義其
房子以鉅鋒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
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修行楊家與靜恭
諸楊比于華盛收少年于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
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卽有仙分若
必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
疑堅進取之心忽其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廟廟竟

罹南荒之厄

北史

江華孫字修之九江浚城人諸生弟子不遠數郡而

物

唐書

七

陳異字公順祥符八年進士也官至太子賓客公既
好學于聲樂星曆之技無所不知居官明慎敏捷
見義敢爲不少屈以求合南豐縣之曰世恨而爭
公祿有之世備而持公恬處之公有實事就惡吹
竿公退燕私左詩右書年則大耋氣益坐人笑談
待終曾不頽呻蓋實錄云其先家南康之星子至
公家江州之德化詳在曾南豐神道碑中

浚城王寅慎中掇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會
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妙慎中文字李友齊修

年三十八未嘗知女色章類不入口一齋一飯三十年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曉世事故其行易持觀懷中詩語所道閑關中事不應是鐵人石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爲難鄭氏故家榮陽有善果者卒于唐江州刺史而子孫是爲德安人諱字正臣善果之十世孫也景祐四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

陳氏曰疎父死王事身中賢科又爲文詞復多材術而不自愛至甘心姦邪聲伎之盛冠于承平夫婦反目陰惡彰播皆可爲世戒也

范端字思道江州德化人以尚書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事卒于官歸葬德化之仁貴鄉萬家山前曾子固爲撰墓誌銘攷其世系蓋自晉豫章太守范甯之後因移居江州

王荆公表太常博士鄭正臣墓正臣德安人也

神宗朝王襄敏船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衆第十三方能言珠帽祿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薊雲綵鸞簾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驕駭皆惶擾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惟次狼狽歸未敢

白請捕獲敏訝其友之亟問之其爲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戚區測居旬日內出饋車至第有中大入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以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竊珠帽于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遇之振聲呼焉中大人悅其節秀抱翼之勝翌早推至上殿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疎然封曰兒乃諱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顧以占對不几且歎其早是

曰是有子矣令暫留欽聖朝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錫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嘗見于幼年者已如此南陔來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爲不誦况其初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遇過傳共事

羅澤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大史題其君曰聚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刻之仲寧曰小人家傳貧寒止因開縣內輸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家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號以

而從其請解

九江蔡念成稱李燦心事有如秋月燦

周舜瑞瑞昌人也與弟仲亨從子仿從朱子講學于

白鹿書院稱高弟隱居不仕

大光明藏續無盡燈過去諸如來斯門邑成就聖微

靈通一水燈一月攝尤明寂照萬惡滅萬善生高

邁作頌處正好承當授子提瓶睦不妨領會銅砂

鑑理滿滿盛來白玉毫中明明作證此碑在東林

荒草寒霧中宋咸淳文覺清換覺清江州瑞昌人

書丹者鄭如垣亦潯陽進士鄭字貴和號鏡巖

鄧志中
《潯陽縣志》卷三

音不載

陳汝秩字惟寅本廬山人家五老峯下父教字明善

是爲天倪先生始卜居于吳天倪卒惟寅與其弟

惟允力貧養母有聞于時惟允爲淮張所辟親信

用事聲勢甚盛惟寅兵後不能卜一屋僕介之諱

就屋以居倪元鎮爲作就安貧靜退視其弟之赫

奕若弗聞也國初以人才徵至京以母老辭歸洪

武乙丑以疾考終于家

惟寅高士有雅宜山居其弟惟允亦長山水寅號

大鶴允號小鶴

子立字彥成南康之匡廬人學道會稽山中得石室
藏書放浪江湖間與仲瑛友善於玉山草堂有行
寓焉

張羽字來儀以字行更字附鳳潯陽人既壯從其父

宦游浙江踰浙受易於山陰夏仲善爲文學歐陽

子縝密究轉雖前輩自謂不及也兵阻不得歸因

僑武林來吳喜吳與山水與徐賁約卜居家於戴

山之東元末受安定書院山長明初舉賢良不出

徵起廷封稱旨擢太常司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淵

閣事十六年上親萊潯陽王事寅命來儀撰廟碑

《潯陽縣志》卷三

當時以大制作推任如此以事宸嶺表未半途召

還抵京信宿知不免自投龍江以死年五十三歸

葬九里岡儒學教授金華童冀爲銘有靜居集六

卷行世廬山

曹鵬太學生性沈毅崇禮好施人多附之逆濠陷九

江鵬與同舍生陳策吳守柏集豪士以千數人破

家給鎧甲糧餉因守縣城克復九江濠平當事欲

上其功鵬曰昔朱家脫人於難不伐其能況士嘗

學問者乎匿之不見

豐布政公慶京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言

甚割切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後辟陞河南左叅政
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本司右布政使廉
聲大著風裁振于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驚竄
不飭聞至大懼無以舒解乃以白金爲燭饋之贈
數公初未之省也既而賸子以告公伴曰試燃之
手賸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
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
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輟棄印綬而去終亦不
明其爲銀燭事也

張東沙芝園集

劉仁欽瑞昌人元末避亂居板林陳友諒據江州携

妻子以逃及友諒敗羣雄紛起果推立爲長仁欽
諭曰願眾無暴掠擁兵自守可也洪武六年事聞

授瑞昌知縣

蔡文魁號欽齊德化人性剛方清介中嘉靖癸未進

士初授丹徒知縣遇事敏決善摘姦剔伏奉若神
明欽取戶科給事指陳朝政得失犯忌諱不顧轉
通政司叅議秩滿廷推巡撫鄖陽因忤時相意竟
委政而歸在林下三十年以講學爲事暇則游名
山水穆宗立聞名召用辭不赴著有文集燬于兵
卒年七十

柳邦傑號匡廬德化人中正德丙子鄉試宸濠叛濬

城不守公獨以二親老莫能行扶抱號泣賊執公
數刃背終不忍舍賊感其孝卒得釋謁選得同知
瓊州府事政尚平易尤加意窮民凡所興革皆切
中利病黎氏倡亂率單騎往安輯卽望風解散功
居最以奏績入都疾作遂致政歸里杜門樂道益
肆力于古文辭詩歌二十六載儻然而逝著有匡
廬小集藏于家

陶欽夔字克諧彭澤人母夢日墮懷而生中嘉靖壬

辰進士授大理評事隨改御史十八年世宗巡鄧

中欽夔以冠蹕行時上方嚴明羣臣兢兢救過不

賂河南御史坐謫戍上命擇可者以開渠推夔遂
被命百務倥傯皆咄嗟以辦河南民安堵上賢之
函賜食寵以金幣河南饑欽夔疏請帑金數萬全
活甚多上賜盡心安輯四字比敵入寇欽夔上疏
引朱司馬韓范諸公以資分宜分宜叩之伺稍太
舍兵備厯襄陽辰辰兵備五溪蠻及欽夔用計擒
其首龍許保餘黨悉平在辰五年多奇功陞湖廣
按察使轉河南左布政使疾作告歸終于家
余文獻字可徵號九崖德化人進士博學善爲文與

樊東濟南顏頤相上下海內爭傳之性至辛官大
恭遂請養榮慈壽堂奉太夫人惟旦夕不離左右
居艱凡四方書問皆不忍報服闋乃稍稍補謝焉
方是時分宜嚴嵩柄國以公同鄉才名燥甚遣子
世蕃招之絕不一往官兵部時員外郎楊繼盛得
罪嵩致之死凡獄中飲食藥餌及家人安置撫綏
一出于公冒難犯忌不自恤也平錯見椒山自序
年壽中

張科字達泉湖口人以進士爲中書舍人中秘書多
抄以歸卽冊府元龜皆有寫本御史巡浙江與督

卷三

五

撫胡宗憲不相下彈拌之遂請致仕時年二十八
歲耳戚黨有與汀陵相公交厚者絕不一跡其家
五十餘年悠優林下稍以聲色自晦人莫測其所
操云

朱宏字文龍號鍾峯德化人中嘉靖辛酉鄉試就蒲
田教諭陞南靖知縣丁艱歸再歷任武城松陽際
已愛民興利剔弊三縣民俱立祠祀之任滿陞宛
平知縣宛隸鞏下機務最煩中官復于授難制公
治劇理紛綽有餘裕且風裁嚴峻人不敢于私
臺省交章薦之趙推刑部員外轉郎中清滯獄理

冤抑遇疑案則寢食俱廢必平反而始快計三年
全活者百餘人出守廣西思恩府甫數月卽致仕
任宛日捐俸置九江會館買地置義塚于張掖門
外公性恬淡寡嗜慾所得俸餘悉以頒家族有弟
祈烟已久不能自存盡推已產與之歸里後蕭然
不肯以片紙干謁單思進階中憲大夫卒年九十
有五張宣指題其居曰人瑞云

許汝魁號仰亭湖口人登萬曆丙戌進士授常山令
歲荒先發後請開常平倉以賑之活數千人調繁
上海又遇荒大修水利荷鍾爲百姓先渠成僉民

卷三

五

獲濟上海軍例給白米數萬石歲凶無辦會開河
之役魁自坐日中命進麥飯食之且甘軍士感動
咸願以麥代米省金錢數萬奏續行取除南京吏
部不受私謁出爲荆西道申請撤沙陽權稅行旅
受賜尋遷榆林兵備道值邊警聞城文武失色魁
砍案爲督鼓勵三軍斬首數百三年五戰皆捷朝
廷降勅褒之陞一子歲三遷至左轄尋擢南京光
祿寺正卿轉通政使卒于官賜祭墓公持已樸茂
有古大臣風氣孫國祿以蔭官至工部郎中

王演疇字孟箕號震澤彭澤人萬曆辛卯舉人壬辰

進士任南京工部營繕司陞廣西桂林知府居官廉潔不苟一錢乞休時家無長物惟有古書千帙右軍字刻及各大象帖耳雅好著書善詩賦工真草錢板刻石慕其筆者不減二王其涉筆四六亦多贈炙人口著有古學齋數十卷家訓醉陶和陶集諸書會學政黃汝亨疏請鄉賢祠祀焉

刑憲學黃梅人進士懋敬之弟也遷居九江博學高才舉辛廉名著甚不願計偕創長松館延崇柏大帥與江子中明林子半偈任士俊等放達公汴業故事以期安養兜率焉廬山歸宗之復興也實公

增補縣志卷三

士

上書方伯李公長庚寺未成崇柏遂請于神廟中捐俸賜藏以來無所貯涓大怒公知涓嗜古器急以家所藏得杯餽之得無他凡佛法以身護持雖頂踵亦不恤也

趙光抃字彥清德化人父贊化癸丑進士以太倉最入爲工部郎時彭澤人曹欽程以婦孺魏忠賢驕陟太僕公甫第進士語之曰功名一時名節千古君不可不審曹伴呼曰趙千古趙千古遂大啣之明日而贊化南寧之命下矣因之佗僚卒公獲難歸以免補工部晉兵部喜談兵才氣雄豪出語無

忌楊太司馬昌齡奇服之屢貶自代乃出撫密雲密雲太監鄧希詒恣于官一不參會以政生展弁皆趨其轅門敵入無一禦者因互詰上聞公獨坐成廣東無何國事日棘天下望在公也宜興周延儒再柄國有言公者周以其年家子也特起之成中微示意曰以四萬金進可得永督公笑而不應遂督薊薊爲敵衝赴任則城垣如蜂突命放火將軍砲無敢應者公下馬自執炬放之旋獲薊無二騎馳入城城上鼓吹大作曰新督蒞任矣敵相顧噴指久之曰好漢好漢未幾延儒抗之于中希詒

增補縣志卷三

左

黨仇之于內而公不死封疆死法矣傷哉

傅弘祖號諱字德化人由選貢任福州府通判施致政歸里獨好古文辭凡所作有大輅推輪之致備兵會稽陸公負雋才亦時就公請益公口喫性喜道說與上官語期期艾艾皆地方大計言不及私迴龍磯江樓文筆封郭洲築長堤皆其所建誠磯固則風氣以聚堤成洲土無水患盡爲沃壤人永賴其利至于今猶思之乙酉兵變遂遇害公年且八十矣

鄭逢吉號藥石湖口人崇禎丁丑進士仕武昌政有

異鎮癸未徵詣公車時轍輔山左諸名疆新經跋
帝城三月擢兵垣未踰旬而難作雷寇禍之烈也
痛哭欲赴以死傳從閉之弗得出有一先生鮮衣
怒馬翩然來踞足耳語吉曰非所望于吾師也其
人遜謝以退少焉追呼者至挾以去素篋中裝言
從容賦就死狀弗聽陶之窟室或勸其食飲却弗
御慷慨括髮曰占絕命詞別其友飲訖而終一子
各其後父卒鄉遂不祀鄉人祠之

左子相敏悟過人凡所撰著多出人意表不幸早夭

清陽縣志卷三

太

人惜其才比之爲王勃李賀之流同社有說此者
子相至或問之曰以子英才善氣當早生人間何
尚滯鬼錄掉弄筆墨何爲也子相曰生而無知耶
爲造物愚生而有知耶爲造物忌不如不生書竟
奮筆而去

淳化間帖中有王逸少遊目帖云省足下別號云彼
土山川諸奇楊雄蜀都左大冲三都殊爲不備悉
彼故爲多奇益令人越目意足也行得果當告鄉
求迎少人足耳要欲及鄉在彼登復橫我嶺而旋
實不朽之盛事此逸少與周撫書也撫得陽八壯

侯訪之子晉升平中以鎮西將軍在益州三十餘
年與逸少善寃逸少終未入蜀而撫卒矣諡襲侯
侯行事不多見而此帖存所爲附青雲以不朽者
王案字輔道德化人好學工辭章宋政和間登進士
爲校書郎忽感心疾好神仙常延道流于家講丹
砂飛昇之術有鄭州書生某自言能致天神與人
接某信之習其術特徵宗方崇道教林靈素聞之
欲與某遊某弗許一日有神降于案某欲使上聞
且使因其外兄戶部尚書劉禹以達時案與禹以
爭進相怨神曰弟往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

清陽縣志卷三

元

後堂談某事彼必動蓋所言皆陰中人禍而秘不
聞者曷果驚駭爲奏之上喜立召案與語約某日
卽內殿致天神靈素求與共事案又弗許或謂靈
素似使家獨應召不與鄭書生偕必敗靈素果白
帝曰家父兄昔在西遼與某人習今將因候神圖
不靴帝惑之至日案與書生候命西華門靈素戒
聞止達案帝齋敬潔三日夕無驗乃下案大理獄
成棄市曷窺瓊州嗚呼窺曷宜矣家之禍何也士
大夫居家交與可不慎歟

栖逸

樵菴文行遠輯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漢武帝南巡待過潯陽詔舉逸民時老人之齒長矣而澹然處於巖下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帝曰卿不願仕耶老人曰東身王朝其如北山之雲何帝嘉其志禮而遣之

翟湯者潯陽人也篤行純素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不

潯陽縣志卷三

于

受餽遺永嘉末寇害相仍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隱于縣南廬山始安太守于資遣船餉之戒吏致書說卽委船還不使得辭餉乃以所餉易絹寄之資益愧歎以國子博士散騎常侍徵不就卒湯子莊莊子矯並有高操不受辟命矯子法賜法賜少不事家業立屋于廬山頂喪親後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鄉親中表皆莫得見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潯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

卽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常通以王憲求以巖科馳山蹶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于巖石間

湯子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仁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比比不敢犯

潯陽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潯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諸翟程不與語

潯陽縣志卷三

主

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屣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雖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立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

潯陽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博士不羣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

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
去來辭表崔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于前妻
鋤于後潛自以先世爲晉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
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平
世號靖節先生

梁昭明撰
兩本傳

潛既絕州郡觀謁未嘗有所造詣惟至田舍及廬山
遊觀而已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家坐雖不
識主亦欣然無件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其飲
遲之潛稱疾不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常往廬山
遣其故人履通之齋酒先於半道要之便引酌欣

增補陶淵明集卷二

至

然忘返弘乃出與相問歡宴窮日

齊書

淵明閒田間水聲倚杖聽之歎曰林籜已秀翠色
染人如削胸襟一洗剌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徵士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竹者五柳先生傳
以自況談者以爲皆其自懷本趣也

張野字辛民陶淵明之甥也學兼華實善屬文舉秀
才府功曹州治中俱不就性辛友田宅悉推與弟
一廬之粟一味之甘分之九族躬自菲薄不改其
樂後以散騎常侍徵不就自號東阜老農
高齊書
張詮字季願性姿高逸帶經而鋤康悅欲以爲澤陽

令後以散騎常侍徵俱不起

劉程之者彭城聚里人也字仲思齊高祖號之曰遺
民云少孤事母以孝聞體貌中遠慮心方外周覽
百氏得老莊要旨適往自負不賺于俗雖候瘠在
躬鋤斧當前意湛如也常爲榮桑令已乃桑之入
廬山依釋慧遠居西林北澗上與雷次宗輩同修
西方力辭薦辟專心禪思安貧守素研極幽渺
歲卽于定中見佛光煥映天地如黃金色後二十
年庚戌正月寢疾六月初見阿彌陀佛以手接引
心甚喜私念欲得摩頂佛卽又爲摩頂覆以金伽

增補陶淵明集卷二

至

黎衣已又見身入七寶池飲八功德水既寤覺身
有異香二十七日酉向端坐而逝

史南

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縣令值廬山
靈遠足以往而不返過沙門慧遠可以服膺丁母
憂去職入山遂有終焉之志于西林澗北別立禪
坊養心閑處安貧不營貨利是時閒退之士輕舉
而集者若宗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
焉遺民與羣賢遊處研精玄理以此永日

周續之字道祖其先雁門廣武人也續之八歲喪母
哀戚過於成人率兄如事父從嚴章太守范甯受

業邇五經併緯候號曰顏子既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布衣蔬食終身不娶辟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江州刺史劉柳薦之辟爲太尉掾並不就高祖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既踐祚召至京師爲開館東閣門外數寺間時號通隱史南

齊書卷三

帝

暢莫不稱善

續之年十二從范甯受業邇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武帝北伐世子居守迎敵之館于安樂寺月餘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辟太尉掾不就書

續之入廬山事遠公劉遺民遁跡匡山淵明不應詔命稱潯陽三隱

宗炳字少文南陽潯陽人也性至孝居喪過禮爲鄉里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未高祖辟主簿及太尉參軍俱不就而東下入廬山與

釋慧遠居久之還江陵三湖已而二兄卒孤累甚累家貧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資皆受不辭其後子弟從祿乃悉辭不受焉高祖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兎且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長增虛佇南陽宗炳雁門周續之並擅操幽棲無罣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辟大尉掾太子舍人通直郎太子中舍人並不應悉圖所游諸山水于室壁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耳又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元嘉二十一年辛衡陽王義季與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教所病其清風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史南

齊書卷三

帝

測字敬微炳之孫也亦自都來廬山訪其祖故宅居之魚復侯蕭子響爲江州府贈遺之測曰少冇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力而進松木度形而采辟蘿盤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山

驛騎將軍豫章王嶷請爲參軍測荅曰何得謬傷海兎橫斤山木性善書畫傳其祖業志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于壁隱廬山居炳舊宅畫阮籍遇孫登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永業寺佛

彭堇皆稱臻絕南齊

甯次宗字仲倫南昌人也博學明詩禮不就徵辟立館東林與慧遠居嘗有書與子姪曰吾少多病又性好閑雖在童年志栖物表弱冠入廬山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宏聖道玩心佛理夜以繼日樂而忘憂二十餘年淵匹既傾良朋剝喪續以毀逆心慮荒衰遂與汝曹歸耕隴畔山居十年萬逾知命前途幾何迄今耄耋未至昏尚可厲志成來生之津梁偷樂空閒風心所志汝等冠婚已畢吾復何憂但願守全以保令終自今家務大小一勿見

海陽縣志卷三

美

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至京師立學難籠山數幸問資給甚厚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遷廬山二十五年詔曰前新除給事中雷次宗經明行修自絕諂命宜加引引以旌退素可散騎常侍又不就再徵至京師築室鍾山扁曰招隱猶乘昔操不入公門每自華林入延賢室爲太子諸王講喪服經南史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潯陽太守落日遙遙渚畔見漁父神韻蕭灑垂綸長矚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荅曰共釣非

釣寧賣魚者耶緬褰裳就之曰先生有道者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激激相忘爲樂食餌吞釣非夷非惡耶以忘憂于是悠然鼓枻而去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張季秀字文逸南陽宛人慧斐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泰軍嘗還都途經潯陽遊于匡山與季秀遇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南史

海陽縣志卷三

老

慧斐季秀隱居東林寺慧斐于山北構一園名離垢時人因稱爲離垢先生論者謂自達法師後將一百季方有張劉之盛隱逸

張季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爲安成王別駕頃之去居于東林寺性通率常冠敝皮巾躡蒲履執棕櫚皮屨尾服樂食散盛冬能跣于石上普通三年卒空中皆聞有非常香氣梁大宗甚傷悼之與劉慧斐書述其真白云南史

唐鄧世隆棲白鹿洞號隱京先生史盧白字畏名北海人也南遊九江至落星灣家焉

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太初元宗南遷至蕪澤廬
白迎謁道傍元宗旁問合肅近詩曰風雨撥却星
全家醉不知元宗賜乘舄上樽酒徐飲高越謂之
曰先生高不可屈盡使二子仕乎盧白曰野人有
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不則負薪捕鹿以養
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茲越愧歎

盧白以中原多故隱居廬山韓熙載荐之元宗召
至便殿訪以國事辭曰漁釣之人安知邦國大計
又因醉溺殿上伴爲諷野狀詔勿勅賜田遣歸

晉喻合字莊孫南昌人好學不慕榮達隱居廬山北

唐書卷三

天

臯布永歲食三十餘年吳主皓嘗徵布嘗不起

李潛隱廬山嘗撰乙卯記記太和中事乙卯太和九
年也

陳伯宜者陳宜都王叔明之苗裔也自閩之仙遊來

廬山隱居聖治彥陰嘗註司馬遷史記諸微不赴

就拜著作郎官志

世傳伯宜捐其宅爲九天使者廟而自徙居南庵

上既卒道流祀之以爲土地白玉嶠地主祠堂記

曰隱君陳其姓莫知其名何歟伯宜之後爲義門

陳氏

伯宜孫旺居德安太平鄉六世孫崇爲江州長史
治家有法累世同居南唐立義門以旌之

饒子卿隱居康王谷茅茨數椽不避風雨每漏濕則
張蓋于梁上而危坐其下終自無悶色茅烟輒易
謂之屋龍更衣十三賢共註廬山記

陳貺者閩人也與叔阮隱崇嘗峯下力田自食踰三
十載學者師之後徵至金陵且官之固辭不受賜
粟帛遣歸

蕭存者文元先生諱士之子也仕爲金部員外郎以
惡表延齡棄官去歸廬山子東爲邑南從事女嫁

唐書卷三

天

柳中庸韓文公愈少時爲存所知其後愈自袁州

入爲祭酒經廬山過其山居存諸子皆凋謝惟二

女在爲尼江州愈題其舊室曰中郎有女能傳業

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匡山題舊隱空將淚對

烟霞

鄭弘德有草堂在香爐峯下紫雲之墟弘憲高撫不

可汙則徵之于韋應物之詩耳居士近依僧青山

結茅屋疎松映風晚春池含苔綠紫花冒陽嶺新

禽響幽谷長嘯琴香林暮茲高世躅後白樂天就

遺愛寺側築草堂即鄭氏之舊隱也

元集盧河南人貞元元和間辟地來居廬山相辭澗
白香山在江州時嘗與往還白題元八谿居詩溪
嵐漠漠樹重重水檻山窗次第逢晚葉尚開紅
獨秋房初結白芙蓉聲水枕上千年鶴影落杯中
五老峯更愧殷勤留客意魚鮮飯細酒香濃又雨
夜贈元十八詩早濕沙頭宅連陰兩夜天共聽簷
溜滴心事兩茫然把酒循環飲移床曲尺眠莫言
非故舊相識也三年又有題元十八溪亭詩二元
皆居廬山下不知孰爲集虛

何乾羅不知何許人仕爲侍郎後隱廬山卒羣鶴鳴

峯之遷鶯谷

廬山志卷三

半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性或
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坐自若幘巾芒屨短
襦至所亦無齋裝惟日負布囊常括不鮮每沐浴
不脫衣就溪澗出而曝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
布雖白晝衣常參列人自昧之耳其可裸程乎堅
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醃鹽熟即啗
之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
與諸生曲講荷獲貨銀卽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

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生傳經
酒半斤炳聞之小哂而已

鄭元素溫韜之甥也朱梁時韜盜發昭陵石函鐵匣
中所得前代圖書及二王真蹟甚富其後韜歿死
元素盡得其圖書真蹟避禍南徙隱居廬山青牛
谷四十餘年所積書千餘卷

李受德化人爲太子少保乞歸廬山唐宗詒王珪司
馬光呂公著等餞飲于資政命賦詩以贈之其弟
東之以經筵官乞歸詒亦命珪等餞送如受當時
以比二阮云

廬山志卷三

半

子音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
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
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
未及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
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
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
偕老盲女死于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
復娶子偶問之哀生于愛愛生于色子娶盲女與
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
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

綠色而生愛綠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息則
九楊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子
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式笑子言之過子
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
告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
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王今庭式亦庶幾焉
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撫然不信也昨日有
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
奕有紫先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
食已數幸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

《柳塘雜錄》卷二

三

言之不妥也乃書以寄宿人趙果卿果卿與庭式
善且昔嘗聞子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

集忠

柳勅字公渙其先河東人徙居廣信登元符三年進

士任河南參軍疑獄立斷諸虞皆與卓然有聲時
徽宗惑于靈素誅求百姓公上疏不報歎曰主上
崇虛棄實朱道去矣吾既不能正君可負所學而
羈靡爵祿乎徑解組南旋道經湖口訪陶元亮故
址遂忘歸卜居焉吳公价曰靈素一疏有韓公佛
骨之諫萬隄五柳得元亮清逸之風真擬古人象

也江州柳姓自此始、

張夢祥彭澤人宣和六年進士欽宗爲金人逼之北
行夢祥被執不屈全主義而釋之退隱仁磯終身
不仕號曰仁山先生

唐汝舟字濟民臨川人也年四十五舉進士爲武陵
新春黃梅三縣令忽丐祠去歸淦城有一子出贅
於其鄉使自爲活母久溺公爲也已乃悉以其餘
財散之廬山諸菴寺而與妻張傳食其間諸菴寺
歲不過一再至至纔旬月又輒他徙衣不加紉浣
莫測所以度寒暑也錢幣無所挈持莫測所以應

《柳塘雜錄》卷二

三

緩急也人問往從之即深自避匿不與見故罕有

逢之者年六十九上下山峻甚駛後不知所終

蘇庠字養直丹陽人卜築廬山以琴書自娛樂與修

水李彭齊名世稱蘇李

庠丞相頌之族也少工詩燕軾見其清江曲大愛

之嘗爲銘其硯庠氣節俊逸不慕榮利徐俯薦之

朝特召不至命守臣以禮津遣又因辭後徙太湖

馬迹山

宋史

養直父伯固從東坡游養直屬玉雙飛水蒲塘詞

見賞于坡稱爲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名

養直辭師川應命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其飲徐亦素高于蘇是日養直拈突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者師川有愧色謝林

謝景僊愛紫霄乃昔奉高居故結廬焉

柳宏建呂人舉進士爲江州德化令過廬山愛之後

官九鄉歸築書堂于此今柳公巷其址也

九江志載柳寵其鄉里科第官品所至與歸林榮

室事併同其爲一人無疑寵宏字相類誤也

胡玢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吟工詩其系洛州詩

云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

江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季後人世

更悠悠玢與李騰友善騰廉問江西月旌不至

高擇聞种放名業宰豹林谷從之受業冠革薦之辭

不赴杜衍請賜處士號乃命爲大理評事固辭仁

宗嘉其守號安業處士詣州縣歲時禮遇之給良

田五百畝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

以顯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

固辭愛道士持素青牒爲白鹿洞主卒

劉凝之名續均州人天曆中舉進士爲額上令介介

不適于俗年四十卽掛冠去歸廬山歐陽永叔爲

之賦廬山高凝之既歸隱居落星灣嘗乘黃犢往

來廬山中尤愛資峯西澗之勝數就憩焉資峯之

僧因結茅以居之遂自稱西澗居士是時也田員

外郎陳舜俞以言新法謫監南康酒稅亦騎牛廬

山中與之往來龍眠李公麟爲之繪圖作歌其後

朱文公守南康時卽資峯舊趾立清靜退菴及靜

隱亭以表之

恕字道原凝之子也幼穎悟未冠舉進士爲人

重詼氣忿然諸精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逮顯德

事無鉅微貫穿融液如指諸掌司馬光脩資治通

鑑薦恕爲局僚王安石欲引真三司條例辭以親

老求監南康軍酒稅就養許卽官修書後至西京

與司馬光居數月歸道病風舉手足廢然猶時時

脩書頃之卒年四十七史宋

義仲字壯與道原之子也于書無所不讀不妄取

予恕卒之七年資治通鑑成追錄其勞官義仲知

社齋郎政和中編逸史義仲自汝州儀曹名爲編

修官至京師不謁權要未幾卽致事歸廬山一時

公卿賦詩郊餞三世繼美尤不易及云史宋

王阮字南卿韶曾孫也少好學尚氣節隆興初進士

對策極言宜遷都建康以圖進取殆熙中知漳州修戰守具金人不收侵改知撫州韓侂胄聞阮名特命入奏對阮對畢即出關侂胄大怒批旨予祠遂隱廬山

蔡元思德安人朱文公守南康時講學于白鹿洞元思從之遊隱居求志樂道不仕因倡道州間服行其化者甚眾元思之事文公猶孔門之有顏曾也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士君子聞風而起者眾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從子仿虞集表

瑞昌山志卷二

美

高天錫字竹洞彭澤人宋季嚴禁道學考亭之學幾于廢天錫獨究心理學審華實辨理欲往來白鹿洞學者咸敬信之卒之日陰臥正寢俄曰我欲還造化舊物矣奄然而逝

戴羽德安人隱居積學徵辟不就著武侯通傳及史

評

陳圓字德方嘗應制科有名稱已而歸隱後山後進多師之黃山谷贈詩曰城中咫尺雲橫棧獨立前山望後山又題其堂曰獨善

崔誠老名閻博學高邁不事進取廬於玉洞之上以

琴自娛名其廬曰睡足菴而自號曰玉洞道人

紫富春字歲甫湖口人崇禎癸未進士以母老得第後即乞歸養或曰以子地望中秘可期也曷少候答曰違親而甘進雖貴奚榮焉卒弗留時母方氏已替目衰疾矣朝夕侍疾親滌溺器及卒葬毀成禮墓之屋後日終不忍違離親也順治初兄初春新爲司空人又勸之仕富春不應卜築深山不交當世雖家無僭石儲畧不少間獲卒年八十有二鄉人高其節知與不知咸歎欣流涕焉

瑞昌山志卷三

辛

王一翥字子雲黃岡人明季康以國變隱於佳處之吳郭山茅屋三間蕭條高寄博學逸才詩文皆有天然之趣士大夫高其名輒推贈之旋付家僮半爲所竊不問也子材而天即埋山下傲延陵之風世咸呼爲楚狂云

黃堯彰字嗣庸倪文正公丁卯鄉試所錄士也謁選吏部李太宰日宜一見大奇之除思州推官仕至湖廣參政以母老乞養國變辟兵辰州苗菁間日縮一飯囊率僮僕踰園池徙倚其間蓋銘衣帶潯止水先生有深意也閏五年間道奉母以歸歸無以爲家領生徒教訓以爲適年六十三得痰疾正

衣冠而卒卒前一日自銘其旌帛曰明處士某某
樞聞者敬之

海陽縣志卷三

美

澤陽縣志卷三

樵菴文行遠輯

流寓

處山侯魏劉會稽人也

真靈位
某國中

李白轉側佳盛閒坐永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

併上所賜銀印以贖之詔流夜郎會赦還澤陽又

坐事下獄時朱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過澤陽

釋囚辟爲參軍

唐書

白香爐峯下有書堂址

乾元元年元子將家自全于漢谿上元二年領荆南

海陽縣志卷三

美

之兵鎮于九江方在軍旅與漢谿隣里不得如往

時相見遊又知漢谿之人日轉窮困嘗作詩慰之

符載字厚之岐襄人幼有宏達之志隱居廬山聚書

萬卷不爲章句學貞元中李吳觀察江西薦其才

授奉禮郎爲南昌軍副使繼辟西川常舉掌書記

澤潞制士美參謀歷協律郎監察御史元和中卒

楊衡者元和中詩人嘗居廬山人有竊衡詩而登第

者其後衡及第見其人怒曰一一鴛鴦飛上天之

句尚在耶其人遜謝曰此句知所甚惜不敢竊之

衡莞爾曰猶可恕也

唐詩
紀事

劉軻徐之沛縣人也天寶之亂自淮入湘至澧州爲僧師事慧朗後居羅浮讀黃老書從壽春楊生授春秋元和初乃踰嶺隱廬山萬杉之東與隱士茅君遊元和未登進士官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秘書丞史館修撰終涪州刺史有文章名各乃與韓柳並當其隱廬山東西二林碑記多其所撰皆不存書堂後廢爲凌雲菴

軻墓孟軻爲文故以名焉少爲僧止于諱章高安之果園後復求黃老之術隱于廬山旣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韓柳齊名

三

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問卷墓孟軻爲人秉筆墓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者翼孟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賣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

於荊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子謁集賢殿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子愚直嘗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韓愈少爲蕭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存頌士子也

韓愈頌士子

三

伍喬居廬山詩調清苦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傍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旣覺訪得喬乃領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第一

馮京字世奇先自河朔徙鄆京有奇志因父調南康軍官與兄元隨侍初主歸宗僧慧南善風鑑許以甲科後至幽遂菴愛其幽絕僧仁監留止讀書未幾擢進士第一今幽遂菴古松京手植也

李庭筠不知何許人嘗舉進士仕爲四門侍士獅子峯下書堂雙石出雲飛瀑在下亦佳境也

五代李徵古復卽書堂遺址讀書舉進士仕南唐爲

樞密副使出判洪州復過書堂召賓客置酒樂飲

作記勒石乃去後亦通鑑

南唐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意問舍五老峯下有野

夫獻地焉買之以爲書堂及卽位遂以爲寺卽開

先也故開先讀書堂以爲昭明者誤卽以爲後主

者亦誤

楊徽之字仲猷浦城人嘗肄業于潯陽廬山時李氏

據有江表乃潛服至汴洛以文投賀儀王樸深賞

遇之宋太宗索其詩以詩謝有十年流落今何幸

叨遇君王問姓名之句

地志卷三

里

辛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

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廬下偶與思

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掠於

新黃岡尋常飯此酒嘗曰此辛秀才酒耶官人識

其意卽給曰僕與辛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儕

何爲劫辛老所親哉歛所劫還之且戒曰見辛慎

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暴日中不

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

同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

酒終日其言疊疊似教似諫依于莊周淨名之間

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于彼而得

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旣備于歐陽文忠公之詩中

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脫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

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于廬山之下沒

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錄錄而得志願者視公何

如哉山谷跋廬山詩

元公寓九江適有潘興嗣孔文仲相與潘桓卜居得

溪山之勝而往還有友朋之樂嘗考潘作墓志云

先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曰濂溪書

地志卷三

里

堂且語興嗣曰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于其上

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孔作祭文云廬

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來寓其邦此願彼期

終爲鄰里如何今歸乃弔公子問二文可致也

廬山麓之有孔氏自文仲始也至今其地號孔家山

山有孔氏家廟吾郡修志有基進士者遵典祠廟

取孔氏家廟一則刪之曰郡邑例止一文廟何獨

吾郡贊此駢指也余力爭之不得取文仲集証佐

之始免不刪

孔平仲字毅父城東作九江非吾土人寓忌竊栖丘

墳之所宅舍此亦安歸錢官最閒暇因得治其私
松楸舊在望時復至郊折駕言上東原謁謁及露
晞草木新遇雨秀色可療饑念此道傍民散居在
山蹊新秋百物熟入城各有携芋送紫卵壯豎抽
紅筍肥穉香憶烹鯉稻白想流匙養生無不有美
味仍及時此土遂可教行當結茅茨雲水有深約
塵埃無盡期人生適意耳富貴亦何爲

孔延之字長源臨江軍新淦縣人孔子之後四十七
世孫官至尚書司封郎中賜緋魚服有子七人名
武仲者江州軍推官初長源樂江州之佳山水買

臨江府志卷二

聖

宅將居之故其子堇君于德化仁貴鄉龍泉原以
夫人楊氏附亦南豐爲之誌銘

熙寧初周敦頤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
下廬山之麓有溪發源于蓮花峰潄清紺集下合
湓江敦頤築之因取營道所居濂溪爲之號而築
書堂于其上

宋史

劉侖者廬陵安福龍雲鄉人也登元豐二年進士紹
聖詞科仕爲著作佐郎侍御史卒所著有龍雲集
南卻賦氣格近西漢詩書序記祖述韓柳銘誌豐
腴規模文忠子廬陵後進是繼六一云

宋史

余嗜酒不自檢束爲文詞剗剔瑕類卓詭不凡宋
薛蕙宋人右補闕登之後號書舍爲南窗書記秩滿
入廬山築室居之扁曰薛處士書堂後起爲禪議
大夫未幾復歸山題舊隱壁曰重來閒院靜喜對

故山青時服其文雅

書堂今不
如其處

李公擇常都昌人少與兄弟讀書舍都口楞伽院之
白石菴已而皆及第公擇以文學政事名當時東
坡常與之唱和黃山谷者其甥也

公擇在朝時以詩寄菴僧端老云煩師爲掃山中
石待請歸時欲醉眠然竟不克歸菴亦旋廢其後

臨江府志卷二

聖

西蜀人李復亦嘗居之而易其名曰白雲菴復死
又應勝國時豫章有熊處士亦即其址築室居焉
意慕官范祥寄詩云尚書舊隱在匡廬傳道新來
事已墟祠禹又令誰薦菊鬼神捨護藏書石泉
宛宛通池細川樹冥冥映日疎爲問豫章熊處士
幽栖消息近何如後亦廢

廬山
紀事

陳瑾卜居江州復有識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
南康

李逢吉書堂在凌雲峰下逢吉讀書於此已而舉進
士後卽書堂爲寺故名折桂

陳慕字必正少從陳瑩中劉壯與蘇養直遊廉靖有
守舉進士歷任州縣有聲或勸使求郡不從歷倅
洪潭明三郡歸以祖業遜兄寄寓後山號星灣
慕子華正臣以父蔭補官年五十卽掛冠歸號清
隱準子和成和仕爲楚州倅和子畦子從爲南漳
尉調靖州推官魏了翁奇而薦之不就以通直郎
致仕三世皆盛年納祿云

雁蕩天台看得足卻搬兒女寄蓬窓徑來漳水謀三
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各節逼真如醉白生涯領略
類湘麗向來萬事都休理且聽樓鐘一夜撞與公

增補廬山志卷三

宋

靈鷲曾聽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夏口囊中藏畫像
孤山月下認歌聲弱酒已覺華無蒂鎖匙今知珠
自明遠望夕陽殘雨後一番飛絮滿江城石門文
字中載此二詩云陳瑩中左司丹丘欲家豫章至
湓浦而止余自九江往見之贈以此作是瑩中亦

吾郡寓公也

石門文字

王庶字子南慶陽人以不主和議七疏乞免乃以資
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劾庶本趙
鼎所薦欺君枉上庶罷歸至九江被命奪職徙家
居焉

黃幹辭安慶命入廬山訪其友李燾陳密相與盤旋
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文公舊蹟讀乾坤二卦于
白鹿書院南北之士皆來集云

白鹿洞之爲公以二李傳嗣是讀書洞中者九人唐
顏朔南唐伍喬江爲朱楊叢之劉式劉元亨劉籠
段鶴元黃翼主洞者五人南唐李善道朱肱朱明
起明胡居仁蔡宗究與朱晦翁往來洞中者二人
劉清之陸九淵朱子門人講道洞中者十有四人
林擇之蔡沉黃幹呂炎呂燾胡泳李燾黃澗彭方
周矩彭蠡馮椅張洽陳宥有功洞中者十有八人

增補廬山志卷三

宋

宋周杰孫琛錢聞詩陳合朱端章黃桂劉傳漢元
崔翼之陳炎熊升明翟溥福李齡蘇蔡陳銓李夢
陽仰賀蔡清唐龍賢而祀洞中者七人諸葛亮陶
元亮周敦頤劉渙劉恕陳瓘王禕

黃澤字楚望家九江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勵
夢見夫子親授所授六經自是十餘年屢悟聖經
隱蹟之義而失傳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辛
年入十七學士李洞使還過九江請澤于濂溪書
院受一經之學澤謝曰以君之才觀莽歲之功何
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于經

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卽子不敢以二十季林下期君也

吳澄號草廬養疾九江濂溪書院見黃澤所著易經澄觴春秋指要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又得六經辨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

浮陽縣醢卷三

懷麓文行建輯

忠節

新蔡太守席謙鎮滋城聞梁武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爲陳伯之所殺父恭穆鎮西司馬死魚復侯難者也

潯陽周旭字孟威晉寧康中鎮於巴西爲符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者遣旭清道旭躬治達陌謂使者曰煩君與語氏賊符堅何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潯陽鑿堅堅聞之曰裕子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

其名耳乃苦加拷楚不食而卒歛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旭屍歛遇脾斷齒髡髮裂腹瞻瞻明亮迴盼賜堅堅觀而喜乃厚加贈賻死異

唐敏求字好古太平當塗人宣和六年進士調德化主簿盜起敏求挺身率眾捍賊虔力不能支諭以禍福賊憤詆觸諫而前遂遇害事聞加贈升朝官仍補其子楠將仕郎宋史

謝枋得至大都不食死妻李氏守節自縊于建康獄中長弟禹在九江以不屈斬於市季弟君澤君烈俱死于國事伯父徽明爲當陽尉與元兵戰死二

子趙進抱父屍死子定之賢而文累薦不起一門之內秉忠守節視死如歸皆由枋得身教于家使然也

謝登山集

李成遣其嘗馬進闕九江守臣姚舜明與江東路鈐轄趙士隆及副劉紹先禦之進攻益急士隆竭力捍守江東帥呂頤浩復南康遣統制巨師古援江州未至遇伏敗紹興元年正月以張俊爲江淮招討使高宗責以立功俊未至城已陷舜明紹先議縱火因棄城去士隆毅然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衆號呼曰無殺我趙鈐轄成亦素服其義不

兩朝綱目卷三

辛

忍殺之遂仰藥死陰裂帛書以示其子曰賊不殺我義不苟活汝輩得出爲我雪恥士隆六子同死者三人曰不忝不隱

景定間朝命蕭雷龍權衛州府事北兵薄城下不降後脫去與黃巡檢起兵見勢不可支與黃奔入闕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駭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宋史忠義

湖口鄒子之殉難也觀敵欲紀其事見予爲之立傳

乃嘆曰五從不死矣遂不復紀事而爲詩以哭之予初亦欲以詩哭鄒子見觀款作言簡意盡幾令人無復者墨處故予亦惟存其傳而不復綴以詩

詩話西澤

兩朝綱目卷三

辛

潯陽縣志卷三

樵菴文行遠輯

季義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嘗自悲感遊學京師還於陵谷中凡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同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男氏亦李又母與公親同季會遇于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白虎通

陸績年六歲于九江見袁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

墮地績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吳志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

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唐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讎但幽冥之惡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而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聞門大駭念其隱

語者不可知訪於鄰里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

詳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悲

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

目亦江湖之極境游人揖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

其間何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于是褐衣上元捨

身瓦棺寺日持箕帚灑掃閣下閣則徒倚欄檻以

伺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同居數

年無能辨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

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雋逸頗異常倫妙寂

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平生好爲人辯

疑况子之冤恐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之默行數

步喜拾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

者申春耳妙寂悲喜鳴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

申生也事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

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

日又加夫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

寂若不自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

路苟或釋惑暫報深恩婦人無他惟潔誠奉佛祈

增福海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煙人之爲僧

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

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開求解軍中振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備於江湖之間數年聞斬黃之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偶有名蘭者默往求備販賤其價蘭喜名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于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

卷二

五

昔待命蘭家器之書與羣備苦作夜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敬念視士寂印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關鎮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櫬中半是已物亦見其父及大常所服者番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秀處未嘗借出慮其擒一而驚逸也街之數年永貞年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罔而醉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尼洞微卽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讎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義於君

子與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軀豈醉明哲梵無他唯虔誠法象以報効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大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遊巴南與進士沈田會於蓬州田因話奇事特以相示一覽而後之錄

卷二

元縣人李時母病日携釜求魚于港不得大慟叩天

俄有一叟教之云時下舉釜魚可得也如其教得一蟹以奉母疾乃痊

卷二

江州民謝生者老病不肯服藥以夏月思生柑不啻饑渴謝搏手無策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

卷二

五

勝爲之穿裂詰旦已累結丹寶數顆曉摘以奉母食之病疾遂瘳聞者傳爲孝感遠近士大夫爭賦詩詞歌誦其美曰靈柑詩輒郡守王漑選釋詁書他邦夸廣其事惜其不上諸朝揭之史策使繼姜詩孟宗方應以示不朽時淳熙十四年也

江州陳氏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大百餘共置一半一犬不至羣犬亦背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僖宗時書詒旌其門南唐又爲

立義門免其徭役開寶初平江南知州張齊上言
仍請免其徭役太平興國七年江南轉運使張齊

奏免雜科淳化元年知州康戩上言陳說家

常苦食不足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就死從父

弟旭止受貸粟之半或勸其全受可得善價旭曰

朝廷以羣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

忘義爲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裴愈就賜御

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于淳古太宗嘗對近臣

言之張洎曰旭宗族千餘口世守家法季謹不妄

開門之內肅于公府且言及旭受貸事上秋賞之

淳化二年

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

平興國七年旌其門閭淳化二年本州言祚家春

夏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

江州范士奇累世同居元詔旌其門

以上元史

黃貴字天賜彭澤人萬學爲邑諸生父喪未葬鄰里

失火烈焰將及貴無所顧惟拊棺號哭火尋滅

潯陽縣志卷三

樵菴文行遠輯

閩閩

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太曆五季客於東

陽精舍讀書歲餘暮際忽有一美女服紅羅裙襦

容色甚麗有青衣婢隨來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

中平悅而趨之問以所適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

未相識遽爾見逼非所望于王孫也元平初不酬

對但求拜見須臾女從中出相見忻悅有如舊識

歡言者久之謂元平曰所以來者亦欲見君詩宿

淳化二年

昔事我已非人君無懼乎元平心既相悅畧無疑

阻謂女曰當任言之僕亦何懼女云已大人昔任

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門夫恒在使君家長丘

雖生于貧賤而容止可悅我以因絲之故私與交

迨君纔百日惡霍亂沒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

持千手千眼菩薩呪所願後身各生貴家重爲婚

姻以朱筆塗君左股爲志君試看之若有朱者我

言驗矣元平自視如其言益倍因留之宿久之情

契既洽歡慚亦甚欲曙忽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

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訖悲涕云後身父今爲縣令

及我年十六當得方伯此時方合爲婚姻未聞幸無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欲婚亦不可得言訖欲去廣異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家已數季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常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櫺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櫺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行來歸

遷葬

卷三

王

彭汝礪饒州人治平狀元熙寧中爲江西選判妻鄭氏適有曾氏子監洪州鹽米倉卒于官其妻養明宋氏有色彭意欲納之而方服未暇也後十二年竟如初志宋氏有姿色彭委順不暇或曰宋氏中間曾歸一朝官而彭不知結聖中彭典九江病革將逝命索筆人以爲必有偶頌乃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而件不打這鼓投筆而逝張深明妻疎妻楊氏工筆札有鉤距及疎顯多內寵楊妒之印與弟婿疏疎陰事竊出訟之下御史蔡置劫左

遷宋

江州馮妻陳氏美而無子妾衛氏生二男陳心忌之適馮貿易入蜀久未歸中秋夕陳置醵酒中召衛氏及二子說月舉杯相屬曰我無所出幸汝有子此酒爲自後之託耳衛母子敬受盡歡而罷樂發七竅流血死理訴于府尹置陳于法妻歸慘恨無聊強理家事畜一母雞歲生數子獲利數倍已售諸屠競忽作人言曰我君妻陳氏也殺妾母子上帝罰我爲雞償償將滿未免千刀之報傳語世間婦女勿抗拒夫子欺制妾媵身試我今日之報也

卷三

王

交游

王江州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一兒褰籃與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

世說新語

顏光祿延之先爲劉柳功曹在潯陽與淵明交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造淵明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一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潯陽雜錄卷三

本

匡廬山人造三尺童子齋數尺之書向于襄陽顧乞

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

衡江州在潯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

留行一片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

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

徐勣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

至圓抑揚曰大理評事劉圓流甚奇之

唐國史補

嘉禾陳舜俞令舉以員外郎言新法請南康與劉凝

之騎牛遊廬山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借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

嘉泰辛酉禾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蒲矣士有

以故例請者弗報費以啓束裝而俟又弗報怒而

索其費余適謁琴堂坐間焚與口占授札吏復之

曰伏承寵翰見索長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

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硯生塵未免舒遲之咎趙

客有辭而取壁楚人敢訝于弓弓所恨其刃已及

瓜而代太無由洗眼觀香錦之歸來更莫慨洪以

基光大畢絨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薩薩乃諸

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荅士擲其報章于門

潯陽雜錄卷三

空

而去闢者白之曰正自乏楮君就席以爲室問書

皮無所問里士不欲名夢與老儒自號牧齋精史

學議論壹壹起人意表需局凝重喜愠不形於色

獨微有卜商之短仕終安豐仲云

性

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

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耶撫卷太息欲一見之

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參師自廬山之陽並出而東

所至皆禪師舊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

虛與辭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參大虛今年三十六

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

矣此吾五人者嘗復相從平生者可以一笑死者

可以一歎也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惠日院大雨

中書歐大虛辭才

王景文質在太學與九江王院齊名且友善院嘗曰

聽景文談如讀鄴道元水經各川支架貫穿周匝

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崑行益增昏憤放舟假寐咎響嶂千重矣溫風如醉

林響一抹卧念江州先生感頭髮下夜兩燈前淚

可舒雅真隔世事秦箋四絕用志遠懷荆殘香舊

幾家存到處生涯一酒兒惟得柔奴偏解語離江

不是買愁村竹房半鎖是閒雲閣筆香添臉半睡

明日掃風肥銀曉一規艇子重思君石門彌明事

杳然涼窻半豁哭生烟蟬聲客路青山裡亦道團

沙學懶眠江邊垂柳舞舞佳那江上愁心賦厭多珍

重福因無別寄靈渠歷盡又萍荆江州余姓名心

度瑞昌人原名朝相字君卜

印竹

詩陽驪離卷三

樵菴文行遠輯

罷局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

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叙古

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訖

諸人追味餘言于時潯陽周續曰恨卿輩不見王

大將軍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

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

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

人疆盛時能抗同與此非常人所行乃親衰危必

典慰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舍不從遂共

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待

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

棋看勅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飲子納盞

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因舉賜醵謂

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張正見彭澤令屬渠季喪亂避地于匡俗山時憇僧

度搖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遂辭延納然以

禮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梁文惠傳中人

陽明先生遊圭廬天池山之佛手岩若擲出山外下

臨無底人無到者王乃局身徐步若龍蛇蜿蜒立

崑前聽頤而歎曰奇絕人服其膽太平清話

是歲鄒南阜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

相去十餘里南阜坐後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

策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南阜懼母舟野泊欲亟

得夫辟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

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

澤陽縣志卷三

卒四

強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僮喜謂不屬詞則不

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南阜退而深自慚悔

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還祥刑要覽一冊然尤悔

不能已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

梓地奈何以一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

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遇爲尉

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束帶以去遂爲世

慘人怒可輕試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

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而風中和因記之以昭過

謂不如是與家僮有喜心者何異南阜自記

澤陽縣志卷三

桂菴文行遠輯

方技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帖中有此帖其

著於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

君季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謙議君時守潯陽役兵

于山間斫石得一大石中空內有小石若碑版然

視之有刻文卽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隙不

解緣何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潯陽

得此拓本陳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纖纖結字

澤陽縣志卷三

至

互有工拙要之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

刻按逸少嘗在江州嘗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于

斯石歟意其掩沒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於石

間理不足惟世或以此帖爲虞永興書恐未必然

或處嘗臨此書故微翻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

中往往唐人臨撫爾洪纖拘放結體不一負賞者

自能辨之是月九日黃某於丹陽東齋書黃伯思

石本頭

廬山僧法堅以善醫者名久遊京師常賜紫方袍

廣濟大師後還山而卒

葉清受名鑑其隆興路儒學學錄博學能詩文善醫
精大素脉常入廬山採藥遇異人與款言夜夢其
人授二方以爲九治人良驗也

劉開字立之遊廬山遇異人授大素脉訣能預知人
生死期日遠近無不中者世祖台赴闕賜號復真
先生卒葬西古山

白岑曾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卒貢弄以求利
後爲淮南小將節度高適脅取之其方然不甚効
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于囊中乃得真本太原
王昇之寫以傳布

補西史

附錄卷三

突

王九達字曰達德安人也性疎放不羈游吳越間愛
三邵之勝遂家焉雲間諸君子與之筆墨酬倡比
爲陶九成楊鐵崖而刻苦工醫自悟心法凡遇奇
病治輒應手崇祿間典職太醫禁相國施錫述其
事甚詳所著有素問靈樞合類九卷又心傳九種
皆刻成書何即中萬化吳尚寶爾成韓侍讀敬序
行之

花自達號番石德化文學也天性純孝好讀岐黃書
目著有專經集併醫案晚得疾愈卒易簣棺食味
未飽勉留一日從容問曰事畢否知草率畧具即

起索筆視伸紙疾書曰生平無所好惟此兩三卷
一朝帶不來撒手歸太虛擲筆而逝他無遺言子
鑑字彰侯主醫學當事重其術兼欽其品亦著有
醫案臨卒從容與家人訣絕頰齋石時治崇禎
子病常服丸藥未及製端坐裁定一方且詳注炮
炙法書畢授其子兩囑曰毋令余中失此紙好胎
之兩泣請遺訓曰勉作好人善事畏友隨逝

蕭國柱號玉瑩德化人也少穎秀學舉子業不就真
而學醫得異傳于丐者以瘍著因到背發心戰遂
專攻大方脉理治病輒奇効問嘗語人口易者治

附錄卷三

至

病難者治藥今人非色病不延醫非色治不効之
病不延良醫故良醫之難不能爲庸醫治誤投之
藥則不能爲病者求可回之生矣其各論類如此
國柱不離俗而究以方外衣冠翺翔當道間年八
十餘得養生法美髯朱顏若神仙焉

劉特生瑞昌文學也性嗜醫名著于里主方不離參
善薑桂曰病無不從虛入者其好奇制勝王曰達
後特生又一李光弼也弱冠時即修淨土四五十
年精勤如一日晚得微疾沐浴起向西膜拜拜已
跌坐誦佛而逝

白樂天作廬山學堂燒什欲成而應開敗明日忠州
刻除書刊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蜀有楊良者善談詠游東南公卿間暫而多知自云
知數言頗不碌碌其得失以五行爲主不深信
路球諸君嘉泰辛酉來九江太守易文昌校尉之
徧見郡官余適在周養與坐上時韓平原得君權
震天下慶與因扣以所至良屏人慨然曰是不能
令終夫年壬申金也申爲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
金之剛者莫加焉曰曰劍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
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蓋支干納音俱爲火而辰

增補山經卷二

三

於水木實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
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未今乃遇之兆
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巳巳四孟全備二氣交
戰雖以致大受之禍亦以挺衝擊之失今衝者亦
頗知之多疑其丙寅歲病死以爲不可再值其實
不爲蓋火炎金液外強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
地一德轉萬物一氣衝執可解適是年固當光禍
耳未災頌也率運于卯火爲沐浴氣微而敗灰燼
鋒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
將萌宜其時乎變與相顧動色謹志之冊弗敢言

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卿祖洽來餉軍興檄
吳江袁丞韶入幕丞登科人有雋才余問其命曰
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謂亦俱在四孟而丁壬丙
辛皆眞化且于格爲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良前
說因以爲擬良作而曰惟其大分明所以非備比
特一化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既
而良言皆大驗乃嘆其神袁近歲以薦者改秩爲
宰蓋方晉未艾也

史注

唐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療疾甚驗誓不妄傳于人
有患疽求療治者亦必索其厚禮方與下藥多立

增補山經卷三

三

視人死時諱議大夫高適聞而欲得其方普行救
濟與之數十金乃與醫方以之治疾竟不効後至
九江爲虎所噬遺一小冊于道人上得之發視乃
發背眞方也卒廣傳於世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爲重華宮先宗既登
極羣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爲重明節如故事時先
君召還省闕過鄉邦琵琶亭新暑初祥小憩
亭上有術者以折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
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卿報乎重華
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

耳起立以數載講道之既而中實之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八六十之識無異豈天道證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紹興庚申歲明清侍親居山陰方總角有學者張堯叟唐老自九江來從先人適聞岳侯父子伏誅堯叟云僕去歲在汴廬正觀岳侯祭母儀衛其盛觀者填塞山間如市解後一僧爲僕言岳墓雖在但與王樞密之先坐坐向既同訛訛無異掩瞞之後子孫須有非命然經數十年再當昌盛子共識之今乃果然未知他日如何耳王樞密迺裏敏本

增補山陰縣志卷二

三

江州人產其母于鄉里有十子輔道既稚橫逆而有名字者爲闕封墓過橋墮馬死名端者待漏禁門蒼領水柱折墜穿面而沒後數十年輔道之子炎弼彥融以勲德之裔朝廷錄用以官把麾持節升宣內閣炎弼二子萬全萬樞令皆正印而諸位登進士第者接踵岳非辜之後凡三十季滿洗冤誣諸子若孫驟從縈繼進躡清華昔日言猶在耳

揮塵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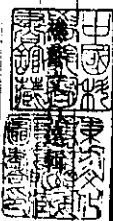
予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退而求其真蹟率不迨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

每作字必歎息不得其八相與表發比過金陵所見如廬山時至其畫筆則又過之追詰其所自蓋南康人陳姓名格從事于此十二世矣予固知刻人必不能至是以信乎平日一見爲不可易也凡技之善如庖丁解牛輪人斲輪宜以神遇而不以力會然後爲得况十二世傳習之久邪彼微幸於一旦之遇者雖資藉展轉豈得不自愧哉

增補山陰縣志卷二

主

真仙



廬山名賢傳曰彭蠡曾過彭蠡之濱造其名嶽今廬山是也

莊續居于南障山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扣其姓氏少年曰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丈許扣之即當相延先生如其言扣石石忽自開雙戶洞啓一小龕迎之入族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珍禽奇獸

浮陽縣志卷四

一

草木殊異真人冠王冠朱綬劍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真人曰子陰功未滿後合可期也授以玉酒併延齡保命湯噉之返顧遂失真人所在惟叩石宛然如初

莊裕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于此仙去宮虛尚在故曰廬山山有三宮上宮居嚴表人不能及有三石梁長十丈濶盈尺其下虛懸霄術士吳猛嘗於此巖樹下見一老翁以玉杯承甘露聚與飲次宮隔一谷有界城悉是平石兩邊有小圓峰呼爲左右帳立羣石如駝馬之形下宮在彭蠡湖際其山

有紫芝田四十畝常有二仙童探芝人若逐之但

聞呼曰徇客若見芝草寂無所見云寶壽記

劉越常邀康阜過其所居云山陰有石高三尺者即

吾宅也扣之即見我焉如其言扣之果覩異境有

二童子引見越越冠玄玉冠朱綬劍佩飲阜以玉

酒三爵延生保命湯一噉阜心知其異私念欲留

居之未出口越已先知之曰子未應留姑去他日

來未晚也既出恍然猶巨石矣後因號其石曰劉

越洞天

華子名期相傳九江人角里先生弟子受僊隱靈寶

浮陽縣志卷四

二

方服食之易皮如蟬蛻後仙去翔集麻源岡上晉書

洞天

隱仙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伯禹正機三

曰平衡方按命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

力舉千斤一歲十二易其形後乃仙去列仙傳

黃列子者嘗遊獵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逐跡尋穴遇

神芝服而得仙

前漢梅福傳福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人有

見扁于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或云吳門乃

洪州今有吳門鎮九江去亦不遠矣西漢書

袁本初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人共立廟宛州蘇

氏母病往禱見一人着白布单衣高冠冠似魚頭

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季日月

易得使人悵然太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

魏文
帝列傳

董奉字君異三國吳時閬之侯官人也有道術初在

南中交州刺史杜燮病死三日奉治之得復甦燮

因敬事奉爲築樓以居之奉不穀食惟飲酒啖菜

脯常求還諫章不得居無何忽從燮求棺棺成明

日而奉死葬之後七日有見奉于宏昌者因寄謝

廬山志卷四

杜侯善自愛啓棺視之惟一帛符奉役來居廬山

時時爲人治病有少年病癰瀝殆自載請奉奉使

坐齋室中以布五重緘其目敕家人毋相近俄有

物入其室徧紙之痛不可堪度其舌可大尺許氣

息如牛久乃去始解布與少水飲旬日少年體盡

赤無膚痛甚又旬日生膚如凝脂癰盡愈

真仙
通鑑

奉爲人治病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

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餘萬株鬱然成林乃使百

禽羣獸遊戲其下竟不生草常如芸治後杏子大

熟于林作一草倉榜示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

但將穀一器易杏一器去人有置穀少而取杏多

者虎輒吼而逐之奉得粟盡以散之貧者

集仙
傳

奉居廬山時常大旱縣令于士彥謁奉求致雨奉

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何可得雨耶于令卽

身率吏士爲起屋屋成欲取水沃泥圻壁奉曰毋

庸日暮自當雨其夜果雨

神仙
傳

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人害奉以一符奠水中

少日蛟死浮出

神
記

人有女爲魅所崇佗師不能治其人謂奉能已之

當以女爲君嬪奉卽捕魅斬之乃大白繼也其長

丈六尺女遂歸爲奉嬪然不孕奉爲見一女子使

養之女年十歲而奉仙去嬪與所養女獨居賣杏

取然虎爲守之如奉在時

真仙
通鑑

廬山記言奉在人間近三百季

廬山西南七十里有湧泉觀昔太極仙公葛玄煉丹

于此感致泉水自石竇中湧出流百餘里入潯陽

湖溉田極廣其地舊多水蛭農人患之仙公刻符

于洞門之下水沃其上自此水所及處皆無水蛭

之患遠近賴之後人鑒此符移于湧泉觀中但舊

跡在耳而靈驗不改

真仙
通鑑

廬山道士劉某將遊南嶽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主至貧復查一子未有以殮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來但撫膺而號曰可惜可惜劉出視之見面白如雪極兩鬢鬢者徑入其家負尸而去莫知所之

稽神錄

王敦據武昌將叛許遜吳猛郭璞欲說止之璞先以謠言見殺敦又欲殺許吳許吳心知之欲去不可乃擲杯爲鵲翅翔果聞果懼咸仰視之許吳遂隱去至江上問舟欲東適舟師無與共持舟者不得行許吳曰第具舟吾爲若行之乃以兩龍挾舟騰

齊東野語

五

上鄉鄉行虛空舟戒舟人無竊視遂東至廬阜之上許吳因欲觀上霄之勝稍卑之舟兩舷浸木槓槓有聲舟人疑而窺之龍怒委舟去舟遂墮于上霄之巔摧碎惟觸底存焉今觸底池其遺跡也許吳乃授舟師丹訣使隱上霄後成地仙

仙傳

吳猛以二龍負舟一宿至宮亭湖

漢書

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至州猛將弟子登山遊觀過聚三石梁也見一老人坐桂樹下以玉杯盛甘露與猛猛飲其半以其半飲諸弟子又進至一處見玉宇金房輝彩眩目多珍寶王需有數人

與猛共言若舊識爲猛設玉膏猛弟子竊一寶欲回示世人果卽化纖細如指猛使還寶果復如舊吳猛將弟子登廬山過石梁見一老坐桂樹下以玉盃承甘露與之庾亮過石梁亦見一老人云

吳猛嘗守潯陽參軍周家有狂風暴起猛卽書符擲屋上須臾風靜

搜神記

山神徐受封直廬吳猛經過山神出迎猛語曰君主此山近六百季符命已盡不宜久居非據贈以詩曰仰瞻列仙館俯察玉神宅曠載暢幽懷傾蓋付

三蓋傳

潯陽山記

六

潯陽孤石山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嶽便聞長嘯聲甚清激及至峰頂見一人箕踞石上

吳興

陸修靜字元德吳興人宋大明五年始來廬山明帝時名至建業立崇虛館以居之而會儒釋之士講道華嚴寺修靜固求還山不許頃之卒封丹元真人修靜行嘗攜一布囊死之日其布囊乃懸于廬山舊隱之樹杪焉

初楊羲等得道與紫微夫人諸仙遊諸仙各授學道口訣并說羣仙事跡楊許退錄其書流傳吳中

有司馬朗得之常有雷電光怪晉人陸修靜又得之遂成此道宋武帝封修靜爲簡寂先生即陶隱居世師也

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聲掘深二丈得湧泉泉中得木簡長尺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黃

世祖頓盆城城內無水欲鑿引江流試掘井得伏泉九處皆湧出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稱所領季子廟舊有湧井一所廟祝列云舊井

廬山志卷四

七

北忽聞金石聲即掘深二尺得湧泉其東忽有聲铮铮又掘得泉湧湧若浪泉中得一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隱起文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請起活簡木堅白而字色黃謹按瑞應圖混井不鑿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孔氏世錄云叶精帝追孔書明巧當在張陵宋均注云張陵佐封禪一

廬山仙人也

曰勸觀者唐開元道士劉溫成故居有丹井藥曰及十種杉本大徑丈餘然歲久中空上折孫枝附生其間亦數十圍矣東坡先生嘗獨遊開暮聲於古

松流水間此其處也初唐高宗以老子降詔天下皆建白鶴觀九江之觀在德化之白鶴鄉景德中又詔天下建景德觀又建隆興觀郡即白鶴易名以應詔復遷今觀于山陽宋太中祥符中改名承天觀然後人仍名之曰白鶴舊名古相壇者也劉混成者名京和其先彭城人後遷都昌五穆里劉氏其族也居白鶴久之留其弟子何子玉守舍自入五峰石室種木瓜爲食煉丹成年八十六別其弟子范仙舟而遊舉棺將變空無有矣人或從之祈禱往往有奇應者子行山中見山中奇勝思古

廬山志卷四

八

之所謂弘衍博太真人庶或見之然而辭涉口淺塵累積深莫得承風於萬一乃徒見古人隱者與縉紳先生之遺跡于木石間千古之慨豈獨其粗

哉
虞集曰
鶴觀記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得味外味茶聲花院靜幡影石幢高之句爲尤善余嘗獨游五老峰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茶聲然後知此句之工又曰子素不解基因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閉門晝寢獨聞棋聲于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之備守張凡中

日從之戲余亦偶坐竟日不爲厭也詩曰五老峰
前白鶴遊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
一士誰與共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敲
枰對坐誰究此理意釣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迂迴
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
耳蘇軾白鶴
觀詩并序

楊保宗不知何許人及笄許聘矣忽有悟去爲道士
入廬山崇善觀却粒煉形南唐元宗聞之詔赴闕
引入禁中見諸嬪御賜紫衣金錢諸嬪御競施服
玩珍珠綵綉數逾千萬詔新其宇尚書郎韋熙載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九

換記賜額曰眞風觀又詔臣下作詩送之保宗慕
蔡尋眞李騰空之爲人亦能以丹藥符籙抹人疾
苦服則至屏風臺南北瞻禮二祠保宗老而有少
容既歿貌如生舉棺甚輕蓋尸解云眞仙
通鑑

眞風觀記畫載當時施財諸嬪御姓氏其稱大寧
公主永嘉公主者李景女也集

蔡尋眞者侍郎蔡某女也李騰空者宰相李林甫女
也切並趙異生富貴而不染貞元中同入廬山蔡
居詠眞洞天九疊屏南李居九疊屏北凌雲峰下
並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三元八節會于詠眞洞

以相師資講道九江守許渾以狀聞昭德皇后賜
金幣闕土田已而蛇去門人收簪簡盡于舊居鄉
俗歲時祀之不絕其後昭德崩許渾入朝因請賜
觀額以昭追奉詔以詠眞洞爲尋眞觀騰空所居
爲昭德觀

陳東靖康中飲于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
不之顧乃去倚欄而歌望江而詞清越東不覺
傾聽視其衣雖故敝然時時揭衣爬搔微露其膚
堂潔雪如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
塵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十

驚感山青鑑鐵板閒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
却騎黃鶴上瑤京露冷月華清問詞孰爲之日上
清蔡眞人也言訖得數錢卽下樓去亟使追之已
失矣夷堅
志

宣和中太學士人會飲任氏酒樓有婦人粧飾甚
古而無左臂執鐵拍板唱云日上清蔡夫人法駕
導引曲也妾本唐人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今
遊人間因求飲與之盃飲出門忽不見李定
記
許栖岩唐貞元中下第市一舊馬請道士筮之得乾
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曰此龍種也栖岩御

之人獨謁魏令公經劍閣馬失足墜于萬丈之壑
仍得無損信馬行數十里至一洞口二玉女叱之
曰汝何人乃遽至太乙元君之室耶元君召見之
問栖岩在人間何好曰常好誦莊老及黃庭經元
君曰于中何句是汝受用處栖岩曰莊則真人息
之以踵老則其精甚真黃庭則但思一部壽無窮
元君曰坐汝頗知道命玉女酌石髓飲之少選仙
童馭鹿與龍至請曰東皇君廷詠月元君携栖岩
隨往至命之拜東皇君東皇君曰汝許長史孫也
宴間東皇命玉女歌青城丈人詞歌畢元君與栖

海陽縣志卷四
外山諸山

七

岩返栖岩喜得過壑再拜辭歸元君曰石髓飲汝
已得人間千歲矣願無漏泄無荒淫當得更見吾
也栖岩將行元君又屬之曰汝馬吾洞中龍也因
傷稼故謫之耳汝歸可于涓溪解之當化龍去時
唐大中五年也栖岩歸後隱屯廬多有入見之者
列仙傳

錢明字內光南昌人以五經及第開成中仕爲安南
副都護光祿卿隱歸廬山師東嶽廟徐道士得補
膺還元服煉長生之術年百五十歲諸玄孫皆皓
首而則猶少容精神如四十許人吳越王錢鏐迎

至錢塘師事之退而傳其術傳曰動忽曰適爲上
清所召須去俄氣絕顏色怡暢如生異香滿室閉
自錢塘還居簡寂觀久之乃死真仙通鑑

呂巖字洞賓蒲之永樂人也以四月生汝號純陽子
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五龍君傳劍術
宋史曰關西逸人呂巖善劍術年百餘歲步履輕
捷頃刻數百里人皆以爲仙云

呂在襁褓馬祖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外
物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
遇火龍真人傳天通劍法會昌中長安酒肆遇雲

房先生遂得其道

海陽縣志卷四
外山諸山

三

呂游歸宗寺鍾樓壁曰一日清閒自在
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道有資休尋道對

九江張相煉丹服食洞賓憫其好道心切化一術士

訪而救之張自負恃服食已久必可飛昇略不加
禮洞賓顧去但見座間有詩云可借九江張尚書

服藥失明神氣枯不思還丹本無質翻餌金石何

太恩後果雙目不見而終致虛堂

熊得融荊州人於九疑遇異人得道隱廬山咸通二
年生遊

孫晟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工于詩少爲道士居廬

山簡寂宮後易儒服調唐莊宗于鎮州用爲著作

即天成中奔吳烈祖得晟甚喜以爲左僕射唐

唐道士郁法遵居廬山簡寂觀道行精確獨力校

已歷數年全無徒弟忽夢玄中法師謂之曰汝無

人力甚見勤勞今有二童子所恨年小耳既覓話

於果出山過民王家有孩子年纔一醉見法遵抱

其足不肯捨遂去晝夜啼號不息遵復至則欣然

後數年父母即捨爲童子又一小兒姓劉服有正

色充父母疑其館異因炙眼尾其光遂絕已四五

歲亦捨在觀中相次入道果符玄中夢授之語矣

錄具

唐茅安道廬山道士能書符役鬼幻化無端從學者

常數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有項二

弟子皆以歸養爲請安道道之仍謂曰吾術傳去

盡資爾學道之用卽不得盜情而術其術也苟違

吾教吾能令爾之術臨事不驗耳二子受命而去

時韓晉公浚在潤州深嫉此輩二子敬往修謁意

者脫爲晉公不禮則當遁形而去及召入不敬二

子因弛慢縱誕攝衣登階韓大怒卽命吏卒縛之

於是二子乃行其術而法果無驗皆被擒縛將加

誅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見蓋師之見誤也韓將

併絕其源卽謂曰爾但致爾師之姓名居處吾或

釋爾之死二子方欲陳述而安道已在門矣卒報

公公大喜謂得悉加戮焉遽令召入安道麗眉美

髻姿狀高古公望見不覺離席延之對坐安道曰

聞弟子二人愚騃干冒尊嚴今日命之短長懸於

指顧然我請語而愧之然後侯公之行刑也公卽

臨以兵刀械繫甚堅各致階下二子叩頭求哀安

道語公之左右曰請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術固

不與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硯水飲之而嘆二子

當時化爲雙黑鼠亂走于庭前安道奮迅忽變爲

巨鳥每足攫一鼠冲飛而去晉公驚駭良久終無

奈何集異

紫霄泉州人龜形鶴步日角有告字爲玉霄道士遇

異人有所得閩王昶師事之封正一先生月給精

沈焚燒火半熾卽沃以蘇合油聞公去隱廬山棲

隱洞南唐後主召至金陵賜號金門羽客并紫金

不受開寶六年卒真仙

嘗有僧翔亭于溪澗惡頑石爲礙欲去之用力甚

多而不能平紫霄曰此易耳結印喫水命斧擊之石應手如粉江野史

黃損連州人有志舉于廬山與衆維翰宋齊丘相

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遊

五老峰遇盤石小憩頃之有叟長嘯而生指維翰

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

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

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

何怨乎後皆然鍾惺前定錄

陳搏常游廬山今日鶴簡寂俱有詩

廬山志卷四

五

許堅字介石布衣道者也唐末君簡寂觀死金陵久

矣宋景德中兵部侍郎陳靖游廬山早堅出謁于洪

井山談甚洽靖後至金陵乃聞其已死焉舊志

朱震子發易解曰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既既傳

許堅堅傳范諤昌昌傳劉牧蓋景德中堅尚未死

云

廬山隱者李潛序麻衣道者正易心法言符之廬

山一異人或曰即堅也朱晦翁曰麻衣易湘陰王

薄戴師愈作托之麻衣其易凡四十一章

張勝之景以古學尚氣義走河朔與冀州一俠少游

後俠者不執事敗景亦連繼捕之甚急遂改姓名

李田通竄四海所至即題曰我非東方兒木子也

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識我踪跡一氣萬物母蓋景

嘗撰河東柳先生集序破題曰一氣萬物之母也

世盡知之景所以過題者亦欲導于知已簡寂觀

道士陳履常善奏章能游神于冥冥景以李田姓

名謁之求奏一章以央休咎陳許之一夕天虛夜

清冠簡精格自初夜抱章俯伏于露壇後夜方起

起忽譴之曰陰冥之事爾尚欺之况人間乎吾上

及三清下逮九幽閱籍無李田者子以欺陰固無

廬山志卷四

六

休後矣景終于散官壽不五十陳康肅堯咨知

荆南僻其道窮爲墓于龍山落廬在荆江之流陰

枯桑廢田子孫凋零盡爲漁樵備估嗟哉陸魯望

所謂莫倚文章庇子孫集三十卷行于世吳郡文

錄野

餘于曾應之自少有志經世之學淹貫六藝旁綜史

氏記及百家言蓋嘗薄遊江淮覽觀山川形勢畫

戰守策其言鑿鑿可用顧當世公知我者退而湛

思一室自先儒治心養性之說區不觀既又曰吾

之身存然後得以究吾之學則夫道家者流所謂

高神保氣云者固不得而略也遂之廬山入太平
宮發其兩篋所有窮日夜以讀盡得其指歸曰黃
帝老子之言道也後世神仙方藥九還七返之訣
術也道吾所當求術有不必泥于是研精陰符道
德二經累年然後闢其妙又謂周易參同契二經
之羽翼也併爲之註釋合凡數千言頗用其法以
自煉養年今六十有六矣視其色如渥丹兩目盡
碧或曰子儒者從事于此得無爲聖門罪人乎應
之曰嘻子言是已然嘗思之人之所以有生者受
命于天也儒者欲全其所予之理道家欲全其所

增補山陰縣志卷四

七

賦之氣夫理與氣豈二物耶西山跋應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
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間之言以告予曰庭
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
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
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
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
老盲女死于密庭式器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
娶予偶問之哀生于愛愛生于色予娶盲女與之
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卷

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綠
色而生愛綠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息則凡
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子深
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子言之過子曰
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氏女勸叔入蜀親友皆告
絕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
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
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撫然不信也昨日有人
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
紫光志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

增補山陰縣志卷四

六

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
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
昔嘗聞子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
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
東坡居士書書劉庭式事

道士陳景元字大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建昌南
城縣人師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遊天臺
山遇鴻濛先生張無夢授秘術自勿喜讀書至老
不倦凡道書皆親手自授寫積日窮年爲之痴僕
每著書千煖藏之有佳客至必發函具鉛槧出客

前以求點定其樂善不已復如此然不泯交未嘗與俗子將迎惟相善法雲寺釋法秀人比之廬山陸修靜交惡遠也初游京師居龍泉觀衆請開講神考閱其名詔卽其地設青天大醮命撰青詞以進既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今師名又改章服累遷至右街副道錄乙卯乞歸廬山復以羣親爲請詔賜白金助之既歸行李無他物百擔皆經史也所居以道儒經書各爲齋館而區別之四方學者來從其游則隨所類齋館相與投臂于是人人得盡其學而所歲號爲完書所役二奴一日

海陽縣志卷四
增廬山書

元

黃精二曰枸杞馴而不伐真有道者之役也一時大臣如王安石王珪喜與之游初歸廬山與安石作別安石問其乞歸之意景元云本野人而今爲官身有吏責觸事過嫌猜不若歸廬山爲佳耳安石頷其語書靜几間曰官身有吏責觸事過嫌猜野性難堪此廬山歸去來復書其詩後云眞靖自言如此蓋喜其不素請也又嘗與蔡卞論古今書法至歐陽詢則曰世皆知其體方而莫知其筆圓卞頗服膺生平不喜作草字惟欲正書大抵祖述王羲之樂毅論黃庭經下逮歐陽詢化度寺碑耳

故其于古人法度中粗已贍足當其啓手足之時年已七十沐浴改衣韻語長嘯一聲正坐而逝其語云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復吾真宅

凡手自校正書有五千卷注道經二

卷老氏藏室纂微二卷靜莊子十卷編高士傳百

卷所著文集二十卷以至作太洞經音義集注寶

寶度人經凡有蓋于學者莫不致力焉宣和書譜

皇甫坦字履道臨淄人也後避地入蜀居峨嵋山常

暮行風雷中聞人有呼之者顧見一道人卧小菴

中因留與抵足眠坦自覺熱氣自兩足入蒸蒸泮

體甚和適比曉道人去曰他日可訪我于靈泉觀

坦後往靈泉求之始知所遇者妙通真人朱桃椎

也其後復與妙通具會酒肆中盡得坎離虛實之

旨內外二丹之秘常晏坐不寐其兩足外蹠皆平

僂頂有珠光管歌曰山頂紅日出藥苗新欲將心

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紹興中顯仁太后

患目醫國醫不能療太后夢黃衣道士髯而長耳

自言能治目翌日高宗詔有司物色之時先生方

南游自稱目擊臨安守張偁廉得之以名聞詔入

見慈寧殿坦爲嘯呵布氣目卽愈醫脫然矣又

詔療僊詔頭親覽亦即愈辭還山兩官賜資甚厚皆不受受香茶衣服留一扇曰內人病寒熱者扇之當差高宗因使資御香禱青城山丈人觀還過妙通舊隱因請建觀宇且爲讚其像其後宮人果病瘧扇之皆愈

通鑑

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將南還欽宗挽其輪而泣曰弟與吾同歸得爲太乙宮主足矣后泣然與之誓曰吾苟歸所不迎汝而南者當育吾目既至高宗無迎淵聖意后爲之慨然俄而其目果育有道士應募入以金針撥其左目醫即脫瞭然矣后大

增補通鑑卷四

三

喜復使治石目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能知吾隱欲留而厚報之道士不可漫曰得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忽不見于是詔成都帥王剛中修朱仙觀且以朱仙真圖寢視之宛然瞻目道士也

朝野遺記

益保清虛坦應詔至賜紫衣絛履御書黃庭道德陰符經復辭還山詔築室廬阜以便往召兩官賜金爲築室費不受賜御書清虛卷額詔繪坦像御贊之既內禪又召見康壽殿館西湖顯應觀西齋堂曹助爲館伴兩府官問賜沉香二百兩御西芝草扇御書贊乾道改元坦游武當至襄陽有詔追還賜御書靈寶度人經壽聖皇后所書清淨經乾道三年復命持香往禱濤山廬阜青城前後凡四赴名自青城還遂不出德壽歲時道問不絕屢詔不赴淳熙五季秋七月坐逝

增補通鑑卷四

三

廬山錦綢峰下有神泉宋紹興間皇甫履隱斯山高宗名其居曰清虛菴光宗在東宮問履所乏履曰但水差遠光宗特書神泉二字履持歸菴傍穿小井方施春鍾而泉遂出故名

胡用琮遇道流于雲堂留之飲酒既醉道流以刀刻土漚酒嗽津和之成墨以授用琮投之几上鏗然有聲翌日視之紫磨金也其所刻土處有泉出焉甘而不竭人皆以爲呂洞賓故謂其堂曰授墨泉曰墨仙皇甫坦常採其事聞于德壽

劉廬谷善修菴術者還丹篇言以智慧性斷煩惱

萬境俱寂返真復命從有人無有無相通之秘凡詩百章朱文公嘗與談易論還丹之旨贈以詩曰細讀還丹一百篇先生信筆亦多言元機漫向經書覓至理端于日曉存二馬果能爲我取五芽應自長家園明朝酒醒下山去此語更從誰與論虛谷後以乾道九年步月登青牛洞絕頂端坐而逝黎仙峯在漢陽峰側廬山絕頂也女真黎氏栖隱處黎既仙去人因祠祀之其後禱雨輒應復繪像祀之祠今廢

柱心淵不知其名人謂之柱風子隱居飛雲洞後尸

辭去

謝自然年四十四始還遊至靖廬

廬山有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發命弟子置五老峰下徐焚之然坐其旁烟盛不相辨忽躍起已

在峰頂上

逆書

鄂州劉德本避亂廬山遇鹿裘道者與俱至五老峰下深洞中有大石門正開一老人扶策倚門立見德本即邀與俱入乃大石洞也洞中別有天地風日和照花樹芳蔚異人境行數里有大宮殿金碧煥爛呵衛嚴甚榜曰紫元景曜之門老人曰此

九天使者所治也德本欲求見使者老人不可因復出門遠巡失老人及道士所在洞天臺愚按此詠真非太平宮亦絕不在五老峰上靈境化見正與竹林寺相類耳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羽士體貌魁岸飲啜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于冲舉魏王之鎮薄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蕙于道館廻翔嘹唳若自天降羽士且驚且喜焚香竭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灑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驚翌日舉餐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知果處士陳沉聞之爲絕句以風曰嗽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路彼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翅最

黃洞源者桃源洞人也善道術幼治鬼神號三洞法師時有童子羅栢庭以造異境得仙洞源慕之乃行求靈域得紫霄峰下石壇築菴居之亦貌有所遇已而無所遇又還茅山其徒蕭冷然忽見栢庭問黃尊師無恙乎歸以語洞源源曰吾且去矣翌午遂逝洞今不知處

李道冲潯陽人不茹葷酒傳法錄于異人結菴紫霄而講莊老忽語人吾欲遠遊且不返衆未悟就沮留之及午而逝

廬山卧龍菴有劉道人自云百餘歲碧眼不粒食惟食相飲水每客至必先知之欲往見不果楊龜山有詩懷之

龜山文集

黃知微得道伴狂人謂之黃風子一衲百結寒暑弗易行常携兩囊隨所得雜投其中而不臭穢名曰錦香又善噫氣噫輒經時不絕響微雲漢素不攻詩而多佳句如溪雲拂地送殘雨各鳥向人啼落

海陽雜記卷四

三

花萬里碧雲開暮色一條銀漢在青天之類皆可諷詠後死宮側

白玉蟾瓊州人姓葛寄任俠殺人公命之武夷事陳泥丸爲道士自稱靈童童景洞天羽人往來廬山間王蟾集載廬山詩文甚多

留正之詩孫留元長與白玉蟾同師陳楠玉蟾嘗言紫微垣中九皇星之三曰紫清紫元紫華以誤較劫運之錄降人間十世已乃紫清也元長因號紫元去

廬山自南行十餘里有鷄山山上有石鷄冠距如生

道士李鎮于此下住常寶玩之鷄一日忽摧毀鎮告人曰鷄忽如此吾其終乎因與知故訣別後月餘遂卒

幽明錄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果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無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

海陽雜記卷四

三

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夢溪筆談

黃孟穀嘗言于任城客邸遇一人豐頤長鼻頭著青帔身披布衲手提一扇來謁胡與之言則道流也須臾拉上太白樓曰舍幸無以爲娛聊與君飲遂袖出一盤如赤玉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二杯則琥珀也胡意安所得酒饌乎未幾以盤向空言曰取無覓饌來忽見鹿脯滿中杯紅香撲人矣道人曰明月在酒清風滿襟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之頃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相對

鳴舞胡不覺五體投地曰凡夫不知聖賢願知此
身昔所從來今何抵止幸一爲指示道人曰人有
星宿降攝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真仙再來身有山
川孕靈身有鬼神託現身汝是匡廬山伯來身所從
來止所從止後當日驗胡以在朝諸大寮問無不
指示欲再問忽聞意外大聲曰盜道多言有趨不
審道人曰余過矣余過矣遽起長別不知所之

趙東
乙利言
胡應麟甲

顓者周姓自言建昌人也年十四歲患顓疾父母無
暇拘之入南昌乞食于市將三十年元時天下承

海陽縣志卷四
風俗志

三

平已久顓者每見顯官大人輒曰告太平人不知
其異也無何亂兵四起羣雄割據殺戮無寧日時
稱偶漢陳友諒者入南昌明太祖督師取南昌顓
見之東城踰階拜道左時謂顓人叱弗顧也太祖
還建業親出督工顓者又來謁則數數曰告太平
朝夕屢遇之所告如前又嘗以手探胸曰蚤子蚤
子問幾何曰二三大氏謂諸友側須討平也太
祖命製新衣易之蚤無有但腰帶中藏菖蒲長三
寸耳無時口說婆娑反或歌曰世上甚麼動得人
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娑娘嫂裡人諳其故曰你

只這般只這般其語不可究詳多如此太祖久亦
厭之命蒸顓者以缸覆之般用五尺圍蘆薪般已
啓視之無恙也如是屢般如初太祖笑釋之安寘
於蔣山寺已屬主僧命斷食飲期以一月清齋亦
了無饑色諸軍將士爭致酒餽供之食訖吐弗納
也太祖召共食則醉飽如常立謝道左以手畫地
成圖曰打破箇桶做箇桶未幾太祖西征九江問
之曰此行可乎應曰可曰彼已稱帝恐難與爭鋒
顓者故作顓態以手向屋上仰拂曰上面無他的
太祖携之軍中至安慶無風問顓者曰只管行只

海陽縣志卷四
風俗志

天

管有風無胆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爭沂流上不
二三里風發直抵小孤顓者至湖口索食太祖與
食之若告遠行狀太祖縱之往遂莫知所之甲辰
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午克吳越下中原定閩粵
天下混一癸亥有僧赤腳名覺顓者自言于匡廬
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有所陳問爲何曰
國祚太祖不引見但賜御製詩二章赤腳僧居四
年不得請仍去匡廬又六年太祖弗棄赤腳僧又
至稱天眼尊者周顓仙人敬致貢藥服殊驗勸問
赤腳僧踪跡曰住天池寺去若五里餘俄有徐道

人來言竹林寺中見天眼尊者問坐披草衣者即
當今所詢周顒仙人也天眼周顒有和詩見石上
太祖謂詞字殊異尋常國之休咎已決于此嗚呼
異哉其事詳廬山太祖御製碑中

太祖率仙詩匡廬之巔有深谷金仙弟子巖爲屋
煉丹利濟幾何年朝耕白雲暮種竹

唐道士雷提點者不知何許人聰明博達驕一白鶴
出入隨之常于石上讀楞伽經與太玄張道寧善
口常好言我是廬山人後不知所終太玄張天師
請雷提點住醉石觀疏醉非真醉空留石上之痕

廬山志卷四

三

歸乎不歸老却山中之屋欲重先賢之名蹟先悉
當世之大才龍淵提點栗里衣冠榮采人物廣萬
間于淮右擎一柱于江東山蒼蒼水蒼蒼正爾先
生之待桂園園石齒齒合爲隱士之格非捨已而
芸田是與廢而繼絕必恭敬止得其所哉懷淵明
之愛廬觀玉萬境樓于頃刻得次宗而開館集瑞
符朱履于三千豈爲鬼裘之背蓋謹華封之祝方
茲側席宜即回轍

澤陽縣志卷四

漢卷文行選輯

僧寶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
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壯意好學外國
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
綜達嘗行見有羣鵲忽謂伴曰鵲云應有送食者
頃之果有致焉果威奇之故備異之聲早被西域
高翽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
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

澤陽縣志卷四

三

主不稱每輒怨慢高屢加誨諫終不悛改如此二
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
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志怒命過當受
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
大亂行路達一年少唾手援刀曰真得汝矣高笑
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
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
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即今
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且經事卑值靈帝之
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云當過廬山度昔同

學行達却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
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
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攝影高同舉
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船有沙
門可更呼上帝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
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嗔怒
今爲却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
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
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干此捨命穢汗江湖
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

續藏書卷四

三

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
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
出衆不怖也神從林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
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贊頌數契蟒悲
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咸
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
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
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
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却亭廟神得離惡形
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于山西澤中見

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地村是也高後復到
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尚在徑投其家說昔
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
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
恨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
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
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
不悲歎三世之有徵也

梁高僧傳

廬山慧遠法師翹懿妙典廣集經藏虛心側席延望
遠賓聞屬賓僧伽提婆至止即請入廬獄以晉太

續藏書卷四

三

元之中請出阿毘曇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于般
若臺手執梵文口宣晉語去華存實務盡義本今
之所傳蓋其文也

天竺佛跋陀得正法于佛太炎佛太炎與達磨同
泰二十七祖陀得法後遊闍賓遇沙門智嚴等迎
之入闍場摩羅什倒屣而迎恨相見之晚時泰尚
宣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陀憤然而已陀遂渡
江入匡廬見慧遠論義達高之乃請出禪數諸經
稽考別傳之旨源流所自

法源澄濁之初由佛圖澄而得安由安而得達公是

三大士化儀軌則或無以異至于出處操尚若相
戾者何哉大抵晉室渡江自明帝之後當代時君
雖無可稱者然而朝廷紀綱法度未始或虧當是
之際故遠公得以遂其高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
山若澄安二公失身偏霸之朝萬一不區區俯仰
曲徇其情彼季龍苻堅其肯容之高卧山林而不
爲之屈耶此所謂易地皆然三大士有之矣佛祖通載
釋慧達法師銘曰沙門釋慧達雁門樓煩人本性賈
氏世爲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游學許洛年二
十一欲渡江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

釋慧達法師銘卷四
瑯琊山志

三

爲師遂抽簪落髮研求法藏調鑒淹遠高悟冥願
安公嘆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
游結宇靈嶽白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
僧衆咸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燃香禮拜輒東
向致敬

晉潯陽廬山西有龍泉精舍即慧達沙門之所立也
達始南渡愛其區丘欲創寺寓未知定方遣諸弟
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羣僧並渴率同立誓曰若
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印出佳泉乃以杖掘
地清泉湧出遂畜爲池因構堂于其後天嘗亢旱

達率諸僧轉海龍王經爲民祈雨轉讀未畢泉中
有物形如巨蛇騰空而吞俄而洪雨四澍高下普
濟以有龍瑞故名焉冥祥記

沙門釋慧達棲神廬嶽嘗有游龍翔其前達公有奴
以石擲中乃騰躍上昇有頃風雲騰燁公知是龍
之所與登山燒香會僧齊聲唱偈于是霹靂迴向
投龍之石雲雨乃除異花

初慧達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
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流每晝夜十二沈
爲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無所差也

釋慧達法師銘卷四
瑯琊山志

三

每尋嘯昔游心世典以爲當年之華苑也乃見老莊
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沉冥
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爲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
致君諸人並爲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爲日已
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
以勵其夙心哉意謂亦齋且簡絕常務專心空門
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
託典于此雖言生于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
感因襲之喻亦得必違寄古人惠遠與劉遺民

越僧僧微得蓮花漏于廬山傳之江西觀察使韋丹

國史補

晉沙門真遠于廬山集一時名士高僧會遊般若臺

精舍立誓同修淨土俱爲佛國之遊

珠林苑

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

李士院

記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墜者遠

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

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

肅然增敬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願遠

增補廬山集卷四

臺

荅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

長年耳檀越既履願而游性秉佛理以御心因此

而推復何美于遐齡邪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

辭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爲體荅曰易以感爲體殷

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邪遠公笑而不荅

毛詩注疏詩之篇什次第乃晉僧慧遠所訂又李德

裕詩云遠公說易長江上龍樹收經龍藏中既說

易又訂詩是有功于經也寺志載其記一篇詩一

首皆藻麗警拔與淵明伯仲又王昌齡集有題遠

公江淮名山圖蓋又善丹青之妙乃文儒而隱于

染衣者也李頎詩所傳遠公遺跡廬山岑信矣近

日禪士天乃來書不觀口無雅談手寫說字寧不

愧于僧徒乎

慧遠禪師退隱硤石山著涅槃經成擲其筆曰若疏

義契理準當駐空已而果然後人名擲筆堂

耶舍尊者嘗訪廬山遠法師遠問如何是道者云無

人能會遠云此間有五百聽徒其中有碩學高流

豈無一人會耶者乃笑遠復問如何是道者拈起

如意示之云見麼遠云見者云見箇甚麼遠云見

增補廬山集卷四

美

尊者手中如意者遂將如意擲向地上云還見麼

遠云見者云見箇甚麼遠云見尊者手中如意墜

地者却收起如意云見即不見還見麼遠問措者

斥云觀公見解未出管流何得名喧寓宙乃拂衣

上紫霄峰

廬山遠法師命畫之日山中峰澗寺落皆見于眼仙

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十三賢共

注廬山記

西域東向遠禮遠法師爲東方菩薩

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于鶴窟射鶴筆後復

何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于窠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絕法師于是放弩發菩薩心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詣達公詣次及征討之意達不奮又問何以見願達曰願檀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鑒觀慧達弟子也晚居建康烏衣寺彭城王義康遣之貂裘報以爲禪義康陰使人以錢三十萬買之不從十八高賢傳

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諡之後也年十六入

廬山志卷四

三

廬山依遠公受學大明中勅爲都邑僧主累當講任宰位之賓與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爲之語曰帝王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高僧傳

謝靈運常就問叔經中奇字

晉廬山有慧永姓潘河內人也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物耽好經典善于講說蔬食布衣卒以終歲樂住廬山與遠同止又別立一茅室于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令上山

去後還復循伏永嘗出邑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逼指馬馬卽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慰還營因兩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爲耳黑白聞知歸心者累矣至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愈勤雖抱病苦而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歛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眾咸驚問荅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歇

乙丑之暇日偶過香谷訪魯宗大師茶罷徒倚縱

廬山志卷四

天

觀諸勝見洪鐘紀三平六衡器孔嘉拂拭之積塵中有鳥迹鼠齧之狀漉以水而視之爲密庵老清癯所誤碧巖足重興西林本末功德甚備彼歐陽詢記錯達事種殘碑斷碣而碧巖盛績則昭著于鑑號橫武之間徵諸見氏列載龍章能應霜鳴不經雷擊雖久陪陳塵幸發明有日耳今人耳目短淺永公後知有一一如真公而已余嘗綜其有功德于西林者源而數之岸照徹古疑元去累三十四年真去定一百六十餘年定去錯與達八百餘年錯達去永二百四十餘年嘗念錯達之功在

仁善太業間直至明永樂中定始出而肩其後中越滄桑多歷年所其爲紹繼不大艱乎然以密庵所記攷之如唐宋間有建塔賜田賜額諸盛事皆在定以前惜不傳其住持者幾何人也嗚呼世之功德在人間名淹沒而不彰如此者多矣安得不于見聞之有據者亟取而張之各題名號以位置祖堂是有望于後人據室者歲丙寅仲春榮桑山樵文行遠識

晉新陽有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是達公之弟子善持戒行講說兼習禪業於晉義熙年

增補山志卷四

竟

中新陽縣虎穴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人遭虎死者久有一二安嘗游其縣募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問安逕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爲粟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鐘寤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銅助達公鑄佛

安後不知所終

廬山有釋曇邑姓楊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投廬山事達爲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傳法不憚疲苦乃于山之西南別立茅廬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于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後少時邑見一人着卑袈裟風姿端雅從者三十許人請受五戒邑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戒神視以外國七等禮拜辭別倏忽不見後往荊州卒于竹林寺高僧傳慧持慧遠之弟也與兄共事道安遊刃三藏遠適廬

增補山志卷四

早

山持隨共止陪安三年辭還入蜀遠苦留不止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爲期耳惘然而別

僧濟入廬山從達公受學後感篤疾遠適濟一燭曰汝可以還心安養親諸漏刻濟執燭晃几停想無亂自省四大丁無疾苦目親睹佛白粟欲別轉身右脇言氣俱盡

廬山東林律師大德躋五老峰望彭蠡臨瀑布乃創凌雲精舍旁引泉竇以滌塵迹近驛松壑以求清

涼丹巖雲岫勢若屏牖然稜風景望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計

道敬瑯琊人祖凝之刺江州因從慧遠出家博通經論篤志念佛宋永初元年謂眾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端坐唱佛而化眾見光明滿室彌時即滅道生住廬山精舍講涅槃經嘉十一年十一月升法座論義數番觀聽者莫不怡悅忽見塵尾紛然墜地端坐正容隱几而化

慧安止廬山凌雲寺學徒雲集常提一杖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燭澈亦頗有香氣上有梵書人莫能識

廬山志卷四

三

識羅什見之大驚曰此杖乃在此間耶因譯其字

云本生天竺安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羅什道教隨安後以杖觀外國僧波沙那部賞還西域僧瑜餘抗人與同學曇溫慧光等于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爲結果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耳捐于是屢發言誓始焚燒身卒之旬有四日房中忽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似其壤直聳遂成連奇樹理識者以爲安羅寶樹梵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爲雙桐沙門

廬山七嶺同會于東共成峰巒其崖巖絕莫有昇者

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甯將起學館遣人伐村其山見人著沙門服凌虛直上既至則迴身踞其峰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時有採藥數人皆共瞻觀當時能文之士咸爲之興沙門釋曇謬廬山賦曰應真凌雲以路峯眇瞻景而入冥者也

冥府

朱廬山有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道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誦常聞暗中有彈指聲讚歎之聲嘗于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報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于是篤勵勤勞宋元嘉末卒春秋六

十二

梁高僧傳

廬山志卷四

三

資掌中印度人嘗謂眾曰吾有願住世千季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宋大明中由五臺南雁衡岳從黃梅渡江游匡廬

宋長安龍光寺有竺道生本性魏鉅鹿人也少出家聰銳神異年在志學便登法座吐納宮商道俗高伏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驚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讚仰羣經斟酌難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游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眾

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宋太祖文皇帝深加
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眾御于地簷下食良久
眾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言
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食于是眾從之莫不歎
其樞機得衷後校閱真俗研思因果乃立善惡不
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
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韻草傳說妙有淵
旨而守久之徒多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
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阿
闍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

楞嚴山經卷四

三

忤眾于是舊學以爲邪說讖憤滋甚遂顯大眾攢
而遣之生于大眾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及于經
義者請現于身即表厲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
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初投吳之
虎丘山旬中之日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佛
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
曰龍旣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山銷影巖岫
山中僧眾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
闍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旣獲斯經
等卽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于廬

山精舍昇于法座神色開明德音俊發論義數番
窮理盡妙觀聽之眾莫不悟說法席將畢忽見塵
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
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涕于是京邑諸僧內輒自
嫉迫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微瑞如此仍塋廬山之
阜梁高僧傳

釋道珍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作彌陀業觀夢
有人乘船處大海中云向阿彌陀國珍欲隨去船
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室并誦阿彌陀經
旣覺卽如夢所作年歲綿遠乃于房中山池降白

楞嚴山經卷四

三

銀莖時人不知獨記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
夕半山已上如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是諸王
親禮旦就山尋乃云珍卒方委冥祥外應也後因
搜檢經中方知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
此山峰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住襄陽漢陰出家
味靜爲務感夢有神來請遂往廬山遊歷諸處忽
然驚覺乃尋夢而往但廬山者生來不到及至彼
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爲廬山神之所請也
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
者清卓出類不偶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其

終後乃返。兩指人有持者，雖伸還屈如前，傳所紀獲二果矣。富景辛巳，山峰松樹並雨甘露，今名甘露峰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殺後，絕迹此山斯之三德道。扇梁朝樹，第山阿各題芳額矣。

齊太尉司馬駿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寶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後敗齊之叛入廬山起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迫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齊太尉司馬駿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寶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後敗齊之叛入廬山起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迫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齊太尉司馬駿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寶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後敗齊之叛入廬山起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迫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齊太尉司馬駿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寶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後敗齊之叛入廬山起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迫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融篤志汎博遊化已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爲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用給施融便徵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怖遂息融曉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大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額甚果中有鬼將帶甲挾亦形奇壯偉有持胡林者乃對融前路之便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連拽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世音稱聲未絕即見住床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爲塵粉融告于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爲賊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于路求哀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餘信婦人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躡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開司獄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開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暗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還避得免

齊太尉司馬駿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寶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後敗齊之叛入廬山起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迫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齊太尉司馬駿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寶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後敗齊之叛入廬山起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迫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齊太尉司馬駿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寶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後敗齊之叛入廬山起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迫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延興寺僧法願勸住江州廬山東林寺置舍利塔初至見先耕者掘之獲金銅彌勒形質瓌異即取供養

法克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其數難紀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每勸僧眾無以女入入寺上損佛光下墜俗語世不能從克歎曰正教不行義須蚤死何慮方土不奉教手迷于此山香爐峰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虛空忽倒下落深谷不損一毛後聞人聲就而尋之乃是克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寺僧感其死諫爲斷女人

智錯豫章人少出家揚州隨天台顓公修習禪法晚

住廬山造大林精舍已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

終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餘載足不下山隋文帝重

之下勅追召稱疾不赴後爲同郡道俗虔請開請

遂卒豫章接還廬山形不臭腐還有異香

智光江州人隨居公人京住大興善寺開皇間召送

各州屢獲顓應旋還京室以法自娛顓開論有

名名家晚厭談說歸靜林泉尋還廬阜安禪自節

卒于山舍

天台顓禪師慧息廬山隋煬帝爲晉王時總鎮揚州

神影靈應卷四

聖

迎師至鎮爲設千僧會師授王以菩薩戒品因謂

王曰大王紆邊聖禁宜各總持王曰大師傳佛法

燈立稱智者久之復還廬山全勝

大志山陰人師事智者顓禪師開皇十年來游廬嶽

住峰頂寺不諱公名不預僧伍誦法華經索然開

雅絕能清轉使諸聽者忘疲介爾一身不避虺虎

山粒本絕終日忘餐也晚住本山福林寺會大業

屏除流徙隱逸慨法陵遲乃變服殷形頸探率經

高聲痛哭三日夕不絕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

興顯三寶當燃一臂于嵩嶽以報國恩帝許之勅

設大齋七果通集雖加燒烙詞色不變時誦法句

或歎佛德爲果說法下棚七日入定跌坐而卒

志出家至終結操松竹影極鮮白唇如丹諸言氣

爽朗人或不識惟所從來者便持符告曰余九江

廬山福林寺小道人志耳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人

也志節恭勤常修淨業依華嚴經作蓮花藏世界

海觀及作彌勒天宮觀至開皇十七年遇疾暴闕

唯心不冷未敢藏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

書房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

神影靈應卷四

天

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圍七寶樹林端嚴如畫

二人送達使辭而退幹獨入圍東西極目但見林

地山池無非稱寶煒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

或有人人忽聞人喚云靈幹汝來此耶

尋聲就之乃慧達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爲何所答

曰是兜率陀天吾與僧休同生于此次吾南坐上

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頂戴天冠朱

以朱紫光偉絕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幹

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得覺悟唐高僧傳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姓王氏襄陽人幼年出家

繕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遊履聚落但據形勝之處皆指心營造安處寺宇爲僧行道至仁壽年中于揚州白瑜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完付後營立乃渡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檢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至所到村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卽率化城造其數非一晚爲沙門慧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梁檼重疊光輝鮮華初造之日暫用黃楠合境推求了無一樹皆欲改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必其有徵松變爲楠若也無感開成無日

神異錄卷四
廬山寺

咒

栗霰其言四出追求乃于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山可出達尋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得通道唯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牽曳木石至于江首途中灘覆牌筏並壞及至廬阜不失一根間遂得成宏冠前攜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富于閩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存建形服粗弊殆不可親傍觀流伏以不能言而指揭應附立有成遂斯即變繁不撓固其人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倚卧異香入室則旋繞

如雲閣中尊像並汗流地粟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爾長逝季八十七

唐高僧傳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達祖避地止於九江弱冠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時年二十五有達禪師江淮內外所在興造雲爲寺廟毀壞故邀達營造得周至隋季末年中表威亂有林士弘者結衆豫章僞稱楚帝僞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領士衆臨據九江因感發心欲寫廬山東林寺文殊瑞像以雲有出衆之奇令鑿鐵錘光儀乃具唯願

神異錄卷四
廬山寺

五

及牖兩處有孔時中未悟其年秀才僞勅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護并用付才又以念誦銅珠一貫遺才爲信行宮亭軍士乞福才得便風舉帆前引于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岸諸無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呼嗟未絕誓願不成深爲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并遺劍珠前後相繼汎汎隱隱向岸就才既復像金率衆大呼欣慶無量計被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軍民通恠驚異靈感及才過嘗亦開頸脇恰符像焉初

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擔以避難不免爲賊所奪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盜金投曉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本金委雲成就光相起挺今在山間初鑄像時有李五戒私發願曰若錄金日誓然一臂雲爲模樣蚤成遂前成日李氏不知已鑄像了乃夢像曰汝先願燒臂如何遂信耶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卽往像前以刀解臂蠟布經骨燒而供養天香垂下像放光照異種奇瑞不可述雲以貞觀年初因事入京值首律師伏膺律業辛貴親其德高請奏令住弘福至貞觀二十年

新羅山志卷四

聖

思慕本鄉還歸九江本寺身今現在唐高僧傳

釋道睦姓周汝南人幼而精確希志尚閑古跡勝人心願齊之負笈金陵居高座寺聽阿毘曇心妙達關鍵非其好也欽匡山道軌每逸言前隋開皇十二年依大將軍周羅睺遠屆廬嶽止東林精舍心願匿迹無事音廬山寺法擁勒引非一遂不拒命弘道度人修建僧坊四時無絕隋季寇擾華戎存疎獎撫門徒如初不替貞觀二年九月身示有疾曾未來旬忽有大星天墮正在西閣大水池中照朗山谷逾千炬火二十三日僧正中食謂弟子曰

僧食訖未各曰未竟又曰且喚上座來候言既至委以後事跏坐而卒諸殿閣門一時自開異香滿寺七月便歇年八十二矣續高僧傳

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趨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有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後住南嶽在唐代宗時稱國師

神淡藍田人參鍾陵大寂禪師然志在撈脫經行在四分律其他諸教餘力則遍大曆八年制懸經論律三科策試天下出家者中等第方度淡應足選配九江興果精舍後從僧望移居東林寺春秋七

新羅山志卷四

聖

十四卒門人奉全身塋于寺西道北附雁門墳左若僧詮塋近郭文之墓也

白樂天與漢相善悼之以銘曰本結菩提香火社共嫌煩惱電池身不須惆悵隨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僧善道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蹟豁然增思

智常駐錫廬山歸宗淨院白樂天時貶江州司馬最相欽重已李渤亦刺史江州與白談廬阜山水之最人物賢否隱淪白述歸宗善談禪要李曰朝廷

金榜早晚有臂某阿師名目曰若然則未識食
某阿師歎曰強勸游二林意同見常耳及到歸宗
李問曰芥子納須彌語常曰人言博士學覽萬卷
摩頂至踵只若干尺身萬卷書向何處着李倪首
無言再思稱歎

法藏南康人也精于醫游謁大寂禪師言喻若石之
投水後歸廬山登五老峰愛其靈異獨止寒林采
橡栗啜溪澗聊延形氣而止資曆中示寂

國道者未知何許人也慕學攸廣欲吹孤征愛匡山
秀異誓隱淪以求其志考槃草舍灌園植蔬任山

時隱山詩

聖

中居人摘取或問其故曰貧道無心而種無心而
捨也後終于院塋于雙溪山原有小浮圖焉

景超游方役足選勝栖身至于廬阜便有息行之意
惟誦法華轉爲恒務九江之人皆多景仰普禮華
嚴燈指爲供火禮法華身肉內隱隱出舍利磊落
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捨之無算

若虛隱于廬山數年持經不出石室江南國主李氏
欽尚其道累徵終不降就唯言老僧無能寧銷王
者歸心若更相呼喚入深山矣或賜衣物則避讓
香則受之以乾祐中盛夏坐終身不沮壞今潯城

人供養影相焉

四祖一日告衆曰吾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
氣如蓋下有白氣俄分六道汝等會否忍曰莫是
和尚化後橫出一枝傳法否祖曰善果得法嗣化
於破頭

龍雲臺禪師

栖賢懷祐禪師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開先紹宗圓智禪師

懷惲潞權皆住歸宗

時隱山詩

聖

文饒禪師到江州有陳操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
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
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卽今問上座
師曰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
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
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詞喪爲對
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
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師曰經
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
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

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某甲罪過

開先清耀化成鑒護國慶雲天池智勝佛手岩行因歸宗弘章皆青原下七世子

行因雁門人也首謁鹿門師資契會尋抵廬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師軍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江南李主三召不起堅請就栖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一指後示微疾謂侍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床行數步屹然立化李主僞香

薪茶毘埵于巖之陰

江州崇勝御開先照歸宗詮皆青原八世子

道詮住歸宗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詮述一偈開于州牧曰比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州牧聞之與僚佐議曰梅檀林中必無雜樹惟師一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張南金具覓集道俗迎前住歸宗道場

歸宗義柔又真策淡施栖賢智筠建觀又慧圓化成慧朗大林僧通皆清涼文益禪師之法嗣也

善暹禪師初參德山後至雪竇寶與語喜其超邁且者海上橫行暹道者寶舉師出世金鵝師開潛書二偈于壁而去晚年果高滋甚始開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

緣德錢塘人心性孤僻而寡合李國主召入內道場安置苦求入山請住廬山新院師乃刻威儀道引焉德且裝衣荷擔而入其國主賜資未嘗以表箋報謝德一生服用燕常務微而已行杜多法供億諸禪侶廚無置乏或謂德有黃白術焉

棲賢澄漫又道堅歸宗理誠聞過居諱皆青原下十

世子

道堅住棲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堅曰洋湖左蠡無風浪起

居諱字敏中梓州蔭氏子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得度受具以講學冠兩川會行禪者自南方還極稱焉大師決意出蜀放浪荆楚屢閱寒暑迄無所得後奉延慶榮始契悟諱既受法出世歸宗還聞通仁宗聞其名皇祐初詔住淨因禪院諱稱日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諱舉懷璉住持璉字器之漳州陳氏子時爲開通掌記

明州仗錫山修已與浮山遠公游普卓庵廬山佛手岩

道階至和問游京師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普二鼓一夕還不得入卧寺門下仁宗夢至寺門見龍蟠于地驚覺中道中使物色得階夜卧狀大喜因召對問宗旨上大悅館于大相國寺以偈句相酬唱繹絡于道或留宿禁中禮遇特厚階舉懷璣自代願歸廬山養病號奏不許有旨于護國寺北建精舍以居號華嚴禪院

了元字覺老饒州林氏子藥刺受具遊廬山謁善進

海陽縣志卷四

聖

進大稱賞又謁居謁諸驚其翰墨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之俊也遂命掌記

歸宗慧通棲賢智選青原下一世子歸宗可宜南岳下一世子

可宜漢州人住江州歸宗郡守悲宜不爲禮据其遂作書郭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李州主抑迺當矣餘喘托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聞書驚喜且頷之中夜其妻夢見宜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許以告呼燈出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宜老期年記問如昔三

歲白雲端抵其門始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別幾年宜倒指曰四年矣雲曰甚處相別曰白雲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齊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宜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週無疾而逝

開先宗即開先智珣法嗣也

德止禪師幼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嚴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聰明傷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父金紫徐閔中尉漕西洛一夕忽大悟作偈

海陽縣志卷四

聖

曰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裡已天明每囑歌自若果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止曰某方將脫世網不着三界豈復刺頭利名中耶請授從兄珙遂就變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皇帝賜號眞際伴居閬中

守端寓歸宗居謁舉住江州承天寺名聲藉甚後謁又讓開通居之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莊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宗風大振

守端寓聞通書堂時郭功甫正任星子縣主簿往叩心法迨端住承天還聞通郭復尉于德化往來尤密

守端住開通提唱臨濟宗風未幾若訥肅閑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守惻然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壁座曰法眼禪師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則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足更除方便太無端大累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眾大驚挽之不可

江州承天虛席居訥以了元當其選郡將見而少之

訥居廬山書

竟

訥曰元嵩少而德壯雖萬者猶不可折也于是以元住承天

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夾古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識記

志芝菴主臨江人依黃龍于歸宗龍引赴芝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裏不似老僧閒

開先行瑛開通可遷萬杉總慈東林懸圖首座皆照覺總法眼也

慧圓酸棗于氏子性椎魯游至東林每以已事請

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寂庭中忽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屬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照覺總聞而追之不知其所往

東林自遊慧日文雅慧日明羅漢系南皆南嶽下十三世子

東林通理萬杉壽堅青原下十四世子圓通道旻典牛大游法因菴主南岳下十四世子

道旻居圓通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譽臻朝廷聞

訥居廬山書

本

其道會幸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

天游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真籍游不敢承原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得依湛室於泐潭得悟出世寒蓋次遷紫巖晉和中道者牧牛頌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若復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納乃曰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游聞之述一偈而去因菴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法因年二十四游

方至東林謁慧日日以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因擬對日日不是不是因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面首舞天臺日日于所見雖已入微然更着觀當明大法因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

延慶叔開通守慧歸宗正賢南岳下十五世子

正賢漳州陳氏子初依成都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通曉秀稱爲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眼舉殿勤抱得椅檀樹語聲未絕賢慧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因手書真牧二

海陽縣志卷四

空

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郡侯以禮請堅卧不應寶文李公懋嘗問道于賢同屬官強之乃就

已菴道顏潼川鮮于氏子久參間悟微有省發泊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用綵繪已畢但欠點睛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興顏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後住東林寺

饒州薦福寺悟本江州人也參侍妙喜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本私謂其異已且欲發去妙喜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得開口吾已識也本益銳志參狗子無佛性語得悟會妙喜歸自郡

城本趨丈室足纔越闌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髻子這回方是徹頭也

簡堂行機見此菴密有契証出應亮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曰地爐無火客囊空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一日看斬樹倒地忽大悟平日碍胸之物泮然氷釋未幾有江州開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拽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問生業餽單單只賣死猶頭不知那個無思算喫着過身冷汗流

海陽縣志卷四

空

尚書記久依應菴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語豁然契悟有偈菴喜其脫畧紹興末終于歸宗

智英上元縣人正統初住雲溪寺因號雲溪初行頭陀行爲諸僧負薪米力作已而有所悟生平不識文字晚乃能詩廬山自天眼後得佛宗者惟智英云晚年忽語其徒曰某月日吾當逝逝必有風雷之驚既近期又預報廬山諸菴主使來集及期諸菴主集天明齊無纖雲咸疑其言不傳義龍去既午有片雲起西北瑛乃沐浴具威儀禮諸佛退與諸菴主別已而疾風震雷擊茅墮龍風疾旋自

下上轉入空際東南逝視瑛已遷化矣

廬山

圓鑑天池寺化主也平居碌碌既老日捧鉢

過堂無異庸眾人亦無有能知之者嘉靖中無疾

留偈端坐而逝年九十二

青龍菴僧性空俗姓展山東章丘人年十九出家結

五臺戒行精嚴南游匡廬立禪一紀久之受觀法

於粵西爽菴禪師自是間通中啓苦志不墮嘉靖

丁巳示寂年六十有一羅洪先爲之繪銘曰真空

無得非然不然假法入者以觀爲權觀法亦忘性

與物應深入旋問汝師究竟

廬山志卷四

奎

新廬陵志載無學死後芥昆葉之江忽放寶光江水

湧起遂成一洲謂之無學洲宋商玉云得之傳聞

耳將以結南阜外集之歎歟曾堯臣爲無學作傳

無學者九江陳文初也其祖舉乙酉季廉其弟孔

初與王性海爲辛卯同年當太平世何故踣絕如

此伉俪高才恥與俗子腐儒共食棗棧時行別路

以達爲快快意不去惟有出世可以消之賞其句

口病來臨水愁看影老去逢人怯問年此一實語

桑戶之呼是真無學洲也世不可量語又不達其

故故吹虛而傳之虛而傳之而卽以傳卽以護其

不傳者此又豈世智之所及耶王性海無學說若

不肯之者何別傳本無音路也藏悟于學聖人之

道也一旦以之同互一旦以之痛快漆園之賞與

物且者是亦漆園之且也會厭囈中更有一句在

學歷禪師

慈山大師住五乳旣入滅全身塋廬山已數十年有

弟子欲改塋曹溪者遷其龕去至梅嶺兵便費盡

暫厝路側有李副戎入粵過而聞之曰慈公大修

行人死必有異果爾我止任其資費若但猶人無

足貴耳啓龕視之體貌眸如生鬚髮皆長手拈繞

廬山志卷四

奎

身數師乃大驚異爲捐貲送入曹谿

重子字退菴九江高安彭氏子幼喪母隨父出家郡

中曲水菴禮匡山太虛律師得度自兄時悽靜端

簡識者謂之初精律乘遇禪者激發荷蒙游方徧

參名宿打破窠底於楊岐佛話再參報恩受記別

生脫于報恩監院寮親書偈辭眾及分付院事許

畫遐邇欽歎吾平生見行解相應視名利如涕唾

者必以此子爲最嘗與客談有冷冷落落無背無

面吾不如重子之語不謂舍我而逝也

玉林錄

覺顯湖口人元末祝髮彭澤正覺寺後入廬山證道

山頂祖師塔即明太祖所賜葬處也洪武初赤鄺赴闕言國祚上不報歸廬山因號赤鄺云又四年上患熱疾殆其顯與徐道人訪天眼尊者坐食頃周顯披草衣至天眼曰彼所持方今至尊所訪也命顯送藥服之病立愈初與王奎善奎樂中奉以耆民署縣事顯入山久相傳已死時早奎詣廬山取水時雨顯坐石上候之語傳其權且止奎宿書二符置堂中及衣帶間曰至縣雨急可焚佩符記于正覺寺設醮相謝以佛燈爲驗後果如其言建醮之夕佛燈飛繞數角望之如七星今觀音山猶存七星臺云

清隱山志

空

天隱住廬山常抱疾有詩曰雨餘白石氣如炊濃綠陰中霽景逐經月未行菴下路樹禽引子太多時王禪守南康詩住兜率寺即他徒恒哈穆永樂間入廬山棲水簾洞語言都莫辨久之乃省世壽一百七十四

不徐道人天順間居廬山石室題其壁曰一上一上到崖廬山眼觀四海身在五雲間芳草連天奔遶鸚鵡綠落花滿地亂點鷓鴣斑洗鉢池邊浪生龍戲躍講經臺畔風囀虎生寒此處百丈紅塵飛

不至清風明月讓與道人閒徒去莫知所終云

智素號靜菴剛法雲溪瑛正德初結廬於赤鄺祖塔之側曰林隱院即今霞封寺也靜菴全身始于大林之南有林隱諸錄傳布叢林柳邦傑序行之廣聰號古拙濠梁譚氏子也徧參海內晚開廬山林隱靜菴和尚高風得入堂與付囑爲高峰下九世孫卜築擲筆峰下曰彌陀菴與泉石爲緣潛修不出菴中忽寅亮易菴名曰大蓮院至今鐘板按待古拙遺風宛然不墜

性空山東人得觀法于廣西與菴真愛廬山遂卜居焉今青龍菴共卓錫處也空雖蒞于外緣而精進不欺斬然苦行可爲僧範嘉靖丁巳建塔于祖師塔之東羅洪先爲碑銘

清隱山志

空

了堂號徹空手開寺踞廬山之中以黃龍潭得名堂初行玉屏峰下心愛之千鹿成羣不可得近空默視曰使此間千我有緣羣鹿當從豈日過其處不見鹿踪山勢環擁居然勝地雖梵宇華興而天定之久矣桐城吳中丞用先爲造湊全毘盧像達殿應真大士像精巧奇麗閣中龍藏錦袱牙籤琅函方整明神宗皇母慈聖太后所賜達觀大士爲徹

空請者叢林之勝幾埒天宮矣

仁敬號恭乾筋竹坪于佛寺開山僧也吳國倫明卿
鄧以謙定宇曾問道于山中凡敝建多賴其力上
座智聯號績芳增其式廊遂成巨利聚僧萬指慈
聖太后遣使致香送滌金佛像奉安藏堂旋以臨
行高賜紫氍之後荆國主施建寶利壯麗甲山南
北最後立枯木堂煅煉禪客都南阜鄉庄明安文
華黃九洛協心護持之一時門庭海內望爲喬嶽
法船資堪人初出家遇睡僧懶融聞示念佛後徧參
宗門歷主講席晚遊廬山愛養鹿池遂卓錫焉墓

海國隱居卷四

空

遠公蓮社之風合大小精舍四十餘處六時念佛
以船爲宗臨逝趺坐說偈曰吾年六十七世緣今
已畢心念彌陀西方在咫尺老友有一卷者時
年八十一孤身住五峰三十餘年聞船計曰彼年
尚少先我逝矣我何久留召都僧爲誦法華梵唄
初調趺示寂

慧燈鄰城人南至普陀依大智參學事畢乃登廬山
莖葉坪傍就竹影宴坐入跡罕至有采藥者遙望
一僧趺坐如土塑人返道其事山中始知有燈公
云

海賢字遜客寧國許村洪氏子禮池州如大明然和

尚爲師游廬山愛東林居之見遠公所遺千僧鍋
埋沒荆剌中心傷之無何迎三昧律師入主東林
宣講大戒遠近從風遂開鍋飯僧叢林大振發願
建造無梁神運殿焚頂供衆膾骨迸落更煇一指
衆歸心感施助金錢委積如山晝夜號佛鳴榔長
與身等辛勤建築無梁磚殿甫成復墮沮志出山
將謀再構遂于梧州示寂弟子寂融能繼其志改
用土木不數月大殿立成並建彌陀勝利鉅麗改
觀

海國隱居卷四

空

三昧寂光律師也萬曆間住東林乙卯至庚申凡六
載開揚淨土弘宣梵網四方學者如草從風後還
江淮江神爲之請戒晚寓金陵預定時日端坐而
逝

一如照吳竟陵人尹氏子受具于三昧先住西林適
給事中景陵王鳴玉謀興復乃再創西林增殿閣
經堂煥然一新真有七願碑文永誓西林爲十方
院

覺浪盛明崇禎間住圓通三載結退居于寺之東曰
雞鳴菴黃端伯相依晨夕夜話因緣千載不斷國

初盤西堂竺菴大成入主法席未幾他去鐘板寂然近有雪堂行扣不厭荒涼重開鑪鐺浪丈人之風規庶幾再見矣

石琳名寂玉初師慧燈後參天通碧山歸隱漢陽峯

北三十年結茅名松隱

脩遠號石照吉州人苦志出家博通三藏經旨不明燃指爲誓徧叩諸方而後嗣法于若昧和尚所著有楞嚴正眼華嚴法華全圖圓覺皆有注疏惟識起信諸論解釋並刻行于世蘆林陸寓航其隱修處也一時講席著名者有水口石生蓮峯融澄鹿

池處默石生與遠尤稱莫逆云

最弱號石生德安蔣氏子也十二歲自父母求度

披剃于石隱清家公二十一乘戒雲棲徧參諸方

依壽昌老人問舉大好山頭話頓死偷心黃蘗念

慈山清達觀可皆素所請益者藉以弘教利生爲

念遂就若昧受具焉八閩聞其名迎請開善寺說

法傳戒集衆千餘指所著有法華別楞嚴元辰金

剛圓覺心經括及宗山語石隱詩共若干卷皆梓

行于閩之書林 清初應講漢黃間畧示微疾脚

跌而逝靈骨仍歸圭山建塔于石隱之巔狀貌

奇偉眉宇蒼然世指爲達摩再出客有請贊初祖圖者援筆題曰人說我似我似我除却你我心無可無不可古今文字禪石門之後人稱石隱云

理菴杭州人禪林專宿游廬山愛遠公白社饒枯上方塔別去其剃度弟子朽木施茶九江數年其惻念江上往來禪門絕少接待手開荒叢建立普潤菴崇水游踪得依慈息勤修勝果可謂不負良師者矣

志元號古莫繼起歸禪師法嗣也住西林三載宗風

大振修葺法堂堂次第完備元歿葬于寺之西與照

覺總塔峙立如雙玉柱云

妙光九江謝氏子也從幼業漁晚投孤山白泉寺爲

僧禪調精勤誓生淨土將近先期白衆募薪材舍

身僧俗咸集積薪如岩喜念佛入坐聲響清越命

僧舉火火不即燃手自灼紙取燭大火聚裡恍見

金色如來衆感念佛解振林木今建塔在孤山寺

側

秀恒楚僧泰雲居顯禪師得哭宗旨旋辭赴九江放

生十有六年生平不設床榻硬坐如枯樁行住坐

起大悲經呪行願品不怠于心一日宴處小閣見

二童引幢幢稽首曰上士持念佛呪能不間停應證阿羅漢果恒卒先期走別檀越踟趺力誦佛號端然而逝感大雷兩人咸異之

天拙湖口柳氏子得法于水陳恣主曹溪方丈近十年宗風大振

道宗涇縣人也幼參諸方爲禪門俊物依雪嶠爲侍者得契証久名噪叢林嶠嶠強不輕以一法與人宗亦深體此意埋頭雲窟結茅于圭廬山之圭壁峯影不出山者四十年孤風自扇迺絕時流其見

雪嶠山書

圭

地清徹道力弘深今之號爲人天師者偶聞一偈無不喪身失命然則世之所號爲源流撈子其有無何足據也宗年七十有幾偶出山旬日不歸弟子徧尋之不得仍于圭壁去精舍不二里得石巖如龕焉宗跌坐端正如生斯非有定力者歟大林登師者不知何許人誦法華經晝夜不息普清夜說戒相三歸依忽口吻放大光明照耀四眾四眾就拜諠闐師不語光亦旋斂師曰本欲受戒那得見光諠闐光見乃受戒之祥非得戒正緣今更從初眾嘿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眾又喧闐遂許

去神僧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寬容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鮮邁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訓有訓無不寒高僧通慧生張氏子潯陽柴桑人年二十四落髮寺中出都住安樂誦經暗中有彈指唱薩之聲

意味南遊九江大闡經法時顏峻爲南中郎記至泰軍隨鎮潯陽深相器重造必終日舍常密謂竣曰如識緯不虛京師尋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殿下

雪嶠山書

圭

檀越善鍼之俄而死克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徐敬業討武則天軍敗逃隱大孤山爲僧法名住括後證第四果

姚結耳爲南唐相都知臂力過人後出家廬山寺爲禪者觸忤勇力奮作擬歐其僧自忍而止猶普請眾僧將巨樹拔其根劈其交韃襪其皮如是者數林乃止僧畏而逃

梵宰續傳載云開寶末江州圓通寺旦過寮中有客僧將寂滅袒其背以示其徒有雕青李重進三字云我卽其人脫身烟燭至于今日

法祐初名僧谷全號全大道以道行價重禪林住廬山圓通寺忽一男子貨藥入山自云帝子全見其狀貌頗異厚資其行便往京師自陳鞠治得其安乃都人冷緒之男青也誅之全坐縣配郴州郡中令荷築城之士經歲當盛暑忽弛擔巾中作頌云今朝六月六老全受罪足若不登大堂定是人地獄言訖跌坐而化郡人卽其地建塔焉源應

云菴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鵲溪坐大石上擊築留題其法喜之游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後二十餘年得于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開法法長

增廬山志卷四

註

老覺慈實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卽以付之臨濟正脉使流通不絕乃無所愧此贊其敬之哉宣和五年中秋前一日題石門題跋

余嘗識老僧知瓊于司命前下瓊渝城人黃龍無恙時客也爲余言黃龍住山作止甚詳石門文

明萬曆癸丑關西張公扈隨其子戶部公國紳推關

九江會六月赴廬登眺至東林憩其幽倩遂榻于遠公之龕左適然而喜曰此處便佳憩之三日示

欲還逝國紳匍匐至泣請命弟相視媿媿曰此者便勝畧無他言嗚呼隴西去東林五千餘里晨夕

然而來如誦故人如赴夙約良可異也先是二年前北平李公天麟按楚時夢神撫其背曰過東則住遇公則止天麟默識之後果官江西觀察使以資捧行便道登匡廬山講經臺下俯見虎溪問何道場僧以達公東林對驚悟神囑遂下止達公影堂敘散陶傳公文郵報慧院跌坐端持佛號邀僧共誦七書夜坦然化去收辰之下榻卽天麟坦化處二公或再來之宗雷耶非有宿世白社之緣而能先後兩到麗脫迅速如是耶良可異也已

天池寺智隆禪師金峯志法嗣也普請搬柴次峯問

增廬山志卷四

註

搬柴人過水否隆曰一人不過水峯曰不過水還搬柴否隆曰雖不搬柴也動不得佗

景師一曰齊時人接智者大師與晉王書云師感山神延請住廬山峰頂寺後佗適不知所終

臨濟禪師唐太和間來廬山創建寶聖菴卽今之下大林也尚有遺像有雲峰寺

廬山開先僧法弥坐禪二十年自謂了道呂純陽化作道人過之日雨雖端坐未能煉心觸物成魔未免墮落乃與珍歷雲堂見一僧方晝發道人問珍

曰此箇平日何所爲珍曰坐禪耳道人曰吾試與

汝生觀之長九見靜僧以門出一小赤蛇緣床左
是至地徧遊見涕唾輒食之尋吸溺器飲之出軒
外渡小溝繞花若駐玩狀復欲渡一小溝見水溢
而返道人當其走處以小刀挿地蛇畏縮尋別徑
至床右足循僧頂門而入僧遂驚覺問之曰吾適
一夢從左門出逢齋供其精食之又逢美酒飲之
因褰裳渡門外小江逢美女一羣復欲渡一小江
水驟漲不渡因返途遇一賊持刀欲殺遂驚覺耳
道人與珍大笑之

天池有僧二人曰智隆曰圓鑑佛手若有僧二人曰

海陽縣志卷四

至

修已曰行因大林有僧二人曰僧遜曰登師青龍
菴有僧曰性空化城有僧三人曰慧朗曰僧鑒曰
法充慧曰有僧二人曰文雅曰明師雲溪有僧曰
智瑛東林有僧十三人曰慧達曰慧永曰慧持曰
佛陀耶舍曰佛跋跋陀羅曰胖蛇尊者曰道生曰
曇順曰曇順曰道敬曰曇恒曰道昌曰曇說闍逼
有僧十一人曰道濟曰德止曰御禪師曰居諤曰
可仙曰約之曰印通曰白雲端曰簡堂機曰真慈
曰道安歸宗有僧十四人曰耶舍曰智常曰道詮
曰義柔曰深真曰慧成曰可宣曰懷惲曰弘章曰

慧通曰步德主曰鎮淨曰真教曰空華開先有僧
六人曰宗示曰清暉曰經曰通者曰宗曰行英
萬杉有僧二人曰壽堅曰紹慈棲賢有僧九人曰
懷祐曰道欽曰智度曰慧回曰澄提曰道堅曰知
遷曰祖覺曰辯首座寶峰有僧五人曰月公曰聯
英曰邵武曰湛堂準曰元首座大慧呆了馨山
傳有資嚴寺有僧曰香嚴開此其道場也
又廬山僧九曰僧瑜曰僧慧曰安禪曰
安梧曰雙溪田道者曰護國和尚曰延真教曰
道曰大志

海陽縣志卷四

至

潯陽縣志卷五

詩文

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詞者九江被公等

見王象傳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析舊知對建曠明牧

舉觴矜飲饒指途念出宿來甚無定端別甚有成

速頽陽照通洋夕陰曉平陸榜人理行轅輶軒命

師僕分手東城闕發權西江隄離會雖相難近川

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王弘爲撫軍將

軍後使登之被徵還撫軍送至湓口謝宣達亦將

赴豫章三人於南樓敘別故賦是詩

音慧遠游廬山詩崇巖吐氣清幽岫棲神述希聲奏

羣巖暫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忘所適揮手

撫雲門靈關安足闕留心叩玄扃咸至理弗隔孰

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此詩世罕傳弘明集亦不載僅見於廬山古石刻

耳孰是騰九霄與陶靖節孰是都不營之句同調

其晉人語也杜子美詩似得廬山路真隨慧遠遊

正用此事字亦不虛千家注杜乃不知引此詩

何思澄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實自以爲弗



遠約歸居宅若掛閣肅因命王書人題此詩於壁

劉宋臨川王義慶爲江州與彭城王義康在鎮相見

而哭文帝疑之徵改兗州初徵時義慶懼甚去問

烏夜啼叩齋閣曰明日應有赦後因作歌曰龍恩

寬不開烏夜啼夜夜憶郎來

極目纔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灑行路香楊拂砌塵

柳絮飄春雪荷珠淥水銀試酌新清酒還勸陽臺

人梁元帝登百花亭懷荆楚詩見江州石本或謂

卸陵王倫作

江陵一柱觀潯陽千里湖風烟望招接川路限成

還落花輕未下飛絲斷易飄藤長還格樹荷生不

避楊陽臺可憶處惟有收將朝陰常待作

陳鄱陽王爲江州刺史徐伯陽奉使造焉王率府僚

與伯陽登北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

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

李彙征客遊閩越至循州冒雨求宿或指常氏莊居

常氏杖屨迎賓年八十餘自稱曰野人常思明每

與李生談論或詩或史淹留累夕彙征善談而不

能屈也論數十家之作次第至李法時主人酷稱

善策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
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華表千年
一鶴歸丹砂爲頂雪爲衣冷仙語人聽盡却向
五雲翻翅飛思明復吟二篇曰因韓爲道兩遊秦
十月冰霜渡孟津縱使鷄鳴見關吏不知余也是
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
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韋叟愀然變色
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事
後遇李涉博士於九江蒙簡一詩因而跣跡李公
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中心藏焉遂隱羅浮

李涉詩集卷五

三

經于一紀李旣云公不復再遊秦楚追懷今昔或
潸然乃持觴而酌反袂而歌云春雨瀟瀟江上村
綠林蒙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
是君乾符辛丑歲范總客于雲川僅蒙征細述其
事云於韋叟之居觀李博士手翰云某征後登進
士第按李涉嘗過九江至皖口遇盜問何人從者
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割奪
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傅士贈一絕云全唐詩話
僧樓白秋夜宿西林寄賈島詩云暗蟲喧暮色默思
坐西林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昔因京邑病併

起洞庭心亦是吾兄事遲迴直至今廬山寺詩云
千峯盤磴盡林寺昔年名步步入山影房房開水
聲多年人跡絕殘月石陰清更可求若止安開過
此生全唐詩話

僧賈休寒思廬山賈生詩云山深詩僻其寒夜更何
爲覓句如頑坐嚴霜打不知石骨黏木屐巖巖落
水池近見禪生說生涯勝往時全唐詩話

僧齊已宿簡寂觀詩云萬壑雲霞影千峯松桂輝如
何教下士容易信長生月共虛無白香和沆瀣清
閒尋古廊舊記得刻仙名全唐詩話

廬山詩集卷五

四

僧修睦題東林詩云欲去不忍去徘徊吟連廊水光
秋澹蕩僧好語尋常碑古首文登山晴鍾韻長翻
思南歎上久此白蓮香全唐詩話

唐江西師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
月四五焉序曰微公近以圭廬七詠見寄及吟咏
之皆麗絕于文圖也即蓮花峯石鏡虎跑泉泉眼明
七此七詠者俾予益發歸歎之興且芳時勝侶上
游于二三道人必當攀躋千仞之吟觀九江之勝
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顧默然而遊不假
東門而送天地爲一朝萬物任陶鑄夫二林真異

松徑幽邃則何必措足于丹甍馳心於大古矣偶
爲思歸絕句詩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達其深
趣矣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
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微酬日年老身
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
下何曾見一人

友議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
必能盡知也毘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于
其家見歐陽文忠子棻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
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畧云先公平日

詩廬山書卷五

五

水管矜大所爲文一日波酒語來曰吾廬山高今
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大白不能
爲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唯
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也

詩林

李羣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洛陽經二妃廟題詩二
首曰小孤州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尚儼然野廟向
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甚吹芳芷落
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
川又曰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丹
小揭唱歇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

前春已空于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
是行雲秋色中李自以第二篇春容便到秋色卿

卿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兄是娥皇女英也二
年後當與卽君爲雲雨之遊李乃志其所陳俄而
影滅遂禮其神象而去重刊詞頌至於潯陽太守
段成式素與李爲詩酒之友其述此事段因戲之
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潯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
年乃赴于洪州段乃爲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
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彌衡死微盡公卿
歸九泉又曰增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兒女

詩廬山書卷五

六

累誰哭到泉臺

雲漢

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
雲藍紙紙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
數番獨得未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
至宋景文詩云君軒轅轡轡馬尺素愁憑六六
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詩林

近覽廬山舊志見唐人劉元濟經廬嶽迴望江州想
洛陽有作云龜山帝始營龍門禹初鑿出入經變
化俯仰憑寥廓未若茲山功速延併至霍東北流
長象西南距坤絳宏阜自鬱盤高烟復迴薄勢入

朱桑清陰間彭蠡堅九江杳無際七澤紛相錯雲霞散吳會風波騰鄢郢迹隨造化久利與乾坤轉勝響積氣通紛綸消惟作石渠忽見踐金房安可托地人天子都嚴有仙人藥二門幾追逐三宮何億煥咫尺窮杳冥跬步皆悟漠才驚羽翰幽若靜龍蛇變明牧振雄詞棣華殊灼燦盛業匡西夏深謀贊禹宅黃雲拂得飛峰氣橫川躍佐肘扶賢運人期夢天開禮樂富垂芳詩書成舞勺清輝靖嘉電利器騰鏘鏘遊聖挹衡樽騰義恭木鐸端何包貳辰波瀾控文若旋聞刈翹新遽觀折葵崔稷尚

增補山陰志卷五

七

序揆閭良平公輔畧重臣資出守英藩涼水瘦襟梓觀偉材江洲訪靈嶠陽岫晚氣氤陰崖莫蕭索雌伏晏鯨奏雄飛更摯搏驚壘透烟霞騰狼亂枝格故固有歸夢他山非行樂他鄉徒可遊渟澗終旋泊景物觀淮海雲霄望河洛城闕紫微星圖書玄扈閣神功多粉繪元氣猶斟酌丞相下南宮將軍趨北洛橫寶併附驥列馬俱調鶴四野時速路五月先投簪池榭宜瓊管風花亂珠箔舊遊勞歷寐新知無悅樂天寒欲贈言歲暮期交約夜琴清玉柱秋灰變幾帳風雲動翰林宮徵調文篇言泉

激爲浪思緒飛成數千里揮珠璣五采含丹機鐘鼓旋驚鸛理喻俄抵鵲竊憤慚肅息叨聲逾寂寞長望恨南溟居然翳東郭此詩綺繪煥發比興溫然雖王楊盧駱未能先也然不甚流傳而王周李山甫林寬盧延遜周曇胡曾之徒鄙俚賤賤人羞道者乃有集行世噫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文亦有幸不幸哉

熊孺登洪州人與白樂天劉夢得相唱和有詩送弟孺復往廬山曰能騎竹馬辨西東未省烟花暫不同第一早歸春欲盡廬山好看過湖風

增補山陰志卷五

八

唐黃滔御史遊東林寺逸句曰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數不如六

楊衡自號匡廬山人其詩爲應進士謁行奉者盜之殆盡一日見其人問一一鶴聲飛上天尚在否曰如公所甚惜不敢盜也

楊衡符載崔華朱清卿廬山四友益詩友也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當得瀑布詩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鄭居生亦得此聯遂文爭之助教不能辨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後歸京師累任大理丞江州羣吏往京師猶指曰訟詩生也

五代江文蔚建陽人長于詞賦拜御史中丞坐勅
宰相貶江州治榮車奉母欣然就道嘗作詩曰屈
原若幸高堂在終不惟沙汨羅文蔚族子爲嘗
游廬山白鹿洞從陳貺學詩得風人之體南唐主
雅重之屢避不仕

福州僧可遵好作詩暴所長以蓋人叢林貌禮之而
心不然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山偶見爲和
之遊曰禪庭誰立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
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東坡曰石龍有口
口無根龍口湯泉自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

外山詩集卷五

何處見寒溫遊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
自京師還過焉遵作詩贈之曰上國歸來路幾千
渾身猶帶御爐烟鳳凰山下敲蓬咏驚起山翁白
晝眠元獻答曰打聽禪和萬萬千夢中趨利走如
烟勒石打快修禪定老境如蚕已再眠元詩雖少
蘊藉然一時快之宋筠州詩

僧可遵者詩本凡常偶以宜待衆生絕無垢之句爲

東坡所賞書一絕于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
者甚衆即日傳至圓通道遠在焉大自矜追東坡
至前途而途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即對東坡

自言有一絕却欲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
吟曰若能識我湯泉句我即愛君三峽詩遵得可
嚙不可漱幾多詩將墜降旗東坡既悔賞拔之誤
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稍快遵方大言曰子
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妬而去徑去棲賢欲題所
舉絕句寺僧方礬石刻東坡詩文誦而逐之山中
傳以爲笑老學庵

徐凝進士也其喜作詩當時賦廬山瀑布泉者
無慮千百輩而凝爲詩韻頗爲時輩所推許其辛
章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白居易

補遺詩集卷五

十

以元老詞客爲時領袖亦作詩美之以爲不可跋
及自爾聲多藉甚而後世想見其風采者獨得
此一詩也蓋其宗居易者其論如此而或者有惡
詩之目以此方之李杜之城則特爲凡陋耳凝之
字畫有行法固當因時而見况其筆意自具儒家
風範非規規于學字者存而論之亦一種人物也

書和

宋興詩僧不愧唐人然皆因諸巨公以名天下林和
靖之于天台長吉宋文安之於凌雲惟則歐陽文
忠公之于孤山惠勤石曼卿之於東都祕演蘄翰

林之十西湖道潛徐師川之於廬山祖可蓋不可
殫絕潛可得名最重然世亦以蘇徐兩公許之太
過爲病餘則徒得所附託故聞後世非能歸然自
傳也子觀雲丘詩平淡閒暇蓋庶幾可以自傳者
政使不過呂若仁穠養直朱希真王性之范至能
亦決不泯沒况如予者烏足爲斯人重哉其徒覺
靜以遺稿求題其後十歎吾門不厭故日之書嘉
泰四年二月乙巳登澤陸某書

詩集後

右幽林思廬山林數人韓覃撰余爲西京留守推官

時因遊嵩山得此詩愛其辭翰皆不俗後十餘年

東坡先生集卷五

上

始集古金石之發竊得之不勝其喜余在洛陽凡

再登嵩嶽其始往也與集本作以梅聖俞揚子聰俱其

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兌道揚子聰俱當發

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揚子聰已死其後柳

魯幾道聖俞相繼皆死蓋遊嵩在天聖十年是歲

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二十

一年矣遊嵩六人獨余在兩感物追往不勝集本

作可愴然六月旬休日六一題跋韓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

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

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開闢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

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

中不佳無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

耳東坡書局明發

宗流絕壁散雲烟翠洞深巖際松風清飄飄灑塵襟

觀蘿玩猿鳥解組傲園林茶果邀真侶觴酌洽同

心曠歲懷茲貪行春始重尋聊將橫吹笛一寫山

水音與高安葛格道純同遊廬山簡寂觀道純誦

此詩請書之石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汝州開緣

副使蘇軾和仲書集後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

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

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遊可粧

淡山裡人人識故侯既而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絕

句云青山若無素樸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

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游杳靄間如今不是

夢真箇在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

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開

元寺主求詩爲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香古來

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

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

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

游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

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

山之詩盡于此矣東坡居士自記廬山詩

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智

遂作此詩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

頗延年送錢二千萬即日盡送酒家與蓄積不知

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難陽蓋

合彈與饒銀獎九比哉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庚戌

伏追涼于護國院與余洪範問來候公出此卷戲

題山谷

百花亭梁大同三年刺史邵陵王綸所作此詩出英

華集皆佳句也崇寧元年八月壬戌來集斯亭其

甲子又來四顧徘徊恨詩人之不可見因大書此

三詩遺寺僧宗素俾刻之堅石後來者得觀覽焉

修水黃庭堅

山谷至廬山一寺與萃僧開爐因舉生公講堂詩末

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

寄聖觀道士黃至明開小隱軒大守徐公爲題曰快

軒庭堅集句詠之曰金華牧羊兒一粒粟中藏世

界使君從南來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盧鵲杳鸛

鳴杯一杯一杯復一杯玉山自倒非人推廬山秀

出南斗俯登高送遠形神開銀河倒掛三石梁砂

崖倒石萬壑雷吟詩作賦北窓裡安得青天化作

一張紙長鯨白齒若雪山我願因之寄千里

黃庭山谷之父也作大孤山詩有句曰銀山巨浪獨

夫險比干一片崔嵬心山谷傳藝文章種性如此

往時叢林老病多以講宗爲心阿彌子從事筆視子

遊寺時省息衆中多習氣挾磨不去時時作未忘

情之語隨作隨棄如人高笑幸其不聞過廬山見

弼上人出一巨軸讀之浩然不可諱爲多言之戒

昔殷浩喜作詩不甚工書出示桓溫溫戲曰子勿

犯吾倘見犯即出子詩示人弼上人不見惡願勿

傳乃幸石門張弼上人所著詩

李德茂有塊石如圭山雙劍峯求詩于洪覺範覺範

有句曰胸自能藏大千界掌中笑看小重山飛來

華岳一峯失幻出止廬雙劍間石門文字

瑩中謫通州夜讀洛浦錄乃大有所悟歛口長息曰此句唯覺範可靜然渠在海外吾無定光佛手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光祖者覺範所愛嘗呼來授以此句覺範倘有生還之幸而吾以去死不遠恐隔生則託光祖授之如太陽直擬付遠公錄耳于是光祖日御武蹄足至通瑩中無視備月日非寄附所可姑置之明年子還自朱崖館于高安大愚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廬山因家焉督子兼程來予以三日至益城瑩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于事子曰敬奉教然子兄時好

海陽縣志卷五

五

食肉毋使持齋子叩頭乞先飫食肉一日母許之今亦當准食肉側先吟兩詩喜吾二人死而復生如何瑩中許之予詩曰雁蕩天台看得足盡撒兒女寄蓬窻徑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各節逼真如醉白生涯領客似襄陽向來萬事都休理且聽樓鐘一夜撞與公靈鷲曾聽法遊戲人間知幾生夏口襄中藏畫像孤山下謠歌聲騎消已覺華無蒂磯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汀城瑩中喜而謂曰此詩如岐下猪肉也雖美無多食後三年子客漳水見瑩中姓勝

采自九江來出詩示予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示何幼爭先世路機關惡遊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予謂勝采曰公擬叔詩如食鱖魚唯恐遭骨刺耳與岐下猪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夜語

李太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採金屑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羣煩江文通擬王微君詩云水碧驗未蹟金屑靈詎縮翰曰水碧玉也金屑仙藥也又擬郭璞云微駝摘水芝凌波採水碧謝靈

海陽縣志卷五

十六

運入彭蠡湖口作雲物多珍惟異人秘精魂金屑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又云柴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繡未知何物余常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洪炎雜家引舊說云宮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圍一里疎直百丈上有玉膏可採梅聖俞聽潘歙州話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濕腹風力豈能如日氣豈能眼攪之不可得滴漉空在掬豈非水碧耶予久遊廬

山不開有此西漢書

杜詩云匡山讀書處白頭早歸來李太白青山人多遊也盧故謂之匡山西漢書

昨魯聖寄江州司馬詩淪浦音聞似永帶盧峯見說

似香爐此二句極工蓋用何遜詩淪城俯淪水淪

水繁如帶日夕望高樓耿耿青雲外而注不知引

姚了敬嘗手選古今樂府一帙以發英公疎喜還營

宮詞爲冠其詞云霞散綺月沈鈞簾捲未央樓夜

涼河漢接天流宮闕鎖清秋瑤階倒金張露玉聲

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涼州富麗精

工誠爲絕倡

予往與龜齡同在山見其拒佛說過于楊墨乃來

廬山讀數詩皆食蔬帶葛藤韓退之決非大顯

所能移道一而已丁亥清明周益公題王龜齡石鏡溪詩碑後

朱晦翁廬山紀行詩斯須莫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

從地湧寶殿穿林飛又有觀野燈詩云須信地靈

資物化金膏隨處發精光余謂馬血之爲轉誤燐

人血之爲鬼火此所謂昭明熬蒿悽愴也若廬山

之野燈與杭州之湖光蛾眉之佛光金堂之聖光

江賦之陰火山川寶玉之氣也竊草尚能爲螢水

柴亦能發燄况山川寶玉乎

白鹿洞脩復志使御使以倡明正學屬張東白先生

先生辭而以教事屬胡敬齋寄以詩曰游游流水

泛輕杯千古風流又一時五老雲端應失笑此中

真趣幾人知敬齋辭之曰五老峯南鹿洞前和風

滿袖暮春天道隨日用無他慕何獨當年點也賢

江州琵琶亭詩板甚多李鄴孫惟留一篇夏英公詩

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

大笑何須淚濕青衫韓愈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淪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

佳英公公僕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

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

來爲逸賦樂天謫官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

况臨絃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字月流詩曰樂天當

日最多情泪滴青山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

聞閨女琵琶聲劉敬貢

武穆寄浮居悲海淪滿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

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貪功業要刊

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丁寧寄與東林老蓮社

從今着力修史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遊廬山暇日出詩必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幹參天一萬林廬山佳處著浮圖祇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正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卻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霓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繞兩旬而得湖陰之計矣紫微蓋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八

詩歸卷五

九

字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聲節自以爲不及阮而後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泪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亦舒徐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洋其出于蒼者蓋解投官馮椅爲之序也呂文鎮遊琵琶亭龍鱗洲見之呂令賦詩龍即席爲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絃江心正好看明月又抱琵琶過別船呂大衡名仁大周德清過廬山賦朝天子詞曰早霞晚霞粧點廬山

画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齊餘人來茶罷嘆浮生數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爲字有廟江壩乃爲婦人狀龍圖閣位學士陳公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臻女郎形遇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霧時稱佳句

詩歸卷五

十

譚子友憂過詩陽爲子停舟二日每論及詩卽曰當求穩法子以爲譚子固自勉其所未足也後檢杜詩曲江對酒注云徐師川嘗見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去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子以爲亦是少陵求穩法也西清黃子美中過九江爲子書食研室額更以詩見贈曰終年生計石田間食研名室題市園載酒不無人狎至披襟嘗與月相關茂先學富書多來司馬家貧壁屢聞只恐顏成蓬壺滿尋君強半在廬山此詩使熟事若生足見手筆結語更有蘊藉未易材也惜全集不多見耳然在楚人中可謂大雅西清李司李諱長德者以行部之餘出遊廬山止于讀書之舍予以制義托主僧請教焉公問文未終篇卽躍起曰此子能詩何不將詩來看予愕然併以詩

進公大加稱賞有問予乃從容請曰拙作何似先生知其能詩也公曰子筆墨間露露有幽香之氣

也子語同社舞服先生有奇見云西齋詩話

柴桑詩派淵明先生開其宗國朝則有張子來儀刻

有靜居集余子九堦刻有九崖集王子蓮峯刻有

蓮峯集萬子浚原刻有草禺子集吳子蘭即刻有

清夢齋詩萬子禺存刻有白雲宮遊諸集曹子象

先刻有晒鳳軒稿同輩有劉子觀欽刻有退堂詩

吳越吟問竹詩冰諸稿喻子心如刻有石浪亭詩

詩話

子

鄒子五從刻有肩鼻篇越子彥清刻有水筆齋稿

陳子公升刻有敦古堂詩呈露草黃子嗣附刻有

北遊草遊廬山詩記熊子九有刻有石吟軒詩趙

子力品刻有分綠軒詩又與子共刻蘭泉草吳子

木倚刻有溪溪諸詩萬子畫初刻有蓮花峯詩郭

子雲琴刻有小草吳子小似刻有醉餘文子用昭

刻有涌山閣集鄭子正凝刻有八客吟黃子非雲

與子同刻南湖詩社共敬堂集尚未刻也子刻有

秋風吹上下遊草山中六日其自選十七年詩亦

未刻也此柴桑之苗裔也刻之以俟後之採詩者

詩話

國朝僧詩禿大師而外其不知者自多特述所見聞

亦以備採擇云爾子聞而知之者吳有秋潭蜀有

守心見而知之者楚則有恒度道相晚有若白像

有等可匱木拙生彭澤有牟耶廬山有石照石僧

湛蓮九水薰水香谷唯是正雲西一秋水小遠師

慈玄苞十數人後來之秀尚未盡枚舉云

觀款次韻甚工子不能涉其勞也用賂觸手皆詩子

不能闕其捷也彥清重開直入子不能當其勇也

公升憑吊飲飲子不能爲其淒清也若酒邊花下

詩話

子

分韻酬吟子于數子亦有微長西詩話

子江西人在唐能詩者不甚多亦無所考劉存虛鄭

谷李嘉祐其最著者也後見施肩吾爲洪州人孫

魴爲南昌人袁睦爲宜春人沈彬爲高安人今讀

來鵬寒食詩云分明記得還家夢徐孺宅前湖水

東是來鵬亦南昌人也陶岷西華山下詩云匡廬

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身是陶岷爲子榮榮

人也西詩話

艾子千子品藻斯文爲當世第一其論子

二關廬亦予知己

千子即提筆題千箋云昔聞退之言顏師囑囑兒女細若絲忽如勇士赴敵場萬馬千軍神飛揚大聲清吹小聲細啾啾百鳥孤鳳鳳我惜此道久淪亾子知其解詩中王詠求花鳥何足論徒使水炭置我賜千子未嘗作詩聞子能爲此語不可謂不知詩也黃魯直云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及古人者意蓋指子瞻也千子能坐進此道子必不以魯直之言言千子矣

詩話

彭澤兵火中孤城俱燼惟觀欽適堂獨存蓋其巋然魯臺光殿矣同里以迴名之觀欽詩刻其多枚貯

神陽雜記卷五

三

其內豈有神物護持耶

詩話

十一日戊戌泊耶亭耶亭當作宮爾雅大山曰宮也虛高二千三百六十丈摩越其清湖名之所由興也張曲江彭瀾詩廬山丘陽游孤石當陰衡世傳其神爲青洪君能分風南北借寶行船怒濤驚駭潮洶噴噴仰睇清晏素綃紫帶紫袖接熱眞日蕩心怡情不暇周過此而藉口神既風帆一息寧不負茲滄滄者波也成五言古一首落日隱高岑孤帆逆清度停機裝晚涼留情恣覽驚濤駭駭奔雷魚龍拔蛟怒濤起濺赤髮沙際如吹霧返照射方

紅停雲遙相如嵐靜匝山腰光錯露垂鋪靈祠獨響陳分風祈前步總無江海心倪看悅鷗鷺安得十日淹洗蓋蓮蟾兔

杖

王荆公言晉人爲文無如遼公

淳化中有李介者序仲明逸集于九江名江南小集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綉屏風但無骨耳

東齋記事

夏錄幼學于姚鉉使爲水跋眼以萬字錄作三千字

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錄蓋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

爲時所稱

宋水記

神陽雜記卷五

三

見氏曰夏文莊貴顯凡四十年天資好學日經史百

氏陰陽律曆之書無所不通善爲文章尤長偶儗

之語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爲詩巧麗皆山勞蜂

腰斷溪流燕尾分之類

楊冠卿館于九江戎司趙溫叔罷相帥荆南道由九

江守帥合宴楊作致語曰相公依台問喜看衮纓

之東歸潯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舊曲溫叔再三

稱道

贊耳

機華文行選輯

書

江西廬山崇霄峯下有石莖臺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絕入華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榛莽乃樺六字可辨餘巨識後役追尋之已迷其遺矣

晉永初三年宋王劉裕從秦中還紀功銘一闕於九

江其文曰沸秦洛伏大漢古篆書

梁武帝鑄一金問鵠老子五千文蕭子文書之沈于

九江中

機華文行選輯

手

王羲之於九江作書間高五尺四面周恆書偏刻之

沈於水中皆真隸書二則出

崇寧間彭諫議君守尋陽役兵于山間刷石得一大

石中空內有一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刻文乃王

逸少書治頭眩方也東觀漢記

唐節度使溫韜發太宗駝鞍大獲鐘王墨跡多歸廬

山隱士鄧元素

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諸額雖云筆力皆種種可

愛未希得

顏真卿嘗使童奴刻已所書奴輒以意修改之六失

真雖廬山及吉州題名書已印去後人爲刻之乃得真云

余嘗評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軼絕塵處書家未

必謂然惟翰林森公見許近觀郭忠恕序字源後

云家君授以張顓筆法乃知人中常自有精鑒耳

山谷跋魯公東
西二林題名

慶元中泗州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文重刻石

於益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家

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大

劉丞相既刻法帖于郡齊後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

機華文行選輯

手

歸私第于項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

絕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

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於姑蘇與九

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唐第題字

三兩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以上二則曹士見

薛尚功法藏法帖十卷碑在江州重廣鍾鼎篆韻

七卷江州公使庫板一卷象形奇字一卷需用名

目五卷韻

夏康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序併全銜者好別有體

翻本不可用此書板多而好看極不易得韻內所

載字多云非人字集初無出處不可據信且又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然古文別無文字故前列之吾丘衍子行學古篇

江州製本首行製會字五行缺滿字六行坐其二字七行詠亦二字八行清惠風三字九行之盛二字正當製處餘同從州本考案餘事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彜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爲漢禍也後百年與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真中篋指神題跋如牛腰焉既題躬歸其禍可謂奇識嘉定壬

淳熙監製卷五

天

申忠定之子榮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記堂

右廬山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爲隋大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而字法老勁疑公之書也西林道場者僞趙將竺氏捨俗出家名曇現始居于此晉大和二年光祿郡陶範始爲現弟子慧永造寺而號西林按兩京記隋嘗更名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十三季建也顏魯公寓題碑陰百餘字尤奇倅今附于碑後

右西林道場碑渤海公撰公在隋爲太常博士時作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世或以爲公自書公時

年尚少又字法與公書不同不知何人書也按集常述兩京記隋改佛寺爲道場此碑大業中建設本有謂之道場也以上二則六一題跋

廬山石刻極富懸崖絕澗皆仰其石刻之不必碑也東林李北海製碑奇甚世傳北海碑多自刻凡碑後石工秩岑芝黃鵠仙之類皆借名然廬山自有善工且有賢而寓于善工者不可不明於後世也宋趙郡李始溪之儀曰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退而求其真蹟卒不迫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每作字必嘆息不得其人

淳熙監製卷五

天

相與表發比過金陵所見如廬山時至其書筆則又過之追詰其所自蓋廬山人陳姓名格從事于此十二世衣衣是九技之善如庖丁解牛輪人人遇而不以力會然後爲得况十二世傳習之久邪彼微幸于旦夕之遇者雖資藉展轉豈得不自愧哉若姑聽所稱陳生使北海得之亦不必自矜刀絕矣

釋夢龜莫知其系天復中寓東林寺作願草奇稚百出雖未可詭驚鴻飛鳥之迅而筆力遒勁亦自是一門之學唐與士夫習識字學此外惟釋子多善

之而釋子者又往往喜作草字其故何耶以習承
快素前爲之倡名爲草法雖動當世則後生晚學
瞻若光塵者不啻蠶蟻之慕於是其徒亦有駁駁
欲度不可得而掠者如夢龜其人也宣和書譜

余蚤有慕蘭之志雖于公無能爲役而始初名官亦
有適相似者故于公平生言行頗得其詳而公所
爲易解日錄辨及簡牘數十取素尊堯集家書千
數百言凡皆得其真蹟而藏之是帖蓋晚歲自九
江移南康南康移山陽時也宣和三年八月方迄
既平蔡氏方以飛語謂公之皆嘗爲寇所抄取公

海陽縣志卷五

元

竟坐遷山陽君子亨否頌墓無毫髮加損也祇以
成宣靖之亂耳宣和之六年而公卒又明年而劉
諱議卒元祐氣數既盡北內懷然則亂匪降自

鶴山跋陳忠肅帖

李龍眠有白蓮社圖

白樂天常以文集留廬山草堂屢公逸宋真宗命崇
文院寫校包以班竹帙送寺帙出卷外又有帙藏
之如今裏祇之類

黃其弟叔豹妹柄子相及朱張劉義仲李彭同來瞻
永禪師素像觀碑陰顏魯公題字愛碧堯流泉凌

厲暑氣徘徊不能去崇寧元年五月癸亥山谷題西林寺

黃其自江西來會王宰朱章道士湯居善周已于

此堂觀四山急雨草木皆成聲崇寧元年五月甲

子曉發東林山谷題太平宮壁有石刻

此經最貴徐所書今或漫或燬可致者獨灌溪
本但恨傳刻失真耳山谷遺蹟自當盛行於世故
四明別駕陳彥藏而未刻者爲其非全書也然經
後語類而次之計所欠無多山谷翰墨滿江南盧又產藥石取諸人而補華衣攻他山而傳嗣墨

海陽縣志卷五

三

斯無難矣此孝子慈孫所宜勉也乾道丁亥十二
月二十三日敬親於天池院文殊亭

魯自題卷後云寫到此絹已盡亦可笑然觀以
前九分筆弱終不成器可謾留與六郎學書若兄
須諒當以舊溪白絹寫一卷他時寄上其再拜

後又有跋云得李伯時畫須菩提乃求魯畫書經

已已秋木叔周益公跋黃魯直所書全剛經

右見熙寧中陳令舉賢良廬山記乾道丁亥十月已
未子來遊宿焉明日登採訪使者問望疊石峯僅
在百步間相連卽獅子峯石山無草木曉日下照

宛如赤城奇姿巧勢不可名狀乃取李太白屏風
九疊雲錦張之句題其傍曰雲錦閣龍潭在觀後
里許水作瑤琬色其中數丈正黑如觀湯善翔云
深數十丈相傳爲洞天之門未知然否潭上有靈
澤龍祠殆緣淨亭基耶淳熙已酉秋熾舟南康畧
來山南不暇再往惟一至折桂登黃龍觀而歸同
首舊游番二紀矣明年道錄皇甫居中以事來廬
陵求予書太白詩將刻之觀中欣然許之黃雲正
倚五老雖晚出然登覽最遠前守朱元晦所創其
名亦出此詩云紹熙庚戌以上二則別蓋公

李太白廬山詩

三

李太白廬山詩

李太白廬山詩

胡周父史筆文華著聲三朝義門碑其有古風中經
兵火得賢宰呂仁甫表而出之又可得遂子惡石
本頗難爲刻板付陳氏裔孫兼善使攜以歸几族
人皆當道之一本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尚其勉旃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亦庶幾焉銘以居官爲若
官疑後來碑誤紹熙五年十七日周益公跋德化
右隋廬山西林道場碑文歐陽率更撰而不云何人
書要當出于一手昔唐常紳錄劉禹錫嘉話載率
更行見索靖所書碑下馬布氍毹坐觀二宿而後去
又云率更不擇紙筆皆能如志惟其好古如前說

之勤是以肆華無不臻妙理當然矣三門第逸姓
名亦名筆也慶元丙辰十一月己卯平岡老叟周
某書益公跋廬山

和寬字居之紹興初任士親尹彦明過九江時所與
帖其人可知嘉泰壬戌二月戊午平岡周某題益公

煇帖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會昌中廢
之大中初黯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道
麗可愛而世罕有之六一跋後

右字畫頗佳而傷於柔媚世傳墀工小篆此豈其筆

淳熙監臨卷五

三

耶一作

六一居士跋李德裕大孤山賦二則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體寺詩游靈巖記附覽三子之
文皆有幽人之思蹟其風尚想見其人至于書畫
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畫
其殘篇斷塚爲世所寶傳于今者何可勝數彼其
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于此小藝豈其習俗承
流宋爲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始漸趨
尙漸久而遂至于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
忽書爲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
者世亦不甚知爲貴也至於荒林敗塚特得埋沒

之餘皆前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性往今人不及茲甚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爲劣而亦不爲俗態皆忘憂之作玩也六一居士說賦選觀海七年每遇私忌齋僧供佛多不能如舊今者北歸舟行豫章彭蠡之間遇先軋成國太夫人程氏忌日復以困風滯留齊薦尤不嚴具敬駕榜嚴經中文殊師利法王所說圓通偈一篇少伸追往之懷行當過廬山以廬山中有道者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八日書跋所書

承禪師書骨氣深穩體象衆妙精能之至又造疎淡

海新藏卷五

三

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議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叔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宗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潔拔萃尤工于小帖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癯氣骨絕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譴殺劉泊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

攷其實劉泊末年偏念實有伊霍之語非詩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泊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志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卽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于

海新藏卷五

書

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次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書唐氏六家書後

太師魯國顏忠肅公爲湖州牧州產禪材磨斲而成

與辭并行不可勝數後得一石終山之窮僻得之于自然然本有龜趺頂有龜雖不甚成而竿踴值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自湖州出蕪臺入毘陵轉丹陽游建業都無稱立次江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竄引直到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睹而神祠口祖將軍公視其詭秀與肥村叶即自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聖亭南有爐峰北潯陽城九江爲千艘歷階亭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爲天下

蘇陽縣志卷五

聖

下最庶資三善相持萬古後典州吏于州之九江驛有修壞之勞狀其未績乃取斯碑爲九江驛材焉歐陽脩過江州稅于斯驛爲文弔之

李渤隱廬山據古縣往高蹈德者接與老萊子黔婁先生烏陵子王仲儒張鴻六人圖其像贊之以自警

張慶會新喻人洪武中爲德安學訓子宗悅世其官克紹先業文行可觀精于字學篆隸皆古法處質安別業有朱晦菴所書讀書處三字古絕健絕予與質安讀書其中用劉慎虛深柳讀書堂句名

一額而集越凡夫草萊爲之更覺妖媚乙亥秋同質安遊於墓不見人家有董思白所書綠天曉有書經葉習淵疏爲洗硯潭二語大似深柳讀書中景而字復在古與嬾之間乃取而描之以歸刻于兩楹遂成三絕質安爲人質實無妄文甲子舉于鄉廿年間淡如也數年始爲詩亦以古樸爲尚然比之于高達夫已發十年矣予與質安正是讀書之候但恐無閒時如吾兩人在深柳讀書堂中耳即城南古香閣爲李于文宰別業文宰嘗吟嶠碑篆迹欲采爲懸置之池亭余爲之拈魚參水國爲佐

蘇陽縣志卷五

聖

花辰併草臨于楹上同社以爲當境惟肖不似強作語二聯下氣大西齋詩話

遠公有江淮圖宗少文入廬山結屋就釋慧遠有表欲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通睹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謂之無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孫訓承明三年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少文所作向子平園于壁上齋老子莊子自隨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自圖阮籍遇樵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

魚復候子響爲江州原還園遺測日少有狂疾尋
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
浹然已足豈容常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
及不告而來測不及避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
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
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倘
扎輕以自方耳

朱武帝東征劉毅道廬山隱士宗炳獻一筆畫一百

事帝賜以犀柄麈尾

東觀
餘論

朱楊安道九江人學范寬山水用焦墨太重耳

國繪
寶鑑

事跡
補遺卷五

三

丁野堂名未詳往廬山清虛觀善畫梅竹理宗因名

見問曰卿所畫者恐非宮梅對曰臣所見者江路

野梅耳遂號野堂

國繪
寶鑑

僧德止號清谷工畫善畫廬山每真觀二壁朱文公

題其上

國繪
寶鑑

大師張嗣成號大玄能畫龍亦嘗見其所畫廬山圖

國繪
寶鑑

僧德正信州人姓徐兄弟皆郎官侍從登科爲平江
教官棄而出家是日即勅住江州圓通寺開堂拈
香爲三世諸佛於是其徒不吝奔去右廬山南堂

石菴服漆辟穀登山臨水橫笛自娛嘗煇指供佛
兩手止存四指粗可執筆而畫意自足其松石人
物專學龍眠遇興伸紙揮毫頃刻而成貴勢或求
之絕不與畫

江州張氏收李重進道裝像神骨俱全云是顧宏中

筆末元章

顧凱之有雪霽望五峰圖

國畫見
周錄

又題工書太平車及江州車

宗室重儀收古廬山圖一半兒是六朝筆位置寺基
與唐及今不同石不皴林木格高挽舟人色舟槳

詩陽雜錄卷五

三

非近古今所惜不全也

未著
畫史

樓大防作夕即出示其近得周文架所畫重屏圖祐

陵親題白樂天詩于上有衣中央帽而坐者指以

相問云此何人邪明清云頂戴大父收九江於廬

山圓通寺撫江南李中主像藏于家今此繪容印

其人文架丹青之妙在當日列神品蓋畫一時之

景也啞走介往會稽取齊收李像以呈以而貌迥

服無毫髮之少異因爲跋其後樓深以賞激樂而

明清巧外得請以詩送行後一篇云遂初陳迹遠

安涼擊節青箱極薦揚謗嘆于儂情易厚典刑使

我意差強東屏唐書論中主古殿遺文話阿章舊

事從今向誰問尺書時計到淮鄉報應

子在蜀得此二卷蓋名筆規模龍眼而有此得處李

子子聿手自裝號藏之慶元丁巳中秋前三日放

翁識放翁跋歸去來白壁圖

李十潭想作畫寄大林還羽鶴上人自題以詩曰夜

向圭廬眠早向圭廬起看山不當山簾筆畫山水

老不欺心如我何無端麼却人問紙

脫歸真梁人宋太祖時以道士名對自言畫得錢

沽酒竟醉此外無能者嘗爲廬山道人寫鸚而燕

《海陽縣志》卷五

雀不敢來集薛士龍跋孫元可所藏鵲虎圖有曰

仙人道士形已忘解衣磅礴縣宋王虎冠虎鄒虎

張跟百獸望之怖以性寫鸚鳥雀爲罷翔在廬有

潔清祠望諸君戀之政事堂坐令帖伏犬與羊其

見賞歸真如此

海陽縣志卷五

雅卷文行遠輯

典籍

漢歐陽高受伏生尚書以授九江朱普普授桓榮

後漢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宏敬仲

受學於曼卿作詩序賈逵父農亦學毛詩於曼卿

侯霸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講

法性論明報應論釋三報論辯心識論不敬王者論

沙門袒服論佛影讚妙法蓮華經序修行方便禪

經序三法度論序大智度論序大智度論要略鈔

《海陽縣志》卷五

二十卷同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并羅什法師谷右

十三部總有三十五卷晉孝武及安帝時廬山沙

門釋慧遠撰維摩經子注五卷窮通論有二部六

卷晉孝武帝時廬山東林寺沙門釋曇首說說記撰

以上法

僧序者般若無知論九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讀之

曰善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

民見肇此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因以呈

遠公遠撫几歎曰未曾有也因共披尋玩味更存

往復

自仙苑告成金河靜濟敷字華品汲引塵襟隨機候而設謀猷逐性欲而陳聲教網羅一化統括大千受其道者難罄傳其宗者易曉遂能流被東夏時經六百翻譯方言卷數五千英俊道俗依傍聖宗所出文記三千餘卷莊嚴佛法顯揚聖教文華旨奧殊妙可觀歷代隱顯部秩散落雖有大教不足者多尋訪長安滅向千卷唯開廬山東林寺即是晉時慧遠法師所造伽藍綱維住持一切諸經及以雜集各造別藏安置並足知事守固禁掌極半更相替代傳受領數慮後法滅知教全焉

法苑珠林

齊書卷五

聖

天嘉六年外國王子月婆首那末遊宦嶺南深妙靡測聖凡奉持聖天王般若經一部於彼翻譯表獻京師某校彼前名其合符美絕三乘之通教貫六度之淵海如開暗室以照僂疊十方衆生若貧人之獲寶四部弟子等力士之得珠金騰寶印始茲辰而一啓智慧寶法洎爾時而方具故知如來付囑必俟仁王般若興隆期于聖運弟子纂承洪緒思弘大業願此法門遍諸幽顯今謹于其處建如千僧如千日勝天王般若懺見前大眾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般若波羅密禮勝天王願一

切衆生勸求般若若不避寒暑如薩陀波奇不受身命如精進力菩薩得般若之性相與般若而相應攝諸萬有住安隱地含靈有識悉獲歸依俯首敬禮常住三寶

陳宣帝時天監初撰文

此一篇劉處谷刻石在廬山以千觀之司馬子微所著八篇今晉賢達之所共傳後學豈容置疑於其間此一篇雖云簡畧詳其義味安得與八篇爲比兼既謂出于子微乃復指八篇爲道士趙堅所著則堅乃子微以前人所著書漏奧如此道書仙傳豈無姓名此尤可驗其妄于故書其後以杜觀者

齊書卷五

聖

之惑已未十一月二十一日放翁書

意誠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子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以見于文編餘者大抵重複燭九而第八篇中所載寄方圓二十國事故爲清誕其略云方國之偁盡身皆方其俗惡聞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起臂露心曰此心聞即圓因則反是言國之偁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偁口以下宜爲一衆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遑至云惡國之偁男長大則殺父女

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僧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
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爾國之僧子孫長大則殺
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于事無補次山中與
與日月爭光此書雖不作可也惜哉洪齊齊
張元子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
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驛鎮淮南
寄語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
不復存其後嚴道宅爲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泰
王從榮又寫本寶院之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
東林所藏皆篇目次第非真與今吳蜀摹版無異

東林寺集卷五

聖

宋敬求
延朝錄

白香山于東林寺經藏中見遂大師與諸文士倡和
集卷其後亦以所著文二千九百六十四首爲六
十卷納于藏中約不借外客不出寺門今併不存
集
長慶

禪者精于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于翰墨故唐宋僧
史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
長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暗
以承明爲典福嚴頭爲施身又聚衆碣之文爲傳
故其書非一體予甚悼惜之頃嘗經行諸方見傳

大承傑之衲能祖肩以荷大法者必竭欠而殫之

蓋有志於爲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諸墓
洛魂魄遺失其存者無幾宜和政元憂於湘西之
谷山發其藏畜得七十餘卷因倣前史作贊使學
者榮其爲書之意書既成有佛鑑大師淨因者曰
噫噫此先德之懿也願首傳以爲畢生之玩因以
父事佛焰以大父事雲菴而視余爲季父也因生
廬山之陽游方飽叢林參道有知見恭謹季父蓋
其天性而福藉雅尚若出自然與余遊餘二十年
久而益敬古余欣然授之因以謂此書當得妙於

東林寺集卷五

聖

筆札者傳之於是憑川道者敬傳願施其能傳以
伯父事佛焰以兄事佛鑑其能書乃風昔筆格不
擇精麗兼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衡斜布列學
象棋畫非特字工而已丁詩善丹青兼衆妙而有
然未嘗以自多長坐不睡一食終日者十二年矣
人以爲難而傳以爲易久遊雲源之門得其旨要
者也六月二十五日佛鑑攜此書來請記其本末
而以謂先覺之前言往行不聞于後世學者之罪
也聞之而不能以廣傳同志之罪也今子既以傳
欠之而因又善傳傳公又成之嗚呼後世覺者

之當想見法席之盛也石門題名

唐西山翠仙會真記五卷九江施肩吾希聖撰唐有

施肩吾能詩元和中進士也兩會集仙傳稱呂

巖之後有施肩吾撰會真記蓋別是一人也考通

唐廬山禪居記評事楊凌撰柳柳州序稱為文人之

選

僧修睦東林集一卷睦唐僧死揚州朱遵之雜

陳伯宣注史記八十七卷于江州

伯宣因裴駢說有所未悉頗增損為之然多取司馬

氏索隱以為已說凡八十七卷今篇殘缺考通

唐廬山志卷五

宋劉夢遊原作資治通鑑外紀十卷其父漢凝之家

廬山臥公所為賦廬山高者也

宋著作佐郎陵陽李道傳貫之集未晦翁門人廖德

明子晦而下三十二家刻之九江

思遠筆錄九江王萬撰也寓以靖康元年以禮部尚

書入翰林雜記當時聞見凡二十七條又易簡以

布衣名為說書遂顯用寓後拜左轄使虜辭行滿

官職表

宋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李潛曰此書項得之廬

山一異人或云即許堅也李潛亦宋崇寧間廬山

隱者

宋九江周燔所次古易

宋天禧中苑謬昌撰易講壁簡一卷自謂其學出於

益甫李處約廬山詩堅程正叔胡翼之皆取其說

廬山記五卷晁氏曰皇朝陳令舉舜俞撰先是劉煥

嘗為記令舉因而增廣之又為俯視圖紀尋山先

後之大陳氏曰劉煥疑之李常公擇皆為之序令

寧熙寧中謫居所作

廬山紀遊一卷陳氏曰開封孫惟信李商隱常大李

登山至絕頂盡得其景物之詳嘉祐初年也惟信

唐廬山志卷五

能為詩詞善談論蓋嘗有官棄去不仕自號花翁

遊江湖間人多愛之考通

海陽志十二卷陳氏曰趙功即見百揆元采撰淳熙

二年大守開封曹調為序考通

續廬山記四卷陳氏曰南康守廣陵馬玕錄山中碑

記之文以續前錄考通

宋伍喬詩集一卷九江寓公江南進士第一人

日涉園集十卷廬山李彭商老撰彭尚書公擇家子

弟也東坡山谷文皆與往還

廬山百境詩二卷南陵居士王家道輔所撰也德安

有岷山

遠遊堂集二卷 知江州夏倪均父撰倪英公咏諸孫

即知江州

宋李公擇廬山奏議十七卷 公熙寧間爲諫官論青

苗法而罷早年讀書于廬山有微廬山志一卷

廬樓記述三卷 琵琶亭詩一卷 見文獻通考

尊生要訣二卷 宋廬山陳華所附益也

韓登江州事迹三卷 注張密

張修九江新傳錄三卷 一日張密

李昇江州志八卷

馬玕江州圖經一卷 傳馬玕撰卷五

張僧監潯陽記二卷

江州諸姓譜十一卷

潯陽陶氏家譜一卷

潯陽琵琶亭紀詠一卷

潯陽廬樓題咏一卷

陳聖俞廬山記二卷

張密廬山雜記一卷

朱端章廬山拾遺二十卷

廬山事迹三卷 不知作者

卜無咎廬山記拾遺一卷

錢聞詩廬山雜著一卷

姜輿廬山遊覽集二十卷

袁陟廬山四遊詩一卷

羅浩源廬山雜詠詩一卷

廬山南凌雲精舍記一卷

廬山簡寂觀詩一卷

廬山瀑布詩一卷

惠遠廬山集十卷

法性論明報應論釋三報論辯心識論不敬王者

論沙門袒服論佛影讚妙法蓮華經序修行方便

禪經序三法度論序大智度論序大智度論要畧

鈔二十卷 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并羅什法師答

右十三部總有三十五卷 晉孝武及安帝時廬山

沙門釋慧遠撰維摩經子注五卷 窮通論右二部

六卷 晉孝武帝時廬山東林寺沙門釋慧遠撰

撰法苑珠林

僧光白蓮社集二十卷

又虎谿集十卷

劉遺民集五卷

張野集十卷

張孝秀集廬山僧傳

宗炳集十六卷

雷次宗集三十卷

廬山山人集

張宰蓮社文集五卷

董嗣杲廬山集

裴均父湓城集五卷

湓江集文六卷

蕭一致濂溪大成集七卷

晏殊集一百卷

策論十三卷

陵奏三卷

重校古文四聲韻五卷

聲韻圖一卷

王韶奏議六卷

政一初令式九百三卷

熙河陣法一卷

教陽子七卷

楊王韶手詔一卷

王宋南阮集一卷

天涯海角經一卷

元戴羽著武侯通傳三卷

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

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

錄

童潮九江府志

王世懋饒南九三府圖說

何輔之柴九江府志

陸君起菱龍九江府志

袁臨侯總威潯陽紀事

胡鹿遊宗虞九江府志

江念鞠殷道九江府志

瑞昌縣志

桑子木喬廬山紀事

范祖生初續廬山紀事

李鏡月澄廬山志

陶淵明集

張來儀羽靜居集六卷

陳惟寅汝秩廬山詩

于彥成立廬山詩

勞虛音先生堪憲章彙編六十卷

詩海淵源八卷

附遺兵較稿多散失

柳匡廬先生那傑世廬小序

余可敏先生文獻九崖六卷

當無刻本願治癸卯秋余在會城先生夜示余

夢明日過書林過得其遺集以歸姑爲書工歷治業未變也

萬淩原先生永草禹子集博陽公嗣達其子也著有

芋栗園詩六卷

王震澤先生演略古學齊十卷家訓辭陶和陶詩集

先生工於書刻有古學齋帖行世

卷五

劉赤城先生日隱時習錄鏡心錄易經通解舉業法

機

鄒五從先生達吉盾鼻篇

趙石谷先生光朴木筆齋集淮草督撫奏疏

錄

其弟光開文筆道雅有法度較勝其兄其生下著述并獄中諸稿授之非人已不存石梁公映第先生之族叔也工於詩晚年有草存堂集甚可傳石

梁死子又死稿遂失

李五千先生獨明孔子世家七十二賢列傳易象經

別三禮合刪定本孫武子集註江上疾呼

喻心如先生忽現命草桂園集古學類存四書咏選

有明詩起

黃楊春先生堯彩廬遊詩記長安詩南歸草事中憶

錄黔行草律苗事巨歸田紀畧逸民小史

書未成而卒行

遺稿成之

郭雲客先生

小

郭正凝先生燭八客吟

吳木倩先生東開鵠林集先生沒後其子貧妻釋稅

不能供邑侯王公柄索其家畧無長物僅有未刻

遺稿若干卷見之寶者瑛璧訊其子肯售遂取節

卷五

年通負立銷之

孫君觀先生承榮越山清夢秦晉紀游雪屏齋集

丁爰大先生孕乾西灣詩話十七年詩草閨草

水口石生三經拈餘經解稊集師滅度後悉毀于火

陸航石暇榜嚴正暇閱覺釋意華嚴品義金剛心印

唯識發隱陸航雜紀綱要頌

古水雲巢詩

卷

黃雷岸先生雲師周易裁二十卷

毛詩是正十五卷

春秋折疑二十卷

尚書攷異十五卷

三禮會通三十卷

四子通解二十卷

正史鈎英三十卷

采雲堂集五十卷

岩栖志四十二卷

無擇言四十四卷

黃氏玉璧二十卷

藥譜明療三十卷

珠林如意十卷

金剛強說二卷

說文鳩異四卷

蠶族小史相讀歲教實苑各一卷

先大夫遺稿雅似堂文集二十卷

求是堂集三十卷

補堂詩集二十卷

詩鈔十卷

宋史存四卷

日錄一卷

訟過錄一卷

豫章仙釋紀一卷

隱逸紀一卷

流寓紀一卷

讀莊小言一卷

備吹錄十卷

備吹錄二集二十卷

海江唱和一卷

嶺山答問一卷

理嘉政畧十卷

理嘉罪狀一卷

海陽縣志卷五

樵菴文行遠輯

名勝

九江山水國也天以之賜詩人故賜之大江爲之旨
酒兒觥賜之廬山爲之邊豆大房賜之庾樓風月
陶運松菊爲之毛庖載美陽誠齋集

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綢然與霄漢連接上霄之

南大禹刻石志其里數丈尺今猶得刻石之號焉

又云九江中孤石在落星石傍介立大湖中周廻

一里疎立百丈上生林木而飛禽不集者舊相傳

海陽縣志卷五

王

昔禹治水至此刻石紀功水經注

補闕熊皎云廬山有上霄峯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

古迹云是夏禹治水之時泊船之所鑿石爲窠以

繫纜焉廬崖爲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則知大

禹之功與天地不朽矣玉堂

佳處衆嶺中第三徽極高峻人所罕經也大史公車

遊登其峯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日

若涉天庭焉山記

第八洞廬山脚廻二百六十里名洞靈詠真之天在

江州杜光庭洞

諸跋

南山宜律師感通錄云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
峯因如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西溪

嶺南之山峻而不秀嶺北之山秀而不峻而廬山爲

山峻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勝

鳥聞歌善烟嵐之中恍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

不能廻眸也崔顥

匡山奇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

介峰寺間其境甚絕又甲廬山白居易

廬山東有石鏡焰水之所出一圓石懸崖明淨焰

見人形及光初曜則延曜入石毫細必察故名石

鏡焉又有二泉常懸注若白雲帶山

廬山記曰白水在黃龍南即瀑布也水出山腹挂流

三四百丈飛湍林表望若懸表

山有上霄峯雙劍峰雞公山圭璧峯錦繡峰蓮花峰

佛手岩香爐峰大林峰擲筆峰紫霄峰石門諸勝

而五老峰爲最高又有蓮花洞繡經臺聖燈崖虎

溪天池康王谷棲賢谷文殊臺清潄池金井玉洞

無不極其高深幽怪而瀑布尤甲天下至如石厓

之翔舞寶樹之扶疎乃其小者矣伏酒謂爲江陽

之名岳果元帝謂南國之德鎮世方生以爲神明之區域云

予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震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係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斷巨石雁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左倚石壁右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慈精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競將厥焉問於

廬山志卷五

老

召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樓實蓋一二數矣

集

廬山有三宮上宮在懸崖之表人所不及次宮在山

岩下兩邊有陰陽落石羊馬夾道相對下宮在彭蠡湖際

石人每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前

西陽雜記

主簿山在湖卽廟南數里山下有溫泉穴口周圍一

丈許湧出如湯沸冬夏恒熱

同景式

予廬山詠真洞張果老驛驛尚在真僞之間以其無後人刀斧痕而仙術未可測耳近詩家有詠西施

展跡詩其亦未之思耶

西陽雜記

余嘗酌中冷劣於惠山殊不可厭後考之乃知陸羽

原以廬山谷簾泉爲第一山就云陸羽茶經言瀑

海瀾急者勿食今此水瀑瀉湍急無如矣乃以爲

第一何也又雲液泉在谷簾泉側山多雲毋泉其

液也洪纖如指清冽甘寒連出谷簾之上乃不得

爲第一又何也

宮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圓圓一里疎直百丈上有玉

膏可採

洪炎

吳

海天堤在江西九江府城西舊爲湖澤舟楫以濟

我正德初始築堤長五六里種楊柳千株以防崩

潰行旅便之蓋以春夏水漲若海之連天也日水

被水崩圯移置東園禪堂之側

江州有寶蓋泉今不知其處徐陵文云泉流寶蓋還

憶益城是也

益城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此城自標井地令人

掘之正得故井有石銘曰漢六年張陸侯所闢

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爲慮連者所開權

見銘欣悅以爲已瑞時咸異之井甚深大江有風

浪此井輒動土人呼爲浪井

潯陽城內有井謂與江通江有風浪井水輒漂動土人名之曰浪井竇字記以爲漢高帝六年蒯徹侯灌嬰所開太白詩云灌井潯陽江上風胡祭酒若思云灌嬰井當是陳嬰井以漢書功臣表攷之陳嬰當定豫章灌嬰未嘗至豫章太白蓋誤用之此若思見功臣表即以爲疑然獨不觀之灌嬰傳蓋自明白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遂定吳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高帝紀云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事在高帝五年陳嬰歸漢雖在四年正楚漢相持之

潯陽城內有井

見

秋未有預定豫章之役五年既平項羽楚地悉定後亦無事於楚矣不知陳嬰之定豫章又在何年也表言其有定豫章之功或者從灌嬰耳非獨將也并以灌嬰得名而非陳嬰明矣太白必有所據豈敢輕議其誤若思堅執初論下恐聽者之惑遂筆記之俟博雅君子質正其說

明文筆

任昉述異記木蘭洲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香般刻爲舟吾潯江有數洲多新生而紀載亦不聞有木蘭名者豈此名尚在滄桑之前耶陸魯望詩似本此太白江上吟亦云木蘭之樗沙棠舟中有屈平

楚王等語以吾潯在春秋時屬楚故也然此洲名甚美予欲以小詩苗之

詩苗

子由作栖霞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金沙洲在九江府德化縣女兒港東北洲本白沙水磧初日照之燦然作金色明太祖征陳友諒有衛士囑風揚沙已忽風轉我師大獲其軍洲上云沙洲

女兒港源出匡廬秋港夏霖百川時至避湖險者楫

潯陽城內有井

本

櫓比焉山石葱蒨流澌澄徹距湖心大孤不遠而鞋山又屹立金沙洲東孤說爲姑浦緣以名余停舟信宿欲作一詩代爲洗發因憶天順中余鄉督學使者過此手曾子厚先生巖巖集韻之一長年見而問曰讀何書使者呵之長年曰是永豐曾學士集耶余少時曾載之來此記其一首卽閉吟云彭蠡湖邊女兒港秋水未乾春水長女兒一去幾經秋時有行人來繫舟岸柳汀花濕紅翠柳似顰眉花似淚茅屋參差石徑斜港口人烟凡幾家當初知是誰家女後來嫁作誰家婦嫁時湖上墜月

鞋至今尚想凌波步我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追追
隔草湖我欲從前大姑問大姑脉脉凝新恨紅顏
薄命真堪惜女兒各姓無人識年去年來湖水春
空使行人吊陳迹君不見古來多少大丈夫老死
湖山各亦無似此風雅而數曉集不載何也使著
之雅量故不可及余併愧此長年矣

王華

玉華洞在九江府德安縣洞中泉湧有聲如雷唐特
有一僧居洞中獲錢及磬皆漢物瑞昌亦有洞曰

玉華

崑崙山在德安縣上有元陽觀觀後盤石可坐百人

崑崙山志卷五

空

葉令王喬作禮斗臺旁有小穴各月窟其泉清聲

可鑑

江志

亭子山去瑞昌十里宋元豐間蘇軾謫黃州經此題

詩壁間以餘坐澠竹至今竹生墨點宛然後人愛

之構亭其上故名

無文宋碑陳

呂井相傳道士乞化老嫗聊一錢與之不受蹶於泥

騰空而去人知其異就錢處取土治病輒愈積久

成清清泉迸發每日定浮小大二泡則開漫合始

知爲呂逸人遺蹟云

小孤山在彭澤大江中流四面斗絕惟南崖可登

馬當山在彭澤枕大江王勃舟過神人助以順風即

此陸魯望銘云天下之險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

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

鄱縣志

雷魚洞在彭澤縣洞門高數丈中有溪西南流入小

巴水洞口番石如魚故名有石橋棋局鐘乳

游覽

樵菴文行遠輯

楚王升輕軒於彭蠡

晉書樂志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摩山基連大嶺體絕衆

早開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岩玄映其上蒙形

表於自然故因以爲各此雖山之一隅實斯地之

奇觀昔傳之於舊俗而未親者衆將由懸瀨險峻

人獸迹絕逕回曲阜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

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杖錫而遊於

陽陽雜誌卷五

本

時文徒同趣三十餘人咸拂衣展征懷然增興雖

林壑幽遠而開塗競進雖承危履石並以所悅爲

安既至則援木攀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達

極於是據勝倚岩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蓋奇

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岩映帶其後鬱阜周廻以

爲障崇岩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館

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涿涿

鏡淨於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

光目其爲神麗亦備矣斯日也衆情奔悅囑覽無

厭游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

流光迴照則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

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翮鳴鶴厲聲歸雲迴

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玄音之有寄雖勞

繁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歡而欣以永日常

其中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一言也退而尋之夫

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入致深

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開達篤其情耶並三復

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

幽人之玄覽遠俯物之大情其爲神趣豈山水而

已哉於是徘徊崇嶺流目四顧九江如帶丘阜城

陽陽雜誌卷五

本

徑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參乃喟然歎宇宙

難遐古今一契靈鷲遊矣荒途日闇不有遊人風

迹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歎一遇之同歡感

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共詠之云爾超興非有本

理感興自生忽聞石門遊奇暢發幽情衆思雲

駕望崖想曾城馳步乘長岩不覺實有輕矯首登

靈閣眇若凌太清端坐運虛論轉彼彼玄中經神仙

同物化未若兩俱冥廬山諸道人石門之遊情同

境幽辭符事韻千秋佳樂具見於茲矣

慧遠居廬山三十年凡再至石門

遠公游覽靈岫時吐玄旨每誦舊詩良可釋也崇岩吐清氣幽岫棲神跡希聲奏華韻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游徑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齊中天湖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潯陽有廬山者盤基彭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隔渾幽洞澄深積清百仞若乃絕阻重險非人踪之所游窮究中深常含霞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圃矣太元十一年有樵採其陽者於時緋霞參林傾睨映岫見一沙門披法服獨在巖

《將陽靈山志卷五》

奎

中俄頃振象揮錫凌崖直上排丹霄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白雲之可乘何他鄉之足遠哉窮目蒼蒼窮然滅跡詩曰吸風玄圃飲露丹霄室宅五岳夜有松喬觀湛方生神仙詩游覽之富孰有如廬山者哉

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草堂記

徵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自虎谿屏人乘入資聖菴少焉厓石門洞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致款

昔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禮而

退聞佛手巖寶林峰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擲筆

峰下瞰聖寺經殿神刻玉削不知幾千仞而江流

吞天山接平野雲烟開合一目千里茲實佳處第

一境隱然爲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同里杖

屐所經羅邛鳥道杳然在層崖絕壁之上殆非人

間之游也此身儼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石門題壁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園結茅齋居焉閒飲

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勝

杖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所過雖鬼迹鳥道人跡

《將陽靈山志卷五》

奎

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既錄名之曰

山水漫遊記

峰頂菴視香爐峰及在其下東有文殊四里二臺老

松一株極醜性偃於四里臺之上若張蓋然坐其

下以觀浮圖之屋穹堂奧殿負崖架空矗在天半

紺碧照耀環山而四出九江波濤雪色砰擺振撼

合而東出者皆在手屢焉之下彷彿注視目不得

暇而千萬狀之變態亦不可得而窮也

江南地雄富內坦夷數千里氣壯清淑而茲山巉

突於江濱若造物者喜設宏壯屏扞于此土使江

南清淑之氣蜿蜒儲育至是凝而不得西嘗產而爲幽蘭瑞香芝英竹簫之美與夫山脊之茅千尋之各材希世異物爲瑞大平之時恐未能獨當奇也宋王廷生

應游記

登雲錦閣西軒望瀑布其旁香爐雙劍二峰尤秀麗上有三石梁橫絕青冥杳不見底苔滑不可度輒得遇異人瀑行青壁間如長虹委蛇下沈湮淵須臾大風暴起泉不得行從旁翠曳欲斷還續忽飛旋重輪直入空際迴風一散萬葉冥業或文稍霞綬降天際偶隨飛車奄冉而遊暖息萬狀殆不

本朝山志卷五

空

可窮急雨繼之四山霧晦銀竹森豎形神開悟自以茲遊冠絕平生

元李嗣

陽明先生遊圭廬天池山之佛手岩岩挿出山外下臨無底人無到者公乃局身徐步若龍蜿蜒竦立岩前豁顧而歎曰奇絕人服其膽

太平清話

一山亘五百餘里坐臥數郡南吻雄湖北枕長江天下奇觀莫鉅焉中間疊壁層巒秘澗溪聚瀑不足云也觀湖於含鄱嶺觀江於天池於竹林寺勝槩振矣上嶺之日天際空明五步一息十步一同顧數株烟樹離離水涓者南康郡也疑一帆獨掉輕時

不動者落星墩也筇朱削翠蜿蜒周遭若起若伏者都昌餘干諸山也大小漢陽徧長諸峰屹然雙疊五老居白鹿之右橫見側出周旋四五十里不暫捨嶺腰爲他峰所蔽一老獨巖勁送客望山下

敬而後別山南之致於斯爲備及予游北山登天池尋竹林寺獨立訪仙亭上江如帶舟如鳬田疇如圻下雉諸山隱隱來赴如屏如幕少焉雲纔出山下如數白鶴徧翔林莽間斯須瀾漫天地江山人我四顧無影視立既靜若有翁忽往來遊行空中者於此外更覓竹林寺真成夢語耳由竹林至

清陽山志卷五

突

大林由大林至講經臺皆冒雲中罡風橫翠數努力固下足不然恐飛去捫崖得路停一菴半駒已而出戶忽大風從地捲獨全靈香爐峰衆共合掌讚歎希有

尹祝

章江之水與他水匯於彭蠡先有一小山可望爲吳王所城者是洪厓之陰乍驟乎遠勢而圭廬之勢已湧滿千層波矣余過孤嶼落星重隄抱月所稱南康軍者也山當治南路更西向峰以交而成衆瀑至近而如雨則爲開先寺境徑長可愛別樹生幽鳥啼近暮客來似秋入門而殿次閣而亭乃漸

升坦爲峻易步而躋矣或立明庭或行木杪但出西方可以觀瀑而問上者爲最勝

曹學佺詩記

疏云山無主峰橫潰四出巖巖聚聚各爲尊高不相揖拱善寫廬山者矣山凡楚吻吳面障洪都肩柱鄂渚似喜湖江之隙而特集美於此者伏滔曰重嶺架峰仰察雲日言其高也湛方生曰窈窕冲融常含霞而貯氣言其靈也鄒道元曰氣爽節初土沃民逸喜逐之士繼響岩窟言其風氣之可隱也慧遠曰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峭窮崖人獸兩絕天將雨則雲白氣先搏或大風振岩羣嶺競奏太

《續編》卷五

李

史公東游肆目若涉天庭焉是又住山之最久而得其性情狀貌者也王思任曰予登漢陽中峰見廬山從衡來橫五百里無多也孤芙蓉矗水上耳然清貧矜持不呼援倚泉峰雲石自爲孤衲團而不散是以奪襟嘆陸海之一宮而幾與五岳訟予幾登大漢陽峯而爲所吝亦不及飲康王康谷之水不得取吳章道則廬之幽僻隱奇未盡探也予於廬獨有餘憾哉雖然莫親於父子莫過於夫婦而蹈缺之緣人不得以力爭之則廬山與予猶朋友之交也王思任曰星渚潯陽之間人無我奔

走市城不暇給以故予山游不見髮人亘古無婦尼之足少靚色僧亦無處得酒肉賦命清兀得遂其高若生於富閭之鄉則辱淫喧幾萬丈之尺短矣吾所絕戀者無山不峰無峰不石無石不泉也至于霞彩幻生白雲面起朝朝暮暮其處江湖之界乎所謂山澤之通氣者矣

王思任山記

洞以石名足味矣進一半鳴許逕在洞中春霖夏漲輒沒淹旬泛濫聖道公嶺如隔弱水時水落石出累累如石浪澗流鳴咽小者淙淙鳴足下大者瀕爲寒玉鑒之碧光沁人心髓去登遠公嶺山某

《續編》卷五

李

楚翠雪後尤映日增色翹首天池落木寒雲雪衝陰磴琳宮麗塔揭表重霄安得起倪迂一快圖出惜哉遠公於石門凡一再登社中諸賢從遊有序豔吉之余讀史之暇曾一過目雖由此而知有石門然不圖奇絕至于斯也

王世貞詩記

文殊臺蓋蓋巨石危出可以西眺岷峨積雪俯視千里而爲雲霞所翳間一步闢隨合所謂阿閼國一現不復再現者耶臺所建文殊殿亦草草而傍崖一龕中生獅石像極精絕疑此石獅從蓮花會親親法身當令旃檀釋迦退舍矣時日已迫下春日

且虞雨雪迷歸而所謂舍利塔獅子崖鐵船峯白雲洞蓮花巷白鹿洞昇仙臺御碑亭者僅從僧一指說而已歸路大似捷然從肩輿踏空中行處處舍身乃出抵舟街鼓已久動矣夫此廬山背耳其由南康而入五老諸名勝十不能一也而所經游又欲以一日而盡之得無爲抹之隻擲掄耶嘗之初地人見佛現身謂之能盡佛則不可謂不見佛亦未可也記陶徵君棄官居柴桑得非爲廬君戀戀耶然貧不能多致力而又以足疾使門生肩簞與計不能度東林而止望天池便自霄漢余吳人

蘇軾廬山志卷五

主

去此殆千餘里幸以宦游一染指差足詩徵君矣
王世貞

九江之勝能虛自小孤舟中以望見之今相距止四十里生平想慕豈不欲褰裳就之而未適主者是日移止德聲巷水郭汪公石湖大年陳公致恭舊交也德化令張公心藏守將林公泰儉新交也皆來訪與言虛虛昔云此時草木蒙茸氣蒸多雨不若以秋冬往爲佳遂止連日飲州水亭亭在甘棠湖中湖爲唐李渤鑿以溉民田者有樓正面而虛廬對之古秀尊嚴如列罔莫如蹲獅虎如武王會

諸侯於孟津八百國之旌旄劍戟嘖嘖詭異又如西王母降恭經家鸞鳳凰駕莫敢逼視余憑欄悵望久之陳公曰坡老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公將毋乃見真山乎余曰公可謂善解揚雄之嘲者矣

吾彭澤爲西江下邑最爾幅員迥異地著名不減諸雄鉅則舊爲陶靖節絃歌地地因人重所從來矣然先生僅以八十日之令卽賦歸田又非有功德及人沒世不忘也惟其高風遠韻千古如見若展禽居柳下則名人以其地于陵在富春則名地以

蘇軾廬山志卷五

主

其人而說者曰陶風興起曰山高水長吾鄉繁先生此物此志歟先生往事遺言載在晉史及先生之集中余幸屬先生遺民思欲表章之泰錯求軼託之瑣珣爲吾鄉一段奇事統中默萬編年以當先生年譜互采詩文以當先生詩文集俱遺故典未嘗少有潤色譬之繪天不敢飾以銀黃也其字畫訪唐人集晉字之法悉用古墨妙通及本朝諸名筆則以先生之入之爭之詩文度越千古非藉古今人妙蹟安能勝其任而愉快耶昔孔門羣弟子記魯論至鄉黨一篇說者謂分明畫出一箇聖

人茲刻或可當先生鄉黨篇用公同好固不必冀
睹見之也若曰余先生千載後字下士以記述而
託先生爲不朽則吾豈敢後學王演瞻跋

先輩王孟箕先生摹鐫陶帖吾郡至寶也考先生成
進士於萬曆壬辰行遠相去不百年遂不及見庚
午元夕晤秀州老友幻公於湧鉢軒出以貽余故
鄉法物不料于方外獲睹夫以滄桑屢變之餘而
能鑒然獨存此由幻公篋行邀鬼物呵靈耳偶以
故鄉物還之故鄉人不錯不錯先銓部公每言先
生自桂林歸佗無長物僅鈎刻法書幾片石壁餘

卷五

志

而已今其石零落無復存者余思精神杳杳如是
何可磨滅終當如彭諫議所賣王逸少頭枕方後
出人間無疑也



海陽縣志卷六

像教



楊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中丹陽尹高僧
見張侯浦有光使人等之得一金像無光跌載像
至長干巷口牛不從行因縱之乃徑趨長干寺後
數年東海人于海獲銅跌浮水上因送像所果同
後四十年南海獲銅光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
合自晉宋齊梁陳隋唐七代無不入內供奉光瑞
如別今在京師大興善寺模寫殿矣真身在廬山

畢頂寺

卷六

一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臣陶侃建旃南
海有漁人見海濱有光白侃令尋之俄見金像股
波趣船按錯乃阿育王所造文殊也送往武昌寒
溪寺後遷荊州迎像上船船即沒水遽法師迎入
廬山一無存礙今在山東林重岡

江州舍利王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銅像

王荆公廬山文殊像現瑞記云鄱陽劃定嘗登廬山
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
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

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予所睹可以記
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予既圖之矣
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
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記

隋大師日嚴寺石影像者其形入楞紫石英色高八
寸徑五寸內外映徹昔梁武太清年中有西域僧
將來會時遇侯景作亂遂安江州廬山西林寺像
頂上隋開皇十年煬帝鑄于楊越廣搜英異江表
文記悉總收集乃於雜記中得影像傳即令舍人

王延壽往寺推見得之自任晉藩以來每有行往
常以爲漆面盛之令人馬捧而前行後登歸貳乃
送曲池日嚴寺有令當寺看已封鎖勿令外人見
之寺卽帝之所造也大業之末天下沸騰京邑僧
衆常來瞻睹有住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見石中金
晃晃疑似佛像耳仍見名行諸僧互說不同咸言
了了分明面目相狀未曾有昧每慨無所見又潔
齊別歲七日後依前觀之見有銀塔後又觀之見
有銀佛而道俗同觀往往不同或見佛塔菩薩或
見僧衆列坐或見帳蓋旛幢或見山林八部或見

三途苦相或見七代存亡一觀之間或定或變雖
善惡交現而善相繁焉故來祈者咸前發願往作
何形來生何處依言爲現信爲幽途之有鏡者也
至貞觀六年七月內下勅入內供奉

宋東京相國寺資聖閣五層滴水廬山東林五百銅
羅漢在焉國初曹翰所取者也本江南李氏時物
輸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白寶貨連百餘丹私盜
以歸無以爲之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餘尊獻之
詔賜于相國寺云元豐間常久旱不雨裕陵祭
中齊禱甚力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

既覺兩大作翌日遊中官尋夢中所見物色于相
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像彷彿卽迎入
內視之正所夢也故當時有句曰仙蹤叩雲穿伏
下佛花吹雨匝天流謂之神羅漢云
陸游記太平興國宮兩壁圖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
中盜以廬山爲巢宮室然蕩無餘意於雲無心空
蓋冷翠亭故址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
慄

禪喜

晉室式微天下奇才絕俗之士多隱居不仕來歸隱
遑遑曰諸君倘有心淨土之遊宜加勉勵於是率
衆共結蓮社一心念佛期生淨土令劉程之著發
願文而王齊之等復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遠爲
文序之

虎溪在九江府城南慈遠法師送客過虎溪虎趣鳴
號一送陶元亮陸修靜與諸道合不覺送過虎溪

因大笑世傳三笑圖

虎山

四

白香山至廬山謁歸宗常禪師偃蹇泥壁師問曰君
子儒小人儒白曰君子儒則死矣朽一下口迷過
泥師接得便用且入云是使使的白侍即座
白云不敢師云祇有過處

遊使往匡山參書弟子總持和南親信傳仲說還述
去月朔告用慈延結熱猶熾順道體休和仰承經
過攝山鐘嶠寺塔安善從東和肅仍留二十僧權
停開善進至匡岳結夏安居東林禪閣還爲一寺
峰頂精舍後皆隨喜敬緣勸發獲此區修用拜身

田方流法雨金光明佛喜荷彌深弟子去月十四
日煙度朱方風土異宜流金在節攝衛多不調適
每有劣然二十九日來石頭稍已平復自江浦遊

心馳情彭蠡以日爲歲無時暫忘願未解夏前預
整裝束法歲若滿即事西浮彼間酬願待令在促
非但弟子敬識希護周爰深恐禪慧學徒成思鑽
仰宜尼在陳致款自衛便歸屈道紆情事非爲已

今遣主簿王藻指往祇承并貢別牒用忘存官敢
畧繁詞謹和南

七月一日法永六作

重遣匡山參書弟子總持和南東林山寺使至述八

海陽縣志卷六

五

月八日誨用慈馳結仰承已往衡山至當稍久法
緣心竟願即沿流冀在歲陰必期展覲弟子渡江
還去月初移新住多有造次未善安立來旨勗以
法事實用慚悚始予所居外接建立慧日道場安
置衆禪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以遠至于內接建
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禪師已下卽建深善輒
以諮知仰承相次爲營功德深荷扶助難用遠陳
而發此至江州遂下諸僧料云何能得相資前施
鹽米其米迺入東林鹽已上長之外乃可別
營功德今山僧返路行用仰酬喜別遣使迎延願

預整歸計江山遠憂豈盡誠曲謹和南

以上二書
隋楊帝

奉晉王述往山寺書江州往山東林寺在東晉雁門

慧遠法師之所創也遠是彌天釋道安之高足安

是大和尚佛圖澄之弟子三德相承如日月星其

佛法梁棟皆不可思議人也而述內閣半滿外善

三玄德布遐方聲高晉漢初指山足止依一林共

耶舍禪師頭臨其下若說若默修西方觀未于林

右建立伽藍因以爲名東林之寺述曰創般若佛

影二臺謝靈運穿鑿流池三所梁孝元構造重閣

莊嚴寺宇卽日宛然峰頂寺者是齊慧景禪師感

山人延請因樓其峰次梁慧歸在後登攝方建伽

藍峰有水泉忽然枯涸歸燒香咒願清流盈滿天

降甘露于泥沮日是以先德名蹤垂芳不斷松霞

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莫不歸向自大化江左

貧道因至彼山懸泊東林時遊峰頂以歲爲日衆

玩念勞然山下伽藍偏迫驛道行人歸去頗成泥

雜今奉請爲兩寺擅越庶幾影裨衆得安心禮誦

虔誠用酬洪澤并乞勅彼所由永崇公私停泊沙

門某故白

晉王廣谷書弟子總持和南番番述江州潯陽廬山

東林寺峰頂須令弟子爲檀越其山嶺盤秀

下屬江湖香爐峰上虧雲日仙人之所屣止隱

淪于焉不歸况乎慧遠法師勝依結搆謝客梁元

穿池重閣景師息心神應峯頂智者慧歷踵武前

賢師嚴道尊賢深隨喜所恨寡薄無益將來庶藉

薰修力證常業兼陳二寺偏迫驛道行人往來頗

成混雜須勅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卽付

致司依事願下謹和南

晉王與往山三寺書極暇法師道體何如衆內咸宜

也雁門遠法師四依菩薩翻飛翔野棲息南山自

斯以後名德相繼智者見今爲寺擅越願修寡薄

非敢克當獎導旣引良深隨喜敬德指此承問揚

廣和南

與禪問寺書春序將謝道體何如僧衆諸善住山佛

寺興日慧遠法師自師慧于彌天道安安師於佛

圖澄妙德相承莫之爲最江東龍藏寶在雁門雁

門上人創迹處阜自梁及晉止有東林陳曉澆滿

剎生禪問僧徒好異豈稱至和智者爰居還須合

一想均願海更無異咏行人將送過指此相問揚

廣和南

與峯頂寺書暮春和寺衆清勝禪悅法喜致足恬
懷鐘峰香氣烟霞共遠智者經託勝地爲在總內
令爲覆越誠深隨喜更追厚愧善當敬勗揚廣和
南以上五書

夏子香疎于谷隱聽契機嘗問上藍溥曰百骸潰散
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溥曰前月二十離新陽溥
却問那是相公自家底公答以偈曰休認風前第
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
雲月上時

藕明九初舉進士不中至潯陽登廬山謁訥禪師問

法得共要

歐陽修左遷滁州歸廬陵舟次九江因遊廬山入東
林圓通謁居訥修慕昌黎有攘斥佛老之言訥陳
說多端修爲開悟因請何以見教訥復指示自此
有省

寺有夜話亭改名清音永叔與居訥談道處也初永
叔過寺與居訥語達旦且贈以詩訥爲之作亭云
後廢僧崇祿又改建歐亭于方丈東主齊歐陽玄
記以詩亦廢

藕子瞻參東林總與論無情話有省獻偈云溪聲便

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
日如何舉似人公謫黃州佛印住歸宗爲方外友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

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
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魯直曰此老人于般若機
說盡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能吐此不傳之妙哉

吟詩
夜話

高仲實作蓮公影堂記六件事且舉學者不能深考
違行事以張大其德者明於世予曰仲實寧肯自

考其事乎

九

九

不令終虛循反而違與之執手言笑謂違知人則
何暗于循謂不知人則何獨明於寢運違自以宗
教爲已任而授詩禮於宗雷輩與道安諫符堅勿
伐洛陽同科父子於釋氏其可爲純正而知大體
者也

夜話

雲菴住廬山時山各過焉相與遊巖溪坐大石上學
巢留題其法喜之遊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石門
九江守彭器資每見尋宿必問道人命終多自由或
曰自有自訣可聞乎往往有妄言之者留資竊笑

之暮年守湓江延晦堂至郡齊日夕問道從容問
曰臨終果有言訣乎曰有之曰願聞其說曰待公
死時卽說器資不覺起立曰此事須是和尙始得
洪覺範歎賞其言作偈曰馬祖有伴則來彭公死
時卽道騰輝發子咬人信乎摸著卽跳

王韶字子淳師西塞自以殺業重祈爲深雪請佛印
了元說法上藍印炷香曰此香爲殺人不眨眼將
單立地成佛大居士衆稱善韶亦悠然意消出刺
洪州時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
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

下四稜楊地恰圓圓呈堂堂深肯之

守端寓歸宗時郭祥正任星子主簿往叩心法追端
承天還圓通正復尉於德化往來尤密端移白雲
海會正自當途往謁端曰牛醉乎曰醉矣端厲聲
叱之正不覺拱而立端曰醉乎醉乎南泉大潑無
異此也于是鳴鼓陞座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
出山中東觸西觸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
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遙訪白雲之勤請已
後分明舉似諸方且要與天下有鼻孔稍僧脫却
著肉汗衫其言不遺乃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

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正切疑
後聞小兒誦之忽有醒以書報端端答偈曰藏身
不用縮頸欽跡何須收腳金烏夜半撩天玉兔趕
他不著

元豐間其淨文住歸宗時潯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
蓮花峯之麓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遊甚力故先
生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因名
寺左之溪曰潯溪以擬虎溪志謂山似盤形故名
潯溪非也

黃山谷蒼藤溪書公既在潯溪可卿工夫過山致

教歸宗文老其言道人不可不讀其言若耳

浮屠中應老華住歸宗衆意其爲南康守常與之
游亦不以異端而視之

靈異

宋元嘉九年海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華上似水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遂藏之數日開厨便視獲牙奩中有白氈裹舍利十枚光焰屬諸處咸來請之舍利威應記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杖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

未幾君杖耳主典者以潔黜薦之蛇伏其船乘便

風日掉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于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可以狀閭諂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至諸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壁視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語意日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蟄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

色如濕胭脂爛然有光穿一箭綠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爲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爲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旛脚似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夢溪筆談

元豐間常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遣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于相國寺三門五百羅

漢中第十二尊暑彷彿即迎入內視之正所夢也

王丞相禹玉作臺雨詩云良弼爲霖辜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元參政厚之仙驥騰雲穿仗下佛光

吹雨匝天流蓋記此蘇軾詩話

湖山令李充伯源宜和問侍其秀父仲將爲廣東憲解秩由江道楚舟過小孤風勢雖便而篙櫓不進因上謁龍祠禱龍以祈安濟乞筮不獲旁有言者曰龍知還自番禺或有犀王之屬顧視行李獨有番琉璃貯佛舍利百餘因以啓龍一擲而許伯源乃號船魁以瓶下投水面忽開裂觀見其間神鬼

淨陽縣志卷六

撫菴文行遠輯

感應

百性寶幢羽蓋鳴螺擊鼓執金鍤迎尊甚衆而不霑濕一人拱手上承舍利既下水即隨合舟枕輕輿轉首之間已行百里

春清記附

宋杞嘗爲九江掾與其妻鍾禱于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真夢中見者

江州彭澤縣北四十里廣福寺有輪藏極華壯妥潔紹興初巨盜李成化江西駐軍寺下留一宿將以質明焚燒而南且欲盡戕縣人是夜成設榻藏殿墻正熟間輒轉動不止疑其下有寺家所伏候諜

卷六

十四

將爲已寤起呼健將在候前者乘炬伏劍接殺入視前寂無一人而藏聲愈響旋運愈速成甚俱叩具衣冠詣佛所焚香謝過隨即寂然追且引東行過縣政毫不犯百里報以全活

九江何敞以交州刺史行部至高要宿此夜有女子呼曰妾本廣信舊氏女嫁與施夫死有雜綰阿婢常之旁鄰日暮俱爲亭長刺死埋樓下敬捕亭長具伏時有雙鶴奔其亭故易亭名鶴奔亭在學慶喜城南

卷六

五

宋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涼有戒行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誦常聞空中有彈指讚歎之聲曾於大雷遇風濤船將覆沒慶惟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駕廟爾復精勤矣

冥祥記

宋沙門竺慧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川陵如一慧慶將入廬山船至小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慧慶船未及得泊飄風中江風疾浪湧靜待淪覆慶正心端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船迎風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上岸一舫全濟

冥祥記

嚴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愛慕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詣于父母願得五萬錢往揚州市易江中造一船載錢將詣市賣之恭念錢當死因請贖之檀主喜取錢付錢而去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其家

惟得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後恭還家父母大喜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還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也父子驚歎因遂徙家揚州起精舍事寫法華經其家轉富大起房廊爲寫經室莊嚴清靜供給豐厚書生常數千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號爲嚴法華有商人至官亭湖于神廟所祭酒食并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倩君爲我持此錢奉嚴法華以供經用且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于是商人歎異遂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惟

唐嚴法華

二十六

吳如此非一開皇永泰死子孫傳其業隋季盜賊至江都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華里里人賴之獲全其家至今寓經不已州邑共見京師人士並悉知委其報

唐聖善寺僧道慈俗姓元氏開元中住持於江州大雲寺法侶稱之特刺史元某欲畫觀世音七鎮以憲練行委之勾當慈命畫工持齋潔已諸緣悉以乳頭香代膠備極清淨元深嘉之舉往預寧祈拈造文殊堂排成將還忽然墮水江流遄急同侶求亦無由慈墮水之際便思念觀世音見水底

有異光久而視之見所畫七菩薩立在左右謂慈曰爾但念南無菩薩慈行李如畫猶知在水底恨未死乃私計云念阿彌陀佛又念阿彌陀佛其七菩薩并求捧足將至水上衣服無所污染與排相隨俱行四十餘里慈天寶初滅度今江州大雲寺七菩薩現在兼畫落水事云耳

異記

唐元初九江人販薪於市年七十常持金剛經晚歸江北中流風浪大起同涉者俱沒惟初浮于水上卽漂南岸華舟泊者見初背上光高數尺意其貴人既得活爭以衣服遺之及見召以與飯語漸熟

唐元初

七

乃知村叟因誦光所自云某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者經也前後厄難無不獲免知是經之力也

感應記

楊某爲舒日作堂面壽山各三至以其祖父三世治舒舒人相與傳其治然不敢改也予徜徉久之復道其祖在國初時爲著作佐郎會出師平江南而江與虔猶未下著作會諸分兵軍前與曹翰各取一州翰穴九江城殺人無噍類而虔兵謀叛之著作曰朝廷取金陵不戮一人今欲爾邪彼未知禍福耳單馬入見守者送出降有兼其功者著作默

不復道因通判其州事後十有餘年子官嶺南道處處人曰容兒何其似著作耶來前問爵里遂相與拜庭出涕道平日事方是時楊氏始知其先最有德於處予少時從事九江有老人爲指曹翰穴城處言城中今皆四方人九江之人蓋職於一日耳今曹氏之後寂無聞焉楊氏三世治舒有子若孫仕于朝非爲報邪

楊公

都昌人陳彥忠伉質好義疎財側儻常有黨大夫者自河北來同寓居西陳里將赴調無資財可行彥忠餽以百千且館其老稚于家待之如骨肉其周

卷六

文

人之急類如此乾道三年十月以疾卒前一夕夢告其父曰彥忠不得終養茲受命爲簡寂觀土地矣父未以爲信已而其子亦夢如所言踰歲後再見夢曰自爲簡寂土地今一年久而室宇摧敝每大雨則面目淋漓不可寧居四體殆無全膚宜爲我繕理明日乃父乃子相與語即彼處視之而信乃爲一新之

鄱陽黃岡民黃廿七作小商賈紹熙元年到景德鎮販陶器過湖口往岳廟燒香遇老人白鵲角帶從中所出黃鸞顧揖之認得狀貌全類故父時父亡

已七年前白曰翁翁得非吾父乎老人曰汝爲誰對曰姓黃名興行廿七老人曰異我子也黃泣而跪請曰爹下世七載何由在斯曰爲我平日善緣頗多遂乘功力得做此間土地汝宜速回但行方便黃曰願舍矣浮財休離骨肉日夕倍待爹所語未了一黃衣力士出叱之曰爾庸凡之流詎可輕屬神刻黃悚而下拜拜訖仰視土地力士俱不見矣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見江水濱人物誼聚乃漁人得大鼃鼃見宋屢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

卷六

文

放于江中後數年泊舟龍沙忽有一僕夫至云某長史奉名宋悅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歛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之竟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鼃耶曰然我即鼃也頃帝有罪帝命謫爲水族見困於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爲九江長子將有以奉報君之見某若命當爾死名籍在是後數日爲山神特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爾死但先期歲月聞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

聲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者甚眾未
氏之子竟免詳仲

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勃者以販彭蠡湖魚爲業常
以大船滿載其魚于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
一日復販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波澄
月色如畫進勃乃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
經聲勃然異之伺聽於岸其音清亮非常勃即
起而察之乃船內耳進勃曰由我卻見販魚衆
生輪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于江中臨放魚
時言口誦魚既各通靈他日若若困苦救希方便

唐書卷六

子

吾思矣由是改業販賣荻薪數年之間大作德業
載薪於金陵貨之未到岡值大風吹溺牌筏一時
沈沒惟進勃墮於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
被風颺竹數竿至于進勃身側進勃扶此竹而獲
稍共濟乃見大魚數百頭于進勃足下乘之及有
竹頭共拽竹而行于時到於州乃得登岸回顧諸
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渡江即栖於洲上將更深
矣進勃即獨坐愁苦兩泪迸灑嗟身之蹇頓一至於
茲忽見荻叢中光芒然進勃即以手摸之
獲金二斤乃袖於懷中愁悶頓息俄見一人著白

衣向波心湧立謂進勃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
於前者所放諸魚今報子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即
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棹棹俱備進勃因得
及岸而歸矣余嘗覽佛書見論十千天子報恩何
異於是乎按神

廬山有僧大場受戒于雲居廬山和尚而雅好作詩
修飭道裝一日肩行李出小天池上松光嶺之半
值虎踞於巔僧急語虎曰子淨戒沙門倘無罪不
得戕我且語且却步虎蹶而從之稍至平地僧逸
而遁虎攫碎其行李而詩稿殘裂如敗葉飄散無
寸許完紙獨戒降及阿戒錄併伽黎承端正完全
如故此雖我師道高服物併梵網靈應自有種種
善護善能護持使此僧非賴淨戒豈能遠脫虎口
哉今之輟囊戒具而息于行持者聞此當亦知惕
矣

果報

宋泰始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勳爲帝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歸楊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爲軍將軍共剿犯軍事袁譚既敗張悅俱誅乃稱疾伏甲而召鄧琬既至謂之曰卿首倡此禍今事急矣請將安出琬曰斬首安王以待王師或可以免悅怒曰卿始此禍而欲貸罪少帝乎命斬於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顛降至五年悅

卧疾見夢爲厲遂死

記前

手

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屏被焚寺宇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擊殺屏除設齋牀處于堂上接賓客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牀前并縣令大笑送令左右宰之伏敬醉飽便卧於牀下及醒即覺體痒爬搔悶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縣氏

彭澤縣鄉曰黃花有農戶曰達氏田甚廣已牛不能備耕嘗使牛以盡其力達氏之猾惡爲一鄉之師焉得他牛則盡殺之鄉人怨其害于

歲未嘗一夕容其怠忽一日猝雷發山達氏驚起日休曰達氏之猾惡天假雷刑絕其命前矣夫生民之基不過乎稼穡之功皆不爲是害乎哉則天之保牛齊乎民命也宜矣今達氏其力天則盡死如燕趙無賴少年稚之以私享烹之以市罰法不可戡刑不可成則天之保牛皆不降於雷刑哉則達氏之死吾不知是天地也

後漢書

卷之五

五

竟庖豕豕羊始豕有黃衫者一人操盤而生僕連叱神色不撓店婦曰今五方戈羅之輩橫行閭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大力欲求人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事告令曰客之勿逐也乃揖而曰日本在何方黃衫者不言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盤飲之雖不謝似有嫌色飲訖顧豕羊目不暫捨令自割以勸之至其黃衫者亦未有飽色令又於大盆中取餅十四五枚以啖之凡飲二斤餘酒既酣謂令曰四十年前以前曾於東店得一醉以至今日令甚牙之乃動問姓名曰某非人也蓋冥

司徒隔中元籍之吏耳曰可得一觀乎曰竄亦校
患于是解草臺出一軸其書云泰山主者康金天
府第三行書云貪財好殺前德化縣令張某即張
君名也令見名泣告使者修短有限誰敢惜死某
年始強壯不爲死倘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且有何
術得延其期某臺中計其所有不止數十萬盡可
以醉之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德百萬之
賜噫又何用今有仙官劉綱者謫居蓮花峯下唯
足下匍匐徑往祈求奏章除此難爲計也吾聞昨
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甚被遏足下可詣嶽

卷六

語

廟厚以利許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縱力不及亦得
路于蓮花峯下不爾即無計矣於是逕往觀刺榛
蒙密川谷阻絕杳無能往令於是齊牲牛馳獻嶽
廟又以千萬許之直往蓮花峯下轉乘南有一茅
堂見一道士隱几而坐問張令曰腐骨殘肉魂已
神耗者安得至此令曰鍾鳴漏盡露啼頃刻竊聞
仙官能復精魂於枯骨致肌肉於朽屍既有好生
之心豈無章奏之力道士曰吾頃爲漢朝權臣一
奏便謫居此峯今欲何得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
余哀請懇切仙官神色甚怒俄爾有使者責絨而

至則金天王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爲
不應名使者反報曰莫又違上帝譴責否乃啓玉
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進之經時天符乃降其上
署亂字眞仙復焚香再拜以啓之書曰張某矣背
宗祖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偷官榮而又鄙僻多
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以是叨居千乘之富實因
苟得今按罪以資待戮餘魂何謂來章延求厥命
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向緩刑宥過者玄門是
宗狗爾一社全我私貸若其悛過恕乃自新貪生
者量延五年奏章不能書罪仙官覽訖謂令曰大

卷六

語

凡人壽可數百歲而已喜怒哀樂役心之累愛惡
嗜慾伐性之根而又揚已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
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息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涸於
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道歸途無墜吾教令
咸拜辭畢足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步十
餘里見黃衣使者前賀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名鍾
名生爲宣城腳力夜卒于華陰乃爲幽冥所鑑適
符之役痛苦如舊令曰何方以免報事之困曰但
酬金天王願請置子爲關人則吾飽神盤琰矣符
已遣半日莫及淹留便乃擇別入庄南柏樹三五

步而沒是張令駝車華陰夾東歸之計酬金天王
愿所費二千乃語其僕曰二千可贖吾十舍之資
糧矣安有受社于上帝而私于土偶人乎明日乃
乘而東去旬餘至縣師是夕至於縣館見黃衫吏
賁陳排闥而進叱吏曰何虛妄若是今則禍無所
逃孽不可追由爾債三舉之愿不央俾吾附一飯
之恩無終悒悒然痛如蠶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
令有疾乃留遺書于妻子未盈半幅而終悲夫貪
恆財貨而輕生是忘大德而背前言如斯欲延厥
命其可得乎哉卒宜哉後之人可不慎歟

增補山書卷八

天

記

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深陽縣令余結鄉者坐事繫獄
罪不當死而遇呈以死人皆稱冤自後行住坐卧
卽見結鄉隨逐因詣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觀設三
日黃壇解謝初夜卽見結鄉在廟明且投心詞俯
伏問被數鬼擄擲殿下流血被體而死

廬山賣油者養其母甚孝謹爲暴雷震死其母自以
無罪日號泣于九天使者之祠願知其故一夕夢
朱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以圖厚利且
廟中膏煎恒用此油腥氣薰蒸靈仙不降旋死宜
矣母知其事遂止

釋神

王植新嶺人也乘舟過襄江時晚日遠眺謂友朱壽
曰此中昔楚昭王獲萍實之處仲尼言童謠之應
也壽曰他人以童謠爲偶然而聖人必知其言訖
見二人自岸下青衣持蘆杖謂植曰卿來何自植
曰自新嶺而至於此爾二人曰觀君皆儒士也習
何典教植壽曰各習詩經二人且笑曰尼父云子
不語神怪又云敬鬼神而遠之何也壽曰夫子聖
人也不言神怪者惡感典教又云敬鬼神而遠之
者以戒妄倫其意在奉宗之孝二人曰善又曰卿
信乎曰然二人曰我輩非鬼神又非人類今日偶

增補山書卷六

記

與卿談乃天使也又謂植曰明日此岸有李環戴
政俱商徒以利剝萬民所貪未已上帝惡欲懲其
罪於三日內卿勿此泊慎之言訖沒于江壽植但
驚異之未明何怪也及明植謂壽曰有此之不祥
可獲子逸矣乃牽舟于上流五百餘步纔訖見十
餘大舟自上流而至果泊於植本處植曰可便詳
問其故要知姓字於是壽策杖而問之二商姓字
果如其所言壽心驚曰事定矣乃謂植曰夫陰癘
之間惡人之不善今夕方信之矣植曰夫言幽明
以幽有神而神之明也奈何不信乎時晉恭帝元

熙元年七月也八日至十日果有大風雷雨而二
商一時沉溺植初聞二人之言私告于人及是共
觀者有數百人內有耿譚者年七十素諳土事謂
植曰此中有二蛟如青蛇長丈餘往往見於波中
時化遊于洲渚然亦不甚傷物鄉所見二人青衣
者恐是蛟有靈奉上帝之命也

九江

九江晉潤菴前有放生池鄰近居民恒覬覦之僧秀
恒晝夜號佛巡守甚嚴不可得間值僧化去白日
遂盜取無忌有某姓者得魚最多母子共食作鯁
各得菩薩像一尊如盧迦帝冠豪貴目宛類刻削

其家恐怖奉魚骨像虔祀之不敢再盜

九江鎮兵多屠牛雖守令厲禁法所不及有老卒者
關東人久脫兵籍而貧老於庖丁之技藉以爲生
焉一日忽作牛鳴妻子聽之而驚遂戒不敢復屠
然其鳴不止或旬日作或間日作後且日日作矣
聞然城內外趨往聽之陳太守謀開其事召醫學
花彭候續曰若見此症乎曰無有也若揀書中見
此症乎曰無有也曰或試立方爲此人治之即出
數金備藥料花縮胸受命往則老卒卒無病診之
脉亦無病遂請大士像屬朝夕齋戒虔祀之自訟

罪孽祈懺悔始爲之立方祭銜氣直薄於華蓋而
上聞於員官風火扇灼而主聲者不得司其權故
邪中之而其鳴也異矣主此案治藥二十服而愈
報大守大守喜嗚呼是老卒爲惡因所感人人惡
之欲其死者而大守獨愛之欲其生何哉是亦使
民政過遷善之徵權也乎已百倍于懲矣至花君
者治法出人意表此豈醫王醫上所能授者耶予
於此不獨服大守之善於治不治之民而且信花
君之良于治不治之病

張帝祐瑞昌人一日疾作且死語其妻曰吳府勅我

去袁福宅作牛項當承訣視我腸心白爲驗妻恠

元

問其故曰我強取袁福小豚不償值多年耳故罹
此罰妻問宜幾何曰四錢耳曰俸是易辨也曰今
無及矣妻哭不自禁曰痛不止此吾兒亦當償負
於斯之某氏較吾去且遠言畢而殞明日子亦殞
妻收二喪畢往探之袁氏果產一積膿惟肖鄰居
有杜伯衡者假余族侄惟章殺若干一日治具請
曰負盛德久不報子母計若干倘再不償能不惕
張帝祐爲前車乎惟章曰聞若家益落輸余本且
出意外杜感其誼權一子母持謝之

鬼神

武德初有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雕飾甚巧妙丹青剝落惠因持歸與稚兒後稚兒方食餅木偶引手請之兒驚報惠惠笑曰取木偶來卽自言曰輕素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轉盼馳走無異於人惠問曰汝何時物頗能作恠輕素與輕紅曰是宜城大守謝家倆偶當時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隱侯家老蒼頭秀忠也輕

澤陽跋臨卷六

辛

素輕紅卽秀忠所造隱侯哀宜城無常差日故有此贈時素癢中方持湯與樂夫人濯足聞外有持兵稱勅登夫人畏懼跣足化爲白蝶少頃二賊執炬至盡掠財物謝卽持舒瑟瑟環亦爲賊敲願脫之賊人照見輕紅等曰二明器不惡可與小兒爲戲具遂持出時太平二年也自爾流落數家陳末麥鐵杖猶子將至此悲又問曰曾聞謝康成婦王敬則女爾何遽云樂夫人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樂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屑醜種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猶與宜城不睦伺宜城歲顛則礮石柱闢以爲

威育宜城自密啓于大帝許逐之二女一男悉隨母歸矣遂再娶樂彥輔第八女美姿質善書好彈琴尤與殷東陽仲文謝荊州暉夫人相得日恣追尋宜城常云我才方古詞人唯不及東阿耳其餘文士皆吾枳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見爲南曹典鈐卽與潘黃門同列乘肥衣輕貴生前百倍然十月一朝晉宋齊梁可以爲勞近聞亦以停矣惠又問曰汝二人靈異若此吾欲捨汝如何卽皆言曰以輕素等變化雖無不可君意如不放終不得逃廬山山神欲取輕素爲舞姬久矣今此奉辭便當受

澤陽跋臨卷六

辛

彼榮富然君能終恩請命盡工便賜粉黛恩卽令工人爲闔之使摘錦綺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伎亦當彼夫人無以奉辭請以微言留別百代之中但以他人會者無不爲忠臣居大位矣雖角入骨紫鴉喫黃鼠中不害五通泉坐爲六代古昌後有人禱廬山神巫嘉壽君新納二妻要翠釵花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禱者求而焚之遂如願焉悲亦不能知其微言訪時賢皆不悟或云中書令米文本識其三句亦不爲人說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誠之子大曆五年客于東

陽寺中讀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紅裙縐襦素色
美麗娥治白若領數青衣來入僧院元平悅之而
窺見青衣問其所適及姓氏青衣怒曰誰家兒郎
遽此相逼俱爲士類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請見
不許須臾女自出院四顧忽見元平有如舊識元
平非意所望延入問其行李女曰亦欲見君以論
夙昔之事請君無疑嫌也既相悅經七日女曰我
非人頂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爲門吏長
眞君雖食賤而容色可悅我是一小女子獨處幽
房時不自思量與君戲調蓋因緣之故有此私情

陽寺中讀書
卷六

至

纔過十旬君隨物故余雖不哭殆不勝情更以硃
筆塗君左股將以爲誌常持千眼于手呪舞焚香
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爲夫婦請君驗之元
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及曉將別謂元平曰託生時
至不可久留後身之父見在刺史我年十六君即
爲縣令此時正當與君爲夫婦未聞幸存恩戀慎
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別娶故不可得悲泣而
去他年果爲夫婦

異物

張鑒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爲彭澤令始至縣宅
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爲野禽羣巢其上糞

穢積於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鋌惡之使巫祈
於神曰所爲土地之神當澈清縣署以奉居人衆
何使歷穢如是邪廟三日中當盡逐衆禽不然吾
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鵝奮擊而至盡
壞羣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清潔矣

神

潯陽參軍夢一婦人前跪自稱先塋近水淪沒誠能
見救雖不能富貴可令君薄免禍參軍答何以爲
誌婦人曰君見渚邊上有魚銀印我也參軍明旦
見果見一毀墳其上有銀移置高燥處却十餘日
參軍行至東橋牛奔直趣水番壁忽轉正得無恙
也

潯陽參軍
卷六

至

吳顧卽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毀諸廟
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惟
之忽有一人開闕還前狀者方相自說是應君卽
獨對之要進上扶鬼卽入坐卽善左傳鬼遂與卽
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卽數其精辯謂曰傳載晉
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
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卽不命取乃隨燒左傳
以續之鬼顙請退卽卽留之鬼本欲凌卽卽神氣

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逕求復廟言肯恨至卻笑而不答鬼發怒而退顧謂卻曰今夕不能仇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卻曰何事匆匆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閭悉開如故如期卻果篤疾恒夢見此鬼來擊之並勸卻復廟卻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

惟志

玄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得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請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

增補山經卷六

五

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詣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玄牧爲氣直不信妖異及累問左右啓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玄問曰爾已死何能復化如人言詞朗然求見於余得何道至此必須先言余即與汝議祠宇之事其我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惟雖竊有靈則靈與泥矣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又那無死後之靈耶况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爲生

死之日不以死爲死生也既異于眾其死也亦異于眾生於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貞婦之祠者示勸戒歛後人傲傲之苟立祠于爾不知以何使後人傲傲耶現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于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祠焉

蕭祖

增補山經卷六

五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窟少好學篤志無倦常慕幽閑以爲養性恒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無不備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玩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鸞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扇有女子笑語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尚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請我曰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惟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

女曰居止辭陋無酒欲情有慚于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將番曉君子豈有意乎子鄉曰鄙夫惟有茅齋願中繼絕二女東阿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鄉之室入謂子鄉曰郎閉戶雙樓同衾共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鄉曰幸遂繼絕復更來乎一夕之歡返生深恨女撫子鄉背曰且女妹之期後即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憂出戶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寢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

清影山書

卷六

誤少感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于是同寢子鄉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妾何勞執問乃撫子鄉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閑事臨曉將去謂子鄉曰我姊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與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笑于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緣跡藏心無使人曉即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寢後子鄉過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鄉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並壁間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

前遇疑此是之八朝新

廬山書生張瑛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至衡州犬學灘損船上岸寢于江廟爲神所責瑛以素菜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至立仁者罪合族廟神爲理之于嶽神無人作奏瑛爲草之既奏嶽神許之廟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劉山甫與校書郎廖陽親見瑛說其事甚詳此瑛瑛言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潯陽途次商洛會漢南節度使人覲爲導騎所迫四顧唯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徒見荆棘之深有殯宮

清影山書

卷六

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過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幾何乃嘆曰吾之寄是豈非命哉于是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第南歸至此爲府公前驅所迫既不得進又不得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既而閉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洞見又有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漸近乃一女子粧飾嚴麗短不盡尺至殯宮南入穴中生且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垂一夕之

欺不足甚矣其人乃去歸殯宮下生明以至逆族
問之有知者是傳陵葬氏女也隨父爲尉江南至
此而歿遂棄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志

唐侍郎劉軻者韶右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書
欲學輕舉之道又于曹溪探釋氏圓戒遂披僧服
故舞名海納北之筠州方山等寺又若盧嶽東林
寺習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
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逝于此室
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于屬下而屍骸弱促死

卷六

六

者從其何以安也君能還葬必有酬謝乃訪于編
局果然劉解所著之衣履其骸骨具棺改葬於虎
窟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三雞子勒軻立食之
軻嚼一而吞其二焉後乃精於儒學而善屬文章
因策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
記吏部侍郎韓愈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爲一文
贊焉愈左還其文不就也

太僕

吳江沈韶年弱冠美姿容常和陸天錫韻題吳中二
首爲時輩所稱洪武初避徵辟泛舟遊襄漢次九
江登琵琶亭月下彷彿聞歌聲有司馬青衫之感

明日復往徙倚亭中有麗人冉冉而來呼韶同茵
而坐曰妾僞虞陳王姁好鄭婉娥也年二十而死
殯于亭側命侍兒細婢取酒歌念奴嬌二闕曰昨
夕郎所聞也口占一律贈韶曰鳳艦龍舟事已空
銀屏金屋夢魂中黃蘆晚日空殘雪碧草空烟鎖
故宮隧道魚燈油欲燼粧臺鸞鏡匣長封憑君莫
語與凶事泪濕胭脂損舊容韶答曰結綺臨春萬
戶空幾番揮淚夕陽中唐棣不見新留微黃燕猶
餘舊守宮別苑秋深黃葉墜寂園春盡碧苔封自
慚不是牛僧孺也何雲培拜玉茗相與流連半載

卷六

六

談元末草雄興齊及僞漢宮中事歷歷可記臨別
以金條脫爲贈同遊舉生作琵琶佳遇歌

南平王鍾傳鎮江西遣道士沈大虛禱廬山九天使
者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恍然若夢見壁畫一
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爲軍時上帝以微
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爲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
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彤彤後二十年
遊隨陵縣令達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謂
及張懷武彤因問之許曰懷武者募之裨將某之
長父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即與一他將

各率其屬奔豫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武昌
昌爰隙大作越日將夾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携劍
上戍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
他圖宜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哉夫戰
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
死于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
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徒名難矣遂自刎於是
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迷相與和親比及豫章
無一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
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

以盼響告人乎

卷六

早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施廬山使者
廟蒞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台一畫工
俱往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皆然若
醉自解屢帶投地畫工以爲醉而隨之須臾復脫
衣棄附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洞水中有一卒
青衣白草蔽摩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
也卒怒曰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于水中
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
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問其出給之籍則已

乾沒遇半道士謝岳親見之

附錄

廬山九天使者與君廟門外有石如瓦甃光滑瑩
人常看玩之頗有靈異或廟中穢觸者多被靈官
執于石邊撲之忽有寄居士人家小童戲弄此石
或坐或溺如此數回俄有劉牧者詣州陳狀訟此
小童州官差人就廟所追尋但有小童戲弄此石
之事而無劉牧廟前居住蹤跡持有毛尊師寄止
廟中云近有官人劉敦云在廬山居住曾相訪言
話甚是風流稽古之人亦曾訪之不知居處既言
坐其頭上又云溺之恐是此石耳因與衆人斷掘

其下繞三四尺即連大石根甚廣濶衆共神異因

立小亭作鈔聰以護淨之

附錄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君迎至廟廟門外置一大甕
可受數百斛常有風雲出其中廬山君夫人呼其
女婉出見著容色甚麗著大悅夫人命婢瓊林取
琴屬婉鼓之婉撫琴而歌曰登廬山兮鸞峨嵋嵒
陽風兮拂紫霞拍若人兮濯蕩波欣良運兮暢雲
柯神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登太和歌畢即趨
入廬山君因以婉妻著居頃之著求還婉然賦
詩爲別贈以織成衫袴

附錄

張瑛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親于祠室婢使持像人以獻曰以此配汝其夜瑛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惶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瑛速發中流舟不得行合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瑛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盧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以瑛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即瑛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當世也乃復投已女及得渡遇見二

女在下有吏立于岸側曰吾廬君主薄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中也

神異記

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溫嶠平蕪峻之難及于湓口乃試照焉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羣小兒兩兩爲偶乘輅車駕人氏羊雖肝可惡溫卽要見神怒曰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

志

開元中鄆郡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藏至此皆令謁廟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煮酒脯紙馬獻

於廟及草履致于夫人題詩云青驄一足崑崙牽奏上大王不敢錢直爲猛風波滾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在屨內至禱神時忌取之誤並將往昌齡至前程求錯刀子方知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二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寔是誤送廟中者

神異記

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嫡子也爲沙門漢桓帝建初至長安靈帝末關中大亂謂人曰我有道伴在江南當往省之人曰遊宦乎沙門乎曰以嘆故爲

神然吾亦往廣州償債耳世高舟次廬山鄆亭湖廟下廟甚竊能分風送往來之舟世高舟人捧往請福神輒降曰舟有沙門乃不俱來耶世高問之爲至廟下神復語曰我果以多嘆至此某今家此湖千里皆所轄以雖喚而好施故多寶玩以釋千疋黃白物付君爲建佛寺爲冥福今洪州大安寺是也秦少游南遷宿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卧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繹昔常宿雲老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送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

然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以秋眠惜竹軒閑道詩詞妙天下廬山詩眼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笙儀華夢摩面四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天咲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予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師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爲示少游筆蹟也

宋荊州憲洪冷齋夜話

南州人有遺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官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遽不敢感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送汝

新編通志卷六

聖

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

忽有大鯢魚長三尺躍入舟割之得簪

記神

陳敏孫皓之世爲江表太守自建業述職問官亭廟

神靈枉帆過之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枝服既

滿作杖揮竹爲幹以銀度之尋微爲飲騎帝侍還

劉江口後官亭送杖訖即進曆日曉降神至宜教

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度銀杖見與使投水中當

送以還之欺茂之罪不可容也乃置杖浮水便流

而北其疾如飛遲到敏船前徘徊不去敏俱取之

遣小吏到廟還謝小吏既發驚風卒至湧浪滔天

敏船傾唯小吏四人獨在

神見

郭璞過江宜城太守殷祐引爲奉軍時有一物大如

水牛灰色半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

鈍來到城下衆咸懼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

卦遇遯之蠱名曰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深尺

餘郡綱紀上祠請殺之至云廟神不悅此是知亭

驢山君使至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遂去不復

見

記神

南康官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

像見之泪出交流因探姓字則是昔有也自說我

新編通志卷六

聖

罪深能見濟脫不沙門卽爲齋戒詞經語曰我欲

見卿真形神云稟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

化爲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

至七月七夜蛇死廟亦歇絕

南明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爲州吏受假建期方上

行經官亭湖入水下願希免罰坐欲還家若所願

並遂當上猪酒苗至州皆得知志乃還資策既薄

遂不過廟行至郡界與同侶並船泊宿中夜船忽

從水自下其疾如風介夜四更苗至官亭始醒悟

見船上有三人並烏衣持繩收縛苗夜上廟階下

見神午可四十黃白披錦袍果下懸一珠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猪酒還回家收錄今到命誦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窮山林中鐵腰繫樹日以牛肉食之苗忽發怒但覺寒熱身發舉體生斑毛經一句毛截身爪牙生性微搏噬吏解鎗放之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欠應取新塗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後值與姊妹從後門出詣親家女最在後因取之爲此女難得涉五年人數乃充吏送至廟神教坊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髮髮悉出爪牙墜生新

海陽縣志卷六

五

唐楊鑑相國收之子少年爲江西從事秋祭大孤神鑪悅神像之容偶以言戲之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詣鑑呼爲楊郎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迴枕以成禮也故來迎鑑驚怖乃曰前言戲之耳神女曰家姊本無意嫁某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于

君鑑不得已遂諾之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歸家理命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補闕薛澤與鑑有姻常言此事甚詳

北堂雜記

宋元豐間于立禮舟至落星寺舟沒立禮爲人導至一官府有牌曰三江都木使者九江真人立禮莫未終令速送出門詢吏曰九江真人誰也曰大丞相劉沆也

萬花客

廬陵邑子歐明者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過輒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見大道之上有數吏皆著黑衣乘車馬云是清洪君使要明過明知是神然亦

海陽縣志卷六

五

不敢不往吏車載明須臾見有府舍門下吏卒吏曰清洪君威君有禮故要君以重送君皆勿取獨求如願耳去果以綰帛贈之明不受但求如願神大惟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如願使隨明去如願者清洪婢常使取物明將如願歸所取輒得之數年成富人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正月歲朝雞初一鳴呼如願如願不即起明大怒欲擣之如願乃走于糞上有昨日故歲掃除聚薪足以僱人如願乃于此逃得去明爲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杖擣糞使出又無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

富不從播汝今世人歲朝雞鳴時輒往播糞云使人富

錄異

宮亭湖孤石廟常有估客下都京其廟下見女子

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被魚腹得書刀焉

按神記

袁紹在黃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期君百姓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公已三十年度期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

晉書卷六

哭

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期君自云父祖昔在兖州有人士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皂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吾昔臨廬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月易得使人悵然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過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

神搜

廬山廟有鬼物能使江湖中分風舉帆乘巴下微勒鬼踪跡鬼走齊郡化爲書生談五經大守妻以女

巴粉幾二空中一尋徑頭可太守女已生一兒

晉書卷六

哭

潯陽縣志卷六

權卷文行遠輯

灾祥

漢武二十四年九江虎傷人飛蝗徧野米均爲守虎北渡蝗悉出境

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墜水死者以千計

益口城漢高祖六年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住此城自標作井地遂得故井井中有銘石云漢六年頽陰侯開此井卜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度百年

當爲應運者所開禮見銘欣悅以爲已瑞人咸異之張僧鑒潯陽記

將寔稱說符瑞內刻榮桑縣送竹有來奉天子字

東晉成帝時劉喬鎮守潯陽有颶風從東來入喬船

中狀如匹練長五六丈衝人戴洋曰有刀兵死喪之亂頃爲郭默所殺廣古人行記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榮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

胤爲郭默所殺以上出宋五行志

庾翼鎮江州如廁見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有光翼

擊之入地因而病卒

相之纂謀甚至謂代謝之際宜有祲祥乃使江州詐云甘露降百成基家竹上

孝武帝大元六年六月江州大水

孝武帝大元十一年八月乙酉白鳥集江州寺庭羣鳥翔衛

烏翔衛

孝武帝大元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

害苗稼是年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三千人家口六

七千配護軍及東宮後等散亡殆盡入邊將連有

正役故有斯孽

安帝元興三年江州界竹生實麥

安帝五年潯陽地震

元興二年江州竹結實如麥

義熙五年正月戊戌夜潯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

循下

晉末江州人百餘歲頂上生角忽入舍前江中化爲

鯉魚廣五行記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十月潯陽弘農祐義湖芙蓉連

理臨川

元嘉二十

降江州城內桐樹丁酉又降城北數里之中江州

刺史虞陵王紹以聞

元嘉二十八年七月癸卯陽樂桑穀果旅生飄漫

原野江州刺史建平王宏以聞

以上出
太康志

元嘉中高平檀道濟鎮潯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

顧瞻城闕歎歎逾深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

故時人爲其一作歌曰生人作死別荼毒當奈何

濟將發舟所發孔雀來啣其衣驅去後來如此數

焉以十三年三月又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

晉於樂桑江收之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舫舡

勿加新并工人誤截兩頭檀以爲不祥教巧手欲

以鑿晉匠違約加斬凶先籌矣

孝武大明元年四月戊申白雀見潯陽

大明五年五月癸未白雀二見潯陽江州刺史桂陽

王休範以獻

明帝初晉安王子勳稱僞號於潯陽樂桑有狗與女

人交三日不分離

前廢帝景和元年鄧颺在潯陽種菜花皆白白骨也

後廢帝元徽五年四月己巳白雀二見潯陽樂桑江

州刺史御陵王友以獻

昇明三年世祖遣人詣官亭湖廟還福船泊渚有白

魚雙躍人船

世祖治盆城得五尺刀一十口永明年曆之數

世祖治盆城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

以上出
祥瑞志

永明八年十二月樂桑縣陶委天家樹連理

南齊武帝初仕宋爲贛令江州刺史王子助反上率

都曲百餘人起義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山

中有清聲傳滿署又于山巖石爲佛圖其側忽生

一樹狀若華蓋青翠扶疎有殊羣木上將討戴凱

之大譽士率是日大熱上各令折刺枝自蔽百未

終而有雲番陸正當會所會罷乃散

梁武帝天監二年六月太末信安安豐三縣大水

秋考吳郡曰陸盛臣進人悲則水出河決時江州

刺史陳伯之益州刺史劉季連舉兵反判師旅數

與百姓愁怨臣逆人悲之應也

太清七年九江大饑人相食

陳天嘉五年正月乙酉江州盆城火燒死者二百餘

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江州水

廣德二年江州江溢

大曆七年二月江州江溢

元和九年大水害稼

李唐時潯陽山麓有石如虎與天花并獅子巖對峙名虎山相傳虎石夜出旁食人時中難因相率鑿其頤害遂絕

宋建隆二年湖口沙州忽聞明年壬戌邑人馬適以狀元及第

淳化元年六月江州水溢二丈八尺

景德四年瑞昌縣民李讓家篁竹一本去地五尺許分爲二莖知縣范應辰以聞

景德間江州廬山崇聖院生芝九本知州王文震以

獻

祥符四年七月江州江漲客民田壞州城

紹興四年江州水

紹興初朱勝非出守江州過梁山龍入其舟長纜數寸赤背鯨腹白尾黑爪甲有聲日有光

紹興二十五年六月湖口縣有赤龍橫水中如山風濤大作寒風蕭然覆舟無數士卒溺死甚衆

紹興二十七年江州大水

乾道七年江州旱首種不入冬不雨

淳熙二年江州馬當山羣狐掠人

淳熙七年江州大旱

淳熙八年春江州饑人採芻而食詔罷守臣章粹秋江州螟

淳熙十四年秋江州興國軍螟

淳熙十四年廬山縣民白閭牛生二犢以上出宋史

慶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江州大雨五晝夜江流暴溢雞犬畜產悉皆漂蕩

嘉祐七年正月庚辰江州燈夕黑雲暴風驟作郡治遊人相踐死者二十餘人

元大德十年正月湖口縣民方丙妻甘氏一產四男

至大二年江州水民饑詔發賑

仁宗元年江州路水發原賑之

英宗元年夏四月江州霖雨

大定二年二月江州饑

文宗二年江州諸縣饑總督王大中貸富粟以賑食民而免富雜徭以爲息約年豐還之是歲也倭而不害

元統二年江州饑

明正統十四年湖口上鍾山裂

成化元年六月暴風郡城屋瓦皆飛

成化二年小孤北岸崩三里餘壞民居數百

成化十六年湖口上鍾山崩

弘治元年廬山芝草盛生有一本十餘莖者

弘治四年六月雹

大如菓子

弘治十五年虎入市廬山麓東林至闕通傷百餘人

弘治十七年六月廬山有聲隆隆三日夜旋復烈風

雷雹雨如注蛟龍迸起平地水高丈餘山崩數十

處

正德七年十一月德安地震有聲

正德八年冬湖口彭澤水合可通人行

正德十四年春地震府城風氣暴旱經月不散是歲

六月十八宸濠攻陷九江

正德十五年九月惟風夜作龍岡河官牌夾下至銅

錢琵琶兒女諸港泊舟破壞客商溺死無算

嘉靖元年大水九月德安地震有聲如雷

嘉靖五年赤氣橫境是歲旱井泉皆涸五月十五德

化虎入市

嘉靖二十年四月德安雨雹大風拔木

嘉靖二十三年夏四月至秋九月不雨次年人民饑

死七月大雨雹

嘉靖三十年春廬山南北虎羣行破山下有獸類虎

而喙尖削長毛被體如鬣蓋彪也二日而食十七

人

隆慶五年十月夜半天鼓三鳴

萬曆十二年彭澤場毛洲地出火焚烈有聲以薪投

之即炎七日夜乃滅

萬曆十六年大旱十七十八二年大饑知縣謝廷訓

裁船糧賑賑之

萬曆四十一年大水江北堤破

萬曆四十三年羣風渡江而南食稼是歲廬山東林

寺白蓮復生

萬曆四十七年德化馬阿發水生連理湖口曹文野

一妻十二男

天啓元年大雪四十日山嶽多饑死

天啓三年五月大雨雹六月朔瑞昌華嶺山崩

天啓六年鄉民邵本進妻趙氏一產三男

崇禎元年十月十八江湖池沼魚皆凍死

崇禎四年七月十八夜地震八月二十七日大風拔

木毀垣墻九月十六日天鼓鳴十月十六夜地震

崇禎七年三月地震

崇禎九年旱

崇禎十年十月朔日食一時雞犬舛吠舉國若狂

崇禎十三年旱民大饑知縣李正春發賑

崇禎十六年流賊破斬黃浮屍蔽江示爲之不流

崇禎十七年甲申吳爲飛集九江江麓偏裂大如駝

鵝通體皆白次年四月左寧南屠九江

清順治元年廬山太乙觀芝生九本

順治三年大旱米湧貴石值六金人民死者無算

順治四年德化赤松鄉鶴栖壩趙如一墓松生連理

趙余姑夫也余姑失如一纔年二十四耳撫週歲

增補山志卷六

美

遺孤唐墓督耕日夜號泣墓上遂感連理之異余

曾爲賦蒼松連理歌曰赤湖嶺畔松陰森下盤幽

篁浮青榮古柯如鐵如焦石霜皮錯落層鱗橫

撐側攫勢亂結百數十株相對列風號短翼落蒼

烟老鶴夜啼口流血大者惟喬氣干雲衆松拱立

如兒孫中有雙株各枝幹忽雙連理如溪藤連理

異瑞傍誰宅越墓婦媼向鳴咽環今老矣余大姑

苦節遘清難具說憶昔江南撒造船長史詠求到

墓田驚聞日夜泣不絕忽引哀聲散九泉百計幸

留連理在鄉里鄒天子孫拜於今重述事傷心且

募松風勁慷慨

順治六年正月十一晝晦如夜

順治九年三月夜地震有聲良久

順治十二年湖口鄉民李茂華妻謝氏一產三男

順治十八年六月十八九江西門外災緩民屋九百

三十六家傷男婦數百人時值江漲因避火而溺

於水者數百人客商死無姓名者無算

康熙元年大旱

康熙二年大水江北堤破

康熙七年六月十六日地震有聲壞牆屋七月七日

增補山志卷六

美

廬山蛟龍獨起漂沒僧俗近百人壞民舍僧寺衝

田畝人屍暴露即蛟魚橫死亦無算十月二十夜

星流東北有聲光茫閃爍如炬

康熙八年旱知府陳謙請蠲是歲羣虎食人

康熙十年大旱五月至十一月不雨道殣相望民鬻

子女者無算流亡者十之七知府江殷道五邑設

粥廠全活數十萬人藩司劉健疏請發帑金來賑

康熙十四年冬虎食入城夜擾禾諭東門城去

康熙十五年有人夜半自廬山御碑亭望江上由武

水下至八里江火光燦燦一二百里望之慘目

康熙十五年九月瑞昌庠生孫之惠妻文氏一歲三

男

康熙十五年六月景星湖夜半放光數十柱每一光起漸漸壁映如透靈水玉高至六七尺乃散
李十潭先生宿烟水亭目擊爲余言之

澤陽譚醺卷六

樵菴文行遠輯

妖異

漢梁巴蜀成都人也少好道不修俗事舉辛廉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于帳中共外人語飲酒空中投盃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風舉帆船行相逢巴至郡往廟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捉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枉害良民貴以重罰乃下所在推問山林社稷

澤陽譚醺卷六

在

求鬼蹤跡此鬼於是走至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卽以女娶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解郡守往捕其鬼巴到詣太守曰聞君有賢婿願見之鬼已知巴來托疾不出巴謂太守曰令婿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祇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巴奏案乃作符符成長嘯空中忽有人時符去亦不是人形一座皆驚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矣須臾書生自攜符來至庭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應卽變爲一狸叩頭乞活巴救殺之瞥見空中刀

下狸頭墜於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巴去還豫章

前漢書

魏時潯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化虎毛色爪牙悉如真虎鄉人周珍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去我欲有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一大黃斑虎從草出奮越吼嗥甚爲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酹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視了無異唯于髻

潯陽縣志卷六

室

髮中得一紙畫作虎虎邊有符周審取錄之奴既喚醒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于蠻中告獲有一蠻師云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隻雞一斗酒受得此法

京祥記

潯陽城東門過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符沈

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

潯陽記

顧保宗字世嗣江夏人也每釣魚江中晝夜於草堂臨月未嘗忽有一人鬚髮皓然自稱爲翁有如漁父量至堂下乃揖保宗便箕踞而坐唯哭而已保宗曰翁何至不語良久問保宗曰陸行甚困言

不得連保宗曰翁適何至今何往荅曰來自江州復歸江夏言訖又哭保宗曰翁非異人乎荅曰我實非人以君閒退故相語保宗曰野人漁釣用釋勞生何閒退之有荅曰世方兵亂閒退何辭保宗曰今世清平亂當何有荅曰君不見桓玄之志也保宗因問若是有兵可言歲月否翁曰今不是隆安五年耶保宗曰是又屈指從後笑謂宗曰後年易號復一歲桓玄益國盜國未幾爲卿金所敗保宗曰卿金爲誰荅曰君當後識耳言罷復謂保宗曰不及二十稔當見大命變革保宗曰翁遂至何所

潯陽縣志卷六

室

食荅曰諸君嘗食保宗因命筆記之翁食訖謂保宗曰今夕奉使須向前江來日平旦幸願觀之又曰百里之中獨我偏異故驗災祥我等是也保宗曰未審此言何以驗之荅曰兵甲之兆也言訖乃出保宗送之於戶外乃訣去及曉保宗遂臨江觀之聞水風漸急魚皆出浪極目不知其數觀者相傳首尾百餘里其中有大白魚長百餘丈驟首四望移時乃沒是歲隆安七年爲元興元年與二年十一月壬午桓玄果篡位三年二月建武將軍劉裕

是歲吳滅桓玄復晉安帝位後十七年劉裕晉禪
受一如魚之所言九江記

晉周助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
相語誰能入廟中宿助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
晏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翁助遂擒之化為雄
鴈助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述異記

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
變爲鯉魚角尚存首自後時時還舊狀如平生
與子孫飲數日報去晉末已來絕不復見廣古今五

卷六

雷

王行恭軍時在潯陽屋有燕巢夜見屋裡忽然自
明有一小兒從窠而出長可尺餘潔靜分明至度
林前曰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憐然而滅德
度甚秘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
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
空齋忽有殊香芬馥達於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
歇異祥記

齊王侯自建業將之渚宮至江州泊舟於岸夜深風
生月華忽聞前洲上有十餘人喧噪皆女子之音
吳興之謂諸人曰江渚豈有是人也乃獨棹小舟

取蒹蘆之陰循洲北岸而於蒹葭中見十餘女子
或衣綠或衣青碧半坐半立坐者一女子泣而言
曰我始與姊妹同居陰宅長在江漢不意諸娘虛
爲上峽小兒所娶乃至分離立者一女子嘆曰潮
水有迴而我此去應無返日言未竟北風微起立
者曰潮至矣可以還家與急從蒹葭中出捕悉化
爲龜入水而去九江記

卷六

雷

汝知九江神知我懷死遺地神以乳餉我故不死
今兩壞我塚亦江神之所爲也扶出更生三十年
卒新神記

廬山中有一溪潭名落星潭多漁釣者後唐長興中
有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迤邐至岸見一物如人
狀戴鐵冠積歲荷苦累之意其木則太重意其石
則太輕漁者置之潭側後數日其物上有泥澤穽
苔爲風日所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日俱開則
人也歎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頓面衆漁者驚異共
觀之其人卽語漁者本處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

半月其祥審問訖却入水中寂無聲迹然竟無一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爲建祠壇于

潭上

王堂同記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親自江西如廣陵携一十歲兒行至馬當泊登岸晚望及還船失其兒徇尋之得于茂林中已知洩矣翌日乃能言云爲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毛彩惟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衆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復入博訪醫巫治之久乃愈

并

宋慶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九江大雨五晝夜江流

共

暴溢雞犬畜產悉皆漂蕩有賣果小民黃二正在德化縣村田間遇鵞綠道而來遽升高米避之別有婦人攜兩小兒過其傍遊戲自若鵞亦不動黃恐怖下視甚異之忽有官軍十餘人鳴鉦鼓且至乃持叉矛來欲驅逐者鵞方始去度水而西黃乃敢下地到城門外婦人已先在彼值鬻米棕者取錢買十枚伺兩小兒挾之而走其行甚疾兩目眈眈殊可憎惡幸福涉川如履平地後不知所往人疑爲虎精如所書陽臺者是也

鄱陽民黃一受庸於鹽商爲採舟往淮南還至大

山乘順風張帆捷疾如飛當白晝與同輩十許人坐立舳舻外中一人反顧見空舟甚大亦有十許人主持銜軸而進慮其或相撞觸衆呼之同聲叫後使引避惟黃一杳無所視方與衆爭辯且詆其妄轉盼間鹽舟平沈旋即覆翻所載悉淪洪濤人盡溺死舟忽躍起黃隨而騰出遂得免乃知向之值遇蓋鬼神之作崇者云慶元三年三月也

廬山李商老因修造犯土舉家無間男女長少皆病腫求醫不効乃掃室宇令家人各齋心焚香誦經

宋慶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九江大雨五晝夜江流

至

盛光呪以禳所忤未滿七日商老夜夢白衣老翁騎牛在其家地忽陷旋沒入明日病者盡愈始知此翁蓋作祟者疑爲土宿中小神云

季次仲自云嘗過姚平仲於廬山投其入毆錦之術

後錄

薄陽坐檣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之龍吒

吳

近有漁人泊舟馬當山下月明風恬見一大鼉出水直上山頂引首四望頃之江水中湧出一彩舟有十餘人曾飲酒效樂隊設甚盛歡酬久之上流有

巨艦來下櫓聲震于空中彩舟乃沒前之艦亦下
未及水忽死于岸側意者水神使此艦爲候望而
不知巨艦之來故殛之神

陸社兒者江晏氏常種稻于江際夜歸路逢一女子
甚有容質謂社兒曰我昨日縣前來今欲歸浦里
願投君宿然辭色甚有憂容社兒不得已同歸閉
室共寢未幾便聞暴風震雷明照社兒但覺此女
驚惶制之不止須臾雷震即在簾前社兒寢室有
物突開乘電光見一大毛手挈此女去社兒仆地
紀而復蘇及明鄰里異而問之社兒告以女子投
突

省之事少頃鄉人有渡江來者云比去九里有大
蛟龍無首長百餘丈血流注地盤泊數畝有千萬

禽鳥臨而噪之也九江記

潯陽縣志六卷江西巡撫孫進本

國朝文行遠撰行遠字樵菴江西德化人康熙中貢
生是書專志九江一郡故實首有凡例自謂讀書
時遇郡事隨見隨錄自經史子集及裨官野乘小
說之類靡所不採首卷分象緯地輿書院祠廟宮
室邱墓服食器用玩好草木鳥獸蟲魚十二目次
卷分仕宦吏治典禮經費兵防盜賊六目三卷分
交遊器局方技孝義閭閻忠節流寓人物栖逸九
目四卷分真仙僧寶二目五卷分詩文書畫典籍
名勝四目六卷分像教禪喜靈異感應果報鬼神
六目其摭拾頗爲繁富而分別門類殊多失當如
既有僧寶又有禪喜既有鬼神又有果報感應靈
異之類中所採取亦未見決擇蓋有意求多未免
失之龐雜也